明清傳奇鑒賞辭典

下册



上海辭书出版社

ISBN 7-5326-1717-3
9 787532 617173 >
定 价：80.00元



蒋星煜 齐森华 赵山林 主编

明清傳奇鑒賞辭典

趙樣初題

下册



上海辭书出版社

上海辭书出版社
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传奇鉴赏辞典/蒋星煜,齐森华,赵山林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
ISBN 7-5326-1717-3

Ⅰ.明… Ⅱ.①蒋…②齐…③赵… Ⅲ.传奇剧(戏曲)—文学欣赏—中国—明清时代 Ⅳ.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1126号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装帧设计 江小铎

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上、下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25 插页 12 字数 2 176 000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26-1717-3/K·276
定价:8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56628900×813

《明清传奇鉴赏辞典》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波　马祖熙　马美信　王　平　王永宽　王军明
王国彬　王意如　方家骥　艾立中　左鹏军　石艳梅
龙文玲　叶长海　史良昭　史美圣　包郑虹　冯俊杰
吉明周　回达强　朱万曙　朱恒夫　任淑红　齐森华
刘汉光　刘召明　刘厚生　江巨荣　许金榜　许莉莉
农作丰　孙崇涛　杨　帆　杨景龙　李季箴　李　晓
吴书荫　吴国钦　吴春彦　吴　敢　吴新雷　余　意
宋光祖　张世宏　张玉奇　张涤云　张　澈　张　静
陆　林　陆　炜　陆萼庭　陈　多　林　笛　周　秦
周锡山　庞　坚　郑传寅　赵山林　胡雪冈　胡淑芳
段启明　俞为民　祝振玉　姚品文　骆　兵　耿百鸣
耿传友　徐顺平　徐振贵　翁敏华　郭　梅　唐葆祥
黄竹三　盛志梅　彭莉芝　董玉洪　蒋星煜　程华平
程　芸　谢柏梁　鄢化志　虞卓娅　解玉峰　蔡永明
潘华云　戴元初

附录编写(以附录排列先后为序):

黄　飚　赵山林　程华平　车文明
李　晓　蒋星煜　郑振铎

责任编辑:庞　坚

篇 目 表

清 传 奇

吴伟业

秣陵春(第九出 杯影) … 851
秣陵春(第四十一出 仙祠) …… 854

袁于令

西楼记(第五出 倦游) … 860
西楼记(第二十出 错梦) …… 865
金锁记(第二十三出 赴市) …… 870

尤 侗

钧天乐(第十五出 哭庙) …… 874
钧天乐(第二十二出 地巡) …… 877

李 玉

一捧雪(第十五出 代戮) …… 882
一捧雪(第十八出 勘首) …… 887
一捧雪(第二十出 诛奸) …… 892
一捧雪(第二十一出 哭瘗) …… 898
人兽关(第二十三出 痴拟) …… 901
永团圆(第七出 诡离) … 905
永团圆(第九出 控休) … 910
占花魁(第九出 劝妆) … 915
占花魁(第二十出 种缘) …… 920
占花魁(第二十二出 心语) …… 926
占花魁(第二十五出 脱阱) …… 929
清忠谱(第九折 就逮) … 933
清忠谱(第十一折 闹诏) …… 939
清忠谱(第十五折 斥勘) …… 946
千钟禄(第十一出 惨睹) …… 950
千钟禄(第二十四出 归宫) …… 955
眉山秀(第六出 婚试) … 961
眉山秀(第二十一出 庵遇) …… 966
太平钱(第二十一出 庙书) …… 972
牛头山(第十一出 献宝) …… 978
风云会(第十六出 义救) …… 982
风云会(第十七出 送归) …… 987
万里圆(第十三出 遇盗) …… 990
麒麟阁(第一本第十五出

三挡）…… 994
朱佐朝
乾坤啸(第十八出)…… 999
渔家乐(折子　相梁)　… 1005
渔家乐(折子　刺梁)　… 1008
夺秋魁(第二十一出　功成会酌)…… 1013
艳云亭(第十五出　放洪)…… 1017
朱　皞
十五贯(第七出　陷辟)　… 1022
十五贯(第十五出　夜讯)…… 1027
十五贯(第十六出　乞命)…… 1032
十五贯(第十七出　踏勘)…… 1037
秦楼月(第十出　心许)　… 1041
秦楼月(第二十五出　病捷)…… 1046
朝阳凤(第二十六出　法场)…… 1052
翡翠园(第五出　谏父)　… 1057
翡翠园(第九出　副审)　… 1061
翡翠园(第十三出　盗牌)…… 1066
毕　魏
竹叶舟(第二十七折　归舟)…… 1071
刘　方
天马媒(第六出　鸣筝)　… 1075
蒋　坦
喜联登(第三十三出　乔妆返室)…… 1078
叶时章
琥珀匙(第五出　山盟)　… 1083
琥珀匙(第十七出　关守)…… 1087
丘　园
虎囊弹(折子　山门)　… 1091
党人碑(第七出)…… 1097
党人碑(第十八出)…… 1101
党人碑(第二十一出)　… 1106
李　渔
比目鱼(第七出　入班)　… 1111
比目鱼(第十五出　偕亡)…… 1118
巧团圆(第十出　解纷)　… 1123
奈何天(第二十一出　巧怖)…… 1129
风筝误(第十三出　惊丑)…… 1136
风筝误(第二十一出　婚闹)…… 1141
风筝误(第二十九出　诧美)…… 1148
风筝误(第三十出　释疑)…… 1155
意中缘(第十四出　露丑)…… 1161
意中缘(第二十八出　诳姻)…… 1168
蜃中楼(第十四出　抗姻)…… 1175
范希哲
满床笏(第九出　酿成)　… 1181
偷甲记(第十五出　偷甲)…… 1186
张彝宣
如是观(第八出　交印)　… 1190
如是观(第九出　刺字)　… 1196
醉菩提(第二十五出　当

酒）…… 1202
朱云从
龙灯赚(第十五出　述义）…… 1207
丁耀亢
赤松游(第十出　大索）… 1212
稽永仁
扬州梦(第十二出　授计）…… 1216
洪　升
长生殿(第二出　定情）… 1221
长生殿(第十九出　絮阁）…… 1225
长生殿(第二十四出　惊变）…… 1230
长生殿(第二十五出　埋玉）…… 1234
长生殿(第二十八出　骂贼）…… 1240
长生殿(第三十八出　弹词）…… 1244
长生殿(第五十出　重圆）…… 1251
孔尚任
桃花扇(第七出　却奁）… 1256
桃花扇(第二十二出　守楼）…… 1262
桃花扇(第二十三出　寄扇）…… 1267
桃花扇(第二十四出　骂筵）…… 1272
桃花扇(第二十八出　题画）…… 1278
桃花扇(第三十八出　沉江）…… 1283
孔尚任　顾彩
小忽雷(第三十二出　秋宫拨怨）…… 1287
小忽雷(第三十六出　钓鱼得配）…… 1292
万　树
风流棒(第二十六出　打喜）…… 1298
念八翻(第九出　商骗）… 1304
唐　英
转天心(第二十一出　代孝）…… 1308
巧换缘(第六出　旅换）… 1313
双钉案(第二十一出　庙控）…… 1317
梁上眼(第六出　堂证）… 1324
张　坚
梅花簪(第十出　抢亲）… 1336
梦中缘(第十出　奇逢）… 1343
夏　纶
南阳乐(第十八出　掘冢）…… 1348
王　筠
繁华梦(第二十四出　出梦）…… 1353
蒋士铨
冬青树(第二十九出　柴市）…… 1357
冬青树(第三十三出　碎琴）…… 1361
空谷香(第七出　饮刃）… 1364
香祖楼(第十七出　守情）…… 1370
雪中人(第五出　联狮）… 1377
临川梦(第二出　隐奸）… 1381
临川梦(第四出　想梦）… 1386
方成培

雷峰塔(第六出　舟遇) … 1391
雷峰塔(第十三出　夜话) … 1396
雷峰塔(第二十五出　水斗) … 1401
雷峰塔(第二十六出　断桥) … 1407
沈起凤
才人福(第十三出　宴谑) … 1412
文星榜(第二十五出　骂婿) … 1420
仲振奎
红楼梦(第七出　葬花) … 1427
黄燮清
居官鉴(第五出　愤边) … 1434
帝女花(第二出　宫叹) … 1438
陈　烺
海雪吟(第八出　殉琴) … 1442
杨恩寿
再来人(第十三出　奇逢) … 1446
桂枝香(第五出　憨侦) … 1453
许善长
胭脂狱(第十一出　覆勘) … 1456
钟祖芬
招隐居(第十六出　封馆) … 1461
洪炳文
警黄钟(第七出　闺侠) … 1468
悬岙猿(第三出　岛别) … 1473
刘清韵
鸳鸯梦(第十出　殉玉) … 1479
天风引(第八出　荣骋) … 1485
古越赢宗季女
六月霜(第十二出　对簿) … 1491
吴　梅
风洞山(第十四出　拒诱) … 1494

清　传　奇





秣陵春　　吴伟业

第九出　杯　影

(旦、贴上)【菩萨蛮】(旦)谢家池馆桐花凳，画屏屈曲翘红袖。(贴)欲剪凤凰衫，青虫摇羽簪。　(旦)一枝双豆蔻，浅立东风瘦。(贴)春思远于山，眉痕凡几弯？　(旦)袅烟，我自移徐家小阁，疏窗文砌，种种宜人；花药纷披，房廊窈窕。就是壁间属咏，石上留题，落笔皆妙楷名篇，联句亦高人雅士。况且弃产收书，辞家作客，名流行径，自是不凡。以此思之，徐君风调定可人也。(贴)前日袅烟瞥见丰姿，无心闲讲，倒被小姐絮了几句。今日移他池馆，想见风流；若睹彼才华，清韶蕴藉，当不啻如此。(旦)李主有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家儿郎，说他怎的？呀，你看匾额上宜官阁三字，是李主御笔。我家有宜官宝镜，赐第御书，预占先兆了。(贴)小姐，那白玉杯也是他家的。老爷有洪梁美酒，何不取来饮一杯儿！就是妆镜中，也好添海棠春色。(旦)这个使得，你去取来。(贴下)(旦开匣取杯叹介)你看蜀锦湖绵，重重衬裹；犀牌钿匣，事事精工。似这等润泽光莹，不知经许多摩挲爱惜。比似我黄展娘呵，碧玉破瓜①，瑶英待嫁，肌理空夸白璧，杵臼未捣玄霜②。今日将此杯回环玉手，倾倒琼浆；几时得花底传觞，尊前索笑？好不冷落人也！(贴上)缥青香若下，玉醴泛宜城③。小姐，酒在此。老夫人呼唤，袅烟走一回就来。(旦)你自去罢。咳！细雨寒窗，微吟独酌，正好赏玩此杯也。呀，杯里却有个影儿。

【南吕过曲香遍满】玉颜斜照，梨花一枝春动摇。怎么不像我的？仔细端相非奴貌。呀，竟像个男子。幅巾犀导小，轻衫罗带飘。风风流流，绝好一个标致的模样。便俺会作乔，也做不出男儿俏。(作左右看介)莫不是有人窥俺么？啐！这里那得人来。

【懒画眉】俺娘亲拘管几曾饶，便算是画里儿郎不许瞧。咳！这个影儿，也堤防不及了。纱窗日上暗梅梢，一点窥人小。却是俺绣出鸳鸯解弄潮。

【梧桐树犯】教我含娇向恁娇，欲恼和谁恼？细抹轻描，别样闲情稿。他好似一丝粉絮风前袅，难道我八字红鸾水底捞④。或者我眼

中曾见这个人么？相逢那处曾同笑，浪荡虚嚣，蓦地空明厮照。咳！独处深闺，甚么人我曾见来？

【浣溪沙】心性娇，房栊悄，料这里断肠人少。除非是春风梦割巫山晓⑤，他梦也寻常向影里逃。萦怀抱。似这样瘦身奇俏魂灵，怎盼到眼底眉梢。

（贴暗上听介）小姐把盏沉吟，徘徊想像，却是为何？（旦）你才去了，我泻酒杯中，蓦见个男儿影子，好生放心不下。（贴）那有此事？待袅烟也瞧一瞧。呀，一些没有。（旦）如今现在杯中，你却又看他不见，这缘法儿好难猜也！（贴）我们昨夜烧香祝告。要招个好姐夫，一定有些灵应了。

【刘泼帽】香烧，夜立东风祷，伴哥儿吊下云霄。小姐，你心虚唬得拘拘跳，敢怕儿曹，窄地向夫人告。

【秋夜月】（旦）怪贼牢，嗤的胡遮笑。你俏眼逢人瞧得饱，我羞眸有甚闲花鸟。横枝儿打搅，落来的懊恼。

（贴）我晓得这个人了。

【东瓯令】管猜着，那根苗。这杯是徐家的，一定就是十郎的影儿。（旦）难道他是这样好的？（贴）小姐，入水花枝分外标，（旦）这眼睛也好不过。（贴）个人最是秋波妙。相见处多风调。丹青画出软苗条，半截沈郎腰⑥。

（旦）我往常在镜儿里照见我的影呵，

【金莲子】漫心焦，少不得京兆眉儿有个描⑦。怕春易老，花月暗消。那晓得今日呵，向酒杯中瞥眼，羞见粉郎招。

【尾】袅烟，你看定他忙收好，只怕巧风吹去不经瞧。（贴）难道教袅烟赔一个不成？小姐，常言道水性人儿会跳槽。

新妆面面下朱楼，秦女窥人不解羞⑧。

料得也应怜宋玉，几回抬眼又低头。

〔注〕 ①碧玉：指年轻女子。语出南朝梁元帝《采莲赋》："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破瓜：指女子十六岁。 ②"杵臼"句：唐裴铏《传奇》载唐书生裴航过蓝桥驿遇一女云英，欲求娶之。其祖母谓若能求得玉杵臼，则可允婚事。裴航果觅得玉杵臼，为云英祖母捣玄霜仙药百日，终得娶云英。 ③"缥青"二句：若下，若下酒，古代的名酒。李肇《唐国史补》："酒则有鄂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宜城，宜城酒，古代襄州宜城（今属湖北）所产美酒。 ④八字：生辰年月日时的干支，凡八字，古时订婚需报八字，以推算吉凶。红鸾：术数家所言星名，主喜庆之事。 ⑤巫山：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记楚怀王梦一女自称"巫山之女"，愿荐枕席，王遂幸之，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遂用作男女欢

好之典。　⑥沈郎腰:指瘦腰。南朝梁沈约曾致书友人,自叹腰肢瘦损,道:"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见《梁书·沈约传》。　⑦京兆眉:西汉京兆尹张敞为其妻画眉甚美,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妩)"。见《汉书·张敞传》。　⑧秦女窥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言"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而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此言"秦女"盖将秦穆公女弄玉故事与之嫁接。

《秣陵春》传奇为明清之际吴伟业撰,又名《双影记》,凡二卷四十一出。叙南唐亡后,学士徐铉之子徐适与李后主宠妃黄保仪之侄女展娘在秣陵比邻而居。徐适以所居宜官阁和家传于阗玉杯换得黄家所藏晋唐字帖,随后携帖远游。仙界箜篌娘子掌管天下婚姻。她受黄保仪托付,为展娘择婿。于是施展神通,让展娘从玉杯酒中得视徐适之影,又让徐适从宜官宝镜照见展娘之影。以后又使展娘魂魄和徐适真身在冥界经李后主和保仪主持完婚。徐适和展娘回到人间,遭祸失散。徐适被宋朝皇帝特赐状元及第,力辞不允。展娘魂归躯体。一对患难夫妻再次在家乡完婚。因感后主之德,请旨建造李皇庙。

吴伟业《秣陵春》传奇大约作于清顺治四年至十年(1647—1653)间。它与吴伟业所作两个杂剧《临春阁》和《通天台》一样,都是借历史故事抒发亡国之恨。作者《金人捧露盘·观演〈秣陵春〉》词云:"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恨,断人肠,为知音仔细思量。"作者友人钱谦益诗云:"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有学集》卷十一)可见,此剧确有寄托。

剧中故事纯属虚构。作者借南唐亡于宋,隐射明亡于清。故以念念不忘故国的南唐君臣及其子女为剧中人物。徐适本为北宋徐徽言从孙,死于抗御金兵之役,作者在剧中则把他改作南唐徐铉子(按:徐铉无子)。剧中儿女婚事,起于李后主"天子嫁女"的戏言,后由黄妃嘱托箜篌娘子一力撮合,其间与爱情波折、人物命运相连的玉杯和宝镜,法帖和琵琶,无不是李唐旧物,怀旧之情无处不见。但由于李后主已经仙逝,为便于编织故事,采取倩女离魂的构思,寓家国悲痛于儿女情事。剧终,仙音院乐工曹善才重弹烧槽琵琶,细说前朝故事,更是余韵悠长。

第九出《杯影》描写展娘目睹杯中徐适之影而萌生爱慕之情。黄家以晋唐法帖换取徐适的宜官阁和玉杯后,展娘移居小阁。她举目四顾,疏窗文砌,种种宜人,花药纷披,房廊窈窕,宜官阁匾额乃李后主御笔。联想到屋主徐君弃产收书,辞家客游,自是名流行径,可人情调。作者借居室环境和人物的作为来烘托徐适的志趣,而展娘对此心领神会,虽然未曾见徐一面,却已经与他灵犀相通了。

展娘游览了徐家池馆,再赏玩徐家玉杯。只见玉杯润泽光莹,乃精工打

造，重重衬裹于犀牌钿匣蜀锦湖绵内，愈显珍贵。以杯比人，展娘至今冷落闺中，究竟几时才能过上花底传觞、樽前索笑的日子呢？黄女的怀春之意油然而生。经过借景写人、托物抒情一番铺垫，展娘开始独酌时，徐适之影蓦然浮现于杯酒中。作者连用四支曲，委婉细腻地描写展娘观影的微妙心理。

展娘起初以为瞧见了自己的玉颜，仔细端详，竟是个男子，而且是个俊俏美男子。她惊喜了。那么他从何而来？莫非身旁有人窥伺自己而映入杯中？她环顾左右，不见人影。于是不胜感慨：往日被娘亲严加拘管，甚至不许瞧那画图里的儿郎，如今对这个杯中影儿，娘亲可是防范不及了。展娘颇为自得。但是她随即想到那儿郎虚无缥缈，自己的喜怒向谁告？美好的憧憬无异水底捞月啊。然而，或许他不只是个影子，曾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不。独处深闺，哪有人见。“似这样瘦身奇俏魂灵，怎盼到眼底眉梢。”她否定了这个假设。

展娘左思右想，把盏沉吟。还是侍儿袅烟一语中的，为小姐揭开了谜底。她说，这杯是徐家的，一定就是徐郎的影儿。她虽然看不见杯中影，却亲眼瞥见过徐郎丰姿。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展娘接受了这个解释。她忆起往日自己向镜中照影，难免愁绪萦怀，哪里预料到今日情景：“向酒杯中瞥眼，羞见粉郎招。”

在《杯影》出里，黄展娘情感的细微处被充分地描写了出来，千思万绪，笔笔清晰。正所谓“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张琦《衡曲麈谭》）。如何“达其心”？作者要设身处地，梦往神游。而侍儿为小姐解惑，只凭一语，收煞得干脆利落，节奏的处理恰到好处。（宋光祖）

秣陵春 吴伟业

第四十一出 仙祠

（生、旦上）（生）紫府仙人带笑看，碧桃花底共骖鸾。（旦）羞言巫峡行云梦①，爱事麻姑起玉坛②。官人，今日是三月三了，怎么不到李皇庙去？（生）人夫俱齐了。你爹娘同去么？（旦）老人家不肯出门，带你第二位夫人去走走。（生笑介）凭夫人主意。（贴上）云归二女庙，花发小姑祠。小姐出去烧香么？（旦）你也同去。（贴）多谢小姐。（杂）请老爷、夫人上轿。（同唱）

【仙吕过曲蜡梅花】秦淮好景是三月三，烧香轿子山亭担。转过了千佛岩，松杉路暗，浑金大字古伽蓝。

(杂)这里是摄山寺了。(生)我想那年在雒阳买镜，也是三月三日。西京风俗，在李皇庙中做市；偏我秣陵县这般冷落，铺子也不见一个。(僧上)无人赛豚酒，有客费茶汤。住持接老爷。(杂)起去。(僧)转过西廊，就是仙祠了。(旦)官人，那庙儿造来却是整齐。(生)夫人，这是客卿将我两人仙婚奇事奏知皇上，奉旨造的。进祠的日子，因蔡兄一处行礼，不便带你同来。(僧)禀爷，里面用点心。监院传斋鼓，沙弥待客茶。(同下)(外上)白头供奉老何戡③，拟向山中住一庵。惆怅茂陵烟树远④，长歌三闾《望江南》。自家曹善才。从汴梁回来，眼见兴亡盛衰，添出许多感慨，思量弃家入道，因此改换装束，做个清闲道人。且往城外，看有甚僻静寺院住一住。信步行来，已到摄山寺。门首怎么有许多人夫轿马，借问大哥，那一位爷在里面？(杂)是状元徐爷。(外)徐状元，可是黄老将军女婿么？(杂)正是。(外背介)前日真公子在汴梁抄闹的，就是此人了。闻他与黄家结亲，是李皇爷阴中撮合，有许多奇怪的事。这庙宇也是他盖造起来的。(转介)大哥，我也要进去烧一炷香。(杂)你这道人不晓事。我家奶奶也在里面，怎么容你进去？(外)我虽是个道人，也曾做过官，伏侍李皇爷的。你去禀老爷，说仙音院里曹善才，要进来烧香，凭他肯不肯罢了。(杂)他说大话儿，只得去禀一禀。(生、旦、贴上)山似诗中画，人从镜里游。(杂)禀爷，有个道人，说甚么仙音院里曹善才，要进来烧香。(生)快请进来。他是老人家，你两人不消回避罢。(外进见揖介)状元、夫人，贫道稽首了。(生)老丈想从京中回来？(外)正是。前日在京中，因听得琵琶，多了一句口，不晓得真公子抄闹起来。如今状元挣了一世前程，李皇爷立了千秋香火，旧事不须提起了。(生)这都是李皇要成就婚姻，仙机播弄，连真琦我也不怪他，何况老丈！只是老丈伏侍李皇最久，今日是他生日，把前情旧事与俺细说一番，却不是好。(外)这也不难。只是贫道好弹的是琵琶，不知烧槽琵琶可在这里么？(生)正带得在此，快取来与曹老爹弹与我们听。(同坐介)(外)这摄山寺是皇爷常临幸的。(生)就把临幸的事体讲一讲。

【北商调集贤宾】(外)走来到寺门前，记得起初敕造。只见赭黄罗帕御床高。那壁厢摆列着官员舆皂，这壁厢铺设的法鼓钟铙。半空中一片彤云，簇捧着香烟缥缈。如今呵，新朝改换了旧朝，把御牌额尽除年号。只留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

(生)我家先学士，老丈可尝会么？(外)你家学士，皇爷一刻也少不得的。还记得那日在朝门外呵，



【逍遥乐】中官宣召，御苑花开，两宫驾到。催唤词曹，饱蘸霜毫。待应制诗成赐锦袍，好一个君臣同乐。(生)还有何人在那里？(外)无过是龟年吹笛⑤，贺老挡筝⑥，一部《箫韶》⑦。

(旦)善才公，我家保仪姑娘，你可曾见么？(外)俺带了穿宫牌子，常时承值的。记得他在西宫呵，

【挂金索】晓拂蛮笺，满写明光诏。夜炙银笙，侧按《梁州》调。鬓贴金蝉，花发宫娥报。口泛琼浆，醉博君王笑。

(生)你只见他好的时节，不知他葬在洛阳，与刘铖墓道相近，终日提兵相杀，做鬼也不得安静哩。(外)

【金菊花】俺只道石头城守得不坚牢⑧，原来这北邙山又被兵来抄闹⑨。老刘，你好不痴也！只看如今的世界，四海江山都姓赵，斗甚英豪，吓着鬼做黄巢。

(生)我在洛阳城外遇见李皇，招做女婿，把刘铖一杀就杀退了。(外)如此恰好，只是这差使原该是黄兼公的。

【醋葫芦】我只道黄忠老将叨，原来把徐卿女婿招。将败残军杀过杜鹃桥，报来的捷书少不得学士草，做功劳也添些亲家荣耀。只难为了旧元戎冷落老班超⑩。

状元，我闻得你在影儿里结果姻缘，可是有的么？(生指旦介)他的宝镜在我处，照见他的影；我的玉杯在他处，照见我的影。这都是耿先生做媒，变幻出来的。(外)这耿先生在宫中从来古怪的。若不是他，这镜子、玉杯怎么有起影来？

【么篇】你待要瞧时何处瞧，待要描时怎地描？便两桩儿凑合也不成交。撞着个媒人弄来手段好，迤逗得新人与书生厮照，暮地里阮郎归瞥见了念奴娇。

我想玉杯是状元的，宝镜是夫人的，琵琶还该舍在皇爷庙里，做个唐家故事。(生)这也极好，只是无人收管。(外)贫道不去别处去了，就在这庙里出家，常把琵琶弹一曲供养皇爷，也不失我旧伶人的意思。(生)老丈既肯在此出家，就把琵琶相送便了。(外谢介)

【梧叶儿】俺将那《乌栖曲》改做《求凰操》，比似你做夫妻恰配上鸾胶。长则是将他斜抱，同着他睡觉，紧紧的守在僧寮。也不枉伏侍他一场，可不道马也有垂缰之报。(内作细乐介)

(生)那里一片仙乐？(立起看介)(贴)夫人，却像云头里响。(小生、小旦、老旦道服上)(小生)酒倾玄露醉霞觞，侍从皆骑白凤皇。(老旦)无限万年年少女，(小旦)手援裙带问昭王。(小生)这里是摄山寺了。听得有

琵琶声音。呀，原来徐郎夫妇在我庙里。(生、外)呀，是李皇爷。(旦)呀，是保仪姑娘与耿先生。(作跪接介)臣徐适见驾。(小生)徐郎，你夫妇完聚，好欢喜也！(生)皆系陛下、娘娘所赐。(小旦)展儿，你前日汴梁失散，我心中甚是牵挂。(旦)若不是耿先生中途救护，孩儿怎能彀再见姑娘。(老旦指贴介)这就是袅烟。(贴再叩头介)(外跪介)万岁爷，可认得老臣么？(小生)你是仙音院里曹善才。记得十八年前，也就是三月三，(指生介)你父亲为我的圣节，进一首词，叫做《万年欢》，善才将琵琶度曲，保仪把于阗玉杯送酒称贺，难道我就忘了！(外哭介)微臣适才弹烧槽琵琶，正诉出皇爷往日的事体。(小生)嗄！方才弹的就是烧槽琵琶？我久不曾听得你弹了，再与我弹一曲，把我去后的光景说一遍。(外)领旨。(小生)我那澄心堂呢？

【后庭花】(外)澄心堂堆马草，(小生)凝华宫呢？(外)凝华宫长乱蒿，(小生)御花园许多树木呢？(外)树木呵，砍折了当柴烧，(小生)那书籍是我最爱的。(外)书呵，拆散了无人裱。亏了个女婿庄乔，状元波俏，才挣这搭儿香火庙。善才也做庙里道人了。(小生)这也难为你。(外)三山卷怒涛，乌鸦打树梢，城空怨鬼号。怕的君王愁坐着，则把俺琵琶弹到晓。

(小生)世间光景，自然是这样的。如今证了仙果，也不放在念头上了。徐郎，我今日赴西王母蟠桃宴，暂到这里，如今就要起程了。(生)臣夫妇感陛下、娘娘厚恩，留得片时瞻仰，也是好的。(旦)就是爹爹、母亲，也不曾与姑娘一见。(小旦)我也待不得了。(外)仙凡路隔，谅难挽留，待我再弹一曲送皇爷罢。

【青哥儿】他自有夫妻夫妻的才料，你自有仙人仙人的玄妙，须信道富贵功名有下梢。人世疲劳，付与儿曹。草笠团飘，散诞逍遥。芒屩丝绦，野蔌山肴。(小生)徐郎珍重，我们去也。他年萧史如相访，须觅余杭阿母家。(同小旦、老旦下)(外)只听得玉笛声声云外飘，《渔家傲》。

(旦)姑爷、姑娘都去了，我们也进城罢。(生)老丈，你果然住在此出家了？(外)我今日见了旧主人，只恨凡夫俗骨，跟不得上天去，难道这庙儿还守不得么？

【高过浪里来】俺比不得蓬莱三岛，仙部云璈，则常是背檀槽手把松花扫。状元放心。有贫道在这里呵，凭着你两个早去做官僚。玉带金貂，紫绶绯袍。皓齿纤腰，翠袖珠翘。镜点樱桃，杯泛葡萄。好一对形影的夫妻直到老。

(生)就此告别了。只因红粉佳人累,却让青山道士闲。请了。(生、旦、贴下)(外大笑介)

【随调煞】则我看世上姻缘,无过是影儿般照。一任你金屋好藏娇,受用杀笙歌珠翠绕,脱不得这风流底稿。怎及那仙人鹤背自吹箫。

门前不改旧山河,　惆怅兴亡系绮罗。
百岁婚姻天上合,　官槐摇落夕阳多。

诗曰:

词客哀吟石子冈,　鹧鸪清怨月如霜。
西宫旧事余残梦,　南内新辞总断肠。
漫湿青衫陪白傅⑪,好吹玉笛问宁王⑫。
重翻天宝梨园曲,　减字偷声柳七郎⑬。

〔注〕 ①巫峡行云: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记楚怀王梦一女自称"巫山之女",愿荐枕席,王遂幸之,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②麻姑:传说中的女神仙。 ③何戡:唐长庆时著名歌者。此取刘禹锡《与歌者何戡》诗"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之意。 ④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此系泛指。 ⑤龟年:李龟年,唐开元时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 ⑥贺老:唐天宝末乐工贺怀智,善弹琵琶。元稹《连昌宫词》:"贺老琵琶定场屋。" ⑦箫韶:古代著名的乐舞,由九段组成,故称"箫韶九成"。孔子曾称赞它是尽善尽美的乐舞。此系借用。 ⑧石头城:本楚金陵城,三国吴孙权重筑改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唐时废。此代指金陵(今南京)。 ⑨北邙山:亦称邙山,在洛阳北。东汉及北魏王侯公卿多葬于此。此借指陵墓。 ⑩班超:东汉投笔从戎,立功西域的英雄。官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⑪白傅:唐诗人白居易。其《琵琶行》末云:"座中谁人泣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⑫宁王:指唐睿宗长子李宪,封宁王。善音律。 ⑬柳七郎:指宋词人柳永,他精于音律,相传有井水处即有唱柳词者。

《秣陵春》的末出《仙祠》是全剧的大收束。叙徐适夫妇于三月三日赴李皇庙烧香情事。它除了为人物安排归宿和归结全部情节之外,更有篇末点题的作用。

全出可分为两段。前段先追述当年李后主临幸摄山寺旧事,仙音院曹善才曾躬逢其盛。他如今作为历史见证人向晚辈们诉说其事。他看到,在改朝换代之后,摄山寺的御牌额年号已除,"只留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眼前清冷的景象,怎堪与当年宫中歌舞的热烈场面相比?那时"龟年吹笛,贺老挡筝",妃子捧杯,"醉博君王笑"。不但旧时歌舞早已消歇,就是回首各国间纷扰争斗的历史,也是无谓的了。

前文《遇猎》、《虔刘》出,作者由洛阳南唐主李煜与南汉王刘铱两墓相近

的关系，敷演幻想的情节：两国鬼兵相杀不休，直至徐适招赘，奉李煜之命领兵杀退刘铖，始得安宁。在末出归结此事，曹善才严厉指责刘铖死后还逞鬼豪，不看四海都姓赵了。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此影射南明几个小朝廷各支兵马间互相争斗不休，终于共同走向了覆灭。由此而论，《秣陵春》浓烈的故国之思还不是作者述怀的全部。从剧中徐适受新朝皇帝器重，无奈做了个状元郎的情节，联系作者本人曾被迫出仕清朝的经历，可见《秣陵春》还有作者眷念旧朝，痛惜旧朝，却不得不面对新朝之意。

后段，叙李后主和黄保仪的英灵降临摄山寺，他们赴西王母蟠桃宴路过秣陵。君臣重逢，直抒胸臆。后主问及旧宫的光景，曹善才唱："澄心堂堆马草，凝华宫长乱蒿，（树木）砍折了当柴烧，（书籍）拆散了无人裱。"答语充满切肤之痛，甚于如"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等沧桑之叹，"沉郁感叹，不啻庾信之《哀江南》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在这段戏里，徐适等跪迎李后主，口中称臣，感谢陛下赐给片时瞻仰的厚恩。在新朝确立之后公然朝拜旧主，毫无顾忌，痛失故国之情无以复加了。

《仙祠》以曹善才弹唱烧槽琵琶贯穿。它原是南唐宫中旧物，小周后曾弹拨过。以旧物诉旧事，倍感伤心。徐适把琵琶捐赠给李皇庙，曹善才决定在此出家，供养李皇爷，朝夕"背檀槽手把松花扫"，意极苍凉。而在曹看来，"世上姻缘，无过是影儿般照"，怎及那闲云野鹤，世外逍遥。可见在全篇构思上，杯镜之恋仅是"惆怅兴亡"的一个载体。《秣陵春》作者开启了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先河。故此剧初成，即有搬演。（宋光祖）

西 楼 记

袁于令

第五出 倦 游

【探春令】（丑扮鸨母上）垂杨深巷隐栖鸦。叹朱门潇洒。（旦上）对东风泪湿鲛绡帕，共谁语衷肠话？

（丑）嫩雨潇潇苔藓细。晓寒犹自侵衣袂。（旦）几番欲去整琵琶。病怯更愁纤指脆。（丑）独我门前不绣鞍。谁家楼上无高髻。（旦）茶铛药碾是吾谋①。那管梅花满阶砌。（丑）我儿。我老身乜氏，年纪一把，只收拾得你一个。从小聪明伶俐，学得歌舞琴棋。果是谑处成诗，行来入

画，蹴踘场中第一②，琵琶队里无双。当今四方才士，那个不晓得平康巷西楼有个穆素徽。只是你性厌烟花，心甘箕帚③。十二个时辰，怨怅多，快活少。一句说话，二句便恼。春病恹恹不得好，门前车马空喧闹。咳，朱帘寂寂几生尘，教我做娘的怎么了。(旦)但是请陪酒的，便好扶病而去，抵暮而回。若要接客，断然不成矣。(丑)养娇了你这般执性。也罢，近有池相国公子，有名池三爷，要请你看梅花。自来三次，家人日在外边伺候。我儿看娘面上，一定要去。(旦)不去罢。(丑)来意甚诚，已难推阻，你若再不去，他势焰滔天，我一家都送在他手内了。(旦)这样使势公子，要我去，倒不如你去了罢。(丑笑介)我儿又来调戏母亲了。我老人家面冻梨花，傅粉皱如雪浪；首飞蓬草，涂煤暗若烟林。那个要我？我儿不要闲讲。他每想必就来接也。

【前腔】(小净上)特邀殊丽共寻花，见朱扉低亚。

小子赵伯将。为池公子邀穆素徽探梅，此间已是。有人么？(丑开门见介)(小净)池三爷请令爱探梅，等待已久。托小子致意妈妈，快催令爱登舟。(丑应)(旦做换衣介)(丑、小净叙寒温介)

【大斋郎】(净盛服带家僮上)惯扛扎，少傝傸④，开谭父祖是科甲。草其腹而花其面，人人唤我蔡跕踏。

(笑介)自家池相国之子池同是也。久慕穆素徽之名，不得一见。今特请他玄墓探梅，此间已是，快去通报。(杂通报相见介)久慕大名，如雷应鼓。(丑代答介)幸辱宠爱，似漆投胶。(净)伯将兄早在此了。(小净诨介)(旦扯丑介)你与他先讲过了。坐不共几，食不同器，要依我这两件方去。(丑笑介)我儿敢是揪银子的法儿。(旦怒介)俗答答那里说起，果是不愿接他，依我便去。(丑)这又是难题目，难杀我了。(旦)只说有病。(丑向净介)三爷来唤女儿，几次失迎开罪。(净)便是，也不止一二次了。(丑)只是今日还有一言告禀：女儿为有贱恙，且是生疮，虽应三爷之命，必要坐不并几、食不共器。直待病好了方得共几而坐、同器而食。(小净)这样作难。(净)也罢。小子是极知趣的，但凭令爱便了。就请登舟。(丑促旦登舟)(向小净介)赵相公，全仗你照顾我儿，早些回来了。(小净应介)(丑)我自进去也。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净)只怕天色要雨。(旦)看来晴意甚少。

【长拍】(小净诨介)非雨非晴，非雨非晴，欲晴欲雨，十里冷云如画。溪桥烟锁，野渚水满，曲湾湾并没人家。兰楫漫轻划。到水云深处，浅堤残坝。前面有村舍了。隐隐疏林草舍簇，孤寺矗，断烟叉。风景果然幽雅。一派都是梅花。试绕山远望，遍觅梅花。

(旦)看珠离玉缀，雹布冰悬，宛然庾岭⑤，不输官阁⑥。

【短拍】馥馥清香，馥馥清香，微微幽韵，白茫茫雪彩霜华。何处最堪夸？几万叠蕊宫琼瓦⑦。(净)未许空辜此景，俺直待相抱醉流霞。

小厮看酒来，我与穆姑娘吃酒。(小净)此时也该了。(旦)我病不用酒，原说坐不并几、食不共器的，如何相强？你自吃酒，我自看花，各适其适便了。(净)既如此，将酒来，我自酌。(小净)小弟奉陪。

【羽调排歌】闲雅新妆，轻盈素葩。尊前冷澹堪夸。(旦背介)梅花梅花，看你冰魂玉魄果无瑕，不向东风斗丽华。孤芳劲，幽韵嘉，只怕霜欺雪妒委泥沙。(净)素徽为何不饮不歌，只多嗟叹？(小净)必有心事。(合)无欢笑，少问答，自将心事语梅花。

(旦)不是我怠慢你，实是病体难胜酒，愁怀不耐歌。

【前腔】病鬼愁魔，心猿意马。萦牵万绪如麻。懒歌《白雪》按红牙⑧，倦舞《回波》落翠鸦⑨。(小净)这是为什么？(旦)这是膏肓病。未可拿，风尘不耐受波查⑩。

(净)我已醉倒，你又多病，各设一席去睡了，明日送归罢。(小净)三爷知趣得紧。(合前)

相逢争奈两心违⑪，信是三生缘分稀⑫。

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

〔注〕 ①茶铖(chēng)药碾：指烹茶研药。铖，温茶用的器皿。 ②蹴踘(cù jú)：我国古代一种足球游戏。 ③箕帚：指妇人操持家务。箕，簸箕。帚，扫帚。 ④"惯扛扎"二句：意为惯抬杠，惹是生非，专门为非作歹。少，指年少。《玉篇》云："傝儠(tàn sǎ)，恶也。" ⑤庾岭：即大庾岭，五岭之一，为岭南岭北交通要冲。盛开梅花，又名梅岭。 ⑥官阁：指东阁，也即东亭，在今四川崇庆东。唐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⑦蕊宫：即蕊珠宫，仙宫。⑧白雪：古歌曲名，为高雅音乐。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红牙：檀木制的拍板。 ⑨回波：即《回波乐》，唐教坊曲名，后成为词调。 ⑩波查：折磨。 ⑪争奈：怎奈。 ⑫三生缘：唐袁郊《甘泽谣》记李源与僧圆观相善，圆观殁，其后身为牧童，歌《竹枝词》云："三生石上旧精魂，……此身虽异性长存。"与李源相会。三生，前生、今生、来生。

这是一个才子名姬凄婉的爱情故事，在晚明的才子佳人剧中别开生面。据说男主人公即作者袁于令本人。此剧在当时曾出现过轰动效应。

《西楼记》的故事是这样的：于鹃，字叔夜，是常州府一位知名的青年曲家，有《锦帆乐府》刊行于世。青楼名妓穆素徽仰慕其名，尤激赏于撰《楚江情》曲。一日，于、穆两人在素徽西楼住所相会，一见面即情定终身。有赵伯



将者，因于叔夜改动其曲谱，竟怀恨在心，带打手前往西楼打闹。并勒令素徽等离开常州。素徽急驰信告于叔夜，谁知叔夜为其父所拘禁，未获书信，无法得知素徽行止。池相国之子池同，人称"池三爷"，垂涎素徽姿色，以五百金收买鸨母，拟于钱塘娶素徽为妾。但素徽死不从命。时于叔夜之父于鲁调任顺天府尹，叔夜随父同往，但因思念素徽一病不起。医人包必济怕负责任，撂下病人潜逃，并讹传于叔夜死讯。素徽闻讣，自缢寻死遇救，为叔夜做水陆道场超度其亡灵。有侠士胥长公路遇应试之叔夜，知于与素徽事，遂牺牲其小妾轻鸿，于水陆道场中救出素徽，将其置于京城梅花胡同自家寓所内。池三爷与赵伯将合谋，拟收买杀手害死于叔夜，讵料所请杀手竟是胥长公。胥遂将池、赵二奸除掉。于叔夜一举考中状元，于梅花胡同找到素徽，两人终于结成夫妇。

据清代焦循《剧说》、梁廷枏《曲话》及近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所载，《西楼记》一剧乃作者袁于令自叙遭际、自写怀抱之作。据传袁曾恋一青楼女子穆（据说原姓木）素徽，为雄霸一方的沈同和所阻梗。袁之门客冯某设法将素徽引至袁处。沈家大兴诉讼。袁父惧怕，送子系狱。袁于狱中深感惆怅而作该传奇。"袁"乃"于鹏"之音切也，"西楼至今尚在吴江县城外"云。

由上面的传闻看来，《西楼》一剧之所以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很可能就因为有作者的坎坷际遇在里面，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融入其中。伤心人自写怀抱，因而剧作与那些平庸的才子佳人剧不可同日而语。

剧作中青年曲家于叔夜与名妓穆素徽虽是一见钟情，但相互间对对方才情的倾慕由来已久。"思慕经年，适逢一旦。"（《病晤》出）正是"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际）难为情"。素徽虽然病体欠安，身虚气弱，却依然含情脉脉地唱起于叔夜的名作、她心仪已久的《楚江情》一曲。就为了这一曲《楚江情》，自此于、穆两人情路险阻，相见几无期。于叔夜因与妓女来往，遭父诟责拘禁，竟一病不起，几至亡身；素徽的遭遇更加悲惨，先是遭赵伯将打闹驱赶，无处容身；后又遭池三爷纠缠，几遭毒手；听闻于鹏病亡绝望自缢遇救，于水陆道场中又遭人劫持，但遭变而情不变、遇险而爱弥坚，一心一意，守身如玉。这种用情之专一执著，令人感慨唏嘘。正是在纷纭多变的危殆情势下，显示出男女主人公的自尊自重，其执著的情种形象也几乎破纸而出。

《西楼记》是明末一出名剧。当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评《西楼记》云："写情之至，亦极情之变。……自《西楼》一出，而《绣襦》、《霞笺》皆拜下风。令昭（袁于令字）以此噪名海内，有以也。"当时名诗人吴梅村诗云"击筑悲歌燕市恨，弹丝法曲楚江情"，诗人吴之纪诗云"东山啸咏西楼梦，故国重逢话昔游。一曲方成传乐府，十千随到付缠头"。可见《西楼》

一剧为当时所重若此。

本文赏析的是第五出《倦游》。《倦游》一出的戏剧情境是：池三爷挟威仗势强请穆素徽前往观赏梅花，请了三次均遭拒绝。这一次，鸨母乜氏恳求素徽："看娘面上，一定要去"，"你若再不去，他势焰滔天，我一家都送在他手内了。"素徽无法只得应允，但提出"坐不共几，食不同器"、"扶病而去，抵暮而回"。池同只得答应。这一出着重描写的是素徽高洁的人格风范。素徽提出的条件，说明她虽"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本来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青楼女子，却玉洁冰清，凛然不可犯。她拒绝接客，对池三爷无理强邀赏梅拒之再三，在无法抗拒的情势下，以"坐不共几，食不同器"为条件，同意前往赏梅，但拒绝陪酒，使对方自讨没趣，只好自饮自酌。本出剧情推进合情合理，初步展示了穆素徽霜雪般的节操。正如曲辞所夸的："冰魂玉魄果无瑕，不向东风斗丽华。孤芳劲，幽韵嘉，只怕霜欺雪妒委泥沙。"既是咏梅，又颂扬女主人公的品格，更预示了她悲剧性的命运遭际。

本出其他人物也写得异常生动。如鸨母乜氏，软语来求，晓以利害，使素徽无法再拒绝池同之邀。但素徽继而提出"坐不并几"等条件，这显然是一个"难题目"，乜氏大叫"难杀我了"。但见到池同时，她却应付裕如，只听乜氏说："三爷来唤女儿，几次失迎开罪。只是今日还有一言告禀：女儿为有贱恙，且是生疮，虽应三爷之命，必要坐不并几、食不共器。"用"生疮"这一借口，使池同无话可说。一句诨话，既可博来观众的满堂喝彩，又调和了素徽与池同的矛盾，本领之大，不可小觑。其他如赵伯将之帮闲奉迎之态，池同附庸风雅、携妓探梅之"草腹花面"的衙内本色，也有生动的刻画。　　（吴国钦）

西　楼　记　　袁于令

第二十出　错　梦

【二郎神慢】(生上)心惊颤，见冷浸碧湖一片，是泪影莹莹摇梦眼。披衣起，忙寻笔砚。只怕遗忘肠断句，辜负了满庭秋怨。精神倦，挥毫无力，素纸乍开还卷。

一帘花影半床书，抱膝呻吟赋索居。今夜月明应有梦，愁多未审梦何如。于鹃为想素徽，只愿一病而亡，决绝了这段姻缘。谁想痴魂不断，三日后心口还热，被父亲救醒，依旧相思。如今半生不死，又悲伤起头，

是孽债未完,魔君还不肯饶我?

【集贤宾】只道愁魔病鬼朝露捐,奈依旧缠绵。只剩吁吁一线喘。镇黄昏,兀首无言①。呀,风儿吹灭灯了。风帘自卷,灯火暗。寂寥书院月渐转,想照到绮窗人面。

文豹,点火来。(丑上)手铳放不完②,朦胧忽睡去。梦进一小房,劈面见老妪。老妪抱了我,撮弄我肉具。掀裙刚凑着,精来撒不住。连忙叫嗳哟,恨其太急遽。既是这般快,何如手铳趣。相公,敢是要我耍子?(生)哇,火暗了。叫你点火。(丑)炉内有火,待我吹着。(做吹上灯介)(生)咳,书又没心看,做什么好?前日袖他花笺上的亲笔,待我玩味一番。

【二郎神换头】(做开笺介)花笺钟王妙楷③,晶晶可羡。羡杀你素指轻盈能写怨。记西楼按板,至今余韵潺湲。怎奈关山忆梦远,想花容依稀对面。咳,那得他此时就立在面前也。漫俄延,但愿得扑琅生立向灯前。

待我闭了眼。模拟一番也好。(丑暗瞧生做鬼脸介)

【琥珀猫儿坠】(生)虚空模拟,(闭眼介)闭眼见婵娟。(虚空做搂抱介)假抱腰肢搂定肩,依稀香气鬓云边。(做低唱介)心肝,悄叫一声,似闻娇喘。(丑暗下)

(生)素徽,我与你纵是缘悭分浅,难道梦里的缘分也没有了?今夜天色如水,河影如练,想幽梦可通,芳魂不隔,多应趁此月明来也。只怕梦中去路茫茫,我梦来寻你,你梦又来寻我,又不能彀相值了。(做泣介)咳,想你愁多无寐,此时政未睡也。(沉思介)想你倦极无聊,此时多应睡了。且虚着半枕,待你梦来。万一徘徊片晌,也不负此良夜。

【尾声】梦中万一重相见,再向西楼续旧缘。(睡介)(做醒介)呀,几度要朦胧睡去,又几度惊跳觉了。奈刚得朦胧还觉转。(做睡介)

(小生扮生魂上)十里平康风露幽,美人家住大桥头。匆匆寻向桥东去,不见当初旧酒楼。于鹃乘此夜静,偷访素徽,不知何处是他家里。

【北新水令】秋高气爽雁行斜,暗风吹乱蛩悲咽。这般寂静,想必夜深了。平康人静悄,呀,路途直恁曲折。深巷路纡折。(内作群犬吠介)犬吠不迭,犬吠不迭。(做看介)呀,旧游地是这家也。(做叩门介)

【南步步娇】(丑扮老鸨上)看取谁行敲门者,满地昏黄月。(小生)开门。(丑)来了。(做绊介)呀,阶前鼓架斜,却不道树暗朱扉,绊了人跌。(开门介)启户漫迎接,(小生揖介)(丑)那书生向我深深喏。

(小生)妈妈,夜静更深,又劳动你开门。(丑)有客在堂,不便告茶。(小生自语介)噢,怎么待得我这般冷落?

【北折桂令】怪相逢款待疏节，懒应迟言，没甚帮贴。(向丑介)一向素徽身子安否？(丑)也没有什么不好。(生)倩伊行问我佳人，向他殷勤寄语，快请相接。(丑)有客在里面，不得工夫迎接。(小生)素徽是极爱我的，曾把终身许我，怎么不出来一见？(丑)我家素徽从不曾认得你，那里说起？(笑介)想是醉话了。(小生)嗳哟，那日扶病而出，你也在那里，怎么生巴巴变卦了？咳，把婚姻要时赖者，反道我夜深时醉语痴邪。(丑)夜深了，请回罢。正是：花源误入渔郎棹④，星渚何劳使客槎⑤？(闭门下)(小生)呀，径自闭门进去了。看你径锁门撅，将人不睬而别。待打断铜环，踹破双靴。

待我再叩门。(叩门叫介)素徽，于叔夜在此，快开了门！(小旦扮丫鬟上)(开门)(小生)好了，好了。小姐姐，你家素徽姐姐可晓得我在这里？可有说话？

【南江儿水】(小旦)绣户传娇语，儿郎枉叹嗟。(小生)你姐姐敢可怜我于叔夜么？(小旦摇手介)俺姐姐说从来不认得于叔夜。(小生惊怒介)呀呀！我我则道妈妈怠慢我，原来你姐姐也不认我了。我为他一病几亡，坚志不娶，他便反面无情，死生之约安在哉！青楼薄幸，一至于此。快请他出来当面回我，死也死在他身上。(小旦)那得工夫出来。(小生)在里面则甚？(小旦)在舞榭歌台熏兰麝，(小生)出来片刻也罢。(小旦)鸾笙象管难抛舍。(小生)怎生发付我？(小旦)尊驾不如归也。(小生)倘等在此，几时出来？(小旦)除是酒散筵撤，或者醉游明月。

(内叫)丫鬟。(小旦急应闭门下)(小生)又闭门了。我待打门进去，倘素徽当了面还有好意，反失雅道。不如再耐了等着。好生焦躁也呵，

【北雁儿落带德胜令】【雁儿落】俺则受狠虔婆面数说，又被那小妮子轻抛撇。莫不待分开咱连理枝，敢待要打散俺同心结。【德胜令】呀，好教人盼杀画楼遮。(内作乐介)听箫鼓政喧热，待得俺脚趔趄。心焦躁，看看待斗初横，月又斜。冤业，须待当面相决绝。痴呆，眼睁睁只索看定者。

呀的门响，想是出来步月也。待我立在树阴里觑着。(净扮梦中素徽作醉态掩面)(杂扮侍女扶上)(小净扮闖客⑥，杂扮家僮随后同上)

【南侥侥令】银河清影泻，珠斗澹明灭。夜漏沉沉天街静，醉拥着佳人闲步月。

【北收江南】(小生)呀，佩环行恰逐彩云斜，绮罗香好被晚风揭。(指净介)这个是素徽，我便撞死在他身上，也说不得了。(赶上扭住净)素徽，你为何负义忘恩？(净)呸呸呸！这是怎么说？(小净)咄咄咄！这是什么人？

我那里认得你！(小生)呀，作怪。分明是他，如何近身来变了奇丑妇人？毫厘不像。与西楼相会那娇怯，全不似半些，全不似半些。

(净)我便是穆素徽，还有什么素徽，人也不认得的。(众)这个人是盲鳅，只管乱撞。(小生)好教我浑身是口费分说。(小净)小厮每，打那厮去！(众应介)(侍女拥净、小净诨下)(众家僮拉住小生指唱介)

【南园林好】这书生胡言乱说，蓦忽地狎人爱妾。敢把我拳头轻惹。(攒打小生介)请吃打，漫饶舌。请吃打，漫饶舌。(众混下)

(小生怒介)呀，好生古怪。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沽美酒】待将咱死誓决，只道是素徽也。原来是估客村姬，呸！错认了村姬遭嫚亵。莫不是素徽形容已改，风流体态不可得了？咦，是分明看者，早知是变了枯瘪。若这个就是他，我也还要问个明白。不道被狠奴打散了，呀，霎时人都不见，一派都是大水。怎么处？【太平令】才转眼云容山叠，见浩渺水光天接。旧西楼迢迢难越，还怕向怒涛沉灭。我呵，一霎的听些见些，是河翻海决。呀，吓得人魂飞魄绝。(内鸣锣)(小生急下)(生做醒介)

(咽转大哭介)我那素徽呵！(丑文豹急上)相公靠卓而睡在此，为何梦中大哭？(拍生介)(生看丑介)

【北清江引】猛抬头看来一会呆。这是那里？(丑)是老爷的衙署，相公的书馆。(生)怎地刀枪密密？(丑)呀，这是笔架上的笔。(生)前面都是城池么？(丑笑介)在那里？这是庭下荒台榭。(生)火起了？(丑)这是炉烟袅慢风。(生)鬼来了？(丑)这是树影摇窗月。(生)咳，我的真素徽此时何处也？

(丑)觉来还是梦话，重重叠叠，却都是梦。且住，这里有风，待我扶在床上，替他解了衣服睡好了。相公，请在床上去睡。(生闭眼应)(丑扶生醒介)呀，你是文豹。(丑)正是，相公才是梦醒。(生)我倦倒了，你扶我在床上去。(丑扶介)

梦断残宵泪黯然，续来犹恨隔江天。

痴魂欲渡江天去，却是迷离一片烟。

〔注〕 ①兀首：耸着头。 ②手铳(chòng)：此指手淫。铳乃旧时一种火器。 ③钟王：钟指钟繇，三国时魏国名书法家；王指王羲之，晋代著名书法家。 ④“花源”句：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写一渔人误入桃花源这一世外胜境。 ⑤“星渚”句：古代传说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乘浮槎往来于海上和天河之间。事见张华《博物志》。 ⑥嫖(piáo)客：即嫖客。

"梦"在戏曲中常是重要关目,如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西楼记》中也有一场写梦的重头戏,这就是第二十出《错梦》。

未写梦境,先写男主人公于叔夜因思念穆素徽而染病在床,精神恍惚。突然灵感骤至、文思汹涌,于叔夜赶紧"披衣起,忙寻笔砚。只怕遗忘肠断句,辜负了满庭秋怨"。这里几个动作、几句唱辞,就把这个经常沉醉在创作冲动之中的青年曲家的本色和盘托出。

接着写于叔夜展花笺、赏素徽之亲笔以慰思念,并由字及人,展开"性幻想",设想素徽就在眼前,叔夜于是"假抱腰肢搂定肩",痴想进一步表现了于之痴情。正是在"天色如水,河影如练"的夜色下,在病魂飘忽、想入非非的主观情境中,开始了梦境的抒写。

主人公虽"愿幽梦可通,芳魂不隔",很想在梦中一会素徽,"再向西楼续旧缘"。但事实不是想入梦就有梦的,"几度要朦胧睡去,又几度惊跳觉了"。在若干折腾之后,才开始真正进入梦境。

梦中情事主要有五桩:一是于叔夜找到西楼故地之后被老鸨所怠慢;二是被丫环抢白了一番;三是见着素徽,但对方已变成"奇丑妇人";四是被素徽家一班狠奴家人打得狼狈而逃;五是"霎时人都不见",眼前"一派都是大水",河翻海决,波涛汹涌,终于"吓得人魂飞魄绝"而醒来。

这一梦境的敷演,可谓精彩极了。首先是梦境的出现合情合理。于叔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神思恍惚中入梦,此梦来得可谓自然而然,贴合男主人公此时此地的主客观情景。其次,在病体难支、昏昏欲睡的状态下,人常做恶梦,这是符合病理的。于是,于在病中屡遭怠慢,甚至遭人毒打,心爱的素徽骤然变成母夜叉,使于抱头鼠窜,这些都表现得入情入理。而戏剧情势之跌宕,使场上戏剧动作加大增多,戏剧性出人意表,场面引人入胜。再次,一连串的恶梦似也在暗示前路坎坷,悲剧性的遭遇正一个接一个地向男女主人公袭来,悲剧氛围也由此而逐渐浓烈起来。

最后,主人公梦醒了,依稀见到眼前刀枪密密。书僮文豹提醒说"这是笔架上的笔"——这一节梦醒时分的描写,男主人公余悸在心,叫人后怕。最后只好"在床上去睡"。

从梦前、梦中与梦醒三段场景来看,本出的主旨是"痴魂"做"痴梦",抒写的实是"痴情"。由于将于叔夜的"痴情"表现得自然而真切,生动而突兀,使本出成为整本《西楼记》最精彩的场次,在当时就经常以折子戏的形式演出。

本出显示出作者艺术构思的高超。整本《西楼记》,抒写的是男主人公于叔夜与女主人公穆素徽生死不渝的情缘。女主人公的戏份不少,通过被逐、被夺、被救、被劫,戏情跌宕多变,使女主人公形象摇曳多姿,而男主人公的戏份相对弱些,一味写他相思病侵几至亡身,戏情相对沉闷。这一出《错梦》正好弥

补了这一缺陷，在相思郁闷的戏情中，作者宕开一笔，用多变的梦境来表现于叔夜的痴情，使戏剧情势起伏跌宕，男主人公性格得到深化。他的深挚情爱于是也得以升华。因此，这一出在构思上可谓神来之笔，奇思巧构，别开生面。

本出关目精彩。梦前、梦中、梦醒三个关目以梦中为重点，梦前作好铺垫，梦醒后又有照应，使整出剧情发展自然，情事浑然一体。最令人击节的，当然是梦中的抒写，于遭老鸨、丫环怠慢抢白，这不过是"小菜一碟"，令人揪心的，是心爱的素徽竟传语说"不认得于叔夜"，使于感叹"青楼薄幸，一至于此"！后来素徽终于"掩面"出来一见，却变成"奇丑妇人"，于叔夜吓得目瞪口呆，还未回过神来，恶奴一顿拳头，已打得他落荒而逃……想见佳人而丑妇现，想做好梦而恶梦来。这种"错梦"，的确"错"得令人"魂飞魄绝"，正是在这个令人魂飞魄绝的多变的"错梦"中，于叔夜用情的真挚专一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构思之奇巧，关目之上乘，梦境之精彩，使《错梦》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清代梁廷枏《曲话》引《筠廊偶笔》说到有关《西楼记》的一则轶事：有一天夜晚，袁于令坐轿经过一大户人家，其家正宴宾客，演《霸王夜宴》(《千金记》中一出)。轿夫说："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袁于令在轿内听后欣喜若狂，几乎从轿子上跌落下来。"绣户传娇语"即本出丫环所唱【南江儿水】中的一句曲辞。连轿夫都熟知《西楼记》曲辞，可见此剧在明清之际确是名重一时！

《错梦》一出，曾传出自冯梦龙之手，说袁于令写成《西楼记》后，曾就正于冯梦龙。冯为之补上该出。但焦循《剧说》力辨其讹，说："《错梦》正出袁手，不可诬也。"本出与整本《西楼记》浑然一体，传闻看来并不可信。

与袁于令同时之诗坛、曲坛名宿吴伟业曾高度评价袁之戏曲作品，云："袁为吴郡佳公子，风流才调，词曲擅名。"诚哉斯言！ (吴国钦)

金 锁 记

袁于令

第二十三出 赴 市

(外、小生扮刽子喝净上)(唱)

【引】奉命监曹施法令，在吾手令施行。

(白)自家监斩官钱惠是也。今乃六月初三，处决重囚，叫刽子，把犯人逐一名点过去。第一名，药死人命事窦娥，带到市曹，等候时辰便了。(下)

(外、小生)嗬,窦娥,快些走动。闲人站开。(旦内白)好苦嗄!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漫说奴心碎,行人也断魂。(刽子扶旦上)天嗄,想不到我窦娥今日典刑去也。(唱)

【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谳①。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合埋冤。天嗄,不与人行方便。

(二刽子白)窦娥,你自己干差了事,只管埋冤起天来。(旦)二位哥嗄。(唱)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今古传,却不把清浊来分辨。可知道错看了盗跖颜渊②。有德行的受贫穷更命短,那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嗄,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地嗄,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天!(二刽子白)窦娥,窦娥。(旦唱)你不辨贤愚枉做天,独语独言。

(二刽子白)窦娥,你当刑赴法场,可还有甚亲戚来看你么?(旦)二位哥哥嗄,(唱)

【叨叨令】恁道我当刑赴法场有何亲眷③。(二刽子白)我们往前街里去罢。(旦唱)前街里去告与恁看些颜面。(二刽子白)后街里去便怎么?(旦唱)我往后街里去不把哥哥们怨。(二刽子白)且问你,为何怕到前街里去?(旦唱)前街里去怕俺婆婆见。(二刽子白)你自己性命也顾不得,还怕什么婆婆。(旦)嗄,二位哥嗄,我不怕他别的,怕我婆婆见我这般光景餐刀去呵,(唱)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枉将他痛杀人也么哥。(白)因此哀告二位大哥,把奴一刀两段,快些决绝了。(二刽子)这却为何?(旦)一则免得婆婆见我伤心,二则免得奴家痛苦。(唱)因此上告哥哥临危时好与人行方便。

(二刽子白)咳,可怜,好个孝妇!难得。(老旦内白)媳妇儿嗄,等一等,做婆婆的来也。(二刽子)你看那边一个老婆子,一步一跌地跑将来也,敢就是你婆婆么?(老旦上)媳妇窦娥在那里?阿呀,媳妇,我的儿嗄!(旦)呀!(唱)

【脱布衫】见婆婆走动危颤,(老旦白)媳妇,我的儿嗄,我特来送你。(旦唱)哭哀哀送我归泉。(老旦白)好不痛杀人也!(旦唱)顿教人肝肠断也,揣心头有针无线。

(老旦白)难道你倒先去了我?(旦唱)

【小梁州】渺渺冥途我占先,不能个伴你衰年。(老旦白)我怎生见你惨凄也。(旦唱)霎时间身首不全,伊休见,恐见了倍熬煎。

(老旦白)你先到黄泉,我随后来也。(旦)婆婆嗄,(唱)

【么篇】你是个老年人加餐强笑方为善，休得要想后思前。(老旦白)你爹爹回来怎么处？(旦)爹爹嗄，(唱)他定要寻儿见，恐闻言惊颤，且莫便与他言。

(二刽子白)呔！官府来了，还不走下去。(推老旦下)(净又上)刽子手，时辰可正当么？(刽子)尚未。(净)既如此，带窦娥过来。(二刽子)犯妇当面。(净)窦娥，看你一些些小妇人，下得恁般毒手。(旦唱)

【上小楼】这的是王家重典，西台风宪④。咱便有万口千牙，累疏连篇，怎辩沉冤！(净白)这也是你自己招的罪名。(旦唱)恁可怜，幼小年，难禁熬炼。(净白)情真罪当，没的讲了。(旦唱)咱今日便餐刀，道不得个死而无怨。

(二刽子白)时辰正当了。(净)吩咐收绑。(二刽子)刽子献刀。(众天神上)(放风下雪介)(旦)呀，(唱)

【四边静】霎时间狂风惊旋，战战兢兢不能向前。雪又漫天，对面也难分辨。多应是苍天怜念我冤，因此上阴阳变。

(生飞马上)刀下留人。提刑汤老爷有令，炎天降雪，必有奇冤。将应斩人犯，带回收监，听候发落。(下)(净)叫刽子放了绑，带去收监。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阿哟，好大雪也。(下)(二刽子)窦娥，你好造化，六月里下这等大雪，平地雪深三尺。这是天救你的性命。快回去罢。(老旦急上)媳妇在那里？阿呀，好了好了，谢天不尽。(旦唱)

【煞尾】似驱羊屠肆前，霎时重放转。谢皇天刀下留残喘。这回价与婆婆欢洽定不浅。

(二刽子白)收监。(二旦哭下)

〔注〕 ①葫芦提：不明不白地。 ②盗跖：春秋时著名的大盗。颜渊：即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德行著称，明嘉靖时封复圣。 ③恁(nín)：在早期白话中相当于"您"。 ④西台风宪：西台，刑部的别称。风宪，风纪法度。

袁于令的传奇《金锁记》是在著名元杂剧《窦娥冤》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作品继承了关汉卿《窦娥冤》一剧的基本情节，但对整个故事内容、感情基调等都作了很大的改动，把"窦娥衔冤"的故事从一本四折一楔子的简短北杂剧拓展敷衍成了一部三十余出的传奇。

与《窦娥冤》相比较，《金锁记》剧情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一，窦娥的丈夫蔡昌宗自幼读书，因与东海龙王第三女冯小娥有十九日(人间三年)未了姻缘，故在求师访学的路上堕溺黄河，被天神引入水府，了却前缘。后来蔡昌宗得冯小娥之助，高中状元。二，入住窦娥家的是流氓张驴儿和他的年老羸弱

的母亲。三,窦娥衔冤赴市,没有许三桩誓愿,也没有被斩首。因天神施降大雪,旋被带回收监。四,得官后的窦天章在亡妻魂梦的提示下,为窦娥洗去沉冤。最后父女、母子、夫妻大团圆。

被如此改造了的窦娥故事显然不再具有《窦娥冤》中那种强烈的悲剧气氛和激烈的抗争意识,但即便如此,《金锁记》仍不失为一部比较优秀的戏剧作品。经过作者的着意改编和精心再造,《金锁记》的三条戏剧线索(一是蔡昌宗求学、溺水、了缘、及第的冥阴际遇。二是窦娥的悲剧性遭遇。三是窦天章别女、赴试、得官、雪冤的过程。其中,窦娥的悲惨遭遇是这三条线索中的主线)明暗交织、相辅相成,使剧情的推进与照应圆融而严密。作品对剧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与表现从容而细腻,如对窦天章的怜女之情、窦娥与蔡婆在患难相处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以及窦娥在祭奠夫婿时的微妙心情,都有比较细致、真实而感人的描写。此外,《金锁记》语言优美,舞台效果比较好。因此,后来戏曲舞台上的窦娥故事如京剧折子戏《六月雪》、京剧《窦娥冤》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金锁记》的剧情与精神。

《赴市》一出是《金锁记》全剧高潮之所在,写窦娥被绑赴刑场、惜别蔡婆,正要被开刀问斩的时候,天神降下大雪,遂被赦还收监。如果说杂剧《窦娥冤》第三折是以时间凝滞的法场上窦娥斥天责地的血泪控诉和骇神泣鬼的三桩誓愿震撼人心的话,《赴市》这出戏则更多的是以窦娥与蔡婆之间那种朴素真挚的患难婆媳情深深地打动人心的。在这出戏中,窦娥一共唱了九支曲子。这九支曲子中,有四曲用来鸣冤诉屈,其余五支曲子所表达的全都是窦娥对婆婆的担忧、安慰与依恋。

整出戏在一种紧张悲凉的氛围中展开。女主角窦娥先以"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漫说奴心碎,行人也断魂"的"内白"作铺引,一上场即连唱【端正好】、【滚绣球】两曲以申诉自己的强烈冤愤,"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古今传,却不把清浊来分辨……地嗄,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天!你不辨贤愚枉做天。"这里承借了《窦娥冤》杂剧中的曲文,略加改造后并不显得重复雷同,依然是字字血泪,感天动地。

分析剧情,我们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没有流于简单化;相反,剧中人的外在举动和情感活动都非常丰富而且真实。临刑前的窦娥在"自己性命也顾不得"的情况下,尚能于自己的悲愤苦痛之外,体谅着年高力迈的婆婆的艰难与痛苦,尚能感受着杳无音讯的慈父的凄凉。窦娥在赴市路上对刽子手的请求与哀告,面对婆婆时强忍着巨大悲痛的宽慰与劝说,句句真情流溢,如"渺渺冥途我占先,不能个伴你衰年。霎时间身首不全,伊休见,恐见了倍煎煎","他定要寻儿见,恐闻言惊颤,且莫便与他言",读来让人鼻酸泪下,连无情的刽子手至此也一改他们最初的看法,深为感叹:"咳,可怜,好个孝妇!"与此相应,剧中对蔡婆的描写也是比较成功的,先是渲染她

在街市上"一步一跌跑将来"看窦娥，颤巍巍痛不欲生，一听到赦令，则"急上"、"谢天谢地"不止。虽然着墨并不多，但几个细微的动作已经很真实地表露出了婆媳情的深挚。

《金锁记》在悲剧《窦娥冤》之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了窦娥等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这既得益于传奇体制的优势，也是作者精心再造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杂剧《窦娥冤》与传奇《金锁记》是相得益彰的。（张世宏）

钧 天 乐

尤 侗

第十五出 哭 庙

（净扮项王、贴扮虞姬上）（净）气盖乾坤力拔山，美人劝酒舞云鬟。长陵抔土今安在①？独跨乌骓入汉关。孤家西楚霸王项羽，勇无人敌，气尽天亡。俺因心中不忿，上诉天帝，敕我永镇江东，遗庙在淮南之地。一方血食，千载神游。骓马常伏阶除，虞兮仍侍帷帐②。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早间出门游玩，望见怨气冲天，有一秀才，策蹇而行③，径投我庙中来。美人，我与你坐以待之，看他有何言语。（贴）大王之言是也。（生上）

【北黄钟醉花阴】可叹我万里孤身长流落，恨悠悠天荒地老。重策蹇返江皋，战西风木叶萧条。（鸦叫介）又听得趁斜阳乌鸦叫。过野店，渡溪桥，呀，早见一座青山藏古庙。

待我看来，额上写"西楚霸王之庙"，不免进去瞻拜一番。（拜介）大王千古英雄，神灵如在，听我沈白一言。

【喜迁莺】俺只见雕梁画栋，闪灵旗香火飘摇，英也么豪。到如今可许我寒儒相吊？只怕你土木形骸虚画描④，图醉饱。长则是喑呜叱咤⑤，不听我叹息号咷。

大王，你若无知，不宜享此庙食。你若有知，见我沈白才高志大，运蹇时乖，四海无知，一身将老，也该怜念我了。

【出队子】谁似我才高年少？抱经纶，困草茅。只堪痛饮读《离骚》，直欲悲歌舞佩刀。大王呵，这辜负诗书冤不小！

呀，问了一会，怎无一言答我？昔李药师入华山庙，大言道：若三问不应，

即斩大王之头。今沈白之才，不减李靖；大王之灵，岂让华山！为何顽钝至此？

【刮地风】呀，可笑你假痴呆没解嘲，待我打碎他白马青袍。(作打又住介)倒是我差了，那泥神怎会讲话？难道石人土偶能谈笑，反变了木客山魈⑥。况且世人梦梦，呼之不灵，何况于你。我沈白呵，活世界无门恳告，死傀儡何法推敲？那大王毕竟是灵的。可知你心暗焦，气正嚣，也相怜同调。则教我泪轻抛，首漫搔，放着这闷葫芦独自魂销。

不要说我沈白沦落不偶，就是大王呵，当初与八千子弟渡江而来，入秦关，破赵壁，掳齐主，走汉军，何等气概！到得垓下天亡，乌江自刎，反让沛上亭长，享四百年基业，岂不可叹！

【四门子】你入秦关烧破咸阳道，救邯郸受六国朝。彭城鏖战兵非弱，谁料得走乌江没下梢。楚军尽逃，汉军又挑。悔不向鸿门把玉玦了⑦。大王，大王，你一世之雄，而今安在？骓兮正骁，虞兮尚娇，怎重见江东父老？

(抱神大哭介)咳！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沈白之文章，不能成进士。古今不平，孰甚于此？(神哭介)(生)呀，你看大王也哭起来了，虞姬也下泪了。

【古水仙子】呀呀呀猛叫号，看看看两目重瞳血泪浇。嘶嘶嘶嘶断了骏马金镳，啼啼啼啼湿了美人舞草。听听听楚歌声气未销，恨恨恨不酬劳苦功高，剩剩剩三尺空祠背汉朝。叹叹叹英雄失路愚夫笑，笑笑笑下场头落魄似吾曹。

哭了一会，不觉神思困倦，且假寐片时则个。(睡介)(净)美人，听沈生所言，为之气塞。追思往事，不觉痛哭起来。(贴)正是同病相怜，使妾闻之，亦为泪下。(净)我如今唤他嘱付一番。沈生，沈生，蒙君感吊，使我心伤。但你曲高和寡，才大知希，人世科名，已不可得。待我奏闻上帝，召试登庸⑧，自有显擢。汝可速归，休得留滞。我神去也。(下)(生醒介)呀，适才梦中神道，分明教我归家，以待上帝召用，虽难深信，只得拜辞而去。(拜介)

【煞尾】你看扑簌簌余泪神衣落，暂相逢聊解牢骚，大王，还借你一阵阴风送我江上棹。

英雄有恨嗟何及，天地无情吊岂知。

丈夫漂荡兮如此，一曲长歌出楚祠。(下)

〔注〕①长陵：汉高祖的陵墓，在今陕西咸阳东。　②虞兮：指项羽的爱姬虞姬。

③策蹇(jiǎn):鞭打驴子。蹇,指驴。 ④土木形骸:本指形体像土木一样自然,喻不加修饰的本来面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此则指泥塑木雕。 ⑤喑(yìn)呜叱咤:怒喝。《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喑嘿叱咤,千人尽废。"喑嘿,同喑呜。 ⑥木客:传说中山里野人一类的精怪。山魈(xiāo):传说中山里的独脚鬼怪。 ⑦玉玦:据《史记·项羽纪》,鸿门宴上,范增多次举所佩玉玦暗示项羽杀掉刘邦,而项羽默然不应。 ⑧登庸:选拔重用。《尚书·尧典》:"畴咨若时登庸。"

《钧天乐》是尤侗戏曲创作中的代表作,完成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江南科场案,勾起了当时正罢官郁居的尤侗的满腹酸楚与强烈愤慨,遂奋然命笔"填南词,日一出,出成歌呼,以酒浇之,匝月而毕"。写成了《钧天乐》这部揭露科场弊端,抒写落魄知识分子的困厄与理想的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传奇。

《钧天乐》规模恢宏,共三十二出,分上、下两本。上本写吴兴书生沈白与挚友杨云,俱胸怀奇才而身为寒士,应试之时,因主考官何图贪财受贿而下第。纨袴子弟、无赖之徒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等却皆由暗通关节而金榜题名。沈白伏阙上书,却被乱棍赶出。沈白的未婚妻魏寒簪更被其兄魏无知勒逼改嫁,以致悒郁而亡。杨云夫妻亦死于"贼难"。妻亡友丧、穷愁落魄的沈白在贫病垂亡之际由上帝派来的金童玉女引到上天应试。下本写沈白在天界应试高中状元,被派为钦差大臣,巡游天地水府,整顿世间,惩罚了贪官何图以及无赖贾斯文之流,并最终在月宫访得魏寒簪精魂,遂在天庭奉旨成婚。《钧天乐》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清初复杂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整个作品构思新颖独特,想象丰富奇伟,人物众多而性格鲜明,曲文尖新泼辣却不失优美,是一部娴熟艺术驾驭力与卓越艺术创造力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哭庙》一出写的是应试下第、上疏被逐的沈白在失意返乡的途中路过霸王庙,于项羽、虞姬神像之前痛诉歌哭,感动得神像也簌簌下泪并示以神梦的故事,是《钧天乐》中光彩殊丽的一出戏。

勇武盖世而"气尽天亡"的西楚霸王项羽历来是失意文人排遣愁怀时的"知音"。在这样"战西风木叶萧条"时节的荒山古庙中,落魄奇士面对末路英雄,怎么能不感慨万千?此时,"才高志大"而"运蹇时乖"的沈白"一身将老"尚"四海无知",唯有两尊神像"愿意"倾听他"抱经纶,困草茅……这辜负诗书冤不小"的满腹牢骚。沈白在神像前的倾诉、质问乃至迁怒于神像并捽打神像的一系列举止,正是他一生失意而郁积的满腔愤懑的强烈动态表现。但毕竟面前的"石人土偶"是无法理解并安慰他的深沉痛苦的,"活世界无门恳告,死傀儡何法推敲",他依然只能"泪轻抛,首漫搔,放着这闷葫芦独自魂销"。因失意而痛苦,因痛苦而愤懑,又由愤懑而再转失望。一再失望的沈白最终

只能在绝望中悲己悯人，抱着神像哭号："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沈白之文章，不能成进士。古今不平，孰甚于此？"这一哭，把沈白、把作者自己、把古往今来怀才不遇者的困厄遭遇与潦倒情怀，把对社会不公正的那些无法言说的痛心与愤慨酣畅淋漓地宣泄了出来。这是感泣鬼神的一哭，连泥塑的神像也在这哭声中热泪潸潸！配合这一超自然情节，【古水仙子】一曲一口气连用九组叠词排句，"呀呀呀猛叫号，看看看两目重瞳血泪浇……"象声词"呀"，动词"看"、"啼"、"听"、"恨"、"剩"、"叹"、"笑"等的三叠或四叠组合，构成了急促的节奏、铿锵的韵律，在一种悲愤的气势中奏响"英雄失路愚夫笑"那一曲古今同下泪的绝望悲歌！正如其下场诗所表达的："英雄有恨嗟何及，天地无情吊岂知。"

明末作家沈自徵曾作过杂剧《霸亭秋》，写文士杜默落第还乡，于项羽庙中痛诉以至于感动得泥像落泪。《哭庙》这出戏可以说既巧妙地继承了《霸亭秋》的成就，又对其未尽之处作了出色的发挥。对此，当时的评点家们曾感叹"杜默哭项王庙，悲愤千古，得此出发挥，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普天下英雄才子，一齐泪下"。戏曲学大师吴梅也对《钧天乐》这部传奇尤其是对《哭庙》等出评价甚高。他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这样说："尤侗《钧天乐》，其词戛戛生新，不袭明人牙慧，而牢落不偶之态，时见于楮墨之外。《送穷》、《哭庙》，几令人搔首问天。"　　（张世宏）

钧　天　乐

尤　侗

第二十二出　地　　巡

（净扮阎王、副净扮判官上）酆都空立狠阎罗，马面牛头世上多。只道涂河天下险①，人心更有恶风波。小圣乃第五殿阎罗天子，那个是掌案判官。俺这地狱之设，原为世间淫杀盗妄，造不了种种孽缘，便是官里斩绞流徒，断不尽重重罪案，因此轮回六道，刑上加刑，教他出脱三灾，法中求法。争奈奸雄遍地，无非鬼面耶叉；贪恶滔天，尽是人头罗刹。他道受用百年，肉林酒海，也值得半刻剑树刀山。兼且倚仗千般虎口蛇心，谁怕那一点铜丸铁屑。勾魂牌来三去四，前件难销；阿鼻狱堆万盈千②，后来怎放？咳！这便是佛出世救不得，则除非天灭尽始能闲。今奉上帝玉旨，钦差沈状元巡察地府。判官，你预备几宗案卷，待下马投递。（判）领法

旨。(虚下)(生引队捧敕印上)

【双调北新水令】才离了九天阊阖彩云间,颤阴风黄埃扑眼。鞭笞飞白雨,剑戟立青山。点鬼登坛,俺待片言勘破三生案③。

(判跪接介)地府第五殿阎罗天子差六曹掌案判官率阴司各役迎接老爷。(杂)起去。(生)请王爷相见。(净上见介)恭喜老先生,雕龙丽日,名冠诸天;骢马飞霜,威行十地。俯渡无边之海,仰瞻有脚之春。(生)殿下权尊北极,判重南山。下官幸奉专纶④,借观成竹,未谙刀笔,仍望指挥。(净)恭候升堂,分当陪侍。(生)岂有此理,殿下暂请回宫,只留判官一人,磨勘卷宗便了。(净)谨从台命。(别下)(生升座)(喊堂介)判官,你地府文卷颇多,不能遍览。本院此来,只理冤狱,该司冤狱有几?(判)本司有五大冤狱。(生)那五件?(判)第一宗是蒙尘狱,(生)何谓蒙尘?(判)如刘聪杀怀愍,金人杀徽、钦等卷。第二宗是舆尸狱。(生)何谓舆尸?(判)如吕马童杀项羽、吕蒙杀关某等卷。第三宗是藏弓狱。(生)何谓藏弓?(判)如勾践杀文种、萧何杀韩信等卷。第四宗是投珠狱。(生)何谓投珠?(判)如曹操杀杨修、刘表杀祢衡等卷。第五宗是埋香狱。(生)何谓埋香?(判)如吕雉杀戚姬、曹丕杀甄后等卷。(生)今日先吊埋香狱听审。(判)嗄!(唱介)第一起为妒杀事。原告戚氏,被犯吕雉,干证司马迁。(丑扮吕带锁、贴扮戚青衣、外扮司马便服上)(生)子长请起一边。(外立介)(生)戚氏,你有何冤?可诉上来。(贴哭介)大人在上:念戚氏呵,

【仙吕入双调南步步高】楚歌才阕宫车晏,舂杵青衣贱。便是日舂薄暮,也所甘心,为何煇耳断肢⑤,惨毒至此?况如意何罪?亦鸩杀之乎!茕茕母子孱,岂学韩、彭、鞅,望谋反。(生)你为何告司马迁作证?(贴)当日人彘之事⑥,惟惠帝见之,至于哭泣不食。本要告他作证,恐子为母隐。那司马迁作《史记》,曾载此事,岂能为尊者讳乎?(生)子长,此事果真否?(外)以愚所闻,实无异词。(贴)直笔自难刊。太史公,你未尝不废书而叹。

(生)吕氏,你有何说?(丑)妾闻母爱者子抱。昔高帝宠幸戚姬,欲立为后,若非留侯计招四皓⑦,必立如意为君、戚氏为后,不知置妾母子何地?这是以直报怨,岂妾之罪乎?(生怒介)吕氏,你幽少帝,杀二赵王,诛淮阴,醢彭越⑧,幸审食其,王产、禄⑨,几危汉祚,恶不胜诛,但人彘之事,更非人所为耳。今日何得强辩!

【北折桂令】羞杀你楚军中与辟阳奸⑩,灭了功臣,害了亲藩。假扮商山,硬移炎汉,活剥红颜。他妇人家,又不曾三章触犯,何忍把五体摧残?我如今照戚姬之例处置你便了。鬼使,将吕氏剜其眼,劓其鼻⑪,

截其手足,贮之瓮中,令此妪骨醉。一霎时雉尾分班,狐首悬竿。不是我左袒安刘,须信道天道当还。(卒锁丑下)

(贴)多谢大人。(众下)(判唱介)第二起杀嫡事,原告甄氏,被犯曹丕、郭女王,干证曹植。(旦扮甄、小生扮曹丕、老旦扮郭上)(卒)禀爷:曹植现为遮须国王,未便勾问。(生)这也罢了。甄氏,你有何冤,可诉上来。(旦)大人在上:念甄氏呵,

【南江儿水】博士袁郎妇,离家奉五官⑫。玉衣覆体神非幻,塘上蒲生诗非讪,流泉三峡琴非怨。谁料长门遭难,披发填喉,何异漆身吞炭⑬!

(生)郭氏,你为何恃宠杀嫡?(老旦)当日废立,皆由主上,非妾主张,况妾亦为明帝逼勒自尽,足以相当。(生)这还可恕。曹丕,你有何说?(小生)丕闻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而立弗陵,丕亦杀甄氏而立睿,盖鉴母后临朝之祸也。况甄氏乃袁熙之妇,失节从人,难以正位中宫。(生)甄氏失节,固非烈妇。但汝父曹操曾言:今年杀贼,本为此奴。父子共争一女,是为不孝。曹操先为子建聘甄氏,甄氏亦慕子建之才。汝强夺之,因此又废陈王,是为不悌。曹操尚未篡汉,汝竟逐献帝而据其位,是为不忠。汝空负文章,宁知廉耻?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你本是嗣周文小阿瞒,漫夸说驾吴质凌王粲。你待将女中王筑受禅坛,直把洛川妃做山阳簋⑭。可笑老瞒,分香卖履,骨肉未寒,你将铜雀台诸妓,尽纳后宫。卞后骂道:狗鼠不食汝余,渔色包羞,一至于此!既是灵芸琼树女边干,怎将翠羽焚明珠锻?笑杀你贻绣枕真胡侃,可知你咏晶屏也厚颜。郭氏女流,从轻发落,罚与甄家作婢。曹丕本当重刑,姑念曾居王位,废为庶人,流三千里。甄氏判归子建,送遮须国去。(笑介)包弹感甄赋,从头看。建也么桓,换姻缘是俺撮合山。

(旦)多谢大人。(杂锁曹丕同众下)(判唱介)第三起为谋弒事,原告杨太真,被犯陈元礼,干证高力士。(小旦扮杨道衣、净扮陈带锁、丑扮高上)(生)太真,你私幸奚奴,蛊惑人主,五宅骄淫,两京倾覆,一死未足赎罪,更有何冤?(小旦)大人在上:妾罪固当万死,但使三郎赐玉奴死,玉奴不敢不死。陈元礼何人,辄敢犯上,至使天子不能庇一妇人。自古臣弒君、子弒父,欲加之罪,患无辞乎?(生)这却讲得有理。(小旦)可怜我玉奴呵,

【南侥侥令】黄裙抛道路,义髻逐河湾。恨杀这跋扈将军非兵谏,便是明皇呵,忍见那薄罗衣,系玉环!

(净)这时节六军不发可奈何?非元礼一人之罪。(丑)陈元礼,当时国忠已死,军心稍定。你若一言晓谕,娘娘亦不至死。况死后又令军马践踏,

汝心何安？(生)陈元礼，你虽非谋弒，明是威逼。况以下逼上，罪宜加等。

【北收江南】呀，你把那舞霓裳断送在马嵬山，绣香囊飘泊在剑门关。雨淋铃夜泪潸潸，开元天子救不得小云鬟。鬼使，将陈元礼保下重打一百。(打介)且蒲鞭示宽[15]，且蒲鞭示宽，你怎知天长地久恨绵绵！

陈元礼寄泥犁狱[16]，高力士送妃子回骊山宫去。(小旦)多谢大人。(众下)(判唱介)第四起为负心事，原告霍小玉，被犯李益，干证黄衫客。(旦扮霍、末扮李、外扮黄衫上)(生)霍小玉，汝系病亡，为何告李益？(旦)大人在上：妾与李益，誓为夫妇，口血未干，负心更娶，使妾饮恨而终，非李益杀妾而何？

【南园林好】只指望誓海盟山，倒变做雨覆云翻，活活把玉钗敲断。(扯末哭介)十郎，十郎，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谁辜负旧乌栏[17]？谁辜负旧乌栏？

(生)李益，你何薄幸至此？(末)非是小生薄幸，实因母命难违。(生)哇！【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你道是奉萱亲两下难[18]，奉萱亲两下难。却不管盼断了望夫山，病儿中泪点空班，梦儿中鞋脱空还。黄衫客，你也是不了事汉，小玉既死，何不手刃此奴，谢佳人于地下？岂囊中匕首不利乎？(外)彼时本欲玉成好事，不料一旦决绝，又因众人劝解，不曾下手，悔之晚矣。(生)你待学押衙手段，怎不把葛溪判断？便装成斑犀疑幻，也难雪玉钗悲叹。鬼使，将李益绑去枭首示众。(斩介)(生)你这般恃顽弄奸，我教你血干，胆寒。呀，这才了负心人一篇公案。

(旦)多谢大人。(众下)(生)判官，还有几起未问？(判)还有钩弋夫人一起、花蕊夫人一起、绿珠一起、窦娘一起、张丽华一起、步非烟一起[19]。(生)今日已晚，分付明日听审。(判)嗄！(生)判官，我问你，地府枉死城中，可有女犯魏寒簧否？(判)待卑职查来。(查介)禀大人，勾魂簿上，从无此女姓名。(生叹介)我的妻呵，

【北清江引】难道春风不度鬼门关，珠魄随云散？(内喂喝介)(判)地狱拷打哩。(生)这是鼓吹一部喧，(内叫苦介)(判)囚犯叫苦哩。(生)这是猿狖三声断。咳！几时把暖律吹开阳谷寒？(下)

〔注〕 ①涂河：地狱中河名，亦作奈河，上有桥甚窄，恶人之魂过时常坠河中，为虫类所食。 ②阿鼻狱：佛教所言八大地狱之一，为八大地狱中最下、最苦之处。阿鼻梵语意译无间，即痛苦无有间断之意。 ③三生：前生、今生、来生。 ④专纶：指皇帝的诏命。 ⑤燻(xūn)耳：熏灼耳朵，使人变聋。 ⑥人彘(zhì)：吕后将戚夫人截去四肢，

去眼，熏耳，灌饮哑药后置于厕中，称其为“人彘”。事见《史记·吕后纪》。彘，猪。⑦四皓：即商山四皓，汉初商山四隐士。高祖召之，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留侯张良之计，迎四皓以辅太子。高祖遂辍废太子之议。事见《史记·留侯世家》。⑧“诛淮阴”二句：淮阴，淮阴侯韩信。醢(hǎi)，剁成肉酱。杀韩信、彭越是汉初诛杀功臣的典型事件。⑨产、禄：吕产、吕禄，都是吕后的侄子，高后六年吕产封吕王，七年吕禄封赵王。吕后死，二吕伏诛。⑩辟阳：辟阳侯审食其。⑪劓(yì)：古代割掉鼻子的一种酷刑。⑫五官：指曹丕，曾任五官中郎将。⑬漆身吞炭：战国时赵襄子杀智伯，智伯之门客豫让漆身去眉以变其容，吞炭以毁其音，使人不能辨认，谋刺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事见《战国策·赵策一》。⑭洛川妃：三国魏曹植作《洛神赋》，被某些人认为是“感甄”之作。洛川妃，即洛神，也称宓妃。⑮蒲鞭示宽：以蒲草为鞭，聊以表示宽大。谓刑罚宽仁。⑯泥犁狱：为佛教所言十界中最恶劣的境界。泥犁，梵语音译，意为地狱。⑰乌栏：即乌丝栏，有墨线格子的笺纸，这里指霍小玉与李益原来订情盟誓的书笺。⑱萱亲：母亲。⑲钩弋夫人：汉武帝妃，姓赵，居钩弋宫，因称钩弋夫人。后受责，忧死于云阳宫。事见《史记·外戚世家》。花蕊夫人：前蜀主王建妃，姓徐。后随王衍归唐，中途被杀。绿珠：晋石崇歌妓。石崇遭孙秀陷害被逮时，绿珠跳楼自杀。窕娘：唐武后时乔知之的侍婢，为武承嗣所夺。乔知之作《绿珠篇》以送，窕娘遂感愤自杀。事见《旧唐书·乔知之传》。张丽华：南朝陈后主妃，隋兵入陈后被杀。步非烟：唐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功业之妾，因与邻赵象有私而被武功业笞死。事见唐皇甫枚《三水小牍·非烟传》。

《钧天乐》第二十二出《地巡》写沈白在上天高中状元后，被上帝派为钦差大臣，巡察地府，审理埋香狱四大冤案之事，是《钧天乐》下本中最长、也最翻空出奇的一出戏。

“奸雄遍地，无非鬼面耶(夜)叉；贪恶滔天，尽是人头罗刹。”阎罗王上场时一大篇感叹，以地狱对人世的无可奈何，勾勒出了一幅让人战战兢兢的人世地狱图，从来都是人心畏地狱，而今竟是地狱畏人心！我们不能不说，明清易代之际祸难四伏、贪欲横流的复杂社会情状隐约就是这幅人世地狱图的背景。

落魄已极的寒士沈白终于在另外一个世界展示了他非凡的才华，找到了整顿乾坤的机会。面对戚夫人遭吕后残害变为人彘、甄氏被魏文帝赐死和杨贵妃在马嵬坡被受哗变禁军逼迫的唐玄宗下令缢死这三个历史上著名的与复杂政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红颜薄命的悲剧，“钦差大臣”沈白一方面从人性的基本立场出发，痛斥吕后虚伪淫邪、“活剥红颜”的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愤怒地揭露曹操、曹丕父子侮辱女性、好色乱伦的无耻本质，指责陈元礼逼死杨妃的过激行为，对被摧残的戚夫人、被侮辱的甄氏、被当作替罪羊的杨贵妃以及才高命薄的曹植给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从政治大义出发，指斥吕氏“危汉祚，乱朝纲”，抨击曹氏父子窃国弄权，指出陈元礼以下犯上，还毫不留情地指责杨贵妃“蛊惑人主，罪不可赎”。从而使这三桩特殊的“冤案”都得了既合情又合理的“判决”。最后沈白更立斩负心郎，恤慰薄命女，干净利落地

断了李益负霍小玉一案。四冤俱了，大快人心。不妨说，这位疾恶如仇又深明大义的"钦差大臣"沈白，其实就是抱着美好理想的作者尤侗自己的化身！

作者以跨越时空的方式把这四个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出光怪陆离之戏，然而，在作者的奇思巧构之下，本来毫不相干的四个故事竟然水乳交融，妙合无垠，使得情节的承传过渡从容而自然。同时，这四个故事本身所包含的特殊意蕴更使得整出戏具有异常丰富、深厚的内容。剧情出今入古，指点正邪，笑傲王侯，在沈白这位曾经穷愁困顿的书生钦差面前，一个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邪恶强者伏法受诛，一个个弱者却吐气扬眉，何其快哉！

一般来说，一出戏只有一个小高潮。《地巡》这出戏却在较大程度上超越了定式。被串联起来的四则冤案，每一案都有尖锐的冲突，都是一个小高潮，它们被整合起来之后，就使得整出戏处于持续而激烈的冲突之中。四个小高潮之间跳跃性强，节奏紧张，不容稍息，有如急管繁弦，激荡人心。

由于这出戏的剧情切换频繁、急促，每一情节的背景又比较复杂，因此作者选择使用大量简短精练而感情充沛的对白。这就既使剧情及其背景摆脱了拖沓或模糊的可能，在快速跳跃中明晰了然，又构成了一种紧张磅礴的气势。

与此相应，剧中曲子的分配使用也别具一格。在埋香狱四冤案的审理过程中，戚氏、甄氏、杨贵妃、霍小玉四位角色各唱一曲，申诉冤屈，曲调凄恻宛转，哀怨如泣。沈白则每理判一案唱一曲，曲调铿锵激越，义愤填膺。这种细致巧妙的安排，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情节、渲染氛围、画龙点睛的作用。

《地巡》以幽写明，以虚写实，于荒诞玄远的剧情中寄托着作者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和美好的政治理想。整出戏驰骋跌宕，风神遒特。无怪乎当时的评点者们盛赞它如"天风海涛，惊心动魄"，"欲与造化争功"。（张世宏）

一 捧 雪

李 玉

第十五出 代 戮

（二杂扮刀斧手上）青鲨缘鞘昆刀利①，赤豹蒙鞍宛马高②。军容坐撼山川动，杀气横冲草木号。俺们乃蓟州镇上帅府营中刀斧手是也。俺老爷身膺皇命，坐镇边关，管辖百万熊罴，统领十千将佐。风生羽扇，霜肃油幢。旧策三韬，蒙古闻名胆落；新图八阵，金人见说心惊。边若星罗，那宁夏边、甘肃边、三关边、固原边，边边拱伏；镇如棋置，那辽东镇、宣府

镇、大同镇、延绥镇，镇镇推雄。横槊赋诗，指顾马翻阏氏血[3]；弹棋却敌[4]，笑谈旗挂契丹头。正是：功名他日登麟阁[5]，富贵于今耀虎符。早上传令，今日处斩钦犯，官员要亲赴将台，只得在此伺候。道犹未已，老爷早已升帐了。(内鼓乐介)(外蟒服领众上)

【中吕过曲泣颜回】(外)持钺镇天骄[6]，玉帐貔貅环绕。风霜号令，山河半壁永保。叫众将官，摆开围子，行到将台上去。(众)得令！(行介)(外、众合)营开细柳[7]，飐旌旗影乱云霞绕。觑黄金斗大腰悬，拜丹凤书衔天表[8]。(坐介)

(众)军士们叩头。(外)起去。(众应介)(丑领杂上)

【前腔换头】(丑)弓刀簇拥阵云高，早向那虎帐曲躬频祷。小将叩头。(外)请起。(丑)圣旨严限时刻，不可有违。雷霆震怒，顷刻用张天讨。星期紧迫[9]，把俘囚赴法云阳早[10]。(外)晓得了。将士们听者，速到监中，取出犯官并那妇人来。(众应下)(外合)耀锟铻闪烁龙文[11]，斩鲸鲵拉摧枯草。

(杂押末、小旦上)阎王注定三更死，断不留人到四更。禀爷，犯官拿到了。(外)分付绑缚手把莫怀古紧紧绑着。(众)领钧旨。(绑末介)(小旦哭唱，众合介)

【千秋岁】怨冲霄，不禁哀哀叫，痛裸体浑似俘殍。鬓发蓬松，鬓发蓬松，止剩得饮恨衔冤声悄。(众)禀爷，绑完了，刽子献刀。(外)时辰已至，就押赴辕门枭首。(众)得令！(外将令旗与丑介)烦贵职即往监斩。(丑)是。(合)传军令，龙吟啸。鸣金鼓，雷轰闹。顷刻游魂渺。看云寒日惨，鬼哭神号。(众作斩末下)(内鸣金鼓放炮呐喊介)

(丑、众献人头上)禀爷，献首级。(小旦作抱头跌哭介)

【越恁好】(小旦)(合)剑光落处，剑光落处，滴溜溜血似涛。恨无情三尺[12]，早断送玉山倒[13]。泪涓涓涌潮，泪涓涓涌潮，把喘吁吁一魂儿追上碧霄。恨怨海仇山，向阶前碎首时，拚葬远郊。(外)押住了那妇人，不许将首级伤损。(众应介)(合)生前定，命内招，修短应难保。枉千般痛哭，百计悲悼。

(丑)求爷早发回批，小将就要覆旨了。(外)这妇人牌上原无罪犯，且留在此处监着候旨。那首级即用桶子盛好，我就写文书与你回京便了。(丑)是。(外写文书介)(杂将头入桶封介)

【红绣鞭】(合)把文凭贴肉收牢，收牢。将首级肩上横挑，横挑。驱将士，走迢遥。骑战马，奔咆哮。离边塞，覆皇朝。

(丑)禀爷,小将就此去了。(外)路上小心。(丑)晓得。杀气清金虎,兵威壮铁冠。(领众下)(外)中军官听令!(杂)是。(外)在府内左右打扫空房数间,拨二名老妪,整备日逐供应,送莫夫人在彼居住,不可有误。(杂)晓得。(外)分付就此回府。(众)得令。

【尾声】(外)生离死别非轻小,(众)国法王章怎恕饶?(外)谁识我就里机关全故交?

〔注〕 ①昆刀:即昆吾刀。昆吾,亦可作锟铻,宝刀宝剑名,据说切玉如泥。 ②宛马:西域大宛马,古代的名马。 ③阏氏(yān zhī):汉时匈奴主(号单于)之妻的称号。 ④弹棋:东晋谢安在淝水之战捷报传来时正与客人下围棋,看了驿书后,他并未喜形于色,客人问他,他缓缓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弹棋,此指围棋。 ⑤麟阁:即麒麟阁,汉宣帝图画功臣表彰功勋的地方。 ⑥天骄:汉时匈奴单于致书汉帝,自称"天之骄子",省称"天骄"。后常代指袭扰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 ⑦细柳:细柳营,西汉将军周亚夫屯兵营地,以军容整肃著称。 ⑧丹凤书:皇帝的诏书。后赵国主石虎用五色纸作诏书,著五彩木凤口中飞下,后因有此称。 ⑨星期:日期。 ⑩云阳:秦县邑。《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汉桓宽《盐铁论·毁学》:"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制于云阳之市。"后世小说戏曲常用以指行刑之地。 ⑪锟铻:见注①。 ⑫三尺:指剑。 ⑬玉山:形容人物的仪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一捧雪》是明末清初苏州戏曲家李玉所作的一部著名传奇。剧本取材于当时盛传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掠夺古玩字画残害忠良,奸险小人汤裱背趋炎附势、卖主求荣的事件和部分传说,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社会剧。《代戮》是其中的第十五出。

《代戮》之前的剧情是:明嘉靖年间,严嵩专权,其子严世蕃也身居要职,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掠夺金银财宝、古玩字画。时有前任宰相之子莫怀古,以恩荫任太常卿,乃携爱妾雪艳,忠仆莫诚及裱褙匠汤勤离钱塘往京城赴任。入京后,巧遇即将就任蓟州总兵的故友戚继光,彼此略叙久别之情,并约日后蓟州相会。因与严家本是旧交,莫怀古也往谒严府。为显示豪富,世蕃请怀古赏玩府中字画古董,言中提及身边苦无裱画高手,怀古即将善裱褙又精鉴别的汤勤推荐给严府。汤勤自此深得世蕃欢心。一日,世蕃受贿得到一只玉杯,爱不释手,拿来向汤勤夸耀,汤勤趁机密告莫怀古随身携带有莫家所藏传家宝物汉玉杯"一捧雪",珍贵异常,引发世蕃攫取之念。世蕃贪婪成性,立即派汤勤到怀古处索取。怀古不肯把祖传宝物拱手让人,却又深畏严家的威势,不敢公然抗命。无奈之中,竟聘得良工巧匠,取上等美玉,日夜雕琢,仿造了一只假杯应命,瞒过了世蕃和汤勤。严世蕃得杯高兴不已,立即把怀古连



升三级，汤勤也被任为都督府经历。事态似已平息，不意怀古与汤勤弹冠相庆而痛饮，酣醉中得意忘形，竟向汤勤泄露了进献假杯之秘。汤探得真情，立即向世蕃告发，并唆使世蕃带领家丁恶将，到莫宅搜寻。莫诚见世蕃等专奔玉杯而来，为免主人当场受祸，急取玉杯越墙而逃，使世蕃扑空。怀古知世蕃绝不会就此罢手，为全身远害，他连夜弃官，与雪艳、莫诚，同往蓟州投奔戚继光。世蕃闻讯，假传圣旨，派兵追赶，于途中捕获怀古、雪艳二人，就近押送怀古至戚总兵衙门问斩。戚继光见故友被诬陷，心有不忍；但面对矫诏，难以抗命。就在他一筹莫展，左右为难时，逃脱了追捕的莫诚暗中潜入帅府，请求以身代主，为主捐躯。戚帅用其计，私放了莫怀古，连夜将莫诚乔装改扮，收于狱中，等待明日行刑。

《代戮》就演莫诚替死，戚继光行刑的场面。读者明白，这一场景本是一场戏中戏。所谓"真犯"早已不见，台上等待就戮的仅是他的替身。戚继光知道自己要杀的是莫诚，但表面上做得却像处斩一名钦犯那样威严、庄重，不留情面。戚、莫两家原有世谊，严世蕃又知道他们间的交情，严家对继光这次执法必将特别注意，所以假戏要真做，不能露出一丝破绽。他需要所有监斩官员，特别是严府走卒看到，他是在非常严肃地，一丝不苟地按照严府的旨意，处斩他们的仇人。所以，此出一开场，就由刀斧手说了四句夸耀军容、显示杀气的定场诗和一段描绘边关气势的骈体文。"昆刀"、"宛马"等语泛言其兵马精良；军容整，杀气冲，意在渲染刑场的气氛。兵卒的道白，极度形容边关雄伟，边帅英豪而且富于韬略。它在主角登场之前已从侧面衬托了戚继光的形象。由这样的统帅来主持行刑显得格外威武、肃穆。

接着戚帅登场，唱中吕曲【泣颜回】。首句指自己镇守边关抵御北方骄纵的敌人，次句说军中勇士环绕，气势雄壮。后面说军中发布号令如风霜肃杀，统领的军队足以保障半壁江山永世安宁。接着是一个走场，他与军兵等合唱四句，形容军营整肃，军旗高扬，身佩大印，奉诏行刑。全曲一共八句，文字比较质直，但所有曲词都贴近戚帅的身份，符合蓟州总兵升帐用刑的情景。接下来无论他命令军士摆开阵势，或命令军士将犯人押赴刑场，以及命令鸣锣、放炮、斩首，都显得号令严明，气势雄壮，这既是戚继光精彩的舞台亮相，又蕴涵其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胆略，令人印象深刻。

戏中押解犯人、辕门枭首、桶盛首级的行刑过程，其实很简略，基本上也是程式化的交待，作者的重点，是要表现刑场上的人物，把他们的情感和行为表现得逼真，让戚继光的巧计不露破绽。因此，作为严府走卒的丑角，在【前腔】所唱，只是催促戚帅赶快用刑，早点为世蕃泄恨，他也可以早日向主子讨好。他丝毫没有觉察戚帅行刑有假。小旦雪艳是陪斩人物，她参与了前夜的定计，知道丈夫已经逃奔它处，场上被斩的已是莫诚。但她与丈夫所受的灾

难并没有减轻，莫诚无辜替死也让她悲愤不已，所以身赴刑场，她充满了对严贼的愤恨，满腔悲愤无处申诉，所唱【千秋岁】，尽是沉浸在含怨无告的哀痛中。一到人头落地，她只顾抱住头颅，呼天抢地，以【越恁好】一曲唱出她悲愤欲绝的心情。雪艳虽然知道戚帅等人的幕后安排，但她本有无限的悲痛，在这样的场面更是难以抑制。莫怀古的脱走并不能减轻她的悲痛。所以曲中写她泪如潮涌、怨恨如山海，本就是其感情的真诚流露。为了瞒过严贼及其走卒，她更要演得十分逼真，不露痕迹。她抱着头颅，边跌边哭，正包含着她丰富的内心感情和复杂的表演技巧。这里把她写得越是悲痛，越是哭号，并引起法场看客同时呼应，直唱得鬼哭神号，天地变色，这场假戏真做才越是逼真，越是成功。这是一种障眼法，也是作者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熟悉剧场表演特点的戏曲家李玉，在此又提供了一个强调戏剧表演功能的范例。所以人头落地以后，严府家将就要戚帅早发回文，回朝复命，一等头颅上贴了文凭，就急着挑了首级，快马流星，扬长而去。至此，这场调包计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是戚继光为难中救友下出的一着险棋，也是他与莫诚急中生智而设计的一步巧棋，演来惊心动魄，真切感人。

作为全剧的一个片段，这出戏无疑是戚继光的重头戏，然而在全剧中，它是表现义仆莫诚以身救主，舍身取义的高潮戏。此时的莫诚成了主人莫怀古的替身，他除了被押解，被枭首外，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自身的舞台行动，但观众明白，正是他最先识破了严世蕃的贪婪、汤勤的奸诈，在危难之时，是他暗中潜入帅府，毅然请命，主动要求以身代主，并设计了临刑调包受死之计。他实是一位心地善良，勤劳精细，忠于职事，敢于牺牲的下层民众。他的死，自然博得广泛的同情。作者意在表彰莫诚的忠义，今日看来似有歌颂封建的奴隶道德之嫌，但因为剧中的莫怀古是罪恶势力的受害者，人们同情莫诚之死，并不是关心他的道德观念，而是为一种善良、崇高精神的毁灭而一掬同情之泪。历史上这种巧取豪夺、借机构陷的事件层出不穷，无数无辜的民众为之含冤而死，这出戏在旧时舞台也就长演不衰。　　（江巨荣）

一　捧　雪

李　玉

第十八出　勘　首

【南吕引子步蟾宫】(末冠带，杂随上)麟袍飐彩金悬肘[1]，不羡文章山

斗。凛冰操劲节绝私赃②，春雨秋霜吾手。

蚁垤为高泰岳卑，世情颠倒正如斯。不如痛饮中山酒③，朝野安危总不知。下官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是也。执掌刑名，管领六曹兵马；操持法律，统压五府牌官。铁面森森，那管甚王孙贵戚；丹书凛凛，惟奉着雷击霆摧。一心遵守萧何律，万国咸知天子尊。今日奉旨，为莫太常首级有误，拿问戚总兵。我想莫无怀以一杯之微，致忤严家，遂至戮身，已为冤极。况又株累无辜，益为惨毒。咳，我陆炳岂肯以"莫须有"三字骂名万代乎？只是旨意如此，且面鞫一番，再作区处便了。分付军旗，带戚总兵一起进来。(众应介)(杂掇桶押外、小旦锁肘上)

【临江梅】【临江仙头】(外)一片丹诚天鉴剖，谗成载蹇何忧④？【一剪梅尾】(小旦)九原忠魄誓追游，一死心酬，万古名留。

(杂喝介)犯官进，犯妇当面。(外见末长揖不跪介)(末立介)请圣旨过来。(杂捧圣旨介)(外哭拜介)阿呀，圣上阿！〔长相思〕腔中血，腰间铁，永保金瓯无使缺。孤忠怀帝阙。　苏卿节⑤，常山舌⑥，息壤功成谤满箧⑦。圣明祈电雪。　(跪介)(末)请过圣旨。(众应介)(杂青衣，同副净冠带、丑武扮上)九天雨露三春暖，一道风霜六月寒。(杂)领司空爷旨，送汤经历同原拿家将证勘假首。(副净行庭参礼)(丑叩头介)(杂)禀爷，作速勘明，拟罪覆旨。(末)晓得了。二位可留此面执，管家请先回罢。(杂)是。发奸须有术，摘伏定如神。(下)(末坐介)戚继光，你知罪么？(外)小将分符重镇，刻竹雄藩⑧。发矢雷惊，奕奕虎风生白羽；挥戈日返⑨，桓桓鸿烈耀青毡。有开疆拓土之勋，无杀将覆军之祸，不敢鸣功，无繇认罪。(末)你怎么擅纵重犯莫怀古，假杀无辜，冒充假首，欺诳朝廷么？(外)莫怀古犯罪之繇，小将亦不敢代辩，后日自有公论。但何得以怀古半面之识，遂陷继光一网之诛？大人在上，念戚继光呵，

【南吕过曲梁州新郎】【梁州序】睢阳忠矢⑩，淮阴功奏⑪，怎做诳楚陈平欺谬？(末)那日有人同监斩的么？(副净对丑介)你说怎么拿到不斩，又隔了一夜。(丑)斩是小将监斩的，只是那晚拿到，戚继光不肯就斩，又羁迟一夜。次日绑出，其实辨不明白。(外)阿呀！那日千军万马都是目击的，况你睁睁监视，丹书亲判囊头。(副净)莫太常平日顶有三台骨，脑后枕骨如拳，都是经历熟识的。(指头介)如今顶尖脑削，岂不是假的？(外)咳！凭你说莫太常生前有三头六臂，那个与你证得明白？总是捕风捉影，喷血含沙，罗织排机彀。(副净)莫太常原要投奔你处，不想恰解到你手内，正合奸计了。(外)仕途上那里没有熟识的么？你只为弓蛇杯影也强追求，怎得载鬼张弧把法浪挡⑫？(末)带雪艳过来。那首级真假，家主死生，你一

定知情的，快快说出。倘然掉谎，我就要用刑了。【贺新郎】研死骨，证生口，把真情供出休迤逗。三尺法，肯轻宥？

(小旦)爷爷阿，小妇人呵，

【前腔】生同拘执，刑随枷杻，痛睹餐刀莫救。(指丑介)只这将军呵，若有些微疑似，临刑早起戈矛。(副净)只是几块骨头都不是了。(小旦)他人都是猜摹，小妇人曾同衾枕，难道反不识得？爷爷阿，我老爷并没有什么三台枕骨的。(抱头哭介)只此同衾骸骨，共枕头颅，九死相厮守。(副净)大人，这是如簧巧辩也总奸谋，却不道官法如炉铁可柔。(末)论来还该去细细辨一辨才是，也不可执一己之见，诛累无辜。律虽设，情须叩，岂忍严刑不照盆冤覆[13]？真共假，细推究。

(杂扮校尉上)驾帖到。(末跪介)(杂)商大辂罪犯不赦，着锦衣卫都指挥陆炳即刻斩首回话。(末谢恩起介)将各犯暂带耳房，待我监斩回来再审。(杂应介)(末对丑介)前日在蓟州是你看斩的，今日也同我去看一看绑人杀人。(丑)是。(末)未央已授淮阴首，泽畔应招楚子魂[14]。(同丑、杂下)(杂)请戚爷同汤爷且到耳房中去。(副净)我倒不消了，就在此等候罢。(外)精忠贯日华夷见，气节凌霜天地知。(同杂下)(小旦哭介)(副净看小旦作摸拟介)

【前腔换头】(副净)觑丰姿分外娇羞，况孤单合咱消受。老莫死了，再不消说起，纵然不死，他逃生无暇，岂能再抱衾裯[15]？(作四顾对小旦介)雪娘，雪娘，头是死的，你哭他怎么？(小旦不应介)(副净)你如今可要活么？(小旦)好端端一条性命，怎么不要活？(副净)你的性命呵，只凭我轻翻舌底，略簸唇尖，生死分途骤。(小旦)不要说你向日与我老爷一番交谊，只是天理也要存的。一个人死了，又屈陷我们。(副净)如今的人那里惜得旧情，顾得天理？只是我说头真，你就生了；我说头假，不要说死罪是稳的，只打上这一套就活不成哩！(小旦)若你方便一声，就是你的阴德，超生出死也仗贤侯，铭骨镌心把大德酬。(副净)说这等感激的空话都是没用的，只依着我一件，就全了你两条性命了。(小旦)依你什么来？(副净低唱介)文君寡，相如凑，真个是鸳鸯早注鸾凤偶。蒙许诺，我便开生窦。(小旦背唱介)

【前腔】痛红颜誓死优游，拒豺狼祸连生友。(副净)不要疑惑，肯与不肯就回绝了我。(小旦)恐贻人谈笑，琵琶又抱他舟。(副净)笑是虚事，死是现的，不要认差了念头。(小旦)罢罢罢！只愿你片言折狱，一语回天，我也何惜青青柳[16]！(副净)说便说了，不要反悔。(小旦)说那里话！我千金一诺也等山丘，倘食前言剑下休。(副净跳跃介)这便才是，快

活，快活！（小旦）你也赌一咒，须要一总出脱得干净便好。（副净）娘子不要疑心。（对天跪介）我汤勤呵，深深拜，谆谆咒。倘言词反复真禽兽，刀剑下，异身首。

（末上）（丑、杂随上）才离风刀狱，又到摄魂台。（杂带外上）（末）家将过来。你前日监斩，可是与方才一般看绑看杀的么？（丑）是一样看绑看杀的。（末）我只道绑缚停当了，你远远地看的，却原来你当面看绑来。难道隔夜看见的人就不认得了？（外）大人在上，犯官虽与莫怀古交好，难道家将的言语也是买出来的？我死何足惜，必当作厉鬼以杀之！（末）且不可造次，还要细审。汤经历过来，此事非同小可，三条性命都在顷刻，你也该再认一认才是。（副净）经历也在这里细想。家将面绑面斩，决是无疑，但几块骨头高低稍异。论来生人筋骨舒展，到死后未免筋收骨缩，也是有的。

【节节高】真情仔细搜，赘瞩踌，或者是筋收骨敛皆非旧。（外）疑关透，城府休，沉冤剖。（小旦）生前死后无差谬，望弘开法网恩波懋。（合）明镜高悬照鲛幽，春回化雨沾枯朽。

（末）监斩无差，证于家将所目睹；头骨无误，出于经历之细研。如今再没得说了。（写介）

【前腔】微臣勘斩囚，究根由，拘擒赴法亲监守。头重扣，骨格酋，非虚谬，一辞众口无先后。（合）从此冤仇一笔勾，听金鸡衔赦传莲漏。

（末）且暂押出，候复奏旨下定夺。（外）是。

【尾声】（末）持平国法心无疚，（外）仗天日光昭尘垢，（合）伫看取雷电威严翻成化雨流。

（末下）（副净对杂介）你带那雪娘另住，不许与戚总兵同居。（杂应介）

（外）丈夫惟仗义，（小旦）生死期无愧。

（副净）凡事留人情，　　后来好相会。

〔注〕 ①金：这里指金印。 ②私赇：贿赂。私原作和，据欧阳代发《一捧雪校注》改。 ③中山酒：出在古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的名酒，饮之使人千日醉，故又称千日酒。 ④载薏：《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驻兵交趾，取当地所产薏苡为粮为药。待军还，载薏苡一车为种。及援死，有人上书，言其所载乃是明珠文犀等宝物。后因以"薏苡明珠"比喻蒙冤受谤。 ⑤苏卿节：指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持汉节牧羊，节旄尽落，食毡饮雪，十九年坚贞不屈。 ⑥常山舌：指唐常山太守颜杲卿坚守危城，城陷被执，厉声骂贼，遭安禄山叛军割舌，终不屈而死。 ⑦息壤功：传说大禹以一种无限生长的土壤来堵塞洪水，保护家园。这里指开疆拓土、守卫国家之功。 ⑧"小将"二句：分符、刻竹，指执掌兵符印信，镇守重地。 ⑨挥戈日返：《淮南子·览冥》载，春秋时鲁阳公与人战至日暮，握戈一挥，"日为之返三舍"。比喻十分英勇。 ⑩睢阳忠矢：唐睢阳城守将张巡抗击安禄山，粮尽被擒，不屈而死。矢，正直真诚。 ⑪淮阴：汉淮阴侯韩

信。　⑫载鬼张弧：《易经·睽卦》记旅人行路，初见一车上好像载着鬼，就张弓欲射，后看看是人家娶亲，又把弓放下。这里比喻疑神疑鬼。　⑬盆冤覆：晋葛洪《抱朴子·辨问》："三光不照覆盆之内。"后因以"覆盆"喻含冤受屈。　⑭"未央"二句：前句谓击破项羽立下大功的韩信被斩于汉未央宫，后句指忠心耿耿的屈原遭放逐，行吟泽畔，自沉汨罗江。　⑮再抱衾裯：指再嫁。衾裯，被子。　⑯青青柳：唐传奇《柳氏传》韩翃寄姬柳氏有"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句。这里比喻身份低贱、身不由己的蒲柳之姿。

第十五出《代戮》，戚继光已经骗过了严世蕃，莫怀古的假杯案本可以了结了。但一心巴结新主，又生性多疑的汤勤却从蓟州送来的人头上看出了破绽。为邀功请赏，他向世蕃禀报：自己一路上与莫怀古同宿同行，每天见怀古篦头梳洗，对怀古的头骨也非常熟悉。莫怀古头顶有象征福相的所谓"三台骨"，脑后的枕骨也突出如拳。现在献来的头颅，顶尖脑削，全与怀古不同。一定是被人调过，需立即追查、审问。世蕃大怒，马上责令锦衣卫重审莫怀古首级案。这就进入十八出《勘首》，俗名《审头》。

这出戏分四个小段落。其始南吕引子【步蟾宫】到陆炳的定场白，写锦衣卫头目陆炳登场坐堂，揭开审头的序幕。第二段从【临江梅】到陆炳带戚继光等离开大堂监斩商大辂，写大堂审问，戚继光、雪艳与汤勤等人的对质，表现了戚继光胸有成竹，大义凛然，以正压邪的气势，让陆炳、汤勤看不出破绽，束手无策。第三段写汤勤见四顾无人，不惜采用卑鄙手段，趁机胁迫雪艳，妄图占有雪艳，雪艳为报仇雪恨，则利用了这个禽兽的弱点，让汤勤自打嘴巴，为案情翻供。最后，现场看过处斩商大辂的前任监斩家将认定，前次斩首莫怀古看得真切，监斩无差；上了钩的汤勤，也乖乖地改了口供，说是：人死筋骨收束，三台骨、枕拳骨自然都不见了。于是陆炳判定：头骨无误，监斩无差，戚继光无罪。雪艳的性命得以保全。一桩对莫、戚等人极有威胁的疑案反成了于正面人物有利的铁案，为观众始料所未及。本出富于戏剧性，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戏剧家要完成上述案情的突变，情节的转换，不是靠技巧，不能带随意性，而是依据人物的性格、生活本身的逻辑，寻求其变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才有可信性和感染力。"审头"这出戏在这方面的构思和表演都十分成功。

先说陆炳。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戏中是主审官。据史籍记载，他确实勾结过严嵩等人，做了许多坏事，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头目，但又说他："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搆陷一人。"（《明史·佞幸传》）这又是他良心未泯的一面。所以他来审理戚继光案，就不愿像秦桧、万俟卨那样冒万代骂名，以"莫须有"定人死罪，残杀无辜。他已经知道，莫怀古以一杯之微，致忤严家，遂至杀身，已为冤极，自己不能更加惨毒再株连别人。他的这番表白正是流露出其良心未泯的一面，有人物性格的依据。这就为被害人留出了一线生机，为案情向有利方面转变提供了可能。

再说审讯中的其他人物。戚继光是一位立过赫赫战功的柱石之臣，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人物。他私放故友，假献首级，实是出于大义，灭严嵩父子的淫威。所以当主审官指控戚继光"冒充假首，欺诳朝廷"时，他以有张巡之忠、韩信之功，而不屑用陈平之诈计自白，显示他对国家和朝廷的忠诚。高屋建瓴，用正气压倒了邪气，在辩词上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他又利用严府家将当日参与监斩的旁证，声称那日千军万马都已目击，证人不可胜数。他特别抓住严府家将往日粗枝大叶，现在理亏心虚的心理，指出：当日你不但睁大眼睛在监督，还是你亲自把判决文书贴到人头上取走的。言下之意是：你也做假不成！把他吓得不敢出声。于是戚帅再次占了上风。这时只剩下汤勤还不罢休，再次提出头骨有诈。按理，这确是一条最过硬的举证，但不幸的是，它只是汤勤的"片面之词"，没有莫怀古在场自然就无法取证。戚帅抓住了它"不能证明"的弱点，反控汤勤捕风捉影，血口喷人，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让汤勤也有口难辩。这样三个回合下来，戚帅已从被告转化为原告，从被动化为主动。这一位久经疆场、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生死关头显出胸襟坦荡力挽狂澜的气度。审判过程出现逆转也就在情理之中。

到此还不足以裁决真假。为使案情真正坐实，疑案办成铁案，作者特地安排了让严府家将重新亲历一次监斩的暗场，从而腾出舞台，让汤勤借机调戏并威胁雪艳改嫁给他。雪艳为保护恩人戚帅以报夫仇，只好委曲求全假意答应，而后迫使他在锦衣卫刑堂当堂改供。于是，重新经历看绑看杀的丑角（家将）为推卸责任，只好当堂承认：前日监斩，也是当面看着的，两次所见无差，所以人头无误。汤勤为逞其私欲，已向雪艳发过毒誓，再不改供要死于刀剑之下，也就当堂找理由改供，说：人死筋骨收缩，头骨稍异不足为据。于是一场关系几家性命的官司最终发生逆转，戚帅无罪，同时雪艳也被释放。整出戏唇枪舌剑，生死攸关，惊心动魄，但人物言行有充分的性格依据，剧情变化合情合理，丝毫没有人为的痕迹。这正是作者设定"审头"剧情的高明之处。

（江巨荣）

一 捧 雪

李 玉

第二十出 诛 奸

【黄钟引子 玉女步瑞云】【传言玉女】（小旦上）恨远愁赊，心事向谁倾

泻？【瑞云浓】羞杀我偷生客舍。

我雪艳自遭老爷之变，满图即返家乡，不想被奸贼提勘头颅，致连戚爷几遭不测。那日在锦衣堂上，若正言拒绝，我死何足惜，只是戚爷性命难保，故此假意应承。今喜戚爷仍复旧职，我死亦瞑目矣！晚上汤贼着人来说，今夜到我寓所成亲。待他来时，我自有道理。只是我老爷孤身出塞，夫人一别钱塘，(哭介)我雪艳恐再不能见你之面矣！

【黄钟过曲绛都春序】三生夙孽，为鸱鸮范张，翻成吴越①。形影孤单，痛地北天南鱼雁绝②。深冤早结下沉沉劫，错认我移枝换叶。寸心金石，向穹苍几回无语悲咽。(内鼓乐介)

你听隐隐鼓乐之声，想此贼来了。且静掩房门，再作区处。心对镜天昭白日，节磨玉雪苦青春。(下)(副净冠带花红作醉态)(丑持冠服)(杂照前扮喜娘、傧相、鼓乐、花灯上)(行介)

【出队子】(合)花灯荧烨，花灯荧烨，聒耳笙歌多闹热。宫花插帽，薄醉恣豪侠，酒意春情欢更浃。谐凤侣，缔鸾交，千金此夜。

已到门首，如何静悄悄绝无一人？(丑)这里已是中堂了，待我来敲房门。开门，开门！(末)伏以一枝花插满庭芳，旧话休提时样妆。心子和平天地好，完成一局做新郎。吉日良时，请新贵人抬身缓步，请行。(作乐介)汤爷，诗句如何？(副净)将就将就。(小旦上)

【闹樊楼】蓬门何事喧声彻？泪痕惊断，寸肠愁摺。(丑)是汤爷在此。(小旦)岂不闻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户掩春光别，幕透凄风飒。(丑)汤爷到此成亲。(小旦)呀，这是那里说起！痛幽魂石化，泣悲风城堕，矢贞操海枯石裂。(副净)咳，这原是你亲口许的。(小旦哭介)阿呀，天那！望苍穹，鉴芳心比冰霜倍洁。

(副净)不怕你悔赖！分付众人吹打起来。(众吹打介)

【滴滴金】(副净)佳人悲悼空成拙，断续姻缘前世结。况你花容玉貌真妖冶，怎肯把青春空度也。(众合)银河早涉，鹊桥填，好将风浪歇。瑟调琴洽，早趁良时令节。

(小旦)列位，且请在外厢略等一等，有一句心上话，待我与他细细讲明，然后结亲便了。(众)有理。倒是先讲明，省得后边言语。我们且在前堂伺候。命中注定妻宫气③，那边吃醋这边酸。(俱下)(小旦作掩门介)请坐了，我有句话与你说个明白。(副净)娘子，夫妻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快说了罢。只是夜短得紧，不要耽搁了工夫。(小旦)你和我老爷钱塘寄食，京国携行，汲引相府荣华，忘却故人情谊。献玉杯更穷真假，陷杀命复勘头颅。于理何辞？于心何忍？(副净)我与你既为夫妇，这些莫家的

旧事讲他怎么？况你性命是我保全的，不要说这些闲话了。(小旦)怎么不要说！

【南吕过曲浣溪沙犯】新愁串，前事叠，砌柔肠怎容结舌？你今日里呵，戴乌帽穿朝靴将鸳序列④，试平心详细者。【啄木儿】不思量风雪侵肌冽，不念那骨肉同行挈。【玉漏迟】不记得豪门携谒，竟反把水木根源噬啮。(副净作醉诨介)

娘子，我与你今日呵，

【黄钟过曲三段子】雨云梦协，缔鸳鸯生共辙。盟言怎撇？并鸾凰死共穴。前情琐屑，甘心忍受叨叨说，觑娇容更倍添风月。(作搂抱介)早救我魂飞火热。(小旦推开介)

你不要认错了念头！(副净)娘子，为何将言语看看说远了，难道把亲事赖了不成？(小旦)什么亲事！我与你正是性命相搏的时候了！(小旦拔刀介)(副净)阿呀！如何认起真来，把刀来吓我么？就不做亲，我去了也罢了。(小旦)你来得去不得了！(持刀赶)(副净躲介)

【滴溜子】(小旦)冤家遇，冤家遇，怒气腾烈。钢刀上，钢刀上，冤仇报雪。(作赶着副净搠倒踏住介)(副净喊介)不好了！家婆杀家公了！救人救人！(小旦)痛恨，心肠馋劣。(副净又喊介)(众忙上打进门介)阿呀！好端端成亲，为何持刀弄剑，做出这样事来？(欲上各退介)(小旦将刀乱搠介)冲冲怒气多，手腕怯。截口眼，屠肠胃，聊当寸磔⑤。(做杀死副净介)

(众)有话也该细讲，怎么弄出这样大事来？如今倒难收拾了。(小旦)列位不要忙。自古道："冤有头，债有主。"我家受此贼天大冤仇，誓必杀他以雪此恨，决不连累你们。

【下小楼】叹嗟，冤深恨切。(众)就有冤仇也该当官去讲，如今弄拙了事，倒走不脱了。(小旦)恨豺狼须溅血，残生分定朝露灭。(指介)你们看此贼又活了。(众看副净介)(小旦持刀自刎介)从此黄泉长逝，始得目瞑魂贴。(作刎死介)

(众惊介)世间有这等义烈妇人！(合哭唱介)

【永团圆犯】贞心一片刚难屈，死如归，生岂窃？报仇舒恨真明哲，胜专诸⑥，齐荆聂⑦。香闺俊杰，须眉输却红裙妾。白刃从容掣，形骸屣脱⑧，超仙界，生天阙。【闹樊楼】一死贞魂孑，万古芳名揭。【望吾乡】(指副净介)机空构，奸枉设，九地偿冤业⑨。【永团圆】怎避口碑铁？(净、旦赶上)

饶伊走上焰摩天⑩，脚下腾云须赶上。你们做得好亲事！(众)人也杀了，还要说亲事？(净见惊介)如何杀了两个人？(众)莫雪娘想起旧怨，杀了汤爷，就自刎了。(净)杀得好！杀得好！这黑心贼瞒了我私自来做亲，自然该杀他。(众)夫人，怎么哭也不哭一声？(净)我若哭起他来，哭不得许多。如今趁有现成六局在此⑪，不如今朝帮我去坐产招夫罢⑫。(众)夫人，你看汤爷肉也未冷，怎么就去改嫁？(净)你们不晓得，

【余文】杨花水性随风折，怎顾得生离死别？喜孜孜早觅个俏冤家，把姻缘来再接。(同旦下)

(众)天下有这等妇人，可笑可叹！我们且把尸首抬过一边，快报中城兵马，再作道理。(抬尸进介)

(合)得好休时便好休，何须苦苦结成仇？

今朝一死如春梦，赢得奸名万古留。

〔注〕 ①"为鸱鸮"二句：意为因坏人的挑拨好友也成仇敌。鸱鸮，恶鸟。范张，东汉范式、张劭，以生死交而著称。吴越，春秋时敌国。 ②鱼雁：古时鱼、雁为传递书信之动物，此指音讯。 ③妻宫：妻妾宫，为星相家所说的十二宫之一，主妻妾之事。 ④鸳序：即鹓序。鹓鸟飞行排列有序，因喻朝官班行有序。 ⑤寸磔：将肢体寸寸碎割。⑥专诸：春秋时吴国刺客，曾行刺吴王僚。 ⑦荆聂：战国时刺客荆轲、聂政。 ⑧屣脱：把鞋子脱掉。此处比喻把生命看得很轻。 ⑨九地：犹九泉，阴间。 ⑩焰摩天：佛家所谓欲界六重天中的第三重。 ⑪六局：宋代官府贵家所置，掌筵席陈设。六局为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此处泛指筵席陈设。 ⑫坐产招夫：占据原夫家产，再招新夫进门。

《诛奸》是《一捧雪》中的第二十出。《审头》之后，雪艳料到，汤勤必为掠夺家产和霸占自己来京中住处纠缠，必需早作预备。汤勤以为凭自己一番轻翻唇舌、颠倒是非的工夫，已把雪艳抢到手，因而急不可待地安排鼓乐傧相，公然赶到客舍与雪艳成亲。《诛奸》就是表现雪艳在这样一个洞房花烛夜，为丈夫，为莫家报仇雪恨，刺杀奸险小人汤勤的一幕。一些戏曲选本和舞台演出中通称为《刺汤》。

雪艳是《一捧雪》中的一支"雪莲"。她既美丽又聪明，既机智又刚烈。她出身卑微却心地善良，是非分明。她早已看出严氏父子手段之狠，汤勤忘恩负义之奸诈险毒(见第十一出)，为救丈夫，她表过"代你捐生图你生还"(第十四出)的心愿。为洗冤情，她立过"拚个碎首君门把沉冤涤"的誓言(第十七出)。表现出舍生忘死的气概。她在刑场曾沉着镇定地为戚帅掩饰了假杀代斩的真相，在"审头"中为救戚帅，她含冤忍耻虚与周旋，抓住汤勤贪色心理，

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迫使汤勤改口翻供，化解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机警过人，人物形象十分富有光彩。丈夫早已逃出魔掌，远奔关外；戚帅也已化险为夷，仍统大军，雪艳感到一无牵挂，可以从容应付，专门收拾那个忘恩负义、陷害恩主的仇人了。这出戏一上场，雪艳唱黄钟引子【玉女步瑞云】、过曲【绛都春序】，又通过前后的宾白，写她单独一人，在住处等待风暴降临的情景。一个本来安宁富足的官宦人家，由于卑鄙小人谗口趋炎，挑拨嫁祸，造成家毁人亡的灾难，自己也被押赴刑场，出生入死。所以她唱"恨远愁赊"，就包容了她长久积累的仇恨。她现在只身寄住京城客舍，行影孤单，心事无人倾诉。更可恨汤勤借审头之机，要挟成亲。今天就要上门，刻不容缓。这时雪艳想到莫家之难、老爷所遭之苦、戚爷所受之牵累、自己所受之羞辱，心情悲愤交集，在曲中痛诉"三生夙孽，为鸱鸮范张，翻成吴越"，"深冤早结下沉沉劫"，因为她实在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受主恩遇的人会疯狂反噬，便只能把经受的苦难看作前生前世定下的劫运。自己对着苍天"无语悲咽"，心中但愿天道好还，报应不爽。这就是历经磨难和凌辱的雪艳悲痛心情的最真切的流露。悲咽而无语，不单说其悲痛之深，更显其孤独无告，是雪艳此时的真实处境。但雪艳又是一个坚贞不屈、侠义过人的女性。汤勤卑鄙龌龊，以为她真要"移枝换叶"，答应嫁他，今天倚强凌弱，仗势强娶，令她已没有退路。她一再说"死何足惜"、死可"目瞑魂贴"，表明她已下了决心，准备拼着一死，与这个无耻小人周旋了。这些是雪艳上场时的一段独白和独唱，舞台只见一人，看似平静，但在平静中可以看到人物内心的激烈波澜，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她吟的两句诗"心对镜天昭白日，节磨玉雪苦青春"，显示其心如白日之明，可以无愧于天；青春年华遭受冰雪磨难，节操更加冰清玉洁。这是她性格的写照，为下文情节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接着汤勤带鼓乐花灯、喜娘傧相上场，又吹又打，热闹非凡。场面由冷转热，雪艳与仇人就要相见，矛盾冲突也推上高潮。不过有经验的剧作家，并不急于让剧情立即剑拔弩张，兵刃相见，而是合情合理地安排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波折，让雪艳掩上房门，以观动静，避其锋芒。借此留出余地，让酒醉蹒跚乘兴而来的急色之徒显现他的丑态。当汤勤急于敲门，催她拜堂时，她像是不曾听见过，也不曾答应过的没事人一样，反问："蓬门何事喧声衢？"表示十分惊讶。别人告诉她，是汤爷到此成亲，她回答：这是哪里说起？她还搬出古训责问：岂不闻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自己丈夫已死，只想做望夫化石的贞妇，哭坏长城的孟姜女，海枯石烂，矢志不渝。这些道白唱词，显示了雪艳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凛然不可犯的意志。"望苍穹，鉴芳心比冰霜倍洁"，已充分反映她此时的决心。

毫无疑问，雪艳"静掩房门，再作区处"和搬出古训，佯装不知，都是希望

汤勤知难而退，改弦更张。不想汤勤怙恶不悛，仍以“原是你亲口许的”，“你花容玉貌真妖冶，怎肯把青春空度也”，及“早趁良时令节”等言语相挑逗、相威逼。雪艳忍无可忍，急中生智说：“列位，且请在外厢略等一等，有一句心上话，待我与他细细讲明，然后结亲便了。”先将众人支开，把这个不知死活的无赖赚进房内。这时雪艳明明要与他拼死了，但她不露声色，从从容容地用一句好听的话诱得汤勤心甘情愿地前去送死。这是一个弱女子单独刺杀仇敌的准备，却一点不露痕迹。在看似不经意中，剧作已进一步写出了她的沉着镇定，聪明机警。

一到掩上房门，舞台中心只有雪艳与仇人相对的时候，雪艳的愤怒就像火山那样喷发，她先是痛责汤勤辜负莫家恩义，反目成仇，为严家谋夺玉杯一次次献计陷害，连头颅真假也要穷追不放。你“于理何辞？于心何忍”？她又唱【浣溪沙犯】，斥责他今日头戴乌纱，脚踏粉底朝靴，却不思量当日身陷风雪寒冽刺骨的情景，不思莫老爷视之如同骨肉同行同伴的亲情，不念带其进豪门使之发迹的恩遇，竟然为虎作伥穷凶极恶地反噬恩人。这一段唱词历数汤勤的斑斑劣迹，勾画出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的丑恶灵魂。这是天理人心对罪恶的审判，所以义正词严，声情并茂，铿锵有力。

雪艳充分抒发了愤恨后，就有所行动了——正如她所说“正是性命相搏的时候了”。这时剧情也就达到了高潮。她拔出早已预备的利刃，像狂怒的猛狮那样向仇人报仇雪恨。这时的汤勤要讨饶也来不及了。到此，剧文特别强调动作提示，标明她拔刀、持刀、追赶，搠倒、踏住，将刀乱搠，截口眼，屠肠胃，做杀死介等等动作，层次十分清楚。这时纵有傧相等人冲进门来拦阻，也已经无济于事了。众人在她充满义愤不顾一切的行为面前也都被镇住了，由她持刀追赶，诛奸解恨。就这样，一个弱女子终于手刃奸贼，为莫怀古报了仇，为戚继光除了后患。为了不再受官府凌辱而保持清白的身躯，也为了保护众人使他们不受牵连，她毫不犹豫地自刎而死。在场众人对她的刚烈无不感到震惊。他们赞美她：“香闺俊杰，须眉输却红裙妾”，“一死贞魂孑，万古芳名揭。”认为她坚决果敢的行刺可以与古时著名的刺客专诸、荆轲、聂政相提并论。【永团圆犯】曲对雪娘的礼赞，深刻体现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崇高美，也是那个群奸猖獗的时代人们对伸张正义者的礼赞。

由于雪艳形象的丰富内涵，昆曲艺人很早就把它搬上舞台。艺人在演出中创造并融入了许多优美的身段、高难度的跌扑功夫和特色技巧，使其形象更鲜明感人。《一捧雪》中的“刺汤”与《渔家乐》的“刺梁”、《虎山余生》的“刺虎”，合称“三刺”，是刺杀旦中最享盛名的剧目，其中尤以“刺汤”久演不衰，最具舞台生命力。

（江巨荣）

一 捧 雪

李 玉

第二十一出 哭 瘗

(杂扮中军官上)蛾眉真足愧须眉,千载英风得并追。义重飞霜天象惨,心同化石列星垂①。自家乃总镇戚府旗牌官是也。俺爷因勘首来京,喜复旧职。昨为莫府雪娘身故,俺爷赎尸茔葬西山,今日设奠往祭,故在此伺候。道犹未已,老爷早到。(外冠带,二杂捧桶、祭礼上)

【北正宫端正好】(外)古今垂,乾坤浩,仗弥漫正气昭昭。我向那简编中历数出幽光耀,全把那纲常表。

俺戚继光重蒙圣恩,复叨旧镇。本欲即回蓟州,因雪姬杀贼捐身,朝野钦敬,下官随买西山隙地殓葬风木。所喜前日首级,下官亦曾乞领,意欲带回缀向遗骸,葬于蓟镇。今日特捧此首,到雪姬坟上一同祭奠一番。分付手下,就往西山行去。(杂)晓得。(行介)

【滚绣球】(外)望彤云笼一天,看寒烟黯四郊。只见那雁行飞嘹嘹哀叫,悲风起卷长空叶落林梢。俺抹过了响寒流的浅堤,跨过了接疏篱的小桥,曲湾湾早来到深山之坳。聒耳介乌噪猿号,看多少萧萧荒草高低冢,总是那赫赫荣华今古豪。今日里呵,只落得埋没蓬蒿。

(杂)禀爷,已到雪娘坟上了。(外)你看新堆三尺,故土一抔。空宵寂寞,何来声起松楸?永昼萧条,惟见名题墓碣。凄风万古,清霭千峰,朝暮鸢狐啼怨血;牧竖行歌,樵夫倦憩,春秋庐墓伴贞魂②。(杂摆桶、祭礼介)(外)将酒过来。(执酒拜介)

【叨叨令】这檄浆和泪更含愁,一樽儿淋漓浇向黄泉道。草杯盘怎比得俎豆列琼瑶,统望恁一点精灵偏不杳。早鉴咱拜祷的微忱,仿佛介鸾骖鹤驭飘然到。可惜青春和艳娇,断送得迷离惨淡西风吊。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怎能够重返香魂,把从头冤恨凄凄凉凉的告?

咳!雪姬,雪姬,我看你久已一死如饴③。那日锦衣堂上,你止要全我性命,故此假诺奸谋。一等事完,奋身杀贼,立志捐躯。真智足包天,烈堪贯日!我戚继光今日未尽之身,皆出所赐也。

【脱布衫】俺拜龙光节钺重叨，恁丧鱼肠魂魄游邀④。羞杀我剩须眉颓然一老，反输却小红裙身全仇报。

自古人孰无死？若姬之死，千古犹生矣！想那晚呵，

【小梁州】怒冲冲杀气横空耀宝刀，残灯闪血溅魂飘，冲牛斗山岳尽摧摇。冰霜操，凛义气九天高。

我想一女子如此义烈，堪愧杀权奸辈矣！

【么篇】枉恃着荣华富贵千年调，百般的机械巧妆乔。有日价照阳光，冰山倒。怎博得东门黄犬⑤，好教恁彤管臭名标⑥。(众扮四士人上)

何异负骸能断臂⑦，却同骂贼取刳肠。此处已是烈妇冢上了。(见科)呀，老先生在此。学生为拜奠烈妇而来，俟行过礼了奉揖罢。(外)请。(众拜介)青陵台下流风古，《乌鹊歌》中落日黄⑧。多少衣冠拜巾帼，头颅谁肯付疆场？(与外揖介)(众)学生辈本欲义助茔葬，不意老先生独成义举，我辈便当叩阙求旌矣。(外)草草掩骨，无异藁葬耳⑨。(众)桶内什么东西？(外)此莫公首也。(众)何不合葬于此？(外)莫公遗骸仍在蓟镇，意欲捧回合尸，葬在彼处了。(众)一种忠魂，又分两地，亦是歉事。学生辈有短章哭吊，请为诵之。(出诗各念二句介)手执干将自断喉⑩，血腥染处迹偏留。缟衣密结人难犯，怨气盘空鬼亦愁。事到沉冤惟有死，身成完节更奚求？湘妃竹怨空余泪，还与贞姬剑底收。(外)学生武夫，愧不能奉和。先生辈金玉之章，与雪姬共不朽矣。(众)岂敢。(作焚诗介)学生辈先别了。(外)请了。(众)乾坤大矣精难朽，道路闻知骨尽寒。(下)(外)军士们，焚帛奠酒者。(杂)晓得。(化纸浇酒介)(外揖介)

【快活三】奠泉台愁脉脉，不禁价泪滔滔。问男儿肯将血泪洒征袍，也只为他一点丹心儿千古少。

就此回寓罢。(杂应捧桶随外同行介)

【朝天子】(外)别苍苔短蒿，离空山古道，吊牛眠难重扫⑪。那里是丁令归来千年华表⑫？只见那落斜晖山衔照。暮去明朝，春来秋到。此日余生，到头来怎免得堆荒草？哭恁这一遭，醒咱这一觉，好把那一瞬浮生做个万载忠和孝。(下)

〔注〕①化石：古传贞妇立于北山，久望夫归而化为立石。见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②庐墓：为尊长守墓。③一死如饴：指甘心赴死。饴，饴糖，取甘之如饴之义。④鱼肠：古宝剑名。《越绝书》所记五名剑之一。⑤东门黄犬：秦李斯临刑时，感叹再也不能过牵黄犬过东门这样平民的生活了，这里借以嘲笑汤勰没有好下场。⑥彤管：

红杆的毛笔，古时女史所用，记宫中事。此指史笔。 ⑦负骸断臂：五代时王凝死，妻李氏负遗骸归，经开封旅店，店主拒其投宿，拉臂使出，妻为示贞节，乃引斧自断其臂。见《新五代史·杂传序》。 ⑧"青陵"二句：战国时韩凭妻何氏貌美，宋康王筑青陵台欲纳之，何氏歌《乌鹊歌》明志，自缢死。见《彤管集》。 ⑨藁葬：草葬。 ⑩干将：春秋时宝剑名，干将、莫邪夫妇所铸。 ⑪牛眠：晋陶侃未做官时，遇丧将葬，家中忽失牛，有老人告知他，牛眠于前面山冈，若葬其地，位极人臣。后果如所言。见《晋书·周访传》。后即以牛眠地为好坟地。 ⑫丁令：即辽东人丁令威。传他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落于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欲射之，乃飞向空中唱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见《搜神后记》。

《哭瘗》一出紧接《诛奸》之后，写雪艳杀贼自尽，戚继光赎其尸莹葬于西山，并捧得所谓莫公（实则莫诚）首级，前往祭奠。全出戏主要表演戚帅祭雪娘的情景，故本折又名《祭姬》。

这出戏在剧情提炼、环境描写、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应用上都有不少长处。

一出折子戏，剧情不算复杂，但作为全剧的一折，要交代前后的情节脉络而不重复，作为单折演出又有头有尾而不令人摸不着头脑，并不容易。这出戏通过中军官和戚帅上场的两段宾白，交代出雪艳死后戚继光已经官复原职，从而可以为她赎尸、莹葬、设祭。因为她死得贞烈，朝野钦敬，所以戚继光才可以如此兴师动众，一班文士也赶来助祭，并准备"叩阙求旌"。这些情节在一些喜欢铺叙的传奇作家手里，都可能作明场处理，长篇传奇也为此提供了余地。但李玉的剧作一向以简练见长，所以在刺汤以后紧接祭姬，就把那些朝野钦敬的官样文章，戚帅重任蓟州总兵及他买葬乞头的事件，统统省略了，只以短短几句道白把这些过程作了交代，这不仅情节背景清楚，前后连接紧密，连后文一群文士的助祭也很自然了。这是李玉在情节结构上善于提炼、剪裁的长处。

本出戏是表现上坟祭奠的，因而渲染气氛、衬托环境，就是表现人物心理、增强悲剧效果的一种手段。我们从戏中看到，在戚继光从府邸行往西山的路上，作者通过【滚绣球】曲就把主人公沿途所见与他的心境，与整出戏的气氛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满天的乌云，郊外雾蒙蒙的寒烟，天空中秋雁的悲鸣，悲风吹得散落在林塘的落叶，无不是主人公情感的外化，也是作者借外界的物象在衬托他的哀伤。而后他迈过寒冷的浅堤，跨过疏落的小桥，走进深山山坳，方才走到坟前。这里所见更悲苦惨凄。他听到了聒耳难听的乌鸦的叫声，听到使人肠断的哀猿的号叫，见到蒿草中高高低低的旧坟，不由不悲从中来。这些也在写景，写雪娘坟墓的位置，但也是在写祭奠的人，写祭奠者内心极其沉痛的心情。确是景中有人，人中有景，而又天衣无缝。

一位将帅祭奠朋友的一名小妾，两人的地位身份本来悬殊。但戚继光虽为国家重臣，却因奸佞小人之害而身陷囹圄，险些丧命，得雪艳舍生忘死除奸

绝患而官复原职，对她自然充满感激之情。同时，戚继光也知道严家父子借玉杯为非作歹，陷害忠良，汤勤仗势欺人，无恶不作。自己虽欲拯危救溺，却无能为力。倒是一个娇弱女子，深明大义，智勇过人，不仅协助丈夫逃出魔爪，还保全了戚继光的前程。其正气足以垂范今古，勇气足以愧杀须眉，在贞烈的伦理层面上，身为大帅的戚继光和身为姬妾的雪娘并没有高低之别。所以戚继光在她坟前，一面满含悲泪倾诉感恩之情，诉说锦衣卫大堂上，是雪娘为保住自己性命，才假意答应汤勤的奸谋，所以"今日未尽之身，皆出所赐"，感恩之情，发自肺腑。另一面他更看到雪娘"奋身杀贼，立志捐躯"、"智足包天，烈堪贯日"的精神境界。看到"小红裙"身上的正气和节操的可歌可泣，远远超过事件本身，所以他更赞美她"古今垂，乾坤浩，仗弥漫正气昭昭"，"冰霜操，凛义气九天高"，"一点丹心儿千古少"。这不仅愧杀权奸，让他们在青史上永远留下臭名；而且借这场痛哭，也令天下须眉男子有所振奋，借她的贞魂，冲斗牛，摇山岳，做出一番事业。虽说其理念仍在纲常，旨在"做个万载忠和孝"，不脱传统的道德规范，但雪艳"奋身杀贼，立志捐躯"的举动，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精神，在一个丧失正义、缺乏正气的年代，足可以发聋振聩，留美人间。通过戚继光祭奠中的唱词，作者确实把雪艳的形象作了集中的概括。从戚帅的钦敬之情更突显出一个下层女性的光彩。曲词充满真情实感，用语雄浑悲壮，符合一位大将的身份和口吻。所用北曲正宫【端正好】套曲，突出了惆怅雄壮的曲意声情。"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两句，系【叨叨令】固定曲式，用在这里，用词与曲唱有相得益彰之妙。　　（江巨荣）

人　兽　关

李　玉

第二十三出　痴　　拟

【双调入仙吕过曲双劝酒】(净上)金货满装，衙门停当。京师奔忙，前程堪望。但愿得官星兴旺①，戴一顶纱帽风光。

区区龙游富翁桂负之便是。只为我家广有钱财，自想无官不贵，同了大舅尤滑稽，拿了三千银子到京营干，所有通州例、飞过海几条门路，因选的官卑路远，不称鄙怀。近有边功一途，虽是武弁②，倒也冠冕。凭着老尤在兵部打干，要寻一个好衙门。如今银子将及用完，还无着实。今日老尤绝早出去，他若回来，必有好音了。(付净上)

【前腔】营谋在行，相知偏广。存心善良，分毫非谁。受尽了驱驰劳攘，只为那骨肉相央。

(净)大舅回来了。事体如何？(付净)事在九分九厘了。(净)几时便得到手？(付净)兵部大堂题过了疏，圣上批在兵科覆核，如今科内已回奏了。只等圣旨一下，不日就有衙门。(拱手介)恭喜，恭喜！(净)此事若成，尽是大舅所赐。(付净)岂敢。姐夫你的官是就做了，那些行头，都是要预备的。(净)不消分付，你这几日在外奔驰，我一一都停当了。(净取员领、纱帽、皂靴与付净看介)(付净)妙阿！齐整得紧。姐夫今日好日，将来试一试。(净穿着介)(带做带唱介)

【北要孩儿】(净)乌纱定做轻胎亮，束带光银不用镶，天蓝印绶须飘荡。簇新员领盘金补③，时样京靴底似霜。(付净)打扮就，真官样。自古道花须叶衬，佛要金装。

(净)何如何如？(付净)服饰都停当了，还有礼数，也是要紧的。不可失枝脱节了。(净)这个自然。我把这些官体，都演习在这里了。

【三煞】见尊官，礼貌庄。会同僚，情意将。深恭浅偌频稽颡④，献茶抹椅多仪数，官话通文各配腔。(付净)习官体非草莽，真个是威仪济济，相貌堂堂。

(净)不敢，不敢。(付净)见官礼数，都演习了，还有升堂问事，这些规矩，也是要的。(净)这个一发不难。

【二煞】待衙门，弊要防。立堂规，法要彰。宽严并用无偏向。(向丑低唱介)赚些阿堵来偿本⑤，觅个相知去过赃。(付净拍手介)妙，妙！今仕路糊涂帐，做什么居官清正，受尽了林下凄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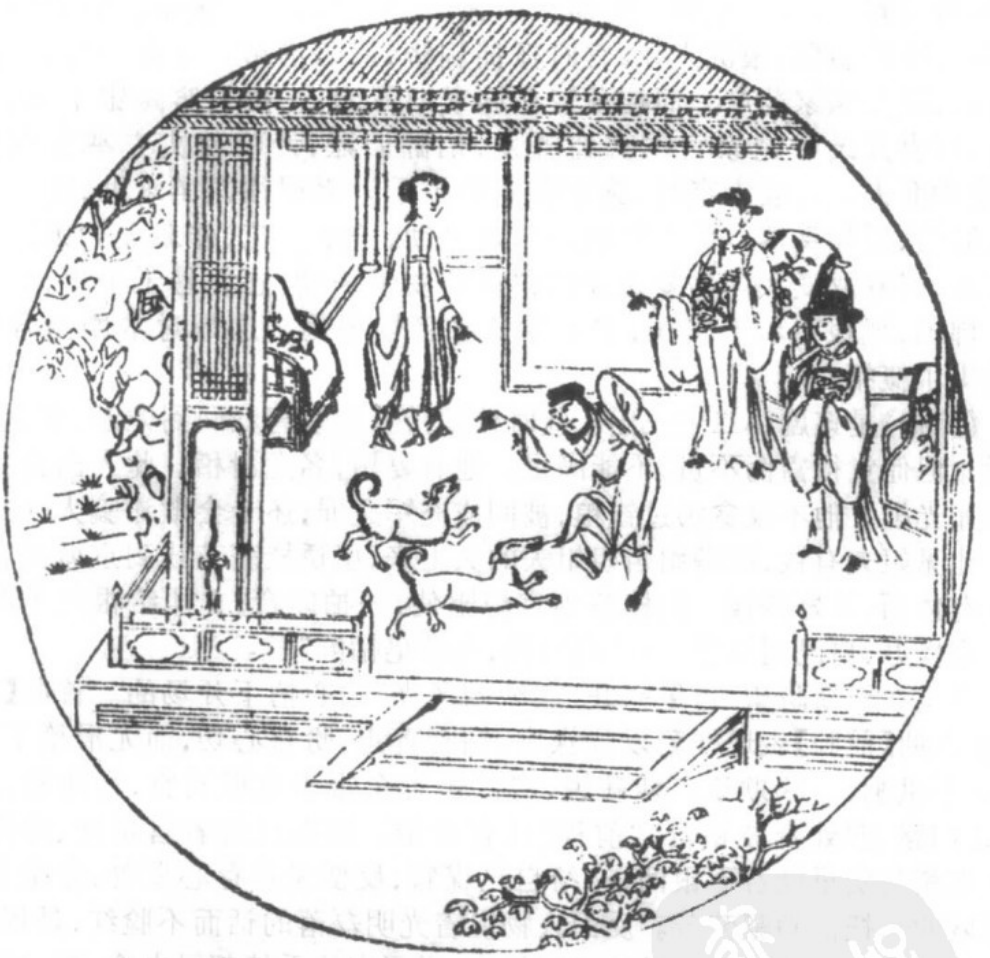
(净)承教，承教。(付净)常言道：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如今姐夫做了官，合家都挈带风光了。(净)若得谢天地，到三年考满之后呵，

【一煞】受皇恩，封父娘。赠宜人⑥，是敝房。老兄公舅人都让。见官见府称乡宦，公子公孙绍世芳。(付净)还要讲公事，寻白镪⑦。快把那桂衙告示贴遍了解库仓场⑧。

(净)自然，自然。(付净)亏你件件摹拟到了，如今唱又唱得口干，做又做得吃力，且到里面去呷碗烧刀子⑨，睡他一觉。明日起来，打点赴任便了。

【煞尾】(净)黄金渐渐完，乌帽看看上。(付净)管教你霎时间好事从天降。(净)今夜里且对着孤灯儿慢慢的想。(同下)

〔注〕 ①官星：指官运。星相家以为人间福祸都有星象显示，官星出现就可做官。



②武弁:武官。 ③金补:用金丝线绣上图案的官服。这种官服称补褂、补子。 ④稽颡:跪拜叩头。 ⑤阿堵:即阿堵物,指钱。 ⑥宜人:明清时代五品官妻、母封宜人。 ⑦白镪:白银。 ⑧桂衙:衙门的美称。解库:当铺。 ⑨烧刀子:一种劣质白酒。

《人兽关》是一部世情果报剧。其剧情为:苏州财主施济,轻财仗义,乐善好施,一日于虎丘剑池救得熟人桂薪,见其穷途末路卖妻卖女,乃解衣推食,送银送米,还把一所旧屋供桂薪一家居住。桂薪感激涕零,表示要结草衔环,粉身碎骨,犬马相报。然而世事无常,变化难料。施家这时受指派解粮押运,不慎船翻,粮沉人死,官府抓捕施济,追赔漕粮。受此惊吓,施济一病而亡,以至倾家荡产。而桂薪忽在施家旧屋园内,掘得窖藏银十坛,一举暴富,桂妻尤氏见施家官司火盗齐发,怕翻旧账,乃唆使丈夫举家南迁龙游,脱钩而去。万般无奈时,施家寡妻幼子千里迢迢往龙游求助,桂薪夫妇不念旧情,反加奚落。后幸得施济旧友之助,子中探花,桂薪夫妇则因负心得冥报,终双双变犬。冯梦龙评曰:"贫富变于一朝,恩怨悬于千里,誓语不磨于佛国,现报明示于冥司,宁不令负心者惕惕焉。"这是对本剧内容和主旨的集中概括。

《痴拟》是该剧第二十三出。此时桂薪带了施家窖藏回到龙游,享受富裕生活。但他觉得富而不贵,不能满足。他有妻舅,名尤滑稽。此人出身县吏,而形如光棍。他不仅贪污过钱粮,被问成充军之罪,还专会欺诈骗人,昧心骗钱。他见姐夫有钱,就骗到姐姐姐夫的头上来,引诱桂薪花钱到京城买官,说是又有体面,又好赚钱。而桂薪为官瘾驱使,一拍即合,立即给银三千两,由他在京操办,自己则尽等"一旦高官做,乌纱皂帽鲜"了。

戏是在桂薪盼望"官星兴旺"、"纱帽风光"的心情下开场的。首曲【双劝酒】和次曲【前腔】表现桂薪以钱谋官,钻营奔走,盼官心切,而尤滑稽工于心计,善于哄骗,一味欺诳。桂薪说,自己带足金银来京城买官,行贿赂,通关节,走门路,四处奔波钻营,"前程"已有希望。现在只想着官星旺、纱帽新。而尤滑稽其实早就吞下银两,在给自己谋官,反倒说是存心良善,分毫非诳,为亲戚的求托而驰驱劳苦。反面人物说着光明磊落的话而不脸红,是揭露这类人物嘴脸的好方法。这时他又骗姐夫,说买官的手续都已办全,官已稳做,现在只要准备官衣官帽诸样行头,把官仪官礼操练起来就大功告成。场上一付一净,一说一唱,两个心术不正各怀鬼胎的昧心卑鄙小人,就以一副急不可耐的官迷相出现在观众面前。

接下来的北曲【耍孩儿】、三支煞尾及连带的对白,分别表演桂薪穿戴乌纱、补服、朝靴,预习官仪,操练官礼,升堂问案,得意忘形的情况。此时的桂薪不等妻舅吩咐,早已把行头准备停当,并立即穿上官衣纱帽,结带印绶,手舞足蹈,当场表演。尤滑稽则谄笑奉承,帮忙凑趣。两人把官服、官体、官话,

以及打恭叩头、升堂问事等一应衙门礼数都像演戏一样演习了一遍。一个是人模狗样，沐猴而冠；一个是插科打诨，居心叵测。一对宝货丑态百出，居然说"打扮如真"、"礼貌周全"、"威仪济济，相貌堂堂"。他们一个"净"扮，一个"付"扮，都属花面丑行。其表演虽在刻画反面人物的做官之瘾、想官之迷，但同时作者也通过这样的净丑角，用漫画式的"笑"剧形式，把当时官场的丑态，表现得入木三分了。所以越到后面，他们就越露出马脚，说要靠做官"赚些阿堵来偿本，觅个相知去过赃"，大赚黑钱。还要封赠父母，妻得诰命，子获荫职，子子孙孙，作威作福。这两个丑类的精彩表演，必然增加观众对官场面貌和本质的认识。这出戏也因其思想和表演的特点而在舞台上经常有演出的机会。

《痴拟》在冯梦龙改本中称《痴拟荣华》，文字极少改易，但改北曲【耍孩儿】为时调，反映出采用曲调的变化。《缀白裘》中称《演官》(或作《演宫》，疑误)，曲词与原作也无甚差别，但加了很多苏州方言的对白和科介。如调侃行头的价钱、式样，嘲弄着衣着靴的错讹，嘲讽讲官仪及坐堂审案的不成体统等等，借以增加插科打诨的笑料，演来更为辛辣，更增情趣。　　(江巨荣)

永团圆

李　玉

第七出　诡　离

(小生上)〔西江月〕小圃景逾金谷①，华筵品列山珍。难称贤主与佳宾，乐事赏心休问。　杯酒伏藏剑戟，笑谈狂鼓仪秦②。安排香饵钓长鲸，抹杀寒儒贫窘。　今日家主设席，请蔡官人，逼他退婚。恐小姐知觉，移酌园居，先同贾爷在彼，特令我等蔡官人来时，同他到园。只得在此伺候。(虚下)(生上)

【南吕过曲古一江风】好文章枉自夸官样，难饰穷形状。小生蒙岳丈见招，故此赴酌。好笑昨日写一活套的帖儿，来人言语，又甚支吾，想是嫌我贫穷，必生议论。咳，难道我蔡文英岂终贫贱者乎？今日我乌巾折角，百结鹑衣③，昂然赴席，看他怎生发付。岳丈，岳丈，我蔡文英这样女婿，也不辱抹了你。恁东床壮志凌云，豪气冲霄，光焰高千丈。饶伊机械张，凭咱智识长，怕甚么掀天浪。

(作到介)(小生急出迎介)老爷,因家内窄狭,设席园中,已先在彼专候。就请蔡官人移步。(生行)(小生随介)(小生)家在渊明诗里住,景从摩诘画中来。此间已是。(生立定介)(小生)老爷有请。蔡官人到了。(净、众仆随上)

【黄钟引子西地锦】报道相邀临降,且须倒屣迎将。(出见生)(迎入介)(净)请贾爷出来。(杂)贾爷有请。(付净上)扶身闲却灵鸠杖④,尽钦齿德高强。

(净向生介)此间是贾老先生。请作揖。(付净)这位就是蔡兄了?久仰,久仰。(生逊介)父执尊行,焉敢僭揖。(付净)今日学生特来相陪,一定要请转。(让生揖介)(生、净揖介)(净恭生坐介)(生向付净介)晚辈追随杖履,止宜侍坐,岂敢僭越。(付净)江翁今日为兄设席,学生断无僭坐之理。(各坐介)(吃茶介)(付净)久闻兄天资敏妙,文誉日隆,不日夺帜中原,老朽辈与有荣施矣。(生)晚生樗栎庸材,苦守先人清白。貂裘泪满,白眼途穷,焉敢妄冀风云,徒增笑口。(净向付净介)荒斋草叙,愧无兼品。请坐了罢。(付净)但凭主人之意。(净定生上坐介)(生让付净介)还是老先生请上。晚生决不敢僭。(付净)适才讲过,此酒为兄而设,若兄过推,重拂主人之意了。(生上坐)(付净、净下陪介)

【黄钟过曲画眉姐姐】【画眉序】(生、众合)金谷泛霞觞,鸟语花香,共欣赏。看萦廊水色,照槛山光。樽罍列海错山珍,景物似人间天上。【好姐姐】倾佳酿,人生行乐杯休放,莫负中山一醉乡。

(各立起介)(生)酒力不胜,要告辞了。(付净)且慢些,还有话讲。学生久仰长兄,今日才会,恨相见之晚,奉陪半日,足见高怀。长兄极聪慧的人,何须学生细谈。大率江翁今日设席之意,长兄洞悉其中委曲么?(生)晚生是极愚蠢的,今日之饮,实未知其故。(付净携生前立介)请问长兄,令先尊与江翁连姻,用许多聘礼?(生)闻得先父在日,原是江翁要攀先父,况先父是个穷官,焉有厚聘。总用银一百两。(付净)长兄未到之前,江翁原说有百金之数,足见吾兄至公,一毫也没甚相欺了。如今江翁见长兄目下窘乏,意欲将前聘送还。一来兄有了银子,可以营运;二来吾兄他日高掇,怕没有胜似江翁的亲事么!都是为兄的良策。

【啄木鹂】【啄木儿】姻缘事,须忖量。人生处世呵,尝变经权当细讲。(向生耳语介)那江老先生,他恃着压卵炎威,那怕你逞臂螳螂。今日里黄金且疗饥寒况,他日个彩球偏打官花傍。【黄莺儿】莫强梁,知机宜早,失马怎收缰?

(生)当初联此姻呵,

【三段催】【三段子】镜台草莽,揣鲰生深惭卫郎⑤。箕裘世凉⑥,愧

山鸡难偕凤凰。(付净)学生之言,都是为好,不要认错了主意才是。【鲍老催】(生)只为三生结下多磨障⑦,分开连理添凄怆。(付净)丈夫襟期磊落,奈何作此儿女态!(生)这都是我遭逢蹇,缘分悭,盟言谎。人生聚散原空相,男儿何必愁鳏旷。楚囚泣都抛漾⑧。

(付净对众介)把文房四宝过来。(向净介)那百金聘礼,可曾准备么?(净)已备在此。(付净)也该当面交明,不要短少了。(众将纸笔摆生前介)

【滴溜神仗】【滴溜子】(众)安排的安排的笔精砚良,聘财的聘财的兑明百两。这亲免劳虚想。【神仗儿】负嵎休逞,怎逃罗网?早挥就两三行,早挥就两三行。

(生)就要写亦是小事,但晚生不识离书款式,还求老先生见教。(付净)长兄大才,那样不晓?何必问及老夫。(生)晚生写去,中间字眼,未必全妥,只要老先生念来,晚生照样写去便了。(付净)足见吾兄直捷痛快。待学生念来,兄写兄写。(付净唱)(生写介)

【滴金楼】【滴滴金】(付净)离书立纸非虚妄。把尊讳写明了。自聘江家遭父丧,为寒微恐误芳年壮。此处要写得明白。愿收回原聘往,真情非诳,任重婚永杜争和攘。【下小楼】特此一言停当,更书名花押端详⑨。

(生)今日要烦贾老先生做个见人,倘晚生后日侥幸,岂可使世疑晚生有弃妻之事。(付净)要学生着一花押,这个何难。(押介)(将契付与净介)(付净)请兄收了这银子。(生)且住,这银子我也不好就收。(净)却是为何?(生)此事必须与老母讲明,也须用一花押才妥。

【黄龙醉太平】【降黄龙换头】仓忙,未告难专,事涉姻亲,怎不把姑嫜达上。书生伎俩,早失后遗前几至乖张。【醉太平】还商,倘然不虑老萱堂⑩,好从此一言撇向。只是晚生呵,从容酌量,怎做得临岐失路亡羊⑪?

(付净)蔡兄真是至诚君子,更是老到。(净)蔡孺人花字,决是要的,怎么处?(付净)这也不难,把银子付小仆拿了,随蔡兄去讨了蔡孺人花押,将银兑换,退契回来便了。(净)有理。(付净将银契交末介)

【双声滴】【双声子】你持白镪,持白镪,早换取离书榜。休轻放,休轻放,须对手相交向。(末)晓得。(生)晚生就此告别了。【滴溜子】毕行,深惭僭妄。重蒙指教殷虚加褒奖。(向净介)重扰华筵,容当顿颡。(同末下)

(丑上)智高龙虎伏,言出鬼神惊。深赖贾爷神力,此生动也不敢动,竟已

从了。(付净)也不怕他不从。(净)只等蔡母写了花字,这事便完了。(付净)银子在小价身边,那怕他骗了去。(丑)那些穷人见了银子,不要说一个花字,就是一万个也画了。愁他怎么。(付净)学生告别了。(净)且到书房中洗盏更酌,待尊价回复了,回时何如?(丑)有理,有理。

【尾声】(净)从今宽却心头胀,(净)事在人为必克臧。(合)且快饮三杯乐未央。

妙计谁能识?贫富实不敌。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注〕 ①金谷:园名,晋石崇建,为古代名园。 ②仪秦:指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狂鼓仪秦,谓如张仪、苏秦那样摇唇鼓舌。 ③百结鹑衣:形容衣衫破敝。鹑尾秃,故称褴褛之衣为鹑衣。 ④灵鸠杖:即鸠杖,杖头刻有鸠鸟形,老人所用。 ⑤鲰(zōu)生:指鄙陋小人。卫郎:晋卫玠,以貌美著称。 ⑥箕裘:喻祖先的事业。典出《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⑦磨障:当作魔障。佛家语,指修身的障碍。后泛指成事的磨难。 ⑧楚囚泣:指遭遇变故,徒怀悲伤。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觊)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相对!'" ⑨花押:文书契约末尾的草书签名或代签名的特殊符号。 ⑩萱堂:母亲。 ⑪失路亡羊:典出《列子·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岐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李玉所著《永团圆》传奇共三十二出,分上下两卷。上卷叙金陵蔡文英与江兰芳早已定亲,岳父江纳嫌蔡家甚贫,逼其写退婚契。蔡生佯从,遁身鸣于官。府尹高谊令江赔偿大笔银子,并携女出堂面询,始可退亲。江女兰芳因父悔亲,夜走投江,幸而获救。江只得凑集银两,又以次女蕙芳代姐。及至公堂,府尹以蔡生得银已脱贫为由,判蔡生与江女当堂完婚。下卷叙蔡生登进士第,除授兖州宁阳县尹。上任后智擒盗贼。高谊升任山东巡抚,成了蔡县尹的上司。他强行将己女许配蔡生。迎娶时方知新娘正是失踪了的原配兰芳。原来兰芳投江获救后又为盗所羁,高缉盗救出兰芳,收为义女,此次有意促成蔡生与兰芳团圆。

此剧主旨在惩戒悔亲的势利小人。上卷围绕悔亲事件,集中绘就一幅民间风俗画,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重要人物的形象。下卷虽有刻画兰芳坚贞机敏性格之笔墨,但叙其曲折遭遇,横生枝节,是追求情节奇巧,落大团圆窠臼所致。冯梦龙在《永团圆》改本序中称"上卷精彩焕发,下卷颇有草草速成之意",可谓具眼。

《诡离》出(即今折子戏《逼离》)开头一段,江仆交代主人宴请蔡生,乃是算计穷婿的一个圈套,是要逼他退婚。席间将有贾乡宦作陪。贾乡宦何许人?此前他已出过场,乃乡里一霸。江纳备厚礼邀他共谋,仗势弹压一个贫贱的年轻书生。他明知"破人婚姻,原非美事",却见利忘义。随后蔡生上场,交代岳丈的请帖有诈,但他自有男儿志气,"昂然赴席"。前一出里已叙过老母劝儿却宴,蔡生自信必能消除危机,以保前盟。一方处心积虑要破婚,"安排香饵钓长鲸",另一方胸有成竹要保婚,"怕甚么掀天浪",双方摆开了较量的阵势,令观者拭目以待。

作者善于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但本剧乃是喜剧而非正剧,即使冲突尖锐,也要圆满解决,不仅结局要圆满,解决冲突的方式也宜轻松,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都要有喜剧性。下文正是如此铺陈的。

主宾相见,外行虚礼,内怀戒备,不行翁婿礼而行主宾礼,与请帖上的称谓一致,预示一场婚变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落座后,贾金向蔡生询问当年联姻的聘金数,由此切入正题,展开戏剧冲突。贾提议把前聘送还,一来解目下窘乏,二来待发迹后可另娶高门,美其名曰"都是为兄的良策",装出关爱的样子。但转身又发出威胁,而且把粗暴的话,当作耳语来讲,奸猾之状可掬。蔡生最初的反应是愤慨凄怆,毕竟少年气盛。贾金不予计较,直奔既定目标——归还聘礼,书写离书。威逼之下,多辩无益,蔡应允照办。蔡是坚决反对退婚的,何以书写起退婚契来?莫非此中藏有深意?作者于此且不加点破。

以下一段是蔡生写离书,为本出主要情节。看似蔡渐入江、贾预设的彀中,其实他是将计就计,愚弄对手,赚取悔亲的物证,为告官做准备。

众仆在蔡生面前摆列文房四宝,同时齐唱一支【滴溜子】曲,借以渲染蔡在狡主悍仆包围之中所受到的巨大压力。蔡佯为同意立纸退婚,但言明自己不识离书格式,烦老先生口授,自己笔录。此语不仅带刺,更含迫从之意,而这在告官时又是一条证据。书写过程以贾唱蔡录的形式出之,曲文有带白,如"把尊讳写明了","此处要写得明白"等,描摹贾认真指点的情景,他相信蔡真的不懂离书格式,真是可笑。写毕,蔡请求老先生做个见证,理由是倘日后侥幸,免生弃妻之嫌。语中藏锋,贾金不省,还以为蔡做事认真,便乐意在契约上画押。画押毕,贾正要退还当年蔡父聘银百两,蔡生拒收,说是事涉姻亲,须上达老母并画押才妥。贾金闻言,赞蔡志诚老到。江纳也以为然。不过江不放心把银和契都交付给蔡,贾即遣仆携银到蔡家去换取蔡孺人花押,以为如此安排,万无一失。蔡生和贾仆离去后,江纳、贾金自以为得计,洗盏更酌,专候回复。在这段情节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欲扬先抑和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让蔡生暂处下风,江、贾自鸣得意。但转折即将出现,观者随后将会完全领悟写契的妙处。

上文已经说到本剧作者善于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现在还要指出，作者还善于置人物于冲突之中，以其自身的行动表现其思想性格。蔡、贾两人或正或邪或智或愚的性格正是在写契这个行动中获得鲜明表现的。置身于戏剧冲突中的对立面人物的性格还能互相映衬。作者先行交代贾金的气焰和狡诈，正是为了彰显蔡生应对突发事件的智慧和能力。反之，写出蔡生机智，则更显江、贾之流的弄巧成拙。（宋光祖）

永 团 圆

李 玉

第九出 控 休

【仙吕入双调过曲六么令】（生急上）驱驰潦倒，意慌忙行来转遥。冲天怨气怎生消？悬秦镜仗贤豪[1]。（作到介）此处已是府中了。呀，正值退堂，在此怎么处？庭堪罗雀凭谁告？庭堪罗雀凭谁告？

不免击鼓则个。（击鼓介）（众役各奔出嚷介）什么人击鼓？（扯住生介）（内传鼓）（外冠带随杂上）

【南吕引子步蟾宫】（外）忠肝一片冰壶皎，更念切江湖廊庙。看萧萧琴鹤伴官寮，五马风流争道。

宦海茫茫清梦惺，深惭飞鸟倦知还。到来只饮官中水，归去惟看屋外山。下官高谊，别号云天，越之诸暨人也。由祠部起家，累迁应天府尹。抚民犹子，薙恶如仇。洛道埋轮，车后每随飞雁；吴都载米，梁间尚有悬鱼。锄奸怀皂袋之名[2]，好士羡《缁衣》之咏[3]。正是：铁面乌纱，炯炯双瞳悬日月；紫袍金带，淋淋赤胆定乾坤。今日簿书稍暇，退食私衙，骤闻鼓声甚急，故尔升座。叫皂隶，方才何人击鼓？（杂跪介）是一个秀才。（外）着他进来。（生入跪介）（外）你既是个生员[4]，岂不识法度？擅自击鼓。（生）生员有切己的事，禀上公祖老爷。（外）做秀才的，出口便是切己事。你须从直说来。（生）念蔡文英先人在铨部时，有一江纳在京谬选鸿胪[5]，将已女许配生员。谁想先人谢世，家室萧条，江纳欺生员贫穷，便欲退婚，贿央乡绅贾郁斋，在家弹压生员。今日呵，

【南吕过曲梁州序】招呼饮宴，安排圈套，逼写休妻凭照。（外）你不该写才是。（生）生员孤身只影，怎当贾宦一力把持，又有许多狠仆凶狠，舍冤



染翰，泪痕血渍昭昭。(出退契上览介)(外)他既逼你写了，为何又在你处？(生)只说萱堂押字，赚出秦关⑥，仰叩燃犀照⑦。(外)这也亏你计较。(生)如今贾宦家人，现在生员家里。(外)他为何在你家中？(生)为持原聘物在蓬茅，望乞拘来一审，供出真情断不淆。(外写票与一差介)着你去唤江纳，立刻赴审。(差应下)(外又写一差肉臂介)你到蔡秀才家中，去拿贾宦家人，并带身边财礼，速速回话，不可有误。(差应下)(外)如今你这头亲事，还是要联？还是要解？(生)生员七尺之躯，无端受他倚势威逼，虽死不甘。今日幸脱虎口，特来台下投生，伏望完赵璧⑧，衔环报⑨。(差作拿到末介)

(外)江家退婚是真的么？(末)小的不晓得。(外作色介)我已洞悉其详，你若一字支吾，看夹棍侯候。(众应介)(末)容小的说。

【前腔】相邀欢叙，无端厮闹，顷刻姻亲成耗。(外)聘物在你处，可速拿出来。(末出银介)聘金百两，原封不动分毫。(外)你老爷目击此事的么？(末)家爷呵，偶尔暂同杯斝，略与言词，不识其中奥。(外)你怎么在蔡秀才家里？(末)小人呵，为承主命往，敢辞劳，实系无辜乞恕饶。(叩头介)求天鉴分白皂。

(外)库吏那里？(杂应介)这银子权寄库上。(杂持银下)贾宦家人赶出去！(末叩头下)(差禀介)江纳拿到了。(外)唤上来！(净青衣小帽上)(跪介)(外)你因甚缘故，就要蔡秀才退婚？(净)小官江纳知法的人，怎行违法的事？只是当初与蔡文英联姻呵，

【前腔】指望结丝萝，倚玉攀乔，谁想远芝兰下愚不肖。(外)他不学好，你还该教训他才是，怎么就去退他？(净)那里是江纳说起退婚，他索金弃女，倩人浼告多遭。(外)既他情愿退了，难道今日又来告？(净)他向聘财额外需诈无休，起衅来啰唣⑩。(外)我看蔡秀才不像个不习上的，恐怕还是你嫌他贫么？(净)江纳薄薄要修几分体面，何忍使己女重婚再嫁？实是蔡秀才愿退，望老爷详察。(外)据你口气，是极要成就蔡秀才的，倒是他有负于你。他如今不愿退婚，你正好成就他了。(净)爷爷，如今断然不成了。尝言道：木桃投处也报琼瑶，他横逆恒加怎缔交？(叩头介)望老爷呵，超蝼蚁恩非小。

(生叩头介)生员决不愿退婚的，求老爷作主。(外)我自有明断，决不亏你的，你须静听。(向净介)他既不愿退，你又不欲连，我如今与你处一处。

【前腔】断头香难续鸾胶⑪，返荆钗须凭月老。(净)还他原聘，再没得说了。(外)处得不妥，他怎肯心悦诚服？就是我断了，他又到别处去告，终是

不了之局。倘葫芦依样画来，恐不成招。须把原银十倍，酬彼千金，庶得财去人安乐。(净忙求介)尽江纳家资，也没有千金，求爷爷恩豁。(生)生员决不要银子的。(外)你不要开口。(净又求介)(外)你如此苦求，我与你两言而决。你若不退婚，蔡秀才一厘要你不得；你若要退婚，快将五百金上库，凑成六百，我与你如山铁案立永难摇，就是蔡秀才呵，没齿甘心旧怨消。(生)生员决不愿退婚，就是万金也不要的。(净)江纳决处不出许多银子，求爷爷方便。(外)咳，你两人呵，须要依明断休违拗。

(外)蔡秀才，明日相见。(唤差介)你押那江纳，去追他五百两，明日晚堂候审。江纳过来，你到外边去，不许欺负蔡秀才。倘有风吹草动，我教你身家不保。(差带生、净下)(外)分付掩门。(众各下)

【尾声】(外)一番断案谁知道，两下里狐疑猜料，少不得雾散云开现碧霄。(下)

〔注〕 ①秦镜：传说中秦始皇的宝镜，能照出人的肝胆，照出人的邪正。 ②皂袋：即皂囊，封奏章的黑绸口袋。此指弹劾奸佞的奏章。 ③缁衣：指《诗经·郑风·缁衣》。古人认为其主旨是赞美武公好贤。缁衣，黑帛制作的朝服。 ④生员：科举时代国学及州(府)、县学在学学生。一般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也称秀才。 ⑤鸿胪：鸿胪寺，官署名，主管朝廷礼仪。 ⑥赚出秦关：用《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载战国时孟尝君依靠门客鸡鸣狗盗之术逃出秦国的典故。 ⑦燃犀照：用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所载东晋温峤燃犀角照采石矶下江水见水底怪物的典故。 ⑧完赵璧：用战国赵蔺相如出使秦国挫败秦王骗夺和氏璧的阴谋，完璧归赵的典故。 ⑨衔环报：用《后汉书·杨震传》所载东汉杨宝儿时救治化身为黄雀的西王母使者，后梦中得赐四枚白环，令其子孙富贵的典故。 ⑩啰唣(zào)：吵闹寻事。 ⑪鸾胶：《海内十洲记》载，西海凤麟洲有仙人煮凤喙麟角合为膏，能续断弦，称续弦胶，亦称鸾胶。

蔡生借口要老母在离书上添加花押，得以从筵席脱身回家，禀明老母，稳住贾仆，偷出后门，赴衙告状。于是有了《控休》出，即折子戏《击鼓》。

蔡生含怨忍气，慌忙赶到府衙时，府尹已经退堂，便猛然击起堂鼓。咚咚的鼓声，似诉蔡生鸣冤的急切之情，也牵动着观者之心。

本出主写应天府尹高谊，而以江纳作陪衬。

府尹闻鼓声即出堂，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个勤政的官员。府尹详问蔡生案情始末，看过退婚契(上有贾金签押)，剖明了是非曲直。得知蔡生假托须母亲画押才赚到此契时道："这也亏你计较。"颇含赞赏之意。他进而询问蔡的意向："如今你这头亲事，还是要联？还是要解？"因蔡表示决不退婚，便起意要成全他。

府尹审明原告，又审了在蔡家等待交换银、契的贾仆，取得江纳退婚的聘

金——退婚契之外的又一物证。案情了然于胸，审问转向被告江纳。据江所供，退婚的责任全在蔡，诬其不求上进，索金弃妻，而他自己则要顾体面，何忍使己女另嫁。此供与蔡所告(已被确认)完全不同。府尹耐着性子顺着江的话头耐心劝导说："他如今不愿退婚，你正好成就他了。"江又改口，再也不能与蔡缔交了。江信口雌黄，其无赖嘴脸暴露无遗，实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小人。府尹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作出处置，让江纳以大笔赔偿换取蔡生退婚。府尹预料江必在赔偿数上计较，故意讨价千金，终以半数谈定。在此后的情节中，府尹赚女来到公堂，把赔偿金判给蔡，亲自为蔡与江女主婚，而把江纳逐出府衙，令他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高谊乃一府之长，他为何不以法治常规，撤消退婚契，强令江纳嫁女，而采用智取这种非常手段？

首先，这是由府尹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他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乐于扶弱抑强，行事睿智而风趣，每每别出心裁。所以他不但要给蔡生一个公正的判断，还要保证判断得到执行。他在下堂前特地警告江纳道："你到外边去，不许欺负蔡秀才。倘有风吹草动，我教你身家不保。"他为防止江、贾在判案后阳奉阴违，别生变故，假装按退婚处置，蒙蔽被告，最后突然宣布完婚。府尹不仅是个问案人，而且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站在受欺负的蔡生一边，向着不法之徒进行斗争了。我国传统戏剧中的清官形象，廉明清正，铁面无私，其本质的属性，乃是民众情感和愿望的化身。本剧府尹高谊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据《曲海总目提要》，蔡文英"似实有其人"，高谊"系撰撰"。作者凭借其丰富的阅历和对民情的体恤，塑造了这一个清官形象，值得赞誉。

其次，府尹智取被告的情节也决定于戏剧体裁。若按常规以律法判案，将归于严肃的正剧路子，难以融于本剧喜剧的风格之中。何况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案情不严重也不复杂，更无剑拔弩张之势，不妨让正邪双方进行一场智力游戏。

本出问案多用对白，丝丝入扣，流畅而传神。如府尹要劫江纳之富，济蔡生之贫，便假意承认婚姻难续，但须返回聘金。江纳表示："还他原聘，再没得说了。"府尹嫌少，说："处得不妥，他怎肯心悦诚服？就是我断了，他又到别处去告，终是不了之局。"明明肚内算计江纳钱财，却佯为江纳着想，说得恳切之至。在府尹问江时，蔡有三次插白。第一次道："生员决不愿退婚的，求老爷作主。"第二次道："生员决不要银子的。"第三次道："生员决不愿退婚，就是万金也不要的。"三句道白表明蔡生维护婚姻的不屈意志。但是府尹一再加以制止："我自有明断，决不亏你的，你须静听。""你不要开口。"府尹为蔡图谋，蔡不但不悟，反而来干扰。其迂阔之神情，宛然在目。 (宋光祖)

占　花　魁

李　玉

第九出　劝　　妆

(老旦上)春花秋月尽销磨,瞬息年华逝水波。车马莫言今冷落,当年曾唱雪儿歌①。咱家姓刘,行四,武陵教坊人也。歌喉舞袖压倒夷光②,染翰填词并驱苏小③。莺花斗丽,十年名噪西湖;眉黛添愁,一旦顾遗南国。生性轻盈,言词敏辩。描出风花蹊径,语语传神;逗开云雨情肠,言言刺骨。到处尽称雌陆贾④,逢人争唤女随何⑤。今番有个结义姐姐王九妈,着人来请,只得去走遭。(行介)踏遍湖光兼水色,才离楚馆复秦楼。此处已是九妈家中了,有人么?(副净上)四面尝时对屏障⑥,一家终日在楼台。(见介)娘阿,劳步劳步。(老旦)姐姐闻得侄女梳栊了⑦,怎么不叫做妹子的吃杯喜酒儿?(副净)娘阿不要笑话,今日特为着小女,故此求娘的妙计。(老旦)却是为何?(副净)自从美儿进门之后,那一个不赞他?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人物又齐整,又会吹弹歌舞。(老旦)姐姐有福,讨得着好人手。(副净)只是一件:不肯见人接客。近日有个金公子,慕他才貌,肯出一主大财梳栊他,被我把他灌醉了,成其好事。(老旦)破了头就好了。(副净)谁想他醒来哭地号天,寻死觅活,这几日头也不梳,饭也不吃,连楼也不下了。(老旦)姐姐且慢些,不要性急了。(副净)娘阿你好自在性儿,那西湖上子弟们好不口快,闻得女儿不肯接客,他就编起一只《挂枝儿》来。(老旦)怎么样的?(副净)待我唱与你听。(唱介)王美儿好似木瓜样,偌大了还不与人倘一倘。有名无实成虚帐,便不是石女儿也是二形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这些时的痒。(老旦笑介)有这等事,如今你待怎么?(副净)我心里又恼他,又不舍得难为他。特求娘下个说词,若得他回心转意,大大与娘嗑个头儿。(老旦)这个何难,凭咱这张口儿,说得罗汉思凡、嫦娥想嫁。姐姐你且不要同去,待咱说成了才来。(副净)有理有理。(叫介)龙儿拿茶到楼上去。(下)(老旦)开门,开门!(旦上)眉颦添旧怨,情懒怯新妆。(见介)(旦)姨娘请坐。今日甚风吹得到此?(老旦)闻得你梳栊了,特来叫喜。(旦作羞介)(老旦)儿阿,做小娘的恁地怕羞,如何赚得大主银子?(旦)我要银子做甚!(老旦)儿阿,你虽不要银子,做娘的开了大门,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靠着女儿?九阿姐家虽有几个粉头,那个赶得你

来？一园瓜专靠你做种哩。闻你梳栊之后，一个客也不接，是什么意思？（旦）言之可羞，怎教我做这样事！（老旦）不做这事可是由得你的？九阿姐一向养娇了你，你休放着鹅毛不知轻，顶着磨子不知重。他心上好生不悦，教咱劝你。你若执意不从，他翻过脸来，朝一顿、慕一顿⑧，那时熬不过痛苦，只得接客，却不把千金声价弄得低微了，还要被姊妹们笑话。不若千欢万喜倒在娘怀里，落得自己快活。（旦）我是好人家儿女，误落风尘，倘得姨娘主张从良，胜造七级浮图。若要接客，虽死不从。（老旦）儿阿，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怎么不该？只是"从良"两字非同小可，也有几等不同。（旦）有什么不同？（老旦）有个真从良，有个假从良，有个不了从良，有个了从良，有个没奈何从良，有个趁好从良，有个苦从良，有个乐从良。你耐着心听咱分说，那真从良呵，

【北越调斗鹌鹑】欣逢着才貌双双，恰好的年华两两。誓盟言一炷心香，剪青丝万般情况。女呵，管什么鸨母乖张，男呵，也不怕严亲骫髓⑨。猛可里生不忘，一任价死难降。博得个月满花芳，不枉却人间天上。

（旦）姨娘，那假从良便怎么？

【紫花儿序】（老旦）唤不醒男儿愚戆，填不满江海汪洋，买不转女子心肠。（旦）既如此，怎么叫从良？（老旦）只为着心贪阿堵，暂效鸳鸯。祸起箫墙⑩，可也又做出淫奔的故腔。（旦）这又一发不了当了。（老旦）把"从良"两字，安排下陷人罗网，摆列个肉阵刀枪，猛拚着泼贱皮囊。

（旦）此等人说他何用？请问姨娘，那不了从良，敢也是这样的么？（老旦）儿阿，不了从良又是一样，不是他心上不了，也是个无可奈何。他起初呵，

【天净沙】匆匆被底娇娘，忙忙眼底情郎。只为他一时高兴，没个长算，进门之后，或者尊长不容，或者大小妒忌，把一个金屋行藏⑪，又翻出倚门伎俩。兀的不贻笑平康⑫。

（旦）可惜，可惜！姨娘说了两个没结果的，如今好把那了从良的，来说一说。（老旦）那了从良的呵，

【小桃红】他在章台历尽那风霜⑬，检点都停当。觑着那终身事业堪依傍，好结个地天长。把风花雪月俱撇漾，忍耐着饥寒情状。甘受些卑微魔障，止图得百岁乐糟糠。

（旦）这便才是从良。（丑捧茶上）石鼎烹云阳羡⑭，金卮醉月中山⑮。刘亲娘，茶在这里，请杯茶儿再说。（老旦）生受你。（丑）刘亲娘，我听

你说了许多从良，我也动了火，要从良了。你与我做一个媒。(老旦)怕轮不到你。(旦)这丫头这等惹厌，还不去。(丑)恐怕抢你的，又吃醋了。(旦)啐！快走。(丑下)(旦)那没奈何从良的，便怎么？

【调笑令】(老旦)若不是株连词讼几桩桩，多逋负子毋怎赔偿⑯？势豪每凌虐难轻放，受不得大江心揭天风浪。蚤觅个矮檐前身逸心欢畅，也算做历巉崖勒马收缰。(旦)这也还好。(老旦)儿阿，我再说个趁好从良的与你听。

【金蕉叶】他也曾享用着红裙绣裳，也曾消受些花香月光。盛名之下，求他的可也不少，若不急流勇退，直待老大无成，悔之何及。(旦)正是。(老旦)趁当时蚤缔鸾凰，免他年岐路亡羊⑰。

(旦)这教做见机而作，难得，难得。那若从良却是为何⑱？(老旦)那子弟爱小娘，小娘却不爱子弟，做妈妈的不是贪他钱，便是惧他势，把那小娘呵，

【秃厮儿】权做个牺牲供养，入侯门受尽凄凉。列屏前青衣侍酒成何样？受鞭笞怎免得叠被与铺床。

(旦叹气介)便是从良内也有落劫的。(老旦)儿阿，这是他的命薄，也是不讨得做娘的欢喜，以至于此。我把这乐从良说与你听，教你喜得不耐烦哩。

【鬼三台】他却正青春芳名壮，美前程娘心愕。遇知己两难忘，咏桃夭毫非卤莽⑲。则看他夫妻每处温柔美乡，生几个儿女每拜桑榆北堂。赛过那花烛洞房，好传留作青楼样榜。

(旦嗟叹介)咳，这才是个真正从良，做姊妹的，有这一日，也就勾了。(老旦)儿阿，你既要从良，我教你个万全之策。(旦)若蒙教导，死不忘恩。(老旦)从良一事，入门为净，况你已破了身子，就今日嫁人，也不是闺女了。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没奈何，寻个肯出钱的主儿卖了你去，也叫做从良了。

【圣药王】那里管年和貌两相当，不分妾婢，断送伊行。镇日里哭一场怨一场，就是身生两翼怎飞翔？悔不早商量。

(旦)这是我命该如此，蚤觅一死便了。(老旦)自古人身难得，依了咱愚见，还是凭着做娘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闲的也不敢相扳，无非王孙公子、贵客才人，也不辱抹了你。一来受用些风花雪月；二来作成妈儿赚些银子；三来自己积趱些私房，也免后日求人；四来呵，(副净上)(窃听作喜介)

【络丝娘】(老旦)拣一个潘安美庞⑳，司马文章㉑，投鱼水相偕俪伉。

那时节呵，就是恁董堂也难阻挡，这冰人都凭俺老娘执掌[22]。（旦做低头不语介）（副净作入介）

娘阿，我在楼门外听你许多说话，忒费你的心了。（对旦介）儿阿，姨娘的话一句句都是好话，你都要听他。（老旦）姐姐，侄女十分执意，被咱说得允从了，改日再来贺喜。（副净）娘阿，多谢，多谢！请到前面去吃杯酒儿罢。

【煞尾】（老旦）恁疾忙准备鲛绡帐，管教你淡匀脂粉巧梳妆。（向副净拱手介）伫看那南楼内添一座宝藏山，西湖上出一个烟花将。（俱下）

〔注〕 ①雪儿：隋李密爱姬，李密常以宾客僚佐雅丽文辞付其叶音律歌之，后世因以"雪儿"泛指歌女。 ②夷光：即春秋越国美女西施。晋王嘉《拾遗记》："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名修明，以贡于吴。" ③苏小：即苏小小，南朝齐钱塘名妓，喜坐油壁车。 ④陆贾：西汉初政论家、辞赋家，官至太中大夫，著有《新语》，今存。 ⑤随何：西汉初任谒者，后官护军中尉。曾在楚汉战争中游说淮南王英布归汉击楚，后世遂以其名作为说客的代称。 ⑥尝时：当作"常时"。 ⑦梳栉：也作"梳篦"，指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因接客后改梳辫为梳髻，故称。 ⑧慕一顿：当作"暮一顿"。 ⑨骯髒（kǎng zǎng）：亢直貌。此引申为顽固。 ⑩祸起萧墙：当作"祸起萧墙"。 ⑪金屋行藏：用旧题汉班固《汉武故事》所载汉武帝幼时在姑母怀抱中言若得表妹阿娇为妻，当筑金屋以居之的典故。 ⑫平康：唐长安丹凤街坊里名，为妓女聚居之地。后因以平康指妓院。 ⑬章台：汉长安章台下的街名。旧时常代指妓院。 ⑭阳羡：地名，即今江苏宜兴，古时以产名茶著称。 ⑮中山：指中山酒，一种饮之能醉千日的酒，据晋干宝《搜神记》，为中山人狄希所造。 ⑯子毋：当作"子母"，指借贷。 ⑰岐路亡羊：用《列子·说符》所载春秋时杨朱见邻人因歧路太多没能追回走失的羊而发感慨的典故。 ⑱若从良：当作"苦从良"。 ⑲桃夭：用《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典。咏桃夭，指追求美好婚姻。 ⑳潘安：即潘岳，字安仁，晋代著名的美男，少时每出游，妇女争相掷果子与他。 ㉑司马：指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可指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㉒冰人：媒人。

《占花魁》传奇是李玉早期颇负盛名的一部剧作。取材于《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并参考了《情史》、《西湖游览志》等记载。"以王美娘称花魁娘子，而秦种得之，故名《占花魁》"（《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九）。其故事梗概如下：北宋末年，金军攻陷汴京。镇守荆门镇的统制官秦良奉旨勤王，为金兵所拘。秦良之子秦种逃离汴京，至临安卖油为生。内监莘善之侄女瑶琴与仆沈仰桥及其妻苏翠儿避寇南下。瑶琴和翠儿被歹徒卜乔拐骗。翠儿卖在秀州杨花船上，某日唱曲，恰遇仰桥，被救回，二人设酒肆于盛泽镇。时卜乔已出家，又来诱奸翠儿，被计擒严惩。仰桥遂迁居西湖边十锦塘。瑶琴被卖给鸨儿王九妈，改名王美娘。初时拒不接客，姨娘刘四妈说以从良之策，乃勉从

之。在品花会上被评为牡丹，人称花魁娘子。王孙公子，文人学士，趋之若狂。秦种偶见美娘，倾慕不已，日积月攒，一年而得十金，以博一宵之欢。是夜美娘适醉，秦种谨奉之，秋毫无犯。美娘醒而怜之，亦倾心于种。后美娘受万俟公子之侮，去其鞋袜，弃于雪地。美娘愤欲自尽。种适见之，扶入近处茶肆，正是仰桥夫妻居所。种送归美娘。美娘嘱刘四妈劝说假母，得以赎身嫁种。秦良自金逃归，破伪齐刘豫，以功擢太尉。与莘善共游法相寺，适遇秦种夫妇来寺挂幡还愿，于是骨肉团聚，满门荣贵。

《劝妆》是一出以老旦为主的戏。叙刘四妈劝说王美娘接客事。塑造了老妓刘四妈独特的艺术形象，也描写了王美娘陷身青楼的不幸遭遇。

王美娘自从落籍王家，起初坚决不肯接客。被鸨儿王九妈灌醉，破了身子，便号哭欲死。王九妈一筹莫展，问计于义妹刘四妈。刘昔日曾是西湖名妓，年老色衰，做了鸨母。她应邀充当说客，居然不负所请。

刘是如何说服了一个烈性女子的呢？

刘先行威逼。她警告美娘若坚持违抗，必遭打骂，熬不过痛而从命，便掉声价了。若打骂后仍不从，只有被卖，后果更加不堪。美娘既无法继续抗命，也不愿从命，转而请教从良之法。刘因势利导，肯定"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又指出从良不可一概而论，其间存在着真从良、假从良、不了从良、了从良、没奈何从良、趁好从良、苦从良和乐从良种种不同，并一一加以解释。于是洋洋洒洒，发了一通宏论。因为关乎美娘的命运，这段文字并未游离于戏剧情节之外。

所谓"真从良"，指男女才貌、年华相当，心诚志坚，任鸨儿、严亲阻拦，不改初衷，终得"月满花芳"。"假从良"，指女方欲诈骗男子钱财，暂做夫妻，伺机淫奔。美娘尚无相好，还谈不上"真从良"；而对"假从良"的害人勾当，则不屑一顾。

所谓"不了从良"，指进门后为夫家尊长不容，或受妻妾排挤，不得已重操旧业。"了从良"，指看准了可靠之人托付终身，忘却风流旖旎，乐于同甘共苦。美娘惋惜前者，肯定后者。

所谓"没奈何从良"，指因词讼、负债等缘故，挡不住势豪催逼，将就找一个安身之处。"趁好从良"，指名盛之时当急流勇退，以免蹉跎岁月，老大无成。美娘对前者表示理解，对后者给予称许。

所谓"苦从良"，指鸨儿贪财惧势而逼嫁，入门后受尽虐待。"乐从良"，指青春年少之时得遇知己，脱籍相嫁，生儿育女，甜甜蜜蜜，安度余年。美娘同情前者之"落劫"，闻后者而嗟叹道："这才是个真正从良，做姊妹的，有这一日，也就勾了。"

美娘的反应是在刘的意料之中的。刘对形形色色的从良逐一指点，就是要诱使善良的美娘属意于"乐从良"，但实现"乐从良"是将来的事，眼下先要

从接客做起。如此,既给美娘以朦胧的希望,又给王九妈以现实的利益,双方都乐于接受。刘进一步列举徐图从良的好处:一来自己可先得享受;二来作成娘赚些银子;三来积攒些私房钱备用;四来从客人中拣一个意中人,相偕伉俪。到那时,做娘的也难以阻挡,做姨娘的愿当媒人。刘称此法为"万全之策"。

在刘四妈的长篇宏论中,渗透着地主阶级腐朽的思想。如美娘被迫要"早觅一死",刘劝道:"自古人身难得。"意即"好死不如赖活"。而"万全之策"的第一条好处,竟是"受用些风花雪月"。不以卖笑生涯为耻,反而当作人生的享受,实在可悲。在这里,刘四妈是封建娼妓制度的维护者,她一手葬送了美娘的青春和尊严。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她毕竟顾及了美娘的归宿,也颇有几分人情味。这也许和她有过与美娘相同的经历有关吧。刘的个性特征鲜明,她通晓人情世事,列举种种事实,让美娘从比较中自己做选择,并适时提出建议,行事有丈夫气概。这是一个真实的、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是李玉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一个成果。

刘的丈夫气概,除了来自于情节描写,也得力于北曲越调【斗鹌鹑】套数的雄劲风格。李玉在传奇创作中打破南北曲界限,从表达内容出发,或采用南北合套,或在整出中全用北曲,各显其妙。

《劝妆》出的王美娘,是个误堕风尘的弱女子,她的沉沦是环境所致。但是她的良知尚在,她的性格在磨难中将有所发展而趋于成熟。(宋光祖)

占 花 魁

李 玉

第二十出 种 缘

【双调引子珍珠帘】(副净)东风吹动檐前铁[1],唤醒幽窗残梦歇。老身王九妈自从美儿出名之后,真个车马填门,钱财日进。可又作怪,前日那秦卖油拿十两银子来,要与美儿相处一晚。我回他且隔十日才来,果然他过了十日又来,那日为女儿没工夫又回了去。天那,你道我家花魁女儿那里有闲工夫招接你这卖油郎么?咳,只是拿了他银子,怎生是好?心下好难摆布。今日美儿又往湖上陪酒去了,家中甚是静悄。此时天气傍晚,不免唤几个丫头在门前站站。(向内叫介)女儿们出来。(内应介)来了。(小旦上)向晚理妆篋,懒听那几声啼鸠。(丑上)飘兰麝,且款款把罗襦悄拽。(见介)

娘阿，唤我们出来怎么？(副净)阿呀，你们好受用哩。镇日伴在里面吃自在饭儿，竟不到门前招接孤老。都是你们这样不成人的，教娘喝西风过日子么？(小旦、丑)美阿姐也镇日住在房里，怎么只管教我们立在外面？(副净)呸！美阿姐的脚跟你们也赶不上哩，快不要放屁。好好贴在门首，今晚若没有客，打你三百皮鞭一个，休想讨饶一下哩。(念佛下)(小旦、丑坐门前介)(丑唱《银绞丝》"一更里难捱"介)(生上)天台有路应重到②，月窟难逢誓不归。我秦种自见美娘，经营一载，方有就绪。前日妈妈约过十日，岂至期到，彼又值他出。如今又过数日，只得洁诚再往。已是他门首了，你看早有两个姐姐坐在那里。(丑见生抱住介)好了，好了，一个阔客在这里了。里面吃茶去。(小旦)他是秦小官，时尝在这里卖油，不做这样事的。(丑)你不晓得，他前日将十两银子与娘，要睡美姐一夜。到是个大老官哩。(向生介)小秦你好没算计，有这十两银子，足足与我赎身了。怎么图他一晚么？(生)不要胡缠，我有事要见妈妈。(副净)那个在门首？(出见介)呀，元来是秦小官。(生揖介)(副净)里面请坐。(生入介)(副净向丑、小旦介)你们看茶出来。(丑、小旦诨下)(生)小可蒙妈妈相约，今日又来叩府。(副净)老身前日失约，心上甚不过意。今日缘法凑巧，将有九分九厘了。(生)这一厘欠着什么？(副净)小女还不在家。(生)可回来否？(副净)今日是俞太尉约往游湖，他是年高的人，定不夜坐，原说过黄昏就归的。(生)如此恰好，小可等一等便了。(副净携灯介)请到里面去坐。(生)池塘尽种相思树，(副净)庭院偏栽并蒂花。(作同入介)(副净指内介)这里头是小女卧房，此间是客座，各位乡绅公子都坐在此，吟诗饮酒的。秦小官你在此坐一坐，我老身去整理一个小榼，与你消遣。(生)不消妈妈费心。(副净)丫鬟拿茶来。(下)(生看介)你看四壁图书，一枰冷玉，绮榻清幽，碧窗潇洒，真个好精舍也③。

【仙吕入双调过曲步步娇】寂静兰房尘不到，顿觉风光别。如梦入神仙阙。冰弦张，宝鼎爇。悠然竹韵萧骚，花影横斜，风动绣帘揭。却又早松梢渐转楼头月。(副净、丑上)

雪因舞态羞频下，云为歌声不忍行。(副净)秦小官，不知小女为甚尚不归家。老身备一卓榼在此，先饮一杯何如？(生)何消妈妈如此重费。(生、副净对坐)(丑斟酒介)

【沉醉东风】(合)泛霞觞琼浆谩啜，簇冰盘珍羞齐列。长会语霏玉屑④。(副净对丑介)庭中芍药花开了，折取一枝供在瓶内，少助饮兴。(丑折花插瓶介)(合)看银烛光烨，映花红将洞房照彻。正芳菲令节，休把金樽暂撇。猛挣个玉山颓⑤，送入温柔深处也。(生)小可其实不

饮了。(副净)既如此,把酒肴撤去,等少停再饮。(作开门送入房介)(副净)秦小官,你在此房内请坐一坐,待老身着人去接小女回来。(生)妈妈请便。(副净)酒阑归画舫,人去冷朱楼。(同丑下)(生)呀,这便是美娘卧房了。你看香奁尚启,宝镜未收。残脂剩粉,唯闻一阵氤氲;绣帐锦衾,妆就千般旖旎。我秦种有何福分,消受得起?(内传二鼓介)你听鼓声二下,还不归家,正所谓"有约不来过夜半"矣。

【忒忒令】漏沉沉将黄昏送,送影凄凄,输却宿花双蝶。(听介)听何处玉箫声冷空悲咽,(望介)天际彩云怎蹑?银河涉,鹊桥接,愿风恬浪绝。

(内敲门嚷介)美娘归来了。(生作喜介)(副净扶旦、丑携灯上)(旦作醉态介)酒入香腮红一捻,舞余长袖绿双垂。(副净)我儿,有客在此,你再来陪一陪。(旦)我醉极了,那里陪得。(副净遣丑拿茶介)这里秦小官人,是临安有名的子弟,他久慕你,今晚特在此等你,你须好好接待他。(旦作开醉眼看介)我不认得他。(副净)怎么处?(旦坐介)

【好姐姐】谩说琴调瑟协,我只为传杯斝沉酣曲蘗。(副净)不要虚了秦小官的美意。(旦)向醉乡去者,任伊肠寸摺,空饶舌。(投床上欲睡介)教我罗带难松结,(睡下复起介)分付庄周休将好梦警⑥。(困介)

(副净)这事怎么处?待我叫醒他。(生)等他自睡,不要惊动了。(副净)你略坐坐,也睡了罢。(悄向生说介)酒中之人放温存些。(生)岂敢。(副净)待我去唤丫头拿茶来。(复唤旦不应介)(副净)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未开时。(下)(丑捧茶壶上)秦小官,茶在此,美娘醉了,你做个"漫橹摇船捉醉鱼"罢,你也防他酒兴发作,恐怕不骰他的手哩。(生)姐姐休得取笑,你去安置罢,待我关好了房门。(丑)好一个性急主顾。(诨下)(生)你看他这等熟睡了,酒醉的人一定怕冷,不免再将些衣服盖暖了他。(盖被介)且把这壶热茶暖好了,恐他醒来要饮。(暖茶介)我且坐在此处,不要去惊动他。(坐旦脚后介)

【园林好】(生)听枝上乌啼惨切,觑檐畔燕雏宁贴。怎做得香偷玉窃?人自迩会空赊,云影障月偏遮。(旦翻身介)

(生)好了,他已醒了。(旦)醉杀我也!(作欲吐状介)(生抚旦背介)(生将衣袖盛介)(仍将衣袖抹旦口介)(旦睡介)(生脱衣放床下介)(旦作醉语介)茶来吃。(生)有暖茶在此。(送茶与旦吃介)(旦复睡介)(生)呀,又睡去了。

【桃红菊】他那里醉中天神飞梦越,我这里好似镜中花难亲怎舍?捱尽了永迢迢长夜,捱尽了永迢迢长夜。(内作鸡鸣介)恰又蚤晓鸡声唱叠。(旦作醒起坐介)

阿呀,好醉也。(见生介)(旦)你是那个?(生)小可姓秦。(旦)我夜来醉得紧了。(生)也不甚醉。(旦)可曾吐么?(生)不曾。(旦)这便还好。(又想介)我记得曾吐过的,又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生)是曾吐来,小可见小娘子多了几杯酒,也防要吐,把茶暖好。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弃,饮了两瓯。(旦惊介)脏巴巴的,吐在那里?(生)恐怕污了小娘子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旦)如今在那里?(生)连衣服裹着藏在床侧。(旦)可惜坏了你这件衣服。(生)这是小可的敝衣,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旦背介)有这等识趣的人。(向生介)你实对我说是什么样人?(生)小可秦种,尝在宅上卖油的。(旦作点头介)原来就是秦小官,为何昨夜在此?(生)小可自去春一见小娘子花容呵,

【双蝴蝶】愿奢,朝和暮梦魂呆。念热,年和岁形影孑。捣玄霜觅绛雪,恰才的博得半宵欢悦。(旦)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干折了许多银子,莫不懊悔么?(生)薄劣,想着我尘凡质,我也怎生浃洽?娇怯,想着你瑶台种,教我怎生嫚亵?

(旦)你做经纪的人,积些银两,何不留下养家,此地不是你来往的。(生)小可单只一身,并无家小。(旦作沉吟介)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么?(生)只这昨宵相亲一夜,已慰平生,岂敢又作痴想。(生对镜整容理衣介)

【江儿水】(旦)听汝言真恳令人长叹嗟,想焚琴煮鹤多磨灭⑦。你怜香惜玉多周折,我琴心曲意多牵惹。一段幽怀怎写?(背介)半夜联床,蚤种就相思万劫。

(生)天已大明,就此告别了。(旦)少住,还有话说。(在妆奁内出银介)昨夜难为了你白银二十两,权奉为资本。(生)虽承雅意,怎么敢领?(旦)我的银子来得容易,这些须报你一宵之情,休得固逊。

【川拨棹】酬琼瑶愧些,微少充资斧竭。凭着恁万种温存,凭着恁万种温存,不能个霎时款洽。(合)想蓝桥成故辙,盼桃源谁理楫?

(旦)那件污秽衣服,我叫丫鬟洗净了还你罢。(生)粗衣不烦娘子费心,小可自去湔洗,只是领赐不当。(旦)说那里话。(将银纳生袖中介)(生揖介)小可径行了。

【尾声】闲情万种从今掣,(旦)论聚散浮萍一叶,(生)愿结个再生缘岁岁团圆不缺。(下)

(旦)天下有这等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识趣!

阅尽章台伴,教人转断肠。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注〕 ①檐前铁：指挂在屋檐下的铁马，风吹作声。 ②天台：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逗留半年后回里，世已大变。剧用此典。③精舍：此指书斋。 ④霏玉屑：谓言辞流畅，滔滔不绝。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刘孝标注："言谈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此言"玉屑"，又有所美化。 ⑤玉山颓：指醉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⑥"分付"句：用庄子梦中化蝶的典故，只取做梦的字面意思。 ⑦焚琴煮鹤：唐李商隐所言杀风景事中的一种。见《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亦有"焚琴煮鹤从来有，惜玉怜香几个知"之句。

《种缘》是《占花魁》传奇的重场戏，叙生、旦半夜情的一段佳话。

秦种对王美娘一顾而倾心，再顾而图一宿。积攒经年，秦向鸨母王九妈捧上一锭足有十两的纹银，获允留宿。但真要得见美娘仍难，因为她忙于奉陪达官贵人，哪里有这份"闲工夫"（王九妈语）接待这个小主顾。今日秦已是第三次登门，美娘照例外出，鸨母终于不忍心了，留下他等待美娘回来。"三不遇"初见秦种志诚。本出情节就从秦种等待美娘开始。

秦先被引入美娘卧房的外间客座，由丫环上茶，由鸨母陪伴小酌。屋中有四壁书卷、一枰围棋、清幽绮榻、潇洒碧窗，足见主人雅趣。更有"冰弦张，宝鼎燕。悠然竹韵萧骚，花影横斜，风动绣帘揭。却又早松梢渐转楼头月"。一曲【步步娇】，绘出良辰美景。未直接抒写访客对花魁的思慕，思慕已在其中了。环境之静反衬内心之动。

佳人仍未归。访客进入卧房等待。秦种可以触摸到绣帐锦衾、残脂剩粉的旖旎，可以捕捉到花魁仓促应召而去的身影。然而眼前人去楼空，令人惆怅。其情透露在一曲【忒忒令】中："天际彩云怎蹑？银河涉，鹊桥接，愿风恬浪绝。"访客的渴望更迫切了，似乎还有些担心，时间已是二更了。

这段情节细写欲见花魁之难，以及秦种在等候时的种种遐想，不仅语言优美典雅，而且悬念强烈，为下面一段生旦戏作了充分的铺垫。

花魁娘子终于回来了。

谁知晚归的花魁竟然酩酊大醉，困倦不堪，再也不能陪客了。尽管鸨母向她特别介绍"秦小官人是临安有名的子弟"，但她醉眼矇眬地答道："我不认得他。"秦种万万没有料到，准备一年，上门三回，恭候半夜的结果，只是迎来一位醉美人，无法与她欢度良宵。鹊桥未接已断，莫非今夕非七夕？情节在佳人沉睡的呼吸声中陡转。秦种被抛进一个尴尬的境地。

秦种是有叫醒美娘的愿望的，一宵欢会正是他的初衷："我想人生天地间，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他一夜，死也甘心。"（《再顾》出）然而他不仅阻止鸨母

叫醒美娘，而且主动守护美娘，为她盖被，为她暖茶。她呕吐，他受吐；她呼茶，他送茶。“春宵一刻值千金”，时光在这样悉心的护理中流逝了，秦种不是丝毫没有失落感的。他感慨“镜中花难亲怎舍？捱尽了永迢迢长夜”。但是他绝不因此惊动美娘。秦种跨越雷池的障碍是什么？是美娘的醉酒吗？非也。鸨母已允许秦与美娘共寝，就在醉中成其好事，只须“放温存些”即可。正是秦高尚的品德克制了他生理上的冲动，他把爱看得比欲更重，而他的爱是基于对妇女人格的尊重，他的爱排除了对身份、职业、地位、财产等等身外之物的考虑，纯洁而神圣。秦种是被作者肯定并颂扬的正面人物，秦种的美德当然反映了作者的爱情观。这种爱情观是健康的、进步的、美好的，它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鸡鸣时分，美娘醒来，为夜来呕吐、饮茶等事而歉甚，又为秦种忠厚老实、怜香惜玉之举牵惹了情怀，遂赠银二十两，依依不舍而别。生、旦的姻缘就此种下，故标目“种缘”。

《种缘》的戏剧情节不奇而奇。不奇，在于它仅为侍候一个醉人的生活琐事；奇，在于人物所处不寻常的境遇。这个著名的情节表现了人物高尚的品德，又有真实的心理描写，遂成为一个优秀的传统折子戏，且以其中一个重要的舞台动作“受吐”命名，很是醒目。

这一出戏全面运用唱、念、做多种艺术手段，抒发情感，刻画人物。曲子的安排能适时表露人物隐情。秦种守夜有两支独唱，第一曲在盖被、暖茶后坐在美娘脚后时，抒发失落感；第二曲在受吐、送茶后美娘复睡去时，抒发惆怅感。全出曲文“用‘车遮’险韵，而能游刃有余”(吴梅《顾曲麈谈》)。“车遮”韵发声短促低抑，正适用静夜忧思和喁喁轻诉。戏中对白亦毕肖人物口吻，能传达人物微妙的感情。如美娘晨醒，问夜来醉况，秦答“也不曾醉”。问可曾吐么？又答“不曾”。秦做了好事不求表功，免得美娘闻之不安。极其平常而简短的答语蕴含多深的怜惜之情！而做功主要靠演员在舞台上创造，也应当纳入剧作构思，在剧本中作出提示。舞台提示的具体周到是李玉剧作的一个特色。如关于秦种受吐的全过程都有提示。先是旦“作欲吐状介”，“生抚旦背介”；抚背而未能止吐，“生将衣袖盛介”；待吐净后，“仍将衣袖抹旦口介”；然后是“旦睡介”；最后则是“生脱衣放床下介”。这一组动作构成了一段做功戏，充分描写秦种的爱心。

对白与做功配合，互为补充，可以丰富作品内涵。如关于受吐，秦种的外部动作已见，内心又如何呢？美娘醒后为污损了秦种的衣服而可惜，秦答道：“这是小可的敝衣，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余沥”(剩酒)在美娘看来是“脏巴巴”的，别人勉强去盛它已属不易，而秦种竟以沾上此物为幸事。爱屋及乌，此情何深！这一句说明性对白为受吐动作抹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又如美娘嘱秦积蓄养家，不该到此地花费，秦答自己还是单身，并无家小。美娘复

问:"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么?"在复问前有一个表情提示:"旦作沉吟介。"从不该来到盼再来的言语,更配以沉吟的表情,表示美娘的改口不是随意的,是经过思考的,可能已经萌发婚姻之想了。 (宋光祖)

占 花 魁 李 玉

第二十二出 心 语

【南宫引子挂真儿】(旦上)客舍长条飘泊久,腰围减肠断楼头。舒眼窥青效颦眉绉,肯作飞花僝僽。

〔清平乐〕春风未到,陇上先知道。雪满山中堪寄傲,林下月明清皎。

前生姑射罗浮,而今楚馆秦楼。一任愁云瘴雾,天然占断风流。 妾身莘氏,落籍王家。调脂弄粉,偶堕风尘。舞榭歌台,强捱岁月。只是性厌繁华,无奈门填车马。一点芳心,自喜调琴有待;几年浪迹,深惭倚玉无缘。日来应酬烦丛,情思恹恹。今日不免虚掩房门,静坐半晌。(向内介)丫鬟,今日我身子不快,欲在房中略坐一坐,好把我房门反锁了。若有客来,可回我不在家便了。(内应介)晓得了。(旦)想我瑶琴,自从刘四妈说骗倚门,窃谓从良指日,奈这些往来的,虽多王孙贵戚,从无可意根苗,未知何日得遂我终身之愿也。

【南吕过曲香罗带】兰分九畹幽,明珠暗投。风光殢人无限愁①,看纷纷燕侣共莺俦。也,谁是多情种?一旦咏河洲。我若随意适人,也不至今日了,只是一误岂容再误?怎做得琵琶再抱过别舟,真个是极目悠悠。也恐做了风送梧桐一夜秋。

我想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有才有貌的未必多情解意。就是向日那卖油郎,他结想一年,空捱半夜,温存百种,怜惜千般,算来富贵之辈、文墨之中,亦绝无此人的了。

【仙吕过曲醉扶归】他思思想想捱昏昼,真个是铢铢两两苦踏蹶。想着他款款轻轻恁温柔,翻教我心心念念闲拖逗。(长叹介)咳,早难道鱼盐版筑尽庸流②,把好事成虚谬。

闲话半晌,身子困倦,不免假寐片时。正是:梦到家山应化蝶,身羁天际会成蕉。(隐几介)(四杂青衣上)潭府威名赫赫,班头气象昂昂。这里

已是了，有人么？(副净上)何处莺花使？忙来燕子楼。(见介)(副净)大叔拜揖。(杂)哓！你这鸨儿，见了我们不下个全礼，这等放肆！(副净背介)好大来头。(向杂介)贵府那里？(杂)呸！瓶儿罐儿都有耳朵的，你不晓得，除了皇帝，便是俺老爷哩。俺们是万俟府中差来的，说来把你灶君也吓得直立起来了。(副净)请问大叔到此何干？(杂)俺大爷唤你美儿，快去，快去！(副净)小女不在家里。(杂)放屁！俺大爷说，几次到你家来，你女儿又不相见；几次请他吃酒，又不肯去。大爷好生不喜欢。今日特唤你女儿游湖，还不快去！(副净)小女其实不在家，你看房门也锁在这里。(杂)你们姊妹人家的房门，反锁惯的，待我打开来看。(副净拦住介)大叔，不要动手。

【南吕过曲香柳娘】(杂)觑炎炎势豪，觑炎炎势豪，横行驰骤，你鱼虾怎与蛟龙斗？(杂打开房门介)呀，果然在这里。(旦作惊醒介)恁匆匆闹喧，恁匆匆闹喧，好梦扰丹丘③，弱质惊飘柳。(杂)扶了他去便了。(副净)大叔，就要去也是易的，不要啰唣④。(旦)要到那里去？(杂)我万俟府中唤你哩。待卿卿侑酒，待卿卿侑酒，休教逗留，扶伊急走。(扶旦介)(副净扯住杂)(杂推倒介)

(杂)擒来好似瓮中鳖，拿去浑如釜内鱼。(下)(副净)走几个后生出来，各处去寻问美娘下落。(内应介)(副净)我老身也打点自去抓寻便了。

【尾声】泰山势焰摧枯朽，烈火鸿毛敢浪挡，怎能个赵璧重完开笑口⑤？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从来见兔放鹰，今日求鱼缘木。

〔注〕①殢(tì)人：困扰。　②鱼盐版筑：指从事商贩建筑的人，古时重农轻商，商人常被人轻视。　③丹丘：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④啰唣(zào)：吵闹寻事。　⑤赵璧重完：用战国赵蔺相如出使秦国挫败秦王骗夺和氏璧的阴谋，完璧归赵的典故。

《心语》出的主要部分是一段独角戏，运用曲文夹白的形式，层层剖析美娘在秦种守夜过后的复杂心理。

第一层，是表现美娘对风月场的厌烦。美娘作为良家女子，她怎能适应"调脂弄粉"的舞榭歌台？门填车马、应接不暇的生活，在别人也许是正中下怀，或者求之不得，对于美娘却是身不由己，"强捱岁月"。所以她常常"情思恹恹"。她不止是对现状不满，更是对未来忧虑。何时"蒹葭倚玉树"，有个好归宿？

美娘推说身子不快,把自己反锁在卧房内。在闭门独处时,她想起了自己从良的夙愿。心理剖析于是进入第二层。

"看纷纷燕侣共莺俦。也,谁是多情种?一旦咏河洲。"美娘以为,燕侣莺俦须双双相爱才是美满幸福的,恰如《诗经》所咏君子与淑女那样。从良不是"拉郎配",要谨防"琵琶再抱过别舟"。美娘所要寻觅的乃是"有才有貌"而又"多情解意"的如意郎君呀。"多情解意"关乎人品,关乎真情,它与门第无关,与财富无关。故往来的王孙贵戚虽多,从无可人意者。在此,美娘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择偶标准。且不说青楼女子难以企求,即使官宦小姐也不易有此幸运。美娘陷入困惑之中。

更深一层的心理剖析是美娘心想卖油郎。

提起真挚情意,有一个人从美娘的记忆中走了出来,此人就是那个卖油郎。"他结想一年,空捱半夜,温存百种,怜惜千般"。结想有一年之久,相聚才半夜,还是空等的,即便空等,他也会付出全部的温存和爱意!美娘为此感佩不已。【醉扶归】一曲细致深入地描写了美娘对卖油郎的思念:"他思思想想捱昏昼,真个是铢铢两两苦踏蹶。想着他款款轻轻恁温柔,翻教我心心念念闲拖逗。早难道鱼盐版筑尽庸流,把好事成虚谬。"在美娘想象中,卖油郎多少个日夜惦念着自己,攒缠头分分厘厘,真是苦心孤诣。回忆他温情脉脉的举止,以致时时刻刻把他萦绕在怀。四句曲文连用八个叠字,曲尽美娘无从排遣的相思情状。

那么,美娘已经认定卖油郎正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吗?她还不敢肯定。她希望卖油郎是自己的意中人,又唯恐他不是自己的意中人。她长叹道:难道那些经营鱼盐和造屋的全是平庸之辈,以致我的好事要落空?美娘与卖油郎毕竟是初识,虽然对他的印象极佳,但却知之不深。在南宋都城临安,尽管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活跃,但人们对工商业者尚存偏见。美娘对卖油郎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真实的。

"美娘独叹"在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是没有的。原著写美娘闭门是要摆设文房四宝,还诗画债。这是因为传奇与话本是不同的艺术体裁,传奇重在以歌舞抒情,往往以大段独唱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作者熟谙传奇形式,所增写的这段"独叹"另有结构上的作用。其一,为下文卖油郎雪地救美而得到美娘完全信赖埋下伏笔。要让卖油郎做出一个重要的举动,足以消除美娘的顾虑,赢得美娘的信任,而这个重要行动就是雪地救美。其二,这是一段静场戏,置于万俟公子凌辱美娘的热闹场面之前,用以调节节奏。美娘唱毕,万俟府狠仆即蜂拥而至,打开卧房,劫持美娘而去。戏的情节遂迅速趋向高潮。

(宋光祖)

占　花　魁　　李　玉

第二十五出　脱　　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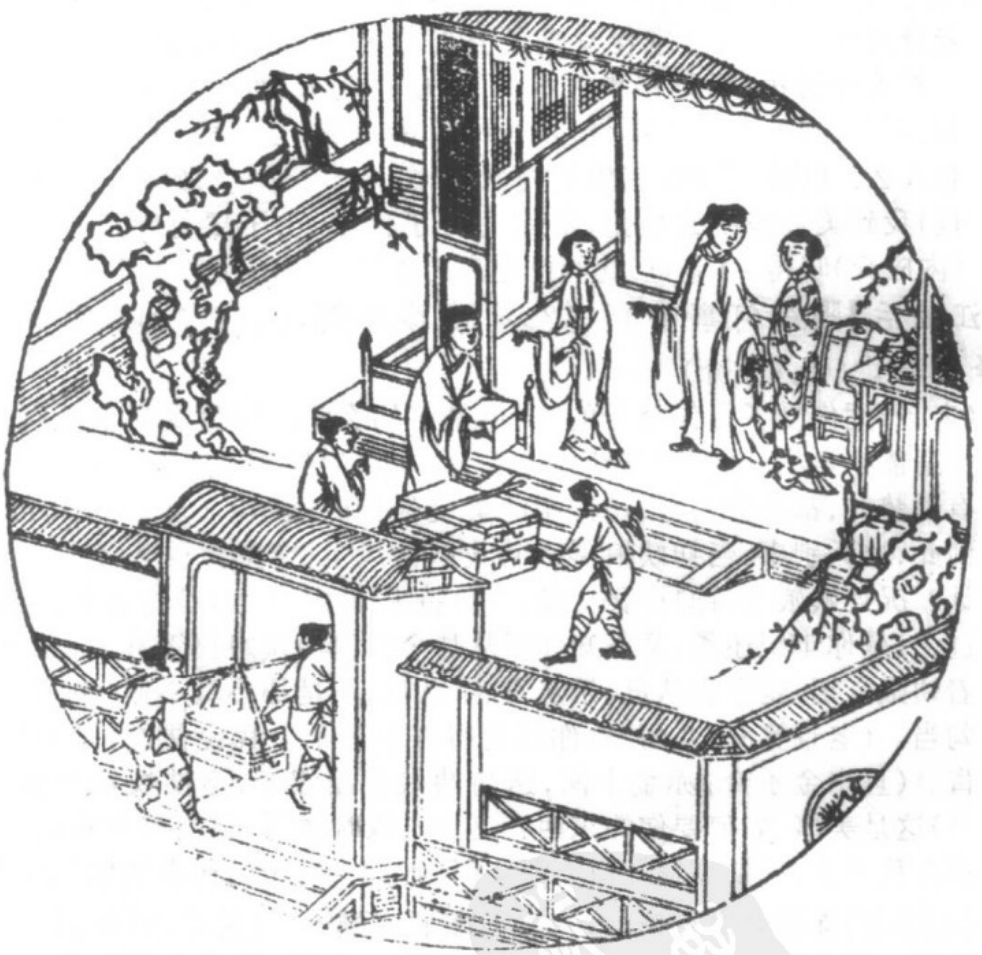
【南吕引子临江仙前】(老旦上)一岁韶华云暮矣，门庭更觉萧然。

老身刘四妈，闻得王家侄女受了万俟公子的气，正欲要去问声，今早侄女着人来请我，不免移步前往。呀，出得门来，你看雪满群山，风号万木，正是：皎日俄开千里白，残云却断远山黛。此间已是了。(作入介)有人么？(内应介)娘在佛堂内念佛，刘亲娘请坐坐，娘就出来了。(老旦)我到美娘房中去坐坐，等娘念完了佛来罢，不要打断了他的佛头。(内应介)晓得。(老旦)此间已是房门首了，美娘有么？(旦上)

【临江仙后】隔帘何事唤声喧？凌波移绮阁，(出见介)呀，元来是风动降鱼轩。(作入见介)

(老旦)闻你受了万俟公子的气，可是有的么？(旦)侄女受他无端凌辱，几遍欲待自尽，今日得与姨娘会面，亦是再生的事了。(老旦)便是这些有财势的，都不会帮衬，门户中时尝受他们的累哩。(旦)侄女今日相请到此，非为别事，当初姨娘再三劝我勉落风尘，今如此受人凌辱，岂是久计？况且姨娘昔日原许我从良，今日特求作主。(老旦)此话老身虽曾说过，只是你年纪还蚤，又不知你要从那个？(旦)姨娘莫管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言语，是个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了不绝的勾当。(老旦笑介)儿阿，亏你还记得许多言语。我说便说，只怕你娘不肯。(旦出金子介)赤金十两，送与姨娘打副钗子，全仗姨娘超拔。(老旦)这是美事，如何要你的东西？这金子权时领下，只当与你收藏。此事都在我身上，只怕你娘开口大哩。(旦)侄女自己赎身，求姨娘从中委曲。(副净上)冻勒老梅香未吐，寒凝新酿酒成醽[1]。(见介)阿呀，妹子来得极好。美儿受了闲气，正要你与他话话。(老旦)妹子亦闻知此事，特来问声。娘阿，这都侄女的声名大了，故有此事。(旦)今日母亲、姨娘都在此，孩儿有句话，持求鉴纳。(副净)儿阿，有什么言语？

【南吕过曲红衫儿】(旦)念孩儿呵，簪缨胄[2]，南迁逃兵燹[3]，被赚颠连。(副净)已往之事，说他怎么。(旦)念连年营趁，已把恩填。(老旦)你与娘挣下家事，娘也晓得在那里。(旦)昨日呵，受万般耻辱忧煎，痛薄命泪涟。(副净)你待要怎么？(旦)娘阿，早度我苦海无边，望慈悲



一线。

(副净)你的话儿好差了。

【前腔】念我把伊珍惜,似己女情非浅。指望你终身依傍,看承我衰年。谁知你一旦心偏,教我怒冲天。儿阿,你待要远举高骞,咦,我怎肯弃捐!(作气介)(旦向老旦哭介)阿呀,姨娘阿,猛拚个身葬黄泉,须信道浮生似电。(下)

(老旦问内介)那个女儿在那里?看好了美娘。(丑内应介)晓得了。(老旦向副净介)姐姐,你不要太执性了。

【黄钟过曲狮子序】风光好终变迁,况名高须遭覆颠。就是昨日这事呵,险做个煞时性命难全,幸赖着皇天默眷。(副净)真个谢天不尽了!(老旦)也还要防他哩。他那里逞渔猎怎空旋?更熏天势焰,祸机难免。(副净)我也在这里虑他。(老旦)风月场中,也不独有一个万俟公子。为惯惹蜂勾蝶恋,怕侯门如海,断送婵娟。

(副净)我只接个上门主顾,不放他出去便了。(老旦)姐姐说那里话。那侄女呵,

【前腔】娇痴性金石坚,他起了这念头,怎肯向青楼献笑留连?怕做了人财两地遭遭。(副净)你的意儿待怎么?(老旦)我家几个半高不低的丫头,也赚钱,又安稳。你如今出脱了他,多讨几个粉头,妆就莺莺燕燕,博得个朝有钱昼有钱暮有钱,又没甚闲非胡缠。正是马失宁非福,果然是车覆鉴宜先。

(副净)娘阿,他虽要赎身,只是美儿比别个不同。

【南吕过曲东瓯令】花魁女到处尽名传,镇日里买笑挥金车马阗。他从了良呵,真个是名花一失空梁苑④,教我捱暮景难消遣。(老旦)女儿自己赎身,也不要十分计论了。(副净)凭伊自结好姻缘,千贯莫俄延。

(老旦)要一千银子?忒觉多些。(副净)他没有千金,也不须说起赎身;若有千金,今日就去,也是易事。(老旦)既如此,待侄女面决一决。(向内介)侄女出来。(旦上介)(老旦)儿阿,娘是决舍不得的,我再三说允,但要你千金,今日就成事了。(旦)论来我曾与娘赚过钱的,就少了些,娘也让得我起。我如今偶有千金,尽数送与娘,也只当孝顺的意思。(老旦)你把东西出来,与娘看过,等娘好去检原契还你。(旦虚下掇箱上)(出银介)(老旦、副净作惊介)

【前腔】(旦)朱提检数满千⑤,这都是宦债攒成岂浪言。(老旦)今朝两下从其便,也免却生他变。(副净)只是我几年抚育意惓惓,不觉

泪珠悬。

(老旦)姐姐,你收了银子,把婚契还了他罢。(副净)果然要去了,罢,罢!留你也不做活了。(虚下)(同丑上)(丑)美娘,恭喜!今日从良了。(副净将契与老旦介)(老旦)儿阿,你收好了。(旦收介)(副净向丑介)你拿了银子,到我房内去。(丑掇箱下即上)(老旦)儿阿,你到房中去检点一检点。(旦)我罄身而来,原罄身而去。(老旦)难得,难得。(旦)孩儿今日权到姨娘家中暂住,母亲请上,待孩儿拜别。(副净)不消了。(旦拜介)

(旦)几载相依情谊亲,一朝分袂叹离群⑥。

(副净)肠断断肠肠欲断,泪痕痕上更添痕。(各下)

〔注〕 ①醨(lí):薄酒。 ②簪缨胄:官宦人家。 ③兵燹(xiǎn):战火。 ④梁苑:也称梁园,西汉梁孝王所建园囿,规模很大,内多宫室,梁孝王常与宾客游宴其中。此系借用。 ⑤朱提:山名,在今云南昭通。盛产白银,古称朱提银。古时多用作银子的代称。 ⑥分袂(mèi):分别,分离。

《脱阱》出属全剧的结局部分,完成主要人物王美娘的性格描写,交代其从良归宿。美娘从良经历了长期的准备和等待,最后脱出陷阱,又经过了一番斗争。这番斗争是由美娘发动而争取到了刘四妈的支持的。刘四妈是个次要人物,但在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她两次介入美娘与鸨母的冲突,促使情节发生转折。她的形象在《劝妆》中已得到成功刻画,在《脱阱》中又抹上浓浓一笔。

本出情节与《劝妆》呼应。在《劝妆》里,美娘听从刘四妈的劝告,暂留青楼。当时刘四妈曾经许诺美娘日后觅机从良。如今美娘无端受了万俟公子凌辱,强烈地感觉到风尘之地不可久居,便请刘四妈为她作主。刘问她:"要从那个?"她不无得意地答:"姨娘莫管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言语,是个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了不绝的勾当。"刘笑道:"儿阿,亏你还记得许多言语。"此语直接归结《劝妆》出刘的从良宏论。当初刘一番说教,原是要美娘顺从王九妈,但也是一次启蒙,为美娘确立了奋斗目标。如今梦想成真,美娘有理由得意,观者也为之欣慰。刘接着表示可以跟王九妈说,只怕她不肯,似有推诿之意。及至美娘奉送赤金十两,刘忙应承,恰如当初曾经应承王九妈之请。刘收礼时说:"这是美事,如何要你的东西?这金子权时领下,只当与你收藏。"此话又多乖巧体面!

美娘得到刘四妈的支持,便大胆地向鸨母提出从良的请求。她回顾避兵南逃被拐卖的往事,受万俟欺侮的近事,特别提及连年已为鸨母挣下家业报了恩(刘也特地附和这句话)。尽管美娘说得谦卑恳切,鸨母还是怒气冲天,

她指望假女做为终身依靠，岂能允许这棵摇钱树倒下。好在美娘已经不是往年的美娘了，她历经坎坷增长了才干，变得有心计了，如今她是志在必得。她哭向姨娘，要"猛拚个身葬黄泉"，其实不过是一个姿态，不同于落阱时的寻死觅活。刘四妈忙吩咐人看好美娘——也不过是一个姿态，都是吓唬王九妈。而美娘哭入内室则是为了把劝说之事留给刘去做。

刘如何劝王？她迅速抓住要害去打动王，这要害之处，便是美娘被万俟欺侮险些丧命的事实。风月场中，万俟之流绝非个别，难免断送婵娟。这也与美娘出了名有关，不如把她换成几个半高不低的粉头，也赚钱，又安稳。再说美娘性烈，怕再也留不住了。一席话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美娘终以千两之价为自己赎了身，当即成交，一手付银，一手还契。为防止鸨母反悔，美娘随即离开王家，移住刘家。

王九妈向美娘索取高价，原以为她一时凑不齐，没想到她早就备下了。美娘付银归付银，理却不能不争。她说："论来我曾与娘赚过钱的，就少了些，娘也让得我起。我如今偶有千金，尽数送与娘，也只当孝顺的意思。"前一句话在理，是鸨母贪心了，后一句却是假话。下文交代美娘寄存在各府夫人处的箱笼，合计有三千金之数！不过，这句假话当说，这个心计用得高明。

刘四妈曾经受王九妈之托劝告美娘，如今又受美娘之托劝告王九妈，前者说合，后者说离，两回都获成功。因为刘的辩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甚至有相当的预见性。刘为美娘所定从良四条件后来一一具备，奠定了从良成功的基础。这样一个人，我们固然可以非议她的道德观念，但是对于她在现存秩序下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帮助弱势者，却是应该肯定的。　　(宋光祖)

清　忠　谱

李　玉

第九折　就　逮

(外扮中军上)九重魁地飞严旨，五夜俄然赐赭衣①。自家毛老爷一个内中军便是。只为吏部周老爷，忤骂厂爷②，又与嘉善魏宦联姻，斥辱校尉。报入东厂③，厂爷大怒，就把周爷名字，嵌入周起元一案④，坐赃三千，严旨提问。缇骑已到苏州了⑤。俺老爷奉命惟谨，连夜发下文书，着

我往该县投递。一路行来，这里已是吴县衙门了。不免传鼓进去。(传鼓⑥介)(丑扮门子提灯上)半夜三更，什么人传鼓？(外)快通报！抚院中军，有紧急文书投递。(丑)这等少待。容禀过老爷，请进私衙相见。(外)回复老爷要紧，不便担阁，快快传进！我去也。只消一行字，勾取一员官！(下)(丑)不知何等文书，这样紧急。且送与老爷开看，自有分晓。老爷有请。(末上)子夜闻传鼓，中宵忙整衣。门子，如此深夜，何人传鼓？(丑)抚院周军有紧急公文投递。(末)快请进来。(丑)他说不便担阁，传了文书进来，就回去了。(末)取上来我看。(丑送上介)(末作拆看大惊介)呀，不好了！元来我周蓼洲老师，触忤魏珰，矫旨提问，缇骑已到。我还该乘此暮夜，飞骑出城，报他知道。好教他豫作处置，料理家中未了之事，少尽师生之谊。门子，快带马来，悄悄随我到周老爷家里去。(丑提灯应介)(末上马介)

【忆莺儿】月影微，星影稀，着紧加鞭促马蹄。他那里燕雀巢堂知未知⑦？风波恁奇，颠危怎持？羞杀我位卑力薄难周庇。这里已是老师门首，门子，带住了马。路遥迤，衙门陋巷，急急叩双扉。(下马叩门介)

有人么？(不应)(连叩介)(净内)什么人，夜深了，在此敲门打户？(末)有事要见老爷，快些开门。(净)为什么？敢是杀将来，这样要紧！(末)快些！快些！(净)天爷爷，黑魆魆地，也等我摸个袄团着了，方好开门。且问你是什么人？(丑)吴县陈老爷在此！(净)是陈老爷。这等来了！来了！(反披衣奔上)阿呀，摸着了一条裤子，认作衣裳，再也穿不上；刚刚披好，又寻蒲鞋弗着，真正要快反迟了。(丑)快快开门要紧！(净)好作怪，越是要紧，门儿越开弗开了！阿呀，啐！元来失记开了门闩。(开介)(末进介)管家，快些通报一声，说我急急要见！(净)兄弟倒把灯儿照我一照，等我穿好了衣服。(丑)快通报去！(净)索性把灯儿借我，一发寻着了蒲鞋。(末)咦，只管慢腾腾地，不顾误了大事！(净)老爷便是大事，难道我赤了双脚，倒是小事？(末)闲说！(净)不是嗄，怕里边没火，拿进去照着，好等老爷起身。(末)这等快取去！(净)老爷，请在黑头里坐坐罢！(丑)还要罗唆！(净下)(末)被他故意兜搭，担阁了这会。老师闻下官在此，吃这一惊可也不小。(净随生上)陈老爷那里？(末)不敢！门生在此。

【前腔】(生)短梦回，密语催，倒屣匆匆忙展衣⑧。老父母，为何昏夜至此嗄？我晓得了。早上传说校尉来苏，想必轮着治生⑨了。独抢刀门舍我谁？(末)门生适逢宪檄，才知借重老师。恐明早就速，便不及将家事处分了，因此昏夜飞骑，报知老师。(生)治生已料定有这一日的了。权奸焰飞，

孤臣命灰，生涯本分原非异。(末)宪檄森严，老师速自区处。门生恐有泄漏，就此告辞回县，明早再来奉请。(生)请便。(末)门生多有得罪了。泪频挥，谈心此刻，何忍顿分离。

带马过来！(上马策行)(下)(生)老苍头⑩，且把门儿虚掩着。(净应下)(生进介)(旦、小生、贴上)阿呀，相公，这是那里说起？(生)你们为什么来？(旦)相公，你一生刚愎，惹是招非。情知当势难撄，故意虎须独撩。今日祸到临头，我母子们死无葬身之地矣。

【五更转】顶乌纱，千百辈，你一人独抗持，几声快骂全家泪。今日里呵，祸到临头，怎生回避？(生)妇人家，说这样没志气的话来！男儿事，有甚悲？无他畏！此身许国应抛弃。夫人，我如此收场，殊不惭愧。

(小生)阿呀，爹爹嗄！此去身投虎吻，吉少凶多，倘有不测，怎么处？

【江儿水】绕膝心肠碎，牵衣血泪垂。捐躯救父甘长逝。(生)朝廷拿我，岂是你代得的？(小生)爹爹嗄！子孝臣忠同一例，可不道全爹大节彰儿罪。(贴)这个多是孩儿不孝，有累爹爹。(生)为何？(贴)总为姻联祸起。生女何裨？眼盼盼家门遗累。

(生)呀，你们也可笑得紧。大丈夫心事，虽非儿女所知，只是你们，既做了周顺昌之妻，周顺昌之子，

【玉交枝】颇知大义，却缘何狂呼惨啼？未能鼓舞须眉气，徒然挠乱人意。(旦)生离死别，只在顷刻，有甚未了之事，还是分付我们一声。烧残红烛心渐灰，值不得可怜两字将奴慰。(合)苦扳留，无非这回。细商量，无非这回。

(生)夫人，你说什么未了之事？是嗄，是嗄！有一桩未了之事。案上有素纸，孩儿，快与我磨起墨来。(旦背介)好了，好了！相公有后语嘱付了。(小生)爹爹，有什么未了之事，尽着写去。(生)我就写，就写。

【五供养】展开素纸，骂贼真卿⑪，书法宗伊。题着什么？好嗄，有了！(写介)补完未了事，题作小云栖。(众)"小云栖"这三个字什么意思？(生)前日龙树庵僧西崖，嘱我题一匾额，连日不曾写得，今夜也完了一桩心事。春秋绝笔，除此项无萦系。(众)我们只道有甚嘱付，原来作此不急之事。兀的不痛杀我也！(合)纷纭当此际，慷慨践僧期。三字留题，直抵长歌正气。(净上)

启老爷知道：文老爷步行求见。(生)既如此，你们暂退。(众应下)(生)就请文老爷进来。(净应下)(外上)

【月上海棠】国士危，撄冠往救浑无计⑫。阿呀，蓼洲兄！不想你也有这

日。(生)也是必然之事。(外)小弟闻此消息,正欲乘夜报兄。途遇县公,才晓得吾兄处先有实信了。天色一明,就要请兄入城开读。事在燃眉,吾兄作何区处?(生)小弟有何区处?但闻呼即赴,君命难违。(外)蓼洲兄,说那里话!小弟为了吾兄之事,等不到落月啼乌,禁不住刳心裂胃。冤声沸,只恐吴氓,素称尚义。

(生)住了。吾兄怎么说个吴氓仗义?(外)魏贼弄权,忠良屠戮。正类固所痛心,小民莫不切齿。况吾兄清名久著,士庶钦心。一旦罹此奇冤,桑梓必怀义愤⑬。且此处金阊⑭,尤多豪侠。倘然一倡百和,公恳上台,九阍虽遥⑮,焉知不为民心感动?(生)咳!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若果有此事,反陷弟于不忠了。

【三学士】我只此一身值甚的,惊天动地何为?(外)吾兄虽具刚肠,他人定难坐视。小弟言及于此,亦是或然之事,亦未可知。一时公愤民之义,不枉你十载乡评众所推。(生)吾兄有此一言,倘他人闻之,反为未便。(外)天色将明,当事者必来催促,可作急将家事料理。(生)有何料理?(外)小弟告别了。俟兄入城,另有商议。患难关头存意气。金兰谊⑯,狐兔悲。(别下)(旦、众出介)阿呀,相公嗄!天色渐明,就逮在即。难道廿载夫妻,真个竟无一言嘱付么?(生)咳!只管多讲。我有什么嘱付来?自今以后,我自做我的事,你们自做你们的事便了。(旦、贴、小生哭介)(生)休聒絮!(向旦介)鸟同林,各自飞。大丈夫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向贴、小生介)怎顾得儿啼女悲。(内打五更介)(众)响铛铛漏点催,血淋淋泪点飞。(净上)

阿呀,老爷,不好了!吴县陈老爷,奉候老爷公所开读。说天色黎明,延缓未便;现在外厢堂中,立候老爷起身哩。(生)既如此,你们快随我到家庙中,向祖宗英灵拜别去。(行介)(到拜介)(生)

【侥侥令】百年存血食,一旦失瞻依。我那祖宗嗄!你只愿子孙忠孝,今日此去,烈烈轰轰,可也不负你的家教了。(笑介)地下相逢无惭色,你可也踏着香云来帝畿,帝畿。

县公候久,理合轻身就逮。夫人请进,我就此出堂去也!(众)阿呀,相公嗄!爹爹嗄!(合)

【尾声】生逢不似生离易,怎禁得放声挥涕。(生)哇!你们还要哭些什么?阿,呸!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竟下)

(净)阿呀,我那老爷嗄!(随下)(众哭介)

【哭相思】不惜身家酬国恩,风波匝地一孤臣。从今痛定还思痛,狼藉衣衫半血痕。

(小生)母亲且免愁烦,请进少息。待孩儿急到县中,打听消息如何便了。(旦)我那相公嗄!

正是:市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贴扶旦下)

〔注〕 ①赭(zhě)衣:古代囚犯所穿赤褐色衣服。亦代指囚犯。 ②厂爷:指东厂的首脑魏忠贤。 ③东厂:由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京师东安门北设立的特务机构,宦官头目任提督,直接掌握,有事报告皇帝。 ④周起元:明朝大臣,官至右金都御使、苏松巡抚。因得罪魏阉死党李实而被魏忠贤矫旨罢官。天启六年(1626)二月,为杀戮东林党人,魏忠贤唆使党羽诬告周起元任巡抚时贪污帑金十余万两,充作东林书院讲学之用,周顺昌等六人亦参与分赃,因而将此七人逮捕杀害,史称"后七君子之难"。 ⑤缇骑:原指古代当朝贵官的前导和随从的骑士,此处指逮捕犯人的禁卫吏役。 ⑥传鼓:敲击立于官府衙前之鼓以传送紧急文书。 ⑦燕雀巢堂:比喻处境极其危险而不自知。《孔丛子·论势》:"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 ⑧倒屣(xǐ):急于迎客,把鞋穿倒了。表示热情欢迎来客。屣,鞋。 ⑨治生:明末,部属对于长官,或旅外官吏对于原籍长官,自称治生。 ⑩老苍头:老仆人。 ⑪真卿:颜真卿,唐代大臣、书法家。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颜真卿奉旨前往劝谕,被李希烈严刑折磨,颜真卿威武不屈,被缢而死。 ⑫撄冠:来不及戴正帽子,形容急急忙忙。 ⑬桑梓:古代宅旁多植桑树和梓树,因而以之指代故乡。此处指乡里之人。 ⑭金阊:苏州西阊门外旧有金阊亭,故苏州又称金阊。 ⑮九阍(hūn):指朝廷。阍,宫门。 ⑯金兰谊:语出《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比喻友情深厚。结拜弟兄,亦称金兰。

李玉所作传奇《清忠谱》,叙演明朝天启年间宦官头目魏忠贤专擅朝政,迫害东林党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虽清廉忠贞,却被削籍归乡苏州。状元文震孟亦被罢官。周顺昌拜访文震孟,得知朝政更加腐败,益发愤恨。时值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魏党逮捕赴京,舟过苏州。周顺昌便特地登船慰问,并与之联姻,将女儿许配大中之孙。而苏州巡抚毛一鹭等人,却逢迎权奸魏忠贤,特在苏州半塘为之建造生祠。周顺昌愤而赴祠,面对魏忠贤塑像,斥骂其罪恶行径。毛一鹭得知此事,密告魏忠贤,魏便将周嵌入他案,诬为贪赃,而矫诏捕周。苏州市民闻之,群情激愤。以颜佩韦等五位义士为首,聚集成千上万市民,冲入察院,示威闹诏,反对逮捕周顺昌。争斗之中,市民将校尉二人打杀。但毛一鹭等人已将周顺昌秘密押解京师。魏阉党羽对其严刑拷打,逼其认罪。但周顺昌坚强不屈,斥骂不已,结果被囊首害死。义士朱完天协助周顺昌之长子周茂兰将其完葬。毛一鹭等人却诬告苏州市民造反,请旨屠城。多亏银台徐如珂从中回护,苏州方免荼毒。既而天启帝去世,崇祯帝继位。魏忠贤被正法戮尸,群奸亦被治罪。苏州市民闻而雀跃,涌向半塘,捣毁魏忠贤生祠,严惩魏党爪牙,重新安葬五位义士。状元文震孟亦奉诏还京。

他于临行之际，祭奠了忠烈义士。周茂兰血书奏于朝廷，崇祯帝下诏荣封周顺昌三代。作者通过这一历史事实，热情歌颂了以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以颜佩韦为代表的下层市民英勇反抗阉党权奸的斗争精神。而《就逮》一折就是塑造主人公周顺昌不屈形象的重场戏。

作者在此折一开始，之所以率先叙写苏州巡抚毛一鹭的中军连夜投递文书的迫不及待；吴县县衙的门子半夜三更通报知县的不敢耽搁；吴县知县陈文瑞拆看文书后的大惊失色，连夜飞骑出城报信的"着紧加鞭"；老苍头深夜闻信的慌不择衣，不只是意在暗示权奸陷害忠良的阴险诡秘与被捕者的不同寻常，也是意在渲染和增强黑云压城、风雨骤至的紧张气氛，来反衬被逮者周顺昌的从容不迫。

当时，正值权奸魏忠贤把持朝政，气焰嚣张之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其手下爪牙，"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凡是"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在这种暗无天日的血腥统治之下，有些闻知将要被捕的官员，"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或者是"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张溥《五人墓碑记》)。而周顺昌呢？作者以虚门而待、从容题额、拜辞家庙等典型情节，着力刻画他的从容就义、视死如归。

当吴县知县陈文瑞一来时，周顺昌便对其昏夜而来的原因未卜先知了，说道："早上传说校尉来苏，想必轮着治生了。""治生已料定有这一日的了。"因此，他令苍头"把门儿虚掩着"。因为他深知自己舟中联姻、祠中骂像，反对权奸魏忠贤，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早已将生生死死置之度外。是明知"珰势难撄"，却偏要"虎须独撩"，明知虎吃人，偏打吃人虎；虚门而待，我行我素，显示了从容迎战的英雄气概。在与家人生离死别之际，他既没有痛哭流涕，唉声叹气，也没有惊惶失措，乱了方寸，而是引吭高歌"此身许国应抛弃"，甘愿为国捐躯，表现出"如此收场，殊不惭愧"的大义凛然，也就是光明磊落，英雄无悔。因此，他没有"后事"遗嘱，只是书写了"小云栖"之匾。此举之意，不在于这三字本身，而是"骂贼真卿，书法宗伊"。唐代大臣颜真卿，不但以书法著称，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开创新风；而且，操守堪敬，人品堪称。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往劝谕，被李希烈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骂贼不止。虽被缢死，名垂千古。周顺昌以之为宗，学其书法，学其品行。所以，在权奸唆使爪牙前来逮捕时，从容书写匾额，"三字留题，直抵长歌正气"。所写三字，正是他英勇不屈的正气之歌，犹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壮歌，千古绝唱。

至于率领妻子儿女，于家庙中与祖宗英灵拜别，乃是进而表明心迹，自

己平生所为，特别是这次与魏阉权奸的殊死斗争，是无愧于天地神灵、无愧于祖宗"家教"的。或许，这"家教"的主要内容是"子孝臣忠"，既包括除奸抗恶的不屈斗争精神，也未必不含有"愚忠"的某些成分。他在与文震孟的诀别谈话中，把魏阉的"矫诏逮捕"看作是"君命难违"，唯恐苏州市民义愤填膺，群起反抗，会陷他于"不忠"，即可见一斑。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封建社会的完人，而只是清官和忠臣。但是，他毕竟是引颈高唱着"大丈夫视死如归"、"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的正气壮歌，从容不迫、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他是走向了刑场却又是走向了同魏阉权奸当面交锋的战场。即使他下场之后，观众也会坚信，他"今日此去"，定会"烈烈轰轰"地投入新的战斗之中。

应该指出，在正史例如《明史》中，写被捕时的周顺昌，只有"与起元等并逮"、"顺昌乃自诣吏"等寥寥十二个字。据此，作者可以写他斥骂前来逮捕的校尉，表现其英勇不屈。但那样写，就难免会与此折之前的第六折《骂像》重复；可以写校尉的狗仗人势，或魏忠贤的干儿子毛一鹭之流的狐假虎威，以及周顺昌的冷嘲热讽，怒斥厉骂，但那些权奸此时不会亲自出场，而且那样写，也容易与后面的第十五折《斥勘》雷同。故作者仅从周顺昌与亲友诀别着笔，选取典型事例，突出其从容就义这一点，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看完此折戏，哪个观众脑海之中能不铭刻上周顺昌那光彩照人的悲剧英雄的高大形象呢？

（徐振贵）

清　忠　谱

李　玉

第十一折　阉　　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①。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②，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去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方才攒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梨花儿】(付)驾上差来天也塌③，推托穷官没钱刮。恼得咱家心性发，嗒，拿到京中活打杀。

李老爷呢？(小生)李老爷睡在那里。(付)快请出来。(校向内介)张老爷请李老爷。(净内应介)来了！(净扮差官上)

【前腔】(净)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差使差了瞎。自家干儿不设法，嗒，一把松香便决撒④。

(付)李老爷，咱们奉了驾帖⑤，差千差万，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银子。如今差到苏州，又拿一个吏部。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岂不晓得苏州是个富饶的所在？况且吏部是个美官，值不得拿万把银子，送与咱们？开口说是个穷官，一个钱也没有，你道恼也不恼！难道咱们三千七百里路来到这里，白白回去了不成？(净)可笑那毛一鹭，做了咱家的官儿，咱们到来，他也该竭力设法，怎么丢咱们住在冷屋里边，自己来也不来？哥阿！若是周顺昌弄不出，咱们定要倒毛一鹭的包哩！(付)李老爷说的是！差人那里？(连叫介)(丑)差人，差人！(贴走出跪介)老爷有何分付？(付)差你在这里伺候，脸面子也不见，不知躲在那里？(净)连连叫唤，才走出来，要你这里做什么！(付)李老爷不要与他说，只是打便了。(净)拿皮鞭来！(贴磕头介)小的在这里伺候，求老爷饶打。(付)你快去与毛一鹭说：俺老爷们，奉了皇爷的圣旨，厂爷的钧旨⑥，到此拿人，你做那一家的官儿，不值得在犯官身上弄万把银子送俺们！若有银子，快快抬来；若没银子，咱们也不要周顺昌了。咱们自上去，教他自己送周顺昌到京便了。快去说！就来回覆。(贴)小的是个县差，怎敢去见都老爷⑦？怎敢把许多言语去禀？(净、付大怒介)哇！你这狗头不走么？(贴拜介)小的委实不敢说。(副)要你这狗头何用？(将皮鞭乱打介)(净乱踢介)(贴在地乱滚叫痛哀求介)(副)这样狗攮的，不中用。(贴爬下)(付向丑介)你照方才的言语，快去与毛一鹭说！俺们立等回话。(内众声喧喊介)(丑望介)呀，门外人山人海，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如何走得？(付又与小生说介)你把皮鞭打开了路，送他出去便了。(向净介)咱家到里边喝杯凉酒。少不得毛一鹭定然自来回覆。(净)有理。(付)只等飞廉传信去⑧，(净)管教贯索就擒来。(同下)(小生)咄！百姓们闪开，闪开！咱家奉旨来拿犯官，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丑)闪开，闪开！让咱走路！(将皮鞭乱打下)(旦、贴扮二皂喝上⑨)(外黑三髯、冠带扮寇太守上⑩)

【西地锦】(外)民愤雷呼辕下，泪飞血洒尘沙。(内众乱喊介)周吏部第一清廉乡宦，地方仰赖，众百姓专候太老爷做主，鼎言救援哩！(大哭介)(末短胡髯、冠带扮陈知县急上)(向内摇手介)众百姓休得啼哭！休得啼哭！上

司自有公平话。且从容，莫用喧哗。

(内众又喊介)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门生，益发坐视不得的呢！爷爷嗄！(又哭介)(末见外介)老大人，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哀声震地，这却怎么处？(外)足见周老先生平日深得人心，所以致此。贵县且去分付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末)是！(向内介)众百姓听着！寇太守分付，士民中老成的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小生、老旦扮生员上)(作仓惶状介)(小生)生，生，生员王节。(老旦)生，生员刘羽仪。(小生、老旦)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铨部居官侃侃[11]，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蓦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净急上跪介)青天爷爷阿！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丑喊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阿！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的。(大哭介)(内齐声号哭介)(外)众百姓听着！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都老爷到了，你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自然极力周旋。(内齐声应介)太爷是真正青天了。(内敲锣喝道声介)(净、丑)都老爷来了！列位，大家上前号哭去！(喊介)(小生、老旦)全赖老公祖、老父母鼎力挽回。(外、末)自然，自然！(小生、老旦下)(外、末在场角伺候，打躬迎接介)(内喊介)(付胡髯、冠带扮毛抚台，歪戴纱帽，脱带洒袍)(众百姓乱拥上)(众喊介)求宪天爷爷做主[12]，出疏保留周乡宦呢！(外、末喝退众下介)(付作大怒，乱喘乱喘大叫介)反了，反了！有这等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罢了，罢了，做官不成了！(外、末跪介)老大人请息怒。周宦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或者有一线可生之路，还望老大人挽回。(付大怒介)咳！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了。有什么挽回？有什么挽回？(作怒状)(冷笑介)

【风入松】呼群鼓噪闹官衙，圣旨公然不怕。你府县有地方干系，可晓得官旗是那家差来的？天家缇骑魂惊吓，(作手势介)若抗拒，一齐搏咤[13]。

(外、末拱介)是！(付低说介)且住了！逆了朝廷，还好弥缝。今日逆了厂公，(皱眉介)咦！比着抗圣旨，题目倍加。头颅上，怎好戴乌纱！(内众又乱喊介)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外、末又跪介)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付)抚慰些什么来？抚慰些什么来？拿几

个进来打罢了！(外、末又跪介)老大人息怒。众百姓呵，

【前腔】(外、末)哭声震地惨嗟呀，卑职呵，不敢施威喝打。倘一言激变，难禁架，定弄出祸来天大。(末又跪介)老大人若无一言抚慰，就是周宦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付)为何？(末)人儿拥，纷如乱麻，就有几皂吏，也难拿。(付沉思介)

嗄！也罢！既如此，快去传谕百姓且散。若要保留周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外、末起介)是！领命！(即下)(付)哈哈哈！好个骇官儿。苦苦要本院保留，这本儿怎么样写？怎么样写？且待犯官进来，再作道理。(向内叫介)张爷那里？李爷那里？(叫下)(小生扮校尉上)(扯住付立定介)毛老爷，不要乱叫。我们的心事，怎么样了？到京去，还要咱们在厂爷面前讲些好话的哩！(付)知道了！知道了！自然从厚。(携手下)(生青衣、小帽，旦、贴扮皂押上)(生)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净、丑、末拥上)周老爷且慢。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爷，出疏保留了。(生拱谢介)列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自矢无他[14]，料到京师，决不殒命。列位请回。(净、丑、末)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决不放周爷去的。(哭唱)

【前腔】(净、丑、末)权珰势焰把人挝[15]，到口便成肉鲊。周老爷呵，死生交界应非要，怎容向鬼门占卦？(老、小生急上)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生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生)多谢诸公盛情。咳！诸兄，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顺昌此去，有日还苏，再与诸兄相聚，万分有幸了。(小生、老旦)老先生说出此言，晚生辈愈觉心痛了。(大哭介)(净、丑、末各抱生哭介)(小生、老旦)老先生，你看被逮诸君，那一个保全的？还是不去的是。投坑阱都成浪花，见那个得还家。

(生)列位休得悲哀。我周顺昌呵，

【前腔】(生)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廷前拚骂。叠成满腹东林话，苦挣着正人声价。诸兄日后将我周顺昌呵，《姑苏志》休教谬夸。我只是完节臣，死非差[16]。(外扮中军上)

都老爷分付开读且缓，传请周爷快进商议。(净、丑、小生、老旦、末)有何商量？(外)列位既具公呈，自然要议妥出本的。(众)出本保留，是士民公事，何消周爷自议？不要听他！(生)列位还是放学生进去的是。(众)不妨，料没后门走了。(外扶生入介)(内)分付掩门。(内、付掩门介)(众)奇怪！为何掩门起来？列位，大家守定大门，听着里边声息便了。(作互相窥听介)(内念诏介)跪听开读！(众惊介)列位，不是了！为何开读起来？(又听介)(内高声喊介)犯官上刑具。(众怒介)益发不是了！

列位，拚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打门介)(付扮差官执械上)咄！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么？叫手下拿几个来，一并解京去砍头！

【前腔】(付)妖民结党起波查[17]，倡乱苏城独霸。抢咱钦犯思逆驾，擒将去千刀万剐。(众)咳！你传假旨，思量吓咱！(拍胸介)我众好汉，怎饶他！

(付)嗄！你这般狗头，这等放肆，都拿来砍！都拿来砍！(作拔刀介)(净)你这狗头，不知死活！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末)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丑、旦、贴)可晓得十三太保周老勇、马杰、沈扬么？(付)真正是一班强盗！杀！杀！杀！(将刀砍介)(净)众兄弟，大家动手！(打倒付介)(付奔进介)(众赶入打介)天花板上还有一个。(众打进打出三次介)(二旦扛一死尸上)打得好快活！这样不经打的，把尸骸抛在城脚下喂狗便了。(下)(外扮寇太守扶生上)(生)老公祖，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外)老先生休虑。且到本府衙内，再有商量。(扶生下)(末扮陈知县扶付上)(付)这等放肆。快走，快走！各执事不知那里了，怎么处？(末)执事都在前面，只得步行前去。知县护送老大人。(付)走，走，走！(同末下)(净、丑、旦、贴内大喊)(众复上)还有几个狗头，再去打！再去打！(作赶入介)(即出介)一个人也不见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怎么处？快寻，快寻！(各奔介)

【前腔】(合)凶徒打得尽成桓[18]，倒地翻天无那。遁逃没影真奇诧，空寮院止勘养马。周乡宦，深藏那家？细详察，觅根芽。(共奔下)

〔注〕①青带：等级最低的衙役。　②大阿哥：原指清代年长的皇子。此处指好吃懒做、只会享福的衙役。　③驾上：皇上。　④决撒：撒手不管。　⑤驾帖：皇帝旨意。⑥厂爷：指东厂的首脑魏忠贤。钧旨：对上级旨意的敬称。　⑦都老爷：巡抚老爷，此处指毛一鹭。　⑧飞廉：同蜚廉。商朝人，以善行走著称。故后世以之指代传信或传信使。　⑨皂：即皂吏，差役。　⑩黑三髯：演员化妆演出时嘴边所带三络黑须的髯口，表示是儒雅庄重的角色。　⑪侃侃：刚直磊落。　⑫宪天：是旧时朝廷对派往各省高级官吏的敬称，一般指抚、藩、臬三司的长官。此处指抚台毛一鹭。　⑬搭咤：即喀嚓，形容砍头之声。　⑭自矢无他：坚信自己没有问题。　⑮挝：打。　⑯死非差：死的没有错。⑰波查：波折。　⑱桓(zhō)：同楂，树茬。

明朝天启年间，以周顺昌为首的东林党人与以颜佩韦等五义士为首的苏州市民英勇反抗魏阉权奸的斗争，本来就是一曲悲剧英雄的交响乐。而李玉《清忠谱·闹诏》一折，把轰轰烈烈的市民斗争成功地搬上舞台，则是我国戏曲史上一次伟大的创造。

据史书记载，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苏州民众拥护和支持东林党人与魏阉权奸就逮捕周顺昌一事进行的斗争，实际是一场空前壮烈的市民暴动。苏州市民“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当遭到巡抚毛一鹭及其爪牙的斥骂和威吓之后，“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忠贤大惧……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明史·周顺昌传》)。显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暴动。而如何将其搬上有限的舞台呢？其后不久，以此为题材而创作的传奇剧本先后有十五种之多，却都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难题。而唯独最为“晚出”的李玉本，能独辟蹊径，成就杰出。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以下三点，足堪借鉴。

其一，层层深入，推向高潮。

“闹诏”之戏，全在于“闹”，“闹”即暴动。但开场却是差官与校尉因为在逮捕周顺昌后没有搜刮到“万把银子”，便对衙役乱踢乱打，发恨要将周顺昌“拿到京中活打杀”，要将毛一鹭“倒包”。唯是如此蛮横霸道，所以尔后才会对阻诏市民“皮鞭开路”；唯是如此贪婪成性，所以才会促使毛一鹭为进而投靠魏阉而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市民暴动。此是第一层。是谓“闹”之序幕。继之第二层，是万民请愿，赢得寇知府和陈知县的同情。其间，市民情绪逐渐高涨。从为周顺昌之冤执香号泣，到请求官府为之主持公道，到请求自己以身代死，到识破魏阉“假传圣旨，杀害忠良”的险恶用心，因而坚决表示宁可满城被杀，也决不放走周顺昌。这种层次分明的情绪变化，既衬托了周之品行卓然千古感人之深，也表明了万民营救周氏之志的不可动摇。第三层是万民请求毛一鹭“出疏保留周乡宦”，而毛一鹭意欲血腥镇压。其时万民的行动，虽然还仅只限于齐声哀求，但是毛一鹭为了献媚魏阉权奸，自己头上戴稳乌纱，竟认为万民的合理要求，是“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因此要“一齐搭咤”，亦即暴力镇压。及至看到众怒难犯，才以“出具公呈”作为缓兵之计。足见其歹毒残酷中亦不乏阴险狡诈。是谓“闹”之受挫。因为还处于自发阶段的市民斗争，很容易被反动派所利用。第四层，是民众识破骗局，决定暴力斗争。“闹诏”走向高潮。关门宣诏的骗局，无疑是对“齐声号哭”“公呈保留”等合法斗争形式的否定，也是在万民义愤填膺的心里火上浇油。他们再也忍无可忍，便“拚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正邪之争，已是短兵相接。第五层，殊死搏斗，是谓高潮。镇压愈甚，反抗愈强。魏阉权奸及其爪牙要将万民“一并解京去砍头”的威吓，变成了“杀杀杀”的血腥镇压，也就使民众斗争的汹涌巨浪变成了“打进打出三次”的不可阻挡。曾几何时，那些校尉差官还那样飞扬跋扈，现在却落个抛尸喂狗的下场。然而狡诈的毛一鹭等人却趁机押着周顺昌逃走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这场打得“好快活”的“闹诏”之斗，一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却仍以失败而

告终。是谓第六层，即“闹诏”之结果。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场面，仅用六层，就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且，层层深入，推向高潮，极富艺术魅力。

其二，重在写人，个性鲜明。

戏之感人者，是人物形象，形象之典型在于个性鲜明。本来是成千上万民众轰轰烈烈的悲壮斗争，舞台上出现的却仅仅是也只能是十多个代表人物。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对待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不同个性。同是差役，魏阉的校尉气焰嚣张，非打即骂；吴县的青带却懦弱卑微，忍气吞声。同是官僚，寇知府对周顺昌不无敬仰之心，对百姓不无同情之意，对魏阉不无畏惧之感；而与之相同的陈知县，在言谈话语中，对周顺昌还有些师生情谊；他们与魏阉党羽毛一鹭的阴险毒辣显然有所区别。至于两个读书秀才请愿时的结结巴巴所表现的文弱，书场老板周文元与众不同的见识，特别是五义士的威武不屈、敢作敢为，尤其写得光彩照人。当毛一鹭凶相毕露“拔刀杀人”之际，颜佩韦挺身而出说：“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杨念如也说：“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其言斩钉截铁，真是无所畏惧，英勇豪迈。其他出场人物，即使唱白寥寥，也大都神态毕现，声口毕肖。因而能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三，台上台下，内外结合。

为了突出苏州市民斗争的声势浩大，作者不但靠出场人物的曲词、宾白、科介来表现，而且，也兼顾了后台的密切配合。诸如“内众声喧喊介”、“内众乱喊介”、“内众又喊介”、“内齐声号哭介”、“内齐声应介”、“内敲锣喝道声介”等等，都是些幕后活动。有时，还让前台人物叙说后台之事。一校尉说道：“呀，门外人山人海，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如何走得？”另一校尉说：“咄！百姓们闪开，闪开！咱家奉旨来拿犯官，什么好看！什么好看！”前一校尉又说：“闪开，闪开！让咱走路！”陈知县也说过：“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哀声震地，这却怎么处？”这样，就使前台人物与后台人物、台上叙演的情节与台下发生的事件，紧密结合起来，使观众感到这场市民暴动确实是声势浩大，场面壮观。

当然，这并非是说此折已写得完美无瑕。譬如，前面几折中，已数次提到周顺昌对魏阉权奸有清醒认识，深知他们惯用“假传圣旨，杀害忠良”的伎俩。但此折却写其认为校尉对他的逮捕是“奉旨来提”，所以他“敢不趋赴”；甚至连“闹诏”的意义也认识不到，还说什么“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未免突出了他的书生呆气和愚忠思想。即使如此，《清忠谱》，包括此折戏，仍不失为描写市民群众斗争的优秀剧作，吴伟业评之为“信史”，诚不妄也。

（徐振贵）

清 忠 谱

李 玉

第十五折 斥 勘

(净、杂扮羽林将上)(净)千夫裹甲戟森森,法吏庭前列羽林。(杂)弓尽上弦刀出鞘,厂家侍卫赛当今。自家羽林左千是也。(丑)自家羽林右千是也。今日东厂千岁爷,亲勘东林一案。命俺统军排列辕门,比着护驾威仪,愈加严肃,在此伺候。(旦扮小监抱牌上)咄!千岁爷分付,把守辕门的听着: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领牌去!(净、杂接牌介)晓得。(下)(占扮小监抱牌上)咄!巡捕官那里?(小生上)有,有,有!(占)千岁爷分付:一应押解差官,捱牌听审①,不许各犯合聚交谈。领牌去!(小生)晓得。(下)(付扮小监令箭上)锦衣卫刑狱吏何在?(丑上)有,有!(付)千岁爷分付:今日勘审,不比泛常,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栓、红绣鞋、披麻火烙、铜包木棍,异样刑具。少不中用,砍头号令哩!(丑)件件齐备了。(付)去!(下)(生囚服上)(旦、老扶上)

【梁州新郎】(生)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我周顺昌久矣削职闲居,只因面斥奸党,指骂逆像,又与魏廓园舟次联姻,三触奸人之怒,自分祸不能免,不想魏贼牵坐别案,矫旨飞提,士民义愤,又击死官旗。咳!此番到京,猛拚就死。(恨介)只恨倪文焕、许显纯两贼不容分辨,一味严刑夹打,坐赃三千,胫骨几断,手指尽折。咳!今日魏贼亲勘,料无生理。我周顺昌若还对贼置辨,岂不贻笑千秋!罢!愿挣得一腔无愧,三寸常伸,便碎骨香千载。(旦、老急奔介)呸!快一步么!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怎的!(生)阿呀,我足痛难忍,就迟几步却也不妨。(旦、老)呸!好自在话儿,俺们受了你多少钱钞,还装这样乔脸。走!走!走!(又扶一转)(撒地介)(生喘定介)咳!衣冠扫地也理应该,怎怪他胥役如狼语乱歪。(净驼贴扮半死犯官上)闪开!闪开!都御使杨爷②,打了一百铁扛子,死快了,让俺收监去。(下)(生顿足介)呀!是杨大洪。罢了!罢了!(付、丑抬小生扮死犯上)走,走!都察院左爷③,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了,发在宫坛教管去。(下)(生顿足介)呀!左浮丘竟被非刑置死了。好痛心也!(哭介)忠良士,看看殆,朝堂已绝龙逢派④。轮到我,死立待。(内高叫掩门介)

(旦、老)想是千岁爷掩门进膳了,周爷,扶你到空处,且坐一坐。(扶一转

介)(老)你陪周爷坐着,我到那厢解手就来。(老下)(旦带索横地睡介)(末扮半死魏大中净驼上)呀!方才驼上肩还是活的,一煞时硬膨膨,直僵僵了。且撇在此间,再驼几个死的出来,一并扛去罢。(撇末下)(生暗觑介)呀,这是魏廓园亲家,打得这般模样,竟死非命了,好伤心也!(哭介)不免叫一声魏廓园!魏亲家!我周顺昌在此。(末作渐醒介)

【前腔】三尸离壳,一灵还在,耳畔谁呼声再。(转气介)攒心抱痛,猛然带转魂来。(开目慢视介)呀!元来蓼洲亲家!蓼洲,蓼洲,我魏大中与你长别了。(生哭介)亲翁,事同一体,小弟也即在少顷相随了。(末悲咽介)亲家,别话不能说了,只是一事放心不下。(生)亲翁!还有何事记怀?(末)想着吾孙伊托,你有遗孤,两姓谁担代?(生含泪介)尽自由他。(末)亲家!我与你相携同上也望乡台,看不得累累妻孥哭草莱。(生)亲翁!大丈夫视死如归,还说这些儿女之事怎么!(末哭介)亲翁!还有一言要说。(生)亲翁还有何言?快说!快说!(末)亲翁,我骂贼神虽惫,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作呜咽气绝介)

(生)呀!陡然气尽了。咳!我周顺昌顷刻之间,就是这般模样了。呸!我还待打点辩论怎么。罢!就在公堂上,把阉贼痛骂一场。我周顺昌就死也死得正气。不差,不差!不要乱了主意。(小生巡捕急上)咄,咄,咄!谁在此讲话?(踢睡卒介)狗才!可晓得千岁爷号令,不许各犯合聚交谈?你公然把两个囚徒聚在一处讲话,先打你一百皮鞭。(丑)呀,老爷,那一个是死尸,并没人交谈。(小生踢尸介)既是死尸,还不发到官坛走!(下)(旦拖末下)(旦即上)(内叫开门介)(老急上)伙计,第一起就是周爷了。快走!快走!(下)(作开门介)(净、外分立两傍)(上场八字排两桌介)(付扮倪文焕、丑扮许显纯各抱卷上)下官倪文焕,下官许显纯,东林一案,早堂俱已审结,只有苏州打死官旗的周顺昌,未曾勘问。各抱文卷呈递上公亲览。(向上跪介)呈递苏州府打死官旗文卷。(内)递上来!(占一小监飞上接下)(付、丑据桌分立介)(内)犯官进!(内)进来!(生杻链⑤)(旦、老押上)(内)去锁链!(旦、老去链介)(生直立介)(付、丑)怎么不跪?(生)我周顺昌跪那个?你动不动摆着龙位,矫旨压人。我周顺昌被你二贼连次非刑酷拷,今日既无龙位,还敢无礼,喝我跪么?(付、丑)你没有眼的,上边巍巍端坐的是那个?还不跪么!(生大怒指喝介)嗄!元来是魏贼!咄!阉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愤,且数你罪恶桩桩,敢一一回对么?

【前腔换头】你纵着十千儿恨似豺狼,布着百千孙毒如蜂虿⑥。又私通客氏⑦,把后妃杀害。(付、丑)法堂之上,敢把千岁爷这般斥辱,大胆已极,快快拿下!(生)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待拿那个?你是阉

家恶犬，厂内豪奴，不过排陷邀欢爱。（踢翻两桌将杻劈面击付、丑介）我周顺昌今日到此，总是一死。一杻击杀你二贼，岂不快心！杻敲贼面也好开怀，权当做笏击权奸血溅腮。（付、丑）不好了！鼻子打断了！乌珠打花了！（各捧面叫痛介）（贴急上）千岁爷有旨，犯官污言抗上，着武士击去门牙，不容开口。（净、杂将槌擒生敲牙滚地介）（奋起含糊指骂介）魏贼！难道我断了齿，就骂你不得么？齿虽断，舌还在，我生平不受三缄戒。常山口，未亏坏。（倒地作闷死介）

（付、丑指生骂介）周顺昌，你这狗头！也有今日么？

【前腔】怪从前鼓舌摇腮，致今日齿亡唇败。咄！你恁般崛强，怎么如今不开口了？恁吞声下气，口闭头埋。（生骤起将付、丑满面喷血介）（付、丑）呀！不好了！不好了！赤淋淋，湿答答，满面都被他喷着血了！（怒介）死囚！死囚！你不怕刀临头颈，还思含血喷人，唾面谁堪耐。（净、杂持棍上）（打生仆地介）（生又起含血喷付、丑介）（付、丑）呀！不好了！又来张大口，向天开，袍上猩猩赤点苔。（杂、净绳捆生介）（付、净、丑、杂）笑你虫蚁命，无多大，切时不值颗儿菜。既作孽，又作怪。（占扮小监上）

千岁爷有旨，周顺昌不必再勘，着锦衣卫押带还监。（净、杂扶生介）（生指恨介）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净、外、生锦衣卫押下）（付）许哥，好一个不怕死的强贼。（丑）下次再审，又被当堂辱骂，如何是好？（付）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与你禀过爹爹，速速分付狱卒，了他性命便了。（丑）不差！不差！（内喊掩门介）

【尾声】（付）犯官强横真无赛，（丑）了残生须索快哉，（合）管教你一死难将口再开。

（付）区区辱骂恨难平，（丑）骂了爹爹立杀身。

（合）阎王注定三更死，　断不留人到四更。（同下）

〔注〕 ①捱牌：依照牌号顺序。捱，同挨，依次。 ②杨爷：指晚明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为魏阉诬陷入狱而死。 ③左爷：指晚明东林党人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为魏阉诬陷入狱而死。 ④龙逢：即关龙逢，夏代末年朝臣。时值桀为夏君，荒淫暴虐。关敢言直谏，被桀囚禁杀害。 ⑤杻（chǒu）：刑具，即手铐。 ⑥蜂豸（chài）：蜂、蝎一类毒虫。 ⑦客氏：明熹宗乳母，与魏忠贤私通，恃宠专权。

周顺昌是《清忠谱》中最主要的正面主人公，是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和体现作者创作主旨的核心人物。倘若没有写他被捕前后的忠直刚正，东林党人及苏州市民英勇反抗魏阉权奸的斗争精神，便难以体现。能否将其英雄形象塑造得感人至深，便成为全剧成败的关键。作者主要是以“缔姻”、“骂像”、“就

逮"、"斥勘"、"囊首"等五折戏(亦即在危难之中与魏大中联姻、亲赴魏忠贤生祠怒骂其像、面对京师校尉从容就逮、狱中怒斥魏阉权奸、临死之前发誓化作厉鬼"击杀奸贼"),来刻画其斗争精神和坚贞情操的,把他写成一个清廉正直的清官,坚强不屈的斗士,赤胆忠心的忠臣。《清忠谱》就是谱其既"清"且"忠"的乐章。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嫉恶如仇,坚贞不屈。这是周顺昌的光彩照人之处,也是作者在"斥勘"一折中着力突出的一点。此折可谓全剧的画龙点睛之处,是五折重场戏中的重之重,然而也是全剧中最难写好的一折。因为,既然是魏阉权奸对其审勘,他是孤身一人面对奸佞及其爪牙,那么,就会完全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之中。而且,作为囚犯,其言行没有丝毫自由,作者的表现手段随之也会受到诸多局限。然而,作者能从难处见功力,灵活地运用了衬托手法,设置了典型的细节,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的不朽典型。

何以羽林军持戟荷戈排列辕门,比护驾还要戒备森严?何以太监们穿梭般传令,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不许各犯合聚交谈"?何以各种刑具摆列公堂,布置俨然似阴曹地府?就是因为魏阉要亲自审问周顺昌。这种剑拔弩张、阴森恐怖的气氛,看似显得魏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其实,正透露了其色厉内荏,内心空虚;恰反衬出周顺昌的凛然难犯,具有正义必胜的威慑力量。否则,对付一个手无寸铁、身披枷锁的"犯官",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正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方显得石破天惊春草劲。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中,周顺昌引颈高歌"劲骨干磨不坏"、"直将厉气冲开"而出场亮相,顿时便显得光彩夺目,立即扣紧观者心弦。

然而,作者让周顺昌以寥寥几句宾白,自述其被捕原因以显示其宁死不屈之后,便笔锋一转,写周顺昌亲眼目睹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忠"的英勇就义。本来,据史书记载,天启六年七月"三忠"被狱卒杀害,早在同年六月已经死于狱中的周顺昌是不可能看到他们的壮烈牺牲的。然而,这"三忠"同周顺昌一样,也是因为反抗魏阉权奸而含冤入狱的东林党人,足见魏阉权奸迫害东林党人株连之广,杀戮之多,非要"一网打尽"不可。这"三忠"也都是被魏阉矫诏逮捕入狱的,都曾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和支持。杨就逮时,"市民数万人拥道攀哭";左被捕时,"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魏被逮时,"号泣送者数千人"(各据《明史》本传)。同周顺昌一样,他们身陷囹圄之后,也都遭到了魏阉死党许显纯、倪文焕之流的酷刑拷问,因而惨死狱中。对杨,"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对魏,"显纯酷刑拷讯,血肉狼籍";对左,"显纯五日一追比","为酷刑所毙"(同上)。足见东林党人坚强不屈,前仆后继,周顺昌与之同气相应,同仇敌忾,必定也会同样坚强不屈的。对于"三忠"就义,周顺昌固然"伤心""痛心",但更重要的却是义愤填膺,激励斗志。即如魏大中,诀别之际,虽然谈过"儿女心事",却并非英雄气短,他对周顺昌最主要的遗嘱是鼓励其骂贼,"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所

以周顺昌听了才会有"死得正气"的坚定自白。可见,"三忠就义"是周之"斥勘"的先声,"斥勘"则是"三忠"斗争的继续。他们是同此悲歌、同此壮歌,共同以生命和鲜血谱写"清忠谱"的。如果说叙演开场时群小准备审讯的如临大敌,是为反衬周顺昌凛然难犯;那么,继之所描写的"三忠"就义,就是为了正衬周吏部的坚强不屈。

无疑,公堂"斥勘"是此折的重点。作者以紧密相联而又层次分明的三个细节,即怒骂、杻击、血喷来集中刻画周顺昌。尽管魏阉奸党对其严刑拷掠,以致"胫骨几折,手指尽断",伤口溃烂,"脓窝血窟","万千血孔",但他义无反顾,毫不屈服,直接面对奸贼魏忠贤,厉声怒骂:"嗄,元来是魏贼!咄!阉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愤,且数你罪恶桩桩。"其凛然无畏的气魄,嫉恶如仇的个性,匕首投枪般的语言,较之击鼓骂曹的祢衡,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如果仅是此骂,还不足以消解周氏以及观者对魏阉权奸的心头之恨,而且人物表演起来也缺乏动作性。因此,作者继之描写:当魏阉爪牙要将周顺昌拿下时,其满腔愤懑已是凝聚于脚尖手头,干脆踢翻两张桌子,扬起杻枷猛击阉狗爪牙许、倪二人。"鼻子打断了!乌珠打花了!"确实大快人心!其实,杻击奸佞,于正史不载。但这是周顺昌嫉恶如仇个性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艺术的真实,也确实进而强化了主人公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虽然穷凶极恶的魏阉爪牙许显纯和倪文焕,令人敲去了他的牙齿,不容开口,但他仍将鲜血喷到奸党脸上,仍然骂不绝口:"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历史事实亦确实是如此无疑的。"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顺昌巽血唾其面,骂益厉"(《明史》本传)。李玉的功劳在于将这种历史的真实形象地搬上了舞台,集中刻画了他宁为玉碎而不改其白、宁为竹焚而不改其节的坚强不屈,之死矢靡他、死而不后已的顽强斗志,将其烈性如火、坚骨如钢的个性展示到了最高峰,完成了这个悲剧英雄形象的塑造。《清忠谱》之所以传诵一时,且改为其他剧种盛演不衰,大概与此亦不无关系。

(徐振贵)

千 钟 禄

李 玉

第十一出 惨 睹

(生缁衣笠帽)(小生道装挑担上)(白)大师走吓!

【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小生合唱)四大皆空相①。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生白)我自吴江别了史徒出门，师弟两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晓行。一天心事都付浮云，七尺形骸甘为行脚②。身作闲云野鹤，心同槁木死灰。(唱)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生白)徒弟前面是那里了？(小生)是襄阳城了。(生)是襄阳城了。咳！(生唱)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内)走吓！(小生)后面有许多车辆兵马来了，且闪过一边，让他们过去。

(下)(外、末拿枪哨子帽，杂扮车夫四辆，净扮将官押上)

【刷子芙蓉】头血溅干将③，尸骸零落，暴露堪伤。又首级纷纷，驱驰枭示他方④。(净白)俺想皇爷杀了多少大臣，就在京城号令罢了。又听那都察院陈御史之言，说凡系那处人，把首级发在本处号令，把头儿装了数十辆，着咱们各处分解。这样苦差好不烦恼，快走，快走。(活门串应唱)凄凉，叹魂魄空飘天际，叹骸骨谁埋土壤。(净对内介)咄！你每这些众车儿打伙儿行走，不要落在后面吓。咳，那些众公卿做什么官？今日里呵，(唱)堆车辆，看忠臣榜样。枉铮铮，自夸鸣凤在朝阳！(下)(生、小生上)

吓，呵呀，好痛心也！

【锦芙蓉】裂肝肠，痛诛夷盈朝丧亡，郊野血汤。好头颅如山，车载奔忙。又不是逆朱温清流被讨⑤，早做了暴嬴秦儒类遭殃⑥。(小生白)大师走罢，不要保他们的事了。(生)咳，都为我一人，以致连累万口性命，是我累及他们了！(唱)添悲怆，泣忠魂飘飏。羞杀我，犹存一息泣斜阳。

(三旦内)苦吓！(小生)后面又有许多兵将解着囚妇来了，且闪在一边。

(外、末头袋拿刀，旦扮四囚妇，丑扮差官押后上)走吓！

【雁儿落】(众旦)苍苍！呼冤震响，流血泪千行万行。(丑白)这是你家做官的带累你每的，哭也怎么？(众旦唱)家抄命丧资轻荡，害妻孥徙他乡。(丑白)那些夫人小姐砍的砍，绞的绞，还要发教坊司、赏象奴⑦，不知流徙千千万万，那在你们这几十百个。(众旦唱)沦丧，叹匹妇终作沟渠抛漾。(跌介)(丑白)这时候还要装幌子，思想那个来扶你每么？还不起来快走！(众旦扒起唱)阿呀，天吓！真悲怆，纵偷生骯髒⑧，到不如刚刀骈首丧云阳⑨。(丑赶介)走吓！(同下)(二生上)

(白)阿呀好恼吓！纵然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何干？

【桃红芙蓉】惨听着哀号莽，惨睹着百俘囚状。(小生)大师，路上来往人多，不要讲了，走罢。(生唱)阿呀，裾钗何罪遭一网，连抄十族新刑

创⑩。(小生白)大师,当初刘文成说尚有三十年杀运未除⑪,这也是天数了。(生)咳!(唱)纵然是天灾降,也消不得诛屠恁广。恨少个,裸衣挝鼓骂《渔阳》⑫。

(付内白)啲,走吓!(小生)后面许多兵将,押着无数犯人来了,且闪在一旁。(占、老鲛帽花枪扮军士拿军器,四个犯官付校尉押上)

【普天芙蓉】为邦家输忠党,尽臣职成强项。(付白)为因你每要做忠臣,故此圣上特来奉请。(众)呵呀,我每久不为官,又来拿解,岂不冤枉?(唱)山林隐甘学佯狂,俘囚往誓死翱翔。(付白)快走,有话到圣上面前去讲。(众)讲什么,要砍便砍罢。(付)好一班不知死活的书呆。(内介)走吓!(众)老先生,总是我每不是,当初不能御敌,直至纵虎入山,悔无极矣。(合唱)空悲壮,负君恩浩荡。罢!拚得个死为厉鬼学睢阳⑬。(同下)(二生上)

(生恨介)咳,一发罢了。吓,吓,吓!我道只独诛戮朝中臣宰,不想又捕捉弃职官员,正人君子,定然无噍类矣⑭。(唱)

【朱奴芙蓉】眼见得普天受枉,眼见得忠良尽丧。(小生白)大师走罢,天色已暮,快赶到前面寻一寺院歇宿便好。(生)咳!(合唱)阿呀,迷天怨气冲千丈,张毒焰古来无两。(生)阿呀,我想忠臣做到这个地位是哟。(唱)我言非戆,劝冠裳罢想,到不如躬耕陇亩卧南阳⑮。

(小生白)大师,此处湖广要道,京中往来公干人多,恐有识认,祸生不测。(生)如此便怎么?(小生)且到前面,过了今夜,明日从小路急趱行,赶到武冈州,速往贵州,直入云南深山居住,才可安身。(生)如此且赶到前途再处。

【尾】路迢迢心怏怏。(小生唱)且暂宿碧梧枝上。(内作钟磬介)(生白)吓!钟鸣了。(小生)大师,这是野寺晚钟,非景阳钟也⑯。(生)吓!是野寺晚钟?(小生)是。(生)咳!(唱)错听了野寺钟鸣似景阳。

〔注〕 ①四大:佛教语,指地、水、火、风。空相:虚幻不实之相。《大智度论》:"因缘生法,是名空相。" ②行脚:行脚僧,为寻师求法而游食四方的僧人。 ③干将:古宝剑名,春秋时干将、莫邪夫妇所铸雌雄双剑之一。 ④枭示:割下首级悬木示众。 ⑤朱温:即五代后梁太祖,唐末为黄巢部将,降唐,授宣武军节度使,与李克用等联兵破黄巢军,吞并诸藩镇,封梁王,天祐四年(907)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清流被讨:天祐中,唐宰相柳璨迎合朱温旨意,谮杀大臣裴枢等人,李振乃对朱温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事见《旧五代史·李振传》。 ⑥儒类遭殃: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 ⑦教坊司:官署名,掌管承应宫廷宴会、祭祀声乐歌舞的机构。明代隶属于礼部,除领乐户外,兼领罪囚家属,以给承应。象奴:南方交趾出象,驭象者称

象奴。　⑧骯髒(kǎng zǎng)：亢直貌。　⑨云阳：地名，秦置县，治今陕西淳化西北。汉桓宽《盐铁论·毁学》："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制于云阳之市。"后世常用于指代刑场。　⑩十族：燕王朱棣夺取帝位，令方孝孺撰起草即位诏书，方宁死不从，朱棣威胁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凛然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遂残忍地灭其十族。按，古以灭九族为最惨酷，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朱棣灭方孝孺十族，九族之外，并及朋友门生，可谓惨酷已极。　⑪刘文成：诚意伯刘基，明代的开国功臣，谥文成。民间传说中常被描写成精通术数，能预测未来的高人。　⑫"裸衣"句：东汉末祢衡才茂性直，孔融荐之于曹操，他自称狂病拒不见操，并数有恣肆之言。曹操欲辱之，令其为鼓史，他乃裸身击鼓骂曹，使曹操十分狼狈。曹操乃将其转送刘表，刘表又转送黄祖，终为黄祖所害。渔阳，指《渔阳参挝》，鼓曲名，祢衡所奏。挝(zhuā)，击，打。　⑬睢阳：指唐张巡。张巡，蒲州河东人，开元进士，官真源县令。安史之乱起，他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坚守睢阳，阻击叛军，后粮尽援绝，城破被执，与许远一同从容就义。　⑭噍(jiào)类：活着的人或动物。噍，咀嚼。　⑮卧南阳：三国蜀汉诸葛亮《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南阳，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诸葛亮躬耕之地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　⑯景阳钟：南朝宫中景阳楼上的钟。南朝齐武帝因宫深不闻端门鼓漏声而置，宫人早上闻钟则起装束。后多泛指。

《千钟禄》，亦名《千忠戮》、《千忠录》。写明王朝初年，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燕王朱棣争夺帝位，以反对削藩为名发兵南下攻破金陵，建文帝扮成僧人，隐遁逃亡二十多年，直至衰年才返回宫廷的曲折故事。其间有着大量忠臣及其家人被杀戮、迫害的情节，亦表现忠臣护主的忠义。如《替死》一出，写逃亡路上，新朝廷已知建文帝扮为和尚，随行的翰林院编修程济扮成道人，追捕甚紧，吴学成、牛景先两臣亦扮为一僧一道，让追兵捉去，掩护了建文、程济。又如《打车》一出，写建文帝在贵州深山隐居十多年后，朝廷知其未死，追捕不休，尚书严震直搜山捉住建文帝，程济赶上押解队伍，斥其曾在前朝为臣，食千钟禄，何不念君臣之谊？军士感其言而四散，严震直打碎囚车，放走建文帝后自刎。该剧谴责杀戮、歌颂忠义的主题是极为鲜明的。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云："意《千忠戮》为原名，屡屡假借更易，大致有所顾忌之故。"显然，这本戏在清初出现是有敏感性的，它是血泪之作，不仅是一般地写忠义，还表达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仅是写皇帝的逃亡，其中更寄予了国破家亡的人民群众遭受屠杀、被迫流亡的痛苦之情。

《惨睹》一出，写建文帝逃难至襄阳，目睹自己臣下惨遭迫害的景象，无限痛苦，万般感慨。该出虽情节简单，只是见景伤情，却极为重要，因为从"千忠戮"这一别名看，本出的景象正是千百忠臣良将遭屠戮的集中表现，从剧本是写建文帝的逃亡来说，本出又是建文帝出亡情调的代表性抒发。

此出起首，听得一声"大师走吓"，便见一僧一道二人上场，僧人(生)就是被叫做"大师"的建文帝，挑着担子的道人(小生)就是随行护驾的程济。建文

帝一上场，便唱出一支脍炙人口的曲子来："【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清初民间言戏曲传唱之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语，说的是两支最为家喻户晓的曲子，一支是《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南吕【一枝花】，其首句为"不提防余年值乱离"，另一支就是首句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这支【倾杯玉芙蓉】。此二曲何以动人如此，以至家家户户皆唱呢？应该说是经历了由明入清的剧变的人民群众对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有痛切的感受，而这两首曲子又最能抒发这种感受的缘故。此二曲的高度艺术性在于：一方面，国破家亡的感受深沉，情感容量巨大，曲词表现出面对历史、面对山河大地的巨大时空感，因而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式的抒情，另一方面，这种浩大的慨叹却不是诉诸宏大的历史评论，而是通过叙说个人遭际来抒发的。这两方面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唱者具有特殊身份，在国破之后有了巨大的地位落差。《弹词》中的李龟年，过去差不多是大唐首席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落到弹琵琶卖唱，所以他在南吕【一枝花】中唱出这样具有历史感的个人感受："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这里的建文帝，一下子由皇帝落到扮成和尚，亡命天涯，这种落差正能产生深沉痛切的伤感，化为绝妙好词。不过剧中建文帝的心情并非如李后主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那样一味凄惨，因为他虽逃亡，却还有着复国的希望，再加离南京、离苏州，一直处在被紧追的仓皇中，现在来到湖北，已经摆脱了追兵，空间骤然开阔，心绪初定，神情一爽，所以这位落难君主的逃亡情调竟是惆怅中又具昂扬，能唱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这样的词来，既诉说君王的内心气概又自嘲僧人的外表装扮。虽说一路上"寒云惨雾"、"苦雨凄风"，却还有庆幸"雄城壮，看江山无恙"的心情，只可惜皇帝到此竟无人知："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这就是该曲让人咀嚼不尽的丰富意趣。

不过，这种情调的抒发立即就受到干扰，因为大路上许多车辆兵马滚滚而来，令他们不得不加意提防。建文帝和程济闪在一边，看见人马押运的竟是大批的人头！更听押运官言道："俺想皇爷杀了多少大臣，就在京城号令罢了。又听那都察院陈御史之言，说凡系那处人，把首级发在本处号令，把头儿装了数十辆，着咱们各处分解。这样苦差好不烦恼。"这一情景，让建文帝受到极大刺激，他唱道："裂肝肠，痛诛夷盈朝丧亡，郊野血汤。好头颅如山，车载奔忙……"他痛言："是我累及他们了！"但这一拨刚过去，又见第二拨人马过来，几百个妇女被押解着，哭声连天，这是杀朝官而株连九族，把他们的妻女送去充军。建文帝正苦痛不已，又有第三拨队伍走来，押解的竟然是被捕

充军的已弃职的官员。迫害面如此之广，出乎建文帝的意料，他只能痛呼："眼见得普天受枉，眼见得忠良尽丧。"

《惨睹》的写法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首先，惨睹所见之"惨"是大范围事件的集中：作者只用襄阳城下大道上看见三拨人马的过场，就把一场全国规模的屠杀迫害写了出来。其次，惨睹之"睹"是可能危及睹者生命的近距离观察。这一构思李玉还在别的作品中使用过，《清忠谱》剧中《囊首》一出，写忠臣周顺昌被魏忠贤派人在牢房中布囊套头私刑害死。这最黑暗、残酷的一幕，作者偏安排周顺昌之子黑夜探监躲在草铺下亲眼看见。此又一"惨睹"也。既是近距离之睹，又是危及睹者性命之睹。所不同的是，周顺昌之子最终舍命冲出来搏斗，企图救父亲，建文帝却只能闪在路边，不能舍命救人。于是，近距离惨睹，伤痛欲狂，却又因危及性命不敢暴露自己的情境就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既以集中法写全国性屠杀，写出所睹场景之惨，又以近距离观察的特殊情境写出睹者感受之惨，这正是《惨睹》一出的力量所在。

《惨睹》一出的艺术性，还在于作者虽然极力写惨，却不是一惨到底，一味刺激，让观众不忍听闻。在建文帝悲愤大恸之时，程济及时提醒他不要露了行迹，抓紧赶路，说："明日从小路急趱行，赶到武冈州，速往贵州，直入云南深山居住，才可安身。"这时"内作钟磬介"，建文帝喃喃道："吓！钟鸣了。"程济提醒他说，这是野寺晚钟，不是景阳宫的钟。听此言，建文帝从一刹那仿佛还在宫中又回到逃亡的现实，遂唱道："错听了野寺钟鸣似景阳。"这样的收束下场，显然是有意回到和开场呼应的出亡的总基调上——当然无限惆怅中已经少了昂扬，多了感伤。这样，这出戏便放收有度，保持住了这个抒情场次结构的完整性和情调的悲剧美。　　（陆　炜）

千　钟　禄

李　玉

第二十四出　归　宫

(付太监上)(白)龙飞上甲开天运①，凤舞彤宫庆瑞辰。自家宣德爷宫中穿宫内监是也，俺万岁爷乃永历皇之孙、洪熙皇帝之子，初登宝位，乍掌乾坤，励精图治。适有贵州布政司飞奏，说有一老僧，自称建文君，欲入朝面圣。皇上批入该省，驿送入京中，圣上命百官遍询，未得其详，因此

今日特召本僧一人，到谨身殿细细盘问②，以决真伪。如今老僧已在朝门首了，不免传入内殿则个。（向内白）奉圣旨宣召老僧到谨身面驾。（小生上）来了，流浪江湖几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坤乾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③，朝元阁下雨声收④。春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付）这里谨身殿了，住着。（小生正坐介）（老上）主德无瑕阁宦习，天颜犹喜近臣知。奉圣老僧籍贯何处？

【八声甘州】（小生）身膺大宝⑤，念金陵故国⑥，四载勤劳。（老白）何故为僧？（小生唱）金川门献⑦，开遗篋，削发为僧潜逃。（老白）久住何方？（小生）一瓢一笠名姓韬，野鹤闲云物外遥。（老白）如今来此何意？（小生）根苗怎空抛？骸骨荒郊。

（老白）奉圣旨，虽经面供，未得实据，即着建文朝历仕诸臣，入殿识认果否真伪回奏。（末、外、生、净官带白须上）

【又】臣僚衰龄耋耄⑧，溯当日曾经历仕前朝。（老白）细一厮认，果系何人？（末、众）摩娑老眼，认不得夙昔黄袍。（小生白）你们既为我臣子，怎么不认得我？（末、众）当年未经为内曹，怎强指龙蛇黑白淆？（外场跪唱）天高，望另悬秦镜光昭⑨。

（老白）诸臣出朝。（众）万岁！（下）（老）奉圣旨，朝臣既不识认，向日曾在建文君宫中内监，入殿详看，明白覆旨。（丑上）

【不是路】闻说魂消，足难移体颤摇。（付、老）公公快些走动。（丑唱）心惊跳，潜身悄步暗偷瞧。（老、付白）快看明白。（丑唱）听哓哓，我怎向是非窠里分白皂？用不得舌剑唇枪把祸招。（老、付）万岁爷等着，快些看吓。（丑假看介）壮胆眺，不是当年舜目尧眉好，抽身去了。

（小生白）吓，你是吴亮，怎么见我不跪？（众惊介）（丑）我不是吴亮。（小生）怎么不是吴亮？我那年御便殿食子鹅，弃片肉在地，汝执壶跪倒，作狗恬而食之，难道就忘了？（丑）如此说，果是建文皇爷了。阿呀，万岁爷吓！

【解三醒】听前言尘埃拜倒，流血泪痛哭号啕。我只道今生难保神表，又何意拜宫寮。（小生拭泪介）（丑白）奴婢今日只得直言了。（唱）掳却了黄泉九地游魂渺，顾不得十族方黄千万刀⑩。（伏地哭介）（老、付白）如此说来，果是建文君了。（唱）向深宫告，早识定昔年风彩，旧日龙标。（下）（旦、太监上）

（二白）奉圣旨，既以识认建文君，特送金顶毗卢帽一顶、九龙袈裟一袭，即着内使穿带，朕即刻赴殿面见。（吹打穿衣帽介）（付、老引生上）

【又】迤逦琼楼香飘渺，早来到玉殿崔巍插碧霄。呀，好一似庄严满月慈悲相貌，乘一叶渡江潮。(白)皇叔请上，待侄儿拜见。(小生)我久奉释教，削发披缁，已作西方佛子，甘为化外闲人，何敢受当今拜礼。(生)若论释教，有师长之称，若叙彝伦，则有叔侄之分，那有不拜之理。(小生)南无阿弥陀佛。(唱)分明是祇恭子夜三更枣[11]，抵多少敬礼天潢百世祧[12]。(合)宽怀抱，真个是一堂欢会，三世和调。

(生白)皇叔请坐。请问皇叔生来锦衣玉食，出外困苦饥寒，何以自遣？

【鹅鸭满渡船】(小生)万山深，茅屋小，受用些布被绳床昏共晓。(生白)吃些什么来？(小生唱)藜羹聊自饱[13]。诵《楞严》一卷证无生[14]，闲中破除烦恼。(生白)如此说来，亦颇安稳乎？(小生唱)风浪交，命系毫，死里逃生有几遭。(生白)咳，可怜！如此何以顿发归兴？(小生唱)幸遇圣明临御早，谅自著条破衲伶仃枯槁，决不付与三木头枭[15]。

(生白)(打恭介)岂敢。皇叔在上：当初皇祖考用法严峻[16]，杀戮诸臣，多是奸臣陈瑛唆耸所至[17]。内侍们，速着刑部绑陈瑛上殿。(付、老)领旨。(下)(生)请问皇叔，闻有一道人，日夕伏侍，可是程济否[18]？(小生)亏了程济呵，

【赤马儿】患难如胶，晨昏共保，真个是死生骨肉相依靠。(生白)如今在那里？(小生)他送我入朝之后呵，(唱)悠然物外飘飘。(生白)那史仲彬可曾杀严震直？(小生)严震直自刎，与仲彬何干？(唱)幽禁无辜泪盆须照。只是他忠心悄悄[19]，(合)论来古今偏少。

(生白)内侍们，传谕刑部，立赦史仲彬父子罪名，即着吏、礼二部，复与原官。伊子恩荫，程济以赐道号忠达真人，建院修行。(老)领旨。(下)(末、付绑净跪)(末、付)陈瑛当面。(生)陈瑛你知死么？(净)犯臣自该万死。

【又】(生)狡类鸱鸮，凶逾狼豹。(净白)论来这些事体，多是先帝主意，与陈瑛无干。(生)也该敲牙割舌了。(净)陈瑛该死。(生唱)杀尽万千忠和孝，幽魂怎肯相饶？(白)也把他十族全诛，少泄方、黄之恨。(小生合掌白)阿弥陀佛。望开天地好生之心。(生)又蒙皇叔讨饶，也罢，竟戮他全家便了。内侍们，(唱)屠戮全家少伸冤报。(末、付)领旨。(扯净下)(生唱)扬忠除暴管教万民欢乐，法正官清庆皇朝。(合前)

(占太监上白)庆成公主娘娘，遣奴婢待奏。(生)奏什么来？(占)史仲彬、程济既沐天恩，仲彬妻文氏，向发宫中，合应给与宁家。程济之女，宫主向在徽州进香收归，询问元由，济女幼时定婚彬子，合应给与元配。

(生)一一依奏便了。(占)领旨。(末、付上)启万岁,宫中素宴完备了。(生)宫中设宴素斋,请皇叔入宫赴宴。今后皇叔安享宫中,侄儿自当竭力孝敬。(小生)多谢。(生)内侍辜负多矣。(小生)咳,罢了,此乃天数也。(唱)

【尾】从来成事惟天意,受尽流离颠沛,(小生)羞杀我白首阇黎入禁扉[20]。

(白)世事已同云影幻,(生)禅心一任浪头高。

(小生)万物尽空空万物,(生)叹他华表伏归巢[21]。(下)

〔注〕 ①上甲:阴历每月上旬的甲日。 ②谨身殿:明北京皇宫诸殿之一,即今故宫保和殿。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 ③长乐宫:汉都长安宫名,此代指皇宫。 ④朝元阁:唐阁名,在临潼骊山。此亦代指皇宫。 ⑤大宝:指帝位。 ⑥金陵:今南京,明洪武,建文朝,南京为国都,称应天府,燕王朱棣夺帝位后,以北京为国都,称顺天府。 ⑦金川门:当时的南京城门。《明史·恭闵帝纪》:"(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 ⑧耋耄(dié mào):耋,七八十岁的年纪;耄,八九十岁的年纪。泛指高龄。 ⑨秦镜:传说秦始皇有一宝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见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 ⑩十族:燕王朱棣攻陷北京后,要方孝孺起草登帝位的诏书,他坚决不从,朱棣以灭九族威胁他,他表示灭十族也不会改变主意。于是朱棣极其残忍地灭方孝孺十族。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十族则再加朋友门生。方黄:方孝孺与黄子澄。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建文时为文学博士,"靖难"之役中,朝廷诏檄多出其手。有《逊志斋集》。黄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建文时为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定削藩之策。燕兵破京师,亡命嘉兴,被执灭族。 ⑪祇(zhī)恭:恭敬。枣:疑当作"早","枣"、"早"同为上声"皓"部韵,抄本混用。 ⑫天潢:帝王的家族。祧(tiāo):原指祭祀祖先的庙,后亦指继承宗嗣。 ⑬藜羹:野菜羹。藜,一种草本植物,叶略呈三角形。 ⑭楞严:佛经名,全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亦简称《首楞严经》或《大佛顶经》,为开示修禅、耳根圆通、五蕴魔境等禅法要义的经典。无生:佛教语,指不生不灭,与涅槃、法性等概念同义,修得无生,即是涅槃。 ⑮"决不"句:谓不致加害。三木,犯人颈、手、脚所加的三件刑具。头枭,即枭首,砍下人头悬挂示众。 ⑯皇祖考:对已故祖父的敬称,此指明成祖朱棣。 ⑰陈瑛:明滁州人,建文时私通燕王,谪广西。成祖即位,授左副都御史,迫害建文诸臣,株连甚广。擢左都御史,益以攻讦为能,太子、百官皆惧恨。永乐九年(1411)获罪,下狱论死。剧中将其死年推后了。 ⑱程济:明陕西朝邑人,洪武末授岳池教谕。建文初预言燕王朱棣将反,入狱。后果有"靖难"之役,朝廷释其罪,授修撰,参准上军务。燕兵入京师,不知所终。剧中采取传说,谓其从建文帝出亡。 ⑲悄(qiǎo)悄:忧伤貌。《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⑳阇(shé)黎:亦作"阇梨",梵语音译,阿阇梨的简称,意为高僧,亦泛指僧人。 ㉑华表:晋陶潜《搜神后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入灵

虚山学道成仙，后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见之，弯弓欲射，鹤乃歌曰："有鸟有鸟丁令威，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飞而去。归巢：指辽东鹤归。

《归宫》是《千钟禄》的倒数第二出，写建文帝回到明宫。

建文是怎样回宫的呢？前面两出戏《索命》和《遇赦》告诉我们：建文出逃二十多年后，杀戮过甚的朱棣（明成祖永乐帝）被冤鬼索命而死。洪熙帝登基，大赦天下，但不及一年，洪熙帝又去世，宣德帝登基，又照例大赦。虽然大赦总是不包括建文帝一案，但建文帝觉得，一方面"事隔两朝，法网已宽"，而且宣德是他的侄儿，"谅不加害"，另一方面"出亡几十载，受尽风波，年已衰迈，壮志已灰"，故决意回朝自首，"生死置之度外"。显然，为权力而骨肉相残、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无休的追捕和漫长的流亡……这局面如何收场？最终是由时间来解决的。在《归宫》一出中，建文帝是自己回宫的，宣德帝认真而平和地接待了他。因此，《归宫》和接着的最末一出《团圆》并无波澜，只是全剧故事的结局了。那么，《归宫》有什么"看点"，使它具有高度的欣赏价值呢？

原来，《归宫》看似终局，已获得团圆的结果，但双方矛盾依然存在，戏剧性因素仍很丰富，情节安排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第一，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建文帝毕竟是被追捕多年的钦犯，现在是回来自首，对建文帝如何处理，对政权更迭、无数忠良受害如何处理，这笔账并未有过了结。可以说，当建文帝归宫时，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第二，巨大的时间、空间差异：出亡二十四年的建文帝回到宫廷，他心中有多少积郁和感慨？从宣德帝以下，各种人物骤然面对从历史中冒出来的前朝君主，将是何种复杂的心态啊！《归宫》将这一历史事件平实写来，并无夸张、渲染，实际上却写出了其强烈的戏剧性和丰厚的意味，这就是该出戏好看的原因。

《归宫》的开场，是一个太监上场，说宫门前来了一个自称是建文帝的老和尚。——只这一笔，就十分高明！这是该出戏第一个值得品味之处，因为这一笔意味着该出戏采用的描写角度。《千钟禄》全剧基本是从建文帝的角度写的，写他的遭际，让他经历、观察、感受和抒发情感，《归宫》仍可以这样写，可以写出丰富的唱词。但现在的写法却是转而从宣德朝如何对待建文帝回来的角度来写的。于是，"归宫"不是建文帝流亡的延续和尾声，而是突然降落到明朝宫廷头上的一个惊人事件。"归宫"事件遂一下子获得了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宫门前来了一个自称是建文帝的老和尚。由此角度，剧情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极具戏剧性而又最合理的情境：怎样才能确认这个形容枯槁的老和尚真是建文帝，而不是一个骗子或疯子呢？

宣德帝马上派人召老僧到谨身殿细细盘问，但没法确定是建文帝。于是

传旨叫前朝大臣来辨认，也认不出。又命找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宫人来，终于认出。这个三部曲的辨认段落是《归宫》的第二个值得品味之处。宣德帝马上见建文帝固然是合理的，但具体情景不好写，并且辨认尚无结果，两个皇帝相对的场面却已经出现，也让下面的情节不好安排，令整出戏缺乏张力。剧本的写法是只让太监向观众说，皇爷"宣召老僧到谨身面驾"，"虽经面供，未得实据"，故传旨召前朝老臣。这就避免了两皇帝相对的场面过早出现，解决问题真是利落得体，举重若轻。老臣辨认这一场面其实也不好写。剧中写法是：老臣们"摩娑老眼"只是摇头说认不出。建文帝气愤地质问：日日在我殿上为臣，怎会不认得？大臣答曰：殿上为臣，只是站在下面，远远望见，又不曾宫中趋近伺候过，皇帝面貌，哪里认得清楚？建文帝听此，默默无言。这写法真是精练、含蓄！寥寥两笔，大臣们的冷淡就被勾画出来，而不过是"远远望见"的解释出人意料而又合理，让建文帝猛然意识到从来存在的君臣之隔是如此之严刻，这种严刻现在被用作冷酷无情不积极辨认的理由，竟是理直气壮，让人无可奈何。接下去宫人辨认的场面更为精彩。当一个过去的老太监被带上场辨认时，他不是有点儿紧张，而是惊恐万状。他唱道："闻说魂消，足难移体颤摇。心惊跳，潜身悄步暗偷瞧。听哓哓，我怎向是非窠里分白皂？用不得舌剑唇枪把祸招。"见建文帝面目有变，便道："不是当年舜目尧眉好，抽身去了。"老太监的表现直接就是大臣们为何态度冷淡的注脚。不过建文帝岂能让他抽身而去？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了！所以建文帝大声喝道："你是吴亮，怎么见我不跪？"但惊恐的老太监竟然否认说："我不是吴亮。"建文帝道："怎么不是吴亮？我那年御便殿食子鹅，弃片肉在地，汝执壶跪倒，作狗恬而食之。难道就忘了？"老太监听此，知道没错，再不认就是欺君了，赶紧道"如此说，果是建文皇爷了"，连忙扑地叩头。看到这里，为建文帝命运担忧的观众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辨认过程应该说写得准确、深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世态炎凉。同时，这过程也写出了多年流浪的游子重被世人、社会接纳的艰辛和悲酸，十分令人感动。希腊史诗《奥德赛》中，俄底修斯流浪多年归家，面貌大变，妻子、仆人皆不能识，只有家中老狗迎上来亲热，后来女仆为其洗脚发现伤疤才认出，是这种归来感觉的经典表现。《归宫》中建文帝最终通过一个最琐屑的细节的回忆而被老太监认出，可谓异曲同工。

建文帝的身份既经确认，宣德帝便正式与他相见了。这里是《归宫》的第三个看点。宣德帝拜过建文帝，问道："请问皇叔生来锦衣玉食，出外困苦饥寒，何以自遣？"建文帝答曰："万山深，茅屋小，受用些布被绳床昏共晓。"又问："吃些什么来？"答："藜羹聊自饱。颂《楞严》一卷证无生，闲中破除烦恼。"又问："如此说来，亦颇安稳乎？"答："风浪交，命系毫，死里逃生有几遭。"宣德帝叹道："咳，可怜！如今何以顿发归兴？"当建文帝表示回来是因为"幸遇圣明临御早"，估计宣德帝不会杀他时，宣德帝忙道："岂敢。皇叔在上：当初皇

祖考用法严峻，杀戮诸臣，多是奸臣陈瑛唆耸所至。内侍们，速着刑部绑陈瑛上殿。”下旨杀却陈瑛一家，宣德帝又吩咐给跟着建文帝的老臣复官，请建文帝入宫赴宴，表示：“今后皇叔安享宫中，侄儿自当竭力孝敬。”我们看到，谈话由寒暄开始，遣词是那样高雅，惨痛的流亡似乎成了隐逸山林，无奈的回宫则是“顿发归兴”！话锋一转，推出一个替罪羊，就处理了历史旧账的问题。我们真要赞叹宣德帝圆熟的手腕，更可欣赏剧作者对牵涉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场面写得如此利落、准确、深刻，大可玩味。　　（陆　炜）

眉山秀

李　玉

第六出　婚　试

（杂上）秦楼年少吹箫女①，汉室风流傅粉郎②。自家苏府中院子是也。我家小姐招赘秦爷为婿，老爷道今日天开黄榜，便是上吉日辰。不必另选吉期，一等晏罢琼林③，迎归就结花烛。故此府中挂红结彩，唤齐宾相乐人伺候，秦爷到门就成亲了。道言未了，老爷夫人上堂了。（外、老旦、小生吉服上）

【正宫引子齐天乐】（外）余编幸有双龙继④，一凤喜占佳配⑤。（老旦）袍惹炉香，花分官彩⑥，（小生）不忝风流快婿。（见介）（外）今日小妹成婚，秦郎琼晏，可称双喜了。（老旦）正是。今日一家团聚，惟有第二个孩儿奉差出外，不在眼前。（小生）兄弟理刑河内，旦暮即归，母亲不必挂念。（外）院子那里？（杂应介）（外）今日内外设晏，一等花烛之后，夫人小姐设席后堂，黄爷、秦爷前厅筵晏便了。（杂）晓得。（外）宾相乐人俱唤齐了么？（杂）俱在府前伺候。（生簪花鼓乐上）（生）看花帝里⑦，喜骥足腾云，燕尔齐眉。（杂）秦爷到了。（外）分付宾相请小姐出阁。（杂上）熟习周公礼，来成秦国姻。（请介）伏以：一枝花插满庭芳，佳人喜得配才郎。洞房花烛风光好，金榜题名姓字香。（丑扶旦上）（旦）回首妆台，几番羞涩出金闺。（杂赞礼成亲介）（鼓乐送生、旦下）（老旦随下介）

（杂）黄爷到门了。（外请介）（末吉服上）名题帝里泥金帖，心醉侯家暖玉杯。（各见介）（末）老伯贺喜。（外）黄先生多劳了。（末）子由兄河内之行有家信否？（外）正在这里想他。（小生）限期已足，怎么还不归？（生

复上介)杯交玉液飞鹦鹉,乐奏琼箫引凤凰。(各揖介)(外)看酒过来。(定席各坐介)

【正宫过曲玉芙蓉】(合)文光星斗辉,瑞霭云霞霁。羡琼卮合卺,恰凑着御酒淋漓。龙门跨凤人间异,月窟填桥天上奇⑧。笙歌沸,喜家宜室宜⑨。问佳期,才郎有几锦衣归?(各起介)

(外向小生介)我送黄先生登舆,你送妹丈入洞房便了。(小生)领命。(各揖介)(外、末)共结丝萝山海固,(生、小生)永谐琴瑟地天长。(各下)(丑上)人间春富贵,天上月团圆。自家朝华便是。我家小姐今夜与秦爷成亲,花烛已毕,好笑又要考试新郎。闭了房门,着我在外厢伺候。(生、小生灯引上)巫峡行云下神女,武陵流水驻仙郎。(小生)呀,为何房门闭了?朝华,还不开门。(丑)奉小姐之命,说今夜还要考试新郎。直等三试中式,方准进房。(小生笑介)又作怪了。(指桌上介)这是什么意思?(丑)玉盏是盛酒的,银盏是盛茶的,瓦盏是盛水的。小姐说:三试俱中,玉盏内美酒三杯,请进香房。两试中了、一试不中,银盏内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试中了、两试不中,瓦盏内卟口淡水,罚在外厢读书三月。(生、小生)有这等事。(丑)小姐规矩森严。着朝华做了外帘,还有老妈妈做内帘⑩。说不许一应闲人交头接耳。一等试士到了,就要报名领题。大爷早早回避。(小生)可笑可笑。(向生介)妹丈,我自去了,你去发付他。(生)大舅请便。(小生)中后秀才文运苦,房中主考眼珠明。(笑下)(丑向内介)秦爷到了,禀小姐领题。(老旦内传出介)领第一场题。(丑接放桌上介)秦爷请做。(生)别个秀才来应举时,就要告命题容易了。下官曾应过制科,青钱万选⑪。莫说三个题目,就是三百个也难我不倒。(丑)我家小姐不比寻常试官,者也之乎应个故事的。秦爷须要用心些。(生大笑介)苏家的人物这等利害,苏家的女婿这等难做。

【十二红】我只道春宵一刻千金贵,翻做了琼筵斗酒百篇挥。难道我中了进士,还脱不得做秀才的苦,偿不尽寸晷风檐苦拈题⑫。(看月介)却不辜负了这一轮明月。清辉,偏照人孤影徘徊。(丑)秦爷快些做。(生)待我看什么题目。(拆封看介)原来是首绝句。(念介)铜铁投洪冶,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义,天地我中央。(想介)四句诗含着四个字儿。(背介)他道我那日扮了道人⑬,如今诗内含着"化缘道人"四字,明明嘲我。不难,不难。我也做一首诗,四句头上点明四个字还他便了。(写介)化工何意把春催,缘到名园花自开。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向丑介)完了,送进去与小姐看。(丑送进介)秦爷交卷。(老旦接入介)(生)送便送进去,不知中得小姐的意否?一个粉墙凝睇,一个朱扉紧闭。一个雌黄赏识,一个凤鹤猜疑⑭。(老旦内传介)奉小姐之命,说第一试中式了。领第二场题

去。(丑接介)(生)好了,好了,早博得三更哑谜捷春闱。(丑)秦爷上紧做。(生)待我看第二个什么题目。(拆开介)又是一首诗。(念介)强爷胜祖有施为,凿壁偷光夜读书。线缝路中常忆母,老翁终日倚门闾。(点头介)这是哑谜,要猜四个古人。(写介)第一句是孙权,第二句是孔明,第三句是子思,第四句是太公望[15]。(做折纸介)送与小姐看。(丑送进介)秦爷第二场交卷。(老旦接介)(生)静听泥金报,绣帏启。(老旦内传介)小姐说第二试又中式了,领第三场题去。(丑接介)(生)一发好了。你看两试点朱衣,少不得三场夸高第。(丑)秦爷请完了第三场,不要耽阁了工夫。(生拆看介)原来是个对儿。我从幼便会作对,何足为难。(念介)闭门推出窗前月。(想介)你看蟾光入室,教我双扉怎推?就是幽窗漫掩,却把冰轮怎移?(摇头介)好一似禅参指月迷圆谛[16]。(丑)秦爷,前边两场快得紧,这第三场为何这等烦难?(生)咦,凭着我铿金戛玉成余技[17],今日里水穷山尽困重围。(内三鼓介)(丑)三更鼓了,还不快做。(小生暗上)风清宫漏转,月午槛光移。不知妹丈可曾进房?(看介)想还未完。听他说些什么。(生)一联对儿这等烦难。你听催人鼓漏三更矣,又早花影看看渐转西。(恼介)搅诗思,浑如醉。(又念介)闭门推出窗前月。(做手势作推窗介)(小生)此乃少游一时聪明略掩,故对不来。我不解围,谁为撮合?欲待教他对了,恐妹子知觉,反累少游体面不雅。(想介)有了。庭中有一缸清水,待我触动他灵机。(作拾砖投缸介)吟成一个字,撚断数茎须。(下)(生)呀,忽然一块石儿落在缸中,溅我一身水。(看介)冲云浪,翻碧池,一天止水向人飞。(点头介)有了,有了。(写介)机锋凑,解悟奇,光明有路点金锥[18]。(念介)投石冲开水底天。妙!妙!妙!一发送与小姐看,我就要进房了。(丑)且不要忙。(作传进介)秦爷第三场完。(老旦传下)(生)小姐,小姐,快些开了门罢。叫彻了子规啼月不成栖,怕听五更鸡。(内作开门介)

(老旦持灯照旦上)风递竹声环佩响,月移花影玉人来。(丑)小姐出来了。(生揖介)小姐,被你奈何得我秦少游彀了。(旦作不应介)(老旦)小姐说,秦爷三试中式,叫朝云捧玉盏连进三杯暖酒。(丑斟酒生饮介)

【尾声】(生)琼浆未饮心先醉,(旦)须信道才源无底,(合)真个是此夜团圆从教百岁齐。(同下)

〔注〕①吹箫女:传说秦穆公女弄玉喜音乐,时有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穆公乃以弄玉嫁之,后夫妇二人吹箫引凤,升仙而去。此处借指苏小妹。　②傅粉郎:三国魏人何晏美风姿,喜修饰,粉白不去手,人称"傅粉何郎"。此处借指秦观。　③琼林:皇帝为

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 ④双龙:指苏轼、苏辙。 ⑤一凤:指苏小妹。 ⑥"袍惹"二句:称赞秦观金榜题名的用语。炉香,指金殿御香炉中散出的氤氲香气。宫彩,科举时新中进士在皇帝赐宴时插花披彩。 ⑦看花帝里:帝里,京都、帝都。唐时进士试及第者有在长安城内看花的风俗。 ⑧月窟填桥:月窟,月宫。填桥,用群鹊衔桥以渡牛郎、织女的故事。 ⑨家宜室宜:《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与归,宜其室家。"后因以称夫妇和睦,家庭安顺。 ⑩"着朝华"二句:外帘,外帘官,为明清乡试或会试时管理考场事务的官员。内帘,内帘官,为明清乡试或会试时的主考、总裁或同考官。此借后代制度言宋时事。 ⑪青钱万选:喻文才出众。《新唐书·张荐传》:"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鬻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鬻'青钱学士'。" ⑫寸晷风檐:表示科举考场应试的意思。寸晷,喻很短的时间。风檐,指不蔽风雨的科举考试的场屋。 ⑬"他道"句:指剧中第五出《乞联》演苏小妹去相国寺烧香,秦观假扮做化缘道人前往相看。 ⑭风鹤:用东晋十六国时淝水之战中前秦苻坚的兵士闻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敌军进袭的典故,比喻多此一举,自相惊扰。 ⑮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姓姜,名尚,号太公望。为周文王、武王之师,佐武王灭商。 ⑯指月:佛家说法时以手指月示人,如领悟有差,以为月体犹如手指,便造成迷误。圆谛:达到圆满至妙、融会贯通境地的真言、真理。 ⑰镪金戛(jiá)玉:形容声音清脆的用语,此指文字的音节清亮、优美。镪、戛,敲击。 ⑱金镞(bì):金属制造的似箭镞形的手术刀。佛家谓修行人受戒时以金镞抉目,可除其"无智膜"。

《眉山秀》主要敷演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字少游)和苏轼(号东坡)之妹苏小妹以及长沙妓文娟的爱情故事,反映出他们结合中的一些曲折过程。故事取材于《夷坚志·义娼传》、《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并综合采纳了《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等有关民间故事、话本和史料。情节、人物关系基本上都是作者的创造,与史实距离很大。因苏轼为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以文章享盛名,一门三杰,为世所艳羡,合称"三苏",并有"眉山秀气,尽钟公家"之誉,故名。所以戏即以"眉山秀"代指剧中的女主角苏小妹,也可以理解为兼指苏氏一家。现代地方戏川剧、滇剧、秦腔、湘剧、评剧、京剧等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赚文娟》的情节都与本剧有一定渊源关系。

这里选的第六出《婚试》,是秦观与苏小妹婚姻事件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场戏。

苏洵为女儿小妹择婿,小妹欣赏秦少游的文章;秦则乘小妹赴庙烧香之机,假扮道人到庙中相看小妹的才貌。秦少游得中黄榜之际,"大登科后小登科",二人喜结良缘。本出就是写新婚之夜拜堂后发生的事情:小妹要对新郎进行三场考试,需考试合格后才有资格进洞房。

在以"女子无才便是德"、"出嫁从夫"为妇女处世道德准则的古代,苏小妹竟然十分出格地做试官来考人,而被考的人恰既是尚未入洞房的"候补丈夫";又是刚刚高中探花郎、"可惜二苏同时,不然横行一世"的著名才子秦少

游。并且这一场考试的关系非同小可，一试不中，今宵便不能成亲；万一两试不中，更要“罚在外厢读书三月”。这样的情节设计，当然是大大长了巾帼的志气，灭了须眉的威风，会博得女性观众的喜爱。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多数人的心中，看到强者耍弄弱者，不仅不大会欣赏，甚或还要引起反感；而如若反过来，弱势者成功地耍弄了强势者，则由于人们总会有处于弱势时的不愉快的感情体会，所以会产生一种如同自己得胜了一样的快感。而且戏中的细节发展又极富情趣，谑而不虐，所以不分男女，广大观众都会乐观其成。

还有一层值得注意。古人说：传奇者，传事之奇者也；事不奇幻不传。但又指出不能为此而走到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的错误道路上去，那样只能得到个怪诞不传的下场。在本剧中，做出这一番不寻常奇事的主人，原来是眉山秀气所钟，才高气傲，足可“坐拥文坛赤帜搴”，连千古才人苏东坡也自愧弗如的苏家小妹。这也就保证了这一极佳的脱尽窠臼、未经人见的新奇题材，完全可以写成合情入理的妙剧。

情节还只构成了一出戏的基本框架，其中血肉之丰满，风致趣味之充盈，则要靠细致地处理。剧中的安排是极见匠心的，尤其在起伏跌宕的组织上见其功力。戏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拜堂成亲作为开场，渲染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但当顺理成章地发展到苏东坡“送妹丈入洞房”时，新郎却出乎意料地吃了闭门羹，要“直等三试中式，方准进房”。这个好事多磨的突变、转折，使得观众必然要拭目以待，把注意力集中在等着看这桩闻所未闻的怪事如何发展，如何收场，秦少游怎样应对。但作者却并不急于揭示谜底，而是弯弓不发地把气氛松缓下来。自以为“莫说三个题目，就是三百个也难我不倒”的秦少游，只把新娘的这一举动权当成小儿胡闹，更丝毫不把如若考试不中要遭到什么处罚之类小题大做的玩笑话放在心上。果然第一、二题都被他轻易通过，便只等着“你看两试点朱衣，少不得三场夸高第”；以至拿到做对子的第三题时，更是漫不经心地说“我从幼便会作对，何足为难”。观众的心情、悬念便也随着秦的自信而放松下来。

但场上的戏却又要把他们的心提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秦却突然被难倒。直拖到夜半三更，仍然无从下笔，眼看今宵就要不能成亲。观众并不一定因他的处境而为他紧张，为他担心；反倒是对才气过人的他竟然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对他的焦急、窘迫，感到有趣。而最后还要靠苏东坡为他暗中提示，才得以触动灵机，逃出困境，结束了他的被耍弄，也使观众得到了满足。

这出戏在设计上还有一个特点，即是这场特殊的考试当然是由苏小妹一手搞起来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在她手上，而“夫为妻纲”的秦少游不过是被她驱弄的“玩物”；他们此时的关系略有点近似于猫捉老鼠，猫是擒纵随心，而老鼠只有被耍弄的分。但演出者让我们得以在舞台上目睹到的，只是被耍弄

的老鼠——秦少游，而猫却隐在幕后，她的一切操纵都只是由一个身份远为低下、基本上充当小姐传声筒的丫鬟朝华代为执行。这样的处理是颇具深心的。第一是把舞台空间、时间都给了秦少游，使他小觑这场考试的自高自大，顺利通过前两场考试后的得意忘形，答不出试卷时"水穷山尽困重围"的尴尬窘境等等，都能像独角戏般不受干扰地得到充分表现。而由苏小妹这面来看，既让观众都清楚地晓得这场好戏是她安排出来的，秦少游是在被她捉弄，但却又不示观众以庐山真面目。及至她上场，也是自高身价，目中无人地念着"风递竹声环佩响，月移花影玉人来"；秦少游因得意而带些委屈地对她说"被你奈何得我秦少游彀了"时，剧本上特意指明小妹的反应是"作不应介"。这一切都增加了莫测高深的神秘感，为观众想象她此时的颦笑之姿、喜忧之思，提供了足可自由驰骋其想象力的广阔天地，把人物创造得更丰满、更多彩。（陈 多）

眉 山 秀

李 玉

第二十一出 庵 遇

【黄钟引子传言玉女】(老旦上)日淡云遮，风透短棂寒彻①。响萧萧犹飘剩叶。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闲来静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小尼观空阁中慈月便是。今日腊月八日，乃是佛降之晨，早间已曾诵经修供。本欲到施主人家走走，因隔壁结义妹子娟娘约来礼佛烧香，故在此候他。正是：静掩琅函焚柏子②，时闻佩韵听松风。(小旦上)妆余乍午出罗幕，闲行兰若③。竹声敲玉，梅香吹雪。(入见介)

(老旦)呀，娟娘来了么。(小旦)天寒晏起，故此来得迟了。(老旦)烛焰尚明，炉香未烬，就请拈香礼佛。(小旦拜介)

【黄钟过曲绛都春序】(小旦)梅檀款爇④，礼空王寸诚⑤，千缕凝血。念文娟呵，苦海茫茫，愿一苇慈航超永劫⑥。前日与高邮秦观结终身之约，(老旦作笑点头介)(小旦)瀛洲有客盟衾穴⑦，早隔断湘江万叠。雁稀鱼杳，(拜介)何日里花残再放，月圆无缺？(作起介)

(老旦)请妹子到里面吃茶。(小旦)多谢姐姐。清净非人世，(老旦)虚空是佛心。(同下)(外上)客帆和雁落，霜叶向人飞。自家苏福便是。相随

夫人出京，前往郴州，如今已到长沙了。夫人在船日久，闷坐无聊，方才泊了船，令我上岸来寻什么名山古刹，要去闲步一回。我想虽尔男妆，不便到僧房游玩。一路问来，此间有一所女尼庵，因此先到彼访确，然后下船报知便了。呀，且喜开门在此，不免径入。有人么？（老旦上）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是那个？（见介）（外）这里是尼庵么？（老旦）正是。（外）我们老爷要到此随喜⑧，故此先来说声。（老旦）贵府那里？（外）高邮秦爷。（老旦）请问老爷尊号？（外低语介）号少游。（老旦）元来就是秦学士老爷，小尼恭候便了。（外）既如此，就到船中请老爷来了。（老旦）晓得。（外）苔藓山门古，丹青佛殿空。（下）（老旦向内介）娟娘快出来。（小旦上）风倚琅玕听⑨，云移鬟画看。（老旦）妹子，我报你一个喜信哩！（小旦）什么喜信？（老旦）秦学士就来了。（小旦）他在那里？（老旦）方才他家大叔到此，说学士要来随喜，先来说声。就在船上来了。（小旦）他既到此，怎么不先到我家？恐怕不是他。（老旦）他说是高邮秦少游，难道我哄你不成。（小旦迟疑介）（旦巾服，丑、外随上）大千世界闲窥掌⑩，不二门中暗点头⑪。（外）此间已是庵中了。（旦共入介）（老旦出迎介）老爷，请进法堂中去。（小旦急趋看介）（背介）呀，元来不是他。（旦向老旦介）拜过了佛，奉揖罢。（老旦）老爷请拈香。（旦拈香拜介）（小旦作窃听介）（外向丑介）你在此伏侍老爷，我到船里去了。（丑）去去就来。（外）晓得。清梵云中听，丹楼画里看。（下）

【出队子】（旦）愿弟子呵，天涯孤客，万里平安山水涉。椿萱福祉寿耆耋，远谪弹冠归帝阙⑫。（小旦作点头介）（旦拜介）稽首皈依，慈悲鉴切。（起介）（与老旦作揖介）（小旦作避下介）

（旦）此位何人？（老旦）就是义妹娟娘。（向内介）妹子，你怎么不来见老爷，倒进去了？（小旦出见介）（老旦）老爷曾见过舍妹的，怎么不认得了？（旦）从未会面。（小旦）请问大人尊姓贵表？籍贯何处？（旦）下官姓秦名观，字少游，原籍高邮。官授翰林，今谪郴阳酒税。（小旦）外家是眉山苏氏否？（旦）岳丈老泉，两舅子瞻、子由，贱内小妹，人人都晓得的。为何一一问及？（老旦）老爷在上，有一缘故。舍妹虽系青楼，性耽风雅。因见秦爷诗词，舍妹呵，

【闹樊楼】琳琅讽诵晨昏浃，把赤绳千缕，系向新词一阕。（旦）既承厚爱，怎么绝无音信往来？（老旦）舍妹曾致一词，秦爷亦有酬赠。驿信盟曾设，雁足音曾接。（旦）我倒忘了。曾有长沙女郎讳文娟的，寄〔木兰花〕词一首，下官答〔踏莎行〕一词、葡萄锦一疋。可就是令妹么？（小旦）正是贱妾。（旦作喜介）那日呵，读瑶章香艳，致芳词神醉，感贞心石励冰洁。今日相逢，可为有缘矣。恨却恨远迢迢，梦迢迢，只合向巫山会瞥。

(老旦)老爷差了。前日秦爷曾会过舍妹的了。(旦背笑介)是了,是了。(转向老旦介)我几时会的[13]?(老旦)那秦爷秋间到此,也是说远谪郴州。特访舍妹,盘桓几日。(旦)恐怕是假的。(丑)我老爷是的的确确的秦学士,那有第二个来。文娘被人戳了元包去了。(旦)那来的怎样一个人?

【滴滴金】(小旦)也是个翩翩少俊丰神别。(旦)可曾做什么诗词来?(小旦)酬和花前霏玉屑。(旦)纵能酬和,怎么就信了他?(小旦)向日京中彼此所寄二词,那时一一写出无差,难道不是真的?只为鱼函两两分明写,因此上海山盟牢誓也。(旦)世间多少依草附木的,你被人哄骗了。(笑介)文君眼拙,错认伪相如便向临邛奔夜月[14]。(老旦)这样有才的人,不信在外边行骗。早难道文人慧业,走空花台月榭[15]。

(旦)你们不晓得,如今外边走空的光棍,那一个不会做几句歪诗。(丑)专是会做诗的极要骗人。(小旦)就是做诗不足凭信,难道〔木兰花〕、〔踏莎行〕二词假的安能记忆?(旦)〔踏莎行〕一词一定是当初亲笔了?(小旦)自然。(旦)那日可曾把面写的与原词印证?可是一样笔迹么?(小旦)这倒不曾。(旦)如今也不难。待下官也面做一词,把笔迹与原词一对,那时真假立辨了。(老旦)有理,有理。(小旦)若得面教尤妙。(丑)我们老爷做的,定好了假秦学士百倍哩。(老旦)文房四宝在此。(丑磨墨介)(小旦拂笺介)(旦)请问何调?(小旦)就是〔浣溪沙〕罢。(旦点头)(执笔思介)

【啄木儿】(旦)又不是题长恨,赋远别,那里去倩啼红子规喉舌。(背介)谁惯却惜玉怜香将好句叶。(转向二旦介)早把老词林才思泄。(写介)尽描摹一段娇容怯,细吟哦万种柔肠折,好逗引千般恨惹。(向小旦拱手介)怕只怕博不得女中郎称妙绝[16]。(作投笔介)

(老旦)果然好高才也。(小旦念介)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17]。　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18]。今生有分共伊么?　情致悠然,丰神跌宕,真绝唱也。(出前词共看介)果然两词一般手笔。(老旦)其实无二。(共看词介)(丑)当初也是我看写的,如今也是我看写的,难道骗你不成。

【三段子】(小旦)钩银画铁,睹蝇头书一辙。金敲玉戛,展鸾笺情万折。(老旦)难道前日来的是假的么?(小旦)寻枝问节,当初掷果名应窃[19]。(丑)难道如今我们老爷也是假的?(小旦)那里是掉刘郎迷后度津楫[20]。(丑)你不知前边被什么人骗去了?(小旦)恨只恨闹花丛游蜂浪蝶。

(老旦)既已证明,请秦爷到舍妹家去。(丑作急状介)(旦)我怎么就去令妹家阿[21],

【下小楼】叹嗟,浪把蓝桥杵撇[22]。(自指笑介)只恐谁荥阳还疑纪信谲[23]。(老旦)如今那个还疑秦爷。只求秦爷同去,不要虚了舍妹一向苦心。(旦)要我到文娘家去还早哩。他既眼力不精,失身于假少游,待我遍访假棍,拿来重治,才好订丝萝之约。指破了鹅笼幻化才好向云阶踽[24]。(老旦)那里等得许多日子。(旦)石上三生留笑[25],休虑着日远时赊。(小旦哭介)

【滴溜子】(小旦)心间事,心间事,凭谁诉说。眉头恨,眉头恨,从今倍结。咫尺分明吴越[26]。姻缘命里悭,风浪揭,倒不若未相逢葫芦闷掣。

(旦)就要下船去了。(老旦)就不到舍妹家去,且到小房茶话片时,傍晚入舟便了。(旦)怎好叨扰清斋。(老旦)岂敢。

【尾声】(旦)佳期且待还金阙,(老、小旦)且去过竹院闷怀倾泻,(旦笑向小旦介)仔细把的确确秦郎牢记者。

(老旦)偶题岩石云生气,(正旦)闲绕庭松露湿裾。

(合)混浊不分鲢共鲤,　　水清方见两般鱼。(下)

〔注〕①棂(líng):阑干或窗户上雕花的格子。　②琅函:书匣。　③兰若(rě):梵语"阿兰若"的省称,意为寂静、无苦恼、烦乱的地方。亦用以代指寺院。　④栴檀:檀香。　⑤空王:佛教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　⑥一苇慈航:一苇,指一束苇编成的筏子。《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慈航,佛教语,谓佛或菩萨以慈悲度人,如航船渡脱苦海。　⑦瀛洲:原为传说中仙人所居的山名。唐太宗时选杰出的学士十八人入文学馆,当时称被选中者为"登瀛洲"。后因以瀛洲客喻才学出众者。　⑧随喜:佛家说随人行善事为随喜,后泛指游览佛寺。　⑨琅玕(láng gān):美玉。此指竹。　⑩"大千"句:唐柳宗元《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　⑪不二门:佛教语,不二法门的略称。意为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后用来比喻唯一的门径、方法。　⑫弹冠:用手指弹去冠上的灰尘,整治其冠,比喻将要作官。《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王吉字子阳)在位,贡公弹冠。"　⑬我几时会的:原作"我时会的",据文意改。　⑭"文君"二句:化用汉代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　⑮走空:行骗、冒名诈骗。　⑯女中郎:即中郎女,指汉代蔡邕的女儿蔡琰(蔡文姬),她多读父书,以博学能文著称。　⑰回波:回眸。波,眼波,流转的目光。　⑱"料得"二句:串用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所述内容,以"此女登墙窥臣(宋玉)三年"喻心中追求的对象。因神女与楚襄王的关系有"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等描述,故以"无奈楚襄何"喻迄今尚未能与意中人相接。　⑲掷果:晋潘岳貌美,少时游洛阳道,妇人皆连手萦绕之,以果掷之满车。见《晋书·潘岳传》。后因以"掷

果"形容妇女爱慕美男子。 ⑳刘郎: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与之同居半年后归里,则时已入晋,子孙已至七世。 ㉑"我怎么"句:原无"家"字,据上、下文意补。 ㉒蓝桥杵撇:唐裴铏《传奇》记秀士裴航途经蓝桥驿,遇仙女云英,欲娶之。为其祖母以玉杵捣药百日后,始得成亲。蓝桥杵撇,则无法结合了。 ㉓诳荥阳:楚汉战争时刘邦被项羽围困于荥阳,部将纪信伪为刘邦出降,刘邦乃得脱逃。 ㉔鹅笼幻化: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许彦负鹅笼行路,遇一书生求寄笼中,至一树下,书生出,口中吐出器具肴馔、女子,女子又吐一男子,男子复吐一女子等等。饮宴游戏后又各吞所吐人、物而去。后遂用以指幻中生幻、变化无穷之事。跟:蹑的俗写。蹑,追踪。 ㉕石上三生:据载唐时僧人圆观与友人李源订约于其死后十二年在杭州天竺寺重逢。至时李果于三生石畔见一牧童,即圆观之后身。后衍为表示姻缘前定的典故。 ㉖吴越:春秋时吴、越两国世代为敌,因习用之以代指敌对的两国或双方。

长沙妓女文娟素慕秦少游文才,虽因两地阻隔,无缘结识,但已发誓除少游外绝不以身相许。并特地遣人将所作情词远寄少游,期能订终身之约。秦倩小妹代笔回书。及秦被贬郴州,途经长沙,得与文娟相会,互定白首之盟。后小妹偕侍婢朝华赴郴州探望秦,以道远多险,女流不便行动,乃一路冒用秦少游名色,改着男装前往。第二十一出《庵遇》演的就是小妹在长沙巧遇文娟时所发生的事情。

文娟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曾和她两情缱绻、姻缘早定,但远谪在郴州的秦少游的形象。现在,突然又听说有一位自称是秦少游的人要到她隔壁的尼庵礼佛。"他既到此,怎么不先到我家?恐怕不是他",这一推断,不仅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符合事实真相。但如若戏就是这样进行下去,那大约就会索然乏味了。在高手的设计之下,剧情偏偏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让文娟一步一步地、合情合理地钻进预设的圈套,把真少游视为假少游,把假少游当成真少游。同时,前面的剧情安排又使得苏小妹也不是蓄谋或故意设下圈套来骗文娟,而只是不得不然的形势把她也合情合理地逼上了"骗人"的地步。

在戏里设计出"骗人"和"上当"的情节,以此来制造喜剧效果,既是常见的,也不是太难的;但难就难在要"合情合理"地"上当",更难在要"合情合理"地"骗人",具此两难,戏自然会趣味盎然了。

怎么能实现这"两难"呢?好心而又热情的观空阁老尼慈月"合情合理"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一是她晓得文娟和秦少游已曾定情,所以闻知秦少游重来,马上为文娟高兴起来。但其二是她并没有见过秦,所以哪怕面对着的是假少游,她也毫不怀疑。在她的热心撺掇下,好戏就一层层展开来了。

文娟见到苏小妹,当然就由怀疑而变为肯定面前的人不是秦少游,乃不愿相见而避下。小妹看见一个趋前打量自己的人忽然避下,便随口问一声:

"此位何人?"言者无心,好戏却从此开始。热情的慈月为了弄清他们的关系,唤上文娟,当着她的面追问小妹究竟是何人?小妹此时并不知道慈月为什么如此认真地提问,但戏中先已有伏笔,于是她只是按照一路上的"惯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自己就是秦少游。话出如风,无法收回,小妹自然就顺流而下,把骗人的谎言继续说下去了。好在慈月的问题也提得巧,是前此情词赠答的事,这在戏中更早就做好埋伏,小妹一清二楚,正可以不无得意地侃侃而谈。一直到慈观点出"前日秦爷曾会过舍妹的了",小妹才晓得谎言有可能被拆穿;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硬硬头皮,违心地说前日来的是假少游。

最关心这件事的是文娟,她不得不亲自出面来质问了:前日之人把往来赠答的情词一字不差写出来,怎么会是假的?言下之意,也就是面前之人才是"依草附木"的骗子。这有点把小妹推上难于回旋搪塞的绝路了。好在戏里又有更细致的"连环细笋伏于其间";使得她还有杀手锏在握:写得出词句的不一定就是原作者;要弄清谁真谁假,不妨印证一下笔迹。这话讲得十分过硬,所以文娟、慈观都十分赞同地认为"有理,有理"。孰料当初以秦少游名义写的答词,就是小妹代笔的;印证的结果自然只能是"果然两词一般手笔","其实无二"。发展至此,小妹步步被逼地完成了施骗,文娟也死心塌地钻进圈套,完成了"上当"。而这一切发展得都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

朝华在这场戏里虽然话不多,但也都是很有舞台效果的。如在文娟对笔迹时,朝华说:"当初也是我看写的,如今也是我看写的,难道骗你不成。"看过前面的戏的观众都承认她所说的两次都是"我看写的",绝对是丝毫不假的老实话,不是骗人,所以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让文娟由气势上就不能不信。但观众也晓得她的"老实话"中却隐瞒了一个最重要的"细节",那即是这两次写同样是冒用了秦少游的名义。于是从根本上讲,它又绝对是在骗人。掐头去尾,略掉了一些"细节",谎言就变成了事实,观众怎能不觉得巧妙有趣。

小妹在这场戏中以假当真,既骗了文娟,还把秦少游污蔑成"走空的光棍",未免顺风旗扯得太舒畅,而使得在她身上缺乏跌宕曲折之趣,于是戏又举重若轻地耍她一下:既已证明她是真秦爷,自然要请他到文娟家去再结鸳盟。如若真这样做了,那就任何花言巧语都无济于事,会彻底暴露出自己是假秦爷。这一善意相邀非同小可,舞台指示已经写明朝华"做急状介",比较老到的小妹也只是靠着鼓其如簧之舌,才勉强逃过这一关。

这是一出富有机趣、引人入胜的喜剧,基本情节设计得妥帖当然是基础,但它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正如李渔所总结:戏曲应有机趣,而戏中机趣之生,重要的条件在于"勿使有断续痕,勿使有道学气"(《闲情偶寄》)。

举止迥异于流俗的苏小妹,既有在新婚之夜做出考试新郎,合格才许入洞房的创举,又敢于女扮男装冒充秦少游,把与秦有结合之约的文娟骗得晕头转向。其人其事之不"板腐"、无"道学气",当是不言自明。而在"勿使有断

续痕"的作剧技巧上,这出戏更是有突出的表现。李渔论"无断续痕"时曾具体说明关键在于"务使承上启下,血脉相连;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时先长暗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才知作茧之精。此言机之不可少也"。在文娟与真少游结合时,不让慈观见到秦少游;苏小妹的女扮男装、借用秦少游名义上路:都是有意埋下的复笔。但这些似乎还是不太难想到的。而最见功力的是当观众在第十出《裁赋》中看见秦少游请小妹代笔作书给文娟写回信时,除了感到这是表现闺房之趣外,谁能想到它是一个在十几出后有关键作用的重要埋伏呢?这正是所谓"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也。

吴梅极赏此剧,称之为"词旨超妙,雅丽工炼,尤非明季诸子可及"(《中国戏曲概论》)。但就"传奇之设,专为登场"而言,这个戏的成功恐怕主要依靠的并不是文词之佳。 (陈 多)

太 平 钱

李 玉

第二十一出 庙 书

(净虬儿白鬓唐巾海青)世事如棋局,沧田几变迁。自家虬道人,原名赤虬儿,我郎君当年为小姐被种瓜张老娶去,郎君闻知大怒,仗剑赶到瓜园,要去杀他,那知张老先已晓得,竟契家而去。郎君必要追寻消息,一去二十个年头,至今并无音信。忽然一日,半空中仙音嘹嘹,翠羽翔鸾,小姐和张真人迎取老爷、夫人,白日飞升。郡守闻知,奏闻朝廷,旨意下来,竟将宅地改作朝元殿,妆塑老爷、夫人和张真人、小姐的仪像,焚香供养,就着我看守洒扫。咳!不知我郎君可能个回来,教我老人家朝夕盼望。今乃朔日,不免进去焚香点烛。正是:昔年壮气能驰奔,今作香公洒扫人。(下)(小生挂席帽剑唱上)

【单调风云会】浪遨游回首惟云岫,故国归来骤。(白)我韦固自到王屋山①,虽能兄妹相会,到底心上踌躇,不知是何境界?岂料牧童送至山口,忽然不见。回头一望,连那王屋山也没些影儿。可又作怪!才行一步,就有一座城池,只道是别处府县,谁知就是扬州城了。我想起来,去寻王屋山时,也走了几个省城,捱了多少日子,为何回来顷刻就到了?(唱)嗏,耸步古扬

州，风光依旧。(白)怎么在城中行了一回，如何一个熟识之人也没有？(唱)早难道桑梓归舆②，亲故难重觐？我且急急赶到家中去，早慰高堂忆子忧，细诉天涯作客愁。(下)(外、旦、丑、老白上)青帘是处堪投辖③，朱槛何方可正轮？我们乃扬州城中一班好顽子弟④，每日赌钱吃酒，诳过日子。我们扬州最兴的说书，只因柳敬亭、韩敬山、吴心一⑤，都到下路去了，甚是寂寞。近日有一姑苏北寺里惯说因果的小和尚，到我们扬州开演出场，闻得今日在张真人殿前开讲，不免大家前去听一听。(行介)正是：曾听美玉丢闲曲，又看玄都观里花⑥。你看前边摇摇摆摆，小和尚来了。(付扮僧持钹上)千年香火道场古，一面风霜僧相寒。(众见)师父来了么？(付)正是，今日开讲，全仗列位帮衬。(众)这个自然，但不知今日师父开讲什么书？(付)今日就讲张真人太平钱因果。(众)妙吓，这也有兴。(各坐)(付拉钱)(小生上)三尺清光生古剑，一鞭秋色动归情。此处已是门首了。(惊)阿呀，一所宅第，为何变了庙宇？(众笑)咦，你看这个人，在那里说鬼话。(小生)什么鬼话！这明明是韦谏议家的宅子，如何把来改造了？(众)我们不晓得什么韦谏议。(小生看介)呀，怎么邻舍人家都不是了。(作急向内问)大哥，借问一声：这里韦谏议家都往那里去了？(内应)我们不晓得。(小生)不晓得？这也可笑。(众)如何？可是一个也不晓得什么韦谏议。(小生焦介)好闷杀人也！(众)你这个人好不知趣。我们要干正经，只管在此混张。(作推介)走，走！到别处去问。(小生)列位：我就是韦谏议的公子。出外三个月，今日才回，不见了父母屋宇，难道不要问的？(众笑)这也一发好笑了。我们时常听得老人家说：当初曾有个韦老爷，他儿子出外二十多年，不信道还是这等后生的。(小生)我真个韦家公子，出外在才三个月，怎么说二十多年？望乞列位指点明白。(众)这也不难，我们也不晓得其中备细。今日偶有这位师父，刚刚在这里说韦谏议一家的因果。你且请坐了，听他说便知明白。(小生)也罢，待我也听一听，再作道理。(各坐)(小生作闷)(付打钹说介)说新闻，话新闻，新闻出在广陵城。西关城外瓜园内，种瓜有个姓张人。年纪不多刚八十，无妻无子只单身。一朝大雪门前望，白驴一口奔柴门。张老收留来喂养，韦家遣使便来寻。(白)话说那白驴，日行千里，乃外邦贡献之物，圣上赐与韦谏议，韦老爷告病带回，养在家中。一日失去，韦老爷急忙差人各处找寻，众管家随着驴儿脚迹，一步步寻到张老园内。那张老问明下落，就送还了驴儿，又把一个西瓜送与众人，一个送与韦老爷。众人牵着驴儿，捧了西瓜，回覆韦爷。爷一见大喜，对着夫人、小姐道："如此雪天，有此异物，大奇，大奇！"(唱)就领夫人和小姐，天晴园内去游春。游春事毕回来了，谁知张老病沾身。不茶不饭常寒热，多愁多闷少精神。童

儿见了忙惊问，合去求神问鬼神。张老摇头："都不用，急须寻个女媒人。"请得媒人来坐定，老张口口要寻亲。媒人听说哈哈笑："谁人肯嫁老年人？"张老满面惟微笑，将言一一告媒人。佳人选定韦小姐，年纪刚刚二八春。媒人听说不投机，抽身便走急离门。张老一把忙拖住，急送十两雪花银。那媒婆一见银十两，疾忙前去说元因。韦爷夫妇闻言怒，便骂颠倒贱孤贫。将言便对媒人说："如何轻觑我儿身！他若有太平钱十万，就将我女结成亲。若无太平钱作聘，教他休想这姻亲！"夫人见说忙惊起："如何失口许他人？"韦爷悄对夫人说："太平钱是宝和珍，官家尚无十万贯，明明难倒种瓜人。"媒婆不解其中意，将言回覆姓张人。张老听说微微笑，聘财如数早交分。(白)那张老道："我已先知岳丈要把十万贯太平钱难我，我先已安排在十辆车儿上。"当时就央了东邻西舍，推了车儿自己簪了花，披了红，唤齐了乐人花轿，自已前去，一来纳聘，二来迎亲。到了韦府门首，韦爷夫妇见了，目瞪口呆。韦爷道："原说不该同女儿到他园中去。"夫人又道："你不该许他太平钱为聘。"两下互相埋怨。那媒人去回了张老，那老儿口口声声道："他亲口许我亲事，又如数纳了聘，他若要赖婚，就拚着老性命撞死阶前。"(唱)韦爷夫妇无言答，将情说与女儿听。小姐款款回言说："双亲何用苦忧心。奴是爹生和娘养，二亲一语定终身。姻缘本是前生定，休论老少富和贫。"爹娘看见儿依允，愁怀顿减两三分。外边鼓乐催亲急，勉将小姐过张门。爹又哭来娘又哭，清早号啕到五更。过了三朝并五日，遣人探女接回门。(白)韦谏议因女儿难过日子，故此差人去迎接。谁知他夫妻两口，老少全心，对家人说："多多拜上爹娘，不须忧虑。瓜园内尽可居住，何必回门。"说妆奁原是无用，不必备补。倘见赐白驴，足见亲恩。老院子回覆了家主，韦爷夫妇双双欢喜，遂送白驴与张老，代步乘骑。且不提张老和小姐在瓜园度日，再表那韦公子。(唱)一向久在边庭住，回家拜见双老亲。见了双亲请妹子，爹娘嘿嘿泪纷纷。公子苦苦将言问，爹娘只得说元因。好个双全文武韦公子，咬定牙根恨恨声："宦家小姐归园叟，羞杀扬州一郡人！"懊恨双亲没志气，手拔青锋剑一根。一程赶到瓜园内，要杀多年老怪精。(白)谁想那张老，先已知觉，到得公子去寻他时，止存空屋，并没个影儿。单有壁上题诗一首，说道已归王屋山去了。公子看见，也不归家，挂了宝剑，立誓走遍天涯，要寻到王屋山，杀那张老。一连去了几个年头，至今不见回来。(唱)不言公子多年去，单表家中二老亲。思儿思女俱不见，终朝堂上泪珠零。忽然天降祥云

起，仙音嘹喨半空闻。仙童仙女幢幡执，仙官仙吏羽旌分。中间仙鹤来骑坐，双双两位貌如神。女戴凤冠并霞披，分明小姐貌超群。男戴星冠并鹤敞，就是瓜园张姓人。接取双亲成仙去，白日升天去如云。扬州百姓多亲见，黄堂太守奏朝廷。唐王圣主心惊异，传来旨意急遵行。韦爷夫妇升天去，又无子嗣守家门。将宅改作朝元殿，殿中妆塑老真人。后宫夫妇来供养，香烟缭绕烛光新。今将二十年前事，留作千秋万古闻。

(白)书已讲完，乞求列位爷们，喜舍喜舍。(众)果然说得好，我们大家凑些钱与他。(小生)列位，若这等说，难道我双亲果然成仙去了？(众)唷，唷，难道他做这段因果来哄你不成？(小生)既如此，殿内可有什么人在里头？(众)闻得有个虬道人，是韦家的老仆，现在殿后，你去问他，便知端的。我们要告别了。(付)贫僧也要告别了。(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众下)(小生)有这等事！我且去问那虬道人，便知明白。(走向内叫)虬道人有么？(净)一片雄心归碧汉，数茎白发诵《黄庭》⑦。是那个大惊小怪？(小生)我只道那个虬道人，元来就是赤虬儿，不想这般老了。(净细看惊)阿呀不好了，有鬼吓！(向内奔)(小生拖住)是我，不是什么鬼。(净怕)我家郎君，出去了二十多年，不信还是当初的相貌。(小生)我到王屋山，才得三个月，如何就是二十年？(净)郎君果然到王屋山的？(小生)怎么不到！

【剔银灯】天涯内芒鞋奔投，深山峪仙官云构。(净)那真人怎么样一个光景呢？(小生唱)戴星冠鹤敞高年叟。(净)可曾见小姐来么？(小生唱)佩琼琚宛然闺秀。(净)在那里住了几时？(小生唱)高楼，情深杯酒，归程迅驱驰暮秋。

(净)有这等事！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请问郎君：老爷夫人成仙之事，可晓得么？(小生)方才听见说书，已知备细。想必是真的了。(净)怎么不真！(小生)只是你老人家，一向何以为活？(净)老奴呵，

【前腔】司香火晨昏自修，持经咒斋粮糊口。(小生)咳，不道你这等老了。(净唱)二十载别来时光久，(看介)睹郎君益信仙凡非谬。(小生)我好似跳过这二十年矣。(净)请问郎君，那真人、小姐，可有什么相赠么？(小生)临行赠一席帽，说到琼花观前卖药罗叟处支取太平钱十万贯。(净)又是十万贯太平钱！(小生)教我车至洛阳，他说姻缘富贵，多在这帽儿上。(净)仙人言语，决然不差。明日竟到罗家店中去支钱便了。(小生)有理。(合唱)瞬踌青蚨定有，洛阳去姻缘好逑。

(净)郎君风霜辛苦,且到里边去用些茶饭,再作道理。

(小生)廿载分离逐浪蓬, (净)沧桑恍似五更风。

(小生)今宵剩把银缸照[8],(合)犹恐相逢似梦中。(下)

〔注〕 ①王屋山:在山西阳城、垣曲两县之间,相传黄帝曾访道于王屋山,故常以之代指学仙修道之处。 ②桑梓:指代家乡。 ③青帘:酒家悬挂的青色酒招。投辖:汉陈遵好饮,客至其家饮宴,他常令仆人关起大门,将客人的车辖投到井里,饮不尽兴,就不让客人走。见《汉书·陈遵传》。此指留止饮酒。辖,车轴两端固定车轮的销子。④好(hào)顽:爱玩,喜欢游乐。顽,同玩。 ⑤柳敬亭: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说书艺人,当时的大诗人吴伟业曾为其作传。韩敬山、吴心一也都是当时的艺人。 ⑥玄都观:始建于北周,原名通道观,隋时改名为玄都观,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南。此用唐刘禹锡玄都观看桃花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的典故,只取其字面意义。⑦黄庭:道教经名,《上清黄庭内景经》、《上清黄庭外景经》的合称,为上清派主要经典之一,以七言歌诀讲说道教养生修炼的要旨。 ⑧银缸:同银钉,银灯。

《太平钱》传奇是一部神话剧,写扬州官宦韦恕,有子韦固,有女文姑。韦固有愿,欲娶一才高貌美且出身名门的女子为妻,遂上京求亲。其间,种瓜园的张老汉得见文姑,钟情思念,竟托媒求亲。韦恕愤怒,便有意为难,说若有十万贯镇库之宝太平钱,即可许婚。不想张老果然送来太平钱十万贯,十八岁的文姑便嫁给了八十岁老翁。韦固进京求亲未成,沮丧中得一梦,见一仙翁查姻缘簿,说他的妻子现在还是未满周岁的女婴,在二百里外介休县集义村一个瞎子老妇怀中抱着。韦固醒来寻到彼处,果见此女婴,忿此命运,竟刺女婴而逃走。韦固辗转归家,听说妹妹婚姻,欲杀张老,而瓜园已空。韦固直寻到王屋山中见之,方知张老乃张果老,妹子亦仙人,有前定姻缘也。韦固回到扬州,取得张老留下的太平钱,后来得中状元,以此为聘礼,娶得宰相韩休之女。婚后,发现妻子额头上有一疤痕,问之,妻告曰:乃当年在集义村被一狂徒所刺,幸被韩休所救,收做义女。韦固骇然。而夫妇又年貌相当,因固曾在仙境数月,世上已过二十年也。该剧写张老与文姑、韦固与韩休之女皆用太平钱作聘礼成就命定的姻缘的故事,显然是宣扬宿命思想。但该剧自有欣赏价值者,实因为在宿命论的情节框架中,仍包含许多健康的人生情趣。如张老娶文姑一事,由于实为仙人,且张老又是种瓜的穷汉,所以并无写老夫少妻的庸俗格调,而是借神话形式嘉许穷汉亦可爱恋,对韦恕讲究门第、嫌贫爱富,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令其窘态毕露,十分狼狈。至于韦固,虽然卤莽狂野,但立志娶个完美的妻子仍表现出世间男子健康合理的梦想。

《庙书》一出是联系全剧故事之前因后果的枢纽,所以有很强的情节性,也是全剧怪怪奇奇、迷离悄恍味道最足的一出。

该出从韦固下王屋山开始。去的时候，他经历数月，辗转几省才找到此山，现在被送下山，就见一座城市，走进城，发现就是扬州，十分诧异。待他找到自己家门，更感到十分困惑：这里人进人出，却不见一个自家之人，走进门去，说自己是这里的少主人，汝等为何随便出入，则人皆笑之，道其胡说。韦固不信有此异事，穿堂入室，只见房舍庭院到处面貌有变。这时，一个说书人对游客开讲起韦家的故事来。说是那一年冬天，韦家一匹御赐的白驴走失了，韦恕着急万分，命家人连夜寻找，后来在张老瓜园找到。张老不仅送还白驴，还赠送西瓜数只。韦恕感其还驴，又奇怪雪天还有新鲜西瓜，赴园致谢。文姑也跟去见识一下瓜园，被张老得见，这才引出求亲之事来。说到张老送来十车太平钱，韦老爷想反悔，张老请乡亲见证、大闹一场的情景，真是热闹非常。偏是文姑不嫌老汉，嫁过去后，韦家派人去看望，只见文姑随夫种园，甚是相得，张老说岳父若是不弃，可将那匹白驴送给他，后来张老就是骑驴带文姑遁去的。

这段说书给了游客们很大的满足。但它其实并非为游客而设，而是全剧叙述的一个情节安排。这段事迹是说书人见闻过的，和韦固刚刚亲历的王屋山之行正能连成完整贯通的故事，对于韦固回家的情节来说解决了承上的问题。但韦固不能像游客那样满足于听到了一个好故事便散去，因为他是故事的当事人，他必须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一切是否真实在他心中仍然是个问题。这时他走向内屋，终于看见一个旧家人，两人对视，却相互吃了一惊：韦固无法相信怎么才过数月，这个家人就变成老汉了！家人则奇怪虽然他苦苦等候的少主人终于回来了，但面貌怎么居然还和二十年前一样！这一连串难解的谜，造成了一种迷离惝恍的意境。

家人告诉韦固，说多年前韦家夫妇忽一日白日飞升，传说是被神仙接去了，从此，这里就被官府设做纪念游乐之所。听得此说，韦固有些明白了，因为在王屋山，妹子曾说起要把父母接去，白日飞升正应此话。这里妙就妙在韦固刚从仙界回来，如果家中现实一如其旧，他倒要怀疑王屋山的经历只是梦幻，现在家中出现不可思议的变化，反令他不敢怀疑仙界是真。但自己日前的经历与眼下的所见，又总叫人不能相信：老父母是凡人，怎么就白日飞升了？自己上山明明才数月，怎么就二十年过去了？他真正陷入了真幻难辨将信将疑之中。

所以，韦固和老家人讲述王屋山的经历，回忆一个个细节。这时他想起下山时，张老给了他一顶戴过的破草帽，让他凭此到扬州琼花观前卖药的罗叟处取存在那里的太平钱十万贯，说他日后的姻缘富贵都应在这草帽上。他一摸身上，草帽还在！现在，草帽成了过去未来之一切的关键，因为此物在手，就证明过去的一切不是虚幻，同时，韦固的未来也都与之密切相关。但是问题又来了：破草帽真有用吗？张老的话可信吗？韦固又产生了怀疑。还是

老家人实在，说明日就去琼花观，那里有没有罗叟，有没有十万贯太平钱，破草帽有没有用，去了便知。于是，《庙书》一出就在悬念中结束了。

这出戏表现了高明的结构技巧和描写技巧。结构技巧的高明表现在作者精心构思了韦固回家的情节，用他遇见怪事写出了山中才数月、人间二十年的变化，也补叙了未正面写过的韦恕夫妇的归宿。用一大段说书以联系往事，用一顶草帽引出下文，使这出戏成为承上启下连贯全剧情节的枢纽。描写技巧的高明则表现在抓住一个"疑"字。这出戏是一个人由仙界骤然回到人间，现实、过去、未来都显得真幻莫辨，在这神话味最集中处，作者不是大炫神奇，而是站在人间常识的立场，步步写出韦固的疑惑，因而收到神奇又亲切有味的效果。（陆 炜）

牛 头 山

李 玉

第十一出 献 宝

（丑上）

【缕缕金】投诚去，到军前。欲求生富贵，肯迟延。谨具些微礼，君王一件。伏惟笑纳鉴惓惓①，休嫌物轻鲜，休嫌物轻鲜。

自家黄潜善是也②。金兵渡海赶来，已到明州界上③。我若不去投顺，家资老小定然不保。因此哄骗皇上居住山中，我悄地奔到金营，把君王奉献。领他到山中拿住，区区岂不是个首功了。那时封皇立帝，这场富贵谁人及得我。（内金鼓介）（丑）你看那边金鼓喧天，旌旗蔽日，想是金兵来了。不免急急赶上前去。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颔下珠。（下）

（生、末、占、老四小军领净上④）（合）

【前腔】过三浙，速加鞭。晨昏追宋帝，影茫然。到处严巡缉，冲州踏县。饶伊飞上焰摩天⑤，腾云也追转，腾云也追转。（丑上跪喊介）宋朝左相黄潜善投顺军前，望千岁爷爷收录。（净）投顺的什么人？（丑照前念介）（净）吓，黄潜善是第一个奸臣，拿去砍了！（众应绑介）（丑）黄潜善有一件东西送上千岁爷，求乞饶命。（净）我大金得了宋家天下，那一件东西没有，那个要你送？快拿去砍了！（众扯）（丑）是一件稀奇宝贝。（净）凭你猫儿眼、祖母绿、夜明珠，都不稀罕。快砍！快砍！（丑）是一件天下无双的活宝。容

黄潜善细说，若不中用，再砍未迟。(净)你说，你说！(丑)是一个皇帝。(净)皇帝在那里⑥？(丑)臣藏在一僻静去处，特来奉献。(净笑)妙阿。放了绑，请起。(丑立介)(净)你献了宋帝，我赐你一个极大的官儿⑦。(丑)官是不要的。若照依张邦昌、刘豫⑧，立我为帝，我就献出便了。(净)也罢。你若献了出来，立你为浙闽南帝便了。(丑)谢恩！请借平天冠带一带⑨。(净)且慢。你献出宋帝，我就册立便了。快说今在何处？(丑)待寡人金口玉言说出来。寡人将他藏在白云山茅庵内，有寡人的正宫皇后看守在那里。此去不远，手到拿来奉送。(净)既如此，你就领我们兵马，一仝到彼擒捉便了。(丑)快备龙车凤辇与寡人乘坐。(净)车辇未曾备得，且乘了马去罢。众将官，扶他上马领路。(众)得令。(丑)诸卿随寡人来。(净、众行)

【羽调排歌】(合)杀气腾腾，征尘卷卷，轰轰鼓角声喧。弓刀密密跃金鞯，旗帜飘飘云外旋。人雄纠，马联骈，排山倒海势喧阗。过城市，到山川，擒龙缚虎似鹰鹯。

(丑)到了。这里是白云山了。这就是茅庵了，皇帝在里面。(净)众将官，打进去！(丑)且慢，不要惊了寡人的正宫皇后。(净、众打入介)(净)宋皇在那里？宋皇在那里？呀，宋帝不见，只有一个妇人杀倒在地。(丑)吓！我晓得了。想是老赵知风，杀了寡人御妻逃走了。(净)可恼，可恼！你来哄我么？(丑)赶走了宋帝，他出头不得，就是寡人的大功了。(净)哇！放屁！

【扑灯蛾】奸臣太不良，奸臣太不良，卖国图荣显。颠倒诳天朝，恼得我气忡心颅也，怎饶残喘。(丑)不过取笑而已，怎么认起真来。寡人得罪了。(净)叫众将官，把这狗头砍为肉酱。(众)得令。(合)醮青锋头血涓涓⑩，剖肝肠头颅早献。(众将刀乱砍下)(净)呸！止空留万年青史臭名传。叫众将官，宋帝虽逃，料去不远。我们如今分兵几路，连夜赶上擒获便了。(众)得令。(共行介)

【尾】(合)大兵直捣三州县，火速提兵追赶，任你入地升天也难救免。(下)

〔注〕①惓(quán)惓：同拳拳，形容情意恳切的用语。　②黄潜善：宋邵武(今属福建)人，字茂和，第进士。高宗即位后主谋南迁扬州，居相位。以嫉害李纲等忠良，因循苟安，为军民所痛恨。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扬州失守后被贬逐，未几死。《宋史·奸臣传》有传。　③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一带，以境内有四明山而得名。　④净：饰金兵统帅金兀术。　⑤焰摩天：原为佛教用语，佛家所说三界中欲界六重天之一，位于三十三天(忉利天)之上。　⑥皇帝：抄本原误作"黄帝"。　⑦极大：极，抄本原误作"及"。⑧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第进士。北宋末年曾任礼部侍郎、太宰。

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陷东京(开封)后,他在金统治者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称"楚帝"三十三日,后被宋赐死。刘豫:抄本原误作到豫。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第进士。高宗建炎二年(1128)知济南府,十二月降金。建炎四年(1130)受金册封为帝,国号"大齐"。绍兴七年(1137)被废黜,迁居临潢(今辽宁巴林左旗附近)而死。⑨平天冠:古代帝王祭祀时戴的冠帽。 ⑩醮:当为"蘸"字之误。

《牛头山》一剧主要敷演南宋初年高宗赵构即位后,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奸佞,罢黜善类。当金兵再度来攻时,他与黄潜善等仓皇逃离扬州。后岳飞率兵将他迎至楚、鄂交界处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牛头山暂住。金兀术调集百万人马将牛头山团团围住,形成僵局。数月后,得岳云等来救,大败金兵,高宗才得以下山,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这里选录了剧中的第十一出。

与本出相关的前段情节是赵构在和黄潜善逃离扬州后,黄将赵安置在明州家中,令妻子严氏看守,自己则潜赴金营,欲将赵构献与金邦以邀功。黄走后,严氏将赵构放走,并自刎而亡。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曾称本剧"笔墨村俚无足取,谬误极多"。而这一出的曲文,如仅就欣赏"戏曲"中之"曲"而言,则不论是读它的文字,还是聆其所选用的【缕缕金】、【扑灯蛾】等字多腔少的曲牌,"笔墨村俚无足取"似也难称苛评,因为它们都缺乏值得令人击节叹赏的地方。但是由场上观演而言,它倒确是堪称为一出好的折子戏。且做分析如下。

一开场,是黄潜善先用一支【缕缕金】曲和一段念白说明他此行的来意。虽然词语浅显,明白如话,但却极有斟酌。他明明是去做献上"君王一件"的有大功劳的事,却把话说得十分"谦卑":"谨具些微礼,伏惟笑纳鉴惓惓。"还要连连请求对方"休嫌物轻鲜"。透过他的这种语调,此时赵构这一"君王一件"究竟有多少含金量,也就不言自明了。另一方面,黄潜善因惟恐金邦不肯赏收而患得患失的担忧心情也显露无遗。

事情果然有些朝黄潜善所担忧的方向发展。他的名声实在太坏了。连金兀术也深知他是神人共愤的"第一个奸臣",所以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拿去砍了"。黄虽然再三申明自己是来献宝的,但金兀术仍然只是一个劲地高喊"快拿去砍了"。

及至金兀术答允收下他的献礼,他马上又一步一步地骨头越来越轻。讨何等样的酬谢呢?"官是不要的",要的是"立我为帝"。这一点得到认可,就又迫不及待地露出马上就要"登极御宇"的丑态:称孤道寡,并立即将妻子升格为"正宫皇后";要戴平天冠、要乘龙车凤辇。

等到引领金邦兵马来到家中,却不见赵构身影,而妻子也已死去,明知立为皇帝的首功已是无望,并且很可能还要大祸临头。但他已是黔驴技穷,只

好老老面皮，换上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儿用皇帝的腔调说“赶走了宋帝，他出头不得，就是寡人的大功了”，再看到金兀术根本不买账，又只好耍无赖地逗笑：“不过取笑而已，怎么认起真来。寡人得罪了。”此出最后则是金兀术下令将他“砍为肉酱”，落得个“止空留万年青史臭名传”。

这虽然只是一出篇幅短小的折子戏，但它通过精练准确的语言和科介，三个不同阶段的鲜明对照，逐层深入地揭开了黄潜善一心想爬上皇帝宝位的肮脏灵魂和丑恶嘴脸。对他的刻画是相当夸张的，有些类似于漫画的笔法，但在戏中他是由丑行应工的，这种夸张的处理方法，正适合于丑行的表演和戏曲的风格。谈到明清传奇中和它有所类似的“献宝”的戏，自然会想到《桃花扇》的第三十七出《劫宝》，但它的立意重在写黄得功“护宝”至死的“名将气概”，田雄、刘良佐、刘泽清等的“劫宝”不过是为黄做铺垫、陪衬，所以他们的反面人物形象远不如本剧中的黄潜善生动、深刻。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宋史·奸臣传》载黄潜善是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扬州失守后罢职，被贬逐至梅州(今广东梅县)，未几死。则本出的情节也和全剧一样，全属子虚乌有。然而民间说部或戏曲之所以编造这样的故事，应当说也是有根据的，用现代化的术语来讲，那即是它符合了人物的本质真实，也符合了群众的愿望。《宋史·奸臣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高宗、黄潜善等慌忙逃离扬州时，引起人心大乱，“都人争门而出，死者相枕籍，人无不怨愤(黄潜善)。会司农卿黄锷至江上，军士闻其姓，以为潜善也，争数其罪，挥刃而前。锷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对民愤大到只要听到一个官员和他同姓，就来不及分辨究竟是谁而将其处死的元凶大憝，群众自然不愿意看到他仅仅是被罢职免官而从容病死，以为这样太便宜了他。所以他们要代上苍来另作安排，让他坏事做得更多，然后遭到连金人也不肯轻饶他，给他一个“剖肝肠头颅早献”，“砍为肉酱”的可耻而又解恨的下场。再有一层，尽管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曾经在宋朝风光过一些时间，但是在一些身居高位者中，权势欲却也恶性膨胀到历史上罕见的程度，连由元朝人撰写的《宋史》中都要慨叹说高宗南渡之后，“冠屦易位，莫甚斯时。国势弗振，悍仆狂奴，欺主衰败，易动于恶。……视背君亲，犹反掌耳”。所以作为诛心之论，设想黄潜善会想拿高宗当“活宝”去献给金邦，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绝不应当把这些“全不合于正史”的处理，只视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善良愿望的表现。它体现的精神是人们不肯默默地接受已经出现的客观现实，而要依照他们的心愿去创造历史、重塑和改造历史。《牛头山》这类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大胆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传统方法，并在曲坛屡见不鲜，原因即在此。笔者以为在研究、讨论历史剧创作时，应当给它以肯定的评价。

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末清初的李玉著有传奇《牛头山》，但今未见刊本，现在得见的是《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的旧钞本，原题《牛头山总纲全集》，是伶工抄写来供演出用的底本，未知抄录于何时。此外，杜颖陶先生编选的《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中也选录有据清道光戊申(1848年)怀宁曹氏金玉堂抄本《牛头山》校订的《牛头山》昆剧本一折，虽然写的也是高宗被困在牛头山的事，但具体情节不见于本剧。考虑到这个戏在包括昆剧等的各剧种中有着多种版本，伶工的"总纲"必然要受到它们的影响，所以《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本并不一定就是源自李玉所写的本子；而且纵或是出于李本，也不会完全和它一样。为慎重起见，我们本应将这个本子的作者视为待考，而将作者署为佚名，但考虑到一般的戏曲论著都说李玉所撰传奇今存者包括《牛头山》，故暂时仍将本剧作者之名署为李玉。 (陈 多)

风 云 会

李 玉

第十六出 义 救

【引】(外上)闲房静憩，窗映藤萝翠，和瑶琴一声鹤唳①。

贫道青牛观中观主赵景清是也。年过半百，道行清严，一院住持，四方钦敬。所有匡胤侄儿，避难暂寓本观，不意卧病两月余矣。今喜痊可，常欲出外行走。咳，他是管闲是非的班头②，惹事端的太岁，贫道屡屡禁止，劝他住在房中。如今要往前村走走，不免叫老道出来，分付一番。老道那里？(丑上)老道今年八十九，背曲腰驼行路抖③。齿落牙尽头发光，嘴上白须像扫帚。师父叫我何干？(外)我要出去门徒人家走走，徒弟徒孙又不在家，须要看好门户，不要放公子出来。(丑)晓得。(外)还有一件，东廊降魔殿锁有前日寄放的女子在内④，不要放公子到殿闲走。(丑)这个不消说得。(外)出山鹤引路，入观鹿迎门。(下)(旦上)

【引】奇殃灾遇，余生无计，痛潸潸檫沾泪垂。

泣声高，泪声高。涓涓血泪潮，青衫成绛绡⑤。家远望天遥，薄命他乡骸骨抛。孤魂谁与招？奴家赵氏金娘，往恒山进香，遇盗贼抢来，遂锁道院殿中，苟延旦夕。倘贼人有非礼之事犯我，将碎首阶前！我那爹娘吓！

【二郎神】生休拟，叹红颜古今都颠沛，痛死别生离分两地。他乡拆

散，家乡极目依稀。非是我贪生回素履，鬼门关须臾展舒。(合)气频吁，只索向来生再舞斑衣。(睡介)(净上)

云路瑶坛静，苔生丹灶烟。我赵匡胤自从闹了勾阑院，走到太原地面，咱投叔父寓居观中，卧病一月，近得痊可。谁想被叔父拘束，不得外面闲耍。今日他出去了，不免在观中各处一游，多少是好。正是：洞里有天春寂寂，兴来无伴影萧萧。(丑上)房中失却公子，廊下奔杀道人。公子转来。(净)这是什么规矩？(丑)老师父分付，请公子房里去坐。(净)我又不到外边去，难道这观中不容我走走？(丑)这等，到西廊下去罢。(净)我偏要往东廊下去。(下)(丑随下)(旦)

【莺啼序】支颐半晌梦魂疑，我恍惚欢笑亲闱。醒来时仍旧凄其，到不如杳然梦断离。(净上)那里有妇人啼哭之声？(丑随口⑥)(旦)心不愧，只落得祇神可对。(外上)

事不关心，关心者乱。贤侄在此何事？(丑)老师父来哉。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净)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干得好事！(外)不曾做什么事。(净)降魔殿中锁的甚么人？(外)不要管闲事。(净)出家人清净实为，红尘不染，为何殿内锁着妇人啼哭，做出这等不肖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试说个明白，还有商量，你若欺三瞒四，俺赵匡胤不是和光同尘的⑦。

【簇玉莺】清虚殿，锁翠眉。渎神明，胡闱为。好个清闲道律司纲纪。(外)虽是妇人，不干本观之事。(净)你是一观之主，别人寄在殿内，少不得你也知情的。何须故推，终难驾谁。大丈夫一言决撒⑧，怎容得多瞒昧。(外)贤侄，难对你说，前日有几个响马，不知那里掳来的。日前关在殿内，教我好生看守，若有差迟，寸草不留。(净)那响马如今在那里？(外)又往别处去了。(净)那有此事。快与我开门，叫那女子出来问个明白。(外)这个使不得，休要连累本观。(净)我性如雷，鸿门直入⑨，速辨是和非。(打进)

(旦)大王饶命吓！(净)小娘子，我不是强盗，休得惊怕。你且说谁人引诱到此。倘有不平，我与你解救便了。

【啄木儿】(旦)蒙垂问，和泪啼。念妾身赵氏金娘呵，远涉关山金阙礼⑩。(外)到此北岳进香的。(净)那里人氏？(旦)妾蒲州耕读家风，(净)可有父母？(旦)那双亲呵，尽向路岐抛弃。(净)谁人拆散你的？(旦)遇一起强人呵，擒来深殿遭囚系，我猛拚一死须臾笑，幸遇英豪超污泥。

【滴溜子】(净)听哀诉，听哀诉，冲冠发起。吴钩利⑪，吴钩利，岂容奸宄。适才甚是粗卤，险些冲撞叔父。(外)老人家岂做这等事。(净)小娘子是良人家室女，被强人所掳，我今不救，更待何时。不必伤悲，凡事有我赵

匡胤在此，管教你回故乡便了。(旦)虽蒙恩人救出虎口，奈家乡千里，奴家又是女流，怎生跋涉？(净)救人须救彻，我不辞千里，送你回去。(旦)若得如此，待奴拜谢。受我一拜。拜谢恩仝天地，救奴离火坑，得归故里。(净)此乃小事，何劳谢得。不过济困扶危，男儿事体。

(外)贤侄，此事行不得。强人势大，官府竟捕他不得。你今救了小娘子，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再来问我要人，叫我把何言对他，岂不连累于我。(净)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我赵匡胤一生见义必为，万夫不惧。那响马虽狠，也晓得我声名。既然老人家怕事，我将四壁隔子打开，做个记号在此。(打介)我去后，那响马来时，只说赵匡胤打开殿门抢去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他来寻我，教他往蒲州一路而来。(外)蒲州千里之遥，路上盗贼生发，单身独马，尚且难走，况有小娘子牵绊，还要三思。(净)汉末三国之时，关云长独行千里，五关斩将，护着二位皇嫂，直至古城与刘皇叔相会，这才是大丈夫所为。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不得，还要做甚么人。倘然冤家路窄，教他双双受死。(外)还有一件，古云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同器。千里相送，虽然义气，傍人那知就里，被人谈论，为好成辱，反为一世英雄之玷。(净)叔父，莫怪我说，出家人惯妆架子，千里不人。我每做好汉的，自己血心上打得过，人言都不计较。况小娘子姓赵，我也姓赵，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就在神前拜为兄妹，路上同行，竟无外疑了。(旦)恩人，奴家怎敢相扳。(净)患难之时，何须过谦。

【梧叶红】(旦)感涕垂怜[12]，救拔残生脱噬脐。连骨肉，得提携。(旦)伯伯请上，受侄女一拜。荷尊行云天高谊，深拜祷，效卑微。(外)侄女几时起程？(净)明日就行。(外)一骑乘不得两人，侄女鞋弓袜小，怎生耽受程途之苦。从容觅一车辆来同去，却不是好。(净)有了车辆反费照管。我将这骑与妹子乘骑，我誓愿千里步行相送。(旦)愚妹有累恩兄远送，惜非男子，不能执鞭坠镫，岂敢又占尊骑。(净)妹子，你是女人，要脚力。步行正合其宜。明日就行。鞚金鞍把龙媒驰骋[13]，迤逦宁辞劳苦，千里共驱驰。管天涯倾刻，故乡归落地。(旦、净下)

(外)这事怎么处？他去后强人若来，如何抵对。虽然打碎隔子为证，那响马那里肯信？再作道理。

【尾】论英雄，非如戏，成仁仗义世间稀，管取英雄天下知。

正是：乌鸦喜鹊仝巢，吉凶全然难保。(下)

〔注〕 ①瑶琴：瑶，原抄本误作摇。鹤唳：唳，原抄本误作淚。 ②班头：头，原抄本误作豆。下之"齿落牙尽头发光"，"头"字原亦误作豆。 ③行路抖：抖，原抄本误作斗。④锁有：锁，原抄本误作所。 ⑤成绛绡：指血泪将衣衫染红。 ⑥丑随口：这一舞台指

示是告诉丑角在此应随机编些台词回答。这在戏曲演出中是习见现象，因而在艺人抄录供演出使用的"总讲"、"全贯本"中也就对此不做具体规定。　⑦和光同尘：语出《老子》，一般用指与世俗混同而不独出己见。　⑧决撒：在此是决断、决绝的意思。　⑨鸿门直入：项羽预备在鸿门宴上谋杀刘邦时，刘邦部将樊哙径直闯入营门，救护刘邦。见《史记·项羽本纪》。　⑩"远涉"句：道家说天帝居于黄金阙，赵金娘是去朝拜北岳大帝途中被强人劫持的，故云。　⑪吴钩：春秋时吴国所产的一种兵器，似剑而曲，头弯如钩。后常代指兵器。　⑫感涕：涕，原抄本误作体。　⑬龙媒：骏马。

据《新传奇品》等书著录，李玉作有传奇《风云会》。现在能见到的是《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的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和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内府抄本，二者文字及分出均略有出入。原抄本未署作者姓名，从其具体内容和抄写情况等来看，当是艺人录供演出使用的"总讲"、"全贯本"，和李玉原著既有密切关系，又不会全同。

丛刊本共二十七出，取材于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和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明阙名《赵太祖飞龙传》小说等，由赵匡胤与郑恩结为兄弟始，演至"陈桥兵变"，赵被拥登基建立宋朝止。郑恩其人不见于《宋史》，全剧情节也基本与正史不合。剧名的含意则如全剧尾声曲所说：将郑恩的追随赵匡胤喻为云从龙、风从虎，"君圣臣良天时美，会合风云际遇喜"。本书所选的两出戏写的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赵匡胤千里送金("金"或作"京")娘故事。

第十六出《义救》演赵匡胤大闹御勾栏后，逃出京城，寄住太原附近叔父的道观，偶然发现观中锁藏着被绰号"满天飞"、"着地滚"的强徒劫掠来的民女赵金娘，赵匡胤立即救出金娘，并决定与她结为义兄妹，不辞千里之遥，徒步送她返回蒲州家中。

单独看这出戏的曲词，并不见十分精彩，有些甚或就是在不同剧目中都经常套来套去搬用的"水词"；但由舞台艺术和观场者的角度来赏鉴，它却是"妙在不工而工"，以动作和念白摹写情态，塑造出赵匡胤鲜明形象的场上佳作。

一开始，青牛观主赵景清的一小段戏，先对赵匡胤做了一番简略的扫描："他是管闲是非的班头，惹事端的太岁"，偏喜出外闲逛。所以赵景清有事它往时，要认真地叮嘱老道人"看好门户，不要放公子出来"，尤其是东廊降魔殿锁有强盗前日寄放的女子在内，更千万不要放公子去。

有了这样的铺垫之后，观众等待着要看赵匡胤将有何行动了。初始他似乎还有些接受叔父的拘束，只想乘叔父外出时在观中各处一游。不料刚走了没几步，老道人已经奔上来劝他转回。赵回答的是"我又不到外边去，难道这观中不容我走走"？声口里透露出他对老道人的干涉已经很不愉快，但还勉强克制着自己，做出愿意配合的样子。

老道人也感觉到了赵的不快，只好退一步地说："这等，到西廊下去罢。"

这样一来，赵的火气更上来了，爽性不配合而对着干了：你叫我往西，“我偏要往东廊下去”。

一到东廊，听到观中竟有妇人啼哭之声，老道人又只会随口敷衍，说不出道理。于是赵马上就对叔父翻脸了：“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干得好事”，“做出这等不肖之事。”并声言如若还敢欺三瞒四，不说个明白，“大丈夫一言决撒，怎容得多瞒昧”！接下来便是如雷性发，三拳两脚地打进殿去看个明白！及至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又毫不犹豫地立即主动向叔父认错、请罪，把他的粗鲁暴躁，都化为了可爱。

这一段戏，通过赵匡胤对老道人、对叔父态度的变化，以及打开殿门的动作，观众已经不难感受到他所具有的嫉恶如仇、刚强猛烈的思想、性格。

在如何处置远离家乡的赵金娘的问题上，赵匡胤更突出显示出了他不避艰险，敢于承担重任、济困扶危的英雄品格。为了使它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演出中做了有力的处理。首先，赵匡胤只是为了“救人须救彻”，便似乎在办一桩小事一样，提出“我不辞千里，送你回去”；并且当金娘拜谢天高地厚的回生之恩时，他却由衷地以为“此乃小事，何劳谢得”。这些已经颇不寻常了，但如若自此便顺流而下，一泻无余，那戏也就不会有什么分量和好看了。演戏需要跌宕、盘旋，要想出办法把赵匡胤的这种血性演足演透。于是戏里请叔父出面来为赵匡胤出了许多难题。一曰强盗来要人时，岂不要被连累？二曰蒲州千里之遥，路上盗贼生发，况有小女子牵绊，如何行走？这些在赵匡胤看来真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只是一句“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不得，还要做甚么人”，就把它解决掉了。但叔父又继续提出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送金娘返里，男女千里同行，如若被人议论，不但有玷金娘清白，亦令英雄蒙受耻辱。这是有关双方一世名节的大事，一般说来，是要慎重斟酌的。但正是所谓“身正不怕影儿斜”，赵匡胤认为这些考虑都是小家气派妆架子的世俗之见，男子汉大丈夫，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人言都不计较”。更不避嫌疑地想出一个好办法：“小娘子姓赵，我也姓赵，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就在神前拜为兄妹，路上同行，竟无外疑了。”

问题似乎都已解决，但叔父又要为金娘打算了：女孩子鞋弓袜小，难以行走，需要从容设法觅一辆车来才好走。赵匡胤哪里耐得这般婆婆妈妈的拖拉。不就是金娘走不动吗，把马让给她乘，千里虽遥，岂在话下，我徒步相送，不就结了吗！正是这一系列视千难万险犹如儿戏的豪爽侠义之举，完成了对赵匡胤独具个人色彩的英雄性格的塑造，也成就了“千里送金娘”的美谈。

对于古代传奇作品，人们时常在它们是一代之文学的“曲”还是一代舞台艺术的“戏”之间徘徊踌躇，难于确定用什么方法、标准来定其优劣。《义救》这出戏对人物的成功塑造，用事实说明了就是在古代传奇中，好“戏”也时常不一定是靠“曲”来构成的。

（陈 多）

风　云　会　　李　玉

第十七出　送　　归

(净上)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总然一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俺赵匡胤在清牛观中救了一妹金娘,许他千里步行相送。行了两日,早又是汾州界上了。此处路径傍杂,故此先行一步探取。你看野花满径,山鸟呼人①,好一派野景也。

【粉蝶儿】野旷天高,极目处野旷天高,只见那卷长空云霞飘渺。见几处草舍蓬蒿。种桑麻、栽竹树,迤逦有清流环绕。近远林皋,巧丹青也难传照。(旦上)

【泣颜回】不绾翠云翘,任意村妆潦草。吁吁残喘,风霜历尽皆晓。骄骢蹀躞,控丝缰一抹风尘杳。仗英雄救拔尘迷,沾恩泽海天深浩②。

【上小楼】(净)俺只见一程过了一程遥,走不尽山径共荒郊。只见那小桥流水,野渡人寥。深林鸟语,曲径花飘。只听得韵悠悠,只听得韵悠悠樵歌儿唱出空山凹。高高下下,飞鸦声噪。见一幅酒旆儿,见一幅酒旆儿招飐得花枝杪。俺此去半晌醉村醪。

店家那里?(外上)是那个?(净)有好下饭取来,将这马儿喂好。(外)晓得。(仝旦、净下)(众上)

【泣颜回】儿曹,深殿窃多姣,闷杀人明珠难讨。寻踪觅影,何愁远飞天表。(丑)我和你费了许多心机,寻得一个女子,寄在清牛观中,谁想被他抢去了。(付)我们一路赶来,人人说前面有一骑马,骑着个妇人,一个红脸男子随着,不免赶上去便了。(合)追风逐电,任鳌鱼脱却金钩钓。获佳人早遂鸾凰,擒恶党尽除残暴。(下)

(末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楚国亡猿,祸延林木③。小二哥那里?(外)是那个?(末)方才有一骑马的妇人、一个赤脸的汉子,可歇在你店中?(外)在我店中。(末)不好了。如今介山大王领了多少兵马来了,连我村中都不好了!(外)既然如此,教他出来。客官快来。(净上)怎么说?(外)后面许多人马来拿你,省得累我村中,快走,快走!(净)是那里人马?说得明白,我就去。(外)此处介山有两个大王,一个叫做满天飞,一

个叫做着地滚周进，闻得这女子是他寄在清牛观中，被你抢来，故此领兵前来擒你。快走。(净)咳，你不说起强盗犹可；若说起那强盗，恼得我怒发冲冠，我赵匡胤不是好惹的。

【斗鹌鹑】气腾腾侠概云天，气腾腾侠概云天，急煎煎雄心火燎。恨煞煞奸究凶残，恨煞煞奸究凶残，明晃晃剑光缭绕，血惺惺冲冲姿勇骁，休得要恁妆乔，一任他万马千军，一任他万马千军，忽喇喇风驰电扫。(众杀上)

呐，那里走！(净)你这些该死的贼，快来纳命。(杀众下)(外)难得义士如此英雄，打死两个大盗，万民除害，我们抬了尸骸报官，义士一仝到府受赏。(净)我不过为民除害，那希罕请功受赏。(外)义士那里去？(净)这里到解良还有多少路？(外)还有三十里。(净)妹子上马，速速到家。(外)我们相送义士一程。(净)不消你们送。(末、外)我们去报官便了。(下)

【黄龙滚犯】(净)闹嚷嚷征鞍跨，急攘攘脚步高，俺只见遇着长亭，俺只见遇着长亭，抹着长林，踏着长桥。俺只见荒径才穿，俺只见荒径才穿，荒溪才度④，荒村才到，草萧萧疏林清奥。

(旦)哥哥，这是我家门首了。(下马)爹爹开门。(末、老上)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雀噪。是那个？(开门介)呀！我儿，你怎得回来了？(旦)孩儿被强盗抢去，锁在道院，幸遇此间赵公子救出，又蒙不弃，结为兄妹，反把马与孩儿乘骑，恩兄千里步行相送。归家路上又诛了二贼，以此得全性命回来。(末、老)辱蒙提携，恩深再造，愿衔环结草⑤，感激不忘⑥。请到里面去，待老汉拜谢。(净)不消，俺就此去也。(末)恩人说那里话。是必请进，待老汉置谢。(净)俺赵匡胤岂是施恩望报的。

【扑灯蛾犯】花簇簇家园撇着，光灿灿奇珍轻抛，羞答答奕世勋⑦，虚飘飘乌纱帽。(末)恩人虽不要谢，且在寒家暂住几日，少伸寸心。(净)俺只为哭哭啼啼，俺只为哭哭啼啼在耳边厢空怃薄⑧，因此上血淋痒处可难挠。今日呵，喜重重骨肉团圆，喜重重骨肉团圆，俺从此去也，消消洒洒，无烦无恼，忙忙向天涯海角恣游遨。(下)

(末)有这等好人。也罢，我每立下赵公子神位，日夕焚香拜谢便了。

【尾】深恩万载衔环报，日夜焚香叩碧宵，惟愿他福寿绵绵直到老。

〔注〕 ①呼人：原抄本作呼声，据《缀白裘》改。 ②海天深浩：原抄本作海角天浩，据《缀白裘》改。 ③"城门"四句：古代成语，意指因受牵连而无端受祸。较早见于《淮南子》、北周杜弼《檄梁文》等。池鱼，原抄本作鱼池，据《缀白裘》改。 ④荒溪：原抄本作花径，据《缀白裘》改。 ⑤衔环结草：讲受人深恩，必须尽力报答的典故。结草，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曾嘱咐其子魏颗在自己死后将妾改嫁，及病

危，又改口说令妾殉葬。武子卒，魏颗将父妾改嫁。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此妾之亡父用草结绊倒敌人，使魏颗得胜。衔环，典出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杨宝救了一只黄雀，某夜有一黄衣童子以白环四枚相报，谓当使其子孙洁白，世代贵显，有如此环。⑥感激：原抄本作敢激，据《缀白裘》改。　⑦奕世勋：历代积累有功勋事业。奕世，累世、世世代代。　⑧怃薄：懊恼。怃，懊的别写。

《送归》是紧接《义救》而来的一场戏。赵匡胤仍旧显示出他独有的、值得尊敬的性格特征。如当好心人通知强盗已经率领许多人马来拿他，劝他赶快避开时，匡胤却是充满自信、怒发冲冠地迎杀上去，并且三招两式就把强人杀掉。在当地百姓看来，这一举措当然是犹如武松打掉了景阳冈上吊睛白额虎一般，做了一桩大好事，于是要去报官，为他请赏。但赵匡胤这样做，想的只是救金娘和为民除害，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功劳不功劳，"那希罕请功受赏"，于是就自说自话地忙忙送金娘上路去了。

当他千里迢迢把金娘送到家之后，金娘和她父母感其再造之恩，自然要重重拜谢，依照人之常情，赵匡胤也受之无愧。但戏中的赵匡胤却以为既然已经把金娘平安送到，就已心满意足，更毫无必要打扰逗留，于是只简单地回说个"不消"，就"消消洒洒，无烦无恼，忙忙向天涯海角恣游遨"去了。这当然比铲除了强盗而不希罕受赏更高了一层，真把他仗义行侠的品格突出到十分显眼的地位。

但我们说此戏把赵匡胤这些行动设计得好，倒不在于它把人物的品格树得崇高得不得了，让人只能仰视而自觉渺小。值得赏鉴之处，恰在于面对着这样一个非凡的英雄，我们不觉得他是虚假的，或是在矫揉造作，故做姿态，他不是被"拔高"的，而就应当是如此作为。

怎么会给观众以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在于对他的行动设计得合理，设计得合乎人物的行为逻辑。赵匡胤当初为什么会介入打救赵金娘之事，如他所说，只不过是听见道观中竟有女子被关禁啼哭，"俺只为哭哭啼啼，俺只为哭哭啼啼在耳边厢空怃薄，因此上血淋痒处可难挠"，便忍不住不顾安危艰苦地非管这桩"闲事"不可；接下来如引火烧身地让强盗来找自己算账，为避嫌疑而义结兄妹，考虑到让金娘乘车反恐照管不好而誓愿千里步行相送等等一连串行动，也都只不过是他"我每做好汉的"挠着"痒处"的自然发展而已。并且须知，赵匡胤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所得失地去做这些好事。依剧中所述，他乃岳州防御史赵洪歇的长公子，贵胄世家，有财有势，就只为了"做好汉"，屡屡闯祸，竟弄得"花簇簇家园撇着，光灿灿奇珍轻抛，羞答答奕世勋，虚飘飘乌纱帽"。但他依然毫不后悔，我行我素。这样的人，视当好汉、做好事为应有的、平常的举动，其他"都不计较"。他不仅绝无希图报答的想法，更在主观上也只是凭着"自己心血上打得过"去行事，无所谓施恩于人与否。如此

这般，观众当然会认同赵匡胤的行为不是虚假的、不是在矫揉造作，而确实就应当是如此作为。

但是这出戏似也有可议之处，那就是赵匡胤初上场时“你看野花满径，山鸟呼人，好一派野景也”的念白和由它引起的【粉蝶儿】、【上小楼】两支曲文。

由欣赏词曲的视角来看，它还是可以通得过的，甚或还不妨称之为是与元杂剧《李逵负荆》第一折中的【混江龙】“可正是清明时候”写景套曲类似的佳作。但问题也就正在这里。【混江龙】套曲中的有些写景文字，如“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等曲词，就未必完全符合李逵这个粗鲁村汉的口吻。而赵匡胤的这两支曲子，如若单独抄录出来，给毫不知其出处的读者来读，我想十有八九会以为这是文人雅士郊行遣兴而作的散曲，或以为这是剧中为充满闲情逸致的书生设计的唱词，而很难把它和戏中的赵匡胤对上号。并且在昆剧《风云会》中赵匡胤是由“红净”饰演的，唱词所表达的内容、心境，似乎也很难和“红净”以及赵匡胤在《义救》一出中使用的程式动作配合上。明人孟称舜曾经说过：“文章之妙在因物赋形，矧词曲尤为其人写照者，男语似女，是为雌样，女语似男，是为雄声，他如此类，不可胜数。”（《古今名剧合选·燕青博鱼》批语）而像这些曲文，就只能算是一般写景的散曲，并不符合在这两出戏中通过念白、动作所成功塑造的赵匡胤的口吻、心态；也未能借景写情，达到“为其人写照”的目的。从欣赏舞台上的人物创造而言，它难免是白璧之瑕。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想到提出这一点，绝非故意“吹毛求疵”，而只是想以此为例说明古典传奇戏曲创作中较普遍地存在着的这种现象。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关键可能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戏剧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些文人剧作家——即使是贤如李玉这样的剧作家——在头脑中也未必完全认清了“剧曲”和“词曲”所应有的界限，有意无意中把“剧”中之“曲”等同于所谓“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元曲”。这是无法苛求于古人的，但又是我们今人所应当认识到的。（陈 多）

万 里 圆

李 玉

第十三出 遇 盗

（净上）梁上称君子，山中叫大王。若无财共宝，棍下便身亡。自家抚州状元岭上一个剪径的好汉贾老虎的便是[1]。你道为何叫做贾老虎？我

这山中老虎最多，过路的那一个不害怕？被我躲在半山中瞧见单身客人到来，就霹雳一般高声喊道："老虎来了！"饶你就是铁汉也唬得他骨软身瘫。那时我就戴上虎头赶出，劈头一棍，那人动也不敢动，凭他多少货物取了就走，岂不是个干净生意？当初一日也做几庄。如今年岁荒乱，行路的也少。旧年生意淡泊，勉强过了残年，两日赌得精光。今日出来发发利市，不想又遇这等大雪，哪里有人行走？不如回去罢。且住，倘有客商悄地经过，道是雪天，定然没有剪径的，亦未可知。我且躲在树林中，见机而作。正是：不将辛苦意，难近世间财。(下)(生包伞上)阿呀，好冷吓。

【倾杯芙蓉】一天风雪泣穷途，阿呀，好难行也。欲进难移步。阿呀，好大雪吓。兀的不饿煞苏卿②，阻煞韩文③，卧煞袁安④，冻煞林逋⑤。(白)小生黄向坚在许湾客店过了除夜，岁朝就要起行，只因雨雪连绵，主人家再三挽留，一住五日。前日辞别出门，天气晴朗。行了两日，到得抚州界上了⑥。阿呀，又是这等大雪。你看，山路崎岖，风雪又大，好难行走也。(唱)可怜我沾衣点点寒侵骨，阿呀，扑面星星冷剥肤。(内净)虎来了！(生跌即起)虎！阿呀，救人吓！(唱)心惊怖，听声声有虎。救人吓！闪得人上天入地路全无。(生倒)(净上打生)(剥衣包下)

(生起来看)(背介)阿呀，可怜吓！又不知是人是虎，把我行李衣服尽行抢去。风雪又大，教我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只剩得光光一个身子，可不要冻死了。(呼号)噢，还好，剩一把伞在此，撑着他勉强挨过岭去，再作道理。(挣起又跌介)好苦吓！

【普天颜回】我手，手挛拳刑如锯，阿唷，足趔趄行还仆。战战牙关，气咽饥喉，阿呀，好冷吓！生寒栗冻裂残躯。(白)好了，远远望见前面几间瓦房，一定是人家了。天吓！只是怎生行得到彼便好？你看，漫山一片大雪，又没个人影儿，不知那一条是路。(搠走)(唱)嶙峋山谷，救人吓！白茫茫认不出高低路。阿呀，跌死了吓！鬼门关打个盘旋，救人吓！奈何桥恁般苦楚⑦。

(倒)阿呀，救人吓！(外上)

【朱奴锦缠】茅庵内萧萧影孤，空山畔声声叫苦。(白)老僧在蒲团打坐，只听得外面厮叫救人，不免开门看来。阿呀，好大雪吓！(唱)一望青山四面无，看不尽千株琼树。(生)阿呀，救人吓！(外)吓，阿哟！原来是个人冻倒雪中。道人那里？(丑)来哉来哉，灶前才向火，门首又呼人。师父叫我做啥？(外)道人，有个汉子冻倒在雪中，和你扶他进来。(丑)拉罗里⑧？(外)在这里院子。(唱)看你赤体倒泥途，微微气息，残喘怕难苏。提

起慈悲念，救人一命胜浮屠⑨。

(白)道人，取旧衣服过来。(丑)是哉。(外)待我闭上门。(丑)师父，衣裳拉里。(外)穿好了。(丑)来，来，着好子。(外)汉子，你是那里人？(生)是苏州人。(外、丑)要往何处去的？(生)要往云南去的，寻亲。(外)万里寻亲是个孝子，难得难得，为何这般光景？(丑)做僮改个形像？(生)遇了虎，被了盗，把我衣服包裹尽行抢去了，赤光身子冻死我了。(外)可怜，可怜，今晚住在我庵中，明日待天晴去便了。(生)多谢师父。

【尾】(外、丑)你暂安眠禅关暮⑩。(生)何日见哀哀父母？(外、丑)吓，孝子，少不得有愿须成还仗佛力扶。

(生)多谢。(丑)进去。(生)阿呀，爹娘吓！(外)不要哭了。(丑)没哭吓。(外、丑扶生下)

〔注〕 ①剪径：拦路抢劫。 ②苏卿：指西汉苏武，他出使匈奴被扣，匈奴主欲降之，他坚持气节不肯屈服，被置于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见《汉书·苏武传》。 ③韩文：指韩愈，谥文，世称韩文公。其《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有"雪拥蓝关马不前"句，故剧云"阻煞"。 ④袁安：东汉汝阳人，字邵公，未达时，洛阳大雪，贫者多出乞食，唯独他卧而不起，洛阳令按行至其门，贤其行，举为孝廉，除阴平令，后官至司徒。 ⑤林逋：宋诗人，字君复，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以终。谥和靖。善咏梅，有《林和靖诗集》。其《雪》诗三首有"独有闭关孤隐者，一轩贫病在颜瓢"之句，《梅花》诗三首有"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之句，故剧云"冻煞"。⑥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⑦奈何桥：传说中地狱有奈河，上有桥名奈河桥，十分险仄。奈何桥，同奈河桥。 ⑧拉罗里：在哪里。 ⑨"救人"句：意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塔。 ⑩禅关：禅寺之门，此代指禅寺。

《万里圆》是演述江苏吴县黄向坚万里寻亲的故事。黄向坚的父亲黄孔昭，明末崇祯年间乡试中举人，选授云南大姚知县，携妻万里投荒，跋涉赴任。尚在旅途，清兵便入关灭明，接着举兵南下，俘杀南明王朝的弘光帝，占据东南半壁河山。其时福建、湖南、两广、云贵仍在南明王朝掌握之中，各地义军蜂起，山匪盗贼则乘乱打劫，加上云贵高原山峻水险，虎豹出没，蛮烟瘴气，缭绕其间，旅途自然平添几分凶险。但黄向坚担心父亲的安危，既然苦等九载，杳无音信，他决心冒死西行，万里寻亲。

该剧的情节发展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父亲黄孔昭赴任云南，处在兵荒马乱之中，告病辞官，隐居乡间，又挂念家乡子孙是否在清兵攻陷苏州时家破人亡。有一次，一位老兵来到茅庵借宿，说自己是史可法部下，兵败溃散，欲回四川老家，绕道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转经贵州，千难万险，历时八年，才进入云南。黄孔昭问起苏州情况，他说苏州乡民蜂起抗清，惹恼了清

军，发出大队兵马，不分好歹，烧掠砍杀，惨不可言。黄孔昭问他“莫非传闻”？他说在苏州整整住了十天，亲眼所见。引得黄孔昭痛哭流涕，以为“敝庐定作烟飘，子孙难将命逃”。第二条线索是孝子黄向坚拜别祖坟，托付亲友，告别妻儿，立下遗嘱，冒死西行，万里寻亲。途中遇见各种风土民情，各样艰难险阻，如独木桥、急水溪、淖泥潭等等；又有各处山匪劫掠，各路大军盘查。历尽种种危难，最终到达云南大姚，会见父母。第三条线索是黄向坚去后留下的妻子儿女，不仅挂念远方亲人的安全，而且生活没有来源，作为前朝官僚的家属，还备受官府公差的欺凌。这三条线索交替发展，人物的惊险遭遇，引起观众的担心；人物的危难处境，引起观众的着急；人物的备受欺凌，引起观众的激愤。总之，情节的发展，叩响了观众的心弦。

黄向坚万里寻亲，出于一片孝心，万里征途所遭遇的种种危难，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因为他的苦苦的孝心感动了一个个好心的人，对他伸出了援助的手。

《遇盗》一出敷演黄向坚进入江西抚州境内遭遇劫贼的苦难故事。这劫贼外号贾老虎，是抚州状元岭上一个剪径的贼人，经常戴着虎头，披着虎皮，装扮老虎，吓倒单身行客，打闷棍，劫财物。黄向坚辞家出门，至杭州，渡钱塘，历衢州，出玉山，下广信，过弋阳，走贵溪，经龙虎山，到邓家埠，舍舟就陆，望抚州进发，除夕夜在许湾投宿客店。同店客人鲍冲天告诉他，云南去不得，一路上有长溪大涧，断坝危桥，高山峻岭，劫匪毛贼，“山谷中斑斑驳驳，到处有虎豹伤人”，“关津盘诘，面生人被扭作奸细，杀了万万千千”，“兵马争持，不论男女，抢首级献作功劳”。黄向坚听了，心知去云南九死一生，但他仍然冒死前往。出了客店，行了两日，来到状元岭上，大雪扑面，山路崎岖，突然听见有人大喊：“虎来了！”黄向坚被吓得骨软身瘫，跌倒在地。贾老虎猛然站起，举棍打晕黄向坚，剥了衣服，劫了行包，扬长而去。黄向坚苏醒过来，漫山大雪，白茫茫一片，身边只剩一把雨伞，光着身子，撑着雨伞，挨过岭去再作道理。他浑身发抖，“手拿拳刑如锯，足趔趄行还仆。战战牙关，气咽饥喉，生寒栗冻裂残躯”。真是“白茫茫认不出高低路。鬼门关打个盘旋，奈何桥恁般苦楚”。他呼喊着：“救人吓，救人吓……”最后冻倒在雪地里。幸好不远处有一座寺院，老僧在蒲团打坐，耳闻“救人”之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汉子冻僵在雪地里，忙命人救回寺中，调养复原，知此汉子是万里寻亲，途遇劫贼。老僧被其孝心所感动，赠给巾服盘缠。黄向坚又精神抖擞，拜别西行。

该剧故事发生在两个朝代交替之际，南明军、清军、起义军、地方军，他们占据的地盘犬牙交错，山匪水盗出没无常，三教九流充斥江湖，加上大西南的险山恶水，奇风异俗，该剧情节应该特别富有神奇色彩。但是，每一出情节都铺叙得很平常，每一出戏剧冲突都用“好人救助”这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是该剧作者有负于这一题材之处，究其原因，似与该剧作者对于剧情涉及之地当时的社会生活缺乏体验有关。

该剧人物的对话多用吴地的方言土语，异地的观众不易听懂，下层人物的对话更是十分俚俗。现存的这个剧本是一个艺人边演出边修改的抄本，原本字迹多有不清，且多误字、俗字，今人将其影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三集》之中。如果对此有兴趣的现代作者，发挥想象，大胆虚构，将此题材改写为小说，或者古装电视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更高的视点来看待明清之际的"万里寻亲"这一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其作品将是很可观的。（张玉奇）

麒 麟 阁

李 玉

第一本第十五出 三 挡

（秦琼上）（白）踏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俺秦琼被贺芳谗谮，险些身首不保，亏得那小娘子报知，得脱性命。为此到营即骑了黄骠马，星夜趱行，行了许多路来。恐后有追兵，须索再行去了。（唱）

【醉花阴】戴月披星离深垒，伏龙驹迢迢万里。银河转斗杓回①，百忙里曲径高低。赤紧的持整辔②，顾不得冷冷露湿征衣。猛跳出虎穴龙潭，俺可也觅知己。（上官仪上）（唱）

【画眉序】衔命疾驰驱，永夜蟾光伴单骑③。看残星几点，天际辉辉。深林内鸦噪惊飞，疏林内鸡声争沸。（白）我上官仪奉旨来赶秦琼，行了一日一夜，还赶不上。恐怕大王性急，不免再追上去。（唱）你看这曙光一片闲云翳，匆匆玉勒频挥。（下）（秦琼上）（唱）

【喜迁莺】遥望着一轮旭日，遥望着一轮旭日，猛回头帝里云迷④。驱也么驰，俺一似逃秦禁孟尝狼狈⑤，怎能彀偷度函关归故齐⑥？（上官仪上）（白）秦将军住马。（秦）上官将军，你来则甚？（仪）大王请你转去。（秦）大王听细人之言，加害俺秦琼，故此连夜走了。（仪）大王说毫无见罪，如何不别而行？请你转去，要重用你哩。（秦）上官将军，烦你多多拜上大王，说秦琼蒙大王厚爱，未曾报得。倘后日相逢，当学华容道云长报效曹公便了。请了。（唱）提鞭去，休指望助勦故国⑦，俺也可浪宕天涯。（下）（仪白）他既不肯转去，我怎好恶识他？回覆大王，再作道理。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下）（小军随贺芳上）（唱）

【滴滴金】纷纷军马弓刀集，赫赫声名神鬼泣。急煎煎不辨朝共夕。

怒轰轰，心急急，雷霆怒激。泼残生怎教留顷刻？有地可逃，无天可佚。(下)(秦上)(唱)

【刮地风】呀，这马儿一声声不住嘶，休做了项羽乌骓。俺可也负骅骝似向盐车骑⑧，不能个百战腾飞，番做了一宵潜逝。怎吐得万丈虹霓？(芳上)(白)呔！秦琼，你那里走？(秦)哇！贺芳，我饶你狗头，你到来送死！(芳)我奉大王令旨，特来抓你的首级。(秦杀败芳下)(秦唱)打得你兵似泥，将似齑⑨，才得个逍遥云际。呀，早又是玉关岩铁销魂⑩，俺凭着一箭儿赛过文移。(白)这里已是潼关了，把门军士那里？(把门官上白)什么人大胆叫关？(秦)奉大王令旨差往潼关外公干的。(把城官)可有令箭么？(秦)有令箭在此。(把城官)既有令箭，吩咐开关。(众)开关。(秦下又上)(唱)只索他乡遇故知。阿呀，亲娘嗄，这一回念慈亲频洒泪，念慈亲频洒泪。(下)(众将随同杨林上)(唱)

【鲍老催】雄关暗袭，窃符虎帐吾姬击⑪，偷过函关商君殛⑫。饶你有超海威拔山能垂天翼，貔貅勇猛罗锋镝。山川搜索穷南北，军威振声灵赫。(下)(秦上)(唱)

【四门子】半空中隐隐征尘起，看看看看连天展羽麾。(内喊)呀，听喧天鼓角来何地？这的是老亲王兵自追。马嗄，步儿要忙，鞭儿要催，休比那等闲间看花游戏。简儿似龙，人儿似熊，呀，忙整顿冲天壮气。(林杀上)(白)秦琼，还不下马受缚！(秦)我秦琼并无一毫过失，为何要斩秦琼？(林)你通同反盗，杀我爱姬，盗我令箭，斩我上将，偷出潼关，罪恶滔天，还要调嘴！(秦)大王听了贺芳妒贤嫉能，一桩桩与我何干嗄？(林)休得多言，快快下马！(秦)大王，你再四逼迫，秦琼得罪了。(同林杀)(败下)(程咬金上)(唱)

【双声子】磬龄识，磬龄识，念患难同金惜。云天德，云天德，念生死同休戚。(白)我程咬金蒙秦大哥救拔，方能越狱逃生。恐大哥有祸，又欲撞入潼关。一路行来，闻得大哥与杨林斗了一日一夜，追至石龙桥，我此时不去接应，更待何时？(唱)合共敌，应努力，捐躯报效，敢避荆棘？(下)(秦上)(林杀上)(程上)呔，那里去嗄？程咬金爷爷在此。(杀林下)(程)大哥在那里？(秦)兄弟，你那里晓得来救俺？(程)蒙大哥救拔，应累及大哥。故此着尤俊达去搬伯母和嫂嫂入瓦岗寨。为此小弟特来接战，黄河渡口已备船只伺候，请哥哥到瓦岗寨去，好不快活！(秦唱)

【水仙子】呀呀呀，会合奇，战战战，战得个杀气横空日惨凄。他他他，他做九里重围计⑬，你你你，你骑着马陵溪⑭，我我我，我学个

走华容报阿谁⑮？闪闪闪，闪得俺无国依，望望望，望一片黄河泣路岐，想想想，想萱堂孤另心如醉，痛痛痛，痛得咱泪淋漓。

【尾】且权向山林效避世，算英雄怎做得束手攒眉？早打点揭地掀天图形麟阁里⑯。

〔注〕 ①斗杓：指北斗星。 ②赤紧：疾忙。 ③蟾光：月光。 ④帝里：京师。⑤孟尝狼狈：战国齐孟尝君入秦被囚，赖门下擅狗盗之徒窃裘献秦王宠姬始得释，又赖门下鸡鸣之徒学晨鸡之啼赚开函谷关门始得脱归齐。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⑥函关：函谷关，古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 ⑦劻勷（kuāng ráng）：救助。 ⑧骅骝：周穆王八骏之一，后多代指骏马。盐车：运盐的马车。《战国策·楚策四》："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 ⑨斋（jì）：调味用姜、蒜或韭菜碎末。 ⑩玉关：玉门关，此泛指险关。 ⑪窃符：秦攻赵，赵求救于魏，魏将晋鄙按兵观望，魏信陵君得侯嬴献计，求魏王如姬窃得兵符，又得朱亥之助椎杀晋鄙，代领其军退秦救赵。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⑫商君：春秋秦相商鞅。秦孝公卒后，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函谷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证件）者坐（治罪）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复入秦，被杀。 ⑬九里：九里山，在今江苏徐州北，相传楚汉战争中，汉将韩信于此列阵，设十面埋伏，击破项羽军。 ⑭马陵：春秋卫地，在今河北大名东南。战国时属齐。马陵道狭，齐将孙膑曾伏兵于此，击溃魏军，迫使魏将庞涓自杀。 ⑮华容：古县名，西汉时置。治今湖北潜江西南，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后北归，道经此地。小说《三国演义》有关羽华容道捉放曹的故事。 ⑯麟阁：即麒麟阁，汉未央宫阁名，汉宣帝曾图画霍光等功臣像于此。

《麒麟阁》是根据小说《隋史遗文》（后康熙间褚人获撰小说《隋唐演义》和乾隆间佚名撰《说唐全传》，题材亦同）中的有关情节改编的传奇剧本，今存清初内府精钞本，常见的是《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旧抄本影印本。

该剧是一部英雄传奇剧。第一本上卷十八出，下卷十五出，主要演述唐朝开国功臣、主要战将秦琼被逼而反上瓦岗寨，加入起义军的故事。秦琼，字叔宝，作为英雄，他武艺出众，禀性豪放刚强，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天下英雄的敬仰，而生平却遭遇坎坷。他是济南历城县人，三岁时，父亲秦彝在抗击后周的战役中，力战身亡，由母亲抚养习武，长大成人，在本州任捕盗都头。他奉公守法，从不惹事，但是，社会上的不平事却偏偏要招惹他，激怒他。剧中演述了三件不平事。

第一次是押解军犯往潞州，同僚樊建威在歧路分手的时候，忘了将盘缠分给秦琼，秦琼身无分文，只好卖马，由此结识了二贤庄主单雄信，单雄信临别赠银五百两。行至皂角林旅店，被缉盗公差当作赃银，诬为盗贼，强行抓

捕，格斗之中，误伤一名公差性命，被潞州府以盗贼拒捕杀人罪判斩。虽然经单雄信拦轿喊冤，盗贼拒捕之罪可免，但是误伤公差之罪难逃，最终被判处充军幽州。

第二次是押解贺银往长安向越国公杨素祝寿。秦琼的结义兄弟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以及表弟罗成，为了往长安观看元宵花灯，很想一同前往，但是长安路上，关隘津渡，盘查甚严，于是他们四人背着秦琼将公文上解官一名的"一"字添加二笔成为"三"，再加二笔成为"五"。秦琼看了大惊："呀，你等竟把公文改下了！"无可奈何，只得认了："罢罢，只是路上小心，明日同行便了。"他的这些结义兄弟，怎肯安分？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长安城里，不平之事何止万千？他们此去，大闹长安，势不可免。果然，在元宵之夜，闯公府，杀公子，大打出手，引得官府紧闭城门，满城搜捕，幸得越国公府中参谋李靖救助，将秦琼等五人乔装成家丁送出城外，方免于难。

第三次是奉青齐王皇叔杨林之命，加封虎翼将军之职，并许以美姬为赏，押解重礼往长安庆贺新皇帝杨广登基。秦琼事业得意，官运亨通，然而，又是他的结义兄弟招惹祸端。程咬金、尤俊达看着杨林这老头儿又解几万银子的不义之财去京城，便乘机把它抢了。谁知杨林兵精将猛，程、尤二人被生擒活捉，马上要掉脑袋。秦琼急忙赶去大喊："刀下留人。"他对杨林说道："大王，秦琼闻知拿了程达，尤金，小将特来贺喜！"又说："此辈行劫，非止一次，……他巢穴内金银必多，合该上了刑具押发济州监候"，"把余党和巢穴尽捐除，追赃正法两相全。"杨林采纳了秦琼的建议，将程、尤二人押往济州。到了济州，李密、王伯当、罗士信等好汉火烧济州城，混乱之中，劫狱、劫库，杀败官兵，反上了瓦岗寨。杨林大怒，将秦琼看作同党，打算拿下处斩。幸有美姬张紫烟冒死上秦琼告密，方得及时脱身，星夜出走。杨林连发三起追兵，穷追不舍。

《三挡》一出就是演述秦琼如何抵挡这三起追兵。杨林派出的第一起追兵是单身匹马的上官仪。他赶上秦琼之后说："大王请你转去"，"大王说毫无见罪"，"请你转去，要重用你哩。"秦琼虽是一介武夫，平日杨林对他也十分赏识，但他却明白，这一次杨林必然加害于他，上官仪追来所说的一番话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因此，他从容不迫地说："上官将军，烦你多多拜上大王，说秦琼蒙大王厚爱，未曾报得。倘后日相逢，当学华容道云长报效曹公便了。"这番话，表现了秦琼的智慧，不为假象所蒙蔽，又表现了秦琼的义气，知恩必报。我固不负他人，但他人负我，我也不会逆来顺受，理在我方，利在我方，这是历代儒将的风度。第二起追兵是杨林十二太保之首贺芳带领的一彪人马，来势汹汹，大声喝道："秦琼，你那里走？"英雄秦琼怎肯示弱，也大声喝道："贺芳，我饶你狗头，你到来送死！"两人接战，秦琼将贺芳打得"兵似泥，将似畜"，一败涂地。这一战，表现出英雄的根本特征，就是武艺高强，气势豪迈。第三起

追兵是杨林亲自率领的精兵猛将，他杀气腾腾，说道："秦琼，还不下马受缚！"秦琼有理有节，回道："我秦琼并无一毫过失，为何要斩秦琼？"杨林数落道："你通同反盗，杀我爱姬，盗我令箭，斩我上将，偷出潼关，罪恶滔天，还要调嘴！"秦琼辩白道："大王听了贺芳妒贤嫉能，一桩桩与我何干嗄？"杨林怒道："休得多言，快快下马！"秦琼有礼有义，但是，不负屈，不胆怯，说道："大王，你再四逼迫，秦琼得罪了！"于是与杨林恶斗一场。战了一日一夜，精疲力倦，败走黄河渡口，幸得程咬金来救。程咬金这一生力军，一举将杨林杀败，并准备了船只，将秦琼接下船。秦琼被逼无奈，"闪得俺无国依"，"望一片黄河泣路岐"，不得不随同程咬金投向瓦岗寨，"早打点揭地掀天图形麟阁里"。

《麒麟阁》是一部歌颂起义英雄的传奇，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是一个"义"字。一是疏财仗义，如：秦琼"常想捐资给客"，"妄思济弱扶危"；程咬金家境贫寒，卖柴养母，度日艰难，初次相识的尤俊达便将他母子接到庄上，柴米无缺；秦琼出差，久而未归，尤俊达派程咬金送米上门；秦琼身无分文，单雄信赠银五百两。二是见义勇为，如：长安观灯，花花公子宇文成德仗势抢劫民女，罗成、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义愤填膺，大闹公府，坚决不肯惹事的秦琼"也恼将起来"，大打出手，将民女救出；青齐王杨林搜刮民脂民膏，押解几万银子上京为杨广登基作贺礼，程咬金、尤俊达见此不义之财，赶上去不顾性命把它抢了。三是舍生取义，如：歌姬张紫烟，敬佩秦琼之为人，冒死向秦琼告密，说杨林听信贺芳之言，要将秦琼斩首，并盗出令箭催促秦琼逃走。秦琼不肯连累张紫烟，宁死不走，张紫烟拔剑自刎，以绝秦琼后顾之忧。他们舍生忘死，都是为了"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瓦岗起义的时代，正是社会动荡的时代，这种时代的英雄观念是轻生重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张紫烟为秦琼而自刎，这一感人的气概，正是"舍生取义"英雄观念的展现。

该剧激动人心之处，不仅是一个"义"字，而且还有"战而胜之"的英雄气概。隋朝太子杨广，追击唐王李渊，巧遇秦琼，几个回合便被秦琼杀败。燕州壮士史大奈，摆擂三个月，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一天，遇上秦琼，只几招，便被秦琼打下擂台。贺芳率兵追赶秦琼，气势凶恶，一接战，便死在秦琼的双锏之下。

该剧大快人心之处，还有一个"理"字，剧中所歌颂的起义英雄并不是一群蛮不讲理的草莽英雄。他们只对社会的不平进行挑战：单雄信为秦琼拦轿辨冤，是对昏官错案进行挑战；程咬金、尤俊达抢劫杨广登基的贺银，是对敲骨剥髓、贪赃枉法的王公贵族进行挑战；罗、程、尤、齐大闹宇文府，是对社会恶势力进行挑战；劫狱劫库，击杀官兵，反上瓦岗寨，是对整个隋王朝进行挑战。剧中主人公秦琼，正直仗义，忠于职守，彬彬有礼，知恩必报，奉公守法，从不惹事，具有这样善良的性格，仍然不能为社会所容，这就反衬了社会的黑

暗，社会的不合理，他们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而反上瓦岗寨，正是理之所在，大快人心之所在。

这种理，在儒家叫做“天理”，由天理所决定的社会与国家的命运叫做“天命”，应运而产生的帝王，叫做“真命天子”。该剧将儒家这种天命观，图解成为玉皇大帝派遣天神下凡，辅助李世民建立李唐王朝；而且，该剧所描绘的谋臣徐勣、兵家李靖、大臣袁天罡都以占卜星相来决事，这种庸俗的神仙道教的穿插，不能不大大降低了该剧自身的思想意义和戏剧艺术的审美价值。当然，这是元明清戏曲中所惯用的手法，剧坛习俗使然，也无可厚非。　（张玉奇）

乾　坤　啸

朱佐朝

第十八出①

（付、丑、外上）

【水底花】奉旨收剿，乌家起祸苗。步风捉影，拿着定不饶。

（付）自家刑部差官是也，只为宫中乌氏有行刺之举，搜出利器，有“乾坤啸”三字在上，如今拿了国舅乌廷庆，九卿六部会审，那乌廷庆抵死不招，又道他儿子乌绍全家逃走。因此皇上大怒，命他画取儿子图像，颁行天下。若出首者，官封万户，赏赐千金；阿藏者，与本犯同罪。前面已是铁星关，不免前去。（合前下）（酒包打扮付上）

【前腔】饭店招留，精酸淡白酒。醋滴韭菜，大蒜炒肝油，炒肝油。

（白）自家铁星关下饭店中一个店小二便是，好笑日日开子饭店，再勿见撞一介人来，一日子捱介两个勿尴勿尬个来投宿②，我道有财个便是主顾③，一时招留渠住拉屋里子，再勿晓得竟是教化子。虽然房钱饭钱不少，人来人往看见子，阿各道无体面个。一个后生竟生起病来，日日伴紧拉房子里勿出来个。一个竟是贼相野周仓能介④，一个气质讨星脑浆倒来肚里子，归来吱哩嘸啰，搅得店里勿净办。我说叫渠去子罢，倒哽豆哽脑铁锤能介⑤，一个拳头只管要着拉嘴上来也。无法，我看起介两个人勿是强盗，定是逃人，夜夜来房里吱喈喈说介半夜把。我今夜伴拉隔子，渠丢说奢就明白哉！天色夜哉，个一野人勿见归来，且关子店门介。若不思前想后，后来懊悔无及。（下）（小生上）

【引】大仇大仇，是何年一家聚首？

（净上白）安得山中千日酒⑥，酩然直到太平时。俺赵豹今日好造化，讨得满满的一桶酒在此，不免回去与恩主吃个尽醉方休。呀，天色已晚，不免回到店中去也。

【点绛唇】（唱）俺是个落魄浮游⑦，也不将终身穷究，三杯酒无闷无愁。（白）小恩主此时不见俺回去呵，（唱）定不住皱着眉喃喃口。

（白）你看，早早的又把门闭上了。开门，开门！（付上）来哉，杀星归来哉！（净）呔！（付）亦是侬了⑧？（净）俺还未有回来，怎么就闭上了门？（付）无生意早点关哉，侬个接官接迟子了，撞是来开哉？（净）不怕你不开。（付）是介是务哉，倒要叫渠一声丢，客人阿要吃夜饭哉？（净）不用了。（付）酒介？（净）有在此。（付）阿要烫烫？（净）休要落我的吃，就自这等冷吃了罢。（付）个是难得吃个甜酸苦辣才有拉哈。（净）多讲！取个灯火来。（付）晓得哉。真真教化子无子棒，到受狗介气哉！（下）（净）小恩主，小恩主！（小生上）

【引子】赵豹你回来了吗？（净介）正是回来了。（小生）今日生意如何？（净）今日畅快，满满的讨得一桶酒在此，今夜大家吃个尽醉方休。小恩主请酒。（小生）这酒教我那里吃得下？（净）⑨小恩主，俺看你终日垂头丧气，拭目含悲，把一个身子弄得恹恹成病，什么要紧？你今晚听俺赵豹一言，把那愁肠儿放下些罢，如今世上人呵，

【混江龙】都是吃缘锦绣，人生碌碌皆浮鸥。贫的贫贱的贱，皆是眼前傀儡，富的富贵的贵，犹如穴内骷髅。（白）还自吃酒的便宜。（小生）我不要吃⑩。（净）小恩主，你道这酒是讨来的你不吃么？俺如今把个古人说与你听。（小生）你且说来。（唱）岂不闻伍相吹箫尘市⑪，韩信吃食在溪头⑫？那豫让漆身向沟渠⑬，懵懂要离断臂⑭，把富贵蒙求。大丈夫也甘心受辱，好男儿怎肯泪洒轻裘？到不如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白）吃酒，吃酒。（小生）我不吃。（净）你不吃⑮，拿来我吃。（小生）赵豹，虽则你把好言来解我的愁肠，只是我乌氏三世衣紫腰金，又是国戚椒房⑯，不想如今日如此结果，教我怎不泪出痛肠？（净）小恩主，你把这一碗酒吃下，俺赵豹还有好言相劝哩。（小生）你说了就吃。

【油葫芦】（净）小恩主说甚么文章世远显公侯，武库的挂吴钩⑰，却不道痴迷笑破了他人口。为帝王也有亡国败走，为臣也有当场出丑。流芳的歌与谁讴，造恶的遗名臭。这的是天宫注定，那颠颠倒倒将言遇剖，人世上忧忧啷啷白了少年头。

(白)吃酒。(小生)我吃不下。(净)你又不吃,待俺来吃。(小生)赵豹,如今老爷在狱中,倘有惨戮,尸首无人埋葬[18]。白骨弃在沟渠,我为人子者,岂不心如刀割么?(净)小恩主,你吃这杯酒儿下去,俺赵豹再讲与你听。(小生)你且说与我听。

【天下乐】你谩自垂首凝眸,珠泪兜。你哭也不休,闹愁啾啾。须知道梁武帝看经将佛法修,霸王的割鸿沟。有个台城走[19],一个在乌江口[20]。常言道一朝富贵露中收。

(白)如何?吃酒,吃酒!(小生)你吃了罢。(净)吓,你还不吃,再是俺悔气[21]。(小生)赵豹,我和你在此安身,不知你妻子同着我娘子在那一搭所在,都因今生不能个相见了。(净)小恩主,这话你一发讲差了,该罚一碗。这是罚酒,你要吃的。(小生)怎么我便讲差了?(净)你吃了那碗酒,俺对你说。(小生)你讲了我吃。(净)讲讲是要吃的。(小生)自然吃的。(净)小恩主,

【那叱令】想当初西子泛扁舟,虞姬也刎首。汉明妃胡游,杨贵妃埋沟。这几个姣柔,没一个好休。你须撇开上心愁,打叠起眉间皱,死央打散楚江秋。

(白)可是么?快些吃下了么。(小生)我不吃。(净)你不吃,还自俺吃。(醉介)(小生)咳,赵豹,如今我和你淹留在此,何日得过关去?(净)如今小恩主有病,不能行走,要过去也是不难的。(小生)如今关上画影图形,怎生过去?(净)这个怕他怎么?你吃这碗酒儿,赵豹自有个去法。(小生)你说了我吃。(净)小恩主,这是他每倒儿。(付)等我去听听介拉丢说奢介。

【胜葫芦】把亲儿图画容冠搜,窄路穷囚。俺非是鸡鸭无翅来袖手,则教他悲风惨惨,哭声隐隐,血溅铁星楼。

(付暗上听)(白)我个神圣爷爷,原来就是乌家门里!等我连夜去报子关上再处。(净)这个酒可该吃。(小生)赵豹,那酒有甚好处?你只管吃他怎么?(净)小恩主请。(吃桶介)小恩主,你道这酒没有好处么?(小生)有什么好处?(净)俺若说来,只怕你日夜要思想他哩。

【寄生草】这是神仙禄,祖代留,当年李白斟一斗,毕家吏部无宵昼[22]。风花雪月常消受,迎宾送客快绸缪,醉不时不把荣枯究。(付同丑、外)跌破草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打进去,在这里了。(净、小生)你们为何拿我?(众)好吓,你每是乌家钦犯,却躲在这里。(净)呔!你们为何拿我?(众)你是乌家钦犯。(净、生)你每休得乱喳喳生奥口,俺与你无怨又无仇。(外白)你每是朝廷钦犯,说什么无怨无仇?(净)呔!你每认差

了。俺每两个是化子,(唱)休猜做丧家狗。

(外、丑)我每不管是不是,拿去见将爷。(付)促个毴养去没哉㉓,去没哉。(下)

〔注〕 ①第十八出:原抄本作第十七出,据前后文可知其误,当为第十八出,今径改。 ②掍:疑为碰的俗写。 ③财:原抄本作才,当是财之简写,今径改。 ④周仓:《三国演义》小说中为关羽提刀牵马的随从将官,面貌粗丑。 ⑤哽豆哽脑:犹今言犟头倔脑。豆,当为头的俗写。哽,当为梗的俗写,顽固。 ⑥山中千日酒:千日酒,传说中山人狄希所造饮之能醉千日的酒。山中,疑为中山之倒乙。 ⑦浮游:蜉蝣的别写,为一种昆虫,若虫在水中生长一至数年,成虫有翅,一至数天后即死去。 ⑧傻(shá):啥,什么。 ⑨净:此处原抄本脱一净字,据文意补。 ⑩"我不要"句:此句下原抄本衍一生字,据文意删。 ⑪伍相:春秋时楚人伍子胥,在吴国的官位相当于宰相,故称。他因父兄被诬杀,愤而投吴,发誓覆楚报仇,后果领吴军破楚郢都,发楚平王墓,鞭其尸。他初入吴时,曾在吴市吹箫乞食。 ⑫韩信:助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功臣之一,封楚王,降淮阴侯。他未发达时,常在别人家寄食,人多厌之。后在淮阴城下淮水边钓鱼,有漂母怜之,馈其饭食。 ⑬豫让:春秋时晋国知伯的家臣,赵、韩、魏三家灭知氏,他欲为知伯报仇,吞炭漆身变易音容,俟机行刺赵襄子,终不成被捕,乃请求一击襄子之衣而死。 ⑭要离:春秋吴人,伍子胥荐于吴王阖闾,使之行刺流亡卫国的公子庆忌,他请吴王断其右手,入卫赢得庆忌信任,在同舟渡江时刺杀庆忌,然后自杀。 ⑮你不吃:此处原抄本前脱一净字,据文意补。 ⑯国戚椒房:指外戚,即皇后或皇太后的家族。 ⑰吴钩:吴地所出的一种兵器,似剑而前弯如钩。 ⑱"尸首"句:此句后原抄本有一"白"字,当为衍文,删。 ⑲台城走:南朝梁武帝晚年佞佛荒政,东魏降将侯景乘机作乱,陷都城建康(今南京)台城(禁城),梁武帝乃忧愤而死。 ⑳乌江口:楚汉相争中项羽曾与刘邦划鸿沟(古运河名)为界停战,后战事复起,汉军围楚军于垓下,败之,项羽退至乌江岸边自杀。 ㉑悔气:当作晦气,倒霉。 ㉒毕家吏部:指晋吏部郎毕卓,嗜酒成癖,一日夜至邻家盗酒而饮,被人发现捆绑,次日早上邻人认出是毕吏部,遂解缚,毕乃与主人共饮至醉。见《晋书·毕卓传》。 ㉓毴(bī)养:詈词。

关于《乾坤啸》,《曲海总目提要》评曰:"事无根据,全系捏造。文彦博、包拯随意点入。"虽则如此,从全剧所写事件来看,当是反映明朝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针对性。全剧分上下卷,凡二十八出,剧情如下:乌廷庆以皇后之兄身份将赴檀州统制任,焚烧众乡亲欠债文券,并赠金五两,唯对贫而无行之韦继同只焚文券而不赠金,韦继同因此怀恨在心。乌皇后艰于生育,遂劝宋帝另择他人生育太子。韦继同之妹已入宫多年,宋帝偶至庆麟宫得见,遂幸之。从此皇帝沉溺声色,不理朝政。韦妃欲夺后位,常侍丙融与锦衣卫都指挥韦继同定计陷害乌廷庆,在剑上刻乌廷庆军卒兵器标志"乾坤啸"三字,并遣宫娥卜凤将此剑置皇帝御衣中。皇帝发觉凶器,逮捕乌廷庆。大

公子乌绍得此消息，即乔装改扮，带妻子俞氏及受恩于乌家的赵豹之妻逃往他乡。乌绍、赵豹逃至铁星关，赵豹酒后泄露行藏，店小二首告二人。守关将领恰为乌廷庆旧部权万统，二人被救。俞氏、赵豹妻扮成乞婆，在灵石县得遇文彦博夫人，俞氏被收为义女。皇帝派文彦博审理乌廷庆一案，无法审决。又派包拯审理，包氏拘鬼神，审阴灵，严加勘察，终于真相大白。乌廷庆被释，乌绍更名权济应试，得中状元，乌氏父子、乌绍伉俪、赵豹夫妇终获团圆。

《乾坤啸》一剧，总体上显得比较平淡，但这里所选的第十八出却是颇为出色的一出，不仅具有较好的戏剧性，也带有较强的抒情性。本出戏较长，实由三个情节段落组成：一为交代刑部差官追缉捉拿乌廷庆之子乌绍；二为赵豹劝说乌绍饮酒，忘却一切烦恼；三为铁星关饭店店小二偷听到乌绍、赵豹二人谈话，前往官府告发。第一个情节段落承上而来，是对上一出乌家遭难故事的交代，只是一般性的表现，并不是此出戏的重点。第三个情节段落所写铁星关饭店店小二偷听乌绍与赵豹夜谈，赵豹于酒间透露出二人的真实身份，店小二遂立即前往官府告发，使隐姓埋名、死里逃生的乌绍、赵豹二人被官府抓走，重新落入危难之中。这一部分写得比较充分，表现了店小二性格中的势利和狡诈，但主要是作为下面情节的准备，是乌绍、赵豹二人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同样不是本出戏的重点所在。

本出戏的重点部分、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二个情节段落。一天晚上，赵豹讨得一桶酒回到铁星关饭店中，百般劝说乌绍饮酒，而乌绍适在病中，加之内心郁闷焦灼，毫无饮酒的心情。一个再三劝说，一个再四拒绝，通过这一情节，集中表现了乌绍、赵豹二人由于性格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在对待危难时的不同表现和两种态度。作品通过较大篇幅的二人问答，将说白、曲词和行动等戏剧成分自然地融为一体，营造了很有戏剧性和抒情性的氛围，这也成为全剧的精彩片断之一。在这出戏中，乌绍和赵豹二人的性格、心情是逐渐展开的，表现出较清晰的层次感，这种由浅入深、由弱到强、由简单到复杂的层次感使二人的性格、心态形成了充分而巧妙的对比，大大增强了戏剧性，这也是作品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当赵豹回来，告诉乌绍今日讨得满满的一桶酒，并说“今夜大家吃个尽醉方休”时，不想却遭到乌绍拒绝，感慨道：“这酒教我那里吃得下？”由此开始了赵豹劝慰乌绍的情节，二人的性格、心情表现得愈来愈丰富，二者的对比也愈来愈充分。接着，二人一劝一拒的情节就开始了。赵豹首先劝说道，如今世上之人“都是吃缘锦绣，人生碌碌皆浮鸥。贫的贫贱的贱，皆是眼前傀儡，富的富贵的贵，犹如穴内骷髅”，又以伍员吹箫、韩信乞食、豫让漆身为例，说明人皆有不遇困厄之时，“大丈夫也甘心受辱，好男儿怎肯泪洒轻裘？到不如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随后乌绍又说：“我乌氏三世衣紫腰金，又是国戚椒

房，不想如今日如此结果，教我怎不泪出痛肠？”赵豹又劝慰道：“为帝王也有亡国败走，为臣也有当场出丑。流芳的歌与谁讴，造恶的遗名臭。这的是天宫注定，那颠颠倒倒将言遇剖，人世上忧忧唧唧白了少年头。”既然如此，乌家遭磨难，也不是不可接受之事。接着，乌绍又想起“如今老爷在狱中，倘有惨戮，尸首无人埋葬”，自己就会落得个不孝之名，赵豹又以梁武帝和项羽为例，说明“一朝富贵露中收”，从富贵到幻灭随时可能发生，根本不可靠。然后乌绍又想到自己妻子和赵豹妻子如今不知流落何方，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有相见之日，赵豹又以古代四位美女为例来劝说：“想当初西子泛扁舟，虞姬也刎首。汉明妃胡游，杨贵妃埋沟。这几个姣柔，没一个好休。你须撇开上心愁，打叠起眉间皱，死央打散楚江秋。”乌绍的最后一层烦恼是关于自己和赵豹二人目前这步境地，何时才能有所改变，怎样才能过得铁星关去，赵豹一改此前用古人古事来劝说的做法，提出可以采取武力手段过关，“教他悲风惨惨，哭声隐隐，血溅铁星楼”，表现出一种英武刚毅之气。乌绍的种种烦闷看上去被赵豹一一化解了，但是酒却总是赵豹一人在喝，乌绍并不曾饮得一口。通过这段一劝一拒、一问一答，二人的性格、心情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由此构成了浓重的戏剧气氛和强烈的抒情色彩，这正是本出戏的精彩之处。

本出戏的戏剧冲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铁星关饭店店小二与乌绍、赵豹之间的矛盾；乌绍与赵豹之间关于饮酒与否的矛盾；乌绍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相当明显，前者是颇为表面化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后两者才是复杂与深刻的，而且，这两者在深层上相互关联，彼此统一。赵豹的百般劝说与乌绍的无心饮酒这一对矛盾，看似相当突出，但是从境遇和命运来看，二人性命相关，生死与共，只是由于性格、身份、心态、情绪的不同，产生了这样一种不谐调，于是就有了这一段具有浓重抒情色彩的戏。而在一问一答、一忧一劝之间，二人又共同诉说着乌家遭受的不幸和对这种命运的不平之鸣，乌绍内心的种种痛苦、烦闷和忧愁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倾诉和戏剧化表现，因此后两个层面的戏剧冲突在这里很自然地获得了统一，这是作品运用人物表演和营造戏剧矛盾的颇为巧妙之处。

还有一点须指出，本出戏的次要冲突即铁星关饭店店小二与乌绍、赵豹之间的冲突，是通过店小二前去官府告发来解决的，这一突发事件也改变了二人的命运，将戏剧情节迅速向前推进。而乌绍内心的痛苦、烦闷和忧愁虽经赵豹千方百计劝说安慰，有所宣泄排遣，但并不曾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最后却是由于官差的前来捉拿，冲散了这种戏剧气氛，使这种割不断、理还乱的愁怀被突如其来的一种性命之虞所消解。也是因为这一情节安排，本出戏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形成了交融，本出戏的全部矛盾和冲突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左鹏军）

渔家乐　　朱佐朝

折子　相　　梁

(丑嗽上)(干念)

【普贤歌】我为相士口喳喳，气色观来定不差。凶吉判由咱，是非不管他，赛过君平一当卦①。

我万家春，靠子两句《百中经》，胡言乱语，嚼来无不应验。前日子赵图个圈套②，落拉我眼睛里子，逼俚写子一张甘责③，日日去吃，竟勿要我个铜钱，吃杀子个入娘贼哉④！今朝饶子俚罢。嗄！且到梁府门前去嚼嚼，倘然嚼着子两个铜钱，也是好个。(内喝)(丑)千岁爷来哉，且等俚进去子来看。(众喝)(净上)

【引】满朝朱紫尽京华，文武低头多顺咱。

(丑)咦！一个死人来哉。(众)有个相士，咒骂千岁爷。(净)抓过来！(众)吓。(拿介)相士当面。(净)哆！(众喝)(净)往常见你，在我府前哄拥一班游手好闲之人，聚集一堆，不来罪你，也就罢了，怎么反来咒骂我？看刀。(众喝)(丑)阿呀千岁爷，小人怎敢浪言放肆！方才见千岁爷，龙颜上气色不正，一时狗口里说子出来。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净)我的气色不正么？(丑)小人该死。(净)上前来观看我，容颜如何不正？(丑)方才无心说子一句，就要杀；那间再说子⑤，直脚要剐哉⑥！(净)不来罪你，起来讲。(众)起来讲！(丑)请千岁爷暂退虎威。(净)甲士们回避。(众)吓！(下)(丑)吖唷！前世个胎魂才唬脱拉里哉！(净)我的气色如何？(丑)请千岁爷把尊冠起一起。(净嗽介)(丑)请问千岁爷，大寿几何？(净)六十三岁。(丑)七九之年。千岁爷前半世，功名富贵，臻至极品，不必言矣。目下气色，运至眼瞳。五官各有所属：眉属木，眼属火，耳属金，鼻属土，口属水，俱要相生为吉。如今运在眼，水气旺于眉下，水能克火，太阳光掩，作事狐疑，此心无主。(净)主何吉凶？(丑)眼为日月，能照万方，水若克火，阳光尽没，只怕有人行……(净)行什么？(丑)小人勿敢说。(净)不罪你，讲！(丑)千岁爷，阳光尽没，只怕有人行刺。(净)嗄！行刺么？(丑)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净)应在几时？(丑)三日内便见。(净)可避得过？(丑)待我轮一轮看。(私白)呒救个哉。吓！千岁爷，怎说避不过，无非静坐衙斋，不要出入，再紧防外人来往，过了三日，

云雾豁开……(私白)有心拨一句高帽子里戴戴看。千岁爷,还有帝王之位。(净)哈哈,哈哈!来!(末)吓!(净)请相士耳房酒饭。(末)吓!先生,这里来。(丑)老伯伯,饭倒勿消,酒末多烫两壶。(末)为何?(丑)壮壮胆。勿要相差子,再要看看来。(净嗽介)(丑)吖唷,呒救,直头要死个⑦!(末)先生。(丑)来哉,来哉。(下)(净)老夫朝罢回家,忽被相士一番言语,说得我毛骨酥软。夜来梦见一班被戮诸臣杜乔、李固等,齐集门墙,附耳低言,一时惊醒。方才相士之言,甚有可疑。也罢!我如今不出外堂,静坐衙斋,与歌姬们欢乐,看那刺客从何而至?院子!(末)有。(净)吩咐你三件事,须要小心!(干念)

【四边静】重门封锁须牢把,来人须防诈。鸡犬不相闻,鸦鹊莫惊讶。休传杯斝,莫谈闲话。纵有赛昆仑⑧,有翅从何下?

(末)相士饭完,可要放他回去?(净)禁锁耳房,三日后发放。(末)是。(下)(净)重门朱户层层闭,聂政荆轲何处来⑨?(下)

〔注〕 ①君平:即严君平,名遵,汉代的术数家,精于占卜。 ②赵图个圈套:赵图是酒店主,欠下邬渔父鱼钱,邬飞霞前来催讨,赵图见飞霞貌美,企图调戏,被万家春撞见。剧中有《鱼钱》一出交代此事。传奇中丑角说白多用苏州方言,子,相当于"了",个,相当于"的"。 ③俚:苏州方言"他"。 ④入娘贼:詈语。 ⑤那间再说子:现在再要说的话。 ⑥直脚:简直。 ⑦直头:苏州方言,实在、简直。 ⑧赛昆仑:唐裴铏《传奇》记昆仑奴磨勒,背负崔生越十重高墙,与红绡妓相会,并助其出奔。赛昆仑,谓飞檐走壁赛过昆仑奴。 ⑨聂政、荆轲:战国著名的刺客。聂政为韩大夫严遂刺杀韩相侠累,己亦被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政,未遂被杀。

苏州派剧作家朱佐朝的作品以《渔家乐》最为著名,其剧情如下:东汉冲帝病危,太后召清河王刘蒜和渤海王刘缵入宫,商议皇位继承问题。时权臣梁冀秉政,心怀不轨,强立年仅八岁的渤海王刘缵为傀儡皇帝,并诛戮异己李固、杜乔。刘蒜改装逃出宫廷,梁冀派兵追杀,刘蒜躲入邬渔翁船中,追兵射死邬渔翁。邬女飞霞设法救了刘蒜,两人互生爱意,刘蒜许封邬飞霞为正妃。刘蒜找到河东节度使简章处,共同筹划讨伐梁冀。梁冀派马融领兵抵抗,并要马融献女儿瑶草为歌姬。马瑶草前因规劝父亲不要依附梁冀,被马融嫁与寒士简人同作为惩罚。当梁府骑尉强逼瑶草入府之际,恰逢原与简人同夫妇相识的邬飞霞来到,邬飞霞为报父仇,遂冒充瑶草入府,并伺机用宝针刺死梁冀。最后,刘蒜打回朝廷,登上皇位。

《渔家乐》一剧,《相梁》、《刺梁》等几个折子一向为观众所喜爱,三百多年来,常在舞台上演出。其妙处在于以嬉笑怒骂的文辞,尽斥奸骂贼之能事,通篇洋溢着喜剧精神。

相士万家春原想到梁府混几个铜钱，但一见到炙手可热的梁冀，便断定是“一个死人来哉”，遂被梁冀喝令家丁抓住。权臣梁冀一句“看刀”，相士人头岌岌可危。故事情节波澜陡起，梁冀的骄横跋扈也可见一斑。

但随着剧情发展，紧张气氛逐渐缓和，到后来，梁冀一句“请相士耳房酒饭”，把阶下囚奉为席上宾，万家春的遭遇也就“否极泰来”。这其间，万家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剑拔弩张之势化解于无形，他一步步玩弄不可一世的权臣的过程，便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对喜剧的定义)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梁冀急于知道自己如何“气色不正”，有其深层的心理依据：“夜来梦见一班被戮诸臣杜乔、李固等，齐集门墙，附耳低言，一时惊醒。”权奸把揽朝政，杀害忠良，实是色厉内荏，因而落入相士万家春彀中，便合情合理。梁冀问：“我的气色不正么？”“上前来观看我，容颜如何不正？”显见其急切心理。相士遂反客为主，欲擒故纵：“方才无心说子一句，就要杀；那间再说子，直脚要剐哉！”当梁冀表示“不来罪你，起来讲”，万家春赢得了伫而言事的权利后，又得寸进尺：“请千岁爷暂退虎威。”缓过一口气后，又“请千岁爷把尊冠起一起”，才开始相面。梁冀对万家春越是“言听计从”，其外强中干的本质也越暴露无遗。

接下来的宾白尤为精彩：“(丑)千岁爷，阳光尽没，只怕有人行刺。(净)嗄！行刺么？(丑)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净)应在几时？(丑)三日内便见。(净)可避得过？(丑)待我轮一轮看。(私白)呒救个哉。吓！千岁爷，怎说避不过，无非静坐衙斋，不要出入，再紧防外人来往，过了三日，云雾豁开……(私白)有心拨一句高帽子里戴戴看。千岁爷，还有帝王之位。(净)哈哈，哈哈！”私白与对白相映，万家春完全把梁冀玩弄于股掌之中，权奸得意的笑声和必死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从而造成了讽刺嘲弄权奸的喜剧效果。

在这里，剧本再三强调梁冀必死无疑，是运用戏剧重复这一艺术手法，以给予观众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相士万家春临下场前，喝酒壮胆，“勿要相差子，再要看看来”，再一次断定梁冀“直头要死个”，有似“临去秋波”，语言幽默诙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文章作法，前人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本出的结尾也十分精彩。最后一笔：“(末)相士饭完，可要放他回去？(净)禁锁耳房，三日后发放。”勾画权臣的阴险毒辣可谓颊添三毫，也为万家春搭救邬飞霞埋下伏笔。梁冀被相士一番言语，吓得毛骨酥软，打算“不出外堂，静坐衙斋，与歌姬们欢乐，看那刺客从何而至”。整出戏便在“梁贼是否会被刺死”的悬念中落幕。但细心的观众知道：刺客邬飞霞正在等待他，梁贼正自投罗网，自寻死路。“重门朱户层层闭，聂政荆轲何处来？”权奸愈是自以为得计，观众对其的嘲笑和憎恶便愈是强烈。真是“禽兽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耳”(《聊斋志异·狼三则》)。

苏州派作家剧作中的说白，以净丑说白尤为成功，且往往有方言化的倾向，其说白亲切、诙谐，富有民间气息，适合剧场搬演。本出不以芳词艳曲取胜，全凭科诨说白擅场，正体现这一特点。剧中丑角的宾白或与方言俗语结合，如"咦！一个死人来哉"、"方才无心说子一句，就要杀；那间再说子，直脚要剐哉"等等，绘声绘色，若非如此，则诙谐韵味顿减；或纯用文言，如"千岁爷前半世，功名富贵，臻至极品……太阳光掩，作事狐疑，此心无主"一段，规整跳荡，活现江湖相士口若悬河神态。其语言运用可谓亦庄亦谐，充分展现作家驾驭戏剧语言的功力。（刘汉光）

渔 家 乐

朱佐朝

折子 刺 梁

（旦上）牢笼一计巧安排，谁识荆轲是女孩？是非只为多开口，欲钓鳌鱼泄怒怀。奴家邬氏飞霞，前日卖鱼回来，在简相公门首经过，听得里面哭声甚惨，进去动问，不想有这等患难的事情。奴家听了此言，顿起杀父之仇，遂发虎狼之怒，趁此机会，代替小姐，解进梁府，欲做要离献羹①，豫让斩衣之事②。如今已入巢穴，但不知天意若何？奴家进来两月，梁贼在朝擅政，尚未见面，今日方回，必来呼唤。我且假意殷勤，聊为嘻笑，不知他的造化，又不知我的祸福。且做一场女侠之事也。（唱）

【粉蝶儿】翠黛云翘③，奴非是翠黛云翘，要把那巨鳞垂钓。今日个女专诸义胆天高④。这樱桃口，芙蓉面，都是那无情笑貌。想昔日圣姑赐我宝针⑤，曾说后来许多大事俱在针身上，不想应在今日。（唱）这冤仇早已结下根苗，恰与那红颜把俏躯儿轻掉。

（占上）歌舞楼头月，妆成艳冶姣。呀，新来姐姐，千岁爷回来了，今日在聚宝堂饮宴，必要我们承值吹弹。你须与我们一样打扮，好去见千岁爷。（唱）

【泣颜回】这是玉珮响琼瑶，妆点阳春艳色上云霄。那歌喉弦管，自有那十二多娇。

（净上）掌灯。（众旦）是。（净唱）

【前腔】巫山四绕⑥，有昆仑何处来飞到⑦？（占）启千岁爷，马瑶草唤

到。(净)唤过来。(占)是。新来姐姐,过来见了千岁爷。(旦)是。马瑶草面见千岁爷叩头。(净)教他抬起头来。(旦)是。(净)妙呀,见他花容月貌,果然比众不同。(唱)见香云一室生光,似嫦娥月下蓬岛⑧。

问他可会歌唱?(占)他说自幼不曾学得。(净)不必勉强,慢慢教他便了。(占)是。(净)就着瑶草把盏,你们歌唱便了。(众旦)是。(同唱)

【石榴花】满捧着金樽玉斝,曲了小蛮腰⑨,可也是花枝和那酒卮淆。满座上鬓云香,红妆衬着,酒杯儿唇尖搅,齿筋儿舌梢挑。更有那檀板香喉,更有那檀板香喉,低低儿莺声俏。只见那柳榭花台,只见那柳榭花台,惊起那枝头睡鸟。真个是巫山神女共鸾交。(末上)(击梆)

(占)何人传梆?(末)外堂院子,大门上传进来河东密报,奉太后懿旨,请千岁爷票发。(占)知道了。你自回避。(末)吓!(下)(占)启千岁爷:外堂院子,传进河东密报,奉太后懿旨,请千岁爷票发!(净)你们回避。(众)是。呀,新来姐姐,这里来。(旦)是。(众同下)(旦偷看)(净)唔。(旦下)(净)此时还有什么报来?(唱)

【泣颜回】欢娱未了乱心焦,这关情何必搅扰?羽衣关总兵飞报,道河东节度使简章,今聚义师,已立清河王为帝;旧臣张陵等,辅佐听政。飞报是实。呸,我原说放走了这小厮,必然起祸。只是马融,我已升他督府总戎,提兵征剿,为何此时还不见奏捷?也罢,我如今批下,罪在督府,着他即日献俘也!(唱)怪狂狙作队⑩,无端侮弄皇朝。马融吓马融,这一差须要用些谋略。(唱)你的前程自保。呸,怎么这手再也提不起来?又不是荆棘来为靠。吓!怎么眼前有两个人影儿呢?早难道有鬼胡缠?(哈欠介)吖,是了。敢是我酒魂潦倒?(睡介)

(旦上)呀,(唱)

【黄龙滚】早献出嬉笑婀娜,早献出嬉笑婀娜,不觉的眉轮火燥。只见他抓耳风魔,只见他抓耳风魔,恨不得云灵出袋。管教他金钗乱了襄王庙⑪,绮筵前血溅不须刀。那贼叫我们回避,不知他在内所干何事?呀,他已醉倒在桌儿上,我有天赐宝针在此,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唱)阿呀休,休得要怯怯吁吁,休得要怯怯吁吁,学做个逾墙为盗。

千岁爷请上酒。(刺介)(净)啊呀,吓!哈哈,阿呀!(死介)(旦下)(众旦上)千岁爷为何喧嚷?我们去看来。呀,千岁爷为何跌倒在地?(占)阿呀,不好了,千岁爷被人刺死了!外堂院子快来!(末)怎么大惊小怪?(众)千岁爷被人刺死了!(末)在那里?(众)在这里。(末)呀,果然被人刺死了。你们可曾看见刺客?(众)方才传报进来,千岁爷命我们回避,

独自一人在此看报，听得喧嚷，我们赶进，看千岁爷已倒在地下，那里见什么刺客？（末）好奇怪，身上血痕多没有，真个神鬼不测。且把尸首抬过一边。（众）有理。（抬下）（末）吖哟，好相士吓！（众）相士便怎么？（末）他相千岁爷，三日内有人行刺，如今果被人刺死，待我唤他出来。吓！先生快来。（丑上哈欠）吖唷，半夜三更，勿相面个哉。（末）定要相的。（丑）为啥跻忙作碌⑫？（末）千岁爷果然被人刺死了。（丑）如何？我说一句要应一句个。（末）你说还有什么王吓？（丑）原是王滑⑬！（末）什么王？（丑）那间去做阎罗王哉！（末）胡说！内堂并无外人，只有这班歌姬，敢烦一相。这里来！（丑）就是这班？（末）正是。（丑）如此，你们站齐了，待我逐个相转来。（众）是。先生相准了，不要胡言乱语，有性命出入的嘘！（丑）我想你们这班女乐，那有此胆量？（见旦惊介）（指占）是呖？（占）啐！（丑）个没是呖⑭？（正⑮）啐！（末）先生要相准了。（丑）老伯伯倒勿要是呖介？（末）呀呸！（众旦）外堂院子，是不进来的。（丑）哎，你们多道差了。（众）何差？（丑）那刺客必竟隐藏在府，你们各掌灯火，四下搜寻，方有着落。如何倒在这班女子身上？（末）是吓！我们四下照灯搜寻去。（占）新来姐姐，你不认得府中路径，就在此罢。（众下）（旦）是。（丑）呔，呐是渔婆⑯，面孔浪一团杀气，梁冀一定是呖刺杀个？（旦）阿呀，先生吓！我的生死，出于君口了嘘！（唱）

【上小楼】奴不惜云鬓髦，奴不惜花容貌。拚得个断舌敲牙，拚得个断舌敲牙，刀山迭迭，剑光皎皎。（丑）住罢。你如何进得梁府？（旦）吖，那梁冀要马瑶草为歌姬。（丑）歌姬没那？（旦）我一时侠气。（丑）瑶草没那？（旦）她扮作渔婆而逃。（丑）呐呢？（旦）我扮作瑶草而进。（丑）原来如此。（旦唱）我也只为李代桃僵，也只为李代桃僵，指鹿作马，以鱼为鸟。阿呀先生呀，望救取虎穴出龙巢。

（丑）呖且起来。我且问呖，方才梁冀拉里做啥⑰？（旦）在此看报。（丑）个没拿报来看嘘。（旦）报在此，请看。（丑）拿得来。（看介）（旦）先生可有救？（丑）还好，有救。阿有笔？（旦）有，在此。（丑写介）（众上）走吓，吓！先生，我们四下搜寻，并无刺客。（丑）慢点，勿要跻忙作碌，方才千岁爷拉里做啥？（众）在此看报。（丑）个没拿报来看。（众）先生，报在此。（丑看介）呀呸！你们还要寻什么刺客？（众）为何？（丑）方才传进报来，道河东节度使已立清河王为帝，汴梁、广南各路军民人等，迎请新君进朝，呖笃来看！（众）是。（丑）千岁爷着了急，自己批在后面，道：冤家到了，故尔自裁。贼介八个字拉浪⑱。（众）有这等事！（丑）待等天明，必有禁卫军来围住，满门抄斩。（众）阿呀！（丑）呖，该杀！（众）阿呀！（丑）呖，该剐！（众）阿呀！（丑）老伯伯恭喜呖！（末）喜从何来？

(丑)拿呸第一个开刀。(末)阿呀!(丑)关得我万先生啥事,放我出去。(众)先生住在此,救我们一救!(丑)吖,你们要我救一救,一些也不难。(众)怎么?(丑)你们各各除了凤额。(众)各各要除下凤额。(丑)卸下了舞衣。(众)卸下了舞衣。(丑)或是从那前门、后户……(末)怎样?(丑)逃走。(末)有理,你们随我来。(众)是。(丑)列位姐姐,(唱)

【叠字犯】吓,顷刻冰山势倒,祸患飞来不小。休惊起犬吠鸣,休惊起乌鹊噪。(同唱)挨挨挤挤,似乱蝶飞绕。听更筹漏尽还敲,听更筹漏尽还敲,那里有僻村幽道。弄什么弦管琵琶,弄什么弦管琵琶,哭哭啼啼,杀身未保。又只见朦朦日影晓天高。(末、众人下)

(丑)住了,呸还要走来!(旦)阿呀!(丑)好哉,那没走到子活路上来哉。(旦)多谢先生救我,活命之恩,何日得报?(丑)报、报、报,到是呸个现世报!小娘子家,干出个样大事体来,逃没逃子出来,看呸到落里去?(旦)吖,那清河王曾在我船上避难,他如今已往河东去了,我如今一路寻着了他,就有安身之处了。(丑)好便好,只是你孤身在路,未免别有风波不测,如何是好?(旦)阿呀,这便怎么处?(丑)罢!送佛送到西天。我如今送到你河东地界,各寻道路便了。(旦)多谢先生!(丑)走。(旦)是。(同唱)

【尾声】路迢迢,心悄悄。(丑)咿,好一个泼天大胆女多娇。(旦)阿呀先生呀,奴只为侠气含冤两地抛。

(丑)勿要多说,快点走。(旦)是。(丑)走。(旦)阿呀!(丑)走吓!(下)

〔注〕 ①要离:春秋吴人,受公子光之遣,自断一臂赢得吴王僚之子庆忌的信任,在乘船同行时将其刺死。献鲞:春秋时吴人专诸受公子光之遣,将匕首置于鱼腹中,趁向吴王僚进献炙鱼的时候将其刺死。 ②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受智伯恩遇,赵、韩、魏三家灭智氏,他吞炭漆身,变易形貌,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不成,被执,乃请击襄子之衣而死,襄子悯其忠义,从其愿。 ③翠黛:女子画眉用的颜料。云翘: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 ④专诸:见注①。 ⑤圣姑:九天玄女。剧中邬飞霞本为传香侍女临凡,九天玄女化作老姬卖针,将宝针赐予飞霞。本剧有《赐针》一出交代此事。 ⑥巫山: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记楚怀王游高唐,梦一妇人自称"巫山之女",王因幸之,女临去时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言男欢女爱,遂多用"巫山"等语。 ⑦昆仑:指昆仑奴磨勒,唐裴铏《传奇》所载的人物,能高来高去。 ⑧蓬岛:蓬莱岛,传说中海上的仙山之一。 ⑨小蛮腰:小蛮为唐白居易的舞妓,唐孟棨《本事诗·书感》:"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⑩狂狙(jū):凶恶狡诈,詈语。狙,猴子,引申为狡黠,诡诈。《战国楚·赵策三》:"兵固天下之狙喜也。"吴师道补注:"狙犹扬雄所谓狙诈也。" ⑪襄王庙: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记楚怀王梦与巫山神女欢会后,为之立庙,"号曰朝云"。后世戏曲小说用此典故,常将听宋玉叙事的楚襄王与当事的楚怀王混为一谈。

⑫跻忙作碌：苏州土话，忙乱。 ⑬滑：苏州方言的语助词，没有实在意义。 ⑭个没：苏州土话，那么。 ⑮正：此处的"正"不是正旦，而是"众旦"（简作"众"）中的一个贴旦（另一个"占"）。 ⑯伲：侬（nǎi）（或作耐）的俗写，苏州方言，你。 ⑰拉里：苏州方言，在。 ⑱贼介：苏州方言，这样。拉浪：苏州方言，在这儿。

梁冀听信相士万家春言语，决定紧闭大门，"与歌姬们同乐"，以防刺客，岂料刺客早已在府中等待，邬飞霞冒充马瑶草进梁府，正是为报父仇而来。本出开场，邬飞霞一句"谁识荆轲是女孩"，回应了前出梁冀的"聂政荆轲何处来"，剧情接续紧凑自然。

果然，梁府歌姬招呼邬飞霞同去侍候梁冀，刺梁机会到了。梁贼以为"巫山四绕，有昆仑何处来飞到"，他并不知道粉白黛绿中潜伏着杀机，但观众知道并且期待着。如何引起并维系观众急切期待和持续紧张的心理，是戏剧的重要技巧，在此，剧本成功运用"抑制"和"拖延"的艺术手法，造成了强烈的悬念，使整个"刺梁"行动更加有"戏"。【石榴花】一曲是梁贼饮酒作乐场景的描绘，富于叙事性、动作性，恍见飞霞奉酒劝饮，梁贼痛饮狂欢，众歌姬轻歌曼舞的场景，"只见那柳榭花台，只见那柳榭花台，惊起那枝头睡鸟"句，勾画了朱门歌舞景象，暗示出时间的推移，语句舒缓而又暗含焦灼之意——刺梁良机何在？

这时，新的戏剧事件加入，外堂院子传来河东节度使简章进兵的机密情报。梁冀令歌姬回避，随之，不甘退下的邬飞霞"偷看"，又被梁冀斥退。这是十分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刺梁"行动受到"抑制"和"拖延"，引起了观众的紧张心理——眼见刺梁行动泡汤，产生更急切的期待。但这只是作者略要欲擒故纵的手法而已。实际上，此一情节的加入，使刺梁行动更具可能性和合理性。终于，梁冀在阅报中不胜酒力醉卧案前，邬飞霞才得以用九天玄女所赐宝针刺死梁冀。此处不妨指出：刺梁前飞霞克服心理紧张的唱词："休得要怯怯吁吁，休得要怯怯吁吁，学做个逾墙为盗。"心理刻画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作铺张——符合侠女身份和戏剧情景。"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报仇心切、果断刚烈的侠女无暇作太多的犹豫和迟疑。

本出实际上分两大情节，一是邬飞霞刺梁冀，此为关键情节；一是万家春救飞霞，为关键情节的后续。如果说前一情节重在刻画侠女邬飞霞义勇刚烈的形象，则后一情节重在展现江湖相士万家春见义勇为、机敏老练的性格。

刺梁后，邬飞霞如何逃脱梁府？这需要安排合乎生活逻辑的情节。一方面，梁府院子断定刺客就在歌姬中，因而请相士万家春出来帮忙查找凶手。一方面，梁冀果然被刺，印证了万家春的相术高明。邬飞霞可谓命悬万家春之口，她的命运如何？顿时造成了新的戏剧紧张。

事实上，万家春也一眼看出邬飞霞是刺客，故"见旦惊介"。这一"惊"包含着微妙复杂的潜台词，既是发现刺客之"惊"，又是刺客居然曾经相识之

"惊"。剧本此前有《鱼钱》一出，写酒店主赵图企图调戏前来催讨鱼钱的邬飞霞，恰被万家春撞见的情节(《相梁》中，万家春出场，说"前日子赵图个圈套，落拉我眼睛里子，逼俚写子一张甘责"，即交代了此事)，这就使万家春搭救邬飞霞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万家春救邬飞霞，有三大动作：第一，认出邬飞霞为刺客，急中生智，一阵胡乱指认，把嫌疑点从众歌姬身上轻轻转移，飞霞遂化险为夷。第二，当众院子和歌姬四处寻找刺客之际，万家春单独面对邬飞霞，直指其为刺客，也造成了剧情的紧张，接着邬飞霞说明原委，万家春为救飞霞出虎口，又生一计，把梁冀的被刺坐实为"自裁"，并引发了梁府树倒猢狲散各自寻活路的局面。第三，救人救彻底，万家春怕邬飞霞孤身在路，未免别有风波不测，决定送邬飞霞到河东地界寻找清河王。三大动作的安排紧凑生动，气氛紧张，颇有一波三折之妙，观众心理随之由紧张而舒缓，而万家春的性格也由之得到层层皴染，一个热肠助人的外丑内美型的喜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刺梁》曲词文白相生，富于性格性、动作性、音乐性，是真正本色化的戏剧语言。同在歌舞筵席上，众歌姬唱【石榴花】，轻歌曼舞，富贵艳丽；侠女邬飞霞唱【黄龙滚】则感情激切，显出对杀父仇人的愤怒和报仇心切的情绪。【上小楼】一曲急促有力，显见在紧迫的情势下飞霞自陈的急切语气。"望救取虎穴出龙巢"，语气、神态在人耳目，情致逼真。而众歌姬四处逃散时所唱的【叠字犯】一曲，恍见一干弱女子仓惶惊慌景象。戏中之曲是本色语，曲中之戏富动作性，贴切自然，情景交融。王国维称许元杂剧的语言时说："何以谓之有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用作此剧评赞，殊不为过。

《刺梁》是《渔家乐》一剧的高潮，情节安排紧张曲折，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戏曲语言本色生动，舞台演出扣人心弦，因而三百多年来久演不衰，脍炙人口。

(刘汉光)

夺秋魁

朱佐朝

第二十一出　功成会酌

(二中军引外上)

【探春令前】杯蔬一席晏英贤，试看谐姻眷。

(白)下官只为崔廷直之女,姻事未谐,昨日差中军探问,闻得牛将军尚无妻室,今日为此设下酒筵,特请他到此,试看他人品若何。人来,再去催请。(手下引生、净上)

【探春令后】听笙歌一派传音奏,(净)这都是虚文串头。(手下通报介)(外白)招讨请。(生)大人请。有辱恩相见招,恐拂台命,敢不趋从?但只一件,无可报效,感荷垂青。(外)深慕招讨忠义,牛将军英名,荒蔬草酌,聊屈叙议,万勿见哂。(生)贤弟,大人问你话,你怎么不言语?(净)你不叫我言语。(生)有问即对。(净)何不早讲?好说。(向外介)(生)大人,还有一事禀告大人,愚弟牛皋,生性粗卤,倘礼节不周,幸祈宽宥。(外)粗直无伪,正是英雄的气概,老夫正喜此辈。(净虚白)(外白)看酒来。(同唱)

【八声甘州】英才壮颜,喜晏乐欢笑,绮席开筵。(净白)没酒么?(外)为何不斟酒?(中军)牛老爷干过了。(外)跪了。(生)愚弟干过了。(外)起来斟酒。(同唱)新篘佳酿①,醁醽小饮花边②,讴歌宛如行经前。宝鼎香焚袅篆烟,喧阗,听笙歌象板绵绵。

(净白)宗老大人,我要解手。(外白)中军,伏侍牛爷前去。(中军)晓得。(净白)我不要解手。你们酒房在那里?(中军)在那边。(净虚白)(同下)(外白)招讨,老夫还有一事相告:那理刑张世璘,前日招讨别后,即到敝衙,他有一女,年方及笄,尚未许聘。今见招讨奇伟,欲仰扳足下为东床③,特央老夫为媒。我想此一段姻缘,实是相对,足下幸勿固辞。(生)末将母子,皆赖恩相与张大人之恩,何敢扳附丝萝④?恐辱门楣⑤,有玷世族。(外)吾见招讨,文能治国,武可安邦,他日之显爵,岂在吾辈之下?今日一言已定,待老夫回覆他,择定吉期,送过成亲便了。请你牛爷来上席。(中军)请牛爷。(中军引净上)(外、生、净仝唱)

【前腔】丝弦重整调再选,乍见那溶溶夜月东悬。庭槐鸦宿,沸声惊不成眠。(外白)招讨,老夫见牛将军这个光景,必定是个海量。平日所饮几何?(生)原不是大量,平昔但饮几杯强酒,也不足称。(外)岂有此理,必竟是妙的。将军也能饮几何?(净)吃是原不会吃的,这样大坛,也只好吃得十来坛的光景。(外)妙!古来为大将者,顿餐斗米,食肉数斤,酒为止渴之常。就是今日大杯,不足将军之饮。人来!(中军)有。(外)将里面大小坛,俱抬出来,放在席间。(生)恩相,这使不得,只此大杯足矣,何敢泼饮起来?(外)今日筵前,并无外客,老夫请招讨与牛将军,原要尽欢。若不醉归,只道老夫怪吝了。抬酒过来!(生)这个断然不敢。(净)大哥,古来放债图利,吃酒图醉。今日大人请我们,若是不吃,只道你我有怪大人了。拿过来!(中军取坛介)(外)牛将军真非等闲可比,(唱)粗豪直量无隐瞒,(净)坛大须教一口干。(外唱)姻缘,这丝萝定结鸾笺。

(净白)多谢了。(笑下)(生白)大人告辞了。今日牛皋放纵,岳飞率领前来,踵门谢罪。(外白)不敢。今日此宴,老夫原要观看英雄本色。今见他勇而无伪,量如沧海,真乃是一员福将。明日是个吉日,待老夫送过成亲便了。(生)谨领大人尊命。只是受此大恩,末将等捐躯难报。(外)何出此言?(生)正是: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

〔注〕 ①驺(chōu):滤酒。 ②醁醽(lù yǐ):亦作绿蚁,酒面上浮起的浅碧色浓汁浮沫,多代指美酒。 ③东床:晋王羲之在太尉郗鉴派人来王家相亲时,不管其他族中兄弟如何作态,自己独自袒腹东床,神情潇洒,赢得郗家的好感,娶了郗家的女儿。后世因以"东床"代指佳婿。 ④丝萝:菟丝与女萝,两种攀援植物,古时常用丝萝攀乔木比喻生活有所依托。 ⑤门楣:犹言名门。

朱佐朝与朱皞(素臣)为兄弟,时称"二朱"。作剧三十三种,今存二十种,《夺秋魁》是其代表作之一,全剧共二十二出,写岳飞故事,取材于熊大木《武穆王演义》及邹元标《精忠全传》,中多与史传不相合的虚构内容。剧情梗概如下:清明时节,岳飞祭扫父亲之墓,请母亲姚氏同往。王贵、牛皋二人素慕岳飞之名,前来相投,三人结成异姓兄弟,并共约前往应武闱秋试。此前,岳飞之母曾刺"精忠报国"四字于岳飞之背以励志。在武场上,小梁王柴贵自恃勇悍,立生死文券,摆下擂台,声称能胜自己者即为武状元。王贵、牛皋比武皆败,岳飞前往,失手将柴贵打死,被下狱中,准备处死。王贵、牛皋与姚氏击鼓鸣冤,监考官张世璘指点岳飞求助于宗泽。宗泽义释岳飞,且荐其为招讨使,派往洞庭湖征讨杨么。岳飞率王贵、牛皋前往应敌,大获全胜。由宗泽作伐,张世璘将女儿嫁与岳飞。而出使金国全节自尽却招秦桧诬害的崔纵,有女崔莲玉,曾在牛皋落难时赠以衣帛,亦嫁牛皋为妻。岳飞、牛皋两谐伉俪,欢喜不尽。

《功成会酌》处于全剧的尾声部分,是颇为活泼、富有喜剧色彩的一出戏,这在此剧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了这一出戏,使全剧有了一个轻松愉快的结尾,而此出戏本身也具有较突出的特点和价值。在此之前,剧中的主要矛盾已基本解决,主要情节已表现完毕,这里再一次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命运结局等,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与全剧各出的篇幅相似,这出戏也比较短,情节相当简单,出场的人物不多,重点不在于表现戏剧矛盾、展现戏剧冲突,主要是通过比较简单的情节,充分展现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形成一种明快爽朗的风格特点。出场的主要人物有三个,即生扮岳飞、净扮牛皋和外扮宗泽,作品主要通过三人具体的言谈举止和彼此之间的映衬对比,来显现各自的音容笑貌。

在这出戏中,宗泽作为上司和宴宾的主人,并无平日的威严高傲,而表现

出足够的热情与诚恳，这从他细心周到地招待岳飞和牛皋的全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宗泽的言语、行动无一不符合他的身份和性格，特别是从对牛皋的奇异表现的态度中，更能看出宗泽对两位客人的诚挚和宽厚之情。另一个主要人物岳飞，既是宗泽的下属和客人，又是牛皋的上司和兄长，且由生来扮演，作为传奇剧本中最重要的男角人物，与其他二人相比，他的表现就要稳妥、周到得多，既要表现出作为下属的谦恭和作为客人的礼貌，又要表现出作为上司和兄长的威信，要时时注意自己异姓兄弟牛皋的言行，对他有失分寸的言语与做法及时更正和解释，在宗泽和牛皋之间，必须发挥调节和联系的作用。另一个主要人物、也是此出戏中最重要的人物牛皋，除了念念不忘、想方设法争取多喝一些酒以尽兴之外，他什么也不关心，性格表现得极为鲜明。他天真耿直，莽撞坦率，粗豪滑稽，也不乏那么一点点机巧，使人觉得他是如此的憨厚可爱，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本出戏的喜剧气氛、滑稽色彩也主要是通过牛皋的表演来展现的。

这出戏篇幅不长，但随着牛皋的出场，轻松滑稽的喜剧气氛就开始了，直至这一情节单元结束。岳飞带领牛皋前来赴宴，刚一见面，当宗泽与岳飞二人正在寒暄客套时，牛皋却一声不吭，直到岳飞告诉他当"有问即对"，他才开始说话。原来，在接到赴宴邀请之后，深知牛皋性情的岳飞曾和母亲姚氏商量，有意不让牛皋前往，直到牛皋答应岳飞三件事之后，才被允许赴宴。这在第二十出《母子议饮》中已有交代："(生)你既要去，要依我三件事。(净)那三件？(生)我若看你，方可吃一杯，我不看你，不许吃。(净)第二件？(生)第二件，你若没规矩，我咳嗽一声，你就留心遮掩。(净)第三件？(生)第三件，席上不许你多言。"这实际上为下文的情节展开和人物表现做好了铺垫。果然，到了宗泽府上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牛皋一旦开口说话，嘴上就没有了遮拦，他根本不理会任何礼仪，当说不当说，说话的分寸，全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原来的约法三章此刻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就造成了愈来愈浓重的喜剧气氛。甫一落座，牛皋就急不可待地问："没酒么？"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将眼前的酒喝掉了。随后，牛皋更说出了让人忍俊不禁的话："我要解手。"又立即改口道："我不要解手。你们酒房在那里？"由此愈发可见牛皋此时心中想的只是喝酒，觉得喝得不过瘾，才想起要以解手为借口，找到酒房里去喝。他的豪爽粗犷、任性自由又有一点机巧的性格表现得相当充分。宗泽询问牛皋"平日所饮几何"，岳飞急忙代为回答说"原不是大量"，这时牛皋的回答不仅出人意表，而且颇带有几分幽默感："吃是原不会吃的。这样大坛，也只好吃得十来坛的光景。"最后宗泽命人抬出大酒坛来，牛皋更是当仁不让，说罢"古来放债图利，吃酒图醉"之后，就索性"坛大须教一口干"起来。这里通过言语、喝酒及其他行动，很好地表现了牛皋的个性，也使整出戏具有了轻松滑稽的气氛，喜剧效果也由此集中地表现出来。

这出戏中的岳飞，在宗泽面前表现出必要的礼貌，对牛皋的言行予以解释说明，在三个主要人物中处于中间位置，起到调节缓冲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听宗泽作媒定亲。相比而言，岳飞在这出戏中的表现较之牛皋要逊色许多。固然他的言行中规中矩，反映出他性格审慎严谨，但不能不说，他在这出戏中的表现只是平平，未见精彩之处。当宗泽介绍婚事时，他也只是说了几句这样的应酬话："末将母子，皆赖恩相与张大人之恩，何敢扳附丝萝？恐辱门楣，有玷世族。"假若使岳飞的戏稍多些，让他的表现更充分些，或可弥补这一不足。

从体制上看，这出戏的说白明显地占据了主要部分，而曲词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均采用相当短小的曲牌，而且所占比例也很小。这种情况与全剧的体制特点也相一致。这其实反映了清代传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说白的加强和曲词的相对弱化趋势。　　（左鹏军）

艳　云　亭　　朱佐朝

第十五出　放　　洪

（末上唱）

【滴溜子】神明的，神明的，将咱唬倒。平章的①，平章的，教人懊恼。险些无辜年少。救人须救彻，神天可表，待施妙手援救多娇。

（白）我毕泓昨奉相府差遣，要杀洪绘。岂知上有神灵显应，险遭阴谴②。可见人间私语，天若雷闻。因此我顿起善心，竟做了一桩好事，到把那洪生放走。只恐他妻子萧惜芬，因相府谕单上不容放出，尚在仪制司内，目下定有风波不测，性命难保。若非我去救他，怎能浦珠重合③，破镜重圆④？令箭在此，等我去赚他出来，救他一命，有何不可？来此已是衙门了，管绣女班房官有么？（小生上）出入公衙地，传宣起惮劳。呀，毕先生到此怎么？（末）特奉太师爷钧旨，有令箭在此，吊取萧惜芬进相府有话。（小生）如此待卑职取令箭，进去禀知老爷，随即领出来便了。（末）相府立等。（小生）晓得。（下）（末）我想瞽目先生说我今日有白虎临身之祸⑤，想应在此时了。且救他出去，我自有计策。（小生领旦上）毕先生，萧氏在此，交与先生领去。（末）堂上可曾禀明？（小生）令箭收在此，老

爷少间见相府缴，先生去罢。奉令归全璧⑥，开笼放雪衣⑦。请了。(下)(末)小姐随我来。(旦)尊官那，这些众女子俱已释放，如今教我又随你到那里去？(末)这里不是讲话的所在，快随我来。(旦)阿呀，偏是奴家有许多不了之事！(末)小姐，我且问你，那洪绘是什么人？(旦羞)是丈夫。(末)呀，果然是你丈夫！小姐，你还不知其故，那洪绘因闻被选，那日呵，

【降黄龙】正值驾幸钧天时⑧，疏陈情怒触权豪。(旦)那权臣是谁？(末)就是王钦若。(旦)吓，他便怎么？(末唱)他便心怀奸狡，要将他觅迹寻踪，一命餐刀。(旦)阿呀，那洪绘可曾杀么？(末)幸喜相府即着我毕泓，(唱)昨日在诸葛神庙，两下里相逢凑巧。(旦)如此尊官怎生发放了？(末唱)我为念冤情，将他失放，海天飞鸟。(旦)将他放去了？(末)果然放去了。(旦唱)

【前腔】尊官你生超，命夺刀头，镂骨铭心粉身无报。(末)小姐请起，不须拜谢。(旦)请问尊官，众女子俱已释放，独留奴家，却是为何？(末白)小姐，有个缘故，只因相府与你家做下对头，此番不是要玷污你身名，定然害你的性命了。(旦惊)吓，要害我的性命么？(末)正是。(旦跪)阿呀！尊官吓，可怜救我一命吓！(末)小姐起来，不须着忙。我因你无辜受害，逗起我一腔义胆侠肠，今借相府令箭呵，(唱)将你赚取，脱牢笼，机关非小。(旦)阿呀！尊官吓，若得如此，就是重生父母了！(唱)难消，恩山义海，结草衔环当效⑨。(末)小姐说那里话？(唱)但愿你身离虎口，不负今朝。(旦)大恩人，如今可领奴家回去么？(末)阿呀！小姐，我今将你赚出，不过一时权变，少不得那时露出机关，必然另行追捕。回家二字，你且休想。(旦)恩人吓，如今教奴家往那里去？(末)小姐，你如今俱站在死地，为今之计，小姐若要保全性命，(滚唱)须学做痴颠没下稍，须学做痴颠没下稍，时哭时还笑。倘有人盘问，莫把姓名心事他知道。(旦)阿呀！恩人吓，奴家羞答答，怎生打扮？谁像个痴颠的？(末)小姐，事到如此，还顾得羞耻么？我为小姐逃生之计，带得破衣破帽在此，你急须断发毁形，瘸行瘫走，那些人方不认得。倘有急难，可到诸葛庙，有一瞽目先生，你去求他相救，自然与你保全性命。衣帽在此，收下了。(旦)阿呀！恩人吓，多蒙嘱付，奴家要全性命，敢不遵命？只是恩人回去，王钦若追究令箭根由，可不遗害于恩人么？(末)小姐，我的念头定在此了，我毕泓虽则身为贱役，原是戴发含牙的汉子，这颗头颅，常思血淋淋提赠英豪。今日救你前去，明知我有祸无福，若怕死贪生，这事也不做了。我毕泓呵，(唱)这颗清白头颅，不受权臣轻藐。(白)小姐，那边有人来了。(旦看介)(末)我事头轰烈烈归家早。(刎下)

(旦)阿呀！恩人吓！

【前腔】你云天义气高，你云天义气高，视死何足道。杀身以成仁⑩，淋漓血溅荒郊草。(白)阿呀！王钦若奸贼吓！(唱)你害得我入地无门，天不可叫。我这剩残躯，没爹儿将谁靠？(白)罢，罢，说不得，且到前面去，将青丝尽行割下，穿了这破衣，妆作痴颠而行便了。

【尾声】再将尘灰抹倒花容貌，羞杀我妆模做乔，(白)阿呀！恩人吓，望你灵魂护佑我萧惜芬，(唱)愿你流芳名姓标。(下)

〔注〕 ①平章：原意为品评，唐宋时宰相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称。此指王钦若。 ②阴谴：犹冥报，暗中受到鬼神的惩罚。按：原抄本谴误作遣，径改。 ③浦珠：合浦之珠。《后汉书·孟尝传》："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后因以"珠还"(剧中则谓"珠合")喻失而复得。 ④破镜重圆：唐孟棨《本事诗》记南朝陈将亡，驸马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一铜镜，各执一半，期一旦战乱分离后能凭此重认。后乐昌公主入越国公杨素府，徐德言凭破镜两合而知之，题诗倩人呈公主，事为杨素所知，遂放公主与徐重新团圆。 ⑤白虎：白虎星，星相家所说的一种凶神，遇之大凶。 ⑥全璧：战国时秦王求以十五城易赵之和氏璧，赵遣蔺相如持璧赴秦。他见秦王但思得璧无意偿城，怒发冲冠，欲击碎玉璧，秦王无奈，只得让他完璧归赵。按：原抄本璧误作壁，径改。 ⑦雪衣：雪衣女的简称，指白鹦鹉。《太平广记》引唐胡璩《谭宾录》："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 ⑧钧天：本义是天之中央，此为剧中地名钧天谷。 ⑨结草：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其子)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衔环：典出《后汉书·杨震》李贤注引《续齐谐记》："宝(杨震父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鸮所搏，……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余日毛羽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 ⑩成仁：原抄本仁误作人，径改。

《艳云亭》上下卷，共三十二出，《曲海总目提要》谓"其事皆子虚，无故实"，盖为作者自撰故事。剧情梗概如下：宋时西秦，有洪远、洪绘兄弟，洪远在家习武，洪绘游学于外。好友鲍卜明推荐洪绘诗稿于枢密使萧凤韶，萧凤韶有意招洪绘为婿，约其面试才学人品。差人接洪绘入萧府时，适值洪绘赏梅醉酒未醒。萧凤韶因事外出未归，女儿惜芬以梅花诗索和，洪绘随口吟出，惜芬倾慕不已。萧凤韶归见洪绘醉酒，即怒罢亲事，将其逐出。太师王钦若在钧天谷设艳云亭，在民间选美女以悦真宗，萧凤韶上书弹劾，王钦若惑君黜逐萧凤韶等人。西夏李元昊反叛，王钦若为报私仇，荐萧凤韶率兵征剿，且征

萧惜芬拟送艳云亭，幸洪绘写本拦驾将惜芬救出。王钦若派毕泓追杀洪绘，得术士诸葛暗相救。毕泓恨王钦若之奸恶，同情洪绘、萧惜芬遭遇，遂义释洪绘，且劝惜芬乔装改扮、装疯卖傻以保全性命，随即自刎而死。萧凤韶于许州迎战李元昊，七次上书求援，王钦若皆置之不理。洪远辞乡寻弟，路遇女子上官琼珠并成婚。皇帝令王钦若统兵征讨李元昊，部下将官逃散，王钦若亦被萧凤韶旧部所杀。洪远、洪绘共助萧凤韶大败李元昊并杀之。鲍卜明假充洪绘为官，后被识破。最后真宗封洪远为征西大元帅，上官琼珠为督府夫人，洪绘为许州按抚，萧惜芬为宜阳郡夫人，萧凤韶加官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

《艳云亭》所反映的尖锐的善恶冲突、忠奸矛盾在《放洪》一出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出戏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正面表现善恶忠奸的对立，但是从毕泓的内心冲突和外在行为中，从落难女子萧惜芬的命运转变中，都间接地反映了贯穿全剧的惩恶扬善、褒忠贬恶的道德精神。随着情节的推进，本出戏中的两主要人物毕泓和萧惜芬的性格与命运也逐渐展开，特别是毕泓的正直善良、坚毅刚强的性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毕泓是王钦若派来追杀洪绘和萧惜芬等人的，本来应是一个为虎作伥、令人生畏的角色。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毕泓性格中隐藏着的另外一个侧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侧面即有正义感、有气节的高尚精神就逐渐表现出来了。这在第十四出《杀庙》中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他在得知洪绘的冤情之后，果断地释放了本该杀掉的洪绘，使得已经穷途末路的洪绘再一次获得了生机。本出戏一开始就接续着上一出的情节，简单交代释放洪绘一事之后，仍是通过毕泓之口，自然地转换到处境极其危险的萧惜芬的命运上来。作为一个落难中的女子，她自救的能力比一般男子要小，危险性也就很大，对这一点毕泓有着清醒的认识："目下定有风波不测，性命难保。若非我去救他，怎能蒲珠重合，破镜重圆？"毕泓采取智取的方法，以王钦若要问萧惜芬话为借口，用相府令箭将萧惜芬带出，向她说明诬陷坑害洪绘、萧惜芬两家的奸恶权臣就是王钦若，洪绘已被自己释放并获得了生路。萧惜芬虽被救出，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她危险的境遇，因此毕泓随后又为走投无路的萧惜芬指出了一条生路：绝对不可以回家，要保全性命，只有装痴作傻、断发毁形、瘸行瘫走，将心事和仇恨深深埋藏，不让任何人知道。为了便于装疯隐藏，毕泓甚至为萧惜芬准备好了破衣破帽。最后毕泓还告诉萧惜芬，如遇危难，可以去向庙中的诸葛暗求救。这番交代，不仅证明毕泓是"戴发含牙的汉子"，是一个有正义感、善恶爱憎极其分明的义士，而且表现出毕泓为人处事的细腻和周到。他为救助萧惜芬，把一切需要考虑的东西都考虑到了，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毕泓这样做，洪绘和萧惜芬的危险境况和不幸命运自然有了根本性的转

变，但是他自己的危险却是愈来愈大。萧惜芬不能不担心因为自己和洪绘而连累了毕泓，当她满怀感激关切地询问毕泓该如何面对他自己的艰难处境时，毕泓的回答坚毅果断、毫不犹豫："这颗清白头颅，不受权臣轻藐。"看来毕泓早已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为了转移萧惜芬的注意力，他故意说："小姐，那边有人来了。"随后自刎而死。作为王钦若的部下，毕泓一出场就面临着忠奸的考验、善恶的冲突，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冲突愈来愈尖锐，这种考验也愈来愈严峻。如果说义释洪绘是毕泓身份转变和人格升华的第一步，救出萧惜芬并为她做好安排是第二步的话，那么，在交代好一切事情之后自刎而死，就是毕泓体现刚烈性格、实现崇高品质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至此，毕泓这个原本为王钦若鹰犬的形象发生了本质上的彻底的改变。这种转变的意义是重大而深刻的。从毕泓的性格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逐渐展开、不断深化的过程，表现了他的灵魂冲突，写出了他的性格深度，也反衬出王钦若的作恶多端、失道寡助；从戏剧情节来看，毕泓的行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使戏剧更富悬念，更富变化，更加跌荡起伏、引人入胜；从戏剧冲突来看，毕泓悲壮崇高的表现不仅使贯穿全剧的忠奸善恶冲突空前尖锐，给人惊心动魄的震撼，而且具有昭示忠奸善恶双方力量转化的意味。尽管毕泓之死不免让人感到可惜，但是其中蕴含的正义的力量却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王钦若必将恶贯满盈。戏剧冲突在这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尽管洪绘、萧惜芬等人仍会遭遇一些艰难险阻，但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面。

这出戏对处境凶险、无计可施的萧惜芬的形象刻画，虽不及描写毕泓那样浓墨重彩，但这一女性的性格还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概括地说，在毕泓言行的感召下，本出戏中的萧惜芬经历了从懵懂到明白、从犹豫到果敢、从彷徨到坚毅的性格转变和心理变化过程。她从"有许多不了之事"，到明白王钦若就是心怀狡诈的奸贼；从担心洪绘的命运到知晓他已转危为安；从准备回家躲避到明白必须装疯卖傻以避祸患；从担心因自己而连累毕泓到为他的义烈之举、悲壮之行所感动；凡此种种，都表现了萧惜芬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多种性格侧面，使得这一人物形象颇为丰满。

尽管关注道德伦理、表现忠奸善恶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常见主题，明辨忠奸善恶，甘于舍生取义的人物形象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也不难见到，但是《艳云亭》的《放洪》一出中的毕泓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出戏的情节虽然并不复杂，但是营造的戏剧气氛、表现的戏剧冲突、塑造的人物性格却都是相当出色的。在朱佐朝的戏曲中，可以说《艳云亭》是场面阔大、情节紧凑、冲突尖锐、人物生动、风格明快的重要作品之一，此剧的许多场次从不同方面表现了这些特点，《放洪》就是反映此剧整体风格的有代表性的精

彩片段之一。 (左鹏军)

十 五 贯

朱 雘

第七出 陷 辟[1]

【破阵子】(末冠带,副吏、丑门子、老杂皂隶喝上)(末)十年窗下揣摩成,早年甲榜荣登[2]。河阳春色权支领[3],伫看万里功名。

下官山阳县正堂过于执是也。十年辛苦,七品恩荣。立心不染苞苴[4],矢誓勿容情面。到任之日,便将板对一联,钉上堂柱。那对联两句"爱民犹子,执法如山"不知被那个狗弟子,暗地里续上几字:"爱民犹子,牛羊父母,仓廪父母[5],供为子职而矣已;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货财殖焉,是岂山之性也哉?"好恼!好恼!一时受人轻薄,决意要做清官。凡有词讼,一概秉公审理。且喜三年任满,注作上考[6],升为常州理刑,交代在即。昨有告状人冯玉吾投词,为奸杀事。谋弑亲夫,地方大变。随于今早票发[7],官坛检验已过。此际午堂时分,正好细细研鞫。左右,开门抬听审牌出去。(众应介)分付把奸杀一案有名人犯,一齐带进来。(众应介)(带小生、小旦、净上介)

【引】(小生)投水屈原是屈,杀人曾子何曾?

(末)听点!原告冯玉吾。(净应介)被告熊友蕙。(小生应介)侯三姑。(小旦应介)地邻余在泉等。(众应介)在下边伺候。(众应介)原告跪过一边。唤那熊友蕙上来。(小生)小人有。(末)熊友蕙,看你斯文体态,必然明理知书。据这状词看来,你与侯氏既已私通于前,复行窃盗于后,今又同谋下毒,立弑亲夫,这个罪名所犯不小!真赃已获,你到此还有分辩么?(小生)爷爷容禀:

【风入松】闭门矻矻自穷经,(末)你读书人,偏干此犯法的事。(小生)老爷,小人闭户读书,从不解偷香行径。(末)据你说,奸情事一些也没的了?这金环是何处得来的?(小生)小人架上抽书,偶得此环,只道天赐寒儒,那知是他家故物么?爷爷,爷爷明鉴万里,若是侯氏私赠,小人怎么反到店中露目起来?敢把真赃自抱窥同井,难一概捕风捉影。(末)胡说!难道这环儿会插翅飞来的么?据状词上说:侯氏迁房,你也迁房内进。可不是两下通

情，同谋惨杀么？（小生）爷爷，这是那里说起？小人正为邻房通近，礼当远嫌，奉哥哥之命，把书室暂迁往内，不料他家不约而同，可可也是这日迁房进内。致锦郎身死情由，小人分毫不知。若要诬陷同谋，真正是冤上加冤了！爷爷，当不起寸磔罪名⑧，爷爷，须悬镜望超生！

（末）下去。侯氏上来。（小旦）有。（末）据说锦郎面目奇丑，此女自不安心。冶容诲淫，信有之矣。侯氏，你把通奸始末，并致死原由，一一从头细细实说。若有半字支吾，人来，刑法伺候了！（小旦）爷爷，冤枉！小妮子呵，

【前腔】深闺似海未许一尘生，敢卖风情胡逞？（末）赃证已实，这奸情事再没得讲了。只是人命关天，你却如何下手？自是与奸夫同谋的了。（小旦）爷爷，没有这样事！小妇人与熊生虽隔一墙，从未识面。同谋事情，何不路途暗害，反谋死自己家里么？爷爷，无从谋约通名姓，怎造得关天人命？（末）本县早上检验尸骸，分明是你毒药致死。锦郎进房时安然无恙，顷刻间便中毒而亡。明为索取宝钞，无有交还，一时语言斗殴，故将毒药灌入。这可是么？（小旦）那有此事？可怜小妇人呵，手纤纤缚鸡未能，为甚蹈法网自轻生？

（末笑介）据你说，一些相干是没有的了？本县莅任三载，片言折狱，略有矜疑，无不虚心研审。今日这桩公案，可也再无疑惑的了。侯氏天生冶容，锦郎身带残疾，心多怅望，邻有少年，再无有不做出来的道理。熊有蕙上来！你迁房进内是一证，赃露金环是一证，登时中毒是一证。不要说是本县，就是三岁孩子，可也瞒他不过。你们还要抵赖到那里去！（小生、小旦）青天爷爷，冤枉！（末怒）哇！胡说！打！（打小生、小旦介）

【急三枪】怨村郎，怜宋玉，钻穴隙，只这奸近杀，是真情。

（小生、小旦）实是冤枉！（末）不招，拶起来！（小生、小旦）冤枉难招！（末）你欺本县三日京兆⑨，希图徇情么？看夹棍来！（小生）呀，爷爷，受刑不起了，小人愿招了！小人与侯氏呵，

【风入松】风挑月窗两心倾，不合同谋戕命。（末）侯氏，你怎么说？（小旦）爷爷，小妇人受刑不起，情愿招认了毒死亲夫之罪。若说熊生通奸，不忍牵害无辜。（末）到此地位，还要怜惜汉子么？（小旦）一杯鸩酒我亲持赠，怎屈陷闭门孙敬⑩？（末）胡说！没有通奸，并无弑夫之事了。熊生既已招成，你还要强辩怎么？该吏取供画了！（小生、小旦）那头直上少甚苍苍证明，偏这覆盆下日光暝！

（末判介）熊友蕙因奸致死人命，依律问斩。侯氏谋弑亲夫，依律问剐。宝钞十五贯，立限追比给主⑪。该吏连夜叠成文卷，申详上司便了。各

犯带去收监，原告地邻召保。(小生)大哥，可怜嗄！死罪招成了也罢了，方才说宝钞十五贯追比给主，这个那里来的还他？(差人)这个是你自作自受，那个怜惜你！(小生)阿呀，皇天嗄，皇天嗄！

【急三枪】血空溅，阍难叩⑫，甘万剐，这便是偿宿债，了今生。(下)

(皂)禀老爷：有抚院差官求见。(末)请来。(生)扬眉泡清露，翘首依白云。(见介)(末)贵差何来？(生)奉都爷之命，道太爷终任清廉，具本扬荐，已奉俞旨，升任常州理刑。今因衙门事繁，差人星催赴任。该府各役，现在门外迎接。(末)上台知遇之恩，不可少负。贵差官先行，本县即刻走马赴任。一面着该房造册交盘，另日发舟迎接家眷便了。(生)如此恭候。(末)分付接官人役，上堂相见。(众上见介)直隶常州府理刑，吏、书、门、皂叩老爷头。(末)分付摆齐执事，就此起马。

【风入松】居官惴惴似持盈⑬，刚博得考成上等。骅骝又向毗陵骋⑭，忘不了弦歌四境⑮。飏西风悠悠旆旌，须努力干功名。(同下)

〔注〕 ①陷辟：陷入法网。辟，法。 ②甲榜荣登：指考上进士。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③河阳春色：河阳，旧县名，治今河南孟县西，晋潘岳曾官县令，一县广栽桃花。北周庾信《春赋》："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 ④苞苴(jū)：指贿赂。《荀子·大略》："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杨倞注："货贿必以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 ⑤"牛羊"二句：语出《孟子·万章上》。此处"父母"借为父母官之"父母"。 ⑥注作上考：考核列为上等。 ⑦票发：签发批文。 ⑧寸磔(zhé)：寸寸碎割，即剐刑，古代的一种酷刑。⑨三日京兆：当作"五日京兆"。《汉书·张敞传》载张敞为京兆尹，受杨恽案牵连将罢官，令贼捕掾絮舜办案，絮舜故意拖延，说："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张敞恨其负己，收絮舜入狱，治成死罪，并对他说："五日京兆竟何如？" ⑩孙敬：汉人，以刻苦读书闻名，夜读则以绳结发悬于梁上，以制眠意。尝入市，人皆曰："闭户先生来也。" ⑪追比：限期交纳税赋，此为追回之意。 ⑫阍(hūn)：门，此指官门。阍难叩，谓冤情难以上达天听。 ⑬持盈：拿着装满水的器皿，比喻小心谨慎。 ⑭骅骝：周穆王八骏之一，后多代指骏马。毗(pí)陵：即常州。 ⑮弦歌四境：《论语·阳货》："子(孔子)游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孔子弟子，时为武城宰)对曰：'昔者偃(子游名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十五贯》系清初苏州著名剧作家朱雘(素臣)的作品，剧本以明代清官况钟为中心人物，着力歌颂他的严明执法。故事从熊友蕙与冯锦郎的童养媳侯三姑这一对青年男女展开。他们彼此本系邻居，但并没有什么交往。某夜侯三姑的首饰与十五贯钱被鼠拖走，而正好冯锦郎又误食鼠药中毒身亡。山阳

县知县过于执自以为是，不认真研究案情，草率地断为熊、侯通奸，故而毒死冯锦郎，遂判两人死刑。此时无锡乡民游葫芦筹资十五贯拟开肉店，天亮前惯偷娄阿鼠入室行窃，被游发觉，娄一不做二不休，将游杀死，攫十五贯溜走。而当夜游葫芦入睡前与养女苏戍娟开玩笑，谓已将其卖与富家，换得十五贯钱，苏戍娟信以为真，夤夜出逃奔姑妈家。适熊友蕙之兄熊友兰从江西携款十五贯来探望其弟，熊、苏两人途中相遇，遂同行一程。此时公差赶至，武断地认为人赃并获，将两人扭送官府。公堂提审，被断为男女通奸、谋杀游葫芦，窃取十五贯私奔。于是均被拟处死刑。熊、苏二人再三辩解，过于执不予置信，认为铁案如山，无可怀疑。此二案经巡抚江南诸府的周忱复审后，报刑部核准，交苏州知府况钟执行。况钟夜梦二熊向之诉冤，醒后思索，感悟二熊实即熊友兰、熊友蕙兄弟，看来案情不实，真相未明。乃冒丢官之风险，夜见周忱，请予重审。初周忱不允，经况钟力争，周忱始勉强应允。况钟踏勘现场，发现种种疑窦，又通过为娄阿鼠测字，初步认为娄阿鼠语无伦次而神色仓皇，有杀害游葫芦的重大嫌疑。以此为突破口，真相逐步弄清。最后熊友兰、熊友蕙、侯三姑、苏戍娟均无罪释放，娄阿鼠则被明正典刑。

因有况钟夜梦双熊情节，故《十五贯》一剧也叫《双熊梦》。作者系以宋人话本《错斩崔宁》(《醒世恒言》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故事之框架，但又另增加了另一冤案，双线交织进行，最后集中到况钟身上而一并予以平反。

此剧情节结构相当周密，前后均有呼应，故事则曲折而富于吸引力。况钟历史上确有其人，在明代宣德年间出任苏州知府，政绩卓著，届满后又两次连任。直到清初康熙、雍正前后，苏州仍有多处况公祠，香火不绝。

《十五贯》歌颂况钟为民请命的精神，刻画了他办案重视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材料，发觉冤情敢于向上司据理力争的事迹。而山阳知县过于执的凭主观臆测作结论，巡抚周忱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人命视作儿戏，显然又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官僚作风。应该说除了贪官污吏之外，过于执、周忱这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在古代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像况钟那么敢于为民请命的实在是极少数。

康熙年间，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狱相继发生，文人遭受迫害的不计其数，全国各地明代残余的抗清武装仍有活动。在这种情况之下，朱罐写作《十五贯》，应该说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在清代，折子戏《批斩》、《见都》、《访鼠·测字》演出较多，相当于原作之《夜讯》、《乞命》、《廉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昆苏剧团曾对《十五贯》作整理改编，在突出主题的同时，将熊友蕙一线予以删除，带迷信色彩的托梦亦不再保存。当时得享盛誉，被认为是"推陈出新"的典范。

现在我们对原作进行鉴赏，首先是《陷辟》一出。

清官这一概念,其内涵本来比较复杂,清廉是不贪污,清正是不徇私,清明是不糊涂,清介是不从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陷辟》出场主审熊友蕙、侯三姑一案的山阳县知县过于执为进士出身,知书达理,自然不在话下。

正因为他不贪污、不徇私,所以自我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清官。而上级衙门对属官的考绩,更是全凭官僚主义的一套,并不认真查核,所以过于执三年任满,就被提升为常州理刑。

此时此刻的过于执,仍旧按照他自己三年来一成不变的主观臆测的"操作规程"问案。已有成见在先,当然把熊友蕙的一切分辩都当作强辩或狡辩,听不进去。

过于执有他自以为是的逻辑推理:"侯氏天生冶容,锦郎身带残疾,心多怅望,邻有少年,再无有不做出来的道理。"在过于执看来,侯三姑的美貌竟也成了她的罪状。他认为以侯三姑之美,必然会厌恶身有残疾的丈夫,进而必然会对邻居的少年发生好感产生奸情,为了排除障碍,还会勾结起来毒死冯锦郎。

照常理说,听了熊友蕙的分辩,过于执应该研究一下,这金环如不是侯三姑给熊友蕙的,那末是否还有别的可能让这首饰到了熊家?侯三姑平时对冯锦郎的态度如何?她和熊友蕙究竟是否接触过?熊友蕙搬迁卧室既称是奉兄长之命,完全可以派人去外地问一下熊友兰,核对两人的说法是否相吻合,还是有破绽?这样取证,才有最可靠的依据。可叹过于执对证据并不重视,他自我陶醉于其荒谬的逻辑推理,认为"今日这桩公案,可也再无疑惑的了"。可笑的是他对自己那么充满自信,一贯认为自己是个"爱民犹子,执法如山"的清官。对于在任三年的山阳县知县一职,他为自己作了一个鉴定:"莅任三载,片言折狱,略有矜疑,无不虚心研审。"从他对熊友蕙一案的判决看来,以前的那些案件也不可能是认真审理,弄清事实后才对罪犯绳之以法的。

在这种不广搜证据的情况之下,过于执只有一桩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对捉拿到案的人逼供。他听不进别人的分辩,只让对方按照他的逻辑推理招供。对方不愿招供,那又怎么办呢?那就用酷刑。吩咐差役,把熊友蕙和侯三姑"拶起来"。

更可恨的是,当熊、侯二人声称"冤枉难招"时,他丝毫不进行反思,仍旧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反而怀疑他们因为他这个正堂迁升在即,有可能趁此机会要他卖个情面。这真是想入非非,对"犯人"来说,官员升迁的消息,他们又哪里能知道呢!即使知道,又哪里会有什么非非之想呢!

过于执要侯三姑招认时,侯三姑受刑不起,情愿"招认了毒死亲夫之罪"。但她还是提出"若说熊生通奸,不忍牵害无辜"。在一般情况之下,审问的官员很可能为之感动,产生一点同情之心,进而对案情的真相有彻底弄清的想

法。但是，过于执的成见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因此，他只知道再追问侯三姑："到此地位，还要怜惜汉子么？"

我们无论是读剧本，还是看演出，到了此处，对于这种人物，忍不住憎恨和忿怒。觉得作者把这位县官命名为"过于执"，确乎名实相符。

将下场时，过于执即将上任就新职了。他踌躇满志地唱道："骅骝又向毗陵骋，忘不了弦歌四境。飐西风悠悠旆旌，须努力干功名。"完全是一副清官气派。殊不知这种自命的清官实际上是昏官加酷吏的双料混蛋。在他们治理之下，到处都是冤案，善良的平民百姓被错当凶犯处决，而真正的凶犯却能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况钟的一心为民请命，把此案予以平反，那末过于执的清官的美名也将世代流传下来。当事实证明过于执确实错判之后，巡抚周忱后来仅给予他"罚俸三月"的处分。这不能说作者对过于执有什么谅解，只是按照历史真实，也仅能给他一点象征性的处罚而已。因为平民百姓的死活问题，对朝廷来说，对巡抚大人来说，本来就无关痛痒。如果不是为了平民愤，即使平反了冤案，也不一定给过于执以处分也。　　（蒋星煜）

十　五　贯

朱　frac

第十五出　夜　　讯

【点绛唇】(外上)雁绣鸿材①，朱旛皂盖，君恩拜，俺恐负须眉，故把民社轻担戴。

乍驾熊车出翠微②，苍生百万好支持。时人莫谩轻刀笔③，千古萧曹相业推④。下官况钟，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也。作掾部曹，荐受主事。今蒙圣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又亲授玺书，得假便宜行事。到任以来，且喜政平讼理，吏畏民怀。目下秋后冬前，适当行刑时候。上台转奉部文，连夜决囚四名，委本府监斩四犯。刽子手每前往吊取，只得秉烛以待。正是：王法由来无面目，民风胡可不淳良！(众)禀老爷：斩剐四犯吊齐了。(外)分付带进来。(净、丑、夫、付扮刽子手解二生、二旦上介)犯人进。(外)呀！

【混江龙】则见那四凶犹在⑤，多则是乾坤戾气不成材。这一个垂

头丧气，那一个无语兜腮。这一个愁眉低锁，那一个倦眼微开。男的呵，温柔乡失足；女的呵，风流窟为灾。分付打开枷杻，就此洗剥者⑥。(众应介)(外)尽教你赤条条不挂寸丝，只算去其牙爪。叫刽子手，与我绑下。(众应介)(外)免不得密扎扎牢栓四体，赤紧的扎尔狼豺。(二生、二旦跪哭介)皇天！好冤枉嗄！(外拍案介)哇，噤声！须不比杀之三，宥之三⑦，着你极天叫枉；(二生、二旦)好苦嗄！(外)抵多少五更风，五更雨，则那鸟死鸣哀。(二生)阿呀！爷爷嗄！传说爷爷是包龙图再生，难道四名冤囚，竟不能超救了？(外拍案介)哇，多讲！眼见得三推六问，早已九重闻⑧，怎教俺一言半语便把缧囚贷。叫刽子手，须早把宝刀齐掣，叫一声恶煞都来⑨。

(众)晓得。求老爷判定招旗，就此押赴法场便了。(外)取上来。(掭笔介)

【油葫芦】俺这里一笔千钧索把高价抬，那许你莽无常片刻捱⑩。(欲判介)觑着这出生入死犯由牌，熊友兰，熊友蕙。呀，好奇怪！适才本府还不在心上，一时间想起，前日到任宿三，梦有两个野人，衔鼠哀泣。野人者，熊也。这两宗公案，不无冤枉。咦，其间必有万分冤枉！既不是飞熊入梦周家赉⑪，又不是维熊应兆宜男瑞⑫。好教俺顿心窝猛着惊，蹙眉头暗自揣。遮莫是刑书铸就冤情大，因此上感动鬼神来？

也罢，熊友兰一起，跪在一边。带熊友蕙一起上来。(众应介)熊友蕙，你且说，这宗罪案因何而起？(小生)爷爷！小的闭户读书，祸与冯氏贴邻。他家失去金环一双、宝钞十五贯。那金环，小的偶从书架上拾取，冯氏执此为证，便诬陷小的与侯氏通奸，同谋毒死亲夫等情。受刑不起，屈招在案的。爷爷！(外)这也不为冤枉，冯家失去金环，可可在你书架上。侯氏上来。(小旦)有。爷爷！(外)且问你，你家金环，缘何得入熊生之手？(小旦)那时公公把金环、宝钞，并付小妇人收藏。暂放桌上，偶然睡去，醒来就无处寻觅了。(外)熊友蕙，你说书架上拾取，那架儿安放何处呢？(小生)安放书室中。(外)书室又在何处？(小生)书室与侯氏卧室，只隔一墙。(外)侯氏，你丈夫是怎样死的呢？(小旦)爷爷，丈夫为索取金环，进房辱骂，顿时腹痛身死。那致死情由，小女子那里晓得？(外)丈夫死，有甚么时候了？(小旦)辰牌时候⑬。(外)那日公公在家不在家？(小旦)在家。(外)这等说，实实有冤枉了。侯氏既有私赠，熊生何不先将宝钞使用，反将有厮认的金环，仍向本家露目？致中毒身死，若说同谋，熊生既非同室，白昼何从杀人？若说独自下手，侯氏又系女流，焉能反致死男子？咳，原问官虽然据理明断，本府看来，

【天下乐】都是些捕影追风少主裁，疑也么猜，酿祸胎。只俺这轩辕明镜有高台⑭。熊友蕙，(小生应介)觑着你惜惺惺一腐儒，侯氏，(小旦)有。(外)谅着你怯生生一女孩，不信有胆门儿大似海。

且跪过一边。带熊友兰一起上来。(众带介)(外)熊友兰，你也把当日罪犯，一一说来。(生)爷爷嗄！熊友蕙就是小的亲弟。(外)怪道姓名相似，原来就是同胞弟兄。(生)家贫不给，情愿受值当梢。为闻吾弟受枉，早行在道，背负十五贯，原系商人所助。祸与苏氏同途，他家中被劫，贯陌相同，遂把小的坐下个同谋杀父的罪名了。(外)如此说，是个孝友之士了。苏氏，你是个女儿家，怎么破晓出门，又与熊生同走？(旦)那夜继父回来，背负十五贯，明说是卖小女子的身价。小女子不甘为婢，欲求亲戚劝解，以此乘早独行，偶尔熊生途遇。那家中事体，小女子分毫不知道。爷爷！(外)这个自然也有冤枉在里头了。熊生家住山阳，与无锡相隔千里，平昔既无交往，一时那有私情？况钱无斯认，那里据了这十五贯，就定了这斩剐的罪名？咳！

【那咤令】纵书生卖呆，岂杀人手乖？便芳容惹灾，敢瞒天计排？况梁溪距淮，怎逾墙穴窥？那里有照天烛燃的明？那里有金鸡敕颁得快⑮？人命关天，何况四命！似此奇冤，俺况钟若不与超救呵，可也等待谁来？

叫刽子手，这四名重犯，多有冤抑在身，快与俺带去耳房伺候。本府连夜叩见都爷，与他乞命去也。(众)阿呀，老爷！奉旨决囚，这是停不得的。倘耽误时刻，老爷罚俸降级，小的多有未便。(外)咳！我难道不知？本府呵，

【寄生草】也只为国宝当矜惜，闺英忍弃埋，得情合把人情卖。今日钢刀口内冤魂待，敢向枯鱼肆上把生机贷。从来开府苏郡两黄堂⑯，俺况钟不让包弹在。

(众)小的每知道。(带各犯下介)(外)家丁每，甚么时候了？(夫、丑)二更三点了。(外)呀，又早半夜了。取我素服过来换了。分付把仪门掩上，挑起明灯，随俺都爷辕门走遭去。(夫、丑)是。(外)

【煞尾】谯楼报子牌，玉宇鸣天籁。只片刻光阴宁耐，索把血沥沥头颅亲自买。看马过来。看晶荧灯火微筛，任蹀躞马蹄乱踹，怎敢爱惜功名口倦开。列位看官每，总不须惊骇，也休教喝彩，则说俺况青天夜深犹作大诙谐。(下)

〔注〕 ①雁绣：明代知府官服的补子上绣云雁。 ②熊车：有伏熊形状横轼的马

车，汉时为公侯所用，后亦用以代指地方官。 ③刀笔：刀笔吏。 ④萧曹：汉开国功臣萧何、曹参。萧何初为地方上的刀笔吏，汉朝建立后，任丞相，死后曹参继任，一遵萧何旧法，世称萧规曹随。 ⑤四凶：古代传说舜所流放的四个罪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此代指囚犯。 ⑥洗剥：将人的衣服脱去。 ⑦"杀之"二句：《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无宫刑，狱成，谳于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 ⑧九重：指皇帝。 ⑨恶煞：凶恶的煞神。 ⑩无常：传说中阎王手下勾人魂魄的魔卒。 ⑪飞熊入梦：《六韬·文师》记周文王将猎于渭滨，行前占卜，其辞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果得姜太公于渭水。后世民间文学则演变为周文王夜梦飞熊，周公解梦谓当得大贤。⑫维熊应兆：《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后因以梦熊为生子之兆。 ⑬辰牌：辰时，相当于上午七时至九时。 ⑭"只俺"句：轩辕，上古帝王黄帝之名。轩辕镜，镜名，宋赵希鹄《洞天清禄》："轩辕镜，其形如毬，可作卧榻前悬挂，取以辟邪。"轩辕台，在今河北怀来乔山上。 ⑮金鸡：一种帝王表示大赦的标志物。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赦日，树金鸡于仗南，竿长七尺，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维以绛绳"。 ⑯黄堂：古代太守衙门的正堂。此指宋代知开封府事的包拯和时任苏州知府的况钟自己。

《十五贯》传奇的第十五出《夜讯》，是全剧的关键场次。

作为监斩官员，况钟对清晨即将处决的熊友蕙、侯三姑、熊友兰、苏戌娟四名囚犯要进行一次夜讯。这原是官样文章，在形式上做做而已。在以前，也从无监斩官推翻原来的判决的先例，但是在《夜讯》中，况钟却并没有依样画葫芦的意思，在听到人犯喊冤之后，他认真地重审了案情，这使本出戏成为全剧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原判决中的疑点、漏洞，正是在夜讯过程中逐渐发现的。

作者首先交代了况钟并非一般的四品知府，而是一位俗语所称的钦差知府。他一出场所唱【点绛唇】"雁绣鸿材，朱旛皂盖，君恩拜"，既是自我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他自己有当今皇上可依赖，对任何官员敢于力争。

他声称："作掾部曹，荐受主事。今蒙圣上特恩，擢为苏州太守，又亲授玺书，得假便宜行事。"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身份和有利条件，他对原案判决有疑窦，要想为之彻查，进而平反，也是力不从心的。因为监斩是江南诸府巡抚周忱批交的任务，作为监斩官，他必须是坚决执行。

此时此刻，监斩官若对案情提出异议，通常的情况只可能被视为干扰执法，玩忽职守。而这四个人的死刑，仍旧会照常进行，至多是另行指派监斩官而已。幸好，况钟不仅有特殊的身份，而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爱民如子的精神。如此，冤狱的平反才有可能。

至于况钟为什么会对冤狱产生疑问，则可以在第十三出《梦警》中找到原

因。况钟曾梦见“两个野人，衔鼠哀泣”，眼前之事，令他想到：“野人者，熊也。这两宗公案，不无冤枉。”也许有人认为野人与熊互不相关，因此觉得对况钟的想法无法理解。按《诗经·小雅·斯干》说：“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所以后世就往往用熊罴来象征男性或取代男性。《梦警》中况钟所见为野人，恐怕是为了符合“衔鼠”的特定细节，对一般人来说，“衔鼠”的动作是不可想象的。但关键不在文或野，在乎性别。既是男性，就可以作熊姓解了。

在没有想到那场梦之前，况钟一开始并没有对案情有什么怀疑。虽然熊友兰、熊友蕙兄弟苦苦哀求：“传说爷爷是包龙图再生，难道四名冤囚，竟不能超救了？”因为他觉得早经三推六问，而且也上报过朝廷，当然不可能因这几句求情的话就把犯人赦免或从轻发落。

想到那一场梦，他于是开始反思，开始怀疑。对梦中野人衔鼠示警如何理解？一般认为这应当归因于作者朱疃思想的局限性。再有一种可能是朱疃的自我保护手法。康熙年间，文字狱相当普遍，歌颂明代的清官，有被认为是反对清代统治的一种曲折反映的危险。现在借用野人托梦，对作者的风险有所淡化，这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昆剧改编本《十五贯》删除了《梦警》的关目，当然使人物形象有所提高，剧本的框架结构也更趋紧凑。

我们知道一个清官要能做到明察秋毫，就必定要有较丰富的知识和高出一般人的智慧，才能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况钟开始问案后，犯人刚申诉了几句，他就发现原来的判决难以成立。因为如果侯三姑真的与熊友蕙有私情，送给他金环与铜钱，那么熊友蕙肯定要将金环藏匿起来，决不会使之显露，而现在案情与之相反。再说侯三姑迄未外出，公公也整日在家，她又怎能有机会去串通熊友蕙来毒死丈夫呢？因此，他肯定是原问官“捕影追风”而草率定案的。

至于熊友兰、苏戍娟一案，况钟也很快发现了“这个自然也有冤枉在里头了”。因为“熊生家住山阳，与无锡相隔千里，平昔既无交往，一时那有私情？”

此时此刻，况钟真不愧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他没有顾虑到任何可能面临的阻力，就立下了为之申冤平反的决心。但是，衙门里的吏员差役都是老于世故的，他们都为况钟捏一把汗，觉得知府大人在自讨苦吃，于是纷纷向况钟恳求，希望还是将犯人按原定时间处斩。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也很明白：“倘耽误时刻，老爷罚俸降级，小的多有未便。”那知况钟毫不动摇，对众人说：“我难道不知？”这说明况钟已铁了心要平反冤狱。后果如何？他也没有时间去仔细考虑了。

“开府苏郡两黄堂，俺况钟不让包弹在”，这两句不是多余的话，宋代清官包拯，曾任开封府知府，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看来包拯的所作所为，确实

对况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历史名人的风节对后人的教育作用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抹杀不掉的。（蒋星煜）

十 五 贯

朱 皞

第十六出 乞 命

（净、付扮更夫歌上）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尽说困便困个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我每是都爷辕门上两名夜巡。今夜奉旨决囚，各处巷门栅栏，倍加紧急。我每轮值辕门，分毫怠玩不得。此际二更已过，将近三更时分，小心巡缉则个。（外策马）（夫、丑持灯笼随上）

【缕缕金】横斗柄，转星河。加鞭乘，半夜敢蹉跎？人命关天重，忍使无辜碎剁？（鸣更介）呀！鸣金击柝有巡逻，想仪门控金锁，想仪门控金锁。

（净、付）半夜三更，甚么人到此？（夫、丑）是本府太爷，要谒见都爷的。（净、付）原来是太爷。此际夜半，都爷久已安寝。角门刚刚掩上，夜巡官还在那里伺候哩。（外）如此，竟着夜巡官通报便了。你每去罢。（净、付应下）家丁每，辕门外伺候去。（夫、丑应下）门上夜巡官在么？（小生内）甚么人？（外）本府知府况钟在此。（小生上）呀，原来是太爷到此。太爷今夜决囚，辛苦哩。（外）本府正为决囚，特来面见都爷。相烦通报，要紧！要紧！（小生）呀，太爷，这等深夜，合衙门安置久矣[1]，小官怎么还敢通报？（外）有紧急公务，一定要面见的！（小生）嗄，也罢，太爷是个青天，比别位不同。小官冒死通报，料也不妨。太爷少待，小官传鼓进去便了。（下）（外）好，这官儿甚是小心，果然传鼓进去了。（小生上）太爷请回罢。夜深惊动老爷，十分着恼，说了太爷，小官才得免打。又传话出来说：太爷请回，明日早堂相见罢。（外）死生呼吸，说甚么早堂相见？还是相烦再禀一声。（小生）阿呀，性命要紧，这个小官再不敢了！（外）也罢，既不便通报，本府自行击鼓便了。（击鼓介）（内）分付开了角门，仰该班夜役，明火站堂[2]，老爷就出来了！（内应）（付、净、二旦扮役执火把灯笼，二生中军，末卷须冠带上）

【引】乌台凛凛石峨峨③，半壁东南保障多。起问夜如何④？又有高轩过我⑤。

下官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处⑥。所喜僚属清廉，地方宁谧。今当行刑时候，禀奉部文的决重囚四名，仰苏州府知府监斩回报。不知有何紧急事情，夤夜击鼓求见？知府品望非常，不好轻慢，只得出堂接见一回。夜役每，传苏州府进见。(众传介)(外进介)知府叩见老大人。(末)奉旨决囚，已经借重贵府，只合法场监守，夤夜投见为何么？(外)卑职奉委决囚，理合监斩回报。只是这斩剐四犯，各负奇冤，不合弃市。因此乘夜禀见，欲求老大人，免其一死，以待平鞫⑦。(末)怎见得各负奇冤呢？(外)大人听禀：

【尾犯序】碧血恣滂沱⑧，士女双双，无罪蒙祸。(末)三推六问，经过多少官员，本都院朝审已过，那有甚么冤枉么？(外)肺石无灵⑨，气怏怏空呵。自古一人陷狱，六月飞霜⑩；匹妇含冤，三年不雨⑪。何况今日枉杀四命，岂不上干天和！不可直恁的轻戕人命，直恁的重干天怒。(末)如今依你待怎么？(外)须索要开三面，把法诠细检，重与注诸讹。

(末)贵府说那里话？按律决囚，朝廷大典。今日部文既下，本都院那里还做得主么？况四犯呵，

【前腔】按律不为苛，春雨秋霜，天道无跋。今日事出朝廷，敢夺人向森罗？(外)老大人，那《会典》上原载有一款："凡死囚临刑叫冤者，许再与勘问陈奏。"只须老大人作主，四命便可全生了。(末)咳！你见左，则待要星空贯索⑫，则待要权移帝座⑬。贵府请回罢。倘违误时刻，彼此多有未便，更筹促⑭，典刑明正，无复累萧何。

(外)呀，老大人，这个差了！卑职虽以刀笔出身，未尝失于学问。还记得孟夫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间苟有冤抑，便当力为昭雪。难道事出朝廷，便坐视不救么？违误时刻，卑职愿以一官殉之。

【前腔】君王恩顾多，痛赤子匍匐，可能安坐？血奏何妨，愿一官勾抹。(末)事关重大，本都院不便作主。贵府请回，将四犯斩讫报来。(外)老大人何出此言？不要说老大人，就是卑职，蒙圣上亲赐玺书，得假便宜行事，僚属不法，径行拿问。难道这四个小民，就不能保全了？担荷，虽不敢龙颜直犯，也难把纶音轻抹⑮。(叩首介)老大人，还是看卑职面上，休执见，只算屋乌推爱⑯，提出自天罗。

(末怒介)咳！待决重囚，何须如此保救？贵府既然奉有玺书，贵府竟自陈奏便了，何必又向本都院饶舌！

【前腔】便宜行事可，独抗天条，足见黄堂尊大。(外)老大人请自息怒，卑职无非为民请命。(末)这个断难从命！力怯回天也，则任刀尖血裹。(外)嗄，也罢。老大人既不便陈奏，(出印介)卑职愿将此印为质，姑限半月，亲往淮、常二府，察明回报。若有不决，老大人竟将卑职题参，一应罪名，卑职独自承认便了。(末)咳，有这样个莽知府，可也难得！非懦，着甚的霆霆岩电，着甚的腾腾心火？本院呵，不觉的心为动，这姑息之政，宛转奈君何。

也罢，贵府如此力恳，或者果有冤抑在内，也未可知。这印还请收去，准限半月，察明回报便了。(外)如此还要求请老大人令箭两枝，卑职亲赍前往。(末)要他何用？(外)淮、常二府，均非卑职所属。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有呼必应了。(末)这也说得有理。令箭二枝，贵府可便赍去，一任便宜行事。或有不决，题参未便。贵府请回，夜役们，好生关上角门。(外出介)好了，这四命如今得生了！家丁每何在？(夫、丑上)小人在。(外)甚么时候了？(夫、丑)五更了。(外)天色将明，速速回府，将冤囚放绑，暂寄铺中。一面点齐各役，星夜往淮、常二府相机行事。马来！

【尾声】官槛又向秋江过，待平明克期休挫⑰，莫负了入梦双熊神明先告我。(下)

〔注〕 ①安置：安歇。 ②明火：谓打起火把。 ③乌台：御史台，为古时的监察机构。 ④"起问"句：《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郑玄笺："诸侯将朝，(周)宣王以夜未央之时问夜早晚，……美其能自勤以政。"此为剧中周忱表示勤于政事之辞。 ⑤高轩：高车，贵者所乘，此泛指宾客之车。 ⑥应天：应天府，朱元璋改元集庆路置，治上元、江宁二县，明初定都于此，永乐后定为南京。 ⑦平鞫(jū)：公正的审案。 ⑧碧血：周灵王贤臣苌弘被放归蜀，刳肠而死，据《庄子·外物》说，"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碧，碧玉。后因称血为碧血。 ⑨肺石：形如肺，色赤，设于朝廷门外，民可击石鸣冤。《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远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⑩六月飞霜：喻冤屈。汉王充《论衡·感虚》："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五月，后通作六月。 ⑪"匹妇"二句：晋干宝《搜神记》："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 ⑫贯索：星名。《晋书·天文志》："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 ⑬帝座：星名，属天市垣。 ⑭更筹：古时报更计时用的竹签，代指时间。 ⑮纶音：君主的谕旨。典出《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 ⑯屋乌推爱：犹言爱屋及乌。 ⑰平明：早晨天明。克期：如期。

《乞命》为《十五贯》传奇的第十六出，所写情节为况钟夤夜求见周忱，请

求重新审理熊友蕙、侯三姑、熊友兰、苏戌娟一案。因为他发现判这四个人死罪的证据不确凿，内有冤情，所以尽力保护他们的生命。所谓“乞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为民请命”的意思。在前一出《夜讯》将结束时，况钟有这样一句说白：“本府连夜叩见都爷，与他乞命去也。”后来的整理改编本，这一出改名《见都》，立意并没有多少不同之处。“都”者，都爷。周忱是带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巡抚应天诸府的，故老百姓或属官称之为都爷或都老爷。

这一出戏将周忱与况钟作了鲜明的对比。周忱是老官僚，虽不是贪官或昏官，但他的为官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过于执都已审问过，定了死罪，到他手里，再审一次，只是为完成程序，在形式上不能不做一做而已，根本没有再认真复查的企图。至于犯人呼冤，他也认为凡是犯人都呼冤的，不必当真。而况钟则认为证据不足不能定案，错判的冤狱应当平反。他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同时又对当时的法令条文非常熟悉，从多方面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据，最后使得官位比他高的周忱不得不后退一步，甚为勉强地接受了况钟的请求。

况钟与周忱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他的每一句话都显示了非凡的胆识。此出的情节可以说充满了戏剧性。作者在写况钟见周忱之前，就已作了必要的铺垫，以便下面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

一个巡抚一方大权在握的钦差大臣，即使在日常处理公务时，也在严密的保护、警卫之中，部属要叩见，也往往不能如愿，更何况此时已经是“二更已过，将近三更时分”。周忱“久已安寝”，而整个“辕门”，则处于“倍加紧急”的特殊情况之下。夜巡官最初不肯为况钟通报，原是情理中事。

而况钟声称有“紧急公务，一定要面见的”。按理夜巡官仍可拒绝通报，因为通报上去，夜巡官本身很可能受到极严厉的斥责。问题在于况钟不是一般的官员，夜巡官知道“太爷是个青天，比别位不同”，这才硬着头皮“冒死通报”。他估计都爷也要考虑到况钟的名声和威望，通报上去，“料也不妨”。

夜巡官传鼓进去了，都爷果真“十分着恼”。他急忙说明求见者是况钟，这“才得免打”。但况钟还是没有能达到目的。传话出来是“太爷请回，明日早堂相见”。应该说已经非常客气了。

况钟又要求夜巡官“再禀一声”，夜巡官认为肯定要受严厉惩处，于是以“性命要紧”的理由，予以回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况钟就“自行击鼓”。这是最后的一个绝招。

如果一般的官员“夤夜击鼓求见”，周忱未必就见。如今考虑到“知府品望非常，不好轻慢，只得出堂接见一回”。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接见的。

周忱首先指出况钟此时此刻“只合法场监守”，质问况钟：“夤夜投见为何么？”

况钟乃正面回答周忱的质问：“只是这斩剐四犯，各负奇冤，不合弃市。”

因此他请求周忱老大人"免其一死",以便重新进行公正的审判。

周忱觉得况钟的要求过分了。因为这案子经过"三推六问",而且"本都院朝审已过",不可能有什么奇冤的。也就是明明白白地表示:你况钟莫非对我亲自审理过的案件也认为不公?他对况钟的要求感到非常意外,觉得下不了台,很不自在。

况钟不但寸步不让,而且步步进逼,声称如果"枉杀四命",那是违反天意的。

周忱的涵养再好,也忍耐不住了。于是反问况钟:"如今依你待怎么?"原是将况钟一军。哪知况钟顺势提出,必须予以平反。周忱推托道刑部下的"按律决囚"的公文,如今他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也作不了主,无权再作任何更改。这况钟原是吏员出身,对《明会典》这部最权威的法令汇编很熟悉,说其中有"凡死囚临刑叫冤者,许再与勘问陈奏"一条可作为依据。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周忱见况钟居然如此顶撞,忍无可忍。他责备况钟这样做是擅自改变皇上的御旨,对况钟下了"你见左"的评断。"你见左",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错了"。接着,周忱命令况钟立刻执行监斩的决定。

况钟仍旧不屈服,表示此事关系重大,枉杀无辜,违背自己的良心。即使用自己的鲜血写奏章,即使丢掉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丢掉知府的官职,他仍要争一个是非曲直。周忱还是拒绝了况钟的要求,责令"贵府请回,将四犯斩讫报来"。

在用完了所有的言词,引用了《明会典》的法令条文以后,周忱顽固依旧。况钟还有最后一张王牌,说他出京来就任苏州知府时,"蒙圣上亲赐玺书,得假便宜行事"。说得露骨一点的话:他可以拒绝执行周忱的命令。

周忱终于勃然大怒,对况钟说:你既然奉有玺书,你自己去陈奏皇上就是了。何必和我来纠缠不休呢?说到这般地步,他已经不顾官场的礼仪,有如民间的吵架。

对况钟来说,他的目的是平反冤狱,缉获真凶,原没有必要和周忱闹翻,所以还是把口气缓和了下来,对周忱提出一个权宜之计。他把苏州知府的官印送交周忱,保证在半月之内,到淮安、常州两府明查暗访,弄清案情。到那时如果仍旧没有水落石出,他况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周忱此时此刻在一定程度上被况钟为民请命的忠心所感动,同意了况钟的方案。但是觉得收下况钟的印信作为担保也太过分了,所以说:"这印还请收去。"

况钟对交涉的结果自然很满意,考虑到淮安府、常州府都不是苏州知府所能管辖,于是又请求周忱给予令箭两枝,他凭令箭可以自如地在那里办事。周忱听了觉得此请颇合情理,就给了令箭,并亲口对况钟说:"贵府可便赍去,

…任便宜行事。”至此，况钟此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乞命》层次分明，波澜迭起，在传统剧目中是罕见的艺术珍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整理排演的昆剧《十五贯》，《见都》一场是在《乞命》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应该说，关键在基础极好，所以加工也比较方便。　　（蒋星煜）

十　五　贯

朱　暐

第十七出　踏　　勘

（付总甲上①）自家身充总甲，全凭作事奸猾。衙门中朋友是养家神道，书房里相公是家堂菩萨。遇了熊家这场官司，真正有些兜搭②。凶身亦是穷鬼，苦主有些唧滑③。臭低铜不曾赚得厘毫，茶汤水何曾尝着一滴？见官府只落得几遭点心，解上司走破了数双鞋袜。巴不得结案完事，那晓得况太爷又起兜搭。更请了都老爷令箭，直到淮安访察。要到他两家踏勘，带累我地方无法。不惟要摆设打扫，到要伺候他唤呼登答④。幸喜不曾赚个牢钱，不然到要吓杀。闲话少说，自家山阳一个总甲夏胡子是也。只为冯家这场人命，只道是冬前处决，完了一桩事体，不想苏州府太爷监斩，道是他冤枉，竟要翻招。行牌到我山阳县来，要到两家踏看。我看这况太爷，比别府太爷不同，有朝廷亲赐玺书，任他便宜行事。今早府县各官出郭迎接，到了马头上。这也是我地方上干系，快些到冯家去打点伺候。一路行来，此间已是。冯玉吾！（净上）气孛当头坐，官符接踵临。夏大叔，你来了。不想官府到要来我家里踏勘起来，你道世上有这样可笑的事！人命重案，不比屋宅田地，有甚么踏勘？况且苏州府又管我淮安不着，真个扯淡！（付）扯“淡”？极有滋味的。奉军门令箭前来，着实利害。已到马头上，即刻就来了。快些打扫，快些打扫，莫要带累我地方上！（净）少停官府来，全仗帮衬帮衬。（付）那个自然。（二生、夫、丑引外上）

【一江风】闪双旌，点染花骢影，千里风霜应。玉壶冰⑤，白日清风，掩映腰金冷。（旦持帖上）禀老爷，本府太爷邀酒。（外）今早辞帖致谢。本府完了公事，就要回去。多多拜上，不消了。（旦应下）（众）名轰神鬼惊，名轰神鬼惊，威行狐鼠清，莽黄堂代执乌台柄⑥。

(付)地方叩老爷头。(净)小人冯玉吾叩老爷头。(外)你就是冯玉吾么?(净)是。(外)跪在一边。叫地方!(付)有。(外)那熊友蕙家住那里?(付)就是隔壁。(外)其房现归何人管业?(付)因为给主十五贯未曾追出,县中新任太爷封锁在此。(外)向来封锁,没有动么?(付)原封不动。(外)叫人来押去看来。(众)启老爷:封皮损了。(外)哙!既有官封,擅自揭动,打!(付)爷爷,这是风雨打坏的,小人实实没有动,求老爷问四邻就晓得了。(外)风雨损坏的么?饶打。唤冯玉吾上来。(净)有。(外)你媳妇与熊友蕙通奸,一向往来踪迹,你可曾觉察一二么?(净)老爷,小的是酒米营生,日逐在铺生理,两下踪迹,从未曾露目。只是金环便是老大实证。况小人儿子现被毒死,不是奸夫同谋,却是那个么?爷爷!(外)既是同谋,何处买药?如何下手?怎么那问官没有个的实,就将两人轻易成招大辟?却也可笑!(净)老爷,不是他两人同谋,小的儿子何由中毒?前任老爷已曾检验过的。(外)不必多辩,且待本府内外一看,便知分晓。(净)是。(外)止着快手一名,并地方进来。(进介)(净)老爷,过了中堂,这是小的卧房,那边就是厨灶。(外)你媳妇的卧室在那里么?(净)这锁门的就是。(外)为何锁着?(净)小的因痛伤儿子,不忍开看,故此关锁。(外)打开进去。(看介)

【太师引】启门扃四顾房栊静。把那窗儿开了。你看窗外墙垣,颇也高峻得紧!看墙儿高过户庭。就是四面墙壁,十分坚固,纵然有窥邻行径,料东家无隙堪乘。据侯氏口供,金环、宝钞放在床前桌上的,如今看来,就是这张小桌了。(四顾介)这样所在,怎么遗失起来?又不是车中雀连宵潜影⑦,知恩鸟衔将别赠⑧。(沉吟介)既不是窃取,又不是私赠,难道真个飞了去不成?(摇头介)好难猜度也!如昏镜,茫然未明。叫地方。(付)有。(外)与我打开熊家大门,随着本府进来。(付应开门介)(外走介)忽做了飞熊入梦竟无征⑨。

(付)请老爷进去。(外进介)一进门来,你看:蛛丝悬破壁,尘土满颓床,端的好凄凉也!

【前腔】看伶仃四壁如悬磬,难道恁穷酸偏不志诚?(上下视介)与冯家虽则一墙之隔,却也迥绝难通。不要说是行奸下毒,就是欲谋一面,却也甚难。况那冯玉吾也说,从来未曾露目,眼见得奸情没有的。没有奸情,那同谋一发没的了。既不曾壁光凿映⑩,怎装诬掩耳偷铃?(又看介)那壁傍书架,宛然就在,只是那金环从何而至?(作想不出焦躁介)咦,如此光景,终非下落。不要说他二人之罪难明,就是下官怎好回覆上台?似这般捕风捉影,怕不做一场画饼。(向上细看介)呀,你看墙尽处,隐隐有个窟窿。人

来！上去看那墙壁，可与隔壁相通的？（小生立上看介）老爷，那窟窿是个老鼠窝，隐隐有些光亮，像与间壁相通的。（外惊介）是鼠穴么？（背介）呀，奇怪！前是梦见双熊，各衔一鼠，这有缘故在里头了。猛思省，熊衔鼠鸣，早难道三刀两犬直恁欠聪明⑪。

不要管，就把那墙壁撬开一看便了。（小生撬墙取钞、饼介）启老爷：墙壁里边取出面饼一枚、宝钞一束。（外）宝钞有了么？取上来。（看介）咳，这般冤狱，不是下官虚衷细鞫，那枉死城中，早已添上两名新鬼了。冯玉吾过来。（净）小的有。（外）鼠穴中有一件东西，你看是甚么？（净）这就是宝钞十五贯。原来熊友蕙藏在这个所在。（外）哙！这明是鼠虫衔去的，还要把人坑陷。叫左右，将冯玉吾先押上小船，候本府回苏听审。（众押净介）地方回去。左右，就此打道上船。（付下）

（众唱前【一江风】介）（小旦扮船头接）船头接老爷。（众）起去。（外）左右，二号船内伺候去。（众应下）（外）分付就此开船，昼夜兼行，赶回苏州去。（小旦应下）（外进舱坐介）且住，山阳一案，虽已察明；那无锡一案，茫无证据。嗄，也罢！且待舟进无锡，一面分付船头照旧吹打，放舟前行；本府一面扮作江湖上术士，悄地上崖私行察访，见机而作便了。

【尾】渊鱼察见非不幸，得情更自动哀矜，则看我闪烁双瞳加倍明。

奇冤泪瞩已无馀，犹有前途载鬼车⑫。

混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下）

〔注〕 ①总甲：明清地方上的职役。一百十户为一里，一里分十甲，总甲管理一里的捐税、劳役。 ②兜搭：麻烦。 ③唧滑：滑头。 ④登答：应承奔走。 ⑤玉壶冰：喻心怀高洁。南朝宋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⑥黄堂：古时太守衙门的正堂，此代指知府。乌台：御史台，古代的监察机构。 ⑦车中雀：唐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记开元中吴郡人某入京应试，遇车中女子及数少年，能飞檐走壁。会有盗案，吴郡人遭鞫问，复被推入深坑中。正感悲凄，忽一人如鸟飞而至，即车中女子，以索系吴郡人，腾身而上，飞出宫城，盖此女乃飞鸟化身。 ⑧知恩鸟：《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续齐谐记》载杨震父杨宝少时救一为猛禽所伤的黄雀，养之百日毛羽成，纵之飞去。一夜有黄衣童子衔四枚白环来，言："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 ⑨飞熊入梦：《六韬》记周文王将猎于渭滨，占卜得辞，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之语。后果得姜太公于渭水。后世民间文学则演变为周文王夜梦飞熊，周公解梦谓当得大贤。 ⑩壁光凿映：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⑪三刀：《晋书·王濬传》载王濬梦见三刀，后又增加一刀。李毅为其解梦，谓三刀合为"州"字，增加一刀为"益"，则王濬将被任为益州刺史。后王濬果然得授益州刺史。两犬：传说岳飞梦两犬对言，一僧人为其解梦，谓两犬对言乃"狱"字，后岳飞果罹莫须有之狱含恨而死。 ⑫鬼车：传说中的怪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

为犬所噬。"相传其所断之首滴血入家,能为灾咎。

《十五贯》传奇上卷展现熊氏兄弟和苏戍娟、侯三姑两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先后无辜罹祸的悲惨遭遇。全剧主角况钟在上卷的最后一场即第十三出出场,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清正廉明,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他于奉旨决囚之时察觉冤情,连夜求见上司请求缓刑,面对斥责仍然援引律典争辩,最后不惜以官印质押取得半月复查期限。第十七出《踏勘》即是描写他勘明熊友蕙曲折冤情的一场重头戏。

此出况钟上场前,有付扮夏总甲的一段戏。作者借主角上场前小角色的铺垫,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官场腐败。夏总甲为在熊友蕙一案中"茶汤水何曾尝着一滴"而满腹牢骚,同时又为自己"不曾赚个牢钱"而庆幸,不然况钟来了"到要吓杀"。可见办公事顺手牵羊、敲诈勒索已是普遍风气。他通知原告冯玉吾作好准备。冯老板虽然骄横,但对夏总甲一叠声"快些打扫,快些打扫"的催促也只得低声下气,央求"全仗帮衬帮衬"。区区一个小吏都有如此威势,头顶乌纱者岂不更叫人发怵?二是况钟面临的困难。上司既不支持复查,下属也早"巴不得结案完事",连当事人都气呼呼高叫"有甚么踏勘","真个扯淡"!作者以白描手法把夏总甲、冯玉吾两人的语言口吻写得活龙活现,正是为况钟踏勘营造逆水行舟的气氛。在况钟出场前后,作者又穿插了一个虚笔、一个实笔。虚笔是由夏总甲交代,有大群官员到码头迎接况钟。看似官场俗套,实质说明官吏们热衷于迎往送来更胜于关心民瘼,这是大背景的点染。实笔是况钟还未下马,当地太守即来下帖接风,被况钟一口回绝,并将事后可能的饯行酒也预先堵了回去。通过这一细节描写,作者令观众看到况钟清廉方正的形象。

古典戏曲最重要的表现手段是曲唱。作者把这出戏的中心情节——况钟来到案发现场察看安排在两支【太师引】曲中展开。【太师引】属五声音阶的南曲,具有南曲细腻委婉的共同特点。而它又特别适于表达惊疑、猜度一类情绪。明传奇《金雀记》之《乔醋》一出中的【太师引】曲最称典型,传为名曲。可见作者谙熟曲律,选择十分恰当。再者,踏勘过程不仅有思索、判断种种心理活动,更难免出现行进、探索等寻寻觅觅反反复复的行为动作,这就为唱和做的结合提供了基础。虚拟的表演,使同一舞台能先后出现冯、熊两家两个不同的地点。熟悉舞台的朱雘,抓住了戏曲艺术载歌载舞、"景随人移"的基本特征,因而能把破案细节表现得如此真实细致。

作者以工笔式的精细来刻画况钟的用心观察和缜密思索:在冯家媳妇内室,看到窗外墙垣高过户庭,不似一个沟通私情的环境;到隔壁严家再次证实,两家虽则一墙之隔,却是"迥绝难通"。奸情既不成立,谋杀便成虚妄。然而放在侯三姑桌上的金环怎么会到了熊友蕙手上?还有和金环一起的十五

贯铜钱又在哪里？苦苦思索，不得其解。况钟为此苦恼、自责。此时作者特地作了一个表演提示："作想不出焦躁介。"然后插白："咦，如此光景，终非下落。不要说他二人之罪难明，就是下官怎好回覆上台？"由于期限只有半月，复查是担着风险的。踏勘过程中的这一反复，不仅增强了戏剧性，更进一步表现了况钟一心惩恶扬善、不顾个人进退的品格。

真相终于大白。一个连通两家的鼠穴，揭示通奸、窃盗、谋杀的奇案其实是一场鼠祸。金环和十五贯是老鼠衔去的，冯锦郎也是误食药鼠面饼而亡。况钟十分感叹："不是下官虚衷细鞫，那枉死城中，早已添上两名新鬼了。"这是他不抱成见、亲临实地调查的胜利。此前，作者有意描写了过于执初审此案的情形。过于执认为，既然熊友蕙握有冯家媳妇的金环，那便是铁证。"侯氏天生冶容，锦郎身带残疾，心多怅望，邻有少年，再无有不做出来的道理"（第七出《陷辟》）。浅尝辄止加上主观妄断，结果是草菅人命。作者以对比的手法，一褒一贬，使况钟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不足的是，况钟由鼠穴想到双熊衔鼠示冤的梦警，结构针线虽密，托梦情节却含有迷信色彩。

从《踏勘》一出可以看出，清官况钟的艺术形象必为平民百姓认同，而剧本又有较强的舞台性，因而《十五贯》演出颇多。清嘉庆以后，传奇多以折子戏形式出现。有称"全本"者，也是部分折子戏的串演。如著名的《牡丹亭》，全本五十五出，光绪元年(1875)演出"全本"，仅串十二折。而《十五贯》光绪十六年(1890)在上海的一次演出，两天里前后两本，达二十八折（演出本折目），是个确确实实的"全本"。这是近世中国戏曲史少见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编的昆剧《十五贯》轰动一时。改编本删去熊友蕙一条线索，但仍保留了《踏勘》一折，经过改写，成为况钟勘破熊友兰冤案的重要关节。昆剧《十五贯》可谓继承发扬了原作的优秀传统，一个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况钟形象，是古典戏曲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创造。　　（方家骥）

秦　楼　月

朱　皖

第十出　心　　许

（旦上）（小旦随上）

【谒金门】遭偪傺[①]，肠断西风杨柳。今夜月明须坐守，幽期刚十九。

奴家陈素素，偶以小词题墓，漏泄小名。承吕郎谬加赞赏，无限钟情。前日一见，使我惊喜相半，寥寥数语，遂已铭感终身。他约定三日之后，准到我家相访。今日刚刚十九，至诚君子，必不爽信。只得扶病起来，打点凝妆以待。绣烟，你可安排奁具，整顿衣饰，伏侍我梳裹则个。(小旦)呀，姐姐，你连日身子不快，茶饭也懒进，今日侵早起来，就要梳妆打扮，可不太劳碌了？(旦)丫鬟，你那里知道我的心事来！

【二郎神】人别后，三日夜提心挂口。(小旦)吕相公虽然有约，那得今日准来？(旦)他密语惺惺应不谬。(小旦)即使果来，姐姐扶病相见，就不梳裹也罢。(旦)说那里话！我天生爱好，病中人更要风流。(小旦)如此，奁具在此，绣烟伏侍姐姐梳妆便了。(旦梳头介)悄问侍儿妆好否，只莫管我镜中肥瘦。(画眉介)还把螺黛钩，钩出个新添欢喜的眉头。

(小旦)阿呀，妙嗄！

【前腔】迟留，看你妆成楚楚，恰趁副病余时候。(旦)女为悦己者容，这妆束倍宜鲜艳。你与我把秋花插上几朵。(小旦)晓得。姐姐，你一种奇香伊自有，秋花添鬓，怎不怕游蜂撩乱钗头。(旦)只捡华丽衣服，与我穿上。(小旦与旦穿衣介)呀，姐姐这般瘦了。宽却罗衫松钮扣，可知道今朝觉瘦。我绣烟在这里想，你便扶病添妆，知道那人可能践约？若使不来呵，可不枉凝眸，待如何支消茗碗香篝[②]？

(老旦内叫介)素素孩儿，进来罢。(旦)母亲声唤，进去罢。(小旦)姐姐请。(同下)(生上)

【集贤宾】三秋一日经九秋，梦不离十里红楼。小生邂逅名姬，订期今日造访，又得刘公指引前来，这里已是素素住居了。门儿虚掩在此，不免径入。此际相逢须即溜，断不似前番嫩脸藏羞。有人么？(老旦上)是那个？客来失候，忙杀了鹦哥红咪[③]。原来是一位相公。(生)妈妈拜揖。姐姐可在家否？有烦传语，说小生吕贯奉访。(老旦)嗄！原来就是吕相公。怎么说个在家否？我家小女，蒙相公相约，扶病久，刚阶下香茵遽皱。

相公请坐，待我就唤他出来。女儿快来，吕相公在此。(旦)来了。(老旦)老身烹茶出来。(下)(旦上)

【前腔】声声门外嘶紫骝。呀，原来果是那生！禁不住掩扇回眸。(生)姐姐拜揖。(旦)相公万福。相公真信人也。如此至诚诚罕有，不枉我隔宵来便数更筹[④]。(生)为别未久，尊容便觉消瘦了。敢问姐姐，病体略好些么？(旦)相公，小妹那有什么病来！从来消瘦，对君子敢云负疚。(作委顿强支介)(生)姐姐力疾之意，小生尽知。感杀你情意厚，只一语心窝

印透。

前日草草相逢，还不曾细问，姐姐艳质奇才，缘何落于风尘之内？宅上更有何人？此身还可自主么？(旦)嗳！不要说起。

【黄莺儿】我生性是温柔，障风尘又几秋。(指内介)当不起狺狺阿母多生受⑤。(生)既有令堂作主，将来婚姻之事，正好与他商量。姐姐，可知小生此来呵，原非冶游，端为好逑⑥，岂肯一宵恩爱双丢手。(旦)相公，不要太认真了。相公名教中人，衣冠自重，烟花下贱，何足以辱君子？婚姻二字，断断不可提起。相公，记取这下场头，无非楚馆，不是凤凰楼⑦。

(生)嗳，姐姐说那里话？姐姐天上仙娃，一朝堕落，既蒙心许，自当出之火坑，况小生原非好色之徒，岂作寡情之事？姐姐如此说，太觉小觑我吕贯了。

【前腔】决裂绾鸾俦，不从心誓不休，为卿赌下同心咒。(旦)相公注意如此，小妹万幸，只恐阿母为恶，黄衫客不易觅⑧，奈何！(生)这也说不得了。牵的是愁，担的是忧，总挣耐着心儿守。(旦)如此，容奴致谢。(福介)(作立不定介)(生)看仔细！(旦)谢偎兜，便做道今生已矣，魂亦抱衾裯。

(作欲倒)(生扶定靠椅介)呀，姐姐为何如此？惊杀小生也。(老旦提壶上)

【猫儿坠】芽茶浓泼，合与润枯喉。(生)妈妈快来！令爱晕倒在此。(老旦)呀，好奇怪！早难道阿母摇钱树子休？嗄！是了，我女儿连日身子本来有病，今日起的太早，又与相公陪话多时，神思消乏，所以委顿至此。谁教破早上帘钩，知否？况复连朝，见粒而呕。

(生)这等不妨，待小生抚摩一会，缓缓扶他起来。姐姐苏醒，姐姐苏醒！(旦渐起介)阿呀，相公，生受你了。

【前腔】抛君未忍，薄命且淹留。(生)姐姐体中不快，静养为上，妈妈好生扶进房去，小生不便扰动，也只得要告别了。(旦)相公且住着，一刻相亲一解愁。(生)姐姐休如此说，还是进房安憩的是。小生今日别去，另期再来相访。妈妈，这白金十两⑨，奉为令爱调理之资。前日乍会，便知玉体欠安。已曾商之名医，修合丸药一种，旦晚制成，即当崇人送上。妈妈，你还看小生面上，将他十分调护要紧。(老旦笑介)这个自然。(旦)如此说，相公真个要去了。哎哟！眉头事又到心头。(合)绸缪，四目相看，毕竟谁泪先流？

(生携旦手介)姐姐，千万保重，小生去了。

【尾声】忍言分手还携手,(旦)相公嗄!你芳草从教识旧游。(合)莫负了一样心肠两处有。(生下)

(老旦)我的女儿,倒说看他面上,这相公好不痴!只是他缠头空费⑩,巫梦未交⑪,岂不辜负了他来意?我儿,你还是倍加保重,巴得体中略好,约他再会便了。(旦)谨依母亲严命。

(旦)未知携手定何时?(老旦)酒美茶香慰所思。

(老旦)今夕月明楼上望,(旦)却教成喜又成悲。

〔注〕①儳懘(chán zhòu):困扰,烦恼。②支消:应付。香篝:熏香的熏笼。③咮(zhòu):鸟喙。④更筹:古时计时报更所用的竹签。⑤狺(yín)狺:狗吠声。⑥好逑:《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配偶。⑦凤凰楼:即凤楼。传春秋时秦穆公女弄玉好音乐,嫁善吹箫之萧史,穆公为二人筑凤楼,夫妇俩吹箫引凤,乘凤仙去。⑧黄衫客:指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士,原为唐蒋防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中人物。⑨白金:银子。⑩缠头:赠送妓女的财物。⑪巫梦: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载楚先王梦与巫山神女交欢,女辞去时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因以"巫梦"等词语代指男欢女爱。

《秦楼月》是朱旞(素臣)所作十九种传奇中惟一今存刊本的一种。剧中吕贯实即清初文士姜实节,他和陈素素的爱情故事散见于《词苑丛谈》、《国朝画识》、《多罗艳屑》等书。此剧杂采有关传说,加以虚构。剧情梗概是:莱阳书生吕贯在苏州虎丘凭吊真娘墓时,见到署名陈素素的一首〔秦楼月〕词,乃引出情思,得退休武官刘岳帮助,与素素相会。吕贯的仆人许秀劝主人以家门声望和功名前程为重,不要和青楼女子来往,而吕贯与素素再次相见时两情难舍,当即对天盟誓,订下婚约。土贼王庆、胥大奸在太湖中落草,劫去素素与侍女绣烟,欲霸占为压寨夫人,二女不肯从贼,绣烟被杀,素素撞头流血,幸未绝命。贼众围攻吴兴,吴兴太守袁皓是吕贯好友,率兵坚守,刘岳则趁贼巢空虚之机潜入太湖,杀死王、胥二贼,救出素素。吕贯赴京应试,高中状元,至吴兴见到袁、刘二人,与素素喜偕花烛。众人提及吕、陈姻缘起于一首〔秦楼月〕词,于是吕贯、素素、袁皓、刘岳四人联句赓和〔秦楼月〕词二首,以纪此事。

清代戏曲家李渔以其所著《笠翁十种曲》名重当时。他才高气盛,对别人的传奇作品不轻易给予赞誉,而对朱素臣的《秦楼月》却大加推崇。这不能不说是《秦楼月》传奇艺术上成功的证据。今存《秦楼月》刊本末出有李渔的评语,说此剧"远则可方《拜月》,近亦不让《西楼》,几案氍毹,并堪心赏,此必传之作",评价是够高的了。李渔的赞赏既是对朱素臣作品的肯定,也能引发今天的读者对于《秦楼月》一剧的兴趣。

试看这里选录的第十出《心许》,即能看出作者的才华、情趣和全剧的妙处。此出写吕贯和素素的第二次相会,是全剧的关键情节。前面第八出写吕、陈第一次相会是刘岳的精心安排,这一次相会是二人自主的约定;第一次相会是神貌初交,这一次相会是心灵沟通。此出是第八出的照应和发展,又为以后二人爱情的升华作出了重要的铺垫。在这一出中,作者先仔细描写了素素等待吕贯的情景。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又特别突出素素的两点表现。一是素素坚信吕贯必来。前次约定吕贯在三日后来家中相访,此日到期,素素一早诚心相等,她认定吕贯是"至诚君子,必不爽信"。这种信任,是固结爱情的基础,是以心相许的内因,虽未明言心许,却已扣定了此出的主题。二是素素带病梳妆。素素让绣烟伏侍她梳妆打扮,印证了太史公司马迁"女为悦己者容"的名言。这一行动,说明了素素已认定了吕贯对自己的爱情并自愿领受这份爱情,虽未明写吕贯,吕贯于此时已呼之欲出了。素素回答绣烟说"我天生爱好,病中人更要风流","悄问侍儿妆好否,只莫管我镜中肥瘦",生动地传示出她此时此际的心态。李渔对这几句唱词特别欣赏,批语说:"消魂艳语,绝妙情词,作者应是舌本有莲。"今天反复玩味,也使人叹服作者才笔不凡。

吕贯如约来访素素,他与素素的养母钱氏见礼寒暄以及见到素素时开口就问她的病情,这都是正常的应对,毋须细说,而素素的回答才正是作者行文的妙处。当吕贯问她"病体略好些么"时,若按正常应对,素素的回答应针对问话,要么答病体略有好转,要么答病体尚未好转。但是,这里素素却回答说:"小妹那有什么病来!"她竟然不承认自己正在生病的事实,实在有些反常。而恰恰是这种反常,才真正表现了此时此刻素素对于吕贯的真挚、专注与炽烈的情感。她本来已十分眷恋吕贯,当吕贯信守承诺、准时赴约时,又使她的眷恋之苦化为现实相会的幸福。这时,是她因爱情的陶醉而不再感到有病,还是她不肯让心上人知道她在生病,还是两种心情兼而有之,已难分清。总之是素素在此刻不愿让生病的事实成为她爱情幸福的干扰。逆向的答语是奇妙的,而作者能写出这样奇妙的答语不能不说是奇妙之笔。难怪李渔读曲至此,忍不住赞叹素素"反说无病,妙妙",能识得曲中妙处,堪称作者知音。

然而,素素的病容毕竟遮掩不住,聪明的吕相公也决不会相信素素自言无病是实话。吕贯说"姐姐力疾之意,小生尽知",他理解了素素自言无病的良苦用心,接着,他又消解了素素自感"烟花下贱"的自卑心理。这两点基本态度,征服了素素的全部感情,这时,她病情再也遮掩不住了,坐在椅子上就晕倒了。素素病情的展露又为吕贯提供了奉献爱心的契机,他先是为素素按摩,唤她苏醒,又拿出银子让钱妈为素素治病,之后才与素素握手惜别。这些举动,自然进一步感动了素素,使她彻底以心相许,同时也使素素坚信吕贯对自己也已以心相许。心许是双向的情感交融,此出中把这一交融过程写得如

此宛转、细腻，在古代爱情故事戏剧中确实是优美的篇章。

欣赏《心许》一出应掌握的要点是作者如何写素素的病。病因情生，情因病生，情病相感，互为因果；同时，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文情并茂，相得益彰。作者为写情而写病，借写病而写情，病为表而情为里，病为形而情为质，今读《秦楼月》，当体察作者用意之深远。（王永宽）

秦楼月 朱雘

第二十五出 病 捷

（生病装上）（净扮店主扶上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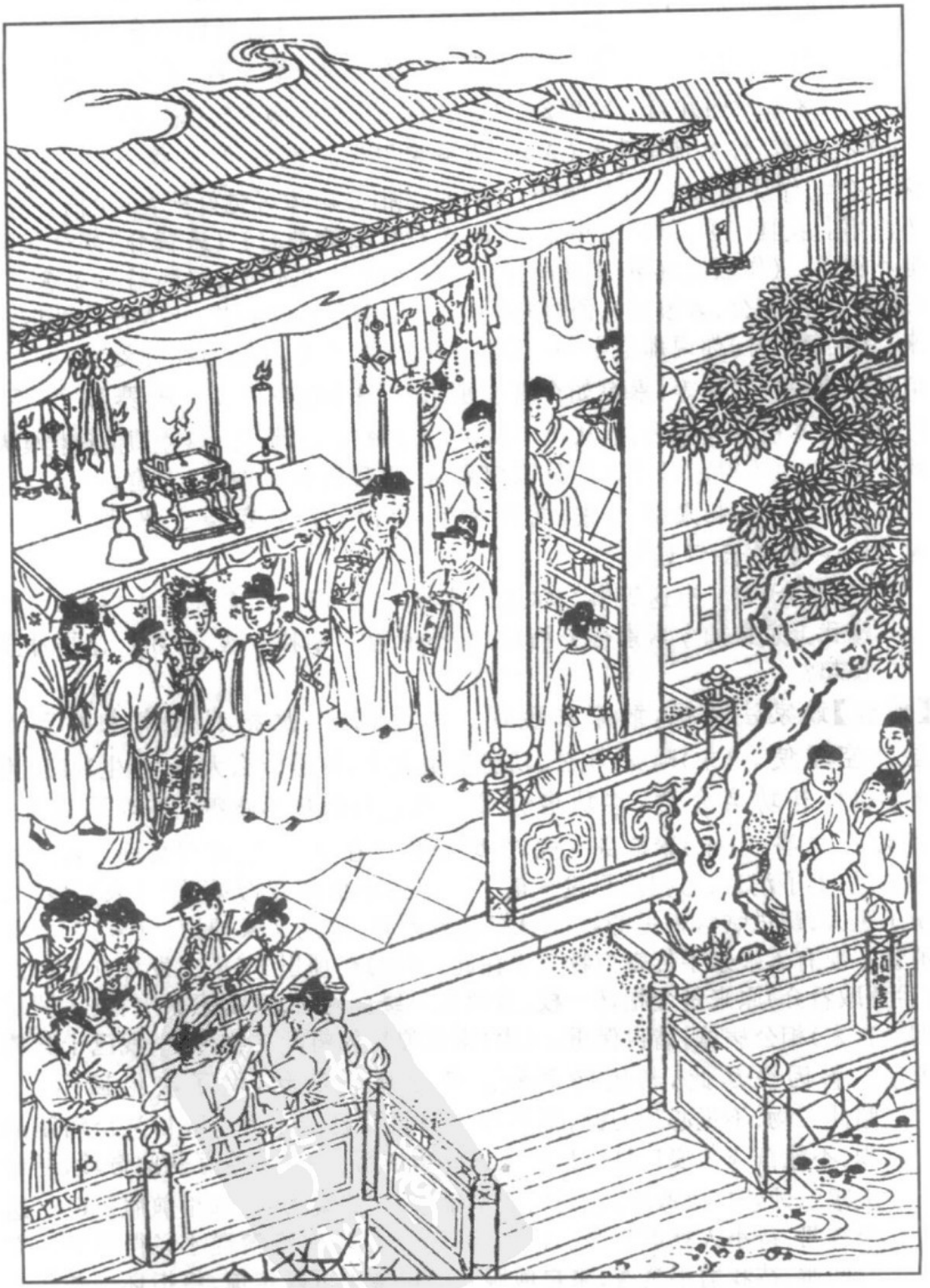
【卖相思】新剧西楼全本，似刚演到于鹃泣试①。哎！吕贯，吕贯，无计问天，转而问自。自也难解难明，憔悴因何至此。

向以许秀传报，奋迅上京，大地茫茫，终难访素素消息。寓中纳闷，一病弥留。前日试期，又被礼部开报，逼勒进场。本分曳白而出②，一时间没有主意，也就胡乱涂上了几篇。出得场来，只有那人在念，不觉病势日增。多承店主美意，请来太医诊治。那先生可也伶俐，三指一点，就晓得是七情所伤③。据他说来，此症唤做什么相思病，须得意中人髻发煎服，才可救疗。在恒言谓之心病心药，论大意也算以人治人。虽如此说，吾家素素此时踪迹尚未可问，何况髻发这一味丹药，眼见永永难觅。我这既惫之躯，也多分不济事了。阿呀，我那素素嗄！

【楚江情】柔魂何所之？念兹在兹，看看羸骨不自支。因人说，病是相思也。那医人还说，这病根不在皮毛，不居脏肺，深入骨髓之中，断非草根树皮可疗。便有丹成绛雪，羹分紫芝，争似他绿云缭绕一股丝。若得这件活宝，不要说煎服，就是嗅气闻香，也当得解渴金茎赐。事已至此，小生也拚得一死。此恨绵绵无尽时，一息淹淹竟若斯，天那！论人生只合情中死。

困倦之极，且自凭几少憩则个。（末怀发环上）

【香柳娘】戴星霜不辞，戴星霜不辞。我许秀得见素娘，传寄发环二事，急附快船上京，报与主人知道。贡院前看过晓帖，访得相公寓所，一路问来，此间已是。店主人有么？（净上）是那个？（末）我是江南吕相公家家人。



(净)来得好。你家相公害病在此,正在需人服伺哩。随我来!这间房子里边,就是你相公在内。(末)请便。(净应下)(末推门进)(放行李轻叫介)相公!(生不应)(末)呀,看他阳台酷嗜④,多应为场事辛苦,天池暂偃扶摇翅⑤。(又近身叫介)相公,相公!(生作醒介)你是那个?(末)小人是许秀。(生)呀,许秀,你从那里来?(末)小人从家里来。把遥天信携,把遥天信携。(生)你从家里来?(作悲介)(末)是。相公病体可觉好些?(生摇首介)不济事。我且问你,你从家里来,可晓得些素娘的消息?(末背介)如今是瞒他不得了。(作取发环欲拿忽止介)不好,相公一见伤心,这病益发难愈了。(转向生介)相公,素娘消息便略略有些,止是相公不要痛苦,小人方才敢取出来。(生急问介)你说那取字……(住口介)嗄!敢有甚书信在你处?(末)书信是没有。(生)这等,素娘如今现在那里?(末)相公听禀。压寨觑娇姿,(生惊介)却被贼人赚去,他从也不从?(末)触阶显奇志。(生)原来素娘为我守贞,这也难得。只是你前日因何妄报,赚我来到此地?(末跪介)这却小人有罪了。(生)起来说。(末)岂迂途妄指,岂迂途妄指。忍见伊花羁柳縻,误却梯云伊始⑥。

(生怒介)嗄!有这等事?你这狗才,恁般没理。功名什么大事,却故意赚我上京!如今素素有了消息,反不能前往相救。咦,狗才!这是那里说起?

【前腔】敢家法藐视,敢家法藐视。伶牙俐齿,反把我做家主的三千里外空驱使。(末)阿呀,相公,功名不是大事,到是什么大事?(生)哇!狗才多讲!甚功名介意,甚功名介意。你这些时还不晓得,除却那人儿,都为不急事。(末)素娘身寄虎穴,即使相公在家,却也难得会面。如今小人见过,得了消息,与相公见过一般了。(生)不信你竟得见过?(末)是小人扮了医人,赚进贼营相见的。(生)你这般大胆,敢是又来掉谎。(末)怎敢又掉谎?现有素娘亲手传寄信物二事在此。(生)在那里?(末出发环介)在此。(生急取看介)原来是金指环一枚,青丝发一缕。阿呀,我那素素嗄!(大哭晕倒介)(末)相公病体,请自保重。(生)素素嗄!你将此二物传寄,我已十分猜着了。料因缘尽此,料因缘尽此。将这坚金断丝,做了决绝回示。

睹此二物,不觉心如刀割,恨不得一口气儿赶回家去。咳!又奈病躯狼狈,不能奋飞。嗄!且住!医人说此病惟髻发可疗,恰好获此奇珍,岂非天赐?妙妙!快取雅式鼎铛,清冽泉水,文武炭火⑦,郑重煎服。(末)这个容易,待小人就煎起来。(生)咦,这个可是你腌臜蠢才经得手来?你且回避,待我盥手焚香,亲自煎服。闻说金子可以定惊,将指环一并煎入在内。(焚香煎介)(扇火介)(手掬作闻介)呀,才经煎动,就觉香馥馥起

来了。

【前腔】沁奇香入脾，沁奇香入脾。(开看作喜介)呀，奇怪！你看煎上数滚，发儿与环胶结不解，岂非精诚所感？(蘸尝介)妙！香甜得紧！(倾瓯介)磁瓯倾试，(欲饮介)且住，如此至宝，岂敢遽饮？待我望空遥拜，称谢而尝。(拱空介)素素嗄！谢你个嫦娥灵药，又许凡夫饵。(饮介)妙！才经饮下，不觉神思清爽，病骨顿轻。好了！如今竟可归去，亲身营救了。(喜介)岂非天意周全？谢天天可怜，谢天天可怜。呀，今日又是东南风。嗳，老天，你有心周全了，何不反一阵顺风儿，送我归帆疾如驶？(小生、副净、老旦、小旦扮报人持官帽袍带上)喜名魁多士，喜名魁多士。一路问来，这里是吕老爷寓所了。打进去！(末急上)你每什么人？(众)我每是报捷的。(见生介)老爷，报人叩头。报，报！恭喜老爷中了状元了。(生)那个中了状元？(众)是老爷中了头名状元了。现有纸条在此，写得明白：第一甲第一名，吕贯习诗，江南人氏。

求老爷写赏票。(生)咦，状元又是什么大事，这等大惊小怪！我要紧回家去了，许秀，快些收拾行李。(众)老爷，琼林宴上[8]，专等你去坐个首席，怎么说到要回去？小的每辛辛苦苦，报着个状元，也是天大的造化，赏赐是要加倍的。(生)有，有，待我早早回去，救出素娘，与他做了亲，一并打发何如？

【前腔】小登科有期，小登科有期。赏封姑俟，少不得我夫人另有花红赐。(众)讲这远话！快去赴宴要紧。(生攒眉介)正待束装，偏有这许多兜搭[9]。(指末恨介)总是你这狗才不好，赚我来京，惹出这事。竟场闹误入，竟场闹误入。(又笑介)也难独怪着你。自不惜珠玑，也合三分认不是。(众背介)老爷敢是痴的，中了状元，何等快活，反生烦恼！不要管，我每拥着老爷，竟自前行，且待赴过琼林宴，然后领赏便了。(众)说得有理。(推生行介)(合)醉春风此时，醉春风此时。笃速马蹄[10]，消受这曲江故事[11]。(拥下)

(末)原来相公果然中了状元了，快活，快活！前日原说机会不可错过，我许秀这番，也可将功折罪了。只是他性子执拗，口中说要回去，一定劝他不住。我且一面在此收拾行装，看相公如何区处便了。呀，呸！如今要称老爷了，又叫什么相公！(下)

〔注〕①于鹃泣试：袁于令《西楼记》传奇中的情节。《西楼记》写于鹃与穆素徽相爱，几经磨难，后来他迫于父命赴京应试，途中听到讹传素徽已死，十分悲痛，他在考场应试时无心作卷，啼哭不住，因考官催促，只得"且胡乱涂完此卷"。见该剧第二十八出

《泣试》。《秦楼月》写吕贯应试,与于鹃相似,故引《西楼记》作类比。 ②曳白:考试交白卷。 ③七情:《礼记·礼运》:"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④阳台:此代指相思梦。典出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⑤"天池"句:《庄子·逍遥游》:"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又:"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扶摇,从下而上的暴风。 ⑥梯云:登云。指科举及第飞黄腾达。 ⑦文武:指慢火与旺火。 ⑧琼林宴:皇帝招待新科进士的宴会。 ⑨兜搭:周折。 ⑩笃速:马蹄声。 ⑪曲江故事:唐时新科进士在放榜后大宴于曲江亭,称曲江会,所谓"故事"即指此。曲江,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唐时为游赏胜地。

明代戏曲名家汤显祖有"师讲性,某讲情"的名言,他认为进行戏曲创作是"为情作使",由此"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他的这种"不言性而言情"的观点影响到许多剧作家,当时有"临川派"之称,后世也有不少作家步其后尘,以"言情"自我标榜。朱雍(素臣)即是受汤显祖影响较大的作家之一。《秦楼月》末出"尾声"云:"为多情开生面,何尝讲学让临川?少不得与濂洛心书一样传。"自诩以曲传情并不亚于汤显祖,自己所作的传奇虽为小道,但却能和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周敦颐的著作一样流传不朽。这种自我评价,是够自信、够大胆的了。把握作者的这种心态来读《秦楼月》传奇,可以发现它确实是一部追步汤显祖的《牡丹亭》、以言情为宗旨的名作。朱素臣的好友吴绮的夫人龚静照评论《秦楼月》说:"人所不易得者情,情之不易得者真。"明末著名戏曲评论家王思任的女儿王端淑评论《秦楼月》说:"深情宛转,幽意缠绵,如读江淹《恨赋》,使人自然泪下。"这两位女性评论家也从她们各自的角度指出了此剧言情的特点。

第二十五出《病捷》是最能体现全剧"言情"主题的关键性的一出。本出的中心事件是吕贯在京中带病参加考试并且得中状元,但正和前面所分析的第十出一样,写考试是表,是形,写爱情是里,是质。本来,吕贯是被仆人许秀设计诱骗而进京的。许秀的意图是让主人以前程为重,进京求取功名;而吕贯进京只是一心要寻访素素下落,"那功名之事,可否任意为之便了"(第十六出《赚试》)。到了京中之后没有得到素素消息,因愁闷而生病,对于考试,只是被逼进场,胡乱涂了几篇。他心中一直牵挂着素素,以至于为七情所伤,病情加重了。吕贯对考试的敷衍和对素素的专注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显然是把爱情放在了高于功名的位置。吕贯的因情致病同第十出中素素的因情致病也形成前后的呼应,吕贯对爱情的执著、炽烈比之素素毫不逊色。当吕贯病势沉重、自感弥留之际,他想到的是"论人生只合情中死",竟然甘愿为情而殉身。这句话表明了吕贯对情的坚定信念,也表现了作者极力张扬青年男女纯

真爱情的本意。李渔对这句话特别赞赏，批语云："一语刺人心髓，可为千古定论。"在《秦楼月》全剧中，在明清传奇的其他爱情故事剧中，"论人生只合情中死"都是感人至深的警句。

这一出中，作者特意设置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情节，让太医提出医治吕贯相思病的药方是必须得到意中人素素的髻发煎服，才可救治；而在关键时刻让许秀带着素素的头发和指环赶到，吕贯将此二物煎汤服用，于是病体顿瘥。这样的药方和治疗效果，从客观实践上看显然是荒诞的，但荒诞中却分明含有某种合乎情理的因素。吕贯的病源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这心药也只能是抽象的精神抚慰与心理调适。可是在此剧中，作者却突发奇想，把心药具象为髻发和指环。这两件东西来自素素身边，带着素素的行踪信息，也带着素素的心愿与意志。具象的实物是抽象的爱情的载体，是虚幻的心语的物化，吕贯得到了它们，实即得到了爱情的满足，于是身体的疾病也就自然消除了。作者特别详细地写了吕贯"煎药"、"服药"的过程。他所用器具是"雅式鼎铛，清冽泉水，文武炭火"，煎药前"盥手焚香"并且亲自动手，煎药时头发与指环胶结不解，饮药时还要"望空遥拜，称谢而尝"。这样不厌其烦地叙写煎药、服药过程，正好与他参与考试"胡乱涂上了几篇"的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比的效果正凸显了一个"情"字。

接着，剧情又生波折。吕贯病愈，正要马上动身离京去营救素素，忽然传来他高中状元的捷报，这又把吕贯推到面临抉择的紧要关头。一般人看来，中了状元是天下的大喜事，读书人十年寒窗正是盼着这一天；但吕贯却看得甚为平淡，他说："状元又是什么大事，这等大惊小怪！我要紧回家去了。"李渔在这里批语道："看得状元轻美人重，方可谓之好色；若看得状元重美人轻，直可谓之俗人。"对吕贯的反常言行的描写，是作者的妙笔；对此反常行为的赞赏，是李渔的高论。所谓好色，实为多情，多情为雅，重名为俗，作者对于情与理、雅与俗自有其独特的评判标准，而李渔旗帜鲜明地认同了这样的标准。

从戏剧结构上看，《病捷》一出对于联缀全篇、前后照应的处理，施针引线极其细密。李渔《闲情偶寄》中论及"密针线"时说："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近代吴梅引申了李渔的理论，进一步指出："传奇全本，统计不下数十折，此数十折中，关目孔多，事实颇烦，而于起伏照应之处，须如草蛇灰线，令人无罅隙之可寻，无缝天衣，不着一针线痕迹，方是妙文。"(《顾曲麈谈》)今观《病捷》一出，可谓深得这些要领。对于前面各出，多处细心照应。如第二出《论心》中吕贯自云"小生心怀万里，必期虎榜先登"，至此出中状元正应了那句话；第十一出《忠谏》中许秀哭谏主人以功名前程为重，至此出中状元正遂了他的心愿；第十六出《赚试》写许秀设计促使吕贯赴京应试，第二出《遗环》写素素以指环和发丝交许秀带给吕

贯，也都在此出中有了归宿。同时，此出对于后面的几出，虽然临近终场，却也不忘预留伏笔。如写吕贯病愈之后急切要回去救素素，即使中了状元将赴琼林宴这样的大事也置之不顾，这预示着他归去与素素相见必有好戏，以此吊足观者胃口。旧波初平，新波将兴，传奇高手常在行文中屡起波澜。此剧作者可谓是深得此法的高手。（王永宽）

朝 阳 凤

朱 雘

第二十六出 法 场

（外上）（净、占家丁随上）（白）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①。某徐乾初是也。自从奏凯回朝，久已告病不出。今有公务料理，只得命驾出城。家丁，看日色正中，炎气逼人，就此趱行一步也。

【新水令】腰横宝剑闪秋月，只俺英雄性儿曾消歇。山河天子寿，堂构子孙业。（白）呀，一霎时天昏地黑，石走沙飞起来。（唱）力士鞭掣，敢有不平事，天窥也。（下）（老、正刽子手）（付上）

【步步娇】名利场中奔波彻，笑骂由他也。（付白）下官余谷，屡蒙太岳表兄提挈②，得授刑部郎中。今日奉旨监斩海瑞全家。叫刽子，将女犯跪过一边，把犯官带上来。（老、正）女犯另跪一边，带犯官上来。（生、末、小生、丑上）圣上吓！（唱）头颅许镆耶③，巴上这赤族④，无遗也，完却一生功业。（付白）海瑞，你是铁铮铮好汉，也有今日么？（生）咄！奸贼，我一死不打紧，（唱）全不费周折，无非是自寻自己真归结。

（丑白）咳！老爷，横是要死个哉，等我骂渠一场介。呔！狗奸臣，入娘贼！我做子鬼，活活能个来扑杀你。（付）哇！押去跪下，等候开刀。（外、众上）

【折桂令】趱花虬随处蹀躞，早来到西市云阳⑤，只见雾惨风咽。（白）今日法场上监斩什么人，这等热闹？家丁去问一声。（净）今日你们监斩什么人？（老、正）监斩海瑞全家。（净）说监斩海瑞全家。（外）吓！如此说，刚风有难了。咳！（唱）笑天王莫恁决绝，把一个真正男子恁样磨灭。（白）说不得还待老夫去救他一救。（唱）俺只待硬开弓把书生救彻，软兜

藤心事谈说。(老、正白)徐老爷来了。(付)监斩官迎接老大人。(外)刚风在那里?(副)在那一边。(外)海刚风在那里?(生)阿哟!徐大人吓!(丑)阿呀老爷,好人救救吓!(外)刚风,你才得还朝,便遭王法。(唱)一日臣节,合族名节。(生白)大人,晚生获罪朝廷,长别在即,今日得见大人面,也好含笑归泉了。(外唱)说什么含笑而归,定教伊灰烬重热。

(白)请问刚风,毕竟为何事,遂致于此?(生)大人听禀。

【江儿水】只为奸相专权久,微臣图报切,弹王论驾曾饶舌。(外白)元来为劾奏张居正,触怒了圣上,故有枭首之旨。咄!张居正,你寻差了对头了!不妨,我把这行人犯,割断绳索,尽行放过了。(生)大人,使不得。自古君命臣死,臣敢不死,不为忠也。(唱)爱惜身家非豪杰,平生学问于斯决。(外白)不妨,有我在此。家丁,多放了,把那边女犯尽放了。(付)大人,国法森严,未便轻放,还求大人三思。(外)咄!三思什么?播弄朝纲,多是你们这班小人做的事情。你若再多言,我先砍你头颅下来。(付)不敢,不敢。(外)家丁,同这官儿,把这行人犯护送入朝,我回府取了打佞金鞭,飞马见驾去也。(下)(丑)呔!余谷,你是铁铮铮的好汉,也有今日么?打你个奸臣一顿便好。(付)咄!就此回到午门去。(合唱)梦醒邯郸无别⑥,还上承命,须认取君王一霎。(共下)(外上)

【雁儿令】只为他鬼狐犹手段杰,闪得俺汗淋浸肝肠裂。来此已是午门了。他那里建章官叫未开⑦,俺这里紫游缰收不迭。(白)闻得张居正那厮,留中讲读,未曾回去,不免把登闻鼓击动,自有定夺。(击鼓介)(内白)何人击登闻鼓?着师相看明回奏。(净上)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何人擅击登闻鼓?呀,原来是徐老先生,请了。(外)呀,张居正,你果然出来了。(唱)呀,恨杀恁蛇鬼逞妖孽,恨杀恁牛神能诡谲。说不尽罪状余千款,记不了爱书有几节⑧。(净白)徐老先生,学生并未曾得罪来。(外)我且问你,今日监斩海瑞全家,为着甚来?(唱)猖獗,恁只待网打尽忠良也。情切,张居正,你好把俺急先锋细认者。

(净白)原来老先生此来,端只为解救海瑞么,这还使得。若是归罪于学生,差之又差了。(外)何差?何差?(净)学生入相以来,勤劳颇著,这十年之间,无颓废汗浊之象,这难道不是区区赞勷之功?

【侥侥令】槐堂晋异绩⑨,芸篇记青节⑩。(白)就是经筵进讲,原撰下几部秘传之书。(唱)锦绣文章千秋讲,(白)就有几桩小过,(唱)须知罪和功堪准折,罪和功堪准折。

【收江南】(外)呀,说什么罪功相准折,呵,直恁的齿牙折。(白)你道通纪上边,有奖无贬,可不道翰林院官员,多半是你门生故旧。你道经筵进讲,

曾撰下几部秘传之书，吊誉沽名，多干你自己的事体。(唱)几曾与天家之事有干涉？(白)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净)这是打佞金鞭。(外)上边镌着的什么字？(净)待我看来：此鞭赐与徐增寿[11]，世世珍藏，后有奸臣弄权、助我子孙不肖者，劾奏不行，即行打死勿论。(外)这可是御制的？(净)自然是御制的。(外)可又来！(唱)试着俺龙光闪烁夺奸魄。作认俺定疯子的手段，看打！趁钢鞭未折，趁钢鞭未折，打教你岳坟夜夜哭顽铁。

(净)阿呀，圣上吓！(内)驾到！(占上)(付、正生、老内使上)

【园林好】坐瑶宫万几妥贴，闹金銮伊谁玩亵。(占白)原来是徐爱卿在此。(唱)你将相定须和协。(外白)臣祖赐金鞭在手，不敢朝见，恕臣无礼。(占)寡人自当拜见。(唱)佩祖训敢轻越，佩祖训敢轻越。

(外白)臣启陛下，老臣今日携鞭入朝，一来为海瑞全家解救，二来专欲打死这奸臣。祖训煌煌，幸恕臣唐突之罪。(占)爱卿既欲解救海瑞全家，寡人自当准奏。若欲打死张先生，可看寡人之面，饶他一次罢。张先生，你可向徐爱卿请个罪儿，寡人为你解和了罢。(外)圣上，教他请那一庄罪来？

【沽美酒】俺为朝廷公论说，为朝廷公论说，不是为身家把旧仇挟，丕振皇灵罪状决。(白)张居正，你今日若没有裁夺，我把你这厮，(唱)一鞭儿须见血，直打到铁梢折。(占白)住了！爱卿执意如此，教寡人也难解和。今日大家归第，明日着文武百官，集于金銮殿上，将海瑞原本，公同评阅。若罪案果真，罪归师相；若有半字情虚，罪坐海瑞。爱卿可待朕处分，候旨定夺。(外)如此，容臣谢恩。(唱)感吾皇秋毫鉴彻，喜孤臣梦魂重热。海刚风海胆争些，定疯子疯邪愈也。(白)张居正，明日金銮评本，你不无嘱托事情，俺一步也放你不得，只是紧紧随你归第便了。(净)但凭老先生。(外)如此，随我出朝去。(唱)俺呵，赤紧的奇绝快绝，不由人不叫绝。呀，好手段自称豪杰。(扯净下)

(占白)看这定疯子一疯起来，就不肯住手。分付回宫。

【清江引】论奸忠自古难陈列，治乱从兹决。长将玉烛调，不使金瓯缺，又何妨铸画堂一个酬犒也。(下)

〔注〕 ①"泽国"四句：这是唐朝诗人曹松《己亥岁》诗的全文。 ②太岳：明宰相张居正的号。 ③镆耶：春秋时宝剑名。 ④赤族：灭族。 ⑤西市云阳：指行刑处。西市，指京城西市，即今北京菜市口，明清时为处决死囚的刑场。云阳，秦置县，治今陕西淳化西北。《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汉桓宽《盐铁论·毁学》："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制于云阳之市。"后

世戏曲小说多将"云阳"作为刑场的代称。　⑥梦醒邯郸:唐沈既济《枕中记》记道士吕翁在邯郸道旅舍中遇卢生,闻卢生自叹不遇,乃以仙枕授生。生俯首就枕,梦中进士,享尽荣华富贵,及其醒时,旅舍主人蒸黍尚未熟,因悟穷达之理。此处只取生死如梦之意。⑦建章:建章宫,汉都长安宫殿名,在未央宫西。后世常以之代指宫阙。　⑧爰书:本指记录犯人供词的文书,后则指定刑的判决书。唐柳宗元《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圣理高悬象,爰书降罚锾。"　⑨槐堂:三公的官署,因周代朝廷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列坐其下,以定三公九卿之位,故称。此指宰相府。　⑩芸篇:书籍,因古时常置芸香于书页内以防蛀,故称。青节:竹节,此喻人的气节。　⑪徐增寿:明开国功臣徐达幼子,以父荫官左都督。建文时,因其姊为燕王朱棣之妃而与燕王勾通,为建文帝所杀。燕王起靖难兵夺帝位,追封增寿为定国公。剧中徐乾初为徐达后裔,但史无其人。

《朝阳凤》是朱曦(素臣)撰写的以海瑞故事为题材的著名传奇。海瑞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明朝万历年间已有长篇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此剧取材于海瑞的真实事迹及传说,并加以虚构。剧情梗概是:海瑞任浙江严州府淳安知县,因正直清廉受到剿倭将领定国公徐乾初赏识,被荐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把持朝政,重用亲信大理评事龙宗武、刑部司狱余谷等,海瑞上疏评议朝政,触怒嘉靖帝,被逮捕监禁于刑部狱中。海瑞家中婢女紫荅自愿卖身给张居正作妾,所得钱财供海家用作狱中花费。因皇后关照,海瑞得以保全性命,在嘉靖帝驾崩、隆庆改元后遇赦出狱。张居正仍然当权,排挤海瑞,海瑞出使琉球归来后得知张居正擅权乱政事实,让其婿陈三木草拟奏章,入宫启奏,同时让家人把母亲、妻子等亲属俱绑缚于宫门外待罪。万历帝袒护张居正,传旨将海瑞全家押赴市曹斩首。适逢徐乾初剿倭获胜,奏凯还朝,见到法场情景,极力营救。于是万历帝召集三公六部在朝堂公议,之后传旨将张居正削职为民,同党龙宗武等俱受惩治。海瑞全家团圆,朝廷钦赐《朝阳仪凤图》一轴予以褒奖。

与海瑞同时代的著名文士王世贞评论海瑞说:"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清褚人获引用此语后写道:"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语谀之,岂能加于此评乎?"(《坚瓠集》庚集卷一)《朝阳凤》全剧写海瑞事迹,突出地展现了海瑞"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的思想性格特点,而《法场》一出更着重表现他的"不怕死"。其写法不是直接写海瑞不怕死,而是通过写徐乾初营救海瑞来表现海瑞的不怕死,更通过徐乾初营救海瑞不成而必须经过皇帝"圣裁"方能解决问题来表现海瑞的不怕死。这样,此出中把海瑞推到封建专制制度下上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矛盾尖锐,冲突剧烈,帝王将相、忠臣奸臣(按:历史上的张居正并非奸臣,剧中人物形象多有虚构)一齐出场,煞是好看。

此出开始,写徐乾初奏凯还朝,后某日出城办理公务,适逢法场上余谷奉命监斩海瑞全家。"天昏地黑,石走沙飞",这样的特殊环境,渲染出法场阴森可怖的气氛。徐乾初还未到场,海瑞先登场亮相,他与余谷的几句对话,表明

了他对死的态度。英雄本来不怕死，只怕死不得其所，只怕死而未完其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代有多少文士反复咀嚼这种无奈的遗憾。海瑞身临法场，视死如归，只想着“完却一生功业”，其“不怕死”的态度泰然自若。这里特意写了家人海安骂余谷的情节，尽管是丑角科诨，却构成对海瑞的鲜明的反衬，奴仆尚且不怕死，其主人的从容赴难就可想而知了。海瑞主仆的表现，显示一股浩然正气，和天昏地黑、石走沙飞的自然景观相对照，使观者感到严峻、壮烈与冷酷，其戏剧效果是极大地引发观者的悲愤与怜悯，强化悲剧场面巨大的感人力量。

真正表现海瑞不怕死精神的动人场面更在徐乾初来到法场之后。徐乾初原来对海瑞有所了解，深知其风骨人品，当他得知在法场待罪的是海瑞全家，便决定“硬开弓”解救他们。当听罢海瑞诉说获罪缘由，更坚持立即要余谷释放犯人。徐乾初倚仗功臣身份，不顾法律程序，态度明朗，想到便做，显然带有几分执拗。海瑞见徐乾初来到，并没有提出请他解救，只是要和他“长别”。在徐乾初提出要立即释放他们时，海瑞不同意他这样做，仍然坚持“君命臣死，臣敢不死，不为忠也”的信念，抱定必死的决心。海瑞的执拗，更超过徐乾初。以执拗对执拗，是以死的意志对生的希望，这里所显示的不怕死的精神同前段的惨烈相比，更带有几分豪壮。

由于海瑞的执拗和余谷的阻挠，徐乾初不能在法场解救海瑞，只得到宫门外去击登闻鼓启奏朝廷。以下徐乾初与张居正的当面争论，以及他要持鞭痛打张居正并引出万历帝出场解劝，海瑞并不在场，但这几个人物谈论的中心议题仍是海瑞。这一段是全剧的重场戏，也是有关海瑞题材的戏曲中突出表现海瑞精神的重要戏剧情节。海瑞为谏谏而获罪，牵动了整个朝堂，构成了当时最高层统治集团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引起争议的基本问题是对于海瑞个人品质的评判与对他谏谏内容的认定。海瑞的孤忠亮节与不怕死的凛然正气感动着徐乾初，促使徐乾初为解救他而动用最后的法宝——打佞金鞭。张居正对于徐乾初的怯懦与退让，固然是由于对象征权力的打佞金鞭的畏惧，同时也是海瑞的精神具有一定震慑作用的结果。以至于万历帝在徐乾初与张居正冲突时只能扮演一个和事老的角色，提出要在第二天让文武百官齐集金銮殿评定海瑞之事来缓解眼前的矛盾，这无疑是给徐、张二人提供一个退步的台阶。帝王将相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此特定时刻的特定思想状态，反映出海瑞的行为在当时的朝廷内部占有的分量及产生的影响。看到这里，观者又面对着一个新的悬念：明日金殿评本，究竟结果如何？尽管可以预知“拿住奸贼才煞戏”的最终结局，但还是渴望看到忠胜奸败的具体场景。由此来看，《法场》一出是全剧的高峰，但未把戏写尽，仍留有吸引观者的后续手段。作剧高手运笔不凡，从这一出中可窥知其精妙所在。 （王永宽）

翡翠园

朱　雘

第五出　谏　父

(末上)度理无情,后宾先礼,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自家麻府中院子便是。俺老爷职居长史①,家寄南昌,向蒙宁王千岁优礼相待②,言听计从,凡有作为,无不资其筹划。近又制造万寿珠冠一顶,献媚宫中,只待穿点完成,便索进上。这也不在话下。老爷主意,要在东庄左侧,方方起造园亭一所,名曰翡翠园,以便岁时行乐。叵耐东庄一角,碍着舒秀才住居,计欲方圆,甚难摆布。我见老爷心上焦躁就禀上说,老爷既要方圆,却又何难,小的打听得舒秀才衣食不周,今年又兼失馆③,只消与他半价,不怕他不双手奉上。老爷听说,十分欢喜,就要在我身上立时停当回覆。既奉差遣,只得走遭。行行去去,去去行行,这里已是。舒相公在家么?(生上)是那个来了?

【引】读罢残书,声声剥啄④,谁顾茅庐?

(白)呀,原来是麻府大叔。(末)岂敢。(生)请坐。(末)舒相公,告坐了。(生)大叔何来?(末)在下此来,非为别事。只为我家主人要在东庄起造翡翠园一所,基址已定,只是尊居却碍一角。若是别人家,又有一说,既是舒相公,怎好造次。意欲奉价求买,相公另觅新居,未识可否?(生)这是那里说起!蜗居数椽,所值无几,只是祖父遗传,不敢变弃。(唱)

【驻马听】瓮牖绳枢⑤,世代遗留此敝庐。(末白)那家房子不是祖父遗留的?今日得价别买,也未为不可。(生)使不得。(唱)便道一贫如洗,若把祖计轻抛,不肖何如!(末白)敝主人以礼相求,不为唐突。相公执意不允,倘有触怒,反有未便。(生)从来交易,要凭两愿,不允怎就触怒起来?(唱)王侯不占庶民居,相加非礼何急遽!(末白)起造翡翠园,非是主人私意,盖为宁王要来巡幸,构此以备游览。相公执意不允,就不怕我家老爷,难道宁王也不怕的?(生怒介)放屁!宁王素有不臣之心,你家老爷自为冰山可恃耳,我怕他怎的!(唱)达礼知诗,王章无犯,吾心何惧。

(末白)好意相劝,怎就指斥王爷起来?(唱)

【前腔】可怪逆儒,藐视天潢正派殊⑥。倘一旦泰山压卵,祸到临头,后悔应迟!(生白)哇!狗才,甚么祸到临头,这等放肆!(末)我是好话,怎么就骂起来?(生)就骂了,打甚么紧?(末)咦,也是难骂的呢!(生)此

处没有你的坐位，还不走出去！(唱)鹊巢鸠占计偏迁，虎威狐假情难恕。(推末出介)(白)这狗才放肆。(下)(末)好骂！且住，我在老爷面前一口担承，稳稳半价可得。如今事体又做不来，反受这场呕气，回去如何回覆老爷？说不得添上几句言语，撺掇老爷寻个题目将他处置便了。(唱)法网轻拘，这数椽陋室，不怕不奉申谨具。

(白)已是府中了。老爷立等回话，不免一一禀知。老爷有请。(净上)

【引】宠藉天潢，职叨长史，泰山久恃无虞。

(白)院子，你回来了，那舒家房子怎么样了？(末)不要说起。那舒秀才不惟不肯，反道老爷用强谋占，把小的骂了一场。(净)他敢骂你？(末)不但骂小的，还道老爷素有不臣之心，连老爷也骂哩！(净)连我也骂？(末)骂是小事，老爷要起造翡翠园，如今却方圆不成了。(净)咳，这个怎么使得？我用价求买，非同白占，那厮辄敢无状，岂不可恼！(唱)

【驻马听】藐玩区区，金屋繁华胜事虚。恨不置之死地，好越界侵疆，方便园居。(末白)老爷，要置之死地，一些不难。小的除夜从宁府王陵经过，只见舒家母子在陵旁隙地挑掘苦菜，拾取枯枝。如今老爷面奏王爷，将言耸激，只说他盗掘王陵，砍伐冢树，小人便是见证，怕不坐他的立斩罪名。那时家产封闭入官，老爷就取之无碍了。(净)好计好计！明日面奏王爷，依计而行便了。(唱)虽然罪状太虚诬，由知情理难宽恕。(白)你且回避。(末应下)(净)不免草就密揭，明早进上。(唱)一纸谗书，那怕他伶牙利齿，生生抗拒。

【引】(旦上)谢粉辞朱，窈窕自愧淑女。

(白)呀，爹爹，因何事怒容如许？(净)孩儿，吾有心事，故此着恼，你女儿家可也不消问及。(旦)爹爹心事，不须孩儿问及，孩儿窃听多时，早已略知一二了。(净)知道甚么来？(旦)阿呀，爹爹吓！你只为起造园亭，要谋占人家房屋。那舒秀才一时唐突，遂欲置之死地。爹爹，天理昭彰，这却断断不可！(唱)

【啄木儿】听几谏，恕戆语，论万物从来各有主。(白)那舒秀才住房与我家庄房相近，(唱)也须念桑梓情关，并未有衅隙相须。(白)就是求买不允，将言挺撞，(唱)原非不共深仇比，如何顿把刑书铸？望爹爹鉴纳刍荛，早把怒焰除⑦。

(净白)咳！你——(唱)

【前腔】言词谬，识见迂，可不道今古江山尚且非一主。(白)我欲起造翡翠园，岁时遣兴，(唱)凭着他执滞难通，却教我行乐成虚。(白)况他盗掘王陵，砍伐冢树，若不奏明正法，朝廷令典安在？(唱)一抔擅向王陵取，三章怎把天条恕！顾不得手辣心粗断送渠。

(旦白)那有此事！那舒秀才父子呵,(唱)

【三段子】明理读书,列胶庠是表表大儒⑧。若深求重诛,负冤屈真真子虚⑨。(净白)你女孩儿家,那里就晓得他是个好人？(旦)前日赵翠儿在此穿造珠冠,每常道及。那舒秀才与他贴邻,止因陌路捐金,无以度岁,勉从陵旁隙地挑取苦菜充饥,不过是——(唱)艰难茹苦充饥馁,便要模糊陷罪填刀锯。可不道暗室亏心天鉴诛。

(净白)女儿家,辄敢恁般多嘴！(唱)

【归朝欢】书生的,书生的,敢撩虎须,我安排定急须剪除。你女儿家,女儿家,只合深闺静居,又何须多言聒絮。(白)你自进去！(旦)爹爹吓,(唱)慢将此日冰山恃,却把朝廷法令寻常觑。(净白)闲说,快进去！(旦)咳！惭愧我——(唱)谏诤无功志愿虚。(下)

(净白)事在骑虎,不得不下个毒手。我明日亲到王府奏知宁藩,即着提刑衙门提那舒德溥到来,要问他立决罪名,家产封闭入官,我这座翡翠园就造得成了。

可怪狂生执不通,由知情理两难容。

结成鸾凤双飞翼,碾就鸳鸯翠阁中。(下)

〔注〕 ①长史:在明代是藩王王府长史司的长官,左、右各一人,正五品。 ②宁王:明宁王朱宸濠。正德间起兵叛乱,被王守仁讨平,受诛于通州。 ③失馆:指设馆授徒的儒士失业。 ④剥啄:敲门声。 ⑤瓮牖绳枢:破瓮作窗户,绳子作门枢。形容家境贫寒。 ⑥天潢:指帝王的家族。 ⑦莶荛(chú ráo):割草采薪,因莶荛之人地位低下,故亦以之指代浅陋之见,多作谦词。 ⑧胶庠:周代胶为大学,庠为小学,后世以"胶庠"通称学校。 ⑨子虚:汉司马相如作《子虚赋》,设想楚使子虚、齐乌有先生、亡是公互夸齐楚风物,为汉代著名大赋,后世因以"子虚"指代不实之事。

《翡翠园》是朱皞(素臣)的代表作之一,它与《十五贯》可称为朱氏剧作的双璧。其故事梗概是:明朝正德年间,分封于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府中长史麻逢之欲建造一座花园名"翡翠园",其邻居舒德溥家的房宅恰在规划中的花园一角。麻逢之为使花园成方,提出购买舒家房宅,舒德溥憎恶王府的贪横,以祖业不能轻弃为理由严词拒绝。麻逢之怀恨在心,就捏造罪名对舒家进行迫害,南昌府理刑胡世宁秉公为舒德溥申辩,也受麻逢之诬陷而罢官。麻逢之又请得宁王令旨,要把舒德溥斩首。有贫女赵翠儿以穿珠花手艺为生,原与舒家交谊密切,她潜入麻府得麻逢之的女儿翡英帮助,盗取令牌,救舒德溥逃走。后来麻逢之怂恿宁王谋反,兵败被擒。舒德溥助胡世宁平叛立功,其子舒芬考中状元,娶翡英、翠儿二女为妻。因舒芬号梓园,婚姻巧谐"翡翠园"三

字，故此剧又名《翡翠缘》。

《谏父》是剧中的第五出。清代戏剧研究家姚燮编《今乐府选》收录《翡翠园》，选取了《拜年》、《谏父》、《恩放》、《副审》、《封房》、《盗牌》、《杀舟》、《脱逃》共八出，可知《谏父》是全剧的重要场次之一。此出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写麻府中院子受麻逢之派遣到舒德溥家交涉购买房宅，遭到拒绝与斥责，回去向麻逢之复命的情形。这些是戏剧故事进展的不可缺少的情节，但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叙事，而是通过剧中人的言行活画出麻府院子、舒德溥、麻逢之三个典型人物形象。院子是走狗典型，他身为豪门奴仆，却在贫士舒德溥面前摆谱装大，态度骄横。他先以"奉价求买"进行试探，被拒绝后又以麻逢之的权势进行威胁，之后又搬出宁王企图压服舒德溥就范。而舒德溥是书生典型，他遇事主意坚定，不为所动，既不买麻逢之的账，又不惧宁王的威权，他痛骂眼前这个狐假虎威、仗势逼人的走狗，并动手推他滚蛋。作者写两人的交锋循序发展，逐步升级，符合情理，又很有层次。院子盛气凌人、以势压人的神态跃然纸上，舒德溥率直倔强、嫉恶如仇的气概活灵活现。二人性格的迥异在言词与动作对比的巨大反差中得以凸显，使读者阅读剧本便能得到深刻感受，若在舞台上演出会产生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

麻逢之是一个权奸的典型。院子在舒德溥面前讨了一场没趣，十分恼恨，于是他的骄横便化作阴险。回到府中向麻逢之复命时，他添油加醋，进行挑唆，激起麻逢之的恼怒，又向麻逢之进献陷害舒德溥的毒计。院子的这番表现，显然是走狗挨打之后向主子乞怜并仰仗主子之势寻求报复，而麻逢之却连说"好计好计"，并表示要立即"依计而行"。院子的奸狡与麻逢之的狠毒形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对比，这两种邪恶的依存与发作，成为那个时代黑暗与凶残的渊源。同时，麻逢之说要"面奏王爷"才能实施惩治舒家的计划，也揭示出权奸的恶行常常必须借助于封建王权才能逞其淫威这一重要社会特征。奸谋的酝酿，使麻府与舒家围绕建造翡翠园一事的矛盾突然激化了，推动剧情向引人入胜的纵深发展，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便在这一戏剧冲突中各自亮相，从而使形象的典型性得到成功的展示。

这一出既然标目为《谏父》，主角应当是全剧的女主人公之一的翡英，可是，作者却用这么大篇幅写院子、舒德溥和麻逢之三人，岂不是有些名不副实？不然。这样安排正是本出的妙处，作者的手段可以称之为"借客引主"之法。清代毛声山点评《琵琶记》的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时指出，这一出主要是写蔡伯喈和赵五娘夫妻在书馆相逢，但开始却用很大篇幅写蔡伯喈和牛氏观看画像和题诗及二人的大段对话，说："此借客引主、得主弃客之法也。"（见《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六）《翡翠园》的《谏父》一出所用手法正与《琵琶记》的《书馆悲逢》相同。此出中翡英是主，麻府院子等三人皆为客，先写客正是为了引主。写客的过程一方面是出于交代剧情的需要，同时更重要

的是为翡英出场进行必要的铺垫，以麻府主仆的奸恶与翡英的善良进行鲜明的对比。麻府阴谋与舒家灾难共同构成女主人公身处的背景。这背景是一片绿色，翡英是矫然挺出的一朵红花；这背景是一片黑暗，翡英是忽然闪现的一线光明。因此，翡英出现时便显得格外亮丽、鲜活，借客引主的手法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剧中，翡英上场并没有立即和父亲发生冲突，她先问父亲为何发怒。这其实是明知故问，因为麻逢之主仆密谋时，她早已"窃听多时"了。明知故问，正表明她的性情稳重及遇事沉着的特点。当麻逢之反问她"知道甚么来"，她便立即揭出父亲的阴谋，对父亲进行劝谏，其态度又甚为爽直和明朗。她与父亲的论辩大体上分三个层次：第一步指出父亲的阴谋天理难容；第二步指出父亲所谓舒家"盗掘王陵，砍伐冢树"的罪名是诬陷，希望父亲能尊重事实；当麻逢之仍然不听时，她的第三步是向父亲指出宁王像冰山一样不可恃，希望父亲能顾及自己的身家利害。谏诤的过程步步深入，合情合理，翡英的人品、识见与辞令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中她谈到早知舒家父子明理读书的事实是听赵翠儿讲的，这又顺便交代了她与翠儿原有来往的关系。剧作家构思剧情之巧，用笔之细，可谓丝丝入扣，兼顾人物描写和戏剧结构，处理得颇为完满、恰当。

但是，翡英的劝谏却未能奏效，麻逢之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这不是翡英的无能，而是此时良知还不能战胜愚顽，正义还不能击败邪恶。戏剧冲突还正在发展，逐步向新的高峰推进，《谏父》一出展现的人物形象初步表达了全剧忠奸斗争、善恶较量的主题，同时也为后来翡英嫁给舒芬、麻逢之因女儿的贤良而被赦罪等戏剧结局埋下伏笔。作为承上启下的一出，作者的描写极其成功。

（王永宽）

翡翠园

朱　幡

第九出　副　　审

(副差人押丑上)哈！王馒头，你个公人勿是新出茅庐，就要赚银子，也要看事务起个①。舒德溥犯子啥等样个对头，你贪子个买命个得钱买放？吓！受个样竹片夹棍痛苦，你是自作自受，也是该应个。我没何可赔饭折工夫，也受个样累，叫我啰里说苦处？(丑)你看见我赚子几哈银子？一个穷秀才，饭饭也没得拉屋里吃，有啥铜钱买放？(副)赚勿赚也勿拉

我第三只脚上，只是走子犯人，少勿得禀子官，亲捉亲、邻捉邻个。老舒原有底老个，阿可以捉得渠个？（丑）哙！就是做公人也要积点德，老舒虽穷，到底是簧门中人个②，舒大娘娘也是大门槛勿出个，摇脚额手捉渠到厅里去出乖露丑，阿要子孙昌顺个？（副）勿差，子孙是要昌顺个，你今日再捉勿到，三十头号，啰个替你吓？（丑）哙！苦你勿着，只说王馒头也逃走哉，你就替我介一限，也是朋友个情分。（副）个倒勿敢劳。走走，日头转西哉！官一出堂，就要带上去个。只因一着差，满盘多是空。（丑）哗！出来公人勿吃打，要个屁股种菜。（下）（生急上）（唱）

【缕缕金】身狼狈意彷徨，只因儿失去，返家乡。拚得亲投到，公堂之上。（白）自从中途失去孩儿，遍访不见。又在庙中守过几天，音信杳然，死生未卜。只得愤着一口气，回到刑厅，自行出首。我此去就明目张胆，骂贼而死，亦是大丈夫所为。急急行来，且喜将近府前了，不免走上前去。（唱）男儿血性自昂藏③，偷生敢承望，偷生敢承望。

（副内白）呔！老王，走一步呢！（生）呀，前面来的是王兄？（副扯丑上）走嘘！（生）王兄王兄！（丑见反低头急走介）走嘘！（副）哙！有人丑叫你。（丑）理渠做啥？我里是寻人要紧。（生扯丑介）王兄，卑人舒德溥在此。（副扯介）你就是舒德溥？来得正好，害个气块两夹棍六十头号哉。（丑）勿要理渠个，个人侬是痴个。（向生丢眼色介）个是斩头沥血个事体，勿要个荡秋打混。（推生）痴朋友，快点走！（生）王兄，卑人虽承释放，我想人不累人，何可累你追比？快快同到刑厅自首去。（副）走走！勿要说闲话，立等子下落，要解副使衙门个。（扯生走）（丑）慢点，还有说话商量来。（副）商量买北寺塔？阿是你打勿爽利来，走走！（丑）阿呀，坏哉坏哉！勿要道是凑口馒头，直头是死面块！那间竟要上一遭蒸笼哉。（副、丑、生下）

【新水令】（三旦、小生、小军引外上）（唱）蒙恩特拔按封疆，矢精忠勿辜圣望。秉公扶善类，执法抑豪强。愿得个物阜民康，好把个旧疮痍新培养。

（白）性矗惟存铁骨寒，萧然岂虑一囊悭。到来只饮民间水，归去还看户外山。下官胡世宁④，北直涿州人也。世叨科第，累任部郎，圣上鉴我菲才，特升为按察副使，分守江西全省。到任以来，幸得民安讼简。但藩府宁王自恃国戚，坏法虐民，且王府各官，尽皆凶残不法，下官暗暗采访。伺有举动，即当发其奸，以闻之官理，这也不在话下。前日麻长史发下一事，乃是他家家人首告舒德溥父子，发掘王陵，砍伐冢树，已转发该府速行提解。不想差人卖法，私放脱逃。且喜本犯昨日诣府自首，原差申解前来，下官正待升堂，从公听审，可怪那麻长史又着家人致嘱，必要将他

父子处死，家产籍没。下官想来，自有律法按治，何劳他又差人私嘱？其间必有隐情，下官自当虚心细鞫，庶不有屈平人。左右，吩咐开门，带盗陵一起人犯来！(丑带生、末上)(报门进介)(外)舒德溥！(生)生员有。(外)舒芬！(丑)未蒙之先，游学在外，未曾拘到。(外)胡说！这是要紧人犯，辄敢卖放，拿下去打！(丑)他父子一同游学在外，那舒德溥是小的缉获来的，如今他儿子也在小的身上缉获便了。(外)这等记打，限十日内拘到，如违处死。(丑)是哉！唬杀馒头皮几何亨子一爿丑。(下)(外)原首家人麻容！(末)有！(外)阶前伺候。(末下)(外)带舒德溥上来！你把发掘王陵之事从实招来！(生)爷爷听禀。念生员呵，(唱)

【步步娇】楚地多年为设帐，除夜家乡往。况平居称善良。(白)莫说到王陵上去，(唱)便左右邻家，也未曾轻向。(外白)你便说得这般干净。现有麻府家人作证，亲眼见你妻子在陵上发掘，自古罪坐家长，你如何赖得去？(生)爷爷，其中有个缘故，生员家道贫窘，妻子见我岁底不归，仍恐逗留他乡，无以度岁，故同了孩儿，挑下苦菜，拾取枯枝，胡乱烹煮充饥。不过在王陵傍隙地上，并不曾有犯寸土。若说发掘王陵，砍伐冢树，这都是长史挟仇诬害。(外)他与你有甚仇来？(生)生员有几间破屋，不合与他庄房基址相连。他要起造园亭，逼我馈献，因是祖父遗产，不忍轻弃，又辱骂了他家人几声，故尔捏此一端，希图害杀全家，仍将祖业霸占。爷爷吓！(唱)须明鉴狠如狼，这是欲加之罪何难枉。

(外白)我原想其间必有一段隐情在内。(唱)

【折桂令】怪奸人依附藩王，暴虐邻居，侵占民房。因此上假捏诡词，挟私妄奏，陷害驯良。(白)我如今待罪江右，为民公祖，必须度理原情，抑强扶善，使闾阎无冤苦之声，天地降融和之气，庶不负皇上知遇之恩也。(唱)俺今日奉天符按视江西，自应该公道昭彰。若一味泱涊周章⑤，兀的不下负吾民，上负吾皇。

(白)左右，将舒生员原带去收监，候本司申详定夺。(众应带生下)(末急上)住了住了，这是我家老爷首告的盗犯，缘何老爷竟不加刑，又不严究供招，原带入监中去了？(唱)

【江儿水】独与天潢抗，待开笼任远翔，多应受贿将奸人放。(外白)受贿是未必，那霸占民房是实。(末)这是舒德溥假捏一词，我家呵，(唱)画栋雕梁层霄障，料寒儒陋室谁思想？今日呵，不把供招呈上，只怕触怒天威，祸到临头悲怆。

(外)吓！(唱)

【雁儿落带得胜令】恁只靠主人威敢肆猖，可知道暗中神难欺诳？

只为着一抔泥起祸殃⑥，全不念一家人遭魔障。(末白)他一面之词，何足为信？(外)呀，(唱)虽则一面词何足信，则恁这一封书却也不可当。岂不闻盗祭器难加罪，旱难道采田蔬算盗赃？(白)你去上覆主人，大凡为人在世，须要——(唱)堂堂，没一事不可对人前讲。苍苍，举心儿将善恶详。

(末)老爷！

【侥侥令】他分明干国典，你左袒灭王章⑦。岂不是一片情私糊涂账？(扯外白)请老爷自去回覆王爷。(唱)早难道发冢开棺也任将。(外唱)

【收江南】呀，俺本是奉朝廷特简呵，须不是藩府内一陪堂。若不把是非曲直细分张，怎做得民之父母固金汤？(白)你自回去，本司呵，(唱)把情词达上，写情词奏王，可知道屈诛孝妇累年荒⑧？(末唱)

【园林好】你若不遵依立栽祸殃，直待马临崖方才勒缰。(白)你要上疏，只怕俺家爷的疏已先上了。(唱)笑你鸡卵故将石撞，晴不走雨淋将，晴不走雨淋将。(外)哇！(唱)

【沽美酒带太平令】俺老提刑法令彰，老提刑法令彰。你狐鼠辈敢恣猖狂，俺须是定罪从公分短长。(末白)你道是朝廷差来一员副使，有本事加罪于我么？(外)罪是赊的，打是现的。左右，揣下去重打三十。(末不伏)(众打介)(外唱)一任你藐公堂，一任你逞强梁。欲把那豺狼诛攘，先把你爪牙催丧，须知是董宣项强⑨。(白)你去对家主说，(唱)俺呵视功名如潦草霜，枯株败杨。呀，一任你众奸回冰山千丈⑩。

(白)吩咐掩门。(外、众下)(末)咳，这是那里说起！

【尾声】是非只为闲多讲，轻轻的对头狠撞，(白)他如今要上疏，吓，也罢，我回去回覆了老爷，管教他——(唱)立刻驱除烟瘴方。(下)

〔注〕 ①"也要"句：为苏州方言，意思是"这要看是什么事儿了"。朱暐等苏州派剧作家的作品中，一些小人物的说白常用吴语，以下不再一一注释。 ②黉(hóng)门：学校。 ③昂藏：慷慨豪迈。 ④胡世宁：字永清，号静庵，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曾官江西副使，上疏论宁王宸濠反状，被捕下狱，后免死罪戍远东。宁王败灭后他被起用，嘉靖间官至兵部尚书。 ⑤渰懨(tiǎn niǎn)：软弱。周章：迟疑不决。 ⑥一抔(póu)泥：即一抔土，一捧泥土。此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之典。 ⑦左袒：《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汉高祖死后诸吕擅权，吕后亡，周勃等谋诛诸吕扶汉室，号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后因称偏袒一方为"左袒"。 ⑧孝妇：指汉代东海孝妇某氏，事姑孝顺，姑自恨年老添累而自缢，其女报官言孝妇杀其母，孝妇遂被捕，屈打成招，判成死罪。

她被冤杀后该郡枯旱三年。事见刘向《说苑·贵德》篇及《汉书·于定国传》等，清代陈宝、王曦各有《东海记》传奇，皆演其事。　⑨董宣：汉陈留人，字少平。曾任洛阳令，光武帝姊湖阳公主的奴仆犯杀人罪，董宣设计将他捕杀。公主诉于光武帝，帝让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用两手撑地，终不低头，帝呼为"强项令"。见《后汉书·董宣传》。⑩奸回：奸恶邪僻，也指奸回邪僻之人。

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公堂是经常出现的场景。清官的明察善断，贪官的徇私枉法，平民百姓的含冤受屈，豪强恶棍的仗势欺人，以及受害者的昭雪，犯罪者的伏法，都在这一场景中进行。忠臣与权奸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善良与凶顽的冲突，聪明与愚昧的交锋，也都在这一场景中展开。因是常见场景，剧作者处理不好容易出现雷同，搬演者处理不好易使场面呆板。如何写好并演好公堂戏，常常是一剧成败优劣的关键。

《副审》是《翡翠园》剧中的一出公堂戏，却写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在古代戏曲的公堂戏中颇具特色。此出开始写王馒头因私放了恩人舒德溥而受到官府责罚，点明受审的对象还没有归案。从剧情进展来看，这离公堂审案相当遥远。不料作者笔锋一转，来个"生急上"，舒德溥自己来投案自首了，这就一下子推进了剧情，给观者一个惊奇。对于表现人物形象，这样安排符合舒德溥思想与性格的逻辑，他的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概和不畏权奸的书生傲性促使他采取自投罗网的果断行动。可是，当王馒头看见舒德溥时，却故意装做没有看见，装做互不相识，这是王馒头继续在掩护舒德溥，王馒头知恩报恩、淳朴幽默的思想性格也十分鲜明。当押解王馒头的公差看出真相，要带舒德溥去官府时，王馒头报恩的小伎俩像孩童游戏一样因露馅而完结。舒德溥与王馒头的巧遇情景，是公堂审案之前的一段插曲，作者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写得如此轻松、风趣并带有几分滑稽，为下面公堂上的严峻斗争作了欲张先弛的逆向铺垫。

接着，胡世宁出场了。他身为江西按察副使、朝廷命官，因职责受理麻府告发舒德溥"盗掘王陵，砍伐冢树"且畏罪潜逃一案，他的自白又道出他的秉公执法与清廉正直。这样的"亮相"使观者产生悬念，预感到下面的审案将是一场好戏。但是，胡世宁却没有立即审问舒德溥，而是先追究王馒头徇情私放犯人之罪，为剧情的进展又作曲折之笔。王馒头未明言私放犯人的理由，而以继续缉获舒芬为借口来行缓兵之计，胡世宁却不容情，下了"限十日内拘到，如违处死"的苛刻命令，使王馒头感到十分恐惧。这里，作者借此张扬了胡世宁的气势，渲染了按察副使衙门的威风，预示着下面审问舒德溥时将有更加严厉的举动。未审舒德溥，先责王馒头，这是为后面公堂上严峻斗争所作的顺向铺垫。

但是，当胡世宁审问舒德溥，舒德溥诉说了麻逢之因谋占房宅而进行莫须有的陷害时，胡世宁明白了其中委曲，对舒德溥未加任何责罚，吩咐把犯人

收监暂押。这和前面责罚王馒头的紧张气氛形成鲜明对照，使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弛而后张，张而后弛，作者的妙笔一直撩拨着观者的心弦。接着，真正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麻府家人麻容见胡世宁对舒德溥既不加刑、又不严究，急忙闯入公堂质问胡世宁，于是引发了胡世宁与麻府的直接冲突。麻容责备胡世宁受贿纵囚，胡世宁揭露麻府霸占民房；麻容以宁王威势对胡世宁施压，胡世宁以自己为朝廷秉公执法表明心迹；麻容以麻逢之向宁王上疏参劾胡世宁相威胁，胡世宁被激怒了，他决定现官现管，先惩治一下眼前这个奴奸的走狗，下令把麻容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至此，本出的戏剧冲突达到高峰，观者在感到畅快的同时忽然体会到作者构建剧情的匠心。前面胡世宁喝令责打王馒头而没有打，这里却打在麻容身上；前面胡世宁审问舒德溥而没有严审，这里却严审了麻容。观者如入山阴道中，峰回路转，扑朔迷离，曲终豁然开朗，令人回味。原来，此出标目为"副审"，并不单是按察司副使审问舒德溥，而主要是在审问舒德溥一事的全过程中，着重表现舒德溥、胡世宁等人所代表的正义一方与麻容、麻逢之乃至宁王所代表的邪恶的一方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样，此出虽为公堂戏，但同其他剧中的公堂戏相比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在结构上也更加宛转曲折，显示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最后，麻容受到痛责并不甘心，他再次表现了走狗挨打后向主子乞怜期求报复的丑态，他要让麻逢之借宁王之力将胡世宁贬官流放。这为剧情的发展又埋下伏笔，为观者留下新的悬念。（王永宽）

翡 翠 园

朱 雘

第十三出 盗 牌

（副上）上命差遣，盖不由己，自家宁府中一个差官便是。今有舒德溥盗掘王陵，王爷具本奏准，部文已到，奉旨处决。王爷特发令牌一道，着长史速往监中吊出舒德溥，限在今夜五更，绑去市曹枭首回话。此间已是麻府门首，有人么？（末上）侯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那个？（副）在下是王府差官。王爷发下令牌，着麻老爷速吊监犯舒德溥，今夜五更市曹斩首。快请老爷出来！（末）老爷今日河干饯客，不在府中，怎么好？（副）既不在家，你将令牌收好，快请老爷回府，不可误事。（末）晓得。（副）阎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各下）（贴上）巾帼须眉莫浪

猜，穿天入地一裙钗。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清风引出来。俺赵翠儿，与舒秀才虽系萍逢，谊同至戚。除夜神明预报，终须鼎甲荣登①。今日他负屈衔冤，思欲多方营救，自古解铃还是系铃人，不向长史处求救，却向何方？因此我直入重门，往见小姐，求他转劝长史，开放一条生路，免教身弃云阳②。此时天色将晚，不免走一遭也。(唱)

【醉花阴】且喜他生长幽闺性和洽，为诬陷舒生亲前谗诋③。今日里往他家，管侯门似海深遐，向闺帏大行步踏。那小姐呵，不比那昧良心意偏奢。(白)俺欲待不去，(唱)又锁不住心猿意马。(下)

【画眉序】(旦上)宁府要擒拿，把令牌到门下，那无辜舒子，此念无他。(白)奴家翡英，为舒生一事，几番劝解，爹爹执意不从。不想适才王府差官赍令牌到来，道今夜五更要爹爹在监中吊出舒秀才处斩。今爹爹尚在河干饯客，若一回来，此生决难保矣。(唱)询犯由不比常科，离监禁定当遵法。波喳，祸起天来大，怎辨得中多欺诈。

(贴上白)为人须为彻，图始必图终。小姐万福！(旦)翠娘，连日不来，正在这里想念，今日已是抵暮，甚风儿吹得来？(贴)来得早了，小姐房门未开哩！(旦)又来！(贴)俺翠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桩要紧事情，特来恩求小姐。(旦)你敢是为舒秀才之事么？(贴)便是。那舒秀才问成大辟④，监在狱中，无计挽回，特恳求小姐转求老爷宽释，感恩不浅。(旦)翠娘，你还不知道，今日王府有令牌到来，道今夜五更要我爹爹在监中取出舒秀才，绑去市曹处决，那生性命只在顷刻了嘘！(贴惊介)吓！今、今夜就要处决了？阿呀，小姐吓！你既知那生负屈，还是再求告老爷救他一命。(跪介)(旦)事在呼吸，奴家再也不便进言了。(贴)小姐真个不便进言？(旦)咳，大难大难！(贴)呀！(唱)

【喜迁莺】听语言风驰雷发，半空中起个根芽。即刻擒拿，可怜这穷酸措大⑤。(白)小姐，如今老爷何在？(旦)在河干饯客未回，若一回来，就将令牌传出去了。(贴背介)还好。(转介)小姐，老爷既未回来，我在此陪伴小姐一回如何？(旦)如此甚好，和你同进房去。(贴)小姐，把那舒家之事，(唱)再与你细细商量，勿漫夸，凭小姐复按捺。到时节钢刀一下，这冤苦，浪起平沙。(同下)

【画眉序】(净上)(外、小生院子照灯同上)(唱)酒醉在河沙，往常时念常发。那舒生所法，有个天差。(白)下官今日在河干饯客，不觉沉醉而归，不知家中可有甚么事情？(末上)禀老爷，方才王府差官发下令牌在此，今夜五更要老爷监中吊出舒秀才，市曹处决，教老爷切不可误事。专候老爷验明，好发该管衙门去。(净)我已醉了，不便行事，可将令牌放在书房桌上，我就在

书房中少睡片时，待我醒来将令牌发出便了。吩咐一个人不许在外行走，众人回避。(众应下)(净唱)把舒生罪名暗加，情已实不分真假。波嗏，祸起天来大，一霎时将他裁刮。(下)

【出队子】(贴上)谁管着飞天门闼，且趁此月光斜照便佳。(白)俺悄地打听，那长史酒醉归家，就在书房安寝，将王府令牌安放桌上，又吩咐不许一人在外行走。所以奴家悄悄前来，觑便行事。来此已是书房门首，呀！(唱)看灯火尚荧煌，映照着窗纱。(白)你看长史睡熟，令牌果在桌上，书房门半掩在此，不免挨身进去。(进取牌出介)且喜令牌已取在此，那路径平昔走惯，处处熟识，不免打从西首便门而出。(唱)从此去，舒生性命尽亏咱，到监中救出往天涯。(下)

【滴溜子】(丑上)替不得，替不得，登闻鼓挝⑥。盼不到，盼不到，金鸡衔赦⑦。落得心心牵挂。

(白)方才路上撞着子赵大娘，说翠娘为子舒秀才，亲到麻府求救，勿知阿有用。掉勿落，特地前来打听打听。(唱)耳听好消息，可能宽解。怕话不投机，做了一场话靶。(下)

【刮地风】(贴上)呀！趁着那酒醺人静插灯花，虚掩着门儿窥几上光华。牌儿在竟进取无轻舍，俺战兢兢遍体犹麻，令牌儿今到咱。(丑暗上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贴)呀！那边黑影之中有人来也，怎么处？(丑)哙！来个阿是翠娘？(贴)王哥，你为何也来了？(丑)闻知翠娘到府中求救，特来打听消息。(贴)你来得正好，有王府令牌在此，快快救取舒秀才去。(丑)这令牌从何而得？(贴)这令牌是王府发来，仰长史立提舒秀才枭首回话。(丑)阿呀，好险也！(贴)又是我赚得到手，你可急急到监，假传令旨，赚出舒秀才，乘夜放走，教他早办逃生之路。(唱)俺霎时间窃取堪夸，吩咐你持到监下。撇去那杻锁枷也，深感俺再生恩大。须详察，你同彼投路无差。(丑白)是便是，只是做子个样险事，我搭你出头勿得哉！(贴)便是。我只得同了舒大娘，也是一走。(丑)妙吓！我拿子令牌就到监里去救渠出来。翠娘，你也快点上船去罢！(贴)王哥，大娘呵，(唱)俺急赴停船下，挈彼同行，躲开了便无差。

(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下)

【鲍老催】(副、老同上)(唱)非关姻娅⑧，两人比至戚尤和洽，从容在此同闲暇。(副白)舒大娘，我里囡儿要救你丑舒相公，因此亲到麻府去见小姐转求老爷。此时半夜多哉，还勿见居来，像是小姐留住丑哉。个歇月亮叛子云里去哉，黑洞洞。哙，舒大娘，你在船里先瞒子罢，我在船梢上打个瞌铳⑨，等子我里囡儿居来，一同瞒罢。正是：漫江撒下针和线，从今吊出是非

来。(同老下)(外家将上)(唱)论斩草，要除根，免萌芽。奉公差遭难千罢。(白)自家麻府中一个心腹家将。只因老爷酒醉失去王府令牌，急急往监中打探，早已吊出舒秀才了。查出是赵翠儿做的手脚。老爷十分着恼，着我趁此深夜，急往东庄左近，找着了赵翠儿，一刀杀却，以免后患。咳，可惜！好一个女子，何忍将他下手？既奉吩咐，却也顾他不得了。悄地行来，前面黑洞洞，有只小船泊下。嗬！你这船儿，可是卖珠翠赵大姐在内！(副)正是。(外)我来买货。(副)吓，来哉！(外)吃我一刀！(杀介)(内喊介)(外)后患已除，急急回覆老爷便了。(唱)可怜红粉多娇姹，一旦成虚话。(下)(老惊上)

(白)好奇怪，待我看来。吓，赵大娘！呀，不好了，被人杀死了！兀的不唬死我也！

【四门子】(贴上唱)彼魂灵已在刀头下，荷俺替他，保头颅全骨骾。夜更深急走寻船下，相伴娘儿自有咱。则怕我萱堂也早把裳衣解。看那边月光映艖，火光映纱，锁不住俺心猿意马。

(白)母亲，孩儿回来了。(老)翠娘来了？不好了，你母亲被人杀死了！(贴)我母亲被人杀死？这是其么缘故？(老)我与令堂刚刚睡下，只听得岸上有人问道："可是卖珠翠的赵大娘在内？"你母亲应了一声，你母亲即跳上船梢，只听得你母亲喊了一声。老身疾忙看时，你母亲已被杀死。(贴)我晓得，毕竟是麻贼知道我救了舒相公，差人谋害，奴家不在，误将母亲杀死了。(老)翠娘吓！你——(唱)

【双声子】慈恩大，慈恩大，霎时里轻抛舍。家将下，家将下，将你母亲误剐。我欲超拔，担惊唬，一刻丝儿，放人刀下。

(贴哭介)阿呀，亲娘吓！这是孩儿害你了。(唱)

【水仙子】呀呀呀，哭坏了咱。呀呀呀，哭坏了咱。怎怎怎，怎禁得泪痕流心害怕。苦苦苦，苦的这心儿里泪似麻。痛痛痛，痛的俺肝肠似激刮。母母母，母葬江边死没了渣。俺俺俺，俺为舒生连累母死者。罢罢罢，儿女场中不孝咱。好好好，好往前途把尸骸安葬下。(白)我同大娘呵，(唱)去去去，去荒野处走天涯。

(老白)翠娘，你虽然救了我相公一命，只是累你母亲身死，我心何安？(贴)这说不得了。不是俺——(唱)

【煞尾】小小蛾眉心计大，凡百事要终始周匝。(白)大娘，坐定了，看我摇上几橹。(唱)但愿得出死入生跳出罗网下，也不枉受怕担惊捏着汗一把。(下)

〔注〕①鼎甲：明清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进士三名，即俗所谓状元、榜

眼、探花，是为鼎甲。 ②云阳：秦置县，治今陕西淳化西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战国末韩非使秦被留，死于云阳，汉桓宽《盐铁论·毁学》载李斯"车制于云阳之市"，后世戏曲小说多用作行刑之地的代称。 ③谝诨(xī xiá)：言语声。 ④大辟：死刑。《尚书·吕刑》："大辟疑赦，其罚千锾。"孔颖达疏："《释诂》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故谓死刑为大辟。" ⑤措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 ⑥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能够听取臣下谏议或知悉民间冤情，在朝堂外悬一鼓，准许人们击鼓上闻，称为"登闻鼓"。唐时长安、洛阳并置登闻鼓，明代则将登闻鼓置于通政院。 ⑦金鸡：古代颁布赦诏的仪式上所用的金首鸡形物。《新唐书·百官志三》："赦日，树金鸡于仗南，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维以绛绳。" ⑧姻娅(yà)：亲家和连襟。⑨瞌铳：同瞌眬，打瞌睡。

《翡翠园》传奇流传到后世，昆剧的保留剧目有《盗牌》，京剧有《翠娘盗令》，演出全本者极少。可见《盗牌》是全剧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情节。

此出一开始，写宁王府差官到麻逢之府中传达宁王旨令，让麻逢之到监牢中提取犯人舒德溥，限在当夜五更绑赴市曹斩首。适逢麻逢之在河边送客未归，麻府家人麻容把令牌接下收存。这道命令，一下子把舒德溥推到生死关头，也把观者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千钧一发，可谓万分危急。这时，翠娘出场了。她本来是打算到麻府向麻逢之的女儿翡英请求救舒德溥免除死罪的，还不知道令牌已到的新情况；及至见到翡英，得知令牌已下，舒德溥的生命只在顷刻之间了。她只有向翡英求告，请翡英去求告她的父亲。可是，翡英说她"再也不便进言了"。这样，作者把事态推向了危急的顶点，此时要达到解救舒德溥的目的，只有靠翠儿一个人了。以上描写，都是非常必要的背景铺垫和气氛渲染，铺垫渲染得越充分，人物的行为与作用越能显示其意义，人物的思想与性格越能闪射出光芒。

正像暴雨之前有片刻的平静一样，翠儿在寻觅营救舒氏父子的新办法之前忽然装作若无其事，她不再提舒家如何，只说要在此陪伴翡英。两个闺阁女子相伴叙话，这是生活中常见之事，翡英并未对翠儿存有戒心；而翠儿此刻面带春风，胸中十万火急，她要等待新的机会。果然，机会来了，但这机会却凶险异常。作者写麻逢之宴客归来，传过命令，就在书房和衣待旦，令牌就在他的身边桌上。这块令牌，系着舒德溥的性命，也系着观者的心。要救舒德溥，只有得到这令牌，而要得到令牌，无疑是猛虎口边拔毛！设置惊险环境，是叙事文学吸引读者的常用手法，评书、小说、戏曲无不如此。《水浒传》写武松打虎先渲染老虎如何猛恶，又写武松酒醉困乏，再写他的哨棒折断，这样就把又醉又累又徒手的武松推到又猛又恶又饥饿的老虎面前，结果，武松用拳脚打死了老虎，武松神勇异常的英雄形象就凸显得更为高大。环境愈是凶险，人物的行为、品德与思想愈是闪光。《翡翠园》中的这一出戏就是这样。麻逢之愈是防备森严，盗取令牌就愈困难，翠儿能完成盗令之举就愈显得非

同小可，她对于舒家的情谊就愈显得珍重，她的见义勇为的行动就愈显得崇高。翠儿心中自然明白，如果盗取令牌被发觉会有什么后果，但她为了救人什么都顾不得了。她终于得手了。剧本中这段文字叙写盗令动作，读起来尚觉平常，但当舞台上演出这一段时，灯光半明半暗，翠儿蹑手蹑脚，麻逢之似睡似醒，加上伴奏音乐一阵急一阵缓，观众紧张得屏声静息，挢舌难下，为翠儿捏着一把汗。好险！好险！

翠儿盗令成功，观者悬着的心稍觉松弛，但未放落实地。人们仍关心着剧中人物的命运，有了令牌，能否救得舒德溥？接下去，作者叙写盗令的余波。这余波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翠儿出了麻府，正遇上前来打探消息的王馒头，让他持此令牌到监牢里提取舒德溥一同逃走。这是剧情发展的必然，勿须多议。二是麻逢之发觉令牌被盗，查出是翠儿所为，派家将杀她除患。这段情节在《翡翠园》的有些抄本中另为"杀舟"一出，可见它也是全剧的重要情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府家将没有杀着翠儿，却误杀了翠儿的母亲。家将的失误是偶然性的，但翠儿因盗走令牌而遭麻府迫害却是必然性的。"杀舟"的情节作为"盗牌"情节的发展，继续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演进，不间断地调动着观者的情绪。前面看到盗牌历经凶险而成功，观者正为翠儿的义举而兴奋；这里又看到赵母的被杀，观者转而为翠儿的遭厄而叹惜。对于塑造翠儿这一人物形象来说，冒险的神奇、成功的喜悦、丧亲的悲痛接连加于一身，一次次锻造着人物的典型性格。在作者笔下，翠儿犹如浑金，愈熔炼愈显美质；犹如璞玉，愈磨砺愈见光泽。当翠儿哭罢母亲，摇起小船，载着舒大娘连夜远遁的时候，她已不是第四、五出中那个穿珠花的贫民姑娘了，也不是本出开始时来向翡英小姐求情的姑娘了。她在这个不平凡的夜晚办了大事情，受了大刺激，经了大磨难，性格与人品也随之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翡翠园》剧中女主角二人，翡英为主，翠儿为副；剧终二女同嫁舒芬，翡英为正，翠儿为侧。但依笔者之见，翠儿的才智人品皆高于翡英，翠儿在剧中的光彩也超过翡英。观《盗牌》一出，当信斯言。　　（王永宽）

竹　叶　舟　　毕　魏

第二十七折　归　　舟

【缕缕金】(生急跌上)桃花血，染吴钩。一灵逃窜也，急奔投。(跌复

起走介)颠蹶心慌乱,羊肠疾走。我石太尉,绑赴法场,亏我逃走得快,不曾受此一刀。走得气吼,那里躲一躲便好。这崎岖古道敢迟留?不堪再回首,不堪再回首。

(付领众赶上)法场上走了人了,快赶上去。(赶转下)(生暗上)骇死我也!骇死我也!且喜追我不上,不免再趱上去。

【前腔】逃诛戮,脱斧囚。残生得窜也,命应留。何处藏身好?祈天默佑。前面白茫茫一派大水。这滔天巨浪闪惊眸,茫茫白云藪,茫茫白云藪。

来此滩头,且喜芦苇甚密,不免钻进去。咦,好了,幸喜芦苇中有一只小船在此,不免跳上船去,撑在大洋,那怕他追兵到来。(上船)(作风浪声)(惊介)下得船来,好大风浪也。

【六么令】狂飚惊骤,趁逐洪波,轻放中流。且喜风浪略缓,不知行到那里了?咦,恰好舟中又有渔蓑箬笠在此,不免穿戴起来,扮做渔人模样,就是追兵到来,他那里还认得我是石太尉!(穿戴介)孤舟箬笠算沙鸥,凭追捕,怎搜求?(内作大风介)不好了!这风浪越发大了。波涛汹涌船惊覆。(内作涛涌)(翻船跌介)(徐醒介)不好了!(起作撞墙上介)呀,这一座高墙,乃是支法师将竹叶作舟,指引我的去路,我今依先原在此间。咳,不道这墙中有许多世界。且住!我方才乘棹的小舟,那里去了?(看地介)呀,原来是一片竹叶儿。好奇怪也!

【锁南枝】(小生挑柴上)依樵径,过岭头,斜阳渐入怎逗留?(生)呀,这是同来的樵夫。(小生)原来你还此候我么?望断你双眸,闷无聊闲拖逗。怎么上山去得如此良久?(小生)我原说趁此夕阳,担柴下来,与你再会,并不多时。将樵薪负,下碧邱。与你漫遨游,再穷究。

(生)咳,樵夫,自你别后,我恍然一梦,却生死穷通了不得。(小生)原来你做了甚么梦么?请道其详。(各坐地介)(生)樵夫去后,见一老僧,与他闲谈半晌,真个是言言觉路,句句慈航。以后教我站在竹叶儿上,忽尔老僧悠然不见。

【前腔】只见这墙为海,竹作舟,到龙宫海藏恣意游。(小生)怎么就到龙宫里去?(生)那龙王因我放他三太子,邀我入宫。把琥珀泛金瓯,将奇珍赠渔叟。那时寻归棹,入仕流。这繁华,世罕有。(小生)做了官了。(生)那时我门下有一人,名唤孙秀。托他觅一美人,名唤绿珠。真个姿容绝世,娇艳惊人。我将珠三斛,把姻事求。好名园贮之,期白首。

(小生)你好得意呵!(生)还有得意的呢。

【前腔】膺簪缨①,拥节旌②,功名三十封列侯。出将统貔貅,入相

金阶走。那时有一王恺,与我斗富,他却斗我不过。我便扬扬得意,他却怀恨在心,就想劫我绿珠,籍我家产。为夸生富,结死仇。到下场头,亏我走得溜。

(小生叹介)好了,渔人幻梦已破了。师父有请。

【前腔】(外)人天路,何处求,山河大地万火牛。(小生)师父,渔人幻梦已醒了。(外)来得好快。我在法堂入定,才是一刹那间,你却终身结果了。早是下场头,件件都消受。(小生)舟中一去,好不快心。(外)你痴想人间富贵,如今可勾你了。(生)富贵忒嫌过头了些。只是下场头乞丐也不如,犬马也不若,忒怕人些。(外)我原说功名富贵不是好迷恋的,如今见画壁因由,可以唤醒世人痴梦。千钟禄,万户侯。难免你下梢时,多儳馋③。

你如今利名还肯断否?(生)只为一时痴想,直弄到死别生离,餐刀饮血,尽诸恶趣,还说甚么利名!(外)你待怎么?(生)愿随师父。(小生)好也。渔人得渡了。我这担山柴,做不得劫火烧空之用,竟挑到香积厨中去也。(下)(外)随我到法堂中来。(行介)

【掉角儿序】铁蒲团猛省因由,碧琉璃早寻根究。坠轮回万劫悬殊,到清凉三空④不谬。扫罡风,除孽火,望雷音⑤,崇甘露⑥,遥闻狮吼。(生合)灵山现眸,慈航现舟。早准备醍醐灌顶,热消凉透。(下)

〔注〕 ①膺簪绂:指接受官职。膺,受。簪,达官贵人连冠于发的饰物。绂(fú),系印的丝带。 ②节旆(liú):节,古代使者所持的符节。旆,古代旌旗的下垂饰物。③儳馋(chán zhòu):烦恼。 ④三空:人世间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皆空。 ⑤雷音:如来五种声之一。《维摩诘所说经》上:"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⑥甘露:阿弥陀佛别号甘露王,弥陀化身说法,降甘露之雨。

元人范康有杂剧《竹叶舟》,系根据唐代薛昭蕴《幻影集》和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陈季卿悟道故事敷衍而成,演为吕洞宾以竹叶作舟度陈季卿入道故事。毕魏的传奇《竹叶舟》与范剧意旨相同,故事相异。剧写沃州山道林支大禅师在法堂建高墙一座,上画汹涌的波涛。渔夫石崇和樵夫王质同观,心慕富贵。禅师乃取竹叶化舟,石崇乘舟得遇龙王,获取珍宝,并得到了功名富贵,后遭杀身之祸,乘舟逃命,船翻惊醒,高墙、竹叶如故。于是醒悟而随禅师出家。这出《归舟》即写石崇乘舟逃命及惊醒而悟的故事。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众生因有贪欲而"造业",而"造业"又决定了未来的果报。通过修持,可以灭尽贪欲,得到解脱。而修持的方式各派不尽相同,或学习、静思,或称号念佛,或禅定明性,有渐悟,有顿悟。佛教反贪欲的思想根

源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个人私欲的膨胀。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的人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只能借助于宗教。但这种反贪欲的思想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批判意义。石崇是东晋时的名人，建有金谷园，富可敌国，生活极为奢华，后孙秀索其侍姬绿珠不成，借事杀之。《竹叶舟》一剧把石崇真实的一生设于幻梦，让其贪欲化为泡影。这折《归舟》，让石崇梦醒之后历数梦中经历，实际上是对全剧的概括。石崇乘舟到了龙宫海底，不仅得到了奇珍异宝，而且做了高官，"膺簪绂，拥节旌，功名三十封列侯。出将统貔貅，入相金阶走"。他还用珍珠三斛，求得了美女绿珠。真可谓财富、功名、美色俱全。但却因与王恺斗富，"他却怀恨在心，就想劫我绿珠，籍我家产"，最后落得一切尽失，并遭杀身之祸，石崇的梦中经历正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无尽的贪欲，生活上纸醉金迷，荒淫糜烂，政治上勾心斗角，追逐权力。而石崇的可悲下场则表现了作者对上述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和对功名富贵的蔑视。石崇最后醒悟出家又表现了找不到正确的人生出路的虚无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但当遭受挫折之际，又往往以鄙视功名富贵、转向佛道的出世来寻求精神慰藉，儒、释、道也就这样得到了奇妙的转化和结合。佛道的出世思想有其消极虚无的一面，但也有对丑恶现实的厌弃否定意义。《竹叶舟》传奇固然表现了佛教的出世思想，但对它也应作如是两面观。

这出戏的构思十分巧妙。正如剧名所示，全剧以竹叶舟作为构思的关纽。此剧开头写石崇在画有波涛的高墙前心慕富贵，法师以竹叶化舟，让其历尽荣辱变幻。这出《归舟》则写石崇遭祸逃命，仍乘舟行于波涛之中，浪打船翻，撞在墙上，"呀，这一座高墙，乃是支法师将竹叶作舟，指引我的去路，我今依先原在此间。咳，不道这墙中有许多世界。且住！我方才乘桴的小舟，那里去了？（看地介）呀，原来是一片竹叶儿。好奇怪也！"这种描写不但前后照应，而且以波涛象征凶险的人生，以竹叶舟象征佛教对世人的度脱，也十分生动恰切。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故称"慈航"。此出中的高墙画作波涛、竹叶小舟穿行涛中、翻船撞墙最后醒悟，也体现了佛教"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思想。

这出戏的唱词通俗自然，疏宕灵活，接近口语，不像有些剧本的唱词过于典雅藻丽，有词化倾向。一支曲子不是一唱到底，而是曲中插入大量宾白，曲白转换交接自然，融为一体，表现了清代传奇宾白增多的特点。这既可以弥补传奇唱词典雅难懂的不足，又可以丰富表现力，调节舞台气氛。苏州派作家多是民间下层文人，主要为戏班写作，熟悉戏曲演出，所以他们的剧本能联系舞台实际，适合演出。毕魏作为苏州派的一员，其作品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许金榜）

天　马　媒

刘　方

第六出　鸣　　筝

【七娘子】(旦上)好风忽向青蘋起，问年华烟波船里。弱体如篷，浮家似梗，那堪亲老姻还未。

〔忆秦娥〕秋寂寂，碧纱窗外人横笛。人横笛，天津桥上①，旧曾听得。　尘埋玉脸无人识，天空万籁声初息。声初息，月明江上，数峰凝碧。奴家裴玉娥，乃裴员外之女，粗知文墨，颇善弹筝。泛宅浮家，虽有看不尽的景致；孤身只影，竟无称得意的姻盟。芦叶汀舟，怕听哕呀孤雁；蓼花溪畔，愁闻凄楚啼鹃。呀，今夜月白风清，水天一色，不免取筝一弹，少展闷怀。(整筝介)

【接云鹤】(生上)秋光秋气入罗帏，秋声秋思催乡泪。

小生黄损，对此佳景，未能假寐，不免推起篷窗，望月一回，有何不可。

【步步娇】(旦弹筝介)篷窗寂寂鳞云细，梦断秋风里。炉香袅篆微②，轻理朱弦，慢调促柱。郑素善于斯，今朝有我方成二。

【醉扶归】(生惊介)听新声宛转添憔悴，谁道江州司马泪偏垂。(生张介)呀，好一个女子也。柔荑纤手翠蛾眉，罗衫恰称娇身体。云鬟半鞔似含思，莫非天上来环珮？

【皂罗袍】(旦)说甚秦家声伎，但流鱼惊跃，更有谁知？松将金钏减香肌，褪来罗带腰围细。风姨月姊③，倘能鉴知。江妃湘女④，或能护持。镇朝昏篷底长吁气。

夜已深了，奴家睡也。正是：夜夜月明愁万种，年年曲罢拜三星⑤。(抱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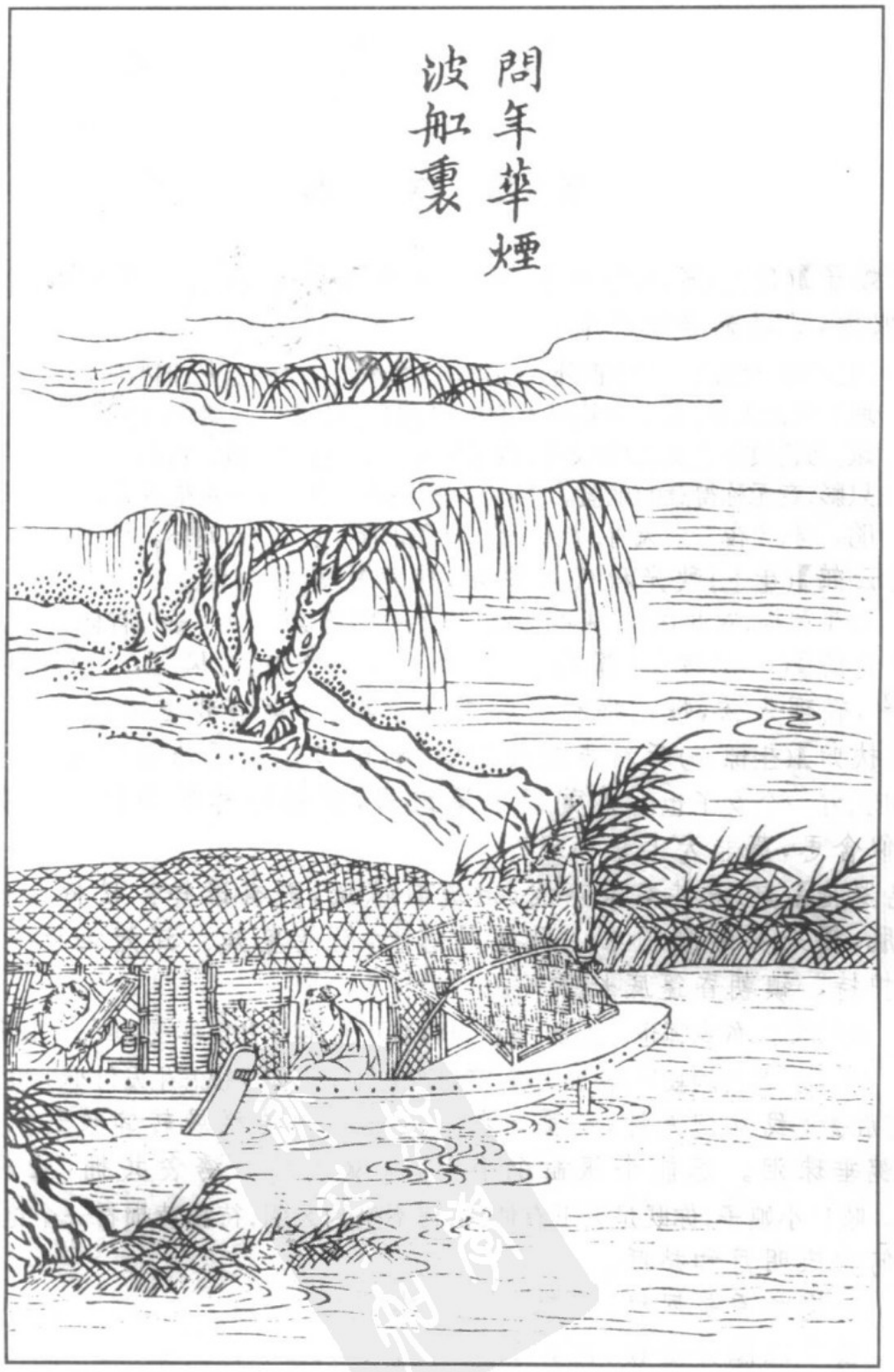
(生)呀，兰膏闲寂⑥，银烛阑珊，竟自进去睡了。你今夜怎生发付小生也。

【前腔】教我徘徊无计，一霎时教我心迷。他倚栏展转卸妆迟，临流抚腕垂珠泪。怎能个银缸斜背⑦，双双入帏。绣衾共拥，轻轻抱伊。咳！小娘子，你既是天下有情人，何不坐到天明，待我黄损看一个饱，却缘何空床明月和愁睡。

一霎相看是夙缘，帘笼恍惚遇神仙⑧。

云中隐隐开金锁，何异麻姑小洞天⑨。

(生作长叹下介)


問年華煙
波舡裏

〔注〕 ①天津桥：古浮桥，故址在洛阳，隋时所建，唐宋时屡次改建加固，金以后废圮。唐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春感》诗："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 ②袅篆：指浮动于室中形如篆字的香烟。 ③风姨月姊：风女神、月女神。风姨，通称封姨。月姊，即嫦娥。 ④江妃湘女：江妃，传说中的神女，《列仙传》："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湘女，即湘水女神，或称湘妃、湘君，即传为尧二女、舜妃的娥皇、女英。 ⑤三星：原出《诗经·唐风·绸缪》"三星在天"，此另指福、禄、寿三星。 ⑥兰膏：用泽兰子炼制的油膏，用于点灯。《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容备兮。" ⑦银缸：同银钉，银灯。 ⑧帘笼：亦作帘栊，窗帘和窗牖，泛指门窗之帘幕。 ⑨麻姑：传说中的仙女，指爪甚长，曾数历沧海桑田。

清初传奇《天马媒》之本事见于《北窗志异》、《情史》和《醒世恒言》。作者《自题》说："客岁春日，先生挈公远及余放舟虎溪，偶翻《情史》，见《玉马坠》一则，甚异之，属余为传奇。"王元寿《玉马坠》、路术淳《玉马珮》亦为同一题材。此剧写秀才黄损有家传玉马坠一枚赠与一道士。黄与妓女薛琼琼暗约婚姻，又在赴襄阳为节度使张谊之记室的船上，与船女裴玉娥一见钟情。后因船翻，玉娥沉江，适薛母乘舟返蜀，在江中救起玉娥。时薛琼琼因拒应宰相吕用之之召而被献入宫中，黄损考中状元，就琼琼事弹劾吕用之，皇帝诏以琼琼配黄。吕用之又抢走玉娥，玉马坠忽化白马长嘶，道人谓玉娥乃天马星投胎，要害死数人，可将此女赠与仇家。吕乃赠玉娥于黄，二女皆嫁黄损。这出《鸣筝》，写的是黄损与裴玉娥一见钟情的情景。

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戏剧采用分幕的形式，用焦点透视的方法，把众多的人物和矛盾线索集中交织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和短暂的时间内，构成一幕，即一个板块，然后由若干幕（即若干板块）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它强调集中和制造高潮。中国戏曲则把西方戏剧中的几个板块打碎成众多的点，一个点就是一出或一场。这一出或一场一般只写一个事件或场面，而且这事件和场面又大多不追求情节的复杂紧张，不重在以情节高潮引人，而是重在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写和思想性格的描绘。因此中国戏曲细腻优美，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深邃的意境，给人以诗情画意之美。这出《鸣筝》就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一特点。

这出戏主要写裴玉娥月夜弹筝，黄损一见钟情，二人并未交谈一言半语。如果按照西方戏剧的观点，它没有任何戏剧性，几乎无甚可写。但作品却重在写人物心态，写出了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裴玉娥"粗知文墨，颇善弹筝"，可谓多才多艺。她"柔荑纤手翠蛾眉，罗衫恰称娇身体。云鬟半亸似含思，莫非天上来环珮"，可谓美貌多情。但身为船家之女，终年漂泊船上，"弱体如篷，浮家似梗"，"尘埋玉脸无人识"，接触不到青年男子。加之双亲年老，婚姻未就，不能不为自己的婚事担忧。而她在船上"孤身只影"，面对的是芦叶汀舟，孤雁啼鹃，更添愁闷万种，因而只能月夜弹筝消愁，"拜三星"祈祷，

求风姨月姊鉴知,江妃湘女护持。但"年年"如此,却依然如故,只能长吁短叹,至夜深抱愁而眠。通过这些描写,一个封建社会的青年女子渴望爱情不得、孤凄愁苦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世界便被细致形象地展示出来,内心有追求而行动上又无力反抗的柔弱性格也被充分表现出来。黄损在萧瑟的秋夜,远离家乡,孤独寂寞,"秋声秋思催乡泪",不禁产生了思乡之情,因而夜不能寐,推窗望月。恰逢玉娥弹筝,那凄凉的筝声使黄损产生了共鸣,正如白居易听琵琶女弹琵琶一样,"江州司马泪偏垂"。作品对黄损内心感情的描写,奠定了他对玉娥一见钟情的基础。接着又写黄损看见了玉娥美丽的外貌,"一霎时教我心迷",并幻想"怎能个银缸斜背,双双入帏。绣衾共拥,轻轻抱伊"。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太严肃庄重;但这却正表现了那个时代一个书生风流多情又有点轻浮的性格。

在西方戏剧中,一般通过人物之口描写景物和人物外貌情态。但中国戏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说唱文学的深刻影响,因而带有叙述体的痕迹,作者常借人物之口描写景物和人物外貌情态,这就使戏曲借鉴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技巧,充满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和对人物外貌情态的生动描绘。在这出戏中,不但在唱词中如"篷窗寂寂鳞云细,梦断秋风里。炉香袅篆微",有生动的景物描写;即使在宾白中,如"芦叶汀舟,怕听咿呀孤雁;蓼花溪畔,愁闻凄楚啼鹃。呀,今夜月白风清,水天一色,不免取筝一弹,少展闷怀",也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至于这出戏中所插入的〔忆秦娥〕词更是情景交融,意境深邃。这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重意境的特征。【醉扶归】和【前腔】由黄损的唱词描写玉娥的外貌情态,不但在手法上为中国戏曲所独有,而且写得既形象又传神,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无限的美感。

这出戏的语言有隽秀优美之致,而无绮靡浮艳之病,传情写意也真挚自然。故周裕度《天马媒题词》谓"万斛词源,从实地实情写出",止园居士《题天马媒》谓"构造自然,畅俊可咏",张积禅《天马媒引语》谓"率有天然韵致",都道出了这出戏的特点。 (许金榜)

喜联登

薛 旦

第三十三出 乔妆返室

【梨花儿】(净)财旺生官古语留,援例蒙恩选远州。山西县治此为

头，嗓，红同主簿金银有①。

(笑介)费尽千金选美官，忝为县佐势轰然。荣身冠带心何乐，未许傍人侧目看。我赵昂，承岳翁王员外助银，援例揿选山西红同县主簿，即欲临任。今日众亲友作贺，大排筵席，用俳优以侑觞，何等气概！不免请岳父母并三叔翁同一门至亲，共成家宴，有何不可。岳母有请。(末、小生、占、旦、丑上介)

【菊花新】(众)从来爵禄固堪求，但求钱神事可谋。荣显即成休，何必务科名内走。(见介)

(末)我儿，恭喜冠带荣身，愈显堂堂一貌，真像个缙绅中人物。(净)感谢岳翁岳母，成就前程，皆出恩赐，没齿敢忘！(末)贤婿，我这些家私，俱是你的。(净)筵席已周，又无外客，可以即席。(小生)恐有贺客前来，再缓一时。(净)领命。(生素服旧巾上)

【前腔】(生)依然微服返林丘，试探行藏逐与留。笑里隐吴钩②，料彼也焉能识透。(进见欲避介)

(小生)呀，原来是廷秀官人，何一身褴褛如此？他趑趄不前，莫非含羞否？待我迎他进来。(见介)侄婿先生，数年不见，原何落魄如此？快请进去，兄嫂俱在堂中。(生)晚生正欲造府，见堂上喧哗，故回避尔。(小生)请进，不妨。(生进见末、占介)(生)赵姨丈见礼了。(净作色介)谁是你姨丈！好羞人得紧。(生)呀，差了。俗语云：皇帝也有草鞋亲。我虽贫窘，终不然把穷气就过与你了？(占)我儿，不须与他计较。女孩儿，快取套衣服与他换了，同赴宴罢。(旦下取衣介)(生换衣介)(末作怒视叹气介)(占)我儿，你的前程如何？数年流落，音信不通，一身狼狈如此，你将始末具陈我听。(丑作手势介)数年做此生意。(小生)不要多讲。(生)岳母、叔翁听禀。

【好事近】(生)命蹇枉图谋，无知群小为仇。乔妆设骗，金资罄失无留。含凄可忧，待相求青眼何能彀③。苦资身之计无些，已从人习学俳优。

【前腔】(小生)休生欺望哄吾俦，无端虚捏情由。卑污下贱，岂为儒者之流。(末)不思自羞，有何颜不揣来庭右。这行藏引惹人憎，穷骨头孰可为寿。

【前腔】(占)尽言呵叱没来由，前情此际须丢。穷通有命，何须任尔啾啾。(生)你恃富甲一州，守钱虏何处夸铜臭。我凌霄志非尔能知，际风云高出人头。

【前腔】(旦)自相贬抑谁怨就，令人鄙贱成仇。学成文武，把士风扫

地无谋，还宜省修。(占)这功名若有终须有，趁青春尚可营为，到中年万事皆休。

(小生)侄婿，适间汝言能演戏，今试自为之，何如？(生)这诚不难。(向内冠带上介)叔翁，我今冠带可相像么？(小生)俨然一个士夫。(杂)府上来相谒，忙将拜帖投。里面有人么？府主老爷同四府老爷来拜邵爷的。(众惊介)府主来拜那个邵爷？(净)莫非来拜我的？着人看来。(副净出问介)本府老爷莫非来拜三尹赵五爷么？(杂)好嘴脸三尹，老爷来拜他！拜新科进士、扬州府四府邵老爷的，快通报！(副)少待。(进介)员外，他来拜新科进士、扬州四府邵老爷的。(众)我家并无邵爷，去回覆他。(副出回介)(杂)邵爷昨日来拜老爷，说是你家至亲，寓居于此，怎么说没有？(副进再言介)(生)这等待我去回话他。(小生)侄婿又来痴了。太爷可不当耍，你穿这般服饰，怎么见他？(生)不妨，我去回话。(净)王义，你去看他怎么行径来。(副暗看介)(外扮府主、老扮四府)(杂随相见介)

【少年游】(外、老)官居郡守，五马声名旧④，屏翰一方推首⑤。(生作迎行礼介)(副进报介)(众惊介)

(净)这样果中进士，不好了。

【古轮台】(净)暗中筹，当初是我没来由，将伊间阻成僝僽⑥。他功名已就，微服来投，旧憾断然穷究。及躬自惴，难逃凶咎。倘然做出下场头，怎生分剖。早知机速自为谋。保身明哲，高飞远举，不宜迤逗。素志妄贪求，今罢手，不宜相伴虎狼游。

岳翁岳母，今日就携妻子一齐赴任去也。(众同下介)(生迎外、老介)(生)承蒙老大人光顾，不胜仰荷。(外、老)幸蒙先施，拜迟了。(生)孙大人，朱年兄，适值舍亲有现成小酌，聊为叙情，望乞勿辞。(外)领命。只是取扰不当。(生)有俳优侑酒，令彼承应，使得么？(外)更妙得紧。(生送酒介)(旦、占侑酒)

【前腔】(生)君侯，轩车过我暂淹留。且维驹投辖⑦，表情浓厚。(旦、占叩首介)殷勤奉酒，罗列珍馐，不类烹葵剪韭⑧。(外、老)促席谈心，幸遇忘年良友，主宾交错进觥筹。(旦、占)双飞舞袖，鸣金戛玉纵歌喉。演文娱乐，移宫换羽，座中相□，尽日漫优游。成欢遘，直待花稍月上醉方休。

(外、老)□□□□，学生力不胜酒，告辞了。(生)还要尽欢罄量而去。送酒上来。(旦、占)

【尾声】(众)酒逢知己何辞斗，一任钟声出梵楼，掞学瑯琊醉太守⑨。

(老、外)邵年兄几时赴任?(生)明日就行。家父当年有一冤狱不明,虽蒙超豁,未究其所从来,相烦老大人与年兄严究其人,以泄夙愤,望乞勿辞。(外、老⑩)当得效劳,不必分付,但求情款⑪。(生)即当具送。

恨当日将无作有,到如今弄假成真。
恩共仇官私难掩,报与复轻重自分。

〔注〕 ①主簿:官员,此为县主簿。明代于编户二十里以上的县置主簿,正九品,与县丞同为知县的佐官,分掌本县粮马、巡捕之事。 ②"笑里"句:谓笑里藏刀。吴钩,一种似剑而头弯如钩的兵器,春秋末初产于吴国,故名。后世多代指宝剑宝刀。 ③青眼:指看重别人的眼神。《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彀(gòu):够。 ④五马:汉时太守乘车用五马驾辕,后世因以"五马"代指太守,宋以后知府相当于前代之太守,故亦指知府。 ⑤屏翰:比喻国家重臣。典出《诗经·大雅·板》:"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屏,屏障。翰,主干。 ⑥儳懘(chán zhòu):憔悴。⑦投辖:《汉书·陈遵传》:"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闭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后因以"投辖"指热情留客。辖,车辆两端的键。 ⑧烹葵剪韭:指简单的蔬食。 ⑨琊琊醉太守:指宋欧阳修,他知滁州时曾作《醉翁亭记》。琊琊,山名,在今安徽滁州西南,《醉翁亭记》起首云:"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琊琊也。" ⑩老:原本下有"云"字,删。 ⑪情款:真实情况。

《喜联登》又名《八义双杯记》,本《醒世恒言》中《张廷秀逃生救父》加以敷衍。剧写张权有二子,曰廷秀、文秀。时遇灾年,张权一家难以为生,蒙王宪收留作雕刻匠作,廷秀并被王宪招为次婿。王宪长婿赵昂乘王宪去淮安之际,买贼扳赃,诬张权为窝主。张权被捕入狱,其妻被卖与商人褚元。褚见苦状,不忍带走张妻,张权乃送文秀为褚元之子。赵昂又诬廷秀嫖赌和盗卖玉杯,致使廷秀被王宪逐出。廷秀之岳母赠以玉杯,其妻赠以银两,不幸银又被骗。幸遇邵承恩怜才收养之。后经御史高鉴复审,张权冤情得白。廷秀、文秀赴考得中,全家喜得团圆。

这出《乔妆返室》写廷秀高中之后,假装落魄返回王家的情景,抨击了吏制的腐败,反映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赵昂本是个不学无术、奸诈阴险的小人,却靠其岳父出钱买了个红同(洪洞)县主簿。剧中言"援例蒙恩",说明出钱买官已成了公开合法的惯例,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剧中所谓"财旺生官古语留","从来爵禄固堪求,但求钱神事可谋",更指出卖官鬻爵乃是整个封建社会都具有的丑恶现象,这就更深刻地抨击了吏制的腐败。在这出戏中,不学无术的赵昂靠金钱买了个官做,亲友都来祝贺,大排宴席,其岳父(末扮)并恭维说:"我儿,恭喜冠带荣身,愈显堂堂一貌,真像个缙绅中人物。"甚至

说:"贤婿,我这些家私,俱是你的。"而当廷秀微服来拜见姨丈(妻的姐夫或妹夫)赵昂(净扮)时,赵作色道:"谁是你姨丈!好羞人得紧。"岳父王宪(末扮)初是"怒视叹气",后是呵叱辱骂:"不思自羞,有何颜不揣来庭右。这行藏引惹人憎,穷骨头孰可为寿。"叔翁(小生扮)骂其"卑污下贱,岂为儒者之流",并要其在席间作俳优演戏。但当得知廷秀高中做官之后,众皆大惊,赵昂匆匆逃走,廷秀的岳母(占扮)和妻子(旦扮)俯地叩首,并作俳优歌舞侑酒。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由此可窥一斑。

这出戏围绕对待功名富贵和廷秀的态度,写出了众多人物的不同思想性格。赵昂靠金钱买官,不但不知羞耻,反而大排宴席,不可一世。廷秀微服进见,他拒不相认,并加以羞辱。当得知廷秀高中之后,他自知诬陷廷秀难逃罪责,匆匆携家而去。这真是一个无耻可笑的小人。廷秀的岳父王宪虽为赵昂出钱买官,殷勤恭维,对微服的廷秀呵叱辱骂,但主要是受了赵昂的蒙蔽欺骗,从他开始收留张权一家的态度来看,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廷秀的叔翁初见廷秀的落魄之状时,尚有同情之心,故请廷秀进门。但当廷秀讲述经历之后,他却认为廷秀是"无端虚捏情由",非儒者所为,并让廷秀作俳优演戏。可见他是一个不厌弃贫穷但却鄙视说谎欺骗的儒者之流。廷秀的妻子面对"落魄"的丈夫,拿来衣服为他换上,并劝丈夫不要怨天尤人,都怪自己不争气,"还宜省修"。可见对丈夫有关心,也有劝慰和激励。廷秀的岳母并不计较女婿的"落魄",让女婿换了衣服赴宴,并关心地询问女婿的经历。面对别人对女婿的呵叱,她说:"尽言呵叱没来由,前情此际须丢。穷通有命,何须任尔啾啾。"并安慰鼓励女婿:"这功名若有终须有,趁青春尚可营为,到中年万事皆休。"可见这是一个善良慈爱、通情达理的贤母。至于廷秀,始而乔妆落魄,谦恭中有自信,有骨气,外卑而内傲,后则扬眉吐气,让岳母、妻子作俳优侑酒,是自我傲气的表现,也是对世俗小人的示威。由此可见,作品对众多人物不同性格的把握是十分细致深入的。

这出戏用误会和对比的方法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性。误会的前提观众已知真相,而剧中人却不知道。在这出戏之前,观众已知廷秀高中,但赵昂等人却不知道。由此便产生了廷秀微服到来时赵昂等人的不可一世,呵叱辱骂,甚至让廷秀作俳优演戏,而越如此便越令人感到可笑。当府主来拜时,赵昂却误以为"莫非来拜我的",当廷秀要去见府主时,叔翁却以为"侄婿又来痴了"。也都令人忍俊不禁。剧中除了以赵昂的前倨后恭构成鲜明的对比外,廷秀的前卑后亢,开始要廷秀作俳优和最后由其妻和岳母作俳优,也构成鲜明的对比,并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许金榜)

琥珀匙

叶时章

第五出　山　盟

(二旦上)

【泣颜回】昨记坠钗稍，唯向花前寰绕。芳心初动，奈印泥痕露冷江潮。(旦白)妹子，雀钗失去，一时再想不起。(占)昨日折取海棠，莫非被花枝抓留在彼？(旦)若是花枝抓留，此是定没人知，快去寻取。(唱)忙行探取，愿司花蜂使沿花绕。探花人未许轻瞧，则除是东皇泄漏消耗①。

(占)姐姐，待我扶你上去看来。(旦)呀，妹子，钗到没有，花枝上吊着一幅锦笺。(占)谁人所系？拿下来看。(旦)且慢，待我再向草丛细看一回。(生乘马)(丑随上)

【前腔】绿柔红碎乱风涛，满目春光一扫。我萦思花底，觉魂化心飞身小。(丑白)相公，今日上山烧香，辛苦哉！请到书房里吃点心。(生)你自去，我还要闲玩片时。(丑应下)(生)昨系词笺，不知那人曾窥否？待我看来。(唱)且从容探取，须做拖腔，莫把好帐轻勾了。(旦念词介)隔墙声送，谁倩新腔怜客梦？愁夹巫山②，枉诉衷肠闺阁间。　　雀钗留系，一段姻缘天遣契。返璧娇娥③，重院期将玉貌过。——右调〔减字木兰花〕，姑苏胥先吹题寄。元来是一首新词。此钗那人拾了。(占)既有下落，可对母亲说知，与他取讨便了。(旦)词中之意，明肯见还。待我也做一词，仍系花稍，使他知是我家之物，自必送上门来。(占)有理。(并下)(生)山内明明念着小生词句，(听介)一霎时缘何并不做声？待我高叫几声：小姐，拾钗人在此。小姐，作词人在此呀！(唱)教我枉殷勤狼唤低呼，吓，我晓得了，都应是闹花声山高听杳。

(白)我有道理：不免绕山高唱前词，他必来问我。(作念前词下)(旦上)新词未是相思句，只恐相思反续成。词上明明写着姑苏胥先吹。看他词句风流，但不知人物何如？喜得步成前韵，也将此笺系向花稍，自有分晓。(坐内念介)听山外高唱前词，必是那生在彼，待我上山看来。(看介)呀！果然好个风流人物也。

【千秋岁】逗心苗，他故意山前绕，向花前卖俏相挑。(生暗上)(白)

咦！山上是寻钗女郎。我且擎钗在手，只做不知谁家女子所遗，刚落在小生之手。好香也！(旦)那生手中明晃晃钗是我的。(唱)见他只手擎将，只手擎将，只见低回首时时堆笑。(生)真个依稀香气鬓云边，小生的痴魂直欲飞到他身伴也。(旦)待欲出声与他取讨，教我如何启齿？(嗽介)(生)小娘子，莫非是寻钗的么？(旦)敢是胥……(生)小生正是胥先吹。(旦)蒙赐花笺，已云心铭。(生)聊托花神寄信，殊不成言。(旦)君既志诚，物今有主，何不见还？(生)钗便有一只，只怕不是小姐的。(旦)怎么不是我的？(生)要说得明白，即当奉上。(旦唱)则为花魂笑，随风召，不提防花兜早。(生白)一些不差，果然遗在花稍。只是小姐如何谢我？(旦)却有花笺一纸，薄酬尊句。秀才家，(唱)一字千金宝，只这单词绝句，聊做酬劳。(抛笺下介)

(生)是酬小生的。呀，也是一幅花笺。(看介)情将词送，不管闺中添旧梦。怅望重山，独倚栏杆肠断间。　　探花漫系，感激相寻应远契。叩问嫦娥，怕卷湘帘紫燕过。——西湖桃佛奴酬韵。妙！果然写作皆精，李易安、卫夫人不足多矣④。小姐！(揖介)

【前腔】谢酬劳，半幅梨花雪，一字字香透心脑。小生呵，梦入罗浮⑤，梦入罗浮，旧刘郎天台重到⑥。(白)还他钗子便了。咦，且慢！还要计较。小姐，钗却在此，只是山高得紧，如何呈上？(旦)那边石墙下有一隙洞，可容只手，郎君从此便能递进。(生看介)隙洞虽有，这里荆棘刺人，近不得。除非小姐伸手出来，方可接取。(旦伸介)(生)钗在此。(旦伸出手)(生扯住不放介)这是怎么说，还不放了！(生)小姐，小生欲傍娇姿，若望天颜。今得亲为把臂，如捧琼瑶，安敢释手？(丑喊介)相公，吃点心！相公，吃点心！(生放介)狗才，谁要吃点心！大惊小怪！(丑)相公，那间到像黄头隔笼扯脚斗。(生)还不走！(丑下)小姐，拿了钗去。小姐，小姐！一天好事，可恨狗才打断，如今怎么处？我有道理，待我把这隙洞，大大开个窟窿，钻进去却不是好？花园土地，全仗你扶持。(唱)我低低向山神告，悄说向花神道，我胥先吹呵，只这一次来打搅。猛穿垣破壁，便死魂消。(攒进介)

小姐！小姐！(旦)呀，你从何至此？(生)小生破墙而入。(旦)扒墙挖壁，非君子所为。倘我家中有人看见，实不稳便。还不速去！(生)小生实冒死而来，竟有所求，望小姐见怜。(旦)胥生，你说那里话来！

【越恁好】文魔执拗，文魔执拗，忒轻狂忒浪涛！(生)小生焉敢轻戏小姐，实是送送钗子。(送钗介)(旦)男女授受不亲，放在一边。(生)小姐何必太谦，方才已亲炙手了。(唱)那湖山小隙，亲执手，炙琼瑶。(旦接钗介)(生)艳晶晶朵桃，艳晶晶朵桃。见齐簇簇齿牙儿香莲气飘，碧溜溜

眼儿俏，双双盼迎儿，秋水映遥。(旦)秀才家何得轻狂若此，还不快去！(生)轻狂是秀才家本等，何妨！请问小姐，昨者隔山耳灌新声，请问弹这何人？所弹何物？(旦)就是奴家，所弹琥珀匙⑦，何劳致问？(生)就是小姐，一发妙了！岂不闻当年相如抚琴挑动文君，永订深盟；今日小姐操弹琥珀匙勾引小生，也应结好。(旦)好扯淡！谁来勾引你？(生)今日小姐当做女相如，小生权为男卓氏。(唱)相思句不用挑，随向琴心了。趁花前谛语，莫负年少。

(旦)胥生，你好差矣。文君失身司马⑧，遗笑至今。因邪致合，岂能终好？(生)小生清白传家，名重苏城；如小姐声色兼长，堪称绝世。若令才子佳人当场错过，后人耻笑，所遗多矣。(旦)胥生，你若果钟情，何不通媒正议，以定百年？如此鼠窃之行，岂君子之所为也！(生)多蒙小姐许通媒妁。一则科场限促，二则令尊大人处未必见允，如何是好？(旦)爹妈最爱奴家，早晚我先明以倩告，待郎君科场事毕，议亲未迟也。(生)若得如此，小生铭心镂骨也。(旦)奴家将此钗赠君，愿君无负此言。(生)花园土地作证：胥先吹若苟逾盟，有如此日！小生亦有银串一联留记，也要小姐立一誓言。(旦)桃佛奴若苟逾盟，亦如此日！(生)我的嫡嫡亲亲的娘子！(旦)何得如此！(生)如今是夫妻了，就戏何妨。(旦)如今益发戏不得了。妾身既许属君，君当教之以正。先以淫奔之道教妻子，日后将何以自信？(生)吓！小姐坚持大义，使小生汗愧无地。(丑上)相公，有客里拜。(旦)有人来了，快出去罢。(生)小生场事完了，就来议亲。(旦)今晚我先对母亲说明，明日再来覆你。(生)小生明日在此谨等。

【尾】叮咛踏碎阶前草，满担风月为君挑。韶光易老，只恐夜雨灯前魂暗消。(生慢钻介)

(占急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姐姐，不好了！父亲不知为甚，被几个公差锁去了！(旦)有这等事！(回头)(急共下)(生出介)(丑)咄！奢人捉⑨，奢人捉……(生唬介)唬杀你个臭贼！(下)(生)哇！狗才！真个好香不可不烧也，若非大士有灵⑩，怎遇得这多情小姐吓？

绣带飘风袅暮寒，却愁不得细相看。
无聊独倚湖山畔，好教琼树莫吹残。

〔注〕①东皇：司春之神。　②巫山：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息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③返璧：即完璧归赵，谓原物奉还。　④李易安：宋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赵明诚室。卫夫人：晋女书法家，河东安邑人，名全乐，字茂漪，李矩室。　⑤罗浮：罗浮山，在今广

东省东江北岸。旧题唐柳宗元《龙城录》载隋时赵师雄于此山遇一女子，芳香袭人，语言清丽，遂与之共饮而醉，及觉，则在大梅树之下。剧用此典。 ⑥刘郎：指刘晨。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永平间刘晨与阮肇至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留居半载，及归家，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 ⑦琥珀匙：通作火不思，又作浑不似、吴拨四、和必斯等，一种古拨弦乐器，头弯颈长，无品，设三弦，形似琵琶，原产于波斯、阿拉伯，后流行于中国，其正名"火不思"始见于《元史》。 ⑧文君：汉卓文君。相如：汉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至临邛富商卓王孙家，时卓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文君，文君遂与之私奔。 ⑨奢：同侈，音义同哆。 ⑩大士：菩萨。

焦循《剧说》引《茧翁闲话》云："《琥珀匙》，吴门叶雉斐作，化名陶佛奴，即传奇中翠翘故事。中有句云：'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为有司所恚，下狱几死。"而写翠翘故事者有方坤《纪剿徐海本末》、余怀《王翠翘传》及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等。此剧虽参考了这些历史记载和小说，但情节差异颇大。剧写钱塘丝绸商人桃南洲之长女佛奴善弹琥珀匙，秀才胥埙因拾得佛奴遗钗而相互题词赠笺，并约为婚姻。桃南洲因与太湖义盗金髯翁买卖织锦，收取了金髯翁所劫钱塘县尹之银，被拘捕下狱。佛奴乃让其妹媚姑代嫁胥埙，自己卖身救父。不料误入妓院，乃拒不接客，而卖诗画为生。胥埙得中进士之后与媚姑成亲，并寻访佛奴。胥埙的世交柬御史欲接佛奴至南楼，其妻却因嫉妒而派人火烧妓院，并欲杀死佛奴。幸有金髯翁救出佛奴，佛奴终与胥埙成婚。此剧的《山盟》、《关守》二出在清代中叶演出较多，被选入《纳书楹曲谱》。今川剧《苦节传》即据此剧改编。

这出《山盟》写胥埙归还佛奴遗钗并题词赠笺、订婚盟誓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戏曲的爱情故事中，遗钗赠笺的情节十分常见，但此出却独出心裁，写得曲折生动，别有新意。胥埙拾得佛奴遗钗，却不直接归还，而是题一词笺挂于花枝，以期佛奴得到。佛奴得笺，也不立即讨钗，而是也题词一首，希望胥埙自己上门还钗。胥埙见到佛奴，先是询问遗钗情由，后又索取谢物。佛奴答应以词笺相谢，胥埙又以山高为由拖延还钗。佛奴提出由墙下隙洞递进，胥埙又要佛奴伸手来接，并乘机抓住佛奴的手不放。此时却恰有书童出来，把好事打断。胥埙又把隙洞开个窟窿，穿墙与佛奴相会，亲手还钗。并由昨日听到佛奴弹琴，谈及相如文君故事，劝佛奴莫负大好年华。佛奴不肯苟合，但许通媒妁。于是二人互赠信物，并立誓订盟。遗钗赠笺的爱情故事虽前人写过多次，但这出戏却写得不落旧套，曲折生动，给人清新活泼之感。

这出戏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它的喜剧性主要来源于人物性格及相互关系。胥埙是个风流多情、大胆追求、文魔执拗的书生。这类书生形象是随着元代风流浪子的产生首先出现在元曲之中的，它是对传统文人人格的反叛。这里的胥埙没有《西厢记》中张生的迂腐软弱，而是更大胆、执拗、轻狂。桃佛奴是一个向往爱情但又在封建礼教束缚下比较拘谨稳重的女子。这样

两人之间便产生了喜剧性。胥埙只是拾得遗钗，便积极追求，题词表情，“狠唤低呼”，“卖俏相挑”。而佛奴虽见词句风流，心有所动，“但不知人物何如”，因此进一步上山观看。见胥埙“果然好个风流人物”，才与胥埙答话，并抛下词笺作为还钗谢物。胥埙得词飘然若神仙，又进一步要求佛奴从隙洞伸手过来接钗，并乘机抓住不放。佛奴窘急交加：“这是怎么说，还不放了！”而胥埙却说：“今得亲为把臂，如捧琼瑶，安敢释手？”一窘一狂，令人发笑。胥埙要在墙上穿洞，“猛穿垣破壁，便死魂消”，可谓色胆包天；佛奴却又惊又急：“倘我家中有人看见，实不稳便。还不速去！”胥埙却是死不肯走，佛奴面对这个文魔执拗的书生毫无办法。胥埙还钗，佛奴却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名不接；胥埙以“方才已亲炙手了”揭穿佛奴之假，佛奴终于接钗。胥埙又夸赞佛奴的美貌，佛奴责其轻狂，胥埙却说：“轻狂是秀才家本等，何妨！”并说佛奴弹琥珀匙勾引自己，如同相如琴挑文君，自己愿为男卓氏，与佛奴结好。佛奴反驳说：“好扯淡！谁来勾引你？”并拒绝相如文君式的苟合。胥埙却说：“若令才子佳人当场错过，后人耻笑，所遗多矣。”这时佛奴才许通媒妁，并互赠信物共立盟誓。胥埙认为“如今是夫妻了”，便以“我的嫡嫡亲亲的娘子”相戏，佛奴却说：“如今益发戏不得了。”并讲了一番大道理。由此可见，正是两人的不同性格，造成了作品强烈的喜剧性。此外，书童在关键时刻的突然出现和胥埙钻墙时书童喊捉贼，也颇具喜剧色彩。

这出戏中的一见钟情和遗钗还钗、题词赠笺的恋爱方式，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肤浅，只不过令人发笑，并无多么深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来看，这种描写却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正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没有相互接触的机会和自由，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我们只要看一看胥埙抓住佛奴之手和钻墙而入时佛奴的着急之状，就可以知道这背后存在着多么沉重的封建礼教的压力。因此，今天看来肤浅可笑的独特的恋爱方式，折射着那个男女恋爱不自由的封建社会，又怎么能说没有什么社会内容呢？　　（许金榜）

琥珀匙　　叶时章

第十七出　关　守

（丑白上）鸨母性少三贞九烈，只因贪赚七铜八铁。多得了一两五钱，便

觉千欢万悦。老身冯秀妈，向因门庭冷落，杭州讨个人手。谁想是个好人家女儿，立志十分贞节，把一个衙院变成尼庵①，准准与他坐关。谁知到是一装好买卖，那佛奴元是西湖有名的士女班头②，果然求诗画的日日填门。莫说是老身打发不开，连这两个丫头也没工夫接客了。今日又接下许多诗画，不知可曾梳洗？丫头，泡上好松茶，送进关去。急教洗砚添新水，好给挥毫女翰林。

(下)(旦上)

【引】绦鹦难脱红丝系，镜鸾已被青尘蔽。

(白)奴家桃佛奴，不幸造次，轻身误投贩手。且喜牢据半关，不受风尘沾染；挥毫一纸，且将孽债酬填。奈何京师士宦骈集，文逋画债，催索无停，墨渍粉痕，应酬怎了？(丑白上)院里小娘多墨水，作成龟子尽通文③。儿，常府管家，坐催四幅堂画；户部王爷，立等八架围屏；其余单条扇子，册页斗方，又堆上一堆了。快快打发他去才是。(旦)可回他：晚间多有，其余零星小画，可教小姑姑磨墨添水，大姑姑刷绢矾纸④，趱完便了。(丑)好女儿，不要辛勤坏了。大姑、小姑快来！(下)(老、占白上)拖云刷就鹅溪绢⑤，排浪淘新雀砚铜⑥。姐姐，砚已洗净，绢儿上矾，请染翰。(旦)大姑姑，把绢儿掤好；小姑姑，磨起墨来。

【渔家傲】端不让西蜀夫人笔底奇⑦，烟云染水尽山穷，教看人步涩喜。笔随意到多生动，描不出画中诗意。却不道比西施淡抹浓装，待坡仙题晴赋雨⑧，你怎得挂壁寰瀛令我叶渡回⑨。

(老、占)姐姐，画得好。

【剔银灯】淡写意这云山肖米⑩，仿古处描出维摩新句⑪。题头上看几字蠡繇体⑫，小款下一点丹砂钤记。你标题奇，是丹青匠手，洛阳纸千秋价驰⑬。

(付白上)不见钱塘苏小小，金陵舟去访桃娥。老汉贾瞎子，在杭州专靠桃小姐书画卖来度日。近日闻得此间旧院有个坐关女子桃佛奴，未知是真是假，只得去走遭。一路问来，说是此间已是。(看介)(老白)瞎子，为何在此探头探脑？(付)我在此问个信了。(旦)那人语音厮熟，唤他过来。(占)瞎子，姑娘唤你。(旦)你是贾瞎子？(付)莫非是西湖桃小姐么？(哭介)小姐吓，你为何流落至此？

【摊破地锦花】(旦)一似梦儿中，瞥见了亲乡里，暮吊下悲。贾老，你知我娘和父近且谁依？(付)小姐，员外、安人已迁到扬州盼望小姐去了。(旦)阿呀，爹娘吓！(唱)好似凤凰台畔⑭，谁知被燕子楼栖⑮。(白)贾老，烦你到扬州，寻着员外、安人，重重谢你。(付)老汉眼目不便，那里去寻？

小姐把员外负屈情由，自小姐鬻身被骗、立志坐关的情节，从头至尾，编成歌本，待老汉向十字街头，高声唱卖，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少不得员外、安人有个信息相通。(旦)如此最好。奴家自编一本《苦节传》在此，你拿去。(唱)遍街头，翻歌本透消息。

(白)有碎银十两与你以作盘费，若有信息，重重谢你。(付)老汉就去倩人教会便了。(旦)还有话分付你。

【麻婆子】路旁路旁人丛处，你关心听莫迟。慢访慢访扬州客，叮咛蚤寄知。(付)鱼书若仗此歌词，雀环有日衔来寄⑯。(合唱)若知声息忙传语，好教眼盼捷旌旗。

(旦)你去罢。故乡今夜思千里，双袖龙钟泪不干。(三旦下)(付)有缘千里来相会，不想竟是桃小姐。他流落至此，尚能坚持节操，这本《苦节传》一定有许多动人处。不免与个斯文朋友教会，明日先到马头上唱去⑰。(下)

〔注〕①行(háng)院：妓院。　②班头：班行之首，指第一人、领袖。　③龟子：龟奴，指在妓院做杂役的男子。　④矾纸：用胶矾水浸或刷生纸、生绢，令适量吸水，便于作画写字。　⑤鹅溪绢：产于四川盐亭鹅溪的绢帛，唐代为贡品，宋人书画尤喜用此。宋黄庭坚《题郑防画夹》："欲写李成骤雨，惜无六幅鹅溪。"　⑥雀砚铜：指铜雀砚，为与前句对偶而倒乙。铜雀砚为从三国魏曹操所筑铜雀台遗址掘取古瓦制成的砚，后多作砚之美称。　⑦西蜀夫人：指唐女诗人薛涛。字洪度，长安人，随父入蜀，父亡后入乐籍。工诗，精音律，善书，人称"女校书"。晚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以松花小笺写诗，世称"薛涛笺"。　⑧坡仙：宋诗人、书法家苏轼，其《饮湖上初晴后雨》之二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　⑨寰瀛：天下。唐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诗："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⑩米：宋书画家米芾，其画多水墨点染，人称"米氏云山"。⑪维摩：指唐诗人、画家王维，字摩诘。按：维摩诘原为佛教语，王家信佛，故取名字用之。　⑫羲繇(yóu)：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三国魏书法家钟繇。　⑬"洛阳"句：晋左思作《三都赋》成，脍炙人口，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京城洛阳为之纸贵。见《晋书·文苑传》。⑭凤凰台：此指春秋时秦穆公为其女弄玉其婿萧史所筑之台。弄玉好音乐，嫁善吹箫之萧史，穆公为二人筑台，后二人吹箫引凤仙去。　⑮燕子楼：故址在今江苏徐州，唐张愔爱妓盼盼在张愔死后，"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见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后世多将之作张愔父张建封事，误。　⑯"雀环"句：汉杨震之父杨宝曾见一黄雀为猛禽所伤，乃救治之，百日后此雀痊愈飞去。某夜杨宝梦一黄衣童子衔白环四枚相报，说："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有如此环。"盖此黄衣童子即黄雀所化。后杨宝子孙果贵显。见《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续齐谐记》。　⑰马头：今通作码头。

这出《关守》写桃佛奴被卖入妓院之后拒不接客、写诗作画和托人寻找父母的故事。作品充分描写、热情歌颂了桃佛奴的卓异才能。首先，它以夸张

之笔极写求佛奴诗画的人数之多:"求诗画的日日填门。莫说是老身打发不开,连这两个丫头也没工夫接客了。""奈何京师士宦骈集,文逋画债,催索无停,墨渍粉痕,应酬怎了?""常府管家,坐催四幅堂画;户部王爷,立等八架围屏;其余单条扇子,册页斗方,又堆上一堆了。"在才子如云的江南,在士宦骈集的京城,竟然连众多的达官贵人都来求佛奴的诗画,以致日夜赶作仍无法满足要求。由此可见桃佛奴的才能不同一般。此外,作品又通过鸨母等人的态度从侧面加以渲染烘托。佛奴来到妓院,拒不接客,鸨母本应恼怒;但因佛奴能以诗画赚钱,鸨母反转怒为喜,认为"是一装好买卖",甚至让丫头"泡上好松茶"送给佛奴,让丫头为佛奴"磨墨添水","刷绢矾纸",并称佛奴为"女翰林"。其他妓女也不再接客,专门伺候佛奴。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佛奴的卓异才能。作品还从正面具体描写了佛奴诗画的高妙。她的诗画"端不让西蜀夫人笔底奇"。唐时居蜀为"女校书"的薛涛诗作与书法俱称佳妙,但佛奴的诗画并不亚于她。佛奴的画不但能做到形似,而且能写意传神。"笔随意到多生动,描不出画中诗意。"画中所包含的无穷诗意为语言所不能道出,也许只有像苏轼题西湖那样的名句才能表达出来。王维是一个著名的山水诗人,佛奴的画"仿古处描出维摩新句",能画出王维诗中的意境。佛奴的书法可与王羲之、钟繇比美:"题头上看几字羲繇体。"她的诗画为众人争购,甚至像晋左思《三都赋》为人争相传写一样,洛阳为之纸贵。这样,佛奴诗画艺术的高妙便被写得无以复加。佛奴还会编写唱本。她把父亲负屈、自己卖身被骗立志守节的故事编成一本《苦节传》,让贾瞎子去街头卖唱。这真是一个多才多艺、无与伦比的才女。中国古代妇女身受多重压迫,她们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当时的社会并不要求妇女有什么才能,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只要有"德、容、言、工"就足够了。但随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日益发展,男女平等思想也开始出现。李贽就认为男女同样有智慧。徐渭的杂剧《女状元》就描写了一个超群出众的才女形象。这出戏中对桃佛奴才能的描写和歌颂正是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桃佛奴并不是官宦之女或一般人家的女子,而是一个商人之女。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思想十分严重。元杂剧中的商人,除了《东堂老》中的李实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但随着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这出戏把商人之女写成一个卓异的才女,正是这种新思想的反映。因此,这出戏对桃佛奴才能的歌颂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这出戏还表现了桃佛奴沦落风尘的悲惨遭遇、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和誓守贞节的坚强性格。她卖身救父,误入娼门。虽靠自己的才能保住了贞节,但"文逋画债,催索无停,墨渍粉痕,应酬怎了"。夜以继日的辛劳,却是为别人赚钱,而且没有人身自由,正如"绦鹦难脱红丝系",不过是一个高级奴隶而已。更令她痛苦的是,远离家乡,父母音讯全无,怀乡思亲之情时时萦绕心

头。甚至在画画时画到江海波涛，也会想到怎能乘舟回乡："你怎得挂壁寰瀛令我叶渡回。"(按：毕魏《竹叶舟》传奇写一佛寺墙上画有汹涌的波涛，法师取一竹叶化舟，让石崇乘舟行于波涛之中，历经荣辱变幻，后又乘舟回来，醒悟而出家。此处不取其度脱出家之义，只借以写乘舟回家之思。)因此一见同乡贾瞎子，悲痛之情更难以忍受："一似梦儿中，瞥见了亲乡里，蓦吊下悲。"她迫不及待地打听父母下落，并立即让贾瞎子去寻找父母。"故乡今夜思千里，双袖龙钟泪不干"，集中表现了她怀乡思亲的深情。但佛奴虽然遭遇不幸，却又是十分坚强的。她"立志十分贞节"，拒不接客，并靠自己的才能战胜了鸨母，保住了贞操，用辛勤的劳动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作者将桃佛奴的悲惨遭遇、深挚感情和坚强性格与她的卓异才能相结合，使这一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性格的丰富性，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　(许金榜)

虎　囊　弹

丘　园

折子　山　门

(净上)

【仙吕点绛唇】树木槎枒，峰峦如画，堪潇洒。呵！只是没有酒喝。闷杀洒家，烦恼倒有那天来大。

削发被缁改旧装，杀人心性未全降。生平那晓经和忏，吃饭穿衣是所长。洒家鲁智深，自从拜了智真长老，剃度为僧，看看将近这么一载。俺想往常间大碗的酒大块肉，每日不离口，如今受了什么五戒，弄得个身子瘪瘦，口内淡出鸟来，如何捱得过这日子！我想就做了西天活佛，也没有什么好处。嗄！俺不免离了这可厌山门，往山下闲走一回，有何不可？呀！你看云遮峰岭，日转山溪，那五台山好景致也。

【混江龙】只见那朱垣碧瓦，梵王宫殿绝喧哗。郁苍苍虬松罨画。(笑介)咦咦！哈哈哈！听，听吱喳喳古树栖鸦。你看那伏的伏起的起斗新青群峰相迸，那高的高凹的凹丛暗绿万木交加。遥望着石楼山雁门山横冲霄汉，那青城官避暑官隐约云霞。这的是莲花涌定法王家①，说什么袈裟披出千年话？好教俺悲今吊古，止不住忿恨嗟呀！

(丑内白)卖酒吓！(净笑介)咦咦！哈哈哈！你看那山底下有个卖酒的

来了。吓，看他挑往那里去卖。(下)(丑上)

【山歌】九里山前作战子个场②，牧童里个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里个水，好似虞姬别霸子个王。

卖酒吓！卖酒吓！(净上)卖酒的，你好么？(丑)好个耶。师父好。(净)你好，你好！(笑介)哈哈哈！歇歇去。(丑)挑上山来吃力得努，歇歇再走。(净)卖酒的，你这两桶是好酒？(丑)好个耶。(净)挑往那里去卖？(丑)挑拉山上去卖个。(净)敢是卖与那些和尚们吃的？(丑)弗是哟，卖拉个星做工个人吃个。(净)就卖些与和尚们吃了何妨？(丑)动也动弗得！师父，呒弗晓得③，我渠领老和尚个本钱，住老和尚个房子，若卖个酒拉和尚吃子，老和尚晓得子，立刻追本钱赶出屋，还要顶香罚跪丑来！(净)嗄！老和尚这等利害？(丑)利害！利害！(净笑介)傻好笑④？呒末出家人是戒酒除荤个哟。(净)哈哈哈！(丑)师父，笑傻个？(净)卖酒的。(丑)那哼？

【油壶芦】(净)俺笑着那戒酒除荤闲嗑牙，做尽了真话靶。(丑)傻个话靶？你们和尚只好吃点草根树皮，倒要吃起酒来。(净)他只道草根木叶味偏佳，全不想那济颠僧⑤，他的酒肉可也全不怕。弥勒佛米汁贪非诈。(丑)个个济颠僧是金身罗汉，呒啰里学得渠来⑥？(净)偏要学他。(丑)啰里学得来介？(净)卖酒的，卖一桶与洒家吃了罢。(丑)弗卖个。(净)卖酒的，来。(丑)那哼？(净)咱囊头有衬钱，(丑)呒有铜钱，也弗拉我心上。(净)现买你的不须赊。(丑)老和尚晓得子，要打要骂个。(净)那里管西堂首座迎头骂！(丑)酒没傻好，你为什么要吃吓？(净)卖酒的，可不道解渴胜如茶？

(丑)吓，口渴吓，山底下碧波清涧水丟，吃两口就解子渴哉。(净)卖酒的，卖一桶与洒家吃了罢。(丑)咳！弗卖！弗卖哉！有个都哈鲁苏！(净)不卖，挑了走！(丑)不走，到拉个搭住夜。(净)稀你娘的罕！(丑)见子娘个鬼。(净)吓！看他挑往那里去？(丑)卖酒吓！卖酒！(净嗽介)(丑)阿呀！个意思弗许我拉个答走？山上是百脚路嘘，我就拉个答走。卖酒吓！卖酒！(净上)(嗽介)(丑)鬼打墙哉！哙，师父！呒到底要那哼了？(净)卖酒的，你且歇下来。(丑)阿哟哟！歇拉里哉，那道理？(净)卖酒的，你真个不卖？(丑)真个不卖。(净)你敢说三声不卖？(丑)弗要说三声，三万三千由我说。弗卖！弗卖！真弗卖！(净)呔！(拿桶吃完)(丟，丑接)(净又拿)(丑)阿呀！(净)卖酒的。(丑)那哼？(净)你卖不卖？(丑)弗卖个。(净)不卖？(丑)弗卖。(净)哈哈哈！(丑)阿呀呀！(净吃介)(完，丟桶)(丑接)(丑)吃得干净！(净)好酒！好酒！(丑)

师父，弗要去，酒钱来。(净)你方才说不卖，如今又要酒钱？(丑)呾既吃子酒，要酒钱个哉那。(净)有。(丑)有，拿得来。(净)明日到寺里来取。(丑)寺里和尚多得势，啰里来寻呾？今朝要个。(净)卖酒的，只算斋了僧，布施与洒家吃了罢。(丑)只有豆腐面筋斋僧，啰里有嗜酒肉斋僧个了？(净)你不知那酒肉斋僧，功德最大。阿弥陀佛！(丑)弗相干，直头要丑⑦！(净)若要酒钱，先吃俺一拳。(丑)对吓！酒吃完哉，到要豁拳哉。师父，酒钱弗要哉，呾张开咀来，把来我看看。(净)哈哈！(丑)阿唷！通阳沟个！(丑下)(净)打打打！哈哈！妙吓！洒家正在枯渴之际，这两桶酒吃得俺好不爽快！来此已是半山亭了。且住，洒家自到丛林⑧，不曾耍拳，今日趁此酒兴，使他几路，把身子活动活动，有何不可？(打拳势)(内应)(摊亭响)呀！洒家才把脚尖略动了这么一动，那鸟亭就塌下半边来也！

【天下乐】只见那飘瓦飞砖也那似散花。恁差也不差，直恁哗呀，却便似黄鹤楼打破随风化。守清规浑似假，一任的醉由咱。阿呀！酒涌上来，哈哈！也罢！只索去倒禅床，瞌睡煞。(下)

(丑上)事不关心，(付上)关心者乱。师弟，山门口啰里是介一响，倒子嗜个哉？(丑)弗差个，我搭呾去望望看。阿呀！弗好哉！呾看鲁智深吃醉子，拿个半山亭才打摊哉！我答呾关子山门罢。(付)有理个。(关门介)(鸣钟擂鼓)(净上)呀！

【哪咤令】听钟鸣鼓挝。咻！恨禅林尚遐。把青山乱踏，似飞归倦鸦。醉醺醺眼花，惹傍人笑咱。才过了碧峰尖，呀，早来到山门下。哈！怎把山门都闭上了？这些鸟和尚！只好管闭户波查。

呔！开门！开门！(丑低白)开弗得了。(净)你若不开，洒家取把火来烧，烧烧烧！(付)弗好哉！开子渠罢。(去栓介)(净)嗄！你当真不开？洒家就打！(跌介)(付)跌杀个鼠贼秃！(净扒起抓棚头介)呔！我把你这两个鸟和尚！洒家倒在地下，不来扶一扶，反在那里骂谁？(付、丑)啰个骂呾介？拉里念佛。(净)念佛？呣！念什么佛？(付、丑)南无阿弥陀佛。(净)南无阿弥陀佛？(丑、付)阿歪歪！(净)这两旁鸟大汉是谁？(丑)个是哼哈二将。(净)何为哼哈二将？(付)个哼将军专管和尚吃酒肉，若是吃子酒肉，拿起来一哼两半。(净)那呢？(丑)个哈将军是好个。哈哈哈！且由他。(净)吓！怪道他有些恼着洒家。(丑、付)恼得呾势丑。(净)和尚，将山门拴抬过来。(付、丑)吓！(下)(净)呔！我把你这鸟大汉！洒家倒在地下，扶也不来扶我，反恼着谁？反恨着谁来吓？

【鹊踏枝】觑着伊挂天衣，剪彩霞，毗罗帽，压金花。他做什么护法空门，怎与那古佛排衙？俺怪他有些妆聋做哑，俺又怪眼睁睁笑哈

哈，两眼儿无情煞。

(众和尚上)打！(净挡众下)(外上)唉！智深休得无礼！(净爬地介)阿哟哟！师父！徒弟被众和尚打坏了。(外)这里五台山千百年香火，被你搅得众僧卷单而走⑨，你在此住不得了。我有一师弟，现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你到彼讨个职事僧做罢。(净)吓！师父，你不用徒弟了？(外)不用了。(净)罢，如此，徒弟就此拜别。(外)罢了。

【寄生草】(净)漫拭英雄泪，相随处士家。且住，想俺当日打死了郑屠，若非师父相救，焉有今日？师父吓！谢恁个慈悲剃度莲台下。师父，你当真不用了？(外)当真不用了。(净)果然不用了？(外)果然不用了。(净)罢，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去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敢辞却芒鞋破钵随缘化？

(外)我有书一封，白银十两，你可收去。(净)多谢师父。(外)还有偈言四句，听者：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性而寂。牢牢记着。(净)弟子谨记偈言。(外)你去罢。(外下)(净)师父！师父！师父竟进去了，不免下山去也。

【尾】俺只待回避了老僧伽，收拾起浮生话。俺老和尚是好人，又与我十两银子。好向那杏花村里觅些酒水沾牙，免被那腌臜秃子多惊讶。一任俺尽醉在山家，如今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了，早难道杖头沽酒也不容咱？(下)

〔注〕 ①法王：佛教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后亦可指高僧。 ②九里山：在江苏铜山县北，是秦末刘邦与项羽两军对阵的战场。 ③呒：俗字，苏州方言，你。 ④傻：同啥。 ⑤济颠：即民间传说中的济公。 ⑥啰里：哪里。 ⑦直头：苏州方言，真个。 ⑧从林：寺庙。 ⑨卷单：僧人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开寺庙。

《虎囊弹》是丘园所撰传奇之一，全本已失传。据《曲海总目提要》介绍，此剧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中鲁智深救金翠莲故事，剧情比小说有所增饰。全剧写鲁智深救金翠莲后逃走，翠莲之夫赵员外被诬告窝藏鲁智深而被捕入狱。翠莲到经略种师道衙门投诉，谁知经略府有陋规，告状者必须先受一百虎囊弹，能不惧者才准状。金翠莲甘愿受弹，其夫终得获释。此剧今仅存《山门》一出，收于《缀白裘》三集中。另外，清代宫廷大戏《忠义璇图》第二十出即采用《虎囊弹》里的《山门》，文字与《缀白裘》本稍异。这出戏是全剧中的代表性情节，流行较广，除昆剧之外，京剧、汉剧、河北梆子、桂剧、秦腔、潮剧等都曾改编演出。

《山门》一出写鲁达打死"镇关西"郑屠之后，逃到代州，入五台山削发为

僧，法名智深。他秉性豪爽不羁，厌恶寺院里清静平淡的生活，某日下山闲游，遇卖酒人，夺酒豪饮，醉后回寺，打坏山门，大闹五台山。其师智真长老觉得此寺难再留他，就介绍他前往东京大相国寺安身。这出戏把率性自然、不受羁绊而又豪迈刚强的鲁智深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曲词豪壮而有气势，鲜明地表现了鲁智深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寄生草】一曲，特别脍炙人口。《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薛宝钗过生日，贾母让她点戏，宝钗就点了《山门》一出，并且向宝玉推荐【寄生草】这支曲子，宝玉听后，喜得拍膝叫绝。可见《山门》一出甚为精妙，非同寻常。

此出一开始，鲁智深上场，唱仙吕【点绛唇】一支曲子，表现他初出寺院闲游时的心情。他见到山色树木风景如画，感到兴奋，同时又因好长时间没有酒喝而焦躁烦闷。“烦恼倒有那天来大”，这句曲词极力形容鲁智深的烦恼之大。他本来是江湖中人，豪爽好饮，却因躲避官府追捕而委屈地栖身于寺院，这种清静无聊的日子真叫他难以忍受。接下来的一段自白，更把他因窝憋而心烦的情绪毫无顾忌地倾吐出来。他特别感到难忍的是没有酒喝，“口内淡出鸟来”这句话正是鲁智深的非常性格化的语言。

对鲁智深来说，能够有一次出寺闲游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这天他走出寺院，自然感到心情特别舒畅。他置身寺外，回头望一望寺院的规模景象，不由得引发他欣赏的兴趣。【混江龙】一曲，就是鲁智深对所见寺院景象的描绘。他看到寺中红墙碧瓦，苍松翠柏，树木高低参差，殿宇远近错落，寺院的建筑又和远处的山色、天上的云霞互相映衬，更显得非常壮观。同时，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寺院虽好，自己却像囚犯一样栖身其中，忍受着无边的烦恼，因而感叹人生的遭际常有不得意处，又不由得心中增添悲恨。

这时，来了一个卖酒的。对思酒如渴的鲁智深来说，正好挠着他的痒处！卖酒的乡村小厮唱的一支【山歌】，烘托出山野间的生活气息。鲁智深提出要买酒吃，小厮见他是个和尚，竟然要破戒吃酒，就不肯卖给他，并且唱一曲【油壶芦】讥笑他。鲁智深坚持要买一桶吃，小厮却固执地坚决不卖，挑了酒就走。这下子惹急了鲁智深，他不但不再客客气气地出钱买酒，而且表现出强硬态度，一定要吃小厮挑的这担酒，若不让吃就要打。小厮畏惧鲁智深的拳头，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鲁智深把一担酒吃光。鲁智深和卖酒小厮的调笑斗口与插科打诨，诙谐而生动。小厮凡目不识英雄而且油嘴滑舌的俗气，鲁智深在凡夫俗子的轻蔑面前的无奈，两种人物的两种不同性格都活灵活现。买酒、吃酒的过程在这出戏中是一段重要的铺垫，过程的结果是鲁智深吃醉了，这才引出下面“醉打山门”的重要情节。

鲁智深吃完了一担酒，多日不得饮酒的饥渴得到满足，感到十分爽快。他来到半山亭，乘着酒兴练起了拳脚。练得正起劲时，脚尖踢在亭柱上，竟然把那亭子踢倒了。在鲁智深眼中，看到的是“那鸟亭就塌下半边来也”。这样

的描写,既表现了鲁智深的神力,又表现了他的豪爽与风趣。【天下乐】一曲,是鲁智深醉眼迷离中望着那亭子倒塌的情形所产生的感受。这时他的思维状态是一种醉态思维,因此他看到那飘瓦飞砖就像散花似的,不由得哈哈大笑。打拳踢倒亭子的情节,对于下面的"醉打山门",又是一步重要的铺垫,这时鲁智深的醉迷状态和非凡武力得到初步的展现,预示着后来进山门时必定会有更加精彩的好戏。

接着,鲁智深要回寺去了。这时,寺中有和尚出来观察鲁智深的动静,当发现鲁智深吃得大醉而归并打倒了山亭时,就先跑回寺中关上山门不让鲁智深回寺。这里制造出一个悬念,鲁智深究竟如何回寺就成了观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哪吒令】一曲,是鲁智深归途中所唱,他听到山寺钟鸣,看见乌鸦归巢,醉步踉跄地走在乱石纵横的山路上,此时他仍然保持着醉中的清醒。当他看见山门关闭时,他还不知道是寺中和尚故意所为,在他上前叫门而寺中和尚却不肯开门时,他被激怒了,以要放火烧寺提出警告。里面的和尚不得已只好打开寺门,鲁智深火气难消,抓住他们就要打,却因酒醉立不住脚。这时,他看见山门旁边两个泥塑的哼哈二将,误以为是真人,就问"这两旁鸟大汉是谁",并责怪他们不来扶自己一把。这个细节非常风趣,喜剧意味浓厚。接着鲁智深唱【鹊踏枝】一曲,把哼哈二将数落一番。这段曲词,似醉言,亦似醒言,他嘲笑泥塑虽然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却装聋做哑、两眼无情,分明是语带双关,讥刺世间俗人的冷漠。这时,寺中一下子涌出许多和尚,来阻挡鲁智深,鲁智深正有气没处出,便借此机会施展拳脚,与众和尚大打一场。剧本中虽然只有"净挡众下"四个字的舞台提示,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彩好看的武打戏。鲁智深虽然只有一人,而且又在醉中,但却像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那一大群和尚哪怕有几十人,也抵挡不住鲁智深一人的神力。

这场武打戏正演得热闹的时候,鲁智深的师父智真长老来到跟前,他喝道:"智深休得无礼!"这句台词看似平常,却有深意值得玩味。深意之一是,智真长老不喝斥众和尚而单喝斥智深,可见这时一定是智深正打得顺手,一定是众和尚被打得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假如是众和尚得手而智深吃了大亏,智真长老就不会喝斥智深无礼了。深意之二是,鲁智深是智真长老特意收留、格外关照的弟子,平时众和尚对他已有嫉妒和畏惧之意,甚至对智真长老偏向智深已有某种程度的怨气,而智真长老心中又明白这一点。因此,这时智真长老当着众和尚的面喝斥智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鲁智深呢,他却爬在地上叫疼,说自己被众和尚打坏了,显然,这是鲁智深假装的。鲁智深虽然还在醉中,却有十分清醒的机智,他要装出吃亏的样子,以显示出众和尚的无礼,给智真长老一个处理问题的台阶。智真长老当然能够看出鲁智深要的这点小聪明,尽管他并不深怪智深,但他看到智深既然已与众和尚打到这种地步,恐怕日后也难以相处了。因此,智真长老当即决定让智深离开寺院,介

绍他到东京大相国寺他的一个师弟那里去安身。

鲁智深只好向师父拜别。他唱出【寄生草】一曲，表达他此刻对待师父，以及对待自己命运的十分复杂的心情。对师父，他心存感激，他想到自己是在危难时被师父收留的，这份恩情他铭记不忘，因此对如今的突然分别不免感到十分遗憾。当他知道师父不再留他的心意已定、无可挽回，他又表现出随遇而安、来去自在的旷达胸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十分精警深刻，既含有佛法的真谛，又含有哲理的精髓。鲁智深对于离开师父虽有遗憾，但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却没有遗憾，他对于在五台山的剃度出家所感觉到的是有缘而来，无缘而去，对于佛门的戒规本来就不是虔诚的信徒，如今离去也只是顺其自然而已。《红楼梦》中贾宝玉非常喜欢这支曲子，当是由于贾宝玉和鲁智深二人在叛逆性格基础上的心灵契合。鲁智深不守佛门戒规，率性而为，贾宝玉不遵封建礼教，我行我素，两人行为的本质都是对礼法和权威的挑战，都是自我个性的真实表露。【寄生草】这支曲子，不仅能够受到贾宝玉的赞赏，古今其他读者或观众都能从这支曲子中各有所悟。

智真长老取出书信和银两交给智深，又告诉他四句偈语，和他作最后的诀别，这说明智真长老对于遣送智深不仅主意已定而且是有周密的安排的。鲁智深在辞别师父、独自一人下山时，唱出【尾】曲，表达的是另一番心境。此时，鲁智深自由了！没有了师父的管教和寺规的约束，鲁智深首先想到的是饮酒，他要找一处酒店大吃大喝一番，把多日受戒所欠缺的酒债一齐补上，要饮个酩酊大醉方才过瘾。曲词自抒胸臆，尽露本相，他回归了自我，恢复了天性，江湖好汉鲁智深的本来面目鲜活地展现出来。这是鲁智深下场时的亮相，也是本出精彩的结尾，给读者、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永宽）

党　人　碑

丘　园

第七出

(副)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①。幸逢明圣主，沉醉有何妨。自家长安城外酒肆店小二便是。好笑今早绝早开了店，就撞一个秀才官人进来吃酒，独自一个对壁噇介②，半大的壶，竟吃了十来壶哉，还在里面乱嚷："拿酒来！拿酒来！"勿知里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有③？竟像要吃杀里个娘

老子哉。(生作醉上)酒保。(副)咦,醺朵哉④。(生)我吃了,我去了。(副)相公算帐。十壶酒,一只猪耳朵,一碟盐豆。(生操手)傣个勿曾吃⑤,不要算。我有一个玉玦在此,留在此处,明日吃了,一总算罢。(副)相公,就见赐些现的罢。(生)咦,蠢才,这是:神仙留玉佩。(副)不差,卿相解金貂。相公明日早些来吃。(丑下)(生)醉眼朦胧天地小,脚跟颠倒路途遥。他年若守酒泉郡,不挂诗瓢挂酒瓢。我谢琼仙自与傅人龙为八拜之交,真是意气相投,可为天涯知己,在此不觉寂寞。今早他不知那里去了,小生独自旅邸无聊,偶尔闲步酒肆中,沽饮一壶,不觉吃得大醉。且到寓所去,看哥哥可曾回来也未?

【端正好】艳阳天,平夷道,眼迷瞟信步游遨。则索向醉乡中觅几个同调,怪眼底乾坤小。

咳!我好笑那蔡京这厮,贿赂公行,白丁横带,使俺们擎天有志,无路请缨,好不可恨!不如我谢琼仙今日借此村醪,用浇傀儡⑥,好不洒乐也。

【滚绣球】走荒郊脚斜,笑春风意气饶。凭着俺那千杯美酒,尽消得万种愁苗。休提起际风云龙虎遭,且缔那伴烟霞渔牧交。得意处披襟长啸,放怀时趁口长嚎。俺自有山高水远共题桥,俺自有鸟语花香破寂寥,图什么青紫金貂⑦。

你看这一带溪山烟色,好难描画也。

【叨叨令】你看那一溪红浸霞光耀,三山黛锁云容罩。求鱼野叟在江边钓,鸣春好鸟在枝头噪。兀的不畅杀人也么哥,兀的不乐杀人也么哥,添俺个疯痴生醉醺醺独自个舞狂叫。

闲步之间,早已是端礼门了。呀,老兄请了。(跌介)(起介)唉!可恶!我相公好意与你作个揖,你不回我一揖也罢,反把我推上一跤,放肆!可恶之极!

【倘秀才】恁道是气昂昂惊人仪表,直恁的将人欺藐,禁不住老拳头狠这遭。(打碑看介)咦,阿呀,是什么东西,这等硬得紧?呀,哗!我道是个人,原来是一座石碑,为何打他起来?嗄!我醉了。且住!这里我常此出入,不曾见有什么碑在此,却缘何今日有一碑在路傍?待我看什么碑记。元祐党人碑,奸党司马光、吕公著,阿呀,有这等事!放屁,放屁!可笑,可笑!司马相公,就是三岁孩童,那个不晓得是正人君子,反说他是奸党!可恼,可恨!是那个把公评一担儿多抹倒,这一座党人碑分明是坑儒窖,可不是坏国根苗。

且看后面还有许多名字,不知是何等样人,待我再看。苏轼、文彦博、程颐,呀呸!一发放屁!把一个程夫子也认做奸人,这样败伦伤化的事,也竖在这里,待我摸去了石碑上的字。石碑,石碑,你须受我谢相公打几下者。

【脱布衫】怪着你竖立都门道，只为着排陷人豪[8]，须把党人碑名蠲除早。妙，妙！好快活！这许多姓名多被俺打磨去了。这石碑如今没用了，请你走开去罢。(作醉介)我谢相公吩咐你，你就该走开了才是，怎么还公然站在这里做甚么？(外、副上)哥，我们奉蔡府的钧旨，看守党人碑。如有人在碑前谈论者，即许擒拿解究。(看生作附碑介)(生)呸！又不是曹娥堕泪[9]，何须怪石云高。(作推碑大笑介)

好了！真畅快人也。(副、外)不好了！一座碑被这醉汉推倒了，又兼多已打碎，这个怎么处？(副)你这不知死活的狗头！这一座党人碑，是蔡府新建的，你将来打坏，又敢推倒，你有多大的胆，在此撒泼，拿了去见太师爷去。(生)哇！你们这些小人，谁敢上前？我是谢相公，可要认认我的手段？(打介)(跌介)(副)好大胆的狗弟子，还要在此行凶。(作起介)快走，快走！(生)你们让我回去？好，这才有光。

【煞尾】好笑俺玉山自倒[10]，(外)吃了酒，在外生事。不饮从他酒价高。怪不得骑鲸跨鹤，枕曲籍糟[11]。(外、副)你莫思着误入桃源，管教你九泉须早。

〔注〕①坛：原抄本作潭。　②噇：原抄本作撞。　③里：今常作俚，苏州方言，他。④醺朵哉：醉了。醺，原抄本作燻。下同。　⑤傍：同啥。　⑥傀儡：同块垒，郁积在心中的愁愤。　⑦图：原抄本作因。青紫金貂：指高官厚禄。青紫为古时公卿绶带之色。金貂为古时皇帝左右侍臣的冠饰。　⑧为：原抄本缺。　⑨曹娥堕泪：曹娥碑与堕泪碑，都是古代的名碑。曹娥碑为东汉孝女曹娥的墓碑，碑文人称"绝妙好辞"。堕泪碑为晋羊祜的墓碑，因死后民感其德，过其墓则堕泪，故名。　⑩玉山自倒：指醉倒。语出唐李白《襄阳歌》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　⑪枕：原抄本作椀。

《党人碑》是丘园的代表作。今存清代抄本，首尾有些缺损，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三集》，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树英的校点本。此剧取材于北宋末年史实，剧情则多为虚构。写蔡京把持朝政，把前朝元祐党人司马光、苏轼、程颐、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名为"党人碑"。户部尚书刘逵痛恨蔡京专权，传揭帖于六部九卿，连章弹劾蔡京，蔡京矫旨逮捕刘逵治罪，并迫害其家属子女。东阳书生谢廷玉已聘定刘逵之女丽娟为妻，某日他在酒店豪饮解闷，乘醉至端礼门打倒党人碑以泄愤。蔡京得知打碑者为刘逵之婿，下令捕谢严审，谢廷玉得好友傅桂枝救出逃走。后来徽宗皇帝得知蔡京奸恶，将他罢官惩处，刘逵得谢廷玉、傅桂枝等辅助剿灭田虎，立功受封，廷玉与丽娟完婚。这是明清之际描写忠奸斗争题材的传奇作品之一，情节有些模式化，但此剧结构紧凑，线索分明，人物众多却很有个性，特别是刘逵刚直不阿，傅桂枝豪爽侠义，谢廷玉虽多书生意气却也忠正果敢，

都是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

第七出是写谢廷玉怒打党人碑的一场戏，是全剧中的重要情节之一。今见《缀白裘》中收录《党人碑》的部分出次，第七出标目为《打碑》，而今存抄本中各出均无标目。谢廷玉到京师长安（北宋京城在汴京，戏曲作者随意假借而已）应试而落第，失意无聊之时独游凌烟寺，遇侠士傅桂枝，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兄弟。这天，傅桂枝因事外出，谢廷玉独自一人来到城外一家酒肆中饮酒。此出一开始，作者从店家眼中描写谢廷玉饮酒至醉的情景。谢廷玉一连饮了十来壶酒，还在乱嚷"拿酒来！拿酒来"；酒家催他算账，他竟然没有带钱，却把身上所佩玉玦留下为质。这样的举动，把谢廷玉的书生态相鲜明地展示在观众面前。

谢廷玉乘醉离开酒肆，打算回寓所看看傅桂枝回来没有，走在郊外的路上，他唱出【端正好】一曲，自述他此时此地的心情。他自负满腹才学，取功名如拾芥，谁知竟然名落孙山，这使他对现实与朝政大为不满，无奈何只好向醉乡中寻求心理平衡。如今他乘着酒意，不由得又提起"蔡京这厮"，骂一番，恨一番，方觉得心里畅快一些。接着，谢廷玉唱【滚绣球】一曲，倾吐书生胸中块垒。郊外春色宜人，令他心旷神怡，片刻的酒醉暂时消解了愁烦，把功名事业权且抛开，回归到烟霞渔牧的自然境界。此时，他可以忘怀地长啸，纵情地呼喊，自由地欣赏眼前的水光山色，随意地享受身边的鸟语花香。这样的感受，进一步缓解了他原来怨恨愁烦的情绪。在兴致昂扬之时，谢廷玉惊奇地发现，这一带的山水风光竟然是这样美好。【叨叨令】一曲就是对这里的风光景致的具体描绘：溪水在彩霞映照下闪耀着红光，周围黛青色的山峦云雾缭绕，江边有垂钓的野叟，枝头有鸣春的飞鸟，这样的风光真叫人舒畅快乐。面对如此美景，谢廷玉又不由得手舞足蹈、大呼大叫了。世间万物大抵是不得其平则鸣，人在不得其平而心中有所郁结之时也需要鸣，只不过鸣的方式有所不同。谢廷玉是借狂舞长啸来发泄不平。

闲步之间，谢廷玉来到端礼门，撞着了那块"党人碑"，醉眼朦胧之中把石碑当成了人。他因撞碑而跌倒，却说是被那人推倒的。他在气恼之下，唱【倘秀才】一曲，表达他面对石碑时的醉态感觉。他先是认为这"人"无端推他太可恶，就要挥拳将这"人"痛打；继而发现这原来不是人，而是块石碑；再仔细一看，这是刻着元祐党人姓名的党人碑，于是不由得恼上心来。他原有坚定信念认为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是正人君子，是朝廷忠臣，而碑上却称他们是奸党，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既诬陷好人，又坑害国家，这叫他如何不恼！这里分三个层次表现谢廷玉在这特定时刻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过程，真实合理而又风趣生动。

谢廷玉有所思便有所行，他气愤地打磨碑上的人名，又把石碑当作出气的对象予以猛击。他唱的【脱布衫】一曲，痛责这块石碑，也是在痛责擅权乱政的蔡京。此时他还没有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就喝令石碑走开，见石碑仍然

屹立不动，就用力把石碑推倒。这番举动，使他体验到了情绪发泄的快感，于是放声大笑，直喊畅快。人物情绪变化的紧凑节奏感和强烈的动作性，把"打碑"一出的戏剧情节推向高潮。但是，痛快的同时潜伏着危机，剧情的发展也必然要发生跌宕。就在谢廷玉尽情发泄之时，蔡京所派看守石碑的卫士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要拿他送交"太师爷"治罪。谢廷玉乘着醉意，根本不把这两个走狗放在眼里，抓住他们就是一阵痛打，打得他们跌倒在地。打这两个守碑卫士是打碑的继续，谢廷玉所发泄的都是对蔡京的愤恨，他在醉中体验到的只有发泄的痛快，却没有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恐惧。他不但向这两个走狗直言真实姓名，而且在两个卫士捉住他要回去向蔡京请功时，他还以为卫士是送自己回家而感到光彩和得意。

在酒肆饮酒和在端礼门打碑这两段情节是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的。饮酒是打碑的重要前奏，饮酒之后的醉态营造了打碑的戏剧气氛，也酝酿了打碑的胆气和勇力。饮酒时以玉玦为抵的行为所表现的是生活中书生的疏狂情态，而打碑的壮举所表现的是书生在朝廷大政问题上的是非立场和道义原则。而后者是作者所立意表现的人物思想与性格的本质。从酒肆饮酒到端礼门打碑，谢廷玉这个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得到升华，通过打碑的生动表现，确立了谢廷玉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品格，因此，对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来说，第七出也是关键性的一场戏。

【煞尾】一曲，是谢廷玉和那两个卫士的轮唱。谢廷玉此时还没有从醉中醒过来，他对自己脚步踉跄、东倒西歪的醉态感到好笑，对方才打碑的行为却满不在乎。那两个守碑卫士想的却是向主子报信，让主子惩治谢廷玉。一个说谢廷玉喝了酒在此生事，尽管是自负风流多才的文士也难逃罪责；同时他们又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嘲笑谢廷玉还在做着"误入桃源"的美梦，但却离"九泉地府"不远了。卫士的唱词提出一个令人牵心的悬念，谢廷玉有没有生命危险？他又如何逃脱危险？这使观者急切地想要了解下文。因此，此出的结尾扣人心弦，对剧情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永宽）

党人碑　　丘　园

第十八出

（生上）凛凛秋霜列铜台，煌煌帝旨下金阶。杨柳枝头飘怨血，鹧鸪声里

带声哀。自家刽子手便是。昨晚奉枢密院钧旨，将犯官刘逵今日五鼓绑出市曹斩首。为此来到法场，一来禁止闲人，二来恐监斩老爷下来，只得在此伺候。哥，犯官可曾绑下？（净）绑下了。（生）带出来。（净押外上）刘逵，刘逵，今日完你为臣子之事了。

【粉蝶儿】吐雾吞云，俺今日吐雾吞云，舒不了满乾坤搜挡垂恨①。圣上嗄，再不能待漏彤宸，只除是冤魄书残鬼奏，兀自泣长门隐隐②。他只为不辨个贤臣君子，可不笑杀那宋家张本。（下）

【泣颜回】（丑、旦上）懿旨降慈仁，为悯颜长庚倾殒。自家司礼监内侍是也。奉太后娘娘懿旨，令咱家到法场留取犯官刘逵，到五军都督府候旨定夺。（净、生、外上）圣旨昨已到下，少顷童老爷亲自监斩，你们自内侍下僚，敢来传旨么？（旦、丑）哓，好胡说！皇太后呵，怨燕霜飘血，金闺玉旨陈情。（生、净）且住。待圣旨到来，放去便了。（旦、丑）好胡说！（抢下）（生、净）怎么一个斩犯，竟是夺去了？（老旦、小旦引副上）回凶供鲸，待诛谗方把朝纲振③。戮尽了雉兔狐猿，从今后虎豹横遁。

（净、生）启老爷，一个犯官被内侍夺去了。（副）夺到那里去？（生、净）五军都督府去了。（副）一个犯官被内侍抢去了？反了，反了！（生、净）说奉太后懿旨，还要候旨定夺。（副）圣旨昨已到下，太后焉能违旨？该死的！既没有圣旨，怎被阉狗夺去？蔡府知道，连我也都不好了。快快夺回斩首！（净、生）嗄！（下）（副）有这等事！铁案如山立，龙章岂悔移。（下）（丑、旦、外上）（旦）刘先生，这里是五军都督府了，请候片时，等皇爷的圣旨。

【北石榴花】（外）俺只见漫漫长吁气氤氲，不能够嚼血喷顽嚣。我这餐刀饮剑一个残魂，望什么杨枝一点，再沾天恩。（丑、旦）太后娘娘知道你是忠臣义士了。（外）说甚么义和忠，落得丘陵损，泪残襟雨似杜鹃枝印。（旦、丑）午未一时，就有赦书到了。（外）捱甚么日时辰，捱甚么日时辰，多一刻多悲恨，那里是枯木又逢春？

【泣颜回】（生、净上）鲸鲵驾海管取又遭迍，岂惧风云作阵。你这些孩子们，快快把犯官放回枢密府处斩！这是煌煌天旨，无端横肆强秦。（丑、旦）放屁！太后有旨，谁敢不从？你家官儿这等大的么！（生、净）打这阉狗！（夺外下）（末上）殷殷志恳诚，凝眸望断重瞳信。定须教恩向日边，必竟雨露重新。

（丑、旦）启上公公，今早夺得刘逵，又被童府夺去了。（末）童贼，童贼，不畏太后懿旨么？敢来夺取犯官！难道司礼威权，反不如你那贼子么？孩子们，随我去抢夺刘爷。（丑、旦）晓得。（末）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

(下)(生、净、外上)老爷有请。(副上)可曾夺回么?(生)夺回了。(副)有赏。刘逵,刘逵,你犯下大罪,又通同内侍,搅混法场,敢是你要谋为不轨么?(外)你休得多言!

【黄龙滚犯】我是个箕比殷民④,我是个箕比殷民,不畏着敲牙绝吻。你是操莽雄狐⑤,不省着法伦国本。少不得烛焰冰消势当尽,岂百年兽迹在衣襟?留取俺舌剑唇枪,留取俺舌剑唇枪,道刘逵为国身殒。

(末上)孩子们,提过犯官来。(生、旦)有。(副)段老先,刘逵坏法乱臣,罪在不赦。下官钦奉圣旨,法曹处斩,你来抢劫,无法无君是何道?(末)咱奉太后娘娘懿旨,暂停半日,如午未二时赦书不至,悉听处斩。

【扑灯蛾犯】明湛湛青宫懿旨垂,炫赫赫子母较前因。(副)自古道: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犯法当行,何由内官作主?(末)住了!你道我内官做不得主,难道把皇上孝道多废了?圣上呵,端端侍亲闱,律堂堂法章尧舜。倭倭的狐尾乱金门,休狠。殿中持法须绥绥,金风透露有丝纶。

(副)似欺我不是皋陶之辈⑥,不能执法?我今偏要依律奉旨,拿过来。(净、生)晓得。(末)童贯,你敢就斩么?过来,太后何人之母,敢不遵旨么?(副)段老先,你与刘逵虽然是个好友,也要看朝廷体面。一个斩犯,揸自劫夺。

【上小楼犯】欺明主乱烘烘背旨来,口查查言不顺。你与刘逵呵,两下里如臭芝兰,两下里如臭芝兰,犹如管鲍⑦,犹如龃龉⑧。却不道律有萧曹⑨,却不道律有萧曹,律有亲谊律无私,这其间在休积浑。

吩咐开刀。(小生)圣旨下!圣上有旨:犯官刘逵疏辩党人碑,未必有负朝廷。姑且停刑下狱,明日会同科部,实拟党人碑上一百二十人,果系贤党、奸党?着该部实奏,不得有违。谢恩!(下)(外、末、副)万岁,万万岁!(末)孩子们,把刽子手着实打!(生、净下)(末)犯官在此,你带了去。(副)下官不敢。(末)你道内官做不得主,这一道圣旨从那里来的?(副)下官是奉蔡府钧旨。

【尾】(末)你谄谀媚灶为章本,全不顾男儿须鬓,(合)那邪正岐途势有分。

(外、末下)(副)哗!还有蔡府做主,管他怎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注〕①乾:原抄本作朝。　②长门:汉宫名。此借指宋宫廷。　③谗:原抄本作

缆(才)。 ④箕比殷民:商朝的臣子箕子与比干,都是著名的忠臣。殷,商代的别称。⑤操莽雄狐:操莽,曹操与王莽,王莽令西汉失国,曹操使东汉趋亡,故剧中将之视为祸国巨奸。雄狐,此指奸邪之臣。语出《诗经·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朱熹集传谓"狐,邪媚之兽",以比"居高位而邪行者"。 ⑥皋陶(yáo):虞舜时的司法官。《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⑦管鲍:春秋时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两人是知心朋友。 ⑧龆龀(tiáo chèn):垂髫换齿之年,即童年。此指儿时即为密友。 ⑨萧曹:西汉开国功臣萧何、曹参。萧何先任丞相,制定律令,死后曹参继任,一依萧何成法,人称萧规曹随。

谢廷玉打碑后被捕,蔡京传令把他发往枢密院交与童贯严刑拷问,随即又派差官去枢密府传令杀谢并取来首级回话。傅桂枝得信,用计骗得差官令牌,到枢密府中救出谢生一同逃走。蔡京得知谢廷玉逃走,又得知他是刘逵的女婿,就传令杀害刘逵。第十八出就是写刘逵被押赴法场斩首而被司礼监内官段笏营救的一场戏。

此出一开始,两个刽子手奉枢密院钧旨,将犯官刘逵从监中提出来,在当天五鼓时分绑于市曹斩首。法场气氛严肃,禁止闲人行走,专等监斩官童贯到来。刽子手唱【粉蝶儿】一曲,以调侃的语气告知刘逵,今天就是他的毕命之日了。在刽子手看来,刘逵自谓忠心耿耿,如今却落了个被冤杀的下场,真正有些可笑。此时的场面惊心动魄,刘逵处于生死关头,剧情的发展也到了紧要关头。

这时,司礼监的两名内侍奉皇太后旨意,来到法场营救刘逵。原来刘逵被逮捕之前,已让女儿丽娟随乳母一同逃生,丽娟得算卦人刘铁嘴的妻女收留同住。蔡京下令搜捕刘逵女儿,校尉误将刘铁嘴的女儿琴儿当作丽娟捕去。司礼监内官段笏与刘逵交情深厚,他欲救护刘逵之女,向皇太后进言让刘逵女儿(实为琴儿)到宫中浣衣局供职。皇太后召见琴儿得知刘逵冤情,决心救他,于是段笏便依据皇太后密旨派内侍到法场要把刘逵带走,送到五军都督府候旨定夺。【泣颜回】一曲,前半段是内侍所唱,他们自恃是皇太后差遣,开门见山讲明来意。但是,法场上的枢密院校尉自认为是奉圣旨行事,对内侍的要求根本不买账。内侍们有恃无恐,亮出皇太后的招牌,然而校尉们仍然坚持必须有圣旨才能放人。内侍们见善说不行,只好恶夺,就动手强行抢刘逵而去,法场校尉竟然无可奈何。此时枢密院童贯来到法场,他是蔡京的同党,具体执行对刘逵的斩首。【泣颜回】一曲的后两句是童贯所唱,他认为杀了刘逵这样的乱臣才能重振朝纲,所表现的附和蔡京、与刘逵为敌的政治态度非常鲜明。童贯听了校尉报告,得知刘逵已被内侍夺去的情况,觉得事情重大,无法向蔡京交差,就又命令校尉前往五军都督府再把犯官夺回来。这样,矛盾冲突一下子推到非常尖锐的地步,观剧至此,不能不为刘逵的生死捏着一把汗。

刘逵被两个内侍带到五军都督府候旨。他自己还不知道其中的内情,所

唱【北石榴花】一曲表达的仍然是临刑前为国尽忠、视死如归的心态。刘逵是忠烈之士，他在开始决心同蔡京进行斗争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因此，他没有对死亡的畏惧，只恨在死之前不能像前代烈士嚼血喷敌那样表现一番；眼下马上就要被斩首，他对获得皇恩特赦不抱任何希望。当内侍告诉他，皇太后已经知道了他是忠臣义士并有可能将他赦免时，刘逵仍然不敢相信，他只是觉得多捱些时辰只是多增添几分悲恨而已，不可能有枯木逢春的奇迹出现。这段唱词和几句对白，生动地表现了刘逵刚烈不屈并带有几分愚忠的性格特征；同时，也说明刘逵对奸恶势力的凶残狠毒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可能遭遇的悲惨结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果然，童贯所派校尉又赶来了，他们要把刘逵再夺回去，遵照既定命令将他在法场斩首。这里的一曲【泣颜回】也分前后两段。前几句是校尉们所唱，他们既仗童贯之势，又仗圣旨之威，因此态度非常凶横。在内侍们和他们争执时，这些如狼似虎的校尉就倚仗武功动手开打。内侍们哪里是校尉们的对手，于是刘逵又被校尉们夺去了。这时，段笏来到这里，【泣颜回】一曲的后几句是段笏所唱，他自信皇太后的威力能使圣旨改变，并能使刘逵这样的忠臣得救。

值得注意的是，本出中前后两支【泣颜回】曲的结构安排大致相同。第一支【泣颜回】曲前半是段笏掌管的司礼监的内侍所唱，后半是段笏的对立面童贯所唱；第二支【泣颜回】曲前半是童贯掌管的枢密院的校尉所唱，后半是童贯的对立面段笏所唱。这样的安排，反映了朝廷中两派势力斗争的针锋相对和势均力敌，也表现了斗争的尖锐和激烈。

这种激烈的冲突在继续着。段笏听了内侍的报告，得知刘逵又被童贯亲自带人抢去，于是他也亲自带领内侍们再往枢密院抢夺刘逵。童贯夺回刘逵，非常得意，对刘逵进行斥责，说他勾通内官谋为不轨。刘逵唱【黄龙滚犯】一曲，对童贯进行坚决的回击。曲词中，刘逵以殷商时著名忠臣箕子和比干自比，表示决不屈服于奸佞的淫威；同时，他把童贯、蔡京一伙比作曹操和王莽，揭露他们把持朝政、祸乱国家的罪恶；并且警告童贯总有一天会如冰山崩倒，难逃覆灭的下场；而他自己则决心以唇剑舌枪同奸臣斗争到底，以死报国。此出中反复渲染刘逵的忠烈品格和斗争精神，一方面是突出树立刘逵的形象，一方面也是标示出段笏和童贯之间斗争的性质，产生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相结合的双重戏剧效果。

接着，段笏带领内侍来到枢密府，同童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段笏让内侍把刘逵带过来，童贯以奉圣旨监斩的理由指责段笏无理，段笏则以奉皇太后懿旨让暂停半日，等候新的圣旨下达。【扑灯蛾犯】一曲是段笏所唱，他向童贯讲明，皇帝尽管是一国之君，圣旨虽然是最高命令，但是皇帝对母亲是要尽孝道的，是要听从母亲的旨意的。童贯以圣旨压人，段笏则以超过圣旨的旨意予以回击，而且他对皇太后懿旨的威力充满信心。但是，童贯还不甘心

服输，他出于蔡京一党的政治需要仍然进行强辩，段笏则针锋相对，毫不让步。此曲之后的一段对白即是童、段二人的又一轮舌战，斗争极其尖锐。此时，童贯又举出一条新的理由，他指责段笏抢夺刘逵是出于个人私交，不顾朝廷法纪。他唱【上小楼犯】一曲，对段笏提出警告，说段笏和刘逵只不过是臭味相投的朋友，而他却是像萧何、曹参那样在为朝廷执法。童贯把他伙同蔡京残害忠良的行为说得冠冕堂皇，依仗他所掌握的现有权力，强行下令对刘逵开刀。他作为蔡京的同党，既内心奸恶又办事果断，这里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童贯的性格特点。

在这关键时刻，宫中内侍赶到，传达皇帝圣旨，让暂且停刑，将刘逵下狱监押，明日会同有关科部审议党人碑一事。在封建社会里，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圣旨一到，原有的对峙之势自然消解。段笏十分得意，下令让内侍们"把剑子手着实打"，并以自己能讨来皇帝的圣旨对童贯进行奚落。【尾】曲是段笏所唱，他得理不让人，进一步指责童贯对蔡京谄媚逢迎，厚颜无耻。童贯此时则垂头丧气，他只有以奉蔡府指令来自找台阶，并且以蔡京作靠山来推卸罪责。随着圣旨的到来，段笏、童贯这两个人物的态度与表现急剧发生变化，戏剧气氛也急剧发生变化，跌宕起伏过后给观者留下丰富的回味余地。

这一出戏的奇妙之处，在于对刘逵的夺来夺去。剧情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刘逵的生命悬于一旦，戏剧的悬念一直没有放松。在杀害还是营救刘逵的过程中，童贯所代表的奸恶的一方和段笏所代表的忠良的一方展开尖锐的冲突。冲突双方都要借助于皇权，而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皇太后的特殊身份的制约。从本出剧情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时代朝廷与宫廷中错综矛盾关系和复杂内幕的一角，并了解到封建时代朝廷中的忠奸斗争同宫廷中内官（太监）及宫闱（后妃）的各种复杂关系彼此交织的情形。在明清之际许多描写忠奸斗争的作品中，《党人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此剧的这一出戏所表现的斗争场景又是比较典型的情节，其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

（王永宽）

党人碑

丘 园

第二十一出

【秋夜月】（外上）出未央[①]，鸡舌犹相傍[②]，一旨内召文宗匠。咱家内

官常侍便是。奉皇爷旨意，叫咱家密召蔡学士进宫议事，来此已是。有人么？(副上)什么人？(外)报去，说内侍公公要见。(副)是。老爹有请。(净上)内屏坐拥春罗帐，半闲堂虚讲③，金谷园效放④。

(副)内侍公公要见。(净)道有请。公公，适才朝罢，又召何事？(外)皇爷退居长信宫，忽传一旨，着咱家来召你进宫议事，皇爷立等。(净)就行。(外)口传皇帝旨⑤，(净)不俟驾而行。(下)

【引】(三旦、末引小生上)富有山河锦绣壤，梨情歌有《甘棠》⑥。

天仗霄岩建羽旌，春风送色晚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寡人大宋徽宗是也。守太祖之封疆，系黎庶之乐土。纳言纳奏，每以难为自警；寡尤寡悔，常将盘铭怀恩。果然物阜民安，真个丰和世泰。前因学士蔡京进党人碑，元祐奸党共一百二十人，教孤颁行立石，以励臣下。又有户部侍郎刘逵，疏辩司马光等尽皆忠臣义士，寡人未知就里，将刘逵逮狱，前日命部科九卿会同，实拟贤奸具奏。不想各衙门有执贤而论，也有执奸而辩，寡人难以分别，为此密召蔡京进宫，朕自与他微服改装，私行天街，暗察人心公论，便知端的。(净上)臣蔡京见驾。(众)平身。(净)万岁，万万岁！(小生)学士，朕之圣人也有游览山川，体访民瘼。朕今端居九五，未知民间疾苦。欲与学士微服游行，效乡观之问俗，学巡狩之遗风。卿意以为何如？(净)皇上效圣君之游豫，实乃万姓之休助也。臣不敢不随驾。(小生)朕改装一书生，卿改装一随从便了。(净)领旨。(小生)内侍，取九云巾过来，你们回避了。

【宜春令】离金阙叩阊阖，望云霓空随建章⑦。非为舞霓，又非云际重门访。看双双莺雁□行，一对对蜂狂蝶攘。忽听书生，声声笑语对着同讲。(下)

(生、外、副、丑上)请了。(外)一片飞花带恨来，(生)几重怨雾傍泉台。(副)藤萝也解埋忠义，(丑)附石唏嘘似有哀。(外)列位，我等俱是同学中朋友，只因蔡京专权，蒙蔽圣上，将元祐贤人尽属奸党，立石颁行，是非倒置，公论磨灭，总有抱负，难展奇怀，不能为先辈先生洗涤沉冤，如何是好？(副)圣上为党人碑一事，不知埋没了多少公卿。我等俱是腐儒，焉能挽回天日？我们同到碑前，拜哭一回，使元祐先灵也知我等少抉公道。众兄意下何如？(丑)妙，妙！就请同行。(副)信步之间，这里是了。(众)你看草护残碑，云封姓氏，好不凄惨人也。

【太师引】恨一座锦绣碑埋荒壤，又不是杏苑凤墙。却留着旧贤宿义，与闲花和野草流香。(小生、净暗上)(听介)怪请缨路没难枭逆党⑧，谁不泣岐路亡羊⑨？我那司马相公嗄，不能够凌烟上共守着旧章⑩，却受了冷风残的惆怅。

(小生)列位请了。(众)请了。(小生)适才列位在此哭拜残碑,为何事故?(外、生)长兄有所不知,这碑姓名俱系元祐先贤。(净)怎见得就是贤人?(小生)不许开口!(丑)勿要插嘴!(外、生)当今听信之言,(副)蔡京乃当今世上之权奸嗄。(丑)尽没为奸党,(生、外)撰作党人碑,颁行天下。吾辈呵,

【琐窗寒】恨衣冠牛马同邦,把公平一旦亡。(小生)想圣上未知就里。(众)圣明蛊惑,把巧舌如簧。(小生)那些朝臣,缘何不辩?(众)封书待漏,遭冤流谤,谁肯把一身骸髁[11]?因此流泪诉衷肠,把百年贤士安放。

(净)诸生狂言,不可为信。(小生)我命你不许开口!(丑、副)这也可笑之极。我们相公在此说话,谁要你多嘴?惹打之极,可恶,可恶!你看什么,你不认得我相公么?(小生)列位,还要请教个明白。碑上第一名司马光,有何贤德?(外)那司马光相公,在哲宗一十五年,身徇社稷,毫无瑕疵。至病革,不复自觉[12],谆谆如梦中,语皆天下事也。及卒,太后闻之大恸,哲宗亲自临丧[13],京师为之罢市往吊。后移棺葬秦,送者如哭亲丧。都中四方,皆图画像,四时以祭。苟非贤达,焉能如是乎?(小生)苏轼有何贤德?(生)东坡先生身居翰院,时神宗每读其文,赞曰:"奇才,奇才!"颇以语言切见时政。王安石居政,藐视百官,及见苏轼在坐,不敢狂言作色。非正人君子,权相焉能畏避乎?(小生)文彦博有何德能?(副)文老太师逮事四朝,任相五十余年,名闻四夷,立朝端重,临事能断,有大臣之风[14]。功成退居,朝野岂得不重焉?(小生)程颐有何贤德?(丑)程夫子乃湖南处士,力学好古,安贫守节,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为崇政说书[15],标《大学》、《论语》、《中庸》,注解而达于天下,及尊儒道之重者,不独为子孙所当法,而为百世帝王所当法也,安得不贤?安得不贤?在碑一百二十名,无不名彰功绩,行制勋猷。

【三段子】却是梁材庙廊,金楗里简编有香[16]。不能够凌烟姓扬,反守着花烟草塘。(丑、副)老兄,那奸相蔡京呵,瞒天昧地心术丧,贪婪酷法生无状,把一个国宪君权窃来自掌。

(净)你们不要骂便好。(副)就骂了那老狗骨头,亦有何妨?(丑)我相公们见了他,竟打而为者也乎哉。

【大圣乐】(小生)听他人言语真详,贤良关甚党?错教鸾鹭来惆怅,朝和野暗流谤。诸生过来,我非别人,孤是赵家之主徽宗帝,(众)臣等不知圣驾到临,死罪,死罪!(小生)罢了,这人呵,就是平章一蔡郎。(众)圣上问起元祐一事,臣等敢不以言实对?今则负罪于君相,愿陛下怜而赦之。(小

生)朕因党人碑一事,朝臣辩论不明,私自游行,以察民心。今得诸生讲明,始知颠末。今蔡京在此,诸生协拿,午门候旨便了。(众)万岁,万万岁!(小生)得遇玄言辟妄,救正了伤风化的一旨明党。(下)

(丑)这个就是蔡京奸贼!(副)等学生来认一认看,好一个相公,坏尽了他的体面,我们竟打这老乌龟便了。(丑)把他的胡子都拔去了他的!(外、生)拿到午门候旨便了。

【尾】你今势败方悔想,好一个纳言宰相,今与元祐诸君才有光。

〔注〕 ①未央:汉宫名,此借指宋宫。 ②鸡舌:鸡舌香,即丁香,古代尚书口含此香上殿奏事。 ③半闲堂:南宋权奸贾似道的堂名,此系泛指。戏曲作品中常有将后世事物前置的写法,此处亦然。 ④金谷园:东晋石崇所建之园,是古代的名园。此亦系泛指。 ⑤旨:原抄本此处为空格。 ⑥甘棠:《诗经》篇名。甘棠,即棠梨,《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朱熹集传谓"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⑦建章:汉宫名,后多泛指宫殿。 ⑧请缨:西汉终军自请出使南越,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后用作自告奋勇请求杀敌除害的典故。枭:枭首,把割下的头颅悬挂起来。 ⑨岐路亡羊:典出《列子·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岐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后因用作迷失方向之典。 ⑩凌烟:凌烟阁,汉代图画功臣以为纪念表彰的地方。 ⑪骯髒(kǎng zǎng):亢直貌。 ⑫复:原抄本作後。 ⑬哲:原抄本作泽。 ⑭臣:原抄本作宋。 ⑮崇政说书:即崇政殿说书,宋官名,职在为皇帝讲解经书史传,并备顾问应对,以士人官秩低、资历浅而学识可备讲说者充任。 ⑯棘:原抄本作读。

第十八出中,段笏从法场上救下了刘逵,但戏剧冲突并没有最终结束。刘逵究竟如何翻案?蔡京将有什么样的下场?这仍然是观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二十一出是写徽宗皇帝进行微服私访,发现蔡京奸恶并决定将他治罪的一场戏,也是全剧的关键性场次。

这一出开始,【秋夜月】一曲只是一段"引子"。宫中内官常侍奉皇帝旨意召见蔡京,他的两句唱词表明了他的身份和他刚刚接受的使命。蔡京的两句唱词自述他正在府中悠闲自在,还不知道皇上召见他是什么意思。在和内官常侍见礼之后,只得立即奉旨见驾。"引子"交代即将发生的事情,但将要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却朦胧不清,埋下了带有疑问的伏笔。

此时,徽宗皇帝由段笏和内侍陪同出场了。他唱的两句【引】表明了他的身份和他沉醉于歌舞升平的养尊处优的心态。之后的一段道白自述他微服私访的起因。他说起曾采纳蔡京的主张,在端礼门树立了党人碑,后来又把上疏反对树立党人碑的刘逵下狱论罪。近日让部科九卿会同议论,众说纷

纭，他一时难以判断。于是决定带蔡京一同微服私访，暗察人心公论，以便作出新的决策。但是，当蔡京来到时，他却对蔡京说是要效仿古代明君"乡观之问俗"，并没有明言他私访的真实目的。这里表现出徽宗皇帝颇有心计，而蔡京一时也难以了解皇上的意图，只好表示遵旨随行。此处又一次埋下伏笔，预示着徽宗带着蔡京的一次私访必有精彩好看的情节。【宜春令】一曲是徽宗所唱。他扮作书生，让蔡京扮作随从，出了宫门，走过长街。曲词表现了他以一个普通文士的身份进入市井的感受，看到莺燕飞翔、蜂蝶嬉戏，听见人们的读书声和欢笑声，他都觉得非常新鲜。

接着就发生了生动的戏剧性场面。几位太学中的书生相聚一处，谈起蔡京专权及立党人碑颠倒黑白、诬陷忠良的行径，不由得十分气愤。他们相约到被打破的石碑跟前哭拜，表达他们伸张正义的心情。【太师引】一曲，是几位书生的合唱。他们面对倾倒的残碑，表达伤今怀昔的感慨；他们思量起前朝的司马光、文彦博等先贤，流露出敬仰之情，并为这些先贤们如今受到的贬损而伤感惆怅。他们的行为，正好被私访到此的徽宗皇帝看得一清二楚。当徽宗询问他们哭拜的原因时，他们就如实相告，直言不讳地说前朝的元祐党人是贤良忠臣，并痛斥当朝的蔡京是祸国奸佞；还直言说如今皇上受到蔡京蒙蔽，没有能够阻止蔡京的奸谋。【琐窗寒】和【三段子】两支曲子都是书生们回答徽宗时所唱，此时他们不知道眼前的二人竟然就是徽宗皇帝和奸相蔡京，因此带着爱憎分明的情感，毫无顾忌地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倾诉。当徽宗询问前朝的司马光等人有何贤德时，书生们把他们所知道的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程颐等人的品德、才学和业绩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徽宗和书生们进行交谈的过程中，特别有趣的是蔡京总是要寻机插话，而徽宗总是斥责他不让他开口。而且，书生们说到气愤处就骂蔡京出气，甚至说若撞见蔡京还敢当面打他，蔡京当场听着却不能发作。书生们不知道眼前这位书生打扮的人所带的随从就是蔡京，只是一味地畅所欲言；而且，他们愈是畅所欲言，愈是解恨，观者也随着他们的解恨而解恨。这是戏剧艺术常用的误会法的一种，对于表现人物关系、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都能产生令观者感到振奋和激动的艺术效果。

徽宗听罢书生们的议论，并受到书生们义愤填膺的情绪的感染，他对党人碑一事、对蔡京其人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时，他唱出【大圣乐】一曲，表达了他对于书生们的议论的态度；同时，他向书生们亮明了自己的皇帝身份，也向书生们说明他所带的这位随从就是蔡京。至此，书生们感到突然，也感到惊喜，当他们向皇帝谢恩、请罪并且得到皇帝的宽容和支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观者观剧至此也会同样感到喜悦和激动。尤其是徽宗当场宣布让书生们擒拿蔡京，到午门候旨时，书生们高兴得连呼万岁。徽宗的微服私访取得了重大收获，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此曲的最后两句唱词表达了他

此时的心情，他听到了公正的民众舆论，澄清了原来的迷惑，对前朝的元祐党人重新有了正确的评价。于是，徽宗感到心满意足，他立即回宫了。

徽宗的离去，给几位书生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发泄怨恨的机会，也为本出戏留下了一段精彩的结尾。书生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捉住了蔡京，那种痛快而激动的心情，那种急切报复的情绪，的确按捺不住。他们面对这个痛恨已久的奸贼，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一起动手殴打"这老乌龟"，有人还把蔡京的胡子拔掉，让他出尽丑态，然后押着他前往午门候旨。【尾】曲是书生们的合唱。此时书生们看到蔡京势败倒台的下场非常得意，其曲词对蔡京尽情地奚落；同时，他们觉得为前朝的元祐党人申雪了冤案，颇为扬眉吐气。本出这样的结尾是一个精妙的"小收煞"，捉拿了蔡京，全剧的主要矛盾得到基本解决。此后，刘逵的获释，谢廷玉的昭雪及与丽娟、琴儿的成婚，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小收煞"处理得好，对于全剧的"大收煞"是成功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出戏对于全剧剧情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常见有官员微服私访的情节，其目的或者是缉查凶手，或者是寻访人才，或者是体察民情。这样的情节因有改装和误会发生，所以其戏剧性比较强烈，舞台演出的效果因此也比较好。但是，写到皇帝微服私访的情节却甚为罕见。丘园的传奇作品有两种都写了皇帝的微服私访，除《党人碑》之外，《幻缘箱》中也写了宋徽宗的微服私访。此剧中陶模与薛老男二人在京中同住，徽宗微行至其住处，薛以菠菜煮豆腐来招待他，把豆腐叫做"金镶白玉板"，把菠菜叫做"红嘴绿鹦哥"，徽宗甚喜，并从陶、薛二人口中得知方瑞生等人冤情。若将二剧相比，《党人碑》中写徽宗微服私访并有蔡京随行，情节更紧凑、更生动，而且更具有观赏性。从这里也可以了解丘园戏曲创作的独到之处。　　（王永宽）

比　目　鱼

李　渔

第七出　入　班

【水底鱼儿】(副净上)发积难当，妻扶女又帮。止求家富，不愿姓名香。

自家刘文卿是也。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前日贴了招帖，也不见有人进来。我已聘了一位名师，约定今日来开馆。等不得脚色齐备，

先把有的教习起来，等做净的到了，补上也未迟。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等先生与众人一到，就好烧纸。(内应介)

【金蕉叶】(生上)心忙步忙，赴温柔如归故乡。遥盼着优师伫墙，比龙门还加向往①。

来此已是，不免径入。(进介)此位就是刘师父么？(副净)正是。相公尊姓大名，有何赐教？(生)小生叫做谭楚玉。闻得府上新合小班，少一名净脚，特来相投。(副净惊介)怎么？你是一位斯文朋友，竟肯来学戏？这等说起来，是小班之福也。既然如此，等众人到了，一同开馆就是。

【水底鱼儿】(外、末、净、丑齐上)喜戴冠裳，从师入戏堂。做官极快，不用守寒窗。(见副净揖介)

此位是谁？(副净)新来的净脚。(众)这等说，是敝同窗了。大家见礼。(共揖介)(众)请问：教戏的师父，还是你自己，还是另请别人？(副净)我自家没有工夫，别请一位名师，即刻就到。

【绕红楼】(小生上)丝竹歌喉总擅长，名子弟尽出门墙。一字无讹，千人共赏，肯遗顾周郎②。

(副净)师父来了。(向内介)叫孩子们一面请姑娘出来拜见师父，一面取三牲祭礼，好烧请二郎神。(生)请问师父：甚么叫做二郎神？(小生)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就象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象儒释道的教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降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在心，切不可犯他的忌讳。(生)这等，忌的是甚么事？求师父略道几桩。(小生)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规矩，做那亵渎神明之事：或是以长戏幼，或是以男谑女。这是他极计较的。(生背介)这等说起来，我的门路又走错了。如今来到这边又转去不得，却怎么处？

【金蕉叶】(旦上)男疆女疆，自今朝毁堤灭防。这羞涩教人怎当，那窥觑如何阻挡？

(副净)我儿，这是师父，这是同班弟兄，都过来见了。(齐见介)(旦见生惊)(背介)呀！这是一位书生，前日在路上遇见的，他怎么也来学戏？(生做流连示意介)(旦)哦！我知道了。(副净对生介)谭兄弟，你既要入班，就该穿我们的服色。这顶尊巾须要换去了。(生)如今还是学戏，不曾做戏，到做戏的时节，换去也未迟。(副净)也说得是。(内送祭礼上)(副净烧纸毕率众拜介)

【驻云飞】护法金汤③，俯首虔诚拜二郎。默把吾徒相，暗使聪明长。嗓，开口便成腔，不须摹仿。身段规模，做出都成样。一出声

化作神龍猶比目不羨獨自
立青天

御青先筆



名播四方。

(副净)师父请坐了,等他们好拜,(小生)教戏虽是我,扶持照拂全靠主人,该与你一同受拜。(拉副净并立介)(众齐拜介)(生、旦并立)(一面拜一面觑介)

【前腔】(合)拜入门墙,愿你在阳间做二郎。显把吾侪相,渐使聪明长。嗏,不教不成腔,用心摹仿。求你把身段规模,做出程文样④,好使声名播四方。

(末)这些脚色可曾派定了么?(副净)派定了。(小生)这等,请散脚本。(副净散脚本介)我从今日起,把他们的坐位也派定了,各人坐在一处,不许交头接耳。若有犯规的,要求先生责治。(生、旦各背介)老天,保佑我和他两个坐在一处也好。(副净)众脚色里面独有生旦的戏多,又不时要登答问对,须要坐在一处。其余的脚色,任意坐定就罢了。(对丑介)你是正生,该与我女儿并坐。(扯丑与旦并坐介)(生、旦各慌介)(副净分派外、末、净、生各坐一处介)如今坐定了,我进里面去罢。有一杯薄酒备在中堂,求师父略教几句,应一应好日就请进来。安排开学酒,饮宴授徒人。(下)(小生)大家随着我,唱一只同场曲子。(随意拈曲一只)(众取箸作板同唱介)(唱完内请介)(小生)你们也一同进来,大家吃杯喜酒。

同班兄弟似天伦, 男女何尝隔不亲。
须识戏房无内外, 关防自有二郎神。

(同下)(旦吊场)我看这位书生,不但仪容俊雅,又且气度从容,岂是个寻常人物?决没有无故入班,肯来学戏之理。那日在途间相遇,他十分顾盼奴家;今日此来,一定是为我。(叹介)檀郎⑤,檀郎!你但知香脆之可亲,不觉倡优之为贱。欲得同堂以肄业,甘为花面而不辞。这等看来,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情种了。我如何辜负得你?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又做了这般的营业,料想不能出头,不如认定了他,做个终身之靠,有何不可。

【驻马泣】【驻马听】天付鸾凰,今日这一拜呵,只当是暗缔姻亲预拜堂。那些众人呵,权当做催妆姻戚,伴嫁媒婆,扶拜的梅香⑥。我那爹爹呵,若不是他私心认做丈人行,怎肯无端屈膝将伊让!是便是了,你既有心学戏,就该做个正生,我与你夫妇相称。这些口角的便宜,也不被别人讨去,为甚么做起花面来?【泣颜回】怎能勾扮虞姬常演《千金》⑦,博一个嫁重瞳净旦成双⑧?

莫怪姻缘多错配, 戏场生旦也参差。

〔注〕 ①龙门:在山西河津西北、陕西韩城东北,即禹门口。黄河流至此处,两岸陡

峻，拱立如门，故名。《艺文类聚》引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民间有"鲤鱼跳龙门"之谚。科举考试的正门亦称"龙门"，此即以"龙门"代指科第。　②遗顾周郎：三国吴周瑜精音乐，虽酒过三巡，若奏乐有误，必知之，知之必顾，时人因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谣。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③金汤：金城汤池，喻牢固。《汉书·蒯通传》："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颜师古注："金以喻坚，汤喻沸热不可近。"　④程文：由官方审定编发的作为科举考试范式的文章，由考官拟作或录用中式者之作。此指让人学习模仿的表演姿势。　⑤檀郎：情郎。晋潘岳小字檀奴，姿容甚美，为女子所慕，故后世以"檀郎"称夫婿或情郎。　⑥梅香：古时丫环多名梅香，后因称丫环为梅香。　⑦千金：指明沈采所作传奇《千金记》，以韩信事为主线，以项羽事为副线。　⑧重瞳：眼中有两个瞳仁，据说上古舜为重瞳，秦汉之际项羽也是重瞳，此即指项羽。

《比目鱼》常被认为是李渔戏曲创作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事本作者短篇小说《无声戏》中《轻富贵女旦全贞》(亦即小说《连城璧》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写襄阳书生谭楚玉与伶人之女刘藐姑的爱情故事。刘藐姑虽为伶人之女，但志气异常高洁。因无法改变父母要她学戏的决定，于是只肯学那贞女节妇之戏。谭楚玉爱上了刘藐姑，为了她，不惜抛开斯文，投身"玉笋班"与她一同学戏。二人情意相投，暗定终身，最喜欢上场做那戏中的夫妻。谁料藐姑之母贪财，逼她嫁给镇中首户钱万贯为妾。藐姑誓死不从，利用上场演《荆钗记》之机，假戏真做，投江殉情。既而谭楚玉也当场表明心迹，追随而去。所幸他们的事迹被神祇平浪侯所知，遂将二人变作一对比目鱼，由高人莫渔翁网获，起网之后，即变回原形。莫渔翁遂给二人完婚，并指引谭楚玉登上科举之途。谭生中式得官，并在莫渔翁指引下功成名就，后又在他的劝告下归隐山林。

李渔是一位极其重视舞台演出的传奇作家，他要求作品能够"奏诸场上"，并且声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把场上效果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他的传奇创作力求题材新奇，关目动人。在《比目鱼·入班》一出中，作为才人名士的书生谭楚玉看不上侯门千金，却认定一个女伶是"真正佳人"。为了追求她，他不顾自己的读书人身份，投身戏班，充当净角。这在充斥于明清传奇中的才子佳人故事里可说是新添一例。况且戏曲艺人在台下的真实生活，是为广大戏迷所关心乐知而又不易得知的。此剧以伶人演伶人，不光新奇，更是"梨园故事本来面目"，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入班》是该剧的第七出。在此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谭楚玉与刘藐姑邂逅途中，谭生一见钟情，却苦于无法接近。正好刘家"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爱情的执著最终战胜了对"龙门"的"向往"，谭楚玉决定不顾"名伤义伤"，"暂抛琴剑书箱"，毅然应招入班，去追求他的意中情人。

刘藐姑的父亲刘文卿是个戏班班主，夫妻俩都演戏，妻子刘绛仙还是个名角，靠着演戏和卖笑卖身挣下了一份家私。如今女儿又长成一个标致的姑娘，聪慧过人，家里指望她像母亲一样成为一棵摇钱树。这个父亲出场便叹生活不易，“发积难当，妻扶女又帮”，又道出他的人生哲学是“止求家富，不愿姓名香”。这点明了刘家卑污的生活环境：唯利是图，不顾廉耻，为了谋求“发积”“家富”，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父亲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发妻生女视作敛财之具，并日夜盘算着如何找个好主顾，卖个好价钱。刘藐姑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她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吗？剧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刘家“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日前“贴了招帖”招聘，“也不见有人”应招。教戏的“名师”已经聘好，“约定今日来开馆”。于是刘文卿“等不得脚色齐备”，决定“先把有的教习起来”。他正在吩咐大家准备“三牲祭礼”，安排举行仪式，谭楚玉急匆匆地赶到了。他决心来充这个“净脚”。剧中用充满机趣的话语描写他的心情：“心忙步忙，赶温柔如归故乡。”游子在外，思乡怀归，本是人之常情。谭楚玉此番所往虽是有失身份体面的戏班，爱情的动力却使他有久别回乡的迫切之感。对于读书人来说，人生的最高理想无非是一朝鱼跃龙门，名题金榜。可他“遥盼着优师仞墙，比龙门还加向往”，学戏的诱惑力居然大过功名前程，那是因为美好的爱情在向他召唤。

这位“斯文朋友”的到来令班主刘文卿十分惊讶。在当时，体面人岂肯屈尊与伶人平起平坐？莫说入班学戏，君不见，在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就连偶尔同戏子交往的贾宝玉也会遭到严厉责罚。久经江湖的刘文卿大概也是头一回碰到如此看得起己辈的读书人，谭楚玉来学戏，他认为是“小班之福也”。

人齐全了，便开馆。外末净丑，纷纷上场，大家一番厮认见礼。这时，教戏的师父也到了。于是班主着人唤请班中唯一的女演员——也就是他的女儿刘藐姑出来和大家一起烧纸祭拜二郎神。谭楚玉初来乍到，不懂梨园行规，便向师父请教何为二郎神。师父回答说“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他“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规矩，做那亵渎神明之事”，还特别计较“以长戏幼”、“以男谑女”一类事儿。谭楚玉如遭棒击，懊悔自己“走错了”“门路”，“又转去不得”。正暗暗叫苦，刘藐姑出来了。她虽然出身优伶人家，可是自洁自重，心思言行与大家闺秀无异。却又不能守在深闺，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含羞登场，忍受陌生男人的“窥觑”。在戏班里，她意外发现了谭楚玉，心中猛然一惊。她清楚记得，这是“前日在路上遇见的”书生。看到他不断的“流连示意”，刘藐姑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用心。他们一起拜神，接着又并肩拜师。一边拜，一边忍不住互相偷看。可以想见，碍于众人和神灵之面，碍于初恋的

羞涩之心，他们的相视只是短暂的一刹那。然而这已经足够了。在这对青年男女心中，这该是一段多么美妙而难忘的时光：一边是甜美静谧的两人世界，一边是忙乱嘈杂的组班仪式。

仪式之后是散脚本、派座位，谭、刘二人暗暗祈祷能被安排"坐在一处"。可是戏班自有规矩，生、旦"须要坐在一起"，净脚则另坐一处。坐定以后，师父教唱了"一只同场曲子"，随后便带领大家一同去吃"开学酒"。至此，组班开学就告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谭、刘二人始终未发一言，他们复杂的心理变化——忽而惊讶，忽而期望，忽而紧张，忽而沮丧，全靠简单的科介表露无遗。

然而戏还没完。刘藐姑落后"吊场"，独自对今天意外重逢的"这位书生"着实忖度了一番。他"不但仪容俊雅，又且气度从容，岂是个寻常人物？决没有无故入班，肯来学戏之理"，因此可以断定，此番来意必定是为了追求自己。想到他为了自己竟然"不觉倡优之为贱"，甚至"甘为花面而不辞"，心中非常感动。她不愿辜负这"从古及今第一个情种"，就此"认定了他"以为"终身之靠"，并把刚才的并肩拜祭"只当是暗缔姻亲预拜堂"，那些戏班众人未尝不是"催妆姻戚，伴嫁媒婆，扶拜的梅香"。她愈想愈真，觉得这都是上天的安排，甚至她那贪财势利的父亲，如若不是把谭楚玉当作女婿看待而"私心认做丈人行"，又"怎肯无端"受他跪拜？只有一事稍感遗憾，他"既有心学戏，就该做个正生"，和自己生旦搭配，每日里"夫妇相称"，却为何"做起花面来"，只有演虞姬、项羽故事时才能做一回夫妻。于是她又巴望着"怎能勾扮虞姬常演《千金(记)》"？儿女情态，感人肺腑。

《比目鱼·入班》较好体现了李渔戏曲作品动静互显的艺术特点。舞台上时而是同场齐唱，时而是内心独白；一方面人声鼎沸杂沓喧哗，一方面眉目传情脉脉无语。情节的波澜若隐若现，起伏有致。戏中直接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笔墨并不多，他们甚至未曾有过一句对话，但整出戏又完全是围绕着谭、刘两人而设计而展开的。作者熟悉戏班生活，熟悉昆曲舞场，善于运用角色调动营造戏剧氛围，运用科介背白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在同时传奇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假名摹画"是李渔剧作的惯用伎俩。《比目鱼》中，他用书生充当伶人，这应该直接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李渔本是文人，但他酷爱戏曲，带领着具有半职业性质的昆曲家班，教戏演戏，并以此谋生。他离不开被上流社会称为贱业的戏场，又不愿意被人视同于卖艺卖身的倡优。他只是"暂抛琴剑书箱"，将戏场当作谋生之所、进身之阶。如同《比目鱼》中的谭楚玉、刘藐姑之流，虽不幸一时流落梨园，混迹戏场，其举止言谈、性格思想却纯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丝毫不脱"斯文朋友"与名媛闺秀身份。由此似乎可以读出作者那根深蒂固的文人习气来。　　(周　秦　许莉莉)

比 目 鱼

李 渔

第十五出 偕 亡

【忆秦娥】(生上)空留恋,一场好事遭奇变。遭奇变,戏场夫妇,也难如愿。

小生为着刘藐姑,受尽千般耻辱,指望守些机会出来,成就了这桩心事。谁想他的母亲,竟受了千金聘礼,要卖与钱家为妾。闻得今日戏完之后,就要过门。难道我和他这段姻缘,就是这等罢了不成?岂有此理,他当初念脚本的时节,亲口对我唱道:"心儿早属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肯依。"这三句话何等决烈?难道天也不怕,单单怕起人来?他毕竟有个主意,莫说亲事不允,连今日这本戏文,只怕还不肯就做,定要费许多凌逼,才得他上台。我且先到戏房伺候,看他走到的时节,是个甚么面容就知道了。正是: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暂下)

【前腔换头】(旦上)恶声一至生奇怨,肝肠裂尽皆成片。皆成片,对人提出,死而无怨。

奴家昨日要寻短计,只因不曾别得谭郎,还要见他一面;二来要把满腔心事,对众人暴白一番,所以挨到今日。被我一夜不睡,把一出旧戏文改了新关目。先到戏房等候,待众人一到,就好搬演。只是一件:我在众人面前,若露出一点愁容,要被人识破,要死也死不成了。须要举动如常,倒妆个欢喜的模样,才是万全之策。正是:忠臣视死无难色,烈妇临危有笑容。(生、外、末、丑齐上)财主都贪色,佳人只爱钱。千金才到手,恩义总徒然。刘大姐,闻得你有了人家,今日就要恭喜了。(旦笑介)正是。我学了一场戏,只得今日一本,明日要做就不能勾了。全仗列位扶持,大家用心做一做。(众)尽我们的力量,帮衬你就是。(生背气介)怎么,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有这样无耻的妇人?一些不烦恼,也就去不得了;还亏他有那张厚脸,说出这样的话来。

【大研鼓】我心儿火样煎。待与他同声交口,吁屈呼冤。谁料他欢情溢出芙蓉面,更从檀口露真言。始信倡优,难与作缘!

他或者心上烦恼,怕人看出破绽来,故意是这等,也不可知。远远望见那姓钱的来了,自古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且看他如何相待?

【梨花儿】(净鲜巾艳服摇摆上)拚却千金买丽娟,风流独让区区擅。

万目同睁妒好缘，嗓！不愁乐事无人见。(旦作笑容拱手介)

(净指旦对生介)他如今比往常不同，是我的浑家了。你们都要立开些，不要挨挨挤挤不像体面。(生做气介)(旦)我今日戏完之后，就要到你家来了。我的意思还要尽心竭力做几出好戏，别别众人的眼睛，你肯容我做么？(净)正要如此，有甚么不容？(旦)这等，有两件事却要依我。(净)莫说两件，就是十件也要依你的。(旦)第一件，不演全本，要做零出。第二件，不许点戏，要随我自做，才得尽其所长。(净)原该如此。这等，你的意思要做那几出？(旦)只有头一出要紧，那《荆钗记》上有一出《抱石投江》①，是我簇新改造的，与旧本不同，要开手就演，其余的戏，随意做几出罢了。(净打恭介)领教就是。只求你早些上台。(生背介)这等看来，竟安心乐意嫁他了。是我这瞎眼的不是，当初认错了人，如今悔不及了，任他去罢。(旦)列位快敲锣鼓，好待我上台。(众应)(先下)(旦对生介)谭大哥，你不要忧愁，用心看我做戏。(生怒介)我是瞎眼的人，看你不见。(虚下)(内敲锣鼓)(旦上台介)(众扮看戏人挨挤上)(净取交椅坐看)(做得意状介)

【梧叶儿】(旦)遭折挫，受禁持②，不由人不泪垂。无由洗恨，无由远耻。事到临危，拚死在黄泉作怨鬼！

奴家钱玉莲是也。只因孙汝权那个贼子，暗施鬼计，套写休书；又遇着狠心的继母，把假事当做真情，逼奴改嫁。我想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焉有再事他人之理？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只得潜往江边，投水而死。此时已是黄昏，只索离了生门去寻死路。我钱玉莲好命苦也！

【五更转】心痛苦，难分诉。(向生哭介)我那夫呵，一从往帝都，终朝望你谐夫妇。谁想今朝，拆散中途。我母亲，信谗言，将奴误。娘呵，你一心贪恋，贪恋他豪富。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

来此已是江边，喜得有石块在此，不免抱在怀中，跳下水去。(抱石欲跳介)且住。我既然拚了一死，也该把胸中不平之气，发泄一场。逼我改嫁的人，是天伦父母不好伤，独他那套写休书的贼子，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为甚么不骂他一顿，出出气了好死？(指净介)待我把这江边的顽石，权当了他，指他一指，骂他一句，直骂到顽石点头的时节，我方才住口。(权放石介)

【前腔】(旦)真切齿，难容恕，(指净介)坏心的贼子，你是个不读诗书、不通道理的人。不与你讲纲常节义，只劝你到江水旁边照一照面孔，看是何等的模样，要配我这绝世佳人？几曾见鸱鸮做了夫③，把娇鸾彩凤强为妇？(又指介)狠心的强盗，你只图自己快乐，拆散别个的夫妻。譬如你的妻子，被人强娶了去，你心下何如？劝你自发良心，将胸比肚。为甚的骋淫荡，

恃骄奢，将人误？(又指介)无耻的乌龟，自古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你在明中夺人的妻子，焉知你的妻子，不在暗中被人夺去？别人的妻子，不肯为你失节，情愿投江而死，只怕你的妻子，没有这般烈性哩！劝伊家回首，回首把闺门顾。只怕你前去寻狼，后边失兔。

(净点头高叫介)骂得好！骂得好！这些关目都是从来没有的，果然改得妙！(旦)既然顽石点头，我只得要住口了。如今抱了石头，自寻去路罢！(抱石)(回头对生介)我那夫呵，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一心要嫁你；今日不能如愿，只得投江而死。你须要自家保重，不必思念奴家了！(号咷痛哭介)(生亦哭介)

【胡捣练】(旦)伤风化，乱纲常，萱亲逼嫁富家郎④。若把身名辱污了，不如一命丧长江！(急跳下台介)(潜下)(净惊喊捞人)(众哗噪介)

(生立台前高叫介)你们不消喧嚷，刘藐姑不是别人，是我谭楚玉的妻子。今日之死不是误伤，是他有心死节，这样急水之中，料想打捞不着。他既做了烈妇，我不得不做义夫了。(向下招手介)我那妻呵，你慢些去，等我一等。

【前腔】维风化，救纲常，(指净介)害人都是这富家郎。他守节捐躯都为我，也拚一命丧长江！(急跳下台介)(潜下)

(众惊喊介)钱万贯倚势夺亲，一连逼死两命。看戏的，大家动手，先打一个臭死，然后拿去送官。(净慌介)这怎么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急走下)(一人高喊介)凶人走了！喜得本县三衙为编查保甲⑤，来在乡间。大家写了公呈，一齐去出首。(众)说得有理，大家同去。

【大研鼓】(合)鸣官代雪冤，把义夫节妇，奇迹昭宣。戏文当做真情演，投江委实把躯捐。这本《荆钗》，后来更传。(齐下)

〔注〕 ①荆钗记：旧题柯丹丘作，为著名的宋元四大戏文"荆、刘、拜、杀"之一，写宋状元王十朋与钱玉莲的爱情故事。《投江》为原剧第二十六出(汲古阁本)。 ②禁(jin)持：折磨。 ③鸱(chī)鸮：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人认为是恶鸟。 ④萱亲：母亲。⑤三衙：此指一县的长官知县及其佐贰县丞、主簿。

谭楚玉入班以后，与刘藐姑情投意合，并在她的帮助下由净角改成了正生。这样两人便能经常借做戏中的假夫妻来传递真感情，彼此心有所属，矢志不移。可是当地的土财主钱万贯看上了刘藐姑，刘藐姑之母经不起利诱，"竟受了千金聘礼"，答应将女儿"卖与钱家为妾"。面对亲生母亲的凌逼，刘藐姑"肝肠裂尽皆成片"，决心以死明志。她见戏台就搭在水

边，便打算利用最后一次上台演戏的机会“把满腔心事，对众人暴白一番”，然后当众投江殉情。当夜，她将旧戏文《荆钗记·投江》“改了新关目”，就等次日演出。故事进行到这里便进入了全剧的高潮——第十五出《偕亡》。

这出戏以谭楚玉的悲叹开场。为了追求刘藐姑，他受尽千般耻辱，好容易才争了个戏场夫妻做。岂料好景不长，刘藐姑之母贪财受聘，逼女另嫁，“闻得今日戏完之后，就要过门”。若果真如此，则不仅今生姻缘无望，就连这“戏场夫妇”也做不成了。但是想到刘藐姑的诺言，想到她贞烈的个性，“难道天也不怕，单单怕起人来”？“莫说亲事不允，连今日这本戏文，只怕还不肯就做”。他心里忐忑不安，左思右想，只得早早来到戏房，就等刘藐姑来时，看看“是个甚么面容”，便知她心思如何了。

面临生死离别，刘藐姑彻夜未眠，成竹在胸。她生怕“露出一点愁容”，“被人识破”意图，求死不得，于是强颜欢笑，“举动如常”。谭楚玉见她一脸喜色，毫无伤感，不免痛心疾首，暗自叹息“怎么，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有这样无耻的妇人”？难道“倡优”人家真的都“难与作缘”吗？他几乎要怀疑自己“当初认错了人”而有点“悔不及”了。转念又想，刘藐姑哪里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她“或者心上烦恼，怕人看出破绽”，故作此态，亦未可知。于是只等钱万贯来，且看她“如何相待”。

这时，钱万贯身着“鲜巾艳服”，大摇大摆地到场了。他得意洋洋，自以为风流独擅，“万目同睁妒好缘”，对着谭楚玉颐指气使地说什么今天演戏“比往常不同”，因为刘藐姑已经是他的“浑家”了，大家“都要立开些，不要挨挨挤挤不像体面”。气得谭楚玉不知说什么才好，满以为刘藐姑会和自己同仇敌忾，不料她满脸赔笑，对着钱万贯“拱手”致礼，说“今日戏完之后”，就要嫁到钱家去了，她“还要尽心竭力做几出好戏，别别众人的眼睛”，并谄颜媚色地征求钱万贯同意：“你肯容我做么？”看到刘藐姑竟然如此“安心乐意嫁他”，谭楚玉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他的心凉了。

只有刘藐姑心里最明白：今天一旦上场，就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她对谭楚玉说：“谭大哥，你不要忧愁，用心看我做戏。”这淡淡的话语中蕴涵着多么深沉的情感，多么惨烈的痛苦啊。可是沉浸在失望和悲愤之中的谭楚玉却丝毫未能领会她的意思。

这时，戏开演了。刘藐姑选择的《荆钗记·投江》一出，演女主人公钱玉莲因不愿听从父母之命改嫁孙汝权，决意以死殉情，她徘徊江边，倾诉不平，然后投江自尽。第一支曲【梧叶儿】用的是原有曲文，但刘藐姑此时唱来，已经难以辨别这是在演戏还是在诉说亲身遭遇。她顺次演唱，口中讲着古人的事，心中则完全是自己的情。她巧妙地将许多曲文和宾白作了修改，以使之更符合此际的处境心情。这是她彻夜不眠精心修改的成果，靠着它才得以将

自己的心事诉说得淋漓尽致。她爱恋谭楚玉,便径直呼唤着"我那夫呵"向他哭诉心中的痛;她怨恨"贪恋他豪富"的母亲,便当众责怪她"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她尤其痛恨钱万贯这个"只图自己快乐,拆散别个的夫妻"的"坏心的贼子",便把他"权当"作"江边的顽石","指他一指,骂他一句",声称要"直骂到顽石点头的时节,我方才住口"。于是指着钱万贯的鼻子千"强盗"、万"乌龟"地尽情痛骂。不明就里的钱万贯哪里知道在骂他,还拼命捧场,"点头高叫":"骂得好! 骂得好!"恰似承认自己的罪行,这真是绝妙的喜剧场景。至此,既然真的骂得"顽石点头",刘藐姑"只得要住口了"。她心愿已了,要"自寻去路"了。在这污浊的人世间,她唯一不能割舍的是情人谭楚玉。刘藐姑最后要做的就是向他表白"不忘昔日之言",不惜以死殉情的心迹,并嘱咐他"须要自家保重",不必过于伤心思念。虽然还是戏中场景,却句句都是明白话,谭楚玉终于理解了对方的意思,两人相对"号咷痛哭"。刘藐姑随即高唱着"若把身名辱污了,不如一命丧长江",纵身投向滔滔江水。

假戏真做,全场震惊! 观众一片"哗噪",钱万贯大喊"捞人"。谭楚玉见刘藐姑投江殉节,悲痛欲绝,早已打消了独自苟活的念头。他站到"台前",高声向众人宣称:刘藐姑是他的妻子,"今日之死不是误伤,是他有心死节",刘藐姑"既做了烈妇",他便"不得不做义夫了"。于是义无反顾地跳下激流,追随情人而去。

眼见刹那间连丧两条人命,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钱万贯倚势夺亲"。于是群情激愤,合计如何惩罚他。有人建议"先打一个臭死,然后拿去送官"。钱万贯见众怒难犯,慌忙逃窜。戏便在众人轰轰烈烈的追赶喊打声中落下了帷幕。

李渔熟悉昆曲舞台,常能别出心裁,出奇制胜。在《比目鱼·偕亡》中,他以戏写戏,戏中套戏,若假还真,奇妙无比。除了关目新奇以外,他还特别注重排场,注重演唱效果。有异于戏曲脚本以曲词为主,道白、科介为辅的传统做法,在他的戏里,宾白占有较大的比重,台词各具身份个性,承担着串联情节、塑造人物的主要任务。科介和布景提示也明显增加,如出目之下就注有"先搭戏台"的提示,剧中动作提示则如"笑介"、"背气介"、"作笑容拱手介"、"做气介"、"打恭介"、"怒介"、"做得意状介"、"哭介"、"抱石欲跳介"、"指净介"、"权放石介"、"又指介"、"点头高叫介"、"号咷痛哭介"、"急跳下台介"、"哗噪介"、"立台前高叫介"、"向下招手介"、"惊喊介"、"慌介"等等不下二、三十条,极为详赡。在舞台调度上,李渔更是得心应手,生、旦、净、末、丑、杂轮番上场,一出之中,有独脚戏,有对子戏,也有群场戏,变化多端,忙而不乱,令人叫绝。

除了讲求关目新奇之外,李渔剧作的另一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情。郑振铎说这出戏"感情喷薄",观者"没有不为之感动的",良有以也。至于此剧的思

想意义，王端淑序云："笠翁以忠臣信友之志，寄之男女夫妇之间；而更以贞夫烈妇之思，寄之优伶杂伎之流。"序者原意尽管是揭橥李渔剧作的新奇之处，却也未尝没有反映出他独特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

（周　秦　许莉莉）

巧　团　圆

李　渔

第十出　解　　纷

【紫苏丸】(生上)儒流贬节为商贾，际时艰且安奇数①。只可怜宜戴凤冠头，屈他梦作商人妇。

小生为遵长者之命，暂抛书卷，觅利江湖。且喜来到松江，把先世所遗的账目俱已陆续收完；又买了许多布匹，不日就要回家。只是一件，起初来到这边，一心要做生意，把观风问俗、阅历人情的事，都且放过一边。如今正事已完，也该出去闲走一走。待我锁了门户，先往街坊去走一回来。(行介)

【九回肠】【三学士】俺不是慕贤名观风问俗，爱悲歌访筑寻屠。要向这童谣市语占天数，好做个致偏安的江左夷吾②。太平千日犹难待，纵有中山酒莫沽③，愁难诉。【三学士】愧杀我中流击楫输前古④，贩回家都是些长柄葫芦。楚囚欲泣无人对⑤，及至相逢泪欲枯。【急三枪】邦无道，休言仕，急归去。做个南容辈⑥，保妻孥！(暂下)

【前腔】(外用长竿负招牌上)走长街十人诧五，觅贤郎海底寻珠。沧桑不变终难遇，都道是这生涯绝类杨朱⑦。只思为我图安逸，那得个墨子充儿代御车⑧。真烦絮，便千年不遇交钱主，也是我命孤单合葬沟渠。枯骸不乞旁人殓，何用千贤笑一愚。依然向，人稠处，把招牌挂。不怕在官街上，把人驱。(竖招牌介)

远远望见两个后生飞赶前来，想是要买我做爷的了，不免坐端正了，好等他来拜见。(席地坐介)

【不是路】(副净、丑扮二少年急上)放脚奔趋，要看新闻实也虚。方才闻

得人说，有个作怪的老儿，背着招牌，要卖与人家做老子。不信有这等奇事，特地赶上前来，要验个虚实。那席地坐的想必就是，且先去看看招牌。(近前看介)呀！果然有这等奇事！惊还怖，莫不是现身穷鬼卖骷颅？(副净用扇打外头介)得，你这老头儿就是卖身的么？(外)就是卖身的。(丑)要多少身价呢？(外)只要十两。(副净)看你这样年纪，已是死了半截，只剩半截的人了，为甚么还要这些银子？既然如此，你会上山砍柴么？(外)不会。(丑)你会下水拿鱼么？(外)也不会。(副净)你会烧锅煮饭、舂米磨面么？(外)一发不会。(丑)既然如此，那人出十两银子买你回去做甚么？(外)做爷。(副净、丑)怎么，买你做爷？(外)招牌上写明白了，你们不识字么？(副净、丑)字是识得的，只为要问个明白，好去引人来买你。代相图，这十金不怕无人付，现有个觅鬼的钟馗出价沽。(外)不要取笑，若果有售主，就烦二位去引来，做得成交，老夫自然分付小儿，叫他重谢。(众大笑介)老实对你讲罢，那售主不是别的，只因孤老院中，少个叫化头目，要买你去顶补；又为乌龟行里⑨，缺个乐户头儿，要聘你去当官。这两个机会，你都不要错过。忙趋赴，你身旁即是黄泉路，休嗟迟暮，休嗟迟暮！

(外)你这两个孩子，好生不识高低。我年纪大你三四倍，也是一位尊长，怎么就把粗言恶语唐突起来？若不看你年小分上，竟该一顿肥打。(副净)你这老不死的贼精，我不打你也勾了，你反要打起人来。不要管他，动脚的动脚，动手的动手，打死这个老贼。(各用拳打脚踢)(外喊介)地方恶少打死人，街坊邻里，快来救护！

【前腔】(生上)何处惊呼？道是善类遭凶毙在途。呀，原来几个后生，攒殴一个老者。快去劝来。(劝开介)请问二位，他是老年之人，凡事该让他些，为何轻易动手？(副净)是人让得，独有这个贼精让不得。兄长立开，待我们打个尽兴。(生)请问二位，你两下相争，为件甚么事起？求尊故，若还欠债是我代偿逋。(丑)不说还好，若说起原故来，只怕兄长也要动气，不但不劝，还要帮着我们打哩！(副净)请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他明明取笑后生，要人唤他做老子，故此动了公愤。兄长也是后生，难道看了不动气？(生看毕惊介)呀，原来是卖身图，若不是道高众父堪称父，他怎敢弱视非雏强唤雏！(对众介)我劝你回尊怒，达尊面上难容唾，请收残污，请收残污。

(丑)照你讲来，他合该取笑我们，我们合该让他的了？(生)自然。莫说别样，单讲他没有儿子，就是个鳏寡孤独之人了。这四等人，朝廷尚且要怜悯，何况是我辈。(副净)既然如此，你何不兑出十两银子，买他回去做爷？(生)你看他一貌堂堂，后来不是没结果的，我就买他回去，也不是甚么奇事。二位兄长，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如今各请回家，待我问他的来


今日會合
招神
恼全虧了
地獄
相逢結鬼
緣
蕭然石畔久

历。(副净)有这等没志气的人。也罢,由他卑贱无堪畏,且让我做有志堂堂两后生。(各摇摆下)(生背介)且住,我姚克承自幼丧亲,常恨没有爹娘奉事,要学丁兰刻木[10],又记不起当时的面容。如今遇着个卖身为父的人,也是一桩凑巧的事。何不将机就计,买他带了回家,借他的身子,权当我爹娘一幅真容,朝夕捧茶献水,尽我一点孝心,焉知我爹娘的魂魄,不附着他的身躯前来受享?有理,有理。待我探探口气,若还是个好人,就同他交易便了。(转身揖介)长者在上,后辈见礼了。(外忙起回礼介)呀,多蒙解劝,该是老夫拜谢,怎么倒反赐起揖来?(生)请问长者,卖身之意却是为何?(外)请坐了听讲。(外上坐)(生旁坐介)

【二犯孝顺歌】(外)亡儿夭,后嗣无,空肠忍饥难自糊。(生)这等讲来,是没有亲人的了。既没有亲人,这身价十两是谁人得去?(外)就是老夫自得。不瞒兄讲,老夫是吃惯嘴头的,每日除茶饭之外,还要吃些野食。难道一进了门,就好问儿子要长要短?也待吃上一两个月,情意洽洽起来,才好问他取讨。故此要这十两银子,放在身边使费。这十两资财,不勾我半载闲啜哺。且酸甜几月,莫使肠枯。(生)他未曾做爷,先是这等体谅,可见将来爱了之心,是无所不至的了。(转介)既然如此,可要写张身契么?(外指招牌介)这就是卖身文券。若还遇了售主,竟交付与他为证便了。有这硬纸牌作券符,煞强似软文凭易生蠹。(生起收招牌)(藏袖内介)

(外)呀,这是我的本钱,怎么拿来收了,难道不许我卖身么?(生)果然不许。你从今以后就是我的父亲,不许再寻售主了。(外)难道你、你,你要买我不成?(生)我要买你。(外)还是当真,还是当耍?(生)儿子买父亲,岂有当耍之理!

【前腔】从今后,子不孤,爹爹老年并不独。你莫说螟蛉[11],我也竟作亲生父。当两家骨肉,死后重苏。这不是萍水踪,遇在途。分明是另怀胎,又疼了一番肚。

(外)既然如此,就兑银子出来。(生)这街坊上面,不是做交易的所在,须是请到酒肆之中,一面交财,一面尽礼,才成一个家数。就请同行。

善人无嗣易商量, 何用天公作主张。
伯道丁兰相遇处[12],两家积恨一时忘。

〔注〕 ①奇(jī)数:指不幸的命运。 ②江左夷吾:《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江左,犹江东,江南;夷吾,春秋齐名相管仲的字。原典为褒义,此处反用作贬义,指东晋甘于偏安江左的士大夫,句意则是苟且度日。 ③中山酒:传说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酒,饮之能醉千日。 ④中流击楫:《晋书·祖逖传》:"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仍

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慷慨。”　⑤楚囚欲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顗)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⑥南容辈：南宫适一类人物。南宫适(适一作括)，春秋鲁人，字子容，亦称南容。《论语·公冶长》记孔子曾嘉许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⑦杨朱：战国魏人，著名思想家，其学为当时显学，其思想核心为“贵己”、“重生”，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　⑧墨子：战国鲁人，墨家的创始人，其学为当时显学，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有《墨子》一书存世。　⑨乌龟行(háng)：指妓院。旧时称开设妓院或在妓院执役的男子为乌龟。　⑩丁兰：汉代著名的孝子。少失双亲，及长，刻父母木像，事之如生。三国魏曹植《灵芝篇》：“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　⑪螟蛉：指养子。螟蛉为一种鳞翅目昆虫的幼虫，蜾蠃常捕之喂养自己的幼虫，古人不察，认为螟蛉被蜾蠃收养，遂以之为养子的代称。　⑫伯道：晋邓攸字伯道，官至尚书右仆射。永嘉末，石勒作乱，他携子侄逃难，因形势险恶，恐难两全，乃弃子保侄，后终无子。见《晋书·良吏传·邓攸》。

《巧团圆》传奇事本作者小说《十二楼》之一《生我楼》，据说取材于当时现实。在改编中，作者通过巧妙构思，使情节更加出新出奇。

剧情演述汉阳秀才姚继，自幼与父母失散，孤身一人。邻居曹家无子，有意招他为养子，于是暗中考较其能力，劝他“暂抛书卷”，出门经商。曹家小姐早就有意于他，临行前两人私自定下婚约。姚继途经松江，遇到悬标卖身、意欲“与人作父”的孤老尹小楼。尹小楼家道殷盛而膝下无子，想用此计寻得一个孝顺之人，好立为嗣子，养老送终。姚继正苦于没有爹娘可以侍奉，便兑银买下了老人。无奈当时兵荒马乱，两人乍认又别，各自回乡探望。姚继回到汉阳，见曹家已经逃离，曹小姐被乱兵抓去，便努力寻访他们的下落。他先在贼兵那里错买得一老妇，索性拜她为母，继在老妇指引下买回了曹小姐。两人成婚后又去寻找尹小楼，最后方知买来的老妇居然就是尹小楼之妻，而尹氏夫妇实为姚继的亲生父母。偏巧此时又相逢曹家老夫妇，于是姚继与尹、曹两家终于大团圆。整个故事头绪纷繁，无处不巧，充分反映出李渔结构布局的独到功力，同时也显示了他力求新奇的艺术趋向。

《解纷》是全剧的第十出，演姚继路遇悬标卖身的尹小楼，决定把他买回家当父亲奉养的一段情节。世上只见买奴、买妾，这儿却来个买人作父，真是离奇古怪，闻所未闻。然而细察之，却也处理得合情合理。其中机妙就在“人情”二字。

姚继听从曹家的劝告，“暂抛书卷，觅利江湖”，到松江料理完“先世所遗的账目”，“又买了许多布匹”。初次出门，离家日久，他不免想念曹小姐，盘算起归程来。好在一切事务差不多都已办好，只差再稍稍考察一下这里的风土

人情，长点阅历，也算不虚此行。于是他“锁了门户”，走上街坊，一边“观风问俗”，一边不住声地慨叹着这动乱时局，悲凉身世。

孤老尹小楼一心想要认养一个孝顺的干儿子，好为自己养老送终。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倒转来做”，反将自己标价出售，卖给他人作继父。这样，如若“时运凑巧，遇得着这个奇人，他肯出几两本钱，买我回去供膳，就断然孝顺，断不忤逆可知了”。他做了个大招牌，上写：“年老无儿，出卖与人作父，只取身价十两，愿者即日成交。”然后挂在长竿上，上街寻买主。走在大街上，行人指顾猜疑，闲语纷纷。他却毫不在意，径直走到“官街上”，“人稠处”，树起招牌，等候意中的买主光顾。“远远望见两个后生飞赶前来”，他马上“坐端正了”，摆出一副“做爷的”样子，只“等他来拜见”。

“放脚奔趋”而来的是两个不干正经事的纨绔子弟。他们听说大街上竟有卖身作父的稀奇事，特地赶来看热闹。一见尹小楼是个穷苦老头打扮，先是恶语嘲讽，继而拳脚相加。李渔写戏“语求肖似”，什么样的人就打什么样的腔，只消三言两语，就能把两个恶少的丑恶嘴脸活脱脱地勾勒出来。这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科诨。两人向尹小楼询问卖身缘由，看他一大把年纪，“已是死了半截，只剩半截的人了”，既不会“上山砍柴”，又不会“下水拿鱼”，也不会“烧锅煮饭”，更不会“舂米磨面”，纯粹是个废物，就嘲笑哪会有人愿意出十两银子把他买回家去“做爷”，每天还得好吃好喝地供养他。这些家伙哪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只道是“现身穷鬼卖骷颅”，遇着了世上少有的“奇事”“新闻”，正好借此取乐一番，于是“叫化”长、“乌龟”短地胡说起来。尹小楼无端受到后生侮辱，不免以长者口气教训几句，谁知他俩竟动起手来。尹小楼招架不住，连连呼救。幸好姚继闻声赶到，他看到两个后生正在“攒殴一个老者”，还以为是索要“欠债”，连忙上前相劝，并表示愿意代为偿还。当了解争执起因之后，他顿然想起自己的身世，对老人更表同情。他耐心打发走了两个无赖，就在一旁坐下，仔细询问老人的来历。

姚继“自幼丧亲，常恨没有爹娘奉事”，想刻木为像，“又记不起当时的面容”。今天“遇着个卖身为父的人”，岂不是“一桩凑巧的事”？他决定打探清楚，如果是个好人，就“将机就计，买他带了回家，借他的身子，权当我爹娘一幅真容，朝夕捧茶献水，尽我一点孝心”。姚继善良仁爱，宽厚礼貌，与那两个恶少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一切都看在尹小楼的眼里，他也同样在观察他。为了试验姚继是否真心孝顺，他又故出难题，说自己是“吃惯嘴头的，每日除茶饭之外，还要吃些野食”，一旦这卖身的十两银子“使费”完了，还要向干儿子“取讨”云云，告诉姚继自己很难伺候。而姚继宅性仁厚，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认为这正体现了老人对小辈的“体谅”，体现了他那“无所不至的”“爱子之心”，于是决定收起招牌，买他为父。这使尹小楼万分激动，他不敢相信自己果真能遇到这样的好人，一个肯花钱买老人去服侍的善良青年。尽管是萍

水相逢，两人很快就亲密无间，宛若“亲生”，相与陶醉在这最为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之中。

有人批评《巧团圆》传奇过于求新求奇，堕入俗套，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这种“新奇”是富有内涵的，比如《悬标》一出，则仍不妨其为佳作。它看似离奇闹剧，实际上契合人情。通过这一精心设置的戏剧场景，李渔将世间诸多可赞、可鄙、可叹、可恨的人事作了生动的展现，并以真挚的人情味使观众和读者感慨不已，回味无穷。

有异于明清传奇其他名著，本剧中宾白和科诨所占分量较重，相比而言曲唱反稍显零星琐碎。这与李渔重关目、重排场的戏剧观念有关。他倾向于较多采用利于叙事的宾白，让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透过故事情节演出来，而不是通过抒情唱段唱出来，这样做无疑更容易赢得一般观众的欣赏。同样，李渔重视科诨，他把科诨比喻为戏曲的“人参汤”。他宣称写戏演戏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快乐，使看戏的人个个笑口常开。如果有一个人不笑，他就感到遗憾和担忧。然而他又认为笑应该是有内涵的，戏剧的娱乐性之中必须蕴含有丰富的思想情感。《巧团圆·解纷》可说是较好地实践了他的艺术主张。

（周　秦　许莉莉）

奈　何　天

李　渔

第二十一出　巧　怖

（众花灯、鼓吹引旦乘彩舆上）

【望吾乡】仆从攒眉①，愁他乐事违。新人上轿容偏喜，这番好事应无恙，共消却心头痞②。笙歌亮，宝炬辉，也与前番异。（到介）（丑上）（行礼照常介）（丑、旦一面拜一面偷觑）（各惊介）

（丑）你们众人都出去。（净扮丫鬟在场）（余众齐下）（丑背介）好奇怪，昨日相的时节，没有这样齐整，怎么过得一夜，就艳丽了许多？难道我命里该娶标致老婆，竟把丑的都变好了不成？

【忒忒令】把一个黑缁缁寻常的阿姬③，变了个白皎皎可人的娇丽。且莫说态度嫣然，不像昨日那般者实④，就是脸上的皮肉，也细腻了许多。为甚么肌肤颜色，一旦光而腻？（叹介）天那！我阙里侯前生前世造了甚

么孽障,只管把这些美貌的妇人来磨灭我?似这等越娶越风流,受花磨,遭云障,缠到何日已?

且住,我昨日去相的时节,当面与他说过的,他情愿跟随我,今日才嫁过来。为甚么又从头虑起?不要怕他,放开胆来去同他对坐。(坐介)(旦背介)好奇怪的事,昨日来相我的,是那韩解元⑤,好不生得风流俊雅。为甚么换了这个怪物?哦,我知道了,这分明是媒婆与大娘串通了做的诡计,见周氏死了,没人还他,故此捉我来替代。是了,是了!

【沉醉东风】这机谋设得好奇,遣死妾硬将生替。我只道入鸳帏,做百年佳会,又谁知盼神仙忽逢魑魅。我既然自不小心,落了人的圈套,料想这个身子不能勾回去了,就与这俗子吵闹,也是枉然。须要想个妙计出来,保全了身子,依旧回去跟着袁郎,方才是个女中豪杰。不须皱眉,不须泪垂,且欢嘻笑傲,做个才人辩解围。

有个妙计在这里,不但保全身子,还可以骗得脱身。(转坐对丑冷笑介)我且问你,你就是阙里侯么?(丑)正是。难道别一个好同你对坐不成?(旦)这等,我再问你,昨日那个媒人与府上有甚么冤仇,切齿不过,就下这样毒手摆布你?(丑)没有甚么冤仇。他替我做媒,是一片好意,怎么叫做摆布我?(旦)你家就有天大的祸事到了,还说不是摆布你?(丑惊介)什么祸事?快请说来。(旦)你昨日相的是那一个?可记得他的面貌么?(丑)我昨日相的没有娘子这般标致,正有些疑心,难道另是一个不成?(旦)却原来,你相的姓周,我自姓吴。那个姓周的被你逼死了,我是来替他讨命的!(丑大惊介)这、这、这是什么原故?

【园林好】听说罢魂灵暗飞,因甚事悬梁赴水?既晓得媒施奸诡,为甚的明晃晃被人欺,明晃晃被人欺?

(旦)老实对你讲罢。我们两个都是袁老爷的爱宠,只因夫人妒忌,乘他不在,要打发出门。你昨日去相他,又有个韩解元来相我,一齐下了聘,都说明日来娶。我两个私自约定,要替老爷守节,只等轿子一到,双双寻死。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了些,轿子还不曾到,竟预先吊死了。不知被那一个漏了消息,也是那韩解元的造化,知道我也要死,预先把礼金退了去。及至你家轿子到的时节,夫人叫我来替他,我又不肯,只得也去上吊。那媒婆来劝道:你既要死,死在家里也没用,阙家是个有名的财主,你不如嫁过去,死在他家,等老爷回来,也好说话。难道两头人命,了不得他一分人家⑥?故此我依他嫁了来,一则替丈夫守节,二则代周氏伸冤,三来问你讨一口好棺木,省得死在他家,盛在几块薄板之中,后来要抛尸露骨。我的话已说完了,求你早些备我的后事。(丑作垂头丧气连叫呵呀介)

【江儿水】(旦)既把真情告,求将善念施。衣衾定要新鲜制,殉身勿惜金珠费,尸骸莫葬君家地。且向空门寄取⑦,少不得要扶榇还家,与那未死的尸亲同瘗。(解带系颈自勒介)

(丑同副净惊扯介)新娘!耐烦些,快不要如此!(旦做不听又勒介)(丑)不好了!大家都来救命!(对副净介)宜春,你到静室里去,把看经念佛的都请过来,好一齐扯劝。(副净应下)(丑)吴奶奶,袁夫人!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甚么做定圈套上门来害我?如今没得说,轿子还在厅上,送你转去就是了。(旦)你就送我转去,夫人也不肯相容,依旧要出脱我。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死在这边,还有些受用。(丑跪介)吴奶奶,袁夫人!是我姓阙的不是,不该把轿子抬你过来。如今千求万求,只求你开条生路!(旦)你若要我开条生路,只除非另寻一所房子,把我养在里面,切不可来近身。等袁老爷回来,把我送上门去,我自有好话为你,或者连那场人命都解散了,也不可知。(丑磕头介)若得如此,万代沾恩。(起介)既然这等说,不消另寻房屋。我有一所静室,现在家中,就送你过去。还有两位佳人替你做伴,少不得就过来了。(副净持灯照老旦、小旦上)

【五供养】新闻诧异,一样文章,做法偏奇。(丑)他们两个,就是静室的主人,你同他过去就是。我如今没奈何,只得要去压惊了。只说三遭为定,谁知依旧成空;不如割去此道,拚做一世公公⑧。(下)(三旦相见介)(旦)请问二位仙姑,是他甚么亲眷?(老旦)新娘不消问得,你是今日的我,我是前日的你,三个合来凑成一个品字,大家不言而喻罢了。伊为新至我,我是旧来伊。拈花一笑,心是口不劳诠谛⑨。羡只羡你这乖菩萨,巧阿弥⑩,降魔秘诀授凭谁?

(旦笑介)原来二位姐姐也是过来人。这等说起来,我们三个原该在一处的了。那所静室在那里,何不一同过去?(同行介)(老旦)浮生共多故,(小旦)聚散喜君同。(旦)也愿持如意⑪,长来事远公⑫。(到介)(旦礼佛完介)好一所静室。(仰看介)有二位雅人在此,为何不命一个斋名?题一个匾式?(二旦)匾额倒做了,只是想不出这几个字来,就借重新娘罢。叫宜春,研好了墨,取匾额过来。(旦)我们三位佳人,一同受此奇厄,天意真不可解,总是无可奈何之事,就把"奈何天"三个字,做了静室之名罢!(二旦)妙绝,妙绝!只消三个字,把我辈满肚的牢骚发舒殆尽,就烦妙笔写起来。(旦写介)(老旦背对小旦介)我们一个有才,一个有貌,总不及他才貌兼全;况且才貌两桩,又都在你我之上。这等的佳人尚且落在村夫之手,我们两个一发是该当的了。(小旦)正是。

【玉交枝】令人形秽,尹和邢分妍别媸⑬。名花兀自受风欺,又何怪

这两摧残零葩剩蕊！从今不敢斗芳菲，就是沉香亭畔也难同倚⑭。

(合)愿相同终朝不离，愿相同终朝不离。

(旦)我们三个不约而同，都陷在此处。虽是孽障，也有夙缘。不但该同病相怜，还要同舟共济才是。等袁郎到家，他送我回去的时节，待我说与袁郎知道，或者连你二位也弄得上天，不致久沉地狱，也不可知。(二旦)若得如此，感恩不尽。

【川拨棹】(旦)心相倚，既同舟须共济。终有日共上天梯，终有日共上天梯，忍伊行偏沉污泥。(合)愿今生得共依，愿来生也不离。

【余文】(合)今宵又作同心会，禅床上再添一被，竟把普天下的奇冤凑作堆。

〔注〕 ①攒(cuán)眉：紧皱双眉。 ②心头痞：指郁积在心中的烦闷之事。 ③黑缁(zī)缁：形容皮肤黑的用语。 ④者实：稳实。 ⑤解(jiè)元：科举考试中乡试第一名。 ⑥了不得：弄不光、消耗不掉。 ⑦空门：原意是指佛教，这里借指寺庙。 ⑧公公：太监。 ⑨"拈花"二句：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唯有迦叶尊者理解其中妙谛，破颜微笑。后因以"拈花一笑"表示心心相印、无需口述。 ⑩阿(ē)弥：阿弥陀佛，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中最大的佛。 ⑪如意：古代一种供搔痒等用的器物，僧徒也以之作为宣讲时手持的道具，此系以"持如意"代指入静室修行。 ⑫远公：指晋高僧慧远，这里是吴氏借之指称邹氏及何氏。 ⑬尹和邢：汉武帝宠幸尹、邢两夫人，不令二人相见。及相晤后，尹夫人自痛不如邢夫人，低头俯首而泣，见《史记·外戚世家》。这里何氏是以尹夫人自拟而以邢夫人喻吴氏。 ⑭"沉香亭"句：唐玄宗和杨贵妃游赏时，召李白赋新乐章，李白援笔成《清平乐》三首，其第三首描写杨贵妃的风姿，有"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之句。何氏引用这一故实，系以杨贵妃拟吴氏，说不敢与她并肩比高下。沉香亭，在唐兴庆宫内，以沉香木修建成。

《奈何天》的情节颇为不经。它写的是阙素封，字里侯，生来疤面、糟鼻、驼背、跷足，并还有口臭、腋臭、脚臭诸病，集众丑于一身，粗蠢至极，混名"阙不全"。但又富到极处，"门户与朝廷争大"。他自幼聘有才女邹小姐，成亲之夕，为了怕邹氏嫌他丑，用了个"灭烛成亲"之计，以求瞒过初夜。但半夜邹氏已被他身上的恶臭熏得呕吐，次晨再见到他的丑陋形相，悲愤欲绝，乃于勉强挨过满月之期后，割断夫妻之情，将书房改为禅房静室，一人独处。阙素封再用倩人代为相亲的诡计，骗娶了一位姿色出众的何氏女。合卺之夕，何氏无力反抗，乃将自己灌醉。婚后未几，何氏也遁入书房和邹氏共处，与丈夫断绝来往。经略袁滢奉旨巡边。家中妒妇乘机遣嫁周、吴二妾。韩解元相中才貌双全的吴妾，后又因故退婚。阙里侯相中周妾。周氏见阙奇丑，愤而自缢。妒妇乃改以吴氏顶替。这里所选的《巧怖》，就是演吴氏被遣嫁到阙家时的一出戏。


但願早昇天
不敢求高獻
薄具高堂人

《奈何天》的情节有主、副两条线索，以上所述是全剧的主线。副线则是演阙里侯有一家仆阙忠，他极善筹划，以阙里侯名义做了焚去无法收取钱款的债券、辅助军饷等事，并用计斩除贼首，建立大功。朝廷因封阙里侯为"尚义君"，上天也叙他焚券输饷的阴骘，特遣"变形使者"为他改造外形。

至此两条情节线乃合在一起，当朝廷颁下诰命时，三女为争凤冠霞帔而吵闹，最后以阙忠事先已请了三副诰命而皆大欢喜告终。

"重复"是结构喜剧情节的重要手法之一。但怎样才算把它用好，却大有讲究。如若只是把相类似的情节简单地重复显现，那只会令人感到厌烦而产生不了理想的喜剧效果。真正的、优秀的喜剧重复当是"求同存异"，即同中有异，异中存同。以"求同"的重复来吸引观众的注意；但这只是制造"重复"喜剧效果的基础。以同中之异来出奇制胜，才是令观众鼓掌称快的戏核。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有句唱词是"险中用险显才能"，故意连续采用相似的情节，着意求同，而又每次都能翻出不同的新内容，也恰是所谓"险中用险显才能"。而《奈何天》正是喜剧大家李笠翁巧用"重复"技巧的代表之作之一。所以我们就着重从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些赏析。

都是阙里侯娶亲，都是新娘不堪阙的丑陋粗俗，逃入静室，持斋礼佛，这是"求同"，并且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了三次。

但"同"中却有众多大"异"在。

由议亲的方式看，阙里侯与邹氏是襁褓中由父母定的亲，后两位则是阙自己做主去选聘的，此其不同也一。

由阙选聘对象的标准看，邹氏逃入静室后，阙里侯为了怄气，要寻一个容貌胜过邹氏的绝色女子来气邹氏。及至第三次，阙已经认识到像自家"一副嘴脸，只该寻个将就些的，过过日子罢了"，甚至说"情愿与那无盐嫫姆缔丝萝"。此其不同也二。

由许亲的过程看，邹氏是由父母议定的。聘何氏时则女方提出要当面相一相阙的面貌，阙无奈只得倩一演正生的优人代相。欲娶周氏时，因她是逐妾，听人相取；而阙里侯此时已怕娶有才有色的女子，所以反转过来是他主动提出要亲自相一相。此其不同也三。

由成亲的方式看，第一次迎娶时，阙里侯担心邹氏看到自己的丑陋本相，乃于新人揭去罩面喜帕前将灯吹灭，并谎称"成亲的花烛是点不得两次的"而蒙混成亲。第二次则想在新人入门时就大振夫纲，于是当何氏拒绝饮合卺酒时，阙连续鞭打丫鬟，杀鸡给猴子看。无奈之下，何氏想"走进这重牢门，料想跳不出去。今夜的失身自然不免了，倒不如捏了酒杯吃个烂醉，竟像死人一般，任他蹂躏便了"。而第三次吴氏过门，则他根本未能近身，又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此其不同也四。

新人怎样遁入静室，也各有巧妙。邹氏是发现家中有一书房后，事先塑

制好观音法像，把书室改为斋堂，然后于成婚满月之期借为佛像开光和祈子名义进入书室，并立即将房门锁起，闭关静修。何氏是诳说喜嫁阙郎，要走过去讥诮邹氏一番，才骗得阙里侯同意她去静室。而一到那里，便"狡脱"而不归了。至于吴氏，阙里侯对她应允去静室修养，已是求之不得，认为是"万代沾恩"的大喜事。此其不同也五。

再如成亲之时换掉新人的罕有之事，戏里竟也敢于在娶何氏及娶吴氏时连用两次，但二者又绝不雷同。简言之，前者是换了新郎，后者是换了新娘。换新郎是新郎阙里侯精心做出的安排，心中有数；换新娘则由临时发生的偶然事件促成，新娘吴氏是由人摆布而被弄来顶替周氏的，事先一无所知。换上的新郎兴高采烈，渴盼合卺成亲；换上的新娘只觉得是"盼神仙忽逢魑魅"，急于设计脱身。

还需要指出的是，能产生喜剧效果的"重复"，必然不是生硬编造拼凑出来的。如本剧，情节的"重复"——三次成亲——植根于阙里侯的既奇丑又想讨老婆，而老婆都憎嫌他。情节的"同中有异"，则是由于阙里侯为了想达到成亲的目的，自要根据事态发展不断变化手法；三位女方也会因身份、思想、环境等的不同而各自采用适当的逃离办法。而这一切都是情理中事。只有这样，才能显得水到渠成，出自天然，而不给人以故意造作之感。

而且不仅同和异都要合情合理，更还要异得有愈出愈奇的机趣。阙第一次成亲用"灭烛"计"遮遮瞒瞒，躲过一关"；第二次用威逼手段"慢橹摇船捉醉鱼"。而到这一折，以为周氏事先已经"情愿跟随我"，所以敢于"放开胆来去同他对坐"。孰料事情却大大相反，才貌均在常人之上的吴氏，一猜到是被作为死去的周氏的替身嫁至此处，与何氏不同，根本不想让阙近身，于是编出一套耸人听闻的谎言。先是以周氏被逼死恐吓阙，吓得他"魂灵暗飞"。继之又反客为主，说是特意到阙家来寻死，为的是以"两头人命"的官司，了结掉阙的一份家当。进而采取行动，催逼阙赶快为自己准备丰厚的葬品。弄得阙只好主动打退堂鼓，提出将她送回袁家。但此退彼进，吴氏却不肯回去了，一定要"死在这边"。直至阙跪下来千求万求，哀恳吴氏给他"开条生路"，吴氏才开恩允许阙辟一静室来供养她。而阙一闻此言，连忙口称"若得如此，万代沾恩"，磕头致谢。观众中的大多数都会是同情三位女子而憎厌阙里侯的，因而当这第三次成亲时，看到阙被耍弄得如此狼狈不堪，自会如奇痒得搔，心舒意畅，击节不已。

对《奈何天》的思想意义，历来或毁或誉，分歧颇大。由于在本书中只选录了一出，难窥全豹，所以就不拟对此进行探讨。但仅单独看《巧怖》一折，或联系简略介绍到的另两次成亲、逃婚，当可以发现舞台形象所给予观者的直接感受是：美女如嫁丑夫，哪怕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配合的，也都可以设法拒婚、逃婚——当然是在当时社会条件允许下的拒婚、逃婚。这和"三从四德"等

封建伦常所说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及京剧《红鬃烈马》中王宝钏抛彩球择婿后所讲“莫道是打着花郎,就是打着一块顽石,也要抱它三年”,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道德观。 (陈 多)

风筝误 李渔

第十三出 惊 丑

(末持香扇等物上)满手持来满袖装,清晨买到日昏黄。手中只少播鼗鼓①,竟是街头卖货郎。自家奉小姐之命,去买办东西,整整走了一日。且喜得件件俱全,样样都好,不免叫奶娘交付进去。(向内唤介)老阿妈。(净上)阿妈阿妈,计较堪夸。簸弄老子,只当哇哇②。东西买来了,待我交进去。(持各物向鬼门立介③)(末)小姐看见这些东西买得好,或者赏我一壶酒吃也不可知。且在此间候一候。(净转身唤介)门公在那里?小姐说:这香味不清,扇骨不密,珠不圆,翠不碧,纱又粗,线又斋④,绫上起毛,绢上有迹,裙拖不时兴,鞋面无足尺,空费细丝银⑤,一件用不得。快去换将来,省得讨棒吃。(丢还介)(末)怎么,这样东西,还嫌不好?就是要换,也只得明日了。今晚要守宿,烦你回覆一声。(净内云)小姐说:心上似油煎,下身熬出汁。若等到明朝,爬床搔破席。门上不须愁,奶娘代承值。只要换得好,来迟些也不妨碍。(末)有这样淘气的事!没奈何,只得连夜去换。(叹介)养成娇小姐,磨杀老苍头。(下)(内发擂介⑥)

【渔家傲】(生潜步上)俯首潜将鹤步移,心上蹊跷,常愁路低。小生蒙詹家二小姐多情眷恋,约我一更之后,潜入香闺,面订百年之约。如今谯楼上已发过擂了⑦,只得悄步行来,躲在他门首伺候。我藏形不惜身如鬼,端的是邪人多畏。为甚的保母还不出来?万一巡更的走过,把我当做犯夜的拿住⑧,怎么了得?他若问夤夜何为,把甚么言词答对?我若认做贼盗,还只累得自己;若还认做奸情,可不玷了小姐的名节!小姐,小姐,我宁可认做穿窬也不累伊⑨。

(净上)月当七夕偏迟上,牛女多从暗里逢⑩。如今已是一更之后,戚公

子必定来了，不免到门外引他进来。(做出门望介)偏是今夜又没有月色，黑魆魆的，不知他立在那里？不免待我咳嗽一声。(嗽介)(生惊倒退介)不好了，有人来了。(躲介)(净)难道还不曾来？不免低低叫他几声。戚公子！戚相公！(生喜介)那边分明叫我，不免摸将前去。(一面摸一面行)(与净撞头各叫阿呀介)(净)你可是戚公子？(生)正是。(净)这等随我进去。(牵生手下)

【剔银灯】(丑上)慌慌的梳头画眉，早早的铺床叠被。只有天公不体人心意，系红轮不教西坠。恼既恼那斜曦当疾不疾，怕又怕这忙更漏当迟不迟[11]。

奴家约定戚公子在此时相会，奶娘到门首接他去了，又没人点个灯来，独自一个坐在房中，好不怕鬼。(净牵生手上)(生)身随月老空中度，(净)手作红丝暗里牵。小姐，放风筝的人来了。(丑)在那里？(净)在这里。(将生手付丑介)你两个在这里坐着，待我去点灯来。反将娇婿纤纤手，付与村姬捏捏看[12]。(下)(丑扯生同坐介)戚郎，戚郎，这两日几乎想杀我也！(搂生介)(生)小姐，小生一介书生，得近千金之体，喜出望外。只是我两人原以文字缔交，不从色欲起见，望小姐略从容些，恐伤雅道。(丑)宁可以后从容些，这一次倒从容不得。(生)小姐，小生后来一首拙作，可曾赐和么？(丑)你那首拙作，我已赐和过了。(生惊介)这等小姐的佳篇，请念一念。(丑)我的佳篇一时忘了。(生又惊介)自己做的诗，只隔得半日，怎么就忘了？还求记一记。(丑)一心想着你，把诗都忘了。待我想来。(想介)记着了。(生)请教。(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生大惊介)这是一首《千家诗》[13]，怎么说是小姐做的？(丑慌介)这、这、这果然是《千家诗》，我故意念来试你学问的。你毕竟记得，这等是个真才子了。(生)小姐的真本，毕竟要领教。(丑)这是一刻千金的时节，那有工夫念诗。我和你且把正经事做完了，再念也不迟。(扯生上床)(生立住不走介)(净持灯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14]。(丑放生手介)(净)灯来了，你们大家脱略些[15]，不要装模作样，耽搁工夫。我到门前去立一立，就来接你。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生看丑大惊)(背介)呀，怎么是这样一个丑妇！难道我见了鬼怪不成？方才那些说话，一毫文理不通，前日的诗，那里是他做的？

【摊破锦地花】惊疑，多应是丑魆魅，将咱魇迷。凭何计，赚出重围？(丑背指生介)觑着他俊脸娇容，顿使我兴儿加倍。不知他为甚么缘故，再不肯近身？是了，他从来不曾见过妇人，故此这般腼腆。头一次见蛾眉，难怪他忒腼腆把头低。

(生)小姐,小生闻命而来,忘了舍下一桩大事,方才忽然想起,如坐针毡。今晚且告别,改日再来领教。

【麻婆子】劝娘行且放且放刘郎去⑯,重来尚有期。(丑)来不来由你,放不放由我。除了这一桩,还有甚么大事?我笑你未识未识琼浆味,若还尝着呵,愁伊不肯归。(扯生介)夜深了,请安置罢。(生变色介)小姐,婚姻乃人道之始,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苟合了。这个怎么使得?主婚作伐两凭谁⑰,如何擅把凤鸾缔?(丑)我今晚难道请你来讲道学么?你既是个道学先生,就不该到这个所在来了。你说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今都有了。(生)在那里?(丑)人有三父八母⑱,那乳母难道不是八母里算的?如今有乳母主婚,就是父母之命了。(生)这等,媒人呢?(丑取出风筝介)这不是个媒人?若不是他,我和你怎得见面?我自有乳母司婚礼,风筝当老媒。

如今没得说了,请睡。(扯生介)(净冲上)千金一刻春将半,九转三回乐未央⑲。如今已是三更时分,料想他们的事一定做完了,早些打发他去,不可弄出事来。(生望见净故作慌介)不好了,夫人来了!(丑放生介)(生急走撞着净介)(净)你们的事做完了么?(生)做完了。(净)这等,待我送你出去。(复牵生手行介)公子,我家小姐是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生)你这保母是个急急如律令的太上老君⑳。(急下)(净)如今进去讨他的谢礼。小姐,如今好谢媒人了么?(丑怒介)呸!你不是媒人,是个冤魂。(净)怎么倒骂起我来?(丑)刚刚有些意思,还不曾上床,被你走来,他只说是夫人,洒脱袖子跑出去了。(净惊介)这等,你们在这里半夜,做些甚么?(丑)不要说起,外貌却像风流,肚里一发老实不过。说了一更天的诗,讲了一更天的道学。不但风流事不会做,连风情话也说不出一句来。如今倒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看你怎么处?(净)不妨,我另有个救急之法,权且睦过一宵㉑,再做道理。

做媒须带本钱行,莫待无聊听怨声。
佳婿脱逃谁代职?床头别有一先生。

〔注〕①播鼗(táo)鼓:带柄的小鼓。来回摇动时,两旁系在短绳上的鼓槌击鼓发声。走街串巷的小贩常用之招徕生意。②哇哇:娃娃,小孩子。③鬼门:传统戏曲用语,指后台通向舞台的门。④啬:滞涩、不滑溜。⑤细丝银:成色最好的一种银子。⑥发擂:开始擂更鼓,打初更。⑦谯(qiáo)楼:城门上的瞭望楼和更鼓楼。⑧犯夜的:宵禁后违规在街上行走的人。⑨穿窬(yú):从墙上爬过去。指偷盗。⑩牛女:神话故事中的牛郎、织女。⑪更漏:漏,亦名漏壶,古代记时器。夜间根据刻漏报更,称"更漏"。⑫村姬:指粗野、鄙俗的女子。⑬千家诗:过去流传甚广的一部儿童启蒙用的诗选集。上面詹爱娟念的"云淡风轻"一诗,系宋代程颢所作,《千家诗》开

卷第一首录的就是这首诗。　⑭"只恐"二句:原为宋代苏轼《海棠》诗句,这里只是用以表示是点了灯来。　⑮脱略:放松、不受拘束。　⑯刘郎:东汉刘晨。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刘晨、阮肇东汉永平间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留居半载,归来时已入晋代,子孙已历七世。　⑰作伐:《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柯,斧柄。匪,非。后因以"作伐"喻作媒。　⑱三父八母: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从继母改嫁之继父为三父,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为八母。　⑲未央:没有穷尽。　⑳急急如律令:道教咒语或符箓喝令鬼神听命之语。太上老君:道教的主神,即神化的老子。　㉑眬(nóng):俗字,原为迷目之意,此处指胡乱对付睡一觉。

《风筝误》是李渔(字笠翁)的代表作,共三十出,其中如本书所选的《惊丑》、《婚闹》、《诧美》、《释疑》等出,现在仍经常搬演。

剧中的男主人公叫韩琦仲,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父执戚补臣家。戚有一子,名友先,乃酒色之徒。女主人公叫詹淑娟,父詹烈侯,和戚补臣是同年。詹烈侯娶有梅、柳二妾。淑娟系柳氏所生;姊爱娟,为梅氏所生。因二妾时常争吵,詹烈侯筑墙将宅中分为两院。

戚友先拿有韩琦仲题写诗句的风筝去放,偶然坠落在詹府柳氏院中;柳氏命淑娟和诗一首也写在风筝上。及至韩琦仲看到讨回的风筝上的和诗,极为赏识,又听说此女容貌也十分出色,便又糊了个风筝,仍用戚友先名义写上隐寓有爱慕之情的诗,故意将它落在詹府。不料这次却落在爱娟院内,于是她假冒淑娟之名,约韩夜间到府相会。

剧中赋予韩琦仲的特点是他对择偶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一是要求对象必须在天姿、风韵、内才三方面都与自己相称,二是主张要经过"目击"——"亲自试过他的才,相过他的貌",方可定夺。因此他便应约而去。及至相晤,发现爱娟目不识丁,言谈粗鄙,寡廉鲜耻,面貌奇丑,使他大吃一惊,狼狈逃走。

戚补臣为其子友先聘爱娟、为韩聘淑娟。爱娟于成亲时无意中泄漏前此约人夜晤之事,引起一场戚友先与她大吵的戏(第二十一出《婚闹》)。

韩琦仲误以淑娟为爱娟,虽被迫允婚,然于婚夕即独宿于书房。后发现淑娟并非丑女而是才貌双全的美女,乃大喜过望,谢罪求和。(第二十九出《诧美》)

最后于詹家翁婿团聚时,韩琦仲始知昔日所晤之人即爱娟,经过一番争吵,"把往事付之流水",彼此言和,喜庆团圆(第三十出《释疑》)。

《惊丑》出演的即是韩琦仲夜入詹府遇到爱娟的过程。

这出戏安排得极有层次,演出时喜剧效果一个接一个相继而出。第一个效果,出自韩琦仲和詹爱娟二人的性格碰撞。一个是"外貌却像风流,肚里一发老实不过"的才俊秀士,一个是粗鄙下流的淫荡女子。这样两个人夤夜约会,自会生出特殊内容。一开始,女的说"从容不得",急于偷情;男的偏要不

合时宜地怕"恐伤雅道",不仅连"风情话"也一句说不出,反要谈诗论文。这样便引出了充分暴露她不学无术、蠢笨愚劣的"你那首拙作,我已赐和过了",把《千家诗》第一首的"云淡风轻近午天"当作"我的佳篇"等滑稽突梯的喜剧语言,令观者捧腹不已。

上面的戏是在没有点灯,双方未能一睹尊容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韩琦仲犹在围绕着谈诗的话题讲什么"小姐的真本,毕竟要领教"之时,乳母送灯来,从而把戏转到了韩琦仲身上。韩这时才看清对方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怀疑"多应是丑魑魅,将咱魇迷"。但另一方面,詹小姐却是凭借灯光"觑着他俊脸娇容,顿使我兴儿加倍"。于是一个如坐针毡,急于要"赚出重围";一个说"来不来由你,放不放由我",绝不肯放他走。现在被动的是韩琦仲了,从他急于逃脱而又逃不掉的尴尬窘态,观者又会感到一种与前不同的喜剧趣味。最后,还是乳母再次登场,才使韩得以乘机摆脱詹的拉扯,仓皇逃去。而此时,乳母讨功的夸赞"我家小姐是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恰和韩表扬她的"你这保母是个急急如律令的太上老君"形成巧对,定会再次引起哄堂大笑,正所谓全凭此语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以收煞这一大段戏。

配合着上述这些主场戏,在它的前后还有着可视为引子和余文的安排。开场一段乳母和门公的戏,由内容上讲,是乳母设计将看门人打发掉,以便私自接送韩琦仲。而乳母的话出之以带有对仗意味的韵文,轻灵跳脱,正好引入下面的喜剧场面。韩琦仲逃下台,再让乳母和小姐议论几句,把这场戏淡淡地化出,使人有余味在口之感,以便打点精神继续看下面的戏。

作者通过高妙的写剧技巧,使得《惊丑》成为一出极富喜剧效果的戏,但它的寓意何在呢?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只是贩卖市井谑浪的低级趣味,甚或"遂堕恶趣焉"?

必须从全剧来看,才有可能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在这里只能以本出为主,并结合着与它直接有关的前因后果,简略地说一点。

如若说公子赴约偷情而以"惊丑"逃走作结,虽在古代戏曲中已是较为罕见,但那还仅仅是由情节结构上出奇制胜、"脱窠臼"。其实更应当着眼于作者在本出中刻画韩琦仲的形象时,赋予他的一些独有的特色。

首先是韩琦仲绝没有"色胆天来大"、"打扮的身子儿乍,准备来云雨会巫峡"(《西厢记》杂剧)的意味,而出场的形象竟是"俯首潜将鹤步移,心上蹊跷,常愁路低",并自觉是"邪人多畏",听到乳母一声咳嗽,便惊吓得"倒退介"、"躲介"。当他考虑到万一被人拿住时,以为最主要的是绝不能影响小姐的名节,"我宁可认做穿窬也不累伊"。其次是他的作为确实是如詹小姐事后所说:"外貌却像风流,肚里一发老实不过。说了一更天的诗,讲了一更天的道学。不但风流事不会做,连风情话也说不出一句来。"这一些,就使得韩琦仲的形象和古代戏曲中习见的多少带有些急色儿味道、一门心思为期遂"好事"

而赴幽会的公子，大有不同。

韩琦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决定于他此行的动机、目的：一定要经过"目击"，考察对方是否在天姿、风韵、内才三方面都与自己相称。剧中通过韩琦仲这一形象传达的求婚标准和"目击"方式，大不同于他那时期礼俗和常规的认识；而这正是《风筝误》的最大特点，也正是全剧寓意的体现所在。

所以，他之会应邀到韩府来与小姐相见，虽然在形势上有类于戏曲中习见的"幽会"，但目的全在于要"目击"一番，以进一步了解和诗女子是否符合自己的求偶标准，而根本不涉于期遂"好事"。循着这一线索来看，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不给他如天色胆，为什么他不但不做风流事，不谈风情话而只是谈诗论文。就可以理解这出戏在全剧中所起的作用，即在于以夸张的笔墨、喜剧的手法，使观众在对詹爱娟丑态的讥笑，对韩琦仲窘态的谐笑中，从事实上认同韩琦仲事后对这次遭遇所做的归纳：他不晓得爱娟是冒名顶替的假货，因而认为前此听到的关于詹家小姐容貌出众的一类传言，都是不能信任的骗人鬼话；风筝题诗等佳话，也有倩人捉刀的赝笔。总之是"耳内千闻，不如一见"，单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议定婚姻，难免是不能美满的，"好事从来由错误"，只有改用封建礼教认为"错误"的"目击"方法，才能真正成就美满好事。

在这里还有必要对詹爱娟的塑造讲几句话。詹爱娟是一位出身宦门、待字闺中的少女，纵然性格愚鲁粗鄙，当也不会像剧中那样寡廉鲜耻和赤裸裸地追求色欲，剧中所写显然是不真实的，趣味低俗。但另一面也要看到，戏曲本来就不是按照表面真实来表现生活的艺术。抓住一点，大加夸张，甚至让角色直接把心中最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坦言出来等，原是戏曲惯用的手法。尤其是在丑角的科诨中这更经常使用。著名的例子如元杂剧《窦娥冤》、《魔合罗》中都有的审案官一见到告状人便急忙下跪，并解释下跪的理由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虽被认为是讽刺力度极强的科诨，但如不顾戏曲艺术规律而从生活表面真实角度来要求，它也显然是不真实、不能成立的。对詹爱娟以及其他戏中诸如此类的描写，似亦应作如是观。　　（陈　多）

风　筝　误

李　渔

第二十一出　婚　闹

【女冠子前】(老旦上)一官匏系人难到①，儿未嫁，婿先招。

良宵
空把長更
守那
晓得佳人
非舊
被一个作耍
的風
箏誤到頭



老身梅氏。自从老爷上任，已经一载，烽烟阻隔，音信杳然。女儿年纪十八，正当婚嫁之时。前日戚家来议婚，老身已经许诺。今乃成亲吉日，花烛酒筵，俱已齐备，戚家女婿，也该到门了。

【临江仙尾】(副净带末上)嫖经收拾赋《桃夭》②，且尝新淡菜，莫厌旧蛏条③。

(净扮掌礼请介)(丑纱巾罩面上)(行礼照常介)

【山花子】(合)双双拜罢笙歌闹，满堂贺客如蠓④。两亲翁金榜共标，戴乌纱旧日同僚。女和男青春并韶，衡才絜貌差不遥。苍天配就鸡鹅交⑤，八两半斤，不错分毫。

(老旦)你们移灯送入洞房，早些回避。养儿方识为娘苦，嫁女翻增阿母羞。(先下)

【大和佛】(合)撒帐繁言休絮叨⑥，听鼓谯，移灯送鹊入鸠巢⑦。好良宵，闰年闰月更难闰，饶云饶雨漏难饶⑧。你每人人尽识新婚好⑨，当初也曾年少。不听见夫人语，他也曾做过新人因此上厌烦嚣。

【隔尾】行行不觉珠围到，绕室多将宝炬烧。(进房介)(副净)你们都回避，好待我揭去纱笼看阿娇。

(众)双双入室调新瑟，各各归家理旧弦⑩。(下)(副净揭纱巾看丑)(惊背介)呀，我只道詹家小姐，不知怎么样一位佳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丑货！

【粉孩儿】相逢处，顿将人佳兴扫。甚新婚燕尔，恼人怀抱。怎教我翩翩公子裘马豪，配伊行野鬼山魈⑪！我戚友先一向嫖妇人，美恶兼收，精粗不择，丑的也曾看见几个，不曾象他丑得这样绝顶。你看那鼻凸睛凹，说不尽他颜面的奇巧。(闷坐介)

(丑)戚郎，我只得一年不见你，你怎么就这等老苍了？(副净惊介)

【福马郎】(丑)为甚的一载分离人便老，全不似旧日的莲花貌⑫？莫不是担愁闷，害相思，因此上把容焦？那一夜呵，我们好好的说话，被奶娘撞将来，你只说是夫人，跑了出去。我自那一夜直想到如今，好不苦也！(副净大惊介)(丑)我终日把伊瞧，流尽了千行泪，才等得到今朝。

(副净拍案大怒介)哇！丑淫妇！你难道瞎了眼，人也不认得？我何曾到你家来？我何曾见你的面？我何曾撞着甚么奶娘？你不知被那个奸夫淫欲了去，如今天网不漏，在我面前败露出来！

【红芍药】听说罢，怒气冲霄，斩伊头恨无佩刀。我只道玄霜未经捣⑬，又谁知被他人掘开情窍。到如今错认新郎作旧交，刚抬头便

把玉郎频叫。这供词是你贼口亲招，难道说我玷清名把奇谤私造？【耍孩儿】(老旦持灯上)为甚洞房频厮闹？莫不是儿女娇羞甚，激起那卤莽儿曹？女儿女婿成亲，为甚么争闹起来？我想没有别事，一定是为女儿装模做样，不肯解带宽衣。做公子的粗豪心性，不会温存，故此撒起性来。如今教我做娘的，又不好去劝得，怎么处？推敲，怎教我羞答答阿母把温柔教？(副净)叫家人，快些打轿，我要回去。(老旦)呀，为甚的学杜宇声声叫⑭？便是要定省也天还早⑮。

(进见介)贤婿，为何这等焦躁？(副净)我不是你女婿，你的女婿去年就有人做去了。(老旦惊背介)这话说得奇怪，难道我女儿有了破绽不成？(想介)就是有甚么破绽，也到上床睡了，才验得出。如今怎么晓得？待我问来。(对副净介)女婿，方才的话，老身不懂，还求明白赐教。(副净)赐教赐教，还是不说的妙。若还要我说来，只愁你要上吊。都是你治家不严，黑夜间开门揖盗。预先被别人梳栊了宅上的粉头⑯，如今教我来承受这乌龟的名号。(老旦大惊介)怎么！我家门禁森严，三尺之童不得擅入，那有这等的事？请问贤婿，这话是那个讲的？焉知那说话的人，不是诽谤小女的么？(副净)请问：别人诽谤令爱，令爱可肯自家诽谤自家么？(老旦)他怎么肯诽谤自家？(副净)这等不消辩了。

【会河阳】供状分明，不须驳招。(指丑介)是这从奸妇女亲来告。道是去年某夜三更，有人赴招，被乳母亲撞着分驾好。那人，曾把我尊名冒。那人，更比我尊容好。

(老旦大惊对丑介)怎么！你既做了不肖的事，为甚么又对他讲？好好从直说来，省得我做娘的发恼。被隔壁娘儿两个听见，笑也被他笑死！(丑)去年清明时节，有个戚公子的风筝落在我家。他黑夜进来取讨，我与他说了几句闲话，其实不曾有甚么相干。我那一晚在灯下，不曾看得明白，如今只道是他，说起去年的旧话来，那晓得不是那个戚公子。(老旦捶胸气介)生出你这样东西，坏爹娘的体面，如今怎么好？

【缕缕金】真冤孽，怎开交？难怪新郎怒，发咆哮。教我有口难相劝，理穷词拗。丑名儿终被外人嘲，先愁隔墙笑，先愁隔墙笑。

(对副净介)贤婿，是我女儿不争气，怪不得你发恼。只是你今晚若不成亲，走了回去，寒家的体面固然坏了；就是府上的名声，也有些不雅。待老身替小女陪罪，求贤婿包荒⑰，暂为夫妇。小女若不中意，三妻四妾，任凭你娶就是了。

【越恁好】我劝你暂时欢好，暂时欢好，再觅凤鸾交。我小女呵，只图个中官假号⑱，那专房宠，任你去别涂椒⑲。我只要这名儿不向金

榜标，便是你封妻的荫诰。不瞒贤婿说，你丈人第三个小，与老身最不相投，就在隔墙居住。若还与他知道，老身这一世，怎么被他批评得了？外人笑，还在那背后把便宜讨。内人笑，怎经他对面的讥弹巧？

(副净)这等与他说过，我成亲之后，就要娶小的。世上的妇人，偏是丑而且淫的，分外会吃醋。不要等我娶小的时节，他又放肆起来。(老旦)有老身在这里，贤婿不要多虑。女儿过来！(扯丑近副净介)(副净)说便是这等说，我只好饶你个初犯，以后若再如此，我要连前件一齐发落的！

【红绣鞋】(合)朦胧且暂成交，成交。休教辜负良宵，良宵。看月影，上花梢。谯鼓歇，鸟声嘈。急乘鸾休待明朝[20]，明朝。

(老旦)老身去了，你两个好好的成亲，再不要多话。养女不争气，累娘陪小心。(先下)

【尾声】(丑)戚郎，戚郎，我原封不动还伊好，你不信只验取葳蕤锁匙牢。(副净)便做道危城尚保，你这召寇的官评也难书上考[21]。

(丑)前度刘郎不再来，　　教人错对阮郎猜。

(副净)我已知误入天台路，且看你玉洞桃花开未开[22]。

〔注〕 ①一官匏(páo)系：匏，匏瓜，葫芦属的植物。《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谓詹烈侯在官公务缠身。 ②桃夭：《诗经·周南》篇名，该诗以桃花盛开为比，赞美男女及时嫁娶。夭，形容花木茂盛的用语。 ③"且尝"二句：淡菜、蛏，都是海产的贝类软体动物，可供食用。此处是喻指女性的市井亵语。 ④蟭(cáo)：蛑蟭，金龟子的幼虫，圆柱形，古人以为它"以背滚行"，故用以形容人的拥挤。⑤鸡鹜(yàn)交：谓猥劣之徒配成夫妇。鹜，斥鹜，《庄子·逍遥游》中"翱翔蓬蒿之间"而嘲笑大鹏的小鸟。 ⑥撒帐：旧时婚仪，新人对拜后，就床坐，贺喜妇女撒掷金钱彩果，称为"撒帐"。 ⑦鹊入鸠巢：《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以鸠居鹊巢比喻成亲后女居男家。因戚友先是赘入詹府，所以变化故典，而改为鹊入鸠巢。⑧"饶云"句：饶，增加。云雨，暗指男女欢会。典出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漏，古代的记时器，借指时间。 ⑨你每：你们。 ⑩"双双"二句：新瑟、旧弦，分别喻指新婚及成婚已久的夫妻，均自以"琴瑟"喻夫妻化出。 ⑪伊行(háng)：她那里。山魈(xiāo)：传说中的鬼怪，相貌奇丑。 ⑫莲花貌：比喻男人美貌的惯用语。《旧唐书·杨再思传》："又(张)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 ⑬玄霜：神话传说中的仙药名。唐裴铏《传奇》载秀才裴航于蓝桥驿借玉杵捣仙药玄霜的机缘而得与仙女云英成亲的故事。此处化用这个典实，以之比喻尚系处女。 ⑭杜宇：鸟名，即杜鹃。晋常璩《华阳国志·序志》："杜宇(古蜀国之王)之魄化为子鹃。"传说此鸟昼夜悲鸣，啼至血出乃止，鸣声似"不如归去"。⑮定省：指子女早晚向亲长问安。典出《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⑯梳栊：亦作"梳拢"，指妓女第一次接客发生性关系。粉头：妓女。⑰包荒：掩饰，遮盖。 ⑱中宫：犹言正宫娘娘，此指正室嫡妻，相对于偏房小妾而言。

⑲别涂椒：古时嫔妃所居之屋用椒和泥涂壁，取其香而多子，故椒房可代指嫔妃，此用引申义，指另纳小妾。 ⑳乘鸾：犹言乘凤。传秦穆公有女弄玉好音乐，嫁善吹箫之萧史，穆公为筑凤凰台使二人居之，一日夫妇吹箫引凤，乘凤仙去。此借指成婚。 ㉑上考：考绩上等。古代有品级的官员每隔几年都要进行考核，明其功过，作为升迁和贬黜的依据。 ㉒"前度"四句："前度"句反用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刘郎又兼指刘晨。阮郎，指阮肇，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永平间刘晨、阮肇双入天台山采药，二人迷路不得返，寻水得大溪，在溪边遇二仙女，留住半年，归家后，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后人用此典故，称"武陵溪"，亦作"武陵源"。玉洞桃花，指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武陵渔人偶入的桃花源，后人用此典故，亦称"武陵源"。此处"玉洞桃花"为与性有关的隐语。

"年家正好结姻家，门户相当自不差"，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不思上进，只习下流"的戚友先和德、才、貌三者俱亏的詹爱娟结成了夫妻。但合卺之夕就不得安宁，演出了一场闹剧。

戏由拜堂成亲开场。虽然是所谓"撒帐繁言休絮叨"，简单带过而已，但如戚友先一上场就唱的"嫖经收拾赋《桃夭》"，掌礼等人暗含调侃意味的合唱"女和男青春并韶，衡才挈貌差不遥"等，却也是切合时宜的本地风光，而非泛泛之词。

主要的戏即是由詹爱娟提到《惊丑》出那次约会引起的。但一般来说，新婚之夜的新娘当是寡言少语，且正如梅氏对爱娟所说："你既做了不肖的事，为甚么又对他讲？"更加戚友先又是对此事一无所知。因而如何自然而然地揭开这件事，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李笠翁却处理得既简洁又自然。

行礼如仪后，急色儿戚友先当然要迫不急待地"揭去纱笼看阿娇"；而一见到詹爱娟那副尊容，"相逢处，顿将人佳兴扫"，他只得闷坐不语。这就为詹爱娟开口讲话准备了条件。讲什么呢？事先早有安排："惊丑"时韩琦仲是冒戚友先之命来的，所以现在詹爱娟仍以为新郎就是那次登过门的旧识。既有此一面之缘，由叙旧日寒温讲起，便是顺口而出的话题了。而这件事只要一讲出来，当然就顺流而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开合均需自然而又有戏。闹翻了，如何收场呢？这时用得着丈母娘梅氏了。一开始她只是因为关心女儿而在听"隔壁戏"，虽然略闻争闹之声，但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且此刻"做娘的，又不好去劝得"，只好且耐心地观察事态发展。及至听到新郎高喊打轿回府，她只得被迫破门而入了。"供状分明，不须驳招"，事实是明摆着的，梅氏怎样来了结这一场公案呢？她是妾位，尤其是如前面已经再三交代，和柳氏妾经常争风吃醋，都想把对方压下去。所以她不会像谨尊礼教闺范的家长一样处分女儿，而是顾虑"丑名儿终被外人嘲"，特别怕的是"先愁隔墙（指柳氏）笑"，于是她要想办法把丑闻遮掩过去。在那个时代，"面子"、"名声"是很重要的，并且正像韩

琦仲所说"邪人多畏",越是像戚友先这样的小人,越是怕丢面子。作者正是抓住社会上这一类型人物的普遍心理状态,让梅氏告诫戚友先说,你今晚不做亲而走回去,势必把这桩丑闻弄得人所尽知,"就是府上的名声,也有些不雅"!这就使得戚友先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随之梅氏又抛出"胡萝卜",那便是爱娟只要有"中宫假号"便足矣,"三妻四妾,任凭你娶就是了"。这一点使戚以后可以明目张胆地放肆胡行,而詹爱娟如若敢于吃醋,便是"放肆";这真是投戚友先之所好,于是他便也应允下来,"朦胧且暂成交"。由于作者抓住了梅氏、戚友先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在三言两语之下,一天风波便合情合理地烟消云散了。

和一般古代文人剧作者不同,李渔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因而他要钻研"登场之道"。主要的经验之一即是要求剧作者于写作时,将自己假设为演员和观众: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同时又还神魂四绕,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以求取得"观听咸宜"的剧场效果。这一点在这出戏中就有着很好的体现。如詹爱娟对新人叙旧情的"戚郎,我只得一年不见你……"的一段戏,设或仅仅想到戚友先缺乏涵养、惯于使性的少爷脾气,将戏写成戚听詹爱娟讲了几句,晓得她曾与人幽会过,便立即发作,当然也是合理的。但李笠翁却把它处理成让戚友先始终一言不发,直至詹爱娟唱完【福马郎】曲才拍案而起,这正是深谙"登场之道"的处理。两者相比较,这样的处理优点有三:一,用"惊介"、"大惊介"等形体动作来表现戚聆听詹爱娟讲这段话过程中的内心反应,既为演员提供了发挥做功表演的用武之地,并可能比用语言来表示更有层次、更醒目。二,只有这样才会不打断詹爱娟的话,并让她越讲越得意,直至说出"我终日把伊瞧,流尽了千行泪,才等得到今朝"这样的话,把一段自出己丑的闹剧做得酣畅淋漓。三,更重要的是这出戏的由喜庆成亲到大吵大闹的转变,根源虽然在于詹爱娟的这番不打自招的话,但气氛的陡转,却靠戚友先的发作。而现在这样的处理,使戚的拍案大骂表现为由静转动的突然爆发,一开口就把反应的激烈程度推上了顶点,自然更有利推动情节以至气氛的急剧转换。尤其是最后这一点,如若只是读剧本而不是"全以身代梨园",考虑到舞台气氛,很可能是领会不到其中妙处的。

再如当梅氏问戚友先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时,戚却不是怒气冲冲地揭发控诉,而是接着梅氏所说"还求明白赐教",回答了"赐教赐教,还是不说的妙"等一段节奏鲜明的数板,并且用的也还是和这出戏唱词统一的轻俏流丽的"萧豪"韵,明显地让观众知道他已经由怒火中烧转为轻松的蔑视了。其实这正是李笠翁所企图达到的舞台效果。因为这既显出戚友先本来就不是把"节操"看得很重的人,他的发作,和詹爱娟的尊容大有关系,如若詹是天香国色,他也很可能不计较此事了。同时也为最后的和解准备了思想基础。

这一对宝贝夫妻是"门当户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法安

排下结合的。但这种世俗以为是"好事"的婚姻,绝不会为他们带来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当是不言自明的。剧作者在本剧开场第一出《巅末》就曾说到:"若要认真才下步,反因稳极成颠仆。"这当是本出戏的用意,它由另一侧面反衬了戏的主题。 (陈 多)

风 筝 误

李 渔

第二十九出 诧 美

【传言玉女前】(小旦带副净上)儿女温柔,佳婿少年衣绣①,问邻家娘儿妒否?

妾身柳氏。前日老爷寄书回来,教我赘韩状元为婿。我想梅夫人与我各生一女,他的女婿是个白衣白丁,我的女婿是个状元才子。我往常不理他,今日成亲,偏要请过来同拜,活活气死那个老东西!叫梅香去请二夫人过来,好等状元拜见。(副净应下)

【传言玉女后】(生冠带)(末随上)姻缘强就,这恶况怎生经受?冤家未见,已先眉皱。(见介)

(副净上)夫人,二夫人说,他晓得你的女婿是个状元,他命轻福薄,受不得拜起,他不过来。(生)既是二夫人不过来,今日免了拜堂罢。(小旦)说的甚么话!小女原不是他所生,尽他一声②,不来就罢。叫傧相赞礼。(净扮掌礼上)(请介)(副净、老旦扶旦上)(照常行礼毕)(共坐饮酒介)

【画眉序】(生闷坐不开口)(众唱)配鸾俦,新妇新郎共含羞,喜两心相照,各自低头。合欢酒未易沾唇,合卺杯常思放手③。状元相度该如此,端庄不轻开口。

【滴溜子】笙歌沸,笙歌沸,欢情似酒。看银烛,看银烛,花开似斗。冬冬鼓声传漏。早些撒华筵,停玉盏,好待他一双双归房聚首。

(小旦)掌灯送入洞房。(行介)

【双声子】新人幼,新人幼,看一捻腰肢瘦。才郎秀,才郎秀,看雅称宫袍绣。神祐祐,神祐祐,天辐辏④,天辐辏。问仙郎仙女,几世同修?

【隔尾】这夫妻岂是人间偶？是一对蓬莱小友⑤，谪向人间作好逑⑥。(众下)(生、旦对坐)(旦用扇遮面介)(内发鼓毕打一更介)

(生背介)他今日一般也良心发动，无颜见我，把扇子遮住了脸。(叹介)你这把小小扇子，怎遮得那许多恶状来。

【园林好】(生)我笑你背银灯难遮昨羞，隔纨扇怎藏旧丑？他当初露出那些轻狂举止，见我厌恶他，故此今日假装这个端庄模样。(叹介)你就端庄起来也迟了！一任你把娇涩态千般装扭，怎当我愁见怪，闭双眸，愁见怪，闭双眸。

我若再一会不动，他就要手舞足蹈起来了，趁此时拿灯去睡。双炬台留孤烛影，合欢人睡独眠床。(持灯下)(旦静坐介)(内打三更介)(旦觑生不见介)呸！我只说他坐在那边，只管遮住了脸。方才打从扇骨里面张了一张，才晓得是空空的一把椅子。(向内偷觑)(大惊介)呀！他独自一个竟去睡了，这是什么缘故？

【喜庆子】莫不是醉似泥，多饮了几杯堂上酒？莫不是善病的相如体态柔⑦？莫不是昨夜酣眠花柳，因此上神倦怠，气休囚⑧，神倦怠，气休囚？

他如今把我丢在这里，不偎不傍，难道我好自己去睡不成？独自个冷冷清清，又坐不过这一夜，不免拿灯到母亲房里去睡。檀郎不屑松金钏⑨，阿母还堪卸翠翘⑩。(敲门介)母亲开门。(小旦持灯上)眼前增快婿，脚后失娇儿。(开门见旦)(惊介)呀！我儿，你们良时吉日，正好成亲。要甚么东西，只该叫丫鬟来取，为甚么自己走出来？(旦)孩儿不要甚么东西，来与母亲同睡。(小旦大惊介)怎么不与女婿成亲，反来与我同睡？

【尹令】你缘何黛痕浅皱？缘何檀离佳偶？缘何把母阃重叩？莫不是娇痴怕羞，因此上抱泣含愁把阿母投？

(旦)他不知为什么缘故，进房之后，身也不动，口也不开，独自一个竟去睡了。孩儿独坐不过，故此来与母亲同睡。(小旦呆介)怎么有这等诧异的事？我看他一进门来，满脸都是怨气，后来拜堂饮酒，总是勉强支持。这等看起来，毕竟有甚么不惬意处？我儿，你且坐一坐，待我去问个明白，再来唤你。叫梅香，掌灯。(旦下)(副净上)(持灯行介)(小旦)只道欢娱嫌夜短，谁知寂寞恨更长。来此已是。梅香，请他起来。(副净向内介)韩老爷，请起来，夫人在这里看你。(生上)令爱不堪偕伉俪，老堂空自费调停。夫人到此何干？(小旦)贤婿请坐了，有话要求教。(坐介)贤婿，舍下虽则贫寒，小女纵然丑陋，既蒙贤婿不弃，结了朱陈之好⑪，就该俯就姻盟。为甚的愁眉怨气，全没些燕尔之容？独宿孤眠，成什么新婚

之体！贤婿自有缘故，毕竟为着何来？（生）下官不与令爱同床，自然有些缘故。明人不须细说，岳母请自参详。（小旦）莫非为寒家门户不对么？（生）都是仕宦人家，门户有甚么不对。（小旦）这等为小女容貌不佳？（生）容貌还是小事。（小旦）哦！我知道了，是怪舍下妆奁不齐整。老身曾与戚年伯说过，家主不在家，无人料理，待老爷回来，从头办起未迟。难道这句话，贤婿不曾听见？（生微笑介）妆奁甚么大事，也拿来讲起？

【品令】便是荆钗布裙，只要德配也相投。况如今珠围翠绕，还堪度春秋。（小旦）这等为甚么？（生）只为伊家令爱，有声扬中冓[12]。我笑你府上呵，妆奁都备，只少个扫茨除墙的佳帚[13]。我只怕荆棘牵衣，因此上刻刻提防不举头。

（小旦大惊介）照贤婿这等说起来，我家有甚么闺门不谨的事了？自古道：眼见是实，耳闻是虚。贤婿所闻的话，焉知不出于仇口？（生）别人的话，那里信得，是我亲眼见的。（小旦大惊介）我家闺门的事，贤婿怎么看见？是何年何月，那一桩事？快请讲来！（生）事到如今，也就不得不说了。去年清明，戚公子拿个风筝来央我画，我题一首诗在上面，不想他放断了线，落在贵府之中。（小旦）这是真的，老身与小女同拾到的。（生）后来着人来取去，令爱和一首诗在后面。（小旦）这也是真的，是老身教他和的。（生）后来，我自己也放风筝，不想也落在府上。及至着小价来取[14]，谁知令爱教个老奴，约我说起话来。（小旦）这就是他瞒我做的事了。或者是他怜才的意思，也不可知。这等，贤婿来了不曾？（生）我当晚进来，只说面订婚姻之约，待央媒说合过了，然后明婚正娶的。不想走进来的时节，我手还不曾动，口还不曾开，多蒙令爱的盛情，不待仰攀，竟来俯就。如今在夫人面前，不便细述，只好言其大概而已。我心上思量，妇人家所重在德，所戒在淫，况且是个处子，怎么廉耻二字，全然不顾？彼时被我洒脱袖子，跑了出去，方才保得自己的名节，不曾敢污令爱的尊躯。

【豆叶黄】亏得我把衣衫洒脱，才得干休。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到如今这个清规也难守。（小旦）既然如此，贤婿就该别选高门，另偕伉俪了，为甚么又求聘这个不肖的东西？（生）我在京中，那里知道，是戚老伯背后聘的。如今悔又悔不得，只得勉强应承。不敢瞒夫人说，这一世与令爱只好做个名色夫妻，若要同床共枕，只怕不能勾了。名为夫妇，实为寇仇。若要做实在夫妻，若要做实在夫妻，纵掘到黄泉，也相见还羞[15]。

（小旦）这等说起来，是我家的孽障不是了。怪不得贤婿见绝。贤婿请

便,待老身去拷问他。(生)慈母尚难含忍,怎教夫婿相容!(下)(小旦)他方才说来的话,字字顶真,一毫也不假。后面那一段事,他瞒了我做,我那里知道?千不是,万不是,是我自家的不是,当初教他做甚么诗。既做了诗,怎么该把外人拿去?我不但治家不严,又且诱人犯法了。日后老爷回来知道,怎么了得!(行到介)不争气的东西在那里?(闷坐气介)(内打四更介)

【玉交枝】(旦上)呼声何骤?好教人惊疑费筹。(见小旦介)母亲为何这等恼?(小旦)你瞒了我,做得好事!(旦惊介)孩儿不曾瞒母亲做甚么事。(小旦)去年风筝的事,你忘了?(旦背想介)是了,去年风筝上的诗,拿了出去,或者韩郎看见,说我与戚公子唱和,疑我有甚么私情,方才对母亲说了。(对小旦介)去年风筝上的诗,是母亲教孩儿做的。后来戚家来取,又是母亲把还他的,干孩儿甚么事?(小旦)我把他拿去,难道教你约他来相会的?(旦大惊介)怎么!我几时把人约黄昏后[16]?向母亲求个分剖。(小旦)你还要赖!起先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郎做的;后来韩郎也放一个风筝进来,你教人约他相会,做出许多丑态,被他看破,他如今怎么肯要你!(旦大惊)(呆视介)这些话是那里来的?莫非是他见了鬼!(高声哭介)天那!我和他有甚么冤仇?平空造这样的谤言来玷污我!今生与伊无甚仇,为甚的擅开含血喷人口?(小旦掩旦口介)你还要高声,不怕隔壁娘儿两个听见!今日喜得那老东西不曾过来,若过来看见,我今晚就要吊死。我细思量如何盖羞?细思量如何盖羞?(内打五更介)

料想今晚做不成亲了,你且去睡,待明日再做道理。粪缸越搅越臭,(旦)奇冤不雪不明。(下)(小旦)这桩事好不明白。照女婿说来,千真万真;照他说来,一些影响也没有。就是真的,他自己怎么肯承认?我有道理,只拷问是那个丫鬟约他进来的就是了。(对副净介)是你引进来的么?(副净)阿弥陀佛!我若引他进来,教我明日嫁个男子,也像这样不肯成亲。(小旦)掌灯,我再去问。(行介)(副净请介)(生上)说明分散去,何事又来缠?(小旦)方才的事,据贤婿说,确然不假;据小女说,影响全无。这莫须有三字[17],也难定案。请问贤婿,去年进来,可曾看见小女么?(生)怎么不曾见?(小旦)这等还记得小女的面貌么?(生)怎么不记得?世上那里还有第二个像令爱的尊容!(小旦)这等,方才进房的时节,可曾看看小女不曾?(生)也不消看得,看了倒要难过起来。(小旦)这等,待我叫小女出来,请贤婿认一认。若果然是他,莫说贤婿不要他为妻,连老身也不要他为女了。恐怕事有差讹,也不见得。(生)这等,就叫出来认一认。(小旦)叫丫鬟多点几枝蜡烛,去照小姐出来。(丑应下)(生)只怕认也是这样,不认也是这样。(小旦背介)天那!保佑他眼睛花一花,

认不出也好。(老旦、副净持灯照旦上)请将见鬼疑神眼,来认冰清玉洁人。(小旦)小女出来了,贤婿请认。(老旦、副净擎灯高照)(生遥认)(惊背介)呀!怎么竟变做一个绝世佳人!难道是我眼睛花了?(拭目介)

【六幺令】把双睛重揉,(近身细认)(又惊背介)逼真是一个绝世佳人!那里是幻影空花,眩我昏眸。谁知今日醉温柔,真娇艳,果风流。不枉我铁鞋踏破寻佳偶,铁鞋踏破寻佳偶。

(小旦)贤婿,可是去年那一个么?(生摇手介)不是,不是,一些也不是。(小旦)这等看起来,与我小女无干,是贤婿认错了人了。(生)岂但认错了人,竟是活见了鬼!小婿该死一千年了。(小旦)这等老身且去,你们成了亲罢。(生)岳母快请回,小婿暂且告罪,明日还要负荆[18]。(小旦笑介)不是一番疑彻骨,怎得千重喜上眉。(老旦、副净随下)(生急闭门)(向旦温存介)小姐,夜深了,请安置罢。(旦不理介)(生)是下官认错了人,冒犯小姐,告罪了!(长揖介)(旦背立不理介)

【江儿水】(生)虽则是长揖难辞谴,须念我低头便识羞。我劝你层层展却眉间皱,盈盈拭却腮边溜,纤纤松却胸前扣。请听耳边更漏,已是丑末寅初[19],休猜做半夜三更时候。(内作鸡鸣介)

(生慌介)小姐,鸡都鸣了,还不快睡。下官没奈何,只得下全礼了。(跪介)(旦扶起介)

【川拨棹】(生)蒙慈宥,把前情一笔勾。霁红颜渐展眉头[20],霁红颜渐展眉头,也亏我屈黄金先陪膝头[21]。请宽衣,莫怕羞。急吹灯,休逗留。

【尾声】良宵空把长更守,那晓得佳人非旧,被一个作孽的风筝误到头。

鸳鸯对面不相亲,好事从来磨杀人。
临到手时犹费口,最伤情处忽迷神。

〔注〕 ①衣绣:穿着官员的公服,指做官。 ②尽(jìn):方言,请或让的意思。③合卺杯:指婚礼中夫妻饮交杯酒用的酒杯。 ④天辐辏:天意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辐,车轮上由中心伸向轮子外缘的一排排直条。辐辏,指辐都凑集在车轮圆心,喻人或物的聚集。 ⑤蓬莱:神话中的海上仙山。 ⑥好逑:美好的配偶。语出《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⑦善病的相如:指汉代文人司马相如,史载他"常有消渴疾"。近人或以为"消渴疾"即糖尿病。 ⑧气休囚:有气无力的样子。 ⑨檀郎:晋代潘岳以美姿容著名。他小名檀奴,后因用"檀郎"代指美男子或佳婿。 ⑩翠翘:妇女用的首饰名,一种钗。 ⑪朱陈之好:唐白居易《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后用以代指缔结姻亲。 ⑫中蕤(gòu):原意

是内室，闺门以内。《诗经·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以"中冓之言"指闺中之事甚为丑恶，不堪言说。后因称妻有外遇为"中冓之羞"。⑬"只少个"句：茨(cí)，蒺藜。注⑫所引《墙有茨》诗以"墙有茨"比闺中淫乱之事，此处即用此意。　⑭小价(jiè)：为自己传言的仆从。　⑮"纵掘"二句：黄泉，地下极深处，亦指葬身之地。《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与其母失和后，曾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⑯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是一首描写男女幽会的词，其中有名句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⑰莫须有：或许有。宋高宗时秦桧欲置岳飞于死地，韩世忠责问岳飞有何罪，秦答曰："其事体莫须有。"　⑱负荆：背负供杖责之用的荆条请罪求罚。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⑲丑末寅初：相当于清晨五时左右。　⑳霁(jì)：雨止开晴；引申指为气消释，脸色转为平和。　㉑"屈黄金"句：俗谚有"男儿膝下有黄金"之语，指男子汉不应轻易下跪，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

《诧美》是这部戏里第二次写洞房花烛夜，也同样是因误会而出戏，但它又别有机杼，和《婚闹》绝无合掌之处。

韩琦仲对于求偶是坚持要"目击"的，并且误以为现在要许嫁给他的就是"惊丑"之夜遇到的女子，因而当然坚决不同意。只是最后弄到再不允婚竟要犯欺君之罪，才无可奈何地勉强应允；但又打定主意："虽然做亲，只不与他同床共枕。成亲之后，即往扬州娶几个美妾，带至京中，一世不回来与他相见便了。"

把戏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场，自然为"拜堂"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特殊气氛：一面是傧相赞礼，新人交拜，岳母柳氏喜得状元佳婿，踌躇满志。但另一面却是新郎"满脸都是怨气"，"合欢酒未易沾唇，合卺杯常思放手"，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明显暗示出即将有风暴来临。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似于京剧《杨门女将》"寿堂"一折的开场，同样十分有戏。

及至一对新人被送入洞房后，作者写下的舞台指示是"生、旦对坐，旦用扇遮面介"。詹淑娟的这一动作，为成见在胸的韩琦仲提供了进一步发挥想象的机会，以为"他今日一般也良心发动，无颜见我，把扇子遮住了脸"，从而更肯定了对方即是当初见过的女子，遂不谅旧恶地说："你这把小小扇子，怎遮得那许多恶状来。"于是他径自下场到别室去睡了。詹淑娟绝想不到韩会如此，所以仍是静坐着等待韩来招呼。及至鼓打三更，才忍不住"从扇骨里面张了一张"，而发现对面竟是很形象的只剩下"空空的一把椅子"，新郎早已杳如黄鹤，不知何处去也。于是随着新娘的"抱泣含愁把阿母投"，场上气氛也为之陡变。这段戏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传统戏曲舞台上搬演结婚场面，新娘一般都是以纱巾罩面，《婚闹》出中的詹爱娟也正是如此。这里李渔一反常规，将詹淑娟处理成"用扇遮面"，正是他的匠心所在。"对坐"的韩琦仲必需

看不出新娘并非丑女詹爱娟才有戏，而他说那许多误会话时，又要让观众清楚地看到对面坐的乃是美女詹淑娟，并有着“娇涩态”、“端庄模样”等表情，兴味才浓。因而这里用扇遮面就远胜于以纱巾罩面了。

变欢欣得意为惊诧惶恐的柳氏，只得委曲求全地去向“佳婿”探问个中原由。而怨气十足的韩生不仅尽情倾诉前此相会时对方的丑态，而且绝情地相告说：与新人“名为夫妇，实为寇仇”，要做真正的夫妻，“纵掘到黄泉，也相见还羞”。韩琦仲言之凿凿，使得柳氏又变惊诧为愤恨，要去拷问女儿和丫环；并再起波澜，引得淑娟因横遭诬蔑而痛哭喊冤。这一段戏和《婚闹》中梅氏上场后的戏十分相像。但由于实质内容迥不相同：戚友先所言句句是实，韩琦仲所言全是误会；柳、梅二人思想品质有别，听到女儿的丑闻后，梅氏只想包荒遮盖，柳氏则态度鲜明地表示若果如此，“莫说贤婿不要他为妻，连老身也不要他为女了”，因而对前史了如指掌的观众的接受心态和期望自也完全不同，根本不会有雷同之感。

戏进行至此，柳氏已完全无法判断韩琦仲和詹淑娟两种不同说法究竟谁是谁非，她又得知韩直到此刻还没有见过新娘的面貌，于是真假莫辨的柳氏只好存着“保佑他眼睛花一花，认不出也好”的侥幸心理，喊出淑娟让韩生再依他的办法“目击”一下，看看前此所见丑女是否即是淑娟。韩琦仲经过辨视，才知晓往日会见的是另一女子，而新人不仅是娇艳风流的绝世佳人，又正是恰合自己“铁鞋踏破寻佳偶”目标的才情气质俱佳的真正的和诗才女。这时宾主易位，轮到詹淑娟搭起架子，不理不睬；而韩琦仲只得赔礼请罪，以至“屈黄金先陪膝头”赶忙下跪。

在《风筝误》中，连写了两次合卺场面。前面的《婚闹》出，詹爱娟无意中露出曾与人幽会的秘事，使得兴冲冲的新郎化喜为怒，大发雷霆。而在本出，却是韩琦仲被迫成婚，满腹怨恨，对新娘不瞅不睬；翻过来又化怨为喜，下跪求亲。重复利用陈套，又使它同中有异，别饶机趣，观众不仅极易接受，还要激赏作者愈出愈奇的巧心匠思了。至此，这一出有喜有悲、有惊有怒、“七情俱备”，并且波澜叠起、变化多端的好戏才告收场，也就成为全剧的喜剧高潮。

李渔论演剧需有“机趣”时，强调戏不应有“断续痕”。“所谓无断续痕者，非止一出接一出，一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时先长暗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才知作茧之精。此言机之不可少也。”（《闲情偶寄》）这出戏开场时柳氏“叫梅香去请二夫人过来，好等状元拜见”的一句可以是无所谓的客套话，在李渔运用起来，竟也生出许多“承上接下”的好戏。其一，韩琦仲是位状元公，因而柳氏之请是为了“活活气死那个老东西”，梅氏辞说“命轻福薄”受不得状元的“拜起”，也醋意溢于言表。这就使得一请一辞，不停留在一般应酬上，而微妙地反映出了人物间的关系。其二，梅氏一辞谢

不来，韩琦仲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似的急忙提出“既是二夫人不过来，今日免了拜堂罢”，这实际上给了他一个表示不愿就婚态度的机会，但柳氏又难以当即参透实情。其三，在后来淑娟痛哭喊冤的紧张时刻，作者仍有余暇利用这一伏笔，让柳氏急掩淑娟之口，并说：“今日喜得那老东西不曾过来，若过来看见，我今晚就要吊死。”其四，下面将要介绍的《释疑》一出戏，也正奠基于这里的梅氏母女此刻没有和韩琦仲相见。草蛇灰线，似并非有意预作伏笔，正所谓“如藕于未切之时，先长暗丝以待”。　　（陈　多）

风　筝　误　　李　渔

第三十出　释　　疑

【忆莺儿】(外冠带引众行)(唱上)兵燹稀，甘雨肥，未及瓜期诏已催①，带便还乡昼锦衣②。新花拂旗，新沙筑堤③，宦囊不重肩夫喜。鹤相随，破琴犹在④，依旧载将归。

下官詹烈侯，复任西川，未及一载。蒙圣上俯鉴微劳，加升大司马之职⑤，钦召回京，带便从故乡一过。左右的，此处到家，还有多少路？(众)只得一站了。(外)这等快些趱行，今日定要赶到。(齐唱“宦囊”二句下)

【燕归梁】(老旦上)先到华堂等客归，羞老鬓，更蓬飞。(副净衣巾同丑上)阿姨新做状元妻，重见面，愧前非。

(老旦)老爷今日回来，老身一家先到公厅等候，柳夫人与他女儿女婿，想必也就来了。

【前腔】(小旦上)膏沐新添媚远归，重学画，少年眉。(生冠带同旦上)逼成婚嫱转相宜，亏阿丈，赚良媒⑥。(老旦、小旦先见介)

(小旦)女儿女婿成亲之后，还不曾见你，如今请坐了，待他们拜见。(老旦)等老爷回来，一齐拜罢。(生)这等先见常礼。(生、旦见老旦介)(副净、丑见小旦介)(生、副净相见介)(旦、丑相见介)(老旦)你们今日顺便相见，只当会亲，大小姨夫，大小姨娘，都见一见，省得东躲西躲。(副净见旦)(旦作恼容回礼介)(生见丑)(丑作笑容回礼毕)(各惊介)(生背介)这位大姨，好像在那里会过一次的？待我想来。(想介)(丑背介)小姨夫

的面貌，与去年进来的人，生得一模一样，这一个更觉得标致些。(生)好奇怪，我恍恍惚惚记得在京中那个所在相会一次，为甚么再想不起来？

【渔灯儿】真怪异，既是上林花，为甚的向处此栽移？是了，我记得初报状元的那一晚，曾做个恶梦，梦中的人，就是这副嘴脸。记在恶梦里，受伊行无限凌亏⑦。且住，梦中的人，就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了。难道去年见鬼，如今又见鬼不成？待我问夫人。(对旦指丑介)夫人，那边立的还是人还是鬼？(旦)是我家姐姐，你怎么说起鬼话来？(生)这等我去年不曾见鬼，就是见了这个像鬼的人。分明是这个似鬼人儿把我迷，冒神女把夜叉相替⑧，到今日鬼和神相对难欺。

(旦)你仔细看一看，又不要认错了人。(生)一毫也不错。(老旦对小旦介)前日女儿女婿成亲，不曾送得喜酒，今日有一杯清茶奉献。叫丫鬟拿茶来。(净捧茶上)和气人家无大小，不妨乳母代梅香。(见生)(各惊介)(对丑介)小姐，那分别是去年进来的人，你可认得？(丑)面貌虽是一般，觉得去年的还没有这等标致。(净)去年是戴方巾，今年换了纱帽，自然一发标致了。(丑)有理。

【锦渔灯】天生就他娇面孔，原先美丽。况戴着俏乌纱，更长风姿。去年若不是你冲散了好事，今日这个诰命夫人，一定是我做了。都是你夺去花封送阿姨，至今日教我睁白眼，妒人妻。

(生背对旦介)夫人，如今不但假莺莺认出来，连假红娘都认出来了。(旦)在那里？(生)方才捧茶的那一个就是。(旦)原来是他们串通诡计，冒我名头，做出这般丑事，累我受此奇冤。我如今说与母亲知道，当面对他讲个明白，肉也咬他几口下来。(欲行)(生扯住衣袖介)夫人，这个断使不得。你若与他争论起来，戚公子听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旦)这也顾他不得。(掸脱衣袖⑨)(对小旦介)母亲，有一句新闻，说与你知道。(扯小旦附耳说话)(生慌介)他母亲知道，一定要做出来了，这桩事怎么样处？(副净背介)你看他娘儿两个唧唧哝哝，把手指着我家娘子，只怕是看荷花的事情发作了⑩。他若与我娘子面质起来，老韩听见，说我调戏他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小旦听毕高声介)原来有这等奇事，好没廉耻的女儿！(生、副净各慌介)(副净背介)我说不停当，如今怎么了？须要生个法子，骗老韩出去，不等他听见才好。(生背介)我说不停当，如今怎么了？须要生个法子，骗老戚出去，不等他听见才好。我有道理。(对副净介)老襟丈，如今岳父快到了，我们同到郊外去接他一接，何如？(副净大喜介)妙！妙！妙！小弟正有此意。我们两位新娇客⑪，莫管他家闲是非。(同下)(小旦对老旦介)亏你有本事，养得这样好令爱出来。(老旦惊听介)

【锦上花】(小旦)一羡你的肚皮,二羡你教法奇,生这风流令爱倒会讨便宜。(老旦)我晓得你的女婿是个状元,如今要压制我么?(小旦)一愧我命运低,二愧我福分微。招得个状元女婿,又有了前妻,把诰封送还伊。

(老旦)有话明讲,不要语中带刺,讨人的便宜,(小旦)我正要和你明讲。去年清明时节,你家女婿拿一个风筝,央我家女婿画。我家女婿懒得画,题了一首诗在上面。你家女婿放断了线,落在我家。我见上面有诗,教女儿和了一首。不想被你家女婿讨了出去。后来我家女婿也放风筝,也断了线,又落在你家。你的好令爱,就想做起风流事来。你做风流事也罢了,为甚么假冒我家女儿的名头,约他进来相会?我家女婿想是见他忒标致了些,吓得不敢动手。谁想你家令爱,做湖州船倒撑起来,做出许多怕人的光景,弄得我家女婿抱头鼠窜。今年他在京中,戚公替他聘了我家女儿。他前日回来做亲,只说还是那一个,怒气冲冲,不肯与女儿同睡。及至我去细问缘由,把女儿与他细认,知道不是,才肯成亲。虽成了亲,究竟不得明白。方才在这边三头六面认将出来,方才晓得是这本新戏。(老旦呆介)(旦对丑介)你当初说,我做了夫人,须要带挈你带挈。谁想我还不曾做夫人,你倒先做了夫人;我还不曾带挈你,你倒带挈我淘了那一夜好气。

【锦中拍】多谢你椒房宠把内家荫庇,这封诰忒离奇。我如今情愿把夫人让你,只要陪还我那一场呕气。为甚的你图欢乐教别人皱眉?为甚的把风筝强匿?为甚的把我名儿巧替?好好的献出原赃,自口供罪,不须得紧紧的把牙关闭。

(老旦对小旦介)这等说起来,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坏事了。你娘儿两个,如今要怎么样?(小旦)我没有甚么讲,只等老爷到家,拦马头就是一状,听凭他审就是了。(老旦)若审起来,你也未必全赢,我也未必全输。(小旦)怎见得?(老旦)莫说坏事的不好,还怪起祸的不是。虽是我家女儿冶容诲淫,也是你家女儿多才惹事。虽是我家闺范不严,不该放男子进来,也是你家门缝忒宽,不该让风筝出去。我要吃场大亏,你也要忍些小气。我的女儿若问充军,你的女儿也要问个徒罪。不如同你两下里私和,还省了一场当官的没趣。

【锦后拍】笑世上,打官司的没便宜,枉自两下费心机。纵有十分道理,有十分道理,原告的脚膝头预先落地。便全赢,也有一分纸钱陪。倒不如三杯酒,化做一团和气。还落得冤家少,狭路省防堤。

(丑对小旦介)你若和了就罢,若不肯和,我拚得做一个下水拖人。(小旦)怎么样的拖法?(丑)我说是妹子做诗在风筝上,约他进来,他认不得

路，错走到我房里来的。(小旦呆介)(旦)不妨，有引他的人在这里。他走错了路，难道奶娘也走错了路不成？(净惊背介)这怎么了得？老爷到家，若还审起来，少不得拷问我。女儿是他亲生的，料想不置于死地，算来算去，只苦得我。没奈何，跪将过去，替他求和罢了。(跪小旦介)夫人饶了我这条狗命，和了罢。(小旦不理介)(净跪旦介)小姐，你一向是贤慧的，劝声夫人，和了罢。(旦不理介)(净起介)夫人不肯和，小姐不肯和，这张状子是一定要告的了。告起来，我少不得是死。这堂前有一口古井，不如跳下去，预先淹死了，省得明日零星受苦！(跳介)(旦扯住介)不要如此，待我劝夫人和了就是。(旦向小旦介)母亲，和了罢。(小旦)我若与他和了，他娘儿两个倒翻起招来，怎么处？(老旦起拜小旦介)柳夫人，是我女儿该死了。你若肯和，我终身不敢忘你大德。(小旦)这等说，只得和了。(同拜介)(净磕头谢介)

【隔尾】(合)半生妒恨今朝释，把往事付之流水。(老旦)你就有万顷恩波也难将我这羞洗。(内鼓吹介)

(老旦)老爷回来了，三娘，千万不要提起！(小旦应介)(丑又叮嘱旦介)

【点绛唇】(外冠带引众)(生、副净随上)重到门楣，郁葱瑞霭增佳气。只因家内，添个乘龙婿⑫。(各见介)

【前腔】(小生冠带上)宦客新归，旧时年友新姻戚。芝颜重对，两鬓添霜未？(各见介)

(老旦、小旦)你们两个女婿都不曾拜丈人，两个媳妇都不曾拜公公，今日在此，不如同拜了罢。(同拜介)

【画眉序】(外、小生)儿媳已齐眉⑬，婚嫁从心向平喜⑭。幸双亲犹健，杖不须携。既有子瓜瓞能绵⑮，便无儿桑榆堪慰⑯。(合)朱颜白发同偕老，举世共夸荣贵。

【前腔】(老旦、小旦)门户有光辉，玉树蒹葭得同倚⑰。喜枯梅衰柳⑱，不怕霜威。虽不是桃李春荣，还学得枇杷晚翠。(合前)

【前腔】(生、旦)何处谢良媒？一阵狂风似神鬼。怪风筝一片，东走西飞。论赏罚罪不酬功，量恩私功能赎罪。(合前)

【前腔】(副净)一对丑夫妻，空费百般巧心计。岂从来神器⑲，不许人窥。男偷女宝剑成精⑳，女偷男灯光作祟㉑。(合前)

【滴溜子】(合)团圆处，团圆处，欢声如沸。相逢处，相逢处，欢容如醉。评才貌，真无愧。总亏堂上翁，平心见己。公道无私，合成双配。

【尾声】无心演出风筝戏，怕世上儿童学会，也须要嘱语东风向好

处吹。

传奇原为消愁设，　费尽杖头歌一阕㉒。
何事将钱买哭声，　反令变喜成悲咽？
惟我填词不卖愁，　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㉓，度人秃笔始堪投㉔。

〔注〕 ①瓜期：《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意思是说到明年瓜熟时派人来接替他们。后因称任职期满为"瓜期"。②昼锦衣：指荣耀地回归故乡。语出《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③新沙筑堤：唐代故事，宰相出行时以沙铺路，称为沙堤。 ④"鹤相随"二句：喻为官清廉。《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去成都赴任时，随身只带一琴一鹤。 ⑤大司马：古官名，隋以后废；明清时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⑥"逼成"三句：指戏中前面写的韩琦仲允婚过程。詹烈侯浼人为女儿向韩求婚，韩以"自幼蒙戚老伯（戚补臣）抚养成人，婚姻不能自主"的推托之辞婉拒。而詹烈侯却写信给戚补臣，说韩已允婚，只因不曾禀命于戚，不好行聘；于是戚即为韩下礼定亲，并强逼韩过府成亲。 ⑦"既是"数句：上林，秦汉时宫苑名，此处用以代指京城。这几句所讲的事见本剧第十六出《梦骇》，写韩琦仲赴京城应试时，曾得一恶梦，梦见《惊丑》中所见丑女及乳母贪夜奔至，必欲与他苟合。 ⑧神女：战国楚宋玉《高唐赋》记楚怀王梦见一妇人自荐枕席，称："妾巫山之女也。"后因称此女为"巫山神女"。此因言梦境，故及神女。 ⑨搀（shài）脱：甩脱。 ⑩看荷花的事情：指第二十四出《导淫》和第二十六出《拒奸》所演的内容，内容于本出赏析文字中已有简要说明，可参看。 ⑪娇客：对女婿的爱称。 ⑫乘龙婿：《艺文类聚》引《楚国先贤传》："孙儁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⑬已齐眉：用东汉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典故，但这里主要是表达已经完姻的意思。⑭向平喜：《后汉书·逸民传》载向平于子女婚嫁事毕后即不问家事，出游四方，不知所终。后因称子女婚嫁满意为"向平喜"。 ⑮瓜瓞（dié）能绵：《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绵绵，连续不断貌。瓞，小瓜。盖以瓜一代接一代不断生长喻子孙昌盛。 ⑯桑榆：太阳西下时余晖射在桑、榆树端，故代指日暮黄昏，又代指人的晚年。 ⑰玉树蒹葭：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记魏明帝毛后之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芦苇，喻毛曾与夏侯玄人品的不相称。这里当是借指韩琦仲、詹淑娟和戚友先、詹爱娟。这样的话似不应出自梅氏、柳氏之口，但戏曲也常有将观众的观感借角色之口讲出来的做法。 ⑱枯梅衰柳：指梅氏柳氏。 ⑲神器：原指帝位，亦有神异的器物之意。这里借指才貌出众的韩琦仲和詹淑娟。 ⑳男偷女：指第二十四出《导淫》和第二十六出《拒奸》所演"看荷花的事情"。 ㉑女偷男：指詹爱娟邀韩琦仲夜入詹府的《惊丑》出。 ㉒杖头：杖头钱的省称。原指挂于杖头沽酒饮用的钱，此处泛指娱乐用的钱。 ㉓弥勒佛：佛名，其塑像袒露大肚子，笑容可掬。㉔度人：佛教语，谓使人解脱世间烦恼，修行成道。

古代戏曲一般都是以"大团圆"结局。这一折戏，既最容易写，也最难写。

讲它容易写，是因为它的内容不外是苦尽甘来、合家团聚、满门封赠、皆大欢喜之类，是典型的“光明的尾巴”。八股式的套话取之不尽，只要拿来略微改头换面和加以剪接，便足可敷衍成篇。当然，其后果也就是趣味索然，可看可不看。讲它难写，则是对它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对此李笠翁有着一番精彩的见解。他说：“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并进一步解释说：“骨肉团聚，不过欢笑一场，以此收锣罢鼓，有何趣味？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闲情偶寄》）传统剧目中，能达到这样要求的作品并不是太多。而《风筝误》的最后一出《释疑》，正是李笠翁凭借高超的写剧技巧，安排出团圆之趣的标本之一。

两对夫妻结合的戏都已做完，此时不过是詹烈侯荣归故里，骨肉团聚，正所谓“水穷山尽之处”。如若就此草草收场，确只是戏曲“格局”中收锣罢鼓时的“例行公事”，毫无趣味之可言。但作者却正是从这一场面中挖出“团圆之趣”的戏来。因为是阖家相逢，才使韩琦仲有机会第二次和詹爱娟相见，从而悟到“惊丑”时遇见的人即是这位妻姐，于是便“突起波澜”了。“惊丑”之事害得淑娟在新婚之夕就怄了一夜气，积怨在胸，如今既得知罪魁祸首是爱娟，当然要找她算账。而韩琦仲则怕此事一闹起来，“戚公子听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同时作者事先又早安排了一个“看荷花的事情”，使得戚友先也同样害怕“老韩听见，说我调戏他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于是观众就在这“大团圆”场面中饶有兴味地看到韩琦仲、戚友先各怀鬼胎，彼此互有顾忌而又很高兴地携手同行，避开是非之地的趣剧。看到梅氏、柳氏和爱娟、淑娟或口锋舌剑、或撒泼放刁，大吵大闹一番而又不得不大事化小，消释前嫌，“把往事付之流水”的闹剧。

这一切，看来似乎是“水到渠成，非由车舆”，十分自然要发生的事。然而究其实，却全是作者用穿插联络的关目、埋伏照应的针线、合情合理的推进事件而编织出来的。

从大关节目看，全剧中必有的《惊丑》当然是关键；而“看荷花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为了这里的戏而有意做出的重要安排。所谓“看荷花的事情”指的是第二十四出《导淫》和第二十六出《拒奸》，演的是戚友先入赘詹府后，得见淑娟，垂涎三尺，而爱娟也想把淑娟拉下水，以便抓住把柄，要挟友先和淑娟。因而她借赏玩荷花为名邀淑娟过府，安排友先施行非礼，但遭到淑娟峻拒。这两出戏虽然也表现几个人物各自的思想、品德，不算节外生枝；但要看到，如若没有这一段戏，在本出戚友先没有理由要胆怯而溜掉；而他如不溜掉，梅、柳、爱娟、淑娟等当着他的面算“惊丑”旧账，使他得知爱娟的“旧交”即是韩琦仲时，他将如何对待？所以“看荷花”的戏，实际上在作者的通盘计划之

中，主要是为这里预做铺垫。

就细针密线的埋伏照应而言，如在上一折的鉴赏文字中已经提到的，《诧美》出开场时柳氏邀梅氏过来参加淑娟婚礼等的戏，单从一面看，似乎这只是重复表现一下梅、柳之间的积年夙怨，无关轻重。但我们到这里才发现这一细节的重要性。因为如若淑娟成婚之夕梅氏、爱娟都来祝贺了，那韩琦仲当夜就应发觉"惊丑"所见的女子即是爱娟，而不待淑娟此时再发作了。明确交代出当晚梅氏等没有来，正是为了把戏留到此时来做。再如早在第三出《闺哄》中梅氏和柳氏争吵时，爱娟曾经挖苦淑娟说："妹子，你聪明似我，我丑陋似你。你明日做了夫人皇后，带挈我些就是了。"这句话埋伏在那里，到二十几出后的现在就生发出淑娟几句饶有机趣的台词："你当初说，我做了夫人，须要带挈你带挈。谁想我还不曾做夫人，你倒先做了夫人；我还不曾带挈你，你倒带挈我淘了那一夜好气。"这些地方，都正如李笠翁所说："编戏有如缝衣，……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即于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同前)

再由事件的推进而言，韩琦仲发现"假莺莺"是引发这场戏的关键。如若将它写得无因而生，突如其来，"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与恕其无可奈何"，自然也要大大降低戏的趣味。而在李笠翁笔下，这一发现过程，恰是表现得曲折细致，合情合理，显示出了很高的写作技巧。

由于"惊丑"已是许久以前的事，所以韩琦仲此刻初见到爱娟，只觉得有些面熟，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先想到曾在京中会过，由此而忆及是在京中做的一场恶梦中得见，又由梦中人才认定她即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了"。及至再发现连"假红娘"也在，便铁案如山，无可动摇。但当詹淑娟知道此事后要发作时，他却又说"这个断使不得"。这一笔更让观众感到韩琦仲在这整个发觉过程中，目的并不是要揭穿这桩公案，而只是由于碰到爱娟而自然而然、无意识地联想下去而发展至此。这就使得以下富有"团圆之趣"的戏更显自然而少作者所谓"勉强生情，拉成一处"的"包括之痕"。

意中缘　　李　渔

第十四出　露　丑

【普贤歌】(净幅巾华服上)老婆睡在别人舱，自己埋头不敢张。棒槌

擦裤裆，头毛不肯长，几时才做黄和尚？

我是空自从娶了杨小姐过来，已经数日。把大船装着他们两个，自己另雇一只小船尾在后边，莫说不敢见面，就是张也不敢去张一张。只是一件，往常还有妙香那个丫鬟在身边救急，如今连他也过去了。只消这几时工夫，把我熬得死不死活不活。若再是几日的欲火焚烧，连我这个法身都要坐化了。我如今要与黄天监商议，叫他把言语缓缓说他。万一他不怪我，就在路上成亲，也省得到了京中，又做一番手脚。不免叫过船来，与他商议便了。（向内介）驾掌，把船靠着大船，请董老爷过来讲话。（内应介）

【前腔】（丑巾服上）新郎虽做不同房，落得朝朝醉一场。他嫌貌不扬，我愁没那桩，两家心事都难讲。（见介）

（净）老黄，连日好受用。（丑）说也不该，我在前舱，他在后房。我打草铺，他睡绣床。话也不曾说一句，眼也不曾张一张。只听见后舱洗小脚，丫鬟倒浴汤。我走到下风去小解，刚刚闻得些玉体香。有甚么受用？（净）呸！谁教你做这样假清官？既做新郎也要像个新郎的家数，手便不好动得，口里也讲些知情识趣的话，渐渐亲热起来，才好替我做事。何这等驴膘子向东，马膘子向西。万一被他识破，在路上要死要活起来，怎么了得？（丑）不是我不亲近他，只因他是个女中才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区区的学问是瞒不得老师太的，西瓜大的字识不上两箩，万一他替我谈起文来，教我怎么样答应？故此不敢去近身。（净）这个不消愁得，我前日分付妙香过了，他若与你谈文，妙香自会替你答应。你如今只去亲热他，不时把些肉麻的话挑动他的春心。他若有些难过起来，你就来见我，我自有临机应变之法。（丑）这等说，我就胆大了。如今走过船去，即便依计而行，有好光景就来奉复。（净）快去！淫词忙打点，娇态好安排。（丑）得他淫兴发，是你好时来。（同下）

【霜天晓角】（旦上）心头鹿撞，底事谁堪讲？欲试山魈伎俩[1]，其如野鬼深藏。

奴家自从那日下船，看见彼人的面貌，心上甚是狐疑。欲待试他一试，看他才技如何？怎奈他自从那晚出去，再不走进舱来。或者他自知分量，料想那副嘴脸配我不来，故此不敢相近，也不可知。是便是了，俗语说得好：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难道躲得一世不成？我如今把笔砚安排在此，待他进来，就好面试，且看真假何如，再做商量便了。（放笔砚介）（丑内叫介）妙香，泡一壶好茶，送到后舱来，我要和夫人讲话。（旦）来了。我只当不知，在这边画画，等他走到，就好把画来试他。（掇笔想介）画些甚么东西好？也罢，岸上的梅花开了，就画一幅梅花，有何不可！（画介）

【小桃红】笔呵余冻写春阳。眼到处生佳趣也，笔颖生花，墨渖流香②。(丑换飘巾艳服作娇态上)缓步入官舱。先将这话儿温，态儿妆，胆儿雄，心儿壮也。(见介)呀，夫人在此画画，不要打断你的笔兴，且走出去，停一会进来。(回身欲走介)(旦)奴家正要请教，相公来得正好。请坐了，不消回避。(丑背介)你说，早又不来，迟又不来，刚刚在这个时候来起他发难之端。那求教的两个字，就不是好声口了。妙香，快进舱来。疾忙呼救命梅香，做个护身牌，好把箭来搪。

(老旦捧茶上)松柴作炭烧难着，河水烹茶味不清。呀，原来今日是逆风。(丑)怎见得？(老旦)若不是逆风，老爷坐在前舱，怎么吹得到后舱来？(丑)多嘴！立在这边服事，不要转身。(旦)奴家一向信笔涂鸦，无人讲究，不知贻笑了多少大方。如今得近高明，正好求教，凡有不到之处，求相公当面提醒。(丑)不敢。(旦递画介)(丑一面看一面作眼色对老旦)(老旦背介)想是求救的意思了。不要管他，走到外面去，好等他出丑。(出立暗处偷看介)(丑慌背介)呀！这个丫头，竟走了出去，分明是作弄我了。怎么了得？我有道理，若还赞他的画好，他便要骄傲起来，只管盘问不住了。不如大模大样，充做一个识者，寻些破绽出来，倒说他画得不是，他或者被我吓倒，不敢再来盘问，也不可知。有理有理！(转介)夫人，你这幅梅花画便画得好，只是有花无叶太冷静些。岂不闻古语道：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为甚么不画些叶子，点缀一点缀？(旦)相公说差了，梅花与诸卉不同，是花不见叶叶不见花的。相公若不信，只看岸上的梅花，叶在那里？(丑看岸上笑介)啐！好几日不会夫人，一见了面就昏了，那有梅花与叶子一齐发的？这是下官粗心浮气，得罪夫人了。莫怪，莫怪！(揖介)

【下山虎】胡诌乱讲，得罪娘行，幸恕多狂妄。(旦)画得何如，也要评论几句。(丑背介)如今没奈何，只得要赞了。想句甚么话儿赞他的好？(想介)有了，我闻得人说，时画不如古画好。只把古人赞他，他自然欢喜。(转介)夫人的画，笔笔都是古人，如今的作者那里画得出？便是古人复生，遇此丹青也应叹赏！(旦)既然如此，请问一问，不知奴家的笔意，像那一位古人？(丑)待、待、待我想来。(背介)这桩苦事是我自家惹出来的了，没原没故说甚么古人，就贴张招子到肚里去，也寻不出这个人来。(闷想)(忽笑介)妙妙妙！有一个古人就在口头，为甚么不讲？(转介)夫人，我肚里的古人极多，想来都不相合。只有一代名公的画，极像你的笔仗。(旦)是那一个？(丑)叫做张敞。(旦惊介)张敞虽是个古人，不曾闻得他会画。请问相公，出在那一本书上？(丑)这是眼面前的故事，要查甚么书本，那一个不说张敞画梅③，张敞画梅！(旦大笑介)张敞所画的是眉眼之眉，不是梅花的梅。你认错了。(丑)他是个

聪明的人，或者两样都会画也不可知？（旦背介）这等看起来，画画的事是一窍不通的了。但不知写作何如？待我把两桩技艺都考他一考。（转介）相公，想是你做官的人久不作画，未免生疏了。闻得相公是当今才子，写作俱佳，如今要求一首题画的诗，写在这尺幅之上。一来为拙笔增光，二来留作法帖，以便学书。董字如今配二王④，书翰弥天壤，况诗词更擅长。这是你馆阁家常事，料无废荒，愿赐我白练裙边一二行。

（丑）既然如此，待下官领到前舱去做，少顷之间，就送来请教何如？（旦）相公久负才名，这一首题画的诗有甚么难做，一定要当面求教。（老旦暗笑介）如今做不来了。料他没有别法，一定要逃走，待我把门儿扣上。（扣门介）（丑）这等说起来，一定是要做的了。待我去出个大恭，把肚里的污秽出脱尽了，好进来做诗。（急走开门）（开不开介）呀，是那一个反扣住了？妙香，开门！（老旦不应暗笑介）（丑大慌背介）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我原是不肯来的，都是那贼秃逼我进来，说甚么话，调甚么情，如今说得好话，调得好情。（旦）诗有了不曾？奴家磨浓了墨，待你来好写。（磨墨介）（丑背指介）你不是磨墨，分明是磨我的骨头，磨我的性命！如今叫天不应，叫地不应，却怎么处？（捶胸顿足介）

【五般宜】急得我浑身虚汗流似浆，急得我凄慌泪乱流似汤！（哭介）天那！我黄天监穷便穷、苦便苦，却无拘无束的过了半生，何曾受过这般的磨难？若是为自家吃苦，也还气得过；别人图快乐，教我替他受熬煎，这样的冤枉到那里去伸诉么？天那！（放声大哭介）（旦惊介）呀，为甚么原故，竟号咷痛哭起来？我则道哦韵试铿锵，却原来是髭捻太苦逼成凄响。做诗做到这个地步，真可谓之苦吟了。还差几句不曾完，快写出来，待我替你续完了罢。（丑一面哭一面说介）其、其、其、其实一句不曾有，求、求、求、求夫人饶过了罢！（旦大笑介）好翰林，好才子，好名公！这等，你往常的诗文书画，都是那里来的？难道你终日价悬标卖谎，就没个人寻鸡告攘⑤？终不然世眼尽如盲，直到今日呵，咏梅花才遇敞。

既然如此，不消做得了，饶你去罢。（丑）多谢夫人！这等，暂且告别，改日再来奉陪。（出介）谢天谢地，这样一场大祸，被我放声一哭，就哭脱了。怪不得古人有穷，把眼泪叫做泪珠；珍珠虽好，还没有这般适用。我如今有了这个哭法，凭你甚么女中才子、绝世佳人都不怕了。从今以后呵，门上挂个招牌，招揽四方主顾，替人包做新郎，只是不同床铺。（笑下）（旦长叹介）这等看起来，那里是董思白，明明是个大拐子，假冒他的名字，骗我过来的了。不免叫丫鬟进来，拷问一个明白。妙香那里？（老旦）在。（旦怒介）你们这班人，分明是一伙奸贼，做定圈套拐骗良家子女。好好的说来就罢，不然我喊起地方来，拿到官司，连你也去不得！

(老旦)夫人说得不差,果然是一伙奸贼。只是妙香这个丫鬟,也与夫人一样,同是受害的人。若还是他一党,方才就不该反扣舱门,看他出丑了。(旦背想介)也说得是。

【五韵美】(老旦)我和你是鸟同罗鱼同网,休得做相持鹬蚌将臂攘⑤。(旦)这等,是甚么原故?你快讲来。你既然不是贼人党,为甚么踌躇费想?(老旦)非是我吞声相向,只恐怕前舱近又没个隔耳墙。须待等到夜静人眠,对伊细讲。

(旦)这等,把舱门关了,走近身来,轻轻的说就是了。(老旦观望介)且喜他过船去了,就重讲也无妨。(旦)他到甚么人的船上去了?(老旦)是空和尚的船。(旦)怎么是空也来了?他到那里去?(老旦)夫人,他当初是"空",如今是"实"了。这桩事都是他的诡计,方才那个主儿是他雇倩出来,替天行道的。(旦惊介)这是甚么原故?(老旦)他终日到你家求画,见你人物又标致,性子又聪明,就起了不良之心,要娶你做妻子。只因不曾蓄发,不好自家出名,故此央了这个主儿,假充董翰林,娶你过来。如今带到京中,就要交还他了。(旦)呀,原来如此。这怎么了得?我那爹爹呵!(哭介)(老旦)夫人,你且忍气吞声,不可被他听见。他若听见,知道亲事不谐,就要害你的性命了。(旦)也说得是。这等,我便不知落了他的圈套,你既晓得,为甚么也随了他来?(老旦)只因卖身的时节,也吃媒婆骗了。后来身子被他所辱,时时切齿腐心,只是孤身一人,不好行事。如今随了夫人,不愁没有帮手了。须要缓图机会,切不可泄漏机关!(旦)这等说起来,你能勾忍辱报仇,也是个女中侠士了。可敬,可敬!

【山麻秸】听说罢,增悲壮。同病相怜,同事相商。这等,方才那个厌物,是何等之人?(老旦)说起是空令人发怒,若说起这个厌物,只怕又要发笑起来。(旦)怎么说?(老旦)他姓黄,名天监。虽是个男子,却与我们一样的。(旦)难道也是个妇人不成?(老旦)虽然不是妇人,却是有男子之名,无男子之实,为害杨梅结毒,烂去了人道的。(旦笑介)怪道那般老实,不敢近我的身,原来是这个原故。(老旦)夫人,你还亏得是他,若遇着别个村郎,此时呵,也与我忍耻辱的梅香一样⑦。(旦)这等说起来,不但不该恨他,还该感激他才是。从今以后呵,便和他同居无恐,同行无碍,便同宿也无妨!

是便是了,想个甚么法子对他?(老旦)有一件东西在这里,是他当初摆布我的。我一向要拿来摆布他,只因没有帮手,不好做得,如今要用着了。(旦)是件甚么东西?(老旦)我初来的时节,原不肯同他睡,被他把一服迷药,放在茶饭之中与我吃了,就昏迷不醒,所以失身与他。及至醒来,已悔之不及。后来他不疑我,把迷药都教我收藏。如今现有一包在此,几时设个计较,弄他过来,放在酒杯里面与他吃了,待他昏迷不醒的

时节，丢他下水就是了。（旦喜介）妙绝，妙绝！

【江神子】虽然罹祸殃，还喜得同仇辈协力助襄。两人合胆偕肠，休呼主母呼梅香，彼此互称吾党。

既有此药，事不宜迟。你几时走过船去，说我情愿嫁他，叫他过来成了亲事。到那时节，依计而行便了。（老旦）说得有理，明日就过船去。

【馀文】（合）不须别处伸冤枉，至公堂就在这木兰舟上，那生杀之权都是我和你一对儿掌！

〔注〕 ①山魈（xiāo）：传说中山里的鬼怪。 ②墨渖（shěn）：墨汁。 ③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人，仕为京兆尹，尝为妻画眉，时长安有"张京兆眉怃（妩）"之说，见《汉书·张敞传》。后来"画眉"成为夫妻恩爱的典故。 ④二王：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⑤寻鸡告攘：典出《孟子·滕文公下》："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攘鸡，偷鸡。 ⑥相持鹬蚌：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喻两败俱伤，便宜了第三者。 ⑦梅香：婢女的代称，因旧时多以"梅香"为婢女的名字，故云。

《意中缘》演杭州女子杨云友、闽中名妓林天素与晚明著名文人董其昌（号思白）、陈继儒（号眉公）才子佳人遇合之事。杨、林二人皆善画，历史上实有其人，陈、董亦曾过访并赞赏之，然无婚姻事。李渔认为佳人当配才子，遂编此剧。其中情节变幻皆属扭合，故谓之《意中缘》。

剧中叙闽妓林天素寓居杭州，夙慕陈继儒画风，仿其笔意画扇一柄，寄卖店中以求识者。杭州贫女杨云友亦仿董笔为古董店作画糊口。陈、董游至店中，见画大喜。陈即托友江怀一为媒与林结婚。董因店主不肯告诉实情，即托陈、江二友代寻云友，自回松江。店主是空和尚早已对云友垂涎三尺，遂先行一步，假冒董名骗娶云友连夜进京。途中被云友识破骗局，与同船诸人设计将和尚沉入水中。云友卖画京中，积够盘缠即返乡。其时云友父却因生活无着，前往董府寻女投亲，幸为董收留。及董升任京官，又携之北上。至京中，方知云友已南下，董又馈资，请其南下寻女。云友回乡，江怀一、陈继儒即代董求亲，遭到拒绝。林天素女扮男装，骗娶成功。俟云友父寻女至林府，父女相见后一起进京，云友与董其昌喜结良缘。

《意中缘》全剧以杨云友的两次婚姻为主要内容，其中《露丑》是第一次骗婚事件的高潮戏。在这出戏中，作者巧妙地利用新婚期间三人的不同心理制造情节冲突，烘托舞台气氛。杨云友新婚之夜见新郎容貌龌龊，即生疑心。又见其托故一连几日不进新房，不似个新郎模样，更加疑虑重重。以其才女的特有敏锐，觉出事情有些蹊跷。因此预备下笔墨纸砚，心想："待他进来，就好面试，且看真假何如。"黄天监因是假冒才子，腹内原本空

空;又加上杨云友是个出了名的才女,更是敬而远之。再者,他是替人做新郎,担着干系非轻,万一露出破绽,不但坏了别人的大事,亦连自己的前程也葬送了。(是空许诺事成之后介绍他入宫做太监)有这三桩心事,使得他怕见云友,怕与之交谈。故一路上他姿态甚高,尽量不进新房自找难堪。而真正的新郎,用计赚人的是空和尚却心急如焚。既怕黄天监冷淡了新娘,惹她疑心,看出破绽。又心急想吃热豆腐,想着离京渐近,要黄天监略露些破绽,借机说明真相,早些成亲。此时的和尚是色胆包天,有些得意忘形,且又依着早与妙香商定的临时为黄天监救场之计,故有恃无恐,一味要黄去调情"露丑"。

黄天监被忿恿不过,硬着头皮进了新娘舱中,一见云友在作画,吓得赶紧想溜。既被留下,又连呼妙香侍候,假才子叫苦不迭的宾白、懊悔不已的窘态令人忍俊不禁,幽默滑稽的舞台气氛便自然酝酿出来了。此时舞台上三人各怀心事,云友是满腹狐疑步步紧逼,一心要探出个究竟来,黄天监是作贼心虚欲盖弥彰。你看他一会儿"背介"、"转介","看岸上笑介",一会儿又"想介"、"闷想,忽笑介",真是捉襟见肘丑态百出!看到黄天监满口胡喽汗流浃背的样子,妙香是幸灾乐祸畅快不已。这场骗局,妙香最是个知情人,和尚把她当作心腹,派她监视黄并在紧急关头作些救应。孰知妙香内心却恨和尚骗她失身,一心想伺机报仇,坏他的"大事"。因此当黄天监呼救时,她不但不救,反而走出舱外"好等他出丑"。妙香的这一立场,无疑加速了黄天监"露丑"的速度、程度。这出戏的主角就是黄天监,他的丑露得越多,戏的喜剧气氛就越浓。当云友要黄天监题诗,黄想找借口逃走时,妙香暗把舱门反扣,任他怎么呼叫也不应。这一下把个伪装的才子、假冒的新郎急得现了原形。他"急走开门,开不开介","大慌背介",一边在舞台上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一边又自言自语:"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如今说得好话,调得好情。"气急败坏之情溢于言表:"急得我浑身虚汗流似浆,急得我凄慌泪乱流似汤"。最后索性还了浪子泼皮本相作"捶胸顿足介"、"放声大哭介"。此时的舞台真是热闹非常,黄天监在一边涕泗滂沱,原形毕露;杨云友在那里言语讽刺,气愤交加;妙香却暗中称快,得意洋洋。至此,这出戏的高潮也就到来了。

这出戏的成功之处在于同一个舞台背景下,对同一件事,作者能从不同角度探寻其喜剧成分,巧妙地利用剧中人物各各不一的矛盾,使他们成为舞台上相反相成的喜剧因素,从而使"嘲风月"的喜剧主题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制造舞台的喜剧气氛一直是李渔戏曲创作的关注点之一,他曾宣称"一夫不笑是吾忧"。这出《露丑》堪称李渔喜剧创作中的典范之笔,不仅流行当时,后世亦屡屡搬上舞台,川剧《画梅花》即据此改编。　　(盛志梅)

意 中 缘

李 渔

第二十八出 诳 姻

【番卜算】(老旦上)俊眼相才郎,没个堪留意。一年好景负《桃夭》[1],又是摽梅际[2]。

我家小姐自从京里回来,那些冰人月老足不离门,把男子的才貌,说得天花乱坠。谁想走到面前,不是读死书的秀才,就是卖油腔的浪子,所以小姐甚是厌烦。如今坐在绣房里面,不肯轻易见人。但有求亲的来,只传个题目出来考试,要待文才技艺都考中了,才肯出来面相人才。今日是个结婚姻的日子,怕有说亲的来,只得在此伺候。

【赵皮鞋】(丑持念珠上)来做撇脱媒,下聘成亲不用催。寅时相中卯时归,好歹只争这一会。(见介)

(老旦)老师父,想是又来说亲么?(丑)正是。今日这头亲事是十拿九稳的,快请小姐出来。(老旦)我家小姐被那些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相得厌了,如今躲在绣房,连媒人也不许见面。分付有说亲的来,只许传题考试,考中了才相人才。(丑)这也使得。今日这一个莫说四样,就是四十样也任凭你考。只是一件,他方才说过了,相不中就罢,若还相得中,即刻就要娶过门的。这句话也要预先说过。(老旦)只要相得中,他也肯随轿过门。只怕那位郎君没有这等必售之技,不要太拿稳了!(丑)不敢相欺,他把这头亲事竟捏在手心里,连花灯、彩轿都随身带了。若没有真才实学,怎敢如此?(老旦背介)我不信有这等奇人。且等他到来,看是甚么光景?

【望吾乡】(小旦巾服领花灯、彩轿、鼓乐上)稳效于飞[3],花灯鼓乐随。给弓请试穿杨技,雀屏不中羞回里[4],舍我谁堪婿?(合)男孤往,女并归,拿得定的风流会。(到介)

新郎到了。梅香姐,你先替小姐相一相。(老旦背介)果然好一个人物。但不知才技何如?我且去请题目出来。(下)(丑)林相公你看,莫说小姐生得十全,就是这个丫鬟也有七八分姿色。若还做得成,都是你口里的食了。(小旦笑介)(老旦持笺上)丹青为末技,诗翰作头场。题目在此,求相公做绝句一首,写作一幅单条,待小姐一来看诗,二来看字。(小旦展看背介)呀,原来是木兰从军,这个题目恰好合着我女扮男妆的事,料

他是出于无心，决非有意。我倒要露些意思，藏在诗中，待他后来识破的时节，才好藉口。媒婆，磨起墨来。(丑磨墨介)

【醉罗袍】【醉扶归】借题巧寓诗人意，谁能识得暗藏机？待将本相露鸳帏，那时方解风流谜。诗成了。梅香姐牵直了纸，待我写来。(写完念介)蛾眉披甲代行师，扫退群雄不识雌。莫道补天非女职，娲皇原不是男儿。——写完了，送进去看。(老旦取下)(丑)相公，诗可得意？不要把头场的文字，就被他贴出来。(小旦)岂有此理。这样文字若不中，世上竟没有举子了。(老旦持笺上)欲试无双技，还观第二场。小姐说诗与字俱中式了，还有一幅小笺，请相公作画。(小旦)这个一发不难。(画介)【皂罗袍】雕龙慧业，已经夺魁。雕虫末技，何难擅奇。后场当与前场配。

画完了，送进去看。(老旦取下)(丑)阿弥陀佛！保佑这场文字再中了也好。(老旦上)正在夸词翰，谁知画又工。安排窥婿眼，分付下帘栊。小姐说字画俱与诗才相称。如今要看容貌了，待我放下帘子，好待他出来。(下帘介)

【罗袍歌】【皂罗袍】(旦上)掩卷频夸才艺，怕中清外浊，难擅双奇。(细看小旦介)呀！看了那张郎自画的镜台眉，只怕我新人还不及新郎美！(丑)相公，你走几个俏步儿与小姐看看。(小旦行介)(旦)说甚么凌波纤步，轻盈欲飞。似这等凌云仙致，也飘飏似吹。风流仿佛张家绪⑤。妙香，你对他说：才称其貌，技称其才，不愧乘龙之号，准与联姻。(老旦传话介)(小旦)这等，取聘礼过来。(送礼介)小生备有寸丝之聘，望你呈上小姐。起先曾着媒婆说过，就要迎娶过门。(老旦)这等，待我传言。(传介)(旦)聘礼不消，送去还了。过门的话，依他就是。(老旦覆小旦介)(小旦)既然如此，请小姐更衣上轿。(老旦请旦更衣介)【排歌】把新妆换，莫待催，催妆删去这旧诗题。(丑)相公也换了衣服，好同新人一齐上轿。(小旦更衣介)(丑)更常服，换吉衣，看香车宝马一同归。(众鼓乐同行介)

【望吾乡】果效于飞，花灯鼓乐随。给弓一试穿杨技，雀屏已中今回里，似我才堪婿！(合)男孤往，女并归，拿得定的风流会！

(到介)(净扮宾相上)(照常赞礼介)(外、小生潜上偷看)(笑介)(小旦行礼毕)(更衣坐介)(外、小生闯进)(贺喜介)林兄娶了这样好新人，甚为可妒。俗例原该打喜，如今未能免俗，也要各奉几拳，作为贺礼。(欲打介)(小旦笑介)打喜虽是旧例，求看相与面上，饶过了罢。(外、小生)这等，打便饶了，喜酒是要吃的。(小旦)今晚请回，明日过来奉请。(送出介)(小生)果然是个绝世佳人。可喜，可喜！(外对小旦介)娶便娶过来了，只是后半篇文字比前半篇更难，你须要用心去做。我们别了。(同小生


隐菴道人题

笑下)(小旦转介)有这样不知趣的朋友,可恨,可恨!

【隔尾】这千金一刻非容易,怎经得把工夫闲费?只得要赶散亲朋好把玉手携。

(小旦)众人都回避了罢。(众应介)(小旦)取合卺杯来。(老旦斟酒,小旦亲送介)娘子,我和你是文字知己,比寻常夫妇不同,须要脱去成亲的套子,欢饮几杯,谈一谈衷曲,千万不要害羞。

【园林好】洞房中无人注仪,须脱略休行套礼。况不是寻常连理,才作合技为媒,才作合技为媒!(劝酒旦不饮介)

(小旦)怎么,小生这等说过,酒杯还不肯沾唇?想是怪我礼数不周,只得要出位来奉劝了。(一手搭肩一手劝酒)(旦饮)(小旦喜介)好!才女成亲,原该如此。不然就落了做新人的窠臼了。(复坐介)梅香,不住的酌酒,待我与娘子谈心。娘子,如今开一开金口罢!

【嘉庆子】(旦)我乍逢腼腆心恐悸,怎当那软款温柔的絮语催?自觉朱唇难闭,权待唱,便相随,权待唱,便相随!

(小旦)娘子,小生往常看你的画,笔笔到家,幅幅尽善,为甚么再不摹仿别人,只喜临那董思白?董思白的画有甚么好处,你就这等爱慕他?(旦)奴家不是有心学他,只因平日爱他的文章,重他的人品,故此笔墨之间,不觉无心契合。(小旦)既然如此,前日有人替他作伐,你就该应许了,为甚么又拒绝他?想是爱其才,不爱其貌么?

【尹令】既然暗投臭味,缘何不从婚议?多因怪他形秽,因此上谢绝良缘,顿把怜才素愿违。

(旦)奴家不曾见过,那里知道他容貌何如?况且真正才人,也不可以皮相。只因被个不良之人,假冒他的名字,骗过一遭,故此不敢轻信人言,恐堕从前奸计耳。

【品令】鱼经钓伤,见钩影便生疑。况伊行隔远,谁人倩良媒?因此上疑奸诧诡,不觉的声色同时厉。(小旦)万一那做媒的人,果然是替他做的,岂不错了机会?(旦)虽则是难分真假,赢得个后来无悔。到如今别缔丝萝⑥,那好恶姻缘总莫提。

(小旦背介)我今晚既娶过门,自然该与他同睡。只是相逢未久,情意不曾洽浃,忽然露出本相来,恐怕他要发极。今晚且两处宿歇,待盘桓几日,有些熟事起来,那时节就说出真情,他也相信得过,决不怪了。(转介)娘子,小生起先的意思,惟恐你要更变,故此不拣好日,竟娶过门。我想男女成亲是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今晚的日子不大十分吉利,小生且到别房宿歇,另选一个好日,同你完姻。如今且暂别一夜。

【豆叶黄】非是我蹉跎好事，冷落鸳帏。念不比那露水夫妻，念不比那露水夫妻，情到处便成佳会。(旦背对老旦介)妙香，他说的话又有些古怪了！(老旦)正是。难道又是一个黄天监不成？(旦)今晚不论好歹，定要见个明白。你走过来，我分付你。(老旦近身)(旦附耳说话介)(老旦)妙妙妙！我就去讲。(对小旦介)相公，小姐方才说，今晚的日子既然不好，求你叫一乘轿子来，小姐权且回去，待相公选了吉日，再来完姻。(小旦)说那里话，既娶过门，那有转去之理。你替我劝一劝。(老旦)我家小姐平日是最执意的，他说要去，是一定要去的了，那里还劝得转！(旦)妙香！快催打轿，不要耽搁了工夫。(小旦背慌介)这怎么处？如今没奈何，只得要将计就计，与他说明白了。(转介)既然如此，就是今夜成亲，不消回去。(旦)日子不好，不便成亲。(小旦)自古道选日不如撞日。既然相得中，也就是一个好日子了。不消拘得，待我替你解带宽衣。(代除簪介)先除簪珥，(代解衣介)后松带围。才嗅得异香一缕，才嗅得异香一缕，早不觉令人心醉魂迷！

(老旦)相公也请宽衣。(小旦)怎么我也要宽衣？(老旦)自然。难道新人脱了衣服，做新郎的倒和衣睡觉不成？(小旦)既然如此，说不得也要脱了。(除巾介)(老旦细看)(背对旦介)你看好一头黑发，竟与小姐的云髻一般！(旦)正是。

【玉交枝】(老旦)为甚的男梳云髻，褪儒冠双环渐垂？(小旦脱衣介)(老旦)看沈郎一捻腰肢细⑦，与娘行肥瘦堪比。相公请坐，待梅香替你脱靴。(代脱靴介)(老旦大惊)(背对旦介)呀！小姐，皂靴脱去，竟是一双三寸金莲。这等看起来，是个女子无疑了。云鬟瘦腰俱可疑，看看露出金莲底。(小旦、老旦合)多应是犯孤鸾红颜数奇⑧，犯孤鸾红颜数奇。(旦细看)

(问介)呀！你怎么是个妇人？(小旦)我原说是个妇人，并不曾讲是男子。(旦)又来胡赖，你何曾说是妇人？(小旦)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怎么说出这样懵懂的话？自古道明人不作暗事。我起先那首诗，临了有一句道：娲皇原不是男儿。不是男儿，自然是个女子了。明明白白的讲过，还说不曾讲？口是风，笔是迹，你若不信，取出来验一验。(旦)既然如此，你是个妇人，娶我来做甚么？(小旦)不瞒小姐说，我是替人代做新郎的。(旦、老旦共惊介)呀，又是替人代做的！(旦哭介)天那！我前生造了甚么业，被人骗来骗去，再不能勾出头！(小旦)小姐不要着急，你如今出头了。(旦)这等，你替那一个代做？快快讲来，是好人就罢，若还不是好人，我拚了性命结识你，今晚就不得开交！(小旦)不瞒你说，是替董思白娶的。(旦大惊介)呀，当初说是董思白，如今又说是董思白！我杨云友生前欠了董家甚么冤债？如今董来董去，只是董个不了。(顿

足哭介)(小旦)小姐,如今这一董被你董着了。不要着慌,请坐下来,待我与你细讲。(扯旦坐介)从古以来佳人才子的四个字再分不开。是个佳人一定该配才子,是个才子一定该配佳人;若还配错了,就是千古的恨事!如今世上的才子只有两位:第一个是董思白,第二个是陈眉公。若论佳人也只有两位:第一个是你,那第二个也就要数着我了。(旦)你是那一个?(小旦)区区叫做林天素。(旦背介)林天素是海内知名的妓女,原来就是他。(小旦)我们两个怎么好丢了才子,去嫁那没名没姓的人?我与眉公已订了百年之约,可谓侥幸得所了。那董思白当初见了你的尊笔,就彻底钟情,曾托江怀一到处寻访,谁想你被人骗去。如今完节回来,可见夙缘未断。及至江怀一央人作伐,你竟回绝了他。他与眉公商议,怕你失身于人,后来追悔不及,故此教我妆做男子,娶你回来,要送与董公酬其夙愿,这是一片真情。小姐,你从今以后,再不消疑虑了。

【江儿水】既把真情告,休将错念疑。佳人怎与村夫配,芳心忍把多情背,吾侪肯使良缘弃?劝你回嗔作喜,休得要一味相猜,把好意翻成恶意!

(旦)这等说起来,难道那个董思白,也曾钟情于我?(小旦)岂止钟情,他还不曾遇着新人,先做了个养老女婿。你那位令尊一向住在他家,如今也随他上任去了。你若再不信,明日送到京中,预先见过令尊,然后与他成亲就是了。(旦)若果然如此,不但是个情种,竟是我的恩人了,为甚么还不嫁他!

【川拨棹】心堪慰,放愁容展皱眉。亏你这有心人赚入鸳帏,有心人赚入鸳帏,不使我做负心人身投浊溪。(旦、小旦合)两推心不复疑,两相知喜共依。

(小旦)是便是了。我既做一番新郎,也要与你同宿几夜,略讨些虚哄的便宜,方才肯送你去。难道就是这等罢了不成?(戏作搂旦介)

【尾声】今夜呵,夫妻虽假也还同睡,休得要冷落了凤衾鸳被。(旦)你这位新郎呵,还强似前日的男儿不敢陪。

〔注〕①桃夭:《诗经·周南》篇名。诗以桃花盛开为比,赞美男女及时嫁娶,以首句"桃之夭夭"名篇。夭,草木茂盛。　②摽(biào)梅:言梅熟而落,比喻女子已到结婚年龄。《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③于飞:比翼而飞。后用以比喻夫妻和好亲爱。《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　④雀屏:隋末窦毅为其女择婿,于屏上画二孔雀,使求婚者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李渊最后射,两矢各中一目,遂得娶窦女。后因以为择婿之典。　⑤张家绪:即张绪。《南史·张绪传》:"张绪吐纳风流,齐武帝常嗟赏灵和殿前蜀柳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　⑥丝萝:即菟丝和女萝。《诗经·小雅·頍弁》:

"蔦与女萝。"女萝，菟丝，松萝。诗文中常以比喻男女结成婚姻。 ⑦沈郎：指南朝梁沈约。他曾在给友人的书中说："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见《梁书·沈约传》。后世常以"沈腰"作腰瘦之典。 ⑧孤鸾：喻没有配偶。

《诳姻》是《意中缘》下半场的高潮。杨云友自京中返杭，吸取上次的教训，要自选才郎。江怀一、陈继儒遂遣媒为董其昌求亲，被云友回绝。二人又设良谋，令林天素女扮男装前去求亲。杨云友试才看貌之后允婚。洞房之夜，林天素想借机逃脱，引起杨的警觉，以为又是一个黄天监。后在妙香的盘问催逼之下，林天素露出女儿身。云友惊诧悲哭之中听林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方释去疑团，皆大欢喜。

这一出纯是两个才女的戏。前半截林天素求亲，气势逼人。求亲时先声夺人，随身携带迎亲花轿，要即刻迎娶进门，一副十拿九稳的派头。由于林是个风流名妓，诗才和容貌都略胜云友一筹。在云友让她写诗时，她巧妙地将自己的身份寓于《木兰从军》诗中，声称"娲皇原不是男儿"，既为自己留了后路，又博得了云友的好感。在容貌上，她"凌云仙致，飘飘似吹"，连云友"看了那张郎自画的镜台眉"，都叹息"只怕我新人还不及新郎美"。对林优越的求亲条件，云友一时间心满意足，认为"才称其貌，技称其才，不愧乘龙之号"，很痛快地就"准与联姻"。对林天素似乎荒唐的"就要迎娶过门"，并未过多考虑，反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连聘礼也退还不要。看来云友是心疲神倦，很想有个自己的家了，这盘棋让林天素先占了头着。至此，我们不免为云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感到有些愉快的遗憾。

迎进洞房，天素就有些踌躇不安了。她先是恭维云友是才女新娘，他们是才技作合的文字知己，"比寻常夫妇不同，须要脱去成亲的套子，欢饮几杯，谈一谈衷曲"。面对风流佳婿的柔情蜜意，软语甜言，云友一时间"自觉朱唇难闭"，有些高兴得合不拢嘴，哪里会去疑心新郎的真假。这次的假女婿比那个黄天监要"真实"得多，要不是接下来的"破绽"，林天素新婚之夜的"表演"堪称合格。林东拉西扯地与云友套近乎，探听她对董其昌的印象，并有意无意中提到那次江、陈二人代董求亲遭拒的事，探知了云友对董的倾慕之情并对媒妁之言的惊弓之痛。此时洞房中，一个是初为人妻，羞答答称心如意全无戒备，一个是假戏真作，急煎煎满腹鬼胎进退两难。舞台上二人的神态对比越强烈，喜剧效果越明显。

林天素尽管聪明乖觉，却逃不过那最后一关。新婚之夜不同床，如若是初经此事，云友或许不疑心，怎奈这次是余痛未消，更加上林逃避的理由与黄天监当日竟是何其相似乃尔！由不得她与妙香同时惊呼："难道又是一个黄天监不成？"惶恐中她当机立断，将计就计，吩咐妙香：既是日子不好，打轿回府，"待相公选了吉日，再来完姻"。这一下把林天素逼得无路可逃，境况之难

与当日黄天监之艰难相差无几。只是这一位冒牌新郎到底是个真"才子",且所替代者又是一位真材实料的风流佳婿,林之尴尬只在一时,于大局无损,故林天素索性又一次外强中干以势压人。看她装模作样无所畏惧地宣布:"既然如此,就是今夜成亲,不消回去。"她一不作二不休,急切切地为新娘解带宽衣。此时,云友、妙香提着的心似乎可以放下了,看这架式,是位情急似火的新郎官无疑了。谁知精神刚一放松,麻烦又来了。新娘宽衣解带完毕,新郎却要合衣而睡,真是怪哉!在妙香的一再催逼下,林天素索性露出云鬓双环,细腰金莲,一副大丈夫生死何惧的慷慨大度。当天素一口气卸去"伪装"露出真身时,在她是节节卸去重任,可以松一口气了。而云友主仆此时却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场上的局面是如此的山水轮转,双方的心情与刚入洞房时恰好掉了个个!

既露了真身,林天素就自在多了,索性将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当杨云友听说又是代董其昌成亲时,不由得号啕大哭:"当初说是董思白(董其昌号思白),如今又说是董思白!我杨云友生前欠了董家甚么冤债?如今董来董去,只是董个不了。(顿足哭介)"杨云友在台上哭得越凶,台下的观众笑得越厉害。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是完全不必要哭了,恰如林天素所说:"如今这一董被你董着了。"杨云友在那里顿足痛哭,林天素不但不劝,反而时不时地敲敲边鼓,说些俏皮话,言语中流露出大功告成的得意。两人情绪的一冷一热、一缓一急,形成了极好的幽默气氛,使整台戏始终处于一个流动的进展的状态。剧情在一张一弛、波澜起伏中前进,造成了高潮迭起的舞台氛围,给人一种紧锣密鼓、目不暇接的欣赏快感。这正是李渔戏曲创作的独到之处,是他"立主脑,密针线"创作主张的成功所在。　　(盛志梅)

蜃　中　楼

李　渔

第十四出　抗　姻

【梨花儿】(丑金冠艳服)(老旦随上)现有家中淡菜香,何须又买新鲜鲞,两味同看嘴一张。嗦!只愁惹起油盐酱。

自家泾河小龙是也。我爹爹聘了洞庭龙女,今日过门,打扮得齐齐整整,只等新人到了,和他不亦乐乎。(老旦)小千岁,前日教导你的话,你可明白了么?(丑)这样教导,若还再不明白,就是个真痴子了。

【卜算子】(副净上)儿女结良姻,心事今朝放。(净扮红面龙母上)吃得醉醺醺,好坐高堂上。

大王,轿子去了这一日,怎么还不见来?(副净)如今也好到了。(众鼓吹纱灯)(末扮宾相、小旦扮丫鬟引旦上)

【不是路】(合)花烛辉煌,水国笙歌另一腔。规模壮,龙王儿女嫁龙王。佐奁妆,连城异宝盈箱贮,照乘明珠论斛量。(到介)(丑)只见些吹的打的,不见有个新人在那里。(末指介)在这轿子里面。(丑)他有尺二金莲,难道不会走路,要这个四方东西抬了他来?(末)真奇创,生平未识于归样。出言太莽,出言太莽!(照常请出轿介)

(旦扯住看头、看脚、看面)(大叫介)不要他,不要他!(副净)怎么说?(旦)头发是黑狗毛,不是金丝发;脚是三寸狗爪,不是尺二金莲。就是这副嘴脸,也不像有一千岁的。(众各背笑介)(副净怒介)胡说!这样好媳妇还要憎嫌,快走过来拜堂!(旦)你骗我,你骗我,我只是不要。(副净)这怎么处?你们大家扯他拜。(众扯介)(旦)这等,你与他讲过:进房要磕我的头,上床要替我脱衣服,脱了衣服要抱我上床。若还一件不依我,我就不要他了。(众)都依你就是了,且过来同拜。(扯丑与旦同立)(末赞礼)(丑拜旦不拜介)(副净)怎么儿子倒肯拜了,媳妇又不肯起来?你们扯他拜。(众扯旦拜)(旦不拜介)(副净大怒介)怎么?自古道嫁鸡逐鸡。我儿子虽然有些痴气,你如今既嫁了他,就是他的人了,还强到那里去?(旦泪介)(净)你若再不拜,我的酒风就要发作了。叫丫鬟取家法过来,待我赏他个下马威!(副净)夫人,不要性躁,慢慢的劝他。媳妇,你莫非嫌他痴蠢么?他自有个好起来的日子。(旦)大王在上:奴家不嫌令郎痴蠢。(副净)这等,是嫌他丑陋么?(旦)奴家也不嫌令郎丑陋。(副净)这等,为甚么不肯拜堂?(旦)奴家自有苦情。大王、夫人请坐,容奴家细禀。(副净对丑介)这等,我儿你且暂时回避,待我劝他肯了,请你出来拜堂。(丑)我原不要他,都是你们惹他放肆。贱人不堪抬举,丑妇惯会装腔。(下)(副净)媳妇你且坐了,有甚么说话,慢慢的讲来。(旦坐介)

【北越调斗鹌鹑】念奴家生长闺房,颇识些高低天壤。也曾将女史频翻,也曾将人伦细讲。也曾读烈女词章,也曾学贤妻标榜。见了那二天的面觉羞,见了那淫奔的怒欲狂。见了那死节的气概偏昂,见了那矢贞的心儿忒痒。

(副净)你既晓得这些道理,就不该憎嫌丈夫了。

【紫花儿序】(旦)原不怪形容蠢劣,几曾嫌心体愚顽?又何妨性格乖张。便做道仪容俊雅,心性温良,也难效鸾凰。(副净)你为甚么不

肯拜堂？(旦)须知道，不是夫妻怎拜堂？试问俺是谁家的媳妇？他是若个的儿夫？恁是那姓的姑嫜？

(副净)怎么？一发说得诧异。你不是我的媳妇，他不是你儿夫，我不是你的姑嫜？这等，你嫁到我家来做甚么？难道今日花灯、彩轿，请你来吃酒么？

【小桃红】(旦)俺不是汉朝情愿嫁王嫱，都只为狠叔将人强。他和亲矫诏无谦让，俺爹行，情原手足难强项①。因此上把儿女柔肠，变做了英雄雅量，权做个涕泣女吴王！

(副净)这等，你不情愿到我家来，要到甚么人家去？

【天净沙】(旦)罗敷自有儿郎②，宋弘定下糟糠③。漫道生前不忘，便死后东西分葬，也做个鬼团圆地府成双。

(副净)这等，先许的人家姓甚么？

【调笑令】(旦)说起俺夫家姓字香，不在梅旁在柳旁，他是那坐怀不乱的宗风倡。(副净)叫甚么名字？(旦)论名儿曾把道义担当。(副净)做甚么营生？(旦)他把万象包罗在一腔，任教他定霸图王。

(副净)你既要替他守节，就不该到我家来了。难道这个去处，是你守节的所在不成？

【金蕉叶】(旦)第一来拗不过狠心叔王，第二来违不得认真父行，第三来看不过受气萱堂④。因此上来做个守寡新娘。

(副净)这等，你的心事我都晓得了。只是你既受了我家的聘，进了我家的门，生米煮成熟饭，说不得这句话了。你如今好好与我儿子成亲，我两口儿自然另眼看待；若还执意不从，我也有法儿处你。(净)你看看我的拳头，看看我的脚跟。朝一拳，暮一脚，磨你做肉酱也容易。

【秃厮儿】(旦)便剁做粉斋肉酱，也甘心剖腹剜肠。再休提偷生今夜偕鸳帐，遗万载臭名扬，惶惶！

(副净怒介)哙！贱丫头不识抬举，我越劝你，你倒越放肆起来。欺负我没有家法么？(净)叫丫鬟，除下他的钗环，剥去他的衣服，快取家法过来！(旦自除冠脱衣介)

【圣药王】俺便卸艳妆，解绣裳，荆钗裙布有何妨！(净打介)(旦)俺劝你怒莫张，气莫扬。自拚击碎这皮囊，纵死骨犹香！

(副净背介)我想这个拗性的女子，那里是口舌劝得转的？若要难为他，又怕他要寻短见，除非慢慢的熨他转来。我如今罚他到泾河边上去牧羊，镇日风吹日晒，忍饿担饥，他受苦不过，或者有个回心的日子，也不可知。(转介)看你这样贱人，也做不得我的媳妇。我如今把你做下人看


仙家别有
降華術
不生
寂寞中
邀我去
主人

待，有一群羊在那里，交与你去看。若是少了一个，瘦了一斤，我要和你算账！（旦）这样的事，奴家倒情愿去做，不劳大王费心。

【络丝娘】多谢你洪恩浩荡，至泽汪洋。缓死须臾，暂留世上。俺舜华呵，就自任也无谦让。

（副净）这等，明日就去牧羊。这叫做：小船不堪重载，梅香怎做夫人⑤。（同净下）（旦喜介）谢天谢地！我如今得了这个美差，不但可以保全名节，又可以觅便寄书，倒反因祸而得福也。

【煞尾】已拚身向泾河葬，又谁料这浮生偷得片时长。这牧羊呵，他当做服苏武的无上刑⑥，俺认做傲李陵的至公赏⑦！

〔注〕 ①强项：性格刚强，不肯低首下人。项，头颈。《后汉书·酷吏传·董宣传》："后特征为洛阳令，时阳湖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因勅强项令出。" ②罗敷：人名。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罗敷。"晋崔豹《古今注》："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箏作《陌上歌》，以自明焉。"后世通指貌美而有节操的妇女。 ③糟糠：《后汉书·宋弘传》："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因以糟糠为妻的代称。 ④萱堂：母亲。古时以萱草代指母亲。 ⑤梅香：指丫环。因古时丫环常以梅香为名，故称。 ⑥苏武：西汉杜陵人，字子卿。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留。匈奴单于迫其投降，武不屈，被徙至北海，使牧羊。武啮雪食草籽，持汉节牧羊十九年，节旄尽落。此处指龙女以苏武自比，表示自己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决心。 ⑦李陵：西汉陇西成纪人，字少卿。名将李广之孙。武帝时任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率步兵五千人击匈奴，粮尽援绝而降。

《蜃中楼》是"笠翁十种曲"之一，因其创意独立，构思精巧而盛行一时。故事巧妙地将唐传奇《柳毅传》与元杂剧《张生煮海》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叙述柳毅、张羽是同窗好友，又都在婚娶之年尚无佳偶，二人商定分头寻觅，既为己谋，又为友谋。柳毅寻觅至海滨，恰遇洞庭公主舜华和堂妹东海公主琼莲在蜃楼游玩。通过东华上仙的帮助，柳毅与两佳人见面，并与舜华互订终身，又替张生订下琼莲。分手之后，柳、张考取功名，官拜御史。舜华被叔父钱塘君许嫁给泾川龙王之子，但她坚守旧盟，忠贞不屈，甘受折磨，触怒龙王，被罚牧羊。柳毅奉命巡河，遇之。舜华托柳投书于洞庭，柳转托张生。张入洞庭报信，钱塘君获讯大怒，遂率兵扫荡泾川龙府，杀死龙子，迎回舜华。钱塘君本欲为侄女说亲，将其嫁给张生，后知张、柳就是前次蜃楼定约之人，大怒，遂拒绝婚姻。张生在东华上仙的帮助下，煮海降龙。东海龙王被迫嫁女，两对

有情人终成眷属。

《抗姻》这出戏是讲舜华嫁到泾川龙王府中，拒不拜堂，被龙王罚去牧羊的经过。在唐传奇《柳毅传》中，龙女牧羊是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出现的，龙女的不幸遭遇是自己讲出来的。读完小说，龙女其人若何，我们很难说清楚。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亦非李渔长技，但在这出戏中，却将龙女舜华为爱情坚贞不屈，为大局姑且隐忍的大节操、大气度刻画了出来。虽然人物内涵尚欠丰厚，但较之所本《柳毅传》已是技高一筹了。

这出戏是以层层皴染的冲突为主要手段，以人物感情的宣泄为主要内容来铺排剧情、塑造形象的。舜华嫁到泾川龙宫，痴呆龙子听信谗言，将丑作美，以美为丑，认为舜华奇丑无比，不肯拜堂。龙宫里一时乱作一团，最后说服了龙子，但那个呆子又提出了许多荒唐的条件，众人都答应了，才肯拜堂。通过这个小小闹剧，作者以反作正，从反面描写了舜华的美貌，并以婚姻对象的极端不般配讽刺了包办婚姻的不合情理。龙王夫妇也觉儿子配不上媳妇，先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夫纲大帽子威吓了一顿，终是理亏，随即好言相劝，软语抚慰。这一层小波澜虽即起即落，却预示了舜华婚后的家庭气氛。如果她肯成亲，公婆自然会对她宠爱有加。然而舜华却不肯欺骗自己，坚持爱其所爱，虽死无悔。她毫无畏惧地向龙王说明自己已心有所爱，不能勉强。由此，戏剧进入第三个波澜。

这是接近高潮的冲突，作者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来推波助澜。先让龙女标榜自己"也曾将女史频翻，也曾将人伦细讲。也曾读烈女词章，也曾学贤妻标榜"，俨然一个女道学。所以龙王听了很高兴，道："你既晓得这些道理，就不该憎嫌丈夫了。"双方认识似乎达成一致，没有矛盾了。谁知龙女对"丈夫"有了新的理解，她否认父母塞给自己的婚姻配偶，坚持自己相中的那个是"合法丈夫"。虽未结婚，但心已相许，心目中已是"罗敷自有儿郎"，甘心为他守如道，不做事"二天"之女。这样，龙女就不再是个遵守三纲五常的道学女子，而是捍卫自己纯真爱情的勇敢斗士。很显然，龙女的认识已与龙王所代表的传统观念有了本质不同，双方矛盾就要激化了。但龙王毕竟要世故得多，为了儿子，他不想激化矛盾。于是用好言劝她："说不得这句话了，你如今好好与我儿子成亲，我两口儿自然另眼看待。"如果舜华此时听劝，一场冲突自然就避免了。然而龙女胸中已是波涛翻滚，她一气呵成连唱了【紫花儿序】、【小桃红】、【天净沙】、【金蕉叶】四曲，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漫道生前不忘，便死后东西分葬，也做个鬼团圆地府成双。"这样的情绪状态，几句好话怎么可能改变呢？因此，事情必然要走上高潮，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果然，当软硬不吃的舜华表示"甘心剖腹刳肠。再休提偷生今夜偕鸳帐"时，老龙王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大怒道："我越劝你，你倒越放肆起来。欺负我没有家法么？"要拿家法治舜华。舜华不为所惧，自除钗环，甘受惩罚。且边

挨打边高喊:"自拚击碎这皮囊,纵死骨犹香!"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舜华视死如归,誓不成亲;龙王夫妻家法用尽,气急败坏,无可奈何,舞台气氛进入高潮。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泾川龙王先软了下来。因为他怕舜华自寻短见,不好向钱塘、洞庭二龙君交代。他罚舜华去泾川河边牧羊,想以此消磨她的意志:"他受苦不过,或者有个回心的日子。"高潮陡落,令人亦不免为舜华的命运松了一口气。

这一出戏好就好在高潮前夕的几场小矛盾的推波助澜,针线细密,情节紧凑,特别是舜华的几段唱词如【天净沙】、【金蕉叶】等段,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剧情渐渐推向高潮。因此垒庵居士叹曰:"此等传奇,不必当场看演,始觉其妙,只快读一过,亦令人气色飞扬。思及作者,惟恐有生不同时之恨矣!"以之论全剧,或有过誉之嫌,以之论此出,则洵为确论。　　(盛志梅)

满　床　笏　　范希哲

第九出　醋　　成

【仙吕入双六幺令】(外、众随急上)今朝,操演,略陈旗鼓顷刻回还,将军严令敢流连?忙策马,紧加鞭,旌旄猎猎如风剪,旌旄猎猎如风剪。

(中)中军迎接老爷。(外)分付众人速退,立刻掩门。(各应下)(作掩门介)(外)中军,那女子锁在中堂,没甚么动静么?(中跪介)老爷不好了!(外惊介)怎么?(中)夫人知道了,竟赏那女子三百两银子,打发他去了。(外)夫人在后面,与这中堂相隔甚远,如何知道?定是你不小心,走漏声息了。(中)小官在前堂出入,纵有声息,怎晓得到后堂去?不知如何夫人就知道了,竟自打开中堂后门走出来的。(外怒介)岂有此理。这等说来,定是鬼神使之尔,(见门介)这封皮现是外面开进去的,还要胡讲!(中又跪介)这是夫人叫开的,小官抵死不肯,还要绑哩。(外)有这等事?(背介)我想夫人既怪下官娶妾,竟该打发他去,如何又与他三百两银子?定是夫人自已说成了,故意惊骇下官哩。若在中军前面张惶,反惹笑话,我有道理。(转身介)你且回避。(中叩首出介)(外怕介)我每日进到中堂,里面随即开门迎接,如何今日这等寂然?罢,我只得自已进去罢。

【园林好】进中堂人声悄然,步回廊予心悚然。合衙中清风拂面。

(叫介)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又欲叫自掩口介)好教我口难言,(走几步又住介)好教我步难前。

咳,早知如此,今日在教场多操演一回也好。这都是中军可恶,我原说放在外厢,与夫人说明了进去,他说老爷看中的人,不便留于外面,我便一时被他愚了。

【嘉庆子】我一时误被中军骗,如今覆水难收话怎圆?这里是私衙了。(要开门手抖介)怎么一时间竟打起颤来?怎上下牙根交颤?口儿内,语连绵。心儿内,奈何天!

天下事也怕不得这许多,不免大着胆叫罢。开门,开门!(内)外面甚么人叫门?(外)老爷在此。(内)夫人说,请老爷在中堂安置罢。

【尹令】(外)告夫人少停雷霆,听下官从头分辩。就是下官有天大的不是,早难道不容当面?我与你冠冕夫妻,岂可闭户深藏别有天。

(内)夫人说,有话对中军商量去。(外)我说中军误事了,明日定要抓这驴头下来,方泄此忿!(内)夫人说,自己做了这事,反怪中军!倘有一言干碍中军,夫人定不罢休哩。(外)是是,中军并无一毫差错,都是下官不是。但请夫人开了宅门,下官有衷肠伸诉耳。下官呵,

【品令】(外)平生承顺,夫人久见怜。今朝冤枉,此心可对天。请开了门,自有话说。(跪介)下官跪了!(又起身行介)怎么处?要进去又闭了门,要出去又难见人,如何是好?你看这长门深锁,真教我内外难回转。(转身拜介)夫人呵,望济慈航,早启这普门一线。咳!我这节度威风,今日个扫地斯文不可言!

(内)夫人出来了。(外往外走又进)(作慌忙介)

【豆叶黄】(外)趋前退后,觑面好难言[1]。我进与退反覆盘旋,进与退反覆盘旋,心儿内似辘轳频转。一时见错,终身歉然。怎么仍不开门呢?(大叫介)夫人,你是个女中的俊杰,你是个女中的俊杰,怎做出这儿女情怀,许多葛缠?

【玉交枝】(旦、末、侍女随上)言颠语舛,强支离哀求万千。从来亏心事是做不得的,却不道人间私语神如电。(旦坐介)请老爷进来。(末传介)(外进揖介)夫人,为何今日这般放得脸儿下?(旦)妇人心原是柔软,你欺奴无用把恩爱捐,私情别种风流院。好教人满胸气填,顿教人无穷泪溅!

【幺令】(外又揖介)夫人,你且收拾了万千愁怨,听下官把衷肠细传。那女子原是不意中送来的,下官又要往教场操演,所以不曾先启夫人知道。

原说回来细禀夫人，收与不收，听凭夫人上裁，谁知夫人先知道了，最堪怜事起仓惶，不能井然。又谁知夫人先觉，有口怎言？我娶不告难辞罪愆。(又跪介)

【江儿水】(旦)娶妾先王制，无儿断祖先。我这小星已出心中愿②。(外)我说夫人是允的。快教苍头，分付中军仍送那女子进来。(旦)休得胡讲！你藏头露尾将奴骗，又乘人危难图娇婉，天理人心昭见。(外)下官并不乘人之危，图他女子。(旦)我且问你，那女子是谁家的？他为何就肯卖与你？(外)这个下官还未细问。(旦)好一个管军管民的节度呵！你要娶如花，竟不问伊家深浅。

【川拨棹】(外)我权谋鲜，望夫人宽恕免。也只为军马云屯，不能勾穷渊探源。(合)说将来苦万千，为心虚做不全。

(旦)既然如此，我也不怪你了。(外)呀，夫人，你果然不肯买那女子，为何又与他三百金呢？难道白送与他不成！(旦)他的父亲欠了官粮，非三百金不能完楚。我将此银与他，救全他的父亲，又不留他女儿做妾，我这一点阴德，就该有子了。(外)夫人，这点阴德之报，恐未必就应哩。

【前腔换头】(旦)我的阴功可问天，你的儿孙在眼前。(外)夫人你太迂阔了，不娶妾也罢，反折了三百两银子。下官两袖清风，那得有这许多布施？(旦)你休将这冷语来埋怨，你休将这冷语来埋怨，娶妾事从今少言。(合前)

【尾】(外)夫人，你自来淑德称慈善，再不变春风颜面，为何的此际风雷动九天？

(集唐)(外)冷艳全欺雪，(旦)君怀那得知？

(外)寸心言不尽，(旦)问君何所之？

〔注〕 ①觌(dí)面：见面。 ②小星：原为《诗经·召南》篇名。《诗经·召南·小星》毛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后因以"小星"为妾的代称。

《满床笏》，因有《醋表》、《醋义》、《醋成》、《醋感》、《醋授》、《醋功》、《醋锦》、《醋阻》、《醋致》、《醋慨》等十个以"醋"为名的出目，故又名《十醋记》，为"湖上李笠翁阅定绣刻传奇八种"之一，明末清初杭州人范希哲所作(一说作者佚名)。这部传奇的故事梗概是：唐朝郭子仪武艺超群，在赴武举科试时偶遇诗人李白，结为兄弟。李白入京后，目睹朝廷荒淫，感到祸乱将起，就把郭子仪推荐到好友朔方节度使龚敬处。龚敬惧内，四十无子，与郭子仪年轻时便因夫人贤惠而拥有二妾、儿女满堂形成鲜明对比。在龚敬的乞求下，其妻

师氏终于允其纳一妾萧氏，感动神灵，各生一子一女。此时恰逢安禄山反叛，攻打朔方镇，龚敬任用郭子仪击退叛军。最后郭子仪因平定叛乱有功，封汾阳王，龚敬因推荐郭子仪有功，封丞相，皇后赐婚，两家联姻。而郭子仪的七子八婿，皆位列公卿，手执朝笏，极富贵之盛。这部传奇主旨宣扬了一夫多妻、儿孙满堂的封建伦理思想，虽然思想格调不高，但作品极尽虚构、机趣之能事，颇富戏曲自娱娱人之功效，其中以龚敬惧内的叙写尤为精彩。而这一部分，也是作者在全剧中最为自鸣得意的部分。他在弁言中写道："大凡人之富贵势禄，以迄嗜好，皆爱河欲海中等等相耳。拈是相者，无不始生于爱，爱极则畏随之。非爱不能成畏，非畏无以固爱，是畏与爱不一设，不二观也。""吾惟愿举世之畏夫婆者，能如龚节度，一畏而获美姬，再畏而弥祸患、成殊勋，三畏而远奇凶、拒鸩毒，人亦何尤夫节度之所爱、所畏之为多事也耶？"如此为惧内者开脱，本身即充满谐趣。

《醋成》为全剧的第九出。龚敬夫人师氏四十无儿，生性好妒，使龚敬无由娶妾。龚敬虽多次暗示无儿难续香火，要求娶妾，但都被师氏婉言回绝，无奈之下，便背地里吩咐中军托官媒婆帮忙找一个。恰好有一个叫萧然的解户，因拖欠三百两银子官粮，被迫卖女还债，官媒婆便将萧然之女领来。龚敬看过挺满意，但因忙于操练军马，先让中军把萧氏锁在公署中堂，不让师氏知道，预备操练回来后再作打算。谁知平日深居简出的师氏偏偏要去公署后堂，路经中堂，撞破此事，这出戏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展开了。

龚敬一操练归来，就忙遣散众人，把门关上，劈头问中军："那女子锁在中堂，没甚么动静么？"这一方面显示出他纳妾心切，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做贼心虚。当听说夫人已知道此事，并用三百两银子把萧氏打发走时，龚敬最初的反应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怪罪中军走漏了风声，接着又强作镇定自我开解："我想夫人既怪下官娶妾，竟该打发他去，如何又与他三百两银子？定是夫人自己说成了，故意惊骇下官哩。若在中军前面张惶，反惹笑话，我有道理。"这一惊、一怪、一解，就把龚敬那种既爱面子又惧内，更渴望夫人能主动应允其纳妾的侥幸心理和盘托出，让人忍俊不禁。等支开中军过了中堂，来到内衙时，龚敬敏感地觉察到屋内气氛与平时不同，禁不住胆颤心惊，想叫门又掩口，欲往前又停步，直在低声自怨自艾：一悔应在教场多操演一回，二怪不该听信中军之言把萧氏放在中堂。而接下来的欲敲门手打颤、欲叫门上下牙根交颤的一系列夸张动作，更是把龚敬惧内且心虚的心理展现无遗，极富喜剧性。

在进退两难之中，龚敬终于鼓起勇气敲门，而门内丫环在夫人授意下明知故问："外面甚么人叫门？"得到明确答复后，便回道："请老爷在中堂安置罢。""有话对中军商量去。"让龚敬吃了一顿闭门羹。龚敬懊恼之下，再一次迁怒于中军，宣称要"抓这驴头下来"。丫环则又以夫人的名义指责他不应推

脱责任，更不能责罚中军，龚敬只得唯唯诺诺。到这里，师氏虽未上场，但从丫环的传语中，读者不难想见她对龚敬背着她安排纳妾的极度不满，一个自尊、专爱、体恤下人的女性形象已俨然可见，这就与龚敬在妻子面前怯懦、在下属面前扬威的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物性格特征更加突出。

万般无奈之下，龚敬只好跪下乞求夫人开门，待丫环说"夫人出来了"时，他又慌得"进与退反覆盘旋"。这就进一步透露出龚敬惧内心虚、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龚敬的千求万唤中，师氏终于出场了。她一出来便怒斥身为节度的丈夫"你欺奴无用把恩爱捐，私情别种风流院。好教人满胸气填，顿教人无穷泪涟"，这一指责，道出了她对夫妻恩爱的固守、对丈夫存心纳妾的怨愤。但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她不得不承认"娶妾先王制，无儿断祖先"，并表示愿让丈夫纳妾。龚敬一听，心头的紧张顿时消释，误以为妻子真允许纳萧氏，忙要叫苍头吩咐中军把萧氏送来。但师氏立即阻止，并找出了相当合理的理由：一是龚敬在纳妾事上欺瞒妻子，不合情理；二是龚敬欲纳萧氏，有乘人之危之嫌，不容天理。当龚敬埋怨她"不肯买那女子，为何又与他三百金呢？难道白送与他不成"时，她解释送银乃解人燃眉之急，凭此可积阴功，感动上天降生子嗣，并由此断然拒绝丈夫纳妾："娶妾事从今少言。"这样的解释虽然有迷信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氏善良慷慨、行事果断的性格特点，客观上也反衬出龚敬自私小气、处事寡断的为人。

《醋成》这出戏出现了四个人物，其中中军与丫环这两个配角起到交代原委、推动情节的作用，而主要人物龚敬和师氏则被放在纳妾与反纳妾的激烈矛盾冲突中进行描写。龚敬的惧内、师氏的泼辣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了这出戏特有的喜剧情境。在剧中，作者通过性格的对比映衬，用幽默机趣的语言，把惧内这种抽象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整出戏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剧中以师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她泼辣、自尊、好妒，同时又善良、果断，虽隐然有"河东狮吼"之嫌，却无狮吼之声，她拒绝丈夫纳妾，实质上是对爱情的固守，也是对一夫多妻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明清之际，往往有各种道德家训要求女子在两性关系上要忍让宽容，把"劝夫纳妾"、"善待婢妾"、"夫喜亦喜"视为人妻的基本修养，并打出"嗣续"的旗号为男子纳妾找到了道貌岸然的理由，认为"若年四十而无子，不可不娶一妾"(姚舜牧《药言》)。面对这些道德要求，师氏本着女性对爱情的排他性给予了本能的反抗，而她的反抗并不是以凶悍的虐夫来达到目的，而是果敢机智，有情有理，使丈夫在她面前自惭形秽。剧中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与肯定，也体现了剧作者在男女地位平等问题上有所思考。虽然在全剧中师氏只能算是一个次要人物，却较剧中的主要人物郭子仪、龚敬更富有个性。　(龙文玲　农作丰)

偷 甲 记

范希哲

第十五出 偷 甲

【仙吕入双调夜行船】(丑)不特藏形还匿影,因甚事战战兢兢?(介)我去去来来,潜潜等等,直要到夜阑人寝。

混沌未分人笑我,乾坤一破我羞人。若非盗贼撑天地,日月何劳昼夜巡。(作左右探望诨介)我时迁禀奉哥哥将令,今晚要到徐宁宅里,偷取雁翎宝甲。你看黄昏左侧,夜色方开,雁薄云深,星迷雾锁。(笑介)这个光景,想必天公助我今夜成功也。(作轻身行诨介)

【园林好】我悄低声行行自惊,看黑沉沉须提心注睛,捱过了闾阎坊井。这里正是他家门首,不知里面却如何了。天尚早且消停,天尚早且消停。(内打一更)(丑作惊诨介)

【前腔】打初更人声尚惺,我伫空街湍湍气怦[1]。我想立在街上,到要撞着人的,还是掩入了他家门里的好。(作推门响)(惊诨介)呀,不好了,不好了,这个门偏生是响的!只略把门闩来挺,早振得响如铃,早振得响如铃。(内吆喝介)(丑诨介)

【嘉庆子】是那家吆喝声偏映?急得我退后趋前步不经。(内)小厮,看好门户。(内应介)(丑)你把门户殷殷专政,你虽防范得紧,只怕到我老时手里呵,叫你人不觉犬无惊,门自闭户还扃。(内打二更介)

【尹令】听樵楼二更交应[2],想他们梦魂方定。不免进去罢。(作扒墙介)这墙垣十分雄劲。(落介)好了,我进了一重门了!门户重重,我已到天台第一层。(内作打三更介)

【品令】三更正紧,灯火尚微明。中门疏散,相将重驭轻。(内)外面甚么响?(丑慌诨介)他时时震惊,也只为宝甲如瑜瑾[3]。我营营思省,还怕他一时妻媵,啧啧哝哝,雨去云来送且迎[4]。(内打四更介)

(丑慌介)呀,早又四更时候了。

【豆叶黄】你听声声漏滴,夜半早还盈。我肩重担所任非轻,肩重担所任非轻,怎做得风灯泡影?这是闺房左右,须要眼清手灵。(作推门介)(内)绣烟,外面甚么声响?起来看看。(内)想必是猫儿捕鼠。(丑作鼠声介)(内)既是猫儿捕鼠,这就罢了,可吹灭了灯。(丑喜介)喜得把残灯自

酩，喜得把残灯自酌，直逼到鼠鸟同居，自批自评。(作进房轻唱诨介)

【玉交枝】我时迁今日做贼，原不是自要做的。这都是军中严令，这奇功赛过偷营劫营。(作四围寻甲介)闻他宝甲放在房中梁上，我不免直进内房，盘上梁去。梁山好汉扬名姓，自合向梁上施逞。(听介)听鼾声括耳不住鸣，阳台雾重鸳鸯冷⑤。(作撞头诨介)可怜，可怜！好头颅撞得血淋，(作上高跌介)好腰肢不禁痛疼。(介下)(内打五更介)

【么令】(净、杂上)早已见更阑夜醒，启重关人声沸腾。(净)白兄弟，你看天已将明，城门只怕开了。(杂)想还早些哩，我们只在这里等他便了。(合)最堪怜露湿霜华蛩声乱鸣，犹不见天边月影，云横雾暝。我们到前边树影里面避一避，省得行人瞧见。(内鸡叫介)进疏林早听得鸡声犬声。(内发擂介)(净、杂介下)

【江儿水】(杂)早起求生意，矇眬睡未惺，巴巴衣食难安静。(丑背负甲箱跑上)(撞倒杂介下)(杂介)捉贼，捉贼！(介)这个人背着一个箱子，没头没脑乱跑，一定是个贼了。看他獐头鼠脑行来劲，瞻前顾后藏形影，我不免赶上前头拿定。啐，于我何干！我且去早干营生，莫惹这无端灾眚⑥。(介下)

【川拨棹】(丑介上)功成顷，渐天明将度影，喜城门出入无惊，喜城门出入无惊。好了，好了，宝甲已偷了，城门已出了，只不知汤隆、白胜在那里？(叫介)我从来做贼，不甚心虚，为何今日这等害怕？(介)是了，是了，一向自在惯了，不觉手生了。(轻叫介)汤哥哥，白兄弟。(净、杂上)(轻应介)(丑)我叫愈高他应声愈轻，(合介)怕人闻风鹤惊⑦，谨防他四野清。

(丑)且喜甲已偷出在此了。(净)妙，妙！还是你的手段。白兄弟，你把此甲打在包裹之中，扮作客商，作速抄路上山去罢。时兄弟，你便背了这只空箱子，慢慢前走。但遇转弯抹角的所在，你就画个白粉圈儿，好作暗记。遇着酒店饭店，亦是这样画着。我等天色一明，竟往徐家，定要骗我表弟同来追赶。只一件：前日军师嘱付的计策，不可差了！(丑)自然不差的。(杂取甲包介)

【前腔换头】你看这雁翎金甲宝气腾，丰城剑利秋光映⑧。(净)白兄弟，你前奔不必留停，你前奔不必留停。时兄弟，你假悠悠前途慢行。(合前)

【尾声】三人各自分头逞，也都要十分思省，莫犯着风火雷霆号令行。

(集唐)(净)交情托宝刀,(丑)此生何太劳,
(杂)世路虽多梗,(合)逢人作《解嘲》⑨。

〔注〕 ①湍湍:本指水流急而旋,在此形容呼吸急促。 ②樵楼:当作谯楼,城上的鼓楼。 ③瑜瑾:美玉,此处意为宝贝。 ④雨去云来: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⑤阳台:见注④。 ⑥灾眚(shěng):灾异,灾祸。 ⑦风鹤:指风声鹤唳。《晋书·谢玄传》载淝水之战中,前秦苻坚大军为东晋谢玄等所率精兵击败,秦军溃退,惊慌之中,"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后因以为惊慌之典。 ⑧丰城剑:《晋书·张华传》载吴灭晋兴之际,天空斗牛两星宿之间常有紫气,张华向精通天象的雷焕请教,雷焕言"斗牛之间颇有异气",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并谓剑在丰城。张华即任雷焕为丰城令,雷焕到丰城掘狱基地,得太阿、龙泉双剑。此以丰城剑赞美雁翎宝甲的宝气腾跃,珍贵无比。⑨解嘲:汉扬雄所作的一篇著名文章,其序云:"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号曰《解嘲》。"

《偷甲记》,一名《雁翎甲》,为"湖上李笠翁阅定绣刻传奇八种"之一,范希哲(或谓李渔或佚名)作。此剧本自《水浒传》而有所增减。剧情大意是:宋将呼延灼奉旨进剿梁山,以连环马取胜,梁山好汉面临严峻形势。恰有新入伙的汤隆献策,提出只有金枪班教师徐宁的钩镰枪法能破连环马。于是宋江定计由时迁偷取徐宁祖传的雁翎宝甲,赚徐上山,并动之以情,使徐同意教授枪法,大破呼延军。呼延灼败后,被高俅爪牙诬告投敌,只得随石秀等上山入伙。后宋江等得到朝廷招安,徐宁、呼延灼得全其忠义,并随宋江奉旨征讨方腊,而汤隆、戴宗、时迁三人则不愿为官,随公孙胜出家。这部《水浒》戏虽意在借时迁偷甲的故事,宣传忠孝节义的伦理教化,表现宋江身在梁山心系招安的忠义思想,但通过呼延灼的遭遇,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朝廷腐败、群奸弄权使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黑暗现实。

《偷甲》是本剧第十五出,叙述了时迁盗甲的经过,剧情虽单纯,却把时迁盗甲的机警及其心理活动表演得惟妙惟肖,是全剧最为精彩的一出。

时迁绰号鼓上蚤,堪称神偷,用剧中《类合》一出时迁的夫子自道就是:"生来伶俐,偷鸡吊狗出家传;技艺精强,破壁扒墙称第一。"但自从上了梁山之后,与朱贵在梁山脚下以开酒店为名刺探情报、接应投奔梁山之英雄,就多时没干偷盗的营生了,此番接受偷甲重任,潜入东京,准备夜里偷甲。

在黄昏时候,时迁上场了。此时月儿被迷雾遮住,虽时候尚早,但夜色已浓,见此光景,时迁不由暗喜:"想必天公助我今夜成功也。"但到底是久没作贼,这次肩负的任务又如此重大,且偷盗的对象又是一位金枪手,因此时迁在给自己壮胆的同时,又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只见他乘着夜色,来到徐家门

前，正在犹豫时，一更响起，他吃了一惊。心想，现在时间尚早，如果自己老站在徐家门外，被人撞见，势必受怀疑，倒不如躲到徐家门里。不料一推门就发出响声，把他自己吓了一跳："这个门偏生是响的！"这时，门内偏又传来令小厮看好门户的吆喝声，时迁急忙后退。通过这一系列的渲染，真实反映了时迁行窃的心理：多疑机警，战战兢兢。但时迁不能退缩，他只得鼓足勇气，等到二更响起，猜想徐家人已进入梦乡，才扒墙进屋。

不知不觉三更响起。虽已至半夜，但徐家内屋灯火尚明，时迁轻轻一推中门，里面就问："外面甚么响？"可见徐宁因家藏雁翎宝甲，防范甚严。这既凸显了盗甲的难度，也渲染了紧张的氛围。踌躇之际，四更响起，如果还不能尽快得手，偷甲并赚徐宁上山授枪法的计划就会失败，梁山将危在旦夕。在生死攸关时刻，时迁下定决心，来到卧室门外。不想在推门时又发出轻微响声，这时，里面问丫环："外面甚么声响？起来看看。"丫环随口答道："想必是猫儿捕鼠。"时迁顺势发出老鼠叫声，里面人才放松警惕，还叫丫环吹灭了灯。这一情节，是初更、三更情节的必然发展：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睡意袭人，徐家的防范渐趋松懈，另一方面是时迁已由原来的惊惶渐趋镇定，正如他悄悄潜入卧室时所自道的："这都是军中严令，这奇功赛过偷营劫营。"

至此，作者运用时间的步步推移来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把时迁盗甲前从惊惶到镇定的心理变化过程呈现出来，而这种心理变化，是在盗窃目的与盗窃对象的特殊性下所产生的，故而显得真实自然。对盗甲前环境氛围和人物心理的大力铺垫，既营造了紧张的剧情，又突出了戏剧的表演效果。这种铺垫愈多，渲染愈烈，就愈突出盗甲之难，也为后面时迁盗甲时的高超技艺作了烘托。剧中对盗甲场面的叙写，则仅以【玉交枝】一段唱曲作交代：在徐宁夫妇聒耳的鼾声中，时迁盘上屋梁，取下装宝甲的匣子，在黑暗中既兴奋又紧张，不小心撞破了头，跌扭了腰。偷甲成功，恰逢五更！这一段用语不多，却充满谐趣，十分轻快，与前面的紧张氛围相互映衬。

在《水浒传》第五十六回《吴用使时迁盗甲，汤隆赚徐宁上山》中，同样写到时迁装老鼠叫："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娅嬛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剧中把《水浒传》关于时迁装鼠的情节前置，并把徐宁外出值班移到盗甲之后，这不仅进一步突出了时迁盗甲技艺超群，不露一点声响，而且也为其盗甲渲染了气氛，增加了喜剧色彩。

把雁翎甲偷到手后，天色渐明。时迁背着匣子一路飞奔，匆忙中还撞倒了一个早起的小摊贩。小贩起初大喊捉贼，并欲捉拿时迁，后又因懒惹事端而作罢。这是剧本增添的一个小插曲，但有效起到了增加悬念的效果，可谓有张有弛。最后，时迁出城，与接应的汤隆、白胜会合，由白胜担甲先行，时迁

负空匣慢慢前走，汤隆则往徐家骗徐追甲，三人依吴用定下的计谋行事，故事也由偷甲转入追甲，此出戏就此结束。

这出戏由开场至偷甲成功，舞台上虽只有一个人物，但作者通过运用不失诙谐的个性化语言、机趣灵巧而不失夸张的个性化动作，细腻传神地刻画了时迁偷甲时的心理活动。剧作者还灵活运用时间的推移与场外人物的宾白，强化了戏曲的紧张气氛，使剧情跌宕生姿、扣人心弦。曲词、宾白通俗自然而诙谐风趣，给紧张的舞台气氛染上了浓厚的喜剧色彩，使这出戏更富于娱乐性。重视戏曲的娱乐作用，是李渔、范希哲等清初风流文人共同的戏剧审美追求。时迁盗甲出自《水浒》，但剧作者在刻画人物偷甲之际紧张惊惶的心理活动时显然是进行了再创作，这样的再创作，既更符合舞台的表演性，又把一个奉命盗甲的神偷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扣人心弦。正因如此，《偷甲》这一出戏，至今仍活跃在昆剧舞台上，长演不衰。 （龙文玲 农作丰）

如 是 观

张彝宣

第八出 交 印

（老、正引生上）

【引】一生落魄，忠孝平生乐。问丹心几时归着？为国深忧，思亲愁索，两事恨来飘泊。

（白）伏枥悲鸣意不穷，相逢伯乐马嘶空，人生莫恨无知己，英雄自古识英雄。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乃相州汤阴人也。忝中武科状元，除授江南游击。向在张招讨麾下，今归宗留守辕门。闻得元帅有恙，不免前去问安。过来，到辕门上去！（老、正）吓，已是辕门了。（生）看那一位将爷在。（老）是。吓，那一位将爷在？（末上）巍巍元帅府，团团将士营。是那个？（老）是岳爷在此。（末）吓，岳将军请了。（生）请问元帅起身了么？（末）还未起身。（生）相烦通报。手本在此，说岳飞问安。（末）既如此，且在马台少坐，待元帅升帐，与你通报便了。（生）是。请便。（末下）（生）过来，你每回去，若有紧要之事，即来报知。（老、正应下）（生）英雄自恨英名事，心病难将心药医。（下）（丑扶外上）

【引】心事将谁托？这几日愁心越觉。白发冲冠，丹心如昨，未审孤臣怎生着落。

(白)主暗臣庸天地阴,羽书烽火动人心①。胡酋未灭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下官宗泽,官拜东京留守。只因朝中奸雄跋扈,盗贼蜂起,蒙圣恩命我出镇荆、湖。虽授节钺之隆②,实为疏远之计。幸喜提兵到此,军民有幸,烽烟无警。前日在张招讨麾下新得一将,姓岳名飞,有罪将刑,我见他一表非俗,免其一死,赦他带罪立功,要彼抚顺招逆。我看他实有大将之才。吓,我想朝廷得此一二辈也呵,何患金人跋扈哉!咳!只是当今主上勤于土木,信任奸邪。不料杞人之忧③,积劳成疾,连日谢事卧帐。咳!不知可有痊可的日子么?过来!(丑)有。(外)唤中军。(丑)是。中军,老爷唤。(末上)是。(外)我有病卧帐,一应事情不许进见。(末)吓。(外)来!(丑)来!(末)有。(外)若有紧急军情,才许通报。(末)是。启元帅:岳飞问安辕门,候久了。(外)吓?岳飞在外么?快令进来!(末)吓。(外)我正在想他来谈谈,来得好!(末)岳将军那里?(生上)欲显医国手,须识病根源。(末)元帅令将军进见。(生)是。(末)岳飞传到。(外)你在外厢伺候。(末应下)(生)元帅在上,岳飞参见。(外)鹏举少礼。(生)问安。(外)请。(丑)请。(外)看座。(丑)吓。(生)元帅在上,小将不敢坐。(外)我来有几句话儿谈谈,坐了好讲。(生)如此告坐了。(外)把椅儿往上些。(丑)吓。(生)不敢。(外)再上些。(生)够了。(外)呸,呸,这里来。(丑)吓。(外)快去烹茶来。(丑应下)(生)闻得元帅有恙,岳飞特来禀候。(外)多承!(生)元帅贵恙,幸得痊可了些么?(外)咳!怎能痊可吓!(生)请问元帅贵恙,从何而起?(外)吓,鹏举,我这个病吓!(唱)

【高阳台】只为恩重身轻,愁真神失,丹心昼夜热极。(生白)缘何就得此症?(外唱)积怒邪风,怕乘虚早晚彻入。悲愤!(生白)不日自然痊可。(外唱)目前恨无医国手,(生白)还请太医调治。(外唱)病膏肓料非药石。(生白)不用医怎得痊可?(外唱)则除是民安国泰,便是九还一粒。(生唱)

【前腔】得失事在于天,数皆前定,可见决非人力。一木难支,大厦可怜颓危!攻击,但能保全神气也,贼风邪自然难入。劝君侯此身倚重,甚勿轻掷!

(净上白)报!万骑胡儿入帝京,羽书飞报进军营。将军纵有回天力,此际应难定太平!来此已是帅府,辕门上有人么?(末上)哟,什么人?(净)吓,爷!边上夜不收报紧急军情的。(末)住着。(净)吓,加,加……,阿呀!跑得浑身是汗,跑乏了!跑乏了!(外)鹏举吓!(生)元帅。(外)这几日不知边庭事如何了?(生)便是。(末)启元帅:夜不收报紧急军情事要见。(外)吓!夜不收报军情事?速速令进来!(末)吓。

(净)如何还不出来?(外)才在此讲,就有军报来了!(生)是。(末)吓,夜不收呢?(净)在。(末)元帅令你进见。(净)吓,夜……(末)住了。元帅有恙,(净)吓。(末)报事缓缓而讲!(净)我晓得。(末)随我来。(净)夜不收进见。夜不收叩头。(外)吓,夜不收!(净)有。(外)我着你打听金酋消息,如何了?(净)阿呀爷爷……(生、末)吓,元帅有恙,悄悄的讲!(净)吓,爷爷!不好了,那金兀术打破汴京、飞渡黄河,事在危迫了吓!(外)吓,怎么讲?(净)阿呀,爷爷吓!(外)吓!(净)兀术打破潼关,飞渡黄河,直抵汴京,将勇兵强。事在危迫,一言难尽呢!(外)住,住了!那兀术打破潼关?(净)打破潼关。(外)飞渡黄河?(净)飞渡黄河。(外)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么?(净)事在危迫了。(外)你,你且起来讲吓!(末、生)起来讲。(净)吓,爷听禀!(唱)

【前腔】即日胡马长驱,看花洛苑,一片鬼号神泣。(外白)可有人与他交战么?(净)谁敢与他交战!(唱)他就靴踢城崩,不费半矢人力。(外白)那文武百官如何下落?(净)那些百官呵,(唱)安逸,或降或走文共武,止留得赵官家孤立。(外白)城内百姓怎么样了?(净)那兀术在城掳掠,把百姓灼杀、砍杀也,惨不可言吓!(唱)那汴京城三宫六院,尽成空壁。

(外白)住了,城破之后那兀术如何定夺?(净)爷,那兀术破城之后,他就——(唱)

【前腔】飞檄,(白)要邀二圣出城议和④。(外)可曾出城?(净)怎么不去!(唱)只得亲诣军前,偷安宗庙,(外白)可曾还宫?(净唱)羁留至今不出。(外白)后妃宫僚呢?(净唱)那些后妃宫僚,俘囚百不存一。(外白)二圣在虏营如何相待?(净)小的一路打听,说二圣在虏营好不苦哩!(唱)绝食,(外白)吓,绝了食!(净唱)青衣侍酒为异服,满道上军民号泣。(外白)住了,可有勤王之师么?(净)阿呀,爷吓!(唱)没勤王;人人袖手,旁观无策。

(外白)住,住了,那兀术恁般猖獗!汴京破了?(净)汴京破了。(外)没有人勤王?(净)没有人勤王。(外)二圣在虏营受苦?(净)虏营受苦。(外)呀,吓!(晕介)(生)外厢伺候。(末)外边去。(净)吓。(下)(生、末)元帅苏醒!元帅苏醒!(外醒介)(唱)

【红衲袄】我骤闻言,(白)阿呀!阿呀!(唱)日月昏,天地翻!(生白)快看热汤水来!(末应介下)(外唱)不由人不箭攒心,魂魄散。(生白)元帅保重吓!(外)阿呀,我好恨吓!(生)敢是恨小将不能够为国分忧么?(外)非也!(唱)我恨金酋恁猖獗,肆祸残,把中原人看得来不在眼。(生)其实可恨!(外)阿,鹏举,你道此事从何而起?(生)这个,小将不知。(外)多是

朝中蔡京、童贯、杨戬、高俅那班的贼吓！(唱)他逞奸雄弄朝权，蒙蔽了天，致令得宋江山宗庙迁，君父散。(生白)原来如此！(外)鹏举，取我令箭，传诸将进营议事。(生)晓得。吓，那一位在？(末上)怎么？(生)元帅有令，速传诸将进营议事。(末应下)(外)阿呀二圣吓！(生)元帅，传令出去了。(外)唔，鹏举来！(生)有何吩咐？(外)扶我起来。(生)做什么？(外)阶下去。(生)何干？(外)我要遥拜二圣。(生)元帅，圣上是该拜的，贵体有恙，恐劳动不得。(外)咳！你怎说得个劳动不得？我就死，一定也要拜一拜的！(生)如此，看仔细。(外)不妨。(生)阿呀元帅！(外)你扶好了。(生)是。(外)咳，不想圣上遭此大变！(生)元帅，已是阶下了。(外)是阶下了么？(生)正是。(外)二圣行宫在那里？(生)望北一带就是。(外)吓？望北一带就是？(生)是。(外)二圣在虏营受苦？(生)正是。受苦！(外)受苦吓！(生)受苦！(外)阿呀，我那二圣吓！(唱)不道须臾变乱如斯也！(生白)阿呀元帅！(外)我宗泽老迈病笃，不能够瞻天仰圣，为国报仇了！(唱)我除非做厉鬼，我杀——杀贼还！

(生白)阿呀元帅吓！(外跌介)(生)元帅吓！(末引付、丑、净、小生上)太平原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末)随我来。众将到，交令。(众)一同进见元帅。诸将打躬，问安。(外)诸将齐了么？(生)俱齐了。(外)吓，列位将军！(众)元帅！(外)我宗泽老迈病笃，不能与诸公欢呼杀贼了吓！(众)元帅，吉人自有天相，何出此言？(外)我死何足惜，但恨君父受此惨祸，臣子闻之，五内迸裂。我死之后，公等当思忠义，为国报仇，我纵死在九泉，一灵儿只在诸公马前旗下矣。吓！(众)元帅何出此不利之言，请自保重！(外)吓，鹏举！(生)有。(外)你一生忠孝自许，智勇兼全。我意欲同你少建功业，吓！不料皇天不佑，中道捐生，恰当此国破家亡之日。中军，取印信兵符过来，我今日就将兵符印信交付与你。我死之后，须要为国报仇，扫尽金酋，迎还二圣。此一节大事，全仗于你，还望你无负我意。送过去！(生)且慢。元帅在上，岳飞有一言告禀。(跪介)(外)起来讲！(生)岳飞一介武夫，蒙圣恩首拔，承元帅提携，何惜一死，上报朝廷，下答元帅；只是家中有老母在堂，不能轻许一死，有负元帅重托，岳飞不敢奉命。(外)咳，鹏举你差了！为人臣者，怎能忠孝两全？汝当细思，勿负我意。送过去！(众)岳将军，元帅执意如此，请收了！(生)既如此，小将只得权且拜领。多谢元帅！(跪介)(外)请起。诸将都在么？(众)都在。(外)我今日将印信兵符交付与岳将军了。(众)是。(外)我死之后，汝等当与岳将军同心戮力，为国报仇。(众)元帅遗令，悉听岳将军指挥。(外)好！公等报效朝廷，名垂竹帛，我宗泽含笑九泉矣。吓！(倒介)(众)阿呀，元帅苏醒！元帅苏醒！(生)吓！(唱)

【前腔】我见他剖丹心似溅苌弘血一盘，狠号呼把忠心苦问天！(外白)渡河杀贼吓！(生)列位吓！(唱)他就死不忘渡河杀贼还，可见忠心铁石样坚。(白)皇天！我岳飞出自草茅，蒙圣恩首拔，今承元帅重托，况君父受此惨祸，若不能为国报仇，何颜立于人世！(唱)我怎忍见君王受困残！为人臣，真汗颜！(外白)快快渡河杀贼吓！(生)吓，元帅！(唱)你还须保重尊躯也，留取丹心为国全。

(外白)鹏举，众将还在么？(生)还在。(外)我死之后，切不可把我尸首埋葬。(众)却是为何？(外)你每不知：二圣陷身虏穴，为人臣者，怎忍安然就土！直待诸公扫灭金酋，迎回二圣，那时才与我薄治棺殓。只要诸公在我灵前高叫一声，说："宗留守！宗泽……"(众)元帅！(外)"今日二圣还朝了！"那时我就……阿哟！阿哟！(呕介)(生扶介)(众)快扶进去！(扶外下)(生)阿呀列位！元帅呕血不止，料不济事了吓！(众)便是。(末上)阿呀岳将军，不好了，元帅进帐连呼"渡河杀贼"，呕血而亡了！(下)(众)阿呀元帅吓！(挥泪介)(生)阿呀，列位不必悲伤，恐乱军心。元帅新丧，我自承理；今后有事，大家商议而行。(众)这也有理。(生)吓！元帅吓，元帅！你赤胆忠心，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众)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同下)

〔注〕 ①羽书：插有鸟羽的军书，表示军情紧急。 ②节钺：符节与斧钺，古代帝王授予将帅，特作为出征或镇守时行使权力的标志。 ③杞人之忧：《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后因以"杞人之忧"指无端的忧虑，此则只取"忧"的字面意义。 ④二圣：指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如是观》是一部描写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事迹的戏曲作品。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历史的原样来敷演全剧，而是顺着自己的意愿去编写，作了一些虚构。他不满岳飞被害的结局，就展开想象，将岳飞惨死风波亭这段公案，翻改为岳飞截获秦桧通敌密信，将计就计大败金兵，趁势直捣黄龙府，迎回徽、钦二帝，再将汉奸秦桧正法的结局。并认为，世上之事，无论真假都应"如是观之"(像这样去看待它)，所以剧名定为《如是观》。作品的爱憎态度极其鲜明，其作者就是清初苏州布衣作家张彝宣(也有人说是明末的吴玉虹)。虽然作品结果是假的，内容离奇，但观众却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所以这个剧本出来后就风行舞台，上演不衰。尤其是剧中的《交印》、《刺字》、《草地》、《败金》等折，更成了昆曲和各地方剧种的保留剧目。

《交印》是原剧的第八出，也称《宗泽交印》，是《如是观》全本中很优秀的一出戏。内容述东京节度使宗泽因忠直而受排挤离京。金兵渡黄河，破汴京，掳去徽、钦二帝。宗泽闻报后忧愤交并，病重不起，临终召集众将议事，郑

重地将帅印交给岳飞，嘱咐大家誓死抗金，为国尽忠。然后，连呼“渡河杀贼”数声，呕血而亡。

这出戏虽只叙述“交印”这个简单情节，但却蕴含着社会巨变和个人生活巨变的背景。金兵陷汴京，掳徽、钦二帝等一系列重大变故，标志着北宋王朝的覆亡，牵系过无数百姓的生死。剧本特意将这些重大事件浓缩集中于“交印”这个关目，把宗泽的病亡、交印与国家的兴亡紧紧地联系起来，让这位忧国忧民、忠直刚正的老人在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刻，遭受国破家亡和病魔的双重打击，饮恨而死，使整个“交印”过程充满了崇高和悲壮的气氛。

宗泽登场的道白，先点明自己得病缘由：“当今主上勤于土木，信任奸邪。不料杞人之忧，积劳成疾。”可见，他的病，是因忧心国事而起。一片忧忠，皇上不理解，还疏远他，把他调离京城。眼看朝政腐败，外敌虎视眈眈，他心中十分痛苦，郁郁成病。这里通过宗泽之口，概述了宋王朝面临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矛盾。接着，矛盾发生激变，剧情急转直下，打探军情的士兵跑来报告：金兵攻入汴梁，京城军民惨遭屠戮，徽、钦二帝也被金兵俘虏了。宗泽闻讯，顿感“日月昏，天地翻”，病情恶化，昏死过去。此处表现宗泽得知凶讯，采用的是古典戏曲常用的“汇报军情”手法，以急促的问答和语句上的重叠反复，造成舞台上的紧张气氛：“(外)那兀术打破潼关？(净)打破潼关。(外)飞渡黄河？(净)飞渡黄河。(外)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么？(净)事在危迫了。……(外白)住，住了，那兀术恁般猖獗！汴京破了？(净)汴京破了。(外)没有人勤王？(净)没有人勤王。(外)二圣在虏营受苦？(净)虏营受苦。(外)呀，吓！(晕介)”

宗泽问，探子答，越问越急，越急越问。宗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一再重复探子报来的话，定要问明白、问实在，严酷的事实使他不得不信了，于是便经不住打击昏倒了。众人将他救醒后，他很快对形势有了判断：当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同心协力赶走金兵，拯救百姓。埋怨皇上糊涂，痛恨奸佞误国都与事无补了。遗憾的是自己性命就如风中残烛，成不了大事了。此时此刻，忠直坚毅的宗泽表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冷静和远见卓识，——他决定，自己马上从统帅位置上退下，让贤于能人，将帅印交给能担当抗金重任的岳飞。他早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心中挂念的唯有抗金大业。他果断召集众将议事，说道：“我宗泽老迈病笃，不能与诸公欢呼杀贼了吓！”

接着，他郑重地举行仪式，把帅印和军事指挥权交给岳飞，并以自己的名望和威信，替新统帅树威，命令和嘱咐众将：

“我死之后，汝等当与岳将军同心戮力，为国报仇。”

岳飞一时犹豫，不敢接印，宗泽便声色俱厉地晓以大义，教育他要抛除杂念为国尽忠，使在场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交完印，他才松了口气，呕血不

止，又昏厥过去了。他生命精力已耗尽，完成了一生中最后的大事，所以神与气都松弛了下来，此后宗泽躺在床上就再也撑不起身子了。

接下去宗泽的死，是本出戏的高潮。由于不断吐血，几次昏厥，宗泽已奄奄一息。自知将死，唯有说几句遗愿了。虽然抗金大业已经托付于人，本无遗憾。但国恨家仇，则让他刻骨铭心，看不到抗金事业完成，不能亲手杀敌报仇，他死不甘心啊！于是，宗泽又竭尽最后的力量，在昏迷中突然大喊："渡河杀贼吓！"众人听了，无不热血沸腾，失声痛哭。每喊一次，宗泽口中就呕血不止，连呼连呕，连呕连呼，众将官都掩面不忍看下去，直到最后一声高呼，宗泽吐尽了最后一口血，才阖然瞑目，撒手西去。这生死的瞬间，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闪耀着震撼人心的光芒，使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这出戏的人物是以宗泽为主，似乎没有全剧主角岳飞的戏。但宗泽的交印，从全剧而言，则是岳飞抗金事业的起点。宗泽交印，不仅仅是交兵权，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未竟理想以及中原百姓的希望托付给了岳飞，其忠直刚正也为日后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和行为树立了榜样。宗泽的"忠直"，就是岳飞"精忠"的前驱和先导，是贯穿全剧、维系全剧的精神命脉，也是这出戏之所以流传不衰的主要原因。（宋光祖）

如 是 观

张彝宣

第九出 刺 字

（旦上）

【引】侍姑余力守蚕桑，夫志忠良，妾志贞良。

（白）既受蕲蘩托①，须承菽水欢②。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妾身张氏，乃岳状元之妻。我丈夫少孤贫窘，亏我婆婆三迁之教，稍成头角。我父张世远，为本郡太守，见我丈夫文武全才，将奴侍奉巾栉。不幸我父物故。喜得儿夫得中武状元，除授江南游击。虽则用武之秋，争奈他时乖运蹇。初在张招讨麾下，有罪当刑，亏得宗留守救拔，置之幕下，因出镇荆、湖，我丈夫亦常得告假省亲③。今已两月不回，想有戎事羁身也。正是：公而忘私事，为国敢辞劳！（四将引生上）

【引】萱亲年迈景斜阳④，欲报君王，难舍高堂。

(众白)老爷回府!(外院子上)(接印)回避。(四将下)(生)夫人。(旦)相公回来了。(生)母亲康泰否?(旦)且喜平安。(生)如今在那里?(旦)在南楼拜佛。(生)同上楼去。(旦)是。(老旦上)阿弥陀佛!(生)呀,母亲出来了。(旦)呀,婆婆出来了。(老旦唱)

【引】和丸教子喜飞黄⑤,惟愿流芳,不望门墙。

(生白)母亲在上,孩儿拜见。(老)罢了。(生)只为邦家多是非,久违膝下戏斑衣⑥。(老)我做娘的,不图鼎食三牲奉⑦,惟愿芳名万古知。吓,你又回来怎么?(生)孩儿在军中因放母亲不下,为此匹马省候。喜得母亲康泰,孩儿始得放心。(老)你此言差矣!做娘的呵,(唱)

【粉孩儿】茕茕的守孤灯惟望你,报君恩立志,扬名于世。(旦唱)岂因小节失大机?论君亲要识高低。(老唱)古人云为国忘家,那曾有公后先私!

(生白)母亲,孩儿只为这个呀!(唱)

【福马郎】我几度欲言仍自止,怕说着又添亲怨忆。我偷将泪滴。(旦白)相公!(唱)为甚沉吟无语,几多叹息?(老旦白)岳飞!(唱)你心戚戚为何的?把衷肠事,说与吾知。

(生跪介)(白)告母亲知道。(老)起来讲。(生)孩儿非为别事。只因近日边报到来,道:金人入寇,攻破汴京,二圣陷身虏营⑧,朝廷尽被腥膻,因此孩儿太息。(老)你待要怎么?(生)孩儿欲奋志勤王,恐违孝道,故尔回家禀知。(老)咳,罢了罢了!我家门不幸,养你这不肖之子!(生)阿呀,母亲请息怒!(老)自古道:君亲本是一体。父母有疾,为人子者不亲侍汤药,可为孝乎?君父有难,为人臣者不鞠躬尽瘁,可为忠乎?今君父陷身虏庭,当此国破家亡,正是你立身扬名以显父母之日,你怎么反把我来借口?你事君不能尽忠,事亲焉能尽孝。不忠不孝,非吾子也,还来见我怎么!(生)阿呀,母亲!非是孩儿不能为国报仇雪耻,正要禀明母亲:今日宗留守一闻二圣陷虏,呼痛不已,即将印信兵符交付与孩儿,要孩儿为国报仇。孩儿再三以亲老为辞,不想宗留守连呼"渡河杀贼",呕血而亡了。(老)吓,那宗留守忧国而亡了?(生)是。(老)好!这才是个忠臣!(生)孩儿今欲养亲行孝,犹恐有负于朝廷;欲尽忠报国,又恐贻忧于母亲。因此孩儿进退两难,望母亲教训。(老)好胡说!你不曾出仕,乃父母之身,今既受职,乃朝廷之身也。吓,自你父亲亡后,我做娘的孤苦伶仃,教养你成人,指望你立节扬名,以显我平日训子之功;你今反以我衰朽之年,累你为不忠之士。咳,我何以生为!(生)阿呀,母亲!还有一节:自古壮士临阵,不死即伤;孩儿此去,存亡未卜。媳妇又是女流,孙儿岳云尚在襁抱,教孩儿如何放心得下!(旦)相公!妾闻:公而忘私,国

而忘家。婆婆以节义自持，相公当忠良为重。婆婆在堂，奴家自能奉养；孩儿岳云，是我养育。你可放心前去，不必挂怀。(生)若得夫人如此，愚夫感激不浅也！(唱)

【红芍药】蒙美意，侍奉亲闱，须替我问寝晨鸡。(老唱)男子汉不流别离泪，你速行吾心方喜。(旦唱)君知家庭事且休提，但前去莫思回退。你亲老我自扶持，你子幼我当训诲。

(生白)下官此去呵，(唱)

【要孩儿】拚取此身全忠义，马革裹尸还⑨。夫人吓！也再再休想望我生回！(老唱)吓，多言！大丈夫一死何足惧，对妻儿絮聒成何济？吓！你甘犯着逆亲罪。

(生白)孩儿此去，侍奉无期，母亲可有什么言语？早晚以为忆记。(老)你要我忆记么？(生)是。(老)你且跪着！(生)吓。(老)朝上跪！(生)是。(老)解下衣服来！(生)晓得。(老)媳妇，取金针笔砚过来！(旦)是。(取介)婆婆，金针笔砚有了。(老)阿呀，儿吓！(唱)

【会河阳】我二十载谆谆何言教你？食君之禄怎无为？我将报国精忠，刺入血皮。(白)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四字刺入你皮肤了！(唱)你当日夜牢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丑、小生、末、付上)(唱)

【缕缕金】齐队伍列旌旗，辕门宣将令，马频嘶。(白)有人么？(外上)什么人？(众)各营兵将请爷议事。(外)住着。启爷：各营兵将请爷议事。(生)在外厢伺候。(外)吓，外厢伺候！(众)吓！(生)夫人，下官此去呵，(唱)亲老垂星鬓，孤儿年稚。衰亲弱子好扶持，全仗你干系。(旦唱)都在我干系。

(老白)岳飞过来！我闻王陵之母⑩，成子之功；陶侃之母⑪，全子之孝。你今留恋不舍，皆因为我，也罢！我当先自刎以绝汝念。(走介)(生、旦)阿呀！(旦)婆婆吓！(生)阿呀！母亲不必发怒，孩儿就此拜别！(拜介)(唱)

【越恁好】只得阶前顿首，只得阶前顿首，百拜别慈闱。阿呀，母亲吓！你休将孩儿念，加餐饭，乐桑榆。(白)夫人请上，下官有一拜！(合唱)鸾凰从此两分离，叮咛寄语。(老白)过来！(生跪介)有。(老)你此去雪不得国家之耻，迎不得二圣还朝，你再、再休想来见我！(唱)君父仇不共天须牢记，慈亲语不可忘须常佩。

(生白)带马！(众应介)(合唱)

【红绣鞋】扬鞭一拥如飞，如飞。轰天炮响如雷，如雷。安社稷，定

纲纪。迎二圣，雪臣耻。敲金铙，凯歌回。(下)

(老旦)阿呀儿吓！(唱)

【尾声】我明知此去无归理，(旦唱)背地偷将珠泪垂。(老旦)阿，媳妇！(旦)婆婆！(老)我教你丈夫一心为国，休念家乡，你可怨我么？(旦)正该如此，怎敢怨婆婆！(老)吓，你不怨我？(旦)怎敢！(老)好，这才是我岳门的好媳妇！吓，媳妇！(旦)婆婆！(老唱)我岂不念骨肉团圆也只怕臣道亏！

(白)真个不怪我？(旦)怎敢怪婆婆！(老)难得！贤哉媳妇！随我进来！

(旦)是。(同下)

〔注〕 ①蘋蘩：两种可食用的水草。《诗经·召南》有《采蘋》、《采蘩》篇，《采蘩》毛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也。"后遂以"蘋蘩"指妇职。②菽水欢：《礼记·檀弓》："孔子曰：'啜菽水尽其欢，斯之谓孝。"菽，豆。 ③省(xǐng)亲：回家看望亲老。 ④萱亲：母亲。 ⑤和(huó)丸：指母亲教育儿子勤学。典出《新唐书·柳仲郢传》："母韩，即皋女也，善训子，故柳仲郢善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咽以助勤。"飞黄：传说中的神马名。唐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有"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之句，故后世比喻升官很快则称"飞黄腾达"，也省作"飞黄"。 ⑥戏斑衣：指孝亲。《艺文类聚》引《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彩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乌鸟于亲侧。" ⑦鼎食：古时富贵势要之家列鼎而食。三牲：牛、羊、猪，用三牲祭祀称太牢。《孝经·纪孝行》："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为孝也。" ⑧二圣：指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⑨马革裹尸：《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曾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因以"马革裹尸"作为国而战，甘死疆场之典。 ⑩王陵之母：秦汉之际王陵以兵归刘邦，项羽取陵母置军中，欲以招陵，陵母为使陵事刘邦无二心，乃伏剑而死。见《汉书·王陵传》。 ⑪陶侃之母：晋陶侃早年孤贫，做县里的小吏，一日孝廉范逵到陶侃家，陶母为使陶侃能给范逵留一个好印象，从而得到范逵的推荐，便剪去自己的头发卖了钱换来酒食，招待范逵。见《晋书·陶侃传》。

《刺字》亦名《岳母刺字》，是《如是观》传奇中的第九出，也是昆曲和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流行剧目。内容叙述宗泽死后，岳飞接任三军统帅，欲率军渡河，抗击金兵。出征前，他顾念老母在堂，特地回家辞行。岳母见到儿子后，斥责他不该孝而忘忠，在国家多事之秋还惦念着家，命其立刻回营，一心杀敌。为坚定儿子的信念，岳母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嘱咐他铭记在心，永志不忘。这出戏也常和第八出《交印》连演，合称《交印刺字》。

这出戏中的岳母，是个伟大的女性。她深明大义，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她把毁家纾难看作一个普通臣民的份内事，教育儿子要为国忘家，要舍弃"小家"，顾全"大家"。这样的母亲，应当说很具普遍性，实际上她便是我国古代

众多妇女形象的一个缩影。在我国历史上，每当遭受外敌或异族入侵的危急时刻，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英雄母亲。她们将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并以母亲宽阔的肩膀承担了战争的灾难后果，激励了热血儿郎奋不顾身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这才铸就了几千年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也是《刺字》这出戏之所以感人，能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此戏开始从母子俩久别重逢写起：岳飞马上要率军出征了，老母亲却令他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回家探母，作个妥善安置。

母子见面，场上气氛应该说是非常欢乐和激动的。不料岳母见到岳飞，却很不愉快，说："吓！你又回来怎么？"

怎么回事？难道母亲见儿子不高兴？——戏就从个反常的现象切入，层层展示岳母这位英雄母亲的精神境界和博大胸怀。

通过岳母之口，我们知道岳母期望儿子建功立业，"扬名于世"；并不图子女终日围绕膝下，更不图什么富贵荣华。她认为眷恋小家的人做不出大事业，因此，见儿子常回家探亲，就怕儿子忘了为国效忠，心里感到焦急，就严厉地批评他。但是，岳母心中也明白，儿子胸怀大志，决非只恋家不知报国的庸人。他搁下军机回家，必有原因。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儿子为何吞吞吐吐？于是，她严肃地对儿子说："古人云为国忘家，那曾有公后先私！"催促他打破谜团。

岳飞此时心情很矛盾，他忍受着老母的责骂而不辩解，心中有很多话想说：金兵陷汴梁，皇帝成囚徒。自己临危受命，决心抛弃家小，率军北上，扫灭金酋，恢复中原，迎回二圣。此番回家，就是为了辞别老母。日后，他回家也不知哪年哪月了！也许，此行将成为永诀！但这些话，他不知如何对母亲开口："我几度欲言仍自止，怕说着又添亲怨忆。"想起了自己出生时父亲亡故，母亲含辛茹苦拉扯自己长大，供自己读书，几十年如一日，累弯了腰，流干了泪。如今两鬓添霜，已是风烛残年，自己却要撇她而去，真是于心何忍！几次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在母亲的催促下，岳飞只好吐了实情："孩儿欲奋志勤王，恐违孝道，故尔回家禀知。"话一出口就放声大哭，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他觉得母亲应当数落他的不孝，一家人此时应该会聚一堂痛哭一场。可是，和岳飞的预料完全相反，坚强的岳母听了，没有丝毫的悲伤，更没有流泪，也没有责备他的"不孝"。她的反应是勃然大怒，说道："当此国破家亡，正是你立身扬名以显父母之日，你怎么反把我来借口？你事君不能尽忠，事亲焉能尽孝。"岳母的话是说儿子"孝"得过头了，忘了为国尽忠，是不懂得真正"孝"的道理。母亲的一席话，倒给岳飞个当头棒喝，叫他一时回不过神来。

于是，岳飞和盘托出自己的困惑和痛苦："非是孩儿不能为国报仇雪

耻，……孩儿今欲养亲行孝，犹恐有负于朝廷；欲尽忠报国，又恐贻忧于母亲。因此孩儿进退两难，望母亲教训。”

岳母见儿子虽然明白道理，但在关键时刻尚有犹豫，在“尽忠”与“尽孝”之间徘徊。于是毫不含糊地告诉儿子：作为母亲，自己只希望儿子在国家生死关头全力全意为国尽忠，而不希望儿子回家尽孝。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牺牲家庭和个人的亲情。如果颠倒了这个道理，就是既不忠也不孝。她决意要断绝儿子思念家庭的念头。说道：“你不曾出仕，乃父母之身，今既受职，乃朝廷之身也。……指望你立节扬名，以显我平日训子之功；你今反以我衰朽之年，累你为不忠之士。咳！我何以生为！”也就是说，你儿子不能为国建功立业，我老母只会觉得脸上无光，生不如死，你儿子尽孝又尽在哪里呢？

岳母这番话对岳飞震动极大，如醍醐灌顶，令人猛醒。接着妻子又从旁鼓励督促，表示服侍老人与养育孩子均由她来承担，她们对国家民族大义的理解和主动奉献精神使岳飞终于在思想上彻底解脱了包袱，定下了义无反顾为国赴难的决心。于是，他发出了豪言壮语道：“拚取此身全忠义，马革裹尸还。”有了母亲、妻子的全力支持，难道自己就不能像古人一样，把鲜血洒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作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建立一番辉煌业绩？

此时，岳母脸上才露出了欣慰之色，于是，她催促儿子即刻动身，说：“男子汉不流别离泪，你速行吾心方喜。”

这出简短的戏从母子匆匆见面开始，又要以匆匆分手结束了。于是，戏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岳飞问有什么话母亲要叮嘱的。岳母略一思索，便叫儿子跪下，让人取来了金针笔砚，伏在他的背上开始一针一针地刺字。每一刺，都淌着血，都深入皮肉，好一会儿，认认真真地刺上了“精忠报国”四字，谆谆教诲道：“你当日夜牢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所有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的忠诚，都希望要化作杀敌立功的强大力量。千言万语汇聚在一起，只盼望他早日把杀敌立功的捷报寄。

岳母的叮嘱让岳飞热血沸腾，让所有在场的将士肃然起敬，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誓死杀敌的壮志豪情。于是，门外“齐队伍列旌旗，……马频嘶”，岳飞就此拜别母亲和家人，奔赴抗金杀敌的战场。“精忠报国”四个字，深深地刺进了岳飞的皮肉，更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里。日后，岳飞驰骋沙场，九死一生，杀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虽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其精神支柱便是母亲所刺的“精忠报国”四字。

这出戏虽然主要人物是岳母（老旦），似乎岳飞这个主要人物角色的戏并不重。但是，岳母给儿子所灌输的“精忠报国”的思想，则是全剧的“精神命脉”所在。岳母刺字，是岳飞此后率军痛击金兵，努力完成恢复中原、“收拾旧山河”伟大事业的前奏和序幕，也是这部传奇最感人的地方。（宋光祖）

醉菩提

张彝宣

第二十五出 当 酒

(生上)寒花吹搅飞成片,人影全无天地变。空中不见打罗槌,万里长空皆是面。我道济,自离灵隐,来到净慈寺,喜得此处德辉长老待我甚厚,各执事皆以礼相敬,住过几日。咳,只是不得酒吃,纳闷得紧。不道夜来下起一场大雪,寒气逼人。欲待悄出山门,寻个酒肉施主。争奈刺骨寒风,雪又不止。欲待不去,又坐卧不安。不须迟疑,还是出去走走的是。(行介)咦,我在屋里,看了外边十分畏惧,到了风雪之中,也只如此。

【北斗鹌鹑】白生生平了山坳,乌洞洞昏其天表。苦滴滴路少行人,静沉沉树无啼鸟。看不见南北高峰,辨不出野外六桥[1]。破衣巾风乱钻,光头上雪乱敲。阿哟,寒凛凛把不住麻鞋,(跌介)滑喇沙将人来跌倒。

咳,只望吃酒冲寒,谁知反遭一跌,刚刚跌在泥坑里。咳,满身都是水,湿透了,可不晦气。(看介)你看那边挑出酒旗儿,不免到那边吃酒去。

【紫花儿序】转过了湾湾山径,一带的矮矮泥墙,恰又是小小溪桥。紫篱曲曲,翠竹萧萧。只见高挑,带雪迎风帘荡摇。我只索钻进茅茨,揭起芦帘,酒家,酒家。呀,有了,把那酒桌连敲。(拍案介)

(净上)酒店门前寂,雪里少人行。呀,师父抄化,过别家罢,这里不便。(生)小哥,我不是抄化,特来与你作主顾。(净)请问师父,那里来的?(生)小哥,你不认得我么?我就是净慈寺中济书记,从灵隐寺新过来的。(净)原来新来的,失敬,失敬。(生)小哥,你店中可有好酒?(净)有呀,白花露、银花露、琥珀泉酒、苏州老酒、镇江皮酒、无锡三白、滴花烧酒。(生)好,只把好的取来。(净)呀,师父,净慈寺中,多是戒酒除荤的,你为甚要吃起酒来?(生)我不同他们这些和尚。(净)怎么样?(生)他们呵,

【金蕉叶】一个个持斋戒茶包饭包,俺则是会脱套的诗豪酒豪。(净)他们都是参禅悟道的。(生)怎道他悟道参禅,逞一味担烦受恼。

(净)阿弥陀佛,说这样话。(生笑介)小哥,好赊几壶来,吃了再算。(净)赊么?我不认得你,赊了那里去讨?(生)你不认得我,普天下的人多认得我。(净)认得你是个冒失鬼。(生)你到寺中来,问济书记就是了。(净)那能到寺内来讨酒钱。(生)难道我赖了你的么?小气。(净)那个

说你赖。只是两日来米也贵,酒也长,没本钱。不赊,不赊。

【小桃红】说甚么不饮从他酒价高,(净)我这里真真开坛十里香。(生)却原来十里香风到。(净)我们立誓不赊。(生)你须知人世上浮财莫争较,一似往来潮。(净)将本求利的生意,怎说不要较论?(生)小哥走来,你看那边好大雪呀,你看那朔风卷雪漫空落,这壁厢松吟翠涛,那壁厢梅绽香飘。你教俺不饮怎生熬?

(净)既要吃酒,铜钱来。(生)可怜我身无半文。(净)既无铜钱,走你的路。(生)可怜一文亦没有。(净)没有请到别处,不要在此鬼打诨。(生)咳,苦呀!

【天净沙】则被那当垆犊鼻言叨[2],则待要索钱留当声高。哈,小哥,自古僧来看佛面,你就该布施了。(净)从来没有酒肉斋僧的道理。(生)你道是酒肉斋僧绝少,可怜我少钱乏钞。(净)无铜钱,走你的路,不要在此打诨,走呀。(生)商量。(净)没有商量。(生)周身只一着,只有这罩体方袍。

(净)你要吃,亦说不得。却不道:神仙留玉佩[3],卿相解金貂[4]。神仙卿相,还要留下当头,何况于你。(生)是呀,神仙卿相,不错不错。身上冷,怎样脱去?(净)吃下去就暖起来了。(生)正是,吃下去就暖起来了。(净)这件龌龊衣服,看面上权当一壶罢。(生)甚么,这件衣服,只当一壶?(净)依你怎么样?(生)在你面上,权当二十壶。(净)不要。(生)十壶。(净)不要。(生)五壶。(净)四海。(生)甚么?(净)五湖四海是连的。(生)三壶。(净)万岁。(生)啐,吃起来看。(净)当二壶罢。(生)身上冷,快取来。(净)是了。小杯不痛快,换大杯。(生)有理。(净)甚么下酒?(生)荤素不论。(净)请吃。慢慢的,那个与你抢,滋味亦不辨,囫囵吞下去。(生)咳,不爽快。咳,少少少。(净)慢慢的。(生)呀,才吃得顺口,壶已告竭了。(净)我叫你慢慢的,你倒抢着吃,自然完了。(生)两壶了,还有八壶呢。(净)呸,说过两壶,什么八壶!走你的路。(生)小哥,

【么篇】香醪美酝且求饶,呀,只得把善语温言告酒寮。俺只索和颜悦色甘陪笑。(净)撞着这等歪缠的和尚。(生)小哥,你是好人,再加一壶罢。(净)再加一壶?(生)一壶。(净)走你娘的路。(生)我再三哀告,他原何越生烦恼?(净)还不走,拿柴棍来打你脚骨拐。(生)我不管,只要吃酒。(净)呀,走,不走打硬脚骨。(生)尽着你干柴湿肉随意拷,只图得一醉酩酊[5]。

(净)原来是顽皮和尚,打,打,打。(生)阿呀,救人阿。(老旦上)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你为何打这和尚?(净)不要说起。这个叫化和尚,拿一件衣服当了两壶酒,又要添一壶,只管要吃。骂他不走,打他不去。

(生)妈妈,我告诉你。我这件衣服,本该要二十壶,如今只得十壶酒,他只与我两壶吃。望妈妈判断,该吃不该吃。(净)十壶。(生)不是十壶。(净)打这贼秃出去。(生)六壶四壶,再加两壶。(老旦)罢罢罢,只算布施与他吃了。天气寒冷,把这衣服,还了他罢。(净)他当了两壶酒吃,怎么还他衣服?还要打这秃驴!(老旦)罢罢,不要打,由他去罢。(净)咳,我的娘呀,为子骂亦骂不出,打亦打不出。衣裳在此,走你娘的路。(老旦)衣服还了他。(生)好,好,好。

【秃厮儿】我谢谢你个好积善姑娘大嫂,我骂骂你个不安闲的村狗野猫。(净)还要骂我,打你个贼秃!(生)不要打,须得再吃一壶恰更好。(老旦)师父,你再到别家去,都吃得的。(生)多承指教。一步低,一步高,急急奔逃。(生下)

(净)捉捉捉,造化这贼秃,不该还他这件衣服便好。(老旦)这等天气,冻坏了人,可不罪过。况他是出家人,虽然不学好,亦是一条性命。又道寒不剥衣,布施他去罢。(下)(净)好笑,我个娘见了和尚便布施。罢了,罢了!(净下)(生上)阿哟,好冷阿。

【圣药王】看那风又号,雪又飘,路上泥泞若油浇。不见凹,只见高,白茫茫迷住了小溪桥。(跌介)不好了,跌一个倒撑篙。

阿呀,跌下泥坑里去了。

【尾声】一身陷入深泥窖,要伸头也费人吵闹。只闻得醉汉不堪扶,怎生醒人儿亦跌倒。

救人呀,救人呀!(下)

〔注〕 ①六桥:指杭州西湖苏堤上的六桥,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 ②当垆犊鼻: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临邛卖酒,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与佣保杂作,涤器于市中。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此指卖酒的人。垆,放酒坛的土墩。犊鼻,犊鼻裈,类似今之围兜。 ③神仙留玉佩:旧题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二女)遂手解佩与交甫。" ④卿相解金貂:《晋书·阮孚传》:"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金貂,皇帝左右侍臣的冠饰,冠上著黄金珰,饰以貂尾。按阮孚非卿相,此盖泛言之。 ⑤酕醄(máo táo):大醉貌。

《醉菩提》是清初苏州平民作家张彝宣所创作的一部戏曲作品,它以民间流传的"济癫"故事为题材,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沉浮"的济公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清末昆班仍能演其中的《伏虎》、《当酒》、《醒妓》诸出,海派京剧连台本戏《济公活佛》亦据此改编。

剧本的梗概是：南宋临安有个书生叫李修元，某日去灵隐寺听佛法，忽然顿悟而披剃为僧，取名道济。出家后，他行为怪僻，不打坐参禅，不守戒律，常把禅堂搅得乱糟糟；还游逛市肆，饮酒食肉。但在大街小巷，平民百姓都很喜欢他，叫他济公。因为他看似呆傻，实则法术高强，往往不知不觉就替人解除了困厄。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疯子"竟是个得道高僧时，他却隐身而去，"坐化升天"了。《当酒》就是表现济公"疯癫"和"怪僻"的一出戏，它描写济公在寒冷的冬夜跑到酒店里喝酒，因为没钱，就把身上衣衫脱下来给老板当酒喝的一件趣事。戏里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是《醉菩提》整本传奇中最精彩的折子之一，后世舞台演出极多。

此戏一开场是济公的"寻酒"。在某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夜晚，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而在暖烘烘屋里的济公坐也不安，睡也不宁，因为没酒吃，他焦躁不安，心思早飞出了寺院。趁人不备，他溜了出来，一头扎进茫茫雪夜，"寻酒"去了。"破衣巾风乱钻，光头上雪乱敲"，在风雪里，他拼命地跑着，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跌在泥坑里"，"满身都是水"，为了渴望的酒，他只能咬牙忍受。终于，发现有酒旗招儿了，他知道有酒招，就有酒店，顿时来了精神，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找到了酒店，济公先是"讨酒"，高声嚷嚷。店老板感到惊讶："师父，净慈寺中，多是戒酒除荤的，你为甚要吃起酒来？"济公回答说，"持斋戒"的僧人，都是"茶包饭包"，只有我济公一人是"会脱套的诗豪酒豪"。这番话，叫老板听得目瞪口呆，连说"阿弥陀佛"。接着，身无分文的济公又打算"赊几壶"。老板回过神来，立刻精明了：给疯和尚赊账，岂不是白送？尽管济公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普天下的人多认得我"，什么"人世上浮财莫争较"；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朔风卷雪漫空落"，自己又冷又饿，"不饮怎生熬"，等等。嘴皮说破，招数使尽，店主只硬生生的一句："无铜钱，走你的路。"一阵折腾没结果，济公"讨酒"不成，只能"当酒"了。

店主要济公拿东西抵押，济公只有身上的长衫值钱。可严寒天气，本来就冻得直哆嗦，怎么能随便解下御寒的衣服呢？可济公的酒瘾来了，身不由己。嘴上说："(酒)吃下去就暖起来了。"其实谁都知道喝酒取暖是暂时的，喝完酒没了长衫，还会更冷，冰天雪地的夜晚怎么回去？回寺庙后怎么办？也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在这时候真的把长衫脱下来。而此时的济公恰似个失去理智的白痴，做出了最"傻"的举动——把衣服脱了，拿去"当酒"。谈妥一件长衫换两壶酒后，济公如愿以偿地喝到了酒，而其"疯癫"、"呆傻"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喝了两壶不过瘾，济公光着身子还想"赖酒"，结果差点挨揍，被逐出店外，出门后，就躺倒在雪地里不动了。

"寻酒"——"讨酒"——"当酒"——"赖酒"的情节发展过程，就是展示济

公"疯癫"的过程。他就是个常人无法理解的"疯子"。然而,济公恰恰又是剧中那位神奇的"得道高僧",他一举一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弘扬佛法,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其实不,因为济公这些怪僻疯癫的举动,只是混迹人世的"障眼法",所谓"借皮囊色身度世"而已。这些刁钻古怪举止的背后,往往暗藏着玄机,蕴含着看不见的法力,能不知不觉地救人危难,为人做好事,其中的奥秘往往要到事后人们才能明白。而在当时,却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因为济公做的事似乎根本不合生活的逻辑,因此人们总是很自然地用日常思维去矫正和规范他的行为,于是就会和他发生一系列喜剧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凡通常的思维方式必然错误"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冲突越激烈,行为越夸张,对比越强烈,事情就越可笑,喜剧气氛也就越浓郁。而冲突的结果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然总不出济公"疯话"的预料,济公也就显得越来越"神奇"。

其实,《当酒》这出戏应当这样理解:济公在一个雪夜欲随缘点化一位被钱财迷了眼的酒店老板,他装做疯癫和贪酒,故意试探和点化,可惜店主没有慧根,当面错过机会。

你看,济公衣衫单薄,傻乎乎地冒着风雪找到了酒店。先是身无分文要"讨酒",直刺爱财店主的要害。接着劝他"人世上浮财"不要计较,精明的老板哪里听得进!钱财到底实惠,空喊善良又不能充饥。他斤斤计较,一毛不拔,哪肯施舍酒食!直接劝解唤不醒痴迷,于是济公变换手法,说自己又冷又饿,又装傻在大冷天脱下衣服"当酒",想唤起店主的同情,激发他的恻隐之心,再慢慢转过来劝他信善信佛。哪知济公越装得可怜,老板就越攥紧钱袋,越显得精明,事情的结果就越南辕北辙。后来就变得济公似乎越来越疯、越来越醉、越来越讨人嫌,而老板就好像越显得有理。他不愿亏本,就要济公剥下外衣当酒;不愿让济公揩油多喝几壶,就把他赶出门外在雪地里冻翻。这些店老板似乎都做得很自然,没有任何过失,而实际上恰恰是铸成了大错,他肉眼凡胎,没有及时抓住机会消灾解难,反而给自己多添了几分冤孽。济公似乎很"傻",不冻死也要冻僵了,但实际上济公却是个"金身罗汉",根本就冻不坏,他正在暗笑店主痴迷呢。剧中充分运用了"似正而实误"的反衬手法、不知底里的误会手法、夸张和互相对比的手法,等等,使这场和日常生活场景没什么不同的小冲突却显得异常生动活泼、趣味盎然。

《当酒》这出戏,较典型地体现了《醉菩提》这部传奇在艺术手法上的特征,就是善用这种误会、对比和反讽的手法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所以也是整本传奇中最成功的一个折子。综观全剧,济公始终是个爱酒贪杯、成天醉得颠三倒四的人物,剧本就围绕着一个"醉"字,反反复复地做文章,让许多自作聪明的人去讥笑济公、嘲骂济公,最后被事实无情地作弄。济公虽然看起来又疯又傻又可怜,但在暗中做了许多好事善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他的真面目。他曾经多次"显灵":如在虎口抢险,救下了命悬一线的孩童(《伏虎》);

在雷雨交加之夜，现出罗汉金身，保住贫穷孝子性命(《天打》)；大雪纷飞的严冬，他醉躺在雪地，却指点要饭花子捡到金银丝绢，免于冻饿(《散绢》)；通过托梦，他使皇太后为修建南屏山净慈寺工程捐献了大量金钱(《托募》)，等等。最后，济公"坐化升天"，现出了罗汉金身，人们才恍然大悟，才开始努力回忆他在世时的种种神奇和显灵的举动，重新审视他"疯癫"举止的合理性。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迟了，高僧走了，他给世人留下的，则是一段又一段疯癫怪诞、暗藏玄机的谜团，让人们自己去解释，去传说，去演绎……

今天现实的生活中，电影、电视、电脑普及了，于是济公故事又被重新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无论老幼，几乎都会哼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济公之歌"。可见济公故事多么深入人心，它至今仍在被人们不断地传说着、演绎着。　　(宋光祖)

龙　灯　赚

朱云从

第十五出　述　　义

(生上)

【引】幻无端，总是愁魂惊惋。

我王元成，昨晚到了永安驿。黄昏时分，解军出去登东①，怎么一夜竟不进来睡？今天已明了，还不进来收拾起身，这是什么缘故？我要出去问一声，又将外房门锁了，连驿中没有一人则声②，好生奇异。我且坐在此，看他几时进来。(净上)自不整，自不整，(开门介)王爷，起身了么？(生)你这个人好没正经。这样差事，也算一件大差，怎么把我丢在此？夜来假说登东，敢是到小娘家睡了一夜③？这时候才来，这是要误大事的，下次切不可！(净)这句话到说得冠冕。(生)咳，不要讲了，与我上了刑具赶路。(净)你到像了刑部差的解军。王爷，如今刑具也不必上了，路也不要赶了，事体也完了，解军也要别了。(生)什么事体完了，你要回去了？好不明白。(净)王爷，你道解军昨晚不进来睡，为什么？(生)什么缘故？(净)刑部又差两个校尉，有公文一角，咨会本地方官④，好生利害。部文在此，拿去看就知明白了。(生)取来。(看介)刑部大堂遵奉圣旨，犯官王元威，不必到边。着该在有司即便典刑，首级回缴。嘎！原来

今日要除我。圣上阿，我有何罪，听信谗言，即便除我。(倒介)(净)王爷苏醒，不要着忙，还有话说。(生)圣上阿！(净)王爷不要忙，这是你的造化。(生)斩首什么造化？(净)我的爷，你的首级已去了，只管乱喊。(生)什么首级去了？(净)你的首级，已有人替你斩了，校尉拿去覆旨了，哭他怎么？(生)呀呸！敢是你嫖昏了，还在那里魔。(净)嫖你娘的鸟，在这里魔，难道这个部文也是梦中带来的？(生)住了！你说我的首级已斩，(呆介)嗄！莫非我在阴司与你讲话么？(净)什么阴司阳司，内中有个缘故。昨晚呵，

【降黄龙】义气掀天，名节千秋，万古留传。(生)那个名节千秋的是谁？(净)就是这里驿丞老爹，他昨晚在县中闻了此信，回来他就汪汪泪洒，巧扮伊家名色，即赴云阳市⑤，把头掟。(生)咳，那杀头谁肯代替，况且这里驿丞呵，他一微官，又不与他昔日交原。从不识他面庞长短，怎效太平庄，程婴杵臼⑥，把屠贼生瞒⑦？(净)王爷，你疑想也是不差，只是王爷家中可有一个张恩大叔？(生)有的，这狗才我心中最恨他。(净)为何恨他？(生)那张恩呵，

【前腔】他无端节届上元，抱子观灯，将女孩生换。(净)如今那里去了？(生)潜踪匿迹，背井离乡，我也目皱眉攒。(净)王爷如此说来，一些也不差，那驿丞就是你家张恩，昨晚与解军呵，说得心酸，不忘恩主，视死如归已算。(生)既是他，昨晚怎么不来见我？(净)他教我不要与王爷说明，竟扮作犯官站在驿庭，才到五更时分，顷刻里如狼似虎，一旦难完。(生)岂有此理？那有代死不与我讲明的？(净)王爷，你还不信，随我来认一认。(生)认什么？(净)这是那一个尸首？(生)是何人的？(净)这就是驿丞张老爹的尸首，你不要错怪了人。他临死时再三吩咐，交我上覆恩主，此一去呵，

【黄龙衮】须将名姓瞒，须将名姓瞒，急往他方窜。带月披星，切莫辞寒暖。(生)这也难信，我想张恩何来有此一官？(净)我好焦燥！一个人代死了，还有许多劳劳叨叨，好不服气。咳，撞死了罢。(生扶介)不是阿，就是张恩，他焉肯代我一死？(净)你看他还说冷肠子的话。咳！张老爹，你爬起来，我原对你说讲明了死，如今死得糊涂，他又不肯信，我又不服气，怎么样好？哗！我倒忘了。(生)忘了什么？(净)还有一个对证在这里。这个锦囊，说王爷付与他的，交我原送还王爷。现在书词作证，急须着眼，这便是他赴阎罗无羁绊。(生)这帖儿只有个走字。且住，这锦囊虽不是我付他的，这笔迹出自夫人之手。如此说来，果是张恩了。(哭介)(净)如今又哭鸟。(生)我倒错怪你了，不想你在背地里，竟行此一桩报恩义事，全我的性命。张

恩阿,交我心如刀剑,心如刀剑攒,恨杀奸臣算。你舍死成仁,清史流芳远。呸!徐羡之,你这奸贼,我王元成呵,志在春秋,独开手眼。(净)王爷,你还称自己名字,万一被人知觉,事情败露,不惟王爷性命依旧难保,连我解军也要问罪,枉了他这番死报恩情空虚幻。(生)解军,

【尾】我从今好把名儿换。(净)王爷,还要把斯文改变。(生)我晓得了,只是你怎么样去回覆上官?(净)王爷,我凭着这一幅咨文,去覆上官,我是回去了,你路上须要谨慎。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生)是,晓得,只是有累了你。倘我或有出头之日,自当报你。(净)不敢。(净指地介)张老爹,你放心,你的主人已认下了。(生)不必多言了。(净)我去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下)(生)我如今悄地回去,见夫人一面,说明此事,就改作姓谢,潜奔他方便了。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注〕 ①解军:押解犯人到流放地的差役。登东:上厕所。 ②则声:发出声音。③小娘:妓女的别称。 ④咨会:告知。 ⑤云阳市:指行刑之处。 ⑥程婴、杵臼:相传为春秋晋景公时人,杵臼即公孙杵臼。时晋司徒屠岸贾杀赵朔一家,公孙杵臼与程婴设法保全赵朔妻之遗腹子,待其成人后,报仇诛屠氏。元人有杂剧《赵氏孤儿》演其事。⑦屠贼:即屠岸贾,参见注⑥。

《龙头赚》的作者朱云从,字际飞,一字雯虬(或云名雯虬,字云从),吴县(今属苏州吴中、相城区)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皆不详。《新传奇品》著录其所创作的传奇十二种,现存的除了《龙灯赚》外,还有《儿孙福》。《龙灯赚》最易查找的是《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本。

剧写南朝宋金陵人王碧,字元成,为翰林侍讲,因事归隐林下。妻谢道衡,素性豪侠。上元佳节时,夫妇二人遣仆张恩抱子观灯,为了不让孩子受惊,将皇上所赐的浑仪宝镜系其身上。谁知孩子因饿啼哭时,遇到了江南都督檀道济的官船,檀夫人正为未生男孩替檀家承续香火而烦恼,在喂乳时便与乳娘合谋将己女易之。张恩抱归,道衡见非己子,大恸。王碧令张恩速往易归。然恩至江口,檀府官船早已解缆离去。道衡惧丈夫重惩张恩,便通过恩妻交给张恩一个锦囊,要他火速逃走。张恩遂往投其妹丈兵部尚书曾无咎,依托其力,得为永安驿丞。后王碧被征召入朝,供职于史馆。他见史稿中有关当朝大司空徐羡之的战功记录,完全不实,便径行改削。恰巧此时同年好友兵部车驾司主事钱国器来访,交谈中,钱得知皇上所赐浑仪镜丢失事,又见到王碧删改徐羡之冒功之文字,便劝王碧明哲保身,不要触怒徐羡之。碧大怒,立即与钱绝交。钱受到羞辱后,至徐处将王碧削改史稿事告之,徐顿生杀王之心。钱又教以借丢失浑仪镜的罪名将王充军,待王离京后,再派人假

传圣旨，将王杀死。徐依计而行。王碧受陷获罪，在永安驿处于险境之时，得老仆现任永安驿丞的张恩代死，方免于难。王碧妻谢道衡得到凶信后，假装沉江自杀，实女扮男装，逃往外地，居于义民镇。其时檀道济与北魏交战，因乏粮而难与北军抗衡，道衡倡议镇上居民捐粮十万石，又授道济"唱筹量沙"之计，使檀道济大获全胜。道衡归朝，按事先君臣所定之约，杀了徐羡之，并将徐首级祭奠丈夫。后通过解军了解到丈夫未死的真相，但不知王碧流落檀道济府，充当西席。后檀、王两家结为姻亲，儿女新婚之日，方发现檀子实为张恩抱去观灯的道衡之子，而道衡之女即为檀女。

戏曲中的王碧事当取自于《晋书》卷八二《孙盛传》，至于檀道济、徐羡之相互构陷事虽然属实，但与戏曲所写的抗魏无关。多半情节为作者虚构或参考它戏，与史实无涉。《曲海总目提要》卷二九云："所载官名，皆明时始有，大抵近世人也。"又云："看灯男女互换，情节略仿《春灯谜》。父为西席教子，情节又似《牟尼珠》。"清初朱佐朝有《轩辕镜》传奇，与本剧无甚差异，二剧实为一剧，这给学术界留下了作者到底是谁的谜团。本剧又名《春秋笔》，同名之作为清初高奕的《春秋笔》，然高作已佚，不知是否为同一题材。本剧在戏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秦腔、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都有此剧目。

《述义》是该剧最具戏剧性的一出，人物的形象也在此出中得到成功的塑造。此出涉及三个人物：解军、王元成与张恩。张恩虽已死去，但他的品质、情感通过解军被表现了出来。最能打动观众的，毫无疑问是张恩。

张恩的"义仆"形象，在当时并非孤零零的一个，顺治、康熙间苏州派作家的剧作中，义仆形象有一个群体，如朱佺《未央天》中的马义，李玉《一捧雪》中的莫成，朱佐朝《九莲灯》中的富奴等。苏州派的剧作家们热衷于塑造义仆形象，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明末清初，江南的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得依附于豪绅地主，或为佃农，或为奴仆，于是大户人家的家奴越来越多。明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五记载："海忠介公（海瑞）为御史中丞，出抚苏、松……华亭（陆树声）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海至相君第，请其削籍之，仅留数百以供役使，相君无以难也。"奴仆地位卑下，生活困苦，且常受到主人的凌辱，因此，主奴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当奴仆数量较少时，他们迫于主人的权势与淫威，只能屈服，当他们人数众多，成了事实上的一种社会群体时，他们的意志与反抗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力量，并不时地表现出来。据记载，苏州附近的上海、嘉定、昆山等地，常发生奴仆暴动之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中谈到了清顺治二年（1645）的太仓"奴变"：奴仆"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当然，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安分守己、忠贞不二的奴仆，

如《醒世恒言》中的"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老仆即是生活中的真人,他原名阿寄,在主人去世后,尽其最大的努力,含辛茹苦,帮助主母致富。他的事迹,最早由田汝成写成《阿寄传》,后《浙江通志》、《严州府志》甚至《明史·孝义传》皆予收录,可谓青史留名。

作为持儒家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朱云从等苏州派戏曲家,当然反对这种犯上作乱的奴变之事,于是,他们在戏剧中塑造了许多"义仆"的形象,为天下的奴婢们树立正面的道德形象,希望以此教化底层的百姓,以挽救道德颓靡的趋势。

除此之外,苏州派作家热心于塑造"义仆"形象,还出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们都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目睹了很多缙绅之士贪生怕死、媚敌卖国的嘴脸,那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无忠义之心,无廉耻之念,成为道德沦丧的衣冠禽兽。朱云从等人塑造"义仆"的形象,客观上便将士绅们与他们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些平常被人称作"大人"的人,实在不如地位卑下的"小人",剧作家们以此来谴责这些民族败类。

《龙灯赚》中的张恩为报主人的恩德,当得知王碧将被奸臣处死时,便求解军让他代主人一死,为了得到解军的理解与支持,他回忆了昔日主人的种种恩德,直说得解军"心酸"。更感人的是,他替代主人一死,还不想让主人知道,其想法一是怕主人阻拦,二是不求回报。他临死时,并未想到自己的亲人与家庭,考虑的仍然是主人的安危,他让解军传话:"须将名姓瞒,须将名姓瞒,急往他方窜。带月披星,切莫辞寒暖。"可谓是"全心全意"了。

王元成的形象,刻画得亦很突出,这是一个认真并执着于原则的人,决不会与时俯仰,人云亦云。这在前面第九出《修史》中已有表现。当他见到之前的史官颠倒黑白,歪曲历史,阿谀司空徐羡之的记载时,立即"将他虚词假冒一笔涂抹"。当钱国器劝他不要得罪当权者时,他义正辞严地说:"咳!兄言差矣。史职全在直笔,以诛乱臣贼子之心,以正是非颠倒之伪,若曲从阿世,岂不上负圣德,下遗世讥,兄乃何以不肖之习见教?"钱国器要他明哲保身,他痛斥这种处世态度是"妾妇之道"。他耿直率真坚持道义,一切言行都以"应该的"为衡量标准,决不苟合于流俗,是封建社会中的正人君子。

在《述义》出中,他的这种性格同样得到了表现。他是一个充军的犯人,但是仍用"应该的"作为行为标准。他认为,作为押解他这样重要犯人的解军,决不应该夜里独自出去,也不应该该走时不走。于是,他竟忘记了自己此时的身份,斥责起解军来:"你这个人好没正经,这样差使,也算一件大差,怎么把我丢在此?夜来假说登东,敢是到小娘家睡了一夜?这时候才来,这是要误大事的,下次切不可!"有人替他去死,他自然不会相信,因为在他乡异地,一个素不相识的驿丞为何会做出这种举动?解军告诉他,这驿丞是他家的旧仆张恩,他仍然不信,一个仆人如何"有此一官"?直到见到锦囊上有他

夫人的字迹，他才相信。表面上，他迂阔、固执，然而这些言行又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他坚持操守、老实做人的品性。

王元成的形象与张恩的形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王元成的品性表现能为张恩的义举作出令人信服的注脚。张恩的捐躯报主并非是一个盲目的行为，如若王元成是一个残暴刻毒、少恩寡义的主子，张恩决不会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尽管剧中没有直接表现王元成对张恩是如何的关爱，但我们能够从王元成的形象中看到他是一个恪守儒家道德的君子，对下人一定是十分仁厚的。

该剧的情节在整体上显示了鲜明的"传奇"色彩，表现了作者编故事的巧思。不过，由于"巧合"太多，斧凿的痕迹过深，减弱了故事的生活真实性，在今天追求写实风格的观众看来，这部戏似乎不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反映。

（朱恒夫）

赤松游

丁耀亢

第十出 大索

（丑扮县官，皂隶随上）

【字字双】（丑）我做县官真侥幸，奔竞。四人大轿使人擎，转正。六房皂隶唤家兄，救命。追赃拿问觅人情，蹭蹬①。

休笑县官不济，自小曾充衙役。用钱钻干生员②，又被宗师革退。幸喜恩例纳银③，上蔵布政通吏④。考满使了百金，买缺又取官利。官帽员领皂靴，肚里许多闲气。平生识字不深，又好噇酒盹睡。幸有书办扶持，免使上司惩治。以此犹鼠同眠，把官当做犯屁。虽然卖酒张旗，到是旁人先醉⑤。小子姓胡名图，绰号昏侯。由吏员出身，蒙上司委署颍川知县⑥。只是地方残破，一日状子告不上两纸，连原被证俱罚做不应，也不勾还京帐的。可恼，可恼！叫皂隶抬出放告牌去。（杂扮差官上）衙前有人么？兵部紧急，奉旨钦供，立等回文，快报！（禀科）（丑作忙科）快请，快请！看文书，看文书！（拆文胡哼介）怎么处？念不来！便请上差读与本县听者。（杂念科）

【仙吕过曲一封书】钦件部院行，为钦拿奸细警。东巡博浪城，乱军中王驾惊。幸得铜锤来的妙，飞中旁车逃去生。限严拿，旬日程，

泄漏军机罪不轻。(杂下)(丑念毕滚地科)(众扶起)

(丑哭科)我的皇天呵,我的亲娘呵,我的娇儿呵!(众)老爷因甚便哭起来?(丑)列位有所不知:我学生费了许多银钱力量,弄得一身京帐,求了个署印正堂,到此不曾挣的些大钱。我想秦皇法度,不是耍的。这贼情大盗,一时难拿,误了钦限,将我老婆、儿子俱要入官,(作杀科)将我学生这点狗骨头儿,一刀弄的干干净净,到不如央求列位诸兄,将我杀生不如放生。这顶官帽儿我戴着甚不合时,就让与众位,不拘谁戴。(作取帽跪科)老爷,请请请!(众)老爷请起!这是老爷买卖来了。这样钦件文书,就是挣大钱、拿鹅头的名色。不拘大家小家,看他有钱的,就说是窝盗通贼,监禁拷打,不怕他一千、五百不拿来救命。他若不肯,就申他一路文书,一样倾家。他自然要奉承老爷的。(丑作喜跳科)我的爷!你何不早说?这顶纱帽,还是老爷暂戴一戴。(戴科)这是各安生理。叫刑房上堂⑦!(末上)卖法朝朝乐,欺官日日闲。非因官怕吏,只为吏生官。(欲跪不跪科)老爷有何吩咐?(丑)如今部院差来钦限拿贼,非同小可!我学生不敢相欺,若是吃烧刀、唱弋阳腔曲儿⑧,还略晓的,拿贼实不在行。请你出来,见教一二。若得些水头儿,我们大家四六分,用些也不为私取民财、拨官害众。请教,请教!(末)旧规上司号件,先出告示,各村举报,密骗保甲,再发票逐门挨查。有贼审解,请老爷先出明示。(末送纸笔科)(丑背科)这厮明知我不识字,故意相混,只得央他罢了。皂隶们回避!(丑下)(坐揖末介)老兄你我一样出身,实不相瞒。学生原不甚清楚,所以如此。若要清楚,谁肯如此?便请登坐,学生磨墨何如?(丑磨墨)(末写科)

【皂罗袍】(末)示谕乡城里正,为严拿叛贼,钦限军情。严查保甲甚经营,细开年貌何名姓。大家小户,不许出城。挨门查点,编册报京,两邻保结为干证⑨。

(皂隶众上)禀老爷:还是出票差役挨查,如有贼情,即便拿来审解才是。上司编册,俱有小的公费,这是老爷恩典。(丑)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就烦贵房写票,皂隶叫甚名字?(众)小的名唤钱胜。(丑磨墨)(末写科)

【前腔】票仰官差钱胜,同班头番捕,密缉休停。文书机秘莫虚惊,贼情重大休私纵。事关风影,都要上绳。排门连坐,拿来动刑,还要经村过站差兵送。

(丑伸指摇头科)好个刑房,好个刑房!连花押日子你都押了罢,省事,省事。请问你尊号?我学生以后有幸了。(末)不敢。小人贱号近亭。号件重大,老爷亲到乡村挨查才是。(丑)老近,你这又弄我了。我到其间,不知那个是贼,从何发付?(末)只看我咳嗽一声,老爷就点一点头,是该打的了。他若许了银子,我跌一跌脚,是该放的了。老爷就拔一根胡须

记着，到后堂四六分银子便了。(丑)说得有理！好人，好人。连印你都收着，不消费老爷的心。省事，省事！看马来。(同众行介)

【南吕过曲香柳娘】奉上司秘行，奉上司秘行，串村过井，高门大户先盘弄。这是那家一带高楼，焚了一半？(末)这是韩国丞相张府。如今久不在城，俱往外去了。(丑怒介)此是故家，定有银子！连老爷到任的礼也不送一分，拿他家眷来！(众扭一人上)(末咳)(丑怒科)打，打！(末乱嘶)(丑乱点落帽科)打打打！(人作死科)(丑)老近，你打死人，你偿命，不干我做官的事！(末)官刑打死不妨。(丑)这等再打！(递银)(末跌脚科)(丑免打乱拔须介)犯当今典刑，犯当今典刑，依律不容情。隐匿妨多命，休想要放轻，休想要放轻。具揭开名，地方清静。

(众诨科)这是开油店的李家，他有锤，是贼！(末嘶)(丑点头介)打打！(递银)(拔须介)这是打油的铁锤，难道打的皇帝？去罢！(众)这是开肉铺的王屠，他有锤，是贼！(末嘶同前)(丑)打打打！(递银同前)这是个称肉的秤锤儿，小小的，可打皇帝么？去罢！(行科)

【香柳娘】(众)这尊官有声，这尊官有声，公私一统。满堂鼠狗钻邪洞，时时叫近亭，时时叫近亭。两耳已全聋，双眸又将瞑。(丑)可怜我嘴疼，可怜我嘴疼，只为家兄[10]，弄成丑净。

(杂扮差人上)密奉乌台使[11]，严拿鼠社官。俺系按院差官，闻此地县官借拿奸细，索诈民财，同衙役锁拿解部！(出绳锁丑科)(丑)近亭、近亭，这是怎么处？我的银子原是四六分的，拿出来打发上司！(末不理介)我是衙役，那见官银？有何执照！(丑哭科)罢了，罢了！只为昧心取利，取名一味胡图。始信官高有命，弄成花脸圈胡！

〔注〕 ①蹭蹬(cèng dèng)：遭遇挫折。 ②钻干：以钻营求得禄位。生员：指国学及州、县学在学学生。 ③恩例：指帝王为宣示恩德而颁布的条例和规定。 ④蒇(chǎn)：完成。布政通吏：指布政使。明时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清时为总督、巡抚属官，专管一省财赋和人事。 ⑤到：同倒。 ⑥颍川：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颍水以北。 ⑦刑房：衙门中掌理刑事案件的分署。这里指刑房的书吏。 ⑧烧刀：也称烧刀子，即烧酒。弋阳腔：一种戏曲声腔，元末明初起源于江西弋阳一带。⑨干证：与讼案有关的证人。 ⑩家兄：戏称金钱。因钱别号孔方兄，而拜金者愿以之为兄，故称。 ⑪乌台：《汉书·朱博传》记御史府中"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乌'"，后因称御史台为"乌台"。

《大索》选自清丁耀亢所作传奇《赤松游》。全剧共三卷，四十六出，此为第十出。

近人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云："《赤松游》四十六出，演张良事，实

为其友王子房而作。王负大志，慕张良为人，死流寇之难。耀亢因作此以伸之。卷首有《赤松游始末》一文，述其事甚详。"此剧的创作，始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写定于清顺治六年(1649)。其主旨则如卷首查伊璜《赤松游序》所云："紫阳(丁耀亢号紫阳道人)曰：'张良始终为韩。'野鹤子(丁耀亢号野鹤)所为寓言而心伤者哉？"丁耀亢"少负隽才，中更变乱，栖迟羁旅，时多激楚之音"。细读此剧，不难体味作者借"张良始终为韩"，曲曲表达对旧朝的眷恋，也委婉地为自己的改仕新朝作辩白。谓之"寓言"，谓之"心伤"，实为知音。

《赤松游》系据《史记》敷演张良遣力士行刺秦皇，辅佐刘邦建立汉朝，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韩国颍川人张良，在高士沧海君处偶识力士，结为兄弟。两人合谋椎杀秦皇。行刺时，力士误击副车。秦皇大索天下，张良投奔项伯。过圮桥，遇上仙赤松子所化之黄石老人，命张良纳履，以磨炼其心性，又授其素书三卷。后张良辅佐刘邦破咸阳灭秦，又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建立汉朝，被封为留侯。后刘邦大杀功臣，张良遂携妇归隐谷城山，遵赤松子所嘱，往终南山学道，终于得道成仙。

《大索》一出，即写张良椎秦未遂，秦皇怒命天下大索十日，捕捉刺客。出人意料的是，原本来势汹汹的大索，竟出以滑稽的插科打诨，于是一场严肃的正剧被抹上了浓重的喜剧色彩。

《大索》分"接文书"、"出告示"、"乡村挨查"、"锁拿解部"四部分，关目紧凑，结构严整。

作者匠心别运，将大索的视角锁定于策划椎击秦皇的主角张良的故乡韩国颍川，使大索的表现更具有艺术的典型意义。而大索的主要人物，却是"自小曾充衙役"，"用钱钻干生员，又被宗师革退"，后"使了百金，买缺又取官利"的县官胡图(谐音"糊涂")。此人无德无能，"平生识字不深，又好噇酒盹睡"，凡事只靠"书办扶持"，一心只想"挣的些大钱"，是个十足的贪官污吏。作者将他定为丑角，奠定了这出戏的喜剧性。

剧中，差官携钦件文书而来，宣称"兵部紧急，奉旨钦供，立等回文"，县官当即丑态百出，"作忙科"，"拆文胡哼介"，急呼"请上差读与本官听者"，听毕吓得"滚地"，众人将他扶起，他又哭喊"我的皇天"、"我的亲娘"、"我的娇儿"，惊恐万状，一副可怜虫模样。他惧怕"入官"，甚至不惜取下官帽跪道："这顶官帽儿我戴着甚不合时，就让与众位，不拘谁戴。"但当众衙役告知他"这钦件文书就是挣大钱、拿鹅头的名色"时，又立刻转悲为喜，"作喜跳科"，改口道："这顶纱帽，还是老爷暂戴一戴。"真是瞬息万变，洋相出尽。他大字不识，出告示须靠刑房执笔，便必恭必敬地请刑房登坐，自己情愿一旁磨墨侍候，为图"省事"，甚至连花押都让刑房代劳，真是糊涂得可以。他无能之极，到乡村逐门挨查，只得依刑房眼色行事："只看我咳嗽一声，老爷就点一点头，是该打的了。他若许了银子，我跌一跌脚，是该放的了。"更可笑的是，他竟会瞅刑房的

意思，以拔胡须作后堂四六分银的凭据，于荒诞中毕现腐败、贪婪、无能的本性。他奉行“官刑打死不妨”的科条，连打油的铁锤、称肉的秤锤儿，都视作椎击皇帝的凶器，大肆勒索钱财。他如此“昧心取利”，自以为得计，殊不料最后却被按院差官以“借拿奸细，索诈民财”的罪名“同衙役锁拿解部”。一场荒谬绝伦的闹剧，终于在观众的笑声中落幕。

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曾说：“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之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丁耀亢深谙个中三昧，懂得以嬉笑戏谑的喜剧手法，讽刺人生丑态，揭露社会黑暗。他借秦汉之际一个“昧心取利”的糊涂县官的荒诞表演，揭示封建时代官吏的腐恶，具有普遍意义。他用诙谐、嘲讽、夸张的笔调，描画封建社会贪官污吏的群丑图，令人发噱。难能可贵的是，不忘让人们在笑的同时，洞见大索之下大家小户普遍遭遇的灭顶之灾：不论是韩国丞相张府，还是开油店、肉铺的李家、王屠，“事关风影，都要上绳”，“排门连坐”，“不拘大家小家，看他有钱的，就说是窝盗通贼，监禁拷打”，甚至“打死不妨”，不禁令人对暴政深恶痛绝，而为受苦受难的百姓一洒同情之泪。这或者就是作者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独到之笔。这出戏的末尾，贪赃枉法的县官衙役终于被“锁拿解部”，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免为封建统治者涂抹一层脂粉，但多少也折射出作者肃清吏治的政治理想。

此出戏以宾白胜，通俗、质朴、自然，人物口吻逼肖，性格如见：县官的愚昧无能，刑房的老奸巨猾，皂隶的有恃无恐，无不通过人物的宾白表现得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说：“说白极肖人物，亦是词场所难。”而丁耀亢的《大索》，正是在宾白上见出其驾驭语言的娴熟功力。

（林 笛）

扬州梦 嵇永仁

第十二出 授 计

（旦上）

【十二时】歌筵擎玉斝[①]，有一个情倾意惬。羡慕鹣鹣，提携凤，

未识何缘结就根芽。教我怎生放下。

奴家昨日侍宴之时，看见杜御史年少风流，人材潇洒，怪不得樊川乐府字字清新。后来见他向俺司徒问起奴家来，俺家司徒指点与他看，他就涎着脸儿竟要司徒将奴家赠与他。你想，赠妾之事乃豪杰所为，俺家司徒怎学得来？则辜负了杜御史一片痴心也！

【集贤宾】入牢笼娇鸾何处发？咫尺天涯，凭谁借杵把云英嫁②？甚歌喉贻误韶华。那人呵，诗句清佳，遮莫地逢场作耍。笑声哗，罗绮内别是一番牵挂。

俺想奴家是歌院女流，那杜御史何缘得知？想来定是韩歌娘见俺爱他乐府，故尔吐露形踪，致他如此颠狂。

【前腔】漏春风参详人面雅，俏深闺小字嗟呀。算来偷递昭君画③，认分明物色群娃。忒地材华，顺口的好诗吟下。没抓拿，则梦境里与君酬话。(老旦上)

鸠鸽未知狂客醉，鹪鹩先让美人歌。妾身受了杜御史之托，不曾为他效力。昨日杜御史赴宴时节，硬向司徒要讨紫云为妾，岂不是书生孟浪么。俺却不知紫云心事如何，且去探听他一回，好回复杜御史也。(入见旦介)紫云，你歌舞之名倾动一时，以致才人妄想。老爷方才吩咐，此后凡有宴会，不着你出去承值。

【啼莺序】怕桃花扇底蜂闹衙④，逗春怀一席搔爬。主人呵，锁断星桥⑤，宾客也转回月驾。妾身好笑那杜御史，没来由酒后波查⑥，空落得肝肠热挂。如今倒惹得老爷防闲了。禁仙葩，重施锦幄，不许隔墙夸。

(旦)歌娘，俺正要问你，那杜御史何由得知奴家？多管歌娘与他厮熟，说与他知道的。(老旦)你说得好笑，天下佳人才子，原是有数的。那小杜是有名才子，你也是有名佳人，两下自然闻名而知，那用妾身饶舌。

【前腔】尽人间浪子天上娃，选香名几片春花。弄毫便锦艳文江，倾国似翠环绣阁。意儿中想像窗纱，偏珍护千金重价。漫矜夸蓝田旧种⑦，一对玉无瑕。

(旦)奴家那里算得佳人，枉费了才子们一片好心也。

【簇御林】可怜俺画堂下，舞袖窄，逐燕挨莺何日罢。拾才郎余唾也光华，则堕落污泥敢憔悴杀。判生差，瑶台七宝⑧，谪贬了一枝花。

(老旦)俺想你受老爷眷恋，不比寻常，锦绣丛中尽堪度日，何须怨怅？

【前腔】你凌波袜⑨，去巫庙峡，别馆高唐难挣扎⑩。揽风光歌舞自称佳，看若个乌云尚埋镜匣。叹蘼芜，前生倚玉⑪，终久并头葩。

(旦)咳,歌娘与奴家相聚恁久,还不知俺的心事?难道奴家便老死在歌舞场中了?(泪介)

【御袍黄】衾裯事,勉共他。雨云踪⑫,生强咱。追欢买笑居人下,抑郁得魂销化。芒萝折赠,尘埋浣纱⑬。天孙巧会,河空渡槎⑭。把红颜抛掷风流价。泪如麻,歌筵舞席,怎跳出五侯家⑮!

(老旦)这等看来,你的心事妾身今日方知。但终身事大,决不可委之俗子。那杜御史既钟情于你,何不将终身托他?(旦)但侯门如海⑯,从何处传消递息?(老旦)只要你心肯,杜御史那里,包管在我身上。(旦)悉凭歌娘便了。(老旦)这等我有一个计较在此,从今以后就要假装病态,见神见鬼,变做风魔一般⑰,拖刀弄剑,使人不敢近身。那时我自暗通巫婆,叫他假托神言,要你躲避灾难。我自有个道理便了。

【前腔】无明夜,病势加。做风魔,情态差。妆神冒鬼生惊怕,暗地里藏奸诈。(旦)只怕奴家福薄,无缘到得樊川那边。(老旦)但要你依计而行,自然成就好事。有缘自会,知音漫夸。含情待诉,怀人未遐。那樊川乐府先做了渔郎驾。你且谢铅华,安排计策,好引出锦堂娃。

(旦)多谢歌娘费心,异日果然有些好处,自然不敢忘恩。

【尾声】(老旦)赚的个人儿惊怪煞,则病魔中有些生发。(旦)俺怕甚么捉鬼桃符来劈面打。

集唐(旦)片云无意傍琴台, 恐失佳期后命催。

(老旦)何事不归巫峡去⑱,相期共斗管弦来。

〔注〕 ①玉斝(jiǎ):一种玉制的饮酒器具,圆口,三足。 ②"凭谁"句:唐裴铏《传奇》载书生裴航在蓝桥驿遇云英,心生爱慕,欲娶之,求其祖母允婚。老祖母说如果裴航能弄到玉杵臼为她捣仙药,就将云英嫁给他。裴航果真取得玉杵臼,遂与云英成婚。后二人皆超为上仙。 ③昭君画:传汉元帝选宫女与匈奴和亲,先令画工为她们画像,再从中挑选。王昭君不愿贿赂画工,被故意画得不美,皇帝遂选她出塞和亲。临出发时才发现王昭君极美,但人选已无法更改。 ④蜂闹衙:蜂群簇拥着蜂王,如下级官员到上司的官署衙门排班参见,故称。 ⑤锁断星桥:唐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⑥波查:生出是非。 ⑦蓝田:地名,即今陕西蓝田,以产美玉闻名。⑧瑶台:犹云仙人台。七宝:泛指多种宝物,如金、银、珠、玉、珊瑚、琥珀等。 ⑨凌波袜: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⑩"去巫庙"二句: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⑪"叹蒹葭"二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之'蒹葭倚玉树'。"蒹葭,芦苇。 ⑫云雨踪:见注⑩。 ⑬"芒萝"二句:用春秋末越国美女西施在诸暨芒萝村溪边浣纱典。

⑭"天孙"二句:用织女、牵牛(牛郎)七夕借鹊桥渡天河相会及有人乘槎入海至天河遇织女、牵牛(牛郎)典。天孙,即织女,为天帝孙女,故称。槎,即槎,筏子。　⑮五侯:指汉时同时封侯的五人。汉成帝封舅父王谭等五人为平阿侯等,汉桓帝封宦者单超等五人为新丰侯等。后多泛指权贵之家。　⑯侯门如海:唐崔郊《赠去婢》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⑰风魔:发疯。　⑱巫峡:见注⑩。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其一),"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赠别》其二),晚唐诗人杜牧写下的这些美妙诗句,既赞美了扬州之繁华,同时也透露出自己扬州十年的放浪生活。此后,不少的文人骚客一写到扬州,常常免不了拉杜樊川出来评说一番,这在唐代以降的诗词中并不鲜见。然而,演绎樊川扬州逸事的戏曲却不多,演绎得好的传奇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嵇永仁的《扬州梦》,算得上是这凤毛麟角中之一种。

《扬州梦》共两卷,三十二出。故事本出《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唐阙史》"杜牧"条。叙写了晚唐诗人杜牧在司徒李愿的家宴上,对歌妓紫云一往情深,遂向李愿索求紫云。李愿对此不置可否。韩歌娘设计,叫紫云假装疯癫,住到歌娘家中养病。后杜牧用车接紫云和韩歌娘同往湖州赴任。不久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奉诏征魏博,以杜牧参赞军事。杜牧原先在湖州时,还与乡女绿叶有婚约,后绿叶被人卖到扬州沦落为娼。一日牛节度府中设宴,恰巧乐户以绿叶承应,杜牧一见情不自禁,偷偷到青楼与绿叶约会。牛僧孺闻知此事后,为绿叶脱籍,送其至参军府中与杜牧完婚。这里选的第十三出《授计》写的就是紫云和韩歌娘相互探明对方的真心后,韩歌娘授计让紫云装疯一事。

此出戏一开始,就通过旦的独白,交待了"授计"的缘由:"奴家昨日侍宴之时,看见杜御史年少风流,人材潇洒,怪不得樊川乐府字字清新。后来见他向俺司徒问起奴家来,俺家司徒指点与他看,他就涎着脸儿竟要司徒将奴家赠与他。你想,赠妾之事乃豪杰所为,俺家司徒怎学得来?则辜负了杜御史一片痴心也!"这段独白写出了紫云的心事:一是她心仪杜郎已久,二是她惊喜杜郎的直率,又担心杜郎只是"逢场作耍",三是她内心希望与杜郎相会,又担心李司徒不同意。痴情与疑心交织之际,紫云想起自己一个歌女,杜御史怎会知道呢?"想来定是韩歌娘见俺爱他乐府,故尔吐露行踪,致他如此颠狂",敏感痴情的少女就这样喜欢幻想着猜疑着。"那人呵诗句清佳,遮莫地逢场作耍"、"顺口的好诗吟下,没抓拿,则梦境里与君酬话",前后两支【集贤宾】的这些唱辞,与旦的表面愠怒而内心欢喜的独白一起,表现了痴情少女特有的既高兴又担心,既兴奋又猜疑的心理。

正当紫云这边痴迷、猜疑、担心之时,韩歌娘这边也另怀心事。接下来老

旦的出场独白和【啼莺序】唱辞，透露了韩歌娘受杜牧之托却不知道紫云真正想法的若恼。对此，老到的韩歌娘巧用心计去试探紫云的内心世界："紫云，你歌舞之名倾动一时，以致才人妄想。老爷方才吩咐，此后凡有宴会，不着你出去承值。"这段话展示了一个有心计女子特有的手段：原本要探明紫云心迹，期望紫云答应，却先搬出老爷来吓唬一番。这种老谋深算、声东击西、一步步请君入瓮的做法，与紫云那种内心痴情却佯装娇愠的情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一段戏中，韩歌娘以攻为守，先声夺人，占据主动。

"歌娘，俺正要问你，那杜御史何由得知奴家？多管歌娘与他厮熟，说与他知道的。"紫云佯装向韩歌娘"问罪"。但紫云的这些雕虫小技，自然难不倒老练的歌娘。韩歌娘巧嘴一张，一番赞美，把杜御史与紫云夸成"蓝田旧种一对玉无瑕"，并说："小杜是有名才子，你也是有名佳人，两下自然闻名而知，那用妾身饶舌。"巧妙一拨，即把紫云"问罪"的招数化解了。

如此一来一往，痴情少女当然不是老练歌娘对手，败下阵来："奴家那里算得上佳人，枉费了才子们一片好心也。"然而，对紫云的这番借自谦以明心迹的做法，韩歌娘仍然不依不饶，不断穷追猛打到底："俺想你受老爷眷恋，不比寻常，锦绣丛中尽堪度日，何须怨怅？"

对韩歌娘的追逼，紫云不得不去掉了少女的矜持，直接吐露心声："歌娘与奴家相聚恁久，还不知俺的心事？难道奴家便老死在歌舞场中了？"她喊出了一个敢于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强烈愿望："歌筵舞席，怎跳出五侯家！"在明白了紫云的真实想法后，韩歌娘便开始"授计"："这等我有一个计较在此，从今以后就要假装病态，见神见鬼，变做风魔一般，拖刀弄剑，使人不敢近身。那时我自暗通巫婆，叫他假托神言，要你躲避灾难。我自有个道理便了。"后来，紫云依计而行，得在歌娘家中养病。韩歌娘从中穿针引线，最后成就了紫云和杜牧的好事。

《授计》一出的主要剧情，就是紫云和韩歌娘相互试探对方心事的过程。而两个女主人公形象，则在这相互试探的过程中，多层次地呈现出来：一个是初恋少女紫云，被杜御史的孟浪唤醒了春心，陷入了惊喜、相思、多疑的矛盾之中，心中既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幻想，又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感伤，这是典型的怀春少女心理。与紫云相对应的韩歌娘，则是一个成熟老练、工于心计的女子，在与紫云的相互试探中不露心迹，处处占据主动，任是一波三折起，从容稳坐钓鱼台，最后逼得紫云不得不直接坦露内心世界。

在中国古代如此众多的文人故事中，嵇永仁为什么偏偏选中人们较少演绎的杜牧扬州十年事呢？剧作家在《扬州梦》自题中这样说："传称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可知耽红昵绿，未必非英雄本色。牛僧孺相业，史所不满，余独爱其待杜一段。杜参军淮南时，牛廉知狭邪事情，条满巨篇，于杜入朝，畀篇赠之，其成就人如此，杜宁不心感乎？虞仲翔云：'得一人知己，可

以无恨。'若牛可谓知杜矣。"可知剧作家乃是感于牛僧孺的"知杜",故而以传奇演绎此事。《扬州梦》虽为嵇永仁年轻时所作,但嵇永仁之重相知、尚气节禀性,从中不难见出。后来嵇永仁为福建总督范承谟所重,延入幕府任掌书记。耿精忠有反迹,永仁为范承谟设计应付。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设宴召范、嵇二人囚之。下狱二年,嵇不为所动,常与范承谟烧炭画壁,作诗明志。后范承谟被害,嵇永仁亦自经身亡。嵇永仁对范承谟的"感知"如此,反过来不正说明他为何乐于演绎杜牧受知牛僧孺一事吗?

清人周亮工在为《扬州梦》所作引言中评云:"留山谱樊川事,本前闻而略示裁剪,遂如入山阴道,处处引人胜地。……留山此剧,丽复不滞,动复不轻,入元室矣,当自必传。余与留山交二十年,知留山以古今文字驰骋当世,而尤留心经世有用之学。乃郁不得志,至止酒罢剑,降笔为此等,以宣泄其无端之悲。"一个有如此经世抱负的才子,却只能借传奇以"宣泄其无端之悲",既是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这就不难理解后来得到范承谟的相知和延请,嵇永仁竟如此感恩图报,甚至最后杀身成仁亦在所不辞了!

(农作丰)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二出　定　情

【大石引子东风第一枝】(生扮唐明皇引二内侍上)端冕中天,垂衣南面①,山河一统皇唐。层霄雨露回春,深宫草木齐芳。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

韶华入禁闱,宫树发春晖。天喜时相合,人和事不违。《九歌》扬政要②,《六舞》散朝衣③。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④。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起自潜邸⑤,入缵皇图。任人不二,委姚、宋于朝堂⑥;从谏如流,列张、韩于省阁⑦。且喜塞外风清万里,民间粟贱三钱。真个太平致治,庶几贞观之年;刑措成风,不减汉文之世。近来机务余闲,寄情声色。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丰姿秀丽。卜兹吉日,册为贵妃。已曾传旨,在华清池赐浴,命永新、念奴伏侍更衣。即着高力士引来朝见,想必就到也。(丑扮高力士)(二宫女执扇引旦扮杨贵妃上)

【玉楼春】恩波自喜从天降，浴罢妆成趋彩仗。(宫女)六宫未见一时愁，齐立金阶偷眼望。(到介)

(丑进见生跪介)奴婢高力士见驾。册封贵妃杨氏，已到殿门候旨。(生)宣进来。(丑出介)万岁爷有旨，宣贵妃杨娘娘上殿！(旦进拜介)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愿吾皇万岁！(内侍)平身。(旦)臣妾寒门陋质，充选掖庭⑧，忽闻宠命之加，不胜陨越之惧。(生)妃子世胄名家，德容兼备。取供内职，深惬朕心。(旦)万岁！(丑)平身。(旦起介)(生)传旨排宴。(丑传介)(内奏乐)(旦送生酒)(宫女送旦酒)(生正坐)(旦傍坐介)

【大石过曲念奴娇序】(生)寰区万里，遍征求窈窕，谁堪领袖嫔嫱？佳丽今朝，天付与，端的绝世无双。思想。擅宠瑶宫，褒封玉册，三千粉黛总甘让。(合)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前腔换头】(旦)蒙奖。沉吟半晌，怕庸姿下体，不堪陪从椒房⑨。受宠承恩，一霎里身判人间天上。须仿。冯嫱当熊⑩，班姬辞辇⑪，永持彤管侍君傍⑫。(合)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前腔换头】(宫女)欢赏。借问从此宫中，阿谁第一？似赵家飞燕在昭阳⑬。宠爱处，应是一身承当。休让，金屋装成⑭，玉楼歌彻，千秋万岁捧霞觞。(合)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前腔换头】(内侍)瞻仰。日绕龙鳞，云移雉尾，天颜有喜对新妆。频进酒，合殿春风飘香。堪赏。圆月摇金，余霞散绮，五云多处易昏黄。(合)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丑)月上了。启万岁爷撤宴。(生)朕与妃子同步阶前，玩月一回。(内作乐)(生携旦前立)(众退后齐立介)

【中吕过曲古轮台】(生)下金堂，笼灯就月细端相，庭花不及娇模样。轻偎低傍，这鬓影衣光，掩映出丰姿千状。(低笑向旦介)此夕欢娱，风清月朗，笑他梦雨暗高唐⑮。(旦)追游宴赏，幸从今得侍君王。瑶阶小立，春生天语，香萦仙仗，玉露冷沾裳。还凝望，重重金殿宿鸳鸯。

(生)掌灯往西宫去。(丑应介)(内侍、宫女各执灯引生、旦行介)(合)

【前腔换头】辉煌，簇拥银烛影千行。回看处珠箔斜开，银河微亮。复道回廊，到处有香尘飘飏。夜色如何？月高仙掌⑯。今宵占断好风光，红遮翠障，锦云中一对鸾凰。《琼花玉树》，《春江夜月》⑰，声声齐唱，月影过宫墙。襄罗幌，好扶残醉入兰房。

(丑)启万岁爷,到西宫了。(生)内侍回避。(丑)春风开紫殿,(内侍)天乐下珠楼。(同下)

【余文】(生)花摇烛,月映窗,把良夜欢情细讲。(合)莫问他别院离宫玉漏长。(宫女与生、旦更衣)(暗下)(生、旦坐介)

(生)银烛回光散绮罗,(旦)御香深处奉恩多。(生)六宫此夜含颦望,(合)明日争传《得宝歌》⑱。(生)朕与妃子偕老之盟,今夕伊始。(袖出钗、盒介)特携得金钗、钿盒在此,与卿定情。

【越调近词绵搭絮】(生)这金钗钿盒百宝翠花攒。我紧护怀中,珍重奇擎有万般。今夜把这钗呵,与你助云盘,斜插双鸾。这盒呵,早晚深藏锦袖,密裹香纨。愿似他并翅交飞,牢扣同心结合欢。(付旦介)(旦接钗、盒谢介)

【前腔换头】谢金钗钿盒赐予奉君欢。只恐寒姿,消不得天家雨露团。(作背看介)恰偷观,凤翥龙蟠,爱杀这双头旖旎,两扇团圞。惟愿取情似坚金,钗不单分盒永完。

(生)胧明春月照花枝(元稹),(旦)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

(生)长倚玉人心自醉(雍陶),(合)年年岁岁乐于斯(赵彦昭)。

〔注〕 ①南面:指帝王的统治。帝王居朝南而坐的尊位。 ②九歌:上古时夏代的庙堂乐曲。 ③六舞:即《大武》,周武王的乐舞,凡六章。 ④"别赏"二句: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⑤潜邸:登帝位之前的府第。按:唐玄宗为唐睿宗第三子,封平王,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712)登基。 ⑥姚宋:姚崇、宋璟,唐开元年间的名相。 ⑦张韩:张说、韩休,也是唐开元间的贤相。 ⑧掖庭:妃嫔所居之处。 ⑨椒房:古时后妃所居多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有香、多子。后因以"椒房"代指后妃之居。 ⑩冯嫽(niǎo):汉元帝婕妤,有一次熊越笼而出,她恐帝被伤,乃以身蔽帝。 ⑪班姬:汉成帝婕妤,有一次帝欲载其同车而行,她婉拒,谓明君当近贤臣而远女色。 ⑫彤管:笔杆为红色的笔。古时后宫有女史执此记事。 ⑬赵家飞燕:赵飞燕,汉成帝皇后,深受帝之宠幸。昭阳:汉宫昭阳殿,后妃所居。《三辅黄图》:"(汉)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等殿。" ⑭金屋:汉武帝小时候被姑母长公主抱在怀中问:"儿欲得妇不?"他答:"欲得妇。"长公主又指其女阿娇问他:"阿娇好不?"他答道:"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见旧题汉班固《汉武帝故事》。 ⑮"笑他"句:见注④。 ⑯仙掌:指汉武帝于建章宫神明台上造金铜仙人,掌托铜盘以承仙露,后因称金铜仙人之掌为"仙掌"。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⑰"琼花"二句:琼花玉树,即《玉树后庭花》;春江夜月,即《春江花月夜》,南朝陈后主所制歌曲。 ⑱得宝歌: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是夕(定情之夜),……上喜甚,谓后宫人曰:'朕得杨贵妃,如得至

宝也。'乃制曲子曰《得宝子》。"

《定情》是《长生殿》的第二出。而第一出《传概》是全剧的总纲，因此从剧情展开来说，《定情》实际上是全剧的开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自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以来，历代的小说、戏曲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洪升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长生殿》中，以歌颂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为主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给李、杨的爱情故事作了新的发展。

《定情》写杨玉环作为一名普通宫女被唐明皇选中，赐浴华清池，册封贵妃，并赠以金钗钿盒定情。这样，在戏的开端，就摒弃了杨玉环曾是寿王妃的前史以及小说家、戏曲家津津乐道的杨贵妃与安禄山有暧昧关系的"秽事"，将李、杨的爱情提纯，以表达"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专写钗合情缘"的爱情主题。

第一支曲【东风第一枝】不仅为唐明皇这个人物定下了基调：他曾是个开创"开元盛世"的有为之君，但如今成了"寄情声色"，"愿此生终老温柔"的昏聩之君；也为李、杨的爱情悲剧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寄情声色"是唐明皇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也是导致安史之乱和杨贵妃马嵬坡自缢的根源。

第二支曲【玉楼春】是写杨贵妃的心态。杨玉环从一个普通宫女被册封为贵妃，真可谓"喜从天降"，因此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不胜陨越之惧"，但"惧"是次要的，而"喜"才是主要的，尤其当"六宫未见一时愁，齐立金阶偷眼望"时，杨贵妃那种得意之态，窃喜之情，充分地流露出来了。首句"恩波自喜从天降"，"恩波"是由赐浴引起，而赐浴是杨妃承恩第一件事，从此写起，可见其针线之缜密。

下面四支【念奴娇序】由唐明皇、杨贵妃、宫女、内侍分唱，每支曲子后三句相同："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这是祝酒词，当然也是李、杨对爱情的期望。在近代昆剧演出中，只唱前二支，后二支删除不唱。而第一支【念奴娇序】，艺人们将唐明皇的独唱改为由台上所有演员一起合唱（称之为"同场曲"）。过去艺人们学唱昆曲时，首先学唱的就是这一类的同场曲，其中包括这一支"寰区万里"。当年昆剧传字辈艺术家学戏时唱过，后来上海戏校历届昆曲班开蒙时也都唱过此曲。因为此曲节奏缓慢，婉转动听，在南曲中极具代表性。

从【古轮台】到【余文】，这三支曲从赏月写到入西宫，进兰房，赐金钗钿盒，皆以"月"字映带贯串：正因为"笼灯就月"才能把杨妃的鬓影衣光，掩映得"丰姿千状"；正因为"风清月朗"，才有此夕欢娱胜过楚王梦游高唐之感。真可谓"月华写艳，梦雨翻新"，俱是绝妙好词。在近代艺人演出中，第一支【古轮台】由唐明皇唱一半，至"笑他梦雨暗高唐"止，下接第二支【古轮台】的后半

支，即从“红遮翠障”起，同场合唱。在《集成曲谱》中，此出分为《定情》、《赐盒》两出。【余文】曲是《定情》的结束，而下面【绵搭絮】二曲则为《赐盒》出。

【余文】一曲中，唐明皇唱：“把良夜欢情细讲。”“细讲”二字下得极有韵致。试想若是莽男儿、急色鬼，草草成欢，岂不辜负了如此良夜，如此欢情。“细讲”除了两人相依相偎，卿卿我我，唧唧哝哝外，还包括唐明皇赐以金钗钿盒，以作定情之物的行动。金钗钿盒是贯串全剧的道具，其象征意义在于“惟愿取情似坚金，钗不单分盒永完”。整出戏的结尾落在金钗钿盒上，这也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定下了基调：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细腻的，富于浪漫气息的，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天长地久，永不变心，永不分离的理想爱情。因此，这出《定情》是塑造唐明皇、杨贵妃人物形象，表达全剧爱情主题的极为重要的起点。　　（唐葆祥）

长　生　殿　　洪　升

第十九出　絮　阁

（丑上）自闭昭阳春复秋，罗衣湿尽泪还流。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舞北宫愁。咱家高力士，向年奉使闽粤，选得江妃进御，万岁爷十分宠幸。为她性爱梅花，赐号梅妃，宫中都称为梅娘娘。自从杨娘娘入侍之后，宠爱日夺，万岁爷竟将他迁置上阳宫东楼。昨夜忽然托疾，宿于翠华西阁，遣小黄门密召到来。戒饬宫人，不得传与杨娘娘知道。命咱在阁前看守，不许闲人擅进。此时天色黎明，恐要送梅娘娘回去，只索在此伺候咱。（虚下）（旦行上）

【北黄钟醉花阴】一夜无眠乱愁搅，未拔白潜踪来到①。往常见红日影弄花梢，软咍咍春睡难消，犹自压绣衾倒。今日呵，可甚的凤枕急忙抛，单则为那箝儿撇不掉。（丑一面暗上）

（望科）呀，远远来的，正是杨娘娘，莫非走漏了消息么？现今梅娘娘还在阁里，如何是好？（旦到科）（丑忙见科）奴婢高力士，叩见娘娘。（旦）万岁爷在那里？（丑）在阁中。（旦）还有何人在内？（丑）没有。（旦冷笑科）你开了阁门，待我进去看者。（丑慌科）娘娘且请暂坐。（旦坐科）（丑）奴婢启上娘娘，万岁爷昨日呵，

【南画眉序】只为致勤劳，偶尔违和厌烦扰。（旦）既是圣体违和，怎生

在此驻宿？(丑)爱清幽西阁，暂息昏朝。(旦)在里面做甚么？(丑)偃龙床静养神疲，(旦)你在此何事？(丑)守玉户不容人到。(旦怒科)高力士，你待不容我进去么？(丑慌叩头科)娘娘息怒，只因亲奉君王命，量奴婢敢行违拗！

【北喜迁莺】(旦怒科)哇，休得把虚脾来掉，嘴喳喳弄鬼妆幺[2]。(丑)奴婢怎敢？(旦)焦也波焦，急的咱满心越恼。我晓得你今日呵，别有个人儿挂眼梢，倚着他宠势高，明欺我失恩人时衰运倒。(起科)也罢，我只得自把门敲。

(丑)娘娘请坐，待奴婢叫开门来。(做高叫科)杨娘娘来了，开了阁门者。(旦坐科)(生披衣引内侍上)(听科)

【南画眉序】何事语声高？蓦忽将人梦惊觉。(丑又叫科)杨娘娘在此，快些开门。(内侍)启万岁爷，杨娘娘到了。(生作呆科)呀，这春光漏泄怎地开交？(内侍)这门还是开也不开？(生)慢着。(背科)且教梅妃在夹幕中暂躲片时罢。(急下)(内侍笑科)哎，万岁爷，万岁爷，笑黄金屋恁样藏娇[3]，怕葡萄架霎时推倒[4]。(生上作伏桌科)内侍，我着床傍枕伴推睡，你索把兽环开了。

(内侍)领旨。(作开门科)(旦直入见生科)妾闻陛下圣体违和，特来问安。(生)寡人偶然不快，未及进宫，何劳妃子清晨到此？(旦)陛下致疾之由，妾倒猜着几分了。(生笑科)妃子猜着何事来？(旦)

【北出队子】多则是相思萦绕，为着个意中人把心病挑。(生笑科)寡人除了妃子，还有甚意中人？(旦)妾想陛下向来钟爱，无过梅精。何不宣召他来，以慰圣情牵挂。(生惊科)呀，此女久置楼东，岂有复召之理！(旦)只怕悄东君偷泄小梅梢，单只待望着梅来把渴消。(生)寡人那有此意！(旦)既不沙[5]，怎得那一斛珍珠去慰寂寥！

(生)妃子休得多心。寡人昨夜呵，

【南滴溜子】偶只为微疴，暂思静悄。恁兰心蕙性，慢多度料，把人无端奚落。(作欠伸科)我神虚懒应酬，相逢话言少。请暂返香车，图个睡饱。

(旦作看科)呀，这御榻底下，不是一双凤舄么？(生急起作欲掩科)在那里？(怀中掉出翠钿科)(旦拾看科)呀，又是一朵翠钿！此皆妇人之物，陛下既然独寝，怎得有此？(生作羞科)好奇怪！这是那里来的？连寡人也不解。(旦)陛下怎么不解？(丑作急态)(一面背对内侍低科)呀，不好了，见了这翠钿、凤舄，杨娘娘必不干休。你每快送梅娘娘，悄从阁后破

壁而出,回到楼东去罢。(内侍)晓得。(从生背后虚下)

【北刮地风】(旦)子这御榻森严宫禁遥,早难道有神女飞度中宵?则问这两般信物何人掉?(作将舄、钿掷地)(丑暗拾科)(旦)昨夜谁侍陛下寝来?可怎生般凤友鸾交,到日三竿犹不临朝?外人不知呵,都只说殚君王是我这庸姿劣貌,那知道恋欢娱别有个雨窟云巢!请陛下早出视朝,妾在此候驾回宫者。(生)寡人今日有疾,不能视朝。(旦)虽则是蝶梦余,鸳浪中,春情颠倒,困迷离精神难打熬,怎负他凤墀前鹄立群僚!(旦作向前背立科)

(丑悄上与生耳语科)梅娘娘已去了,万岁爷请出朝罢。(生点头科)妃子劝寡人视朝,只索勉强出去。高力士,你在此送娘娘回宫者。(丑)领旨。(向内科)摆驾。(内应科)(生)风流惹下风流苦,不是风流总不知。(下)(旦坐科)高力士,你瞒着我做得好事!只问你这翠钿、凤舄,是那一个的?

【南滴滴金】(丑)告娘娘省可闲烦恼。奴婢看万岁爷与娘娘呵,百纵千随真是少。今日这翠钿、凤舄,莫说是梅亭旧日恩情好,就是六宫中新窈窕,娘娘呵,也只合佯装不晓。直恁破工夫多计较!不是奴婢擅敢多口,如今满朝臣宰,谁没有个大妻小妾,何况九重,容不得这宵!

【北四门子】(旦)呀,这非是衾裯不许他人抱,道的咱量似斗筲⑥!只怪他明来夜去装圈套,故将人瞒的牢。(丑)万岁爷瞒着娘娘,也不过怕娘娘着恼,非有他意。(旦)把似怕我焦,则休将彼邀。却怎的劣云头只思别岫飘?将他假做抛,暗又招,转关儿心肠难料。(作掩泪坐科)

(老旦上)清早起来,不见了娘娘,一定在这翠阁中,不免进去咱。(作进见旦科)呀,娘娘呵,

【南鲍老催】为何泪抛,无言独坐神暗消?(问丑科)高公公,是谁触着他情性娇?(丑低科)不要说起。(作暗出钿、舄与老旦看科)只为见了这两件东西,故此发恼。(老旦笑)(低问科)如今那人呢?(丑)早已去了。(老旦)万岁爷呢?(丑)出去御朝了。永新姐,你来得甚好,可劝娘娘回宫去罢。(老旦)晓得了。(回向旦科)娘娘,你慢将眉黛颦,啼痕渗,芳心恼。晨餐未进过清早,怎自将千金玉体轻伤了?请回宫去寻欢笑。

(内)驾到。(旦起立科)(生上)媚处娇何限,情深妒亦真。且将个中意,慰取眼前人。寡人图得半夜欢娱,反受十分烦恼。欲待呵叱他一番,又恐他反道我偏爱梅妃,只索忍耐些罢。高力士,杨娘娘在那里?(丑)还在阁中。(老旦、丑暗下)(生作见旦)(旦背立不语掩泣科)(生)呀,妃子,为何掩面不语?(旦不应科)(生笑科)妃子休要烦恼,朕和你到华萼楼上

看花去。

【北水仙子】(旦)问、问、问,问华萼娇,怕、怕、怕,怕不似楼东花更好。有、有、有,有梅枝儿曾占先春,又、又、又,又何用绿杨牵绕。(生)寡人一点真心,难道妃子还不晓得!(旦)请、请、请,请真心向故交,免、免、免,免人怨为妾情薄。(跪科)妾有下情,望陛下俯听。(生扶科)妃子有话,可起来说。(旦泣科)妾自知无状,谬窃宠恩。若不早自引退,诚恐谣诼日加,祸生不测,有累君德鲜终,益增罪戾。今幸天眷犹存,望赐斥放。陛下善视他人,勿以妾为念也。(泣拜科)拜、拜、拜,拜辞了往日君恩天样高。(出钗、盒科)这钗、盒是陛下定情时所赐,今日将来交还陛下。把、把、把,把深情密意从头缴。(生)这是怎么说?(旦)省、省、省,省可自承旧赐福难消。(旦悲咽)

(生扶起科)妃子何出此言,朕和你两人呵,

【南双声子】情双好,情双好,纵百岁犹嫌少。怎说到,怎说到,平白地分开了。总朕错,总朕错,请莫恼,请莫恼。(笑觑旦科)见了你这颦眉泪眼,越样生娇。

妃子可将钗、盒依旧收好。既是不耐看花,朕和你到西宫闲话去。(旦)陛下诚不弃妾,妾复何言。(袖钗、盒福生科)

【北尾煞】领取钗盒再收好,度芙蓉帐暖今宵,重把那定情时心事表。(生携旦并下)

(丑复上)万岁爷同娘娘进宫去了。咱如今且把这翠钿、凤舄,送还梅娘娘去。

柳色参差映翠楼(司马札),君王玉辇正淹留(钱起)。

岂知妃后多娇妒(段成式),恼乱东风卒未休(罗隐)。

〔注〕①拔白:指天亮。 ②妆幺:也作装幺,装腔作势。 ③金屋:汉武帝小时候被姑母长公主抱在怀中问:"儿欲得妇不?"他答:"欲得妇。"长公主又指其女阿娇问他:"阿娇好不?"他答道:"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见旧题汉班固《汉武帝故事》。 ④"怕葡萄"句:推倒葡萄架,喻吃醋。因葡萄味酸,故云。 ⑤既不沙:若不然。⑥斗筲(shāo):两种不大的容器,比喻气量狭小。

这出戏写杨贵妃闻说唐明皇复召梅妃,在翠华西阁宿夜,醋意大发。在宫女的劝阻下,强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实在忍不下去,就带着宫女,提着灯笼,来闯西阁,于是一场西阁争宠的矛盾冲突爆发了,而最终杨妃获得了全胜。

这出戏写的是梅、杨争宠,但作者的笔墨完全集中在杨妃身上,梅妃全用侧写,甚至她都没有出场。开始只是由高力士吊场,介绍了梅妃失宠,久置楼

东，昨日万岁忽召梅妃，宿于翠华西阁。至于万岁为何密召梅妃，也不作说明，简略若此。后来阁门打开后，梅妃也未出场。先是唐明皇吩咐小内侍将梅妃藏起来，后由高力士吩咐内侍将梅妃从阁后破壁送出。唯一能够表明梅妃的存在的是梅妃所留一双凤舄和一朵翠钿。杨贵妃正是抓住了这两件信物大做文章。试想，如果让梅妃出场，与杨妃发生正面冲突，这与坊间的泼妇骂街，互相扭打，有何区别？

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将梅、杨争宠的矛盾，巧妙地转移到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正面冲突上来。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男女主人公很少有正面的冲突，往往此一折写男主人公，彼一出写女主人公，两条线平行发展，很少交叉，这样就很难在面对面的冲突中使人物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絮阁》则不然，它将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矛盾冲突，经过前几出《傍讶》、《幸恩》、《献发》、《复召》的充分酝酿，在这里交叉起来，正面展开，成为全剧中最富戏剧性的折子之一。

第一支曲【醉花阴】是交代杨妃闯阁的原因。其实，万岁昨夜不回西宫，杨妃早就派宫女前去打听明白：原来万岁忽然想起梅妃，私封珍珠一斛去赐她，她不肯受，回献一诗，有"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之句，万岁看了大为感动，因此密召梅妃西阁幽会。当时，杨妃妒火中烧，就欲连夜闯阁，被身边的念奴、永新劝阻住了，但这一夜，杨妃怎能睡得安稳？"一夜无眠乱愁搅"，十分贴切地描绘出杨妃的心态和境况，所以她等不得天亮，就来闯阁。

杨贵妃与唐明皇冲突的第一回合是高力士在西阁门口挡驾。在这一回合中，杨妃不仅是主动出击，而且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先是高力士见杨妃前来，知道不妙，想转身回避，杨妃眼快，将他喝住。当高力士谎称万岁身体欠佳，故而在此静养时，杨妃立刻将他的谎言揭穿。当高力士抬出万岁有旨，不准任何人进闯时，杨妃不予理会，撇开高力士，自己上前叫门。高力士眼看挡不住，只得高声向阁内通报。

第二回合是杨妃进了西阁，与唐明皇发生直接冲突。唐明皇在阁内听得高力士"杨娘娘来了"的通报，十分惊慌，吩咐内侍将梅妃藏在夹幕里，自己佯装生病。杨妃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她曾因吃虢国夫人的醋，得罪了唐明皇，被逐出宫门；这次，她改变了策略，并不与唐明皇争吵，而是因着唐明皇的装病，半真半假、不冷不热地指出唐明皇患的多半是相思病，并直截地挑明："陛下向来钟爱，无过梅精，何不宣召她来，以慰圣情牵挂。"话说得大度漂亮，似乎她非但不吃醋，而且还为唐明皇着想，劝他复召梅妃。但她所用的"梅精"一词，仍充分流露出她的妒恨。唐明皇深知其意，但又没法发火，只得用"此女久置楼东，哪有复召之理"来辩解。杨妃立刻以"一斛珍珠慰寂寥"之事加以揭穿。唐明皇语塞。这一回合，唐明皇又输了。

第三回合是杨妃在御榻下找到了一双凤舄，唐明皇一慌，又从袖笼里落下一朵翠钿。这是确确实实的证据，但杨妃并没有借此发威撒泼，只是为自

已抱屈:"都只说殢君王是我这庸姿劣貌。"并劝唐明皇赶快出视早朝。唐明皇正在犹豫时,高力士偷偷告诉他梅妃已送走。这下唐明皇放心了,乘机开溜。这个回合似乎并没有剑拔弩张,但唐明皇完全在杨妃的掌控之中,输得很彻底。

第四回合是唐明皇走后,杨贵妃一腔怒火冲着高力士尽情发泄。她用十分严厉的口气责问,更确切地说是审问高力士。高力士何等老练,他知道再隐瞒、抵赖已无济于事,干脆换个角度奉劝杨妃:"如今满朝臣宰,谁没有个大妻小妾,何况九重。"言下之意,就是劝杨妃不要闹得过分,不要让万岁恼羞成怒,以至重蹈被逐出宫门的覆辙。这个道理,杨妃也清楚得很,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忍耐不住而已,如今经高力士提醒,赶快顺势落篷,推说自己不是气量小,只是为万岁瞒着自己而生气。这就是说,她已接受了高力士的劝说,不再追究此事了。就这场冲突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跌宕,代表唐明皇意志的高力士是胜利者。

第五回合是唐明皇朝罢归来。这次唐明皇采取主动,他有意避开刚才发生之事,嘻嘻哈哈地邀请杨妃到花萼楼观花。杨妃何等聪慧,见唐明皇的态度,知道事情正向着自己有利的方面转变,但要取得最后胜利,还缺一把柴火。于是,她使出了"以退为进"招数,反向唐明皇认错,说"自知无状,谬窃宠恩",希望将她斥放,并归还定情之物金钗钿盒。这一下,唐明皇可没想到,弄得手足无措。但就是这把火,逼得唐明皇放下了君王的架子,诚恳地向杨妃认错,二人遂和好如初。从后来的情况看,唐明皇此后再也没有移情别恋,杨贵妃完全达到了她的目的,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短短一出《絮阁》,由于矛盾集中,冲突尖锐,层层推进,将杨贵妃、唐明皇、高力士三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生动。【水仙子】一曲是全出的高潮,曲中有许多夹白,与唱腔融为一体,不仅增加了曲牌的容量,而且对于理解曲文,刻画人物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明清传奇的一个特点,相对于元杂剧来说,是一大发展。 (唐葆祥)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二十四出 惊 变

(丑上)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

近秋河。咱家高力士，奉万岁爷之命，着咱在御花园中安排小宴，要与贵妃娘娘同来游赏，只得在此伺候。(生、旦乘辇)(老旦、贴随后)(二内侍引行上)

【北中吕粉蝶儿】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蘋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阑，喷清香桂花初绽。

(到介)(丑)请万岁爷娘娘下辇。(生、旦下辇介)(丑同内侍暗下)(生)妃子，朕与你散步一回者。(旦)陛下请。(生携旦手介)

【南泣颜回】(旦)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翻。爱桐阴静悄，碧沉沉并绕回廊看。恋香巢秋燕依人，睡银塘鸳鸯蘸眼。

(生)高力士，将酒过来，朕与娘娘小饮数杯。(丑)宴已排在亭上，请万岁爷娘娘上宴。(旦作把盏)(生止住介)妃子坐了。

【北石榴花】不劳你玉纤纤高捧礼仪烦，子待借小饮对眉山[①]。俺与你浅斟低唱互更番，三杯两盏，遣兴消闲。妃子，今日虽是小宴，倒也清雅。回避了御厨中，回避了御厨中烹龙炮凤堆盘案，咿咿哑哑乐声催趱。只几味脆生生，只几味脆生生蔬和果清肴馔，雅称你仙肌玉骨美人餐。

妃子，朕与你清游小饮，那些梨园旧曲，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沉香亭上赏牡丹，召翰林李白草《清平调》三章，令李龟年度成新谱，其词甚佳。不知妃子还记得么？(旦)妾还记得。(生)妃子可为朕歌之，朕当亲倚玉笛以和。(旦)领旨。(老旦进玉笛)(生吹介)(旦按板介)

【南泣颜回换头】花繁，秾艳想容颜。云想衣裳光璨，新妆谁似？可怜飞燕娇懒。名花国色，笑微微常得君王看。向春风解释春愁，沉香亭同倚阑干。

(生)妙哉！李白锦心，妃子绣口，真双绝矣！宫娥，取巨觥来，朕与妃子对饮。(老旦、贴送酒介)

【北斗鹌鹑】(生)畅好是喜孜孜驻拍传歌，喜孜孜驻拍传歌，笑吟吟传杯送盏。妃子干一杯，(作照干介)不须他絮烦烦射覆藏钩[②]，闹纷纷弹丝弄板。(又作照杯介)妃子，再干一杯。(旦)妾不能饮了。(生)宫娥每，跪劝。(老旦、贴)领旨。(跪旦介)娘娘，请上这一杯。(旦勉饮介)(老旦、贴作连劝介)(生)我这里无语持觞仔细看，早子见花一朵上腮间。(旦作醉介)妾真醉矣。(生)一会价软咍咍柳绵花欹，软咍咍柳绵花欹，困腾腾莺娇燕懒。

妃子醉了，宫娥每，扶娘娘上辇进宫去者。(老旦、贴)领旨。(作扶旦起介)(旦作醉态呼介)万岁！(老旦、贴扶旦行)(旦作醉态介)

【南扑灯蛾】态恹恹轻云软四肢，影濛濛空花乱双眼。娇怯怯柳腰扶难起，困沉沉强抬娇腕。软设设金莲倒褪，乱松松香肩鬓云鬟。美甘甘思寻凤枕，步迟迟，倩宫娥搀入绣帏间。(老旦、贴扶旦下)(丑同内侍暗上)(内击鼓介)

(生惊介)何处鼓声骤发？(副净急上)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问丑介)万岁爷在那里？(丑)在御花园内。(副净)军情紧急，不免径入。(进见介)陛下，不好了。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生大惊介)守关将士何在？(副净)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

【北上小楼】(生)呀，你道失机的哥舒翰，称兵的安禄山。赤紧的离了渔阳，陷了东京，破了潼关。唬得人胆战心摇，唬得人胆战心摇，肠慌腹热，魂飞魄散，早惊破月明花梦。

卿有何策，可退贼兵？(副净)当日臣曾再三启奏，禄山必反，陛下不听，今日果应臣言。事起仓卒，怎生抵敌？不若权时幸蜀，以待天下勤王。(生)依卿所奏。快传旨，诸王百官，即时随驾幸蜀便了。(副净)领旨。(急下)(生)高力士，快些整备军马。传旨令右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羽林军士三千，扈驾前行。(丑)领旨。(下)(内侍)请万岁爷回宫。(生转行叹介)唉，正尔欢娱，不想忽有此变，怎生是了也！

【南扑灯蛾】稳稳的宫庭宴安，扰扰的边廷造反。鼕鼕的鼙鼓喧，腾腾的烽火黫[3]。的溜扑碌臣民儿逃散，黑漫漫乾坤覆翻，碜磕磕社稷摧残[4]，碜磕磕社稷摧残。当不得萧萧飒飒西风送晚，黯黯的，一轮落日冷长安。

(向内问介)宫娥每，杨娘娘可曾安寝？(老旦、贴内应介)已睡熟了。(生)不要惊他，且待明早五鼓同行。(泣介)天那，寡人不幸，遭此播迁，累他玉貌花容，驱驰道路。好不痛心也！

【南尾声】在深宫兀自娇慵惯，怎样支吾蜀道难[5]！(哭介)我那妃子呵，愁杀你玉软花柔要将途路趱。

宫殿参差落照间(卢纶)，渔阳烽火照函关[6](吴 融)。

遏云声绝悲风起(胡曾)，何处黄云是陇山[7](武元衡)。

〔注〕 ①眉山：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后因以"眉山"喻女子之秀眉。此处"对眉山"兼有举案齐眉之意。 ②射覆藏钩：射覆，行猜谜的酒令。藏钩，古代的一种游戏。 ③碜(cǎn)磕磕：犹言惨切切。碜，借作惨。磕磕，助词，无义。 ④支吾：应付。 ⑤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战国秦置，为古代著名的险关。此当为泛指。 ⑥遏云：指歌声。《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

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⑦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西南，延伸于陕西、甘肃之边，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

惊变是《长生殿》传奇的第二十四出。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御花园中尽情游乐，小宴遣兴，顷刻杨妃酒醉。此时忽报安禄山造反、哥舒翰投降，长安危在旦夕。玄宗仓皇间听从杨国忠奏请，急拟离宫出奔。

昆曲演唱此出，将前半场自【粉蝶儿】至【扑灯蛾】的戏称为《小宴》，而将后半场称为《惊变》。《小宴》可单独演出，但演《惊变》者必先演《小宴》。

这一出戏可以说是《长生殿》的分水岭，此前的戏表现“乐极”，此后的戏则表现“哀来”。洪升在《长生殿》的自序中曾云：“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一出戏的本身亦正好写出了“乐极哀来”的巨变。前半场写尽帝妃的纵情享乐，后半场则写出乐极生悲，祸败随之。

起首唐玄宗唱北曲【粉蝶儿】：“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蘋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阑，喷清香桂花初绽。”此曲写得美景如画，色香迷人。昆曲唱此曲，闲雅从容，节奏悠扬。故而此曲成了昆曲冠生的名曲，亦成了学唱昆曲的著名的开蒙之曲。

在这一种清秋的优雅氛围中，作为深谙艺术之道的帝王唐玄宗与歌舞艺术家杨玉环单独对饮，自然会生发出优雅的情趣，而对浓艳的宫廷俗气生厌。玄宗说要“回避了御厨中烹龙炮凤堆盘菜”，“只几味脆生生蔬和果清肴馔”。而且不耐烦听那些梨园旧曲，而要贵妃唱李白的《清平调》三章，玄宗吹玉笛伴歌。

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见载于多种野史小说。晚唐李濬《松窗杂录》云：“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会花方繁开，……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长生殿》所写的今日情境，颇似当年旧景，故而玄宗云：“记得那年在沉香亭上赏牡丹，召翰林李白草《清平调》三章，令李龟年度成新谱，其词甚佳。不知妃子还记得么？”

李白的《清平调》三章，其一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是：“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是：“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如果在《惊变》出中，贵妃就这样唱了三段词，一则可能太长，二则不合曲律。故而洪升浓缩了三首诗的句意，由杨贵妃以一支南曲【泣颜回】唱出，其曲云：“花繁，秾艳想容颜。云想衣裳光璨，新妆谁似？可怜飞燕娇懒。名花国色，笑微微常得君王看。向春

风解释春愁，沉香亭同倚阑干。”玄宗听唱后赞道：“妙哉！李白锦心，妃子绣口，真双绝矣！”

接着便是帝妃对饮与贵妃酒醉。贵妃醉态，先是由玄宗的【北斗鹌鹑】唱出：“我这里无语持觞仔细看，早子见花一朵上腮间。一会价软咍咍柳绵花欹，软咍咍柳绵花欹，困腾腾莺娇燕懒。”再是由贵妃的【南扑灯蛾】唱出：“态恹恹轻云软四肢，影濛濛空花乱双眼。娇怯怯柳腰扶难起，困沉沉强抬娇腕。软设设金莲倒褪，乱松松香肩鬓云鬟。美甘甘思寻凤枕，步迟迟，倩宫娥搀入绣帏间。”叠字复词，曲尽其态，亦极写帝妃间“逞侈心而穷人欲”。于以下之“惊变”，既作铺垫，又成对比。

贵妃刚“下台”，便有鼓声突起，“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杨国忠“登台”，报告“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在此处只在三言两语中便交代过去了。一个世纪后，曾协助林则徐禁烟抗英的戏曲家梁廷枏对洪升的这种写法不理解，他说：“《长生殿》《惊变》折，于深宫欢燕之时，突作国忠直入，草草数语，便尔启行，事虽急遽，断不至是。”（《藤花亭曲话》）其实，梁廷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舞台上之详略，与世事之轻重缓急并无直接关系。《长生殿》着重在写李、杨之情缘，世事变故只是背景而已。洪升能以寥寥数语即交代了剧情之大转折，正显示了他“举重若轻”的大手笔。此处亦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虚实相生”，中国戏曲“时空自由”的特色。

此后唐玄宗一曲【北上小楼】，尽现其惊惶失措，说明他晚年在政事上的无能。又一曲【南扑灯蛾】唱出了臣民逃散、乾坤翻覆的战乱惨象。其末云：“当不得萧萧飒飒西风送晚，黯黯的，一轮落日冷长安。”这时的秋景，与开首时的“天淡云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洪升友人吴舒凫在《长生殿》的眉批中说：“从前宴赏，无非华筵丽景；此折花园小宴，后曲所叙，皆一派萧疏秋色。‘密誓’已动忧端，‘惊变’动于哀飒矣。”其言深中肯綮。（叶长海）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二十五出 埋 玉

（末扮陈元礼引军士上）

【南吕过曲金钱花】拥旄仗钺前驱，前驱。羽林拥卫銮舆，銮舆。匆

匆避贼就征途。人跋涉，路崎岖。知何日，到成都？

下官右龙武将军陈元礼是也。因禄山造反，破了潼关，圣上避兵幸蜀，命俺统领禁军扈驾。行了一程，早到马嵬驿了①。(内鼓噪介)(末)众军为何呐喊？(内)禄山造反，圣驾播迁，都是杨国忠弄权，激成变乱。若不斩此贼臣，我等死不扈驾。(末)众军不必鼓噪，暂且安营。待我奏过圣上，自有定夺。(内应介)(末引军重唱"人跋涉"四句下)(生同旦骑马引老旦、贴、丑行上)

【中吕过曲粉孩儿】匆匆的弃宫闱珠泪洒，叹清清冷冷半张銮驾，望成都直在天一涯。渐行来渐远京华，五六搭剩水残山，两三间空舍崩瓦。

(丑)来此已是马嵬驿了，请万岁爷暂住銮驾。(生、旦下马)(作进坐介)(生)寡人不道，误宠逆臣，致此播迁，悔之无及！妃子，只是累你劳顿，如之奈何！(旦)臣妾自应随驾，焉敢辞劳。只愿早早破贼，大驾还都便好。(内又喊介)杨国忠专权误国，今又交通吐蕃，我等誓不与此贼俱生。要杀杨国忠的，快随我等前去！(杂扮四军提刀赶副净上)(绕场奔介)(军作杀副净)(呐喊下)(生惊介)高力士，外面为何喧嚷？快宣陈元礼进来。(丑)领旨。(宣介)(末上见介)臣陈元礼见驾。(生)众军为何呐喊？(末)臣启陛下：杨国忠专权召乱，又与吐蕃私通，激怒六军，竟将国忠杀死了。(生作惊介)呀，有这等事！(旦作背掩泪介)(生沉吟介)这也罢了，传旨起驾。(末出传旨介)圣旨道来，赦汝等擅杀之罪。作速起行。(内又喊介)国忠虽诛，贵妃尚在。不杀贵妃，誓不扈驾。(末见生介)众军道国忠虽诛，贵妃尚在，不肯起行。望陛下割恩正法。(生作大惊介)哎呀，这话如何说起！(旦慌牵生衣介)(生)将军，

【红芍药】国忠纵有罪当加，现如今已被劫杀。妃子在深宫自随驾，有何干六军疑讶？(末)圣谕极明，只是军心已变，如之奈何！(生)卿家，作速晓谕他，恁狂言没些高下。(内又喊介)(末)陛下呵，听军中恁地喧哗，教微臣怎生弹压！

(旦哭介)陛下呵，

【耍孩儿】事出非常堪惊诧。已痛兄遭戮，奈臣妾又受波查②。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折罚。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

(生)妃子且自消停。(内又喊介)不杀贵妃，死不扈驾。(末)臣启陛下：贵妃虽则无罪，国忠实其亲兄，今在陛下左右，军心不安。若军心安，则陛下安矣。愿乞三思。(生沉吟介)

【会河阳】无语沉吟，意如乱麻。(旦牵生衣哭介)痛生生怎地舍宫

家③！(合)可怜一对鸳鸯，风吹浪打，直恁的遭强霸。(内又喊介)(旦哭介)众军逼得我心惊唬，(生作呆想)(忽抱旦哭介)贵妃好教我难禁架！(众军呐喊上)(绕场、围驿下)

(丑)万岁爷，外厢军士已把驿亭围了。若再迟延，恐有他变，怎么处？(生)陈元礼，你快去安抚三军，朕自有道理！(末)领旨。(下)(生、旦抱哭介)

【缕缕金】(旦)魂飞颤，泪交加。(生)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④。(合哭介)难道把恩和义，霎时抛下？(旦跪介)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哭倒生怀介)

(生)妃子说那里话！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

【摧破地锦花】任谯哗，我一谜按聋哑，总是朕差。现放着一朵娇花，怎忍见风雨摧残，断送天涯？若是再禁加，拚代你隕黄沙。

(旦)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⑤。(丑作掩泪跪介)娘娘既慷慨捐生，望万岁爷以社稷为重，勉强割恩罢。(内又喊介)(生顿足哭介)罢罢！妃子既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高力士，只得但、但凭娘娘罢！(作哽咽掩面哭下)(旦朝上拜介)万岁！(作哭倒介)(丑向内介)众军听着，万岁爷已有旨，赐杨娘娘自尽了。(众内呼介)万岁，万岁，万万岁！(丑扶旦起介)娘娘，请到后边去。(扶旦行介)(旦哭介)

【哭相思】百年离别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转作到介)

(丑)这里有座佛堂在此。(旦作进介)且住，待我礼拜佛爷。(拜介)佛爷，佛爷！念杨玉环呵，

【越恁好】罪孽深重，罪孽深重，望我佛度脱咱。(丑拜介)愿娘娘好处生天。(旦起哭介)(丑跪哭介)娘娘，有甚话儿，分付奴婢几句。(旦)高力士，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再为我转奏圣上，今后休要念我了。(丑哭应介)奴婢晓得。(旦)高力士，我还有一言。(作除钗、出盒介)这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是圣上定情所赐。你可将来与我殉葬，万万不可遗忘。(丑接钗盒介)奴婢晓得。(旦哭介)断肠痛杀，说不尽恨如麻。(末领军拥上)杨妃既奉旨赐死，何得停留，稽迟圣驾。(军呐喊介)(丑向前拦介)众军士不得近前，杨娘娘即刻归天了。(旦)唉，陈元礼，陈元礼，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军又喊介)(丑)不好了，军士每拥进来了。(旦看介)唉，罢、罢，这一株梨树，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作腰



间解出白练)(拜介)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从今再不得相见了。(丑泣介)(旦作哭缢介)我那圣上呵,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做缢死下)

(末)杨妃已死,众军速退。(众应同下)(丑哭介)我那娘娘呵!(下)(生上)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丑持白练上,见生介)启万岁爷,杨娘娘归天了。(生作呆不应介)(丑又启介)杨娘娘归天了,自缢的白练在此。(生看大哭介)哎哟,妃子,妃子,兀的不痛杀寡人也!(倒介)(丑扶介)(生哭介)

【红绣鞋】当年貌比桃花,桃花。(丑)今朝命绝梨花,梨花。(出钗盒介)这金钗、钿盒,是娘娘分付殉葬的。(生看钗盒哭介)这钗和盒,是祸根芽。长生殿,恁欢洽。马嵬驿,恁收煞!

(丑)仓卒之间,怎生整备棺椁?(生)也罢,权将锦褥包裹。须要埋好记明,以待日后改葬。这钗盒就系娘娘衣上罢。(丑)领旨。(下)(生哭介)

【尾声】温香艳玉须臾化,今世今生怎见他!(末上跪介)请陛下起驾。(生顿足恨介)咳,我便不去西川也值甚么!(内呐喊掌号)(众军上)(丑暗上引生上马行介)

【仙吕入双调过曲朝元令】(合)长空雾黏,旌旆寒风飐。长征路淹,队仗黄尘染。谁料君臣,共尝危险。恨贼寇横兴逆焰,烽火相兼,何时得将豺虎歼?遥望蜀山尖,回将凤阙瞻⑥。浮云数点,咫尺把长安遮掩,长安遮掩。

翠华西拂蜀云飞⑦(章碣),天地尘昏九鼎危(吴融)。
蝉鬓不随銮驾去(高骈),空惊鸳鹭忽相随(钱起)。

〔注〕①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相传晋人马嵬于此筑城,故名。②波查:折磨。③官家:指唐玄宗。④莫愁:一为石城(今湖北钟祥)女子,《乐府诗集》收古乐府《莫愁乐》,其辞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一为洛阳女子,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此处化用唐李商隐《马嵬》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诗意。⑤宗社:宗庙与社稷,是国家的象征。⑥凤阙:汉代宫阙名。《史记·孝武本纪》:"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北有圆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皇,故曰凤阙。"后多代指皇宫。⑦翠华:帝王仪仗中所用装饰翠鸟羽毛的旗帜。⑧九鼎:相传夏代大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下传商、周,为镇国之宝。后多以之代指国家。

《长生殿》所描述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其历史背景是安史之乱。有的封建史家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贵妃的"女祸"。如《新唐书》有云:"呜呼,女

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但洪升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当时之"乐极哀来",乃是统治集团"逞侈心而穷人欲"之故。因而该剧中削尽"史家秽语",对于各种杂记,"若一涉秽迹","绝不阑入"。作者抱定一个宗旨:"专写钗合情缘。"(见《长生殿》之自序及例言)。

剧本以许多专场浓墨谱写李、杨之间的"情缘",直至《埋玉》出中的杨贵妃之死。这继承了白居易《长恨歌》的精神。《长恨歌》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写出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并不多加议论,写到杨妃之死,不免有几分怜惜。

元代白朴对李、杨故事似乎情有独钟,曾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唐明皇游月宫》两种杂剧,现存的《梧桐雨》堪称元杂剧中的佳构。杨贵妃之死是这部杂剧的核心事件。杂剧中有一段唐玄宗的唱:"【搅筝琶】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教妃子受刑罚?他见请受着皇后中宫,兼踏着寡人御榻。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这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庇护之词,实则也隐含着作者的同情。杂剧中杨妃死前与玄宗有一小段对话:"(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陈玄礼云)愿陛下早割恩正法。(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这里写出了杨贵妃对生命的留恋以及唐玄宗在事变中的无能。

《长生殿》的《埋玉》则把这瞬间的故事敷演成一出精彩的戏。先是唐玄宗亦有一段【红芍药】曲为贵妃辩护,这段唱与《梧桐雨》中的【搅筝琶】略似,如云:"国忠纵有罪当加,现如今已被劫杀。妃子在深宫自随驾,有何干六军疑讶?"而描写杨贵妃临死前的表现,则比《梧桐雨》大为感人。此时杨玉环已不是哀求玄宗"救妾身一救",而是希望玄宗"急切抛奴罢",以挽救局面。但她又有深情的表现,说是"只一句伤心话"。是一句什么话呢?她"牵生衣哭"云:"痛生生怎地舍官家!"但她主动提出"望赐自尽,以定军心",并劝慰玄宗说:"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又吩咐高力士说:"高力士,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再为我转奏圣上,今后休要念我了。"此时的唐玄宗也不是只能说"寡人自不能保"、"寡人怎生是好"之类令人失望的话,而是说出了饱含深情的肺腑之言:"妃子说那里话!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甚至说,若是哗变的军人再闹下去,"拚代你殒黄沙"。

《埋玉》中把李、杨之间的情意渲染得很有深致,极具生死不渝的意味,令读者为之感叹。作者笔下的杨贵妃,尤其令人同情。作者把乱国之咎归之于

杨国忠、安禄山之流，而杨贵妃临死所留下的形象，却是美好的。

昆曲演唱此一出，显得起伏跌宕，缠绵悱恻。唐玄宗虽然是冠生扮演，却要带有老生情状，使剧情染上一层苍凉悲壮的色彩。近年上海昆剧团由李紫贵导演此出，非常成功。最后杨玉环托着长绫向舞台深处走去，舞台渐暗，只留一束追光投射在白绫上，反射出惨白的寒光，而后全场暗。忽而，一条长长的白绫"从天而降"，斜挂在舞台上，令人顿觉惊悸，全场一片惨烈之感。

（叶长海）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二十八出 骂 贼

（外扮雷海青抱琵琶上）武将文官总旧僚，恨他反面事新朝。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工命一条。自家雷海青是也。蒙天宝皇帝隆恩，在梨园部内做一个供奉。不料禄山作乱，破了长安，皇帝驾幸西川去了。那满朝文武，平日里高官厚禄，荫子封妻，享荣华，受富贵，那一件不是朝廷恩典！如今却一个个贪生怕死，背义忘恩，争去投降不迭。只图安乐一时，那顾骂名千古。唉，岂不可羞，岂不可恨！我雷海青虽是一个乐工，那些没廉耻的勾当，委实做不出来。今日禄山与这一班逆党，大宴凝碧池头①，传集梨园奏乐。俺不免乘此，到那厮跟前痛骂一场，出了这口愤气。便粉骨碎身，也说不得了。且抱着琵琶，去走一遭也呵！

【北仙吕村里迓鼓】虽则俺乐工卑滥，砉砉愚暗②。也不曾读书献策，登科及第，向鹓班高站③。只这血性中，胸脯内，倒有些忠肝义胆。今日个睹了丧亡，遭了危难，值了变惨。不由人痛切齿，声吞恨衔。

【元和令】恨子恨泼腥膻莽将龙座涂，癞蝦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纵将他寝皮食肉也恨难剜。谁想那一班儿没掂三④，歹心肠，贼狗男。

【上马娇】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惭？

【胜葫芦】眼见的去做忠臣没个敢，雷海青呵，若不把一肩担，可不枉了戴发含牙人是俺。但得纲常无缺，须眉无愧，便九死也心甘。(下)(净引二军士上)

【南中吕引子绕红楼】抢占山河号大燕，袍染赭冠戴冲天⑤。凝碧清秋，梨园小部，歌舞列琼筵。

孤家安禄山。自从范阳起兵，所向无敌。长驱西入，直抵长安。唐家皇帝，逃入蜀中去了，锦绣江山归吾掌握，(笑介)好不快活。今日聚集百官，在凝碧池上做个太平筵宴，洒乐一回。内侍每，众官可曾齐到？(杂)都在外殿伺候。(净)宣过来。(军)领旨。(宣介)主上宣百官进见。(四伪官上)今日新天子，当时旧宰臣。同为识时者，不是负恩人。(见介)臣等朝见。愿主上万岁，万万岁！(净)众卿平身。孤家今日政务稍闲，特设宴在凝碧池上，与卿等共乐太平。(四伪官)万岁！(军)筵宴完备，请主上升宴。(内奏乐)(四伪官跪送酒介)

【中吕过曲尾犯序】(净)龙戏碧池边，正五色云开，秋气澄鲜。紫殿逍遥，暂停吾玉鞭。开宴，走绯衣鸾刀细割⑥，擎锦袖犀盘满献。(四伪官献酒再拜介)瑶池下，熊罴鹓鹭拜送酒如泉。

(净)内侍每，传旨唤梨园子弟奏乐。(军)领旨。(向内介)主上有旨，着梨园子弟奏乐⑦。(内应，奏乐介)(军送净酒介)(合)

【前腔换头】当筵，众乐奏钧天⑧。旧日霓裳，重按歌遍。半入云中，半吹落风前。稀见，除却了清虚洞府，只有那沉香亭院。今日个，仙音法曲不数大唐年。

(净)奏得好。(四伪官)臣想天宝皇帝，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教成此曲，今日却留与主上受用。真乃齐天之福也。(净笑介)众卿言之有理。再上酒来。(军送酒介)(外在内泣唱介)

【前腔】幽州鼙鼓喧，万户蓬蒿，四野烽烟。叶堕空宫，忽惊闻歌弦，奇变。真个是天翻地覆，真个是人愁鬼怨。(大哭介)我那天宝皇帝呵，金銮上，百官拜舞何日再朝天？

(净)呀，什么人啼哭？好奇怪！(军)是乐工雷海青。(净)拿上来。(军拉外上)(见介)(净)雷海青，孤家在此饮太平筵宴，你敢擅自啼哭，好生可恶！(外骂介)唉，安禄山，你本是失机边将，罪应斩首。幸蒙圣恩不杀，拜将封王。你不思报效朝廷，反敢称兵作乱，秽污神京，逼迁圣驾。这罪恶贯盈，指日天兵到来诛戮，还说什么太平筵宴！(净大怒介)唉，有这等事。孤家入登大位，臣下无不顺从。量你这一个乐工，怎敢如此无礼！军士看刀伺候。(二军作应)(拔刀介)(外一面指净骂介)

【扑灯蛾】怪伊忒负恩，兽心假人面，怒发上冲冠。我虽是伶工微贱也，不似他朝臣靦觍。安禄山，你窃神器上逆皇天⑨，少不得顷刻间尸横血溅。(将琵琶掷净介)我掷琵琶，将贼臣碎首报开元⑩。(军夺琵琶介)

(净)快把这厮拿去砍了。(军应)(拿外砍下)(净)好恼，好恼！(四伪官)主上息怒。无知乐工，何足介意。(净)孤家心上不快，众卿且退。(四伪官)领旨。臣等恭送主上回宫。(跪送介)(净)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怒下)(四伪官起介)杀得好，杀得好！一个乐工，思量做起忠臣来，难道我每吃太平宴的，倒差了不成！

【尾声】大家都是花花面，一个忠臣值甚钱。(笑介)雷海青，雷海青，毕竟你未戴乌纱识见浅！

三秦流血已成川⑪(罗隐)，为虏为王事偶然(李山甫)。

世上何人怜苦节(陆希声)，直须行乐不言旋(薛 稷)。

〔注〕 ①凝碧池：唐禁苑中池名。唐王维《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记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于此张乐设宴之事。 ②硬(kēng)硬：固执浅薄。这里是雷海青的谦词。 ③鹓班：百官上朝时按一定次序排成的行列。鹓，鹓雏，凤的一种。 ④没掂三：没脑筋。 ⑤赭袍：此指皇帝所穿的黄袍。冲天冠：此指皇帝所戴的冕。 ⑥绯衣：古时朝中官员的红色品服。鸾刀：祭祀时用的割牲畜的刀，刀环有铃。《诗经·小雅·信南山》："执其鸾刀，以启其毛，以取血膋。"孔颖达疏："鸾即铃也，谓刀环有铃，其声中节。" ⑦梨园：唐玄宗时供奉内廷的歌舞艺人的练习之地，在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光化门(或谓芳林门)外禁苑中。 ⑧钧天：指钧天广乐，天上的音乐。钧天，天之中央。《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天帝)之所居。" ⑨神器：帝位。 ⑩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这段时间是唐代可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的盛世，史称"开元之治"。 ⑪三秦：秦亡后，西楚霸王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封章邯为雍王，封司马欣为塞王，封董翳为翟王，分领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陕西咸阳以东地区、陕西北部地区，合称三秦。后常以"三秦"指关中一带。

此出写安禄山攻占长安后，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在洛阳凝碧池上大宴群臣。一班伪官对安禄山大拍马屁，唯乐工雷海青大哭天宝皇帝，大骂安禄山，用琵琶怒掷安禄山，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正气歌。

此出取材于唐代郑处诲《明皇实录》中的一则记载："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子弟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

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贼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向西恸哭。逆党乃缚海青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这段记载非常感人，但自唐代以降，在描写李、杨爱情故事的诗歌、小说、戏剧中很少采用这一素材，唯明代传奇《惊鸿记》和《彩毫记》中曾出现过雷海青的形象，但均显得苍白无力，很不成功。就以《彩毫记》中《海青死节》这一出来说，作者将大半篇幅用来描写安禄山的原配夫人醋意大发，大闹凝碧池宴会，而雷海青则成了一个陪衬。在整出戏中，雷海青没有一段唱词，只有一个动作：“末将琵琶撞净面而落齿声”；一句台词：“你这臊羯狗，唐天子有甚亏负你？你敢造反僭位！我为大唐供应，岂服侍你这臊羯狗！”与《长生殿》中雷海青的丰满形象，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洪升写《骂贼》一出，成功的原因何在呢？首先，《骂贼》一出，全为雷海青一人而设。雷海青是绝对主角，安禄山在这里只是反衬。安禄山夺了两京，僭位称帝，正是得意洋洋，人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的时候，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乐工竟敢当庭痛哭唐皇，当众数落他的罪状，当面骂他个狗血喷头，并将琵琶怒掷过来，要他的性命。雷海青这一行动不仅搅乱了安禄山的太平宴席，也是对安禄山的嚣张气焰予以有力的打击，令其最后悻悻然道：“孤家心上不快，众卿且退。”只得灰溜溜地下场。这就更突出了雷海青坚贞不屈、正气凛然、铁骨铮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并且在这出戏中，四伪官的陪衬，也是洪升的一大创造，对雷海青的性格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伪官的上场诗是：“今日新天子，当时旧宰臣。同为识时者，不是负恩人。”用“识时务”来为他们的变节行为开脱；而当安禄山迫胁梨园弟子演奏《霓裳》旧曲时，他们肉麻地奉承，说什么：“臣想天宝皇帝，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教成此曲，今日却留与主上受用。真乃齐天之福也。”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当安禄山命军士杀死雷海青时，这批伪官竟拍手称快：“杀得好，杀得好！一个乐工，思量起做忠臣来，难道我每吃太平宴的，倒差了不成！”真是恬不知耻之极。作者就是通过雷海青与伪官们的思想行为的强烈对比，将雷海青的形象烘托得更高大更光辉。

其二，作者对雷海青的内心世界作了极为细致的刻画。《骂贼》中雷海青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一时的冲动，决不是匹夫之勇。当他被迫参加安禄山的“太平宴”时，早已作了捐躯的准备：“俺不免乘此，到那厮跟前痛骂一场，出了这口愤气。便粉身碎骨，也说不得了。”这就是说，他明知痛骂的结果，一定是“粉身碎骨”，但为了出这口“愤气”也就奋不顾身了。那么，雷海青的“愤气”是什么呢？一是痛恨安禄山兴兵作乱，秽污神京，逼迁圣驾。安禄山这种滔天大罪是决不可饶恕的：“纵将他寝皮食肉也恨难剿。”二是痛恨那班降官“一个个贪生怕死，背义忘恩，争去投降不迭”，他们“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

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雷海青面对这种“没廉耻的勾当”不屑一顾，痛恨之极。骂他们是“歹心肠，贼狗男”！雷海青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乐工，身份卑贱，地位低下，“也不曾读书献策，登科及第，向鹓班高站”，可他有一腔正气，“只这血性中，胸脯内，倒有些忠肝义胆”。在这没人敢做忠臣的时刻，他要独自肩负起“忠臣”的重任，为那些没廉耻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做“忠臣”的榜样。他在那支【胜葫芦】曲中深情地唱道：“若不把一肩担，可不枉了戴发含牙人是俺。”“戴发含牙”这里是强调“人”这个庄严的字眼，也就是说，雷海青把面对叛逆，面对淫威，敢不敢做忠臣，敢不敢坚持气节，提高到是人还是禽兽的高度来对待。因此，他能从容不迫、视死如归，“但得纲常无缺，须眉无愧，便九死也心甘”！正因为作者对雷海青的内心世界作了如此深刻细致的描述，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雷海青不是一个“忠孝”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第三，作者在这出戏中，对安禄山挑起民族矛盾涂炭生灵十分痛恨，充分流露出他的民族感情，而这种感情，极易引起广大深受清统治者压迫而怀有民族义愤的观众、读者的共鸣。“今日个睹了丧亡，遭了危难，值了变惨。不由人痛切齿，声吞恨衔”，这几句唱词，会令他们觉得唱的不仅是唐代，也是他们自己所身处的时代。洪升生活在由明入清，朝代更替，社会剧变的时期，在《长生殿》一剧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他的兴亡之感、家国之恨，而通过雷海青这个人物的塑造，他也让自己的这种隐秘的感情得到了充分的宣泄。

（唐葆祥）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三十八出 弹 词

（末白须旧衣帽抱琵琶上）一从鞭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老汉李龟年，昔为内苑伶工，供奉梨园，蒙万岁爷十分恩宠。自从朝元阁教演《霓裳》①，曲成奏上，龙颜大悦。与贵妃娘娘，各赐缠头，不下数万。谁想禄山造反，破了长安，圣驾西巡，万民逃窜。俺每梨园部中，也都七零八落，各自奔逃。老汉来到江南地方，盘缠都使尽了。只得抱着这面琵琶，唱个曲儿餬口。今日乃青溪鹫峰寺大

会②，游人甚多，不免到彼卖唱。(叹科)哎，想起当日天上清歌，今日沿门鼓板，好不颓气人也。(行科)

【南吕一枝花】不堤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岐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③，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④。

【梁州第七】想当日奏清歌趋承金殿，度新声供应瑶阶，说不尽九重天上恩如海。幸温泉骊山雪霁⑤，泛仙舟兴庆莲开。玩婵娟华清宫殿⑥，赏芳菲花萼楼台⑦。正担承雨露深泽，暮遭逢天地奇灾。剑门关尘蒙了凤辇鸾舆⑧，马嵬坡血污了天姿国色，江南路哭杀了瘦骨穷骸。可哀落魄，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有谁人喝声采？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衰。(虚下)

(小生巾服上)花动游人眼，春伤故国心。《霓裳》人去后，无复有知音。小生李龟年⑨，向在西京留滞，乱后方回。自从宫墙之外，偷按《霓裳》数叠，未能得其全谱。昨闻有一老者，抱着琵琶卖唱。人人都说手法不同，像个梨园旧人。今日鹫峰寺大会，想他必在那里，不免前去寻访一番。一路行来，你看游人好不盛也。(外巾服、副净衣帽、净长帽帕子包首扮山西客携丑扮妓上)(外)闲步寻芳惜好春，(副净)且看胜会逐游人。(净)大姐，咱和你：及时行乐休空过。(丑)客官：好听琵琶一曲新。(小生向副净科)老兄请了。动问这位大姐，说甚么"琵琶一曲新"？(副净)老兄不知，这里新到一个老者，弹得一手好琵琶。今日在鹫峰寺赶会，因此大家同去一听。(小生)小生正要去寻他，同行何如？(众)如此极好。(同行科)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已到鹫峰寺了。就此进去。(同进科)(副净)那边一个圈子，四围板凳，想必是波。我每一齐捱进去，坐下听者。(众作坐科)(末上见科)列位请了，想都是听曲的。请坐了，待在下唱来请教波。(众)正要领教。(末弹琵琶唱科)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⑩。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外)天宝遗事，好题目波。(净)大姐，他唱的是甚么曲儿，可就是咱家的西调么？(丑)也差不多儿。(小生)老丈，天宝年间遗事，一时那里唱得尽者。请先把杨贵妃娘娘当时怎生进宫，唱来听波。(末弹唱科)

【二转】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访丽色把蛾眉选刷。有佳人生长在弘农杨氏家，深闺内端的玉无瑕。那君王一见了欢无那，把钿盒

金钗亲纳，评跋做昭阳第一花[11]。

(丑)那贵妃娘娘，怎生模样波？(净)可有咱家大姐这样标致么？(副净)且听唱出来者。(末弹唱科)

【三转】那娘娘生得来仙姿佚貌，说不尽幽闲窈窕，真个是花输双颊柳输腰。比昭君增妍丽，较西子倍风标，似观音飞来海峤，恍嫦娥偷离碧霄。更春情韵饶，春酣态娇，春眠梦悄。总有好丹青，那百样娉婷难画描。

(副净笑科)听这老翁说的杨娘娘标致，恁般活现，倒像是亲眼见的，敢则谎也。(净)只要唱得好听，管他谎不谎。那时皇帝怎么样看待他来？快唱下去者。(末弹唱科)

【四转】那君王看承得似明珠没两，镇日里高擎在掌，赛过那汉宫飞燕倚新妆。可正是玉楼中巢翡翠，金殿上锁着鸳鸯，宵偎昼傍。直弄得个伶俐的官家，颠不刺懵不刺撒不下心儿上，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百支支写不了风流帐[12]。行厮并，坐厮当。双，赤紧的倚了御床，博得个月夜花朝同受享。

(净倒科)哎呀，好快活，听的咱似雪狮子向火哩。(丑扶科)怎么说？(净)化了。(众笑科)(小生)当日宫中有《霓裳羽衣》一曲，闻说出自御制，又说是贵妃娘娘所作。老丈可知其详？请唱与小生听咱。(末弹唱科)

【五转】当日呵，那娘娘在荷庭把宫商细按，谱新声将《霓裳》调翻，昼长时亲自教双鬟。舒素手拍香檀，一字字都吐自朱唇皓齿间。恰便似一串骊珠声和韵闲，恰便似莺与燕弄关关，恰便似鸣泉花底流溪涧，恰便似明月下泠泠清梵[13]，恰便似缑岭上鹤唳高寒[14]，恰便似步虚仙佩夜珊珊[15]。传集了梨园部教坊班，向翠盘中高簇拥着个娘娘，引得那君王带笑看。

(小生)一派仙音，宛然在耳，好形容波。(外叹科)哎，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起来令人痛心也！(小生)老丈，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若使姚、宋犹存，那见得有此。(外)这也说的是波。(末)嗨，若说起渔阳兵起一事，真是天翻地覆，惨目伤心。列位不嫌絮烦，待老汉再慢慢弹唱出来者。(众)愿闻。(末弹唱科)

【六转】恰正好呕呕哑哑《霓裳》歌舞，不堤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划地里出出律律纷纷攘攘奏边书，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早则是喧喧嗷嗷，惊惊遽遽，仓仓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銮舆后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恶恶狠狠的语，闹

闹炒炒轰轰剥剥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霎时间画就了这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

(外、副净同叹科)(小生泪科)哎，天生丽质，遭此惨毒。真可怜也！(净笑科)这是说唱，老兄怎么认真掉下泪来！(丑)那贵妃娘娘死后，葬在何处？(末弹唱科)

【七转】破不剌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半棵树是薄命碑碣，一抔土是断肠墓穴。再无人过荒凉野，葬天涯谁吊梨花谢！可怜那抱幽怨的孤魂，只伴着呜咽咽的望帝悲声啼夜月[16]。

(外)长安兵火之后，不知光景如何？(末)哎呀，列位，好端端一座锦绣长安，自被禄山破陷，光景十分不堪了。听我再弹波。(弹唱科)

【八转】自銮舆西巡蜀道，长安内兵戈肆扰。千官无复紫宸朝[17]，把繁华顿消，顿消。六宫中朱户挂蟏蛸[18]，御榻傍白日狐狸啸。叫鸱鸮也么哥，长蓬蒿也么哥，野鹿儿乱跑，苑柳宫花一半儿凋。有谁人去扫，去扫！玳瑁空梁燕泥儿抛，只留得缺月黄昏照。叹萧条也么哥，染腥臊也么哥！染腥臊，玉砌空堆马粪高。

(净)呸，听了半日，饿得慌了。大姐，咱和你喝烧刀子，吃蒜包儿去。(做腰边解钱与末)(同丑诨下)(外)天色将晚，我每也去罢。(送银科)酒资在此。(末)多谢了。(外)无端唱出兴亡恨，(副净)引得傍人也泪流。(同外下)(小生)老丈，我听你这琵琶，非同凡手。得自何人传授？乞道其详。

【九转】(末)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重提起心伤泪滴。(小生)这等说起来，定是梨园部内人了。(末)我也曾在梨园籍上姓名题，亲向那沉香亭花里去承值，华清宫宴上去追随。(小生)莫不是贺老？(末)俺不是贺家的怀智[19]。(小生)敢是黄旛绰[20]？(末)黄旛绰同咱皆老辈。(小生)这等想必是雷海青？(末)我虽是弄琵琶却不姓雷。他呵，骂逆贼久已身死名垂。(小生)这等，想必是马仙期了[21]。(末)我也不是擅场方响马仙期，那些旧相识都休话起。(小生)因何来到这里？(末)我只为家亡国破兵戈沸，因此上孤身流落在江南地。(小生)毕竟老丈是谁波？(末)您官人絮叨叨苦问俺为谁，则俺老伶工名唤做龟年身姓李。

(小生揖科)呀，原来却是李教师。失瞻了。(末)官人尊姓大名，为何知道老汉？(小生)小生姓李，名謩。(末)莫不是吹铁笛的李官人么？(小生)然也。(末)幸会，幸会。(揖科)(小生)请问老丈，那《霓裳》全谱可还记得波？(末)也还记得，官人为何问他？(小生)不瞒老丈说，小生性好音律，向客西京。老丈在朝元阁演习《霓裳》之时，小生曾傍着宫墙，细细

窃听，已将铁笛偷写数段。只是未得全谱，各处访求，无有知者。今日幸遇老丈，不识肯赐教否？（末）既遇知音，何惜末技。（小生）如此多感，请问尊寓何处？（末）穷途流落，尚乏居停。（小生）屈到舍下暂住，细细请教何如？（末）如此甚好。

【煞尾】俺一似惊乌绕树向空枝外，谁承望做旧燕寻巢入画栋来。今日个知音喜遇知音在，这相逢异哉！恁相投快哉！李官人呵，待我慢慢的传与你这一曲《霓裳》播千载。

（末）桃蹊柳陌好经过（张 籍），（小生）聊复回车访薛萝（白居易）。

（末）今日知音一留听（刘禹锡），（小生）江南无处不闻歌（顾 况）。

〔注〕 ①霓裳：即法曲《霓裳羽衣曲》，唐宫廷乐舞，传为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后经唐玄宗润色，并撰歌辞，遂改此名。 ②青溪：三国吴在建业城东南所凿东渠，发源于南京钟山西南，入秦淮河，曲折达十余里，以水木清华著称。鹫峰寺：在南京钞库街南青溪旁，建于明天顺五年（1461），不应出现于唐代，但戏曲艺术中常有此类后代事物出现于前代之事。 ③高渐离：战国燕人，以屠狗为业，善击筑，与荆轲为友。荆轲受燕太子丹之聘往刺秦王政，于易水边饯行时，他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事败，他变姓名为佣。后被人认出，秦始皇招其入宫，熏瞎其目，使之击筑。他置铅于筑中，觅机击秦皇，未中被杀。 ④伍子胥：春秋楚人，父兄被诬遇害，他遂投奔吴国，发誓覆楚报仇。得吴王阖闾信任，破楚都郢，发楚平王墓鞭其尸，终得报仇。后渐被疏远，谏莫为越王所惑而得罪阖闾，被赐死。吹箫：伍子胥逃到吴国后，起初曾在吴市吹箫乞食。 ⑤骊山：秦岭支峰，因山似骊马之纯青色而得名，或谓因古骊戎居此而得名。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南，西北麓为唐华清宫和温泉华清池。 ⑥华清宫：唐宫殿名，参见注⑤。 ⑦花萼楼台：即花萼楼，唐玄宗于兴庆宫西南所筑花萼相辉之楼的简称，为宫中的游乐之地。 ⑧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东北，因大剑山、小剑山奇峰相连，下隘如门，故称，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 ⑨李謨：唐长安人，元开时供奉内廷。为唐代的著名笛师，时称天下第一。曾为歌手永新伴奏，曲终笛裂，人叹妙极。 ⑩大古里：总是。 ⑪昭阳：汉代宫殿名，后妃所居。 ⑫百支支：形容话多。 ⑬清梵：清亮的梵呗声。梵呗，僧人唱经。 ⑭缑（gōu）岭：即缑氏山，在今河南偃师。据旧题汉刘向《列仙传》记载，周灵王太子晋（即王子乔）在此乘鹤成仙。 ⑮步虚：仙人漫步于天空。旧题汉班固《汉武帝内传》："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 ⑯望帝：即古蜀国国君杜宇，传说死后其魂化为杜鹃，哀鸣不已。 ⑰紫宸：指皇宫。 ⑱蟏蛸（xiāo shāo）：蜘蛛的一种，肢长。俗称蟢子。 ⑲怀智：贺怀智，唐代著名的乐工。 ⑳黄旛绰：与注㉑中的马仙期都是唐时著名的宫廷艺人。 ㉑马仙期：见注⑳。

此出写梨园供奉李龟年，因安史之乱，流落江南，以弹词糊口，在金陵鹫峰寺庙会上，遇到铁笛李謨。李曾在宫墙外偷听过《霓裳羽衣曲》，因而点唱

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故事。当李龟年叙述完李、杨爱情故事后，李謩十分感动，并得知说书人即李龟年后，愿向他请教《霓裳羽衣曲》。两人遂成为知音。

此出戏从情节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杨贵妃从进宫到马嵬坡自缢的情节在前面已经细致地演绎过了，这里最多是补充交代一下李龟年的下落，而李龟年在剧中并不是主要角色。可作者却呕心沥血地用最浓重的笔墨色彩来谱写这出戏，使之成为全剧中一个亮点，一段华彩乐章。究其用意有二：一是借李龟年之口来总结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二是借李龟年之口来抒发作者自己的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对于前者，洪升的好友徐灵昭在眉批中说："写欢情处美刺互见，可想见狐媚善惑，直是吐雅含讽。"已经点明了这层意思。作者在剧中用大量笔墨铺叙、描写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眷宠，表现了他的缠绵缱绻的柔情蜜意，但也毫不隐讳地批评李隆基是"弛了朝纲，占了情场"，"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而且还通过李謩之口更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李隆基："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这就表明了作者在歌颂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也指出了正是李隆基自己造成了这场爱情的悲剧，以此来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

至于作者借此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更是这出《弹词》的题旨所在。李龟年一上场就念道："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洪升的好友吴舒凫眉批曰："白头宫女闲说遗事，不如伶工犹能弦而歌之，感人益深。"道出了洪升这出戏虽然借鉴了唐元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的意境，但主人公由禁闭深宫的宫女换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伶工，"闲话"变成"弦而歌之"，这不仅扩大了"说兴亡"的容量，而且使静态变成动态，感染力更强。据史载李龟年流落地是潭州（今湖南长沙），洪升把它易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南京一度是明朝的首都，后改为陪都。北京沦陷后，福王曾在这里建立过南京弘光政权，被明朝遗老看作故国象征的明孝陵也在南京。因此，把《弹词》的地点安排在南京，"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衰"，更能激起人们的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恨。洪升出生于明清交替之际，他虽不是明朝的旧臣，但他的亲属和师友中，不乏明朝遗老故臣，而且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南方的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一切不能不对洪升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尤其是清廷采取的民族高压政策，更能激发起像洪升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和反抗心理。所以，这种兴亡之感、故国之思实际上是当时人们表达民族意识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洪升的这种民族意识在《骂贼》中，借雷海青之口，表现得激昂慷慨，痛快淋漓，那么，在《弹词》中，则是借李龟年之口，表达得深沉含蓄，凄婉动人。李龟年唱天宝遗事，一开口就是"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

山。我只得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遗事弹”，一种浓浓的、无边无际的悲情愁绪扑面而来，激起明朝遗民们的强烈共鸣。因此，《长生殿》一演出，就轰动京师，“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而在这长达五十出的《长生殿》中，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这出《弹词》，在京城里出现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堪防”的唱曲盛况。“收拾起”是李玉传奇《千钟禄》《惨睹》一出中明建文帝逃难时的一句唱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而“不堪防”则是《弹词》中李龟年的第一句唱词“不堪防余年值乱离”。试想，京城中家家户户都传唱以这二支曲为代表的二出戏，可见，这二出戏所抒发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是如何强烈地叩动着人们的心弦。洪升因演《长生殿》遭祸，被削去国子监的学籍，而观看《长生殿》演出的官员被贬官查处的达五十人之多。后人有诗曰：“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虽然，《长生殿》演出的罪名是“国丧期间演剧，大不敬”，但这是表面的理由，隐藏在背后的实质性问题，恐怕就是在《弹词》、《骂贼》中所反映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情绪，触动了清朝统治者的神经，为他们所不容。

《弹词》能广为流传，与它精妙文字的刻画入微，与它唱腔动听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例如【三转】描写杨贵妃的“仙姿佚貌”，连用四比：“比昭君增妍丽，较西子倍风标，似观音飞来海峤，恍嫦娥偷离碧霄。”一个人的肖像是很难描绘的，作者用历史上的两大美人，天上的两位女神来比拟，这就给观众极大的想象余地，更何况这幅肖像还是动态的，含有精神气质的。然而，作者的描写并没有到此为止，下面用“更”字领出三句：“更春情韵饶，春酣态娇，春眠梦悄”，进一步把杨贵妃特有的神韵、风姿、体态描绘得活龙活现。又如描写杨贵妃的歌唱：“恰便似一串骊珠声和韵闲，恰便似莺与燕弄关关，恰便似鸣泉花底流溪间，恰便似明月下泠泠清梵，恰便似缑岭上鹤唳高寒。”真是“一派仙音，宛然在耳”。再如【六转】描写渔阳兵变，连下十七组叠词，由轻歌曼舞突然转为杀气腾腾的渔阳鼙鼓，那种纷乱、惊慌、喧嚷、仓卒、拥挤等情景和气氛被描绘、渲染得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尤其唱腔的旋律、节奏能与唱词的规定情景完全吻合，使观众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七转】写杨贵妃马嵬驿自缢，则纯用虚笔出之。作者在这里突然放慢节奏，音乐调性一变，用一种悲怆凄绝的音调来哀悼杨贵妃的“为国捐躯”、“一代红颜为君尽，千秋遗恨滴罗巾血”，这是李龟年也是作者对杨贵妃之死的评价；“半棵树是薄命的碑碣，一抔土是断肠墓穴”，这是李龟年也是作者为杨贵妃之死发出的不平之鸣。当李龟年弹唱到这里的时候，满腔幽怨，无穷遗恨，都化作呜呜咽咽的歌声，不绝于耳，教人泪落，让人心碎。

【转调货郎儿】乃北曲。此调凡九转，每转各用一韵，前面常用南吕【一枝花】和【梁州第七】。这套曲在元杂剧《货郎旦》中用过，那是写奶母张三姑面对失散多年，如今当了官的儿子春郎，用唱【货郎儿】的小曲形式，诉说家史和

失散的经过。洪升的《弹词》就是借用了这套曲，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谱就了一出绝唱。而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则被后世的艺人们称之为"女弹"。

(唐葆祥)

长　生　殿　　洪　升

第五十出　重　　圆

(净扮道士上)

【双调引子】渴金门】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但使有情终不变，定能偿夙愿。

贫道杨通幽，前出元神在于蓬莱。蒙玉妃面嘱，中秋之夕引上皇到月宫相会。上皇原是孔升真人①，今夜八月十五数合飞升。此时黄昏以后，你看碧天如水，银汉无尘，正好引上皇前去。道犹未了，上皇出宫来也。(生上)

【仙吕入双调忒忒令】碧澄澄云开远天，光皎皎月明瑶殿。(净见介)上皇，贫道稽首。(生)仙师少礼。今夜呵，只因你传信，约蟾宫相见②，急得我盼黄昏，眼儿穿。这青霄际，全托赖引步展。

(净)夜色已深，就请同行。(行介)(净)明月在何许？挥手上青天。(生)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净)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生)仙师，天路迢遥，怎生飞渡？(净)上皇不必忧心，待贫道将手中拂子，掷作仙桥，引到月宫便了。(掷拂子化桥下)(生)你看，一道仙桥从空现出。仙师忽然不见，只得独自上桥而行。

【嘉庆子】看彩虹一道随步显，直与银河霄汉连，香雾濛濛不辨。(内作乐介)听何处奏钧天③？想近着桂丛边。(虚下)(老旦引仙女，执扇随上)

【沉醉东风】助秋光玉轮正圆，奏《霓裳》约开清燕。吾乃月主嫦娥是也。月中向有《霓裳》天乐一部，昔为唐皇贵妃杨太真于梦中闻得，遂谱出人间。其音反胜天上。近贵妃已证仙班，吾向蓬山觅取其谱④，补入钧天，拟于今夕奏演。不想天孙怜彼情深⑤，欲为重续良缘，要借我月府，与二人相会。

太真已令道士杨通幽引唐皇今夜到此，真千秋一段佳话也。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因此上感天孙为他方便。仙女每，候着太真到时，教他在桂阴下少待。等上皇到来见过，然后与我相会。(仙女)领旨。(合)桂华正妍，露华正鲜。撮成好会在清虚府洞天⑥。(老旦下)(场上设月宫)(仙女立宫门候介)(旦引仙女行上)

【尹令】离却玉山仙院，行到彩蟾月殿，盼着紫宸人面⑦。三生愿偿⑧，今夕相逢胜昔年。(到介)

(仙女)玉妃请进。(旦进介)月主娘娘在那里？(仙女)娘娘分付，请玉妃少待，等上皇来见过，然后相会。请少坐。(旦坐介)(仙女立月宫傍候介)(生行上)

【品令】行行度桥，桥尽漫俄延。身如梦里，飘飘御风旋。清辉正显，入来翻不见。只见楼台隐隐，暗送天香扑面。(看介)广寒清虚之府。呀，这不是月府么？早约定此地佳期，怎不见蓬莱别院仙？

(仙女迎介)来的莫非上皇么？(生)正是。(仙女)玉妃到此久矣，请进相见。(生)妃子那里？(旦)上皇那里？(生见旦哭介)我那妃子呵！(旦)我那上皇呵！(对抱哭介)

【豆叶黄】(生)乍相逢执手，痛咽难言。想当日玉折香摧，都只为时衰力软，累伊冤惨，尽咱罪愆。到今日满心惭愧，到今日满心惭愧，诉不出相思万万千千。

(旦)陛下，说那里话来！

【姐姐带五马】【好姐姐】是妾孽深命蹇，遭磨障累君几不免。梨花玉殒，断魂随杜鹃⑨。【五马江儿水】只为前盟未了，苦忆残缘，惟将旧盟痴抱坚。荷君王不弃，念切思专，碧落黄泉，为奴寻遍。

(生)寡人回驾马嵬，将妃子改葬。谁知玉骨全无，只剩香囊一个。后来朝夕思想，特令方士遍觅芳魂。

【玉交枝】才到仙山寻见，与卿卿把衷肠代传。(出钗盒介)钗分一股盒一扇，又提起乞巧盟言⑩。(旦出钗盒介)妾的钗盒也带在此。(合)同心钿盒今再联，双飞重对钗头燕。漫回思不胜黯然，再相看不禁泪涟。

(旦)幸荷天孙鉴怜，许令断缘重续。今夕之会，诚非偶然也。

【五供养】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生合)谢苍苍可怜，泼情肠翻新重建。添注个鸳鸯牒，紫霄边，千秋万古证奇缘。

(仙女)月主娘娘来也。(老旦上)白榆历历月中影[11]，丹桂飘飘云外香[12]。(生见介)月姐拜揖。(老旦)上皇稽首。(旦见介)娘娘稽首。(老旦)玉妃少礼，请坐了。(各坐介)(老旦)上皇，玉妃，恭喜仙果重成，情缘永证。往事休提了。

【江儿水】只怕无情种，何愁有断缘。你两人呵，把别离生死同磨炼，打破情关开真面，前因后果随缘现。觉会合寻常犹浅，偏您相逢，在这团圆宫殿。

(仙女)玉旨降。(贴捧玉旨上)织成天上千丝巧，绾就人间百世缘。(生、旦跪介)(贴)玉帝敕谕唐皇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13]，永为夫妇。如敕奉行。(生、旦拜介)愿上帝圣寿无疆。(起介)(贴相见坐介)(贴)上皇，太真，你两下心坚，情缘双证。如今已成天上夫妻，不比人世了。

【三月海棠】忉利天，看红尘碧海须臾变。永成双作对总没牵缠。游衍，抹月批风随过遣，痴云腻雨无留恋。收拾钗和盒，旧情缘，生生世世消前愿。

(老旦)群真既集，桂宴宜张。聊奉一觞，为上皇、玉妃称贺。看酒过来。(仙女捧酒上)酒到。(老旦送酒介)

【川拨棹】清虚殿，集群真[14]，列绮筵。桂花中一对神仙，桂花中一对神仙，占风流千秋万年。(合)会良宵人并圆，照良宵月也圆。(贴向旦介)

【前腔换头】羡你死抱痴情犹太坚，(向生介)笑你生守前盟几变迁。总空花幻影当前，总空花幻影当前，扫凡尘一齐上天。(合)会良宵人并圆，照良宵月也圆。

【前腔换头】(生、旦)敬谢嫦娥把衷曲怜，敬谢天孙把长恨填。历愁城苦海无边，历愁城苦海无边，猛回头痴情笑捐。(合)会良宵人并圆，照良宵月也圆。

【尾声】死生仙鬼都经遍，直作天宫并蒂莲，才证却长生殿里盟言。

(贴)今夕之会，原为玉妃新谱《霓裳》。天女每那里？(众天女各执乐器上)夜月歌残鸣凤曲，天风吹落步虚声。天女每稽首。(贴)把《霓裳羽衣》之曲，歌舞一番。(众舞介)

【高平调羽衣第三叠】【锦缠道】桂输芳，按新声分排舞行。仙佩互趋跄，趁天风，惟闻遥送叮当。【玉芙蓉】宛如龙起游千状，翩若鸾回色

五章。霞裙荡，对琼丝袖张。【四块玉】撒团团翠云，堆一溜秋光。【锦渔灯】袅亭亭现缑岭笙边鹤氅[15]，艳晶晶会瑶池筵畔虹幢，香馥馥蕊殿群姝散玉芳[16]。【锦上花】呈独立鹄步昂，偷低度凤影藏。敛衣调扇恰相当。【一撮棹】一字一回翔。【普天乐】伴洛妃[17]，凌波样。动巫娥[18]，行云想。音和态宛转悠扬。【舞霓裳】珊珊步蹑高霞唱，更泠泠节奏应宫商。【千秋岁】映红蕊，含风放。逐银汉，流云漾。不似人间赏，要铺莲慢踏，比燕轻飏。【麻婆子】步虚步虚瑶台上，飞琼引兴狂[19]。弄玉弄玉秦台上[20]，吹箫也自忙。凡情仙意两参详。【滚绣球】把钧天换腔，巧翻成余弄儿盘旋未央。【红绣鞋】银蟾亮，玉漏长，千秋一曲舞《霓裳》。

（贴）妙哉此曲，真个擅绝千秋也。就借此乐，送孔升真人同玉妃，到忉利天宫去。（老旦）天女每，奏乐引导。（天女鼓乐引生、旦介）

【黄钟过曲永团圆】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

【尾声】旧《霓裳》新翻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

谁令醉舞拂宾筵？（张　说），上界群仙待谪仙　（方　干）。
一曲《霓裳》听不尽（吴　融），香风引到大罗天[21]（韦　绚）。

看修水殿号长生（王　建），天路悠悠接上清　（曹　唐）。
从此玉皇须破例（司空图），神仙有分不关情　（李商隐）。

〔注〕①孔升真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谓唐玄宗原为天上的神仙孔升真人。②蟾宫：月宫。③钧天：指钧天广乐。天上的音乐。钧天，天之中央。《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天帝）之所居。"④蓬山：即蓬莱，也称蓬壶，与瀛洲、方壶并为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⑤天孙：即织女，传为天帝之孙女，故称。⑥清虚府：指月宫。洞天：道教所称神仙居住之地，意谓洞中别有天地。⑦紫宸：皇宫。⑧三生愿：指世世结为夫妇的愿望。三生，前生、今生、来生。⑨杜鹃：相传杜鹃鸟为古蜀国国君杜宇之魂所化，其声凄恻，啼至喙出血乃止。⑩乞巧：农历七月七日夜古称七夕，民间有陈瓜果针线向织女乞巧的习俗。按：唐玄宗与杨贵妃是在七月七日夜于长生殿盟誓的。⑪白榆：指星。典出古乐府《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⑫丹桂：传说月中有桂树，故月亦称桂魄、桂轮，月宫亦称桂宇、桂阙。⑬忉利天：梵语的音意兼译，即三十三天，六欲天之一，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天堂。⑭群真：群仙。⑮缑（gōu）岭：即缑氏山，在今河南偃师。据旧题汉刘向《列仙传》记载，周灵

王太子晋(即王子乔)在此乘鹤成仙。　⑯蕊殿:即蕊珠宫,仙宫。　⑰洛妃:即宓妃,洛水女神,三国魏曹植《洛神赋》描写洛妃,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句。　⑱巫娥:即巫山神女,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谓其在先王(楚怀王)游高唐时,曾于王之梦中自荐枕席,辞去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⑲飞琼:仙女名,即许飞琼。旧题汉班固《汉武帝内传》:"王母乃命诸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　⑳弄玉:秦穆公的女儿,相传她好音乐,穆公将其许配给善吹箫的男子萧史为妻,并筑凤台让他们居住,后二人乘凤飞去成仙。　㉑大罗天:道教所言三十六天中最高一重天。唐王维《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诗:"大罗天上神仙客,濯锦江头花柳春。"

明清传奇,往往写悲欢离合,最后的结局总是各种各样的团圆。《长生殿》的最后一出,即第五十出名为《重圆》,也是一出团圆戏。剧写中秋之夜,道士杨通幽引太上皇李隆基的魂魄来到月宫,与"太真玉妃"杨玉环相会,尽诉相思。其时玉帝降旨,敕谕李、杨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

"唐明皇游月宫",是历代传唱不已的浪漫之梦。

敦煌写本斯六八三六《叶净能话》说是唐明皇随叶净能上天,"净能作法,须臾便到月宫内。观看楼殿台阁,与世人不同,门窗户牖,全殊异世。……又见数个美人,身着三殊之衣,手中皆擎水晶之盘,盘中有器,尽是水晶七宝合成。"

北宋乐史所撰《杨太真外传》引唐代卢肇的《逸史》云:"罗公远天宝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宫中玩月,曰:'陛下能从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桂,向空中掷之,化为一桥,其色如银。请上同登,约行数十里,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有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上前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记其声调,遂回桥,却顾,随步而灭。旦谕伶官,象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

元人岳伯川有杂剧《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剧本已佚。"罗光远"疑即"罗公远"一音之转。白朴所作有关唐明皇的杂剧,除了《梧桐雨》以外,犹有一部《唐明皇游月宫》,剧本已佚。可知宋元间,"游月宫"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且已有舞台演出。

是何人与唐明皇同游月宫,说法各异。敦煌写本中是叶净能,《杨太真外传》中是罗公远,《异闻录》中是申天师、洪都客,《太平广记》中是叶法善,等等。

明代屠隆所撰传奇《彩毫记》中有《游玩月宫》一出,写叶法善道士挈唐明皇、杨贵妃、李白同游月宫。舞台上是如何演出此一奇景的呢?明末清初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一段描写云:"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藜,色如

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游玩月宫》的演出情景应该类此。从这里可以了解明代后期舞台布景、灯光以及演出的巧妙技艺。

洪升笔下的《重圆》，自然会融入前人的舞台艺术创意，但又有独特的情节。本出的道士是杨通幽，他是将手中的拂子，掷作仙桥的，有似于上述的叶法善"撒布成梁"。仙桥出现后，道士忽然不见，只有唐明皇独自上桥而行。据剧中月宫主人嫦娥交代，今夕原来是贵妃杨太真令杨通幽引明皇上天的，"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李、杨在月宫相见时，即"对抱哭介"。于是钗盒再联，互诉相思。待玉帝降旨后，"众天女各执乐器上"，"把《霓裳羽衣》之曲，歌舞一番"。最后，全场歌唱【永团圆】曲："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在一番热闹的团圆曲中，宣扬了洪升关于"情缘总归虚幻"的思想，亦有"垂戒来世"的意味。

全剧【尾声】云："旧霓裳新翻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与第一出的开场词遥相呼应。开场词〔满江红〕云："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　　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统观全剧，完成了一种"情"的赞歌。作者在书首《例言》中谓"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并对各种有失蕴藉的演出提出批评，要求回到剧本的原旨。

有人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也就是说乃一部"闹热"的言情剧。像《重圆》这样的情节，这样的排场，真是又"闹热"，又有"情"。上天，登月，是人间美好的梦想。古人的舞台上曾演得奇妙动人，今天的剧界中人，应该有更巧妙的招数再现此一浪漫之梦。　　（叶长海）

桃花扇　孔尚任

第七出　却　奁

（杂扮保儿掇马桶上）龟尿龟尿，撒出小龟；鳖血鳖血，变成小鳖。龟尿鳖

血，看不分别；鳖血龟尿，说不清白。看不分别，混了亲爹；说不清白，混了亲伯。(笑介)胡闹，胡闹！昨日香姐上头，乱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刷马桶，倒溺壶，忙个不了。那些孤老、表子，还不知搂到几时哩。(刷马桶介)

【夜行船】(末)人宿平康深柳巷①，惊好梦门外花郎。绣户未开，帘钩才响，春阻十层纱帐。

下官杨文骢，早来与侯兄道喜。你看院门深闭，侍婢无声，想是高眠未起。(唤介)保儿，你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杂)昨夜睡迟了，今日未必起来哩。老爷请回，明日再来罢。(末笑介)胡说！快快去问。(小旦内问介)保儿！来的是那一个？(杂)是杨老爷道喜来了。(小旦忙上)倚枕春宵短，敲门好事多。(见介)多谢老爷，成了孩儿一世姻缘。(末)好说。(问介)新人起来不曾？(小旦)昨晚睡迟，都还未起哩。(让坐介)老爷请坐，待我去催他。(末)不必，不必。(小旦下)

【步步娇】(末)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②。可也亏了俺帮衬，珠翠辉煌，罗绮飘荡。件件助新妆，悬出风流榜。

(小旦上)好笑，好笑！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③，并照菱花，梳洗才完，穿戴未毕。请老爷同到洞房，唤他出来，好饮扶头卯酒④。(末)惊却好梦，得罪不浅。(同下)(生、旦艳妆上)

【沉醉东风】(生、旦)这云情接着雨况，刚搔了心窝奇痒，谁搅起睡鸳鸯？被翻红浪，喜匆匆满怀欢畅。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末、小旦上)

(末)果然起来了，恭喜，恭喜！(一揖)(坐介)(末)昨晚催妆拙句，可还说的入情么？(生揖介)多谢！(笑介)妙是妙极了，只有一件。(末)那一件？(生)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⑤。(看袖介)小生衫袖，如何着得下？(俱笑介)(末)夜来定情，必有佳作。(生)草草塞责，不敢请教。(末)诗在那里？(旦)诗在扇头。(旦向袖中取出扇介)(末接看介)是一柄白纱宫扇。(嗅介)香的有趣。(吟诗介)妙，妙！只有香君不愧此诗。(付旦介)还收好了。(旦收扇介)

【园林好】(末)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怕遇着狂风吹荡，须紧紧袖中藏，须紧紧袖中藏。

(末看旦介)你看香君上头之后，更觉艳丽了。(向生介)世兄有福，消此尤物。(生)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三分，果然可爱。(小旦)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

【江儿水】送到缠头锦⑥，百宝箱，珠围翠绕流苏帐。银烛笼纱通宵

亮，金杯劝酒合席唱。今日又早早来看，恰似亲生自养，赔了妆奁，又早敲门来望。

(旦)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生)香君问得有理，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也觉不安。(末)既蒙问及，小弟只得实告了。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⑦。(生)那个怀宁？(末)曾做过光禄的阮圆海⑧。(生)是那皖人阮大铖么？(末)正是。(生)他为何这样周旋？(末)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

【五供养】(末)羡你风流雅望，东洛才名⑨，西汉文章⑩。逢迎随处有，争看坐车郎⑪。秦淮妙处，暂寻个佳人相傍，也要些鸳鸯被芙蓉妆。你道是谁的，是那南邻大阮嫁衣全忙。

(生)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末)圆老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生)请教。(末)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⑫，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⑬，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末)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旦怒介)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拨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堤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末)阿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小旦)把好好东西，都丢一地，可惜，可惜！(拾介)(生)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

【前腔】(生)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末)圆老一段好意,也还不可激烈。(生)我虽至愚,亦不肯从井救人。(末)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生)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末)正是:多情反被无情恼,乘兴而来兴尽还。(下)(旦恼介)(生看旦介)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小旦)虽如此说,舍了许多东西,到底可惜。

【尾声】金珠到手轻轻放,惯成了娇痴模样,辜负俺辛勤做老娘。

(生)些须东西,何足挂念,小生照样赔来。(小旦)这等才好。

(小旦)花钱粉钞费商量,　(旦)裙布钗荆也不妨。

(生)只有湘君能解佩⑭,(旦)风标不学世时妆。

〔注〕 ①平康:即平康里,唐都城长安街坊名,为妓女聚居之地,后世因以为妓院的代称。 ②黑甜:指梦乡。 ③丁香:指丁香结,此代指衣上的扣子。 ④扶头卯酒:古时新婚次日早晨有饮迎朝酒的习俗,此酒即称扶头,称扶头卯酒。扶头酒,即易醉的酒,因扶头多为醉态,故称。卯,卯时。 ⑤金屋:汉武帝幼时,被姑母长公主抱置膝上,长公主问他欲得妇否,他答:"欲得妇。"长公主又指其女阿娇问他:"阿娇好不?"他笑道:"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以金屋贮之也。"见旧题汉班固《汉武帝故事》。 ⑥缠头:指赠送给歌舞艺人或妓女的财物。 ⑦怀宁:今安徽安庆,明为安庆府属县,此指阮大铖的籍贯。 ⑧光禄:阮大铖于明崇祯元年(1628)任光禄卿,旋被劾罢官。光禄卿为光禄寺的长官,职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等事。圆海:阮大铖的号。 ⑨东洛才名:指因写《三都赋》而令洛阳纸贵的左思。东洛,晋时的都城洛阳,因在汉都长安之东,故称东洛。⑩西汉文章:指西汉时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的文章。 ⑪坐车郎:原指晋潘岳,代指俊美男子。《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 ⑫赵梦白:即赵南星,梦白为其字,忤魏忠贤,被贬至代州,死之。崇祯时谥忠毅。 ⑬复社:明末重要的文学、政治团体,成员主要是江南的士大夫,崇祯时由张溥等联合诸社组成。声称继承东林党事业,要求清除阉党残余,重振朝纲。 ⑭湘君:湘水女神,战国楚屈原所作《九歌》中有《湘君》篇。解佩:典出《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桃花扇》为清初孔尚任所撰之历史剧,具体时代背景为南明弘光帝登基前后,亦即甲申(1644)、乙酉(1645)两年。写复社文人侯方域至秦淮河畔访名妓李香君,与之订交。魏忠贤余党阮大铖企图东山再起,通过杨文骢赠送妆奁以拉拢侯方域,欲以此为突破口,进而结交陈贞慧、吴应箕等复社核心人物,乃至代表清议之诸东林党元老。侯方域虽略有察觉,竟接受了,李香君则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后来阮大铖追随马士英等奸佞迎立福王,骤登高位,乃对复社文人千方百计陷害,拟一网打尽之。侯方域为避祸离开南京。李香君被逼嫁漕抚田仰,她宁死不从,将头撞得溅血满地,迎聘的杨文骢遂以李香君

的养母李贞丽代嫁。后杨文骢前来探望，将扇上血渍添加枝叶，画成了一柄桃花扇。苏昆生前往河防寻访侯方域，香君以扇代书，托苏昆生带去，以表思念之情。马士英、阮大铖辈为享乐，逼迫秦淮歌妓为之演唱，被认作李贞丽的李香君借机痛斥马、阮，遭到殴打，并被送入内庭。在兵荒马乱之中，苏昆生、李贞丽以及侯方域三人在河防不期而遇，侯方域急回南京寻找香君，但媚香楼已无香君影踪，只遇到寄居的画家蓝瑛。此时马士英、阮大铖大兴冤狱，正人君子难以幸免，侯、陈、吴均遭逮捕，狱中晤及早已被捕之柳敬亭。不久，清兵南下，弘光帝及诸官仓皇出逃，香君得回媚香楼，而被捕的侯方域等亦得逃生。经兵燹战乱后，诸歌妓、曲师与侯方域等在栖霞山出家入道，全剧遂告结束。

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是剧本的一条主线，中间则穿插了整个南明弘光朝的建立与崩溃过程，既有朝中的忠奸斗争，也有宁南侯左良玉以及江北四大镇等武将的矛盾冲突，可以说是一幅全方位的历史风情画。

孔尚任为此剧写了《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与《纲领》并于卷首，对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历史取材依据等均有详细说明。《试一出·先声》有这样两句话："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一般认为就是孔尚任的自我表白。

第五、六出《访翠》、《眠香》写的是侯、李两人的爱情过程，但是很一般。当然对香君的美貌着力描摹了一番，再就是妓院中众姊妹的凑趣起哄，将秦淮河畔的风月世界的规定情景作了历历如绘的再现。

接下来这一出《却奁》却是全剧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目，在杨文骢受托为阮大铖送来妆奁一事上，身为妓女的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杨文骢送来了一批珠翠罗绮，对于作客他乡颇为拮据的侯方域，无异雪中送炭。对此，他除了全部收下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因为假使没有这些妆奁，确实显得太寒伧了。

但是，李香君是聪慧明敏的女子，她在感激之余心中不免生疑，因为杨文骢并非高官或富商，手头并不宽裕。"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她要向杨文骢问清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侯方域才觉得"香君问得有理"，也同时向杨文骢表示了不安。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就此开始呈现在读者与观众的面前。

杨文骢在李、侯追问之下，才告诉他们："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在此，他实际上已成了阮大铖这种士林所不齿的败类的帮闲，为之收买复社文人，居然还懵头懵脑，可知其为人之缺乏立场。

侯方域还问："那个怀宁？"恐怕他实际上是知道的，但既然送来的妆奁正用得上，问清楚之后，事情反而难处理了，所以故意装作不知，再问上一声。

杨文骢把话挑明，说此"怀宁"即曾做过光禄卿的阮圆海。照理侯方域完全能够洞察阮大铖的险恶用心，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实在太差，居然再问杨文骢："他为何这样周旋？"

杨文骢乃回道："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他与马士英是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弟，所以他帮阮大铖说话，自不奇怪。他认为世故人情的一套对侯方域不会没有效果，估计侯方域不会拒绝收下这些财物。至于李香君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他根本没考虑，青楼女子嘛，依人作计而已，怎会不领这个情？

侯方域的态度果然被杨文骢猜中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薰莸不同器、正邪不两立，这些道理已被沉醉在温柔乡中的他丢在了脑后，这不能不说是丧失立场的非常错误的行为。

此时杨文骢的表演也十分可笑，他一心为阮大铖开脱，说："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他周旋于正邪之间，原昧于正邪之辨，却自居于复社的正人君子之列，又将奸恶的阮大铖视为同道，贻有识者之讥，自是难免。以为赵南星是与魏阉水火不容的有直声的名臣，则曾游其门的阮大铖也应是其同类，其逻辑实在荒唐。可以看出，剧作者孔尚任对处于正邪之间的杨文骢的形象刻画虽用墨不多，却十分精彩。

侯方域名士风流，却无铮铮铁骨，要想讨好香君，经济上又一筹莫展，如今有人肯花钱为之置办妆奁，原是求之不得的事，故对阮大铖的巧言自辩，已是无意深究。并且，他对小人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根本没什么警惕心，于是，他心甘情愿地为阮大铖说好话，——实际上也就等于为自己被收买寻找借口。他对杨文骢说："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值得注意的是，"便真是魏党"的提法实际上暗将阮大铖定性为假的魏党了。此时侯方域为奸人所愚，心神已乱，在迷途上走得够远了。

这一段戏，给读者、观众的印象是：仅仅贪图这一点妆奁，侯方域就甘心把自己出卖，同时连带着把陈贞慧、吴应箕一起出卖。侯方域的表态，使杨文骢十分高兴，或许此时他竟以为自己是为人排难解纷的鲁仲连亦未可知。他受阮胡子的诳骗，为其说项，实是为虎作伥；冒身败名裂之险而不自知，亦可畏也。而侯方域的话表面上是回答杨文骢，同时，更主要的是说给香君听的。在香君面前，他还是要表现出君子容人改过的气度，以表明自己收此妆奁并非私阿。

但香君听了侯方域的话，却是怒不可遏。她唱了一支【川拨棹】，责备侯方域不应该如此随便地表态。因为这事情非同小可，不能不去想想旁人会产生什么议论，最后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事情既由妆奁而起，而侯方域竟因此"徇私废公"，她于是把新换上的衣衫、刚戴上去的饰物，全都卸了下来。她感觉到"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名自香"一语有双关之妙：李香

君名中之"香",凡夫俗子,肯定要解读为脂粉之香,而她本人显然解读为人格名节流芳百世之香也。

杨文骢没想到香君如此大义凛然,倒是有些尴尬,于是便叹香君气性太过刚烈,也算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

这时侯方域也感慨地说:"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不过他却并没有理直气壮地支持香君的表态,接下去便向杨文骢解释道:"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或许他虽然认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是"混贤奸不问青黄",有损名节,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仍舍不得这笔已经到手的财物也。再者,正邪自古如冰炭,哪里是什么"重和轻须审详"的问题。如此看来,侯方域真是念头差了。

杨文骢见没什么自己的事了,只得告辞离去。侯方域还要在尴尬场面中设法安慰香君几句:"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香君只当没有听见,未有任何反应。

当李贞丽唱出【尾声】"金珠到手轻轻放,惯成了娇痴模样,辜负俺辛勤做老娘",对到手的金珠被退回表示遗憾时,侯方域为了安慰李贞丽,信口道:"些须东西,何足挂念,小生照样赔来。"说得轻轻松松,其实他在经济上根本没有实力,哪能"照样赔来"。

李贞丽信以为真,回了一句:"这等才好。"香君则坚决表示:"裙布钗荆也不妨","风标不学世时妆。"确实,与她奇女子的风节相比,侯方域不免黯然失色。

(蒋星煜)

桃 花 扇

孔尚任

第二十二出 守 楼

(外、小生拿内阁灯笼、衣、银跟轿上)天上从无差月老①,人间竟有错花星②。(外)我们奉老爷之命,硬娶香君,只得快走。(小生)旧院李家母子两个,知他谁是香君?(末急上呼介)转来同我去罢。(外见介)杨姑老爷肯去,定娶不错了。(同行介)月照青溪水③,霜沾长板桥。来此已是,快快叫门。(叫门介)(杂扮保儿上)才关后户,又开前庭;迎官接客,卑职驿丞。(问介)那个叫门?(外)快开门来。(杂开门惊介)呵呀!灯笼火把,轿马人夫,杨老爷来夸官了。(末)哇!快唤贞娘出来。(杂大叫介)妈妈出来,杨老爷到门了。(小旦急上问介)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

(末)适在马舅爷相府,特来报喜。(小旦)有什么喜?(末)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指介)

【渔家傲】你看这彩轿青衣门外催,你看这三百花银,一套绣衣。(小旦惊介)是那家来娶,怎不早说?(末)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是中堂阁内。(小旦)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末)非也。漕抚田公,同乡至戚,赠个佳人捧玉杯。

(小旦)田家亲事,久已回断,如何又来歪缠?(小生拿银交介)你就是香君么,请受财礼。(小旦)待我进去商量。(外)相府要人,还等你商量?快快收了银子,出来上轿罢。(末)他怎敢不去?你们在外伺候,待我拿银进去,催他梳洗。(末接银)(杂接衣)(同小旦作进介)(小生、外)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俱暂下)(小旦、末、杂作上楼介)(末唤介)香君睡下不曾?(旦上)有甚紧事,一片吵闹?(小旦)你还不知么?(旦见末介)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小旦)还说什么歌不歌哩。

【剔银灯】忙忙的来交聘礼,凶凶的强夺歌妓。对着面一时难回避,执着名别人谁替?(旦惊介)唬煞奴也!又是那个天杀的?(小旦)还是田仰,又借着相府的势力,硬来娶你。堪悲,青楼薄命,一霎时杨花乱吹。

(小旦向末介)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为何下这毒手?(末)不干我事,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动了大怒,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下官怕你受气,特为护你而来。(小旦)这等多谢了,还求老爷始终救解。(末)依我说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香君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事,能敌他两家势力?(小旦思介)杨老爷说的有理,看这局面,拗不去了。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旦怒介)妈妈说那里话来!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收着定盟之物,(急向内取出扇介)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

【摊破锦地花】案齐眉④,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末)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旦)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末)呵呀!好性气,又像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旦)可又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内喊介)夜已深了,快些上轿,还要赶到船上去哩。(小旦劝介)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

(小旦)事到今日,也顾不得他了。(叫介)杨老爷放下财礼,大家帮他梳

头穿衣。(小旦替梳头)(末替穿衣介)(旦持扇前后乱打介)(末)好厉害,一柄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小旦)草草妆完,抱他下楼罢。(末抱介)(旦哭介)奴家就死不下此楼。(倒地撞头晕卧介)(小旦惊介)呵呀!我儿苏醒,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末指扇介)你看血喷满地,连这诗扇都溅坏了。(拾扇付杂介)(小旦唤介)保儿,扶起香君,且到卧房安歇罢。(杂扶旦下)(内喊介)夜已三更了,讵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末向楼下介)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难舍,其实可怜的。(小旦急介)孩儿碰坏,外边声声要人,这怎么处?(末)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羞了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小旦怕介)求杨老爷救俺则个。(末)没奈何,且寻个权宜之法罢!(小旦)有何权宜之法?(末)娼家从良,原是好事,况且嫁与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没造化,你倒替他享受去罢。(小旦急介)这断不能。一时一霎,叫我如何舍得。(末怒介)明日早来拿人,看你舍得舍不得!(小旦呆介)也罢!叫香君守着楼,我去走一遭儿。(想介)不好,不好,只怕有人认得。(末)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辨别?(小旦)既是这等,少不得又妆新人了。(忙打扮完介)(向内叫介)香君我儿,好好将息,我替你去了。(又嘱介)三百两银子,替我收好,不要花费了。(末扶小旦下楼介)

【麻婆子】(小旦)下楼下楼三更夜,红灯满路辉。出户出户寒风起,看花未必归。(小生、外打灯抬轿上)好,好,新人出来了,快请上轿。(小旦别末介)别过杨老爷罢。(末)前途保重,后会有期。(小旦)老爷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儿。(末)自然。(小旦上轿介)萧郎从此路人窥⑤,侯门再出岂容易。(行介)舍了笙歌队,今夜伴阿谁?(俱下)

(末笑介)贞丽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恨,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叹介)只是母子分别,未免伤心。

匆匆夜去替蛾眉, 一曲歌同易水悲⑥。

燕子楼中人卧病⑦,灯昏被冷有谁知?

〔注〕 ①月老: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载唐韦固曾见一老人月下倚布囊检书,问囊中何物,则告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绾。"后因称媒人为月老。 ②花星:传说中天上专司男女风情的星宿。 ③青溪:水名,即三国吴在建业城东南所凿东泉,发源于今南京钟山西南,流入秦淮河。 ④案齐眉:即举案齐眉。东汉梁鸿携妻孟光隐居,孟光进食时皆举案齐眉,以示相敬,后世传为美谈。 ⑤萧郎:指情郎。此用唐崔郊《赠去婢》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句意。 ⑥易水:水名,在今河北西部。战国末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政,临出发前,太子丹为他在易水边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⑦燕子楼: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

云:"徐州故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绘之(张仲素)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

《守楼》主要写香君的坚贞不屈,同时又进一步刻画了杨文骢的庸俗鄙陋而良心未泯的人物形象。

当初既然是杨文骢陪同侯方域来梳拢李香君的,侯方域离开南京他往,香君一往情深,自甘寂寞地等待侯方域回来,按情按理,杨文骢只有尽可能为之化解遇到的困难,玉成香君的志愿。但是杨文骢性格的多面性,决定了他在正邪剧烈冲突的时刻,只会有息事宁人之心,而不会有奋力抗争之举。

马士英为了结交漕抚田仰,派人前去"硬娶李香君"。之所以说硬娶,是因为他明知李香君性情刚烈,决不会任人摆布。他打算仗着人多势众,不管对方是否应允,非娶不可,其心肠是十分歹毒的。

本来此事与杨文骢无关,但他熟悉秦淮旧院,与众歌妓厮混,原是他的看家本领。再说将香君聘与田仰的主意本来就是他想出来的,有他这么一个熟人去晓以利害,也可以既使硬娶成功,又不让李香君太受委屈。于是,他自告奋勇,要求豪奴们"转来同我去吧"。对于豪奴们来说,这无异多了一个向导,当然是欢迎的。

值得注意的是,先从来人口中说出:"旧院李家母子两个,知他谁是香君?"点出一干豪奴不能分辨李贞丽与李香君,所以才有后来"杨姑老爷肯去,定娶不错了"这句话。可以说这四句话全是此后香君以死相拒,李贞丽不得已而代为出嫁的伏笔。盖杨文骢"认定"李贞丽即是李香君,众人是决不会生疑,也决不敢生疑的。

说起来,杨文骢这个人虽然几次回护李香君,但久与马、阮辈相交,是非不明,识见低下,帮闲色彩日浓,居然把"硬娶香君"这样缺德的事说成了喜事。他觉得有"彩轿青衣门外催","三百花银,一套绣衣",未尝不是一种宠遇,香君如嫁与田仰,也是一个好归宿;这实在是差了念头。而可怜的香君哪里知道杨文骢等一干人的来意,还以为他是来听歌的呢。

当李贞丽向杨文骢苦苦哀求时,杨文骢又向自己面上贴金了:"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动了大怒,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下官怕你受气,特为护你而来。"这倒也不是诳语,问题是他觉得李香君嫁田仰没什么不好,心甘情愿为恶人当说客。他对贞娘晓以利害,道:"依我说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香君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事,能敌他两家势力?"

香君对杨文骢近于为虎作伥的行为自然十分气愤,但身为弱女子,且又是风尘中人,也只好按捺下性子,与养母李贞丽说理:"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收着定盟之物,(急向内取出扇

介)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说给杨文骢听的。指责他出尔反尔,指责他趋炎附势,指责他出卖朋友。

一曲【摊破锦地花】,乃是李香君忠实于爱情的宣言。虽然侯方域在接受阮大铖的妆奁问题上立场动摇,有过失误,令她失望,但最终侯方域还是依顺了她,没有收受妆奁。所以这"一夜夫妻",仍有"万种恩情"。"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其言铮铮,掷地有声,表明香君的态度十分坚决。

杨文骢干脆用"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为理由,劝香君改嫁;香君忍无可忍,回答他:"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

所谓假母或养母,是妓院中对鸨母的一种美称。李贞丽对李香君,已经比一般的鸨母多了一份情意,但她的见识与为人仍旧是不脱鸨母的习性,义利之辨,在她原是不甚清楚的,她与香君之间思想上的距离甚大,对香君也缺乏深层次的理解。虽不满对方仗势逼人,但对三百两财礼她是喜欢的,而要违抗马相爷的旨意,她更没有足够大的胆量。说到底,她能够做的也只有服从而已。

香君的说理斗争没有起任何作用,李贞丽也已叹息"事到今日,也顾不得他了",开始为香君梳头穿衣。香君持扇乱打也没有用,杨文骢甚至亲自来抱香君下楼了。

这是最后关头,香君决定拼死抗争。她倒地撞头,"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血喷了满地。这时,不管香君是死是活,已不能送去田府了,而那些差役正凶神恶煞般连声吆喝:"夜已三更了,诓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总算杨文骢说话还有些分量,他对楼下说:"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难舍,其实可怜的。"那怎么办呢?李贞丽方寸已乱,心中十分惊慌,她知道,就像杨文骢所说的那样,"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羞了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她只有向杨文骢求救。杨文骢便提出李贞丽代嫁的方案,说是让李贞丽代替香君去"从良""享受"。他这一招算是救了香君,但凭他一番十分庸俗的说词,读者、观众也不会认他为热肠仗义的好心人。

李贞丽自然没有别的选择,在仓促之中,真的就梳妆打扮代香君去做新人了。

杨文骢自鸣得意:"贞丽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恨,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如果说"贞丽从良",算他巧解危机;"香君守节",算他还有善心;而"雪了阮兄之恨,全了马舅之威",则是非混淆,令人恶心。杨文骢的人品,在这一出中可以说是写得入木三分了。

从结构来看,全出运思巧妙,结果出人意料,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改嫁的情节,一开始就有伏笔照应:点明相府恶仆豪奴没有见过李贞丽、李香君;

颇见匠心。因为鸨母并非生母，鸨母与养女年龄可能比较接近，李贞丽早先也曾是张溥、夏允彝等名士品题之妓，有几分姿色，所以杨文骢敢夸下海口："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辨别？"

倒是李贞丽所唱"对着面一时难回避，执着名别人谁替"，虽也是伏笔，却显得不太自然，近乎画蛇添足。

香君守楼拒嫁田仰，有史料作证，而李贞丽代嫁当是孔尚任的虚构。这一出写香君的坚贞固然出色，写杨文骢的自作聪明，两头讨好，也是十分精彩。一部《桃花扇》，没有杨文骢作为正邪双方穿针引线的人物，戏就演不下去了。　　（蒋星煜）

桃　花　扇

孔尚任

第二十三出　寄　扇

（旦包帕病容上）

【醉桃源】寒风料峭透冰绡，香炉懒去烧。血痕一缕在眉梢，胭脂红让娇。孤影怯，弱魂飘，春丝命一条。满楼霜月夜迢迢，天明恨不消。

（坐介）奴家香君，一时无奈，用了苦肉之计，得遂全身之节。只是孤身只影，卧病空楼，冷帐寒衾，无人作伴，好生凄凉。

【北新水令】冻云残雪阻长桥，闭红楼冶游人少。栏杆低雁字，帘幕挂冰条。炭冷香消，人瘦晚风峭。

奴家虽在青楼，那些花月欢场，从今罢却了。

【驻马听】绣户萧萧，鹦鹉呼茶声自巧。香闺悄悄，雪狸偎枕睡偏牢①。榴裙裂破舞风腰，鸾靴剪碎凌波鞘②。愁多病转饶，这妆楼再不许风情闹。

想起侯郎匆匆避祸，不知流落何所？怎知奴家独住空楼，替他守节也！

（起唱介）

【沉醉东风】记得一霎时娇歌兴扫，半夜里浓雨情抛。从桃叶渡头寻③，向燕子矶边找④，乱云山风高雁杳。那知道梅开有信，人去越遥。凭栏凝眺，把盈盈秋水⑤，酸风冻了⑥。

可恨恶仆盈门,硬来娶俺;俺怎肯负了侯郎。

【雁儿落】欺负俺贱烟花薄命飘摇,倚着那丞相府忒骄傲。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

最可怜妈妈替奴当灾,飘然竟去。(指介)你看床榻依然,归来何日?

【得胜令】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儿随风飘。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

说到这里,不觉一阵酸心。(掩泪坐介)

【乔牌儿】这肝肠似搅,泪点儿滴多少?也没个姊妹闲相邀,听那挂帘栊的钩自敲。

独坐无聊,不免取出侯郎诗扇,展看一回。(取扇介)嗳呀!都被血点儿污坏了,这怎么处?

【甜水令】你看疏疏密密,浓浓淡淡,鲜血乱蘸,不是杜鹃抛。是脸上桃花做红雨儿飞落⑦,一点点溅上冰绡。

侯郎,侯郎!这都是为你来。

【折桂令】叫奴家揉开云鬓,折损官腰。睡昏昏似妃葬坡平⑧,血淋淋似妾堕楼高⑨。怕旁人呼号,舍着俺软丢答的魂灵没人招。银镜里朱颜残照,鸳枕上红泪春潮。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浣了鲛绡。

一时困倦起来,且在妆台盹睡片时。(压扇睡介)(末扮杨文骢便服上)认得红楼水面斜,一行衰柳带残鸦。(净扮苏昆生上)银筝象板佳人院,风雪今同处士家。(末回头见介)呀!苏昆老也来了。(净)贞丽从良,香君独住,放心不下,故此常来走走。(末)下官自那日打发贞丽起身,守了香君一夜,这几日衙门有事,不能脱身。方才城东拜客,便道一瞧。(入介)(净)香君不肯下楼,我们上去一谈罢。(末)甚好。(登楼介)(末指介)你看香君抑郁病损,困睡妆台,且不必唤他。(净看介)这柄扇儿展在面前,怎么有许多红点儿?(末)此乃侯兄定情之物,一向珍藏不肯示人,想因面血溅污,晾在此间。(抽扇看介)几点血痕,红艳非常,不免添些枝叶,替他点缀起来。(想介)没有绿色怎好?(净)待我采摘盆草,扭取鲜汁,权当颜色罢。(末)妙极!(净取草汁上)(末画介)叶芬芳草绿,花借美人红。(画完介)(净看喜介)妙,妙!竟是几笔折枝桃花。(末大笑指介)真乃桃花扇也。(旦惊醒见介)杨老爷、苏师爷都来了,奴家得罪。(让坐介)(末)几日不曾来看,额角伤痕渐已平复了。(笑介)下官有画扇一柄,奉赠妆台。(付旦扇介)(旦接看介)这是奴的旧扇,血迹腌臜,看他怎的。(入袖介)(净)扇头妙染,怎不赏鉴?(旦)几时画

的？(末)得罪，得罪！方才点坏了。(旦看扇叹介)咳！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多谢杨老爷替奴写照了。

【锦上花】一朵朵伤情，春风懒笑。一片片消魂，流水愁漂。摘的下娇色，天然蘸好。便妙手徐熙[10]，怎能画到？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衬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

(末)你有这柄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11]。难道青春守寡，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旦)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12]，关门到老。(净)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么？(旦)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末)香君这段苦节，今世少有。(向净介)昆老看师弟之情，寻着侯郎，将他送去，也省俺一番悬挂。(净)是是！一向留心访问，知他随任史公，住淮半载。自淮来京，自京到扬，今又同着高兵防河去了。晚生不日还乡，顺便找寻。(向旦介)须得香君一书才好。(旦向末介)奴家言出无文，求杨老爷代写罢。(末)你的心事，叫俺如何写得出。(旦寻思介)罢罢！奴的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这扇儿寄去罢。(净喜介)这封家书，倒也新样。(旦)待奴封他起来。(封扇介)

【碧玉箫】挥洒银毫，旧句他知道。点染红么，新画你收着。便面小[14]，血心肠一万条。手帕儿包，头绳儿绕，抵过锦字书多少[15]。

(净接扇介)待我收好了，替你寄去。(旦)师父几时起身？(净)不日束装了。(旦)只望早行一步。(净)晓得。(末)我们下楼罢。(向旦介)香君保重。你这段苦节，说与侯郎，自然来娶你的。(净)我也不再来别了。正是：新书远寄桃花扇，(末)旧院常关燕子楼。(下)(旦掩泪介)妈妈不归，师父又去，妆楼独闭，益发凄凉了。

【鸳鸯煞】莺喉歇了南北套，冰弦住了陈隋调。唇底罢吹箫，笛儿丢，笙儿坏，板儿掠。只愿扇儿寄去的速，师父束装得早。三月三刘郎到了，携手儿下妆楼，桃花粥吃个饱。

书到梁园雪未消[16]，青溪一道阻春潮[17]。

桃根桃叶无人问[18]，丁字帘前是断桥[19]。

〔注〕 ①雪狸：白猫。 ②靿(yào)：靴、袜的筒，亦指靴或袜，此指靴。 ③桃叶渡：在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为东晋王献之送爱妾桃叶渡江的渡口。《隋书·五行志》："陈时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④燕子矶：在今江苏南京东北郊，为岩山的小峰，三面悬绝，地势险要，古时为兵家必争之地。 ⑤盈盈秋水：指眼睛。 ⑥酸风：语出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魏官

牵车指千里，关东酸风射眸子。” ⑦桃花做红雨：语出唐李贺《将进酒》诗：“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⑧妃葬坡平：用唐玄宗贵妃杨玉环马嵬坡遇兵变被迫自缢而死的典故。 ⑨妾堕楼高：用东晋石崇爱姬绿珠在石崇被权臣孙秀害死后跳楼以殉的典故。 ⑩徐熙：五代南唐画家，江宁人，一作钟陵人，擅画江湖中汀花水鸟，虫鱼蔬果，论者有“徐熙野逸”之评。 ⑪顾曲周郎：此指情郎。周郎，本指三国吴周瑜，史载他精音乐，时有“阙有误，周郎顾”之谚。 ⑫“那关盼盼”二句：关盼盼为唐尚书张愔（旧说或谓其父张建封，非）的爱姬，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述张仲素语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 ⑬便面：团扇的别名。 ⑭锦字书：指前秦女子苏蕙寄给丈夫的织锦回文图诗。 ⑮梁园：西汉梁孝王的园苑，即兔园，为古时名园。此代指侯方域的家乡，因为他是河南商丘人，地近大梁（开封），故云。 ⑯青溪：水名，发源于南京钟山西南，流入秦淮河。旧时与秦淮皆为南京的标志性地名。 ⑰桃根桃叶：东晋王献之的两个爱妾，此代指李香君。 ⑱丁字帘：地名，在南京利涉桥畔，明季为妓女聚居之地。又，丁字帘也是一种帘子，呈丁字形，故名。明清之际诗坛领袖钱谦益入清后作《留题秦淮丁家水阁》诗，有“丁字帘前是六朝”句；“丁字帘前是断桥”，句式与之相似。此处盖语义双关。

《桃花扇》前面的三十出戏基本上都比较热闹，出场人物也较多，有的则矛盾尖锐，斗争剧烈。而《寄扇》则是例外。杨文骢、苏昆生均是下半场才出现，在此之前，场上仅李香君一人，凄凄清清，寂寂寥寥。她独唱了【醉桃源】等九支曲子，都是思念侯方域之真情的流露。

当然有的曲子表面看来与侯方域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但反映了兵荒马乱之际，到秦淮河畔旧院寻欢作乐的人也不如从前多了。“血痕一缕在眉梢，胭脂红让娇。孤影怯，弱魂飘，春丝命一条”。自从上次撞头以求一死，受伤颇重，至今迄未痊可也。一个弱女子，在这样的乱世，侯方域又不在身边，而且无确切信息，她感到悲哀是难免的。

“孤影”、“弱魂”云云决非无病呻吟，而是写出了身世的凄凉。作为一名歌妓，本来就无亲人，仅有的假母又被豪门强娶走了，而且是代替自己权充新娘的。有念及此，她既心存感激，也更觉生命的脆弱，真如春丝一样，随时可以被吹断。

“满楼霜月夜迢迢”，夜原无所谓短长，心绪不宁难以入睡，即觉得夜十分长，如酣睡至天明，则夜又十分短也。不能入睡，离愁别恨都上了心头，天明了，心情仍无法随天明而转趋开朗也。

冬天，自然景物本来就呈现一片萧条色彩。在南京，都城被攻破，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早传了过来。深得人心的史可法被马、阮一伙排挤到江北，赤手空拳去督师去了，这一切交织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香君个人的遭遇又特别坎坷，其心情的凄楚更不是一般人所能领会的。

【驻马听】一曲，孔尚任用了看似平常却别具匠心的神来之笔，把旧院中

歌妓们所养的宠物也来描写一番。这些宠物经过精心的调教，自然要学会一些讨好歌妓，尤其是讨好狎客的本领，可以显示出妓院的风雅或豪华，最终目的是使狎客们一掷千金仍旧觉得值得，并不可惜。但这些宠物经过调教，能学会某些技能，但毕竟是动物，也许能稍稍有点鉴貌辨色的本领，却无论如何不可能知道天下大势的演变，更不可能知道如何去适应新的形势。

因此，香君一心牵挂侯郎而又得不到音讯，愁病交困中，拿定了“妆楼再不许风情闹”的主意。但是鹦鹉却全然不知，依旧“呼茶声自巧”，白色的狸猫也全然不知，依旧“偎枕睡偏牢”，这样就使得香君更思念侯方域，更感到凄凉孤单。

【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三曲抒发思念侯方域之缠绵情愫，偶有欢娱恩爱的回忆。为了等待侯方域，她经历了多少折磨？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一一铺叙也觉琐碎，突出“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那一场惊险万状的灾祸就足够了。

永远忘不了那一次田府强娶，她自己撞头以求一死的场面，想到侯方域赠扇以为信物，原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她“独坐无聊，不免取出侯郎诗扇，展看一回”。这才发现扇面“都被血点儿污坏了”，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乔牌儿】则为香君凝视扇上的血迹所唱之曲。“疏疏密密，浓浓淡淡”八个字为下面杨文骢顺手在扇面血迹上勾勒几笔，又添些枝叶，即画成折枝桃花，作了必要的铺垫。

当香君困倦睡去后，杨文骢、苏昆生先后出场。（先后次序如此安排，原有讲究，杨文骢画成桃花扇，香君才能请苏昆生携带此扇去寻访侯方域）杨文骢此时看到那柄扇上“面血溅污”，却又“红艳非常”，就想“添些枝叶”、“点缀起来”，苏昆生为之凑趣，“采摘盆草，扭取鲜汁，权当颜色”。画成之后，苏昆生对之颇为欣赏，给予“真乃桃花扇”的评价。史籍记载，杨文骢好交游，与马士英为姻亲，故干马士英者多缘以进，正人君子对他颇有微词；但剧中他加工了侯方域赠予香君的诗扇，成为一柄桃花扇，千秋风流韵事由此流传不衰，也可以说有一份功劳。

香君醒来，扇已画好。杨文骢说“有画扇一柄，奉赠妆台”，香君看了画，惊喜之余，对杨文骢表示了谢意。

话说回来，剧中的杨文骢究竟不是砥砺名节之士，他虽然同情李香君，但并不理解侯、李之间的坚贞爱情，反而劝香君不要青春守寡。其实，他也太不知趣了，通过上次田仰迎娶的悲剧，他应该知道香君在这个最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是决不会改变主意的。她以燕子楼中守节的关盼盼自比，令杨文骢忍不住感叹：“香君这段苦节，今世少有。”

苏昆生是河南人，世乱还乡，顺便寻访侯方域，他要香君修书一封带去，

也有道理。香君通文理，却自称“言出无文”，确实，纵有千言万语，又何从下笔。杨文骢代笔亦不妥，这儿女私情岂是第三人可代写得出的。

香君忽然想到，既然“奴的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即以此扇代书信，岂非妙不可言。因为扇上桃花最能说明一切，胜过山盟海誓，胜过千言万语。更何况扇为侯郎所赠，而且整个故事情节也是环绕桃花扇而展开的。于是“新书远寄桃花扇，旧院常关燕子楼”，全出至此结束。（蒋星煜）

桃花扇

孔尚任

第二十四出 骂 筵

（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

【缕缕金】风流代，又遭逢。六朝金粉样，我偏通。管领烟花，衔名供奉①。簇新新帽乌衬袍红，皂皮靴绿缝，皂皮靴绿缝。（笑介）

我阮大铖，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挈②，又取在内庭供奉，今日到任回来，好不荣耀。且喜今上性喜文墨，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区区不才，同在文学侍从之班，天颜日近，知无不言。前日进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立刻传旨，命礼部采选宫人，要将《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我想这本传奇，精深奥妙，倘被俗手教坏，岂不损我文名。因而乘机启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强似教手。”圣上从谏如流，就命广搜旧院，大罗秦淮，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余人，交与礼部拣选。前日验他色艺，都只平常，还有几个有名的，都是杨龙友旧交，求情免选，下官只得勾去。昨见贵阳相公说道：“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难道不选好的，倒选坏的不成。”只得又去传他，尚未到来。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下官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邀俺贵阳师相，饮酒看雪。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女，带到席前验看。正是：花柳笙歌隋事业，谈谐裙屐晋风流。（下）

（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上）

【黄莺儿】家住蕊珠宫，恨无端业海风，把人轻向烟花送。喉尖唱肿，裙腰舞松，一生魂在巫山洞。俺卞玉京，今日为何这般打扮？只因朝廷搜拿歌妓，逼俺断了尘心。昨夜别过姊妹，换上道妆，飘然出院，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望城东云山满眼，仙界路无穷。

(飘摇下)(副净、外、净扮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三清客上)

【皂罗袍】(副净)正把秦淮箫弄,看名花好月,乱上帘栊。凤纸签名唤乐工③,南朝天子春心动。我丁继之年过六旬,歌板久抛,前日托过杨老爷,免我前往,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外、净)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不知又传,有何话说?(副净拱介)两位老弟,大家商量,我们一班清客,感动皇爷,召去教歌,也不是容易的。(外、净)正是。(副净)二位青年上进,该去走走,我老汉多病年衰,也不望甚么际遇了。今日我要躲过,求二位遮盖一二。(外)这有何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净)是,是!难道你犯了王法,定要拿去审问不成?(副净)既然如此,我老汉就回去了。(回行介)急忙回首,青青远峰。逍遥寻路,森森乱松。(顿足介)若不离了尘埃,怎能免得牵绊。(袖出道巾、黄绦换介)(转头呼介)二位看俺打扮罢,道人醒了扬州梦④。(摇摆下)

(外)咦!他竟出家去了,好狠心也。(净)我们且坐廊下晒暖,待他姊妹到来,同去礼部过堂。(坐地介)(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杂扮差役跟上)(小旦)桃片随风不结子,(丑)柳绵浮水又成萍。(望介)你看老沈、老张不约俺一声儿,先到廊下向暖,我们走去,打他个耳刮子。(相见诨介)(外问杂介)又传我们到那里去?(杂)传你们到礼部过堂,送入内庭教戏。(外)前日免过俺们了。(杂)内阁大老爷不依,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净)是那几个?(杂)待我瞧瞧票子。(取票看介)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问介)那姓丁的如何不见?(外)他出家去了。(杂)既出了家,没处寻他,待我回官罢!(向净、外介)你们到了的,竟往礼部过堂去。(净)等他姊妹们到齐着。(杂)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吩咐带着女客,席上验看哩。(外、净)既是这等,我们先去了。正是:传歌留乐府,靡笛傍宫墙⑤。(下)(杂看票问小旦介)你是寇白门么?(小旦)是。(杂问丑介)你是卞玉京么?(丑)不是,我是老妥。(杂)是郑妥娘了。(问介)那卞玉京呢?(丑)他出家去了。(杂)咦!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问介)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想是李贞丽了?(小旦)不是,李贞丽从良去了!(杂)我方才拉她下楼,她说是李贞丽,怎的又不是?(丑)想是她女儿顶名替来的。(杂)母子总是一般,只少不了数儿就好了。(望介)她早赶上来也。

【忒忒令】(旦)下红楼残腊雪浓,过紫陌早春泥冻。不惯行走,脚儿十分痛。传凤诏选蛾眉⑥,把丝鞭,骑骄马,催花使乱拥。

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杂喊介)快些走动!(旦到介)(小旦)你也下楼了,屈尊,屈尊。(丑)我们造化,就得服侍皇帝了。(旦)情愿奉让罢。(同行介)(杂)前面是赏心亭了,内阁马老爷,光禄阮老爷,兵部杨老爷,少刻即到。你们

各人整理伺候。(杂同小旦、丑下)(旦私语介)难得他们凑来一处,正好吐俺胸中之气。

【前腔】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丑腔恶态,演出真《鸣凤》⑦。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⑧,声声骂,看他懂不懂。(净扮马士英)(副净扮阮大铖)(末扮杨文骢)(外、小生扮从人喝道上)(旦避下)

(副净)琼瑶楼阁朱微抹,(末)金碧峰峦粉细勾。(净)好一派雪景也。(副净)这座赏心亭,原是看雪之所。(净)怎么原是看雪之所?(副净)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说道:"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因建此亭。(净看壁介)这壁上单条,想是周昉雪图了。(末)非也。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净)妙,妙!你看雪压钟山,正对图画,赏心胜地,无过此亭矣。(末吩咐介)就把炉、榼、游具,摆设起来。(外、小生设席坐介)(副净向净介)荒亭草具,恃爱高攀,着实得罪了。(净)说那里话。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费千金盛设,十分丑态,一无所取,徒传笑柄。(副净)晚生今日扫雪烹茶,清谈攀教,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净)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厉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末)虽然厉害,却也公道,原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非为我辈而设。(净)据学生看来,都吃了奉承的亏。(末)为何?(净)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何尝不是一个文人,现今《鸣凤记》里抹了花脸,着实丑看,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副净打恭介)是,是!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末)请酒!(同举杯介)(副净问外介)选的妓女,可曾叫到了么?(外禀介)叫到了。(杂领众妓叩头介)(净细看介)(吩咐介)今日雅集,用不着他们,叫他礼部过堂去罢。(副净)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净)留下那个年小的罢。(众下)(净问介)他唤什么名字?(杂禀介)李贞丽。(净笑介)丽而未必贞也。(笑向副净介)我们扮过陶学士了,再扮一折党太尉何如⑨?(副净)妙,妙!(唤介)贞丽过来斟酒唱曲。(旦摇头介)(净)为何摇头?(旦)不会。(净)呵呀!样样不会,怎称名妓?(旦)原非名妓。(掩泪介)(净)你有甚心事,容你说来。

【江儿水】(旦)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几番要向君王控。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懂恐。

(净)原来有这些心事。(副净)这个女子却也苦了。(末)今日老爷们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旦)杨老爷知道的,奴家冤苦,也值当不的一诉。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净怒介)唾！这妮子胡言乱道，该打嘴了。(副净)闻得李贞丽，原是张天如、夏彝仲辈品题之妓，自然是放肆的。该打，该打！(末)看他年纪甚小，未必是那个李贞丽。(旦恨介)便是他待怎的！

【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千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副净)好大胆，骂的是那个？快快采去丢在雪中。(外采旦推倒介)(旦)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副净)这奴才，当着内阁大老爷这般放肆，叫我们都开罪了。可恨，可恨！(下席踢旦介)(末起拉介)(净)罢，罢！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末)是，是！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地悬绝，何足介意。(副净)也罢！启过老师相，送入内庭，拣着极苦的脚色，叫他去当。(净)这也该的。(末)着人拉去罢。(杂拉旦介)(旦)奴家已拚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10]，吐不尽鹃血满胸。(拉旦下)

(净)好好一个雅集，被这奴才搅乱坏了。可笑，可笑！(副净、末连三揖介)得罪，得罪！望乞海涵，另日竭诚罢。(净)兴尽宜回春雪棹，(副净)客羞应斩美人头。(净、副净、从人喝道下)(末吊场介)可笑香君才下楼来，偏撞两个冤对，这场是非免不了的。若无下官遮盖，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罢，罢！选入内庭，倒也省了几日悬卦。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如何是好？(想介)有了，画友蓝瑛托俺寻寓，就接他暂住楼上，待香君出来，再作商量。

赏心亭上雪初融，煮鹤烧琴宴巨公。
恼煞秦淮歌舞伴，不同西子入吴宫。

〔注〕 ①供奉：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唐宋时职官亦有供奉之名。 ②贵阳相公：指马士英，马为贵州贵阳人。 ③凤纸：绘有金凤的名贵纸张，唐时文武官诰及道教青词用之。后亦代指帝王诏旨。 ④扬州梦：典出唐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⑤靥(yè)笛：指吹奏笛子。靥，按。 ⑥凤诏：帝王的诏书。晋陆翔《邺中记》："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 ⑦鸣凤：明代传奇《鸣凤记》，作者佚名，或谓王世贞作，写杨继盛、邹应龙等与奸臣严嵩父子的斗争。 ⑧"俺做"二句：祢衡，东汉末人，性孤傲，孔融荐之于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屈就。曹操命其作鼓吏，欲辱之于众前。祢衡乃裸身击鼓，作《渔阳参挝》，复于营门前捶地骂曹。 ⑨"我们"二句：陶学士，即宋初名臣陶穀，曾仕周为翰林学士，党太尉即宋初功臣党进，封太尉。陶穀曾得党进家姬，一日以雪水烹茶，问其党家有此风味否，家姬答称党氏粗人，但知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美酒而已。 ⑩鹃血：传说杜鹃鸟为古蜀君杜宇之魂所化，其声凄苦，常啼至血出。

前面《哄丁》、《侦戏》诸出均为复社文士对阮大铖所作所为之嘲骂。其实，比起阮大铖来，权位更高的马士英，其贪鄙奸诈皆有过之无不及。弘光朝

之迅速土崩瓦解，马士英应负主要责任。孔尚任之所以要虚构《骂筵》这出并无历史依据的戏，就是为了对马士英作正面的口诛笔伐。如果不设计这一规定情景，对马士英真太便宜了。回答"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等问题，便有欠完整。因此《骂筵》实为填补此空白而作，决非可有可无也。

阮大铖有才无德，所作《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在明代末年确是相当突出的，很注意结构上的严密，其喜剧风格、喜剧效果一时之间无人能企及。现在从弘光帝一心贪恋女色歌舞引出阮大铖以传奇献媚，为了取得最佳演出效果，又征选秦淮名妓排练，情节倒是设计得天衣无缝，顺理成章，很经得起推敲。

阮大铖邀杨文骢，原在意中。第一，杨文骢懂得场上歌舞，是个行家。第二，杨文骢和秦淮众歌妓本来就是怪熟悉的老相识。第三，杨文骢是马士英的妹婿，又是阮大铖的盟弟，与阮大铖私交相当不错，在这种场合，少了杨文骢，也会使阮大铖十分不爽。

当然还要邀请马士英，首先是向马士英献媚；其次要让弘光帝观看演出的话，先由马士英看排练，也等于是一次审查。可以看到阮大铖想得相当周到。

一面听唱，一面饮酒赏雪，明明是奸佞勾结，却还假作风雅，令人齿冷。阮大铖自谓："花柳笙歌隋事业，谈谐裙屐晋风流。"隋炀帝在扬州贪恋烟花，终于亡国，前一句还恰如其分；后一句则未免自我感觉太好了，令人作呕。马士英、阮大铖辈较晋代王谢之文采风流相去甚远，无法类比也。

明末民间艺人、歌妓之民族思想均较强烈，在一般大名士忝颜惜命，甚至卖友求荣，甘为马士英辈做鹰犬之际，他们不约而同走上了出世的道路，或隐居，或皈依释道。《骂筵》穿插卞玉京的"飘然出院"，丁继之的"要躲过"，首先是以实际行动，反对阮大铖他们迎合弘光帝的荒淫享乐，也是为李香君、侯方域后来的入道作必要的铺垫。

《骂筵》者，歌妓李香君骂筵席上的马士英、阮大铖等衮衮诸公也。丁继之唱【皂罗袍】时，尚未开宴。"凤纸签名唤乐工，南朝天子春心动"两句，指弘光皇帝之荒淫无道。崇祯帝吊死煤山之后，南京拥立新的皇帝，对抗南下的清军，原是必要的措施。但在众多皇子皇孙之中究竟立谁，大有选择的余地。马士英辈迎立福王，原非为社稷计，乃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弘光帝就位，对马士英辈感激万分，弘光热衷声色，马士英辈百计迎合，正所谓沆瀣一气。当清兵压境，南京危殆之际，弘光帝居然有闲情逸致，亲笔下诏召乐工，其昏庸荒唐可谓旷古罕有。可以认为丁继之已经在骂了，不过骂得文雅些、含蓄些，实际上是为李香君的骂筵先来一支序曲。

众歌妓先后奉诏来到时，香君是最后才到，这样让她处于引人注目的地

位。差役们由此有所议论，她究竟是李贞丽？还是李香君？谁都吃不准。这一穿插，和《守楼》有关的曲文、科介是彼此呼应的。

香君得知马士英、阮大铖等即将来到，反倒很高兴。因为"他们凑在一起，正好吐俺胸中之气"。她唱了一曲【忒忒令】，骂阮大铖对马士英就如"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真的像把《鸣凤记》重新搬上了舞台一样。这时香君已下了决心，打算学一学东汉末年击鼓骂曹操的祢衡，痛骂权奸一番。

为了使细节上也能前后有更多的贯串，此前孔尚任让马士英和阮大铖也议论起严嵩来，还谈到了《鸣凤记》。阮大铖为严嵩开脱，说严嵩原是文人，被赵文华等奉承坏了事，并恬不知耻地说马士英是不喜欢奉承的，他阮大铖也没有奉承，只是对老师相"心悦诚服而已"。这原是比一般谄媚之言更肉麻的套话，手法也不新鲜，但马士英听得十分舒服，也实在可笑。

李香君所唱【江儿水】，是骂的开始，控诉情侣拆散之苦、母女离别之恨，妙在不提罪魁祸首，因此马、阮全被蒙在鼓里，没什么气恼的反应。马士英只说："原来有这些心事。"阮大铖则叹道："这个女子却也苦了。"倒是杨文骢怕她再唱下去会出事，忙道："老爷们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

李香君这下就把问题挑开："杨老爷知道的。"可想而知，杨文骢这时必定十分尴尬。接下去香君唱一曲【五供养】，把锋芒直指"堂堂列公"，斥责马、阮辈不应该"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这时马士英受不了了，发怒惊呼："该打嘴了。"

阮大铖在边上说了两句话，道李贞丽（其实是李香君）"自然是放肆的"，似乎是为之缓颊，但"该打，该打"的附和，却表明他对唱曲的女子没有什么同情心。把事情扯到张溥、夏允彝等复社领袖人物身上去，更见出他的险恶用心，他巴不得马士英扩大对东林党遗老与复社文人的打击面。

李香君再唱【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因为阮大铖是直接的迫害者，所以成了被骂的重点人物。阮大铖比马士英听了也更不受用，心生恶念，欲置李香君于死地，唤人将她"丢在雪中"，并跑上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幸得杨文骢有心回护，拉开阮大铖，香君才没受更多的苦楚。

马士英也很气恼，但他自命不凡，作出不屑与小女子计较之态，说："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杨文骢见势，忙顺着他的意思说："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悬地绝，何足介意。"阮大铖恨犹未消，提了一个处置办法，将她"送入内庭，拣着极苦的脚色，叫他去当"。这样，香君总算保住性命。

有人认为孔尚任写此一出《骂筵》是受了明徐渭所作杂剧《四声猿》中《狂鼓史渔阳三弄》的影响，有此可能。但《骂筵》情节较曲折，而且所骂更出被骂者意料之外，戏剧性更强。　　（蒋星煜）

桃 花 扇

孔尚任

第二十八出 题 画

(小生扮山人蓝瑛上)美人香冷绣床闲,一院桃开独闭关。无限浓春烟雨里,南朝留得画中山。自家武林蓝瑛①,表字田叔,自幼驰声画苑。与贵筑杨龙友笔砚至交,闻他新转兵科,买舟来望,下榻这媚香楼上。此楼乃名妓香君梳妆之所,美人一去,庭院寂寥,正好点染云烟,应酬画债。不免将文房画具,整理起来。(作洗砚、涤笔、调色、揩盏介)没有净水怎处?(想介)有了,那花梢晓露,最是清洁,用他调丹濡粉,鲜秀非常。待我下楼,向后园收取。(手持色盏暂下)(生新衣上)

【破齐阵】地北天南蓬转,巫云楚雨丝牵②。巷滚杨花,墙翻燕子,认得红楼旧院。触起闲情柔如草,搅动新愁乱似烟。伤春人正眠。

小生在黄河舟中,遇着苏昆生,一路同行,心忙步急,不觉来到南京。昨晚旅店一宿,天明早起,留下昆生看守行李;俺独自来寻香君,且喜已到院门之外。

【刷子序犯】只见黄莺乱啭,人踪悄悄,芳草芊芊。粉坏楼墙,苔痕绿上花砖。应有娇羞人面,映着他桃树红妍③。重来浑似阮刘仙④,借东风引入洞中天。

(作推门介)原来双门虚掩,不免侧身潜入,看有何人在内。(入介)

【朱奴儿犯】呀,惊飞了满树雀喧,踏破了一墀苍藓。这泥落空堂帘半卷,受用煞双栖紫燕。闲庭院,没个人传。蹑踪儿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楼前。

(上指介)这是媚香楼了。你看寂寂寥寥,湘帘昼卷,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他,慢慢的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他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作上楼介)

【普天乐】手拽起翠生生罗襟软,袖拨开绿杨线。一层层栏坏梯偏,一桩桩尘封网罥。艳浓浓楼外春不浅,帐里人儿腼腆。(看几介)从几时收拾起银拨冰弦,摆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盏,待做个女山人画叉乞钱⑤。

(惊介)怎的歌楼舞榭,改成个书院画轩?这也奇了。(想介)想是香君替

我守节，不肯做那青楼旧态，故此留心丹青，聊以消遣春愁耳。(指介)这是香君卧室，待我轻轻推开。(推介)呀！怎么封锁严密，倒像久不开的。这又奇了，难道也没个人看守。(作背手徬徨介)

【雁过声】萧然，美人去远，重门锁云山万千。知情只有闲莺燕。尽着狂尽着颠，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熬煎，才待转，嫩花枝靠着疏篱颤。(下听介)帘栊响，似有个人咯喘。

(瞧介)待我看是谁来。(小生持盏上楼)(惊见介)你是何人，上我寓楼？(生)这是俺香君妆楼，你为何寓此？(小生)我乃画士蓝瑛。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来寓的。(生)原来是蓝田老，一向久仰。(小生问介)台兄尊号？(生)小生河南侯朝宗，亦是龙友旧交。(小生惊介)呵呀！文名震耳，才得会面。请坐请坐！(坐介)(生)我且问你，俺那香君那里去了？(小生)听说被选入宫了。(生惊介)怎、怎的被选入宫了？几时去的？(小生)这倒不知。(生起掩泪介)

【倾杯序】寻遍，立东风渐午天，那一去人难见。(瞧介)看纸破窗棂，纱裂帘幔。裹残罗帕，戴过花钿，旧笙箫无一件。红鸳衾尽卷，翠菱花放扁⑥。锁寒烟，好花枝不照丽人眠。

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今日小生重来，又值桃花盛开，对景触情，怎能忍住一双眼泪。(掩泪坐介)

【玉芙蓉】春风上巳天⑦，桃瓣轻如剪。正飞绵作雪，落红成霰。不免取开画扇，对着桃花赏玩一番。(取扇看介)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这都是为着小生来。携上妆楼展，对遗迹宛然，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

(小生)请教这扇上桃花，何人所画？(生)就是贵东杨龙友的点染。(小生)为何对之挥泪？(生)此扇乃小生与香君订盟之物。

【山桃红】那香君呵，手捧着红丝砚⑧，花烛下索诗篇。(指介)一行行写下鸳鸯券。不到一月，小生避祸远去，香君闭门守志，不肯见客，惹恼了几个权贵，放一群吠神仙朱门犬。那时硬抢香君下楼，香君着急，把花容呵，似鹃血乱洒啼红怨。这柄诗扇恰在手中，竟为溅血点坏。(小生)可惜可惜！(生)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竟成了几笔折枝桃花。(拍扇介)这桃花扇在，那人阻春烟。(小生看介)

画的有趣，竟看不出是血迹来。(问介)这扇怎生又到先生手中？(生)香君思念小生，托他师父到处寻俺，把这桃花扇当了一封锦字书。小生接得此扇，跋涉来访，不想香君又入宫去了。(掩泪介)(末扮杨龙友冠带)

(从人喝道上)台上久无秦弄玉[9],船中新到米襄阳[10]。(杂人报介)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门外下轿了。(小生慌迎见介)(末上楼见生)(揖介)侯兄几时来的?(生)适才到此,尚未奉拜。(末)闻得一向在史公幕中,又随高兵防河。昨见塘报[11],高杰于正月初十日,已为许定国所杀,那时世兄在那里来?(生)小弟正在乡园,忽遇此变,扶着家父逃避山中,一月有余。恐为许兵踪迹,故又买舟南来。路遇苏昆生,持扇相访,只得连夜赴约。竟不知香君已去。(问介)请问是几时去的?(末)正月人日被选入宫的。(生)到几时才出来?(末)遥遥无期。(生)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末)此处无可留恋,倒是别寻佳丽罢。(生)小生怎忍负约,但得他一信,去也放心。

【尾犯序】望咫尺青天,那有个瑶池女使[12],偷递情笺。明放着花楼酒榭,丢做个雨井烟垣。堪怜!旧桃花刘郎又撚[13],料得新吴宫西施不愿。横揣俺天涯夫婿,永巷日如年。

(末)世兄不必愁烦,且看田叔作画罢。(小生画介)(生、末坐看介)这是一幅《桃源图》?(小生)正是。(末问介)替那家画的?(小生)大锦衣张瑶星先生[14],新修起松风阁,要裱做照屏的。(生赞介)妙妙!位置点染,别开生面,全非金陵旧派[15]。(小生作画完介)见笑,见笑!就求题咏几句,为拙画生色如何?(生)不怕写坏,小生就献丑了。(题介)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16]。归德侯方域题。(末读介)佳句。寄意深远,似有微怪小弟之意。(生)岂敢!(指画介)

【鲍老催】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趁着未斜阳将棹转。(起介)

(末)世兄不要埋怨,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俺虽至亲好友,不敢谏言。恰好人日设席,唤香君供唱,那香君性气,你是知道的,手指二公一场好骂。(生)呵呀!这番遭他毒手了。(末)亏了小弟在旁,十分劝解,仅仅推入雪中,吃了一惊。幸而选入内庭,暂保性命。(向生介)世兄既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生)是,是!承教了。(同下楼行介)

【尾声】热心肠早把冰雪咽,活冤业现摆着麒麟榼[17]。(收扇介)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竟下介)

(末)我们别过蓝兄,一同出去罢。(生)正是忘了作别。(作别介)请了!(小生先闭门下)(生、末同行介)

(生)重到红楼意惘然,(末)闲评诗画晚春天。
(生)美人公子飘零尽,(末)一树桃花似往年。

〔注〕 ①武林:即今浙江杭州。 ②巫云楚雨:喻男女欢爱。典出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③"应有"二句:唐孟棨《本事诗》载士人崔护清明游都城南庄,扣门求饮,有送水女子眉目传情;次年复至,则门墙如故,而其人不可复见,因题诗于门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④阮刘:东汉人阮肇、刘晨。传说他们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留居半载,及归家,则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 ⑤画叉:宋苏轼与秦观书曾言己初贬黄州,恐月钱不够用,遂将四千五百钱平分三十份悬于梁上,每日以画叉挑取一份用之,有余则积存起来,待客至之时再用。词即用此典。 ⑥菱花:指镜子。 ⑦上巳:节日名,旧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古时有在这天修禊玩赏的习俗。魏晋以后此节固定为三月三日。 ⑧红丝砚:一种名砚,产于山东益都,装入墨盒,磨好的墨汁可数日不干。 ⑨秦弄玉:即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嫁善吹箫的萧史为妻,从之学吹箫作凤鸣,一日吹箫引凤,双双仙去。后因以"弄玉"代指精于音乐的女子。 ⑩米襄阳: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后定居润州,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世称米襄阳。此代指蓝瑛。 ⑪塘报: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塘报》:"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改曰塘报。" ⑫瑶池: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 ⑬桃花刘郎:用唐刘禹锡事。刘禹锡被贬谪朗州,十年后奉召回京,作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遭政敌攻击,再贬远州。后复被召回京任职,又作诗云:"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⑭大锦衣:指锦衣卫都指挥。锦衣卫与东、西厂为明代著名的特务机构。 ⑮金陵旧派:指五代宋初画家巨然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派。因巨然为江宁人,又因清初画坛有金陵八家,故此派称"金陵旧派"。 ⑯"原是"四句:此为题《桃源图》之绝句,句意自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生发出。 ⑰麒麟楦:喻徒有其表而不中用的人。唐冯贽《云仙杂记·麒麟楦》引《朝野佥载》:"唐杨炯每唤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以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

《桃花扇》一剧中,在侯、李分别后,《守楼》、《寄扇》等出都是写香君对侯方域的刻骨相思,而离开南京北上的侯方域对香君又何尝忘情呢?但是大半部戏过去了,却没有一出戏对此展开充分的描写,直到第二十八出《题画》才有了交代。

此前的一出为《逢舟》,携桃花扇去为香君寻访侯方域的苏昆生,在兵荒马乱中居然遇到了侯方域。至于先遇到的李贞丽,她自己称:"妾心厌倦烟花,伴着老兵度日,却也快活。"也算是有了归宿,作者就不再在她身上花笔墨了。

此刻侯方域回南京,当然仍有危险,但留在河南,也不安全,许定国手下

人不会放过他。既然香君万分惦念着他，那么就与苏昆生一起回南京也好。他哪里知道苏昆生离南京北上之后，香君又受了那么许多折磨！

侯方域清早到达旧院门外之时，这“巷滚杨花，墙翻燕子”的烂熳春光，使他觉得“红楼旧院”还是和从前一样可爱。想起两情缱绻的往事，他感到心如柔草，但别后世事多变，国步维艰，又让他愁似乱烟。行到院门前，他又想象心上人伤春伤别，正倦而卧眠。

由于香君被选进内府之后，喜欢书画的杨文骢请画家蓝瑛来此暂住，所以里里外外并没有显露出十分荒芜、冷落的气氛。但是，“人踪悄悄，芳草芊芊”，终觉静得出奇。“应有娇羞人面”，事实上却没有。侯方域没有想到此来已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仍一步一步往香君原来的香闺走去。

周遭依然没见一个人，庭院成了莺儿和燕子的乐园了。即使香君迟睡未起，那么也应该有人通报一声有客来访啊！但是“闲庭院，没个人传”，不免令侯方域感到困惑。

不过他想，据苏昆生所说，香君仍应在媚香楼，不管怎样，上去就能见到她了。于是他轻脚轻手走上楼去，准备给香君一个意外的惊喜。

哪知却是侯方域自己感到意外。原来屋中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楼梯栏杆坏了也没人修理，四处都是积尘蛛网也没有人打扫。再看几上陈设，也和从前不同，乐器也不摆在那里了，却放着些作画的颜料。他起初怀疑香君在学画以排遣春愁。直到推不开香君原来的卧室，他才断定“美人去远”了。

一直以为能够马上和心上人会面的侯方域来到这里，却发现自己的满心希望竟然完全落空，自然惆怅万分。他叹息“知情只有闲莺燕”，“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令自己心中如受熬煎。直到和被杨文骢请来照看媚香楼的蓝瑛见面，他才知道香君已被选入宫中，但详情则仍不得而知。想到当初两人定情之时正是桃花盛开的春日，如今重来，又值桃花绽放，怎能不触绪伤怀，忍不住“取开画扇，对着桃花赏玩一番”。他和香君，可以说是“为桃花结下死生冤”。

如此，仍不足以写尽侯方域相思之苦，于是作者让蓝瑛对侯方域连发“请教这扇上桃花何人所画”、“为何对之挥泪”二问，侯方域则唱【山桃红】作答，这样侯方域就有充分发挥的余地。

揆作者之意，本出的一个作用是对侯方域的品格作一定程度的修补。《却奁》出中侯方域立场不坚定，有失正直之士的风范，香君则坚决不收受阮大铖的馈赠（也就是不接受阮大铖的收买），退掉妆奁，显得大义凛然。《题画》出中，让侯方域单独出面，一抒对香君的思念，也就完成了对男主人公忠于爱情的人物形象的完满刻画。

侯方域这次重到媚香楼，目睹人去楼空，感情悲戚出乎内心。他决心在媚香楼耐心等待香君出宫，不辜负香君对他的一片真心。这时杨文骢乘官轿

来看蓝瑛，与侯方域重又相见。作为原介绍人的杨文骢居然劝侯方域："此处无可留恋，倒是别寻佳丽罢。"这两句话哪有丝毫人情味，更不说名士风度了。

侯方域毕竟不肯做负心汉，【尾犯序】再一次咏叹触景伤怀、生离死别之痛苦。知道香君归来难有确期，这苦苦等待的日子实在难以度过。

杨文骢不理解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的相爱真情，十分轻巧地劝他："不必愁烦，且看田叔作画罢。"侯方域就不和他多谈了。

正好蓝瑛画的是《桃源图》，还请侯方域为之题诗一首。侯方域为《桃源图》题了诗，相当含蓄地批评了杨文骢，表示自己仍旧清醒得很，不会胡涂到随便轻信"渔郎"的指点。

杨文骢察觉到了侯方域"似有微怪小弟之意"，怕他把自己视为马、阮的走狗，便向他表白一番，说当时"十分劝解"，为香君说了许多好话，才使她保住性命。并告诉他"既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杨文骢的这几句话，倒也是好意，侯方域遂应道"是，是！承教了"，唱出"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而结束【尾声】。

过去曾有人认为《题画》可有可无，若干改编本也常不保留此一关目。笔者则以为此出决不可少。为与《寄扇》前后呼应计，为渲染悲剧气氛计，为使侯方域人物性格完整计，为使全剧组织结构严密无间计，《题画》均不可少也。

（蒋星煜）

桃　花　扇

孔尚任

第三十八出　沉　　江

（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

【锦缠道】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那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拚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①，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指介）那城阙隐隐，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软，不能走动，如何是好？（惊介）呀！何处走来这匹白骡，待俺骑上，沿江跑去便了。（骑骡）（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骡鞯，空江

野路，哭声动九原[2]。日近长安远[3]，加鞭，云里指宫殿。

(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残年还避乱，落日更思家。(外撞倒副末介)(副末)呵哟哟！几乎滚下江去。(看外介)你这位老将爷好没眼色！(外下骡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问你，从那里来的？(副末)南京来的。(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还不知么，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目下北兵过江，满城大乱，城门都关的。(外惊介)呵呀，这等去也无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副末惊介)听他哭声，倒像是史阁部。(问介)你是史老爷么？(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认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外认介)是呀！那日恸哭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敢。请问老爷，为何这般狼狈？(外)今夜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缒下来的。(副末)要向那里去？(外)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顿足哭介)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登高望介)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灵怨[4]。(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的冠裳而去。(摘帽脱袍靴介)摘脱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爷竟像要寻死的模样。(拉住介)老爷三思，不可短见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跳入江翻滚下介)

(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爷呀，史老爷呀！好一个尽节忠臣，若不遇着小人，谁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丑扮柳敬亭携生忙上)偷生辞狱吏，避乱走天涯。(末扮陈贞慧)(小生扮吴应箕)(携手忙上)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生呼介)定兄，次兄，日色将晚，快些走动。(末、小生)来了。(丑)我们出狱，不觉数日，东藏西躲，终无栖身之地。前面是龙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罢！(末)是，是。(见副末介)你这位老兄，为何在此恸哭？(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由不的伤心哭他几声。(生)史阁部怎得到此？(副末)今夜扬州城陷，逃到此间，闻的皇帝已走，跺了跺脚，跳下江去了。(生)那有此事？(副末指介)这不是脱下的衣服靴帽么！(丑看介)你看衣裳里面，浑身朱印。(生)待俺认来。(读介)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生惊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末)设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副末设衣冠介)(众拜哭介)

【古轮台】(合)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

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⑤。(生拍衣冠大哭介)

(丑)阁部尽节,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过哀,大家分手罢!(生指介)你看一望烟尘,叫小生从那里归去?(末)我两人绕道前来,只为送兄过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随俺南行。(生)这纷纷乱世,怎能终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罢。(小生)侯兄主意若何?(生)我和敬亭商议,要寻一深山古寺,暂避数日,再图归计。(副末)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那边地方幽僻,尽可避兵,何不同往?(生)这等极妙了。(末、小生)侯兄既有栖身之所,我们就此作别罢!(拜别介)伤心当此日,会面是何年?(末、小生掩泪下)(生问副末介)你到栖霞山中,有何公干?(副末)不瞒相公说,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虚应故事;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当时约些村中父老,捐施钱粮,趁着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不料南京大乱,好事难行,因此携着钱粮,要到栖霞山上,虔请高僧,了此心愿。(丑)好事,好事!(生)就求携带同行便了。(副末)待我收拾起这衣服靴帽着。(丑)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处去?(副末)我想扬州梅花岭⑥,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待大兵退后,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生)如此义举,更为难得。(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随行介)

【余文】山云变,江岸迁,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⑦?

(副末)千古南朝作话传,　　(丑)伤心血泪洒山川。

(生)仰天读罢《招魂》赋⑧,(副末)扬子江头乱暝烟。

〔注〕①仪真:即今江苏仪征。　②九原:九州大地。　③"日近"句: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长安古时多代指京城,此指南京。　④湘累(léi):指战国楚赴水自尽的屈原。湘,湘水。累,无罪冤死之人。　⑤大招:《楚辞》篇名,汉王逸说是"屈原所作",后人有不同看法。招,指招魂。　⑥梅花岭:在扬州广储门外,上有史可法衣冠冢。《明史·史可法传》载史可法就义次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郊外之梅花岭"。　⑦寒食:节日名,清明节前的一天或两天,当天禁火冷食。俗传为纪念介之推而设。　⑧招魂:《楚辞》篇名,汉王逸说是宋玉哀屈原"魂魄放佚"而作,近人则多认为是屈原所作。

《沉江》为《桃花扇》第三十八出,以后还有《入道》、《栖真》、《余韵》三出,但这三出合起来,也并没有多少复杂的情节,只是全剧的篇幅较大的尾声。也就是说《沉江》实际上是全剧的结束了。以桃花扇为信物的这一场风流韵事由于国破家亡而无法再延续下去,而代表明朝坚决抗清的史可法曾经起过较大的作用,曾经被视作民族精神的象征,此时此刻,一切希望均已破灭,于

是沉江自尽。从此,南明弘光朝成了陈迹。

史可法为明朝鞠躬尽瘁,但事与愿违,前面《誓师》一出他在【贺圣朝】曲中就唱出"两年吹角列营,每日调马催征。军逃客散鬓星星,恨在广陵城",苍凉悲壮,已预示了其悲剧性结局。

《沉江》实际上是虚构的情节,假定史可法本还寄一线希望于弘光帝,当从他人口中得知南京城破之前,弘光小朝廷已树倒猢狲散,弘光帝本人也早逃窜出城时,他才决定沉江以殉国。从逻辑上说,这样的虚构还是可以成立的。

【天下乐】一曲,史可法把自己比作"断篷船"和"无家犬",是十分形象化的比喻。船仗篷帆受风而进,史可法在绝望之中,无一事能鼓其劲,无一事不泄其气,确如船之断篷,寸步难进。犬效忠之对象为主人,弘光朝土崩瓦解,使史可法感到已无可以为之效忠的对象,产生了"无家犬"式的幻灭感。认为亡国之臣,不配穿戴冠裳而死,自责甚严。这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穷途末路的忠臣的悲壮形象。

南明弘光朝的事不可为,在扬州城破之前,早就可以看出种种迹象。而根据大量史籍(如全祖望《梅花岭记》等)的记载,史可法是在扬州城破时就以身殉国的,并无脱走欲往南京保驾之事。清代所修《明史》,史可法有传,亦未讳言史可法为清兵所杀。有过一些谣传,称史可法逃出扬州,并未死难,这原是部分民间抗清武装所散布,借以为唤起抗清斗争之手段。孔尚任对这一重要人物的事迹肯定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不可能不知他是怎么死的。他在剧中单列《沉江》一出,原有不得已的苦衷。直写史可法死于清兵之手,深恐得罪于朝廷,他出于无奈,才用了这一构思。

由于孔尚任本人在《凡例》中强调:"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所以《桃花扇》一剧向来被推为历史剧的典范。身为历史学家的梁启超注释《桃花扇》时,在此出即大发议论:"云亭著书在康熙中叶,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既作历史剧,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纪载终不可为训。"笔者则认为写史可法死于扬州,势必出现清将清兵,场面处理十分困难,得罪朝廷在所难免。在权衡之后,他才采用沉江之说,并不是他认为史可法死于龙潭也。这一苦衷,按常理说,梁启超也应该能理解才对,加以苛责,实在没有必要。

老赞礼的出场,是为了要他作为史可法投江尽忠的目击者,好让他告诉陆续到此的柳敬亭、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诸人。

史可法跳江自沉,既是虚构,自然孔尚任可以多发挥一点想象力。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的墓是衣冠冢,孔尚任从此得到启发,处理为脱下冠服而跳江。再就是在场诸人本有"史阁部怎得到此"的疑虑,所以又查看了脱下的衣裳,果然发现"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这样的虚构给

了人们以铁证如山的印象。

【古轮台】曲是众人为史可法所唱悼歌，又是为明皇朝唱的挽歌。声泪俱下，令人百感凄恻。孔尚任仍旧小心谨慎，避免接触民族矛盾，把清代的取代明朝避重就轻地说成是"尽归别姓"，其实又何止是别姓而已。

剧中安排柳敬亭等人作为史可法沉江的见证，史可法的沉江乃为写他们的归隐或出家增加了砝码，因为史可法这位忠贞的大臣原是他们对明朝的最后一线希望之所系，这最后一线希望既破灭，对尘世也就再无留恋之余地了。

（蒋星煜）

小　忽　雷　孔尚任　顾　彩

第三十二出　秋宫拨怨

（场上设妆台、床、帐等物）（旦宫妆上）

【古调笑】梧桐夜雨寂寞，听来都是魂消。咫尺家园路遥。遥路，遥路，插翅也难飞去！（作挑灯向绣窗针指介）

奴家自入深宫，忽经数载。身在歌楼舞院，心依裙布荆钗。虽蒙圣上恩许放归，未知何日！那梁郎自从宜春院中一番相见，此后信息杳然。料他绝意姻缘，谁敢向宫闱问信！好不伤情也呵。（停针泪介）今昔宫门深闭，秋雨濛濛，灯焰无光，庭梧乱坠。才向绣床针指，不觉睡魔到来。（欠伸介）不免解去罗衣，且向牙床歇息。（作卸妆解衣就床欲睡介）（内打一更介）（旦睡又起钩帐揩泪介）听外边风雨之声，一发大了。睡又睡不成，满腔心事，欲诉无因，不免取过小忽雷，悄弹一曲。正是：人间无限伤心事，尽在梧桐夜雨中。（起取小忽雷坐床上身拥半衾低弹唱介）

【北一枝花】则听这潇潇雨打窗，淅淅风吹叶。孤灯荧一点，倦眼晕双遮。仇恨千叠，心绪倩谁说！拥寒衾把半幅儿轻拽，那悉阑珊檐马无情也①，助俺一声声痛咽！

这小忽雷呵，

【梁州第七】瘦削劣檀槽漫挟②，侧楞筝玉柱偷捻③，乍横来膝上浑如铁。把冰弦暗整，纤指轻揲。宫商悄换，角徵微叶④。待弹个古明妃出塞分别，待弹个小文姬思汉呜咽，待弹个绿珠儿楼坠伤嗟。

便弹得弦断心绝，怎诉尽其中郁结！叹生来命薄无如妾，欲诉除非天也。待叫破层云帝座彻，俺又怕雷迅风烈。

想起梁郎那亲事呵，

【牧羊关】生小联鸳谱，婴年受凤牒。须不是无媒少聘莽饶舌，现放着同气连枝，亲交喜帖。俺不曾窥墙私见影⑤，掷果偶逢车⑥。闻说他少年人多才俊，因此上梦魂中心愿惬。(内打二更介)(旦又弹介)

【菩萨梁州】这段姻缘甫能宁贴，谁料中途顿起磨蜇⑦。惨可可将奴凌逼向丹穴⑧，声言另许仇门者。那才郎去后音尘绝，要相见甚时节？俺有口浑身怎辩折，泪眼乜邪⑨。

可恨哥哥，见奴不肯另配，竟自报名选册，被仇士良那厮，生生上门抢入宫来。

【哭皇天】越越的闷葫芦难猜破，没头鹅生吃跌。送俺去教吹弹是前世孽，投着个女先生当了今世爷。每日价将丝桐不舍。他道俺忒聪明又色艺绝。要博得天颜欢悦，抛闪下共枕同穴。

最可怜是梁郎在宜春院相见之时也！

【乌夜啼】檀郎睹面难亲热⑩，好一似梦迷离月被云遮，待近身未语先呜咽。这时节偷转双睫，眉锁千叠，心系百结，肠又摧裂。那旁人纵是石和铁也，须揾不尽衫襟血！他那里正难决，我这里又遭灭，怕这一番相逢，断送了他少年也。(悲介)(略住又弹介)

【骂玉郎】荒鸡梦冷深深夜⑪，没意绪转伤嗟，照人愁只有那朦胧月。静悄悄针剪歇，闷腾腾理衣褶，扑簌簌泪满颊！

【感皇恩】甚日里槛凤离车，囚鸾遇赦？俺把这歌扇儿停，舞扇儿脱，梅装儿卸⑫。又则怕东君去意决⑬，玉貌易衰歇。生为永巷妾⑭，死葬玉钩斜⑮，魂带杜鹃血。(内打三更介)

(净雨帽、雨衣引一小太监自打雨伞上)闲房灯闪闪，别院鼓沉沉。料得怀春女，秋宵也动心。咱仇士良秋夜巡宫，听得小忽雷音韵栚栚⑯，敢是盈盈未睡？此时皇爷正在观文殿看书，不免引他进御，皇情必然大悦也。(揭帘入介)(旦)仇公公因何深夜至此？(净)万岁爷独坐无聊，有旨选你去侍寝。(旦惊介)呀，前日已有圣旨，教成弟子，放奴出宫，如何矫诏宣我？

【四块玉】你好语支离心乖劣，不奉君王诏，擅将湘帘揭。(净)实是奉旨宣你，你敢抗违不去么？(旦)便做抗违时，咱自有因由说。仇士良快去，这不是你贴的所在！(净怒介)你不奉旨，咱扯也扯你去！(扯介)(旦大

怒介)你敢辄近身胡乱扯,俺待把把这忽雷撇!(将小忽雷掷净落地介)(净惊掩额介)

好利害,咱家的头都打破了!(就地拾起小忽雷)(怒介)呵呀呀,好大胆,了不得,把这匙头都掷损了!郑中丞,这是前朝宝器,你敢损坏,当得何罪?扯你见驾去!(旦)便去,谁怕你来!(整衣下床同净行)(做到宫门介)(净)你且在此跪着候旨,咱启奏去!(下)(旦跪介)

【黄庭尾】恨今宵恰把这权奸惹,教俺战兢兢小胆儿难收摄。你看玉墀下多陨叶,长门内少明月。苔茵上没些热,罗袜里湿半截。长夜漏滴不竭,冷萤火明复灭。吓得我发凛凛似鬼拽,心趯趯像虫啮[17]。一阵阵暗风旋[18],一点点细雨撇。那奸臣正饶舌,怕君王没分别。俺生死关节,只争今夜。这便是做宫人伏侍君王的活罪业!

(净持小忽雷上)圣上有旨:"郑盈盈擅损乐器,念系失手,姑不究。这小忽雷着送往赵二家修去[19]!"咦,造化你了,回院去罢!(旦叩头谢恩下)(净吊场冷笑介)咦,有这等事!俺里边三千宫女,熬的头白眼暗,不能勾见天子之面。这妮子是郑注之妹,俺好意引他进御,他反这等无礼!皇上不赐处分也罢,还叫俺包修乐器。这场愤恨,永世难消!(下)

〔注〕①阑珊:零星。檐马:挂于檐角的铁片,亦称铁马,风吹则作响。据唐人冯贽《烟花记》载,相传隋炀帝好临池观竹。竹既枯,仍思其响,夜不能寐。遂特作薄玉龙数十枚,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因风相击,听之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而以竹马代之。遂有后世之铁马。　②则另(zè lì):高耸貌。檀槽:此指小忽雷。　③侧楞筝:横扁状。玉柱:筝瑟之类乐器的弦柱,以玉为之。　④角徵:中国古代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声中的二声。叶(xié):同协,指音律协调。　⑤窥墙:女子登墙偷看所爱慕的男子。典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故后人以为女子爱慕追求男子之典。　⑥掷果:《晋书·潘岳传》:"(潘岳)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　⑦磨蜇:磨难。　⑧丹穴:借为丹炉。此处暗用贞女清之典,喻盈盈守贞难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⑨乜邪:同乜斜,眯着眼斜视。　⑩檀郎:此指梁郎。晋人潘岳,小字檀奴,姿仪秀美,故后世以"檀郎"为美男子的代称。　⑪荒鸡:半夜不按正常时间啼鸣的鸡,古人以为不祥。　⑫梅装:即梅花妆。据唐人韩鄂《岁华纪丽》载,相传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故此后遂有梅花之妆。　⑬东君:司春之神。　⑭永巷:本汉宫中长巷,吕后曾将戚夫人囚禁于此。武帝时,改永巷为掖庭,并设监狱,为幽禁嫔妃宫女之地。后称嫔妃住地,亦名永巷。　⑮玉钩斜:地名,在今扬州,相传为隋代埋葬宫女之地。　⑯枨(chéng 成)枨:弦索声。　⑰趯(tì):跳。　⑱旋(xuè):盘旋,来回走。　⑲赵二家: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郑嘗弹小忽雷,偶以匙

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

孔尚任与顾彩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叙演唐朝元和年间,有一秀才梁厚本,文武全才。因而草头医生郑注便主动攀亲,要将胞妹郑盈盈许配于他,与之订了婚约。不久,梁生买得一把名贵胡琴,名曰小忽雷,竟为宫中太监仇士良仗势抢去,由此结下冤仇。而郑注却逢迎权奸仇士良,为其烧丹炼汞,还要将盈盈许配仇氏之侄。盈盈矢志不从,郑注便对她百般折磨,罚其看守丹炉。盈盈怒而推倒丹炉,遭到郑注残酷打骂。适逢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梁生挟策从军平叛。虽然屡建奇功,取得全胜,但叙功本上名字却被仇太监换成亲信郑注。梁生无奈,愤而赴京赶考。虽然中得进士,却又被仇太监斥落榜外。而仇太监为邀宠固权,又为皇帝广选秀女。郑注便将盈盈报名入选。仇士良将盈盈抢入宫中,充任挡弹宫女。因其色艺双全,被封为女中丞,为皇帝弹奏小忽雷。但她一心思念梁生。梁生不知,落榜之后,去郑府认亲,却被郑注逐出府门。梁生于宜春院中偶遇盈盈,彼此正欲诉说情怀,却被仇太监发现,将梁生毒打逐出。而且,仇氏迁怒于盈盈,逼其为皇帝侍寝。盈盈怒而反抗,以所弹小忽雷击破仇氏之头。因此,仇氏更加恼恨盈盈。郑注闻之,唯恐受到连累,特设甘露之计,意欲杀死仇士良。结果反被仇氏挟持皇帝,发动甘露之变,杀死郑注及不少朝臣。又将盈盈缢杀,放入木箱,投之御河。幸梁生于河旁垂钓,将木箱打捞上岸,发现盈盈心口微温,忙将其救活,遂结为夫妻。一夕月下,盈盈偷弹小忽雷,被太监听到,报于皇帝。皇帝得知梁生平叛有功,已中进士,与盈盈原有婚约,便封官加爵,钦赐婚配。仇太监为之贺喜,受到梁、郑夫妇严厉谴责。

在全剧之中,第三十二出《秋宫拨怨》是最为精彩的重场戏,塑造了郑盈盈坚贞不屈、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她的魅力,并不在于其外表之美,"色艺尤绝",作者并没有把她只描绘成一个天姿国色的绝代佳人,而是浓彩重笔集中刻画其内在的精神之美,亦即忠于爱情、坚贞不渝的情操和不畏权奸、勇于斗争的可贵品质。而这种情操和品质,正是通过"秋宫拨怨"的抒情描写和反抗侍寝的典型情节表现出来的。

那是一个凄风冷雨灯孤衾寒的暮秋之夜,有家难归、有夫难见的孤苦弱女郑盈盈,被幽禁深宫之中,辗转难眠,百感交集,既有插翅难飞的忧愁悲伤,也有姻缘难就的痛苦怨恨,满腔心事,"愁恨千叠",举目无亲,向谁诉说!只能是独自悄弹小忽雷,秋宫拨怨!然而,弹奏何曲,又能诉尽无限伤心事呢?待弹个《明妃曲》吧,那西汉宫女王昭君,怀抱琵琶,以身和亲,背井离乡,远嫁匈奴,塞外风寒,青冢寂寞,留下的不也是千古遗恨么?待弹个《文姬思汉》吧,那博学能文、精通音律的东汉才女蔡文姬,夫亡之后,为乱兵所掠,远嫁匈奴,尔后虽由曹操捐金赎回,但所生二子却隔绝于异国他乡,不也是千秋悲愤

传至今么？待弹个《绿珠坠楼曲》吧，想当初豪贵石崇对其歌妓绿珠是何等宠爱，但嬖臣孙秀亦垂涎绿珠，索求不得，便唆使赵王司马伦逮捕石崇，绿珠只得跳楼自杀，留下的不也是生离死别的千古悲歌么？然而，即使弹遍这些红颜薄命的悲歌哀曲，又怎能诉尽心中的"郁结"呢？

因为这"郁结"的核心是"想起梁郎那亲事"。她想起彼此的姻缘，并非是窥墙相见、逢车投果的私自相爱，而是不悖于礼有媒有证的合法婚姻。她爱梁生"少年人多才俊"，两人的爱情有坚实的基础，因此盼望"心愿惬"；她想到自己被逼守炉炼丹、另许仇门、幽禁深宫的不幸遭遇，为"博得天朝欢悦"，却忍受着"抛闪下共枕同穴"爱人的锥心刺骨之苦，不但表明了誓与梁生共生死的坚贞不屈，也流露了对君王的满腔愤懑之情。特别是与梁生在宜春院邂逅相遇时"眉锁千叠，心系百结，肠又摧裂"的生离死别情景，尤其令人刻骨难忘；她盼望"槛凤离车，囚鸾遇赦"，挣脱牢笼，飞出深宫，否则便只能是"生为永巷妾，死葬玉钩斜，魂带杜鹃血"，像汉代戚夫人那样永远囚禁宫中牢狱，像隋代宫女那样葬身扬州荒郊玉钩斜，像亡国之君杜宇死后所化杜鹃那样日夜哀鸣以至嘴边带血。

表面看来，这些描写，仅只是盈盈一人独奏独唱，而且是从【古调笑】至【感皇恩】连唱九只曲子，似乎是无戏可看。但是，曲中所写悲凄的自然景物与唱者的悲愤之情构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并且盈盈坚贞不渝的情操，与观者在前数出中所见盈盈当郑注逼其改嫁仇侄时所表现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当偶遇梁生时所发出的"今生不得相从，愿结姻缘于来世"的衷心誓盟；当身陷宫禁、危及贞节时"甘愿一死"的决绝反抗，都是前后一致能相互印证强化的。在婚姻爱情上，她的确是"心如铁石贞"、"生死不相负"的。因而她那如泣如诉的自弹自唱，"声声痛咽"，便能使观众回肠荡气，触动心弦。

特别是此出接下去所写盈盈与仇太监的正面冲突，进而突出了她不畏权奸、勇于斗争的精神，尤为感人之至。剧中仇士良是一个奸愚狠毒、飞扬跋扈的宦官头目。攫取高官厚禄是其全部言行的枢纽，而狐假虎威、媚上欺下则是他实现其狼子野心的根本手段。所以，他对皇帝的荒淫纵乐推波助澜，与其亲信郑注所说"咱们内管家，答应万岁爷，并不消治国安邦的道理。只是炼些长生药，合些采战方，迎合他老人家的意思，便是功劳了"，就是他媚上之术的自我招供。而抢得小忽雷进献皇帝，便加官进爵；广选美女，并以小儿心肝合成春药进献，即得宠左右朝政，便是这番自供的最好注脚。他对忠良贤士残酷迫害，无所不用其极。毒打梁生，抹其军功，斥落榜外，将其"置于死地"；强逼盈盈入宫，逼其侍寝，将其缢杀投河；甘露之变中，"索性把满朝文武杀个绝尽，也教天下晓得咱老子的辣手"等等，都是其狠毒残忍的有力证明。而郑盈盈对权奸仇士良的反动本性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其狐假虎威的惯技保

持着高度警觉。所以，当他假传圣旨选她“侍寝”时，立即识破了矫诏强宣坏其贞节的阴谋诡计，而有力质问：“如何矫诏宣我？”当仇氏以“抗违”圣旨之罪威吓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便做抗违时，咱自有因由说。”当仇氏恼羞成怒强行拉扯时，她把手中小忽雷作为防身之器，击破了仇氏之头，俨然是威武不屈的英勇斗士。当仇氏黔驴技穷唯以“见驾”威胁时，她无所畏惧，从容镇定，“整衣下床”，面君力争。因为她知道自己与仇氏之间是一场“怨如海深，恨似天高”的生死搏斗，虽然敌我之间强弱悬殊，但是自己胸怀浩然之气，“自有因由说”。在这“只争今夜”的“生死关节”，唯有以死抗争，才能保持“冰清玉洁的心肠”、“顶天立地的名节”。

应该指出，作者对仇士良的揭露，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然而，作者之意却绝非仅限于此，他是借唐代的伤心事来抒发明清易代之际的“万恨千悲”。由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其卖官鬻爵、搜刮金银、选歌征舞、捉拿复社文人，同仇太监之流诛杀朝臣、广选美女、迫害梁生、盈盈，阴谋同样奸险，手段同样毒辣。从仇士良身上，可以看到阮大铖的影子。作者对其罪行的揭露，深刻揭示了南明覆亡的原因，热情歌颂了反对权奸误国的斗争精神和不屈志节。这正是《小忽雷》的思想意义的根本所在。而此出则是表现这一题旨的重头戏。

（徐振贵）

小 忽 雷 孔尚任 顾 彩

第三十六出 钓 鱼 得 配

【单调风云会】(生上)世途穷，枳棘栖鸾凤，老却多情种。嗏，短褐杖孤笻，磨灭煞荒丘断垄。小生客寄于此，多亏白、元诸公，时常把酒论诗，聊以度日。只是年过三十，一事无成，想起来不觉百忧交集也。冷淡心情，做不上扬州梦①。门前一带流水，直通着御河。喜得今夜月华如昼，不免垂钓一回，多少是好。奚童，取钓竿过来！(丑上)额间包网子，颔下长胡须。大叔无缘叫，奚童照旧呼②。相公，钓竿在此！(生垂钓介)咳，俺那有心期伴钓筒，爱的这水面微波皱晚风。(丑旁看指介)

呀，相公你看上流头，黑碌碌的淌出一件四方东西来了！(生收钓介)(内

作推箱从右流出介)(生)原来是一支乌箱。奚童,打捞起来,看有何物在内。(丑扯不动介)咦,重得紧哩,相公帮一帮!(生、丑作抬上岸介)(丑)造化,造化!想是那班里一只戏箱,戏台沿河倒在水里,至少也有几件行头在内③。明日晒干了,拿到当典里去,就是银子。(生)休多话,打开我瞧。(丑开箱喜介)

【三学士】我说箱儿甚沉重,果然铺绣堆红。你看箱盖紧密,水灌不进,衣服都是干的。(作逐件衣检出介)哎也,一发造化!其间又有金和玉,环佩钗梳百样工。(次取出簪环等物介)咦,下边还有衣服哩。(提介)越发沉沉提不动。(见旦大惊介)摸着一个死人了!甚尸骸在个中?(生前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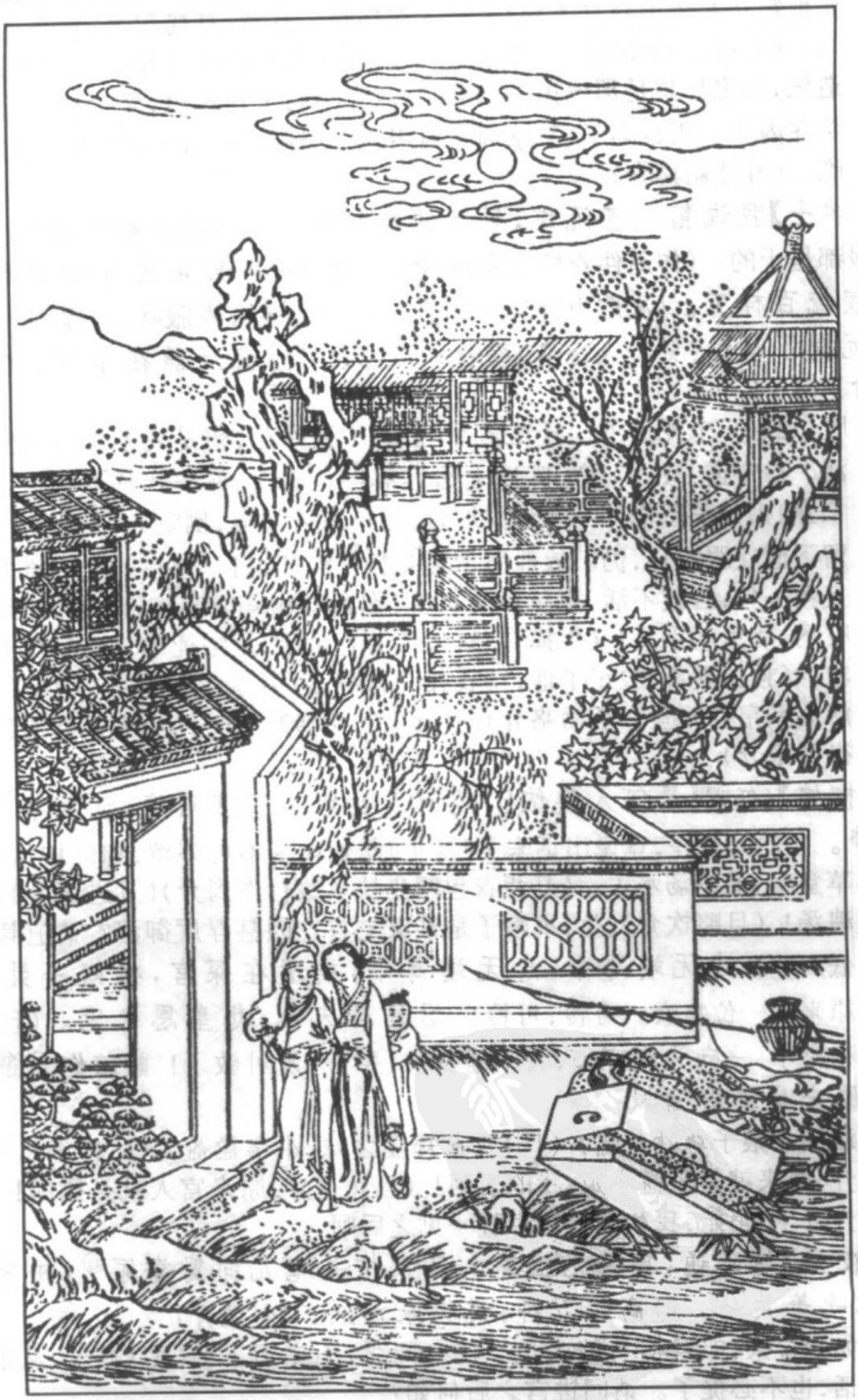
呀,谁家一个死女子?月光之下,见他一貌如花,想是死不多时,还好救活。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④。奚童,你与我抬他起来。(丑怕介)相公莫惹祸!不知谁家尸首,万一有人知道,倒吃人命官司。不如留下他衣服钗环,仍旧放他洛水罢⑤!(生)胡说!半夜三更,有谁知道!且救一救,若救不活,掘坑葬之。(丑作抱旦出箱)(旦略动)(丑惊跌介)哎哟,活鬼动手了!(生摸介)原来颈上有系帛,是缢死的。心口微温,好救,好救!奚童,放正了他,待我接一口气。(丑扶旦)(生接气介)(徐徐解去系帛介)(旦作活微咯介)(丑)好了,活转来了!(生)美人苏醒!(旦微开眼介)

【香柳娘】(低唱)是何人唤侬?是何人唤侬?气回心痛,沉沉半晌浑如梦。(丑)好奇怪,竟说出话来了!(生)此处风露不可停留,和你扶这小娘子到草堂中,灌些汤水去。(丑背衣包同生扶旦缓行作到介)(丑进汤介)娘子请还魂汤!(旦略饮介)(生)小娘子是谁家宅眷?因甚浮尸御河?请道其详!(旦)低声些!念无端薄命,念无端薄命,被遣在深宫,将奴一灵送!(生)原来是一位宫女。可怜,可怜!想皇恩失宠,想皇恩失宠。(旦)奴家虽在宫中,一向为夫守节,誓不进御。(生)一发可敬了!觑着你月貌花容,原来是失群鸾凤。

敢问小娘子尊姓芳名?(旦)奴家郑注之妹,小字盈盈。(生惊细认)(悲介)原来就是盈盈小姐,我的妻呵!(旦认生介)原来官人就是梁郎!(哭介)(生)小姐,我和你自宜春院一见之后呵,

【秋夜月】信不通,宫禁无丝缝。只索打并鬼儿向鸳鸯冢⑥,拚来生和你吹箫共⑦。那离愁万种,说将来泪涌。(旦泣介)

如此说来,郎君信有情人也。使妾闻之,不觉泪下!(生)娘子,从前的话,也不必提了。请问进宫之后何如?



【东瓯令】(旦)奴也曾金阶奏，动圣衷，恩许他年放出宫。(生)既然天恩许放，为何勒死？(旦)郎君不知，只为甘露之变，俺哥哥全家被戮，仇士良矫称奸人之妹，不可存留，逼令勒死，投尸御河。那知道倩金沟一道凉波送。(生)原来如此，谢天谢地！娘子可记得润娘么？(旦)润娘是奴师傅，如何不记得！他与我恩私重。(生)润娘在此，与小生比屋而居。可请他过来，与你梳洗。(旦)正要见他哩，旧人何得相逢，逢怕是梦魂中。

(生)奚童，快请润娘来！(丑向内介)老娘有请！

【刘泼帽】(小旦上)比邻何事呼声动？天街上画鼓三鼕[8]。(见旦惊介)呀，这是盈盈贤弟，怎得到此？(泪介)(旦)师傅，奴的苦一言难尽。(生)说也话长。只是小生今夜无意中夫妇相逢，润娘，你道喜也不喜？(小旦)贤弟呵，则喜你出离宫禁君恩重。(生)他生不能来，死向御河涛涌。

(小旦)原来是御河流出，死而复苏。怪道你云鬓蓬松，衣裙折绉。待老身与你梳洗整衣则个！(替旦梳髻整衣介)

【泼帽落东瓯】(旦)妆台重整衣衫缝，修饰起倦淡花容。这的是一宵再返华胥梦[9]，向人间再得惺松。只是梳洗好了，师傅你送我那里去，避难好潜踪？

(小旦)你二人原是夫妻，今夜天缘配合，十分侥幸。老身做媒，就此星月之下，成了亲罢！(生)润娘言之有理！(旦)使不得。奴是赐死之人，恐有仇家跟寻到此，累及郎君。再过几时，打听没事才好！(生)这是幽僻之处，谁来寻你！还是依了润娘罢！(旦羞介)(丑)没有傧相，便是我奚童也会赞礼！(小旦)一发好了！(扶旦与生同拜)(丑赞礼介)

【金钱花】(合)星前月下相逢，相逢。夫妻合卺匆匆[10]，匆匆。何须花烛影摇红。没傧相，请奚童，新房是草堂中。

【尾声】新人本是娇鸾凤，怎直待摽梅过了嫁东风[11]，只落得被底恩情别样浓。(生、旦先下)(小旦吊场)

奚童哥，这段相逢，是怎生起的？(丑)老娘，我也倦得紧了。今晚请回，明日慢慢与你说。

(丑)银河西畔月如钩，　风送飞花水上浮。

(小旦)自是湘灵能鼓瑟[12]，烟波无恙钓纶收。

〔注〕①扬州梦：唐代诗人杜牧随牛僧孺出镇扬州时，曾出入青楼，尔后分务洛阳，常追思感旧，谓繁华如梦。故写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②奚童：小奴。　③行头：演戏所用道具、服装。清李斗《扬州画坊录》载，"戏具谓之行头。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此之谓江湖行头。盐务自制戏具，谓之内班行头。"　④浮屠：

即塔。梵语"窣堵坡"。最初为供俸佛骨之用,后来也用于供俸佛像、存藏佛经或保存僧人遗体。 ⑤洛水:溶于水,指任其漂流。洛,溶字之误。《字汇补》:"洛,唐穆宗子安王溶,一本作'洛',盖传写之误也。" ⑥鸳鸯冢:指夫妻合葬之墓。晋干宝《搜神记》载,宋康王欲夺韩凭之妻何氏,何氏不从,夫妇自杀。康王故意将二人分葬二坟,相望而不可及。但一夜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故称鸳鸯冢。 ⑦吹箫共:即共吹箫,指结为夫妻。《列仙传》载,春秋时人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为作凤凰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与弄玉共升仙而去。 ⑧天街:京城中的街道。画鼓:即更鼓,击之报更。 ⑨华胥梦:美梦。《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 ⑩合卺:旧时婚礼饮交杯酒的礼节。把瓠分成两个瓢,叫卺。新婚夫妇各拿一瓢来饮酒,故称合卺。 ⑪摽(biào)梅:《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故在此聚会上,女子歌《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要求男子不要错过择偶的吉日佳期。摽,打落。 ⑫湘灵:湘水女神,传为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死后所化。《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表面看来,《小忽雷》传奇的结局,是文武全才的才子梁厚本终于荣立军功、科试及第、封官加爵;色艺双全的佳人郑盈盈死而复生,诰命霞帔。才子佳人被钦赐婚配,这似乎也没有脱离"大团圆"的窠臼。而此出正是"大团圆"结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因"钓鱼"而"得配",却是可传之"奇",为他剧所罕见。"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孔尚任《桃花扇小识》)《小忽雷》之奇,莫过于此出。此剧之所以"演未三旬",观者已有"移情之叹"(《小忽雷·博古闲情》),与此出情节出奇大有关系。

一般说来,历代王朝的众多宫女之中,禁锢永巷、老死冷宫、或被杀遭刑者不止一二,但将宫女缢死且投尸御河者,却并非常见,此是一奇;不幸女子,死而复生者,或许亦有,但大都是以鬼魂形象出现;而作为活人复苏,却属罕见,此是二奇;即使死而复苏者不乏其例,而侥幸生还,却恰遇所爱郎君,则尤为偶然,此是三奇;与生离死别之郎君邂逅相遇,或有可能,但方始遇救生还,惊魂未定,便喜结连理,则更令人讶异,此是四奇;临河钓鱼者不乏其人,钓出金龟,钓出异物,或许会有,但钓鱼"钓"出佳偶,却是奇中之奇,此是五奇。而五奇能集于一戏,聚于一出之中,可谓此剧之奇了。而耐看之"戏",恰恰正是从此"奇"中生出。因为对于观众而言,戏剧是"一次性"的,不像欣赏书画文学那样便利。倘若没有生动有趣、曲折奇特的故事情节,便不可能有非看不可的艺术魅力。元杂剧已具有这种特点,"元之大家,必胸中先具一大结构,玲玲珑珑,变变化化,然后下笔,方得一出变幻一出,令观者不可端倪,方为作

手"(明柳浪馆《〈紫钗记〉评点本总评》)。明清传奇,尤其重视"非奇不传"。即李渔所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闲情偶寄》)。孔尚任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优秀传统。

新奇固然要在"必使人猜不着,必不使人猜得着"(毛声山《第七才子书总论》)。亦即孔尚任所说"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桃花扇凡例》)。但其前提是"惊奇而不失其真",新奇必须建立在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真实的基础之上。"钓鱼得配"一出,并非作者面壁杜撰,而是有案可稽的。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垂钓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许,上以锦绮缠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妆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作者孔尚任任京都国子监博士时,偶然购得了唐制乐器小忽雷,又根据唐人《乐府杂录》所记真实故事,本着"确考时地"的原则加以创作,自然能够避免闭门造车之妄了。

而且,作者在"钓鱼得配"一出之前,已经对此事的真实可信预先作了有力铺垫。第三十一出《寒馆评诗》中,写梁生曾对友人表白说,自己虽然立功古郡,却未能名标麒麟阁;满腹经纶,却难以蟾宫折桂;自幼聘定的娇妻,却被幽禁深宫,以至"富贵姻缘全无份",只能是穷居荒墅,卖文卒岁。所以"从此后纶竿把稳,等一派茫茫春水去钓鳌鳞"。这番意欲春水垂钓的表白,已为"钓鱼得配"埋下了伏线。第三十五出《系颈泄仇》中,在盈盈被太监缢杀投尸御河之后,同情其悲惨遭遇的宫女在【尾声】中唱道:"从今后,小忽雷遗响谁传?便咽断声声幽涧泉,可有日水府还魂重活转?"此出下场诗亦云:"泪洒茫茫东逝波,明珰尽解赠湘娥。生前无分题红叶,死后亲身出御河。"盼望盈盈死而复生,像红叶传书那样,有情人终成眷属,既是宫女也是观众的善良愿望,也预示其后剧情必定另生波澜,自应成为"钓鱼得配"的必然结局。因而此出故事情节新奇且令人深信不疑。这也正是此出的成功之处,有"戏"耐看之处。

同时,此之前的两出戏《甘露伏兵》和《系颈泄仇》,叙演甘露之变中仇士良血腥杀戮朝臣,泄恨而缢杀盈盈,气氛是剑拔弩张,充满刀光剑影,令观者触目惊心,悲愤交加;及至此出,却是惊疑、惊喜之余,终于是花前月下,夫妻合卺,草堂茅屋,倾诉衷情。犹如《秋宫拨怨》一出,前半部分是盈盈独自抒情,基调舒缓;后半部分则是与仇敌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全都是一张一弛,疏密相间,冷热相济,悲喜交替,足见作者构思布局之妙。

至于词曲,按说梁生"钓鱼得配"是天大的意外之喜,盈盈因祸得偶是天

大的飞来之幸。前者是文采炳焕的才子,后者为不乏才情的佳人。如此二人惊喜相逢,喜结良缘,于悲喜交集感慨万端之际,不可能没有雅俗共赏的曲文出自肺腑。而且,作者亦有如此才能。譬如,在本书所选的上一出《秋宫拨怨》中,凡十一支曲,极能表情达意,足见作者工力。特别是《乌夜啼》一曲,既恪守格律,凛尊曲谱,典雅清丽,又融化古人诗词,纯任自然,含情蓄意,余味无穷。故孔尚任云:"今《小忽雷》清词丽句,大似粲花(明戏曲家吴炳号粲花主人)。而《秋宫》一折,直夺关(汉卿)、马(致远)之席。此道茫茫,斯为绝唱。"(《博古闲情自注》)梁启超亦说,《小忽雷》词曲之美,"不事雕琢,纯任自然。无一饾饤之句,无一强押之韵,真如弹丸脱手,春莺啭林,流离轻圆,令人色授魂与"(《桃花扇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然而在《钓鱼得配》一出中,总共才有九支曲子,而且,都甚简短。当梁、郑彼此相认之后,梁生只有【秋夜月】一支短曲:"信不通,宫禁无丝缝。只索打并鬼儿向鸳鸯冢,拚来生和你吹箫共。那离愁万种,说将来泪涌。"虽然已将他之相思之深、痴情之坚、离愁万种,表述无遗了,但读者似乎有些情不尽意之感,嫌其曲文未免过简了。甚至,或许会认为渊博如孔尚任者,有时也会江郎才尽。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全戏共四十出,至第三十六出《钓鱼得配》,已接近收煞,不可拖泥带水,不许节外生枝,不能重复前意。因为观众只要一看到梁、郑结婚,便如愿以偿,准备离开剧场了,再要长歌当哭、慢曲抒情,谁还耐看耐听呢?(徐振贵)

风流棒

万 树

第二十六出 打 喜

【南吕引子满园春】(生冠带花红上)一首新诗几赓和①,今才得两边成果。堪憎野蔓牵缠,无计将他逃躲。

下官为着林风小姐,受尽风波。今日方得成亲,不胜欣幸。只为赖家,苦苦将女儿挨送上门,好不惹厌。似这般人物,我便鳏居一世,也不敢领教,何况要来与谢小姐珠玉相形,甚么要紧!今日已约谢家先送亲来,吉时已至,你看,好一轮明月也。(乐人鼓吹)(副净同丑扮老奴送正旦冠帔盖头上)(杂扮傧相喝拜介)(杂、众下)(旦坐介)(生)我荆茶郎,今夜好侥幸。

【过曲梁州新郎】初辞琴枕,新离书卧,乍向温柔乡过。那小姐的姿

色，自然好似旧日所见的，但不知怎样一个宠儿，可及得倪菊人否？（剔灯介）把金灯花剪，（揭方巾介）轻挑云鬟红罗。呀，好一个绝色佳人也！真是花能解语，玉可生香，怪道珠为唾。（副净）荆爷，似俺这一位小姐，也配得你来么？（生）似蕊珠宫殿里②，彩云窝。羞杀我薄福人来窥月娥。小姐，下官为你寺壁一诗，害了两年的相思病儿。宵废寝，朝忘饿。看啼痕滴得青衫破，今始得斟凤斝，手持贺③。

（旦）当初家父呵，

【前腔】桓温清鉴④，延明高座，谓得睢鸠声和⑤。谁知薄幸，飘然飞絮随波。（生）下官归去的缘故，去年蹇舅翁已曾说明。近日下官，又在岳父前表过，此乃认差，非关薄幸。（旦）还说不薄幸么？你为何方婿寒门，又图赖女？既要重攀豆蔻⑥，别采芙蓉，何必到此处葳蕤锁⑦？（生）此事下官原是深恨痛绝的，被那老赖歪缠不过，苦苦要送上门来，岂是下官情愿？（旦）胡说！我闻得你前在他家，赋诗求配，今日还敢抵赖？那里是泰山能压卵，强丝萝，你亲把催妆新句哦。（生）赋诗求配，是去年的话。后来访实，他那女儿貌丑，所以逃去的。（旦）既是貌丑，你如今为何就他的亲？岂非哄我？（生）阿呀，夫人！这个人是你在浔州亲眼见得的，我肯娶他么？如今也不消辩得，等那边送亲来后，请夫人自去一看，便明白了，料想不会换得一副好面孔。（旦）你的瞒天谎，那里听得？丫环们，把他重打一顿，推出房去！（副净、丑应介）（各持棒槌扯生介）（生）这、这、这使不得。少停请看，若不是那个丑女儿，便是下官欺心，任凭打一千一万，杀我剁我，也不敢辞。（跪介）（旦）且先打个样棒儿。（副净、丑欲打）（生扯旦）（旦不理介）（副净、丑）荆爷，这棒儿叫做风流棒，请尝一尝滋味。（打介）（生叫痛介）怎么认真打起来？（副净）从来做新郎，有打喜的旧例，要挨两下儿的。（打介）我且问你，我家如此阀阅名门⑧，你怎么骗结成婚，临时逃走？（丑）如今不过打几下哩，去年老爷曾吩咐飞飞儿要来杀你。（生）也几乎领教了。（副净、丑）可又来，今索认，风流过。试娘行下马威风大，原是你，自招祸。（推生出介）（旦、副净、丑下）

（生）那里说起！不曾做亲，先打这一场。（外上）门迎百两虽重喜，碗放双匙却可忧。老爷，快些请出去，赖家送亲来了。（乐人鼓吹）（丑扮梅香、净扮老奴送小旦冠帔盖头上）（杂扮傧相喝拜介）（杂众下）（小旦坐介）（生）好无谓得紧，多此一事，真个可厌！

【前腔换头】苦埋怨贾客腾那，不揣量自家行货。上门来揿卖⑨，主顾强拖。我如今出去了罢。（欲下）（净、丑拦介）荆爷到那里去？还不替新娘子揭了方巾。（生冷笑介）这方巾不揭倒也罢了，只合添来遮面，留取笼头，怎揭处当灯火。（揭介）呀！这女子十分美貌，不是在谢家花园所见

的。哦！这个正是梁溪月下所遇之人。好奇怪，怎么连婆对我说小姐无貌的话，竟不相干了？还有一说，若说是倪小姐，他已嫁童同绰，怎么在此？难道看差了不成？把眯瞟双色眼，再摩挲。(看介)果然是他，比前越发标致了，比旧日愁颜风韵多。(问丑)这位小姐是那一个？(丑)问得奇怪，这便是我家能文小姐了，还有谁？(生)敢是天念我，愁无那。遣篱花变作芳兰朵，这疑怪事，怎猜破？

(小旦)相公，你怎么作此光景？婚姻一事，当初原是你来相求，不是强挨与你的。

【前腔】霍先生特为持柯[10]，梁溪上亲曾掷果。前番临期逃去，如今又见面猜疑，是何主意？想为我家父是军员三品，不及文科。就是奴家待你之情，也可谓不薄，不记寒添红袖，医倩青囊，还把资斧归途佐[11]。(生)小姐这些恩德，下官时刻在心。只为那一晚连婆与下官说，本家小姐才貌欠佳，向来诗稿，都是表妹倪菊人代作，月夜相遇的，乃是倪小姐。下官闻之，惊慌而去。那知此言却是哄我。(小旦)胡说！奴家自幼粗学篇章，虽不为佳，何至央人代作？香奁常费却墨千螺，岂有代捉刀人入幕么？你难道不知倪家舍表妹久已出阁，怎说月夜相遇的是他？若果倪小姐赠衣赠金，为何不说出自己名姓？这都是你造出来的话。丫环们，把他重打一顿，推出房去。(丑、净应介)(生)怎么，又是一家要打？这等看来，我不是做亲，竟是解到衙门审录了。(丑、净持棒打介)(生)住手！打喜一说，原是取笑，怎生认起真来？(丑、净)荆爷，你不要怪小姐发怒。若依你那日逃去不来，叫我家小姐替你守活寡不成？那日多少文武官员都来道喜，却弄了一个空。你这般羞辱我家，自己说该打不该打？(生跪介)夫人不要动气，下官认罪。打是该打得紧的，但求宽恕。(丑、净打介)(生叫痛介)(合)花烛礼，都停妥。把诸侯相戏燃烽火，今日也，受折挫。

(生起介)这样葫芦提事[12]，真正冤屈无伸。(老旦暗上立生后介)(生)都是连妈妈传语差讹，以致如此。(指内)我好恨，你那嚼舌根的老婆子！(老旦扯生袖介)荆爷好骂。(生见介)呀！你来得好，我正要问你。(指小旦)这是谁？(老旦)你会也会过多时了，怎么问我？这便是能文小姐了。(生)既如此，你怎哄我说小姐并无才貌？(老旦)不差，能文小姐委实才貌欠佳些。(生)好糊涂话，教我如何分解？我为你这一哄，打得我好不疼痛，还不快快说明。(老旦笑介)

【节节高】良缘百岁和，你自差讹，如何蓦地埋怨我？(生)打的这般光景，不恨你恨谁？(老旦)罢罢罢，你也被他们作弄的够了，我与你说明了罢！(指小旦)这个，乃是倪菊人小姐，当初赠衣赠金的，都是他。只因小姐不肯说

出真名，弄得差错到底。(生)如此说，那配与姓童的，又是那个？(老旦)这倒是我家老爷的亲瓜葛，真俊娥，赔钱货。(生)呀，呸！原来你们把我瞒在鼓里边，如何知道！(老旦)如今不骂老身了么？(生)虽然说明，想起从前到今，受累不少，也还要骂。(老旦)荆爷且不要骂，今日两处成亲，请问你如何安顿？此间纵得团栾卧，那厢怎遣凄凉坐？(生)便是，这节事还需做个调停。若谢小姐来，见不是个丑女，教我如何分辩？妈妈，烦你到谢小姐处，说个明白才好。(老旦)荆爷这等要骂，老身还管这闲事？(生)妈妈，适才取笑，我受你大恩，正思图报，怎敢骂你？如今还要求你哩。(揖介)(老旦笑介)下气甘心把咱求，前何倨傲今何懦。

也罢，待我去把谢小姐也请来，三面对证。(下)(生)夫人，那谢小姐来时，求你和气些相待。(小旦)这个未必。(老旦同旦上)

【前腔】(老旦)谁知背地和，偏要打砂锅，把脏诬言语将他。(见介)(旦、小旦福介)(旦)呀，这位女娘是那里来的？(生躬身介)这、这、这便是赖、赖小姐。(旦怒介)你说赖小姐容貌欠佳，为何如此绝色？(生)我又说差了，是赖家来的，却实是倪小姐。(旦)这等说，越发可恶了。若是赖家，还说曾有旧约，也罢了；怎么你另寻了一人，却哄我说是赖家苦苦挨送上门的，又道原是我见过的丑女，如今却没得辩了。分明设下鬼计来奚落我，怎肯干休？准准要打三百风流棒。(生跪介)这个那里当得起？(旦)叫丫环，拿家法过来！曾言过，不是他，凭杀剁。(生)且请息怒。(招老旦介)连妈妈，你快来一说！(老旦)我不晓得甚么。(生)真正刁难杀人了。大风掀倒江中舸，你舟师还不把艄头舵？(老旦)小姐，看老身薄面，饶过荆爷罢。(三旦、丑、净俱笑介)(老旦扯生起介)任你书呆弄聪明，将他闺阁奸谋堕。

荆爷，听我与你实说。他两个前日相会，把旧事细细说明，彼此都十分贤慧，私下已打了和局，只为你颠狂了两年，特地备下两对风流棒儿，替你把风病医治一医治。(生)啐，这一班恶人，这般可恶，下官使出新理刑的势来，都要重处！(老旦)你才得轻松，又想放肆了。我对你说，这风流棒是家常茶饭哩。(众笑介)

【尾声】(合)人生福气那有这书生大，喜孜孜晓奁边双描翠蛾，便把那风流棒每日价暮打朝捶情愿呵。

天南旅舍叹羁栖，欲写风情笔懒提。
慧舌未能莲出土，禅心已作絮沾泥。
秋波一转闻公案，春色三分觅旧题。
花底谜藏原韵事，方山曾是受青藜[13]。

〔注〕 ①赓和(gēng hè):用他人诗的原韵或据其题意唱和。 ②蕊珠宫殿:道家经典中所言仙宫,此泛指仙人居处。 ③凤斝(jiǎ):指精美的酒具。斝,古代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 ④桓温清鉴:桓温,东晋大臣,官至大司马。清鉴,善于明察,有高明的鉴别力。这里借以赞谢父识才。 ⑤雎(jū)鸠声和:《诗经·周南·关雎》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此句谓婚姻和谐美满。 ⑥豆蔻(kòu):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诗文中常用以比喻少女。 ⑦葳蕤(wēi ruí)锁:《太平广记》引《录异传·刘照》谓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妇亡,后太守梦一妇人,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萎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伸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萎蕤,同葳蕤。唐韩翃《江南曲》:"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 ⑧阀阅: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 ⑨抑(yà)卖:强行出卖。 ⑩持柯:做媒。典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柯,斧柄。 ⑪资斧:指旅费。 ⑫葫芦提事:犹糊涂事。 ⑬青藜:《三辅黄图》载,汉刘向校书天禄阁,夜有老人持青藜杖,叩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吹杖端,烟燃,因见向,授《五行洪范》之文。此作者自谓作曲得异人神助。

《风流棒》是清万树戏曲集《拥双艳三种》之一,另两种为《空青石》、《念八翻》。三部传奇都叙写一才子娶二佳人的故事,故称"拥双艳三种"。其剧情表现才子佳人的离奇遇合,表达封建时代文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憧憬。究其主旨,则如清吴棠桢《空青石序》所云:"要其注意,大抵言情。"

《风流棒》共二卷二十六出,作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剧中叙书生荆瑞草去杭州应试,于佛殿壁上见才女谢林风题诗而生爱慕之意。入试时,他将谢诗誊录于试卷,并和诗一首。试毕追踪谢女,情急误登贵州参将赖尊贤之舟被擒,赖之侄女倪菊人怜而释之。荆生感其美丽善良,顿生爱慕之情。试官因赏识荆生的文才,为其外甥女谢女作媒,荆误以为是赖家丑女而出逃;又误以倪为赖女而向赖府求婚,后闻其女甚丑而复逃离。几经波澜周折,荆生终于娶谢、倪二女为妻。二女约定于新婚之夜,命侍女以棒责其薄情之举,故传奇题名曰《风流棒》。

《打喜》是《风流棒》的最后一出,亦即"大收煞",描叙双打风流棒,乃一剧点睛之笔。一夫二妇大团圆即所谓"拥双艳"的结局,反映出封建士大夫风流自赏的趣味。

"打喜"一词,原本贺喜之意。明汤显祖《紫箫记·假骏》:"再过一日,俺约同石子英、尚子毗同到霍府来打喜。"清李渔《意中缘·悟诈》:"元翁又来取笑,新夫人娶来一向了,倒还问起小弟来,想是怕我打喜么?"剧中真的在洞房花烛之夜棒打薄情的新郎,并美其名曰"打喜",实在颇带喜剧意味。全剧敷演"双打风流棒",并因此题名《风流棒》,则更具幽默滑稽色彩。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封建时代的文人无不将之视作人生最快意之事。而剧中主人公荆生怎么也不会料到,此时此刻等待他的却是双艳预谋

的"双打风流棒"。

一打风流棒,打在与谢小姐成亲时。荆生"受尽风波",终得与谢小姐喜结连理,无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又为赖家"苦苦将女儿挨送上门"而"好不惹厌"。这一"喜"一"厌",便将新郎荆生置于两难境地:他"不胜欣幸",今夜终于与爱慕已久,为之"害了两年相思病儿"的谢小姐成婚;同时又"深恨痛绝",那访实"貌丑"的赖女"苦苦要送上门来"。他喜孜孜地"把金灯花剪","轻挑云髻红罗",发现新娘谢小姐果然"好一个绝色佳人"。正庆幸"今夜好侥幸"时,不料新娘追究起他当日的"薄幸",指责他"飘然飞絮随波",并向赖女"赋诗求配"。他巧言力辩,却被新娘判为"瞒天谎",责令丫环们把他"重打一顿,推出房去"。他只得下跪,着实领教了风流棒的滋味。这一棒,是打他"方婿寒门,又图赖女"的"薄幸"之举。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刚被推出门外,又传"赖家送亲来了",他正想溜之大吉,却被送亲的梅香和老妪挡驾,等候他的是二打风流棒。这二打,是打在与假赖小姐、真倪小姐成婚时。他无可奈何地替赖家送来的新娘揭下头巾,却发现"这女子十分美貌,不是在谢家花园所见的","正是梁溪月下所遇之人"——倪小姐。他向梅香探问,却道"这便是我家能文小姐了,还有谁"。他甚觉"疑怪",可怎么也难"猜破"。新娘只是一味认定他的辩说都是"造出来的话",同样责令丫环们把他"重打一顿,推出房去"。他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只得跪地认罪求饶。好在连婆及时出场,说明"这个,乃是倪菊人小姐,当初赠衣赠金的,都是他。只因小姐不肯说出真名,弄得差错到底",这场误会才算消释。

然而事情还远未了结,荆生方才还对谢小姐说赖家送来的是丑女赖小姐,眼前却证实前来成亲的是美女倪小姐,并且连婆还要"把谢小姐也请来,三面对证"。这一"请",险些引致三打风流棒。荆生明白,这"对证"必定激化矛盾,他慌忙央求倪小姐对谢小姐"和气些相待",倪小姐却答以"这个未必",真正难煞了荆生!而谢小姐出场,劈头便诘问:"呀,这位女娘是那里来的?"荆生嗫嚅道:"这便是赖、赖小姐。"可谢小姐又逼问:"你说赖小姐容貌欠佳,为何如此绝色?"这一问,直逼得荆生无地自容,只得从实招来:"我又说差了,是赖家来的,却实是倪小姐。"然而不说还罢,越说越糟。谢小姐一时只觉"越发可恶",认为荆生"分明设下鬼计来奚落我",扬言"准准要打三百风流棒",并喝令丫环"拿家法过来"。只吓得荆生一面请谢小姐"息怒",一面央连婆"快来一说"。连婆假意推托一番后,出面打圆场:"看老身薄面,饶过荆爷罢。"在众人的笑声中,这三打风流棒方才饶过。连婆抖出包袱:"他两个前日相会,把旧事细细说明,彼此都十分贤慧,私下已打了和局。"荆生这才如梦初醒,连呼"这一班恶人,这般可恶",声言"都要重处"。连婆却说"这风流棒是家常茶饭哩",众人又大笑,道是"晓窗边双描翠蛾"乃"人生福气",便把那风

流棒每日价暮打朝捶情愿呵”。至此，云消雾散，这一番看似无情的“双打风流棒”，原来是一场浸透爱情蜜汁的轻喜剧：双艳以棒打善意地惩诫了夫婿由误会引致的“薄情”，也宽容地显示了她们对夫婿的原宥和爱意。

在清代曲坛，万树被某些人目为一大名家，甚至有“六十年来第一手”之誉（吴秉钧《拥双艳三种序》引吴棠桢语）。《风流棒》传奇则以情节奇幻、人物刻画逼真取胜。吴秉钧《拥双艳三种序》云：“游思运腕，出奇无穷，径愈折而愈幽，蕊愈吐而愈艳。茶郎之颠，林风之韵，菊人之挚，以及连、霍之周圆，童、赖之丑报，刻画毕肖。本言情之书，而不落冷淡生活，引人入胜，雅俗共赏，可称观止矣。”《打喜》一出系为明范文若传奇《鸳鸯棒》的翻案，虽俱演新婚之夜责打新郎故事，但将岳丈真打变心的女婿，改为二妇假打被误认作薄情的夫婿，柔美宛转，颇富情致。剧中关目多用元关汉卿《拜月亭》杂剧等剧作开创的“错认”法，以此作彼，以彼为此，激起情节波澜。《打喜》一出，作为全剧高潮和结局，则将“错认”推向极致：洞房之夜荆生仍将倪小姐错认为赖小姐，并企图再施逃婚故技，而倪小姐则将错就错，一再以赖小姐自称，于是重演一出棒打风流郎的喜剧；而且，谢小姐又因荆生说是娶赖小姐，结果却迎来倪小姐，又要责打之，引来又一次戏剧高潮。如此以误为真，以真作误，曲折离奇，极富戏剧性，在古代才子佳人传奇中确实别开生面。其语言以清雅典丽见长，音律精严。如《打喜》中过曲【梁州新郎】唱词：“初辞琴枕，新离书卧，乍向温柔乡过。把金灯花剪，轻挑云髻红罗。真是花能解语，玉可生香，怪道珠为唾。似蕊珠宫殿里，彩云窝。羞杀我薄福人来窥月娥。宵废寝，朝忘饿，看啼痕滴得青衫破。今始得斟凤舉，手持贺。”文辞清丽秀雅，韵律谐和婉美，曲尽荆生洞房花烛之夜的欢悦之情。

吴秉钧《风流棒·拥双艳三种序》赞万树多溢美之辞，然许其所作“风流蕴藉”，则当无异议。（林 箐）

念 八 翻

万 树

第九出 商 骗

【仙吕入双调过曲字字双】（副净上）狗行蛇心两般兼，叨占。逢财遇色定须沾，无厌。只装道学假清严[1]，堪厌。腹中文学实非谦，全欠。

区区程道脉，胡短鼻头赤。本是光棍徒，强作斯文客。既不会诗词，又

未读史册。只假道学名，要把时人吓。大袖长海青②，方知高一尺。拱手走方路，脚着方朱舄。正心与诚意，腐谈偏夺席。哄人来应举，卷子常曳白。抢菜如饿鬼，放屁像打麦。形状似端方，做事最狼籍。好色更贪财，暗地多诡谲。名为陈仲子③，实是柳盗跖。人家请我做同窗，这样良朋有何益？学生钻刺了张太史的荐书，侥幸做虞公子的同事。但他是风流才学之士，见我这道学臭味不同，那晓学生这道学，原不是真的，只是乍交，少不得装些假面孔。其实帮嫖扎赌，我那一件不在行，初意只道慢慢儿引他入彀，便可暗地弄他，不想那虞少卿触忤了总宪寇公，入牢待罪，昨日书来，小虞竟星夜飞奔去了。撇我在此，甚没兴头，不如回去。只是出门已久，情兴勃然，不免与月多叙叙旧好再处。今早去寻他，道往祝府去了，他还不知小虞之事，回时必来相会，我便留他在此，取乐一取乐，岂不妙哉。

【前腔】(小丑上)我做尼姑嘴儿甜，能谄。趁他堂客不憎嫌，科敛。中年主顾越多添，难掩。似我这般脚色甚贞廉，(指面介)花脸。

(白)前日承虞公子所托之事，今日特来回复。(入见副净)程相公独坐在此，那虞公子呢？我特来回他的话，要他谢媒人。(副净)棺材出了门，讨挽歌钱。虞公子此时走了二百里了。(小丑)怎么去了，那姻事竟不管了么？(副净)你且说姻事，如何回复？(小丑)前日去还书时，就先与小姐细细说公子之情，他见了响泉琴，十分欢喜，说道此事须母亲做主。我才与夫人说及求亲，夫人心上也自情愿，道等我合一合八字，若合得来，自然应允。我便走来回复，不想二位俱不在寓中。昨日再到祝家，夫人道合过，婚姻大吉，教公子竟来行聘便是。因留我吃杯喜酒，不觉大醉，就睡在他家，今日才来。小姐将羊脂玉壶一把以为答礼。且道他乐府唤做玉壶，故以此为喻相赠。(出壶介)(副净接看介)好一个玉壶！(小丑)是这一件好事，怎么丢了就去？(副净)还说甚么好事哩，他的祸事来了。(小丑)为何？(副净)他父亲与权冠寇总宪作对，今奉旨将虞少卿下了天牢，此事十分不佳，只怕那老头儿要送命哩。小虞得了家书，如飞去了。(小丑)这等说起来，虞公子事不成了，须去回绝祝家。(欲下)(副净扯介)且住，不要管别人家闲事，我正有要紧事与你说。(小丑)有何话说？(副净)我程相公自离了家呵，

【中吕过曲驻云飞】客思恢恢，不禁浑身火上炎。这一向要与你叙叙旧情，因小虞这个厌物相随，不得其便，今日正在此想你。独坐清清店，怎免劳劳念。(抱小丑介)(小丑推介)我如今受了戒，不干这事了。(副净)精油嘴，什么受戒？一夜不知几个和尚哩。(自脱衣赤身并脱小丑衣裙介)(小丑)白日里怕有人来。(副净)这房里再没有人来的。(掩门介)我且掩上门儿。(小丑笑介)好个道学先生，嗏！把诚意正心拈，常夸行检④。(副净抱小

丑坐膝上介)(小丑左手扯副净须右手打巴掌介)为甚的一去三年,薄幸相抛闪?(合)今日重谐比翼鹣⑤。

【前腔】(净、旦扮报子上)流汗沾渐,红纸先将户上粘。俺们是报录的⑥,第三名虞柯住在此处。(旦推门介)青天白日为何闭了门?(净)打进去不妨。(打进见副净、小丑介)(副净、小丑)不好了。(各躲介)(旦)呀,原来有人在此,干这桩事哩。(净扯小丑介)咦,是个光头的,好高兴嗄。欲火摩登焰,甘露菩提点。(扯副净介)你这个胡贼头,是什么人在此奸尼姑?嗏!何处老骚鬅?偷香窃艳。(打介)(副净)不要动手,我是科举相公。(旦唱)便是书生,白璧应瑕玷。(净)叫什么名字?(副净背介)且哄他一哄。(对净)我叫虞柯。(净、小生)呀,如此得罪了,相公高中第三名经魁,有条子在此。(出纸条介)(旦)相公请就去赴鹿鸣宴⑦。(副净)且慢些,等我家人来随去。你们的报钱,也等停一会奉送。(旦笑介)既如此,请把这篇文章做完了,我们且到别家去,相公自到布政司前来罢。(净)人说尼姑最钝,今朝倒利市起来。(摸小丑头介)(合)且等我摸,一摸光头利市尖。(下)

(小丑)我说怕有人来,弄出这场把戏。(副净)我被他一吓,吓软了,晚上到你庵里来罢。(小丑)我便到祝家去。(副净)住了,我还有一个想头在此,和你商量,我想那虞少卿犯了大对头,自然性命难保。

【前腔】吉网罗钳⑧,罪重难逃国法严。古人云:破巢之下无完卵。婚姻之事,小虞也不能成了,今祝家尚然不知此变,我竟顶了他的名儿,去与他结亲,等他许定了,就娶将回去。隔府路远,那小姐又不认得小虞,且做了亲,到后来便认我姓程,也只索罢了。暗把花窝占,谁识香名僭?(小丑)此事倒也做得,那大人说虞公子新中举人,自然一发情愿。只是一向说虞公子怎样风流美貌,如何就变了一个水墨钟馗⑨?嗏,锴认旧陶潜,恁般风欠⑩。还怕面试诗文,墨水全无点。(副净)到了我家,还怕他飞上天去!你不要虑,竟去说成便是。(小丑)我就去便了,只是要重谢媒人。(副净)这不消说了,今夜呵,先浇取梅根雨露霑。(副净)走了虞生,顶了老程。(小丑)你莫要得他新好,忘却旧情。(下)

〔注〕①清严:清高严肃。 ②长海青:青色长衫,为明清时秀才常穿的服装。 ③陈仲子:战国齐人。以兄食禄万钟为不义,至楚国,居于於陵,号於陵仲子。楚王欲以为相,不就,与妻逃去,为人灌园。 ④行检:行为检点。 ⑤鹣:比翼鸟。似凫,青赤色。两鸟并行乃飞。 ⑥报录:古代科举放榜时向中榜人家报喜的人。 ⑦鹿鸣宴:科举时代乡试放榜后所举行的宴会,由州府长官宴请考官、学政以及中式诸生。唐时宴会用少牢,歌《诗经·小雅·鹿鸣》之章,故有此名。 ⑧吉网罗钳:唐天宝初,奸相李林甫用酷吏吉温、罗希奭为御史,二人秉承李之旨意,陷害无辜,刑狱严酷,时称"吉网罗钳"。

见《旧唐书·酷吏传》。　⑨水墨钟馗:喻相貌黑丑。　⑩风欠:风颠,痴呆。元明人俗语。

万树著有传奇二十余种,今仅存《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三种,康熙丙寅年合刻为《拥双燕三种》,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皆有藏本。吴秉钧在《风流棒序》中评其剧云:"……得观所谱诸剧,无不推陈标新,另辟生面,不袭元人之貌,而实彻元人之髓。字义精粲,宫律谐婉,极贞朴而不腐,极瑰幻而不诡,极裒艳而不饾饤,极旖旎而不淫靡,极淘写冷笑而不伤刻虐,所谓风流蕴藉,谈笑微中者欤?"万树在词学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所编纂的《词律》被学者俞樾誉为:"规矩先民,张皇幽眇,为词家功臣。"

《念八翻》共计二十八出,剧写鹿邑人虞柯,字上枝,至开封乡试,爱上了祝翰林遗女凤车,通过女尼月多暗通款曲。妓女阮霞边爱虞柯风流多才,邀会虞生,托以终身。其时,虞生之父虞云卿,任大理寺少卿,刚正不阿,得罪了都御史寇源,源构陷云卿,且令狱卒致之于死地,又追捕虞柯。虞云卿得义士鲍不平替死相救,潜往五台山为僧。虞柯则逃往他乡,为豪商郭有心之账房。后绿林好汉方畸人上奏皇上,诉虞云卿父子冤情。皇上知道真相后,将寇源谪戍边地,升云卿为兵部侍郎,令其率兵讨吐蕃。方畸人授游击将军从征,助主帅擒获敌酋,大获全胜。

起初,虞柯学友程道脉处处以道学面目出现,要求虞柯戒色正心,然当虞家遭难后,他却落井下石,往官府告发虞柯。又强娶虞柯恋人祝凤车。婚夕,凤车刺杀道脉。时虞柯会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于是分别娶凤车、霞边,为正房侧室。至此,合家团圆。

该剧以功罪、邪正、师弟、奴主、贞淫、老少、贫富、贵贱、僧俗、痴慧、生死、男女、慈忍、文武等二十八种相互颠倒、翻转的社会现象,编为故事,用以抨击那些名实不符的作恶犯奸之人,热情地歌颂那些履道坚贞而不事张扬的忠臣义士。比如满嘴正心诚意的道学家程道脉却是个坑蒙拐骗之流,受了戒的尼姑月多则是个色中饿鬼,而妓女阮霞边守贞如玉,乞丐鲍不平能舍生取义,豪商郭有心弃利得道,都与其本来的身份相反,故全剧以"念(廿)八翻"为名,"翻"者,反也。作者在剧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云:"人世原同傀儡棚,衣冠优孟善言情。兴观解得风人旨,何必空争道学名。"

《商骗》是此剧的第九出,集中表现了外表道貌岸然,内里却肮脏卑劣的伪君子的丑陋面目。程道脉口口声声以道学自居,批评虞柯不该娱情遣兴,将兴趣放在女色上,教导虞柯说:"既为士君子,须致力于心性工夫。"(第二出《闻艳》)但实际上他并非真个是道学君子,用他自己的评价是"好色更贪财,暗地多诡谲。名为陈仲子,实是柳盗跖。"他在虞柯面前装模作样,一是为了取得虞柯的信任,便于他长期地攫取利益。二是掩盖他道德腐败的真实面

目，占住学友的位置。但当虞柯家庭遭难后，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费力地伪装下去，立即露出了本色，马上想去与相识的尼姑月多鬼混。尽管是白天，他也没有克制住淫欲，以致月多也嘲笑他的言行虚伪："把诚意正心拈，常夸行检。"当他们的苟合被报录的发现之后，他并无半点羞耻之心，反而谎称自己是虞柯，让清白的虞柯牵连上不名誉之事。不仅如此，他得寸进尺，乘人之危，向月多提出，让他冒充虞柯，骗娶祝凤车。月多担心凤车发现真相，程道脉竟说："到了我家，还怕他飞上天去！"破坏别人美好的姻缘，强娶同窗的未婚妻，却无一点罪恶感，真是无耻至极。该剧就是以这样的情节彻底地揭露了社会上一些伪道学的丑恶嘴脸，有力地鞭挞了其肮脏的灵魂。

万树所痛斥的假道学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社会风气。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弃礼法而恣心性，虽然嘴上仍讲天理良知，然为官者，贪墨枉法，草菅人命；为学者，浮而不实，挟妓呼卢；为绅者，欺凌乡民，鱼肉百姓。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士人的操守岌岌可危。对于这样的情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或上书朝廷，希望自上而下地挽救颓败的道德；或倡导实学，摒弃华而不实的学风，养成心口如一的诚信精神。而万树这样的文士，则借助于戏剧这一形式，抗扬重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观念，批判虚伪诞妄的处世态度，企图改变社会道德沦丧的状况。

该剧在编剧的技巧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每一出的情节都是整个故事不可缺少的一环，承上而启下，将全剧勾连成一个结构严密的有机整体。在之前，程道脉与月多有过奸情已作了交待，并说虞柯到开封是为乡试而来；这样，程道脉再次与月多苟合就不显得突兀，而在苟合中被报录人撞破便成了合情理之事。程道脉慌称自己是虞柯，倒启发了他自己冒名娶亲，于是便有了之后强娶凤车和被凤车杀死的情节。由于针线严密，前后因果关系清楚，故而，情节的展示像行云流水，自然而流畅。（朱恒夫）

转 天 心

唐 英

第二十一出 代 孝

（小生上）

【忆秦娥前】娘恩浩，乘鸾归去儿悲悼①。儿悲悼，接木移枝，一般色笑。

我吴定儿,自在乱葬坑中驮回何母之后,侍奉犹如生母,承欢不异亲娘。怎奈他老人家年迈跌伤,筋骨疼痛,日夕呻吟不止。昨日求得一个郎中,到我窑中看视,布施了两服舒筋活血、续命安神的药剂。又在街市上讨化了些上白的陈米,以便煎口粥汤,与母亲调一调胃。服这两剂,安一安神。若得他精神康健,也好让我多奉养几年,尽我这点不了的孝心,岂不是好?不免扶母亲出来坐坐,以便用粥服药。嗄,母亲,今日天气晴暖,请你出来坐坐。(扶老旦上)

【忆秦娥后】龙钟老惫遭颠倒,有生没奉悲无靠。悲无靠,得遇恩儿,克承奇孝。

嗄,我儿,我被逆子抛弃,蒙你救归。奉养朝昏,过于亲母。闻知我那恶子已被天雷殛死,此乃报应昭昭,丝毫不爽。但你乃系求讨度日,一身尚且费力,那里来这些余茶余饭赡养到我?古语说得好:宁添一斗,不添一口。况我身体受伤,每日呼疼叫痛,岂不有累于你?倒不如我早早入土,眼闭心安,也免得你牵挂费力。(小生)嗄,母亲,你说那里话来!从来人各有亲,孝心则一。况你在何府做太夫人的时节,受用的锦衣玉食,坐享的大厦高堂,今日跟着我这样叫化的儿子,孩儿还恐怕奉侍不到,有伤母心,怎么母亲反说出这样话来?自今以后,求母亲一视同仁,再不必提起什么亲生异养,若再提时,越添你孩儿不孝之罪了。(老旦)儿嗄!今既蒙你这番好意,但我皮骨伤残,遍身疼痛,况是九十七岁的人,只怕也朝不保暮了。(小生)母亲放心。孩儿求得两服药在此,又化得些白米,待孩儿熬些粥汤与母亲和一和胃,再把药儿服下,自然就好了。(老旦)我儿,生受你。(小生)母亲请坐在此,待孩儿先把粥汤熬起来。(作煮粥介)(唱)

【红衲袄】劝娘亲你不须自闷焦,待儿行把粥汤儿慢煎好。并不是味浓肥甘脆肴,不过是代饔飧塞饥饱②。只为你老年人胃欠调,润一润枯肠儿除闷搅。我还要到口先尝也,好辨个冷和温,代娘亲舌试劳。(老旦唱)

【前腔】觑着你意殷勤我转泪抛,纵亲生也难似你承欢笑。又不曾怀十月胎中抱,又不曾乳三年费我的襁褓劳。(小生)请母亲用些粥汤。(老旦吃介)这粥儿看你亲手熬,就这点米和柴都是你沿门讨。似你这苦奔波肯念我衰年也,几度思量难受消。

(小生)待孩儿煎起药来。(作煎药介)这药呵,(唱)

【前腔】配君臣离坎交③,舒筋骨把劳伤疗。虽没有参苓值价高,用着些制当归,少不了炙甘草。(低白)我母亲服药之后,好了便罢,若不好

时,从此呵,我还要拜星垣叩斗杓④,熏心香把神佛祷⑤。只求算减我的年华也,增续娘亲寿考高。

药已好了,母亲请用。(老旦唱)

【前腔】这药性儿按古制炮,对着那症源儿能治疗。似我这暮年人肠胃硗,怕只怕病膏肓难言效。(小生)母亲请用药。待孩儿与母亲遍体抚摩一回。(老旦吃药介)吃一口热烘烘从喉下浇,忽觉得暖融融把心肺绕。儿嗄,吃药下去,甚觉爽快。(小生)请母亲多吃几口。(老旦唱)那里是药物儿真个灵丹也,多分你这孝心儿感开了天眼瞧。

儿嗄,吃下药去,觉疼痛顿减,经络渐舒,想有些生机了。(小生)谢天地!(老旦唱)

【铧锹儿】谢得你代人行孝,秉血诚艰辛暮朝。我呵,又何曾就湿移干,又何曾问饥视饱?你呵,溉人家闲萱草,我这旁枝怎消?似你这情缘少,天地高。愿来生做你亲儿,好把这深恩答报。(小生唱)

【前腔】娘言休道,谁不受父母劬劳?何须定破肚开肠,那定得亲生必孝?再休提隔肚胞,我还恨报刘日少⑥。且喜得母病调,身渐好。母亲,请到里面安置安置罢!还愿你福共天长,寿比着南山不老。(同下)(净扮钟馗跳上)

琼林宴上状元郎⑦,天子嫌我貌不扬。身死金阶一日愤,千秋留得气昂藏。吾乃钟馗是也。以貌取人,状元不中丑鬼;因心锡福,上帝收录遗才。只因俺正直聪明,敕命游行宇内,扶正除邪,享受那万家香火。这也不在话下。今有黄州府劣绅何时贤之母,供吾神像多年,朝昏顶礼,香火虔诚。近因何逆弃亲,已遭天殛。彼母命危将绝,有本地乞丐吴定儿义救驮回,奉如亲母。吾神因念他往日诚心,且日后尚有福缘未尽,暗中时加卫护,保其残年。岂料那吴定儿身非所出,孝胜亲生。方才照鉴他劝飧进药,百种真诚,丝毫不假。吾神见闻既确,必须上奏天庭,以彰善类。叫小鬼!(鬼上)有!(净)与我鞍上蹇驴伺候者。(鬼应下)(净)想那吴定儿呵,(唱)

【雁儿落】身贫品行高,义举循天道。不虚邀那乡党名,烂缦天真孝。代慈亲生替身,胜刻木丁兰巧⑧。种瓜田长豆苗,这伦常把乞丐标。凌霄,急向那天庭得这报。嗳呀,吴定儿呀,只要你,坚牢,到得那转天心立看福报好。(作骑驴)(小鬼随跳舞下)

拾得人娘代本生,残羹剩饭养精诚。

只缘不了终身慕,呼到娘声动至情。

〔注〕 ①乘鸾归去：犹言仙逝。 ②饔飧(yōng sūn)：早饭和晚饭。 ③君臣离坎：君臣，中医方剂中的主药与辅药。离坎，为八卦中的两卦，离代表火，坎代表水，道教练丹家以"坎男"借指汞，以"离女"借指铅，谓配之可以成丹。唐吕岩《百字碑》："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坎离，同离坎。 ④"我还"句：拜星垣与叩斗杓，指向天上的星宿(古人认为每一星宿都有相应的神)祈求禳解灾祸。 ⑤心香：佛教语，指内心虔诚礼敬，如供佛焚香。 ⑥报刘：晋李密《陈情表》："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至于成立。……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原典谓奉养祖母，此移用于母亲。 ⑦琼林宴：宴新科进士的酒席。 ⑧刻木丁兰：三国魏曹植《灵芝篇》："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丁兰，汉时人，少丧父母，及成年，雕刻木像拟父母，事之如生。

《转天心》传奇是唐英剧作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共三十八出。故事来源于明末清初艾衲居士小说《豆棚闲话》中的《小乞儿真心孝义》。全剧故事梗概是：湖广黄冈县书生吴明满腹诗书，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心生怨气，声言或作忘荣忘辱的乞丐，或作至尊至贵的玉帝。玉帝大怒，罚其投胎妾身，变为乞丐。出世后其母遵夫临终所嘱，取名定儿。母子俩孤苦无依，只得沿门讨乞度日。定儿成人后，持心守正，笃行孝道，乞讨奉母。母病故后，守庐三年，朝夕相伴。一日祭拜后拾得一包银子，足有三百两。定儿如数归还了来此寻银的客商胡楚生，并拒收酬谢，在二公人的劝说下方收下一锭二两小银。之后又义救遭二歹徒劫持的弱女孟窈娘，送她平安回家，又拒不受谢。当地有个在朝的二品官何时贤，因大肆搜刮民财，民怨沸腾，有官拟对其弹劾，为逃避被劾，他以"终养"九十二岁老母为由上疏回乡。两年后，风声已过，然其老母并未去世，他复官心切，急不可耐地假报"丁忧"。挨过了廿七个月，又虚报"服满"，欺骗朝廷，得以复官。后丑行败露，重打百棍，革职回乡。返家后仍不思悔改，大骂其母，直至将老母推入乱葬坑中。幸被行乞过此的吴定儿救出，驮回家中，拜为母亲供养。何时贤大逆不道，玉帝震怒，令雷神将其击毙。黄冈县贫民裴泌无力还债，被逼插标卖子。定儿大义相助，不料反被债主诬陷。知县包明正查明真相，深受感动，亲自为媒，将孟窈娘嫁与定儿为妻。粉罗天王罗玉佩起兵造反，围困德州城，朝廷降旨招军。吴定儿在义母和娘子的鼓励下，前去投军，并得上界剑仙相助，勇力大增，探营平寇，一举成功，被授平寇义勇将军，特赐旌表。乡邻野老们抬送"行转天心"的匾额齐来祝贺，豆花使者率众豆神手执灿灿彩灯起舞，共庆丰登。

这里选的《代孝》是《转天心》的第二十一出，列卷下第二。此前，本剧两个鲜明对照的正反主角，已经一步一步地有了相当充分的表演，禽兽不如的恶官何时贤也已在卷下首出《殛逆》中被雷电击毙，完成了"恶有恶报"的结局。而本剧的主角吴定儿也已历经行乞奉母、拜舞请寿、守庐三年等克行孝道的敷演，又有拾金还金、护救弱女等义行，一个孝义为人的正面人物形象已令人难忘。特别是何时贤推母害母之后，定儿闻声相救，并拜其为母，"驮回

去奉养”，充分表现了吴定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崇高思想境界。俗话说“救人容易养人难”，定儿能否像对其生母一样奉养何母呢？这一悬念在本出《代孝》中作了至善至美的解答。

本出的剧情大致可分三个层次。开头吴定儿上场，通过一曲【忆秦娥】唱词和道白，表现了他悲悼生母、喜奉义母的心情，交代了驮回何母“侍奉犹如生母，承欢不异亲娘”之情事。接着说出现已乞讨到药剂和陈米，要为义母治伤调养，于是请出何母。何母出场后一段同调唱词及道白，谴责了逆子弃己，理应遭雷殛死；赞扬了吴定“恩儿，克承奇孝”，侧面烘托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同时，通过母子间的对白，细腻入微地坦露了二人的心曲：何母耽心让恩儿受苦受累，于心不忍，宁愿“早早入土，眼闭心安”；定儿则惟恐“奉侍不到，有伤母心”，朴素无华的语言中闪耀着令人动容的光彩。

第二层，写定儿为何母熬粥煎药。通过母子间深情厚意的对唱和对白，进一步描画了吴定儿笃行孝义的感人精神和细致入微的奉老之举，有力地展现了人世间最美好最善良的敬老行孝的一幕。定儿先尝冷温，道“代娘亲舌试劳”，何母叹“觑着你意殷勤我转泪抛，纵亲生也难似你承欢笑”；定儿又道“只求算减我的年华也，增续娘亲寿考高”，“母亲请用药。待孩儿与母亲遍体抚摩一回”，何母再叹“那里是药物儿真个灵丹也，多分你这孝心儿感开了天眼瞧”，“谢得你代人行孝，秉血诚艰辛暮朝”，“愿来生做你亲儿，好把这深恩答报”；定儿忙说“娘言休道”，接唱“且喜得母病调，身渐好。还愿你福共天长，寿比着南山不老”。这些唱词，句句精彩，字字情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性中最本原的亲情孝义，是作者浓墨重彩精心塑造主人公的生花妙笔，富有感人肺腑的张力。

第三层写钟馗出场，自报山门后，道出“敕命游行宇内，扶正除邪”，“近因何逆弃亲，已遭天殛。彼母命危将绝，有本地乞丐吴定儿义救驮回，奉如亲母”，“孝胜亲生。方才照鉴他劝飧进药，百种真诚，丝毫不假”。故而“必须上奏天庭，以彰善类”。并以一曲【雁儿落】唱出了对吴定儿的称赞和期待：“身贫品行高，义举循天道。不虚邀那乡党名，烂缦天真孝。”“坚牢，到得那转天心立看福报好。”作者通过这一层，借钟馗这位老百姓深为尊爱的正直无私、捉鬼护民的神灵之口，在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天理的同时，也进一步托起了主人公吴定儿的动人形象，并为全剧此后的情节发展铺下伏笔，又点出了本剧“转天心”的剧名和主旨，一石数鸟，干净利落，可谓是言简意赅，颇见匠心。

中国古代的戏曲家具有优良的传统，往往满怀强烈的使命感，以惩恶劝善、匡正时弊为己任，善于表现民心民意。唐英这位清代中后期的剧作家，为官正直，长期担任窑务、关务监督，比较接近人民，在《转天心》这部剧作中，通过塑造吴定儿与何时贤这两个天差地别的人物形象，有力地鞭挞了那些身在

高位却不孝不忠、寡廉鲜耻的官僚们，赞扬了像吴定儿这样纯孝大义、品行高尚的平民百姓，很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和愿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从全剧的构思来看，作者确有宣扬"天道恢恢，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但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民意，不必以现代的眼光来斥责作者。同时，剧本以"转天心"为名，副末开场的唱词中有"天堂地狱寸心间，心转天心即转"之句，结尾乡老送上"行转天心"的匾额等，表现了作者高人一筹的哲理思想：天心也是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而改变的！不必"人定胜天"，但是"人可动天"。说明人的命运其实还是掌握在自家手里！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也正是《转天心》这部剧作的亮点所在。　　（张涤云）

巧　换　缘

唐　英

第六出　旅　　换

（旦上）（白）花娇柳软可怜人，恶雨蛮风断送春。蕊落絮飘谁是主？色香拼作陌头尘。小奴张氏蕴珠，金陵人也。命生淹蹇，早谢椿萱①。舅氏相依，及笄未字。岂料天灾岁歉，比户啼饥。大户小家，卖男鬻女。母舅毛义，贪酒赌钱，不谋生理。近因缺少赌本酒赀，遂将奴身卖与常州马木匠为妻。谁想是个年过半百，粗蠢孟浪之人！俗气喷人，形容似鬼。咳！这样人教奴家如何跟着他谋生过活？昨日兑银立契，将奴交付与他。幸而他因旅舍中人多，此身保得未遭玷污。从初更时动身，走了一夜一天，今晚投宿在这旅店之中。我想今夜男女联床，怎还脱得过这蛮人狠手！且喜他吃得大醉，人事不知。店主人扶他到床上去睡了。我想他酒醒转来，必要动手动脚。到那时教奴家怎生躲闪？千思万想，不如死休。因此悄地出房，寻一个了身之计罢！不知这天有什么时候了？（内打三更介）呀！已是半夜了。咳！槌心更漏声声，促命催魂；障眼星河黯黯，愁天恨地。咳，天嗄！苦煞我张蕴珠也！

【小桃红】（唱）恶风暴雨妒柔香，说不尽凄凉况也！痛早年怙恃双抛，谁把明珠擎掌？蓦忽的罹灾殃。（老旦上）（作小解窃听介）（旦唱）怎教我咏《桃夭》伴村夫荐枕衾相依傍也！憔悴煞柳嫩花芳。（白）咳！张蕴珠，张蕴珠！不想你生在金陵，今日却死于客舍。趁此夜深人静，不免悬梁自尽了罢！你看那壁厢有空房一间，就是我绝命之所了。（唱）倒不

如向泉台，皈清净作收场。(作自缢)(老旦作打门入)(救下介)

(白)小娘子！醒来！为何寻此短见？你是谁家的宅眷？

【下山虎】(老旦唱)恁般凄怆，底事悲伤？有甚衷肠事，何妨直讲？(白)小娘子，为何寻此短见？(旦白)小奴张蕴珠，年方一十八岁。幼丧双亲，守贞待字。因被无良舅氏贪钞卖奴，嫁配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夫，此心不愿，为此投缳毕命，免致辱身。(老旦唱)原来有这段根由，愁深恨长。惨切切把红颜付土壤！叹杀你花枝样，怎嫩蕊娇香委路旁？且把愁怀放，从容慢商。(白)呀，原来你的事儿是与我相反的。(旦)你的什么事情？(老旦)小娘子，听老身告诉。(唱)这其间恰颠倒姻缘事两桩。

(旦)请问婆婆，有什么颠倒姻缘事两桩？(老旦)不瞒小娘子说，我乃金陵城外的个老寡妇周氏。因岁歉家贫，不能度日。虽有个侄儿，又不能养赡。只得与他商量，自己卖身，将身价与侄儿活命，以全宗祀。谁想遇着个买主洪相公，是个少年秀才。他被店主欺骗，先将幼女相看，成交兑银后，临出门的时节，却把老身掉换。行至中途，被他看出，十分吃恼。他要把老身撇下，回去告官。是我再三哀求，情愿作仆妇伏侍他，他方才肯带我回去。一路上恨天怨地，甚不相安。如此看起你这件事来，岂不是与我是相反的么？

【五般宜】(老旦唱)你是个怕风雨梨花海棠，我却是强牵缠枯藤嫩杨。这其间颠倒费商量。(白)哦，有了！(唱)驳倒那月老冰人②，解赤绳换郎③。(白)小娘子，我倒有一计在此。(旦)但不知有何妙计？(老旦)我想姻缘配偶，也要年貌相当。我是个老人家，那洪相公是个青年秀士，实在不堪配偶。你乃黄花少女，又有如此容貌，怎嫁个年老的村夫！老身如今行个移花接木之计，趁你那人睡熟，将你换转过来，竟改嫁与洪生。老身不着将这衰朽残躯竟硬赖在那年老的村夫身上，与他做一对白头夫妻。此乃老身可怜你少年美貌，难中寻死的苦恼，故行此两全之策。你道好不好？(旦)嗄！婆婆，蒙你一番美意，救奴于生死患难之中，感之不尽！但想那洪相公呵，(唱)身列在泮水宫墙，肯拾取村花路旁？怕只怕对面无缘，这话头儿空自讲。

(老旦)不妨。待我请他出来，你二人当面一见。若两相情愿，就好商量。洪相公！洪相公！(小生作困态怒容上)

【山麻秸】(唱)对午夜，孤灯朗。叵耐这网绕胸头，难觅黄粱。(白)咳！你这老婆子好没道理！如此夜深，唤我出来则甚？(老旦唱)商量，(小生白)还有什么商量？(老旦唱)有个人儿李代桃僵。(小生)什么人？在那里？(老旦)诺！在这里。待我取个火来。(取火上)洪相公，你来在这灯

下，大家一看。(小生)待我来看。呀！(唱)何处来娇容玉质？敢则是花妖月魅，幻相乔装？(老旦)并不是什么花妖月魅嘘！(小生)是什么人家宅眷？(老旦)他乃金陵张蕴珠，被母舅卖与个年老的村夫，他不情愿，在此寻死上吊，是老身救了下来。我见他如此容貌，正是洪相公的对头。我如今欲将他掉换过来，与你作合，我竟跟了那年老的村夫回去。岂不是两边都合了式么？(小生)他乃有丈夫的，如何使得？况又有婚书为证，他的丈夫岂肯甘心？(老旦)那里什么丈夫！他二人尚未成亲，也是和你我一般的。如今那人烂醉如泥，睡在房里。但不知他的婚书藏在何处？若能够到手，你是个识字能文的，只消把婚书略加改换改换，有那个知道？到后来无事便罢，倘有些不妥当之处，只要我们三个人一口同音，再有了婚书作证，还怕他怎的？(旦)婚书在他被囊里，奴家可以取得来。(小生)如此甚妙，小娘子快去取来。(旦下)(老旦)洪相公，你可到你房中取笔砚出来，好改呀。(小生)是了！只道老将至，谁知美在斯。(下)(老旦)你看这小娘子去了这一会，也该出来了。(旦上)千金一刻睡，片纸百年期。(老旦)小娘子，婚书得了不曾？(旦)得了，在此。(老旦)如此随我来。(低声介)唯，洪相公，快来！(小生上)来了！(老旦)如今婚书是有了。你且看来。(小生念介)立婚书人毛义。今有甥女张氏，年一十八岁。幼失父母，母舅主张，凭媒说合，接受财礼银一十六两，聘与马冲霄为妻。两相情愿，财礼收足。成交之后，任凭带回原籍，并无异说。立此存照。(小生)这婚书写得详细明白。一两个字是断断改不来的。(向老旦白)就是你我的婚书，大意也与此相同，也是改不来的。要做此事，必须另写两张，将这两张婚书烧毁了，方才妥当。只是小生一个人的笔迹，看去相同，如何使得？这便怎么处？(老旦)果然，这却怎么好？(旦)这倒不妨，奴家颇识几字，将就也可以书写。那马冲霄是不识字的，如今照此婚书的款式，换了男女的姓氏、年庚，写起两张，将奴家的给与洪相公，老婆婆的给与马冲霄，仍旧放在他的被囊里，此事就妥当了。(小生)妙嘎！你我就写起来，不可迟误。(老旦)阿呀！只是那里讨得这两个红全简帖？(小生)小生拜匣里尽有。这是我们秀才家出门的行头，待我取来。(取介)红全简帖在此。(老旦)待我磨起墨来。(小生、旦同写介)

【缕缕金】(合唱)这婚姻事，破天荒。老幼随心换，恰相当。谢你接木移花计，恩高义广。男愁女恨尽销亡，快事真奇创，快事真奇创。

(老旦白)可将我的拿了来，待我依旧放在他被囊里便了。你们也把婚书收好，不必耽搁。趁那人未醒，天已将明，你二人就此骑上驴儿，快快去罢。(小生、旦)婆婆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江头送别】(合拜唱)感谢你女陈平堪称智囊，撮合得齐眉案梁孟相庄④。欢腾不怕路途长，似和鸣比翼双双，

(小生向内白)店家,我要早行趱路,开了店门。房钱在桌儿上。(内应介)外面有人开门,请便。(小生)昨日老来少,今朝并蒂莲。(同旦下)(老旦)哈哈!你看他二人欢天喜地的去了。老身这件事做得也觉爽快新样!只是那姓马的睡醒,只怕有些磨嘴。呸!这有何难?趁他未醒,老身到他床上,拿出那少年时的本事来,大大的搬弄他一场。到天明,就是看破了,生米已成熟饭,老身硬赖在他身上,怕他飞上天去不成?一定是这个主意。(作羞介)嗳!只是一件,

【尾声】(唱)我多年冷落孤帏帐,旧伎俩生疏久旷。(白)如今也说不得了,倒要下点工夫去对付他。(唱)拚我这老蚌重开旧日的荒。(下)

〔注〕 ①椿萱:指父母。古时人们以椿喻父,以萱喻母。早谢椿萱,指父母早亡。②冰人:《晋书·索纮传》:"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纮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迫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后遂以冰人代称媒人。 ③赤绳: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记月下老人囊中有赤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 ④齐眉案:用东汉梁鸿、孟光夫妻恩爱,进食时孟光举案齐眉献予梁鸿之典。

《巧换缘》传奇,清唐英撰。传奇末出【尾声】云:"灯窗雪夜闲情寄,《巧换缘》新词旧戏。问周郎比那梆子秦腔那燥脾?"可见《巧换缘》是唐英根据地方戏曲改编而成的。传奇叙金陵连年灾荒,灾民被迫贱价聘卖妇女。青年秀才洪遇托客店主张小桥代为访求美妻。张小桥与挑伕小李儿串通,以自己俏丽的女儿张芳玉为相亲的幌子,暗中调换小李儿的老年寡婶周氏。洪遇受骗,怨天恨地。老木匠马冲霄却买得娇美少女张蕴珠,欣喜若狂。洪遇与周氏、马冲霄与张蕴珠两对怨偶同宿一家旅舍。蕴珠拒绝与老木匠成亲,悬梁自尽。幸被周氏救活。周氏自愿与蕴珠互换丈夫,洪遇与蕴珠当然乐意,三人合谋偷改婚书。老木匠因娇妻被换成老妇,告到丹徒县。县令根据婚书和三人相同的口供,又按照夫妻年貌相当的常理推断,斥逐老木匠。木匠受屈,耿耿于怀。洪遇赴试得官,以财物补偿老木匠和周氏。张芳玉当初与洪遇一见钟情,不愿别嫁,洪遇也常忆芳玉倩影。洪妻蕴珠遂玉成其事。

《巧换缘》乃一本喜剧。凡十二出。剧中两桩不般配的买卖婚姻,经过移花接木,换成两对年貌相当的夫妻,手段虽属捉弄,结果倒合人情,并且得到官府确认。作品借一群小人物的错婚纠葛对妇女被"贱价聘卖"的苦难遭遇寄予深切同情。故事的戏剧性在于两次"掉包"。第一次掉包是张小桥与小李儿欺骗洪遇,将老妇周氏偷换闺女芳玉,有悖情理。第二次掉包则是洪、周与马、张两对怨偶的互换,把"颠倒姻缘"重新颠倒过来。第六出《旅换》就是

敷演第二次掉包事。

弱女张蕴珠被母舅换了赌本酒资，落入老木匠之手。她见到木匠不仅年迈，而且"粗蠢孟浪"，"俗气喷人"，不堪忍受而又无力逃避，便在木匠酒醉未醒之时，自缢以求解脱。幸得周氏救下。周氏闻知蕴珠与己一样困于错婚，因同病而相怜，便心生一计，要"驳倒那月老冰人，解赤绳换郎"。经过周密安排，在蕴珠和洪遇的配合下，换郎终获成功。在此过程中，作者描写了周氏这个平凡而又智谋过人的下层妇女形象。

周氏年过半百，无后孀居，靠侄子小李儿赡养，偏遇年荒岁歉，故自愿卖身，保全婶、侄两条命。她以亲情为重，牺牲自己。不料她受侄子之骗被掉包，险遭洪遇怒撇。她不得不恳求洪遇允许她充当一名仆妇。善良忠厚的周氏从苦难的经历中磨炼得聪明起来，一手策划起换婚，也是采用掉包计。她玉成了一对少年夫妻，首先惠及他人，连带着改变自己仆妇的身份，成为木匠老婆。周氏自保的努力得到提升，进而争取自身晚年的生存保障。她在催促洪遇夫妇速速上路后，不禁笑云："你看他二人欢天喜地的去了。老身这件事做得也觉爽快新样！"周氏的襟怀志趣不俗。

洪遇夫妇离店后，周氏才为如何自处犯难。她当机立断，赶在木匠酒醒之前，主动上他的床，在暗夜里糊里糊涂成婚，制造既成事实。对于封建社会里一个劳动妇女而言，此举不仅见智，又是见勇了。

在下半本戏里，周氏顺利通过丹徒县的堂审，正式做了木匠妻。木匠有恨难消，回家后不断向妻子寻衅。周氏体谅丈夫的心情，总是和颜悦色，委曲求全。她吃苦耐劳，一心一意跟着木匠过穷日子。周氏自此复归于平凡。此种处世态度，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智慧。可以说《巧换缘》中周氏的形象在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是颇见特色。　　（宋光祖）

双钉案

唐　英

第二十一出　庙　控

（外扮包公无须、冠带）（同众役上）

【朝元歌】（合）纶音钦奉，黄堂五马荣①。威严人从，青衣腰带红。（外）下官包拯是也。少年科甲，出仕临民。叨蒙圣恩，初授定远县知县。因鲠介性成，清操夙秉，今蒙圣恩，特授河南开封府知府。到任旧例，该谒庙"宿

三"。左右！打道往城隍庙去。(众应介)(唱)须信人神精诚堪动，惟思扬善锄凶。举错凭公，视民如子察隐痼。官能自饬躬，神明自感通。可知道阴阳互用，分明赫赫，苍生为重，苍生为重。

(副庙祝上)本庙庙祝跪接太老爷。请太老爷拈香。(吹打)(拈香介)书吏过来。今日本府在此"宿三"，理宜清肃，其放告另示日期。可把告条黏贴头门：凡一应闲人，不许擅入。(末照前吩咐介)(内白)请太夫人下轿。(老旦上)(向内白)梅香，院子，你们都在那里看守轿子伺候，不必跟随。待我自己进庙烧香了愿。(内应)晓得。

【虞美人前】(老旦)奇冤匍匐廉明控，要雪亡儿痛。

(白)老身夜来明明梦见我二孩儿，啼哭诉说身死不明，被恶媳王氏毒谋惨害，教我与他伸雪报仇。又说要洗沉冤，只在城隍庙里，自然明白。我因此对大孩儿说，路上曾许下愿心，一到祥符，要在本县城隍庙烧香了愿。来此已是庙门首了。你看：人从如云，青衣排列，果有官府在内。不知是那一位官府？那边有告条黏贴，待我上前看来："本府正堂包示：一切告状人等，俱候放告日期，具状呈诉，毋得在此扰乱干咎。"又有对联一对，不免看来："昼夜理刑名，人鬼皆归王法；阴阳齐审断，死生尽在权衡。"啊唷！好大的口气！且住，我闻得这个包公，日断阳，夜断阴，廉明公正。作知县时，天下闻名。难道就是他不成？若果然是他，我亡儿的沉冤就得昭雪了。但他告条上写着放告另有日期。我如今也不管他放告不放告，不免喊起冤来。阿呀，青天爷爷！伸冤嘎！(杂)嚎！你这老婆子，没有眼睛，也有耳朵的，本府太老爷在此"宿三"，有告条张挂，放告另有日期，你怎么在此喊叫？(老旦)阿呀，大哥！我这冤情与别人的不同，别人是替人伸冤，我是替鬼伸冤的，务必要见太老爷，伸冤雪枉，是等不得放告日期的。(外上)什么人在外面喧嚷？(杂)禀太老爷：有个喊冤的老婆子，小的回他放告自有日期，他说是替鬼伸冤，等不得放告日期的。(外)好奇怪！这告状的题目新奇。带进来！(杂扯老旦进介)喊冤人进。喊冤人当面。(外)嘎！你这老婆子好没分晓，本府尚未到任，放告自有日期，你有什么状词，何不在县中去告？为什么在此越诉喧哗？(老旦)阿呀，太老爷在上，老婆子的冤情比别个的不同，是县官自己不能处断的。除了太老爷，别的衙门里也是告不得的。(外)你方才在外面说什么替鬼伸冤？你且讲上来。

【孝南枝】(老旦)康孀妇，孤又穷。(外)可有儿子？(老旦)冢男操篆本县中②。(外)既是本县知县，又是你的儿子，你为何告他？(老旦)他身荣只认妻，不把亲娘奉。(外)他怎么不奉养你？(老旦)他暗将妻子接来任所，共享荣华，把老婆子抛弃在家，一年有余。因着次子江芋呵，辞亲探兄，

千里关山，贫无随从。到县之日，被恶媳王氏毒计阴谋，把杀机暗动。儿身死，冤海同。老婆子盼次子年余，不见归家，无人奉养，只得亲身到此找寻。昨晚呵，鬼声哀，诉向三更梦。

(外)老人家，你方才告的这些言语，可都是真的么？(老旦)句句皆真。(外)本县知县江芸，果然是你亲生儿子么？(老旦)是亲生的儿子。(外立介)年伯母请起。(老旦)老婆子不敢。(外)江知县与小侄同榜同门，你正是老伯母了。快请起。(老旦起介)多谢大人。(外)老伯母在上，听小侄一言。(老旦)敬听大人吩咐。(外)我想江年兄既是读书科甲，现今出仕临民，岂不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极，怎肯做那败伦弃母、纵妻杀弟的事？方才听年伯母之言，竟是忤逆不赦之罪了！况那谋害杀命一事，又是梦里鸣冤，鬼魂泣告，既无实据，又无证见，那里作得准？依小侄看起来，不过是年伯母恼江年兄迎接的迟了些，所以把这样大题目来告他。(老旦)实系真情，并非诬告。(外)年伯母，听小侄之言，请息尊怒。母子之情，出于天性，断不可因家庭的小忿，弄到后边做出大事来，后悔无及。还是请回，母子和顺，调处了的好。叫左右！快传轿送江太夫人回县衙去。(老旦发急介)阿呀，人人都说包公断事如神，况且你头门上写什么"人鬼皆归王法"！今日里恰遇怨鬼沉冤，你竟不能审断，何必如此夸口！

【前腔】(老旦)我那亡儿呵，冤沉海，恨贯虹，极天冤恨鬼窟中。昨夜呵，梦里诉幽衷，惨死无门讼。特向神明叩公，指望拨雾瞻天，黄泉春动。谁知一味模棱，全无作用！说什么阴阳断，人鬼同？你若不准，我鼓击登闻，把天阍控！

(外)听年伯母之言，情词激切，其中必有冤情。年伯母既要小侄判断，也要预先讲过，这件事关忤逆，又有一条人命在内，小侄若勘问起来，事若不实，年伯母有个诬告卑幼之罪，也还担得起；若事情果真，小侄秉公执法，只怕江年兄与年嫂大有干系。年伯母，到那时不要懊悔。(老旦)只求老大人明断。使亡儿沉冤得雪，老身再不懊悔的。(外)既如此，年伯母请在耳房少坐，候本府审断便了。(老旦)全仗大人。(下)(外)听差的过来！(杂)有！(外)可拿我名帖，请本县江老爷会话。(杂)晓得。(下)(同生上)(生白)龙虎榜中同甲第，冠裳队里别尊卑。(见外介)大人在上，卑县禀叩。(外)年兄到了？(生拜介)堂尊属吏，共榜同年。(外答拜介)天理人情，公先私后。(外)年兄请坐。(生)告坐了。(外)年兄，昔为一榜之弟兄，今作同舟之僚友。君亲生成之恩，愿与年兄共勉。(生)幸叨宇下，还望指迷。闻年兄大人荣任驾临，例合远迎叩谒。因读大人所颁示谕"僚属一概免参，不许出郭迎接"，谨遵宪谕，有失远迎。今蒙呼唤，不知有何台谕？(外)一路而来，闻得年兄牧民有法，听断详明。弟初

莅此邦，未悉舆情风土，因此特请年兄到来，领教一二。方才有一老婆子投词哭诉，告一个有品级的人，弃母败伦，纵妻杀弟一事，不知那律条上该如何审断？年兄长才久任，必有高见。望乞赐教。(生)阿唷，世上竟有这一种人！败伦弃母，纵妻杀弟，依卑县判断，若系平民，先治以不孝之罪，再审被杀之人，尸伤果实，应拟以知情故杀律。若有品级的人，必要题参革职，加倍治罪。(外)律上该如此断法么？(生)必该如此断法，方为合律。(外)年兄见教极是。年兄，你道这所告的是何人？(生)卑县不知。(外)今日所告的，就是年兄。不知怎么个断法才好？(生不悦介)大人言重。卑职读书明理，忝与大人同登科甲，怎么拿这样败伦伤化的事污蔑起卑县来？岂有此理！(外)年兄不要动气，现有告状人在此作证。(生)不信有这等大胆告谎状的人！须是拿下，发与卑县去审问。(外)告状的人，弟已拿下了。左右，把适才告状的人带过来。(众扶老旦上)一指啮来十指痛，贱儿死去贵儿昏。(杂)告状人当面。(外)嗄！年兄，这不是告你的原告么？(生作急迫状介)(外)江年兄，今日你母子是弟案下原、被告状人。王法无亲，弟只得要得罪了。(入公座介)(生)阿呀，母亲嗄！怎么瞒着孩儿，到此处来告什么状？(老旦)你还来问我？只因你兄弟身死不明，昨夜梦中哭诉，说你妻子将他谋死。你不究不察，死鬼含冤，我怎么不告？(生)阿呀，母亲嗄！兄弟身死之故，孩儿实在不知。今日母亲面控包公，只怕连孩儿的功名性命，都付之流水了嘘！如今兄弟虽死，还有孩儿在膝下侍奉。若孩儿再正了国典，母亲身后之事，却教谁人料理？母亲何不三思？(哭介)(老旦)嗄，儿嗄！你兄弟性命是你妻子谋杀的，与你什么相干？我今日只求包公审问你妻子抵偿，你的功名性命，有何妨碍？(生)阿呀，母亲嗄！孩儿是做官的人，有罪例该加等。就是妻子有罪，这失察之罪也是断断逃不过的。况包公比不得平常官府，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倘任起性来，只怕你孩儿这纵妻故杀的绞罪是不能免的了。(哭跪介)(老旦)你且起来。若如此说，难道你也不得活了？(生)王章凛凛，律法煌煌，自然是不得活的了。

【前腔】(生唱)娘年迈，子舍空，典章王法律不容。禄位付东流，缨首秋风送。娘谁送终？弟死兄随，郊祁同梦③。母亲嗄！铁石心肠，还留隙缝。无儿痛，伯道同。母亲须是念江门，宗祧重。

(老旦)我儿不必啼哭。我原是告你妻子谋死你兄弟，不知竟要连累到你。等我诉明包大人，求他开豁你就是了。嗄，大人，大人！谋死次男，是我恶媳王氏乘他丈夫下乡，瞒人做的事，与我大孩儿无干。还求大人详情度理，开祝网之仁。(外怒介)吋④，你说那里话来！不告状，由得你；既告在本府案下，就是公事了，那里还顾得你儿女私情？

【锁南枝】(外唱)膺王命，秉至公，既鸣冤要归律法中。舐犊是私情，

我诛孽把王章奉。休琐碎，免唧哝！(生)还求大人格外开恩。(外)要平反，审察情轻重。(白)年伯母，你今日既到法堂，就由你不得了。但你次子尸柩现停何所？(老旦)现在县衙东书房。(外)叫左右，打道往县中去。

【神仗儿】(外、生、老旦、众役同唱)从随人众，前呼后拥，捕影追风。为官原期无讼，怨鬼抱沉冤，凶身难纵。准备着问形踪，准备着问形踪。

(外入公座)(生、老旦侍立介)(外)请县夫人。(杂向内白)县夫人，有请！(旦上)

【虞美人前】(唱)琴堂何事人喧哄？顿使心惊恐。(生)夫人过来，见了包大人。(旦)包大人在上，贱妾拜见。(外)且不消行礼。嗄！王夫人，有人告你谋杀小叔，此事可是真么？(旦)好没来由！我夫主科甲县令，我乃堂堂命妇，谁人敢告我？有何对证？(外)你道没有对证么？你婆婆现告你谋死子命，怎么赖得过？(旦)这是那里说起？

【锁南枝】(唱)夫冠盖，妇受封，位崇官藐体统同。内外不通风，杀命言何重！况小叔身死，临棺殓，是他骨肉兄。有甚事难明，相劳动？

(外)你随身伏侍是什么人？(旦)婢子互儿。(外)带互儿！(杂)互儿当面。(小旦)互儿叩头。(外)嗄！互儿，你家太夫人告你主婢同谋，杀死子命。你可从实招来，免受刑法。

【前腔】(小旦)身为婢，性蠢庸，扫除呼应小女童。二主人呵，身死病灾攻，家主呵，视殓亲棺赠⑤。无他故，众眼同。系无辜，不怕王章重。

(外)说得好干净！难道你太夫人肯告谎状么？(小旦)谎状不谎状，小婢子那里晓得？只是既无证见，又未见伤痕，把一个病死的人，平白地赖人谋害，这场官司教小婢子从那里招起？(外)好利口！本府少不得要开棺相验。如有真伤，你主人又不在家，这谋死之事自然有下落了。(小旦)老爷只管开棺相验，若果有真伤，那时再赖人也不迟。(老旦)大人，亡儿惨死，不忍开棺相验。(外)若不相验，何以见伤？若不见伤，何以治罪？况相验不过命仵作验看有无伤痕，又非煮骨蒸皮，分尸刷肉。不妨，验得的。(老旦)听凭大人。(外)传仵作。(净上)仵作叩头。(外)你叫什么名字？(净)小的名字叫做丁不三。(外)你可去将县主胞弟的尸棺打开，细心相验。(净)是。(内介)禀太老爷：相验无伤。(外)好狗才！粗心草率，相验不实。暂且记责，可再去细验。(净又介)禀太老爷：实系无伤。(外)扯下去重打四十！(净)太老爷，小的有下情。(外)有话快讲上来！(净)太老爷，非关小的不细心相验，只因他停柩之处廊深屋暗。此时日已沉西，尸在棺内，小的看不真切。求太老爷宽限，容小的明日午时，日

光明朗，再细心相验。如再有错误，凭太老爷责处。(外)你这狗才，人命重情，岂有无伤能死之理？也罢！就限你明日午堂再验。验出伤痕，必加重赏；若仍前混报，抬口棺木来伺候！(净)是。(出介)这是那里说起？(下)(外)年兄，今日已晚，小弟暂且回庙，明日午堂再审。暂别同年署，重临断鬼台。(同众下)(旦、小旦下)(生)嗄！母亲，方才开棺相验，并无伤证，可知兄弟还是病死的。(老旦)你说那里话！梦中苦诉是真情，(生)验看无伤事怎生？(老旦)作恶人心欺屋漏，举头三尺有神明。(同下)

〔注〕 ①黄堂：古代太守衙中的正堂。范成大《吴郡志》："黄堂，……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后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涂以雌黄，遂名黄堂，即今太守正厅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黄堂，昉此。"五马：借指太守的车驾。语出《日出东南隅行》："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②冢男：长子。 ③郊祁：北宋宋庠(初名郊)、宋祁兄弟的并称，俱以文学知名，同时举进士。后世常以"郊祁"称美人之兄弟。 ④吋(dòu)：叱声。 ⑤赗(fèng)：以车马等物助丧家送丧。《礼记·既夕礼》："公赗，玄纁束，马两。"郑玄注："赗，所以助主人送葬也。"

《双钉案》传奇，清唐英撰。传奇末出【尾声】云："双钉旧剧由来久，不似这排场节奏。要唱得那梆子秦腔尽点头。"可见《双钉案》是唐英根据梆子、秦腔旧有剧目改编的。而剧中故事，早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太平广记》有类似记载。如今仍有《钓金龟》、《行路哭灵》等京剧老旦折子见于舞台。

《双钉案》演的是：江芸秋试得中，除授河南祥符县县令。他派人送信到淮阴老家，接老母康氏、弟江芋、妻王氏到任所团聚。王氏在娘家先接到江芸家书，便瞒过婆、叔，独自去了祥符县。康氏在家靠二儿江芋钓鱼糊口。一天，江芋钓到一只金龟，它能撒碎金块，从此母子柴米无忧。江芋又得知兄长做了祥符县正堂，并已接走嫂子，便告诉母亲。康氏为大儿弃母迎妻生怒，命二儿赴祥符探访。兄弟见面，江芋责备兄长"重妻轻母，身贵忘亲"。江芸虽然不承认，尚愿受责。江芋又责备王氏"藏匿家书，先来任所"，王氏兀自强辩。王氏忌恨江芋，又贪图他的金龟，就图谋将他杀害。她听了侍女互儿的主意，乘江芋酒醉时用大铁钉打入江芋头顶，——互儿曾见其母苟氏用此法杀死她的第十八个丈夫而再得改嫁。一年后，康氏也来到祥符县署。她严厉训斥了儿、媳。当晚，她守在江芋灵柩旁，江芋向康氏托梦，诉说被恶嫂谋害之事，求母亲向开封府包公控告。包公开棺验尸，仵作丁不三查出江芋头颅中的铁钉。丁不三此番验尸受教于其妻苟氏。包公得知，连带破了苟氏钉死前夫的旧案。王氏、苟氏、互儿三人伏法。江芋得神仙施法复活，与江芸同娶告老归里的学士王彦龄二女。婚礼上，包公教训江芸反省"忘恩弃母，纵妻杀弟"之过，从此做一个好官。

本剧包含三重奇特的情节。其一，金龟的来龙去脉，金龟治病，江芋前世造孽、今生报应及转世回生等等；其二，江氏兄弟与王氏姊妹双双联姻；其三，两件铁钉凶杀案连带发生又连带勘破。以上三重情节，金龟事多荒诞迷信，双婚事落了大团圆窠臼，双钉事乃唐英写恶妇人剧作中最突出的一个，也只是案子较奇而已。真正有价值的情节是褒扬江芋贫困奉母，康氏早寡抚孤，年迈而为子伸冤，鞭挞江芸漠视伦理道德。作者借此故事倡导孝顺父母、爱弟敬兄的美德。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传统道德。而责"身列冠裳，治民食禄"的官吏不奉公守法，力行孝悌，"如何做得官？如何治得民"，问题提得十分尖锐深刻。

《双钉案》凡二十六出。本文试析第二十一出《庙控》。

康氏得知次男病故，极其悲伤，根据江芋托梦，即以烧香还愿为名，来到城隍庙向包公告状。特授开封府知府的包拯上任伊始，照例往谒城隍庙，不理词讼。康氏声称"替鬼伸冤"，等不得放告日期，非见官不可。此语引起包拯好奇，允许康氏进见。包拯听了康氏的诉讼情由，以为江芸既为官员，不至干忤逆，况鬼魂托梦，无证无据，无非是家庭纠纷，不宜小题大做，婉劝康氏息讼。康氏不听。她要求包拯言行一致，兑现门联中"人鬼皆归王法"的话，为怨鬼伸冤。否则，她就要叩阙击那登闻鼓。包拯见康氏情词激切，终于准状。

康氏凭着一腔义愤，打动包拯，准下状子。作者就此把康氏推到了矛盾的漩涡中。康氏控告的对象是恶媳，却难免牵涉到儿子的功名和性命，"就是妻子有罪，这失察之罪也是断断逃不过的"。江芸向老母哭诉："娘年迈，子舍空，典章王法律不容。禄位付东流，缨首秋风送。娘谁送终？"康氏原先没想那么多，此刻也惴惴不安起来，忙向包拯求情。包公声色俱厉地予以拒绝："既告在本府案下，就是公事了，那里还顾得你儿女私情？"这些情节既刻画了康氏一身正气，坚决与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精神，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她作为一个民妇不谙律条的窘境，以及作为一个母亲不忍因告状而牵累儿子的心态。但康氏没有懊悔。传统剧目中有一类深明大义的老妇形象，令人敬佩，康氏便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个。

江芸被描写成一个庸人、懦者，他违背孝悌之道而不自知。当包拯点明被告就是他时，他还不曾理会，以至于动起怒来。他见是母亲告状，吓得跪哭哀告，毫无一点敢于承担责任的丈夫气概。剧作对江芸性格的定位十分恰当。世上忤逆不孝之子是少数，但常有一些子女自以为孝顺父母，其实并未尽心竭力，难以与父母对子女之爱相比，造成实际上的失责。把这种社会现象集中于江芸身上，当收警世之效。

包拯的形象颇有新意。他在启动办案程序后，公正无私，执法如山，有敏锐的感觉和判断力。这是传统的包公形象，为观众所熟悉。另一方面，他在私人交往中，也能循常情常理。他对作为进士同年的江芸之母，执晚辈之礼。

他不希望一位同年的家事闹上公堂，触动刑律，以至于不可收拾。他还明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王氏的罪行予以惩办，对江芸的过失给予训诫。作者把包拯如实地当作一个“人”来写。

传奇末出，包拯作合两对婚姻，并亲临婚礼，一为祝贺，二为与江芸谈心。似兄如师，循循善诱，鞭辟入里，令江芸心悦诚服，痛哭流涕。谈话的要旨，着眼于不当孝子，难成好官。且听这一番诤言：“家庭骨肉，尚且如此，若是那民间有些奇冤极枉的事，你如何审讯？如何判断？似你这样的人，如何做得官？如何治得民？”不过剧终大段说理，置于案头尚可，若搬演于戏场，恐怕留不住观众。（宋光祖）

梁上眼

唐 英

第六出 堂 证

（净扮知县）（吏役、门子随上）

【上林春】（净唱）琢玉操刀民社寄，才长短尽心勤力。平情百姓无冤，不负排衙编里。

（白）下官昆山县知县刘清是也。前日准得蔡朱氏告他父亲谋杀丈夫一状。我想世间那有亲丈人谋害女婿之理？况看那朱茂卿，却不像个凶恶之徒。也没有个亲女儿忍告亲老子的道理，细看那朱氏，却又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这件事看来倒有些磨嘴。下官看他原被告父女的情形，还是在朱氏身上研磨追究，或者寻得个头绪出来，也不可知。他就是个哭主尸亲，也说不得要难为他些了。（老旦上）（喊冤介）青天爷爷，冤枉嗄！冤枉嗄！（净）什么人喊冤？（杂）是朱茂卿的妻子。（净）带上来。（杂带老旦跪介）（净）老婆子，你有什么冤枉？诉上来。

【催拍】（老唱）茂卿妻哀哀诉词，黑天冤求爷主持。半子如儿，半子如儿。衰年缺嗣，舐犊情移。纵是乡愚，性岂鸱鹗[1]？何凭据见证赃尸？真凶犯，望追提。

（净白）老婆子，你女儿告你丈夫谋杀女婿，今据你说“真凶犯，望追提”，敢是杀你女婿的人有了么？（老）老爷，杀我女婿的人有了。（净）有？在那里？（老）现在监中。（净）哈！怎么？现在监中？（老）昨日我与丈夫

来送饭，监中有犯夜的窃贼，名叫魏打算，他说我女婿蔡鸣凤是他杀的。求老爷提上堂来审问，便知情由。(净)把这老婆子带下去。左右，监中提出犯夜的窃贼魏打算来听审！(杂应带丑上)(副郑屠窥探)(丑遥见背白)咦！那不是那郑胡子么？他倒先在这里了。好，好，好！(杂)嚏！什么"好"？(丑改口介)(白)我说老爷今日坐堂好热闹。(杂带丑跪介)(白)魏打算当面。(净)你就叫做魏打算么？(丑)小的就叫做魏打算。(净)你前夜倒底是犯夜？倒底是做贼？(丑)前夜小的走错了路，走到人家厨房里，见一壶现成的热酒，借他的出来，在月光之下吃一口儿过中秋。原想酒吃完了，那把酒壶原要送还他。不想被巡夜的拿住了，就不曾送去。若说是犯夜，是做贼，连小的也不敢定，只求老爷公断。(净)如此说，你是个贼了？(丑)听凭老爷吩咐，小的就是个贼罢了。(净)据你现在偷的，不过是一把酒壶。以窃盗论，也还没什么大罪。你怎么将朱茂卿谋财杀命的这件大案，自己首告出来？蔡鸣凤果然是你杀的么？(丑)是小的杀的。(净作惊讶介)(白)哈！你自己杀了人，无人追究，你为什么倒自己首告出来？(丑)我亲身到、亲眼见的事，为什么不首告出来？(净)既是你自己首告，可将杀蔡鸣凤的始末根由与尸赃凶器，明白招承取出，免得本县动刑拷问。(丑)若要尸赃凶器，都有在那里，但此时且不便取来。若问杀蔡鸣凤的事，自然有个始末根由，也不便于此时就说。(净拍案怒介)(白)吋②！我把你这该死的狗头！你既自行出首，怎么本县当堂审问，反倒支吾闪烁，不肯实招？左右，与我用短夹棍夹起来！(丑立起大笑介)哈哈哈！好老爷，好老爷！(净)吋！你这狗头，难道我老爷有什么不好之处，惹你这样大笑么？(丑)那个敢笑老爷，小的在这里赞老爷。(净)你怎么样个赞我老爷？(丑)小的赞老爷"清似水，白似面"。这两句赞的如何？(净)这两句赞的倒也好。(丑)还有好的呢："搅在锅里成一片，告示封条唾沫粘，裱匠铺里堆满案！"(净拍案怒介)(白)了不得！了不得！这狗头竟把我老爷比作一盆糨糊了！左右，扯下去重打四十再讲！(杂应)(扯丑)(丑拦喊介)(白)老爷暂且息怒，容小的说几句话。说完了，莫说是打，就是杀了，小的也是情愿的。(净)左右，且放他起来，看他还有什么话讲！(杂放丑介)(丑白)老爷，你们做官的人，须要平心秉公，爱惜百姓，才是个民的父母。那里有你这样浮燥酷刑的，做得出个好官来？(净)我老爷那一件浮燥？那一件酷刑？你讲上来！(丑)老爷既然做官，自然该详情度理。即如小的做贼的人，就是扠了人家一只鸡，剪了人家一个绺，那人家若知觉了赶来，小的还要拚命的跑了躲避他，怎肯把这图财害命，没头儿的官司兜揽在身上？难道我活的不耐烦了，要去望乡台上打能能不成③？这其中必定有个缘故，老爷该细心体查，从容办理，才得个明白妥当。老爷只管拍桌打凳的使性子，

倒要拿夹棍来夹我，这岂不是浮燥酷刑么？再请问老爷：我魏打算犯的不过是件偷酒壶的窃盗罪名，这杀命的重案，是老爷访的我？还是有人告的我？(净)这是你自己首告的。(丑)可又来。难道我自己既肯首告，反倒不肯说出来么？只是这件事如今是说不得的。就是说出来，重重絮絮，翻翻覆覆，好像那乱谈梆子腔的戏文一样，唠叨个不了，有什么好看？(净)依你便怎么样？(丑)依小的，一些也不难。前日老爷接的状词上，自然有原告、被告。立刻提来，当堂一审，这事就明白了。(净)倘若审不明白，这件事却怎么样呢？(丑)当堂若审不明白，那时节你可该审我、打我、夹我了。包管你个水落石出，真赃实犯。(净点头作喜介)(白)是了，是了，我老爷有些省得了！你且下去，一旁伺候。待我老爷审到那要紧用着你的时候，叫你上来对证。(丑)晓得。(下)(净)左右，带谋财杀婿一案上堂听审！(杂应)(带外、旦、老同上跪)(净点名介)朱茂卿！(外)有。(净)朱氏！(旦)有。(净)王氏！(老)有。(净)朱茂卿、王氏下去。朱氏跪上来。(旦上跪介)(净)朱氏，将你丈夫出外远归，你父亲如何图财害命的缘由，细细的诉将上来。若有扳扯诬赖之处，你是以女告父，比平人诬告加三等的不同。左右！(杂众)有！(净)看拶指伺候！(旦)爷爷容禀！(净看原状介)

【前腔】(旦唱)痛儿夫三年旅羁，奔家乡囊携重赀。外父心欺，外父心欺。暗室东床，命送阴司。忍女孀嫠，义断恩亏。眼流血泣诉因伊，望秦镜④，照无私。

(净白)朱氏，据你这状词口供，你丈夫是你父亲图财谋死了。可是你亲眼见的，还是有人来告诉你的？(旦)小妇人不曾看见，也无人来告诉。(净)你既不曾亲见，又无人来告诉，怎么就执定了告你父亲谋害的？(旦)小妇人的丈夫回来，并无第二个人知道。据小妇人的父亲八月十六日到小妇人家说，女婿十五夜在他家饮酒，至今并不见回家，老爷上裁，不是他谋害，小妇人的丈夫却往那里去了？(净)朱氏下去。带朱茂卿上来。(外跪介)(白)爷爷，冤枉嗄！(净)朱茂卿，你女婿蔡鸣凤八月十五夜果然在你家吃酒来么？(外)果然在小人家吃酒来。(净)吃到什么时候回家去的？(外)吃到一更多天回家去的。(净)你家与蔡鸣凤家相离有多远？(外)相离有三里路。(净)这途路间可有什么渡口、桥梁、庵堂、林木么？(外)一望平坦，并没有什么渡口、桥梁、庵堂、林木。(净)如此说，路途上是没有什么阻隔稽留的了。朱茂卿，你女婿到你家，止有你一人看见？还有何人看见？(外)还有小人的妻子王氏一同看见的。(净)带王氏。(杂带老上)(跪介)(净)王氏，你女婿蔡鸣凤到你家，你可曾看见么？(老)八月十五夜，女婿到小妇人家，同丈夫留他吃酒到一更后，方才回家去，实是看见的。(净)朱茂卿，你女婿远归，并无第二个人看见。

你留他在家吃酒，又是你到你女儿家亲口说的。到如今，人无影响，以致你女儿告你图财害命。你可有什么折辩？(外)女婿到小人家是有的，若谋财害命，是极天冤枉的！念小人呵，

【前腔】(外唱)婿翁情三年阔离，喜中秋人乘月归。沽酒衔杯，沽酒衔杯。漏转谯楼，树影阶移。婿女团圆，二老舒飞。天祸孽海风吹，身虽死，鬼含悲。

(净白)朱氏，你告你父亲谋杀你丈夫。你父亲抵死不招，只怕你这状告谎了。(旦)人命重情，老爷不动大刑，他如何肯招？(净)自有动大刑的时候。今日当堂，你父女对质一番，本县自有道理。(旦)爹爹，你既谋杀了女婿，今日当着青天爷爷在上，料想逃不过去。况你是个老年之人，也死的着了。倒不如一了百了，招承了，也免得动刑受苦。(外)嗳呀，儿嗄！你做爹爹的生平连鸡也不会杀一只，怎忍得把个亲女婿杀死？(旦)你为了那三百两银子动了火，那里还顾什么亲女婿不亲女婿！(外)嗳呀，儿呀，我那里晓得他有三百两银子？这岂不冤枉煞了人！(净)朱茂卿，你女儿状上告你为了这三百两银子，害了你女婿的性命，你怎么倒说不晓得他有银子？(外哭介)(白)嗳呀，天嗄！活活冤枉死了人！小的并不知他有多少银子。这明明是女儿逼我的性命了。(净)朱氏，你丈夫前日回来，你可曾见他么？(旦)小妇人不曾见他。(净)前日你父亲到你家，可曾对你提过这三百两银子么？(旦)嗳呀，青天爷爷，他为了这三百两银子，才谋杀女婿，他那里还肯对小妇人提银子的话？他一句也不曾提起！(净)我且问你：这三百两银子之数，你父亲既不曾对你讲，你又不曾见你丈夫，你却如何晓得？(旦)是、是、是……(净)是什么？(旦)是七月间丈夫带过一次家信来，上面写着在外赚了银子三百两，八月间一定回家。为此晓得的。(净)家信是何人带到？可将家信与那带信之人寻取来，当堂对证。(旦)那带家信是个过路的客人，那家信看过就烧毁了，教小妇人那里去寻取？(净笑白)带信的客人去了，家信又烧毁了。辩的倒也干净，只是情理上说不去。我且问你：你丈夫十五夜在你父亲家吃酒，你晓得不晓得？(旦)小妇人不晓得。(净)十六日你父亲到你家，说你丈夫回来了。你因丈夫不曾回到家中，疑你父亲谋害死了，所以扭到县中告状。可是么？(旦)正是嗄！爷爷！(净)朱茂卿，你女儿扭你上县的时节，路途上可在那里停留？(外)一直到县，并没停留。(净)你女儿可曾央烦人写状子？(外)并不曾见他央烦人写状子。(净)朱氏，你这状子是什么时候、是何人与你写的？(旦)是、是、是……(净)又是什么？(旦)是小妇人在家与父亲闹喊的时候，有个打抱不平的好街邻，他可怜我丈夫死的苦，替我写了，递与小妇人的。(净)你可认得这好街邻么？他姓甚名谁？(旦)嗳呀，爷爷！我是个妇人家，不出闺门，那里认得那街

邻上的男子？爷爷，这件事不用过费天心。我父亲乃是个年老乡愚，最是软弱小胆的。只求爷爷一动大刑，他再没个不招承的。(外大哭介)(白)嗳呀，青天爷爷！这是小人亲生的女儿要杀亲父了，养女儿的，都来看样嗄！(净拍案怒介)(白)察言观色，朱氏的情形全然败露。左右！与我拶起来！(旦)老爷！世间那有拶原告的理？(净)只怕你这原告，倒是个的的确确的被告呢！本县只问你：你丈夫蔡鸣凤是何人谋害了？你其中的真情实事，从实招来！(旦)嗳呀，爷爷！我的丈夫被人谋杀，倒教我招些什么？(净)你不肯招？左右！上了拶，着实的敲！(杂喊堂)(拶旦)(敲介)(净)问他招不招？(杂)快招！(旦)教我招什么？(净)既不肯招，再敲！(杂敲)(旦大喊介)

【前腔】(旦唱)拶尸亲情亏理亏，法堂中将公变私。杀我男儿，杀我男儿。虽然父女，恩断情离。不究夫冤，反拷孀妻。这刑法杜撰新奇。(净)你丈夫是怎么样谋害的？快快从实招来！若不招，我将你的十指拶折！(旦唱)咳！折双手，口难移。(丑旁观介)

(背白)嗳呀呀，好利害老婆，怪不得做出这样的狠事来！你看他抵死不肯招认，且看堂上老爷如何料理。(净背介)(白)好个练刑的狠妇人！这样的敲拶，铁口不移，这便怎么处？哦，我有道理。左右！将朱氏连拶指带在丹墀下去。(杂应)(带旦下)(净)左右，带朱茂卿上来。(杂带外上)(跪介)(净)朱茂卿，你女婿倒底往那里去了？(外)小人不知。(净)你说不知？或者是你谋害了，也不可知。左右！拿夹棍来，将朱茂卿夹起来！(杂众取上夹棍)(扯外鞋袜作夹介)(丑)不好了，不好了，老爷没了主意，蛮做起来了！这老头子可是受得起刑的？该我出马了。(丑上)(作自扯鞋袜倒地伸腿)(喊介)拿夹棍来！快套上，快套上！(净)你是魏打算嗄？(丑)我是魏打算。(净)你这是什么意思？(丑)我没有什么意思，如今该夹我了。(净)怎么？如今该夹你了？(丑)这件事全是我与朱氏亲眼亲手做的，与那朱茂卿毫没相干。如今拶了朱氏，自然该夹我了。怎么夹起他来？(净)魏打算，这件事你既自己首告出来，本县也不夹你。(丑)夹不夹，在老爷。我倒底要让让，是个礼性儿。(丑起)(跪介)(净)魏打算，这件事你既揽在身上，必须有据有证才好。(丑)若是无据无证，我就是实讲了，老爷你也不肯信。自然要还你个有据有证。(净)既然如此，你可讲来。(丑)如今还讲不得。(净)怎么还讲不得？(丑)老爷要我讲，须是将他父女们带下去。待我把始末根由细细的先讲与老爷听明白了，方好究问审断。(净)左右，将朱氏放了拶，暂时关锁在东班房里。朱茂卿夫妇放在西班房里。两处不许闲杂人等近前。(杂应)(带外等下)(净)魏打算，如今可讲得了？(丑)还有一件。(净)又有什么一件？(丑

向前低语介)(白)老爷,你这衙门里还有什么官儿没有?(净)本县属官,还有县丞、典史二员。(丑)老爷暗暗的委典史老爷,带了朱茂卿,立刻到朱氏家,传齐了保长、乡邻。在朱氏床底下与他屋后小院子里,有三件东西埋在土中。刨剧出来,飞马送到堂上来。此时,把头门、二门俱用封条锁闭了。衙门里外不许一人出入。待我一头说,老爷一头拿人,一头相验,这件事立刻就可以完结了。(净写字一封付门子)(白)你立刻带了朱茂卿,到四老爷衙门内,教四老爷照帖行事,不可错误,说我在此立等。(门子应介)(下)(净)左右!将头门、二门立刻封锁,不许放一人出入!(众应)(封门)(副欲出)(众作封门不放出介)(净)魏打算,如今是说得了?(丑)还说不得。有个要紧人没拿到,就是说了,这场官司完的不爽快。(净)书办,立刻出签拿去。(丑)不用,不用。老爷差一个衙役同小的去,立刻就拿到。(净)皂隶过来一名!本县标你硃臂,同魏打算去拿人。(标杂臂)(同丑下堂介)(丑)老哥,这人不须出外去捉拿,他现混在里面,看审官司。诺,那土地祠门口,墩着吃烟,大鹰钩糟鼻满脸毛的就是他。你且暗暗的押住了他,此时且不必带上堂去。等叫到他的时节,我来招呼你。(杂应下)(丑上堂)(净白)魏打算,如今说得了?你可细细的说上来。(丑)禀老爷,这件事我先说个真情大意与老爷听了,老爷得了主意,少刻将原、被告犯人一齐带上堂来,待小的再将情由细细的说出,也省的老爷费心与他们唠叨磨嘴。(净)你就先把真情大意说出来,与我老爷知道。(丑)实回老爷罢,那蔡鸣凤是朱氏亲手谋杀的,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净)他为何谋杀他?(丑)为的是奸情。(净)你怎么得看见?(丑)为的是偷盗。这就是一案官司的真情大意。老爷可把那原、被告人提上堂来。老爷细心审问,到那要紧的时候,小的从旁作证,自然就明白了。(杂役禀介)禀老爷,外面传话进来,四老爷奉老爷札谕,在蔡鸣凤家起得三宗物件,特来呈堂缴谕。(净)四老爷回衙理事,起出的三宗物件,着保长、乡邻堂下伺候。分付开门。将朱氏一案带上堂来!(杂应)(带旦、外、老上)(跪介)(净)朱茂卿、王氏下去。(外、老下)(净)朱氏,你告你父亲图财杀婿,按律是应该偿命的了。本县念他年老无儿,止生你一女,今因你亲女告他,使他偿命身死,心下不忍,意欲将这三百两银子在你父亲身上追赔出来给你。你递一张"丈夫身尸未得,生死未定,暂且停讼"的呈词,你父亲就可以保全了。(旦)老爷在上,这银子,小妇人一定是要的;那停讼的呈词,小妇人断不能递。(净)却是为何?(旦)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银子原是我丈夫的,被他杀命谋去,自然该给还小妇人的。至于杀人偿命,乃朝廷的王法国典,但凭老爷徇私卖法,小妇人却不敢。(净拍案恕介⑤)(白)呀!你这妇人好歪派!本县好意将伦常情理开导于你,你反道本县徇私卖法。这等可恶!本县若凭着你

一纸呈词，就把你父亲问了抵偿，倘他正法之后，你丈夫若有命回来，朱茂卿的这条性命，却教谁偿？（旦）老爷但请放心，小妇人的丈夫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回家的了。万一丈夫日后有命回来，小妇人情愿与父亲偿命。（丑旁拍手笑介）（白）哈哈哈！好狠！原告句句话倒像真情，这话才回的结实！（净）魏打算，你说他句句话像真情，难道你晓得他的真情么？（丑）小的只怕有些晓得。（净）你既晓得，你就替他把真情讲上来。（丑）罢了，老爷既叫我替他讲真情，（向旦白）唯！大娘子，老爷着我替你讲真情。讲的不是了，任凭你折辩；若讲的是了，你可不要发赖。（旦）啐！你是何人？我并不认识你。旁不相干，怎么替我讲什么真情！（丑）讲真情那里在乎认识不认识！越是旁不相干，讲的才是的的确确的真情呢！（向净白）老爷，今日既要说真情，索性把朱茂卿夫妻一齐带上堂来，大家说个痛快，也免得糊里糊涂打了这样没头儿的官司。（净）左右，带朱茂卿夫妻上来！（外、老上跪介）（丑向净介）（白）今日这案内还有一个要紧人，现在阶下。待小的叫了他来，三面对证，一审就明白了。（净）快带上来！（丑作下阶招呼前皂隶介）（白）大哥，把那胡子带上来，老爷立等问话。（杂应在下场门用锁套副副喊介）（白）你为什么锁我？（杂）老爷传你说话！（副）传我说话，怎么上起锁来？（杂）郑胡子拿到。（副跪介）（白）老爷在上，小的在这里看老爷坐堂审官司，并不曾多嘴生事。他平白的锁拿了小的来，扰害良民，求老爷作主。（净）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做何生理？（副）小的叫作郑打雷，本县良民，屠户生理。（净）哦！你就是郑打雷么？（副）小的是郑打雷。（净）你且跪在一边，看本县审完了这案事，责处锁拿你的衙役。（副下）（旁坐）（旦见惊慌介）（白）嗳呀，你来做什么？（副低白）是拿了我来的。敢是你扳出我来了么？（旦）啐！那个扳出你来了？（丑）如今人犯都齐了，该我替你们讲真情了。（净）魏打算，你替他们把这案的真情，从实讲上来！（丑）要我讲真情，先有段开场的故事，须是讲明白了，然后才好讲真情。（净）也罢，就容你讲故事。（丑）我前日从北边往南方来，路上经过一个县分。（净）是那一府那一县？（丑）老爷，这县名与故事内许多人的名姓，小的一张口照顾不来。待我把故事说完了，慢慢的指说出来，自然明白。（净）如此，且随你说来。（丑）那县里有个买卖人，往外经商。去了三年，赚得有几百两银子回家，路途上遇着个梁上君子。（净）什么是"梁上君子"？（丑）就是那些挖壁爬墙朋友们的美号。那梁上君子要掏摸他些银子用用，暗中跟了他行走。一路上竟不能下手，直跟到他家里。那晚恰是中秋夜。一更多天了，那买卖人叩门进去，那梁上君子也暗暗的随了进去，爬在他家梁上藏躲。只见那买卖人到了家中，见了妻子，好不欢喜高兴，将一个随身的箱子递与他妻子，说道："这箱子里有三百余两银子，是我在外三年赚来的。

娘子收好了。"(此处往后旦、副俱作惊慌变色不安状)他妻子收了银子，摆出许多瓜饼酒果，与他丈夫吃酒。散吃了许多不算，末后取出个大茶杯来，说与丈夫接风洗尘，敬了三茶杯。又说发财贺喜，敬了三茶杯。又说团圆佳节，敬了三茶杯。把个丈夫灌了个稀泥烂醉，替他脱去衣裳，扶到床上去睡了。只道他是好意，谁知他在床底扯出个胡子来！两个人商量了会子什么长头夫妻、短头夫妻，他妻子拿出把切菜的大刀来，磨了个锋快，叫那胡子动手。谁知那胡子是个绒打瓦的，三回四次竟杀不下去。嗳呀，口渴了，口渴了，嗓子发干，说不出话来了。(净)左右，赏他杯茶吃。(丑吃茶介)(旦跪上喊介)(白)老、老、老、老爷坐堂审事，不替小民们伸冤理枉，倒在公堂上听这样无赖之人说故事。这样的碜碜话，听他作什么！(净)呔！胡说！不要作声！左右，拉下去！再要作声，掌嘴。(杂众应介)(旦不言介)(丑)倒被他打断我的话头。我方才说到那里了？(想介)哦！有了，那胡子杀不下去，倒是他妻子好个英勇的妇人！脱了长衫，提了提鞋子，绾了绾头发，说道："既动了这念头，罢不得手了！"拿起刀来，撩起帐子，只听得砰叱的一声！(旦叫一声)(伏地)(外、老、副俱作惊战介)(净)砰叱一声怎么样？(丑)杀了！(净)人既杀了，那尸首与银箱、凶器，却在那里？(丑)尸首煮烂，汤肉喂了猪，骨头埋在屋后院子里。银箱、凶器藏在床底下。(净)这节事，你怎么知道的？(丑)是那梁上君子告诉小的的。(净)这起人犯，你可认得么？(丑)小的认得。(净)如今都在那里？(丑)远在千里，近在眼前。(净)既在眼前，你可指将出来。(丑作看外、老、副、旦介)(白)嗳！杀了自己的丈夫，又拉出个至亲骨肉来替他顶缸偿命。老爷，你道冤枉不冤枉？亏了遇着个青天，今日教我一个个指出他来。我也只得要秉公了。(净)你可指出来，那被害的买卖人是谁？(丑)就是那穿珠的蔡鸣凤。(净)那奸夫是谁？(丑)就是这个胡子郑大哥。(净)那淫妇是谁？(丑)就是这位蔡大娘子。(净)那顶缸的至亲骨肉是谁？(丑)就是这朱阿爹。(净)那青天是谁？(丑)难道老爷还算不的个青天？(净)那梁上君子是谁？(丑)不敢欺，就是小的。(净)朱氏，这段故事就是你的真情实事了？你还有何说？快快招来！(旦)老、老、老、老爷！这一派胡言乱语，有何凭据？(净)你道没有凭据？左右！叫衙役乡保将那三宗物件取过来！(杂众应)(上介)(净)蔡鸣凤家起出来的物件共几宗？(杂众)共三宗。(净)这些物件是在何处起出来的？(杂众)这银箱与菜刀，在朱氏床底下起出来的；这罐内煮熟的人骸骨，在他家屋后小院子里刨出来的。(净)书办，照单点验。(书办念介)红漆小箱一个，内大小七封共银三百零八两。账簿一本。戥子一杆。大小碎珠一包，共九十三粒。瓦罐一个，内煮熟的人骸骨一全分。切菜大刀一把。(净)朱氏，这些东西都是在你家起出来的，你还有何辩？

(旦)这些东西并不是小妇人在家眼同起出来的,那里作得准?(净)作不得准?叫左右!(众杂)有!(净)朱氏上了拶,郑打雷用短夹棍夹起来!(众杂喊堂)(夹副拶旦介)(副)嗳呀,受不得了!受不得了!愿招!愿招!(净)既愿招承,松了刑,画供!(松刑)(旦向副介)(白)呸!没用的东西!我舍着两只手,你舍着两条腿,大家救性命要紧,怎么就轻易招承了?(副)咳!大娘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当初原说这伤天理的事是做不得的,你讹定了教我做。你看,这些物件都已起出,摆在公堂之上,你我还赖到那里去?倒不如爽爽快快的招承了,也免得熬刑受苦。(旦长叹介)(白)咳!罢罢罢!我们招承了罢!(旦、副跪上)(白)结交奸夫,谋杀亲夫,情实愿招!(净)画供上来!(旦、副画供介)

【一撮棹】(净唱)今日里,冤孽解狐疑。奸杀案,天地自难欺。(外、老合唱)覆盆下,红日照无私。愿恩官,福寿与天齐。(众合唱)官清正,黎民免灾戾。(净、众合唱)全亏了,梁上眼儿窥。(净)众犯跪上前来!听本县审单判语。(众上)(跪介)(净)勘得蔡鸣凤妻朱氏,良人远出,淫妇行奸。既败蔡氏之门风,复戕丈夫之性命。纤纤女手,操刀处胆胜屠丁;远远归人,中酒时身投鼎镬。更思诬父灭口,埋骨藏奸。洵伦常之大变,闺阁之奇凶也!凌迟处死,尚有余辜。勘得屠丁郑打雷,放下屠刀,不想佛成立地;忿恿色胆,妄思鬼伎瞒天。淫其妻而杀其夫,是可忍也?助彼女而诬彼父,有是理乎?无天无法,视人命等于猪羊;有证有赃,论案情甚于贼盗。判依律斩,情以罪平。勘得朱茂卿,年老无儿,爱女以及其婿,几成李代桃僵;冤蒙骨肉,奇屈忽得奇伸,恰似云开日见。诬告加等,应悔育女之心;省释宁家,反喜更生之乐。清白良民,脱然无累。勘得魏打算,鼠窃狗偷,不比江洋大盗;穿窬挖壁,律当笞杖轻刑。首己窃掏之案,雪人谋杀之冤。功浮于罪,私变乎公。从轻末减,姑免深求。代赏宽刑,驱逐出境。其银三百两,与碎珠、菜刀等物,入官贮库。外零银八两,著落朱茂卿具领,为埋葬蔡鸣凤骸骨之用。此案供判已定,待本县申详各上司,具本达部。待部覆到日,依律典刑正法。朱氏、郑打雷,上了刑具,带去收监。(杂带旦、副下)(净)朱茂卿夫妇,释放宁家。(外、老)多谢爷爷!(净)魏打算,逐出境外。(丑立起)(跺脚大喊大哭介)(白)我的黑天黄天月白天的老爷!你这案官司断的都好,只单单的坑杀我魏打算了!(净)哈!本县免你的罪责,从轻释放,你怎么倒说坑了你?(丑)小的有下情回老爷。(净)有什么下情?讲来!(丑)小的自从八月十五日到了这昆山县,那晚就被巡夜的捉住,关锁在牢里。抢点子牢饭吃,胡乱度命。幸喜遇着朱茂卿夫妇,每日送饭,着我和他同吃。吃了些现成茶饭,比那做贼偷来的十分安稳受用。因前者看见朱氏杀他丈夫,今日又见他二人定了砍头剐肉的罪名,吓的心灰胆破。自古道:惧法的朝朝快乐,玩法的日日担忧。做贼那里有庆八十的?想要从此洗了手,做个好人。不想你们这官司完的这样

快，剐的剐，杀的杀，放的放，他们的官司倒完的干净！如今单单把我逐出境外，我又无家可归，贼又不愿意做了，出了这牢门，饭又没得吃了。弄得个半死不活，岂不是坑了我？(净)依你，要怎么样？(丑)若依小的，求老爷的恩典，还把小的撂在牢里，算个没罪的囚犯。每日抢点子牢饭吃，也好混过这下半世。(净)胡说！那里有个没罪的囚犯！我且问你，你可会锄田耕地？(丑)不会。(净)你可会手艺经商？(丑摇手介)(白)这些事一概不会。(净)你到底会做什么？(丑)我自幼儿就是会做贼。(净)这便怎么处？哦！我有道理。朱茂卿！(外)有。(净)你这场官司，全亏了魏打算救你的性命，你可晓得么？(外)活命之恩，终身不敢有忘。(净)你既感他活命之恩，他无家，你无子，何不认他做个螟蛉义子，倒是两家有益的事。(外)小人情愿，但不知他肯不肯。(净)魏打算，你心下如何？(丑)做老子的肯了，那有个做儿子的倒不肯起来？肯！肯！肯！若撒谎，是忘八的儿子！(外)什么说话！老爷在上，但恐他自幼做贼惯了的，到了小人家日后再做起贼来，岂不连累小人？(净)魏打算，你听他说的倒是。你切不可连累于他。(丑)若不信，求老爷赏一盆水，小的就在当堂洗了这双贼手，再也不偷了！(净)左右，赏他一盆水。(杂取水盆)(丑洗半面粉墨介)(净笑介)(白)哈哈！你看他面上的黑黑白白，竟洗去了一半。这也奇了！(丑)这就是福随貌转了。(外、老、杂众白)果然奇事！(净)唯！魏打算，索性将这边的黑黑白白也洗净了，岂不是副好嘴脸？(丑)那洗得去的是一副贼嘴脸，这一边是我的本来面目，那里洗得去！(净)魏打算，过来，就在当堂拜认了父母。本县看你悔心改过，将来还是个好人，就充你做个本县的马快，每月支领工食，养你的父母。你可用心当差，替本县拿奸捕盗。(丑笑叩头介)(白)老爷放心！自古道：蛇钻的窟窿蛇知道。以贼拿贼，是小的熟路。这差事小的与老爷出力报效！(丑)爹妈在上，儿子叩头。(外、老)我儿，你我先叩谢了老爷，然后再拜我二老。(外、老、丑同拜介)

【江头送别】(合唱)谢爷爷奇冤雪天青日光，明如镜照秋毫人难欺诳。似这等孤孀保护儿孙样，惟愿祝于公门驷马其昌。

(净)朱茂卿等赶出去，掩门！(下)(丑)爹爹，妈妈，咱们回家去罢。(外、老)儿嗄！你不认得家，随着我二老一同回去。(丑)我怎么不认得，前八月十五夜，我还进去吃过一壶酒来呢！(诨下)

〔注〕①鸮鸱：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人认为是恶鸟。　②吋(dòu)：叱声。　③望乡台：旧时迷信说法中阴间的高台，鬼魂可以登台眺望阳世家中的情况。　④秦镜：传说秦始皇有一宝镜，能照见人的肠胃五脏，能照出人疾病所在，能照出女子的邪心。事见旧题汉刘向《西京杂记》。　⑤恕：当作怒，原本误刊。

《梁上眼》传奇乃清唐英所撰，凡八出。故事来源于花部剧目，作者舍弃

了原剧故事的某些糟粕，如蔡鸣凤在外经商时与店主婆通奸，并杀害店主，及店主鬼魂与窃贼魏打算一起追随蔡鸣凤至昆山等。本来这个情节是要表明蔡回家后被奸妇奸夫所杀是对其恶行的报应，故京剧同题材剧目叫《循环报》(亦名《串珠记》)。湘剧、秦腔、桂剧、楚剧均有此剧，剧名不一。

《梁上眼》的戏剧情节大致如下：商人蔡鸣凤经营珠宝，攒了三百多两银子，回转昆山县家中。不料被其妻朱蔷薇伙同与之通奸的屠夫郑打雷所杀害。朱氏又诬告老父朱茂卿图财害婿。此案难住了知县刘清。窃贼魏打算曾尾随蔡鸣凤至其家，躲在屋梁上伺机行窃，恰目睹凶杀始末。他主动出首，协助知县破案惩凶。

此剧案情并不复杂离奇，却能引起人们观赏的兴趣，是因为在剧中巧妙地设置了悬念——魏打算一路尾随蔡鸣凤而行，他到底偷到了蔡的银子没有？及至魏打算目睹凶杀以后，又产生新的悬念——魏站出来告发作证没有？他若竟然见义勇为，岂不暴露自己的窃贼行径？此剧不仅以悬念胜，更以人物胜。它塑造了知县刘清和窃贼魏打算两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刘清没有才智过人的禀赋，而是"才短心长"、"勤和恭慎"。他为人和而恭，为官勤而慎，理刑不主观臆断，不滥用刑罚，而是虚心请教幕友，重物证和人证。他是一位"好官"，与人们习见的清官形象有所不同。魏打算有小恶却有大善，又能改恶从善。他在离开蔡家后因犯夜被捕，在狱中巧遇朱茂卿，受一饭之恩，起不平之感，毅然挺身为朱老伯辩诬。第六出《堂证》就是描写魏打算如何在公堂上出首，知县又如何信任和依靠魏打算审清命案的。

在《堂证》中，至监狱送饭的朱茂卿妻由魏打算授意，上公堂喊冤，说在牢房见到谋害蔡鸣凤的"真凶犯"，是凶犯本人招认的，请求知县提审。知县照办了。魏若无此惊人之语，便不能引起知县重视，离牢房，到公堂，参与官府破案。此着是魏初显机智。

魏出得堂来，爽快地交代自己的劣迹——在犯夜前偷过人家一壶酒。知县以为偷酒无大碍，要魏把杀害蔡的始末根由和赃物凶器明白招承取出。魏对此支吾其词，以致触怒知县欲动刑。魏毫无惧色，哈哈大笑，讽刺老爷糊涂，好比一盆浆糊。魏开导知县：谁肯把图财害命的官司揽在身上？其中必有缘故。既愿自首，岂有不肯说出之理？只是现在说不得而已。老爷只管照常审问，案情自会大白。如此，魏实际上推翻了自认的"真凶犯"身份，取得证人资格，退至一旁静静观审。按照常人的做法，魏应利用来之不易的出堂机会，及早把梁上所见和盘托出，既为朱茂卿解难，又撇清了自己。但若急于交底，空口无凭，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搅浑了水。掌握火候，是魏的成功之道。这也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刻画了魏的老谋深算，同时描写了刘清从善如流，情节在曲折地发展着。

知县似有所悟。他不再追究出首之人，转而审问朱氏怎样知道三百两银

子之数，她的状子系何人何时代写。谁知朱氏强词夺理，强忍拶刑，让人奈何不得。知县只得逼问朱茂卿。魏怕朱老受刑不起，竭力加以阻止。于是知县又叫他陈述案情，他还是不能从命。他要求知县做两项准备工作。其一，派县吏到蔡家取来死者遗骨、作案凶器和银子三件物证；其二，派衙役盯住混在观审人群中的郑屠户(魏在上堂时就已经瞥见了郑)。诸事很快就绪。魏仍不细述，仅仅三言两语点明朱氏因奸情而杀夫，并请知县提原、被告继续审问，自己会适时介入。

果然，当知县试图在原、被告之间进行调解，遭到原告朱氏断然拒绝和严厉指责，审问难以为继时，魏正式出马了。出马之初，他还做了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叫衙役锁拿郑屠户并带上堂来。人犯到齐，三件物证也早已取来，魏方才开始陈述案情。魏的陈述方式很特别。他没有直陈其事，而是假托讲故事，姑隐其名，讲得绘声绘色，最后才一一指名道姓。整出戏从魏出堂伊始，观众就期待着他指认朱氏为真凶，这种期待是借助知县的催促加以表达的。可是魏应作的陈述被再三延宕，真相大白被置于最后一刻，从而长久地维持着观众的兴趣。作者的叙事技巧是高超的。

延宕陈述不仅为了蓄势以加强高潮情节，更是为了刻画魏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人物性格有明确的设计。魏打算乃吴语"会打算"的谐音，干练而有心计之谓也。魏的作证是那样有条不紊，滴水不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是一个证人，限于配合知县审问，而在实际上，他反倒像个主审官，让知县听从他的调度。

叙一个机智小人物大胆揭发一件惨案，协助官府惩办凶犯，这个故事本身已富于传奇性和思想意义。然而作品的主旨不止于此。选择魏充当传奇的主角，其间有深意存焉。魏原非正人君子，手上不干不净，他除了偷窃，一无所长。幸而他的良心尚未泯灭，他能分辨善恶，懂得知恩图报，故能代人辩诬，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窃贼嘴脸，终于立志改恶向善。其转变的契机则是眼见朱氏犯法终被制裁，深受震惊，始悟："惧法的朝朝快乐，玩法的日日担忧。做贼那里有庆八十的？"作者借一个集善恶于一身的复杂形象的幡然醒悟，昭示一个做人的道理，比较地有震撼力和说服力，同时展现了生活的复杂性。

魏是个喜剧人物，由丑角扮演，其科诨甚妙。如魏洗手不干偷窃勾当，当堂洗净半脸粉墨，暗寓"洗心革面"之意。知县叫他把另半边脸也洗净了，魏答道："那洗得去的是一副贼嘴脸，这一边是我的本来面目，那里洗得去！"虽为自嘲，却也有理。

知县刘清的"好官"形象主要也是在这一出《堂证》中最终塑造成型的。魏以自首为由出堂，出堂后却改口了，魏阻止刑讯朱老，魏迟迟不作陈述，对于这一切，知县都容忍了，并不以为被要弄。知县受魏嘲笑，虽生恼怒，

仍允许魏申辩。他确实做到了为人和而恭。知县甚至听得进魏的教训。魏道:"老爷,你们做官的人,须要平心秉公,爱惜百姓,才是个民的父母。那里有你这样浮燥酷刑的,做得出个好官来?"知县听罢,叫魏指陈浮燥和酷刑的事例。这一番言论不大可能出自一个窃贼之口,倒是衬托了知县容人的雅量,寄托了作者对为官者的忠告。在判决后,知县见魏无家可归,便叫朱茂卿收养他。见魏弃窃后无业可从,便叫他留衙当差。"以贼拿贼"正是用其所长,何况魏已表现了出色的办案才能。知县善于识人敢于用人,而且颇有人情味。

反面人物朱氏极其恶毒,毫无人性亲情,且擅强辩,能熬刑。如此描写朱氏的性格固然出于演绎故事的需要,为魏打算揭露真相作出充分铺垫,但是否过于夸张了些? (宋光祖)

梅 花 簪

张 坚

第十出 抢 亲

【中吕引子菊花新】(旦上)怪无端忽地起风波,凝盼官前事若何?我想自古及今,多少娇娥,偏是我招灾惹祸。

不知那里说起!甚么山东巡抚公子,道俺貌美,顿起邪心,串同地棍都来德,诈为媒妁,捏告原聘在先;贪官枉法,竟欲将奴断归胡姓。父亲一时言词激烈,反触其怒,益难挽回。今早又往府中击鼓鸣冤去了,不知可能济事?好忧闷人也!

【过曲好事近】生小绣房窝,终日和影儿独坐。又不曾楼头陌上,向风前笑举轻罗。因何劣仪容,直恁的风声播①?怎知俺白璧难磨,誓不把青蝇自污②!想来就告府状,也是无用的。怕则怕官官相护,他倚势倭啰③。

【南吕过曲香柳娘】(末上)控官前转来,控官前转来,气填胸膛,好一个明明白白清平界!(作急叩门)(旦开见介)爹爹愁容满面,想是又不济事了。(末)不要说起,那府官呵,更糊涂不开,更糊涂不开,趋势更贪财,一样将情卖。(旦)怎么批词?(末)批甚么词!那府官接了状子,不问真假,反道胡家原聘在先,自然该他迎娶,竟扯破状呈,将我叱辱出衙。这分

明那厮势力通天，上下贪财枉法，便有屈也无处伸了！（旦哭介）这等如何是好？（末）恨孤穷力怯，恨孤穷力怯，怕他倚势扛抬④，竟来无碍。

【前腔】（旦）一闻言似呆，一闻言似呆，这奇灾怎解？信前生结下冤愆债。孩儿幼蒙爹爹严训，岂不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若是事到其间，只得自甘一死。恨官官爱财，恨官官爱财，不顾女裙钗，逼上黄泉界。（末）若是徐郎在家，连夜成亲，那厮也无之奈。如今呵，不能彀就回，不能彀就回，远隔天涯，怎救得此身狼狈！

【前腔】（外上）不堤防这灾，不堤防这灾，公平何在？只消他钱行十万通神快。（外、末见介）（旦掩泪避下）（外）府中告状又不准，如何是好！（末）适才小女闻言，急欲自尽，小弟正在此解劝。只怕这一条性命，终断送在这奸贼手内了。（泪介）（外泪介）贤哉妇也！只恨小儿没福，远出不归。依小弟看来，令爱到是好好的嫁他为妙。更无从布摆，更无从布摆，远去不归来，怎留得良缘在？（末不悦介）徐兄说那里话！小女呵，矢共姜自挨⑤，矢共姜自挨，他若想和谐，除是桑田变海。

（外）杜兄止知其一，不知其二。自古常则守经，变则达权。昔者齐景公⑥，涕出而女于吴，称为顺天。胡贼乃严嵩门下⑦，倚着权势，何所不为。令爱若不嫁彼，那厮焉肯甘心？白白送了身家性命，令爱依旧不能保全，岂不反为识者所笑？就使令爱矢死靡他，抑思全贞难以全孝，何不忍辱屈从，以保亲命？其人可事则事之，如不可事，倘小儿异日侥幸得志，难道破镜不可以重圆？断丝终难以再续，小弟已写下退婚一纸，与吾兄相劝令爱放心前去便了。（末）咳！俺家从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小弟何等样人，肯教女儿改嫁强徒，玷辱名教！这个断然使不得！（外）咳！兄若不听吾言，就是小儿回来，也一定不娶令爱的。（末惊介）吾兄何出此言？（外）小儿若娶了令爱，那厮闻知呵，

【前腔】巧机关暗来，巧机关暗来，将人坑害，干戈未可诗书代。趁而今细裁，趁而今细裁，免惹祸和灾，彼此图安泰。（末）小女贞烈性成，这话如何向他开得口！（外）杜兄，纵难将口开，纵难将口开，事到头来，这也无如之奈！

小弟句句良言，退婚在此，就请收下。（末不接介）岂有此理！（外掷书于地介）罢！此书留在此间，但凭吾兄便了。丈夫有志宁轻丧，天道无知只泪垂。（忿恨下）（末）徐兄转来，徐兄转来！呀，看他竟将此书丢下去了。这是那里说起！（拾书泪介）（旦上）带泪衔新恨，含情忆旧缘。爹爹，手中拿的是甚么？（末）咳！我儿，这是你公公……（住口泪介）（旦）爹爹为何欲言又止？（末哭介）我儿！叫你爹爹如何说得出！（旦急介）爹爹为

何如此？快说与女孩儿知道！(末掷书出介)也罢！你自去看便了。(旦看书惊哭介)呀！原来是一纸休书！兀的不痛杀我也！(倒介)(末惊哭介)我儿醒来！(扶起介)

【双调过曲江头金桂】【五马江儿水】(旦哭唱)红丝割断⑧，不由人血泪涟。又不曾犯了七出之愆⑨，为甚写离书如等闲？我晓得了！【柳摇金】他怕我不贤，将豪门欣恋。自古道：一丝为定，千金不移。虽未同衾共枕，一般的义重情坚，怎忍把结发夫妻生弃捐！【桂枝香】俺柏舟勤念⑩，俺柏舟勤念，此心无变。恨绵绵，且看松柏凌霜劲，休认杨花逐水颠。

爹爹，那梅花簪今在何处？(末)已被那知县当堂断还你公公收去了。(旦)咳！孩儿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因常变易心。孩儿生是徐郎妻，死是徐家鬼。纵然公公退了孩儿，孩儿决不改嫁他人的！(哭介)(末)我儿放心。虽是你公公之意，你爹爹立身名教，若将你改嫁豪门，不但徐郎回来无颜相对，便死亦难见祖宗于地下矣。那厮若来强娶，我便拚此一条性命，对付他便了！(旦)那厮势力通天，爹爹若与争衡，真是以卵投石。爹爹若有不幸，孩儿焉能独全？不如待孩儿寻个自尽，绝了那厮念头，爹爹便可安然无事了。(末抱哭介)我那儿嗄！你母亲自幼丢下了你，你与我朝夕相依，不离左右。只望你与徐郎早完姻事，慰我暮年。谁知遭此强徒，变生一旦。你若守节捐躯，不但我舍不得你，就是你也怎么舍我作爹爹的下！(旦哭介)爹爹，孩儿岂不知此？怎奈事不由人，这也说不得了。

【前腔】说甚么沉鱼落雁，芳容与祸连。(背哭介)徐郎，我与你空结良姻，未能偕愿。怎想到而今一旦竟成永诀了！纵有修眉未画，冷态谁怜？不能彀好夫妻一宿缘。自古道才子缘悭，佳人命蹇。何不折罚做村夫野妇，到有个久地长天！从今后倩谁把断头香再燃？似今生分浅，似今生分浅，愿结做他生美眷。枉痛煎，料难免祸营三窟⑪，惟有招魂赴九原⑫。

想你一去多时，此时也不知在于何处。

【前腔】不能彀和伊一面，云山四野连。奈没个乌鸦传信，寄与君边。问你可暗心惊旅梦牵？便把这秘学精传，救不得彝伦攸变⑬。纵归来冀雁⑭，怕妻难相见。空恨杀久留连。奴家死后呵，料芳魂不远，料芳魂不远。把山河绕遍，少不得到君前。春风梦里眠蝴蝶，明月山头泣杜鹃。

(旦哭介)爹爹善保暮年，你女孩儿不能奉你终身了！(旦撞地)(末抱住

哭介)孩儿休便如此!

【前腔】(末)虽则是灾危不免,全贞一命捐。但你呵,才似娇花乍吐,嫩蕊堪怜。紧追随绕膝前,忍叫你误了芳年。思量起越添悲怨,到不如我先一命早赴幽泉,省见你生和死苦万千。(末撞地)(旦抱住哭介)爹爹休要如此!我不能扶伊衰倦,我不能扶伊衰倦,忍累你更遭危难。异日徐郎回来,若念孩儿为他守节而死,可叫他养你暮年。孩儿死在九泉,亦能瞑目。(合)痛冤缠,宁甘抱恨同香碎,怎忍含羞独瓦全!(净披红插花)(领众提灯鼓乐上)

(末惊介)呀,一派鼓乐之声,那厮竟自倚强而来,气杀我也!(昏倒介)(旦惊哭介)爹爹苏醒!事已甚迫,不免触阶而死!(旦一面撞地)(净一面打进)(见旦惊抱介)小娘子,休要如此!(旦)住了!我乃儒门之女,岂受你强暴之污!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还不快快回避!(净笑介)这些果子话儿,今后请收起了!

【川拨棹】(旦)休痴念,倚豪强把礼义捐。俺自有交颈文鸳[15],俺自有交颈文鸳,岂容你山鸡翼连!(抱末哭介)爹爹!你女儿如今顾你不得了!拚一命赴重泉,再相见是何年!(旦欲撞地)(众拦介)

(末醒介)呀!朗朗日月,荡荡乾坤,你这一伙强徒,抢夺良家女子!我杜继牧虽是一介寒儒,生不能报仇雪耻,便死在九泉之下,决不饶你!罢罢罢!拚着这一条老命,对付你罢了!(做撞净)(净推末跌地死介)(旦惊哭倒介)(众)呀,这老儿一头触在阶石上,血流身死了!(净)这老儿死了到干净!小厮们,拿帖子到县里,差人押着掩埋便了。把那女子唤醒,扶上花轿。(众唤旦醒)(哭介)俺那爹爹嗄!

【前腔】忍见你碎首庭阶腥血染,为着孩儿损暮年。(众围旦)(旦急介)天那!恨不得早早归泉,恨不得早早归泉。苦咽在心头万千。俺那爹爹嗄!这残生怎再延?誓相随在目前。

(净)小厮们,抢上花轿!

【卜算子】(旦)恨极力难支,痛绝魂离体。断送娇姿不自持,拚做含冤鬼!

(众扯旦上轿)(行介)

【园林好】(众)摆花灯火光烛天,休冷落合欢夜宴。顾不得玉人悲怨,管今夜效双鸳,管今夜效双鸳。

【尾声】倾财公子真欢忭,只愿恶姻缘变好姻缘,这亲迎人都索酒钱。

一霎罡风走黑沙[16],　　道旁年少莫矜夸。(许浑)

多愁自是身无主(曹堂),留得春情待押衙(许浑)。

〔注〕 ①风声:声誉。 ②青蝇自污:汉王充《论衡·累害》:"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 ③偻啰:亦作"偻俪"、"偻罗"。意为为人狡猾,使用不道德的手段。明郎瑛《七修类稿·辨证》:"俗云偻俪,演义谓干办集事之称。《篇海》训俪字谓健而不德。据是二说,皆狡猾能事意也。" ④扛抬:此指强行抬花轿抢亲。 ⑤共姜:周时卫世子共伯之妻。共伯早死,她誓不改嫁。《诗经·鄘风·柏舟》毛序:"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后常用为女子守节的典故。 ⑥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名杵臼,齐庄公异母弟。大夫崔杼杀庄公后,立他为君。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 ⑦严嵩:明朝大奸臣。曾入阁任首辅,先后专国政二十余年。后被革职,家产籍没,病死。 ⑧红丝:传说月下老人以赤绳系夫妻之足,虽仇家异域,此绳一系,终不可避。后世因以红丝为婚姻的代称。 ⑨七出:古代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理由。《孔子家语·本命解》:"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 ⑩柏舟:《诗经·鄘风》篇名。其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共姜,卫世子共伯妻。参见注⑧。 ⑪三窟:三个洞穴。《战国策·齐策四》:"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后用来比喻多种图安避祸的方法。 ⑫九原:九泉,黄泉,指阴间。 ⑬彝伦:天地人之常道。 ⑭奠雁:即"献雁"。古时婚礼,新郎向新娘家迎娶,先进献雁为礼。《仪礼·士昏礼》:"主人升,西面;宾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又,"下达,纳采,用雁",注:"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 ⑮文鸳:即鸳鸯。 ⑯罡(gāng)风:劲风。

《梅花簪》传奇为清张坚《玉燕堂四种》(另三种为《梦中缘》、《怀沙记》、《玉狮坠》)之一,约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其本事出自《遁叟随笔》,而剧情多套用元末柯丹丘南戏《荆钗记》。王鲁川《梦中缘跋》云:"先生传奇四种,《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曰'梦'、'梅'、'怀'、'玉',盖寓意深远矣。《梅花簪》久为优伶购去,易名《赛荆钗》,登场搬演,一时风动,啧啧称奇。"唐英《玉燕堂四种序》也极口赞誉《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四种传奇,谓其"结构新奇,文辞雅艳,被诸管弦,悦耳惊眸,风流绝世"。剧中《抢亲》、《闻嫁》、《遣刺》、《舟误》等出戏,至今仍不断在戏曲舞台搬演。

《梅花簪》全剧共四十出,以贯穿始末的定情信物梅花簪为线索,写明朝粤东惠州书生徐苞与杜冰梅、巫素媛二女的情爱遇合,赞扬了杜冰梅几经逆境磨难而始终贞烈自守的节操。惠州儒生徐庭臣以梅花簪为信物,为其子徐苞聘定邻里同学好友杜继牧之女冰梅。为求取功名,徐苞外出游学。山东巡抚巫涣不满奸臣严嵩擅政,告病养闲,举家回归故里。胡维继任山东巡抚,其子胡型奉命至广东迎亲,但其岳父、广东镇海将军汪直民已于抵御倭寇进犯时阵亡,其岳母与未婚妻亦遭杀戮。他见冰梅貌美,欲强占为妻,便串通当地恶棍都来德为其伪造婚书,诈言早已与冰梅订婚在先,又以重金贿赂府官。

府官贪财枉法，将冰梅判给胡型为妻，并命杜继牧将梅花簪退还徐家。杜继牧不服上告，被逐出衙门。徐庭臣怕惹祸上身，上门退婚。冰梅闻讯欲自尽，被父劝止。胡型至杜家逼婚，抢走冰梅，杜继牧阻挡不及，触阶身亡。徐苞归而携梅花簪追寻冰梅，见巫涣所乘之舟悬旗书"山东巡抚"四字，误以为即胡家父子船，错将梅花簪投给随父归里的巫涣之女素媛。窥见巫涣之侄巫天成夫妇在船舱中戏耍，又误以为冰梅已从胡型，心中怀恨。冰梅闻知胡型派人追杀徐苞，佯允顺从，用酒灌醉胡型，将他缢杀，事发被执入狱。徐苞入京，得中进士，授山东巡抚，发现冰梅在押，一怒将其判成死刑。狱头郭宗解同情冰梅，将其男扮女装，夤夜越狱。二人改名换姓潜逃，偶遇入京拜相的巫涣，得其赏识，被举荐出使日本。徐苞因误投梅花簪，与巫涣之女素媛成婚，方知误会冰梅。冰梅、郭宗解完成使命，赐爵关内侯。冰梅奏请皇上处斩徐苞，素媛击鼓鸣冤，皇上亲临审案，真相大白，钦赐徐苞与冰梅、素媛二夫人团圆。柴次山《梅花簪序》云："若张子澈石《梅花簪》，乃极尽文章奇事矣。本非夫也，竟嫁；谓之夫矣，竟杀。本非妻，呼而求其近；既见妻，仇而迫之远。""夫簪以梅名，即以梅喻孤芳，嚼雪而弥烈"。道出了此剧"极尽""奇事"的特色和"梅喻孤芳"的主旨。

《抢亲》是全剧第十出。作者以"闺忧"、"败诉"、"退婚"、"抢亲"四个关目，层层铺垫，步步深入，重笔浓墨地表现了杜冰梅"香而不淫，艳而不妖，处冰霜凛冽之地，而不与众卉逞芳妍"的"贞情"。

"闺忧"——这场戏，先以杜冰梅的内心独白开场，揭橥"闺忧"的所在，暗逗"抢亲"的缘起。一场"无端"的"风波"，"忽地"而起，搅乱了冰梅"生小绣房窝，终日和影儿独坐"的平静，给她带来始料不及的灾祸："什么山东巡抚公子"，见自己"貌美"，"顿起邪心"，"串同地棍"，"诈为媒妁，捏告原聘在先"；"贪官枉法"，竟将她"断归胡姓"；而父亲不服，"言词激烈，反触其怒"，"又往官府击鼓鸣冤"。她真不明白，何以"自古及今，多少娇娥，偏是我招灾惹祸"！她"凝盼官前事若何"，"不知可能济事"；担忧"官官相护"，胡公子"倚势偻啰"，胡作非为。心头千头万绪，迸发成一句"好忧闷人也"，道出了闺中少女的深深忧愁。她端庄矜持，"不曾楼头陌上，向风前笑举轻罗"；又冰清玉洁，以"白璧"自况，"誓不把青蝇自污"。贞洁的操守，刚烈的禀性，预示着"抢亲"的势不可免。

"败诉"——杜父继牧"控官前转来"，那"气填胸隘"、"愁容满面"的模样，已自透露"败诉"的事实。他对着女儿冰梅，连声痛斥那官府"更糊涂不开"，"趋势更爱财"，"一样将情卖"。原来，官府受了胡家重金打点，竟"贪财枉法"，判决"胡家原聘在先，自然该他迎娶"，又"扯破状呈"，将杜继牧"叱辱出衙"。"败诉"使杜继牧恨、怕交加：恨只恨"孤穷力怯"，怕只怕胡家"倚势扛抬，竟来无碍"。冰梅"一闻言似呆"，面对这"奇灾"，"不知怎解"。她铭记父

亲的"严训":"忠臣不事二君,烈妇不更二夫",表示:若是胡家"倚势扛抬","自甘一死",以死殉节。她"矢死靡他",决心已定,做好了对付"抢亲"的最后准备。

"退婚"——让杜氏父女万万意想不到的正是徐父的退婚之举。徐父确实"不堪防这灾",所以他大声叩问"公平何在",谴责"钱行十万通神快"。但为了免祸消灾,他还是怀揣"休书",上门退婚。听到亲家杜继牧告知"适才小女闻言,急欲自尽"时,他并不着急,而是一面称赞"贤哉妇也",遗憾"只恨小儿没福",一面又劝说杜父"令爱到是好好嫁他(胡公子)为妙",甚至匪夷所思地开导杜父说:"令爱若不嫁彼,那厮焉肯甘心?白白送了身家性命,令爱仍旧不能保全,岂不反为识者所笑?"又提出"全贞难以全孝"的两难之论,觉得还是弃贞全孝,"忍辱屈从,以保亲命"为好。为解除杜女"不贞"之虞,他"已写下退婚一纸",让杜父携以劝导女儿"放心前去便了"。如果说,此时徐父的言词,还处处打着为杜女贞节着想的幌子,那么,当杜父申言"教女儿改嫁强徒","这个断然使不得"时,他索性直言:"兄若不听吾言,就是小儿回来;也一定不娶令爱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免惹祸和灾,彼此图安泰",怕"那厮闻知","巧机关暗来",将自己"坑害"。得知杜女"贞烈性成",他仍扬言"退婚在此,就请收下",杜父不接,他竟然将休书掷于地,扬长而去。这休书,对于杜氏父女,不啻是晴天霹雳。冰梅"看书惊哭":"兀的不痛杀我也!"立即昏倒过去。但她醒来,首先想到公公"他怕我不贤,将豪门欣恋",再次表白"孩儿生是徐郎妻,死是徐郎鬼"的决心:"纵然公公退了孩儿,孩儿决不改嫁他人的!"杜父表示:"那厮若来强娶,我便拚此一条性命,对付他便了!"冰梅则提出:"不如待孩儿寻个自尽,绝了那厮念头,爹爹便可安然无事了。"冰梅情辞悲恸,抒发了对"不能彀好夫妻一宿缘"的徐郎的深挚情意。突如其来的"退婚",对杜氏父女,直如釜底抽薪,是其心灵上一次致命重创。女"撞地",父"抱住哭";父"撞地",女"抱住哭",父女争相赴死,难舍难分。此情此景,感天泣地。一场"退婚"风波,烛照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徐父的薄情,杜父的亲情,冰梅的贞情,无不一一毕现。

"抢亲"——府官的贪财枉法,胡公子的有恃无恐,徐父的退婚避祸,杜父的笃守名教,冰梅的贞洁自守,这一切,注定了胡家必定会"倚强"抢亲。杜父闻听鼓乐,始则惊呼"气杀我也",继而当场"昏倒"。冰梅则一边惊哭,呼唤"爹爹苏醒",一边"撞地",欲一死殉节。胡公子见状"惊抱",急呼:"小娘子,休要如此!"冰梅义正词严地斥道:"我乃儒门之女,岂受你强暴之污!"她只想撞地而死,却被众人拦下。杜父则"一头触在阶石上,血流身死"。最后,冰梅被胡家强行抢上花轿,她虽挣脱不得,但仍发誓"拚做含冤鬼",决不屈服。"一霎罡风走黑沙",一场抢亲的悲剧,以胡公子的恃强得逞而告终。

这一出戏名曰"抢亲",作者却并不急于表现一个"抢"字,而是通过"围

忧"点出"抢亲"的缘起(冰梅的貌美、胡公子的邪心);通过"败诉"交代"抢亲"的可能(官府的贪赃枉法和糊涂判决),通过"退婚"暗示"抢亲"的必然(公公的退婚、爹爹的名教观、冰梅的贞烈操节),层层铺垫,步步蓄势,最后才揭出这出戏的题面——"抢亲"的过程(冰梅撞地求死未遂,爹爹被胡公子推地致死,胡公子抢亲而归)。究其原委,盖在"立主脑"三字。正如清代戏剧家李渔《闲情偶寄》论戏剧"立主脑"时所言:"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此剧主脑,即表现冰梅的"贞情"。作者以为:"夫玉不磨,安知其不磷?素不涅,安见其不淄?世途之坎壈,人心之崄巇,造化弄人之巧毒,惟不失其正。乃履艰蒙难,百折而其情不移。"(《梅花簪》自序)于是将冰梅"处冰霜凛冽之地",在"闺忧"的愁闷、"败诉"的明志、"退婚"的求死中充分展示冰梅高洁的贞女形象。而这出戏的重点,则在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退婚":杜氏父女重贞节、名教和对恶势力的极力抗争,徐父的苟全避祸、临危脱逃,无不表现俱足。作者是"主情"派,主张"天地以情生万物,情主于感,故可以风"(《梅花簪》自序)。剧中以情为轴心,导情为正,写情"皆能不失其正而可以风"。这一出戏中,人物善恶的对比、场景哀乐的映衬,处处渗透作者的爱憎和道德取向。尤其是"退婚"一节中,杜氏父女抱哭的场景和其中充溢的人间至情,真可以感泣天地鬼神。无怪乎作者的好友柴次山读至此,情不自禁地批曰:"一字一泪!"然而,作者的思想局限在封建名教观念,一味强调"一夫不嫁二女"的"贞情",使婚姻缺乏互相恋慕的感情基础。这一点,较之《西厢记》、《牡丹亭》明显是退了一步。但其中表现出的对于官场腐败的揭露和对于恶势力的抗争,仍不乏光芒。　　(吉明周)

梦　中　缘

张　坚

第十出　奇　　逢

(末上)主人甘隐遁,院子也清闲。自家文府中老院子是也。俺老爷吴门访婿未回,今已清明,小姐要往夫人坟上祭扫,着俺备了祭礼伺来。车夫

们,快些走动。(旦、贴乘车)(杂挑酒果同行上)

【仙吕过曲皂罗袍】林树娇莺鸣清昼,绕横塘曲涧,水带花流。扑面芳尘景清幽,提壶挈盒人驰骤。香车骏马,纷纷陌头。王孙公子,翩翩胜游。望墓头青草孤云覆。

(末)已到坟前,请小姐拜奠。(车夫下)(旦哭拜介)我那亲娘!

【前腔】当日个翠阁珠帷消受,痛而今晨风暮雨,三尺孤邱。问你稳睡泉台可心忧①?撇下失慈哺弱质怎厮守?频频哀叫,双双泪流。草随肠断,香和怨浮。娘呵,怎再不来纱窗午课勤教绣②?

(末叩头)(贴跪哭介)夫人那夫人,你在生时节,与小姐寸步不离,止愿他招一个好姐夫。谁知你一去呵,

【羽调排歌】盼不着喜婿过门,尝不着执羔献酒,可听得一声声伤情弱女啼红袖?夫人有灵呵,向阴空保佑他谐佳偶,便泉路宽心得瞑眸。(末)请小姐焚帛。(合)椒浆奠③,泪共流,纸飞蝴蝶挂松楸。堪叹生如梦,不到头,落得凄凉地下独含愁。

(末)安童收过祭礼④。(杂彻酒果下)(旦哭贴劝介)小姐休要过伤,看损了身体。

【前腔】(旦)有几个寒食沉烟⑤?几回来清明荐酒?白杨花落空回首。(末)此地幽僻无人,小姐请漫漫游玩一会。小人们山下等候便了。(末先下)(贴)小姐,那一带绿柳依依,俺耍子去来。(同行介)原来凄凉古径也春光透,一般花自芳菲水自流。松径窄,鸾带钩,蜻蜓飞上玉搔头。人语静,鸟声幽,远山残翠未全收。(旦扶贴下)(生上)

花面微红柳眼青,旅愁春恨两难禁。早知今日醒难梦,翻悔当时梦易醒。小生前因蔡都督哄就婚姻,幸而知觉,逃至金陵,将一座秦淮堤踏破,也不见梦中人一些形影。今乃清明佳节,郊外士女如云,好笑这些游玩女子,却也比蔡小姐都差不远。我想佳人淑女,大都性厌繁华,情耽幽静,天台洛下⑥,何必不在人间?须是水尽山穷,别有洞天仙境,且检冷僻之处,漫漫踅将前去。

【香遍满】青郊游遍,早望见长干塔影圆⑦。过了长干里,又是普德禅林⑧,且转到后山一望。刚绕过梵王钟鼓琉璃殿⑨,只见青山数点尖,水流花放远。(旦、贴上)腰细病同纤柳绿,黛残愁共远山青。(做见生避下)(生惊介)呀,垂垂绿树边,蓦忽的云英现⑩。

峰回路转,忽睹奇姿,人耶仙耶?

【懒针线】【懒画眉】好一似若耶溪畔遇神仙⑪,不由人痒入心窝魂半

天。似曾相识漫俄延。(点头惊认介)【针线箱⑫】呀,兀的不就是梦中美人来?分明梦中偷识春风面,觑娇姿风流越显。淡梳妆掩映霓裳浅,又不是出现蟾宫云彩偏⑬。空林畔,却怎生霞光笼定,兀的不引得人眼花旋。

待小生再近前去看他如何。(虚下)

【刘衮】(旦、贴上)绛纱遮,绛纱遮,怕见生人面。(觑生惊认介)呀,这分明梦里书生,恁般活现。(贴惊介)呀,原来小姐就梦见这生。(笑介)真好俊秀人儿也。可知你镇朝昏印来心坎,今日呵,又不是幻影成桥,恰双双魂飞野堑。

小姐,待轻云问他一声姓钟不姓钟。(旦)痴丫头,被人看见成甚模样!老院子等急,快下山去罢。(集唐)薄暮空潭曲,清明烟火新。(贴笑介)小姐你,相看两不厌,俱是梦中人。(旦回顾)(同贴下)(生上)那美人好不留盼小生也!

【大胜高】【大胜乐】美人呵,不记得梦儿中半晌欢眠,为甚么顾仙郎还靦腆?看他眉间隐约春如线。【节节高】娇又软,俏偏妍,香还艳。秋波转处开纨扇,翩跹雅态惊鸿燕。(内)请小姐上轿。(生望介)呀,看、看他竟、竟自上轿去了!怎生发付小生也?只见长松鸦噪夕阳烟,武陵一座登时变⑭。

美人,美人,我为你费尽神思找寻到此,刚刚相遇,不能勾如凌波仙子遗珮江皋⑮,怎一似藐姑山人潜身云外⑯?叫我寂寂空山,茫茫离恨,不知何地再得与你相会也!

【东瓯莲】【东瓯令】遥天暮,芳径闲,美人呵,到又撇下相思事半天。反不如梦中欢会多留恋,终无奈谎桃源⑰。莫不今日还是梦呢?这分明穿花莺燕影翩翩。【金莲子】一阵阵麝兰香飘送远,莲步草芊芊。

且住,那美人淡妆素服,必因祭扫而来。看上面一座坟茔,并无碑碣,天色已晚,且到明日询问土人这是谁家坟墓,便可知那美人下落了。

【尾声】寻归路足倒颠,今日呵,不枉把空花盼杀眼儿穿,谢天天那梦模糊怎敌得今番这一见。

闺中环珮度空山(戎昱),　几许幽情欲话难(魏扶)。
陌上相逢遽相识(卢照邻),碧桃何处更骖鸾(薛逢)?

〔注〕①泉台:犹阴间。　②课:督促。　③椒浆:用花椒浸制的酒,古时常用于祭奠。　④安童:童仆。　⑤寒食:节日名,在清明节前一天或两天,当天禁火冷食,故称寒食。俗传为纪念介之推而设此。　⑥天台:天台山,相传东汉刘晨、阮肇入此山采药

迷路，寻水得溪，遇二仙女，留居半载始出，及归里，则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洛下：此谓洛水之滨。用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典，指遇到洛水女神宓妃。 ⑦长干：古建康城里巷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亦可代指南京。 ⑧禅林：寺院。 ⑨梵王钟鼓：佛寺的钟鼓。梵王，本指色界初禅天的大梵天王，借指佛。 ⑩云英：唐裴铏《传奇》记书生裴航于蓝桥驿见美女云英，终娶之为妻，双双超为上仙。 ⑪若耶溪：传说春秋末越国美女西施浣纱的清溪。 ⑫针线箱：此曲牌原刊本漏，据曲谱补。 ⑬蟾宫：月宫，此喻女主人公似月中仙子嫦娥。 ⑭武陵：本指武陵溪，相传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于此溪旁得遇仙女。此言"一座"，则应是代指天台山。 ⑮凌波仙子：本指洛水女神宓妃，因曹植《洛神赋》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语，故称；此处下文云"遗珮江皋"，则另指江妃二女。遗珮江皋：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卜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 ⑯藐姑山人：即藐姑射山的神人，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后常以之代指仙女。 ⑰桃源：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避秦人所居之地，为想象中的人间乐土。

《梦中缘》是清代戏曲家张坚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一部传奇，为《玉燕堂四种曲》之一，凡二卷四十六出。剧写明朝苏州士子钟心天资颖异，与同窗贾俊才借读虎丘寺院。一日苦读生倦，倚案小眠，梦入秦淮河边一花园，与一美女相见，互生爱慕之心，醒来后发誓要找到梦中女娶之为妻。翰林学士文岸不满宦官刘瑾专权，弃官归里，隐居金陵，其女媚兰也在梦中与一自报姓名为钟心的年少才子两情相悦。适文岸阅诸生行卷，颇赏钟心之文，欲择之为婿，遣杨谷说亲，媚兰不免窃喜。然钟心思念梦中女子，又不知此女即为媚兰，遂拒媒聘。媚兰失望之余，题诗于帕，以遣愁怀。钟生寻梦中之地至镇江，左都督蔡节谓己女亦有梦会书生之事，哄其允婚，钟生不察被骗。及见蔡女甚丑，急忙逃走。文岸仍欲嫁女于钟心，往虎丘寻之，而钟心已寻梦远去。贾俊才竟冒名顶替，终被识破。钟心辗转来到金陵文家，在花园中捡到媚兰所失诗帕，方悟彼即为梦中之女，遂在帕上题和诗一首，请入园寻帕的轻云转交小姐。小姐览诗甚欢，遂嘱轻云将此帕赠与钟心，以为信物，并要他赶快寻杨谷前来提亲。钟心旅资耗尽，仍未找到杨谷，便往淮安投奔做武官的姑父阴红，又对阴红之女丽娟心生爱慕，丽娟亦钟情于钟心，乃私订终身之盟。后杨谷遇到钟心，告诉他文岸仍对贾俊才假冒一事心存芥蒂，劝他不如改名齐谐应考，若得中式，求婚当无不谐。钟心从其言，果高中状元，讨平崆峒山造反的兵马，迎娶媚兰、丽娟二女。

此剧作者自序谓"感于梦而作者也"，并在序中讲了一个梦中的故事，文笔颇类唐人的传奇小说。序末，他又说"情真则无梦非真，梦幻则无情不幻"，可谓深于情而谙于梦者。作者"憔悴江海，不合于时"(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盖以此情梦真幻之作为己之名山事业也。

这里我们选的是剧中的第十出《奇逢》(按:原刊本误"十"为"九",今径改)。这一出写文岸前往苏州寻访钟心后,媚兰独自在家,十分寂寞,清明之日便往亡母坟头祭扫一番,而钟心恰巧寻到此处,于是便有了一番巧遇,引出此后拾帕、题帕、还帕、赠帕等一系列情事。因此,说这一出是钟生与媚兰爱情的转捩点,实不为过。

本出一开始便是末所扮的文府老院子上场,不同于全剧的"开场"、"家门"的是,末在此并不是以诗词吟诵而是以说白来交待原委、引出下文。"俺老爷吴门访婿未回,今已清明,小姐要往夫人坟上祭扫,着俺备了祭礼同来",几句话表明此出将在清明扫墓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展开,暗示了此出悲喜交集的氛围。接着小姐上场,唱了一支【皂罗袍】曲,曲辞华美流丽,将春日的良辰美景刻画得十分精妙。林啼黄莺,涧落红花,陌上车马奔驰,"王孙公子,翩翩胜游",果然热闹得很。但末一句"望墓头青草孤云覆"顿时给一曲赏春之词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下文的哭奠定下了悲凉的基调。而细味曲文,写他人之"香车骏马,纷纷陌头",其实也是一种反衬,相形之下益见媚兰身心的孤寂。于是,下面又一曲【皂罗袍】中,媚兰忍不住哭诉失去慈母之爱的痛苦。限于身份,她并不能在母亲墓前直接诉求母亲在天之灵保佑她早结良缘,但她的仆人、婢女则没有这种顾忌,贴所扮的丫环轻云哭唱一支【羽调排歌】,表达了媚兰之母生前"愿他招一个好姐夫",死后"有灵呵,向阴空保佑他谐佳偶"的祝愿。正因有了这一层描写,此次清明扫墓便显得非同一般。

祭奠终于结束,在轻云的劝解下,媚兰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仆人也很知情识趣,退下让小姐"漫漫游玩一会"。这里作者再用一支【羽调排歌】描写小姐在"幽僻无人"、"绿柳依依"之处的观感:"原来凄凉古径也春光透,一般花自芳菲水自流。"此处原刊本评语云:"'原来'二字神吻与《还魂》(即汤显祖《牡丹亭》)'不到园林,那知春色如许'同一感慨,然彼于园林热闹处见春光之烂漫,此于山水冷落处见春色之幽闲,俱各极其妙。"所言甚是。此处"蜻蜓飞上玉搔头"是唐刘禹锡《和乐天春词》诗中的成句,刘此诗另有"深锁春光一院愁"之句,都与曲中女主人公的幽怨合拍。这时,媚兰、轻云下场,生扮钟心上台,先以一段说白交代前事,反照后文,颇见出作者的细密文心。"我想佳人淑女,大都性厌繁华,情耽幽静","且检冷僻之处,漫漫踅将前去",有这种想法,足证钟生胸襟不凡,决非附庸风雅之徒。接下去的一曲【香遍满】中,先是钟心唱出"青郊游遍,早望见长干塔影圆。刚绕过梵王钟鼓琉璃殿,只见青山数点尖,水流花放远",为自然景色的美丽而心旷神怡,但一旦巧遇漫游山林的媚兰,他便为"垂垂绿树边,翥忽的云英现"而惊喜,乃至发出"人耶仙耶"的感叹。旧评曰:"珊珊而来,胡然天帝,那得不令人惊魂荡漾!"语谑而能得其实。再接下去,当然便写钟生认出媚兰就是"梦中美人",但作者下笔很有讲究,先说忽见美人,再说认出"梦中美人",层次十分清楚合理,"淡梳妆掩映霓

裳浅"句亦能切合祭扫人物的素白服饰。明知不是"蟾宫云彩偏"却仍觉得她身上"霞光笼定"而令己"眼花旋",更是将恋慕媚兰如痴如醉的心理写透了。

钟心的表演够充分了,该轮到媚兰表现她的恋情了,但读者可能会失望:丫环轻云倒是在媚兰认出钟生就是"梦里书生"后非常起劲地说:"小姐,待轻云问他一声姓钟不姓钟。"可小姐反而斥道:"痴丫头,被人看见成甚模样!老院子等急,快下山去罢。"其实这样的安排最合理不过,一则古代有文化的女子受传统礼教束缚,即便心仪某男子,也会下意识地对他保持距离,以防人非议;二则女性多是怕羞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女子见了她所爱慕的男子会心怯,何况古人。不过,【刘袞】一曲中轻云唱的"可知你镇朝昏印来心坎,又不是幻影成桥,恰双双魂飞野堑"数句,同"且回顾"的科介,分明已经点出了媚兰的真实心意。随着媚兰的下场,钟心又成了场上的独角,他唱一曲【大胜高】表达了自己的眷恋之情,留在他心中的,是"好不留盼小生"的佳人"为甚么顾仙郎还靦腆"的疑团,以及她"娇又软,俏偏妍,香还艳"的体态和眉眼间的春意,这时,他觉得眼前乌啼日暮的景致直令自己惆怅难禁,发出"不知何地再得与你相会也"的长叹!这次巧遇,匆匆一瞥,正如下一曲【东瓯莲】所唱的"反不如梦中欢会多留恋",竟令他生出"莫不今日还是梦呢"的疑心。但他铁了心要与梦中美人结良缘,是不会轻易放弃努力的,静下来一想,认为此女"淡妆素服,必因祭扫而来",只要"到明日询问土人这是谁家坟墓",便能探得她的居处。于是,【尾声】一曲中钟心又觉得今日"不枉把空花盼杀眼儿穿","梦模糊怎敌得今番这一见"!显然,比起刚出场时,他对自己的追求不但更具信心,而且粗有把握。读者的阅读期待,观众的观赏期待,也被作者的生花妙笔吊得高高的,后面的一切写起来已可以势如破竹了。 (庞 坚)

南 阳 乐

夏 纶

第十八出 掘 冢

(净蟒袍将巾)(外、末扮二卒引上)曹瞒狡猾世无俦,费尽心机死未休。此日扬灰申国法,空将疑冢诳千秋。下官魏延是也,前者同将军马岱,奉诸葛丞相将令,命俺二人分兵两路,俺从子午谷进兵①,以袭司马懿之后,马将军从斜谷进兵②,以遏司马懿之前。果然一举成功,杀了司马昭,擒了司马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轻轻把个许昌攻破了。可笑曹丕

那逆贼缒城逃走，仍被姜将军拿获，解送前来。丞相道此系篡逆重犯，理应解京献俘，暂且监禁。只命下官，把曹氏亲丁族党，凡生擒者，一概先行斩首示众。并将曹家宗庙，拆为白地，改作圊坑③。这也可为大快人心之极了。丞相又道，曹操平日欺君不法，威逼献帝，惨弑母后，罪重恶极，岂容保其首领于九泉之下，理应锉骨扬灰。特命下官开棺戮尸，以彰国法。只是曹操临终，早虑后人发掘，遗令设立空茔七十二座，一般形状，杂一真冢在内，立碑示后，名曰"疑冢"，使人无从测其藏尸之处。这怎么处？也罢，且到讲武城外，细细察访一番，或者有些消息，也未可知。左右，带马过来。(卒应介)(净上马行介)(场后高处设疑冢碑介)呀，才出得城来，你看老树遮山，颓垣映水，几处乌鸦争祭肉，数声黄犬吠游人，又另是一番景象也。

【仙吕入双调过曲二犯江儿水】只见长松如盖，看夭娇长松如盖，更垂杨把枝乱摆。叹青山不改，荒冢争埋，叫我泪珠儿风外洒。远远望见高冈之上，果有一碑，不免打着马儿，慢慢走上山去。按辔步苍苔，早穹碑晓雾开。(到介)此处是了，待俺看来。(下马看念介)疑冢。呀，疑冢原来在此。只是坟茔纍纍，你看一望真假难分，好叫人疑惑也。双眼频揩，四顾疑猜，这暗机关真费解。奸雄旧骸，问何处奸雄旧骸？搜寻宁耐，且款款搜寻宁耐。料不把臭皮囊掷水涯。

看了好一会，并无踪影，如何是好？左右，可快唤守坟军士过来，问他一个明白。(卒)禀上老爷，那些守坟军士，国破之日，早已逃散，那里还有处去找寻。(净)既无守坟之人，可唤附近居民过来，待我缓缓问他，不可惊唬了他们。(卒应下)(净)咳，俺记得曹操在日，曾对俺昭烈皇帝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可见他的见识，也不是等闲之辈，只可恨他用心差了。

【前腔】他聪明无赛，真个是聪明无赛，兵机谈笑解。肯韬锋敛采，不逞雄才，这能臣何处买？可奈他一朝得志，做尽了彻底小人。只据当年陈琳檄文上，说他生平惯喜发掘先朝陵寝，设立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等项名色，即此一事，便罪不容诛了。他发冢置专差，皇陵觅货财。到如今呵，自惹殃灾，朽骨空埋，化飞灰羞万载。(卒带副净、丑扮居民上)听得将军叫，慌忙走来到。老爷在上，小民叩头。(净)罢了。俺且问你，那些坟冢，那一冢是实在曹操埋尸之所？(副净、丑)小民虽傍坟居住，却不知详细，不敢妄对。(净)莫不是你们替他隐瞒么？(副净、丑)将军差矣。曹操身为国贼，罪恶如山，小民世受汉恩，恨不得寝皮食肉，岂肯为他遮盖！但老奸既有此诡计，即满朝文武，窃恐未必深知，何况山野愚民，从那里去探听虚实？将军现有千军万马，何不把这七十二冢尽行发掘，其中必有一真冢掘出，便可戮尸示

众了。(净)此言有理。俺回去禀明丞相,即刻起兵前来发掘便了。汝等好好去罢。(副净、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下)(净)咳,曹操,曹操,俺少刻再来,把你这些疑冢一齐发掘,看你那死尸怎生保得全也。头悬藁街④,看转眼头悬藁街。冠裳消败,管弹指冠裳消败,但剩些烂尸骸污草莱。

带马过来,待俺见丞相去。(卒应介)(净上马介)正是:龙剑未消心底恨,马蹄先踏垅头云。(卒引净下)(副净、丑改扮二卒携锄上)(副净)祸兮福所基,(丑)福兮祸所伏。(副净)祸福两无常,(丑)循环如转毂。(合)我们都是镇北将军魏老爷部下军士。我老爷奉了丞相钧旨,发掘曹操疑冢七十二座,吩咐下来,着我们军士每一冢用一百个人,限两个时辰,掘取尸骸回报。为此各各端正家伙,只候老爷到来动手。(副净)哥,我们总是空闲在此,何不将曹操恶迹编成歌儿,大家痛骂他一场,出出气。你道如何?(丑)妙极了!就是你先起。(副净)占了。(吴歌)我说曹操奸雄貌至尊,手移汉鼎付儿孙。那知僭窃难长久,朽骨今朝也勿剩半根。你来。(丑)(吴歌)我说罪恶滔天是老瞒,几多陵树被摧残?那知报应偏能速,疑冢开来端然土未干。(内吆喝介)你听喝道之声,想是老爷到了。(前二卒又引净上)

【仙吕引子鹊桥仙】芳郊如绣,柳敧花斗,未许奸雄点涴。埋羞笑尔计差讹,奋楚墓钢鞭留我⑤。

下官奉丞相钧旨,叫把曹操疑冢尽数发掘。军士们,可都到齐了么?(卒)都到齐了。(净)既如此,可就分头动手,发掘起来。(四卒)得令!(喊下)(净)咳,俺想曹操平日呵,

【仙吕过曲桂枝香】把奸谋藏过,学王莽谦恭遥播⑥。尽一生狡诈欺瞒,骗上了巍巍高座。叹身犹未死,身犹未死,先防殃祸。留一个疑团难破。岂知今日呵,运蹉跎,四下里手到翻新冢,任你魂归泣旧窠。

(四卒上)禀老爷,小的们已经发掘大半,俱系空茔,并无尸首。(净)少不得他的尸骸,只在此七十二堆之内。且待掘完,自有分晓。你们再去用心发掘,取尸回报。(四卒)得令!(再喊下)(净)俺看从来最公道不过的,莫如是个上面的天。出尔反尔,丝毫不爽。当日曹操专惯发冢取财,到临死的时节,才晓得身后自有报应,设此奸计,迷惑后人。人都说他用心乖巧,俺道适见其愚耳。

【前腔】皇天加祸,偏宽愚懦。看历劫报应分明,几曾把凶顽饶过?纵施奸弄巧,施奸弄巧,冢儿千个。只怕终难僵卧。(内喊介)听喧呵,早知死后全躯少,空向生前狡计多。

(卒上)禀上老爷,曹操尸骸已经掘出了,当日系用水银殓过,原体丝毫无

损。请令定夺。(净)快取过来！(卒下)(内预扎一尸卒抬上)曹操当面。(净大笑介)阿呀，曹操，曹操！你欺君盗国，大罪千条，幸漏生诛，终遭死戮。今日一抔不保，三尺难逃。平昔威风安在哉？军士们，可将他千刀万剐，锉骨扬灰，只留首级回缴。(卒)得令！(抬尸下)(随取首上)禀老爷，献首级。(净)你们可随俺丞相辕门缴令去。(卒应介)(净)

玉匣珠襦化晓烟，　　竿头悬首血犹鲜。
青梅煮酒遗言在，　　枉负英雄亦可怜。

〔注〕 ①子午谷：即子午道，从关中至汉中的南北通道。古人以北为子，以南为午，故名。南口在今陕西安康县，北口在今陕西长安县东。 ②斜(yé)谷：斜谷道，在今陕西眉县西安，即褒斜道的斜谷一部分。 ③圊(qīng)坑：粪坑。圊，厕所。 ④藁(gǎo)街：汉时京城长安街名，在南门内，为属国使节馆舍所在地，时斩杀戎虏之酋，常悬首于此街。 ⑤楚墓：指春秋时楚平王之墓。楚平王时，伍子胥父兄受谗被杀，伍子胥逃到吴国，发誓覆楚报仇，后果率吴军攻破郢都，时平王已死，子胥遂掘其墓，鞭其尸以泄恨。 ⑥王莽：西汉末人，为汉元帝皇后之侄，成帝时封新都侯。以谦恭伪善收揽人心，终篡汉自立，国号新，后农民起义爆发，他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杀死。

《南阳乐》清乾隆时夏纶作。为夏氏所撰新曲六种之一。全剧三十二出，称"补恨传奇"。叙诸葛亮在五丈原病笃，祈天借寿。天帝认为兴废虽由天命，予夺亦顺民情，岂能固执三分之局，有拂四海生民之心。为此特沛殊恩，召名医华佗速往蜀营，暗施神药，为诸葛丞相疗病。诸葛服药之后，其病顿愈。遂使魏延、马岱分兵两路伐魏，大破魏兵，诛司马师，杀司马昭，擒司马懿，并长驱直入，竟灭魏国。魏帝曹丕在许昌缒城逃走时，亦被捕获。其后，东吴陆逊来攻，与北地王蜀汉刘谌作战，刘谌得关羽神灵暗助，击败吴兵，陆逊自杀，孙权出降。诸葛亮以统一大业告成，归老南阳，以乐余年。后主禅位于刘谌。新帝深念诸葛亮之功勋，遥望南阳致敬，故此剧名为《南阳乐》。

按此剧为翻案剧，作者称此剧意在补恨，即补蜀汉未能一统天下之遗恨。壶天隐叟序云："本剧所以遂卧龙之愿，而慰天下之心也。"梁廷枏《藤花亭曲话》云："合三分为统一，允称快笔。"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则谓其"意取美满，故作诳语，究属无味。特传奇家风气所尚，不自知其非耳"(《中国近世戏曲史》)。然纶所撰曲，词意谐稳，颇称人心，故在九江、白下、海宁等地上演，为夏氏诸作中颇受欢迎者。

这里所选《掘冢》一出，乃是全剧中最能大快人心的一出，登场人物，主要是魏延一人，配角是跟随出场的士卒等。全出可分四个层次：一、掘冢缘由，二、寻冢经过，三、尽掘疑冢，四、戮尸示众。剧作者在开场时，通过魏延的一番说白，叙述他和将军马岱，奉了丞相将令分兵两路，他从子午谷进军，抄司

马懿的后路，马岱从斜谷进兵，击司马懿军于前，果然一举成功，俘杀了司马懿父子，并荡平许昌，拿获曹丕，遵丞相手令，即将献俘京师。其余被擒贼党，则一一先行处决，并捣毁曹家宗庙，改作粪坑。这已是大快人心之极了。但丞相指示：曹操是首恶，"平日欺君不法，威逼献帝，惨弑母后，罪重恶极，岂容保其首领于九泉之下"，理应开棺戮尸，以快人心，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揭示《掘冢》这出戏的主旨和掘冢的缘由，使读者看到此处，期待更大的欢快场面。

曹操是个极具心机的人。人们都知道"曹瞒狡猾世无俦，费尽心机死未休"。他在临终之前，曾遗令设空茔七十二座，一般形状，夹一真冢在内，名为"疑冢"，使人无从测知其藏尸之处。疑冢在彰德府讲武城外。于是魏延奉令，先到讲武城外，细细察看一番。在查探过程中，剧中穿插了这里场景的描绘。近处是"老树遮山，颓垣映水，几处乌鸦争祭肉，数声黄犬吠游人"。远处是白杨衰草，青松如盖，只见那高岗之上果然树有一碑，标名"疑冢"，但荒坟累累，真假难分，守冢士卒，早已逃散，询问近旁居民，他们也不知底细，不敢妄对。当魏延怀疑他们是否隐瞒时，居民激动地说："曹操身为国贼，罪恶如山，小民世受汉恩，恨不得寝皮食肉，岂肯为他遮盖！"接着村民献计："将军现有千军万马，何不把这七十二冢尽行发掘，其中必有一真冢掘出，便可戮尸示众了。"魏延觉得村民所言有理，于是便回营禀明丞相，照计施行。

魏延在路上深感重任在肩，在"龙剑未消心底恨，马蹄先踏垅头云"的情况下，随即领来了大队掘冢士兵，并分冢安排掘发人数，各自准备家伙等待发掘命令。在场地上的军士正在休息的时候，穿插了士兵唱吴歌两曲痛骂曹操的细节，使剧情产生一波三折、澜翻不已的效果。试听吴歌之一："我说曹操奸雄貌至尊，手移汉鼎付儿孙。那知僭窃难长久，朽骨今朝也勿剩半根。"吴歌之二："我说罪恶滔天是老瞒，几多陵树被摧残？那知报应偏能速，疑冢开来端然土未干。"

那曹操在世，惯爱发掘先朝陵寝，搜觅财货，曾设"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等项名目。如今皇天有眼，他自己的埋尸之处，也将夷为平地，岂非天理昭彰，罪有应得！这一细节的穿插，和前面村民痛骂曹操的细节，互相映衬，表明人们对曹操恨之入骨，不发冢戮尸，无以平公愤。接着作者更通过魏延道白，说明"从来最公道不过的，莫如是个上面的天"，"当日曹操专惯发冢取财，到临死的时节，才晓得身后自有报应，设此奸计"，"适见其愚耳"！警示世人，不可作恶。真是"早知死后全躯少，空向生前狡计多"，"看历劫报应分明，几曾把凶顽饶过"。

在掘冢令下达之后，军士们分头动手，但发掘了大半均系空茔，魏延坚信曹操尸骸，只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下令"且待掘完，自有分晓"。终于，在军士们一片欢呼声中，真冢掘到了，那曹瞒尸体，当日用水银殓过，丝毫无损。此时，魏延下令："军士们，可将他千刀万剐，锉骨扬灰，只留首级回缴。"那曹操

逃得过生诛，避不过死戮。一抔不保，三尺难逃。真乃：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随后，魏延率领众军士到丞相辕门缴令，一同下场。

这出戏以“玉厘珠襦化晓烟，竿头悬首血犹鲜。青梅煮酒遗言在，枉负英雄亦可怜”一诗作结，语言谐谑，摇曳生姿，并不流于单纯的说教。曹操当年煮酒论英雄，曾对刘备说：“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不足道也。”表明他颇有见识。但如此英雄，却走向奸雄的道路，只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可怜亦复可笑。

综观这出戏，剧情并不复杂，在编写中极易流于叙事平泛、质朴无文。但经过作者的精心处理，基本上能做到情景交融，波澜层出，理趣横生，使铺叙中寓有华彩，平易中颇见曲折。开场时交代当时的局势，把一个千军万马的场面，通过魏延出场时一小节道白便交代清楚，省却了许多笔墨。魏都既已荡平，敌方领袖，俱已就戮就擒，本已大快人心。但经诸葛丞相的一番指示，便表明了曹操这一巨奸，安能不受严惩，任其保全首领于地下。这就严正地明示掘冢戮尸这一情节的缘由，使人极为信服。在寻冢掘冢的过程中，穿插了景物的描绘，避免了单纯叙事的枯燥乏味。而村民的献计，是从侧面另作补充，既令掘冢的必要性更显明确，也起了自然地串联剧情的作用。结处更用嘲讽口吻的下场诗，谐中寓庄，以自命为天下英雄的曹操因心术不正终得果报之事，警告乱臣贼子休得作恶，寓意非常深刻。

当然《南阳乐》一剧教化的色彩过于浓厚，今日观之，自然颇觉无谓。但民间向来喜欢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勇，敬佩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厌恶曹操的奸邪、司马懿的谲险，《南阳乐》的“补恨”显然也符合他们的爱憎观念，所以此剧仍受群众欢迎。正如元杂剧《秦太师东窗事发》(元人孔文卿撰)一样，使秦桧和王氏死后遍历地狱的极刑，其实也是为了“补恨”。则知补恨之作，也不是从惺斋开始。盖传奇之著作，往往不避虚构，大抵也是一种艺术风气。

(马祖熙)

繁华梦　王筠

第二十四出　出　梦

(生急立起叫介)夫人转来，二姬慢去。(作呆状)(四顾忽惊介)咳呀，好奇怪呵！这是什么所在？我方才身在书房，怎么得到此处？(起身四望

介)咦,看此情境,竟是闺阁中的光景了。(看自身惊介)呀,我的须髯冠带怎么都不见了?好生奇怪,是什么原故呢?(作呆想介)(忽大叫介)哦!我省得了,原来半世功名竟是一场大梦。(作闷倒介)(坐地缓唱)

【端正好】梦迷离,神颠倒,猛惊回魂魄飞摇。俺向那睡乡中觅了些虚欢笑,怪转眼乾坤悄。

(起叹介)咳!可惜我二十年的爱眷,竟逐浮云空矣。(泪介)(唱)

【滚绣球】痛花枝空里簪,叹月光水底捞。未卜得再生缘今生已了,思量起恨茫茫蝶翅飞飘①。(哭介)俺撇了效齐眉的孟光②,抛下了抱衾裯的二乔③。眼睁睁问不着故人消耗④,闪杀咱地远天高。看了这一庭花影帘前转,恰似我半世功名醒后消。只落得怨气冲霄。

(试目看画)(惊介)呀,我看这画上佳人分明是我妻房谢氏。(拍桌哭介)阿呀,夫人嗄!(唱)

【叨叨令】这姻缘魂招和那梦招,一灵儿赴天台乘风到。这莽红尘谁识得旧蓝桥⑤?空想你鸾飞鹤去三山杳。曾记得那梦里的情苗,伊是咱金兰琴瑟的真同调⑥。今做了花残和那露消,断送得啼鹃频向斜阳叫。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闪得我形影萧条,似这等悲悲切切的悼。

想起胡、黄二姬,甚因缘竟为我妾?(悲唱)

【脱布衫】醒无缘月下吹箫,睡偏能金屋藏娇⑦。空和恁梦魂中红依翠靠,只落得觉来时影形相吊。

(拍书恨介)咦,则被这案上诗书误了我也。(掷砚笔)(唱)

【小梁州】恨冲冲击砚抛书掷彩毫,(泣介)做不得投笔班超⑧。空向那梦里占金鳌,虚荣耀,回首处泪滔滔。咳!我如今便对人言有谁相信?不若隐之于心罢了。(叹介)天那!从此后宵长昼永,无赖无聊。好梦成空,风流难再,教我如何捱得过也?(泣介)(唱)

【么篇】没来由花前午梦迷心窍,枉添番愁绪与愁苗,忘不了二十年风流调。叹茫茫人间天上,此恨怎能消!

嗳呀,我那夫人嗄!我那二妾嗄!(唱)

【快活三】念前缘冉冉,追往境恨迢迢。(白)如今画图虽识春风面,只是环佩难归月夜魂了⑨。(唱)问嫦娥何时再降碧云霄?可念我一点痴心儿临风吊。

【朝天子】慕淳于境迢,羡卢生入道⑩,这闹尘中难寻到。似这等一

枕浮云游魂的飘渺，怎能够了尘缘归玄妙！梦去难招，愁来谁扫？此日凄凉，惨东风落照残霞老。(泣介)泪洒衣袍，魂消芳草。好把这一觉繁华，做一个天荒地老的痴情稿。(下)

〔注〕 ①蝶翅飞飘：用庄子梦中化为蝴蝶，醒来后不知自己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自己的典故。 ②孟光：东汉梁鸿之妻，她事夫恭敬尽礼，每日具食进梁鸿，皆举案齐眉。后世以之为贤妻典范。 ③二乔：东汉末孙策、周瑜的妻子。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 ④消耗：音信。 ⑤蓝桥：唐裴航遇仙女云英处。见唐裴铏《传奇》。⑥三山：传说中海上的三座仙山，即蓬莱、方丈、瀛洲。⑥金兰：指结拜兄弟。 ⑦金屋藏娇：汉武帝小时候曾对他姑母长公主嫖说："若得阿娇(长公主的女儿)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见旧题汉班固《汉武帝故事》。 ⑧投笔班超：东汉班超早年贫困，经常为做官的人家抄书养家，十分辛苦，曾掷笔叹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砚)间乎！"见《后汉书·班超传》。 ⑨"如今"二句：唐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⑩"慕淳于"二句：淳于，淳于棼，南柯梦故事的主人公。卢生，黄粱梦故事的主人公。二人都是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醒后悟浮生若梦，遂看破红尘。见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与沈既济《枕中记》。

"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　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清代女剧作家王筠的这首〔鹧鸪天〕词，已把她创作传奇《繁华梦》的缘由和盘托出。

王筠之父王元常是清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翰林，工诗，其兄王百龄是嘉庆七年(1802)进士，官至保定知府。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科举入仕而光耀门户的书香之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王筠饱读诗书，恃才自负。"怀壮志，欲冲天"，她欣羡汉代班超投笔从戎，在一望无垠的戈壁上，驰骋战马，追杀胡兵；她心仪唐代李白把酒长吟，不为权贵所摧眉折腰，鲲鹏展翅，笑傲江湖。显然，这是一个"纵使裙钗难弃去，我心向往作男儿"的女子。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注定了她不可能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也不可能同男性一样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杀敌立功的花木兰和女扮男装赴京赶考一举夺魁的黄崇嘏，都与她无缘。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使王筠只好"把心情付梦诠"——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在梦境可以寄托，于是创作《繁华梦》自抒胸臆，剧中主人公王梦麟实为作者之化身。

《繁华梦》中的主人公王梦麟，常怨恨自己生为女儿身，终日悲叹。一天春日昼寝时，梦见自己变成男儿，不胜欢喜，遂告辞双亲外出游学，游西湖时遇胡梦莲，纳为妾；游苏州时遇黄梦兰，又聘为妾。不久赴京应试，高中状元，荣归故里时始知父母已为其聘谢翰林之女梦凤为妻。谢梦凤知王梦麟私纳

二妾后，并无妒意，妻妾共处，恩恩爱爱，共享荣华富贵二十年，最后王梦麟官至吏部侍郎。然而一觉醒来，却发现这不过是一场繁华梦，于是痛不欲生。最后被神仙麻姑下凡点化，成仙而去。《繁华梦》完稿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上下两卷，凡二十五出，第二十四出《出梦》写的就是王梦麟梦醒后的悲痛心情。尽管只是主人公王梦麟的独脚戏，但由于曲白相生，唱与做相协调，很好地表现了心中的重重郁积，那沸腾于胸中的情感岩浆喷涌而出，淋漓尽致，动人情怀。

首先看美梦初醒时配合旁白的一系列动作：从“急立起叫介”到“作呆状，四顾忽惊介”，再到“看自身惊介”和“作呆想介，忽大叫介”，这一系列动作，传神表达了从美好梦境到半梦半醒到最后全部清醒的过程，主人公的心情，也经历一个从荣耀富贵的欢乐到半信半疑的惊奇再到最后彻底破灭的痛苦的变化过程。“泣”、“泪”、“悲”、“叹”等一系列表情和动作，为这一出戏定下了情感基调。

接着看唱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历程：【滚绣球】“痛花枝空里簪”，悲叹的主要是“二十年功名”和“二十年的爱眷”的烟销云散；【叨叨令】“这姻缘魂招和那梦招”，悲叹的是梦中夫人谢梦凤的不再出现；【脱布衫】“醒无缘月下吹箫”，悲叹的是梦中胡、黄二妾的消失无影。把组成“繁华梦”的一个个梦境分别拿出来一一击破，很像把美好的花朵一瓣瓣撕揉最后全部毁坏。这种把美好的东西一点点毁灭给人看所产生的悲剧美，真是荡气回肠，哀感顽艳：“没来由花前午梦迷心窍，枉添番怨绪与愁苗，忘不了二十年风流调。叹茫茫人间天上，此恨怎能消！”

“梦去难招，愁来谁扫？此日凄凉，惨东风落照残霞老”。无限的悲凉中蕴藏着深重的怨愤。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王梦麟所追求的理想自然逃不出光宗耀祖、妻妾成群、荣华富贵等窠臼，剧中主人公也不可能找到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因而只能简单地将之归罪于男女性别的差异。然而正是这种不满，这种追求，已隐含着一种抗争，一种争取消灭性别歧视，求得与男子同等社会地位的抗争。

在中国古代，追求名利是士子的专利，用唐传奇《枕中记》中卢生所说，那就是“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而妇女只能幽居深院，相夫教子，与功名利禄无关涉。“妇人不做功名梦，闲看南柯蚁往来”，元代郑允瑞《庭槐》的这两句诗，甚至把妇女们做功名梦的权力都给剥夺了。而王筠《繁华梦》剧中的女主人公王梦麟，不仅做了功名梦，而且对梦的破灭深感悲伤，这一切都说明了剧作家已具有一种朦胧的男女平等意识，这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梦是中国古代作家们百写不厌的一个题材，从古代诗词中那么多的“记

梦”、“春梦”、“旅梦”就不难看出。究其原因，除了梦作为一种非自觉的思维形式与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理想无法实现，只好通过写梦来寄托、宣泄和补偿。然而，只要是梦，就有醒过来的时候，而此时此刻，梦境与现实产生强烈反差，理想在现实面前仍归破碎，在这样急剧的变化中，人的情感特征往往得到很好的凸现。“世间真荣真贵亦不过野马浮云，谁保百年长在”(第二十五出《仙化》)，无奈之中，得道成仙或退隐出家是一个必然的归宿，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两种处世哲学对文人影响的结果。《繁华梦》中的女主人公王梦麟，最后随麻姑成仙而去，正是这种传统处世哲学的又一次印证。

由于《繁华梦》主人公王梦麟是女性，所以此剧与一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写梦传奇结构有所不同。一般传奇的人物出场次序往往是先生后旦，而此剧第二出王梦麟初出场时为旦，第三出入梦后则变为生，李调元在《雨村曲话》中谓此为“变例”。此外，才女王筠擅长词曲，兼之此剧又经过其父王元常的“细加删润”(《繁华梦》后序)，所以文字优美，形象生动。正如张凤孙在《繁华梦序》中所赞誉的：“谱《繁华》之一梦，证因果于三生。藻采纷披，齐赴生花之管；丝桐迭奏，都成绕梁之音。”这从《出梦》一出的曲白科介相辅相成，音乐南北合套全由具体表现需要而定等艺术表现中，不难窥一斑而知全豹。只是这一部戏曲没能在舞台上演出，实在是一件憾事。　　(农作丰)

冬　青　树

蒋士铨

第二十九出　柴　市

(净引刀斧手上)白日暗幽州①，山崩海倒流。孤臣扶气运，千古有《春秋》②。俺元朝总管。奉旨今日处决文丞相。咳！看他平居百折不回，今日一尘不染。若论主持风教，正该成全他忠义之心，以励我国臣寮之节。惜朝内无人匡谏，以致成彼高名，玷俺君德。俺一个武臣，也不敢多口了。(杂)禀爷，午时三刻了。(净)快请文丞相到来。(杂)是。(分下)(刽子押生上)

【北黄钟醉花阴】三载淹留事才了③，展愁眉仰天而笑。眼睁睁天柱折，地维摇④，旧江山瓦解冰销。问安身那家好？急煎煎盼到今朝，刚得向转轮迸头一掉⑤。

(杂)丞相爷,前面就是柴市了。

【喜迁莺】(生)都认做鬼门关程途幽渺,那知是俺上青云梯磴逍遥。休也波焦,不能勾沙场自了,累伊们举手为俺劳。只因他天不饶,差派俺邯郸一觉⑥,向血光中寻个收梢⑦。

(杂)这是留丞相送来筵席⑧,请爷用些。(生)那个留丞相?(杂)就是留梦炎,也是南朝来的。(生)留梦炎那贼子的酒食,怎敢排在这里!(踢翻介)

【刮地风】嗳呀,见了这狼籍杯盘和浊醪,枉铺陈旨酒嘉肴。可知是阴为恶木泉为盗⑨,这其间多少脂膏。(杂)这是赵学士筵席⑩,请爷用些。(生)那个赵学士?(杂)也是南朝来的,叫做赵孟頫。(生)咳!子昂也是一代文人,又为宗室,因何失足至此?可惜,可惜!俊王孙一代风骚,枉了他墨妙挥毫。为甚么弃先茔,忘旧族,也修降表?图一个美官衔学士高,全不管万千年遗臭名标。(各神暗上)

(净引仗上)来此已是法场,顷刻间,为何天昏地黑起来?(作风雨声介)(生)苍天苍天!这风雷来迟了!

【四门子】呀,倘若你真心帮助人家赵,可怜他基业飘飘。也不合厓山雷电将他闹⑪,做海底月空捞。打杀他元帅骄,殛死他将士枭,却不保全了宫闱命几条。到今日鼓乱敲,镜四招,怒轰轰何关紧要。

(净)丞相有甚么遗言告诉下官?少刻代你奏上。(生大笑介)你怎知俺的就里来。

【水仙子】呀呀呀,呀你舌苦饶,俺俺俺,俺与你那皇爷有甚瓜和葛?嘱嘱嘱,嘱付他宵旰勤劳⑫,切切切,切莫要荒淫无道。休休休,休似那前车覆辙撬,庶庶庶,庶不致依然送掉,那那那,那里有万岁千秋神器牢⑬?算算算,算唐虞到此多移调⑭。但但但,但能勾承天眷便永宗祧⑮。

(杂)时刻已到,请丞相爷归天罢。(生大笑介)俺文天祥死得好明白也。

【尾煞】幸不到灰囊扑面排墙倒⑯,须知俺万苦千辛才领这一刀,休笑俺个送头颅的文少保。(押下斩介)(扮一龙冲上)(龙神护引下)(雷电风雨绕不止)(净伏几下颤介)

(内官骑马上)奉旨摆设御筵,将此新封官职的神牌供起来。(设祭介)(生灵上立高处)(风伯撤神牌送生碎裂掷下介)(净)不好了,神牌掣上天去,扯碎了!(官)待我启奏去。(驰下)(神绕场不散介)(内官上)奉旨,将此神牌供奉。(净)这上面写着什么?(官)那是:宋少保信国公大丞相

文山先生位。(供介)(生领神下)(净)呵呀,一刻天清气朗了,吓杀人也!正是:新朝爵秩忠臣贱,异代芳名后世传。(下)

〔注〕 ①幽州:指大都,即今北京。 ②春秋:孔子修撰的史书,记春秋时大事件,以褒忠善贬奸恶为宗旨。 ③三载:指至元十六年(1279)到至元十九年(1282)。 ④"眼睁睁"二句:天柱,撑天之柱。地维,系地之绳。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地交接处,有柱子撑住天,有大绳系住地。这两句谓宋朝灭亡,天翻地覆。 ⑤转轮:佛家认为世界上有生命之物展转生死于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中,如车轮旋转。 ⑥邯郸一觉:唐沈既济《枕中记》写卢生追求功名富贵,在邯郸旅舍得吕翁所授仙枕,卧而成梦,梦中历尽人生荣华富贵,醒来,发现睡前主人所煮黄粱米饭还未熟,遂悟道而去。此喻指所经历的事如同一场梦。 ⑦收梢:下场,结果。 ⑧留丞相:即留梦炎,宋衢州人,字权辅,淳祐进士,德祐元年(1275)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左丞相,都督诸路军马,元军逼近临安,弃官逃归家乡。衢州陷后降元。文天祥被捕后,宋降臣王积翁等议请释文天祥为道士,他坚决反对。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 ⑨"阴为"句:比喻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利益。正人君子讲究节操,应该再渴也不喝名叫"盗泉"的泉水,再热也不到恶木的树荫下休息乘凉。 ⑩赵学士:即赵孟頫,宋宗室,宋亡家居,元世祖征为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敏。 ⑪厓山:宋军与元军决战之处,在今广东新会南。宋景炎四年(1279)厓山破,陆秀夫负帝昺投海,南宋亡。 ⑫宵旰:即宵衣旰食,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天晚了才吃饭,比喻勤于政事。 ⑬神器:指帝位。 ⑭唐虞:唐尧、虞舜,均为远古贤君。 ⑮天眷:上天的关爱、恩眷。宗祧(tiāo):宗庙。 ⑯灰囊扑面:指用袋子盛土灰压面部而死。排墙:推倒墙压死。都是古代监狱中的私刑。

《冬青树》是根据《宋史·文天祥传》等史籍敷演而成。全剧以文天祥事迹为主线,塑造了南宋覆亡前后的动乱时局中的一批忠臣义士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崇高美、悲剧美。剧情基本上根据文天祥进行抗元斗争的事迹组织安排,以《勤王》、《留营》、《局逃》、《得朋》、《疑逐》、《航海》、《开府》、《转战》、《抗节》、《小楼》、《浩歌》、《柴市》诸出,概括了文天祥投身到抗元斗争后的主要经历:起兵勤王,使元被扣,中途脱险,领兵抗元,兵败被执,坚守节操,慷慨就义。凡此种种,突出了他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剧中另以《卖卜》、《却聘》、《饿殉》三出,表现了谢枋得不事新朝,绝食殉节的感人事迹。以此为主,反映了一批忠义之士的高尚情操和坚贞气节,批判了靦颜事敌、卖身求荣的可耻行为,描述了宋室后妃宫嫔的悲惨遭遇,赋予全剧以浓烈的悽怆悲壮的悲剧色彩。剧本因元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珈挖掘宋帝陵墓,抛散帝后尸骨,而义士唐珏等人收骨埋葬,并植冬青树以为标记,故名。经霜不凋的冬青树,同时又象征着忠臣义士的坚贞节操。

全剧排比史事,臧否人物,不屑屑于描头画脚;它慷慨歌呼,健笔凌云,绝无衰颓萧瑟气象,读后令人感奋。故梁廷枏《曲说》评价它说:"忠魂烈魄,一

入腕中，觉满纸飒飒，尚余生气。”

《柴市》这一出戏描写了文天祥在柴市英勇就义的悲壮情景。高风亮节者的魅力，甚至使他的敌人也尊敬他、佩服他！从杀害文天祥的监斩官元朝总管的口中，我们更了解文天祥“百折不回”、“一尘不染”的高洁品格，我们也明白文天祥这种高尚的人格，打动了这个赳赳武夫。在这一出中，文天祥在元朝的监狱中已经整整关押了三年，他拒绝卖身投靠，也曾多次自杀。宋王室瓦解冰消后，面对着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文天祥无意苟活，唯愿一死，以身殉国。幽暗恐怖的鬼门关，令人不寒而栗，心存畏惧，可是忠臣烈士却能视死如归，为国捐躯，他的精神将永存，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但在文天祥直面死亡，“展愁眉仰天而笑”的大义凛然的气概之中，又蕴藏着多少无奈和哀伤：“眼睁睁天柱折，地维摇，旧江山瓦解冰销。”既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让自己早些以身殉国吧！“急煎煎盼到今朝”，这是怎样的一种献身精神！剧情紧接着叙述两个降元旧臣留梦炎、赵孟頫送来筵席与文天祥“饯别”，文天祥义愤填膺，对贪生怕死、卖身求荣的留梦炎表现出切齿痛恨，而对于恋慕富贵、背祖忘本的赵孟頫则是无限惋惜。这两个“贰臣”与文天祥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衬托了文天祥高洁的品格。

老天爷似乎也为文天祥感动，当他被押送到法场时，突然间天昏地暗，风雷滚滚。面对浩浩苍天，文天祥仰面叹息：老天爷呀，你为什么不助我大宋？反而让台风覆灭了我们的水军，泯灭了宋王朝复国的最后一丝希望，以至宋帝被逼蹈海而亡！你的风雷闪电为何不去击死凶猛的元兵，保护宋皇室几条性命？老天爷呀，这风雷来迟了！当监斩官询问文天祥可有遗言留与新朝皇帝，文天祥断然表示自己与元王朝新统治者毫无瓜葛，他警告元朝皇帝“切莫要荒淫无道”，否则，元王朝也很快会重蹈亡国覆辙。

就义的时刻终于来到，但忠烈之士的精魂是不灭的，在龙神的护引下，他升上了天堂。当元朝统治者给文天祥封上元朝官职并写上神牌供奉时，文天祥精魂不散，裹着雷电风雨，把这违背他意愿的牌位卷上半空，摔个粉碎。一旦牌位换写上文天祥在宋朝故国的职名，立刻便天清气朗，这表现了文天祥对故国虽死不渝的忠贞。这正是“新朝爵秩忠臣贱，异代芳名后世传”。

《柴市》这一出通过一系列情节凸现了文天祥忠贞爱国的伟大形象：敌人对文天祥的肃然起敬，文天祥对卖国奸贼的鄙夷不屑，上天为文天祥风雷震动，文天祥忠魂不愿元朝官职污辱他的姓名。这里，有正面的歌颂，也有反面的衬托，有逼真的写实场景，也有浓郁的奇幻色彩，让人读后油然而生悲壮之情。给读者、观众的感受不是低徊惆怅，而是慷慨激昂，这就是本剧的成功之处。

（胡淑芳）

冬　青　树

蒋士铨

第三十三出　碎　　琴

(末花白须道士装抱琴上)

【仙吕北点绛唇】燕市徜徉①，金台凝望②。心凄怆，恁地收场，老作西湖长。

俺汪水云，北游十有余年，历尽悲凉苦楚。昨者乞恩，得以黄冠归里③。闻得南宋宫人王清惠等今日在梁家园置酒高会，为我饯行，只得抱琴前去。(下)(小旦、老旦、旦道装)(净、中净、丑尼装同上)

【南剑器令】联袂困殊方，思往事只添惆怅。羡他行，独归田里，临岐断尽人肠。

(小旦)我王清惠。(老旦)我何凤仪。(旦)我蒋懿顺。(净)我方妙静。(中净)我林顺德。(丑)我袁正正。(小旦)我等同是南宋宫人，被掳北庭，各自出家于尼庵道院，十有余载。闻琴师汪先生今日南归，我等置酒梁家园，与他饯行，你看汪先生早则到来也。

【北混江龙】(末上)天空云旷，俺归心已逐雁鸿翔。记来时身轻似叶，到如今发白如霜。列位娘子请了。(众)先生稽首④。(末)咳！看了你星冠霞帔水田衣⑤，可怜俺麻鞋布衲蹇驴缰。附浮萍聚北隅，随斗柄又指南方。只落得天涯白首空吟望，却便是舟沉陆海，抵多少鹤返辽阳⑥。

(小旦)先生且免愁烦，请满引此杯。(奉酒定席介)(合)

【南桂枝香】阳关同唱，离樽分饷。旅愁依塞草荣枯，乡梦与江潮消长。念梧宫久荒⑦，念梧宫久荒。若个晓随天仗⑧，空说露凝仙掌⑨。漫思量，那些儿宫女牵回辇，只剩你遗民哭战场。

(末)重劳列位娘子，老夫何以克当。

【北油葫芦】羞煞俺老戴黄冠去故乡，抱枯桐⑩，成独往。只好买半间茅屋祀昭王⑪，也则索吹箫乞食西湖上⑫。说与他旧君王身无恙，着袈裟自合如来掌，草蒲团这便是当时御床，把龙楼凤阁换了个新方丈，叫人民此后莫思量。(众同哭介)

(外僧上)汪先生，俺奉合尊大师之命⑬，来送先生。

【南八声甘州】他苦念旧宫墙，赋三秋桂子，八月荷香。裙腰草绿，六桥辇路应荒⑭。有诗一首赐与先生。(末展吟介)寄语林和靖，梅花莫更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⑮。(大哭介)(外)俺大师呵，盼断了旌旗日暖龙蛇漾，宫殿风微燕雀翔。昏黄，记暗香疏影凄凉。

(末)长老，你与我回奏大师，说俺汪大有呵，

【北天下乐】怎忍说身系南天梦朔方？思也么量，思量敢便忘？抵多少流水咽空堂。那德寿宫中蔓草荒，听不得南内空阶夜雨凉。那里有舞袖歌裙记曲娘⑯，只留下水晶帘一片蛛丝网。

俺有奉和昭仪娘子诗一首⑰，聊申别意。(小旦接读介)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愧少知己，碧玉调将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人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入短襟。(泪介)

【南醉扶归】这是《念家山破》难重唱⑱，一声《河满》泪千行⑲。漫说道遥望并州是故乡，苦追思汴州明月杭州舫。劝君临别尽离觞，只怕故人从此多黄壤。

(末泪介)今日知音永别，俺则索为列位鼓琴一曲⑳，酬折柳之意。

【北寄生草】三叠胎仙舞㉑，漫天柳絮飘。便成连哭倒在君山上㉒，师襄泪溢沧溟涨㉓，伯牙只合江潮葬。这七条瘦玉苦低昂。俺索把金徽玉轸都抛漾。(碎琴)(众同大哭介)

(末)娘子们保重。(径下)(众)先生行矣。

【南尾声】明朝风雨西施葬，怎能勾斜抱云和坐月光㉔。汪先生呀，抵多少"一曲《伊州》泪万行"㉕。(下)

〔注〕 ①燕市：春秋战国时燕国的国都。即今北京市。 ②金台：即黄金台。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置千金于台上，以招天下贤士。 ③黄冠：指道士，因道士所戴之冠为黄色，故称。 ④稽首：道士举一手向人行礼。 ⑤星冠：道士所戴七星冠。霞帔：道士之服。水田衣：僧尼法衣用一块块方形小布连缀缝成，形似一块块水田。 ⑥鹤返辽阳：传说汉辽东人丁令威学道于灵虚山，成仙后化鹤飞回故乡，落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弯弓欲射之，乃歌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飞而去。见晋陶渊明《搜神后记》。 ⑦梧宫：战国时齐国宫名，代指南宋宫殿。 ⑧天仗：指皇帝的仪仗。 ⑨露凝仙掌：汉武帝曾铸金铜仙人，手托铜盘收集天上甘露。 ⑩枯桐：即焦桐。东汉蔡邕用烧焦的桐木制琴，音色极美。此用"枯桐"代指琴。 ⑪昭王：指春秋楚昭王。《穀梁传·定公四年》："庚辰，吴入郢。……(昭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唐韩愈《题楚昭王庙》："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此代指宋恭帝赵㬎。 ⑫吹箫乞食：春

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他立誓覆楚报仇，逃到吴国，在吴市吹箫乞食。后借吴兵攻破楚都郢，时平王已死，遂掘平王之墓，鞭其尸以泄恨。　⑬合尊大师：即南宋恭帝赵㬎。投降后，元朝封他为瀛国公，后出家为僧，称合尊大师。　⑭六桥：即杭州西湖苏堤上的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　⑮"寄语"四句：此为赵㬎《在燕京作》诗。林和靖，即林逋。北宋时人，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之称。　⑯记曲娘：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记唐大历时张红红，曾在屏风后听曲，用小豆记节拍，乐工歌毕，即于屏风后复唱，一声不差。入宫后，人称"记曲娘子"。　⑰昭仪：皇帝妃嫔名号之一。　⑱念家山破：乐曲名，南唐后主李煜作。宋马令《南唐书·后主书》谓"其声焦杀，而其名不祥，乃败征也"。　⑲河满：即《河满子》，乐曲名。唐张祜《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⑳则索：须得。㉑胎仙：指鹤。古人或以为鹤是胎生的仙禽。胎仙舞，即鹤舞。　㉒成连：春秋时著名琴师。传说伯牙曾向他学琴，三年未精，成连便带伯牙往听海水激荡、林鸟悲鸣之声以移其情，伯牙技乃大进。　㉓师襄：春秋时卫国乐官。传说孔子曾向他学琴。　㉔云和：山名，所产之木为制琴瑟的良材，因此成为琴瑟的代称。　㉕伊州：唐时曲调名，为商调大曲。"一曲《伊州》泪万行"为唐温庭筠《弹筝人》诗中的句子。

《碎琴》这一出叙写的是一次离别宴会。一提到离别，总令人忧伤。中国古人灞桥折柳，唱《阳关三叠》，要表达的无非就是"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意绪。可是《碎琴》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寂寞，"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式的失落，更为重要的，是要倾诉亡国亡家者的满腹心酸。

这是一次离别的宴会，也是一次避世隐遁的僧道的聚会，与会者本应该抛却尘世一切烦恼，力求六根清净，心境平和。可是这又是一场亡国遗民的聚会，与会者的心中充满了失国的痛苦忧伤，也充满了对韶光易逝、繁华不再的无奈。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被元人掳至北方十余年，终于获准南归。同样遭遇的旧日南宋后妃宫人却依然只能滞留北方。她们置酒高会，为汪元量饯别送行。这一些飘泊在异地他乡的宋室孑遗并没有向征服者屈服，也没有改变对故国的不二忠心，他们出家于尼庵道院，显示出与新王朝拒不合作的决心。此情此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汪元量流落北方十几年，终于可以回归故乡，他的心中，虽有归家的急切——"归心已逐雁鸿翔"，却更多的是今昔对比的感伤——"记来时身轻似叶，到如今发白如霜"。从前的皇宫佳丽，如今穿上了道服缁衣；自己本为宫廷供奉，如今却布衲麻鞋，浪迹四方。自己孤独地回到故乡，将给江南人民带回旧宋君王的消息：原来的皇帝赵㬎已出家为僧，一切平安，"叫人民此后莫思量"。可是，怎么能够不思量？即使自己回到故乡，想起蹋踏朔方的君王，还是会辛酸欲绝。回到故乡，再看见破败的南宋宫殿，"那德寿宫中蔓草荒，听不得南内空阶夜雨凉。那里有舞袖歌裙记曲娘，只留下水晶帘一片蛛丝网"，更加会肝肠寸断。趁着这最后的聚会，且弹奏一曲哀歌，从此以后，砸碎瑶琴，让它永成绝响！这不仅是因为今朝一别，知音

难觅，更是因为亡国之臣所奏琴音太过哀伤，实在令人“泪溢沧溟涨”——眼泪流得太多，使大海都会涨水啊。所以不如“金徽玉轸都抛漾”，把琴摔碎。汪元量即将返回故乡，但他没有快乐的欢笑，只有感伤的眼泪。可他毕竟是回归故土，这令依然羁留北地的南宋宫人多么羡慕！她们酌酒为汪先生送别，挥不去的是对故乡的满怀相思，是对昔日繁华的无尽追忆。【南桂枝香】、【南八声甘州】、【南醉扶归】三支曲子，反复吟唱的是同一个主题：“念梧宫久荒”，“苦念旧宫墙”，“苦追思汴州明月杭州舫”。昔日的繁华已经远逝，可是梦魂中，故国“三秋桂子，八月荷香。裙腰草绿，六桥辇路”仍然历历在目，从前风光美丽，如今一派荒凉，“只剩你遗民哭战场”，这怎么不叫人泪下千行！送别筵前，“劝君临别尽离觞”，畅饮这些离别酒，只恐怕从此一别，今生难会。岁月风雨的侵袭之中，昔日美丽红颜已经凋谢，而生命亦将走到尽头！这一次离别宴会，有送别故人留恋难舍的感伤，也有时光流逝红颜不再的痛苦，更多的是亡国破家背井离乡者的辛酸！

《碎琴》这一出，并不以情节取胜而重在抒情。通过今昔对比和对前事的追忆抒发了兴亡之感、家国之恨。在音乐上，作者采用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以末扮汪元量唱慷慨激昂的北曲，其他角色唱低徊婉转的南曲，情致虽然感伤，却并未流于衰飒。怀旧念今的曲词清丽凄美，极为感人。如【南八声甘州】“他苦念旧宫墙，赋三秋桂子。八月荷香，裙腰草绿，六桥辇路应荒”数语，历数故国旧日美景，却以“应荒”两个字一下打住，让人油然而生悲怆之情，显示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为这出戏抹上了浓重的凄凉色彩，令读者、观众感受到深刻的悲剧美。（谢柏梁　胡淑芳）

空谷香

蒋士铨

第七出　饮　刃

（小旦布衣上）

【商调过曲山坡羊】注姻缘早安排的八字，没商量任摧残的人事。傍鸾皇不幸中的遂心，掌氤氲惜苦命的人间使①。前日爹爹在大名回来，说道因红丝姑夫作伐②，将我许聘钱唐顾家做妾，不日就要送去。（叹介）咳！奴家身同断梗，命比黄杨③，此事久已在我意中。却幸嫁得一个书生，终身有托。与为俗物之妻，宁作文人之妾。看他定情笺上，缠绵数语，料不是个

薄倖儿郎。咳！姚梦兰，姚梦兰，这便是你安身立命的所在，休要等闲轻觑了也。我情一丝，今后呵，随着东风为定止。或者他秋来将我做齐纨视④，我也甘心为他憔悴死。前日女先生算我有大难临身，天那！你好不慈悲哟。（悲介）难支，叹浮生已若斯。何辞，痛亡亲不佑儿。（虚下）（外扮老院公引杂推车上）

【越调本宫赚】转过明湖，认垂垂柳下三间屋。我乃府衙院子，向与孙虎相好，老夫人故令我来，接取他女儿进衙。车夫，你看他终朝闭门，寂静静，茅檐对着荷香路。（叩门介）开门。（小旦上）是谁？（外）是你张老伯伯。（小旦开介）张老伯，何事出衙来？昨日我爹爹为甚不回家呢？（外）再不要提起，你爹爹昨晚，因多吃了一杯酒，好端端错步一跌，霎时痰涌起来。我们救了半夜，竟是中风不语，只将手指在枕头上写着要见女儿一面。又不敢抬他出来，为此老夫人呵，令我来迎汝。那，那不是碧幔青油一辆车。（小旦看外介）张老伯，这话是真的么？（外）老人家若骗你，就活不到一百岁。（小旦背介）呀！教人展转添疑虑。（思介）不去使不得。也罢，凭着我的见识，就去何妨。我自能区处，恃聪明须不比痴儿女。待我锁了门儿就去。（外）足见大姐孝心。（小旦锁门）（登车介）便登舆去，（杂推小旦下）（外）你看他竟登舆去。（笑下）（净老夫人、老旦养娘）（旦梅香随上）

（净）万顺千随慈母意，三妻四妾大人家。娇儿若要天边月，扒上胡梯取与他。养娘，大爷此刻腰痛好些么？（老旦）一发叫得利害了。（净）少刻新人到府，他不能出来，只好另日送房了。（旦）老夫人，我听得孙家女儿性子不好，虽然哄了他进来，只怕他变了脸，却也啕气。（净）痴丫头。小家儿女，看见官府人家这样光景，只怕口也要笑歪了，有甚气啕？（外上）启夫人，孙家女儿进来了，须要小心。（净）有我主张，不妨。（小旦上）（外）过来见了老夫人。（小旦）夫人万福。（净）罢了。（外伸舌暗下）（小旦转问介）张老伯，我爹爹在何处？（净）姐儿，平日闻你长成，十分标致，你可知道么？你父亲得了公子二百两银子，送与公子做妾，怕你不肯进来，

【前腔】因此单遣香舆，未将鼓乐来迎娶。你看，我府中丫鬟使女，都是遍体绫罗，何况于你。只要你鞏工笑妍，真个是，一身宠爱全家惧。（小旦作喜色介）原来如此。这是夫人抬举，只恐贫家女子，没福承当。（福介）蒙看觑，从此把布袄藜簪弃路衢。（净）你情愿么？（小旦）我们小户人家，得进官衙，若再不情愿，还有甚出头日子。只求你始终怜念蓬门女。（净）好个乖巧女儿！你们看看，我说他再没有不喜欢的。（小旦）只是有一句话，要禀过夫人。（净）乖儿子，你说来。（小旦）方才起身匆促，一切衣履俱未

收拾。望夫人放我回去片时，将琐屑之物结束好了，一齐带了进来。(净)我府中何物不有，你那些旧衣衫要他怎么？(小旦)不是这等说。女儿家随身有多少要紧东西？是断断丢不下的。(净)也罢，叫人替你取来如何？(小旦)哎呀！女孩儿箱笼，除了母亲之外，就是做爹爹的，也必须回避，别人如何取得！夫人若不放心，就着养娘同去何如？(净)这也使得。养娘，你就帮他去收拾，快来。(老旦)是。(小旦)多谢夫人！(净)姐儿，休耽误，悄地把凤头鞋先换取。(老旦)去罢。和你共登舆去，(小旦)试看我竟登舆去。(共老旦下)

(净)好个伶俐女子。梅香，看他如此欢喜，方才倒不该冷清清哄他进来。你去吩咐院子，速备鼓乐彩轿，就去接他。(旦)是。(下)(净)我且去告诉儿子，叫他止止疼痛。(下)(杂推老旦、小旦同车上)

【水底鱼儿】(小旦)地网天罗，轻轻一走脱。(老旦)养娘随着，权充傧相婆。(小旦)渔舟稳坐，凭他风卷波。(老旦)今宵孤卧，灯花没奈何。

(杂)到了，请下车。(二旦下车)(杂暗下)(小旦开门同入)(小旦正坐、老旦旁坐介)大姐，快些收拾罢。(小旦)收拾什么？(老旦)收拾箱子，进衙内去呀。(小旦怒介)呀啐！爹爹将我已许顾家，你主人身为民牧⑤，怎敢强夺良家子女！(老旦)阿呀！大姐此言，方才何不向夫人面前一说呢？(小旦)咳呀，呸！那一班醉生梦死的狗男女，叫我从何处与他说起哟。(哭介)

【小桃红】自来世上苦人多，悔不来投生错也。我是一朵火中莲，从心苗直苦到枝柯，怎扭做并头荷？(老旦)那顾家又不聘你做正室，一般作妾，何必固执如此？(小旦)你却知道什么来！女儿家烈肝肠，你也慢调和。乔心性，肯教胡颠簸也。只好自扪心自己评度。(老旦)这是你爹爹主张，还当以父命为重。(小旦悲介)我那亲爹爹呀！既没个养娘儿，又生我待如何！

(老旦)方才夫人何等爱惜你，你也该回想一想。(小旦)咳！

【下山虎】他一谜的欺人软懦，信口挑唆。认做闲花朵，轻团乱搓。怎知我心比金坚，命如纸薄，觑不上骏女痴儿锦绣窝。(老旦)你看他们，穿得何等整齐，吃得何等香美。(小旦)尽他一家儿吃与着，把百姓膏脂尽量歃。将赤子皮肤剥，裁成段罗。我是个无福人儿怕折磨。

(老旦)你纵然不爱穿吃，我家大爷是一个豪华公子，难道不比那穷秀才风流些，你也该审量审量。(小旦冷笑介)

【五般宜】可知他伴青灯秀才风魔，不及你醉红妆公子憨哥。则他向金阶轻把笔尖呵，抹煞你铜斗家私，琼筵糟粕。(老旦)大姐，不可

这等鄙薄他，他有的是黄金白璧，怕娶不出几个绝世佳人？这是与你有缘，你休误了自己。(小旦)可又来。他自有雌雄一窠，受用着金镶玉裹。成就了富贵的姻缘，要穷人做甚么！

(老旦)大姐不可执性，你若不肯进去，看他何等声势，不但累你爹爹吃亏，只恐好姻缘变做恶姻缘，不信你会插翅飞了天上去。(小旦大笑介)这样话，只好向第一等没志气的下流说，可能够吓得我姚梦兰一吓儿。

【五韵美】道得他网弥天，张着弋人罗⑥，却不道鸟自高飞奈我何。纵修翎飞不上青天阔，地窟里犹堪过活。甚大事直得将牙闲嗑，况没个亲和眷难舍割，即便死还留得个清清白白的我。(外院公领花轿乐人吹打上)

(外)住了吹打。(打门介)养娘开门，花轿来了。(老旦立介)大姐，快些收拾罢。待我开门。(小旦立介)且慢。(哭介)咳！苍天呀！

【江头送别】穷命运限煞人，如之奈何！好世界逼得奴，没个腾挪。是苍天不肯容人活，教奴怎样逃躲。

(丑扮卜驼婆一面上)为甚隔壁孙家有花轿到门？难道大姐出嫁么？(见外介)你们是何处来的？(外)是本府太爷公子娶小。(丑)开门，开门。(又吹打介)(小旦)阿呀！也罢，也罢！姚梦兰，你好痴也！

【雁过南楼】问伊流连怎么，细思量有甚延俄。年光一瞬，耐尽凄惶，谁料做这般结果。(老旦)大姐且免伤心。(小旦)咳！残生几何，容我伤心犹可。养娘，这些没要紧的东西，也不要他了。你去开门，就是这等去罢。(老旦)好大姐，这便才是。(转身介)(小旦向桌上取刀介)大烦恼倩钢刀一割。(自刎跌地)

(老旦回看惊介)阿呀，不好了！(开门急出)(丑入撞跌)(老旦出扯外介)不好了！逼出人命来了！快走，快走！(众散下)(丑挣介)这个伴婆是个冒失鬼，又不杀了人，这等乱跑。(扒起介)咳！新娘子哭晕了。(扶介)大姐，不要哭，女先生算你该做妾，哭个什么。(看介)咳呀！吐了血了。(再看介)不好了！自刎了。(急出介)娶亲的都溜了。老儿快来！(净扮卜医生上)妈妈如何慌张？(丑说不出)(扯净入内指地介)那，那，那！(净)阿呀！孙大姐如何自刎了？(丑)方才本府鼓乐到门迎娶，我走来望望，一入门来，不知什么缘故，大姐死在地下，众人俱已星散。(净)这明明是威逼不从致死的。(丑)你看看，还救得么？(净)还好，不曾割断气管。你来扶着，待我先拔了刀子。(丑坐地扶小旦靠起)(净拔刀介)阿哟哟！女儿家有这等烈性子，可敬，可敬！(丑)阿弥陀佛！

【蛮牌令】(净)一个纤纤脖，混把珮刀戳。不成交颈鸟，险做没头

鹅。(丑)这用得着你的海上奇方,刀口药了。(净)幸而带在身边。(取药出介)不枉了灵丹自合,管教他小命重活。咿!这样小娃娃,一定要卖与人做小,偌个意思!老孙真真不是个人了。心肠坏,天折磨。只要他终年吃药那怕钱多。(净作敷药)(丑用帕札介)(中净孙虎上)

【山麻秸】性命贱,姻缘恶。人去财空,好事多磨。这是那里说起!方才迎亲人回衙去说,我女儿自刎身死。大爷立刻将二百两银子,搜了转去,赶我出来。我明日拚了一条性命,这个济南知府怕不断送在我手里。且回家去一看,再作道理。(入介)呀!卜大哥,卜大嫂,我女儿怎的了?(丑)咦!亏你做得好事!不是我老夫妻在此替你救救,又要出脱一副棺材银子呢。(净)恭喜令爱气管未断,鼻中尚有呼吸。我已上了刀口药,明日下午,就有声息了。(中净)这样不知好歹的东西,死了倒干净。(净)什么说话!娇娥,一星星,性命是你扶持大,又不是螟蛉蜾蠃⑦。(中净)教我如何气得过?大嫂,烦你同我搀他到床去。(丑)使得。(净)还要把风霜回避,饮食调和。(中净、丑扶小旦下)

(中净)多谢大哥!另日送药资来。(净)谁望你的钱来!

【尾声】我功成只愿刀痕合,才显得神医妙药。你与其把银钱来送我,不如买些适口的东西将养着。

请了。(分下)

〔注〕 ①掌氤氲:指氤氲大使,传说中掌婚姻的神。宋陶穀《清异录·仙宗》:"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 ②红丝:犹红绳。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载唐韦固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夜见一老人倚布囊坐阶上,向月检书。因问老人囊中何物,老人答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作伐:作媒。《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此?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因以"作伐"代指作媒。 ③黄杨:古人认为黄杨难长,且遇闰年不仅不长长,反而要缩短,谓之"黄杨厄闰"。后多以"命比黄杨"喻命苦。 ④齐纨:指齐纨做的团扇。汉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后世因以"齐纨"喻妇人遭弃。 ⑤民牧:地方长官。 ⑥弋人罗:指抓捕人的圈套。弋,带引绳的箭,射鸟所用。罗,捕鸟的网。 ⑦螟蛉蜾(guǒ)蠃(luǒ):蜾蠃为一种寄生蜂,其卵产于螟蛉(一种鳞翅目昆虫)的幼虫体内,卵孵化后即以所寄生之虫为食。古人不察,误以为蜾蠃收养螟蛉为己子,遂以蜾蠃代指养父,以螟蛉代指养子。《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空谷香》是蒋士铨于乾隆十九年(1754)所作的一部传奇,取材于顾孝威妾姚梦兰之事。钱塘人顾孝威因无子嗣,礼聘海宁孙虎之继女姚梦兰为妾。

不料孙虎乃贪财势利之徒，为私利而悔婚，视继女为摇钱树，将其另行许配给恶少吴赖。梦兰以智相斗，以死相抗，幸免凌辱。后得扬州知府鲁学连之助，顾孝威终与梦兰结成连理。其后，梦兰生下一子，不久因病去世，魂归仙界。

《饮刃》是《空谷香》的第七出。此前，继父孙虎经不住纨袴子弟吴赖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毁弃与顾孝威所订婚约，欲将梦兰嫁给吴赖。吴赖手下设计，以孙虎病倒在吴府为由，骗梦兰前去探望其父，逼其就范。《饮刃》表现了吴赖实施阴谋与梦兰应对奸人的全部过程。作者紧紧抓住梦兰贞烈和机智的性格特征，来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梦兰甫出场就带来一种悲凉的气氛。一曲商调过曲【山坡羊】尽述命运不能自主的无限哀愁。算命先生曾算她将有大难临头，这使原本郁闷的梦兰胆颤心惊。此时吴赖家人依计前来，把早已编好的故事向梦兰重复了一遍。梦兰虽为深闺女子，但绝不幼稚，对此事感到颇为蹊跷。吴赖家人诡辩道："老人家若骗你，就活不到一百岁。"这就令聪明的梦兰更生疑惑。但作为孝女，她在犹豫之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还是决定去走一趟。她对自己的应付能力很自信："也罢，凭着我的见识，就去何妨。"至此，梦兰的形象由凄苦柔弱一变而为从容果敢，这就引出其如何对付这一圈套的戏剧悬念。

作者接下来写了一场斗智场面，表现了梦兰过人的智慧。斗智的地点是在吴府。梦兰的对手首先不是吴赖，而是吴赖之母吴老夫人。一个是初出闺房的少女，一个是城府甚深的妇人，这不能不让读者为梦兰担心。吴老夫人一见梦兰，便不加掩饰地向她交了底："你可知道么？你父亲得了公子二百两银子，送与公子做妾。"这两句话，于平和、客气中展示其无庸置疑的权威。一般女孩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嚎啕大哭、寻死觅活，但蒋士铨却写梦兰面带喜色地回复老夫人："原来如此。这是夫人抬举，只恐贫家女子，没福承当。""原来如此"，语带讥讽，绵里藏针，不露声色地体现出梦兰对吴府卑鄙阴谋的愤恨。梦兰委婉地回绝了老夫人，但老夫人仍不死心，再次追问："你情愿么？"梦兰为稳住老夫人，一面假意答应，一面暗思脱身之策。她请求回家拿些东西，但马上就被老谋深算的老夫人拒绝。聪明的梦兰灵机一动："不是这等说。女儿家随身有多少要紧东西？是断断丢不下的。"老夫人只想差人去取，梦兰又故意使出孩子气，要养娘与她同去，以使老夫人放下心来。她虽然身处逆境，但临危不惧，以智脱身，机敏之处令人赞叹。可以说，这一斗智场面充满了一种危急中的喜剧气氛。老夫人看上去工于心计，充满威严，但却在小黄毛丫头梦兰面前败下阵来。鲁迅说："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老夫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这样被梦兰轻而易举地化解了，看到这里，读者或观众当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回家后，面对养娘的再三催促，梦兰胸中积压已久的怒火不可遏止地喷发出来："呀哞！爹爹将我已许顾家，你主人身为民牧，怎敢强夺良家子女！"

不仅如此，梦兰还由个人的遭遇想到了黎民百姓："尽他一家儿吃与着，把百姓膏脂尽量歃。将赤子皮肤剥，裁成段罗。"在这里，蒋士铨借梦兰之口，愤怒谴责和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这使得剧本的立意跃上了一个新高度，从而有别于一般宣扬礼义廉耻、纲常伦理的剧本。

尽管梦兰的愤怒之火是如此的强烈，但和强大的黑暗势力相比依然是那么脆弱。当吴府家人再一次来到她家门外催逼时，别无脱身之计的梦兰，只有一声悲叹："穷命运限煞人，如之奈何！好世界逼得奴，没个腾挪。是苍天不肯容人活，教奴怎样逃躲。"从梦兰的逻辑出发，维护自己的节烈才是最高的人生价值所在，她只能选择以死相拼。趁人不注意，梦兰毫不犹豫地操刀自刎。这一情节把整出戏的矛盾冲突推向了高潮。至此，作者完成了对梦兰"智"和"烈"的刻画。时人点评《饮刃》时说："前半写兰娘之智，后半写兰娘之烈，惟智故能烈，非烈不成智。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此言确实精辟。前半场因智而显出一种喜剧色彩，后半场则因烈而生出一种悲剧气氛。从主观的一面看，显然梦兰的悲剧是她维护自己坚贞人格的必然结果，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蒋士铨通过梦兰这个艺术形象，赞颂了贞、烈、善、美的道德情操。

此出结束时，蒋士铨还运用了又一层对比手法来写两个人对梦兰自刎的不同态度。孙虎虽是梦兰继父，但并没有什么父女之情。梦兰的自刎，使他失去了到手的二百两银子，这令他十分恼恨。当他得知女儿还没死时，竟破口骂道："这样不知好歹的东西，死了倒干净。"真可谓丧尽天良。相反，不是梦兰亲人的卜医生，却在全力抢救梦兰，这就在冷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下，使人感受到一丝暖意，也表明了蒋士铨对下层善良百姓的同情和尊重。

还值得一提的是，全出语言极为本色，符合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孙虎骂女儿"不知好歹"，而卜医生救人不为利，正色道："谁望你的钱来！"这就显出了对待钱财的不同态度、不同境界，在语气的鲜明对比中强化了人物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评价。

（艾立中）

香祖楼

蒋士铨

第十七出 守 情

（老旦上）美人抱瑶琴，哀怨弹《别鹤》①。雌雄南北飞，一旦异栖托。生

为并蒂花，亦有先后落。犹欲悟君心，朝朝佩兰若②。老身鱼妈妈，生长海滨，住居闽地。我这隔壁李银匠，孤身出外多年，忽然带了家眷回来，终日逼他女儿改嫁，已经两次上吊，都是我过去帮他救活，得以不死。但不知他在外面曾嫁何人，不便闲管。今日老李夫妻烧香还愿去了，不免走去，细细问他一回则个。(下)(小旦病装上)

【南吕步蟾宫】今生不死难消受，算死到而今八九。耐时光兀自为郎留，可是相逢能彀？茱萸匣中镜，欲照心还懒。本是细腰人，别来罗带缓。离君出门后，不奏云和管③。妾意冷如簧，遥遥望君暖。心期梦中见，路永痴魂短。怨坐泣西风，秋窗月华满。小奴若兰，勉作离鸾，遂怀破镜④。忽被盲风怪雨吹下嵩山，便乘骇浪惊涛飘来闽海。两番求死，眼中那有金夫；一息尚存，腔内难消铁胆。咳！这黑暗狱中，好长日子也。(伏案上泣介)我那夫人呀！

【渔灯儿】思量着明明的人上妆楼，思量着依依的花傍帘钩。思量着生生的将奴笑留，思量着把心肠猜透，乍相逢恁地绸缪。

后来呵，(起立作势唱介)

【前腔】安排着宽宽的一副衾裯，安排着酽酽的各样温柔。安排着臻臻的三花并头，安排着千般生受，兴心儿万种风流。

仲郎呵，

【前腔】难忘你银灯下眼内心头，难忘你幽兰底钗拾鞋兜。难忘你薰笼畔情倾意投，难忘你偎侬红袖，絮叨叨不许人愁。

咳！此时夫人与仲郎，不知如何思念小奴哩。(坐介)

【前腔】怎知我呆呆的人似穷鸠，怎知我痴痴的身似囚。怎知我睁睁的凝穿泪眸，腔腔的空床劳啾，急煎煎心逐浮沤。

想起那日荷花池畔三人联句光景，宛在目前，奴家手录词笺，尚在袖中，不免追和一阕，倘得寄与仲郎，亦可表奴心迹。(研墨拂纸频写频吟介)余生虽在，有啼痕洗面，者般悲戚。睡枕低帷成隔世，梦里几番呖唧。烛泪将灰，蚕丝已尽，今世无人惜。痴魂销矣，夜台谁许郎觅。　可叹雉落深罗，蛛牵密网，都是愁丝织。此夜孤鸿支漏苦，当日文鸳三只。泻露分珠，抽刀断水，哭问天何必。黄沙掩鬓，明妃小像非昔⑤。(泣介)咳！情文互生，声泪俱下。仲郎，仲郎，李若兰未尝负你的恩情也。

【锦渔灯】鸩鹊渡⑥，隔断这参辰卯酉。杜鹃枝，尽由俺格磔钩辀⑦。盼牵牛⑧，便地下伤春也白头。何处觅昆仑来到⑨，含笑看吴钩⑩。

(老旦上)欲听伤心语，来窥薄命人。(入介)姐姐，这两日身子清爽些么？(小旦)深感妈妈垂念，请坐了。(老旦旁做介)既是精神欠好，不要看这

书，写这字罢。(小旦)咳！妈妈，不写字看书，叫我怎生挣扎。(老旦)这也由你。一向不曾问得姐姐，你在河南嫁与甚人？因何离散？却又苦苦守着他来呢？(小旦泪介)问他则甚。

【锦上花】我有个风情伴，静好俦。禽比翼，花并头。恰正好鸳鸯眠稳仲家楼。一旦的巫云散，峡雨收[11]。遭魔障，被鬼囚。抛闪了绣檀回枕玉雕镂，东下更西游。

(老旦)原来如此。那仲郎何等样人？住居何地？(小旦)他是兵部郎官，告假在籍，住在永城县前。(老旦)呵呀，永城县。我儿子小雁儿，向在永城做买卖，一年来往两遍，明日就要起身。姐姐，你何不写封书信，付小雁儿带去？叫仲爷想个法儿，接你回去。(小旦喜立出席介)嗯，妈妈的令郎，恰好往永城去。谢天地！我好喜也。(老旦)快写起书来。(小旦)我的病，此刻竟减了几分哩。

【锦中拍】只道是蓬山外徒闻九州[12]，在云天尽头。不料这泛碧海双鱼竟有[13]。急切里殷勤通候，(研墨介)把松烟慢揉。(拈笔介)霜毫自抽，怎样写奴身别后？怎样写奴心乱愁？一片繁忧，万般儡俪。便扫尽益州笺，意完否。(搁笔介)

咳！万绪千头，从何写起？罢罢罢！只将这一首词儿，封寄与他罢。(泣介)

【锦后拍】这是我别来时，苦心情苦根由。只剩奄奄病骷髅，再休题消瘦，再休题消瘦。明晓得残生暂延不久，仲家尸，央及你仲家收。莫杯酒，也是你心疼的皮肉。早难道棺材不见泪难流。

(老旦)恁的苦恼。姐姐，我想单单寄这一首词儿，叫他怎么猜度？你在花笺背后，多寡写两句，也使他知你下落。(小旦)妈妈，你叫我写些甚的来？罢罢罢！(疾写介)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恨煞俺惜别无能学坠楼[14]，被一朵兰花笑，替奴羞。怎知俺眼穿肠断为牵牛，暂偷生因甚淹留？挂轻缳两投，挂轻缳两投。思量，好没来由。若是夫人恩爱，更难报答，愿他生稍酬，愿他生稍酬。做儿女重沾乳觳[15]，做婢妾分承箕帚[16]。(放笔加封介)书已封完。(起福介)拜恳妈妈，交付令郎收好了。(老旦接书介)但请放心。(小旦洒泪介)妈妈，这一封书呵，有鸳鸯小印绸缪，有鸳鸯小印绸缪。切莫被霜华卷角，寒具沾油。但愿你小雁儿身体安，脚力健，早到中州[17]。寻着那武选司[18]，郎官第，交与我儿夫自手。(再福介)

(老旦)不消丁宁，老身告辞了。(小旦)妈妈，失送呀。(老旦下)(小旦)但得仲郎知奴此心，万死何恨。咳！这书几时才得到呵？

【尾声】抵多少行人临发开封又，算程期应只在重阳节后，还怕他两个人儿哭倒了香祖楼。(下)

〔注〕 ①别鹤：《别鹤操》，琴曲名。晋崔豹《古今注》谓乃商陵牧子所作，云："(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餐。'后人因为乐章焉。"后言夫妻别离常用此典。 ②兰若：两种香草，兰草与杜若。 ③云和管：云和，山名，所产木材常用于制作琴瑟。《周礼·春官·大司乐》："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此处系将孤竹之管与云和之琴瑟配成新组合。管，笛、箫之类管乐器。 ④破镜：南朝陈将亡时，驸马徐德言担心其妻子乐昌公主会在兵荒马乱中为人掠去，遂破一铜镜，夫妇各执其半，将来如遇不测而分离，则于正月十五卖镜于市，凭此相认。后乐昌公主归隋越国公杨素，徐德言依前约赴市，果有人持乐昌公主破镜叫卖，遂悲而题诗。公主见诗泣下，杨素知之，乃将公主放还。见唐孟棨《本事诗》。 ⑤明妃：即汉代远嫁西域和亲的王昭君。 ⑥鸧鹒渡：传说天上牛郎、织女为银河所分隔，每年七月七日凭鹊鸟架桥才能相会一次。鸧鹒，即喜鹊；鸧鹒渡，即牛郎、织女相见之处。 ⑦格磔(zhé)钩辀(zhōu)：鹧鸪的叫声，也作"钩辀格磔"，唐李群玉《九子坡闻鹧鸪》诗："方穿诘曲崎岖路，更听钩辀格磔声。"此泛指鸟叫声。 ⑧牵牛：即牛郎星。 ⑨昆仑：指能高来高去的昆仑奴磨勒。唐裴铏《传奇》载磨勒背负崔生逾十重垣入某一品勋臣府第，与崔生所恋之妓人相会，又负二人而出。后事为一品勋臣所知，遣甲士往捕，磨勒又持匕首如飞鸟般跃出高垣，箭如雨下，亦不能中。 ⑩吴钩：一种如剑而其首弯曲如钩的兵器，初产于春秋吴国，故称"吴钩"。 ⑪"一旦的"二句：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记楚怀王游高唐，梦一女自称"巫山之女"，愿荐枕席，遂幸之。女临去时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处"巫云"、"峡雨"即指男欢女爱。 ⑫蓬山：即蓬莱，传说中海上的仙山之一。九州：相传夏禹治洪水后，划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见《尚书·禹贡》。 ⑬双鱼：指书信。典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⑭坠楼：晋石崇有美妓绿珠，甚为宠爱。权臣孙秀向石崇求取绿珠，石崇不肯，孙秀怒，遂矫诏杀之，绿珠乃跳楼相殉。 ⑮乳彀(kòu)：母鸟哺食的幼雏。 ⑯箕帚：打扫卫生用的畚箕和扫帚。古时女子任家中洒扫之事，故以"箕帚"喻女子事夫。 ⑰中州：中原。 ⑱武选司：全称为武选清吏司，明清兵部所属四司之一，掌武职官员的选授、品级、封赠、袭荫等事。

《香祖楼》是清乾隆间著名诗人蒋士铨所撰的一部传奇，又名《转情关》，为《红雪楼九种曲》之一。此剧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全剧三十二出，分上下两卷。这里所选的《守情》是《香祖楼》的第十七出，也是下卷的第一出。上卷最后两出是《缘终》、《恨始》，所以这卷写女主角若兰在恨境中遭受多次磨折苦难，仍旧守情不移。作者认为惟情痴者能守情，自古忠孝节义之士，莫不有情，亦莫不守情，若兰也是如此。

《香祖楼》剧曲中的人物，皆系虚构。按《兰谱》："兰之紫者、黄者、白者，

皆有姓名也，害兰者则蚓与蚁也。架高则免焉。而又护之以风幡，培之以九畹，自能展其媚而扬其芬也。”由此而知剧中之李蚓、邱氏、马义等，皆为害兰者；高驾、扈蒂、裴畹等人名，皆据《兰谱》而附会，并为护兰之人。全剧假托欲界天中帝释与其夫人为发放一桩公案，让兰花仙中的紫兰，转生于人世为男，黄兰、素兰分别转生为其妻妾，又让蚓蚯、蚂蚁、虱子转生为素兰的生母邱氏、继父李蚓及海盗马义等，造成素兰的劫难，又让其他仙人转生为县令、总兵、义仆，作为兰仙的保护者，他们共同下凡，完成一番因果。于是紫兰转生于河南永城为仲文，早年进士及第，并曾观政兵部三年，后乞假回原籍，在故里建成一座小楼，与黄兰转生之夫人曾氏住在其中。仲文的好友永城县令裴畹赠送兰花一盆，摆在楼中，使满室生香，于是此楼便命名为“香祖楼”。

仲家隔壁，有个福建人李蚓为银匠，他娶松江一位寡妇邱氏为妻，邱氏带有前夫的一个女儿名叫若兰。这李蚓为人奸诈，因倾销制作假银被官府逮捕。仲文念及邻居情分，致函县令裴畹，将其释放。李蚓带着邱氏及若兰，至仲家谢相救之恩。仲夫人曾氏见到若兰，顿生怜惜之心。若兰原来曾做梦到一座楼，见到一位紫衣少年和一位女子，此日见到仲文和曾氏，有似曾相识之感，看到楼中兰花，更觉非常留恋。于是经曾氏提议代仲文下聘银一千两娶若兰为妾，三人相处甚得。一个月后，仲文见池中并蒂莲花盛开，赏玩之余作《百字令》词，曾氏与若兰同时联咏，若兰之词句意蕴凄惋。不久李蚓因赌博输尽银钱，遂与邱氏定计，提出仲文当以若兰为正妻，向仲文勒索白银五千两，并扬言仲文若不允，他就向官府控告仲文霸占民女为妾。裴畹为顾全仲文名声，私下劝仲文将若兰送还李蚓。仲文既筹不出五千两银子，迫于无奈，只得送若兰回家，并约定以一年为期，再图重聚。若兰发誓不再另嫁，咽泪而别。接着李蚓和邱氏带着若兰回福建原籍，之后几次逼迫若兰改嫁，多方虐待，若兰守情不移，以死相拒，重又陷入苦海之中。

若兰在苦海中深忆旧情，并且深信仲文和曾夫人，也一定在怀思自己，然而河南与福建相距数千里，她现时的苦况，仲文夫妇是无从知晓的。所以《守情》这出戏一开头，就描写鱼妈妈对她的关心。鱼妈妈是李蚓隔壁邻居，通过她登场的道白“我这隔壁李银匠，孤身出外多年，忽然带了家眷回来，终日逼他女儿改嫁，已经两次上吊，都是我过去帮他救活，得以不死。但不知他在外面曾嫁何人”，“今日老李夫妻烧香还愿去了，不免走去，细细问他一回则个”，引入本文若兰登场自诉的情节。若兰是一个钟情的女子，始终守情不渝，剧中她一出场，表明她自被迫离开仲家之后，一直处于愁病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耐时光兀自为郎留，可是相逢能彀？”一息尚存，虽身在暗无天日之地，但心念旧情，坚贞之忱，愈痴愈笃。剧中写道：“离君出门后，不奏云和管。妾意冷如簧，遥遥望君暖。心期梦中见，路永痴魂短。怨坐泣西风，愁窗月华满。”她积恨难消，度日如年，唯其守情，故存在“遥遥望君暖”的希望。她不忘

旧恩，首先想到的是仲夫人待她的一段情谊，在【渔灯儿】一曲中，她唱道："思量着明明的人上妆楼，思量着依依的花傍帘钩。思量着生生的将奴笑留，思量着把心肠猜透，乍相逢恁地绸缪。"这是想到来仲家之始，仲夫人便对她十分怜惜，使她在孤零中得到深情的抚慰，在一颗芳洁的心灵中，注入了点点的甘霖。接着仲夫人更为她下聘，她来到仲家，又受到仲夫人热情的照顾。

下面她接着唱道："安排着宽宽的一副衾裯，安排着酽酽的各样温柔。安排着臻臻的三花并头，安排着千般生受，兴心儿万种风流。"一个遭逢不幸的弱女，在仲夫人如此礼遇之下，可说是三生有幸，这两曲唱词，如蚕吐丝，诉说了她心灵中无限的感激之情。

紧接着她想念仲郎待她的真情，如胶如漆，不以她出身卑贱，对她"结终身信守之约，誓情天慧海之真"，她想到临离仲家，曾誓约以一年为期，力图相救；她想到她在仲家，只有九十天，这九十天中，她享受着爱情的幸福，难道这"春光九十，便算一生；恩爱万千，竟成永诀"？

于是她咽泪唱道："难忘你银灯下眼内心头，难忘你幽兰底钗拾鞋兜。难忘你薰笼畔情倾意投，难忘你偎侬红袖，絮叨叨不许人愁。"

由于自己怀念仲郎夫妇，她长叹一声，想到此刻夫人和仲郎一定也在想念自己。这样转折一笔，使"守情"信念，更深入一层，人生得一知己，便是莫大幸福，仲夫人是闺中知己，仲郎钟情纯正，更是理想中的夫婿，仲郎甘心遣己，实受李蚓的要挟，当时必是心摧肠断的。思念及此，若兰之柔肠自然也寸寸断了。痛别之后，他真不知如何思念奴家哩！又怎知奴家目前的处境呢！

她忍泪苦诉道："怎知我呆呆的人似穷鸠，怎知我痴痴的身似囚。怎知我睁睁的凝穿泪眸，腔腔的空床劳嗽，急煎煎心逐浮沤。"所谓"人生有情泪沾臆"，但愿仲郎夫妇，知道我是痴心相守，若兰也便心甘情愿了。思量至此，若兰不由地想起当日荷花池畔，三人联咏并蒂莲花的情景，而手录的《百字令》词笺，尚在袖中，不免打起精神追和一阕，倘得寄与仲郎，也可表达若兰的心迹呵！这一首词写得悲怆凄酸，哀感顽艳，充分抒发了她无限的痛苦。

此时鱼妈妈登场，询及若兰过去曾嫁何人，因何离散又缘何苦苦守情。经鱼妈妈一再询问，于是若兰含哀吐诉，借【锦上花】一曲，表明她有个"风情伴，静好俦。禽比翼，花并头。恰正好鸳鸯眠稳仲家楼"。但好景不长，不久便被恶魔（指李蚓）设计拆散，重又堕入苦海。由此鱼妈妈得知若兰所嫁之人，是兵部郎官，现时告假在籍的河南永城仲文，并得悉仲文和夫人曾氏对待若兰甚有情谊，使她深心铭感。那仲郎因无法筹措李蚓勒索的巨额银两，只好生生地忍痛割爱，后来李蚓又逼她同来福建，屡次逼她改嫁。鱼妈妈是一位忠厚的老妇人，闻此顿生怜悯之情。恰好鱼妈妈的儿子雁儿一向在永城一带经商，现在雁儿正要重去永城，便要若兰从速作一书函，由雁儿代为传递，令仲文夫妇及早得知她的苦情，尽快设法相救。这一情节作者设计得非常巧

妙，有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致，也使读者沉重的心情，忽然感到开朗。

鱼妈妈的一番话，喜得若兰谢天谢地，顿时觉得病情减了几分。绝望中顿生希望，于是她在【锦中拍】曲中不由地唱道："只道是蓬山外徒闻九州，在云天尽头。不料这泛碧海双鱼竟有。急切里殷勤通候，把松烟漫揉。"然而这千头万绪，从何写起？开始时她只想先将一首词儿封寄，表明她别后苦情。鱼妈妈认为单寄一词，叫他们怎生猜度？还是在花笺上多写几句的好，也使他们知道详情。于是若兰奋笔疾书，以【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一曲，吐诉她对仲文的痴情，对曾夫人的思念。她在信末再盖上鸳鸯小印，并祝愿雁儿早到中州，能寻着武选司郎官第，把书信尽快交到仲郎夫妇手中。在【尾声】中若兰更低声唱道："抵多少行人临发开封又，算程期应只在重阳节后，还怕他两个人儿哭倒了香祖楼。"这唱词缠绵悱恻，不尽余情，最后一句，更从仲文夫妇接信后着想，显示出若兰宅心之纯厚。

综观《守情》这出，在《香祖楼》全剧中，可说是最为关键的一出。有了这出，才显出若兰守志不辱的坚贞和心地的芳洁。全出登场人物，仅鱼妈妈这一配角和主角若兰二人。通过鱼妈妈出场时的一段道白，才使人们知道若兰离开仲家以后，便由李蚓和邱氏带回福建，几次遭受李蚓逼嫁，曾两次投环自尽，幸亏鱼妈妈就近相救，始得不死。现时是身陷苦海，愁病交加，度日如年。有此补白，便省却许多文字。再由鱼妈妈探问若兰的往事，引出若兰"守情"自诉的情节，作为这出戏的主体。作者在剧曲【渔灯儿】中，运用大型排比的艺术手法，令真挚淳厚的情感，愈写愈深。同时，更使情随境发，谊因爱增，缠绵婉转，而一一出于至诚。在忆念仲夫人的两支曲中，先用四个"思量着"写相见之始，便受到仲夫人的爱怜；再以四个"安排着"，倾诉来到仲家之后，仲夫人更以姊妹之礼相待。在怀思仲文的时候，连用四个"难忘你"，表白仲文对她的爱怜体贴，情倾意投。接着【前腔】又用三个"怎知我"吐诉自己目前的处境，恰好和前面的怀人之情形成对比，这种以血泪写成的文字，可谓感人至深。而前三曲的温柔缠绵，又和第四曲的哀伤酸楚在风格上形成对比，更增添了守情不渝的力度。而若兰回忆中从前荷花池畔三人同咏并蒂莲花的欢乐之境，与如今凄凄切切重作《百字令》词的悲苦之情，也形成强烈的反差，令人为之欷歔不已。可见作者写此一出戏，真是费尽心思。

在诉情之后，剧中更安排了【锦鱼灯】一曲，展示若兰盼救的心情。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作者刻意安排鱼妈妈和雁儿作为传递音信的媒介，使若兰在黑暗中陡然见到一线光明这一转折，设计得非常巧妙，由此引出了仲文夫妇收到书信后的那些戏，展开了《香祖楼》下卷许多大起大落的情节。此剧除关目安排极具匠心之外，宾白、曲词都非常得体，既自然本色，又不乏文采，剧情起伏跌宕，人物刻画深沉细致，故能使读者深受感染。

明清传奇作者，大多致力于传奇艺术道德化，而蒋氏的戏曲作品，也有其

维护道德风尚的用心。《香祖楼》的主题，一般人认为是“妾薄命”，其实歌颂女子守情不移的高尚节操，才是作者之深意。在作者看来，有情之人，始能成为忠臣孝子仁人义士，而守情不移，更是人生最宝贵的情操。苏武出使被扣，因能守情，所以才能表现出凛然的民族气节，张巡、许远，因能守情，才能始终沥血抗贼，名彪青史，推之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文文山的正气高歌，无一不以守情为其高尚人格之体现。若兰因能守情，所以成为值得歌颂的坚贞女子，“时穷节乃见”正是所有守情者的归宿。蒋氏之传奇，殆无不以歌颂守情为主体，以笔墨化工求世道人心之正。读《香祖楼》传奇，当作如是观。　（马祖熙）

雪　中　人

蒋士铨

第五出　联　　狮

（场中设神幔，左地上覆一大钟，右设坐具四个）（中净、末、老旦、杂儒扮上）【越调过曲忆多娇】司马迁班孟坚①，各自收藏丹与铅②，他为虚名我为钱。摆手摇肩，摆手摇肩，名士风流自然。

（末）请了。（中净）我辈乃一代名公，同时才子。蒙湖州庄员外卑礼厚币延请到他家去修书，为此结伴同往。喂，列兄，这是于忠肃公的庙③，向来求梦，灵验非常，我辈何不暂住一宵，各人求他一梦何如？（众）甚好。就此进去。（入揖神介）（净持酒肉醉行上）枕曲藉糟三顿饱，幕天席地一宵眠。（入庙）（放酒肉地下坐吃介）（中净）呀，这花子龌龊龌龊，怎么来此坐着？（净）嗄！你坐你的，我坐我的，干你甚事？（中净）阿哟！好硬呀。（净）俺从不会软的，你要怎么？（末）兄不要睬他，我们这边自坐了。（净自吃介）（中净）我想于忠肃公当初若与曹吉祥、石亨结交一番④，一同建立了夺门的大功，则复辟之后，依然不失富贵。未免见识差了些儿。（末）此事错在不该弃了旧君，拥立新主，独断独行，不曾思前想后。假如与曹、石后来结交，只怕也迟了。（老旦）这是阴饴甥现成方儿，不料竟受其害。可见医士汤头、兵书古法，俱未可全用。总要看得活相，方才稳当。（净怒掷破碗）（众骇愕介）（净）哎，好不耐烦！这等混帐的话，说他则甚！（中净）哇！你知道甚么！我辈文人论断史事，各出特见，上下千古，你敢来插嘴，放肆，可恶！（净）俺不晓得甚文人，只不许你说话。（末）这也奇了，你吃你的酒，我说我的话，干你甚事？（净起介）俺听了你

们的说话,就厌烦恼躁起来。你们要说,可到别处去说,不许在此胡讲。(中净)了不得!这庙宇难道是你花子的香火,敢来霸占?(作要打净)(众拦介)(净)你要打么,待俺收了酒肉来。(掀钟藏酒肉介)(老旦)阿呀,这口大钟千把斤重,怎的轻轻掀起来!你这东西,真不是个人了。(末)俗极,俗极。这等蠢才,睬他怎么。(老旦)我们清谈雅兴,被他杀了风景,且向五柳居饮酒作乐⑤,明日再来求梦罢。(末)有理。就此去罢。正是:文人遇见俗子,(中净摇扇介)恨不将他敲死。(老旦)雅士遇见粗人,(杂)只好忍气吞声。(各摇摆下)(净目送大笑介)这一班废物,被我赶去了,好不爽快!俺想忠肃公一代重臣,千秋庙食,真是一个大丈夫。俺吴六奇这般光景,怎生是了也!

【仙吕桂枝香】英雄贫贱,泥涂轩冕⑥。苦将这醉梦支吾⑦,怎得个风云排遣?也罢,待我拜求忠肃公,示我一个梦兆。(拜介)尊神在上,恨乾坤一圈,恨乾坤一圈。罗城八面,葫芦几串。若六奇日后果然有所成就呵,望你示机缘。可能彀红裙夜识营门虎,金申分司煅匠钱?(倒地卧介)(仪从引外幞头白袍花白须神装上)

【前腔】神霄旗箭,湖阴台殿。吾神于谦是也,生秉刚贞,死谥忠肃,适才会议天门,旋车享殿。呀,这是何人鼾卧阶下?(扮梦神上)梦神启上庙主,此乃铁丐吴六奇,在此求梦。(外)原来是他。叹今朝半菽疗饥,羡他日千夫传膳。(梦神)他日后有何好处?(外)尔等那里晓得,他将来禄享千钟,勋阶一品,福寿绵长,儿孙贵显。此时命运未通,故尔饥寒交迫。是天公妙权,是天公妙权。将人磨炼,谁能参辨?天机不可泄漏,也罢。待我叫守门二狮子据其胸腹,隐隐许他一品功臣服色便了。(升座介)鬼使,将六奇睡魔揭起。(鬼擒净跪介)六奇当面。(外拍案介)哙!大胆贱丐,你乃一介小民,怎敢妄求非分?传唤守门两个狮子进来,将他压死者。(净叩首介)哎呀,小人冒犯神威,伏望慈悲饶恕!(外)闲说!漫纠缠,安排腹背遭狮夹,打叠头胪枕剑眠。(杂扮二狮子上与净斗)(净倒地狮坐背上介)(净翻刻仰卧,又一狮坐胸上介)

(外)叉出去。(鬼叉净出)(跌地)(外引众下)(净大叫)(滚地醒介)阿呀救人呀!(丑僧披衣急上)是谁是谁?哗!一个花子在此发梦颠,吓煞我也!(净立呆介)你是谁?(丑)哗!你是谁?(净)呀,元来做如此一个恶梦。(丑)你也求梦,好没分晓!我且问你,梦见讨了几碗饭?(净)咳!和尚,你怎知我的就里?(丑)你且说说,傻子梦?做我不着,替你圆一圆。(净)好。

【解三醒】正鼾齁黑甜身倦⑧,(丑)梦见傻子人?(净)听喧哗,牙爪传

宣。(丑)神道叫你,说些傻子话?(净)怒吽吽骂我卑田贱。(丑)骂得不错。(净)登时叫进两个守门狮子来,金睛闪,绿毛拳。(丑)咦?两个狮子做傻?(净)只听得说:快将他压死者。(丑怕介)阿唷!(净作势介)则见他口中吐火烧来便,掌内抛球打得颠。俺斗他不过,被他踢倒,一个坐在俺的背上,俺尽力翻转身来,那一个又来坐在我心口上。和尚,你可当得起?(丑)阿唷!这一夹,把和尚头儿的脑浆,都湿漉漉夹出来哩。(净)神魂战,料凶多吉少,望你参圆。

(丑)我圆了一世梦,今番被你考倒哩。慢些,待我想想看。两个狮子,嗯!想是你将来要被两个狮子夹煞之局。(净)这是梦境,毕竟神道还有甚隐而不露的意思。(丑)有傻隐而不露,直头夹煞了歇作。(净)咳!神道呀,

【前腔换头】俺指望斩蛟射虎功名建,谁道是粉骨亡躯性命捐。说甚么将军羽插天山箭,脱不得狮王吼火轮间。罢,罢!俺去也。(揭钟取酒肉介)(丑)傻子,这口大钟,你竟弄得他动!完了!我们斋菩萨,都被你这腊馓物事厌秽了⑨。怎好?(净笑介)和尚,也算俺钟鸣鼎食还了平生愿。(丑)你单吃这肉,为傻没有一口饭在里面?(净)俺若吃饭,还怕你寺壁纱笼要化日后缘⑩。(出介)咦!这门前不是两个狮子么?哇!你在梦中欺俺太甚,待俺提起来,摔碎了你这两个业障罢。(丑)动不得,动不得,这是城隍山脚底大财主喜助的。(净)咳!罢,罢!平恩怨,不过是梦中威力,舞爪张拳。(下)

(丑)这花子好大力气!为傻不去当兵?倒来讨饭?想来天生是个讨饭胚。阿弥陀佛。(下)

〔注〕①班孟坚:即班固,孟坚为其字,为《汉书》的作者,与司马迁齐名。②丹与铅:古时点勘书籍用的红色的丹砂和白色的铅粉。③于忠肃公:即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明浙江钱塘人。永乐进士,官兵部侍郎。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所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守京师,并与诸大臣立郕王为帝,进尚书。亲自督战,击退瓦剌军。后英宗复辟,石亨等捏造罪名诬陷他,被害。万历时谥忠肃。④曹吉祥:明永平滦州人,宦官,景泰八年(1457)与石亨迎英宗复辟,进司礼太监,权倾一时,与石亨并称"曹石"。石亨败,内不自安,欲谋反,事泄被诛。石亨:明渭南人,以军功封武清侯。代宗病笃,与曹吉祥等迎英宗复辟,进兴国公。诬杀于谦,张权市利,渐为英宗所恶,终以谋反论斩,瘐死狱中。⑤五柳居:酒店的名字。按晋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此处酒店名"五柳居",显然有讽刺中净等所扮儒士附庸风雅之意。⑥泥涂轩冕:谓视高官厚爵为污浊。泥涂,污泥。轩冕,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宋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⑦支吾:应付。⑧黑甜:指梦。⑨腊馓

(sà):肮脏。 ⑩纱笼: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随僧用餐。诸僧厌之,提前开饭,及王播至,食已尽。后王播以重位出镇此地,则当时所题之诗已用碧纱罩护。王播遂题诗叹道:"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雪中人》是蒋士铨的一部很有特色的传奇,素材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铁丐》,敷演一个乞丐发迹的故事。剧情梗概如下:明末潮州人吴六奇,因家业衰落而四处飘荡。他虽文武兼备,但不满等级森严的官场,毅然辞官以乞讨为生。在海宁时,因在名士查培继门下避雪,被查氏发现,双方一见如故,互相引为知己。吴六奇后投军,屡立奇功,官至水陆提督。康熙初庄廷鑨明史案发,查培继受到牵连入狱,吴六奇为查氏力辩,终得免祸。

《雪中人》全剧十六出,《联狮》是第五出,故事冲突很富戏剧性,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此出剧中人的活动之地在于忠肃公(于谦)的祠庙,也是乞丐吴六奇栖居之地。先登场的四个书生,是庄家请来修史的文人,照理应是满腹才学,在戏中却分别由中净、末、老旦、杂来扮演,出语鄙陋。这些角色本身缺少书卷气,再经作者刻意安排,又借乞丐之口予以讥讽,确是神来之笔。四个书生上场后所唱的一曲越调过曲【忆多娇】,揭出了此次修史的内幕——"他为虚名我为钱",既暴露了这些无行文人丑陋的内心世界,也点出了有钱人出资编书意在求名,只不过是附庸风雅之举。接着作者继续写他们自鸣得意地高唱:"摆手摇肩,摆手摇肩,名士风流自然。"这更形象地刻画出四个假名士滑稽可笑的姿态。

正在四人进庙拜神时,叫花子吴六奇拿着酒肉醉醺醺地进了庙。作者不写吴六奇初见书生们的神态,而写他放下酒肉后旁若无人,放肆地坐吃起来。许是因为庙中常有人来拜神,来者不足为奇;加上醉眼朦胧,也无暇顾及他人,故吴六奇根本没有向那些文人打招呼的意思。但自命不凡的书生们面对吴六奇的如此形迹,却很是不满,由中净扮的那位书生忍不住说吴六奇"龌龊龌龊",率先挑起了口角。吴六奇第一次回话很尖锐:"嗄!你坐你的,我坐我的,干你甚事?"第二次回话又很冷静:"俺从不会软的,你要怎么?"两次回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性格中既有刚烈的一面,也有沉稳的一面,斗争起来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节,此时已略显他日后成为文武全才的大将的端倪。

一波初平,一波又起。第二次冲突的起因在于那个书生对于谦的评价:"我想于忠肃公当初若与曹吉祥、石亨结交一番,一同建立了夺门的大功,则复辟之后,依然不失富贵。未免见识差了些儿。"此番发言赢得了其他三个书生的赞同。不难看出,这四个书生都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人,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性,其言实令人作呕。这也和开头他们自我表白的"他为虚名我为钱"相呼应。

秉性耿直的吴六奇听到这几个家伙妄议于谦,再也忍不住怒火,将破碗一掷,大骂道:"哎,好不耐烦!这等混帐的话,说他则甚!"一个"掷"字显示了

他的愤怒是何等强烈。如果说第一次冲突他反应较为平静，在于书生们只是侮辱了他个人；此番如此愤怒，则在于书生们侮辱了他所崇拜的大忠良，这在后面哭像中可得到映证。他是如此地尊敬于谦，因此对这帮混账文人的信口雌黄怒不可遏，即刻发出了逐客令："你们要说，可到别处去说，不许在此胡讲。"那个书生一听此言，便想上前狠揍吴六奇。这时，作者并没写吴六奇如何摆开架势应战，只写了吴六奇泰然自若的反应："你要打么，待俺收了酒肉来。"片刻之间，奇迹出现了：只见吴六奇把一口千斤重的大钟轻轻掀起来，细心地把酒肉藏进去。这一不动声色的功夫展示，使整出戏的情节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书生们目睹此景，知道己方虽然人多，但决不是乞丐的对手，顿时由狂妄嚣张变得目瞪口呆，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去。这一细节足称妙笔。首先，掀钟的动作以小见大，让人们去想象吴六奇高超的武艺；第二，写掀钟而不写打斗，突出了吴六奇的镇定自若。这令人想起《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吓倒诸痞子的场面，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同时，这段描写也和前面他怒火中烧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冷热相济之效。

外在冲突结束后，吴六奇的内心深处又掀起了激烈的波澜。想到于谦的功名大业，对比自己的落魄现状，他心中的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英雄贫贱，泥涂轩冕。苦将这醉梦支吾，怎得个风云排遣？"为了进一步刻画吴六奇的内心活动，作者运用虚幻的梦境来自由挥洒。有趣的是，作者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段人和狮子的打斗场面。狮子既是庙门口石狮的幻化，又是武官服上的图案，这就预示了吴六奇飞黄腾达的官运。这一段人狮打斗其实来源于民间的舞狮、耍狮表演，从而使整出戏的后半部分充满了强烈的动感，避免了一般梦境戏偏于幽冷枯寂的陈套。可以看出，蒋士铨正试图借鉴民间歌舞技艺来丰富、活跃日益单调的昆曲舞台表演，这足见他的良苦用心和胆识。

一般的英雄落魄戏多写得凄凉、悲苦，本出戏却写得豪迈、奇幻。外在冲突与内心想象虚实相生，这一切为吴六奇日后的时来运转设下了奇妙的伏笔，作出了精彩铺垫。　　（谢柏梁　艾立中）

临川梦　　蒋士铨

第二出　隐　　奸

（净披巾素髦苍髯扮隐士上）牧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

径无心走①，处士虚声尽力夸②。獭祭诗书充著作③，蝇营钟鼎润烟霞④。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老夫陈继儒，字仲醇，别号眉公，江南华亭人也。少年颇工八股文字，做秀才时，与董思白、王辰玉两人齐名学校⑤。年未三十，焚弃儒冠，自称高隐。你道这是什么意思？并非薄卿相而厚渔樵，正欲借渔樵而哄卿相，骗得他冠裳动色，怎知俺名利双收！又得董思白极力推尊，更托王太仓多方延誉。以此费些银钱饭食，将江浙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别类分门，凑成各样新书，刻板出卖。吓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称瞎赞，把我的名头传播四方。而此中黄金白镪不取自来。你道这样高人隐士做得过做不过！我又想道：单是士大夫敬重，弄钱毕竟有限，因而把饮食、衣服、器皿各件东西，设法改造新样，骗那市井小人，遂致财源滚滚。所以古有东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马桶。（笑介）竟弄得海外闻名，朝端推重。由他地方官、钦差官，荐举争来；自比康斋翁、白沙翁⑥，征召不动。而且记私仇，常时倾陷正人；借清议，暗里把持朝局。（大笑介）自古至今一个穷工极巧的买卖，竟被我陈眉公做化了。即使天下后世有人看破行藏，又当不得我的书画实在精妙，他们也不忍一笔抹倒。何况我的香火子孙布满艺林，这一个隐逸之名，真个安如泰山，稳如磐石也。（丑僮上）文章不贱卖，金帛难强求。小人回来了。（净）那毛文龙怎么讲⑦？（丑）他说：一篇寿文怎要得一万银子？况且你那一位山人，又不是举人进士，想来文字也甚平常。我如今用一副表礼，便可去求状元的佳作。——爷，他如今不要你做了哩。（净怒介）阿呀，这匹夫好无礼也！

【仙吕入双调风入松】他能开神臂万钧弓⑧，那识毛锥轻重。多年海上貔貅拥，岂没有金沙银汞。（丑）爷本来要得太多了。（净）狗才，你知道甚么！自仇鸾以来，边将虚报钱粮十分得利⑨，这万金何足为多。（丑）便是这等，也是他的财喜，与爷何干？（净）狗才，我的文章，当今王侯将相谁不敬重？他一个边将，敢来戏弄，此仇必报。（丑）这有甚么仇恨，他的钱在，爷的货在，不过是做买卖，何必生此闲气。（净）狗才，多讲！罢了！待我想一个法儿，不论迟早，总斩他这颗首级下来，才知我做山人的辣手呢。慢慢的做含沙射工，飞暗箭叫你战袍红⑩。

（小净上）穷酸倔强难抬举，富贵通融易作成。眉公先生有么？（净）呀，原来是不痴老丈，请坐。连日有何贵干？不见枉驾。（小净）说起来，气煞人！（净）请教。（小净）只因舍侄公相，今科要选一个真正才子中状元，弟当日在芜阴，认得一个江西人，好意举荐他，他反妆乔，不肯承受，说出许多迂阔可笑的话来。你道可恼不可恼？（净）是何名姓？（小净）

叫做汤显祖。(净惊介)此人乃天下狂妄之徒,如何算得才子?老丈错认了人,当得发恼。(小净)他的才学是有一无二的,先生不要说坏他。只是为人情性古怪,总由福薄所致。(净)不瞒老丈说,老夫向年大受厥累,他却也被我作弄的不小。(小净)有这等事?愿闻其略。(净)那一日在太仓家中相见,太仓说:此乃当今第一才人,是我的门生。(小净)如何?(净)我见他身材短小,面庞清瘦,如何看得上眼。因新造了一所书房,要他题一匾额,他欣然把笔而写。(小净)所写何字?(净)他写的是可以栖迟四字[11]。(小净)这也罢了。(净)老丈,你怎知其中就里。

【前腔】他毫端有鬼笔如风,暗里包藏讥讽。他说我与王衡相好,就暗用上文衡门之下骂我。我二人本是文章道义金兰重[12],岂燕子依人梁栋。(小净)这就实在轻薄可恶了。(净)不但此也,又一日,我自称山人,他道:山人为何不在山中,却在宰相门下?——老丈,你说叫我如何当得起。(小净)这等说,他竟把一个高人认做篾片了[13]。(净)可不是么。骂得我巢由耳聋[14],就是娄师德也难容[15]。

(小净)先生怎的处置他?(净)我看太仓意思,必定要中他会元[16],被我费尽心机,用水磨功夫,今日一句,明日一句,才把太仓激恼了。我——

【急三枪】将贝锦把他文章掩[17],将簧口把他名声乱,才障子眼纱红。恰好太仓入场做总裁,不料这狗头篇篇锦绣,十八房一齐叹赏[18],太仓便硬了肠子,老了脸皮,吹毛求疵,抹了一两句,说此卷文字虽佳,却有语病,留在下科去中罢。因此把温岐黜,方干放,孟郊逐,刘几困[19],落得骂冬烘。

(小净)妙阿!小弟也是这个法子,舍侄公相分付考官,寻他卷子涂坏,不料遍寻不见,想是头场被贴了[20]。及昨日把点名册子吊来一看,竟连他的姓名也没有了,岂非真正古怪乎!(内鼓吹介)(丑上)新状元游街了。(小净)我与先生上楼去,凭栏一看。(净)使得。(内鼓吹)(小生、小旦、正旦冠带簪花引队子绕场下)(小净)那那那,那个榜眼就是舍侄公相的公子张嗣修了?(净)妙呀!

【风入松】风标毕竟不相同,信是当朝相种。那两个是谁?(小净)状元是宣城沈懋学,也是了不得的大才,探花是敝同乡曾朝节。(净)恭喜鼎甲三人贵乡竟有两个[21]。(小净)这也是一定之理。先生不见前朝江西人当国,那一科不是一个两个。最可笑的是永乐二年,三鼎甲皆是吉安人,真正没天理。如今还算公道呢。由来衣钵师生重,是气运轮流翻弄。(下楼介)(净)小厮,明日备礼物去,贺喜张太师。(小净)不劳费心,告辞了。(净)老丈,你对令侄说:那汤显祖下科也不要中他方好。(小净)这个自然。总是舍侄公相在一日,他一日休想。(净)前日看令侄八字,还有五十年富贵。(小净)如此

说，汤生今世休想了。叫红杏飘他坟冢㉒，才见得主司公。

请了。(下)(净)小厮，今夜查清缙绅上衙门官职，叫长班开清街道寓所，明日从大学士起一顺拜去，不可遗漏一家，方见我做隐士的周到。(丑)晓得。(净)文人武将恨难忘，自有稀奇报怨方。他日毛文龙见杀，算来要靠董其昌。

〔注〕 ①终南捷径：唐时卢藏用隐居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以期被朝廷征召，后来果然被召入朝中为官。后因以"终南捷径"指求官的便捷途径。 ②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③獭祭：传说水獭贪食，捕了鱼就陈列在水边，好像陈列祭祀的物品，故称。比喻多用典故，堆砌成文。 ④蝇营：像苍蝇一样营营往来，追腥逐臭。钟鼎：钟鸣鼎食。形容贵族奢华的排场。 ⑤董思白：即董其昌，明代著名书画家。王辰玉：即王衡，是内阁首辅太仓人王锡爵的儿子，少有文名。 ⑥康斋公：即吴与弼，号康斋。白沙翁：即陈献章，他是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两人都是屡辞朝廷征召，授官不就的明代学者。 ⑦毛文龙：字镇南，明崇祯初，官左都督，镇守皮岛(今属朝鲜)。后为袁崇焕所杀。 ⑧神臂弓：宋代的一种强弩。 ⑨仇鸾：明代因贪虐被革职的武官，由于重金贿赂严世蕃复官，于是变本加厉搜刮钱财。 ⑩含沙射工：射工，即蜮。相传能含沙射人或人影，使人得病。比喻暗中伤害人。 ⑪可以栖迟：《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指在简陋的居室中可以休息。这里借来讽刺陈继儒依附于首相儿子王衡门下。 ⑫金兰：金喻坚，兰喻香。指友情深笃。《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⑬篾片：指富豪之家帮闲凑趣的门客。 ⑭巢由：巢父和许由，都是上古的隐士。 ⑮娄师德：唐郑州原武人，字宗仁，贞观进士，武周时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天兵军大总管。性宽厚，喜怒不形于色，有唾面自干的雅量。 ⑯会元：科举时代每三年一次聚各省举人到京城会考称"会试"，会试第一名称"会元"。 ⑰贝锦：喻罗织罪名诬陷他人。典出《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⑱十八房：明清会试，以同考官十八员协助总裁分阅五经，称十八房。试卷先由同考官批阅，选荐给总裁，以备录取。 ⑲"因此"四句：温岐，即晚唐诗人温庭筠，因作诗得罪宰相令狐绹，故仕途颇不得意。方干，唐诗人，大中时应进士试，因貌丑落第，隐居会稽镜湖。孟郊，中唐诗人，少时隐居嵩山，近五十岁时才中进士。刘几，宋人，因为文喜用险怪之语，而为欧阳修所厌恶，应试落第。 ⑳被贴：被取消录取资格。㉑鼎甲：明清科举考试殿试一甲取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 ㉒红杏：进士考试三月放榜，正是杏花盛开之时。

《临川梦》是根据汤显祖生平事迹，捏合"临川四梦"中人物创作而成的一部带有人物传记性质的戏剧，以汤显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构成全剧主线。故事叙明万历五年(1577)汤显祖赴京参加会试，首辅张居正以状元为诱饵，拉拢汤显祖，被汤显祖拒绝。直到六年后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考中进士，又因不肯依附当朝权贵，只担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这一闲职。由于汤显祖对当权者的恣意妄为不满，上疏指斥时政，抨击朝臣，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在徐闻

县，汤显祖创建书院，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后来升任浙江遂昌知县，常行善政。率众捕捉害人的猛虎，春节放囚犯回家团圆，一时传为美谈。后辞官归家二十余年，养亲教子，潜心著述。终其一生，表现了刚正不阿的性格。剧中以《谱梦》、《改梦》、《续梦》等出，叙写了汤显祖《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的创作过程，并且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让这"四梦"中的人物直接登场，并让汤显祖本人也进入梦境，亦幻亦真，极富浪漫意味。全剧又以娄江女子俞二姑为副线，撰写了《想梦》、《殉梦》、《寄曲》、《访梦》、《了梦》诸出。而俞氏对《牡丹亭》的迷恋，对汤显祖的崇拜更烘托了汤显祖高洁的人品、出众的才华。最后，作者让俞氏之魂与汤显祖长子之魂，及"临川四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相会于天王殿前，与汤显祖梦魂相聚，完结全篇。

《临川梦》塑造了汤显祖耻附权门，守正不阿的刚直形象。《隐奸》这一出最有代表性。作者采用"背面敷粉"的方法，以两个阴险小人对汤显祖的言行心存不满，于是背后攻击，密谋谗害作为描写重点，反衬出汤氏刚直清正的性格。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刻画了一个名为隐士高人实为奸佞小人的"隐奸"——陈继儒的形象(按：剧中陈继儒的艺术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陈继儒是有差别的，请读者注意鉴别)。

《隐奸》这一出的出目很有意思："隐"即隐士，"奸"即奸贼。高洁的隐士如何竟是无耻的奸人？且看剧中所演。

陈继儒在舞台上一亮相，只见他"披巾素氅苍髯"，俨然一副山人隐士派头。但他的上场诗和自白，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充满矛盾，活现出一个自命出尘脱俗其实追名逐利的士人的丑恶嘴脸。蒋士铨谓其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真是入木三分。想象一下，一只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的仙鹤，并不是游于江海，歇于大沼，却自甘堕落，在贵官衙门飞出飞进，是多么可笑可怜！从陈继儒口中，我们还知道他的五个特点：其一，藉渔樵而哄卿相。自诩啸傲林泉，自得其乐，其实是欺世盗名，哄骗达官贵人，以期名利双收。其二，网罗穷老名士，编撰书籍出版，仍然名利双收。其三，把饮食衣服器皿，改造新样，推向市场，谋求暴利，玷污隐士高洁声名。其四，虽然朝廷"征召不动"，不去做官，却记私仇时常倾陷正人，借清议暗里把持朝政。其五，借着书画精妙作幌子，在人品遭受非议时，就将此拿出来唬人。对这五个特点的描绘，作者并非是平均笔墨，而是着重在一、四两点的具体表现，对其他三点则一笔带过。

且说陈继儒正在自言自语，书僮前来报告，说守边大将毛文龙嫌一万两银子一篇诗文太贵，宣称只要"用一副表礼，便可去求状元的佳作"。这里，鲜明的对比形成讽刺：状元"佳作"价值微不足道，山人隐士诗文却明码标价万金。陈继儒借隐士名义自高身份，诈取钱财，其贪婪成性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毛文龙由此惹恼了陈继儒，陈恨恨不已，决心痛下杀手："飞暗箭叫你战袍

红。""待我想一个法儿,不论迟早,总斩他这颗首级下来,才知我做山人的辣手呢。"只是由于诈财不遂,便要置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于死地,陈继儒这个"不问世事"、"厌弃红尘"的"隐士"多么可怕!

陈继儒心怀鬼胎,正在暗自盘算报复毛文龙时,张不痴由于帮张居正拉拢汤显祖不遂碰壁而返,气愤愤地来到陈家。他与曾受汤氏奚落的陈继儒一拍即合。二人不约而同指斥汤显祖,这就形成了反衬:以张不痴对汤显祖拒绝做张首辅家座上宾的愤恨,反衬汤的不贪荣利,品格高尚;以陈继儒对汤显祖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语典讽刺他奔走于宰相儿子王衡门下的恼羞成怒,反衬汤氏的坦率正直、嫉恶如仇。当陈继儒说到当年挟嫌向当朝王锡爵进谗,以至汤显祖名落孙山时,张不痴居然拍手称快。两个小人一唱一和,为打击汤显祖得逞而自鸣得意,正好将自身的恬不知耻暴露无遗。

最可笑的是陈、张二人观看状元游街,在此他们对荣华富贵的垂涎欲滴的丑态被勾画得惟妙惟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继儒这个所谓的隐士山人,不仅要准备礼物恭贺首辅公子高中"榜眼",而且要挨家拜访朝中贵官,"从大学士起一顺拜去,不可遗漏一家"。这哪里还像一个隐士,分明一个追名逐利的市侩!一个名符其实的"隐奸"!

《隐奸》是一出喜剧,出场的是两个反面人物,一个是所谓的诗画名家,自称山人隐士的陈继儒,一个是首辅张居正的族叔,也是张家说客的张不痴。作者运用对比、反衬、讽刺等艺术手法,把陈继儒的阴毒贪狠,张不痴的痴愚势利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同时烘托出汤显祖德才兼备的高尚形象。场上二净的拙劣表演,令人捧腹喷饭,极具喜剧意味。作者还抨击了晚明边将"虚报钱粮"、贪污公款的丑恶现象,也揭露了明代科场的弊端,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

(谢柏梁 胡淑芳)

临 川 梦

蒋士铨

第四出 想 梦

(老旦上)情花开意蕊,智果发心香。不信相思字,中含泪万行。老身乃娄江俞家一个养娘便是,我家员外安人早年去世,只留一女,名唤二姑,系我乳养扶持,今年一十七岁,娇艳聪明,多愁善病。终年终日,守着两架遗书,翻阅不倦。比那做秀才的赶科场,还加紧要。常时叫我到街坊

上购买诗书，以供消遣。前日老身不合买了一本新曲，叫做什么《牡丹亭》，说是江西一个才子做的，他便朗诵低吟，忘餐废寝。不但凄凄楚楚，感叹那做梦的美人；更是痴痴迷迷，要我访问那填词的才子。你道偌大世界，我是一个女流，从何问起？被他唧唧哝哝，絮聒不了。因而想道：他既是文人，必然读书应举，为此去托东邻张元长、许子洽两个相公代为寻觅①。方才伏侍二姑梳洗已完，只得回去走遭。正是：梦里难完心上事，眼前谁是意中人？（下）（左右设两书案）（小旦持曲本上）

【青玉案】心头魆地添留恋②，没理会愁千片。几度寻愁寻不见，疑真认假，从因生现，空际思量遍。

（坐介）梅花落尽柳成丝，云雨荒台岂梦思③。万古骚人心不死，文章做到返魂时。奴家俞氏，小名二姑，苏州娄江人也。年方十七。不幸双亲早逝，孤苦伶仃，依着一个养娘，读书度日。前日购得《牡丹亭》曲本，乃是江西汤显祖所著。看他文字之中，意旨之外，情丝结网，恨泪成河。我想此君胸次，必有万分感叹，各种伤怀。乃以美人香草，寄托幽情。所谓嬉笑怒骂皆是微词。咳！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汤君那汤君，你有这等性情了悟，岂是雕虫篆刻之辈④。世上那些蠢才，看了此曲，不以为淫，必讥其艳，说你不过是一个词章之士。何异痴人说梦，那里晓得你的文章，都是《国风》、《小雅》之变相来哟。

【梁州新郎】春云无着，微风舒卷，摇曳文心幽倩。发挥奇妙，中藏万古情天。是你参寻知觉，打破虚空，笔下开生面。笑他虫儿求配偶，蚁儿旋，都向声闻结幻缘⑤。咳！但不识汤君是个古人还是个今人？令我有生不同时之叹。男女慕，人天愿。无端魂梦随君颤，何必做柳郎眷。

（向左案坐介）昨日将此曲，用蝇头细字批注一过。幽思苦韵，更比原文沉痛。可惜作者不能一见。（展曲观介）即以事迹而论，这杜丽娘，毕竟是个痴人，方才生出种种情境来哟。

【渔灯儿】他一不合银钩写锦字松烟，二不合《关雎》咏郑注毛笺⑥。三不合菱花照容光自怜⑦，四不合欢无人瞧见，说春风误了婵娟。（作支颐睡介）（扮睡魔引柳生、杜女上场立定）（睡魔先下）（柳、杜顾盼迷离携手下）

（小旦醒起立作态介）呀，方才朦胧中，明明看见柳生与丽娘，在那里做梦。

【前腔】那不是暗伤怀柳畔梅边，却怎的苦思量死后生前。为甚么泉下难忘梦里缘？便做到坟开活现，也亏他土儿中睡满三年。（坐右案睡介）（扮疙童荷锄）（柳生持香）（石姑、春香扶旦绕场下）

(小旦醒介)咦咦咦！杜丽娘真个活转来也。(起立作态唱)

【锦渔灯】这一个软丢搭手扶肩，支不住前合后偃。那一个笑迷奚口粘唇，度不了热气香涎。偎着他半冷肌肤似裹绵，刚熨转冻秋波一线，可认得是人间。(坐左案睡介)(生、旦携手)(引春香、石姑、舟子摇船绕场下)

(小旦醒介)今番真个成了夫妻，向杭州去也。(起立作态唱)

【锦上花】朝同坐，夕共眠。成人后，情更颠。还记得春蚕死后吐丝缠，辞了地，瞒过天。脱鬼趣，想夫怜。说甚的天公不老月难圆，只要寸心坚。(坐右案睡介)(扮杜宝、柳生冠带同行)(陈黄门捧镜退行)(照丽娘冠带绕场下)

(小旦笑醒介)啧啧啧！好笑那杜平章与黄门官一对蠢才⑧，全没些儿见识哩。

【锦中拍】弄得个鬼和人向天门闹喧，看人鬼相悬。比似你人做鬼怕君王看见，不许他鬼为人识爹娘颜面。问平章甚件？闺门恁偏，管不住娇儿梦眩，燮理得阴阳倒颠。鬼把人缠，人将鬼恋，毕竟是鬼三台家教浅⑨。

(老旦上)访来倔强真名士，归告书呆女秀才。二姑，你在此则甚？(小旦)我在此做梦。(老旦)青天白日做甚么梦？敢看见杜丽娘和柳梦梅么？(小旦笑介)倒被你猜着了。(老旦)我方才去见张元长相公，问他可晓得个汤显祖，他说道：此人乃当今无双才子，表字叫做汤若士，年纪不上三十岁，是一个倔强男儿。道犹未了，那许子洽相公恰好来访，便一同坐了闲话。老身就问：那汤若士可是个秀才？张相公说：他二十岁中了举人，其时因张居正阁老要他拜在门下⑩，中他状元。他却耻附权门，不待会试⑪，一直走了。在家闲居六载，直待去年张阁老死后，他今年方去会试，簇簇新新中了进士呢。(小旦点头介)果然如我所料。(老旦)你如何晓得？(小旦)大凡人之性情气节，文字中再掩不住。我看这本词曲，虽是他游戏之文，然其中感慨激昂，是一个有血性的丈夫。他写杜女痴情，至死不变，正是借以自况。所谓其愚不可及也。

【锦后拍】他怎肯没来由受人怜，守着这无瑕白璧自安眠。靠天教活转，靠天教活转。只这些儿不许阎罗轻贱。御袍红那借丈人牵。就是权相不死，终身不中，汤先生自有千古者在，一个甲科何足为先生重乎。可笑那杜丽娘呵，识见浅，要夫婿官花双颤，险些儿被桃条打散梦中缘⑫。

(老旦)许相公还说道：今科新进士中，张甲徵、申用懋二人，俱是当朝宰

相之子。那张四维、申时行两位相爷，素知汤爷大才，要他去见年伯⑬，那里晓得这位汤爷说道：我若肯登宰相之堂，前七年已及第了。（小旦喜介）好一个汤先生也！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定力能持志节全，一任青云际，雁序联。独向那慈恩寺里避同年⑭，说平生看尽云烟。因此一番芥蒂，不但不能得一馆职⑮，就是京曹官也不能骰⑯，竟把他除授了一个南京太常寺博士⑰。（小旦泪介）咳！可怜。（老旦）试当朝相权，试当朝相权，教你往留都冷坐寒毡。汤爷全不介意，即便赴任去了。束琴书半肩，束琴书半肩。自去扫高皇陵殿⑱，自去办南朝祭典。守容台一代官悬，守容台一代官悬。领受着王涯乐府⑲，周泽斋钱⑳。张相公又说道：似这等铁心肠江西老，倔强难缠。怪得把杜平章柳衙内向毫端放匾。（小旦闷绝坐介）

（老旦）二姑，怎听了这些说话，发起闷来？待我去取茶来你吃。（下）（小旦长叹介）咳！汤先生，汤先生，我俞二姑一片柔情，从今被你收摄去了也。

【尾声】他只怕姓名附入权臣传，受凄惶甘心贫贱。我俞二姑若能与你添香磨墨，死也甘心。打叠起一片春魂向临川身畔展。（下）

〔注〕①张元长：即张大复，字元长，号病居士，昆山人。工为文，有《梅花草堂集》。许子洽：即许重熙，常熟人。　②觥地：指暗中。　③"云雨"句：此为唐杜甫《咏怀古迹》（其三）诗中的一句。云雨，典出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④雕虫篆刻：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按：篆书、刻符为汉学童所习的两种书体。　⑤声闻：佛教语，与缘觉、菩萨合称三乘，悟苦、集、灭、道四谛称"声闻乘"。　⑥关雎（jū）：《诗经》的首篇，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为后世怀春儿女所乐道。郑注：汉郑玄对《诗经》的注解，一般称"郑笺"。毛笺：汉毛公（毛亨）对《诗经》所作的注解，一般称"毛传"。　⑦菱花：指镜子。　⑧杜平章：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平章，官名，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黄门官：宫中奏事官。　⑨三台：星名，象征三公。　⑩阁老：明代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尊称阁老。　⑪会试：春季在京城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参加者为前一年秋参加乡试中式的举人。　⑫桃条：桃枝。古代认为桃木有辟邪驱鬼的功能。　⑬年伯：同榜进士称对方的长辈为"年伯"。汤显祖与宰相张四维之子张甲徵、申时行之子申用懋为同科进士，故云。　⑭慈恩寺：唐贞观时建于长安（今西安）的佛寺，寺内有大雁塔。唐时新科进士由皇帝赐宴曲江池，题其名于雁塔。同年：同榜进士互称"同年"。　⑮馆职：翰林院、詹事府的职位。　⑯京曹：六部司以下的朝官称"京曹"。　⑰太常寺博士：正七品，掌祭祀礼乐，为

闲官。 ⑱高皇陵殿：即南京钟山南麓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 ⑲王涯：唐太原人，贞元进士，文宗时官太常卿，借鉴开元时雅乐作《云韶乐》，为帝所赏。 ⑳周泽：东汉北海安丘人，官太常，常卧疾斋宫。妻窥问其苦，周泽责其触犯斋禁，送之系狱谢罪。见《后汉书·周泽传》。

《临川梦》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亦幻亦真，让汤显祖作品中的人物直接登场，使现实与梦境相胶结，显示出多姿多彩的舞台画面。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想梦》一出。

一个年青美丽、多愁多病又饱读诗书的女孩子，她失去了父母双亲，也没有兄弟姐妹，在奶娘的陪伴下，寂寞地打发着难捱的时光。在这个时候，奶娘给她买回了一本新曲，叫做《牡丹亭》。于是她便朗诵低吟，废寝忘食。不但凄凄楚楚，感叹那因梦结欢的杜丽娘，更是痴痴迷迷，满腔真情倾向新曲的作者汤显祖。这个痴情的才女就是娄江女子俞二姑。她的心中郁结着哀怨情愁，牵惹着两般心事：她醉心《牡丹亭》，于是"蝇头细字"，详加批注。她渴慕填词才子，于是遣奶娘四处打听，多方寻访。她可真是一个多情多才的女子。

俞二姑热爱《牡丹亭》，叹息杜丽娘"是个痴人"，甚至煞有介事地批评丽娘不应该吟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爱情诗句，引动春心；也不该在深闺感叹寂寞孤独，顾影自怜，"说春风误了婵娟"。这正是当局者迷。她自己又何尝不是牵挂汤君，心心念念"男女慕，人天愿。无端梦魂随君颤"！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由于太过迷恋《牡丹亭》，俞二姑竟然青天白日做起梦来。于是，在她情思昏昏的朦胧状态中，《牡丹亭》中的人物出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幽会！这情节在俞二姑脑海中一闪而逝。她又梦见柳梦梅带人从坟墓中挖出已死三年的丽娘，丽娘复活了！这真是个奇迹！二姑惊叹："为甚么泉下难忘梦里缘？便做到坟开活现，也亏他土儿中睡满三年。"柳梦梅带着还魂的丽娘双双去了杭州！二姑十分羡慕："朝同坐，夕共眠。成人后，情更颠。"最终，杜丽娘凤冠霞帔，夫妻美满情景再现时，俞二姑满心欢喜，竟然乐得从梦中笑醒过来。这个多情善感的女孩与杜丽娘同愁同喜，同忧同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娇艳聪明的少女在现实中有着与杜丽娘同样的情感的压抑与青春的躁动。

俞二姑因为喜爱《牡丹亭》，因而对它的作者汤显祖十分崇拜。也许有人贬斥《牡丹亭》是淫词艳曲，可是俞二姑并不这么看。她认为汤显祖的胸中，必有万分感叹，各种伤怀，于是"以美人香草，寄托幽情"，并且"嬉笑怒骂"，"皆是微词"。——他是像屈原那样，借词曲文章，抒发一腔愤郁之情！俞二姑才真正理解汤显祖，她才真正是汤显祖的知音！

奶娘终于打听到了汤显祖的真实消息。俞二姑不必感叹"生不同时"！

汤显祖就是一位“年纪不上三十岁”的青年才俊！他刚正不阿，拒绝趋附权门；他年轻有为，“簇簇新新中了进士”！俞二姑心中释然：“果然如我所料。”从词曲文字中，她早就看出汤君“感慨激昂，是一个有血性的丈夫”，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就是权相不死，终身不中”科举，也可以凭借他才华横溢的词章名垂千古！想到这里，俞二姑甚至嘲笑杜丽娘“识见浅，要夫婿宫花双颤”，太在意俗世的功名。最终，俞二姑深情地表白自己“一片柔情”，从今被汤君“收摄”而去，“打叠起一片春魂向临川身畔展”，将一颗痴心寄托在汤显祖身上！直至最后像杜丽娘一样，因为见不到心爱的人而郁郁以终。她也像杜丽娘一样“幸运”，幽魂在天国找到了自己一往情深的人。

《想梦》这一出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浓郁。它重点表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的一系列梦境，梦中出现的又是另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离奇的爱情故事。《牡丹亭》中的主要情节，一一在俞二姑心海中浮现，也一一展示在舞台上。一个支颐冥想的少女，两个卿卿我我的恋人，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表现的又是不同空间的故事，似幻似真，有动有静，风光旖旎。由于梦境是具有连续性的四个场景，场面既富于变化，又井然有序。同时，语言轻丽流转，咏叹《牡丹亭》情事非常切合原作，又能从中翻出新意。

（胡淑芳）

雷　峰　塔

方成培

第六出　舟　　遇

（丑摇船随生上）

【中吕过曲泣颜回】（生）绿柳绕回廊，无限景光骀荡①。惜花心性，似游丝空际悠扬。我许宣。今日清明佳节，往爹娘坟上，祭扫而归。你看湖光似镜，车马如云，好不可爱！为此唤小艇，慢慢地一路游玩回去。（丑摇船唱杭州歌）（诨介）（生）看雕鞍骏马，会王孙贵戚多欢畅。倒金樽沉醉花前，听笙歌十里画塘。（下）（贴随旦上）

（贴）娘娘看脚下。

【换头】（旦）轻移莲步芳心痒，急追随飞度锦塘。青儿，我看那些游人，尽是凡夫俗子，只有方才祭扫坟墓的那生，风流俊雅，道骨非凡，若得相遂奇

缘，不枉奴家来此。(贴)娘娘，看他独坐在舟，我每如何得近他呢？(旦)不妨，待我顿撮骤雨，那生必定停舟。那时和你上前，只说附舟，你须要随机应变。(贴)晓得。(旦作起风雨介)(合)千红万紫湿，清芬一时争放。(生、丑上)(丑)好大雨呵！(生)阴晴无定，一霎时潇潇飒飒倾盆盎。(丑)官人，这里歇船哉。(生)使得。(丑)让我带好子缆。(贴)船家，你每往那里去的？(丑)到草桥门去。(贴)船家，草桥门是顺路，可搭了我每去。(丑)使勿得，我舱里有位官人，勿便介。(贴)你看这等大雨，又无处躲避，烦你对船内官人说，望行方便则个。(丑)是哉，让我问看。官人，岸上有两位标致堂客②，也要到草桥门去的，顺便搭子去罢。(生)何妨。天上人间，方便第一，快请他每下来。(丑)是哉。两位娘娘，官人肯哉。等我打子扶手下船来。(贴)娘娘，待青儿先上船去。为东君了却宿缘③，(旦上船冲介)(生扶)(旦作羞)(背唱介)你漫盼行云打叠停当④。

(贴)娘娘，我每就在此间站一站罢。(生)二位小娘子，外边风雨甚大，请到舱中来。(贴)这是官人叫的宝舟，怎好有僭？(生)说那里话？还是请到里面坐。(贴)娘娘，既蒙官人美情，我每暂且进舱去。(旦)青儿，与我多多致谢官人。(贴)晓得。官人，我家娘娘多多致谢！(生)些须小事，何谢之有？请坐了。(旦)中途遇雨，幸附宝舟得免狼狈，实荷高情。(生)岂敢。(旦)请问官人上姓？(生)小生姓许名宣，表字晋贤。(旦)尊居何处？(生)在铁线巷中。(贴)请问宅上娘娘今年多少年纪了？(生)小生只为家贫，尚未婚娶。(贴)聘是聘下的了？(生)唔，也还未。(贴)娘娘，官人这等青年，还是形单影只，可怪那月下老人⑤，太不均匀了些！(生)姐姐，请问你家娘娘上姓？(贴)我家娘娘么，是原任杭州白太守的小姐。先老爷在日，将我家娘娘招赘于此。(生)尊居何处？(贴)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生)原来是位千金小姐，失敬了。(旦)不敢。(生)小姐，想是踏青而回？(贴)不是，只为祭扫我家姑爷坟墓。(生)咳，原来你家姑爷去世了。(旦)官人听禀。(生)愿闻。

【黄钟降黄龙】(旦)忆昔才郎，谁料分鸳，拆散鸾凰。时时念想，(悲介)无限凄惶，泪雨千行。(生)请免愁烦。(旦)仓皇，春霖忽降。幸君家宝舟附往，顿教奴如承宠贶。纵无端邂逅，怎敢相忘？

(丑)雨止哉，待我解子缆。呀，好滑。开船哉！

【前腔】(生)听伊行教人泪汪，轻俏声儿细诉衷肠，使我心儿悒怏。想他鸾雁孤飞，较我更凄凉。痴想，我愿把……(贴)官人有何说话？(生微笑介)(贴)啐！(生背唱)愿把誓盟深讲。怎能彀双双同效鸾凰？细思之恐伊家不允，空使我徊惶。

(丑)到哉！上岸罢。(旦)青儿，清早出门，忘带零钱，你可问许官人借应，到家奉还。(生)何妨。船家，二位小娘子的舟金，都在此，请收了。(丑)多谢官人。(生)请上岸罢。(贴)娘娘，你看雨又不止，到家尚远，怎么处？(旦)便是。(生)不妨，小生有把旧伞，寄在前面朋友人家。二位在此少待，我去取来，与二位打了回去罢。(旦、贴)如此甚好，只是不当。(生)好说。船家，我去就来，烦你暂等片时。(丑应介)(生下)(贴)娘娘，你看那许官人好不十分有情，他方才呵，

【黄龙滚】私怀暗忖量，你两下春心荡。天赐相逢，难舍多情况，真个是德容工貌⑥，恰遇着恭俭温良。若得一朝呵，两相当，配成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生持伞上)

(贴)许官人来了。(生)正是。伞儿在此，请二位上岸罢。(丑)要打子扶手。(生)不消，有我在此。(丑)看仔细。(上岸介)(丑先下)(旦)只是种种承情，如何是好？(生)岂敢。(旦)这伞待奴明日着青儿送还罢。(生)不消费心，小生明日还要到府奉拜，何劳青姐贵步？(旦)只是那有反劳之理？(生)好说。(贴)既如此，明早我在门首等候许官人便了。(生)天色已晚，恕不远送，请行罢。

【尾声】(生)天仙何意从天降，(旦、贴)空拾得百般愁况。(下)(生)看仔细，慢慢儿行。哈哈哈，妙呵！不期今日无意中遇此佳人，叙出许多衷曲，又约我明早到彼相会。阿呀，只是今夜叫我怎生睡得着也？怎捱得玉漏深沉午夜长。

况遇天仙隔锦屏(裴　　航)，一溪风月共清明(许　坚)。
鸳鸯自解分明语(南溟夫人)，何必崎岖上玉京(樊夫人)。

〔注〕①骀(dài)荡：和畅。　②堂客：女客。　③东君：日神，或春神。　④行云：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⑤月下老人：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记唐韦固旅次宋城南店，见一老人月下倚布囊检书，问其所检何书，老人答曰乃天下之婚牍。又问其囊中何物，老人答曰囊中为赤绳，男女生时，即暗以此绳系双方之足，定其婚姻，而不论贵贱、亲仇、遐迩。后因称媒人为"月下老人"。　⑥德容工貌：即古时妇女的四德。

方成培的水竹居本《雷峰塔》传奇共四卷三十四出，乃据梨园抄本改写而成。相对于黄图珌的看山阁本《雷峰塔》传奇和梨园抄本来说，方本最成熟，影响也最大。其故事梗概是：白蛇仙白云仙姑慕"红尘胜景，锦绣繁华"，下了凡界，收服青蛇青儿。主仆二人游西湖时，白蛇爱上了许宣，她故招骤雨，和意中人同舟攀谈，又约他至住处相会，并赠银定亲。不料，因为她所赠的乃是

盗取的库银，许宣不得不在姐夫的安排下避祸去了苏州。白蛇追到姑苏，和心上人结成良缘，还开了一家药材铺以为生计。在她的精心打理下，店铺生意兴隆，小日子甚是美满。但由于僧人法海的挑拨离间，白蛇在端阳节禁不住许宣的软磨硬缠，强饮雄黄酒，不慎露出原形，吓死了丈夫。她不顾身怀六甲，到嵩山南极仙翁处求取还魂草，救了许宣一命。无奈风波不断，不久许宣又由于佩带盗自豪门的八宝明珠巾而被官府发配镇江。白蛇又急忙赶往镇江寻夫，不得已力战法海，水漫金山，好不容易才和丈夫重逢于断桥。不久，白蛇产下一子，正自欣喜，却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在雷峰塔下。许宣负情忘义，出家避世。十六年后，白蛇之子许士麟得中状元，母子团圆。不久，许士麟娶了姑母的女儿，白蛇则重归仙班。

《舟遇》是全剧的第六出，在传奇关目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情节上，《舟遇》采用典型的"仙女下凡嫁俗子"的故事模式，和大家所熟悉的牛郎织女或七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无甚二致。男女主人公由于身份的悬殊，天然形成"郎无意，妾有心"的对应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戏剧性。清明佳节，西子湖边游人如织，刚刚下凡的白娘娘惟独对"风流俊雅，道骨非凡"的许宣青眼有加。她故摄骤雨，以附舟避雨为名，和许宣同船共渡。她先假称自己是前任太守之女，年轻寡居，身世凄凉："忆昔才郎，谁料分鸳，拆散鸾凰。时时念想，无限凄惶，泪雨千行。"然后又对许宣的助人为乐表示深深的感谢："仓皇，春霖忽降。幸君家宝舟附往，顿教奴如承宠贶。纵无端邂逅，怎敢相忘？"最后这一句"怎敢相忘"悄然吐露了她的幽微心事。于是，这个美丽幽怨、恰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白衣女子引起了许宣的同情："听伊行教人泪汪，轻俏声儿细诉衷肠，使我心儿悒怏。想他鸾雁孤飞，较我更凄凉。"又令他心生恋慕之意，起了"怎能彀双双同效鸾凰"的念头。只不过，他担心自己高攀不上闺阁千金，尚不敢贸然求婚："细思之恐伊家不允，空使我徊惶。"

交谈中，船已靠岸，白蛇倍觉路短情长，实在舍不得就此便和许宣分手，于是赶紧替自己制造能够和心上人多盘桓一会儿的借口，她假意对侍女说："青儿，清早出门，忘带零钱，你可问许官人借应，到家奉还。"许宣闻言，不等青儿回答，就急忙将自己和她们主仆的船金一并付了，无言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于是在雨丝风片之中，气氛开始热烈起来。聪明的青儿见状，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给初初燃烧的情焰添上了一把火，她说："娘娘，你看雨又不止，到家尚远，怎么处？"当然，这话明着是说给白蛇听的，实际上是冲着许宣讲的。许宣自然心领神会，忙表示愿意到朋友那里取伞来给她们使用。

趁许宣上岸去拿雨伞的时机，青儿悄悄打趣白蛇说："娘娘，你看那许官人好不十分有情。"点出两人"私怀暗付量，你两下春心荡。天赐相逢，难舍多情况。"在小青儿看来，"德言容工"四德俱全的白蛇和个性谦和、"恭俭温良"的许宣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所以她又为他们祝福道："若得一朝呵，两

相当，配成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

在这出戏里，白蛇和许宣自然是主角，不过，青儿也很重要。主观上，她毫无疑问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紧要关纽，而在客观上，聪明伶俐、活泼俏皮的她也和温雅端庄、矜持腼腆的白蛇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好构成一花旦、一青衣的格局，十分有利于场上的表演。同时，在热心肠的青儿身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王实甫《西厢记》里小红娘的娇俏影子。可以说，方成培笔下的青儿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变化的结果。

这时，许宣拿着雨伞回来了，殷勤道：“伞儿在此，请二位上岸罢。”白蛇再次对他表示谢意，并又借机为自己制造以后和意中情郎碰面的机会，她说：“这伞待奴明日着青儿送还罢。”许宣听了，急忙表示不必，因为他想第二天就登门拜访她们主仆。白蛇闻听此言，知道意中檀郎已经落入自己的“彀中”，不由地暗暗欢喜，于是便不加推辞，和许宣订下了翌日之约，为下一出里双方的“订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舟遇》既是白蛇和许宣爱情故事的开端，也是作者塑造女主角白娘娘美好形象的开端，是为整部剧作张本的一出戏。因为剧本的题材本身规定了在这场传奇性很强的人蛇恋爱中，白蛇始终处于主动位置，所以剧作家就采用人性和神性相结合的方法，在凸显白蛇作为“人”的多情的同时，也适当地表现女主角作为蛇仙的神通广大，让一场“及时雨”成为了剧情的导火索和助推器，既增强了作品的传奇性，体现了题材的神话背景，又使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中紧紧抓住人物的心理，用外在的动作和语言刻画他们细微的心理变化，丝丝入扣，极具分寸感和真实性，不愧为优秀的场上之曲。比如白蛇虽然主动追求许宣，但她假托的公开身份毕竟是青春守寡的宦门千金，所以在船上她虽和意中人近在咫尺，但和许宣的直接交谈并不多，大部分话都是由青儿作“二传手”转达的。青儿在上船前曾受白蛇的吩咐，要她“随机应变”，所以她克尽职守，一会儿替白蛇感谢许宣的遇雨搭船之恩：“官人，我家娘娘多多致谢！”一会儿又替主人问许宣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请问宅上娘娘今年多少年纪了？”在明了许宣家世的同时，又颇为自然地引得许宣动问白娘娘的姓氏，为白蛇虚构凄凉身世，引得许宣由怜生爱作了良好的铺垫。这样，既维护了白氏作为大家闺秀的端庄矜持，又表现出白氏智慧的一面，使读者和观众完全相信许宣有爱上这个萍水相逢的女子的可能，增强了剧情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蛇的端庄稳重和青儿的活泼伶俐相映成趣，白蛇的“志在必得”和许宣的“被动生情”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这出戏的关目安排极富戏剧性。另外，作者运用犯调的度曲手法，把分属【仙吕宫】和【黄钟宫】的若干曲牌有机地组合起来，融为一套，在语言上，生、旦二人唱词的典雅整饬和老艄翁吴语宾白的通俗有趣也相辅相成，衬着雨中西湖的

大好春光，四个角色将一台戏唱得有声有色。所以，这出戏不仅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血肉丰满，而且配角也骨肉匀停。舞台上，红颜与鹤发相映，诗情共画意并存，人情味和神怪性交相辉映，动感十足，视觉和听觉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向来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现在各剧种常常演出的白蛇故事中的"游湖"或"借伞"一折，就往往是以这出《舟遇》为蓝本的。 （郭 梅）

雷 峰 塔

方成培

第十三出 夜 话

【越调引子霜蕉叶】【霜天晓角】(旦上)帘波窗琐，桂影纷纷堕①。【金蕉叶】是事芳心可可②，恁无端临风感多。

【调笑令】罗袖，罗袖，又值清和时候。金猊小篆烟轻③，闲望空阶月明。明月，明月，好似峨眉积雪。奴家自与许郎迁居之后，聊为市隐，亦足幽栖。问皋桥之遗迹，良人雅慕伯鸾④；效举案之齐眉，贱妾能师孟女⑤。彼唱我随，式歌且舞，可谓极琴瑟之欢，遂于飞之愿矣⑥。但是记得别我道兄下山，自临安到此，经历多少风波，转瞬间不觉又是夏初天气，红尘中日子，真过得好疾也呵！(行介)

【过曲小桃红】亲裁团扇试宫罗，又一番新妆裹也。落尽残红，茂草成窠，(倚栏望月介)乌兔疾如梭。俺这里浸空庭滉金波，他那里洞门边云深锁也。自别了同道哥哥，旧山中光景竟如何？

(贴上)茶香飘紫笋⑦，花蔓缀金钿。呀，娘娘独自在此，宫人有事，还没进来。青儿泡得绝好细茶，请娘娘先吃一盏儿。(旦)好。(坐饮介)(贴)娘娘，如此好天良夜，为甚徙倚回栏，若有所思？敢是有甚心事？何不说与青儿知道。(旦)青儿，念我呵，

【下山虎】暗思掷果⑧，好事多磨，行藏每怕人瞧破。纵欣女萝⑨，得附乔松，尚愁折挫。(贴)娘娘请放心。凡事有青儿帮衬，断不决撒。(旦)慢道恩情忒煞多，猛然念故我，似孤云闲涧过。一自因缘合，叶辞故柯，未识将来事则那。

(贴)娘娘，若不道及，青儿也不敢问。当日娘娘在峨眉山修炼多年，因何忽动红尘之念？

【集曲山桃红】【下山虎】难道是前因后果，注定丝萝？(旦)这个我那里知道？(贴)难道是久静芳心簸，独眠奈何？(旦)胡说！【小桃红】(贴)你本不受世尘涴，(旦)果然我一向潜修，最耽幽静，后来出山，亦偶然耳。(贴)又不是扑灯蛾，却怎生反将身热闹场中躲也？(旦背介)这丫头，倒也说得有理。只是一入红尘，欲罢不能，教我也没奈何了。【下山虎】(贴)不过是出洞闲云风搅破，有甚愁无那？你试觑波，今夜里人月盈盈莫负他。

【罗帐里坐】(旦)青儿你那里知道，风流配偶，人道是情多累多。须知自古，有缘皆颇。(贴)古来像娘娘与官人这等奇逢，也还有么？(旦)天台里有两个胡麻饭熟[10]，瑶台上有一个踏月听歌[11]，数不尽蓝桥给饮鹊填河[12]。那天孙仙媛[13]，尚然各偕伉俪，况于我辈？(贴)是呵。(旦)怕甚么耐守寡的嫦娥笑我。

【江头送别】(贴)连环路，思胜景，云霞锦拖。(旦)他年那，拟双双跨凤同过。(合)学吹箫秦女芳声播[14]，似仙葩并蒂缃荷。

(生上)娘子失陪了。(旦)官人，今夜因何来得恁迟？(生)卑人只为店务羁身，是以来迟，得罪了。(旦)好说。(生)娘子，你每方才说些甚么？(旦)爱他月明如水，偶然在此闲谈。(生)妙呵，如此月色，岂可辜负。青姐，你去暖壶好酒，放在房中，待我与娘娘庭前步月，回来同酌。(贴应下)(生)安排共醉玉东西，芳雾空濛乐倡随。(旦)春动红生双笑靥，莲开绿印小香蓁。(生)娘子，你看冰轮皎洁，万籁无声，空中更没些儿云彩，真个好一天夜景也！(旦)果然好不可爱。(生携旦手同行介)

【山麻秸】(生)朱扉静锁，正庭际空明，行来婀娜。冷浸佳人，淡脂粉娇多。娘子。(旦)官人。(生)不要说卑人爱你，嫦娥也移花影，斜簪你云鬟低鬓。玉粳香唾[15]，斗牛私誓，缓蹴凌波。

【铧锹儿】这风光魂销奈何，心里没些裁夺。禁不得乜斜星眼，忍笑微睃。(旦)官人。(指月介)圆缺恨娑罗[16]，休轮到我。(生)娘子，我和你与月呵，本殊科，又何须虑过。(旦)夜深了。(生)正是，夜深了。(旦)去罢。(合)好同把鸳鸯梦做。

(贴内叫介)请官人娘娘回房罢。(生、旦)来了。

【尾声】(旦)文书针线都休课，(生)照解语娇花一朵[17]，(合)更同看清影团圞枕上过。

(旦)重重履迹在莓苔(李　频)，月会深情借艳开(陆龟蒙)。

(生)酒面浮花应是喜(白居易)，倚风含笑向楼台(秦韬玉)。

〔注〕 ①桂影：月影。 ②可可：不经心貌。此用宋柳永《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词意。 ③金貔：炉盖作狻猊形的铜质香炉。狻猊，即狮子。 ④伯鸾：东汉梁鸿的字，他是当时著名的志行高洁的隐士。 ⑤孟女：即梁鸿之妻孟光。 ⑥于飞：《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其羽。"本指凤凰相偕而飞，后多指夫妻相亲相爱。 ⑦紫笋：古代的名茶。 ⑧掷果：晋潘岳貌美，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见之心悦，皆投以果，遂满载而归。见《晋书·潘岳传》。 ⑨女萝：一种低等攀援植物。古时多以女萝附乔木喻女子之事夫。 ⑩天台：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留居半载，归乡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见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 ⑪瑶台：传说中的神仙居处。唐李白《清平调》其一："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⑫蓝桥给饮：唐书生裴航于蓝桥驿求浆，得见云英，遂向其祖母提亲，并按其祖母的要求弄到玉杵臼，捣药百日，终于娶到云英。后二人入玉峰洞中饵丹修真，超为上仙。见唐裴铏《传奇》。鹊填河：传说每年农历七月七日有喜鹊在银河上搭桥，令牵牛（即牛郎）、织女相会。 ⑬天孙：指织女，传说她是天帝的孙女。 ⑭秦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好音乐，嫁萧史为妻，穆公筑凤台让他们夫妇居住。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弄玉从其学，一日他们吹箫引来凤鸟，乘之仙去。 ⑮玉粳：比喻女子洁白细密的牙齿。 ⑯娑罗：谓月中桂树，代指月。宋洪迈《容斋四笔》："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不知所起。"按："娑罗"本为柳安木的梵语译音，后附会为七叶树或月中桂树。 ⑰解语娇花：会说话的花。唐玄宗时，太液池秋日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众人见之无不赞赏。久之，玄宗指杨贵妃曰："争如我解语花？"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这是方本《雷峰塔》传奇的第十三出，承上启下，在戏剧关纽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方氏曾在序言中写道："中间芟去八出，《夜话》及首尾两折与集唐下场诗，悉余所增入者。"说明此出乃梨园抄本和黄本所无，是体现作者的戏剧眼光和独立创作功力的一出戏。

白娘娘和许宣在苏州成婚后，为谋生计，由她做主，夫妻俩开了家药材店。她施展法术，将店铺门面弄得颇为华丽，生意也很兴隆，小两口的日子仿佛蜜里调油，十分温馨美满，"可谓极琴瑟之欢，遂于飞之愿矣"。转眼间，已是春去夏来，白蛇居安思危，心中隐忧颇深。在一个月色溶溶的初夏之夜，她"芳心可可"，独自临风感怀，叹时光易逝，忆前尘旧事，感慨万千。青儿送茶上来，见白蛇愁锁眉头，不解地问："娘娘，如此好天良夜，为甚徙倚回栏，若有所思？敢是有甚心事？"白蛇答道："暗思掷果，好事多磨，行藏每怕人瞧破。"——原来，她是担心自己的异类身份一旦被揭穿，这已经享有的幸福就将随之被无情地断送。

由于年龄和经历、性格的关系，小青并不能够完全理解白娘子的幽微心事，也不知道该怎么有效地加以劝慰。但毕竟姐妹情深，她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所以爽性就来了个大包大揽："娘娘请放心。凡事有青儿帮衬，断不决撒。"不过，她毕竟年纪还小，好奇心重，忍不住试探着又问："娘娘，若不道及，青儿也不敢问。当日娘娘在峨眉山修炼多年，因何忽动红尘

之念?"

青儿这一问,引发了白娘子更悠长的慨叹:"风流配偶,人道是情多累多。须知自古,有缘皆颇。"当然,这种担心多情却被无情恼的烦忧愁思,不曾体验过爱与被爱的小青是不可能懂得的。再加上这份心事又是绝对不能够对许宣言说的,所以,白蛇在身边没有可倾诉、可宣泄之对象的情况下,只有把满腹忧思紧锁在心底,以至于纵然面对美景良辰,也兴致索然,心事重重。不过,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因为仙女们也常常思凡,不顾一切地追求美满姻缘,何况她只是一名小小的蛇仙:"天台里有两个胡麻饭熟,瑶台上有一个踏月听歌,数不尽蓝桥给饮鹊填河。那天孙仙媛,尚然各偕伉俪,况于我辈?"故而,白蛇对小青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怕甚么耐守寡的嫦娥笑我。"

这一段主要是在对比中使青白二蛇互相映衬,突出了她们的个性。白蛇的温婉贤淑和小青的刚健伉爽相反相成,成为一对反差很大的姐妹花,颇富戏剧性。

这时,许宣从店里回来了。他压根儿不明了妻子的心境,一心只想好好消受眼前月明如水的美景,故吩咐小青道:"如此月色,岂可辜负。青姐,你去暖壶好酒,放在房中,待我与娘娘庭前步月,回来同酌。"于是,小青悄然退场,把与白娘娘"夜话"的机会让给了许宣,剧本的舞台调度可谓十分自然灵巧。

白蛇见丈夫如此多情,芳心暗喜,也就暂时抛开了满腹烦恼,和许宣携手缓步,共赏碧天月色。许宣见月光遍洒庭除,花影斜移,仿佛插在妻子的鬓边,使她倍添妩媚,于是更加温情脉脉,情话绵绵,柔声道:"不要说卑人爱你,嫦娥也移花影,斜簪你云鬟低鬓。"说着,他不禁心花怒放:"这风光魂销奈何,心里没些裁夺。禁不得乜斜星眼,忍笑微睃。"

白蛇当然没有丈夫那样轻松乐观,她见许宣陶醉得有些忘形,禁不住手指天上明月,含蓄地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圆缺恨娑罗,休轮到我。"——其实,她这是在暗示许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明朝的月色未必便一如今宵。她是多么希望月儿长圆人长聚啊,却惟恐难以如愿!可是,沉浸在幸福中的许宣哪里听得出妻子的言外之意?他说:"我和你与月呵,本殊科,又何须虑过。"——在许宣眼里,高挂苍穹的月儿和他们夫妻毫无关系,所以殷勤相劝妻子不要平白无端地去关心月轮的圆缺,以至于徒惹烦恼。

白娘娘见许宣根本不理解自己月缺月圆的暗喻,心里明白这个话题是不宜深入的了,于是,她怅然地主动结束了这场月下夜话。

《夜话》这出戏在关目上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而绾合这两部分的戏剧焦点自然是女主人公白蛇,换言之,是白蛇变化幽微的心理活动串联了整

出戏。

戏的前半场是白娘娘和青儿的主仆"夜话",话题的中心是白蛇为什么要放弃神仙生涯,与凡夫俗子的许宣缔婚。舞台上,这边厢,是白蛇情真意坚,为今后的生活蹙损蛾眉;那边厢,则是青儿天真烂漫,姐妹情深,竭尽为白蛇分忧之能事。她们一个是心事重重,一个是强作解人,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冲突和相当的张力,戏便显得既好看又耐看。当然,青儿毕竟不是白蛇,她们姐妹的心境不同,经历也不相同,小青之酒杯便注定浇不了白蛇之块垒,于是,白娘娘便只能带着满腹忧思进入后半场的夫妻"夜话"了——这样,前后两个半场也就很自然地衔接起来了。

戏的后半场是白娘娘和许宣的"夜话",随着对话之人的改换,话题的中心也随之而由白蛇的人生抉择和心头忧虑转变为少年夫妻之间的互诉衷情。于是,舞台上姐妹促膝谈心的温馨所呈现的对比中的和谐,转变为新婚夫妇喁喁情话的风光旖旎而略带香艳。不过,白蛇的心境并没有随着心上人的出现而有很大的改变,于是乎她的隐含心事成为后半段故事的戏核。小夫妻俩一个是忧心忡忡,却不敢直接表露,另一个则兀自沉浸在燕尔新婚的甜蜜之中,浑然不察妻子的隐忧,只顾玩赏调笑。这样,在人物心理上形成了较强的对比性,戏剧冲突颇强,使《夜话》这出在动作性上"先天不足"的"温"戏显得有声有色,既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又有一定的戏剧冲突和张力,不仅适于案头的阅读,也适于场上的演出。

同时,白蛇的心事还是引出后面情节的重要线索,所以这出戏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绾合全部剧情,为主题的升华作铺垫的作用。

另外,这出戏的细节和语言也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这场戏即将拉上帷幕的时候,作者没有忘了让早就已经退下的青儿在内叫道:"请官人娘娘回房罢",这样短短一句"内白"既恰到好处地替与丈夫话不投机的白蛇解了围,使夫妇俩顺理成章地结束了"夜话",戏的收煞十分自然和谐,而且还巧妙地借机提醒读者和观众不要忘了青儿也是这出戏里的人物,让前后两部分更为有机地联成一体。还有,它较多地在同一支曲子里面夹入道白,间唱间白,有意识地增强了作品在场上的表现力,如集曲【山桃红】在采用集曲形式的同时也加进不少道白,让青儿和白蛇一个唱一个说,深入细致地透露了白蛇下凡的心态;又如,"罗袖,罗袖,又值清和时候","明月,明月,好似峨眉积雪"(【调笑令】),这样的曲辞不乏宋人小令的神韵;"亲裁团扇试宫罗,又一番新妆裹也。落尽残红,茂草成窠,乌兔疾如梭"(过曲【小桃红】),这样的唱词又让人想起《西厢记》里崔莺莺所唱"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名句,颇具元曲丰采,让人读来有齿颊留香之感。 (郭 梅)

雷　峰　塔　　方成培

第二十五出　水　　斗

(旦上)(贴摇船随上)

【黄钟北醉花阴】(旦)恩爱夫妻难撇掉,因此上慌忙来到。只怕他听萎菲把奴抛①,枉耽着一向勤劳。奴家只为许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不能劝止。虽经嘱咐莫至讲堂听那法海之言,他虽允从而去,奴家到底不能放心,为此同着青儿,乘风鼓棹而来,接他回去。(贴)娘娘,官人的磨折,不是一次了,为何今番这般着急?(旦)你不知,这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法力无边,不比凡僧。许郎倘被他点悟,我终身就无结局了。(贴)娘娘,倘官人听信法海言语,竟不回来,怎么处?我每想个计策,好歹弄他回来才好。(旦)我早已安排计较,且到彼再处。(贴)待我将船儿掉过去。(旦)咳!许郎,俺和恁非关小②,当面的嘱咐伊多遭,我只怕猛回头归佛教。

(贴)娘娘,已到金山了。(旦)把船儿挽住山前,你放喊叫官人出来便了。(贴)是。官人快些出来!娘娘在此迎接你回去,快些出来!(丑上)谁人山门前喊叫?原来是两位娘娘,你呵,是烧香个?(贴)不是。(丑)还愿个?(贴)也不是。(丑)介也差异哉,弗是烧香,又弗是还愿,娘娘家到和尚寺做傖③?(贴)啐!我家官人在里面拈香,烦你快唤他出来。(丑)人多得极,晓得那个是你官人?(贴)叫许宣。(丑)嗄!有个。我禅师弗肯叫渠下山哉。(旦、贴急介)却是为何?(丑)禅师说渠有甚妖怪。(旦、贴)呵?(丑)勿是,有甚白蛇青蛇缠扰渠。你官人一心要出家,勿肯归来哉,你每归去罢。(旦)哇!胡说!人家夫妇,怎生擅自拆散?你快去报与法海知道,若不放出官人,叫你每一寺的和尚……(丑)敢是有傖布施?(旦)俱是个死!(丑)哎哟,凶得紧!我去报与禅师知道。禅师有请!(外引生上)

【南画眉序】(外)忽听语声嘈,想是此妖前来到。(丑)禅师,山门前有两个堂客④,要寻许官人的,口中好生利害。(生)此妖来了,怎么处?(外)不妨,你且躲在里面,待我去会他。(生)是。(下)(外)慧澄,取我随身的法宝来!(丑应介)(持钵盂禅杖随上)(外)他便有毒龙般伎俩,俺只做螳蜋相瞧⑤。(贴)秃驴!快唤俺官人出来!(外)唔?(旦)老禅师,快叫我官人出来回去。(外)孽畜呵,孽畜!你爱河里欲浪滔滔,早回头免生悲悼。

(旦)你若不放我官人,决不与你干休!(外)劝伊休得胡厮闹,现形时被人惊笑。

【北喜迁莺】(旦)恁休把虚脾来掉⑥,恁休把虚脾来掉。(外)你丈夫已皈依三宝了⑦。(旦)口咄咄装甚么的幺?(转对贴介)怎不心焦!(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此处是庄严佛地,休得在此胡缠。(旦)哎呀,急得我满胸中气恼,怎把俺恩爱儿夫来蔽着!秃驴,你快还我丈夫便罢!(外)不放便怎么?(旦)你若不放我丈夫,教你性命霎时休矣!(外)你有甚道术,辄敢大言?(旦)阿呀,心懊恼,你明欺俺道术细小。恁如今自把灾招,恁如今自把灾招。

【南画眉序】(外)伊慢肆忽忤⑧,一味逞能施强暴。(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他被你妖氛缠惹,怎不想开交?叹孽缘数尽难逃,他似梦南柯被咱推觉。(旦)快还俺官人的好!(外)自今休想仙郎面,不回头取祸非小。

(旦)秃驴这等无理,俺来擒你也。(外将拂一指介)哇!(丑暗下)护法神何在?(内应介)来也。(旦、贴作圆望)(上船疾摇下)(杂扮众神将上)禅师有何法旨?(外)今有妖魔,在此作耗,与我速速擒来!(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败下)(二神上)启禅师,妖魔遁去也。(内作水声介)(龟蟹上舞下)(旦、贴上)秃驴,快快还我官人来!(外)孽畜,凭你有甚妖法,何怯于汝?我已将他皈依三宝,再不回来了。(旦)真个?(外)真个。(旦)果然?(外)果然。

【北出队子】(旦)咦,休得把胡言乱谈,为了俺意中人将你命轻抛。(贴)娘娘,还是好好去求他,或者肯放官人,亦未可知。(旦)也说得是。嗄!老禅师,你是佛门弟子,岂无菩提之心?望恁个发慈悲方便放渠曹,(拜介)俺这里,俺这里礼拜焚香折柳腰。(外)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一一点明。他害怕,不肯与你为夫妇,你只管苦苦缠他怎的?(旦、贴起介)(旦)呵唷,我这般哀求,只是不肯放还。你拆散人家夫妻,天理何在?(外)你这妖孽,既知天理,为何在人间害人?(旦)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他?你明明煽惑人心,使我夫妻离散。你既不仁,罢罢,我和你誓不两立矣!(贴)娘娘,与这秃驴见个高下。(旦)只看俺女罗刹⑨,把恁万剐凌迟,将皮来剥。

(外)妖孽,你这等猖狂,好生交架俺青龙禅杖者!(丢杖介)(旦接旋下)

【南滴溜子】(外、众合)一任你,任你妖氛混绕,俺自有佛力至妙。何必向吾作耗?威风只么休,踊跃何堪诮。宝杖降魔,怎肯轻饶了。

(旦、贴上)秃驴,你将青龙禅杖来降俺,俺岂惧汝!(外)俺佛力无边。

【北刮地风】(旦)呀,恁道佛力无边任逍遥,俺也能飞度冲霄。休言

大觉无穷妙，只看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恁是个出家人，为甚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把活泼泼好男儿坚牢闭着。把那佛道儿絮絮叨叨，我不耐吁喳喳这般烦挠。你若放我夫妇团圆，万事全休。(外)我不放便怎么？(旦)咳，秃驴嗄！你若执意如此，管教恁一寺尽嚎啕！(外)他如今似梦断方醒，(旦)只怕你要夜迢迢，梦断魂消。

【南滴滴金】(外)劝伊行不必心焦躁，似春蚕空吐情丝自缠扰。夫妻恩爱虽非小，你丈夫呵，悟邪魔在山中藏躲着。你便是钟情年少，何须恁殷勤来细讨。掘树寻根，枉想在这遭。

(旦)你不还我丈夫，咦，我恨不得食汝之肉！(外)只管胡缠，护法神与我将风火蒲团祭起空中者！(众)领法旨。(风火神上)(战介)(败下)(旦、贴上)秃驴，你的法宝安在？(贴)老禅师，放还俺官人罢！(外)胡说！(旦)你这无知的秃驴呵，

【北四门子】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外)你早早回头，免生后悔。(旦)哎唷唷，我恨恨恨，恨恁个不动摇，怪他个遮遮躲躲装圈套。怎怎怎，怎不容俺共入鲛绡[10]？(外)你何苦执迷，快回峨眉修炼去罢！(旦)恁教俺回峨眉别岫飘，把恩爱抛，便作恁活弥陀也动不的俺心儿似漆胶。望恁个放儿夫相会早。细思量这牵情心肠怎掉？

【南鲍老催】(外)直恁泪浇，翻波欲海孽浪高，泥犁堪悲苦怎熬[11]？渺茫茫，多罪业，难消缴。腾腾烈焰如焚燎，我把他迷途救出缘非眇，庶不负大悲心如来教。

(旦)秃驴，你执意如此，罢，说不得了。水族每！(内应)(蟹虾龟螃上)湖主有何吩咐？(旦)与我把水势大作，漫过金山，救俺官人便了。(众)得令！

【北水仙子】(合)恨恨恨，恨佛力高。怎怎怎，怎教俺负此良宵好？悔悔悔，悔今朝放了他前来到。只只只，只为怀六甲把愿香还祷。他他他，他点破了欲海潮。俺俺俺，俺恨妖僧谗口调刁。这这这，这痴心好意枉徒劳。是是是，是他负心自把恩情剿。苦苦苦，苦的咱两眼泪珠抛。(下)

(丑上)呵呀，禅师不好了！江中水势大作，一直漫上山来了。(外)不妨。此乃妖魔法术，把我这袈裟罩住山头，水势自然退去矣。(丑应下)(外)护法神，速将水族驱除者！(二神将)领法旨。(追杀蟹虾龟螃下)(外)护

法神，与我将此钵盂罩住此妖！（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贴暗下）（杂祭钵）（净魁星上）（旦遁下）（净随下）（众）启禅师，才祭起宝钵，忽被文曲星托住⑫，不能罩住此妖。（外）嗄！原来如此。与我收回宝钵者。速退。（众应下）（丑上）如今是好了，几乎做子汤团。（外）请许宣出来。（丑）许官人有请。（生上）禅师，可曾收那妖孽？（外）这孽畜，腹中怀孕，不能收取。（生）他如今往那里去了？（外）他此去，必往临安，到你姐丈家中安身。待我送你到彼，了此孽缘。（生）阿呀，禅师，他此去必然怀恨于我，想此番见面，必然害我残生。弟子宁死江心，决不与他相聚的嘘！（外）不妨。你与他宿缘未满，决无相害之心。倘有甚言语，总推在老僧身上便了。待他到家分娩之后，可于净慈寺寻我，那时我自有处。（生）多谢禅师。

【双声子】（外）缘未了，缘未了，同六甲文星照⑬。休急暴，休急暴，且速往伴陪告。待分娩满月到，付伊钵将他收罩，罩此妖娆。

【尾声】（生）急急离了金山道，赴临安途路非遥，幸遇禅师将缘孽惊觉。

（外）妖精鬼魅斗神通（许　碏），云水升沉一会中（李商隐）。

（生）他日愿师容一榻（李　洞），满帆还有济川功（韩　宗）。

〔注〕 ①萋菲：本作萋斐，花纹错杂貌，典出《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后以之代指谗言。 ②恁（nín）：你。 ③傻（shá）：啥。 ④堂客：女客。 ⑤蝘蜓（yǎn diàn）：壁虎。《荀子·赋》："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皇。" ⑥虚脾：虚情假意。 ⑦三宝：佛教语，指佛、法、僧。 ⑧咆哮（páo xiāo）：指人嚣张或暴怒。《诗经·大雅·荡》："咨汝殷商，女炮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⑨罗刹（chà）：梵文音译，全称"罗叉娑"或"阿落刹娑"。印度神话中的恶鬼，亦为佛教所沿用。 ⑩鲛绡：传说中海里鲛人所织的薄纱，此指罗帐。 ⑪泥犁：佛教语，指地狱。 ⑫文曲星：又称"文昌星"，简称"文星"，主持文运科名的星神。 ⑬六甲：道教神名，与六丁合称"六丁六甲"，六丁为阴神，六甲为阳神，能行风雷，为天帝所役使。道士可凭借符箓召之禳灾驱鬼。

这是方本《雷峰塔》传奇的第二十五出，也是全剧的高潮。

这出戏一开场就呈现了激烈的戏剧冲突，虽然是单线结构，头绪单纯，但故事却一波三折，绝无一览无余之弊。

许宣被法海骗上金山，白蛇为寻夫去到金山寺院，要求法海归还丈夫。不料法海得意洋洋地告诉她："你丈夫已皈依三宝了。"白蛇闻言心急如焚，不知道法海用什么卑鄙的手段蒙蔽了许宣，让他无情地抛弃了恩爱的妻子和温馨的家庭。她忍不住骂了一声"秃驴"，厉声道："你若不放我丈夫，教你性命

妻时休矣!"说着,她挺身欲擒法海。随侍一旁的青儿见白娘娘救夫心切,失去了冷静,竟不顾自己身怀六甲,要与法海动刀兵,十分担心她的身体会吃不消,便急忙在一旁劝道:"娘娘,还是好好去求他,或者肯放官人,亦未可知。"白蛇听了,强压心头怒火,躬身向法海行礼,恳求道:"望恁个发慈悲方便放渠曹。俺这里,俺这里礼拜焚香折柳腰。"可是,法海根本不为所动。白蛇忍无可忍,斥责道:"呵唷,我这般哀求,只是不肯放还。你拆散人家夫妻,天理何在?"

法海自然不会认错,狡辩道:"你这妖孽,既知天理,为何在人间害人?"白蛇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他?"法海理屈词穷,只得挥舞禅杖,喝道:"俺佛力无边。"白蛇浑然不惧,回敬道:"恁道佛力无边任逍遥,俺也能飞度冲霄。休言大觉无穷妙,只看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

眼看着双方的冲突即将达到最高潮,而作者的高妙之处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显现出来了。他没有马上写白蛇和法海双方各显道行展开殊死搏斗,而是笔锋一顿,继续安排女主人公和拆散她恩爱夫妻的仇人"文斗"——因为,白蛇嘴上虽然说"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但她这时对法海还存有一丁点幻想,仍试着和他讲道理。她问:"恁是个出家人,为甚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然后当发现道理完全讲不通时,她才毫不犹豫地正告法海,如果他肯放还许宣,让她夫妇团圆,那么万事全休,否则,"管教恁一寺尽嚎啕"!于是,白娘娘个性的刚柔相济,以及她怀着对丈夫深深的爱,甘愿委曲求全的曲折心态,都被表现得十分婉曲细腻而生动形象。

当然,法海是极其顽固的,他毫不理会白娘娘的哀恳,马上施法术招来护法神对付这个寻夫心切的女人;白蛇也不示弱,她以牙还牙,招来蟹、虾、龟、蚌等水族助阵,于是,戏剧冲突在这里达到了高潮。只听白蛇一声令下,众水族水漫金山,和法海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那法海见水势大作,忙命手下用自己的袈裟罩住山头,退去大水,又令两个护法神追杀众水族并用钵盂罩住白蛇。法海来势汹汹,白蛇抵敌不了,险些失手被擒。好在她腹中胎儿是文曲星,钵盂无法施展魔法,法海的阴谋才未能得逞。最后,白娘娘战败,只得无奈地放弃与丈夫相会的初衷,和青儿退往临安。

按照常理,这出戏写到这里可以顺理成章地结穴了,但作者意兴犹酣,别出心裁地继续酿造双方的矛盾冲突——那法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唤出许宣,安排他和自己同往临安,并叮嘱许宣在妻子分娩后马上到法海挂单的净慈寺通报消息,法海将立刻用钵盂收服白蛇。于是,这出戏在负心的许宣接受了法海恶毒的安排之后拉上了帷幕,让读者和观众带着担心白蛇将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和磨难的紧张心理继续戏剧欣赏的旅程。换言之,作者在单线结构中运用了并不简单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调动了读者和观众的欣赏期待感,为全本传奇的成功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样,不仅使这出戏更加波澜起

伏，张弛有度，而且还替后面的几出戏埋下了很好的伏笔，可谓一箭双雕。

《水斗》是一出热闹的打斗戏，和《夜话》这样的文戏相比，它比较容易出彩。不过，单纯的打斗只能增加一点戏剧的可看性，对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却并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方成培除了竭尽"优化"情节的单线结构之能事以外，还巧妙地通过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使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女主人公白蛇的心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外化。比如，和第十三出《夜话》里小青不懂得白娘娘为什么要凭栏蹙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这出戏里青儿也同样不理解白蛇何以在许宣离家不久就急急忙忙出来寻找，她问道："娘娘，官人的磨折，不是一次了，为何今番这般着急？"白蛇回答说是因为金山寺里有一个法海禅师，法力无边，若许宣被他点化，自己的幸福就将付之东流。这个细节不仅又一次揭示了小青和白蛇在身份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也说明了白蛇见识深，料事明，金山之行志在必得。正由于如此，白蛇其实在出门前就已经想好了对付法海的策略，她完全是有所备而往的。不过，到了目的地之后，白蛇并没有马上召集众水族部下攻打寺院，而是情辞恳切地和法海讲道理，先礼后兵，有理有节，显得她最后的水漫金山之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让人十分理解和同情。而她的形象则既英姿飒爽，又楚楚动人，令人敬佩，惹人怜惜。当然，这样的安排对于主题的深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同时，场上三个主要角色白蛇、青儿和法海之间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一方面是整本传奇开戏以来一直在进行的青白二蛇的互相映衬与对比，另一方面又是白蛇和法海之间真挚的"情"与僵死的"理"的殊死较量、委曲求全与铁石心肠的强烈反差和"好人"之善良、"坏人"之凶恶的鲜明对比，于是，在小青的正面映衬和法海的反面映衬下，白蛇既多情又刚烈的主体形象显得极为丰满，栩栩如生。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水斗》里的套数是南北合套，曲辞颇具语言功力，为整出戏增色不少，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运用了反复和重言的修辞技法，例如，【北喜迁莺】的开头是两句"恁休把虚脾来掉"，最后是两句"恁如今自把灾招"，而【北四门子】的开头是两句"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双声子】的前面两句则是："缘未了，缘未了，同六甲文星照。休急暴，休急暴，且速往伴陪告。"这几处运用的修辞手法都是句子的连续反复，既加强了语气，又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凸显。

更典型的例子则是【北水仙子】："恨恨恨，恨佛力高。怎怎怎，怎教俺负此良宵好？悔悔悔，悔今朝放了他前来到。只只只，只为怀六甲把愿香还祷。他他他，他点破了欲海潮。俺俺俺，俺恨妖僧谗口调刁。这这这，这痴心好意枉徒劳。是是是，是他负心自把恩情剿。苦苦苦，苦的咱两眼泪珠抛。"这一曲一共九个句子，每句开头一律是四个叠字，声急切、调悲怆，把白娘娘的悲愤点染得十分浓郁、凄凉，阅读时已经能够让人感到强烈的震撼，而一旦诉诸

于听觉，这一支曲子则更加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郭　梅）

雷　峰　塔　　方成培

第二十六出　断　　桥

（旦、贴上）

【商调山坡羊】（旦）顿然间鸳鸯折颈，奴薄命孤鸾照命①。好教我心头暗哽，怎知他一旦多薄幸。（贴）娘娘，吃了苦了。（旦）青儿，不想许郎听信法海言语，竟不下山。我和他争斗，奈他法力高强，险被擒拿。幸借水遁，来到临安，哎呀，不然险遭一命。（贴）娘娘，仔细想将起来，都是许宣那厮薄幸。若此番见面，断断不可轻恕！（旦）便是。（贴）如今我每往那里去藏身才好？（旦）我向闻许郎有一姐姐，嫁与李仁，在此居住。我和你且投奔到彼。（贴）只是从未识面，倘不相留，如何是好？（旦）我每到彼，再作区处。（贴）如此，娘娘请。（旦行）（作腹痛介）哎哟！（贴）娘娘为甚么呵？（旦）青儿，我腹中疼痛，寸步难行，怎生捱得到彼？（贴）只怕要分娩了。前面已是断桥亭，待我且扶到亭内，少坐片时，再行便了。（旦）咳！许郎呵，我为你恩情非小，不想你这般薄幸。阿呀，好不悽惨人也！（贴）可怜！（旦）歹心肠铁做成，怎不教人泪雨零！奔投无处形怜影，细想前情气怎平？（合）凄清，竟不念山海盟。伤情，更说甚共和鸣。（同下）（生随外上）

（外）许宣，你且闭着眼。

【前腔】一程程钱塘将近，蓦过了千山万岭。锦重重遥望层城，虚飘飘到来俄顷。许宣，来此已是临安了。（生惊介）果然是临安了。奇呵！（外）你此去若见此妖，不必害怕。待他分娩之后，你可到净慈寺来，付汝法宝收取便了。（生）是。待弟子相送到彼。（外）不消。你可作速归家，方才之言不可忘了！记此行漏言祸匪轻。（下）（生）前情往事重追省，只怕他怨雨愁云恨未平。萍梗，叹阽危命欲倾。伤情，痛遭魔心暗惊。

（旦、贴内）许宣，你好狠心也！（生跌介）阿呀，吓吓死我也！你看那边，明明是白氏青儿，哎哟，我今番性命休矣！

【仙吕宫引五供养】今朝蹭蹬②，（旦、贴内）许宣，你好薄情也！（生）忽听他怒喊连声。遥看妖孽到，势难撄。空叫苍天，更没处将身遮

隐。怎支撑？不如拚命向前行。(奔下)(贴扶旦上)

【仙吕过曲玉交枝】(旦)轻分鸾镜，那知他似狼心性。思量到此真堪恨，全不念伉俪深情。(贴)娘娘，你看许宣见了我每，略不回头，潜身逃避。咦，好不可恨！(旦)不必多言，我和你急急急赶上前去。恶狠狠裴航翻欲绝云英③，喘吁吁叹苏卿倒赶不上双渐的影④。(闪介)(贴)娘娘看仔细。(旦)哎哟，望长堤疾急前征，顾不得绣鞯帮褪。(同下)(生上)阿呀，阿呀！

【川拨棹】真不幸，共冤家狭路行。吓得我气绝魂惊，吓得我气绝魂惊。且住，方才禅师说：此去若遇妖邪，不必害怕。那、那、那，看他紧紧追来，如何是好？也罢，我且上前相见，生死付之天命便了！我向前时，又不觉心中战兢。(旦、贴上)(旦)谢伊家曩日多情，恨奴家平日无情。

(见生扯住介)许宣，你还要往那里去？你好薄幸也！(哭介)(生)阿呀娘子，为何这般狼狈？(旦、贴)你听信谗言，把夫妇恩情，一旦相抛，累我每受此苦楚，还来问甚么？(生)娘子，请息怒。你且坐了，听卑人一言相告。(贴)那，那，他又来了。(生)那日上山之时，本欲就回，不想被法海那厮，将言煽惑，一时误信他言，致累娘子受此苦楚，实非卑人之故嘘！(哭介)(贴)啐！你且收了这假慈悲。走来，听我一言。(生)青姐，有何说话？(贴)我娘娘何等待你？(生)娘子是好的呵。(贴)可又来，也该念夫妻之情，亏你下得这般狠心！(生)阿呀冤哉！(贴)于心何忍呢？(生)青姐，这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贴回头不理介)(生)娘子，望恕卑人之罪！(旦)咳，许郎呵！(贴代旦挽发介)

【商调集曲金落索】【金梧桐】(旦)我与你嘤嘤弋雁鸣，永望鸳交颈。不记当时，曾结三生证⑤。如今负此情，【东瓯令】背前盟。(生)卑人怎敢？(旦)贝锦如簧说向卿⑥，因何耳软轻相信？(拭泪起唱介)【针线箱】催挫娇花任雨零，【解三醒】真薄幸。【懒画眉】你清夜扪心也自惊。(生)是卑人不是了。【寄生子】(旦)害得我飘泊零丁，几丧残生，怎不教人恨恨！(转坐哭介)

(贴揉旦背介)娘娘，不要气坏了身子。

【前腔】(生)愁烦且暂停，念我诚堪悯。连理交枝，实只愿偕欢庆。风波意外生，望委曲垂情。(旦)你既知夫妇之情，怎么听信秃驴言语？(生)叵耐妖僧忒杀狠，教人怎不心儿惊。听他一划胡言，我合受惩。(旦)阿哟，气死我也！(生)只看平日恩情呵，求容忍。(旦)啐！(贴)这时候陪罪，可不迟了？(生)善言劝解全赖你娉婷，蹙眉山泪雨休

零⑦，且暂消停。(跪介)

(旦)下次可再敢如此？(生)再不敢了。(旦)起来，起来，起来耶。(生)多谢娘子。(贴气介)咳！(旦)只是如今我每向何处安身便好？(生)不妨，请娘子权且到我姐丈家中住下，再作区处。(旦)此去切不可说起金山之事，倘若泄漏，我与你决不干休！(贴)与你定不干休！(生)谨依尊命。青姐，我和你扶娘娘到前面去。(贴不应介)(生)娘子，你看青姐，总是怨着卑人，怎么处？(旦)青儿，青儿。(贴)娘娘。(旦)我想此事，非关许郎之过，多是法海那厮不好，你也不要太执性了。(贴)娘娘，你看官人，总是假慈悲，假小心，可惜辜负娘娘一点真心。(旦)咳！(生)娘子请。(旦)哎哟，只是我腹中十分疼痛，寸步难行。(生)不妨，我和青姐且扶到前面，唤乘小轿而行便了。

【尾声】(旦)此行休似东君泄漏柳条青⑧，(生)还学并蒂芙蓉交映，(合)再话前欢续旧盟。

(旦)还恐添成异日愁(温庭筠)，(贴)朝成恩爱暮仇雠(翁　绶)。

(生)当年顾我长青眼⑨(许　浑)，　纵杀微躯未定酬(方　干)。

〔注〕　①孤鸾：星名，古人以为命犯孤鸾就会没有配偶。　②蹭蹬(cèng dèng)：遭遇挫折。　③裴航：唐书生，他在蓝桥驿求饮，遇仙女云英，心生爱慕，遂向其祖母提亲，按云英祖母的要求弄到玉杵臼，终得与云英成婚。见唐裴铏《传奇》。　④苏卿：苏小卿。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苏卿，庐州娼也，与书生双渐交昵，情好甚笃，渐出外，久之不还，小卿守志待之，不与他人狎。其母私与江右茶商冯魁定计，卖与之。……渐后成名，经官论之，还为夫妇。"　⑤三生：前生、今生、来生。　⑥贝锦：织有贝纹图案的锦缎。《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后因以之代指谗言。　⑦眉山：女子的秀眉。汉卓文君貌美，脸若芙蓉，眉如远山。后因以"眉山"称女子的秀眉。　⑧东君：春神。　⑨青眼：三国魏阮籍对自己不喜欢的庸俗之徒白眼相对，见到志趣相投的嵇康则青眼相对。后因以"青眼"称对人的喜爱或重视。

这是方本《雷峰塔》的第二十六出，也是全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出。

《断桥》在剧情上紧承《水斗》，而在艺术气氛上则和《水斗》大异其趣。相对于《水斗》的剑拔弩张，《断桥》抒情凄婉，进一步深入刻画了主人公白娘娘忠于爱情、忍辱负重的主体形象，使剧本主题得到了升华。而且，这样的安排对于观众欣赏心理的照顾也是十分妥帖的。

话说白蛇在金山铩羽败逃，借着水遁，回到了和许宣初识的临安城。旧地重游，她不禁触景生情，和小青同声谴责许宣的薄幸。"奔投无处形怜影，细想前情气怎平？"端的是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如果没有青儿的陪伴服侍，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就在这时，姐妹俩突然看到了许宣的身影，不由地

怒火冲天，大叫一声："许宣，你好薄情也！"许宣理亏心虚，非常害怕白氏主仆，闻声赶紧躲避。白娘娘又急又气，拖着即将临盆的身躯气喘吁吁地追上前去，一把扯住许宣，骂道："我与你嘤嘤弋雁鸣，永望鸳交颈。不记当时，曾结三生证。如今负此情，背前盟。"那青儿更是火冒三丈。许宣见妻子和小青盛怒，赶紧拚命作低服小，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了法海身上，然后又跪在妻子面前苦苦求饶。青儿一眼看穿他是假慈悲、假小心，毫不留情地道破其底细，不管许宣如何哀恳，都不予理睬。白蛇则痛心疾首，哀伤欲绝，只顾责备许宣的负心薄幸："害得我飘泊零丁，几丧残生，怎不教人恨恨！"言语间，她不禁涕泗滂沱。青儿见状，急忙替白娘娘揉背，劝慰道："娘娘，不要气坏了身子。"

许宣在道行高深的白氏主仆面前不敢造次，一个劲儿求恳白蛇，希望她看在夫妻情分上饶恕了他："愁烦且暂停，念我诚堪悯。连理交枝，实只愿偕欢庆。风波意外生，望委曲垂情。"白蛇闻言，伤心地问："你既知夫妇之情，怎么听信秃驴言语？"许宣急忙再为自己开脱罪责："叵耐妖僧忒杀狠，教人怎不心儿惊。听他一划胡言，我合受惩。"对他这番话，嫉恶如仇的小青哪里肯信，立即讽刺道："这时候陪罪，可不迟了？"但白娘娘夫妻情深，见丈夫双膝跪地软语相求，心肠不由地就软了下来，不仅自己马上宽恕了许宣，还代他向青儿求情："我想此事，非关许郎之过，多是法海那厮不好，你也不要太执性了。"小青无奈，又见白娘娘腹痛难忍，只得暂不追究许宣的罪过，和他一起扶着即将临盆的亲人去往许宣姐姐家暂且安身。

和《水斗》一样，《断桥》也是由二女一男三个主要人物撑起的一出戏。不过，白蛇姐妹虽然未变，《水斗》里的法海却换成了许宣。于是，随着男性人物和女性角色关系的改变，戏剧矛盾的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在金山寺前，白娘娘面对拆散她和许宣的法海是仇恨满腔，毫无犹豫和彷徨，表现出她刚烈坚强的一面；但在断桥之堍，白娘娘面对负心郎许宣，却是又恨又气，又爱又怜，心里充满了矛盾，无论如何硬不起心肠和许宣彻底决裂，表现出她温柔善良的一面。也正因为这样，《水斗》里敌我双方的刀光剑影就变成了《断桥》里小夫妻之间的口角纷争。作者为了强调这一点，在剧情的安排上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他自然是让受尽颠连的青白二蛇同仇敌忾，薄情寡义的许宣则落了单，舞台上形成明显的二比一；然后，白娘娘听信了许宣的表白，反过来帮助丈夫向青儿求情，场上依旧是三个人，依旧是二比一，但形势却完全逆转了。这个改变，和白蛇一贯以来的个性和对爱情的忠贞不二是一致的；换言之，剧情在此处的急转直下不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不符合逻辑的。同时，也正因为剧情在这里的逆转，三个人物的形象，尤其是女主人公白娘娘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塑造和烘托，显得十分丰满。最后，反倒是刚直忠诚、热心无私的青儿落了单，她出于对白娘娘的深厚情谊，只得权且隐忍，于是一家人暂得团

圆。而男主人公许宣懦弱无能、缺乏主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为后文他去净慈寺报信，引来法海，害得白娘娘被压雷峰塔底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在这出戏里，除了走过场的法海以外，其他三个人物都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刻画，几乎没有主次之分。白蛇自不必说，作为一个中华传统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坚韧、温柔和自我牺牲精神在这出戏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青儿，她在这出戏里面，夹在许宣和白氏夫妇之间，一会儿义愤填膺、口舌如刀，一会儿无可奈何、摇头叹息，情绪起伏很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了白蛇，她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的私心在里面。于是，青儿的形象在这里得到了最后定型式的塑造，她忠诚无私而爽朗的个性也得到了精彩的定格，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没有青儿就没有白娘娘和《断桥》，也不会有《雷峰塔》。另外，整本传奇也通过这一出《断桥》使主要人物回到了剧情开始的西子湖畔，让同样的背景展示人物前后不同的心境；于是，传奇的结构更加完整和圆融，人物和主题则更加立体饱满、深刻动人。

一直以来，《断桥》都是各剧种的保留剧目和经典剧目，如京昆舞台上的《断桥》，其演出本就是以方本《雷峰塔》的《断桥》一出为底本的。当然，《断桥》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人物形象的鲜明丰满和传奇关目的合理巧妙，应该说，在这方面舞台提示和曲辞、宾白也有不少功劳。首先，这出戏的舞台提示在全剧中算是比较细致复杂的。如白娘娘的"见生扯住介"和"转坐哭介"，动作幅度较大，细腻地体现出白氏当时当地复杂幽怨的心境；而青儿的"贴扶旦上"、"贴回头不理介"、"贴代旦挽发介"、"贴揉旦背介"和"贴不应介"等动作，则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青儿对白蛇的体贴入微和对许宣的痛恨恼怒，十分传神。

同时，《断桥》的语言已臻化境，简直无一处不符合人物的心情和处境。而且，和《夜话》里面颇为典雅整饬的曲辞相比，《断桥》的唱词则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除了在仙吕过曲【玉交枝】里用了双渐和苏小卿的爱情故事等典故以外，整出戏的语言几乎全是极浅显的，连唱词也是口语化的，不仅一看就懂，而且一听也能够就懂，但又绝对不失之于粗俗无味。如商调【山坡羊】的结句："凄清，竟不念山海盟。伤情，更说甚共和鸣。"对偶，押韵，既显得精巧，又耐得咀嚼，还明白易懂，的确是上佳的场上之曲。又如【川拨棹】的煞拍："谢伊家曩日多情，恨奴家平日无情。"似反语又非反语，曲折细致地体现了白娘娘感情上遭受重大挫折后蓦然与许宣重逢时候的复杂心境。

另外，这出戏在创作手法上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比如，它用借宫的方法，糅商调和仙吕宫于一体；同时还采用集曲的形式，将一支白蛇谴责许宣薄幸的商调集曲【金络索】写得既婉约又淋漓，哀怨动人，艺术感染力很强。

（郭　梅）

才 人 福

沈起凤

第十三出 宴 谑

(副净扮刑厅上)未向东床夸坦腹①,且来西馆看招贤。下官秦伯达,昨日听子奶奶勾说话,聘定仔张幼于,今日备仔酒席,接渠到衙门里来,请唐伯虎得陪渠。吓,贵歇天色夜拉里哉②!那说还勿来?来人介!(副上应)打发衙役再去邀。(副应)(丑执帖子,旦男装,小生扮书童,副小生扮唐寅上)

【引】兔眼醉迷离,不辨雌雄偶③。(小生)可笑凤凰群,今日居牛后④。

(丑)那位在?(副)什么人?(丑)张师爷同唐大爷都到了。(副)请少待。(禀介)(副净)道有请!张先生、年兄请!(旦、副小)请!(旦)老公祖请上⑤,治晚生有一拜。(副净)岂敢!小弟也有一拜。(旦)平安书记,愧无杜牧之才⑥;(副净)寂寞衙斋,幸下陈蕃之榻⑦。(副小)年兄,治弟平原介绍⑧,幸不辱命。(副净)足见年兄雅爱。请坐!(各坐打恭介)(副小)书童呢?过来叩见秦老爷。(小生背介)呸这促掐人⑨,就来奚落我了!说不得。(转身介)秦老爷!(欲叩介)书童参……(副净)罢哉!(小生)唐大爷,秦老爷免了。(副小)你的造化!(副净)革位阿是张先生勾管家啥⑩?(副小)这是幼于心爱之仆也。(副净)本来好。你叫啥勾?(小生)这……(副小)你叫什么名字?快对秦老爷说吓!(旦)吓,老公祖,小价名唤俊才⑪。(副净)吓,俊才!看伊革副聪明面孔,怪弗得先生欢喜。(副小)不瞒年兄说,这小厮风流美貌,是天生的了。(副净)好丑⑫!(副小)更有一段极有趣的美处哩!(副净)还有啥勾美处?(副小)他素有龙阳之癖⑬,夜夜与幼于同榻的。(副净)哈哈!年兄说搂话哉⑭!(末、丑)酒完了。(副净)看酒!(旦)不必行此大礼罢。(副小)说得极是。我每知心相叙⑮,休拘俗套。况且幼于最是脱俗的,何须拘此!摆下罢!(副净)介没先生从直哉嘘⑯!摆下。(旦)岂敢。(副净)请吓!(旦、副小)请!

【梁州序】花台月座,金昆玉友,清谈挥麈风流⑰。行厨竹里⑱,参军录事都休⑲。(副净)衙役筛酒!(末、丑应)(副小)住了!(副净)住子!(副小)年兄,我等文人筵宴,何用衙役喧呶?况幼于兄的家童,颇谙酒政,倒

借重他斟酒，岂不为快！(副净)弗好得罪客人革管家滑！(副小)幼于是极有趣之人，决不见怪的。(副净)先生……(旦)老公祖！(副净)年兄是介说没，先生弗见怪革哉。(旦低头不语介)(副净)衙役拿酒壶交拉小管家⑳，大钟放拉间向㉑，呒丑出去嘿哉㉒！(末、丑下)(副净)小管家，呒来。(副小)俊才，秦老爷叫你。(小生)老爷有何分付？(副净)筛仔酒勒，送拉呒丑相公。(小生)阿呀！秦老爷，我家相公，天性不会饮酒的。(副净)啥说话！敬过去，敬过去！(旦)老公祖……(副净)岂敢，岂敢！(旦)治晚生自来不胜杯酌。(副净)年兄那撇断㉓。(副小)幼于又来作客了！你的酒量，弟所佩服，怎向知己面前支吾起来？年兄先罚他三大杯，干了再讲！(副净)快点送过去。(旦)老公祖不要听他撒谎！(副净)年兄老实人，从来勿说谎个。请干仔。(旦)阿呀，这一大杯吃下去，只怕就坐不住了。(副净)啥说话！大量，勿吃酒没埋灭忒哉㉔。(旦)既承台命谆谆，不好故违。容治晚生慢慢的全此一大杯便了。(副净)勿能慢慢能勾㉕！(副小)幼于，若再迟捱，我来灌了嘘！(旦)咳！你是什么意思吓？(副小)无非要你吃酒，什么意思？你若不干，果真要灌了！(旦)使不得！(小生)秦老爷，我家相公在此饮了。(副净)快点快点！(副小立起)(小生扯住副小)唐大爷，这是使不得的！(旦)待小弟干就是了。(副净)好丑好丑！(副小)哈哈！年兄可是海量。(副净)好！果然大量。(副小)名不虚传吓！(副净)俊才官再筛！(小生应)如今是唐大爷来了。(副净)再送拉呒丑相公！(小生急状)老爷，我家相公真勾不会饮酒的！(旦)阿呀，老公祖！治晚生才这一杯，已勉强之至矣。(小生)是勉强的。(旦)取酒来！待治晚生转敬一杯。(副净)张先生请用仔此杯，小弟就受罚嘿哉。(小生)我家相公真个不饮的。(旦)老公祖，这杯不能遵命了。(副净)先生执意勿用没，小弟自家来手奉哉！(旦慌状)阿呀，使不得！快接了杯儿。老公祖请坐，待治晚生舍命便了。(副净)小弟打鼓催哉！一鼓，二鼓，三鼓……(旦)慢些慢些！(副净)弗干是要罚十大钟丑！(小生)求老爷缓些！(旦又照干)(醉介)(副小)还有一杯。(旦)实在吃不得了！(副小)书童代劝。(小生)唐大爷和老爷各用一杯，我家相公是不能饮了。(副净)既是小管家筛仔，年兄，我搭呒奉陪张先生一杯㉖。(副小)遵命。幼于如若不干，又要罚三大杯的嘘！(旦)在朋友面上，为何如此作难吓！(副小)请吓！(旦伏桌介)一任杯倾绿蚁㉗，风动红鳞，漉尽泉明酒㉘。金焦交捧处㉙，罄三瓯，同向花前数酒筹㉚。(末持帖子上)启爷：沈大老爷差两名管家，押一个大胡子道人，说在沈府门首，手拿木鱼，口诵什么化婆经。沈大老爷闻之大怒，特送到老爷这里，严刑处治。有帖在此。(副小背介)呣，我晓得一定是祝跛弄出事来了㉛。不要管，耍他一耍。(副净)阿唷！有这样放肆的野道，家婆啥化得起来革？传齐衙役，即刻坐堂处治。(副小)住了！年兄出堂，不必细问。且将

他枷号头门[32],明日早堂听审。我辈花间雅集,岂易得哉?君若出堂担搁,岂不扫兴?(副净)年兄见教得极是。失陪!出去一歇就来勾。分付开门。(内应鼓)(开门介)(下)(副小)年兄速去速来。幼于请吓!(小生)还要吃什么酒!(副小)你看斜阳没,花阴覆。青灯红烛明如昼,休辞醉尽三斗。(内)掩门!(副净上)年兄,遵命枷号拉丑哉。(副小)吓!枷号了?(副净)我俚再吃酒[33],再吃酒。(小生)老爷,我家相公已醉得睡熟了。(副净)果真醉哉。(副小)我每且散一散,少顷再饮罢。(副净)既然是介,且散一散。(副小)年兄来!(副净)年兄啥勾?(副小)你看幼于的样儿呵。(副净)那呢[34]?

【前腔】(副小)乌巾微岸,青衫斜纽,欲开又合星眸。小弟到有个比方在此。(副净)年兄啥个比方?(副小)好似沉香亭上[35],海棠未醒温柔。(副净)年兄,那说拿张先生比起杨贵妃来!依小弟看起来,直头像当初革李太白[36]。(副小)好!年兄说得一些也不差。当日太白在沉香亭畔,曾有力士为之脱靴,今日小弟情愿效劳。(小生)阿呀,唐大爷!我相公被你灌得如此大醉,还要缠什么介!(副小)我与你相公相交不同,你这小厮晓得什么!何者为好友呢?一定要脱的!(副净)要脱勾,要脱勾!(小生)唐大爷像什么模样!(副小)只待蛮靴小稔[37],玉趾轻拈,把力士微劳奏。(旦)阿呀,怎么这等胡闹起来介?(小生)如此胡缠,成甚解元体统[38],莫非也醉了?(副净)也醉哉!(副小)哈哈哈!我果然醉得软了。(副净)醉哉!(副小)此时寸步难移,如何回去?(副净)居去勿得哉[39]!(副小)今夜要与幼于同榻的了。(小生)咳!这是那里说起。(副净)哈哈哈!好吓!呖丑两位好朋友,今夜头抵足谈心,革是极妙勾哉。(小生)阿呀,这怎么处!(副净)小管家,点灯到书房里去。请唐大爷、大家、呖丑相公安置罢!(小生)阿呀呀!这个断断使不得!(副净)为啥使勿得?(小生)唐大爷虽是一位风流才子,(副净)才子!(小生)却算得个惧内的班头。(副净)啧啧啧!(小生)前日同一位姓祝的出去游山,担搁了一夜,他家奶奶认他是走了斜路,率领了一班丫环仆妇,登和尚之堂,(副净)阿呀!(小生)进和尚之房,(副净)阿呀!(小生)上和尚之床,(副净)阿呀!(小生)弄出一场大笑话。可是留他住不得的。(副小)呣呣呣!小厮胡说,胡说。(副净)是介说起来,连我也有点胆寒,弗敢相留年兄住哉。人来!掌灯送唐大爷回府。(丑上应)(副小)放著。(副净)放拉丑[40]。年兄恕送,明朝会。(副小)年兄请便。(副净)张先生,请到革答书房里坐坐罢[41]。请吓!(旦)请!(下)(副小)俊才小厮呢?(小生)又是什么?(副小)掌灯送我唐大爷回府!(小生扶唐出门)走走走!好吓,你拿我两人开了半日的寡心!我受你的气也就够了,倒亏你想得出这样痴念头那!好好的自己拿了灯

回去,改日与你理论。我要伏侍灵娘去也。(奔下)(副小)哓哓哓!好放肆的小厮!哈哈哈!你看幼于畅好情痴也!无端改抹起旧儒流,只为寻思鸾凤俦。哈哈哈!我到好笑此时自己拿灯走回去,好个解元的体统!(内打一更)呀!听谯楼鼓,黄昏后。那里有金莲宝炬天家授[42],落学士自家手。(下)

(生带枷)(副押上)走走走!瘟道士记里是班房门首。呖等拉革答,我去赊一碗夜饭,吃仔勒再商量吓。(下)(生)咳!倒受这小人的气。(生坐左角板凳)(副小上)咦!你看那边一个枷号的人儿,不知可就是祝蹬?若果是他,只索大大打趣他一番。那边枷号的是什么样人吓?(生)伯虎!(副小)阿呀,元来是希哲兄!(生)你何事从衙门里出来?(副小)吓!今日敝同年请我赴席,此时酒散返舍了。(生)好受用吓!(副小)你在这里偏背我吃独桌,难道倒不受用?(生)呣呣呣!快些走罢,不要在此讨厌了!(副小)我且问你,你那日在幼于店中,与我赌气,定要骗我表妹为继室,今日骗得可好呢?(生)可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劳你替我担忧。(副小)好!你还是这般嘴硬。(生)我为何不嘴硬呢?(副小)咳!

【节节高】你思量赚翠楼,卖风流,无端闯入闲机彀。招风口,犯罪由,权消受。(生)赤绳系颈君知否[43]?蓝桥配递从来有[44]。(副小)看你这蹬头,干得出甚么巧事来?人家千金小姐,你扮了道士,嘿,难道竟骗得到手的?岂不是蹬头之所为!你虽不要我为媒,我老唐岂忍坐视?(生)凭你罢了!(副小)反道旁人何用苦担忧,请了,明日恭候好音!(生)这却是你的盛情?(副小)少不得解铃再试来朝手。(下)

(副上)一勾肚皮饱俚哉。道士造化,呖拉班房里过子夜罢!可恨顽涎道士,犯罪一钱不使。(生)明朝花面官儿[45],认取风流才子。(副)只怕弗是才子,只算得一个枷人哉!(下)

〔注〕①东床夸坦腹: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逸少(即王羲之),因嫁女与焉。"后以"东床坦腹"代指女婿。　②贵歇:苏州方言。此时,这时候。　③"兔眼"二句:北朝乐《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里用其语意,指名妓李灵芸女扮男装。　④"可笑"二句:凤凰:比喻才德高尚的人。牛后:语出《战国策·韩策一》:"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这里张敉自诩才德杰出,反而屈居一般人名妓李灵芸之下。　⑤公祖:旧时士绅对知府以上地方官的尊称。　⑥杜牧之才:指执掌书记的才能。唐代诗人杜牧曾为江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团练判官、节度推官、掌书记。　⑦陈蕃之

榻:《后汉书·徐稚传》载,东汉时陈蕃为太守,在郡府不接待宾客,唯徐稚来特设一榻,徐稚去则将榻悬起。后因以"陈蕃之榻"为礼贤下士的典故。 ⑧平原:指门客。 ⑨呒:苏州方言。你。促掐人:指刻薄、爱捉弄人的人。 ⑩革位:苏州方言。这位。 ⑪小价:对自己的仆人的谦称。 ⑫丟:苏州方言。语气词。 ⑬龙阳之癖:指男同性恋。龙阳,战国时魏君的男宠龙阳君。 ⑭说搂话:苏州方言。胡说,乱说。 ⑮每:今通作们。 ⑯介没:苏州方言。那么。 ⑰挥麈:晋人清谈时常挥动麈尾以为谈助,后因称谈论为挥麈。 ⑱行厨竹里:指魏晋时竹林七贤携酒饮于竹间。行厨,谓出游时携带酒食。 ⑲参军录事:俱为职官名。东汉末有参军事之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录事,晋时置录事参军,掌总录众官署文簿,举弹善恶。 ⑳拉:苏州方言。在。 ㉑间向:苏州方言。这边,这儿。 ㉒呒(wǔ)丟:苏州方言。你们。呒,你。 ㉓撇断:苏州方言。彻底摆脱干系。 ㉔埋灭忒:苏州方言。埋没掉。 ㉕能:苏州方言。副词或形容词后缀,然。勾:苏州方言。语气词,的。 ㉖搭呒:苏州方言。同你、与你。 ㉗绿蚁:酒上浮起的绿色泡沫。这里为酒的代称。 ㉘泉明酒:泉明,指晋陶渊明。唐时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陶渊明好饮酒,其《五柳先生传》云:"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㉙金焦:古代金属炊器,军中用以夜间敲击报更。 ㉚酒筹:饮酒时用以计数或行令的筹子。 ㉛祝踱:指祝枝山。踱,苏州方言,痴呆、呆笨的人。 ㉜枷号:古代一种刑法,将木枷套在犯人颈上,写明罪状示众。 ㉝我俚:苏州方言,俚亦可作里。我们。 ㉞那呢:苏州方言。怎么样啊。 ㉟沉香亭:唐玄宗命移植牡丹(木芍药)于沉香亭前,供杨贵妃共赏。曾召李白,命作新词。李白醉中稍醒,援笔作《清平调》三章,有"解释东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句。 ㊱直头:苏州方言。实在,确实。 ㊲蛮靴:舞鞋,多用麂皮制成。 ㊳解元: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㊴居去:苏州方言。回去。 ㊵放拉丟:苏州方言。放在这儿。 ㊶革答:苏州方言。这儿,这里。 ㊷金莲宝炬:金饰莲花形火炬。唐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上将命令狐绹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对,尽蜡烛一炬,方许归学士院,乃赐金莲花烛送之。院吏忽见,惊报园中曰:'驾来。'"天家:帝王之家。㊸赤绳系颈:赤绳,唐人小说所记司婚姻之神(月下老人)的法宝,凡遇有缘男女,即以赤绳系两人之足,最终必成夫妇。这里将"系足"改为"系颈",寓祝允明为求婚反戴枷锁的调侃意味。 ㊹蓝桥:桥名,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蓝溪之上。传说其地有仙窟,即唐裴航遇仙女云英处。后常用作男女约会之处。配递:古代发配罪犯,途中逐站递解,称配递。两句语出明汤显祖《牡丹亭·硬拷》:"天呵,系颈的是定昏店,赤绳羁凤;解领的是蓝桥驿,配递乘龙。" ㊺花面:传统戏曲角色"净"的俗称,因其以粉墨涂面得名。

《才人福》传奇为《红心词客四种》(包括《报恩猿》、《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之一,是清代戏曲家沈起凤的传奇代表作。作者以奇笔写奇事,虚构了"才人福分从来少,喜洞房金榜都邀"(第三十二出《福圆》)的情事。其第一出《双奔》有云:"笑当场游戏谁人懂?须不是说鬼坡仙万事空,也只愿天下才人将福分拥。"道破了作者谱此传奇的旨意——"愿天下才人将福分拥"。

此剧二卷,共三十二出。叙写神仙萧史、王子晋尘世情根未断,诱仙界芙

蓉城女子瑶英、绣贞一同下凡，四人分别转生为苏州才子张敉(字幼于)、祝允明(字希哲)、四府理刑秦伯达之女秦晓霞、前礼部侍郎沈道宗之女沈梦兰。张敉与秦晓霞，祝允明与沈梦兰，双双缔结姻缘。玉皇闻讯敕旨，另派杖藜老人、写韵仙子下凡，转生为才子唐寅(字伯虎)、名妓李灵芸，助成其事。张敉与李灵芸志趣相投，同在虎丘设肆专医诗病。四府理刑秦伯达欲聘一才子为书记，兼有择婿之意，唐寅力荐张敉。秦伯达亲自登门造访，张敉正好外出，李灵芸女扮男装，假充张敉应聘。秦伯达对其甚为满意，请其次日进府，盛情款待。当日，张敉仍让李灵芸扮自己，自己则假扮书童随行。受命作陪的唐寅见状，乘机在宴间喜谑逗乐。祝允明为谋娶沈梦兰，扮成道士至沈府念"化婆经"化缘，被枷号于衙门前示众，后因奉旨钦召进京识别太学古碑篆字而被释。唐寅向沈道宗说明情由，沈道宗亦因女儿梦兰喜祝允明诗而许婚。祝允明与沈梦兰终成眷属。秦伯达欲以女晓霞许配，假张敉却一口回绝，其意在让真张敉不再迷恋儿女私情，而立志博取功名前程。祝允明、唐寅知其用意，假称晓霞已与沈公子定婚，灵芸亦随嫁为其妾。张敉在晓霞等人的激励下，发奋自强，赴京殿试中式，得授翰林学士。祝允明、唐寅又告知张敉，晓霞与沈公子结婚，强请他出席喜宴，实为他举办婚礼。最后真相大白，张敉与晓霞喜结良缘。

清石韫玉《乐府解题四则》云："《才人福》，慰穷士也。识字如祝希哲，工诗如张幼于，一沉于卑位，一困于诸生。特著此剧，以为才人吐气。若唐时方干等十五人，死后始成进士，奚不可者？"以虚幻的福禄，慰藉沉沦于卑位、困顿于场屋的才人，使之吐气扬眉。这正见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空想与无奈。

《宴谑》为全剧第十三出，是其中最精彩的折子之一。叙秦伯达为聘书记兼选婿，相定女扮男装的李灵芸所扮张敉，邀其进府，以酒宴款待。唐寅受秦伯达之请至秦府作陪，见李灵芸装张敉，张敉扮书童，真、假张敉逢场作戏，便乘机逗谑，却又并不说破。祝允明为谋娶沈梦兰，扮成道士至沈府念"化婆经"化缘，被枷号于衙门前示众，唐寅却幸灾乐祸，隔岸观火，演绎了一出谐趣横生的喜剧。无怪乎近人吴梅《〈才人福〉跋》评谓："《宴谑》一折，亦令人绝倒。"

这一折戏，展现了才人之间轻松欢快的氛围，突出表现了苏州才子唐寅的诙谐天性：

他对张敉(扮书童)一味嬉谑。

先是唤其叩见。进得秦府，明知张敉为接近秦女晓霞而不惜屈尊扮书童，他却有意拿张敉开涮，当他人之面任意使唤："书童呢？过来叩见秦老爷。"张敉明知他是"促掐人"，"奚落"自己，却又哑巴吃黄连，"说不得"。秦老爷让张敉"罢哉"，唐寅咒了句"你的造化"，便又生一计，当面胡诌出所谓"更

有一段极有趣的美处”，说什么张敉“素有龙阳之癖”，“夜夜”与假张敉、真灵芸“同榻”，连秦伯达也笑怪他“说搂话(胡说)哉”。

继而命其斟酒。秦伯达命衙役筛酒，他却自作主张说“住了”，理由是“我等文人筵宴，何用衙役喧呶”，又赞假书童张敉“颇谙酒政”，说是“倒借重他斟酒，岂不为快”，硬要张敉这位才子为他斟酒；更以“幼于是极有趣之人，决不见怪的”为由，封住假张敉(李灵芸)的口，害得她只能“低头不语”，任他摆弄。

最后令其送行。唐寅已不胜酒力，自己也承认“哈哈哈！我果然醉得软了”，可是当秦伯达唤衙役“掌灯送唐大爷回府”时，他还忘不了“俊才(张敉所扮书童名)小厮”，命其“掌灯送我唐大爷回府”。张敉一边扶他出门，一边大出怨气：“好吓，你拿我两人开了半天的寡心！我受你的气也就够了，倒亏你想得出这样痴念头哪！”要他“好好的自己拿了灯回去”，悻悻然表示“改日”再与他“理论”。别人恼怒，他却仍是哈哈大笑道：“好放肆的小厮！”

他又对李灵芸(扮张敉)放肆逗乐。

先是不断给她灌酒。明知李灵芸不会酒，张敉已着急地申明“阿呀！秦老爷，我家相公，天性不会饮酒的”，李灵芸也连连声言“治晚生自来不胜杯酌”，他却恣意戏谑道：“幼于又来作客了！”说什么：“你的酒量，弟所佩服，怎向知己面前支吾起来？”不论青红皂白，竟要秦伯达“先罚他三大杯，干了再讲”。李灵芸讨饶：“阿呀，这一大杯吃下去，只怕就坐不住了。”但碍于面子，她又不得不答应“慢慢的全此一大杯便了”。但他仍不依不饶：“若再迟捱，我来灌了嘘！”见李灵芸认罚，应诺“干就是了”，他更在一旁推波助澜，大赞其“海量”、“名不虚传”。李灵芸已醉，他却道“还有一杯”；李灵芸“实在吃不得了”，他又要“书童代劝”，又要“罚三大杯”；李灵芸已摊牌：“在朋友面上，为何如此作难吓！”他还是大呼小喝“请吓”、“请吓”，直到把李灵芸灌得“伏桌”“睡熟”。

继而提出为她脱靴。李灵芸终于被他灌得醉倒，他见李灵芸“乌巾微岸，青衫斜纽，欲开又合星眸”，醉态可怜，忽然“有个比方”，故意说是她“好似沉香亭上，海棠未醒温柔”，使人想到醉酒的美人“杨贵妃”，暗示她是女儿身。秦伯达不察，反说“直头(实在)像当初革(的)李太白”。他闻此大喜，灵机一动，说是“当日太白在沉香亭畔，曾有力士为之脱靴，今日小弟情愿效劳”，急得张敉忙加阻拦。他却故意喝道：“我与你相公相交不同，你这小厮晓得什么！”声称“一定要脱的”，吓得李灵芸惊呼：“阿呀，怎么这等胡闹起来介？”张敉也大呼：“如此胡缠，成甚解元体统。”然而，他并不善罢甘休，还想加码，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果然醉得软了”，才中止了这场使李灵芸难堪的闹剧。

最后竟戏说要与她同榻。酒宴一场大闹，他自己也醉得“寸步难移”，不能回去了。此时他又忽生“今夜要与幼于同榻”的酸主意，张敉听了惊呼：“咳！这是那里说起。”秦伯达不知就里，竟连声附和说：“好吓！呒侬(你们)两位好朋友，今夜头(里)抵足谈心，革(这)是极妙勾(的)哉。”又吓得张敉大

呼:"阿呀,这怎么处(办)!"秦伯达却吩咐张敉"点灯到书房里去",请大家"安置",急得张敉大呼:"这个断断使不得!"幸得张敉急中生智,临时编派出唐寅"风流"而"惧内","出去游山,担搁了一夜",引发他家奶奶(夫人)"率领了一班丫环仆妇","登和尚之堂","进和尚之房","上和尚之床"的"大笑话",使得秦伯达"有点胆寒,弗敢相留",才打住了又一场更使李灵芸不堪的恶作剧。

他更对祝允明恣意耍弄。

先是让他枷号门头。祝允明因为求婚,特意装成大胡子道人在沈府门口诵"化婆经"化缘,被押送刑厅听候"严刑处置"。唐寅明知"一定是祝蹩弄出事来了",却又幸灾乐祸,决意"不要管,耍他一耍"。秦伯达要"传齐衙役,即刻坐堂处治",他却建议"不必细问","且将他枷号头门,明日早堂听审",害得祝允明硬是冤枉地多关押了一夜。他自己则与人"花间雅集",酒宴上快活。

继而对他打趣一番。唐寅酒醉回舍,见那边一个枷号的人儿,还不知是否就是祝允明,心中已暗自打定主意,"若果是他,只索大大打趣他一番"。两人相认,打过招呼,他告知祝允明"今日敝同年请我赴席,此时酒散返舍"。祝允明满腹怨恨,只没好气地咒他"好受用吓"。他明知祝允明独受枷号,吃尽苦头,却打趣道:"你在这里偏背我吃独桌,难道倒不受用?"直气得祝允明连连赶他"快些走","不要在此讨厌了"。可他还是不放过,竟哪壶不开提哪壶,问起祝允明与己"赌气""定要骗"唐寅表妹为继室事。祝允明则反唇相讥,"嘴硬"道:"可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劳你替我担忧。"

最后坐视他羁押受罪。唐寅笑祝允明这"蹩头(呆子)"干不出什么"巧事",为了"赚翠楼",竟"卖风流","无端闯入闲机彀";他冷眼旁观祝允明"招风口,犯罪由,权消受",落得"赤绳系颈"受罪吃苦的可悲下场,心中窃喜,嘴上却道"我老唐岂忍坐视"。祝允明自认晦气,口说"凭你罢了",其实想他从速解救。哪知唐寅却让他"明日恭候好音",道:"少不得解铃再试来朝手。"其实是坐视不管,任他被羁押一夜。祝允明知道这是唐寅的"盛情",却丝毫奈何不得。

一味地戏谑,放肆地逗乐,恣意地耍弄,轻世傲物,放浪不羁,不修小节,不同俗流,这就是《宴谑》中名士风流的唐伯虎!不管他人窘迫,不顾他人尴尬,不理他人难堪,只要自由自在的乐,只要开心解颐的笑,追求快乐,宣泄感性,才人们要的就是幽默的情调,要的就是浪漫的氛围。这里没有讽刺喜剧所承负的批判指向,而是以一种近乎玩笑的心态,酿造出诙谐、滑稽的热闹与轻松。以出奇制胜的笔墨,写古怪离奇的才人,唤醒心灵的麻木,驱除世俗的沉闷,激活生命的快乐。《宴谑》的喜剧审美价值也许就在此。

近人吴梅《〈才人福〉跋》云:"此记以张敉为主,而以唐寅、祝允明为辅。其事虽臆造,而文心如剥蕉抽茧,愈转愈奇,总不出一平笔,传奇至此,极才人之能事矣。"读《宴谑》,看唐、张、祝三人的调笑戏谑,不难体会作者创作手段

的精妙。而这一切，又多依赖淋漓尽致的科介与鲜活而富有表现力的对白来实现。试看最后祝允明与衙役的一段对白："(生)明朝花面官儿，认取风流才子。(副)只怕弗是才子，只算得一个枷人哉！"以枷人(谐音"佳人")对才子，幽默诙谐，令人喷饭。这样的对白，直如清李渔《闲情偶寄》所云："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上来。"吴梅曾谓："余尝谓黄渔(沈起凤)之才，既不可及，而用笔之妙，尤非藏园(蒋士铨)、倚晴(黄燮清)所能。笠翁(李渔)自负科白为一代能手，平心论之，应让黄渔。"(《〈才人福〉跋》)《宴谑》一折总共才四五支曲子，几乎全是科白。而剧中人的谐谑风采，作者的喜剧天才，正是通过传神入化的科白(尤其是让人忍俊不禁的苏白)得以展示。李渔有句精辟的比喻："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人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闲情偶寄》)看来，《宴谑》这折戏是承袭李渔重科诨的艺术思想，而将喜剧的宣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林 箐)

文 星 榜

沈起凤

第二十五出 骂 婚

(生急上)

【端正好】败伦常，伤风化。咈！平白地败伦常，没来由伤风化。(末踉跄上)阿呀呀！大相公，是不是且听老奴一言？想甘员外既把女儿改嫁，就去争闹，也无济于事。况且有向府的势头，决无善言相待，断断去不得的。(小生)嗳！他就仗了向老贼的势头，敢奈何了我？咈！想我堂堂七尺，岂可受人如此欺侮？且让我前去。(末急扯介)阿呀呀！大相公还是不去的好。(小生)阿呀！苍头①，激得人咬碎钢牙，便是俺鬼名儿罪犯如天大，吓吓，怎就的重婚嫁。

放手！放手！(末)阿呀，这是老奴决不放大相公去的。(小生)哧！谁要你来管我？(推跌末)(急下介)(末)阿呀，你看大相公竟自去了，此时我就赶上前去，断然不肯回来嗄！不免急急到甘二员外家中，教他劝转大相公便了。正是：只为冤遭猘犴②，咈，致兴意外风波。不免就去，不免就去。(下)(净上)哈哈哈！好快活。早完婚嫁事，(丑上)杜绝是非门。

员外，事体真正殼弗定丑？那说我俚囡呖③，出去寻寻死路，恰好搀著子向公子④，救子转来，个歇看里倒心愿诚服⑤，肯嫁勾哉。个呷天从人愿丑嘘。(净)正是。即是向亲家昨夜来会我，说王又恭倒出子罪，放子出来哉。恐防俚晓得子要来淘气⑥，所以叫我趁勾今朝好日，就拿俚阿郎入舍子进门罢。我已经打发乐人傧相去接新官人哉。即勿知呖里向勾事体，阿会才端正丑来。(丑)勿劳呖费心，老太婆主分得停停当当丑哉。(净)好极哉！介嘿我搭呖专等新官人到门⑦。(小生上)阿唷！好恼吓，好恼！

【滚绣球】笑他行井底蛙，敢阴含鬼蜮沙⑧。呖，灭人伦目无王法，逼娇儿另抱琵琶⑨。(丑)个歇辰光也该来哉哙。(净)雄新妇，没嗜担搁勾⑩，即日到耶。(小生)来此已是甘家了。吓，怎么张灯结彩在此？嗄！一定知我出狱，故此急急的把女儿改嫁了。不要管他，我且进去。(作急进介)(净、丑作惊介)吓！是罗个直闯个进来哉？(小生)老甘！难道你不认得我王相公了么？(净)咦！呖是王又恭？呖今日再到我里来做嗜？(丑)对呖说，自从呖犯子死罪，我里搭呖割断勾哉嘘！(小生)哈哈哈！你们道我犯了死罪，所以公然竟把女儿改嫁么？(净、丑)介嘿勿是嗜？(小生)我虽然被捉拿，也不曾受刑罚。(丑)完哉！贴准要紧头上，刚刚碰个冤家来哉。(净)原是，那嘿那处⑪？(小生)恁只道下蚕室已同司马⑫，那知死灰燃安国还家。(净)小中生⑬，实是俚囡呖重新扳仔向翰林丑哉，就算呖放子出来，我也弗怕呖。(丑)好哙！老实说，谅呖也使弗出嗜法来。(小生)阿呀呀！哇！老甘，我把你这势利小人……(净)阿唷！好壮骂！(丑)而且骂得触心。(小生)敢把纱帽势头来压量我王相公么？一任恁妖狐遇虎威能假，只看俺赤手何曾畏爪牙。吓！笑杀恁谄附豪华。

(杂上)员外，员外！向老爷来哉。(净)亲家公来哉。(丑)好哉，个勾大势头来子，就弗怕个小中生哉。(小生背介)原来这老贼来了，正要他来。(外吉服上)缘合何妨真作假，情痴反使喜成忧。(净)亲家老先生！(外)亲家！(净作悄语)王又恭拉丑里向，个嘿那处？(外)嗄！他已来了？不妨，有我在此。(净)嗄嗄！极好个哉！院君，亲家老先生进来哉！(外)亲母！(丑)阿呀！亲家公！(小生)吓吓！好个老无耻。(外)吓！王年侄怎么也在此吓！敢是你知道小儿今日入赘，特来作贺？(小生作大怒介)吓！吓！向太虚，你这老贼！我因你是个父执⑭，故此暂停片刻辱骂，怎么反来奚落我？呀呸！真乃衣冠禽兽，狗彘不如也。(外)吓！吓！我有何罪过，竟骂我衣冠禽兽？(小生)老贼！你纵子为恶，谋娶我的原聘，还不是衣冠禽兽？(外)嗄！哈哈哈！如此说，你骂差了。这样事情，

正是我衣冠中人才干得出。哈哈！(小生)阿呀！你这丧心病狂的老贼！(丑向净)奇怪哉！那说向亲家说话，有点没头烂舌勾。

【叨叨令】(小生)恁休将面目佯装假，在人前巧说出痴呆话。谁不知使奸谋暗地通姻娅[15]，笑衣冠败类一味价行奸诈。(净)哙！小畜生！呾看看人勒骂咕。(外)哈哈哈！亲家不要管，由他骂。(小生)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怎教俺把姻缘一旦儿轻撇下。

(内吹打)(众扮乐人)(傧相拥小旦纱帽圆领金花披红)(丑仍扮书僮上)(小旦)才喜开笼飞彩凤，还思投饵钓神鳌。(进见介)岳父母请上，待小婿拜见。(小生)哇！小畜生！谁是他家女婿！谁是他家女婿！(小旦)阿呀！原来是王兄。只为你做不成这里的女婿，因此费尽心机，特来代劳，怎么反来骂我？岂不可笑？(小生)哇！好畜生，你把我聘定的妻室公然谋娶，还敢这等强辩！(小旦)吓！只因你犯了死罪，故此岳翁把小姐许配与我，怎说是我谋娶？(小生)哇！还说不是谋娶的？

【脱布衫】恁只待赴天台偷折桃花，不顾俺旧刘郎合饭胡麻[16]。(小旦)住了！便算我谋娶了你的妻子，谅你一个穷措大怎生奈何得我[17]？(小生大怒介)阿唷！可恨他莽张骞硬犯星槎，敢只怕俏天孙鹊桥愁骂[18]。

(小旦笑摇摆介)不敢欺，小弟此刻便要与令正成亲了。(净、丑)贤婿，弗要理个主穷鬼，里向去拜堂罢。(外)亲家请！(齐下)(小生呆看)(大怒介)阿哟哟，罢了！罢了！

【小梁州】他拆散连枝重开并蒂花，赋桃夭宜室私夸[19]。(内细乐拜堂)(小生指恨介)激得我怒气填膺四体麻。这情魔难禁架，真个是路窄遇冤家。

我如今也顾不得了，直赶进去骂他！(二杂)啥个，呾还想逼进去来？(作推小生出)(小生奋力推二杂跌地)(竟奔下)(二杂)勿好哉！快点去扯俚出来。(进下)(内奏乐)(众持烛引旦、小旦上)(坐席揭方巾介)(众乐人作唱"攀桂步蟾宫"二句)(小生冲上作打乐人介)狗才！不许唱！不许吹！(乐人逃下)(小生)嗄嗄嗄！你竟失身从贼了。(顿足介)哙！我原想这花面老儿，生不出什么好女儿来。

【么篇】恨文姬忍耻竟把单于嫁，玷芳名枉谱胡笳[20]。怎不效望夫石山头化[21]？辱抹煞千金声价，那些个美玉点无瑕。

(小旦)咳！我看你自己一身尚且这般偃蹇[22]，还要与人争什么妻子！(小生大怒介)哇！难道我王相公是久居人下的人么？(小旦)看来也不见得十分发达。

【满庭芳】(小生)伊休恁装孤做大，俺一似龙潜浅水，受困鱼虾。(小

旦)你这样人,焉有出头之日?(小生)禁声!看指日趁扶摇万里风云驾,徙南溟鹏运堪夸㉓。管取宴红绫玉鞭骄马,看遍了上苑名花。那时节春风无价,才显得文光千丈,旧是秀才家。

(小旦离位介)我想你此时纵然夸口,徒增笑柄。(小生)吓!你道我徒增笑柄?走来!你敢与我打个掌儿么?(小旦)我怎么不敢?(打掌介)(小旦)你若果然有日衣锦荣归,罢!我那日便把妻子加倍还你!(小生)呀呀呀!呸!

【上小楼】恨狂夫将人扯撦㉔。俺若果玉堂金马,怕没有阆苑仙姝,绣阁娇娥,肯重寻败柳残花?我若不报此仇呵,怎见得旧书痴乘骢马,英雄志大!(小旦冷笑介)只怕没有这一日!(小生)伊休得似淮阴甘心辱胯㉕。

(净上)那说做花烛革时节,放仔俚里向来,快点赶俚出去。(众应)(推小生)(小生喝介)哓!谁敢动手?老贼,你恃着一班狼仆,将我凌轹。我王相公有日功名到手,把你们这些伤风败俗的禽兽呵,

【么篇】乞恩纶尽数拿㉖,一个个刑法加。划除你狗党狐群,管甚么螓首蛾眉㉗,象简乌纱。非见差,才把咱胸中怒雪。(净气介)个是落里说起,将新人送入洞房,一面叉俚出去。(众应)(吹打引小旦、旦齐下)(小生)笑煞他逞雄威,兀自将咱叱咤。(二杂扯小生出介)(二杂下)

(老生上)七纵七擒成妙计,一真一假结奇缘。(见介)阿呀!贤侄婿:为何这般模样?(小生作生气噎介)老、老、老伯,我、我、我如今不是你的侄婿了。(老生佯惊介)嗄!为什么呢?(小生)阿呀!老伯!他们已成了亲了。(老生)嗄!有这等事?(小生)

【朝天子】阿恨狼心女娃,做他人浑家。恼得俺一晌痴魂化。(老生)这个怪不得你著恼。咳!如今生米已成熟饭,与他们说也无益了。(小生叹气介)叹从前空将玉树倚蒹葭㉘,今日里羞惭煞。算只为带锁披枷,听候随衙,因此被他行使奸猾。(老生)既如此,老夫也不进去了。此地不是讲话之处,且到舍下去从容商议。(小生)老伯,我难道还与他争此失节之妇?只可恨这些狗男女,(指内介)一般笑咱,一般慢咱。几时得请上方㉙,馘斩了诸奸诈㉚。(老生扯小生下)

〔注〕①苍头:古时称私家所蓄的奴仆。　②狴犴(bì àn):指牢狱。　③囡呒(wǔ):苏州方言。女儿。　④搒(pèng):碰的俗写。　⑤里:同俚,本篇中作俚。苏州方言。他或她。　⑥淘气:捣乱,找麻烦。　⑦介嘿(mò):苏州方言。那么。　⑧鬼蜮沙:鬼、蜮俱为古代传说中暗地伤害人的精怪。蜮能在水中含沙射影,使人生病甚至死亡。　⑨另抱琵琶:指妇女改嫁。语出唐白居易《琵琶行》:"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

商人妇","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⑩嗜(shá):同啥。 ⑪那处:苏州方言。怎么办。 ⑫蚕室:古代执行宫刑及受宫刑者所居之狱室。以其避风宜于养伤疮,如养蚕之室,故称。司马:指汉代司马迁,曾因为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宫刑。这里比喻受污辱下狱。 ⑬小中生:苏州方言。小畜生。 ⑭父执:父亲的朋友。 ⑮姻娅(yà):指婚姻。 ⑯"恁只待"二句:相传东汉刘晨、阮肇天台山采药,遇二仙女,留住半年回家,时已入晋,子孙已历七世。刘郎,指刘晨,这里以刘晨自喻。 ⑰穷措大:古时讥称贫困失意的读书人。 ⑱"可恨"二句:星槎,晋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入海,海通天河,去十余日,至一处,有城郭屋舍,见织妇与牵牛人。还至蜀郡问严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天孙,即织女,传为天帝之孙女。鹊桥,民间传说织女七夕渡银河与牛郎相会,喜鹊飞来,为之搭桥。 ⑲桃夭宜室:指夫妇和睦。语出《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⑳"恨文姬"二句:文姬,名琰,字文姬,汉末女诗人,蔡邕之女。夫亡,为乱军所掳,嫁南匈奴左贤王,居匈奴十二年,后被曹操以金璧赎归,再嫁董祀。胡笳:指乐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相传为蔡文姬所作,叙其悲惨身世。 ㉑望夫石:民间传说,谓妇人伫立山头望夫,日久而化为石。 ㉒偃蹇(yǎn jiǎn):困顿的样子。 ㉓"看指日"二句:《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二句自谓前程远大。 ㉔拊掔(yà bà):摆布。 ㉕淮阴:指汉韩信,少时曾受屠中少年之辱,俯身出其胯下。后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封淮阴侯。 ㉖恩纶:犹恩诏,皇帝降恩的诏书。 ㉗蝤(qín)首蛾眉:谓额广如蝤,眉弯如蛾。借指美女。蝤,蝉的一种,较小,色绿,方头广额。 ㉘玉树倚蒹葭(jiān jiā):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依玉树'。"蒹葭,芦苇。 ㉙上方:上方剑,也称尚方剑,常被皇帝授与可以全权处理大事的官员,得先斩后奏。 ㉚馘(guó):古时战争中割取所杀敌人或俘虏的左耳以计数献功,称"馘"。

《文星榜》是一本公案剧,演绎由佳人卞芳芝爱慕才子王又恭而引发的一桩冤案。主要关目系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胭脂》,只是改易姓名,增饰若干情节。此剧开篇演天界蕊珠宫掌书仙子吴彩鸾奉天帝旨令填写天榜事:原本应填为第一名状元的杨仲春士行有亏,照理应予黜落,但因其祖上阴功,仍置榜末;第二名的王又恭升补状元,但因其父居官严酷,故中魁之前须先受牢狱之苦。剧中一切因果报应,都由天界文星榜而定,故剧名《文星榜》。

吴中书生王又恭聪敏好学,入试得中第一名秀才。乡宦向诰赏识其文采风流,欲招之为婿,但又恭已聘定同邑富家之女甘碧云,故未允。其女向采苹因仰慕又恭才华,女扮男装会见又恭,假称为其妹(实为自己)做媒,愿使其妹与甘家小姐同嫁又恭,亦未成。医士卞翁之女卞芳芝也爱慕又恭,邻里薛鸾姐知其私情,愿为做媒。又恭的好友杨仲春与薛有染,得知此事,深夜假冒又恭之名前往相会求欢,遭芳芝坚拒。杨仲春夺得芳芝手帕而去,不慎丢失,被同里无赖王六訌拾得。王六訌乘机携帕潜入卞家骗奸,因路径不熟,误至卞

翁住所。卞翁发觉,以为盗贼,持刀追赶。王六訌情急夺刀杀死卞翁,弃刀而逃,而将手帕失落。芳芝据帕认定又恭为凶手,告至官府,将其捉拿归案。又恭惧刑成招,下狱。甘府逼女改嫁,其女碧云连夜出走,途遇新任理刑厅方鲁山的官轿仪仗,被带回衙中。向采苹冒充向家公子往甘家求亲,势利的碧云父母欣然允诺。为搭救又恭,向采苹又至理刑厅,请求将其开释。杨仲春闻知又恭被冤,投案自首,凶手王六訌也因典当血衣被扭送公堂,又恭获释。向浩、采苹、碧云皆大喜。采苹、芳芝因又恭无意于功名,便瞒着甘氏夫妇,策划一场假凤虚凰的婚礼,激励又恭赴京应试。又恭不知真情,闻讯闯入甘府,骂婚被逐。知情的碧云之叔甘二员外出面劝解,欲将卞芳芝嫁与又恭。又恭答应婚事,又在芳芝劝说之下,立志赴考,后高中状元。同榜杨仲春中三甲第十名进士。芳芝、采苹、碧云三女同嫁又恭。

此剧上、下二卷,共三十二出。《骂婚》为其中第二十五出,叙王又恭冤情大白后出狱,闻说甘府背信悔约,将女儿改嫁,一气之下,直闯甘府骂婚。由于作者巧设误会,剧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精彩纷呈,颇具戏剧性。

这出戏由"骂婚前"、"骂婚"、"骂婚后"三个片段构成。

"骂婚前"是这出戏的开场,交待"骂婚"的缘由。一开场,王又恭"急上",活现出一种心急火燎之态。他是听说甘府"平白地败伦常"、"没来由伤风化",毁约"重婚嫁",急忙前往"骂婚"的。尽管老仆劝说他"争闹""无济于事","况且有向府的势头","断断去不得的",他还是怒火冲天,激愤难按。"堂堂七尺,岂可受人如此欺侮"?他"推跌"老仆,急去甘府"争闹"。一个"急"字,奠定了王又恭的性格特征和"骂婚"这出戏的基调。

"骂婚"是这出戏的高潮,也是全剧精彩所在。正当甘氏夫妇"张灯结彩",美滋滋地幻想"早完婚嫁事,杜绝是非门",祝祷"天从人愿"之时,半途杀出个早已"割断"亲事的"冤家"王又恭。他是有备而来"骂婚",清算甘氏夫妇"灭人伦目无王法,逼娇儿另抱琵琶"的丑恶行径的。然而,随着与婚事相关的人物一一登场,他的"骂"遂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将甘氏夫妇、甘氏"亲家公"向采苹父、女扮男装的"新郎"向采苹、"新娘"甘碧云,统统痛快淋漓地骂了个遍。

一骂甘氏夫妇。王又恭平反后,"死灰燃安国还家",原本想重续姻缘,谁知甘氏夫妇把女儿"重新扳仔向翰林",不由得破口大骂甘氏是"势利小人","把纱帽势头来压量我王相公","妖狐遇虎威能假","谄附豪华",一时劈头盖脑,骂得他俩直呼"阿唷!好壮骂"、"骂得触心"。王又恭理直气壮,"赤手何曾畏爪牙";甘氏夫妇理屈词穷,口称"弗怕",其实心虚胆怯,无言以对。这一骂,骂者与被骂者各恶语相对,可谓针尖对麦芒。

二骂甘氏"亲家公"向采苹父。向父早已获悉这场婚礼,其实是女儿预谋

的一场假凤虚凰戏，但为了教训未来的东床婿，不得不“缘合何妨真作假”，在假戏中客串角色，让王又恭“情痴反使喜成忧”。然而，王又恭并不知就里，他将向父视作“纵子为恶”、“谋取我的原聘”的帮凶，所以一口一个“老贼”、“老无耻”、“衣冠禽兽”，又骂他“丧心病狂”、“狗彘不如”。向父并不生气，反倒戏称又恭“知道小儿今日入赘，特来作贺”，有意挑起又恭的心火。又恭愈骂，他愈显得平静，不但不回嘴，反而一忍再忍，笑道“你骂差了”，“这样事情，正是我衣冠中人才干得出来”，弄得甘氏夫妇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那说向亲家说话，有点没头烂舌”。又恭愈骂愈烈，甘氏夫妇威吓他“看看人勒骂”，向父不但不气恼，反而要“亲家不要管，由他骂”，激得又恭大呼“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这一骂，骂者兴师问罪，大动干戈，被骂者虚与委蛇，不动声色，一真一假，煞是好看。

三骂女扮男装的“新郎”向采苹。向采苹生性聪慧，婚礼上“还思投饵钓神鳌”。为激励又恭求取功名，她不惜女扮男装，冒充“向公子”与甘碧云假婚，但又恭并不知情。他一见傧相拥着“纱帽圆领金花披红”的“向公子”拜见岳父母，便大骂“小畜生”，连声责问：“谁是他家女婿！”“向公子”只觉“可笑”，更以“只为你做不成这里的女婿，因此费尽心机，特来代劳”相刺激，气得又恭又是大骂她“好畜生”，又是斥责她“公然谋娶”自己“聘定的妻室”。“向公子”并不示弱，直言“便算我谋娶了你的妻子，谅你一个穷措大怎生奈何得我”，并扬言“小弟此刻便要与令正成亲了”，把又恭激得“怒气填膺四体麻”，决意“赶进去骂他”。这一骂，骂者妒火中烧，怒不可遏，被骂者火上加油，恣意撩拨，读来真是饶有兴味。

四骂“新娘”甘碧云和“新郎”向采苹。碧云和采苹都是这出假婚礼的策划者，所以碧云扮“新娘”，任凭又恭破口大骂她“失身从贼”，“这花面老儿，生不出什么好女儿来”，她都不作声，只是由“新郎”代为回应。又恭声言自己不会“久居人下”，“管取宴红绫玉鞭骄马，看遍了上苑名花”，“新郎”全然不顾他的脸面，依旧用尖刻的话语步步进逼，狠狠挖苦和刺激：什么“我看你自己一身尚且这般偃蹇，还要与人争什么妻子”啦，什么“看来也不见得十分发达”啦，什么“你这样人，焉有出头之日”啦，什么“你此时纵然夸口，徒增笑柄”啦。最后，才亮出自己的本意：“你若果然有日衣锦荣归，罢！我那日便把妻子加倍还你！”其实是暗示自己也要嫁给又恭。但又恭不解，反而怒吼要“报此仇”。“向公子”则一脸冷笑：“只怕没有这一日！”这一骂，骂者气急败坏，指天起誓，不料已中被骂者预设的圈套，正是愈骂愈觉意趣无穷。

“骂婚后”是这出戏的煞尾，点明“骂婚”的结果。又恭“骂”犹未尽，却因新人进洞房而被逐门外，“骂婚”被迫终止。此时参与策划假婚的甘二员外及时出现，点醒婚礼“七纵七擒成妙计，一真一假结奇缘”的真正旨意。他对“贤

侄婿"又恭关怀备至，宽慰有加：一是明知故问"为何这般模样"，二是故作惊诧"有这等事"，三是息事宁人，谓"生米已成熟饭"，"说也无益"，四是请又恭"且到舍下去从容商议"，终于让"骂婚"的又恭有个台阶下。又恭还是难咽这口气，"只可恨这些狗男女，一般笑咱，一般慢咱"，他许下宏愿，"几时得请上方，馘斩了诸奸诈"。这当然是气话，但此愿也只有在他"衣锦荣归"时才能实现——而这，正是所有策划这场假婚者的初衷。

近人吴梅《文星榜跋》云："观其结构，煞费经营，生、旦、净、丑、外、末诸色，皆分配劳逸，不使偏颇，而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赚姻》、《骂婚》二出，非慧心人必不能作，通本遂玲珑剔透矣。"道出了这出"慧心"之作的警绝之处。这场"骂婚"，实在是一面明镜，烛照出所有骂者与被骂者的心。王又恭的正直，向采苹的聪颖，向诰的雅量，甘二的仁爱，甘氏夫妇的势利，无不呈示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净、丑、杂诸角说白吴语化，富有浓厚的苏州地方色彩，风趣生动，寓机锋于笑料，突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王又恭上门责问，甘氏夫妇见了"作惊介"："吓！是罗个(哪个)直闯个进来哉？"赖婚时口称："对呒(你)说，自从呒(你)犯子(了)死罪，我里(我们)搭(和)呒(你)割断勾哉嘘(了呀)！"还厚颜承认道："介嘿勿是嗜(怎么不是嘛)。"吴语化的说白，活画出他们势利、耍赖、无耻的嘴脸，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和主旨的揭示。

此剧的主旨在于"惩隐慝"。诚如清石蕴玉《乐府解题四则》所云："《文星榜》，惩隐慝也。杨生命本大魁，以淫行被黜。王生士行无玷，又因其父居官严酷，几以冤狱丧身。士大夫观此，皆当自首。"作者场屋失意，遂借传奇《文星榜》写其渴望仕进的幻想，虽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不免苍白与平庸，但苦心经营的曲折情节、缜密结构、雅丽文词，仍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林　笛)

红楼梦　　仲振奎

第七出　葬　花

(生携书上)

【商调过曲山坡五更】忒匆匆韶春已暮，乱纷纷落花如雨。急煎煎子规唤人，闷恹恹一腔心事和谁语。小生与林妹妹两小无猜，同心已久，自谓今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不料他搬进园来，性格忽然一变，若远若近，

若喜若嗔，倒教小生无从揣度。偏遇这暮春时候，一片风花，好难消遣也。心缘在，信誓虚，情怀误。只为神光离合①，离合无凭据。长恨绵绵，那和春去。

因此携着这《会真记》②，出得怡红院来，不免依花藉草，披阅一番，以解闷怀则个。（坐地看书介）

【前腔】破苍苔斜依花树，对香词细参官羽③。问东风吾生奈何，逐游丝芳踪多怅纱窗阻。（风起举袖介）呀！早落的满身花片也！我想美女名花，皆天地至灵之气，那美人全在温存，这花片岂宜践踏，待我送入沁芳桥下，做个水葬湘妃④，也不枉怜香惜玉一场。（兜衣起介）（放书介）（行介）只是这地上的还得扫起才好。（抛花介）花鲜润，水洁清，无尘污。你看明霞千点，千点随波去。流出仙源⑤，知他何处？（复坐看书介）（旦珠笠云肩荷花锄，锄上悬纱囊，手持帚上）

【北越调斗鹌鹑】则俺是瑶岛司花⑥，常惦记珠宫艳友⑦。眼看着搓粉揉香，还说甚红肥绿瘦。这些时拾翠精神，变做了伤春症候。因此上丢不下惜花的心，放不落拈花的手。准备着护胭脂药圃云锄，拨动俺扫天门零陵凤帚⑧。

【紫花儿序】早贮过绛纱囊丹砂几斗。回避了催花雨过眼缤纷，又遇着妒花风拂面飕飕。不分明芳春竟去，无倒断花梦谁留⑨？飘流，这是薄命红颜榜样不？怎怪的烟荒月瘦，燕懒莺痴，蝶怨蜂愁。

宝哥哥看什么书呢？（生起介）妹妹来得正好，我和你将这落花扫起者。（旦）且慢，将书来看。（生藏介）没有什么书吓。（旦）你又来了，一本书儿，也这样藏头露尾，若不拿来，我就恼了。（生笑介）哦，恼了，妹妹如何恼得？（送旦介）请看。（旦看介）是好文字也呵！

【天净沙】这的是艳盈盈《金荃集》上词头⑩，俊翩翩《玉台咏》里风流⑪，著超超红豆场中圣手⑫。原来词曲之中，也有天仙化人手段⑬。好一似锦翻翻飞琼回袖⑭，韵悠悠霓裳在月殿龙楼。

（生）妹妹看得好快。（旦笑介）你道俺女孩儿家便无一目十行的本事么？（看完介）（生）妹妹你道好不好？（旦笑介）果然有趣。（生笑介）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便是倾国倾城貌了⑮。（旦掷书介）呀！

【调笑令】你怎生信口便胡诌，道倾国倾城病与愁？（哭介）甚心肠爱把奴欺负？好端端少年的心友⑯，定要到参辰路儿相背走⑰，问哥哥作甚来由？

我去告诉舅舅，看你如何？（生急介）（扯旦介）妹妹，饶过这次罢，以后再不敢了！

【小桃红】(旦)白没事恁将人轻薄肯干休？到高堂你亲口回尊舅。(生连揖介)妹妹饶了罢！(旦冷笑介)你仗着礼体斯文把罪名救，百妆出假温柔。我问你，怎没遮拦，还认取年华幼？(生)小生怎敢欺负妹妹？只不过一时间语言昏愦。倘属有心，便堕落沁芳桥下。(旦掩生口介)禁声！做甚便盟神立咒，敢则你失心中酒[18]。(笑介)呸！兀的不是个银样蜡枪头[19]！(生痴介)

(旦)我们扫花去来。(生应)(拾书藏介)(荷锄携囊介)(旦持帚扫介)(生装花入囊介)

【秃厮儿】扫不尽锦阑前蜂衔雀褥，只免了锦鞯边玉蹦香蹂。恨则恨东风薄幸不耐久。(生)妹妹，我想这花瓣儿和美人一般，岂宜践踏？你未来之先，我已兜了一衣襟送入沁芳桥下去了。如今也送到桥下去罢。(旦)此间水气虽清，但是流出园门，便有许多秽浊，岂不污了此花？(生)是吓！这便怎样呢？(旦)我在那湖山背后立了一个花冢，尽使碎绿残红，皈依净土，你道何如？(生笑介)我宝玉也算惜花，怎及妹妹这般精细！(旦笑介)免劳谬奖。但教归净土，较胜付东流沉浮。

来此已是，大家葬花则个。(葬花介)(旦泪介)(生惊介)妹妹为何掉下泪来？(旦)偶有所感耳！(背介)

【圣药王】则这花一丘，土一丘，知他能共我合山丘？便道情不休，意不休，不休休到底也休休。那不为花愁？(转介)

(生)妹妹珍重玉体，切莫常常愁闷。(为旦拭泪介)(亦自掩泪介)(贴上)风回裙蝶舞，花绕鬓云香。我晴雯为寻二爷，来到园中，怎奈百寻不着，不知往那里去了？呀，原来和林姑娘在此葬花。二爷，太太请你呢！(生)如此，我去了。妹妹也回去罢。(旦)知道。哥哥请。(生)香词归绣口，花梦隔琴心[20]。(带贴下)(旦)宝玉去了，不免回转潇湘馆去者。(荷锄持帚介)(叹介)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泪介)

【麻郎儿】我好似雨中花香薰玉愁，水中萍萍小枝浮。百忙里芳心厮耨[21]，又何曾性格钩辀[22]。

【么篇】只为的面羞，事丑，众口，做不的雾非花夜度明休[23]。待博个水和鱼天长地久，不堤防喜成嗔薰香犹臭[24]。

【络丝娘】他其实克性儿言投意投，他料不至将无作有。只是我呵，话到了咽喉，却难剖，闪的他一场消瘦[25]。(内唱"如花美眷"一曲介[26])(旦痴听出神介)(锄帚堕地介)(软瘫坐介)(泪介)

(杂旦上)水流云不定，花落鸟空啼。我紫鹃为寻姑娘到此。呀，怎生痴

痴流泪，是谁得罪了也？（旦）非也。我触景伤情，你那里知道！扶我回去罢。（杂旦取锄帚扶旦介）（旦嗽介）（杂旦惊介）姑娘，嗽病又起了？（旦叹介）

【煞尾】柔肠断尽由他嗽，甚年光商量健否？（杂旦）姑娘，到底为着何来？（旦）你待要叩根原下一个解愁方，只问取惹烦冤那三尺扫花帚。

饯春何早得春迟，独许芳心燕子知。

闲扫落花流水外，百愁如雨病慵时。（扶旦下）

〔注〕 ①神光：谓精神。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②会真记：即唐元稹所作传奇小说《莺莺传》，因文中有"会真"诗三十韵，故又称《会真记》。金人董解元、元人王实甫把其中故事分别演为诸宫调和杂剧，名为《西厢记》。这里指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③宫羽：古代五音中的宫音和羽音，此指声调。 ④湘妃：指舜二妃娥皇、女英。相传二妃没于湘水，遂为湘水之神。 ⑤仙源：指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 ⑥瑶岛：传说中的仙岛。司花：司花女，管理百花的女神。 ⑦珠宫：指龙宫。 ⑧零陵：古地名，在今湖南宁远东南，相传舜帝葬于此。 ⑨倒断：终止，完结。 ⑩的是：确实是。金荃集：指唐温庭筠词集《金荃词》。温词多写闺情，风格秾艳。 ⑪玉台咏：指南朝陈徐陵编选的诗集《玉台新咏》。选录自汉迄梁有关妇女及男女恋情的诗歌，大多风格绮艳。 ⑫红豆：红豆树结的子，其色鲜红，古时常作爱情象征。 ⑬化人：劝化人，教化人。 ⑭飞琼：仙女许飞琼，后泛指仙女。 ⑮"我是"二句：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张生自称"多愁多病身"，赞莺莺是"倾国倾城貌"。这里宝玉以张生自比，而将黛玉比为莺莺。 ⑯心友：知心的朋友。 ⑰参(chēn)辰：参星与辰星，分别在东方与西方，出没各不相见，因以比喻彼此隔绝。 ⑱失心：精神失常。中酒：醉酒。 ⑲银样蜡枪头：比喻表面看似不错，实则中看不中用的人。语出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这里黛玉用《西厢记》中的原话对宝玉反唇相稽。 ⑳琴心：犹春心。相传汉司马相如尝以琴音挑动卓文君与其私奔，后因有此喻。 ㉑耨(nòu)：形容男女狎昵之态。 ㉒钩辀(zhōu)：象声词，形容某些南方方言语音的诘屈聱牙。这里指性格、脾气不合。 ㉓"做不的"句：唐白居易《花非花》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此檃括其诗意，指男女幽会情事。 ㉔薰香犹臭：薰，香草名，一名蕙草。《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杜预注："薰，香草；莸，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恶难除。"此谓己善反蒙上恶名。 ㉕闪的：害得。 ㉖如花美眷：指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出【山桃红】曲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

有清一代，以戏曲敷演《红楼梦》故事者，今存十种。其中，谱《红楼梦》全书者三种，即：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和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仲氏所谱《红楼梦》传奇作于嘉庆三年(1798)，是较早较成功

的一种。同时人春舟居士云:"今世艳称《红楼梦》,小说家之别事也。其书有正有续,积卷凡百五六十。前梦未圆,后梦复入,虽有佳梦,何其多也。吾友仲子云涧以玉茗才华,游戏笔墨,取是书前后梦删繁就简,谱以宫商,合成新乐五十六剧。关目备,情韵流,可使寻其梦者一炊黍顷而无不了然。"(《后红楼传奇序》)时隔四年,嘉庆七年(1802)春,"淮阴使者,已命小部按拍于红毡上矣"(清许兆桂《〈绛蘅秋〉序》),开红楼戏曲舞台搬演的先河。

据《红楼梦传奇·自序》,作者为《红楼梦》作传奇,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末捧读《红楼梦》之后激发的强烈爱憎,"哀宝玉之痴心,伤黛玉、晴雯之薄命,恶宝钗、袭人之阴险";更有《红楼梦》自身艺术魅力的深深吸引,"喜其书之缠绵悱恻,有手挥目送之妙"。而直接的动因,则是同社友人刘宗梁的相请。应其所请,作者先写了"葬花"一出,因公事繁忙,"不遑搦管",遂告中止。嘉庆元年(1796)作客扬州,读到逍遥子序本《后红楼梦》,演黛玉、晴雯死后复生,因果报应,顿觉"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因而产生"合两书度曲之意"。次年,他病愈得暇,得以重操笔翰,历时四十日告竣,时已在嘉庆三年(1798)。成书之日,作者"挑灯漉酒,呼短童吹玉笛调之,幽怨呜咽,座客有潸然沾襟者",传奇的悲戚感人之深,不言而喻。

《红楼梦》传奇全剧上、下两卷,共五十六出,系合前、后《红楼梦》而成。作者《红楼梦传奇·凡例》云:"前《红楼梦》读竟令人悒怏,于心十日不快,仅以前书度曲,则歌廷将阑,四座无色,非酒以合欢之义,故合后书为之,庶几拍案叫快,引觞必满也。"又云:"《红楼梦》篇帙浩繁,事多人众,登场演戏,既不能悉载其事,亦不能偏及其人,故事如赏花联吟,人如宝琴、岫烟、香菱、平儿、鸳鸯等,亦不得不概行删去。要之,此书不过传宝玉、黛玉、晴雯之事而已。"上卷自"原情"至"遣袭",演《红楼梦》事,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及宝、黛爱情悲剧的始末;下卷自"补恨"至"勘梦",系敷演《后红楼梦》事,叙史湘云受警幻仙姑之命为宝、黛补恨情缘,其间警幻仙姑遣神将救出被和尚、道士诱拐卖于戏班的宝玉,饮恨而亡的黛玉也因得练容金鱼之助复生,由史湘云撮合,宝、黛终成眷属。

"葬花"为全剧第七出,表现"黛玉葬花"这一凄美动人的情境。"黛玉葬花",出于《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红楼梦》最感人至深的故事之一。今传清代十种《红楼梦》传奇,九种有以"葬花"为题材的折子,孔昭虔甚至就以"葬花"单独填词。仲氏妙于剪裁,另糅入《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内容,以葬花为线索,以共读《西厢》为契机,突出宝、黛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儿女深情,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显示出独特的匠心和精到的构思。

整出戏,包含"水葬湘妃"、"共读《西厢》"、"同埋花冢"、"独泣残红"四个部分。

"水葬湘妃"实即"宝玉葬花",起因于宝玉对黛玉的爱恋情怀。他与黛玉"两小无猜,同心已久",自以为"今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谁知黛玉搬进大观园以后,"性格忽然一变,若远若近,若喜若嗔",宝玉反而"无从猜度"。他慨叹"心缘在,信誓虚,情怀误",感伤"神光离合,离合无凭据",因而"长恨绵绵","好难消遣"。他携着《会真记》,出得怡红院,"依花藉草,批阅一番,以解闷怀"。他久久沉浸于"香词"之中,却不知"早落的满身花片"。他想到"美女名花,皆天地至灵之气",顿生"怜香惜玉"之心。为避免花片遭人"践踏",他用衣兜起身上的落花,又将地上的落花扫起,抛入沁芳桥下,让落花如"明霞千点""随波去"。他将如此葬花,诗意地称之为"水葬湘妃"。因爱恋生怅恨,因怅恨生闷郁,因闷郁生怜香惜玉之意,由人及花,由花及人,表达了宝玉对黛玉的深挚情意。宝玉的葬花,其实是发抒其怜香惜玉之情。

"共读《西厢》",是宝、黛心心相印的真情交流。宝玉葬罢落花,"复坐看书",黛玉"珠笠云肩荷花锄,锄上悬纱囊,手持帚上",她是"常惦记珠宫艳友","眼看着搓粉揉香","变做了伤春症候","丢不下惜花的心,放不落拈花的手",才来探看园中花的。她有一种天然的惜花情结,更有"无倒断"的"花梦"。在她的心目中,这遭遇"催花雨"、"妒花风"而"飘流"的落花,竟是"薄命红颜"的"榜样"。眼前的"烟荒月瘦"、"燕懒莺痴"、"蝶怨蜂愁",无不注入了她的悲思和感伤。是宝玉正在披阅的一部闺中禁书《西厢记》,打断了她的愁思。宝玉起初还想"藏头露尾",遮掩过去,但经不住黛玉的作"恼",便将书递给黛玉看。其实,宝、黛的心是相通的,他深知黛玉绝不会嗔怪自己私读禁书的。黛玉一看,连称"好文字",的是"艳盈盈"的词采,"俊翩翩"的"风流","著超超红豆场中圣手",极力叹赏其"果然有趣"。为试探黛玉,宝玉借用《西厢记》中的唱词,不真不假、亦真亦假地对她说:"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便是倾国倾城貌。"黛玉一听,先怒后哭,道是"甚心肠爱把奴欺负",声言要去"告诉舅舅",吓得宝玉又是讨饶,又是"盟神立咒",直称"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场平地风雷,原来是黛玉演的一出戏。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小小风波,还是凭黛玉一声笑语"呸!兀的不是个银样蜡枪头",瞬间化解。共读《西厢》,一个是出于少男的信任和率真,以直语表真心;一个则碍于少女的羞涩和矜持,以假言掩真情。重要的是灵犀相通,宝玉用戏语勇敢地表白了爱意,黛玉则藉以深入地了解了宝玉的真实内心。

"同埋花冢",是黛玉用自己独特的惜花方式,表达对命运的哀悯和生死的感伤。她见宝玉痴立一旁,便提出一起去扫花。为着落花免遭蜂雀骚扰,鸟履蹂躏,他们边扫边把落花装入花囊。宝玉惜花,是将这落花瓣儿视作"和美人一般",要兜了"送入沁芳桥下去";黛玉则只恨"东风薄幸",春花"不耐久",故"在那湖山背后立了一个花冢",要"尽使碎绿残红,皈依净土"。她以为,"但教归净土,较胜付东流沉浮",不会"有许多秽浊","污了此花"。她边

葬花，边"掉下泪来"。因为，她由葬花想到了自己："则这花一丘，土一丘，知他能共我合山丘？"又由花期的短暂，想到"情"和"意"的短暂："便道情不休，意不休，不休休到底也休休"。她为花愁，其实是为己愁啊！这里，花即人，人即花，难怪黛玉会"常常愁闷"，为落花掉泪。宝玉虽然为她拭泪，"亦自掩泪"，但他怎么能理解黛玉此刻葬花落泪的隐情呢？

"独泣残红"，是黛玉葬花隐情的真实吐露，也是她对宝玉爱意的真心自白。由于父母找寻，宝玉被晴雯唤回，只剩下黛玉一人独泣残红。她"荷锄持帚"，叹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叹毕泪下。这四句诗，出自小说中著名的《葬花词》。原诗五十二句，名为咏花，实为叹己，如泣如诉，饮恨吞声，是《红楼梦》中最感人的诗篇。这里撷取其中四句，原诗一、二句与三、四句并不相连，但经仲氏截出拼合，恰成一首七言小诗。黛玉由今日自己葬花，想到他年身后谁人葬己；由眼前的春尽而花落，想到他年的红颜老而人亡，无尽的凄楚无端奔赴面前。她自比是"香蔫玉愁"的"雨中花"，又自喻为"蒂小枝浮"的"水中萍"。扪心自问，自己与宝玉相好，"芳心斯耨"，并无"性格钩辀"，只是因为自己怕"面羞，事丑，众口"，"做不的雾非花夜度明休"的风流事，才落得"喜成嗔薰香犹臭"的难堪局面。她明知宝玉"克性儿言投意投"，"料不至将无作有"，怪只怪自己"话到了咽喉，却难剖"，害得宝玉"一场消瘦"。她自问，自责，自疚，一曲"如花美眷"，竟使她"痴听出神"，"锄帚堕地"，"软瘫"于地，"痴痴流泪"，最后由前来寻她的紫鹃扶回潇湘馆。坦诚的内心独白，剖析了黛玉痛苦而复杂的心境，活现出一位孤独、寂寞、凄冷、烦恼、伤感的少女面对前途暗淡、理想破灭的绝望和悲哀。

"葬花"是仲氏《红楼梦》传奇中最先谱就的一出，也是他最经意的折子，向为选家所重。这固然是因为其构思之妙和剪裁之工，同时，因为仲氏注重传奇的表演性，以优美的唱词抒情写意。如：宝玉出场的商调过曲【山坡五更】，一连串的叠词"忒匆匆"、"乱纷纷"、"急煎煎"、"闷恹恹"，情景交融，淋漓酣畅地表达了宝玉"好难消遣"的愁绪恨意。又如黛玉读《西厢》时的一番赞词"艳盈盈"、"俊翩翩"、"著超超"、"锦翻翻"、"韵悠悠"，尖新秀隽，活泼泼地呈示了黛玉难以掩饰的愉悦心情。仲氏还善于以宾白刻画人物的内心。如宝玉的开场白把他隐藏在心底的对黛玉的爱，毫无遮碍地和盘托出；黛玉内心独白的葬花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剪裁得度，寥寥四句，深刻而细微地道出了黛玉葬花的主旨。更值一提的是剧中的科介富有动作性和感染力。如黛玉聆听"如花美眷"一曲时，"痴听出神介"，"锄帚堕地介"，"软瘫坐介"，"泪介"，一连串的动作，细腻传神，把一位深受心灵创伤的少女刻画得生动感人。难怪剧成后不断搬演，后世《红楼》戏曲亦多以其为蓝本。近人王季烈、刘富梁编《集成曲谱》，还

将"葬花"与"扇笑"、"听雨"、"补裘"收入，抄本《红楼曲谱》也将"葬花"与"合锁"二出收入。（吉明周）

居官鉴

黄燮清

第五出 愤 边

（丑上）好笑好笑，颠倒颠倒，遇喜成悲，因欢反恼。区区非别，乃王老爷亲随家丁赵忠便是。你道为何道这几句？只因我家老爷，办事忠勤，上司们却都看重，把他差委军前，好生劳苦。现在岛夷受抚，少不得一番保举，指日高升。那知老爷自江上回来，疯疯颠颠，哭一回，怒一回，倒反闹出一场病来，你道好笑不好笑，颠倒不颠倒！今日天气晴和，不免请他出来散荡则个。（下扶生上）

【双调海棠春】（生）一腔抑塞难消遣，惭愧煞风尘颜面，搔首问苍苍，元发忧时变。

下官王文锡，扬帆海岛，磨盾军门①，指望力保危疆，痛歼海逆。岂料孤城绝援，三帅捐躯，妖氛既逼于甬东，毒焰更流于京口。方谓戈矛偕作，共切同仇②，不辞犬马之劳，誓捣鲸鲵之穴。不意未伸挞伐，遽事抚绥，国家养士数百年，难道竟无一人制敌？说起来好不痛愤也呵。

【桂枝香】跳梁未翦③，背城忘战。不由人斫地哀歌④，谁解我登楼悲叹⑤？（丑）老爷，甚么悲叹不悲叹，如今的公事，都不过是个混字，只要卸得肩子，升官发财就是了，若要顶真起来，只怕叹一百年还叹不了呢。（生拍案怒介）（丑作惊介）怎么又生气了？（生）莫胡言乱言，莫胡言乱言。都似恁贪庸私见，怎得承平清晏。（丑）这是小人的朋友，都是恁般说，爷不要错了念头，生些瞎气。（生）多讲！际时艰，但谋利禄非吾事，无益君民负此官。

那日江上议抚，下官滥厕随员，见诸酋叠骑入城，欣欣自得，真乃令人发指也。

【前腔】鬈毛鬼眼，居然骄蹇。这就是老令公单骑输诚⑥，很单于五原纳款⑦。（丑）那时小人看了，倒也热闹有趣。（生）罢楼船战船，罢楼船战船。总说是东风无便⑧，南人不反⑨。看龙泉⑩，欲填恨海惭

精卫[11]，立解围城愧仲连[12]。

(小生上)间关离虎穴，辛苦访鸥盟。来此已是九兄门首，里面有人么？(丑)是那个？(小生)你对主人说，禾中秦少雯奉访，有名帖在此。(丑接帖介)请少待。(转对生介)禀爷，禾中秦爷拜访。(生看帖介)原来少雯到此，说我出迎。(丑)家爷出迎。(相见介)(小生)王兄别来无恙。(生)小弟郁病多时，今日才觉好些。良友远来，深慰饥渴，看坐。(各坐介)(生)舟山一别，忽忽至今，后来城陷之时，不知吾兄怎生得脱？(小生)不要说起。那时三镇临危，孤城垂陷，小弟驾舟偷渡，求援大营，不想路阻风涛，救应不及。以后情事，就不可复问矣。

【前腔】重洋绝援，余生幸免。射潮儿半渡无功[13]，背水阵孤军不返。我扁舟幸还，我扁舟幸还。惶愧煞包胥泪眼[14]，霁云神箭[15]。小弟躬当险阻，亲见乱离，悲郁之怀，无可与语，今日顺道奉访，正须一倾磊块。苦颠连，生惭赵璧无奇士[16]，不是吴钩负少年[17]。

近日岛夷议抚，外边舆论，是非不一，未知吾兄高见，以为何如？(生)那岛夷意在通商，本无大志，譬如猛兽得肉，不杂噬人。只是未经痛惩，兵威不振，窃恐戎心易启，边徼从此多事矣。

【前腔】未伸国宪，先言柔远。纵然是鬼母藏锋[18]，保不定蚩尤乘间[19]。(小生)吾兄远识，亦是至言，杞人之忧[20]，自今难免。(生)我怀郁郁，正复无聊，吾兄惠然肯来，且在敝斋留连信宿，也好彼此排遣则个。(小生)愿聆高论，深惬鄙衷。(生)如此便请书斋小叙，藉良朋晤言，藉良朋晤言。且自消磨诗卷，商量文宴。共流连，治安可有长沙策[21]？慷慨应歌老杜篇。

秦兄请。(小生)请。(同下)(丑)晦气晦气！我家老爷，连日纳闷，正摸不著头路，今日来了个朋友，正该说说笑笑，宽解一番，那知这位秦官人，也是个不会快活的人儿，唠唠叨叨，闹了半天的闷葫芦。隔壁帐，如今不要管他，且去多烫几壶好酒，把他肚子里的牢骚痞块洗涤一番，好教他们高高兴兴做起人来。正是：愁人莫对愁人说，心病还将心药医。(下)

〔注〕 ①磨盾：在盾牌上磨墨，指在军中做文职工作。 ②"方谓"二句：用《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语典。 ③跳梁：猖狂跋扈之徒。《汉书·萧望之传》："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 ④斫地：表示激愤。唐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 ⑤登楼：汉末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 ⑥老令公：宋初名将杨业，通俗小说及戏曲中呼为"杨老令公"。 ⑦五原纳款：《汉书·匈奴传下》："呼韩邪

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五原，古关塞名，即汉五原郡之榆柳塞，在今内蒙古五原县。纳款，归顺、降服。此处是说反话。 ⑧东风无便：唐杜牧《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⑨南人不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七纵七擒孟获，孟获心服，称："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汉晋春秋》。 ⑩龙泉：宝剑名，传为晋张华遣雷焕掘丰城县狱基所得，其剑气可以上达牛斗二星。 ⑪精卫：神话中的鸟名，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此鸟为炎帝女游东海溺死后所化，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 ⑫仲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人，常游历各国，排难解纷而不取酬。赵孝成王七年(前259)，秦围赵都邯郸，魏将新垣衍劝赵尊秦为帝以解围，他力陈其害，加以劝阻，秦将闻之，退兵五十里，会魏信陵君夺魏将晋鄙军驰援赵国，秦军遂解围去。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⑬射潮儿：五代吴越王钱镠曾引强弩数百射钱塘江潮头，以遏制潮势，筑堤修塘，见《宋史·河渠志》。 ⑭包胥：春秋时楚臣申包胥。伍子胥为父兄复仇，引吴军破楚都郢，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救楚，"依于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终于感动秦君，答应出兵。见《左传·定公四年》。 ⑮霁云：唐南霁云，张巡的部将。张巡守睢阳抗安禄山叛军，遣其求救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见唐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⑯赵璧：战国时赵国所拥有的楚和氏璧。秦国曾企图以欺骗手段夺取此宝，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以其智勇力挫秦王，终完璧归赵。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⑰吴钩：春秋时吴国出产的一种兵器，似剑而头曲如钩。后世多以之代指宝剑。 ⑱鬼母：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产天下鬼。一产千鬼，朝产之，暮食之。今苍梧有鬼姑神是也，虎头、龙足、蟒目、蛟眉。"佛教典籍中则有鬼子母，喜食人子。 ⑲蚩(chī)尤：上古九黎族首领，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后世多作为恶人的代称。又古时传有凶神名蚩尤神，一说龟足蛇首，一说人身牛蹄，四目八手。 ⑳杞人之忧：谓不必要的忧虑。典出《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 ㉑长沙策：西汉贾谊年少有才，文帝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为周勃、灌婴等所嫉，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人因称其为"贾长沙"。他曾多次上疏言事，切中时弊，今传《治安策》等。

《居官鉴》成书于清咸丰四年(1854)前后，共二十六出。作者采撷时事，作为剧本创作的素材，如以友人福建王雪轩家传《居官宝鉴》为原型，假托王文锡为官清正廉明的事迹，自述心愿，所谓"出山心事为苍生，不取人间显宦名"。希望通过改良吏治，以挽回晚清岌岌可危的局势，同时通过剧作，谴责了英帝国主义为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海军相继陷吴淞、上海，直逼南京，从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者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对鸦片的为害则深恶痛绝，认为只有"斩除鸩毒"，才能保障国家的元气，在1900年之前，这类题材的剧作所见不多，除了钟祖芬的《招隐居》、洪炳文的《芙蓉孽》外，黄燮清的这部《居官鉴》可说是直接反映鸦片战争的"时事剧"，它讴歌了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客观

上也起着激励、鼓舞反侵略斗争的作用。此剧《曲录》著录。

《居官鉴》共二卷二十六出，这里选了第五出《愤边》。本出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也没有紧锣密鼓的场面，但因上一出《议抚》以所谓"仍许通商"、"以待修好"的苟安投降而结束，令守卫边防的爱国抗敌将士精神上深受打击，故本出中主人公王文锡痛感时局艰危，满腔义愤难以抑制，曲白气韵苍凉，自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作者将"伐"与"抚"的矛盾焦点贯串于剧中，不仅突出了人物性格，同时形成一种强烈的冲突态势，从而奠定了痛愤的情感基调，激昂慷慨，扣人心弦。

开场通过丑扮家丁赵忠的道白，先从反面施墨，"好笑"、"颠倒"虽近似谐谑打趣，而客观上却起到了反衬对比的作用，突出了王文锡是一位耿介正直的有志有识之士。

生扮王文锡唱的【海棠春】曲，以沉郁的格调，抒发了因无力阻止"议抚"而深感惭愧，不由人陡生有志难伸、报国无门之恨的感慨，接着通过自问自答，一层一转，一转一深，由满怀"指望"到"岂料"再到"不意"的失望，对于这种"未伸挞伐，遽事抚绥"的投降行为，寸心如割，郁气难平。

第二支【桂枝香】曲则是对这种丧权辱国的"痛愤"之情的集中抒发。"背城"化用《左传·成公二年》"背城借一"的典故，原意为可以在自己的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但如今却屈膝议和而坐失战机。"不由人"、"谁解我"，一腔心事无人知，只得"斫地哀歌"，有如汉末著名文学家王粲因遭逢世乱壮志未酬，作《登楼赋》以抒幽怀。"际时艰，但谋利禄非吾事，无益君民负此官"的唱词，虽是针对剧中丑的"升官发财就是了"而发，但正显示其为官清廉正直的精神风貌，这也正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

接着的【前腔】，避实就虚，采取追溯式的叙述，补写了"议抚"的屈辱场面和"诸酋"傲慢骄横的嚣张气焰。"这就是老令公单骑输诚，很(狠)单于五原纳款"，相传宋杨老令公为了表达诚意，孤军误入狼牙谷，为辽兵所围，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而辽的首领表面上佯装归顺降服，实是阴险狡诈。此典指明了所谓"议抚"实是一厢情愿，客观上是引狼入室，饱含着对投降派卖国行为的痛斥和批判。"看龙泉，欲填恨海惭精卫，立解围城愧仲连"，一个"看"字，表明只能望剑兴叹，对传说中精卫衔微石以填沧海的毅力和历史上鲁仲连义不帝秦请援救赵的壮举，深感惭愧，这不仅表达了人物内心的痛愤，而且深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而第三支【前腔】则为小生秦少雯所唱，他一介书生，出于卫国大义，受命于三镇临危之际，求援于孤城重陷之时，"重洋绝援"，"扁舟幸还"，其境况和遭际可想而知。但他对时局仍具有清醒认识和抗争勇气，"生惭赵璧无奇士，不是吴钩负少年"，正表达出其炽热的爱国赤诚和御侮壮志。他与王文锡志向相投，正须互诉衷肠，一吐心中块垒。

最后一曲【前腔】,王文锡进一步指明"议抚"投降的实质,在于置国家的"国宪"于不顾,其结果是导致"纵然是鬼母藏锋,保不定蚩尤乘间"。"鬼母藏锋",指侵略者掩盖其穷凶极恶的面目,假装真诚善良。"蚩尤乘间",指侵略者会钻国人失去警惕、心无斗志的空子再肆荼毒。只求苟安,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列强的侵略,清统治者一味屈辱求和,这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懑和忧虑,作者正是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表达了忧国伤时的情怀:"治安可有长沙策?慷慨应歌老杜篇。"

结场仍以丑扮赵忠的道白收束,与开场遥相呼应,抑扬之间,对比十分强烈鲜明,从而借助外表的不协调来突出王、秦爱国忧民的精神风貌,起到了正反相衬的作用。

从全剧的情节关目来看,"愤边"愤的就是"议抚",没有上一场的"议抚"就难以理解王文锡的愤懑感情,从而构成"伐"与"抚"的矛盾冲突,把人物置于冲突的情境之中,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说:"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美学》第一卷)同时整出戏在戏剧空间结构上,于实处化虚,虚处带实,虚实结合,从而将抒愤的场面通过唱词一一带出,与所抒发的愤懑情感交错递进,使全出笼罩在苍凉激楚的氛围之下,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胡雪冈)

帝女花

黄燮清

第二出 宫 叹

(贴、小旦引旦宫装上)

【商调引子风马儿】顾影闲阶整绣衣,珮环声近瑶池。听东风卷入花阴里。一双么凤①,不住向人啼。

(坐介)流苏宝帐郁金香,铜漏声中罢晓妆。昨夜五更寒透梦,一庭红雨饯东皇。我坤兴公主,名唤微娖,年方三五,当今皇帝之长女,国母周皇后所产也。圣善承休,皇枝托体。陪禊期之祓水②,助蚕馆以条桑③。翠沼鸳鸯,待订氤氲之牒④;上林桃李,早分雨露之华。只是运值坎坷,生逢患难。干戈四起,焰逼神京;鼙鼓一鸣,声闻内阙。将相失职,儿女担忧。梅未子而先酸,楝初花而已苦。时事如此,将来不知怎生结局也。

【金络索】青销镜里眉，红湿衫中泪。风雨楼台，小苑边愁入。茫茫事可知，待何为？生恐长安似弈棋。倘有些儿不测，我朱微娖呵，都分是五更残魄归消歇，那里有三月花旛紧护持。空悲切，帝王家世太凌夷⑤。闹轰轰几个兵儿，醉昏昏几个官儿，伤尽了元阳气！(内细乐)(二内侍引正旦后服，二宫女持扇随上)

(内侍)皇后娘娘驾到。(小旦、贴禀旦介)启公主，皇后娘娘驾到。(旦)随俺迎接。(跪接正旦介)孩儿迎接母后。(正旦)平身。(内侍)平身。(旦起立)(正旦中坐)(旦叩首介)母后在上，孩儿叩头，愿母后千岁！(正旦)起来。(旦起介)千千岁！(正旦)我儿，今日万岁命掌礼之官，诏司仪之监，妙选良家，将你许尚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配，不日便当下嫁了。(旦)母后，方今国家多故，戎务倥偬，当以天下大事为重，儿女婚姻，尚可俟之异日，何苦这等急迫呵！

【前腔】苍鹰击殿飞，铁骑连云起。破坏乾坤，急切难收拾。况且目下，闻得这些百姓们纷纷避难，室家不能相顾。对此茫茫，尤为心痛。民间夫与妻，尽流离，那里有双宿双飞命共依。念孩儿呵，不能做平阳跃马亲锋矢⑥，忍学那嬴女骑凰赋倡随⑦。艰难际，红裙嫁杏不妨迟。颤巍巍一座城池，乱横横一个朝堺，且慢议因缘事。

(正旦)虽则如此，这是你终身大事，也不可耽误了。

【前腔】妆烦阿母催，花待亲兄赐。儿女伤心，大事诚何济。匆匆理嫁资，莫延迟，打叠鸾凰一处飞。东风早遂周郎意⑧，银汉休愆织女期⑨。安排起，不须深锁上阳眉⑩。是亲娘一片心儿，是亲生一个孩儿，早嫁与封侯婿。

好生保重，我回宫去也。(起引介)(旦)孩儿叩送母亲。(跪送介)(正旦)罢了。正是：娇儿怜宛转，国事费忧煎。(引内侍宫女下)(旦呆立介)呀！百忙里忽闻此事，这心绪好生缭乱也。

【前腔】眉衔一段悲，语杂三分喜。有个人儿，添入心窝里。婚姻值乱离，好惊疑，向烽火堆中系彩丝。惟愿取聘钱十万充军费，不烦他宫女三千作嫁衣。朱微娖吓，朱微娖！你虽身有所归，只是又添许多挂碍了。从今起，便庄生化蝶也向他飞⑪。渺茫茫一点情儿，荡悠悠一缕魂儿，须索要跟随你。(引贴、小旦下)

〔注〕①么凤：鸟名，即桐花凤。宋苏轼《次韵李公择梅花》诗："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凤。"②禊期之祓水：古代民俗，每年于春季上巳日(三月三)在水边举行祭祀，祓除不祥。③茧馆：宫廷中饲蚕的蚕室。《汉书·元后传》："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

桑。" ④氤氲之牒:指婚书。 ⑤凌夷:衰落。 ⑥平阳:指唐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嫁柴绍为妻,其父起兵反隋后,她散家财聚众以应,屡挫隋军,拥军数万,所部号"娘子军"。⑦嬴女:指春秋时秦穆公之女弄玉,她好音乐,嫁善吹箫的男子萧史,穆公筑凤楼让他们夫妇居住,弄玉向萧史学吹箫作凤鸣,一日吹箫引凤,双双乘之仙去。见旧题汉刘向《列仙传》。 ⑧周郎:指三国吴周瑜。唐杜牧《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⑨织女期:指七夕织女与牵牛在鹊桥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代指婚期。 ⑩上阳:唐高宗所建宫名,在洛阳禁苑之东。 ⑪庄生化蝶:庄生,即庄子。《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此处只取"化蝶"的字面意义。

《帝女花》传奇作于清咸丰七年(1857),取材于明末史实: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承天门时,穷途末路的明崇祯帝持剑砍杀家人,然后在煤山自缢,而长平公主受伤后却没有死。清兵入关后,为了收揽人心,便找出长平公主,让她与周世显履行原先订定的婚约。婚后,公主终因国破家亡,忧思难解,抑郁而亡。作者在《帝女花自序》中曾说:"俯仰兴亡,宇宙皆贮悲境。"言外自有深意。此剧案头场上,颇受欢迎,沈全蕊在该剧题词中说:"蛮笺新擘谱笙簧,唱遍江南齿颊香。"据孙恩保《桃溪雪》题词自注云:"韵珊前制《帝女花》出,日本人咸购诵之。"1979 年该剧曾在香港演出,可见其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著录此剧的专著有《今乐考证》、《曲录》等。

《帝女花》共二十出,《宫叹》为其中的第二出。上场主要人物仅二人,旦扮帝女朱徽娖,正旦扮皇后。这出戏是全剧情节发展的动因,也是朱徽娖性格的集中展示。

【风马儿】曲,通过"顾影"、"整绣衣"、轻步"珮环声近"三个连续性的动作,描述了作为"帝女"的身姿形态,"顾影"透露了自怜之意。接着写所见所闻,东风骀荡,娇鸟啼鸣,点明时序正是春季三月,景致虽美,但女主人公的一腔愁闷,却尽在不言中。

紧接着一段道白,避实就虚,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概括补叙了自怜愁闷的思绪:"昨夜五更寒透梦,一庭红雨饯东皇。""透梦",谓惊梦,"寒"乃心寒。"红雨"喻落英缤纷,这里暗寓时局情势。"东皇"乃司春之神,借指朝廷。写来含蓄蕴藉,既反映出怨嗟之情,又烘染了一种伤感的环境氛围。第二层,介绍身份乃"当今皇帝之长女",原本过着禊期祓水和蚕室条桑的平静生活。接着表露了少女的春情:"翠沼鸳鸯,待订氤氲之牒;上林桃李,早分雨露之华。""氤氲"原指天地间阴阳之气的聚合,这里撷取宋代陶穀《情思录·仙宗》称媒妁之神为"氤氲大使"的典故,所谓"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乃成"。而上林苑的桃李早已沾上雨露的光华,则化用《诗经·召南·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以"桃李"比拟女子的青春年华,曲折地透露了对爱情的憧憬和期盼。第三层通过"只是"陡然一转,抒发对时局情势的忧虑,"运值坎

坷，生逢患难。干戈四起，焰逼神京”，真是“时事如此，将来不知怎生结局也”。这段宾白，骈散互用，一气呵成，“妙有关照”(眉批语)，别具匠心，使伤春的情怀和时局的危急相互生发交织，相得益彰，这比一般传奇的“自报家门”更具情趣和意蕴，同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金络索】曲集中抒发了对时局的感慨和忧伤。“镜里”的青眉减损，“衫中”的红泪湿透，“楼台”在风雨飘摇之中，境况凄凉。“小苑边愁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之六“芙蓉小苑入边愁”；“生恐长安似弈棋”，化用杜甫《秋兴八首》之四“闻道长安似弈棋”，喻国事反复不定而岌岌可危。“五更残魄归消歇”，谓如遇不测之变，身死魂飞，无旛招魂，亦无可奈何，流露出一片凄苦哀怨的愁绪，既照应了“昨夜五更寒透梦”，也用来反跌下文，从而引发出无限感慨：“帝王家世太凌夷。闹轰轰几个兵儿，醉昏昏几个官儿，伤尽了元阳气！”“凌夷”指由盛到衰，“闹轰轰”、“醉昏昏”的巧妙组合，揭示了满朝文武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正如眉批所云：“明季朝局如画。”“伤尽了元阳气”，国事已成了一蹶不振的残局，衰颓之势已无法挽回，不由人不感慨万千。

接着通过道白，介绍母后的莅临是为了传谕“将你许尚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配”的旨意，这确乎是意料之外的事，故朱徽娖深感当今“戎务倥偬”，“何苦这等急迫”。皇帝急不可待地择婿嫁女，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局的危急情势。

接着【前腔】一曲，把朱徽娖心存家国的情怀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不仅“乾坤急切难收拾”，简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下，“民间夫与妻”都纷纷避难流离，“那里有双宿双飞命共依”。这是客观现实向她的昭示，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她表白自己的心迹：“不能做平阳跃马亲锋矢，忍学那嬴女骑凰赋倡随。”“平阳”即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第三女，在太原曾随其父反隋，置幕府，手下有兵勇数万人，时称“娘子军”。“嬴女”句则化用“弄玉吹箫”的典故。有萧史者，善吹箫，秦穆王以女弄玉妻之，“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因穆王姓嬴，故又称为“嬴女”。“忍学那”即不忍学，倾诉了胸中难言的哀怨和苦衷，写来丝丝入扣，而化用的典故，对表现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十分契合。她的忧思是那么深切，所以委婉地提出“红裙嫁杏不妨迟”，“且慢议因缘事”。

正旦扮皇后的【前腔】一曲，除了表白做娘的“一片心儿”外，只是一味地催促，“莫延迟”、“安排起”、“早嫁与封侯婿”。其急迫无奈的心态跃然纸上，不过“娇儿怜宛转，国事费忧煎”一转，从皇后的眼中，反映了朱徽娖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是识理达情、深明大义的。“宛转”《庄子·天下》成玄英疏：“变化也。”这里指时局的急遽变化。为国事而忧闷如受煎熬，这正是朱徽娖将国事置于儿女私情之上的难能可贵之处。

最后一曲【前腔】，则抒发了朱徽娖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所谓既悲又喜。所喜者“有个人儿，添入心窝里”，这原也是这位深宫少女所期盼的。而所悲

者，则时局乱离，有如“烽火堆中系彩丝”，前途渺茫难卜，悲怆之情溢于言表。接着直抒胸臆：“惟愿取聘钱十万充军费，不烦他宫女三千作嫁衣。”体现了她系心家国、蒿目时艰的精神风貌。至此作者似言有未尽，乃借《庄子·齐物论》“庄生梦为蝴蝶”的典故，表露既定姻缘则心系夫婿，愿与之患难与共的心迹。“渺茫茫，一点情儿”与“荡悠悠，一缕魂儿”，都“须索要跟随你”，写来要眇深婉，跌宕多姿，尤其在心态刻画上，几多惆怅，几多情思，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令人读后感到眉眼生动，哀惋感人。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的时事，寄寓了作者的“故国之感”，人物形象鲜明独特，富于个性。曲词语言华丽哀艳，对仗工整，声律和谐，雅俗兼备，如“闹轰轰几个兵儿”、“醉昏昏几个官儿”，别有一番意趣。尤其在道白的运用上有所发展和突破，既符合人物的心态和声口，也富于表现力，使曲白循环间用，相互引带，使叙事抒情化，惟用典似嫌过多，可谓美中不足。

（胡雪冈）

海 雪 吟

陈 烺

第八出 殉 琴

（小生上）

【霜天晓角】风声鹤唳①，四野烟尘起。天末征鸿远滞，行程未卜归期。

小生顾天民，自与邝兄一别，倏忽五年。音问难通，行踪莫定。所喜冤枉已为申雪，复还衣衿②，其子亦能成立，可谓不负良朋之托了。争奈地方不靖，烽火逼近粤中，困守危城，杞忧时切③。意欲偕邝兄之子，逃避他乡，又不知何处是乐土！

【前腔】中原鼎沸，搅得人心碎。难道是劫历红羊未已④，都成瓦砾残灰？

咳！愁亦无益，身体乏倦，不免隐几闲睡片时⑤。（作入梦介）（净扮冥判执笔持簿，鬼卒引上）

【前腔】刀兵烽燧，在数应难避。堪笑人生似蚁，祸临头莫识危机。

俺乃本境城隍殿下一个稽察司判官便是。运本循环，水火刀兵，历劫皆

由天数;途分善恶,殃祥祸福,挽回自在人心。当此变革之秋,难免屠戮之惨。破军星再世⑥,社稷倾危;恶煞神降生⑦,人民涂炭。此地合当被劫,城隍命俺勾查册簿,凡在数不在数的,悉于簿上注明。此间有一邝生,一生正直,死当为神,并留他一脉,以为忠直之报。其友顾生,诚笃堪嘉,可免此劫。就此前去提醒他一番。(作推醒介)顾生听者:

【黄龙醉太平】【降黄龙】唤醒痴迷,谁佞谁忠?辨是论非。莫道是天心愦愦,空设阎罗,妄说泥犁⑧。【醉太平】休悔,人生徒逞万般机,当不得劫尘赘毁。也难逃避,暗里神明默运,莫自迟回。

此地当有厄难,汝速去毋违。(引卒下)(小生惊醒介)呀,方才梦中神明指示,说此处有兵灾,叫我速去。难道危城竟不能保么?神言宜信,作速收拾行李,偕邝兄之子权避他乡。(急下)(生上)

【前腔】故国生回,满地烽尘,宿草凄迷。好一似归来令威⑨,城郭人民,景物全非。曾记,乌衣门巷掩斜阳,睹燕子重寻旧垒⑩。韶光经岁,为甚梁空月冷,各自分飞?

我邝湛若自整归鞍,一路水驿山程,行来已是匝月。途中将频年游历之所,山川人物风俗,著成《赤雅》二卷,携回以供览玩。讵料历尽艰辛,来至东粤,始知广州被陷,无家可归。四面烟氛,叫我从何躲避!与其惨遭毒手,不如洁赴清流,大海茫茫,正是我邝湛若葬身之地!古琴视同性命,何忍相离,不免与他同殉便了。呵哟,琴呀!

【黄龙衮】天涯远共携,天涯远共携。生死毋轻弃,碧海青天,夜夜鱼龙戏。皎月西升,洪波东逝。朱弦激,玉柱沉,湘灵起⑪。

咳,死便死矣,只恐遗稿遽遭湮没,不免赋《抱琴歌》一章。并交奚童,或能逃出重围,留传于后,方见我邝湛若不虚生一世也。(作写诗唱介)峄阳之桐何铿锵⑫,生不逢时兮心且伤。一弹再鼓兮仪凤凰,凤凰不来兮徒彷徨。抱琴而死兮海波扬,吁嗟琴兮毋相忘。(作掷笔抱琴投海介)(二水卒上引下)(判上)善哉,善哉!邝生愤激殉难,上帝悯其忠诚,封为本境城隍。鬼卒们,速具衣冠,前去迎接上任。

【尾声】护持不负皇天意,吐抑郁胸中奇气,这是我激浊扬清的借喻词。

戏场面目本非真,旧事翻成曲谱新。
莫道架空难尽信,传来也自费精神。

〔注〕①风声鹤唳:《晋书·谢玄传》载前秦国主苻坚率大军伐东晋,号称百万之众,气势甚盛,东晋将领谢玄等引精兵八千渡肥水击之,大捷,前秦军溃退,"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此借喻兵荒马乱。　②复还衣衿:指恢复原已革去的生员名籍。

③杞忧:《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此指忧南明终遭灭亡。 ④红羊:红羊劫,指国难。古人认为丙午、丁未是国家遭难的年份。丙丁为火,色应红,未属羊,故称。 ⑤隐几:靠着几案。隐,旧读去声。 ⑥破军星:北斗的第七星,主破军杀将。 ⑦恶煞神:凶神。 ⑧泥犁:佛教语,地狱。《翻译名义集·地狱篇》:"地狱,此方名。梵称泥犁。"亦作泥梨、泥黎。 ⑨令威:即丁令威,辽东人,据《搜神后记》载,他"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 ⑩"乌衣"二句:化用唐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⑪湘灵:湘水女神,或谓即帝舜之二妃娥皇、女英。 ⑫峄阳之桐:峄山南部所产的优质梧桐,宜于制琴。峄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又名邹山、邹峄山、郑峄山。

《海雪吟》为晚清江苏阳湖(今常州)剧作家陈烺所著传奇《玉狮堂十种曲》之第八种,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共八出。剧中叙写明末南海(今广东广州)人邝露,字湛若,为诸生,家中藏有古琴一具,音质清越。他平时常以才略自负,为人耿介,琴艺高超,远近闻名。附庸风雅的知县想通过结交邝露赢得清誉,几次邀请赴会,均遭邝露拒绝。知县一怒之下,革去了邝露的功名,并要逮捕治罪。无奈之下,邝露只好逃到粤西(今广西),游于瑶侗土司间,教土司之女云翀娘抚琴,为云翀娘掌书记。逃亡五年后回广州,写下了《赤雅》一书,记录粤西瑶侗的山川风物、民俗风情。后来当年冤案虽得昭雪,但清兵南下,广州城陷落。国破家亡的现实使邝露悲愤已极,遂赋《抱琴歌》一章,抱琴投海而死。第八出《殉琴》是《海雪吟》的最后一出,描写的就是邝露抱琴投海前的悲愤绝望心情。

《殉琴》一开始,并不是主人公邝露的直抒胸臆,而是其好友顾天民出场,交代了邝露回广州时的时局。"所喜冤枉已为申雪,复还衣衿,其子亦能成立,可谓不负良朋之托了。争奈地方不靖,烽火逼近粤中,困守危城,杞忧时切。意欲偕邝兄之子,逃避他乡",小生的出场独白,把邝露远遁他乡五年来的大致情况叙述了出来,交代了个人冤情虽得到昭雪,但随即而来的却是国破家亡的严峻现实,为本出剧的最后结局奠定了基础。

接着,净所扮的阴曹判官手持生死簿第二个出场,再一次说明了广州"刀兵烽燧,在数应难避",并通过阴曹判官之口,对邝露及其好友顾天民的一生进行了评判:"此间有一邝生,一生正直,死当为神,并留他一脉,以为忠直之报。其友顾生,诚笃堪嘉,可免此劫。"为剧中主人公的最后命运作了预示。

最后,生所扮的邝露登场了,这就引出了全剧的高潮。邝露的唱词和独白充满了悲愤的亡国之痛:"故国生回,满地烽尘,宿草凄迷。好一似归来令威,城郭人民,景物全非。""与其惨遭毒手,不如洁赴清流,大海茫茫,正是我邝湛若葬身之地!古琴视同性命,何忍相离,不免与他同殉便了。"这里,邝露

的悲伤看似为琴所发，实际上乃是为自身命运所发，为国家命运所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破家将亡，以才略自负的诗人自当无颜面对，被诗人视同性命的古琴当然也会一同毁灭。此时此刻的心情，与当年屈子临汨罗而悲叹，誓言“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楚辞·离骚》)何其相似乃尔！

“天涯远共携，天涯远共携。生死毋轻弃，碧海青天，夜夜鱼龙戏。皎月西升，洪波东逝。朱弦激，玉柱沉，湘灵起。”这段唱词既揭示了主人公对古琴的深厚感情，又表明了主人公的心志，同时预示着一生高洁、不为恶势力所屈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古琴，将会与碧海同在，与日月同光。这里，古琴的命运正是主人公的命运，也是家国之命运，一种悲怆沉重的殉国之情跃然纸上。主人公抱琴投海前所赋的《抱琴歌》，其情志也同类于此：“峄阳之桐何铿锵，生不逢时兮心且伤。一弹再鼓兮仪凤凰，凤凰不来兮徒彷徨。抱琴而死兮海波扬，吁嗟琴兮毋相忘。”《尚书·禹贡》有“峄阳孤桐”之语，传云：“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以峄山南坡生长的桐树所作之琴，当然是非比寻常之琴，但这样的一把好琴却出不逢时，只能令人心伤。“凤凰不来”句则化用了《论语·子罕》的典故：“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用琴的出不逢时，表达了主人公邝露的生不逢时，借伤琴以伤己，如此琴人合一，深深表现了一种悲愤绝望之情，读之令人悲叹，令人同情，更令人感到一种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美。

俞樾在为陈娘《玉狮堂传奇》撰写的总序中认为：“虽词曲小道，而于世道人心，皆有关系。可歌可泣，卓然可传。余尤喜其《蜀锦》、《海虬》二种，音节苍凉，情词宛转。”其实，在陈娘的《玉狮堂传奇十种》中，尽管各种传奇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各异，但“音节苍凉，情词宛转”却是一个共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也突出表现在《海雪吟》中。造成这种共同风格的原因，除了俞樾所说的陈娘“负干济之才，簉仕吾浙，浮沉下僚，温温无所试，乃以声律自娱”(《玉狮堂传奇总序》)的个人际遇外，还与当时风雨飘摇时局所催生的悲愤、幽苦、苍茫的末代情绪有关。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两千年封建制度即将土崩瓦解的前夜，心灵敏感的剧作家不可能对此置之度外，麻木不仁。而此时此刻，陈娘在传奇《海雪吟》中，选择了明清之际一个性格耿介自负、宁死不屈的奇人邝露为主人公，而这个邝露又是一个被人称为“虽《小雅》之怨悱，《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人，如此看来，陈娘创作此剧的寓意确是十分深远的，难怪杨葆光在为《海雪吟》所作序中说：“玉狮堂诸曲，俱有遥情，而《海雪》一吟，凄凉独绝。”

《殉琴》一出的剧情并不复杂，整出剧按出场先后主要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邝露的好友顾天民，通过顾之独白交代了前因后果，使整部传奇故事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第二个是冥间的稽察司判官，通过鬼神之口对传奇主人公一生进行评判；第三个是主人公邝露，表现他不忍见故国沦陷而抱琴投海。

在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剧情中，其表现的内容和手法却经历了现实——浪漫——现实的三种不同的变化过程，尤其是第二个扮判官的“净”的出场，使这出戏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获得了“看似寻常最奇崛”的表达效果。

（农作丰）

再 来 人

杨恩寿

第十三出 奇 逢

（丑扮家童，提灯引小生便衣上）

【南吕引子称人心】繁华如梦，喜筵开锦屏鸾凤①，寿筵开翠馆丝桐②。闹纷纷，心骨痛。因此呵，自把笼开了，白鹇偷纵③。下官季毓英，典试福州，论文锁院④，虽说所取之士，俱是真才，苦的半月闱中，不遑昕夕⑤。放榜之后，即行入赘完姻，贰室馆甥，非常热闹，只因使旋复命，程限綦严，不敢久延。过了三朝⑥，移家舟次。今乃九月十五，正是生辰，恰值二十年头，俗称整寿。岳父以次，下至门生，无不制锦称觞，登舟作贺，下官只推卧病，伏在船舱。来往纷纷，自朝至暮。今夜月明如昼，照透篷窗。新夫人不在船中，回家叙别去了，下官偶动清兴，上岸闲行。散步而来，不觉到了郊外。呀，这个小小巷儿，好生熟习。（想介）怎么不记得是何时来过的？（丑）老爷拜客，总在热闹地方，这等偏僻巷儿，几时到过？（小生）山川云树，宛若重游，便是屈折湾环，处处记得清楚。我今夜拚着多走数里，倒要看过分明。（丑）老爷回船去罢，烛也快完了。（小生）不妨。何须要烛影摇红，好良宵自有那月轮相送。（同下）（场上设神主⑦，书故夫陈公仲英神主）

（老旦破衣扶杖哭上）夫哪！

【过曲香遍满】凄凉万种，照神牌，寒灯一穗红。老身钟氏，先夫陈仲英，亡故了二十个年头，今日是他忌辰，本应日间设个祭祀，因无钱米，只得罢休。儿子陈忠仁，向人借贷，去了一日，尚未回来。媳妇带着孙儿，回母家去了，只有老身，一人在家。便想向神主磕个头儿，也不能彀。好不伤心也！（哭介）哀哀的手拍灵床长号恸，并不曾设下伊蒲供⑧。浇将浊酒钟，便是这白打灰飞纸变铜，也没有一文钱将鬼哄。（伏几哭坐介）

【朝天懒】（小生上）悄恍迷离疑梦中，踪迹分明在，碧葬中。（指介）这

树儿也还在么。垂杨几树夜摇风，转过了屋西东。这屋儿好像是自己的，待我闯将进去。荒阶印月无情白，(老旦哭介)(小生)呀，野哭当花有泪红。(作入屋介)

喂，老人家，何哭之哀也？(老旦惊起介)君子何来？有劳顾问。(小生)刚才步月，适闻哭声，入耳伤心，寻声至此。(老旦)先夫陈仲英，侯官老儒。今日是他忌辰，儿孙均不在家，日间不曾设祭，现已夜深，想觅杯酒为奠亦不能得。伤心一哭，有溷清闻，实深惶愧。(小生)悲从中来，情不能止，便夜哭何妨哪。(老旦)既劳枉顾，就请小坐片时。(取破椅上)(小生)有劳了。(作打照面)(小生想介)这老人家好生面善，仿佛自己家眷一般。好奇怪也。

【二犯梧桐树】人从隔世逢，爱自前生种。虽然是白发龙钟，犹记得风飐鸦鬟动。是了，去年假满入都，曾得一梦，梦里他还叫我做……(住口介)(背介)恍惚以夫妻相称，今夜呵，分明老泪弹灯下，早难道勾引离魂入梦中？(老旦哭介)(小生)情切切放声悲痛，便是改了旧花容，这声音俺尚懂。老人家不必过悲，请问尊夫，是几时亡故的？(老旦)成化五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去世，于今整整二十年了。(小生呆介)是成化五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去世么？(老旦)不错，正是成化五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呀。(小生惊介)怎么他的忌辰、我的生日都是成化五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呀！

【刘泼帽】儒童菩萨生天痛，便转轮岁月相同⑨。带累了阎罗两地忙迎送。他去路，我来踪，算骑箕岳降⑩，何曾有片刻光阴空！

【浣溪纱】(老旦)认仪容，浑不懂，看郎君风流矜重。(小生)生有自来，死有所归，难道我前生就是这老儒么？前因不昧，触境伤心，好凄断也。(泪介)(老旦)君子为何掉泪？与先夫呵，莫不是参苓曾入良医笼，桃李亲披绛帐风？(小生)我与尊夫并非师弟。(老旦)添悲痛，难道是为的邻笛山阳弄⑪？(小生)也非朋友。(老旦)既无师友渊源，可不是怜我穷老么？(小生)不独此也，这个屋子，原是旧游之地，故尔伤怀。(老旦)先夫住在此屋，五十余年，从没见过君子。(小生)若不肯信，东边房内，有座破绳床，还有小书橱呀。(老旦惊介)一些也不错，若非紫燕红丝，怎能彀认熟帘栊？

(小生)尊夫他的著作，曾经交你，此刻可还收藏好么？(老旦)他临终之时，定要一火而焚，不留一字。老身再三苦劝，他便分咐：做个匣儿，埋在坟堆之侧。因此呵，

【秋夜月】零落碧苔封，付与埋文冢。(小生)还有不曾埋的，另有一包，难道尽遗失了吗？(老旦惊介)包儿却有一个，先夫坚嘱不许开的呀。纵然

是生前文章无用，他缄封密裹多珍重。(小生)你且取来，待我观看。(老旦)使得。(取包与小生)(作指示介)这是他绝命诗自讽，付与你慧心人自懂。

(小生读介)拙守穷庐七十春，重来不复老儒身。烦君尽展生平志，还向遗编悟夙因。钝秀才封。再来人拆。——呀，原来如此批记，待我拆来。(且拆且唱介)

【东瓯令】行行字，密密封，爪迹依稀雪印鸿[12]。文章名贵云翔凤。(出书介)原来是个本儿，待我看来。(翻书大惊介)哎呀，我的游庠食饩、发解会试[13]，以及廷试策、馆选论[14]，一切应试得意之作，皆在本儿内面，从初迄末，一字不殊。好教我浑如醉浑如梦。纵或灵犀一点偶然通[15]，又何至无语不雷同。

(老旦)君子见了此书，为何如此惊讶？(小生)下官非他，乃本科主考季毓英，即尊夫所谓再来人也。(老旦)先夫临终，原有再来之说，老身颇不深信，他便道：

【浣溪乐】【浣溪纱】衾相同，牢与共，教老身在他左臂之上，写了文福二字。抵临别赠言珍重。君子既道是再来人，可有此征么？(小生)怎么没有！(揎袖指示老旦)(看介)文福二字，笔画宛然。(哭介)果然老相公再来也！我这里三生啮臂牵蚕蛹[16]，你那里两字钤题护守宫[17]。【普天乐】到今日一帆风送，果然是文章福命，偿了冬烘。(大哭介)

(小生)尊夫读书七十年，老而不遇，我虽隔世借著文章，才得科第。若不大兴前生之门，生既负心，死且失信。你不须悲啼，我必当从丰图报，方才使天下老儒，闻之一齐吐气也。(老旦福介)多谢君子。(小生取书再看介)前因后果，到眼分明，想起穷愁潦倒之时，犹令人肝肠寸断也。(泪介)

【浣纱刘月莲】【浣溪纱】眼儿红，心儿痛，乐丰年亏的是隔年培壅。这文章经我手写过，便看来匣中宝剑神先动，若在他手中呵，奈听到灶下琴材耳尽聋[18]。(翻看介)【刘泼帽】这一篇泮池早岁芹香拥[19]，这一篇木樨禅独证蟾宫[20]，这一篇万言射策江都董[21]，【秋夜月】这一篇仙风吹向蓬山送。羞煞我词林供奉，凭蓝本将人哄。【金莲子】平步上登科第，可知笔墨两无功。

这个本儿，下官带了回去。你赶急找著儿孙回来，我自有一番周恤也。(老旦)多谢了。

【春太平】【宜春令】生和死，判穷通，老身今年八十岁了，耐得饥寒不死侬。则羡你披来一领官袍，暖了前生冻。算性情隔世犹同，谢富贵

两家与共。【醉太平】老相公呀，你恁般冤屈，恁般悲愤，到今日也消融。

(小生)夜已深了，老年人早些安歇罢，下官去也。

【尾声】到明朝荒坟宰树封，语任幽明哄。(老旦)则亏了生孟光等着死梁鸿。(丑提灯暗上)(随小生分下)

〔注〕 ①鸾凤：喻成婚的男女。 ②丝桐：指琴。 ③白鹇(xián)：又名银雉，一种可畜养观赏的鸟。雄鸟两翼羽毛白色，鸟冠与下腹等部位蓝黑色，非常美丽，古时常作为贡品。 ④锁院：指科举考场。科举考试时，考生入考场后即锁上大门，禁内外出入，以防作弊，故称。 ⑤昕(xīn)夕：晨昏，早晚。昕，太阳将要升起时。 ⑥三朝：指婚后第三日，宋吴自牧《梦粱录·嫁娶》："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鹅蛋……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 ⑦神主：此指家中供着的已故亲人的牌位。 ⑧伊蒲供：素食供品。 ⑨"儒童"二句：儒童菩萨，指管士子的神灵。明清时凡应试录取为生员的士子，皆称童生，别称儒童，不论年龄。转轮，即轮回，亦指转世。 ⑩骑箕：典出《庄子·大宗师》："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箕，箕星。尾，尾星。后亦以"骑箕"代指去世。岳降(jiàng)：典出《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后世因以"岳降"代指诞生。 ⑪邻笛山阳：晋向秀过山阳，经友人嵇康、吕安旧庐，"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畴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遂作《思旧赋》。事见《思旧赋序》。 ⑫"爪迹"句：宋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⑬游庠：指作为生员在县学或府学读书。食饩(qì)，明清廪生享受的廪膳补贴。发解：指明清时科举考试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会试：明清时科举考试分几级进行，会试是乡试的上一级，在京师礼部举行，亦称礼闱、春闱。每三年一次，由中式为举人的士子参加，考中者称贡士，再参加同年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考试内容为时务策论，中者即为进士。 ⑭廷试：即殿试。参见注⑬。馆选：明清二、三甲进士多先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期满考试，按其成绩授新职，此即"馆选"。 ⑮灵犀一点：唐李商隐《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旧说谓犀牛角中有白纹直通两头，感应灵敏，故云，后多以之喻两心相通。 ⑯三生：分属过去、现在、将来的前生、今生、来生。啮臂：咬手臂出血，以示诚信。 ⑰守宫：壁虎。古有守宫砂点臂守贞之说。 ⑱灶下琴材：《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 ⑲泮(pàn)池：古时学宫前的水池，形如半月。此代指泮宫，即学宫。 ⑳独证蟾宫：犹言蟾宫折桂，指考中进士。 ㉑江都董：指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他曾官江都相，世称董江都。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言为帝所纳。

《再来人》是杨恩寿所撰《坦园传奇六种》之一。题材出自清初沙张白《再来诗谶记》(见《虞初新志》卷九)，另外叶氏《闽事记》及张氏《感应篇广注》也有记述。此剧据原故事加以铺张，并虚拟了人物姓名。所谓"再来人"，是古

代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每个人都有前生、今生、来生三代，前世转生为今世某人，即称为再来人。此剧写福建侯官人陈仲英毕生致力于举业，却屡考不中，多年来以坐馆教书为生，穷困不堪。他于明朝成化五年(1469)九月十五日去世，死前嘱咐老伴钟氏把自己的文稿封存珍藏，又让在自己的臂上写"文福"二字。转轮王殿前掌禄籍判官知陈仲英平生行善好学，判他转生为溧阳人季承纶之子；又因陈仲英生前爱水仙花并作有一篇《水仙花赋》，就让水仙花史转生为楚人王畹翰之女，与他配为夫妻。就在陈仲英去世的那一天那一时辰，季承纶得一子，取名毓英，幼时聪明过人，被称为神童，十五岁赴乡试中解元，二十岁即中进士，初为翰林编修，后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官。王畹翰是季承纶的朋友，此时官为福建巡抚，其女名叫玉涤，与季毓英同生辰，由父亲做主与季毓英已订婚约。九月十五日季毓英生日这天，亲友及新科举人们都来祝贺，季毓英却托病躲在船上，夜晚趁着月色上岸散步，走到陈仲英生前所居之处，发现这里的环境好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又遇见陈仲英的老妻钟氏，明白了自己就是陈仲英的"再来人"。《奇逢》一出就是写季毓英偶然散步到陈家与陈妻钟氏相遇的一场戏，是此剧的重点场次，离奇巧合，令人惊叹，也引人对人世的穷通否泰进行深刻的思考。

本出开场第一支曲子【称人心】是季毓英所唱。他少年登第，年方二十就任福建乡试主考官，可谓春风得意，但是，此时他对官场的客套应酬已开始感到厌烦了。"繁华如梦"四字发人深省，只有身处繁华场中而又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人格者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慨叹。以下几句述说寿筵景况，尽管排场热闹，在季毓英眼中却只是感到"闹纷纷"，使他"心骨痛"，因此他要抽身退出来，独自一人带着书僮到外边走一走。这片刻的自由，使他有鸟儿出笼之感。接下去的一段道白，进一步明确地交待出他对于寿筵的内心感受，以及他上岸之后一路上看到的景物，那僻巷，那荒野，那山川云树，他觉得好像亲身经历过似的。当书僮说灯笼里的蜡烛已快要燃尽，让他返回，他却说即使没有蜡烛也要借着月色再往前走。这段曲词是季毓英的内心剖白，也由此引出下文，引出他和陈仲英的老妻相见的一段机缘。

这时，在陈仲英的旧茅屋中，钟氏正在安排酒水并焚纸祭奠亡夫。她唱【香遍满】一曲，表达她的怀念与哀痛之情。钟氏在丈夫死后生计艰难，加上年老体衰，日子甚是悲苦，她只有向亡夫哭诉来表达她的悲哀。季毓英散步来到这里，一路上被熟悉的景物引到茅屋跟前。他唱【朝天懒】一曲，自述他此时的感觉好像在梦中一样，眼前的石径苔藓，垂杨旧屋，依稀是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荒阶印月无情白，野哭当花有泪红"二句甚为精炼警辟，表述季毓英来到旧居跟前并听到哭声时的感受非常贴切。而且，此二句文采华美，出自季毓英这样的年轻进士之口，又非常切合人物身份。当季毓英和钟氏相见并询问她哭祭的情由的时候，他唱【二犯梧桐树】一曲，抒发他的内心

感受。他虽然和钟氏没有见过面，但初次接触，即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看到钟氏的白发枯颜与龙钟老态，想起他去年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那次梦中他曾见过她，而且她对他夫妻相称。因此，当他现在听到钟氏的哭声时，这哭声中隐含着的悲哀和思念之情他能够体察和理解。季毓英向钟氏询问得知，陈老先生是成化五年九月十五日亥时去世的，而这一天的这一时辰正是自己的生辰，这一奇妙的巧合让他吃惊。他唱【刘泼帽】一曲，自陈他的惊奇的心情和他对于这一巧合的思考。一死一生，岁月和时辰如此一样，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季毓英是个有学问的聪明人，他不能不思索自己和这死去的老儒究竟是什么关系。

就在季毓英打量钟氏、暗中思考的时候，钟氏也在打量眼前这位年轻而英俊的官人。她唱【浣溪纱】一曲，前两句表述她对于季毓英的直接印象，"风流矜重"四字是赞许之词，也含有怜爱之意。她看到季毓英因伤感而掉泪时，用唱词表达她的询问，猜测季毓英是自己死去的丈夫的弟子还是朋友。季毓英回答说都不是，而是看到眼前这屋子里的景象好像是旧游之地，因此不免伤感。他的回答引起了钟氏的怀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到过这间屋子。这时，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季毓英竟然能够知道这屋子里有小绳床和小书橱。钟氏更加奇怪了，她心想，如果不是像她这样的厮守终生的结发妻子，是不可能对这屋子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详细的。而且，季毓英还进一步提出问题，问她的丈夫临终之时把所写著作交她收存而如今是否还在。她马上唱【秋夜月】一曲予以回答，说她已经把那些文稿装在一个匣中埋在坟墓旁边了，另外的一包也严密封好保存在家里。季毓英让她取出来看时，就读到了陈仲英临终时写的那首诗："拙守穷庐七十春，重来不复老儒身。烦君尽展生平志，还向遗编悟夙因。"诗后并有"钝秀才封。再来人拆"字样，这分明标示出死去的老儒和眼前这位年轻官员的特殊关系。

季毓英看到这些文稿和诗篇，他更加惊奇了，他边看边唱【东瓯令】一曲，自谓他好像体会到了陈老先生当初保存这些文稿时的心态。继续翻看文稿，他又发现了自己中秀才、中解元以及会试、殿试的文章都在这里，竟然一字不差。这时，他明白了，自己就是已死去的这位老儒的"再来人"。钟氏听他说出这层关系，既感到惊讶，又好像突然醒悟。她回想老伴临终之时曾有"再来"之说，当时她还不以为然，如今听到季毓英一语点明，她便唱【浣溪乐】联套曲，对季毓英的话寻求证据。前半段【浣溪纱】一曲，追述当时老伴的嘱咐，并说当时老伴还让她在臂上写了"文福"二字。当钟氏验看季毓英的左臂果然有此二字之后，原来的疑惑得到了证实，相信眼前的这位官人正是自己死去的老伴的"再来人"。后半段【普天乐】一曲，表达出钟氏对于季毓英就是陈仲英再来人一事的确认，于是，钟氏忍不住开启了感情的闸门，放声大哭起来。她是为自己丈夫过去的不幸命运而哀痛，也是为自己现在孤凄的生活而

哀痛，同时也是为眼前与季毓英突然的奇逢而激动。季毓英为她的情绪所感染，他向钟氏表示，自己承认同陈仲英的这种前生后世的关系，并要对钟氏予以报答。他唱【浣纱刘月莲】套曲，是对前面钟氏所唱【浣溪乐】套曲的回应，因此也采取联套的形式，即由【浣溪纱】、【刘泼帽】、【秋夜月】、【金莲子】四支曲子串联而成。曲词先是叙说他看见那些文稿的时候，想到它们都是自己的前世人陈仲英的手笔，而陈仲英已长眠于地下，看不到他今日的成功，因而不免伤感。接着，他看到自己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的文章都在这里，原来也都是自己凭着前世人的文章而获取了功名，并不是自己这一世的真本事，又不免感到惭愧。这时，他向钟氏表示，要把这些文稿带回去收藏，其用意虽未明言，但两人都能意会。季毓英既然认同了自己同陈仲英的前世今生关系，也必然认同他和钟氏的特殊关系并承担照顾钟氏及其子孙的责任。

钟氏对于季毓英的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唱【春太平】曲作答，这又是和前面的【浣溪乐】、【浣纱刘月莲】体制相似的联套曲，标示着前后内容的连贯性。前半段【宜春令】一曲，钟氏自谓她和陈仲英夫妻一场，却受尽饥寒，没想到在他死去二十年后竟然遇到了他的“再来人”，并且得到再来人的恩惠，这令她喜出望外。后半段【醉太平】一曲，她对陈仲英地下的幽魂予以告慰，说他能得知他的再来人少年登第、青云得志的消息，原来一生中的冤屈与悲愤也应该化解了。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之时，季毓英和钟氏告别，他离去时唱的【尾声】一曲，是本出的收场，也是他和钟氏这一次奇逢的终结。他想到自己去后，明天这里将依然只是荒草孤坟，死去的老儒陈仲英同自己依然分别处于幽明两个世界中，孤坟边只有他的老妻钟氏陪伴着他。结句“生孟光等着死梁鸿”一语奇警深沉，饱含着苍凉的感伤意味，也流露出人生无奈的叹息之声。

本出标为《奇逢》，精彩之处在于一个“奇”字。陈仲英终生苦读求仕却未能如愿，含恨而没，季毓英少年得志并主试一方，其人奇；前世人转为再来人，并有密切关联的确凿依据，其事奇；季毓英偶然散步竟得和钟氏相见，好像有鬼使神差一般，其遭遇亦奇。这样的奇逢，在今天看来确实充满了迷信色彩，但在剧中写起来却循序渐进，信而有征，人物相逢的情景、谈话的过程及情感的交流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今人读起来如入山阴道中，一路行来奇峰突兀，美不胜收，若能临场观演，也定会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从这一出可以窥见《再来人》全剧的文采风格和艺术境界，也能反映出杨恩寿剧作的整体水平和他对戏剧精神的追求。杨恩寿《词余丛话》中说：“凡词曲皆非浪填。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可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也。”这一出的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即体现了杨恩寿的这一观点。人物的唱词切合人物身份，心中的隐情及对往事的回忆都用唱词来表达，交代事件发展的过程及人物之间的动作联系则用宾白来表述，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同样的文

章，陈仲英不能凭之登第，而其转世的再来人季毓英却能凭之年方弱冠即中进士，作者固然认为那是命中注定，但今之读者体会到的，却是封建末世科举制度的僵死与腐恶。　　（王永宽）

桂　枝　香

杨恩寿

第五出　憨　　侦

（小旦男装上）〔集句〕射策天门路①，簪缨踵世科。文章千古事，数问夜如何？依李桂芳，自遇田君，久称莫逆，诗文动相劝戒，朝夕未曾稍离。昨因会试文章，准可入彀②，一时榜下，花费必多，为此预往通州，搜罗旧债，一臂效些须之力，千秋博豪侠之名。不惮星驰，倏当日暮。今日是四月十一，正是放榜之期，不料禁城已关，只得在屯子里借宿一夜。科名动念，得失萦怀，就是我局外之人，今夜怎能睡得著呀！（内起更介）（小旦）你看这月儿十分清朗，照见写榜之时，我的春航，若是中了，你何不早些把个信来？

【紫苏丸】嫦娥若与人方便，蹑踪儿悄来锁院。姓和名暗地偷传，不枉你蟾宫桂籍称仙眷③。（内打二更介）

（小旦）此时棘闱将撤④，华烛高烧，填榜之人，非常热闹。若春航果然中了，姓名写出，房考传观⑤，万丈文光，顿成异彩，煞是仙凡界别矣！

【醉罗歌】九天雷雨鱼龙变，万道光华姓氏鲜。生来自恨优伶贱，也应顶谢向朱衣殿。春航从前写字虽工，尚嫌不入时样，我曾向词林诸公，借得殿试大卷，每日饭后，逼他摹写几行。亏他天性聪明，笔资秀丽，写得来如时花美女，独出擂场，将来大廷对策之时，定能问鼎。墨丸揉碎，笔锋舒展。手披黄诏，春生红砚，不负我簪毫拂纸殷殷劝。金作马，玉为鞭，我亲见他作五百名中第一仙。（内打三更介）

（小旦）我想科名得失，最难预定。刘蕡下第⑥，韩昶登科⑦，今古才人，同声一哭。春航虽然文章新隽，经策湛深，若遇了瞎眼房官，未必珠沉海底。

【醉归花月渡】金银眯了青盲眼，教人何处代鸣冤？文章自古不操权，刖夫曾泣荆山卞⑧。心牵，惹旁人一般宵不眠。叹曩时得失升

沉判。怕春风辜负三年，看人赴曲江宴⑨。倘若春航失意，就枉我一片柔情了。同沦落天涯恨，应难免青衫泪溅。若这样文字，尚落孙山⑩，免不得刘蜕埋文哭向天⑪。我也不干这生涯了，抛弃却舞扇歌裙旧翠钿。(内打四更)

(小旦剔灯介)你看这灯花结的可爱，想是报春航的喜讯也。

【罗袍歌】卜佳兆芙蓉镜面，慰宵来魂梦，且叠金钱⑫。若非瑞彩灿金莲，灯花何事开双瓣⑬？此时抄榜题名录，纷纷叫卖矣，愿春航姓名喧嚷，文章传遍。门闾喜溢，旁人苦羡。只恨我不曾件件当场见。这些走报的人，必然拥挤满屋的呀。飞骏马，报红笺，泥金帖子杏花前。那些知道我的，必说是桂芳桂芳，你的赏识不错呀！有热肠，具只眼，向长安人海把才怜。

千回万转，触绪纷来，怎得天就放明，好去进城看榜。

【前腔】小住谁家庭院，怪恼人天气，夜永如年。(内打五更介)茅檐斜月射寒烟，城头莲漏丁东转。想这些听榜的，也有孜孜意切，家人眼穿。纷纷传说，故人问遍。那知更有我一个，情儿更热心儿乱。明月下，榜台边，神魂彻夜与周旋。(内发擂介)晓钟迟，仙仗远，天鸡啼出日轮圆。

待我唤起车夫，赶进城去，打听他的消息便了。

【尾声】干卿甚事意悬悬，怪不得局中得失心难遣。春航呵，但愿他同咏霓裳会众仙。

〔注〕 ①射策：汉代考试取士之法。颜师古注《汉书》，以为："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射也。"后泛指考试。 ②入彀(gòu)：指中进士。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箭的射程。 ③"不枉"句：谓嫦娥既为月宫之神仙，与号称"蟾宫(即月宫)折桂"的进士自然是"仙眷"。 ④棘闱：进行科举考试的试院。为防范作弊，围墙插满棘条，阻人攀越。 ⑤房考：乡试、会试时分房阅卷的考官。 ⑥刘蕡：唐昌平人，字去华，大和二年(828)策试贤良，"言论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叹服嗟悒，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时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宦官)当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下第即指此。 ⑦韩昶：唐文豪韩愈之子，唐李绰《尚书故实》记其"性颇闇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但他却顺利地登进士第。 ⑧刖夫：受刖刑被砍去脚的人，指春秋时的卞和。他两次献璞玉给楚王，都被认为是假冒，先后被砍去双足。新王立，他抱璞玉哭于荆山下。新王知之，乃遣人治璞，得美玉，号为和氏璧，珍为国宝。 ⑨曲江宴：唐新进士在放榜

后大宴于曲江亭。曲江，即曲江池，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唐时为都人游春之地。此泛指进士之宴。　⑩孙山：宋范公偁《过庭录》："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托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⑪刘蜕：唐散文家，桐庐人，大中四年(850)以荆解中进士，时号"破天荒"。据《说郛》引《延漏录》载，"刘蜕文冢，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纸，有涂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　⑫叠金钱：指用金钱占卜。　⑬"灯花"句：灯花爆出双瓣被古人认为是吉兆。

《桂枝香》是据晚清陈森所作小说《品花宝鉴》改编的一部传奇，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才子佳人剧，讲述年轻士生田春航与京师名旦李桂芳相好，情意缠绵。当田春航参加会试不中，处于困厄之中时，李桂芳毅然取私房钱万金捐助，激励他发奋苦读，后来田春航终于高中状元，李桂芳被称为状元夫人，于是皆大欢喜。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才子佳人剧，是因为剧中的佳人李桂芳是一位男性优伶，杨恩寿在剧中赞颂优伶李桂芳慧眼识名士，讽刺世间庸人冷眼的同时，也以有似两性间的风流缠绵描写了田春航与李桂芳之间的感情。

《憨侦》一出说的是李桂芳为准备田春航揭榜之后的花费，去通州索债，归来时城门已关，夜宿城外屯子里以焦虑的心情想象着田春航的考试结果。整出戏以城内打更声为时间线索，将李桂芳的感情波澜逐渐推进，越是接近天明，欲知考试结果的愿望也越是强烈，读者或是观众的欣赏心理也随之起伏不平。

当夜色渐浓，更声初起的时候，李桂芳情急之中，希望晴朗的明月照见榜上有田春航的名字，早些捎个信来。怎奈时间无情，走得依然不急不慢。待到二更时分，李桂芳思绪万千，先想着那填榜的地方一定是"华烛高烧"、"非常热闹"，若是"春航果然中了，姓名写出，房考传观，万丈文光，顿成异彩，煞是仙凡界别矣"。想到这里，不禁又回忆起自己"向词林诸公，借得殿试大卷"，每天吃完饭后，就逼着田春航摹写几句，终于让他"写得来如时花美女，独出擅场"。也正因为田春航的科举前途渗透着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心血，所以对于田春航的成败得失更是在意。然而，越是在意，越担心失败，于是，在三更鼓响的时候，对于失败的担心便充斥着李桂芳的心田。

对于失败的担心当然不是对田春航的实力缺乏信心，而是因为科举场上能者落第、庸者题名的事常有发生。"春航虽然文章新隽，经策湛深，若遇了瞎眼房官，未必珠沉海底"，"倘若春航失意，就枉我一片柔情了"。想到这些，李桂芳焦虑难安，眼前浮现出田春航失意的情形："同沦落天涯恨，应难免青衫泪溅。""免不得刘蜕埋文哭向天。"要是那样的话，李桂芳也心灰意冷了："我也不干这生涯了，抛弃却舞扇歌裙旧翠钿。"

前后两层，都是对于田春航考试结果的联想，正反两面，竭尽遐想，剧中

主人公提不起放不下的焦虑和不安让人心动。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第二本《楔子》时，称这种手法为“倩女离魂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称其为“相思飞翔而造诗境”，并说：“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视人，适见人亦视己；此地想异地之思此地，今日想他日之忆今日。诗文中写这种往复回旋的思绪，时空交织，别饶情味。”李桂芳思绪的回旋往复为读者和观众营造的正是这样的诗一般的境界。

想明月捎信不成，念田春航考试成败而坐卧不宁的时候，忽见彻夜未灭的灯盏里爆出双瓣灯花，李桂芳不禁满怀欢欣：“想是报春航的喜讯也。”迷信总是在无法把握命运变幻时产生，在无法获知田春航发榜的准确消息的情形下，双瓣灯花给了李桂芳吉祥的预兆，当然让他兴奋不已，眼前随之出现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场景：抄春榜题名录的，已经纷纷叫卖，而其中田春航的名字被喧嚷传送，门庭里洋溢着欢庆的气氛，人们艳羡不已。而随着报喜的骏马飞驰而至，面对泥金的喜帖，那些知道事情缘由的，都说李桂芳有热心肠，有识人的慧眼，在茫茫人海中结识田春航，果然“赏识不错”。恍惚间又回到现实，却发现：“小住谁家庭院，怪恼人天气，夜永如年。”

就在这个时候，五更的钟声终于响起，“明月下，榜台边，神魂彻夜与周旋”的李桂芳赶紧“唤起车夫，赶进城去，打听他的消息”去了。

一出戏，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但是由于曲作者高超的排场和宾白技巧，整体上并不让人感到单调，因为剧中人物的思绪已经把观众一起带到抄榜、发榜的地方以及田春航所在之处去感受得意的快乐和失意的苦痛，去体会夜永如年的焦虑不安的心情。

同时，由于作者多年的科场沉浮，对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在《憨侦》这出戏里，通过李桂芳的叙述，作者把晚清时代科举考试中摹写样卷的风气、怀才不遇的不公、世态炎凉的恶习展示得淋漓尽致，观者甚至也可以把它当作晚清社会的文化史来读。（戴元初）

胭脂狱

许善长

第十一出 覆勘

（末纱帽上）

【南仙吕引子胡捣练】膺赤紧，领黄堂，繁区深愧菲材当。束缚衣冠

勤典谒，纷糅庶狱费平章。

自叹劳劳役簿书，十年驰骋短辕车。丹忱未必人知道，趵突泉清定鉴余。下官吴南岱，调任济南知府。家传诗礼，惭叨甲乙榜之名；位绍龚黄①，勉守清白吏之志。自笑才非肆应，出纳偏握微权；深知政拙抚循，讼狱尤多发审。昨日柏署发下聊城县一案②，图奸未成，拒杀事主。凶犯虽已弋获，案情颇觉含糊。匆匆过堂，未及细讯。看那凶犯，是一瘦怯书生，绝不类杀人者，因此迟疑。今早遣一亲信家丁，潜往狱中察访，待他转来，或可略知端绪。(副末家丁上)殷勤承主命，宛转访囚情。老爷，小人狱中回来了。(末)怎么讲？(副末)小人只做点验犯人，到了鄂秋隼。小人说：你年纪轻轻，犯了什么罪？他对小人道：〔西江月〕平素束身圭璧，向来守分黉宫。妻丧扫墓出城东，路过卞家小弄。　遇见闺娃是实，图奸进院全空。无端拷打当真凶，只得承招忍痛。　小人不敢多问，便说：堂上大老爷是青天，你有冤不妨实诉。(末)好！你即传谕外厢，我即刻升堂。(副末)是。(下)(末)看这情形，其中必有冤枉了。

【仙吕入双调柳摇金】情多凄怆，辞多渺茫，牢补早亡羊。珠失空罗蚌，枢机全隐藏，擘空风浪，贼胆忒猖狂。岂瘦怯书生，如斯胆壮？凶锋莫当，诡状难详，诡状难详，祸根孰酿？(下)(各役照常上立)

(末更衣出介)未必温犀能照耀③，但将秦镜自摩挲④。(坐介)带聊城县案犯听审。(役带生、旦上)(跪介)(吏唱)卞氏胭脂。(旦)有。(吏)鄂秋隼。(生)有。(末)将鄂秋隼带过一旁。(生下)(旁坐地介)(末)胭脂。(旦)有。(末)那鄂生与你订约后，可有人知道？(旦)无人知道。(末)你与鄂生相遇时，可有别人？(旦)并无别人。(末)带鄂秋隼。(生上)(末)鄂秋隼。(生)有。(末)我看你是个瘦弱书生，你将始末根由缓缓诉来。我这里不轻易用刑，你无须害怕。(生)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那日扫墓回来，路过北巷，见旧邻王氏，与一少女站在门前。小人瞥见，即趋步而过，并未交接一言。以后在家，凭空县役到来，拿去拷问。小人受刑不过，只得承招。实不知道此中情节，求大老爷作主。(末对旦介)胭脂，你方才说，遇鄂生时，并无别人。他怎么招出旧邻王氏？(旦)虽有王氏，与他实无干涉。(末)那王氏现住那里？(旦)在小女子对门。(末)将二人带下去。(生、旦下)(末抽签标付役介)立传王氏听审。限三日到案，不准与胭脂见面。(杂应下)(末)王氏不知何等样人，看起来必是知情的了。

【淘金令】蜂儿浪飞，蜜语招冤障。莺儿善鸣，巧舌成虚诳。暗地雌黄，胡言谈讲。把个关天性命，戏侮荒唐，反做了无事人儿观一傍。良心尽丧，天道终彰。一任颠狂，难逃罗网。(暂下)

(杂带贴上)连去带来五百里,有餐无宿一双人。好差使,三日工夫,足不停趾。堂上大老爷性急,只得日夜奔波。好了,已到衙门口了!那位伙计在?(杂上)什么事?(杂)托你看好犯人,我进去禀明。(下)(内传介)伺候升堂。(众役上)(末上坐介)(杂)禀大老爷,王氏带到。(末)带上来。(贴跪介)(末)王氏。(贴)有。(末)那卞家杀人,凶手是谁?(贴)小妇人不知道。(末)胭脂供说,杀他父亲之事,汝悉知之,何得隐匿?(贴)冤哉!淫婢自思男子,小妇人虽有媒合之言,不过一时游戏。他自引奸夫入院,小妇人何从知道?(末)你如何与他戏言?一一讲来。(贴)那日胭脂送小妇人出门,适鄂生路过。胭脂颇为留情,小妇人说:此人是我旧邻,新有妻丧,当寄语委冰。后来胭脂患病,小妇人戏之,说:何不招来一叙?这话是有的,以后情节,小妇人实不知道。(末)带胭脂。(役带旦上跪)(末)你说王氏无相干涉,何以他倒招出撮合之辞?看大刑来!(旦哭叩介)话诚有之。小女子自己不肖,致父惨死。讼结不知何年,何忍再累他人?求大老爷开恩!(末点首介)呣!且带下去。(旦下)(末)王氏,你与胭脂戏言,曾向何人说来?(贴)并未告人。(末拍案介)夫妻在床,应无不言者。看拶!(贴)丈夫久客未归。(末)虽然,戏人者,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将谁欺?械其十指。(役拶介)(贴呼痛介)求大老爷开恩,小妇人愿招。(末)松拶。讲!(贴)曾向旧邻宿介言之。(末)宿介何人?(贴)亦是秀才。(末)旧邻何得言隐事?其为通奸无疑。(贴俯首小语)有奸。(末)带去管押。(贴下)(末抽签标付役介)立拿宿介到案。仍限三日,毋得迟延!(杂应下)(末)好了,鄂生有命矣!

【四块金】登徒恋奸⑤,意外添魔障。王魁负义⑥,法外偏无恙。掀成平地浪,惹来罹雉殃。他自履康庄,人遭罗网,教我费推详,险些儿把一个桀鹞轻放。(暂下)

(杂带中净上)飞风持一票,带露走三天。到了!伙计有么?(杂上)(杂)又是一个。你看好了,我进去销差。(下)(内传介)众役伺候!(众役上)(末上坐介)(杂)禀大老爷,宿介拿到。(末)带上来。(中净跪)(末)宿介,那王氏招得与你通奸。(中净)大公祖,《摽梅》云:"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他既来求,何可相负?(末)胡说!王氏又招得,卞家命案,你尽知之,从实说来!(中净)大公祖,那王氏与生员总角惯兮,(挺胸介)突而便兮⑦。那卞氏与生员,素未谋面。(摊手介)谁知乌之雌雄?(末拍案介)谁与你掉文!宿娼者必无良士,将他衣衿褫去⑧,重责四十板!(役去衣巾)(打介)(中净)上帝板板,要下民卒瘅了⑨,其实难受。(跪介)小人招了!(末)讲。(中净)那日王氏说起胭脂有情于鄂生,小人一时兴发,便冒充鄂生,逾墙进院。那知胭脂病重,不能成欢。小人赚了他绣鞋,且图后会。谁知转来,便将绣鞋遗失。失鞋而后,未敢再往。杀人之事,实不

知道。(末)逾墙者无所不为,还敢抵赖!与我用夹棍夹起来!(役上夹棍)(中净作晕)(渐苏介)小人承认便了。(末)供。(中净)二次进院,遇他父亲拦挡,小人将他一刀砍死。(末)令他画供。(中净画介)(末)带鄂生、卞氏上来。(生、旦上)(末)鄂秋隼,你冤枉了。杀人正凶在此,你可认识?(生顾中净)这是同学宿兄。(末)便是他冒你名儿,做得好事。如今你且回去,我移文学中,复你衣衿。(生叩头介)谢青天大老爷,恩深再造。(旦愕介)原来不是他!(向生痛哭)(生回顾下)(末)胭脂,你黑夜认不明白,我与你宛曲审问,方得其实。有了正凶,便可结案矣!(旦)多谢青天大老爷。(末)下去。(旦下)(末)将这要犯押在死囚监里,不可疏脱。(役应)(带中净下)

【摊破金字令】(末)奸情叵测,巧诈难名状。民碍可畏,曲折须裁量。正直无私,鬼神来饷。那堪深文锻炼,威权标榜,生灵荼毒膺巨创。冤魂泣那厢,爰书定这厢⑩。不是矜张,便涉荒唐,草菅人命相和唱。

(众役跪介)小人们伺候多任,不曾见大老爷这样青天。今日审明此案,衙前老幼,欢欣鼓舞,俱颂扬大老爷神明。(末)这也难得。大凡人生精力有限,爱惜者多。果能悉心体察,定得真情。本府亦期于无枉无纵,何尝以察察为明。

【金风曲】听言观色,真伪宜评量。揆情度理,方寸须凝想,偶尔诚求当。敢说是得民情,折狱无亏,心镜悬明朗。严条赦善良,谀词谢颂扬,还愧我莫弛成汤网。

退堂!(末下)(众役同下)

〔注〕①龚黄:东汉龚遂、黄霸的并称,二人是著名的循吏。②柏署:御史官署的别称。③温犀:东晋温峤曾燃犀角下照采石矶水中怪物。事见《晋书·温峤传》。④秦镜:传说秦始皇有一宝镜,能照见人的肠胃五脏,能照出人疾病所在,能照出女子的邪心。事见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⑤登徒:指好色之徒。典出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⑥王魁:民间故事(后也作为小说、戏曲的题材)中的薄情郎负约(抛弃敫桂英)遭恶报的典型人物。⑦突而便兮:此与上句之"总角惯兮"皆戏摹《诗经·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便兮"而成。总角,古时男孩束的丫角发式。⑧衣衿褫去:指削去生员的名分。⑨下民卒瘅:此与上句之"上帝板板"为《诗经·大雅·板》的首两句。"板"本义为反,此戏言吃板子。⑩爰书: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

许善长《胭脂狱》传奇,凡十六出。据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改编。作者赞赏原著"层折颇多,奇冤超雪,且有施愚山(闰章)先生一判,脍炙人口"

(《自序》),故情节悉依原著,唯新增《绎供》、《提鞫》二出,以补小说之未详,使叙事连贯。

《胭脂狱》叙卞氏胭脂,待字闺中。一日,与闺友王氏在家门前邂逅秀才鄂秋隼。胭脂见鄂生清秀温婉,顿生爱意。王氏语于情夫宿介。宿介起了觊觎之心,夜入卞宅,冒充鄂生向胭脂求欢,遭拒,遂解卞女一鞋而去。此绣鞋被宿介失落,又被浪荡汉毛大拾得。毛大重施宿介故伎,却误叩卞父房门。卞父追贼,反被贼害。毛大慌忙中又失落此鞋。聊城县知县胡图凭失落现场的绣鞋和胭脂所述鄂生解履事,认定鄂生图奸未成、砍杀卞父之罪。济南知府吴南岱复审鄂生,涉及王氏,王氏供出宿介。吴为鄂生昭雪冤案,却又冤枉了宿介。宿介上诉于学使施愚山。施细研卷宗,发现可疑者数端。当堂面鞫,牵扯出毛大。复假托神明以智审,毛大招供服罪,宿介无罪释放。

传奇第十一出《覆勘》叙济南知府吴南岱复审聊城县错案,纠错又出错,从而塑造出一个复杂的官员形象,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吴南岱勤政有为,不庸不贪,勉守清白之志。但是清白不等于清明,即使清明,一旦产生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仍然会出错。所以断狱务必慎之又慎。以此而言,《覆勘》蕴涵的思想艺术价值可谓是永恒的。

吴南岱接手聊城县一案,颇觉初审含糊,决定仔细复勘。他先暗遣亲信家丁,潜往狱中察访,得知鄂生有冤。又于堂审中抚慰鄂生,使他消除顾虑,诉说始末根由,这才了解到鄂生邂逅胭脂时有王氏在场。吴重视鄂生供词,走上了梳理复杂案情的正确思路,因为鄂生为辩冤必然愿意提供有关线索。吴于是传讯王氏,迈出纠正错案的第一步。王氏乃弱女子,不会是凶手,但她可能招引凶手。而要王氏供出宿介,必涉及奸情,当非易事。吴循"戏人者,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必定会将之告人这一生活逻辑,紧紧逼问,配合施刑,终于奏效。

吴南岱不但以情理逼人,也以情理恕人。作为原告的胭脂,由于担心连累王氏,只说遇见鄂生时无人在场,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但在胭脂解释自己的苦衷以后,吴便不予追究。

吴南岱办案雷厉风行。他接连传讯王氏和宿介,都限三日到案。济南与聊城两地来回五百里,衙役日夜奔波,有餐无宿,吃尽辛苦,方才不误限期。

吴南岱审问宿介,宿介招认逾墙赚鞋,但因失鞋,未曾二次前往。这是实话。然而吴以"逾墙者无所不为",推断宿介即为杀人凶手,屈打成招。审案少不了推理,但推理必须深入周密,若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难免要犯错误。若说宿介是凶手,便不能解释他二入卞宅,何以误叩卞父房门。吴复勘此案,浅尝辄止,开释一个,冤判一个,其错在性质上与胡图是相同的。但是吴毕竟有值得肯定之处,而且他犯的这个错误也不奇怪。以认识论而言,人们认识复杂事物的过程是要经过反复的,往往不能一次完成,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

本出末尾，众役齐颂“大老爷神明”，吴也颇为自得。寓贬于褒，是作者对于吴的嘲讽。

作者笔下的宿介不但长期与王氏私通，而且得陇望蜀，竟冒充鄂生图奸，是个无行文人。不仅无行，而且以丑为美。吴向他指出，“那王氏招得与你通奸，”他答道：“《摽梅》云：‘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他既来求，何可相负？”《诗经·召南·摽有梅》中“求我”句，是说希望有心追求自己的男子们不要错过吉日良辰。虽然宿介的言语是插科打诨，其功能是在严肃的正剧中营造一丝喜剧气氛，但他引用古代一首美好的情歌来描写自己的丑事，贴金于脸，可谓无耻之尤。并且在庄严的公堂上作为一个案犯居然如此说话，还显示了他的狂妄。同样，王氏原是肇事者，是她教唆胭脂与陌生男子幽会，是她托付宿介传话给鄂生，她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王氏明明知道胭脂断然拒绝私约，却在公堂上恶骂胭脂：“淫婢自思男子，”“她自引奸夫入院。”其悍泼若此。此语无异夫子自道。以三言两语勾勒出人物性格特征，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论者以为“其为词，以细意熨贴为主”（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甚是。

（宋光祖）

招　隐　居

钟祖芬

第十六出　封　　馆

（龚而安冠带职事上）少年榜竟登龙虎①，中路俦偏引凤凰。铁面人钦骢马使②，荒郊夜走牵牛郎。小生龚而安随父巡方，回乡中式，鹗盟方缔，虎榜旋登。只因魏小姐日夜哭念爹娘，小生沐恩方回，父亲即命往寻岳父，须索连夜走者。（下）（魏之闻冠带职事上）一家联受苦中苦，万事不明天外天。犁牛早死骍角在，辛勤只为我耕田。小生魏之闻，自从卖到牛家，与小姐私偕鱼水，将老儿气一个十生九死，使小人转效了七夕双星③。念我同庚，收为半子。明知我爹妈受苦，不敢道出真情，亦不敢涉身过问。今幸皇天有眼，使我平地一声，纳粟成均，登科故里。飞鸿甫递，老牛已尸。那一牢遭瘟的六畜，被那温官重责追赃④，已死者死，亡者亡。闻得我二老受尽酸辛，岂可不去探望？今日沐恩归来，不免脱空前去迎请来家，同享富贵。（下）

【正宫端正好】（甄氏上）绿璃灯，乌衣巷，阴风惨晦日无光。飞来天

祸谁能挡？都因烟孽障。

病躯穷骨两支离，风雨严寒夜苦饥，寄语儿家亲阿母，而今瘦损好花枝。奴家自从移到祖山，两遭盗窃，家如水洗，官人每日不归，独守空山，好不凄恻人也呵。

【滚绣球】(以下皆甄氏一人唱)我儿也两分张，女也随风浪。锦江山他人执掌。破床头只留得旧日鸳鸯。你看那荒郊一带，都是青冢迷离⑤，棠梨淡淡妆，饥鸢处处翔。做成个凄怆榜样，不由人痛裂肝肠。(魏上)(甄)官人你过瘾没有？(魏)我哪里有钱？娘子，你吃饭没有？(甄)哪里有米？(魏)我两夫妇到如此度日，这哪里是个了局？趁今你尚青年，我未白发，不如你早打主意，图个下半截受用。已将娘子醮与鄢聪为配⑥，特回来报知。(甄)猛听得疾雷半响。惊魂丧魄，不由人心头荡荡，眼泪汪汪。此话怎当？

【叨叨令】奴本是金镶玉镶，配不着妖妖娆娆的相。又不同桃香李香，上不得风风流流的榜。纵然是家亡子亡，也要模正正经经的样。犯不着心长语长，不许伊慢慢悠悠的讲。兀的不气煞人也么哥，气煞人也么哥。只望你将父纲夫纲，气平时静静悄悄的想。

(魏)我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脱布衫】大丈夫经济文章，助朝廷燮理阴阳⑦，那有个终日眠烟障。昏沉沉一枝枪，神魂失丧。

【小凉州】终朝僵卧不离床，虚度时光。臭人闻得粪坑香，形肮脏，柳叶染衣裳。

【后调】一人一口相推让，诸判官围着冥王。灯放光，盘放光。个个吹箫弄笛，娱乐夜无央。

【下小楼】你只道春光朗朗，百花常放。绿乱青迷，花筛柳摆，蝶醉蜂狂。每夜里灿银灯毫光万丈，谁料得烟销灭这般情况？

【后调】你轻结发甘离丧。全不想这番狼狈，三春蛱蝶，百岁鸾凰。你平日，掷朱提，挥白镪⑧，莺来燕往。值此大军情，谁与你输粮助饷？

(魏)你说了许久，肚皮饿了没有？若能饿了不吃，便可白头厮守，那些已往之事，何必再提？你只算眼前的帐就是。

【满庭芳】和盘算帐，也早知道牛郎织女，要作参商。若不是烟云好友相赓唱，怎能得憔悴姬姜⑨？虽是相守得一时半晌，也不复走章台，学画眉张敞⑩。前事空惆怅，千思万想，倒不如早将命丧。(撞头介)

(魏拉哭跪介)娘子,你要顾节,难道我不想顾名?你有偕老之情,难道我无结发之谊?你舍不得我,难道我又舍得你?只念我大仇未报,要留此微躯,两死无益。你我做个左伯桃、羊角哀⑪,方才济事。你而今如此固执,倒不如我先死了。(亦撞头介)(甄拉介)

【快活三】他若把头撞,我亦把身戕,侬争一节两相伤。罢罢罢,这是我前生欠下今生帐。

(背介)我不如允了,暗藏剪刀一把在身,待到了鄢家,然后抹喉自尽。我亦全节,他亦得银,岂不更妙。(叹介)奴家也无奈了,只得依从罢了。(共扶起介)

【朝天子】明晃晃银河,乱慌慌打桨。别离船,东西向,一篙拨散鸳鸯舫。听骊歌,凄惨唱,只为着床上一灯,灯前一棒。棒一家妻离夫旷。一个羞惭,一个悲伤。这般情,真苦状。

我有一言,夫君谨记。烟签烟盒二字,乃两个排戈,一人一口血,此后若想报仇,还要戒烟为是。(魏)娘子之言,自当铭腑。但我与鄢家约下今晚接亲,须早打点。(甄)呵呀。

【四边静】霎时车御百两,便当走文君,远嫁王嫱⑫。一室清酸,大家是心头着痛难搔痒。此后庞儿空留想象,魂梦里,来相访。

【般涉要孩儿】鱼水恩深如海样,谁料着望夫山上,秋风千里雁南翔。未飞时也自悲伤。分明潮送人双桨,不获分离酒半觞。春无主,花飘荡。凄凄芳草,惨惨斜阳。

【五煞】子离娘,奴去主,女悲母,妇辞郎。一时哭泣声悲壮,老天作事心何莽?浩劫催人祸不常,依门空怨望。春风苦短,秋夜偏长。

【四煞】你平日,戒烟方,千金药,应亲尝。如何一梦久黄粱?自把葫芦紧紧装。良田美宅并收藏,未死身先葬。落得个夫啼妻泣,我只人双。

(魏)我一失脚,遗误终身,而今你有新夫,我无旧侣,也自惨伤不了,还经得你这样唠叨?(甄)贫家夫妇离别,也要欢饮一场。我三日不尝茶饭,干哭一场,从此分袂,这别离也忒仓卒也呵!

【三煞】昨宵还共泪双行,今夜凄然天一方,旧情新谊争消长。倘得个苍头白发生相傍,就使我裙布荆钗死不妨。别离增惘惘。你看那坟前衰草,冢上枯杨。

【二煞】儿女在何乡?夫妻此一场。奴去矣,病体残躯须保养,燕朋燕群交休广,秋雨秋风各自凉。雌雄今不两,愿你早登黄甲⑬,再

续红妆。

(八将抬轿上)今番又来此处接亲,莫要又被抢了。(魏)门外喧嚷,接亲的来了。

【一煞】心头惊鹿撞,世事等羊亡,顷刻飘零在异乡。这是我前世烧了断头香[14],今生遇着无情障。门外何喧嚷?自是生离夫妇,死隔阴阳。(执手捶胸大哭介)官人,要看我多看两眼,今生不能再见面了。(魏)娘子,前途保重,这不是小生误你,乃是洋烟误你。(登轿介)(八将抬轿下)(魏)俺如今只得称孤道寡了。

【尾声】(魏)家园田产空飘荡,夫妻儿女各分张。诸君望望,这便是我服烟人的好下场!

孤寒已作朝飞雉,醒眼当为夜处鳏。葛枕锦衾谁独旦?绵绵秋夜影初单。(魏之闻领众仆上)(见介)爹爹,近日安好?(魏作羞惭满面状,又作惊喜状)一息尚存,孤身无靠。(之闻)妈妈此时哪里去了?(魏)到你姨娘家去了。(之闻)孩儿先年,不曾闻有姨母。(魏)才认的疏房。(之闻)孩儿今已高中,老牛已死,特来迎接爹娘,仍回老屋,同享田园。母子多年不见,所以夤夜奔来,望爹爹速去接回。(哭介)(魏)接不回来了,而今他得了安乐窝也。(之闻)这又是何道理?望爹爹即速收拾起程,且到儿家商议。(魏)家囊一空,何物尚须收拾?(行介)占水鸳鸯平地散,破空龙虎自天来。伤心孝子难寻母,累我狂夫瞪目猜。(下)(龚而安领众上)金灯闪照新郎轿,铁面喧传御史威。猎猎征旗飘半夜,鹣鹣奇鸟待双飞[15]。(八将抬轿上)(轿内大哭介)(八将)前面巡方御史来了,请娘子止哭。(轿内愈作大哭介)(八将弃轿各逃介)(众)禀贵人,前面有人弃了花轿而走。(而安)扛回舟去。(龚御史领家人众仆上)吩咐天厨烹犬豕,安排家宴会鸳鸯。(而安见介)孩儿行至中途,拾得花轿一乘,回请大人发落。(龚)家人与我开看者。(众婢开轿介)(甄出持刀自刎介)抢接我来,终非汝福。(之见突出抱哭介)妈妈不必如此。(甄张目介)孩儿,你如何在此?(之见指介)蒙姨爹姨妈打救。(甄上跪谢介)(甄夫人扶起介)因何狼狈至此?(甄)拙夫被鄙之使所害,将奴醮与鄙聪为室,奴心不甘,故寻自尽。(龚)与我请魏秀才来。(众仆上报介)房门关锁,不知何处去了。(魏之闻上)御史威仪居上辈,少年科第喜同乡。门上有人么?(仆)来系何人?(之闻)新孝廉拜会同年。(仆)外面有新贵人来拜会大同年。(龚)请。(见介)(甄突出抱哭介)我的孩儿,你妈只恐今生不见你面,你爹爹不知怎样下落?(之闻)现在儿家。(龚)速去请来。(魏芝生上)无能养妻子,羞面见尊官。(见介)(龚)下官有心与兄结戚,未知尊意若何?(魏)活命之恩,有何异说。(龚)我兄聪明秀士,也被此道沉迷,看来此物

利害，须先灭此而后花烛，家人与我尽行拿来。(堂官上)大隐在朝市，小隐在山林。一世乡中隐，非我不生存。(众上拿介)(并拿八将上禀介)拿下鄢之屎。(龚)与我投诸水火。(堂)我烟之屎得了水火，更是得其所哉了。(众人将烟之屎、八将捶碎)(内用黄烟烘下)(龚)将招隐居概行封了。(众仆应诺)(回禀介)概行封锁。(龚向魏介)此物危害中国，不早收除，眼见中国土地人民，房廊货宝，必然被他收尽。烦吾兄尽情编一告示，道出其中利害。吾兄过来人，不用推辞。(魏)小弟因作戒烟歌，然遭此大劫，而今再不敢恨他了。近闻钟芸舫先生作下《火坑莲》劝戒洋烟，可以请他出示。(龚)与我请来。(向回报介)而今钟芸舫先生已成高隐了，不可见了。(龚)看来此物是个劫数了，只好听其自然。惟令郎虽与牛女成亲，并非明婚正娶。可收拾两付洞房，着他郎舅双偕花烛。(两新贵各拜天地)(同下)

大劫昏天地，鹏腾无贱贵。
我亦过来人，狂言休见罪。
一人发浩歌，万众醒瞌睡。
须识荒唐言，都是伤心泪。

〔注〕 ①登龙虎：指科举及第。《旧唐书·欧阳詹传》："詹与韩愈、李观……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 ②骢马使：即骢马御史。《后汉书·桓典传》："拜侍御史，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此处指龚而安之父巡方御史龚则说。 ③七夕双星：即神话故事牛郎星织女星七夕鹊桥相会事。 ④温官：指剧中当地糊涂县县官温朱。 ⑤青冢：本指汉王昭君坟，此泛指坟墓。 ⑥醮(jiào)：《仪礼·士昏礼》："庶妇则使人醮之。"注："酒不酬酢曰醮。"此指再嫁于人为偏房。 ⑦燮理阴阳：《尚书·周官》："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孔传："燮理者，和调之也。" ⑧"掷朱提"二句：朱提、白镪皆指银钱。《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朱提山出银。"《食货志》："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故世称银子为朱提。镪，本作丝旁，为贯钱之索，俗改从金，故称银为白镪。 ⑨姬姜：《左传·成公九年》："虽有姬姜，无弃蕉萃。"注："姬姜，大国之女。"此甄氏自指。 ⑩"也不复"二句：章台，章台街，汉长安街道名，多妓馆，后泛指冶游处。张敞，汉人，为京兆尹，在家善为其妇画眉，京中盛传"张京兆眉怃(妩)"。见《汉书·张敞传》。 ⑪左伯桃、羊角哀：战国时一对生死之交的朋友，互为对方而死。 ⑫"便当"二句：文君，卓文君，汉临邛人，守寡在家，受司马相如琴心所挑，夜奔之，离家同归成都。王嫱，字昭君，汉元帝宫女，赐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 ⑬登黄甲：指科举高中。汉唐举子考试均有甲乙丙等科，甲科为高。发榜时以黄纸张贴，故云登黄甲。 ⑭断头香：中途熄灭的香。迷信谓再烧此香是对神佛不敬，必受惩罚。 ⑮鹣鹣奇鸟：《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后喻感情深厚的夫妇。

《招隐居》是近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鸦片毒害的重大社会问题剧，对其后

同类题材剧作的产生和创作，具有示范的意义和积极的影响。全剧共十六出，故事梗概是：儒生魏芝生谨身诗礼，极力反对吸食鸦片。烟神发动众神以酒色财气百般诱惑，他也不为所动。后魏生罹疾，在奄奄一息之时，在受骗的妻子劝说下，终于为治病而吸食鸦片。病虽治好，但已养成毒瘾。遂为吸毒所害，百万家财倾荡殆尽，不得不出卖儿女妻子，落得个家败人散、一文不名的可悲下场。最后，幸其子反奴为主，其女被巡方至此的龚御史相救，一门重新团圆，烟馆招隐居也被禁封，魏芝生总算脱出于水深火热之中。本剧运用神话的形式，离奇的情节，象征的手法，夸张的笔调，为时人演出了一幕具有悲剧意义的讽刺活剧，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全剧第一出《排将》便以神话的形式开场，由堂官鄢(烟)之使上场自报家门："十殿森罗地狱开，灯光暗淡鬼齐来。烽烟逗起无名火，要把生灵化劫灰。"声言奉燕(烟)王之命，"来此开馆，取名招隐(瘾)居，招纳四方隐(瘾)士，收取中国土地人民，房廊货宝"。于是召集燕(烟)邦八将(烟灯、烟壶、烟签、烟刀、烟枪、烟盘、烟石、烟盒)商量打理。第二出《诫子》针锋相对，写魏芝生坚决反对吸烟，作长篇千余字的《戒烟歌》严诫子女。第三出《开馆》再通过燕(烟)王之口，点明已"与那府厅州县勾合。竭彼脂膏，耗其精血，孤想不出百年，此方生灵，可以收拾净尽"。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西方列强勾结晚清官员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险恶用心。之后，经《试坚》、《驱神》、《再试》、《三试》、《骗阵》、《再骗》、《三骗》诸出的敷演，堂官派出心腹谋士费无极、鄢将师等，竭尽引诱、欺骗之能事，终于将病中的魏芝生陷入"与烟魁共枕眠"的困境。第十一出《入阵》以荒诞、夸张的手法，极写堂官与烟兵烟将折磨、收服魏芝生的情形。至此，芝生终于一头钻进烟葫芦中，成为不折不扣的烟鬼。尔后第十二出《弃产》，写魏芝生"洋烟上瘾，债逼如焚"，只得变卖家产田地，又受骗遭窃，于是"税亩租田今尽矣，安排此生作贫民"。此后复经《涉讼》、《鬻子》、《嫁女》三出，魏芝生已是家破子散、一文不名的潦倒烟鬼了。

这里所选的第十六出《封馆》，是全剧的终结。从其关目来看，可分为先悲后喜的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着重写魏芝生深陷鸦片毒瘾之中不能自拔，只得将妻子典卖于他人为配，夫妻悲痛告别的情景。主要通过魏妻甄氏的多段唱词，来表现内心凄苦恻怆、悲痛欲绝之情。魏妻上场后，相继以【端正好】、【滚绣球】两曲唱出了魏家如今的惨状及其罪魁祸首："绿瓷灯，乌衣巷，阴风惨晦日无光。飞来天祸谁能挡？都因烟孽障。""我儿也两分张，女也随风浪……你看那荒郊一带，都是青冢迷离……不由人痛裂肝肠。"当魏芝生上场告知出于无奈"已将娘子醮与鄢聪为配"后，魏妻猛听得如"疾雷半响。惊魂丧魄"，"眼泪汪汪"。接着连唱【叨叨令】等七首曲子，抒发内心不愿相信、不满丈夫的悲愤心情。最后伤痛不能自已，猛然一头撞墙以求早死。此时魏芝生又拉又哭，又跪又劝，又自己撞墙，以示先死。这时魏妻反过来拉他，心想

不如成全其夫得银，自己到鄢家后再抹脖子自尽。夫妻相互扶起之后，甄氏悲痛欲绝，又连唱【朝天子】等七曲，呼天抢地，将自己痛苦万端、心如乱麻的情感推向高潮。同时，又深情苦劝其夫减烟戒烟，叮嘱他"病体残躯须保养，燕(烟)朋燕(烟)群交休广"，并"愿你早登黄甲，再续红妆"，充分表现了难舍其夫、关怀体贴、真心期待的深情苦意和敦厚、善良的性格，实在动人心弦。当鄢家来轿抬人之际，鄄氏"执手捶胸大哭"道："官人，要看我多看两眼，今生不能再见面了。"魏芝生无可奈何地说："娘子，前途保重，这不是小生误你，乃是洋烟误你。"甄氏走后，魏芝生一边自嘲"俺如今只得称孤道寡了"，一边唱了一曲【尾声】："家园田产空飘荡，夫妻儿女各分张。这便是我服烟人的好下场！"至此，魏芝生因堕入鸦片迷障而发生的人生悲剧已进入结局，这也是本剧的高潮所在，从而使本剧"鸦片毒害人"的主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剧作家也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社会使命。

本出的下半部风云突变，剧情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先写反奴为主的儿子魏之闻登科返故里，率领众仆前来迎接父母回居老屋；接着写已经救下魏女的龚御史之子龚而安又救下魏妻，于是母女重逢，魏妻甄氏且与龚御史之妻甄夫人原是姐妹；再写魏之闻前来拜会龚御史，母子得以重逢，并接来魏芝生，于是魏家重又团圆。真是苦尽甘来，令人唏嘘。最后，写巡方来此的龚御史决心灭了害人的洋烟，派人拿下堂官鄢(烟)之使及手下八将，禁封了"招隐居"；然后为其子而安与魏女子见、魏子之闻与牛员外之女双谐花烛，交拜成亲，全剧以大团圆的喜庆结尾落下帷幕。

这一部分是全剧的结尾，是本剧故事的结局，但它并未按照人物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走句终局，而是笔锋突转，来了个与前相反的大转折。笔者以为这并非本剧的败笔，而是作者精心构思之作：一来可以体现作家自己和人民大众的愿望与理想，反映广大有识之士力主戒烟的正义呼声，深化了本剧的主旨；二来在当时鸦片横行、国衰民病的年代，不啻振聋发聩，为社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引人向上的积极意义。从戏曲创作的角度看，也是继承中国传统剧作艺术的成功之作。众所周知，我国的戏曲不像西方传统戏剧那样明确划分悲剧、喜剧的界线，两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即使是悲剧也往往有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积极乐观和淳真善良的心性。这本《招隐居》以主要的篇幅敷演了魏芝生被骗吸毒、妻离子散的悲剧故事，揭示了鸦片的危害与贩毒的罪恶，深刻地教育了吸毒者和广大官民；同时又让魏家重新团圆，并禁封了烟馆，以喜剧的形式结尾，从而表现了对弱者的同情，对邪恶的惩罚，很好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另外，全剧也有讽刺闹剧的色彩，对以燕(烟)王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及其爪牙，以温朱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及其喽罗，以牛员外为代表的土豪劣绅及其帮凶，嬉笑怒骂，调侃嘲讽，起到了巧妙地为全剧烘托氛围、增添趣味的作用。　　(张淦云)

警 黄 钟

洪炳文

第七出 闺 侠

(武旦短衣窄袖负剑作回旋势上)(跳舞一回)(中立介)参横斗转月光寒①,独坐闺中把剑看。应有壮怀消不得,夜深飞梦斩楼兰②。(坐介)奴家竺氏,表字凌霄,黄封国人也。少读儒书,长耽道味。幼遇异人,授以剑术。飞行绝迹,慕红线之奇才③;驭气排空,师隐娘之绝技④。属因中原多故,朝政日非,隐身花房,杜门不出,日以品花炼蜜为事。蠖屈多时⑤,蛰藏愈密⑥。昨日闻人说,胡封国掠取东山花粮,遣公使来吾国议和。当时东宫太子,率领谢、苏二女士伏阙上书,极言和议靠不住。奈主上惑于蜜部大臣及提督之甘言,依议签字。不料胡封国暗地与元封国密谋,分据东山、西山等处,各分地划界,密立和约。将该处居民逼令他徙。警报至吾国,主上召该大臣及提督,那大臣声言愿往迎敌,径投他国去了。提督无奈,领兵前往,上阵未战,兵溃而逃,该督亦为他活擒而去。咳!时事如此,好不气煞人也!

【越调小桃红】汉家东北起烟尘,昨已得卢龙信也⑦。乌、黑二臣径投他国,无颜还朝,生降竟作李将军⑧。多是虏骑纷纷,二国连兵,彼此相应,恰便似学连衡,师仪秦⑨,演常山长蛇阵地⑩。恨奴家尚是钗裙⑪,(指剑介)愿持我太阿锋⑫,去枭此负恩人。

今日特遣人请谢、苏二女士来此计议,未知肯来否?看来吾国之中,除二女士及东宫外,无人留心国事。二女士上年曾在酒楼与奴家纵谈时局,极为热肠,故此相请,敢就来也。(小旦、贴华服,老旦侍婢上)(报介)(武旦出迎介)(入相见分坐介)(小旦、贴)敢问姐姐持柬相邀,有何贵事?(武旦)非为别事,只因胡封国败盟背约,该大臣迎敌投降,本提督生擒而去。大事如此,不可收拾,如何是好?

【下山虎】开门揖盗,召此胡氛。御敌筹长策,竟无一人!依样胡芦,满城畜粉。那二臣呵,既负生灵又负君。我如今一晌儿来探信,一晌儿来叩门。国事如何办?忠奸莫分,真个热血淋漓白地喷。

(小旦、贴惊介)哎哟,不好了!前日小妹同东宫奏对之时,明说该大臣反相已露,今日果然降敌,这还了得!大姐素具侠肠,又有剑术,此时难道坐视不成?(武旦)吾练习此剑呵,

【五韵美】霜镡铦电光喷[13]，匣中宝气收护谨。闪长空每见七星滚。几回耐忍，无力报朝廷缺恨。蓄新忿，对故人，怎能够把贼子头颅，一刀斩尽？

(小旦、贴)好好！待妹妹领姐姐去见东宫，为之保奏。如此大才，岂堪短用。如蒙拔擢，何患大事不成呢。快走快走。(同下)(正旦同宫监上)(坐介)(探马上报介)(跪介)今日探得蜜部大臣偷生降敌，黑提督兵溃被擒，请圣上快快召大臣商议防御要事便了。探马去也。(起)(急策马下)(正旦惊介)呀！这两个贼子卖国偷生，甘心降敌，不肯练兵，临阵被虏，辱国殃民，一至于此，可恨可恨！(顾宫监介)速召东宫来此计议。(内监应下)(领旦宫装上)(报介)(旦叩见介)臣东宫琼英见驾。(正旦)免礼，旁坐罢。(旦)近日探报敌情底细如何？(正旦太息介)不消说起，气煞人也。那蜜部大臣呵，

【五般宜】当日个倡和戎自招寇氛[14]，今日里托对敌竟投贼军。有什么面目作逋臣？今日军情，千紧万紧无如此紧，那二臣呵，辜恩溺职，令人难忍。把吾国受厚禄的官儿，好名声扫地尽。那提督呵，

【山麻秸】厚犒饷，虚糜尽。十万兵弁，训练无人。三军，临兵阵，一个个逗遛不进。只剩下那厮系将铁索，穿来囚服，乞作降臣。

(旦)臣本日正要入宫，奏明此事。昔日奏对之时，早知二臣阴有反心，岂能为国家办事。果然负恩辱国，坐误戎机，真正可恨！(正旦)今日传集大臣，许久未至。事已至此，计将安出？(旦)听奏：

【前调】满朝官，卑污甚。虏马临江，御敌无人。钗裙，如三臣者，一个个热肠有分。查有谢探花使瑶芳、苏蜜官长蕴香及竺女士凌霄，真正是一条侠骨，一腔热血，一腹经纶。

(正旦)快为吾宣召前来。(旦)那谢、苏二臣旧登仕版，主上加恩，令其出山，决无不肯。独竺女士是近方外的人[15]，不愿仕进，虽厚禄高官，他总不要。幸他素具侠肠，仗二臣之力，劝之出山，或可俯就。(正旦)那竺女士有何本事？(旦)他——

【黑麻令】做一个奇人侠人，每思量离尘出尘。他的剑术好似风轮火轮，他生平权奇任侠不怕千军万军。(正旦)他的本事你可试过么？(旦)一定是千真万真，不像是他身我身。总会那腾云降云，血淋淋手剑奔驰，愿杀却奸臣佞臣。

(正旦)如此甚好。吾儿出与二臣去请竺女士帮同办理便了。(旦)请母王出旨一道，封他官职，令其统兵同往。臣亦愿亲征，所有军中事宜，随时商酌，方为妥善。(正旦)言之有理，先行还宫，随后有旨。(同二监

下)(旦随下)(外冠带苍髯上)俺乃吏部尚书黄通理是也。今日愿见圣上,保奏谢、苏二臣,才兼文武,可任专阃之职⑯。(生冠带执笏上)俺乃刑部尚书封体坚是也。今日愿见圣上,奏参蜜部大臣乌里瓜通番降敌,罪不容诛;提督黑心干营务废弛,失机被擒。请将二臣家属严行监禁定罪。请了,前面便是午门,不免径入。(叩见介)(奏介)(内)准奏。(外、生)谢万万岁!(起下)(小旦、贴、武旦三人上)(分坐介)(小旦)昨闻东宫太子保奏吾姐妹三人,出山为国家办事,未知主上意下如何?倘或圣旨下时,(对武旦介)姐姐不可推却。(武旦)愚妹略知剑术,未习戎略。两军相对,用不着小术。随同在营观战则可,若封官受职,断乎不便。(小旦、贴)姐姐道术高强,此时不为国家出力,更有何用?(武旦)堂堂黄封大国,岂有对垒之时而行聂、荆之事⑰,如公法何!(小旦、贴)此事不能,愿思其次。(武旦)道家规矩,只有代天行化,若既已称兵,便不许再行暗计。(小旦、贴)国事如此,还顾什么术家。愚妹二人此时未受朝廷之命,早以国事为心,姐姐如再三推辞,妹等只有行过大礼罢。(跪介)(武旦惊扶介)呀!姐姐何必如此,愚妹遵命就是了。(小旦、贴)好,明日你我三人同见东宫,情愿投营效力,岂不甚美。(武旦)有理。

【江神子】(小旦)我只道和戎召寇氛,(贴)我只道御侮无人,(小旦)我只道出师失却将军。(武旦)谁知道东宫保奏荷恩纶,(众合)待明日睹天颜日近。

(外扮圣旨官上)圣旨下,跪听宣读。(小旦、贴、武旦同跪介)制曰:照得胡封、元封二国,密谋领兵,分占东、西两山,背约失和,兵端已启。朝廷特命东宫出师亲征,封为大元帅。东宫专折保奏前探花使谢瑶芳、前蜜官长苏蕴香,才兼文武,忠荩勤能。又保女士竺凌霄,深通剑术,奇才异能。廷臣会推⑱,均无异议。其封谢、苏二臣为副元帅,竺女士为参谋。克敌有功,再行升用。钦哉。谢恩。(小旦、贴、武旦)谢万万岁!(起送圣旨官下介)

【尾声】(小旦)须眉巾帼端详认,(贴)须记取东宫情分,(武旦合)如今正是作一个侠烈男儿女士身。(同下)

〔注〕 ①参横斗转:参,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斗,星宿名,指北斗星。参星横斜,北斗转向,表示天将明。 ②楼兰:古西域国名,遗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罗布泊西。汉时傅介子受命斩其国王归,立功封侯,后因以为杀敌立功的典故。 ③红线:传说中的唐代女侠,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欲犯边时,曾自请为薛解忧,潜入田营盗取金盒而归,田大惧,退兵而去。见唐袁郊《甘泽谣》。 ④隐娘:即聂隐娘,传说中的唐代女侠,身怀绝顶武功,身轻如风,能飞掠。精剑术,使剑刺禽兽无不中,刺人于都市,人莫能见。见唐裴铏《传奇》。 ⑤蠖(huò)屈:比喻人不得志时屈

居下位或隐退。蠖,尺蠖,一种生长于树上的虫类,爬行时一屈一伸。　⑥蛰藏:比喻如动物冬眠,隐藏不出。　⑦卢龙:古塞名,指卢龙塞道,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汉时属右北平郡,地势险要,为古代北方军事重镇。李广曾为右北平太守,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为"飞将军"。　⑧李将军:指汉将李陵,武帝时为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战败投降,后病死匈奴。　⑨"恰便"二句:连衡,即连横。战国时张仪游说六国共同奉事秦国,称为"连横"。仪秦,指战国时纵横家张仪、苏秦。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曾任秦相,执政时采用连衡策略,游说各国服从秦国。苏秦,战国时东周人,曾任齐相,约五国合纵攻秦,后被车裂而死。　⑩常山长蛇阵:古时一种阵法。其阵势如常山之蛇能首尾互相救应,故云。　⑪钗裙:犹言女子。　⑫太阿:古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干将所铸。此泛指锋利的宝剑。　⑬镡(xín):古代兵器,似剑而小。铦(xiān):锐利。　⑭和戎:此指与别国媾和修好。　⑮方外:世外。　⑯专阃(kǔn):指将帅统兵在外。阃,郭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　⑰聂荆:指战国时著名的刺客聂政、荆轲。聂政为韩大臣严遂刺杀韩相侠累,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政,未遂。　⑱会推:共同推荐选任。

《闺侠》选自作者所作传奇《警黄钟》。全剧十出,此为第七出。

《警黄钟》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至三十一年五月《新小说》第九号至十七号。剧中叙黄封国内政不修,外交失策,国势衰弱,军备空虚。胡封国领兵元帅辛螫乘机侵袭黄封国,占领东山,元封国统兵将军孟毒也举兵入侵,夺取西山。后胡封国又将元封国逐出,独占西山,大肆掠取花粮。黄封国蜜部大臣乌里瓜迫于胡封国的凶焰,苟安议和,东宫太子琼英率领前探花使谢瑶芳、前蜜官长苏蕴香二女士伏阙上书,极力反对。女主高密受奸臣蔽惑,依准和议,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胡封国毁盟背约,勾结元封国,瓜分黄封国土。国家危亡之际,黄封国蜜部大臣乌里瓜偷生投敌,提督黑心干兵溃被擒。太子琼英奏请女主,启用谢瑶芳、苏蕴香、竺凌霄三女士,统兵亲征,团结御侮,终以计谋大胜敌国,收复国土,奏捷还朝。

《闺侠》一出,描写国难当头之时闺中三女子竺凌霄、谢瑶芳、苏蕴香挺身而出,为国请缨的侠烈精神。这出戏,以"闺阁计议"、"东宫奏荐"、"受封出山"三个片段,着力呈现了闺中女侠竺凌霄的爱国情怀和英雄形象。

"闺阁计议"一节,展现竺凌霄的忠义侠肠和奇才绝技。一开场她便以"短衣窄袖"的装束和"负剑""回旋""跳舞"的矫健之姿亮相,一位武艺高绝、英气逼人的奇女子呼之欲出。接着,又以热血赤胆、冲天凌云的独白坦露内心郁愤,呈示了一位爱国志士忧国忧民、悲歌慷慨的情怀。她武功非凡,能"飞行绝迹","驭气排空"。她"慕红线","师隐娘","具侠肠",有"消不得"的"壮怀",有"斩楼兰"的豪情,有"闺中把剑看"的悲慨。她"留心国事",为国事的"不可收拾"而"气煞",为朝廷的"忠奸莫分"而忧愤。她痛恨奸佞"开门揖盗"招致"胡氛",抱憾朝廷"御敌筹长策,竟无一人",只怨自己是"钗裙","无力报朝廷"。她

邀来同样"极为热肠",曾把酒"纵谈时局"的闺中密友谢瑶芳、苏蕴香,共商"怎能够把贼子头颅,一刀斩尽"的大计。二人提议"去见东宫",求为"保奏""拔擢",图谋报效国家。这一番"闺阁计议",议国事,商大计,斥奸佞,抒豪情,浓墨重彩地凸现了竺凌霄这位忧国忧民、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的形象。

"东宫奏荐"一节,表现竺凌霄的权奇任侠和超人剑术。黄封国女主高密闻知乌、黑二卖国贼子"辱国殃民",一个"卖国偷生,甘心降敌",一个"不肯练兵,临阵被虏",直呼"可恨可恨",急忙召来东宫太子琼英,询问"事已致此,计将安出"。琼英将"满朝官,卑污甚。虏马临江,御敌无人",与"钗裙,如三臣者,一个个热肠有分"对照,凸显谢瑶芳、苏蕴香、竺凌霄三女士的"一条侠骨,一腔热血,一腹经纶";更极口称誉竺凌霄是"奇人奇侠",剑术"好似风轮火轮","权奇任侠不怕千军万军","总会那腾云降云,血淋淋手剑奔驰,愿杀却奸臣佞臣",但又虑及她"近方外","不愿仕进",因而力请母王"出旨",封以"官职",令其出山。女主与太子的话语,将乱臣贼子的卑污与巾帼豪杰的英迈作了鲜明对照,从侧面显示出三女子尤其是竺凌霄的侠烈和刚毅。

"受封出山"一节,表现竺凌霄的深明大义和慷慨赴国。闻知东宫保奏三人"出山为国家办事",谢瑶芳、苏蕴香二人力劝竺凌霄圣旨下时"不可推却",竺凌霄以"未习戎略",不便"封官受职",又以"道家规矩",主张"称兵""对垒"时,"便不许再行暗计",谢绝出山。但二密友晓之以"此时不为国家出力,更有何用","国家如此,还顾什么术家",劝勉她"以国事为心"。二人反复强调"国家",又跪地"行过大礼",这就由不得她不"遵命","情愿投营效力",领旨受封,表示"如今正是作一个侠烈男儿女士身",当随东宫出征。在权衡一己之私与一国之公时,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体现了女中英杰竺凌霄难能可贵的爱国情志和精神人格。

这出《闺侠》,倾力塑造竺凌霄为代表的闺阁侠烈的英雄形象,高度赞扬女子的杰出才能,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有其积极思想意义。而全剧寓言闺阁,抨击男儿不如女的社会现实,亦寄托礼失求诸野的义蕴,感慨遥深。

此剧篇后《总束》云:"举世滔滔我独醒,黄封耻作小朝廷。蜂群借作人群看,午夜钟声仔细听。""蜂蚁由来团体坚,《南柯记》后此余篇。若教警醒黄民梦,待谱新声入管弦。"深刻揭橥此剧的寓意所在。其《自序》又云:"他日者,梨园子弟弦管登场,使观者恍然于黄种之受制白种,殆如黄蜂之受困胡蜂,而急思有以挽回之、振作之,则忠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彼蜂群尚如此,而况人群?女子尚如此,而况男子?"可见作者是用黄封谐音黄蜂,胡封谐音胡蜂,又用黄蜂影射黄种人,胡蜂影射白种人,来形象地寄托他的爱国忧时之心的。而"彼蜂群尚如此,而况人群",则提示用蜜蜂的"团体坚",比况人类的自强以御侮,团结以卫国。"女子尚如此,而况男子",则点出剧中黄封国以女主临朝,并将英雄人物都塑造成女子,是因为感慨世间须眉不如巾帼,又切合蜂群

中以雌蜂为主，采花酿蜜皆为雌蜂的自然现象。其主旨则在激励黄种人"油然而生""忠君爱国之念"，"挽回""黄种之受制白种"的厄运，"振作"黄帝之裔黄种中国人的精神。全剧系感怀而作，假借蜜蜂团结御敌的寓言故事讽喻时政，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野心，指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宣传抵御外侮、爱国图存的进步思想。回溯清末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历史，不难联想，剧中的黄封国的女主高密即慈禧太后，东宫太子琼英则是"幽居深宫，未亲国政"的光绪皇帝，而元封国和胡封国自分别影射当时占有辽东半岛的日本和侵占新疆的俄国。由于作者巧于构思，设喻颖异，剧中人物和情事无不关合蜂类：如女主临朝、女子参政出征，与蜂类活动以雌为主契合；"隐身花房"、"品花炼蜜为事"、"掠夺花粮"诸事俱为蜂类特有；"蜜部大臣"、"探花使"、"蜜官长"等官名又是司蜂国之职。亦蜂亦人，蜂、人莫辨，读来兴味盎然。

作者自云："《警黄钟》者何？警黄种之钟也，黄种何警乎尔？以白种强而黄种弱也。黄种何以弱？以吾四百兆人，如燕雀之处堂，醯鸡之舞瓮，不自知其弱，遂终不能强。吁，可怜已！怜之，故设法以警之。"又云："词曲者，诗之余，其佳者能激发人心，动人以忠爱之念。"(《警黄钟》自序)作者愿以此剧为"警钟"，警醒"日醉生梦死于名缰利锁之中而不自知"的黄种人，"激发人心，动人以忠爱之念"，正道出了其创作《警黄钟》传奇的警世宗旨和良苦用心。

此剧着力表现巾帼侠烈，故全剧旦角尤多，为区别起见，作者借用了花部戏曲演出中"正旦"、"武旦"等旦角名目，"盖舍传奇而从梨园名目，以便于派角色也"(卷首《例言》)。这在传奇创作中也是一种创新。但纵观全剧，情节较为单薄，戏剧性也不强，艺术上欠缺动人的魅力，因而只能是一部供案头阅览之作，虽慷慨激昂，终难付梨园管弦，粉墨登场。　　(吉明周)

悬岙猿

洪炳文

第三出　岛　别

(小生巾服上，丑青衣随上)望帝春心托杜鹃①，萍踪倏忽到南天。不将热血酬知己，枉向人间作少年。(坐介)小生罗伦，字子木，溧阳人氏。上年张阁部煌言师出长江，曾上书通谒，颇蒙嘉许，欲留小生入幕。那时有

老父在堂，未能从命。适郑氏成功开藩海上，强小生奉父与参军事，小生不欲在其幕府，因奉父北行，来投阁部。不料猝遇北兵，相斗堕水，遇救得生，而老父已为敌兵掠去。当时北向一恸，呕血倾盆，几濒于死。及得遇阁部，命小生立功，即为复仇，此计甚是。及鲁王薨逝②，无主可奉，无家可归，乃散军归田。兵士大率改装他去，阁部亦匿迹不出，惟小生及其仆人杨冠玉探寻到此。（顾丑介）你可晓得主人果否在此岛，抑或他往？（丑）闻主人临行时说，此处有一茅庵清净，欲于此披剃，未免即在此地呢。（小生惊介）呀！阁部呵，你如何——

【仙吕北点绛唇】蜃海汪洋，蝼蚁凝望情悲壮。末路收场，竟作头陀样③？

（丑）吾主人不是遁入空门，皈依外教，因时不可为，隐身方外，心坎中那里一日忘却中原呵！

【南剑器令】人世感沧桑，抚时局倍增凄怆。令三军并归田里，叫做是悬崖骏马收缰。（同行介）（到介）

（小生）这里一座茅庵甚是清雅，想你主人有在内么？（内猿鸣介）（众惊介）（沙弥上介）（小生递帖介）报老阁部说，有江南溧阳罗参军，已在庵外，禀请进见。（沙惊介）我这里并无阁部。（丑）你晓得阁部是何名色？（沙想介）有了，想是盛器物的架子，及挑泥土的箩子。（丑笑介）不是，不是，却不是东西，是大官的名头。（沙）大柑出在东瓯，这里一发没有。（小生）阁部是做官的人。（沙）这是做柑饼的人，本处没得。（丑笑介）更不是，这做官乃是朝廷的官，不是东瓯的柑。（沙）鲁王崩后，那里还有朝廷，还有官呢？（小生）鲁王虽崩，那旧日的官儿还是有的。（沙）吾这里只有一个和尚，不诵经，不吃素的，是官不是官，是阁部不是阁部，吾请他出来，凭你自认。（小生喜介）好了。（沙下）（领生上）（小生相见抱哭介）（丑哭介）老爷，你好好坐在这里，小人寻得好苦呢！（生）自别以来，你两人走在那里呢？我此番呵，

【北混江龙】天空海旷，蓦离飞比作鹤翱翔。记昔时提兵海上，到如今息影禅堂。试看我袈裟百衲水田衣，可怜你麻鞋布袜旧书囊。哀王孙泣路隅，不相见疑似参商。只剩有天涯回首空延望，虽则是皈依释氏，却不曾瞻礼空王④。（沙掌灯上）

（小生）原来阁部在此已有一月，今日天气已晚，明日细谈罢。（同下）（四杂摇船上）俺乃张阁部之旧将，阁部命我至宁波籴米，配足之后，即便开行。（挂帆介）（摇船下介）（副净僧装上）某乃张阁部之旧校，奉主帅之命，假意削发为僧，使居普陀，伺阁部动静。（遥望介）呀，好了！那悬岙有船来了。（躲在场角介）（杂摇船上）（副净向杂介）来船到悬岙呢？

(杂)正是。(副净)出家人欲赴悬岙,愿赐方便,求得附船。(杂沉吟介)(副净)吾乃出家之人,附船何妨!(杂)既是出家之人,许你附载。(副净上船介)(摇船介)(副净出刀介)哇!你等要命,快去快去!(杂惊介)不好了,这一定是歹人无疑!(副净乱杀介)(杂赴水介)(一杂)和尚究竟何事杀人?(副净)吾明告你,吾非和尚,乃是浙江提台差我去取张阁部的。(一杂)阁部畜有双猿,日在木杪瞭望,舟在十里之外,猿便高叫,得以准备,不必费心于此勾当。(副净)原来如此,吾当从山背而入,领手下四名,改扮僧装,乘夜到寺便了。(摇船下)(副净领四杂内穿号衣外披僧衣僧帽作暗中摸索上介)(叩门介)(内应介)你是何人?(杂)昨夜航海遭风的僧人,要在此借宿一宵,明日便去的。(内)你的船只何在?(杂)船只已坏。(末上)(开门迎入介)呀,原来四人,何以多是北音?(杂)多是北直人,现在苏州寒山寺,放海到普陀遭风的。(末)列位僧众,如何夤夜到来?(副净)不干你事!为我请本年来的和尚出来便是。(末下)(领生掌灯同上)(生惊介)你如何如此打扮,亦到这里?(副净)不瞒阁部说,昨晚附船到此,忝在旧部,私以情告。现在北帅久仰大名,待公已久,公至帅幕,决不加害。(生怒介)我若怕死,决不敢履险如夷;我若求荣,更不甘隐身在此。(小生、丑同上介)呀,今夜已深,将官来此有何公干?(副净)主帅相请阁部前去议事。(生)亡国大夫,已为不祥之人,议甚么事?(小生)晓得了。主帅知阁部在此,不明不白,是以相请,正欲成他的名。(副净)正是。将来开国元勋,非阁部是谁?(小生)胡说!阁部流离转徙,蒙难艰贞,是文山后一人,将来要仿柴市的故事⑤,乃是千载流芳的。开国元勋,让尔辈为之!(副净怒拔刀欲杀介)(小生格住介)(四杂脱僧衣帽露出号衣)(绑小生、丑介)(副净)哇!好话不听,尚要讥我,快快带下船去!(小生笑介)好!我巴不得去!文山就义只一人,现在阁部有了随员了!(末慌跪生介)求阁部暂依,免致佛门遭祸。(生点头介)是了。(转介)你要我去不妨,依我三事便是。(副净打恭介)不敢造次得罪阁部,请问哪三件?(生)头一件,你手下兵士不许擅伤寺中人物,此事与彼无干。第二件,我在此已有月余,一切资粮,均累僧众,今当远去,理当设席话别,以酬地主之情。第三件,罗参军及杨仆二人在途,不许你兵士们凌辱,如有此情,到你主帅面前告诉。(副净)是,是,是。(向小生、丑松绑介)得罪,得罪。(生)你们退去一箭之地,待吾与僧众一别。(副净、四杂远站两旁介)(末叩头介)多谢阁部吩咐,保全佛地,徒弟正拟为阁部饯行,何必自备。(生)岂敢。(众僧摆酒席推生首座)(小生陪坐介)(丑立后介)(生)今日理应我为主人,岂有反客为主?(众僧)闻阁部远行,理应奉饯。(生、小生)不敢。(行酒定席介)

【南桂枝香】(生)骊歌同唱⑥,螺杯分饷,年华感蓬鬓萧疏,时局比江

潮消长。念南朝凄怆，念南朝凄怆。昔日仰瞻仙仗，此地近依方丈，酌离觞。迩来岁月奔如驶，此去关山路正长。(众又奉酒介)

【北油葫芦】(生)不能够乞戴黄冠返故乡，望江山心怅惘，只好借蒲团面壁溯流光。休笑我儒冠换了袈裟样，旧须眉原无恙。闭双眸无我无人相，盼金门谁代祝舵楼露香？问弹琴饯别恨少个汪元量⑦，觉当筵情景更凄凉。(众又奉酒介)

【南八声甘州】(生)我苦念旧君王，曾旅行英霍，道出枞杨⑧。间关历碌，梦魂逐雁南翔。既到此间，只有朝来静对金轮相，夜起微闻宝鼎香，思量到别离凄断人肠。

老夫也应奉敬师父一杯。(末)贫僧向奉戒律，不茹荤酒。(沙弥奉茶介)(生斟茶与末介)(末)多谢，想阁部呵，

【北天下乐】我和你身在南天梦帝乡，九曲回肠，回肠怎许长？犹想着往事更凄惶。昔天水江山自雁翔，更谁晓夜雨昭陵玉匣凉⑨。算只有柴市文山正气扬，恨不尽谢延平如意西台上⑩。

(副净)天已明了，请早些完席下船去。(生起)(众同起介)(生)呀，那猿儿哪里去？(僧向内叫介)(双猿上打滚介)(生)猿呀，你主人今日呀，

【南醉扶归】刀环他日难重唱，《伊》《凉》一曲泪千行⑪，你且认瞿塘是故乡。休思量，滩头戏嬉枝头望。故山风月任徜徉，只怕你主人不日归黄壤。(猿垂泪攀生衣介)(哀鸣介)(杂、净搭扶手)(生下船介)(众另下船)(绕场行介)(猿欲上船副净止介)(猿哀鸣介)(船行介)(猿哀叫跳下水介)(生惊介)(众作蒿捞猿介)(猿死捞获上船介)

(生、小生各惊介)(生)呀，不好了！这双猿是——

【北寄生草】能解听经慧，非同抱木狂。便一朝殉主在沧江上，代主人地下先供帐。快快叫人，将二猿瘗之山麓，封作一冢，交代僧众，不可忘却。(丑应)有。(末上)(惊介)果有此事，埋碣一节，老僧任之，阁部诸位，切切放心。(负猿上岸介)(生)袁公合向青山葬，这孤坟三尺傍禅堂，待我游魂化鹤来探望⑫。(生、小生在船掩泪与僧众作别介)(副净等摇船绕场下)

(末目送下)(转介)哎哟，天哪！若不是张爷肯去，几乎弄出事来。你看他——

【尾声】柔情肫挚刚肠壮，那正气能争日月光，今日方晓得他是烈烈轰轰阁部堂。

(合掌介)南无阿弥陀佛！(下)

〔注〕 ①望帝:即古蜀帝杜宇,传让位于相而隐,死后其魂化为杜鹃鸟,悲鸣不已。此为唐李商隐《锦瑟》诗成句,喻自己内心悲痛。 ②鲁王:明太祖九世孙,名以海。南明福王政府覆灭后,张国维等迎鲁王于绍兴,称鲁监国。后被清兵所克,逃亡海上,至金门依郑成功。不久,死于海中。 ③头陀:梵语,亦作杜多。后俗用作称行脚乞食之僧人。 ④"虽则是"二句:释氏,指佛祖释迦牟尼。空王,诸佛之通称。《圆觉经》:"佛为万法之王,又曰空王。" ⑤"是文山"二句:文山,南宋末文天祥的号。柴市,地名,在北京教忠坊西北隅,为南宋丞相文天祥就义殉国处,明初在此建文丞相祠。 ⑥骊歌:《大戴礼记》载有逸诗《骊驹》篇,客欲去,歌之,后遂称告别之歌为骊歌。 ⑦汪元量:号水云,南宋末年供奉内廷的琴师。元兵灭宋,随三宫被虏北上,亲身体验亡国之痛,写了组诗《湖州歌》等许多沉痛纪实的诗篇。 ⑧"曾旅行"二句:英霍、枞杨,当是四地名。疑指英州(今广东英德)、霍山(今广东龙川境北)、枞阳(今属安徽)、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 ⑨昭陵:唐太宗的陵墓,在今陕西礼泉九嵕山。玉匣:亦作玉柙,《后汉书·梁竦传》李贤注:"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匣字或作柙也。" ⑩谢延平:指宋末爱国文人谢翱。宋末文天祥兴兵勤王,开府延平(今福建南平)时,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之。后闻天祥死,悲不自禁,登严子陵西台(在浙江桐庐富春江畔)设神主祭奠,痛哭号泣,以竹如意击石,歌招魂之词,作《西台恸哭记》。⑪伊凉:即《伊州》、《凉州》二曲,唐时的乐曲。据传其调皆悲凉。 ⑫化鹤:晋干宝《搜神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学仙成道后化鹤归来,曾有"城郭如故人民非"之叹。后"化鹤"一般用于婉称人死,犹言仙逝。

《悬岙猿》是洪炳文根据沈梅史《胜国传略》中所载南明张煌言(苍水)抗清殉国史迹创作的传奇,共五出,依次是《岛栖》、《诫猿》、《岛别》、《归神》、《展墓》。其故事梗概是:南明兵部尚书张煌言抗清兵败,时值鲁王去世,南明无主,煌言只得在南田悬岙岛散军归田,自己落发隐身于古刹之中,冀望有日重图恢复。身边畜有双猿,颇解人意,每日在树杪瞭望,为之警戒。后为已投降清军的某旧校窥得动静,率兵丁改扮僧众寻入,以武力强行带走煌言。双猿垂泪哀鸣,被阻上船后,跳水殉主。煌言被带到杭州清军大营后,不为清将多方劝降所动,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死后被玉帝封为悬岙之神,众义士为之礼葬于西湖旁南屏山麓,受后人凭吊礼赞。全剧关目紧凑,排场妥帖并有创意,曲词宾白悲壮苍凉,流畅优雅,被当时评论家陈茗香、凤林誉为乃明徐渭《四声猿》之嗣响,堪与"《四声(猿)》称妙绝"。

《岛别》是《悬岙猿》的第三出,是全剧的剧眼。从本出的内容看,可分为四层。一开场,旧部参军罗伦偕旧仆杨冠玉上岛来寻张煌言阁部,几经周折,终于相见。相互间惊喜交集,煌言一曲【北混江龙】唱道:"记昔时提兵海上,到如今息影禅堂……只剩有天涯回首空延望,虽则是皈依释氏,却不曾瞻礼空王。"初步向二人交代了别后的行踪,坦露了自己的心声。因天色已晚,相约明日细谈。这一层是本出故事的开端。接着写煌言旧部某校已投清军,奉浙江提台之命,扮为僧人居普陀,阴探阁部下落。一日终于发现并混上阁部

派往宁波籴米的船只，带领手下杀了船上诸人，问知阁部畜有双猿瞭望警戒，便改装僧众混入悬岙寺中，找到了张煌言。于是展开了一场剧烈的冲突。先是旧校利诱劝降："现在北帅久仰大名，待公已久，公至帅幕，决不加害。""将来开国元勋，非阁部是谁？"遭煌言严词怒斥和罗参军尽情嘲讽后，旧校恼羞成怒，拔刀胁迫，下令带走。当旧校带来的四个兵丁要捆绑罗伦、杨冠玉之时，老僧慌忙跪求"阁部暂依，免致佛门遭祸"。煌言为了古刹僧众，点头答应，并向旧校提出："你要我去不妨，依我三事便是。"即不许擅伤寺中人物；须与僧众设席话别，以谢月余来的照应；罗参军、杨仆二人在途，不许凌辱。充分表现了已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的张煌言，唯知关心他人的崇高精神。此层是本出故事的发展。

第三层是本出故事的高潮，十分令人感动。先写煌言欲设席谢别众僧，而老僧深谢阁部保全佛地，执意设宴为之饯行。席上煌言连唱【南桂枝香】、【北油葫芦】、【南八声甘州】三支曲子，抒发内心百感交集、悲愤凄怆之情："年华感蓬鬓萧疏，时局比江潮消长。念南朝凄怆，念南朝凄怆。""望江山心怅惘，只好借蒲团面壁溷流光"。"我苦念旧君王……间关历碌，梦魂逐雁南翔"。酒将罢天已明，旧校催逼下船启程。煌言呼唤双猿上场与之告别，以一曲【南醉扶归】告嘱二猿："你且认瞿塘是故乡。休思量，滩头戏嬉枝头望。故山风月任徜徉，只怕你主人不日归黄壤。"此时一幕十分动人的情景忽然展现：通灵性的双猿一边垂泪，一边攀阁部之衣，哀鸣不止。当煌言登船时，双猿亦欲随之上船，被旧校制止后，再次哀鸣不止。船开行后，双猿大声哀叫突然跳入水中。煌言大惊失色，心知其"一朝殉主在沧江上，代主人地下先供帐"，一边流泪，一边急急命人"将二猿瘗之山麓，封作一冢，交代僧众，不可忘却"。并唱道："哀公合向青山葬，这孤坟三尺傍禅堂，待我游魂化鹤来探望。"充分表达了对双猿跳水义殉之举的敬佩和悲痛，以及对它们恋恋不舍的情谊。作者将剧名题为《悬岙猿》，又安排了第二出《诫猿》的敷演，可见对双猿形象的高度看重；对读者、观众而言，面对双猿垂泪、投水殉主的情节，必定大有出乎意料之感，必定深受感动，唏嘘不已。无疑，剧作家精心塑造的双猿形象是全剧的一大亮点，这里的双猿之死是本曲故事的高潮，也是全剧高潮之所在。本出最后一层是尾声，写老僧目送船只离去，感慨万千，唱了一曲【尾声】，对煌言作了由衷的赞扬："柔情肫挚刚肠壮，那正气能争日月光，今日方晓得他是烈烈轰轰阁部堂。"

洪炳文是近代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家，不仅剧本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精巧，曲词优美，在许多方面对传统戏曲的发展与变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本《悬岙猿》是他当时站在时代思潮前列，宣传反清革命、歌颂民族气节的代表作品之一，并被搬上舞台演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艺术构思方面，也有独特的创新之处。全剧是颂扬南明抗清英雄张煌言坚守民族

气节、慷慨赴义崇高精神的，取材于他抗清兵败隐身悬岙岛至慷慨就义这段事迹，如果直写史实，难免会平铺直叙，比较一般化、概念化，难以收到好的艺术效果。作者抓住有猿为煌言守望这一传闻，精心塑造了双猿的艺术形象，以之作为艺术创作的中心，立即为全剧增添了不同寻常的光彩，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细品双猿形象，应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以猿写人。作者描绘双猿节义在心、跳水殉主的动人情节，正是为了突出张煌言坚守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的崇高精神。正如凤林在本剧题词中所云："乐府谱成哀猿词，托兴亦是风人思。"同时，作者在全剧中特意安排了第二出《诫猿》，让煌言面对双猿述怀交流，连唱七支曲子，将内心悲痛凄迷的心情、隐身为僧的无奈、冀望将来重图的期待、对双猿煞有情义的赞扬勉诫、对那些望风降敌狗彘不若之辈的愤恨，一一尽情吐出，成功地揭示了主人公张煌言的心曲，为正面人物的塑造增辉添彩。其二，以猿讽人。塑造义猿的形象，也是为了讽刺鞭挞那些不忠不义、变节求荣的民族败类，让那些"兽心人面"之徒在"人心兽面"的双猿面前原形毕露，无地自容；并教育讽喻那些气节不坚、是非淡漠的人警醒，做个"人面人心"之人。其三，以猿动人。本出中双猿出台，先是聆听煌言述怀勉诫，不断点头、打滚；后是垂泪攀衣、跳水殉主，十分令人感动，令人惊奇，收到了撼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同时，演员扮演双猿活跃于戏剧舞台，新奇有趣，大大增强了本剧的生动性。这确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创新之处。（张涤云）

鸳　鸯　梦

刘清韵

第十出　殉　　玉

（旦淡妆带老旦、贴上）

【步步娇】刚把那一点惊心才宁帖，蒙恩旨放归金阙，谁料奇灾先降也。痛杀严亲，身藏墓穴。可怜奴家，离恨一襟赊，只落得杜鹃晓夜啼红血①！

奴家崔莹，得放还家，严亲已殁，本是痛不欲生，只因养娘苦苦相劝，院子又述爹爹遗命②，因此拜辞坟墓，买舟前来，可巧仍泊在春间那个地方。已打发院子到唐六如那里去了。（叹介）咳，春间尚有爹爹同行，今日只身来此。（哭介）我那爹爹哟！

【江儿水】方幸天伦聚，何期成永诀，剩这茕茕弱女谁提掣？只身儿

小舟趁一叶，寸心儿柔丝萦万结。这已断姻缘能联接，双亲何故，不得再教生活！

（老旦）小姐，不要思前想后，保重玉体要紧。将来夫妻和美，老爷太太在阴间也是欢喜的。（旦）养娘，你教我怎不思想哟？爹妈如在，今日岂要奴家自主？只是院子也该回来了。（末上见介）小姐，老奴回来了。（旦）你听唐相公说甚么来？（末）没甚么说的。唐相公因今儿晚了，明日相见，还教老奴劝劝小姐，不要烦恼。（旦惊介）此话我不明白，你可细细说来。（末）没甚么说的，明儿唐相公来就晓得了。（旦怒介）大胆奴才，你敢搪塞我么？（末叩介）老奴不敢。（旦）你可细细说来，不许含糊一字。（末）老奴说便说，千祈小姐不要烦恼。那张相公已于前月初旬死了。唐相公说，虽是气数使然，还是张相公没造化。（旦呆介）（末）养娘，好生小心陪伴小姐。（末下）（老旦）小姐且自宽怀，可记得那日老爷说的：并未传红下定③，不必认真。有小姐这般才貌，怕没个王孙公子？多是那人无福消受，所以死了。咱们明日回去罢。（旦不语）（忽正色介）呀，崔莹，崔莹，你好痴也！

【清江引】今生为底多磨折？分明总是前生孽。倒要拿定主见，作事勿稽迟④，为人毋懦怯，拚得个腻粉弱脂铸成铁。

养娘，传语院子，明早安排香烛酒果，随我到张相公坟上致祭。叫侍儿同去，你在船上照看行李。唐相公来，我还有些言语，不好当面说得，妆盒里面有封字，你拿给他看，他就明白了。（老旦）小姐放心，老身知道。只是明日小姐设祭过，早些回来，好一同回去哟。（旦微笑介）明日正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同下）（末捧香烛引旦孝服带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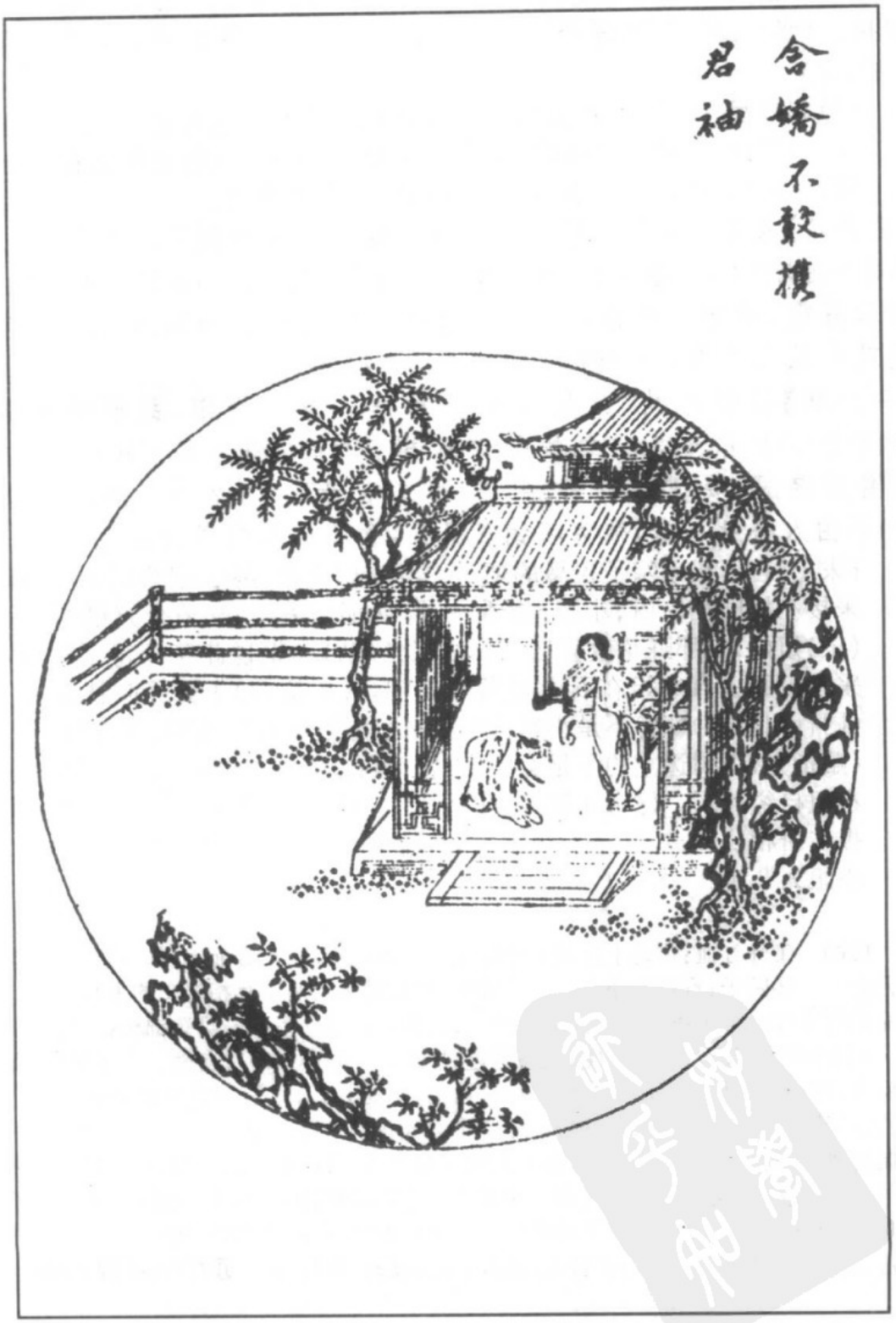
【香柳娘】看秋容惨冽，看秋容惨冽，似为人添悲助咽。只是奴家此时呵，不特中怀少凄切，倒转觉心神爽澈，转觉心神爽澈。堪叹人生幻影，空花易消灭。纵上寿百年，也无非一瞥，也无非一瞥。少缓须臾，便与古人同列。

（末指介）前面那块新碑，不是张相公的坟么？

【前腔】（旦）正肝肠迸裂，正肝肠迸裂。分明在那，又断肠碑碣。咳，崔莹，更有何话说，更有何话说？想彼祝英台，千古擅芳烈。况没甚牵缠扯掣，况没甚牵缠扯掣。一意孤行，自甘澌灭。

（末）到了，等老奴排列停当，小姐再拜奠。（旦）排列好了，不必在此伺候。去请唐相公上船，再来接我。（末）是。（作排列介）（向贴介）收拾齐备了。你好生伺候小姐，我请唐相公去来。（下）（旦上香介）

【前腔】把清香敬燕⑤，把清香敬燕。（跪介）低鬟拜者，愿英灵鉴此


含嬌不敢摸
君袖

微忱竭。奴与郎君,虽丝萝未结⑥,虽丝萝未结,才子光仪⑦,画里每相接。(哭介)况严亲曾择⑧,况严亲曾择。地下寻盟,庶几无憾。(贴劝介)

(旦起拭泪介)侍儿,那边远远开的是甚么花?倒也可爱。(贴)想是野菊。(旦)你去采些带回船,我在这里等你。(贴)小姐就在这石上坐坐罢。(旦)不要多管,快采花去。(贴应下)(旦化纸介)

【忆多娇】灰飏处,飞乱蝶,(浇酒介)一盏椒浆浇马鬣⑨。浇奠已毕,早些寻个归著罢!(徘徊四望介)四顾茫茫何处歇?呀,那边好一带枫林,看赤似丹霞,看赤似丹霞,不如就到那里去罢。(行介)林呵,林呵,借重你成就我从夫大节。(作到)(解帕向鬼门结扣介⑩)

【斗黑麻】款解冰绡,向枝头牢将扣结。为判阴阳,故此关特设。(回望介)只怕养娘要来,急忙的催返楫。想此时唐六如不知已到船来?我身后诸般,要伊打叠⑪。崔莹,崔莹,你俄延怎的?就此去罢。(理扣介)不由人将身一撇,须臾魂销气又灭,含笑从容向泉台去也。(缢下)

(末上)在下崔家院子崔恩的便是。奉小姐之命,将唐相公请到,随即赶来接小姐回船。呀,小姐、梅香,一齐往那里去了?(望介)(贴执花上)(末)姐姐,采那野花做甚么?小姐呢?(贴)小姐说此花开得别致,教我采些带回去。小姐在石上坐著等你呢。(末惊介)不好了!快快寻去。(同行四望介)(贴)不是小姐么?原来在那里玩野景儿呢。(末)在那里?(贴指介)那树边立的不是么?(末急行向鬼门看)呵呀,唬杀我也!原来小姐自缢死了。好个才智兼全的烈女!(向贴介)你在此守著小姐,我去报与唐相公知道。(急下)(贴哭介)我那小姐人儿也!我那有仁有义的小姐人儿也!(哭下)

〔注〕①啼红血:传说上古蜀君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至春而鸣,其声凄切,啼至血出乃止。 ②院子:看院的仆人。 ③传红:订婚时男女两家互相送交约书和信物。因女家用泥金红柬书年庚八字交媒人送男宅,故称。亦谓之下定。见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妇女》引《金陵杂志》。 ④稽迟:延迟,拖延。 ⑤蒸(ruò):点燃。 ⑥丝萝:菟丝与女萝,两种低等植物,蔓生,常缠绕在草树上,不易分开,故常用以比喻婚姻。 ⑦光仪:光彩的仪容。汉祢衡《鹦鹉赋》:"侍君子之光仪。" ⑧严亲:父亲。 ⑨椒浆:用椒浸制的酒,古时常用于祭奠。《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浆。"马鬣:坟墓封土的一种形状,诗文中常泛指坟墓。宋刘克庄《沁园春》词:"雁山马鬣,吊客谁经?" ⑩鬼门:即鬼门道,戏台上场、下场之门。元柯九思《论曲》:"构肆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门'。" ⑪打叠:打理,安排。

《鸳鸯梦》是晚清女子刘清韵《小蓬莱传奇》十种的第四本,故事发生在明

代:才子张灵风流放诞,自比李白,一心想觅一个崔莺莺似的女子为妻。一日,他放浪形骸,扮成乞丐在苏州虎丘游春,巧遇一位佳丽,惊为天人,爱慕甚深。于是他拜托好友唐寅代为寻访佳人并作伐。恰巧那美人崔莹的父亲崔文博路遇唐寅和祝允明,看到了唐寅为张灵所画的《行乞图》,非常欣赏画中"神彩矫矫"的少年书生,意欲将爱女许配给他,故携画而归。崔小姐见画亦深爱张生,并在画上题诗一首,以明心志。不料,宁王朱宸濠为了谋反,大肆搜罗美女进献皇帝,崔莹被逼入宫。这时唐寅正在南昌的宁王府做画师,见了崔莹后,忙带了她的画像和《行乞图》赶回苏州给张灵报信。张灵见画,知道姻缘无望,竟一恸而亡。不久,宁王起兵作乱,崔莹遂得归故里。她为酬夙愿,在张灵墓前自缢身亡,一对有情人终于在九泉之下结成了神仙眷属。

《殉玉》是《鸳鸯梦》的第十出,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悲剧色彩,是全剧的高潮。

崔莹当初是带着对老父亲的深切挂念和对张灵的无限爱恋被强迫送入宁王府的,进而她又被逼去了北京,进了皇宫。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是对父亲和张灵的牵挂支撑着她艰难地活下去。最后,她侥幸脱离了苦海,带着对亲人和恋人的深深萦念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回到了家乡。可是,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等待她的不是期盼已久的父女团圆,而是父亲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刚把那一点惊心才宁帖,蒙恩旨放归金阙,谁料奇灾先降也。痛杀严亲,身藏墓穴。离恨一襟赊,只落得杜鹃晓夜啼红血!"(【步步娇】)崔莹痛不欲生,在养娘和院公的苦苦劝慰下,才勉强节哀。根据父亲的遗命,她拜别新坟,从南昌赶到苏州找唐寅,希望通过唐寅成全自己和张灵的婚事——父亲既然撒手人寰,张灵便成了崔莹仅剩的依靠和希冀。连养娘都说:"将来夫妻和美,老爷太太在阴间也是欢喜的。"崔莹自己心中更是充满了期待。

孰料,等待崔莹的是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院公从唐寅府上回来,告诉小姐"张相公已于前月初旬死了"。崔莹闻言如雷击顶,呆了半晌,不言不语,良久,她才忽然正色道:"呀,崔莹,崔莹,你好痴也!"——红颜薄命,鸳鸯梦碎,好姻缘化作了镜花水月,这种和意中人张灵阴阳永隔的极端痛苦彻底击垮了崔莹。就在这一瞬间,失去了最后希望的崔莹决定放弃生命,到九泉之下去寻找情郎,以圆鸳鸯之梦。于是,她收拾起眼泪,十分镇定地吩咐养娘和院公做好翌日祭扫张灵坟墓的准备工作。十分关心爱护崔莹的养娘殷勤道:"小姐放心,老身知道。只是明日小姐设祭过,早些回来,好一同回去哟。"崔莹微笑回答:"明日正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崔莹得知张灵死讯之时,作者并没有按照常规浓墨重彩地用大段唱词描写她的心理活动,而只是强调她的表情——先是"呆介",然后是"不语,忽正色介",最后是"微笑介"。从惊闻噩耗呆住了,到面露镇静的微笑,这对于一个历尽磨难,体验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少女来说,是多

么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呀！作者完全可以用几支曲子的篇幅详细渲染女主人公的悲戚心理。可是刘清韵却举重若轻，主要选择了强调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方法外化崔莹的心路历程，简约而不简单，既节省了篇幅，又为后面情节的发展作了良好的铺垫。

第二天，崔莹在养娘和院公的伺候下到张灵坟墓前祭奠未婚夫。在这里作者不再节约笔墨，让崔莹一连唱了三支【香柳娘】，以倾诉其衷怀。她面对张灵的墓碑，肝肠寸断，死志已坚，心境就像民间故事里的祝英台："正肝肠迸裂，正肝肠迸裂。分明在那，又断肠碑碣。更有何话说，更有何话说？想彼祝英台，千古擅芳烈。况没甚牵缠扯掣，况没甚牵缠扯掣。一意孤行，自甘澌灭。"不过，她知道只要养娘和院公在身边，她就不能够从容赴死，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她借故分别支开了两位老仆，然后徘徊四望，见一片枫林"赤似丹霞"，就决定借助红如鲜血的枫林结束自己的生命，相从张灵于地下。只见她"款解冰绡，向枝头牢将扣结"，不一会儿便"魂销气又灭，含笑从容向泉台去也"。

这出戏到了这儿，读者和观众才完全明白崔莹对养娘说的那句"明日正是我回去的时候了"的真实含义，也明白了她在刚刚得知张灵死讯的时候所唱的那支【清江引】的真正分量："作事勿稽迟，为人毋懦怯，拚得个腻粉弱脂铸成铁。"——原来，这个外表纤秀的弱女子在严酷命运的重压下却是外柔内刚，早就打定了为张灵殉身的主意，然后又不动声色地排除障碍，付诸行动。而养娘和院公既是剧情所需的必要配角，又是塑造崔莹性格形象的重要陪衬，其戏剧结构的安排不可谓不细致。于是，女主角崔莹不慕荣华、忠于爱情的感人形象在这一出戏里被最终塑造完成，整部传奇歌颂纯洁爱情、抨击强权的主题也在这一出戏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如果将这出《殉玉》和写张灵为崔莹断送了年轻生命的第八出《恸逝》联系起来看，则更加能够体现出作者安排关目的匠心。可以说，《恸逝》和《殉玉》是全剧的两个高潮，是传奇主旋律的最强音。

除了戏剧关目设置的巧妙以外，《殉玉》在曲辞上也颇有造诣。比如在三支【香柳娘】和一支【忆多娇】里作者多次成功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如第一支【香柳娘】的开头是"看秋容惨冽，看秋容惨冽"，第三支【香柳娘】的开头是"把清香敬爇，把清香敬爇"，而【忆多娇】的中间则有两句"看赤似丹霞"。这种句子的连续反复虽然是曲律所规定的，但写得好不好却得靠作者的一支笔；而作者确实有生花妙笔，令曲辞声情凄切，既适于场上的演出，也深化了曲子的主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在艺术上作者还有借鉴之功。比如它的主要情节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梁祝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这出戏的最后崔莹从容赴死的细节则和汉代著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面的相关细节差相仿佛，读来耐人回味。

（郭 梅）

天　风　引

刘清韵

第八出　荣　骋

(小生扎巾鬼脸骑海马执令旗上)众鲛人听者[1]:大王有令,今日驸马爷来游海市,尔等广列奇珍,大呈异宝,兼设蜃楼,不得违慢取究。(内喏应介)(小生下)(丑扮鲛人头领引众鲛人推车载宝上)(众)哥,俺们这海市每年一次,亘古如斯。不问九州万国人士,五湖四海龙王,自去自来,各随其便,从无干涉。为何今日先期传令,莫非要来抽税么?(丑)不是,不是。俺昨日进城候朋友,适值驸马在南海赴宴回来,说不尽马上弹等,车中奏玉,那样尊荣显贵。随溜过去一张,原来就是那日三世子在这里带去的那个贫子。俺私问人道:好好的一个玉叶金枝,放着许多龙子龙孙不给,将来配他,岂不委曲?那人伸伸舌头,说:你不要看轻了这位驸马爷,只因作了一篇《海市赋》,不独俺们王爷十分爱重,就连四海龙君也一般景仰。只三日光景,把绝大才名四海都传遍了。王爷还要大开海市给他散心呢!(众)既如此,俺们就将宝摆列起来罢。(丑)慢些,慢些!蜃哥快来!(净扮蜃精上)云雾随时吐,楼台顷刻成。鲛哥,俺老蜃又没奇珍异宝,只有一口假气,你们要他何用?难道有人买假气不成?(丑)少说闲话。大王有令,令你工工致致结一座大城,将俺这海市围住城内。还要六街三市,万户千门,种种精奇,不得违误。(净屈指数介)一、二、三、四、五、六、七,海市只得今儿一天了。呸!那里是他传令,分明你拿我开心!(欲走)(丑扯住介)谁来哄你!委实是大王令旨,命你点缀好,待驸马爷游玩的。(净)列位,俺那口假气只可搪塞一时,岂能拿他靠实吗?(丑)不错呵!这怎么处,这怎么处?(净)你们只管将宝排列齐整,俺吐些雾气罩住,等驸马爷将近的时候,再照你式样办理,又变幻,又新奇。(众拍手狂笑介)好想头,好想头!真个有趣。兄弟们,快来动手呵!(场后列高台三层)(众取宝排列)(净放烟出黑纱幔将台遮住介)(丑远看介)妙,妙,妙!俺们且去歇息歇息。(引众同下)(小丑、末、杂、外、老旦扮各路客人上)海市要完,俺们再去买几样,也好收拾回去了。(抬头惊介)海市收了吗?(外)记得还有一天,待俺问来。(向内介)鲛哥,鲛哥,俺们来收买珍宝的。(内应介)来了,来了。(丑上)(向外细看介)你们可是罗刹国来的?(外、小丑、末)正是。(丑)你那贵友招了宫主,做了驸马,少刻来游。他到了才开市呢,诸位略等一等。(外向小丑、末介)且船

上去等，来时好细问问龙宫景致。(小丑)少要做梦，他此刻还有工夫理你哩！(外)马大夫不是那样人。(丑)咳！此一时彼一时，你又那能拿得稳？(外叹介)说的也是，待临时看光景就晓得了。(丑)我们昔日与他是"贫贱他人合"，只怕他今日待我们就要"富贵故交疏"了。(同诨下)(生上)〔谒金门②〕红偎翠倚，一枕春魂莺唤起。悄恍迷离，只觉春风溢两眉。　　绣帏香暖，软软浓浓情意款。真个消魂，不是朝朝暮暮云。

小生马龙媒，蒙东阳君十分宠待，配以爱女。今复大开海市，令俺游览遣怀。(叹介)虽是他宫禁恩深，争奈俺乡园念切。昨晚于灯下作一平安家禀，带往海市，好觅便寄归，以慰父母。(贴、小旦艳妆上)(跪启介)请驸马爷后宫早膳。(引生下)(末、小生二侍臣引生乘马上)

【懒画眉】论文敢说马卿工③，姓字风传四海中，水云影里骋花骢。(内喧哗赞叹介)马头到处人争拥，抵多少得意花看上苑红。

(二武士上跪介)守城员役迎接驸马爷。(末)起去。(二武士下)(生抬头看介)

【前腔】瞳眬佳气郁葱葱④，楼橹森严雉堞雄，更有那黄旗摇曳漾和风。招引我无端豪气连云耸，几忘身居碧海中。

(生鞭指介)前面一带，红光闪闪，紫气腾腾，是个甚么所在？(末)是珊瑚林。(生)内府尚以七尺珊瑚为希世之宝，岂知此处竟有如许之多，如许之大，真奇观也！(末)世人用尽心机，将铁网沉入海中，不过取些顶上嫩枝儿，这大的怎能到手？

【前腔】(生)遥观如火似霞烘，原来是万树珊瑚列道中。不特多，而且大，更且长得扶疏偃仰，各各不同。有回枝曲干偃虬龙，也有亭亭婉约疏而耸。想那王恺、石崇当时光景，真不值一粲，恰似拥著那敝帚千金意自雄。

(二杂上跪介)守珊瑚林员役迎接驸马爷。(小生)起去。(二杂下)(生徘徊抚玩介)(小生)这个没趣。(指介)那灵珠圃才好耍子哩！(丑、净)守灵珠圃员役迎接驸马爷。(小生)起去伺候。(净、丑起)(立鬼门边吹画角)(下)(生指介)那一带水晶短垣，想就是了。(策马欲前)(小生)驸马爷不要前进，珊瑚林宜近观，灵珠圃宜远玩。一到跟前，反没情趣了。(生立马遥望介)你听那，

【前腔】悠悠画角数声终，仔见那瑞霭霏霏起圃中。猛可的明珠万粒荡灵风，高低错落如丸弄，陡一闪散作繁星丽碧空。

(生且行且看赞介)妙呵！真个灵奇有趣，眼界一新。(向末介)那座小山，为何皆是砂砾所成？(末笑介)那是精卫鸟儿思量填海衔的西山木石⑤，日积月累，竟成一个小小山儿。(生叹介)咳！

【前腔】零砂碎砾积成峰，恰费冤禽几许功。叹西山木石岂能穷，何须苦把精神用！可晓得沧海桑田少定踪。(策马行介)

(末指介)那边有真正道地古董，驸马爷不可不赏鉴赏鉴。(生立马介)在那里？(小生)不要理他。(指介)就是那个枯树与那个破船，没有看头的，还是到海市去瞧热闹罢。(末以鞭拂小生介)你懂得甚么？这是当年徐福载着五百童男女求仙的船⑥，这是张骞乘着探河源的槎⑦，怎么还说不是古董！(生鞭指介)咳！始皇呵始皇，

【前腔】你翦除六国逞残凶，逞到坑儒事未穷。长城一筑血青空，逼得那民愁神怒天心痛，平白又仙药思求碧海东。(策马转身徘徊细看介)

【前腔】这楂枒老桥偃泥中，古色斑斓碧藓封。每想那河源那得与天通，今见此槎信不诬矣！槎呵，当年情事君曾共，我待细问支机旧日踪。

(忽抬头念介)琵琶亭，呀！(沉吟介)记得琵琶亭在江州呵。(末)这是王昭君的琵琶亭，不是江州故事。昭君亡后，琵琶沦入沧海，俺王爷特地为他建亭，以昭珍重。(生)原来明妃手泽尚存，倒要领略领略。(下马抚玩掩泪介)咳！明妃，明妃！想你生前虽然出塞，这也是——

【前腔】佳人薄命古今同，莫把图形怨画工。倘若是当年宠冠六宫中，怎及这千秋青冢人知重！琵琶呵，琵琶！虽是你物因人重，想明妃那时，不知怎地悲怆凄凉？恰也亏你在马上替他切切凄凄诉曲衷。

(徘徊雪涕介)明妃不肯赂毛延寿，以假容貌见斥汉宫；俺马龙媒因遭飓风，以真面目见摈鬼国。虽是两般情概，恰一样悲凉也！(忽失声大恸介)(末、小生劝介)明妃身死名留，足可无憾，请爷启行。(生上马回顾拭泪策马行介)(忽立马四顾介)呀，碧水潾潾，繁花袅袅，古树森排，小桥斜跨，是好个所在也！呵，你看那——

【前腔】数椽茅屋翠阴中，青粉围墙碧藓封。(听介)若不是隐居避世有儒宗，怎得这书声朗朗随风送？顿使我受教殷殷礼意崇。

此地何名？(指介)那是何人居址？(末)此是清水洋。苏老泉相公爱其幽静，卜居于此已数百年了。(生)老泉先生还在？今日便道不恭，明日再来拜谒罢！(行介)那边一座白玉牌楼，祥云缭绕，瑞霭缤纷，又是甚么奇异？(小生)那是通天河。过了牌楼，便是天界。(末前望惊介)记得过了清水洋不远的就是海市，怎今日只见茫茫烟雾，恰是为何？(小生)难道走错了路不成？(末)胡说。(同立马迟疑介)(净立鬼门放烟上)(取幔下)(丑率众鲛人跪生马前介)鲛人迎接驸马爷。(末)起去。(小生)快些

开市，好待俺爷游览。(生)妙呵！果然是海市蜃楼，一转眼间就有。

【前腔】层轩广厦互相通，异宝奇珍列满中，只觉晶莹璀灿影浮空。那些明珠美玉倒也不足为奇，最奇的是：天成百物皆生动，不借些儿斲削功。

(丑、末、外、四杂上跪介)海外诸路客商迎接驸马爷。(末)起去，照常交易。(众)是。(生见丑、末、外下马执手介)诸位与龙媒是贫贱之交，怎么也行此礼？不敢当，请起，请起。想龙媒那时，

【前腔】栖栖海畔泣途穷，深荷提携涸辙中[8]。报琼有志久蟠胸[9]，今日呵，酬恩愧乏千金奉。(袖出锦匣送介)这是夜光珠十粒、龙脑香十帖、通天分水犀各四枝，望诸君笑纳还祈恕不恭。

(丑、末、外)吾侪小人，日受大夫之赐，正欲在海市购些珍玩相奉，怎敢复承厚惠。(生)聊以将意，幸勿过辞。(众叩介)多谢大夫。(生复出匣介)这是送与执戟郎的[10]，烦诸君代为寄上。说龙媒呵，

【前腔】虽然身隔水云重，把厚德深铭五内中。每向那屋梁落月忆音容，(指匣介)这戋戋菲薄交情重[11]。还望诸君与龙媒，代把愚衷宛曲通。

(众)小人们理会得。前日大夫欲寄家报，现有往贵国船只，可将书付小人，交他带去。(生)竟有便船，俺好喜也！

【前腔】家山久付梦魂中，天外何期得便鸿[12]？凝然喜色上眉峰。(掩泪介)悄然双泪如泉涌，天吓，天吓！求你赐一阵饱送蒲帆百尺风[13]。

这封家报，必须面交，船在那里？(众指介)就在那边。(生)乡书才待发，旅梦已先归。(同下)

〔注〕 ①鲛人：传说中居于水中的人鱼，善织绡，滴泪则化为珠。 ②谒金门：按，检"红偎翠倚"八句，词调当为〔减字木兰花〕，非〔谒金门〕。 ③马卿：指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 ④曈昽：日初升渐明貌。 ⑤精卫：《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⑥徐福：秦时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按：市，亦作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 ⑦张骞：西汉人，以通西域功封博望侯。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南朝宋梁慷《荆楚岁时记》："张华《博物志》：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云：'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槎机石与骞而

还。”　⑧涸辙：喻困境，典出《庄子·外物》：“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　⑨报琼：报答他人的美意，《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⑩执戟郎：指宫廷侍卫。秦汉时宫廷侍卫执戟值勤，故称。　⑪戋(jiān)戋：浅小，细微。　⑫便鸿：指家书。鸿，谓雁书，即雁足所系，飞行传递之书信。　⑬蒲帆：以蒲草编织成的船帆。

《天风引》是刘清韵《小蓬莱传奇》十种里面的第七本，其故事梗概是：书生马俊表字龙媒，出生在福建莆田的一个商人家庭。他虽然“风神俊爽，才调纵横”，但在父母的安排下却只得弃儒从商。不料，他第一次出海经商便遭遇风暴，不得已流落到了大罗刹国。那大罗刹国中人人以美为丑，以丑为美，马俊一次醉后，偶然戏涂花面，竟然被认作美男子，官至下大夫。在朝中，他明白了“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举世皆然，又岂特一罗刹国乎”的道理，决意辞官不做，找机会返回故乡。这时，他偶然结识了东阳君的三世子，旋即因一篇《海市赋》博得了东阳君的欢心，被招为驸马。然后，马俊接来父母双亲，一家团圆，共享荣华。

《天风引》一共十出，《荣骋》是第八出，情节热闹离奇，富有传奇色彩和象征意味。

这出说的是马俊入赘后甚得宠幸，龙王大开海市替他散心。在海市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马俊见到了无数的奇珍异宝和文物古迹。比如，有一片红珊瑚林，既多且大，“长得扶疏偃仰，各各不同”，马俊不禁联想到了《世说新语》里石崇与王恺争豪的故事，感慨道：“想那王恺、石崇当时光景，真不值一粲。”——这一段名为咏物，实为咏史，寄托了作者对于物我关系的看法，表达出不慕富贵名利的淡泊高雅；另外，精卫鸟填海而成的一座小山也让马俊感叹不已，同样从一定角度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观。

当然，更令马俊唏嘘万端的是一些人文遗迹。比如，当他看到徐福当年带着五百童男童女海上求仙所乘的船只，就想到了曾经叱咤风云的秦始皇，忍不住批评始皇穷兵黩武，焚书坑儒，刮尽了民脂民膏，派徐福求取长生不老药的举动更是不得人心：“你翦除六国逞残凶，逞到坑儒事未穷。长城一筑血膏空，逼得那民愁神怒天心痛，平白又仙药思求碧海东。”——这实际上是一篇怀古的作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

其后，马俊看到了琵琶亭，从人告诉他，当年王昭君香消玉殒之后，其琵琶沦入沧海，龙王特地建造了这座亭子以示珍重。马俊面对昭君亭，不免又发了一番感慨：“佳人薄命古今同，莫把图形怨画工。倘若是当年宠冠六宫中，怎及这千秋青冢人知重！”——这又是一首咏古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对王

昭君的悲悯与敬重，其意见颇不同于流俗。当然，这也是作者作为女性曲家之女性观、情爱观和婚姻观的独特表露。

然后，马俊到了清水洋，从人告知此乃苏洵的幽居之所。马俊听得书声琅琅，十分景仰，唱道："数椽茅屋翠阴中，青粉围墙碧藓封。若不是隐居避世有儒宗，怎得这书声朗朗随风送？顿使我受教殷殷礼意崇。"不过，他觉得对苏老泉应该是特地拜访才显得尊重和恭敬，所以过门不入。——这既在剧作的内容上鲜明地表明了作者对儒释道三教的态度，反映了封建时代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人生立场，又在传奇的关目上避免了让苏洵真正出场的尴尬和情节、表演上的不方便，可谓一举两得。

……

在阅尽奇珍、饱览古迹之后，马俊遇到了他贫贱之时的故交，于是欣然温旧雨，好不开心；同时，他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替他捎带家书的便船，看到了和父母团聚的希望，不由地喜上眉梢。

这出戏的情节其实非常简单，讲的就是主人公马俊思乡心切，郁郁寡欢，故而去海市游玩散心，并借机寻找传递家书的"信使"。但是，作者匠心独具，巧妙地化中心情节为中心线索，以马俊的游踪为核心，借助以物喻人和以古比今的传统手法，串连起一长串咏物、怀古的珠子，使得这些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片段形散而神不散，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作者思想观念的良好载体。换言之，即借剧中主人公马俊之酒杯，浇作者刘清韵之块垒，曲辞反映的不仅是剧中主角的情感和心志，更是作者刘清韵的人生态度和观念。联系到作者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状况，读者和观众可以很清晰地从中看到刘清韵看不惯官场腐败的丑恶现实，洁身自好、清高脱俗的品行和人格，以及她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有一定的深刻性。

当然，值得注意的还有作者在这出戏里所表现出来的借鉴和隐括的高超手法。比如，从整体上来讲，《天风引》的情节和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荣骋》的主体部分也是构架在大胆的虚拟和想象的基础上的，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韵味。也就是说刘清韵熟悉并喜爱李汝珍的创作成就，在自己的传奇里面有意识地借鉴了《镜花缘》的某些艺术因子。在这里，还不妨顺便提一下，李汝珍从事创作的嘉庆年代只比刘清韵所生活的晚清时期早大约半个世纪，而且刘清韵和李汝珍的继室许氏夫人都是海州人，李汝珍又曾经长期寄居岳家，所以，刘清韵较多较早地受到李汝珍作品的影响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在主配角的搭配上，这出戏也颇具匠心。舞台上，马俊无疑是唯一的主要人物，但是，独木不成林，除了由小生扮演的马俊以外，还有丑、末和外扮演的三个配角，红花、绿叶安排得当，配合协调，突出了马俊以及马俊所代表的生活理念。于是，这出《荣骋》就和前面的《具掷》等出一起凸显了传奇的

主题。

另外，也不妨注意一下，《荣骋》全出只用了一个曲牌，也就是说，它是由十三支【懒画眉】组成的。而且，它的舞台提示十分丰富、详细，一一规定了人物的动作、表情，颇有利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主题的表达也有一定的强化作用。　　（郭　梅）

六　月　霜　古越嬴宗季女

第十二出　对　　簿

（众拥旦上）（旦唱引）

【金珑璁】蛾眉高自许，论风裁，端不愧男儿。今日事，元无预。便杀身，夫何惧！

（白）俺秋竞雄，虽属女儿之身，夙坚殉国之志。今缘皖案，无辜被拘。人皆争惜其蒙冤，己独不祈其幸免。死生祸福，一听当途便了。（唱）

【点绛唇】发排枪，擅杀生徒。女书生岂意，一旦被野蛮人捕。黑暗山阴路，天日都无。覆盆下①，争许把沉冤诉。（净冠带扮绍兴府知府、末扮山阴县知县）（从人喝道上）（杂扮吏役四人持刑具罗列介）（净升堂正坐末旁坐介）（众拥旦上）

（禀介）禀大人，女匪秋瑾已经拿到，候大人发落。（净）带上来。（众）吓！（押旦带锁上）（跪介）（净看审问介）你就是秋瑾么？现在有人告发你和徐某同党，于皖案有连，从实供来，免受刑拷。（旦唱）

【寄生草】狗至士人室，女为君子儒。枭鸾共穴元难处，薰莸异器宜相妒②，者蒌菲告密浑无据③。俺秋瑾呵，檀心一点向人开④，尽自知光明磊落公知否？

（净）你和徐某向来认识么？（旦）数载前在海上曾经一面，近年来并书札亦绝往还。（唱）

【幺篇】略涉葭莩谊⑤，稀通竹报书⑥。他双旌千里应官去⑦，我数载一面还乡住，便杆枝百节难牵附。论人间主宾中表亦寻常，问使君何曾见得交通处⑧？

（净）你不是主张革命的吗？（旦）余所主者，乃男女平权之革命，而非政

治种族之革命。(净出扇一柄示旦介)这是你的亲笔,岂非你主张革命的真凭实据吗?(旦唱)

【幺篇】酷吏同文狱,阎摩变相图⑨。(净逼旦书供)(旦不从介)俺非是无才无识的群雌伍,那里有知情知罪的亲供语!(净苦逼旦)(旦始大书一"秋"字)(复逼之始大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高举示场下介)单则是秋风秋雨的销魂句。可笑他靦然人面俨然官,明欺我只身无助的伶仃女。

(净白)速上刑具,带去收监。(众钉镣介)(净、末退堂介)(旦唱)

【幺篇】一苟余皆苟,名如实不如。僵桃代李诚无与⑩,摧花斫柳夫何取?维桑与梓谁相助⑪?忍人间关头铁血此须臾,问须眉男子羞颜否?(众拉旦下)

〔注〕 ①覆盆:晋葛洪《抱朴子·辨问》:"其可以圣人所不为,便云天下无仙,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后多以之喻沉冤无处申诉、难以昭雪。 ②薰荾(yóu):薰,一种香草;荾,一种臭草。喻好人与坏人。 ③蒹菲:即蒹斐,花纹交错貌。《诗经·小雅·巷伯》:"蒹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后因以之喻谗言。 ④檀心:犹赤心。檀木色紫红,故云。 ⑤葭莩(jiā fú):芦苇杆内腔的薄膜。喻亲戚关系疏远。《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 ⑥竹报书:指报平安的书信。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植下》:"卫公(李德裕)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⑦双旌:唐代节度使的仪仗。《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节度使掌总军旅,颛(专)诛杀。……辞日,赐双旌双节。"后多用为太守、知府故事。此指做地方官。 ⑧使君:指知府。 ⑨阎摩:阎罗。变相图:佛教语,指描绘地狱形相的画。 ⑩僵桃代李:即李代桃僵。古乐府《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在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后多以之喻替人受过。 ⑪维桑与梓:《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后因以之喻故乡。

《六月霜》是古越赢宗季女(姓名生平不详)的历史短剧,写的是女侠秋瑾的故事,共十四出。

这部戏写清朝末年,秋瑾看到"外侮交侵,祖国陆沉",遂萌生了去日本留学追求真理的念头,但遭到了丈夫的坚决反对。于是,秋瑾毅然和丈夫离了婚,自筹旅费,只身东渡。她学成归国后,又"愤男儿之专制,欲抑男权;痛女界之昏蒙,思兴女报"。在绍兴明道女学堂担任教师,并办起女报,以唤醒妇女为己任。不久,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发生,清政府为了杀绝革命党人,把秋瑾也逮捕杀害了。秋瑾牺牲后,重登仙界。而绍兴的民众痛其蒙冤,为她开了追悼会。

《对簿》是全剧的第十二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出。写秋瑾被捕，绍兴府知府和山阴县知县提审她，她陈述自己的冤枉，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秋瑾在剧中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幕一开，她便在众人簇拥下上场，唱一支【金珑璁】："蛾眉高自许，论风裁，端不愧男儿。今日事，元无预。便杀身，夫何惧！"唱罢又加道白："俺秋竟雄，虽属女儿之身，夙坚殉国之志。"这一唱一白，仿佛便是女侠自己笔下诗文的再现，亦是女侠心志气度的折射——秋瑾女士慷慨任侠，有"貂裘换酒也堪豪"的气度，其诗文融豪侠工丽于一炉，在当时就颇为人所传诵。如她著名的〔满江红〕词有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鹧鸪天〕则道："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两首词作都表达了秋瑾投身革命，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而《对簿》一出为秋瑾设计的唱词和道白，仿佛就是秋瑾作品心声的"曲"化翻译，是由词变成了曲——在艺术手法上，这便仿佛著名戏曲家洪升在《长生殿》第二十四出《惊变》里，将诗仙李白的三首《清平调》化为了一曲【泣颜回】，是戴着镣铐跳舞，既符合剧本曲体的要求，又不失诗词的原味，是比单纯的创作难度更大的艺术创造。

然后，秋瑾表述自己沉冤难诉。

【点绛唇】："发排枪，擅杀生徒。女书生岂意，一旦被野蛮人捕。黑暗山阴路，天日都无。覆盆下，争许把沉冤诉。"——她知道，这山阴大堂黑暗沉沉，没有法理可讲，她是做好了舍身成仁的思想准备的。

不过，秋瑾虽然已经准备为革命献出生命，但还是明明白白地向昏官庸吏剖白自己的冤枉。她说，自己和徐锡麟虽然是亲戚，但关系疏远，只是"数载前在海上曾经一面，近年来并书札亦绝往还。"她唱【幺篇】："略涉葭莩谊，稀通竹报书。他双旌千里应官去，我数年一面还乡住，便杆枝百节难牵附。论人间主宾中表亦寻常，问使君何曾见得交通处？"

这一番辩驳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可是，社会黑暗，世道不公，她在官府淫威相逼下，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作为供词。端的是"可笑他靦然人面俨然官，明欺我只身无助的伶仃女"。

最后，秋瑾又被戴上刑具，"带去收监"。她再唱【幺篇】："一苟余皆苟，名如实不如。僵桃代李诚无与，催花斫柳夫何取？维桑与梓谁相助？忍人间关头铁血此须臾，问须眉男子羞颜否？"

这一段其实是作者古越嬴宗季女的夫子自道，是点明了剧本的主题——作者认为秋瑾被杀实属冤枉："吾乡秋瑾女士之狱起，申江舆论，咸以为冤，几于万口一辞。而吾乡士夫，顾噤若寒蝉，仆窃深以为耻。会坊贾以采摭秋事演为传奇，仆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重以义务所在，益不能以

不文辞。”——他(她)觉得秋瑾作为一个弱女子被冤杀,绍兴人却都噤若寒蝉,不闻不问,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同乡、同志,有责任将秋瑾的冤情发之于文字,故而“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即付手民”。

秋瑾女侠的慷慨就义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戏剧作为最面向大众的传统的通俗文学样式,很自然地成为表现这个事件的载体,在剧坛上,描写秋瑾的作品纷纷出现,除了古越羸宗季女的《六月霜》以外,还有洪炳文的《秋海棠》等。其中,《六月霜》主题明确,文辞流畅,是写得比较好的一种。但是,也应该指出,事实上,秋瑾并非如剧中所言“余所主者,乃男女平权之革命,而非政治种族之革命”,她与革命党徐锡麟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曾与之商定在安徽、浙江分头起义。她的案子不是所谓“冤案”,表彰其人,应赞其革命之刚烈,而不应只痛其冤。所以,《六月霜》只强调秋瑾的“冤”,却没有充分肯定她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郭 梅)

风 洞 山

吴 梅

第十四出 拒 诱

(副净时服引众上)

【引】打破南朝,定危乱功臣元老。

咱定南王便是。桂林已破,瞿阁部早晚将到①,且在此等著者。(南面高坐介)(众骑押外、小生上)(小生)

【步步娇】万古纲常留忠孝,一死应该早。雄心守护牢,两颗头颅,怎算奇宝? 寻个好收梢②,(指外介)领了先生教。(见副净背立介)

(副净起立介)那一位是瞿阁部先生?(外)我留守阁臣瞿式耜也。中国人不惯席地坐,城既陷矣,惟求速死耳!(副净)先生不必过虑,事到如今,降了就好。(外)这是那里说起? 留守者,留守封疆,封疆已失,我便是个罪臣,那有偷生之理。

【沉醉东风】送江山骂名怎逃,问天地罪名非小。却要我辞故国,拜新朝。那知我守志坚牢,劝伊行不烦开导。壮心已消,苦心暗焦。坚贞自守,不许君家再动摇。

如今别无他求,惟求速死耳。(副净)我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我至

此地,即知有两公不怕死的。我断不杀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闯贼之变③,大清为先帝发丧,祭葬成礼,固人人所当感谢者。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阁部勿自苦。今而后我掌钱粮,阁部掌兵马,无殊在明可耳。(外大怒介)我为永历帝供职④,岂为犬羊供职耶⑤!(副净)我居王位,于阁部亦非轻。(外)禄山、朱泚皆自以为王⑥,一何王之多也!

【金娥神】你本是鸡鸣狗盗,还说甚胙土分茅⑦!(副净)阁部怎同我顽起来⑧?我封侯拜爵,汗马功绩高。因此圣眷重,你谅也知道。

况且我先圣之裔⑨,势会所迫,已至今日,阁部何太执耶?(小生冷笑介)你要算先圣后裔么?我劝你不认的为妙。(副净)什么道理?(小生)你呵,

【月上海棠】门第高,毛家父子堪依靠⑩。为甚的要算先圣的苗裔起来?况尼山风雨⑪,久已萧条。你想孔圣人的清苦,怎及那毛文龙的富贵呢!便是你考宗支把谱牒推敲,怎比得依声势将身家荣耀?定计应须早,两处徘徊,那就差了!

(副净大怒介)竖儒怎敢揭吾短处!左右,将他绑下!(众绑小生介)(小生挣脱介)(众执小生臂,小生挣不脱介,臂断介)(众向小生乱敲介)(小生左目受伤介)(外向副净介)此宫詹司马张同敞也。与我同来,当与我同死,尔等焉可无礼!(副净佯惊介)原来就是张先生。(喝众住手介)(向小生施礼介)适才冒犯,尚祈恕罪!(小生)何前倨而后恭也?(副净)二公皆聪明人,还是降了罢。(小生长叹介)咳!

【五供养】半生潦倒,故国河山,满地枪刀。天心无定局,人事也徒劳。果然给我一死,就感恩不浅了!孤忠自矢,我钝司马也黄泉含笑。做一个他乡鬼,也只为大明朝,把纲常名教一肩挑!(副净皱眉介)

(向外介)阁部究竟如何?(外)你何苦如此,我是至死不变的!

【玉抱肚】坚持贞操,莽男儿忠心自宝。(副净)依阁部之言,只是要死,岂不可惜!(外)生死关不妨参透,戏文场就此收梢。可怜我流离困苦太无聊,不妨的为着朝廷吃一刀!

(副净)二公苦心咱已知道,再不敢相强了。左右,取酒饭来,咱同二位爷要欢叙一番哩!(向外介)(又向小生介)

【水红花】你枯肠聊借酒杯浇,醉醇醪,何妨谈笑。你欢场休把泪珠抛,荐嘉肴,何须烦恼。可知悲欢无定,消长似春潮。二位呵,及时行乐莫心焦,也罗!

(外)犬豕之食,如何污我!(副净)阁部太使性了。

【侥侥令】心思多执拗,意气太粗豪。况且是酒食追陪无妨碍,可怪

你书生忒絮叨。

既然如此，且将酒席撤去。(众撤席介)(副净)左右，把二位押将进去，须要小心管待。(众押外、小生下)(副净)咳！这两个人可敬也。

【尾声】虽则是擎天铜柱从今倒，他万年自然声名好，试看这桂林城外将星高。

千古忠臣不肯降，孤怀苦节世无双。

岁寒松柏谁人识？岂是惺惺装假腔。

〔注〕 ①阁部：明清时内阁大臣的别称。瞿式耜官文渊阁大学士，故称他为"阁部"。 ②收梢：收场。 ③"甲申"句：指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明崇祯帝被迫自缢于煤山之事。 ④永历帝：明万历帝孙、崇祯帝从弟。崇祯九年(1636)封永明王。南明隆武时袭封桂王。隆武二年(1646)受瞿式耜等拥戴，监国于肇庆，旋登帝位，建元永历。永历十五年(1660)被缅甸人献与清军，清平西王吴三桂将其杀害于昆明。 ⑤犬羊：指异族外敌，是一种蔑称。宋陈与义《伤春》诗："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⑥禄山：安禄山，唐柳城胡人，本姓康，名轧荦山，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遂改姓安。天宝间官至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封东平郡王，天宝十四载(755)与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次年自称"雄武皇帝"。至德二年(757)为其子安庆绪杀死。朱泚：唐昌平人，大历七年(772)幽州卢龙节度使朱希彩被杀，部众推其为节度留后，后任节度使。以功加太尉、中书令。弟朱滔反，他遭软禁。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部兵变，拥泚为大秦皇帝，建元应天。事败，为部下所杀。按：安、朱二人《新唐书》都列入《逆臣传》。 ⑦胙(zuò)土：君主将土地赏赐予有功之臣或自己的宗亲。胙，赐与，亦训酬报。分茅：君主分封藩王公侯。因古时行分封之礼，君主以白茅包土授受封者，故称。 ⑧顽：同玩。 ⑨先圣：指孔子。 ⑩毛家父子：毛文龙父子。毛文龙，明仁和人，字振南，万历时以都司援朝鲜，留辽东。后官总兵，驻皮岛，晋左都督。崇祯二年(1629)督师袁崇焕恶其骄横，杀之。按：孔有德本辽东人，努尔哈赤陷辽东，孔往投皮岛毛文龙。 ⑪尼山：山名，也称尼丘。在山东曲阜东南，传孔子之父叔梁纥与母颜氏祷于此而生孔子。

《风洞山》是近代著名曲学家和作家吴梅的代表性作品，剧本根据瞿锡元《庚寅始安事略》所记载的有关瞿式耜抗清殉节的故事铺叙而成。全剧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描写南明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情事，在桂林已是一座危城的时候，镇守边防的滇营三将胡一清、赵印选、王永祚挟私人恩怨而相互掣肘以至相互攻讦，最终导致桂林陷落，瞿式耜与学生兵部右侍郎张同敞一起被清兵俘获。面对威逼利诱，瞿式耜师生坚贞不屈，从容殉国。另一条线索叙述少女于绀珠与王永祚之子王开宇之间的感情纠葛。于绀珠之父于元烨为获得主子的恩宠，毁弃前约将女儿另许他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两个青年男女，一人香销玉殒，一人落发为僧。随着剧情发展，两条线索平行

推进，终以悲剧结局，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拒诱》是全剧中戏剧冲突最为激烈、人物形象最为鲜明的一出，充分反映出桂林陷落之后，瞿式耜、张同敞师生二人被清兵押到营寨，面对利诱威逼，坚守民族气节，嬉笑怒骂，让丑类心虚的英雄气概。其中凝聚了作者强烈的创作激情和悲剧意识，同时也闪耀着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

本出戏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开始，场景是攻城掠寨的清兵大营，人物身份一方是替清王朝"打破南朝"的"功臣元老"、原明登州参将孔有德(副净扮)，一方是城池已失的南明留守大臣瞿式耜(外扮)、张同敞(小生扮)；人物动作一方是南面高坐，一方是束手被擒。本来在这样的情形下，力量的强弱、气势的高下可谓不言自明。孔有德在瞿式耜师生二人到来之前也确实是踌躇满志，对于劝降也仿佛胸有成竹，可是一旦双方相遇，情势便急转直下，一出戏也从此展开。

双方一见面，孔有德尽力掩饰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得意之情，通过一句问话"哪一位是瞿阁部先生"开始了拉近与瞿式耜关系的努力，然而碰到的却是一个软钉子："中国人不惯席地坐。"瞿式耜的答话既表明民族自尊和气节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同时也是对同是汉人却为清朝卖命的孔有德深及骨髓的针砭，无奈丧失民族精神已久的败类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意味，还一个劲地劝道："事到如今，降了就好。"得到的回答是两次断然的"惟求速死耳"！到这里为止，一方在试探深浅，一方是坚如磐石；一方苦劝不舍，一方忍无可忍。戏曲的冲突从碰撞发展成交锋，于是冲突又进了一层。

孔有德见空口劝说无效，便以利禄作为诱饵开始新一轮的说服："今而后我掌钱粮，阁部掌兵马，无殊在明可耳。"在孔氏看来，如此利禄何其厚也，殊不知在瞿式耜看来，不仅轻如草芥，而且无异于"为犬羊供职"，所以，瞿式耜不禁大怒，从"惟求速死"的信念表白到对"鸡鸣狗盗"的怒骂痛斥，将孔有德比作安禄山、朱泚之流，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这个时候，孔有德强压怒气，以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架势，现身说法，道："况且我先圣之裔，势会所迫，已至今日，阁部何太执耶？"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瞿式耜的学生张同敞一番更为激烈的讽刺和鞭笞，矛盾冲突进一步向高潮推进。

在前两轮冲突中一直未出声的张同敞，见对方这般厚颜无耻，忍不住冷笑：卖身求荣的民族败类竟然要把自己打扮成"先圣后裔"，简直是对强调"夷夏之辨"的先圣的侮辱。所以马上奉劝孔有德"不认的为妙"。岂知对方丝毫没有察觉张同敞话语中的言外之意，还追问起"什么道理"，于是就有了一段大快人心的讥讽和揭露：为了荣华富贵，投靠明朝叛将毛文龙并以父子相称的孔有德，早已忘记自己的姓氏，今天竟然用这种辱没祖先的行为作为劝降的手段，真可谓卑鄙之极。所以张同敞反过来劝他"定计应须早，两处徘徊，那就差了"。本来居高临下的孔有德以为劝降过程中应该稳掌主动权的，没

想到遭遇这样一番抢白，正好揭了他的短处，于是恼羞成怒，利诱不成，改换威逼，喝令左右："将他绑下！"张同敞威武不屈，断臂不从。矛盾冲突进入高潮。

视民族大义重于生死的瞿式耜师生二人当然不会在孔氏的威胁之下举止失措。瞿式耜大义凛然，从容而道："此官詹司马张同敞也。"这一句既是交代身份，更是表明归属，言外之意是，大明王朝的官员岂可无端侮辱；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两句："与我同来，当与我同死，尔等焉可无礼！"民族气节和民族尊严洋溢其中。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孔有德佯装吃惊，企图再次以规劝的方式使对方降服，可是，伎俩已经用尽，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于是只好满面尴尬地说："二公皆聪明人，还是降了罢。"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毫无底气了。张同敞明确表示："做一个他乡鬼，也只为大明朝，把纲常名教一肩挑！"瞿式耜亦重申："坚持贞操，莽男儿忠心自宝。"这时，孔氏终于知道自己劝降的企图没有任何希望了。于是又想采取迂回战术，开始从长计议，吩咐左右："取酒饭来，咱同二位爷要欢叙一番哩！"不料迎来的依然是瞿式耜的铮铮铁语："犬豕之食，如何污我！"彻底打消了孔有德的劝降梦。最后，他只好让左右"把二位押将进去，须要小心管待"。但是，他心里明白："万年名声好"的将是瞿式耜师生二人，而不是如今气焰嚣张的他孔有德，瞿、张就义后的第二年，他就被南明李定国军围于桂林，势穷自杀，结束了其丑恶的一生。

整出戏在预设场景中将矛盾冲突层层推进，且张弛有度，显示出极高的戏剧结构技巧。当然，要准确地理解这出戏中所蕴涵的民族感情，还必须把它还原到吴梅创作时的情境中。

《风洞山》创作发表的时间是在1906年前后，中华民族正处在极其腐败的清朝廷统治下，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急关头。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进行民族革命的旗帜下，一批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做唤醒人民的努力。当时作为进步戏剧社团"南社"的中坚人物，吴梅创作了一系列饱含爱国激情的戏剧作品，包括《雪花霏》传奇、《轩亭秋》杂剧等，而《风洞山》是他最耗心血的作品，全剧写作费时十二个月，"往往一字之音，至午夜而仍未妥者"（《风洞山》例言），而在《风洞山》自序中，作者更明确表示："庾子山云：惟以悲哀为主。嗟乎，嗟乎！桥山弓剑，古洛衣冠。荒土一抔，夕阳千古。兴亡离合，余亦不知其所以然也。风雨如晦，倘焉寡欢。略抒鄙怀，长歌当哭。"《风洞山》一剧中作者所寄托的情怀于此可见一斑。循此心境重读《风洞山》，特别是《拒诱》这一出，悲剧感和英雄气就会同时撞击心灵，让人在获得审美感受之余，得到灵魂的洗礼。（戴元初）

附　录





戏曲家小传

【高明】(1305？—1370？)　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瑞安(今属浙江)人，瑞安古属永嘉郡，故亦曰永嘉(别名东嘉)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元至正五年(1345)成进士。历官处州录事、江浙行省属掾、浙东阃幕都事、庆元路推官、江南行台掾等职，久抑下僚，数忤权贵，遂牢骚不平，渐萌归隐之念。至正十七年，方国珍再度起事，受招安后，曾欲招其入幕，力辞之，弃官隐居宁波栎社沈氏楼，广交文友。后十数年，于此精心结撰名剧《琵琶记》，甫行世即风行海内。传明太祖朱元璋甚喜此剧，洪武初，曾征召高明，佯狂不就。文名盛一时。诗文集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佚；冒广生《柔克斋诗葺》辑其佚诗四十九首、词一首。另有佚文多篇，散见各书。以词曲知名，作有南戏《琵琶记》、《闵子骞单衣记》二种，后一种已佚，《琵琶记》则传本很多，对后世戏曲创作影响深远。《全元散曲》辑其散曲三首，傅芸子《乐府南音》辑二首。

【柯丹邱】　元代人。年里事迹不详。据张大复《寒山堂曲谱》载，柯丹邱为“吴门学究敬仙(先)书会才人”。一般认为，柯丹邱即是《荆钗记》的作者。但此剧一说是朱权作，另有其他多种说法。《荆钗记》被誉为元代“四大南戏”或“四大传奇”之一。今存多种版本，以明人改本为多见，其中《六十种曲》本较通行。

【施惠】(1295？—1297？)　字君美，一作均美，又作君承。杭州(今属浙江)人。钟嗣成与其相知，《录鬼簿》称其居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好谈笑，与范居中、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等相交，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作曲为事。一般认为施惠即系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此剧今存。另曾与范居中合撰《鹣鹣裘》杂剧，已佚。又《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载，尚作有《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未知何据，两剧今亦不存。散曲存有套数【一枝花·咏剑】。《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施惠即施耐庵。

【丘濬】(1420—1495)　字仲深，号琼台，又号琼山，别署赤玉峰道人。谥文庄。琼山(今海南海口)人。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历官编修、侍讲、翰林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系理学名儒，有关著作有《朱子学的》、《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等。参加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史籍的编写。早年有笔记《钟情丽集》，道男女私期密约事。而所作传奇《五伦全备忠孝记》、《投笔记》、《罗囊记》、《举鼎记》四种，竭力主张以戏剧卫道，推行纲常教化，尤以《五伦全备忠孝记》为典型。尚著有《丘文庄集》、《琼台集》等。

【苏复之】　一作苏复。明初人。年里事迹不详。作有传奇《金印记》，一名《合纵记》、《金印合纵记》、《黑貂裘》，有明刊本。吕天成《曲品·旧传奇》归为“妙品”。

【姚茂良】　字静山。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约生活在明代成化年间。生平事迹不详。作有传奇《双忠记》、《金丸记》、

《精忠记》。另据《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谓传奇《合璧记》亦为其所撰，与王恒之作同目。《双忠记》、《精忠记》今存，《金丸记》仅存散出，别题《牧合记》。

【王济】(1474—1540) 字伯禹，一作伯雨，号雨舟，又号紫髯仙伯、白铁道人。桐乡(今属浙江)人。出身豪富，弱冠补郡学生，乡试屡蹶，乃捐资为横州通判，后以母老乞归。自奉俭薄，性喜宾客，又喜收藏图籍古玩，为人称道。曾作《碧梧馆传奇》三种，仅《连环记》一种存世，吕天成《曲品》赞其"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另有《白铁山人诗集》、《和花蕊夫人宫词》、《君子堂日询手镜》等。

【沈采】 字练川。嘉定(今属上海)人。约明弘治、正德间在世。作有传奇《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等。《四节记》系为杨一清庆寿作。《千金记》写韩信故事，最有名，剧中有关项羽的戏，为后来《霸王别姬》之滥觞。吕天成《曲品》称其人"名重五陵，才倾万斛"。另据《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尚有传奇《临潼记》。

【沈龄】 字寿卿，一字元寿，或谓其名受先。嘉定(今属上海)人。明弘治、正德间在世。精乐律，慕宋柳永之为人，撰歌曲教童奴为俳优。亦工书画，善诗。明武宗召见行在，钦官之，不受而归。作有传奇《三元记》、《娇红记》、《银瓶记》、《龙泉记》，前一种今存。另有《练塘吟草》、《南游草》、《春蚓遗音》。

【李开先】(1502—1568) 字伯华，号中麓。章丘(今属山东)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官至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嘉靖二十年被解职返乡，其后流连放浪于亭园诗酒间。以诗文名世，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不受制于拟古流风，注意以文学表达真情实感及向民间文学学习。有诗文集《闲居集》。曾搜集民歌俗曲，编为《市井艳词》。家藏元剧千余种，有"词山曲海"之称，尝精选元剧十六种刊为《改定元贤传奇》。作有杂剧(一种院本)集《一笑散》，含《园林午梦》、《打哑禅》、《搅道场》、《乔坐衙》、《昏斯迷》及《三枝花大闹土地堂》六种，皆是短小的喜剧、闹剧，今仅存前两种。杂剧还有《皮匠参禅》一种，佚。传奇有《宝剑记》、《断发记》、《登坛记》，存前两种。《宝剑记》写林冲逼上梁山事，最有名。散曲集有《中麓小令》、《卧病江皋》、《四时悼内》等。其中《中麓小令》又名《南曲次韵》或《傍妆台百曲》，系仿民歌，风格清新。《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百二十六首，套数七套。另有曲学著作《词谑》。今人辑有《李开先全集》。

【陈罴斋】 年里事迹不详。罴斋或系其别号，《传奇汇考标目》卷上又称之为"陈学究"。约明正德前后在世，似是塾师一类的下层文人。作有传奇《风云记》、《姜诗跃鲤记》。《姜诗跃鲤记》有明万历间刊本。顾觉宇之《跃鲤记》可能据此剧改编。《风云记》已佚。

【梁辰鱼】(1519？—1591？) 字伯龙，号少白或少伯，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出身富绅家族，屡试不售，又见朝政腐败，无心入仕。为人任侠放荡，喜谈兵，好遨游览胜，常交接名流。与王世贞、李攀龙、张凤翼、屠隆等过从甚密。善度曲，与音乐家郑思笠、唐小虞等往来，受教于魏良辅，与魏氏一同改良完善了昆山腔。又撰写了用改良的昆山腔演唱的首部传奇《浣纱记》，大获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昆曲发展。另有传奇《鸳鸯记》、杂剧《红线女》、《红绡记》(即《红绡》)，均佚。又曾补陆采《明珠记》一折，标为《无双传补》，附于《江东白苧》。散曲有《江东白苧》、《续江东白苧》。《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五十四首，套数四十套，另复出小令五首，套数四套。对其散曲，前人评价较

高。另有诗集《梁国子生集》,其他著作如《伯龙诗》、《远游稿》及《江东二十一史弹词》等皆佚。今人辑有《梁辰鱼集》。

【陆采】(1497—1537)　原名灼,字子元,一作子玄,号天池、天奇,又号清痴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好学,入太学二十年,学问精进而屡应乡试不中,遂寄情于山水诗酒,郁郁而卒。为人倜傥,诗文亦然,有《天池山人小稿》、《壬辰稿》、《陆子玄诗集》等。亦好故实,广收博采,编著有《国朝史余》。十九岁作传奇《明珠记》(一名《王仙客无双传》),轰动剧坛。后又曾作传奇《椒觞记》、《存孤记》、《分鞋记》、《怀香记》等,多佚。又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改编为《南西厢记》传奇,今存。作品为骈俪派的典型,以学问为剧,文辞雕琢,舞台效果欠佳。另有杂著《天池声僊》、《览胜纪谈》(今佚)、《冶城客论》(今存)。

【李日华】　字实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明正德、嘉靖间在世。与戏曲家崔时佩为友,共同将王实甫《西厢记》由北曲杂剧改编为南曲传奇。先由崔时佩编集,后经其改定。改编仅从音律上着手,使《西厢记》亦能适于南曲诸声腔演唱,文学上则谨遵原作,从而扩大了该剧的影响。李、崔《南西厢》是将《西厢记》移植改编为传奇的最早一次努力,也是先后出现的多种《南西厢》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谓其尚作有传奇《四景记》一种,"亦可观",但已佚。《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四首,套数一套。另复出小令四首,套数一套。

【薛近兖】　字百昌,一字倩馀。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浙江、河南布政使。约于万历间作传奇《绣襦记》,系取材于唐传奇《李娃传》,今存,现地方戏仍常搬演。一说《绣襦记》系徐霖所作,或谓薛作系徐作之改本。

【张凤翼】(1527—1613)　字伯起,一字伯子,号灵墟,又号冷然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弟献翼、燕翼才名并著,称"三张"。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乡试第一名,屡赴会试不中。后半生弃举业,专意治学笔耕,亦刻书贩书以营利。善书法,工诗、古文、曲。知音善度曲,曾帮助魏良辅完善昆山腔。故作品协律动听,系场上之曲,然病在文词浓艳堆砌。有传奇作品集《阳春六集》,包括尚存全本之《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虎符记》、《灌园记》与仅存残出之《戾虐记》。另有晚年作品《平播记》,已佚。《传奇汇考标目》别本尚著录有《芦衣记》一种。散曲集有《敲月轩词稿》,不传。《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十首、套数十六套,又复出套数五套。尚著有《处实堂前后集》、《谈铬》、《梦占类考》等。今人辑有《张凤翼戏曲集》。

【沈鲸】　字涅川,一作涂川。平湖(今属浙江)人。官嘉兴府知事。作有传奇《双珠记》、《分鞋记》、《鲛绡记》、《青琐记》四种,今存前三种,《青琐记》只存残出。《鲛绡记》最著名。所作擅长处理情节关目,吕天成《曲品》谓为"长于炼境"。

【张四维】　字冶卿,号午山。元城(今河北大名)人,侨寓金陵。约生活于明万历初年,与陈所闻为友。作有传奇《双烈记》、《章台柳》、《螭璋记》,惟《双烈记》今存,清抄本题作《麒麟记》,写韩世忠与梁红玉事。散曲集有《溪上闲情》,未见,《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一套。

【屠隆】(1543—1605)　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晚号鸿苞居士,又号一衲道人、蓬莱仙客、婆罗主人、冥寥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河南颍上知县,旋改青浦知县,迁礼部主事。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往甚密,万历十二年,因被劾与西宁侯滥纵而罢官。

此祸与参与演剧有关。家境清贫，归里后卖文自给。然风流豪放如故，宾客盈门。万历二十五年，诏复冠带。晚岁奉佛道。兼擅诗文词曲，作品颇富藻饰，曾师从诗坛盟主王世贞。戏曲有《凤仪阁乐府》，系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之总名，俱存。曲词华美，洞见世情，但内容均有关神怪，关目漫衍，人物冗杂。另据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著录，尚作有《水浒记》。《全明散曲》收其套曲二套。诗文集有《白榆集》、《由拳集》、《鸿苞集》。或谓章回小说《金瓶梅词话》亦出其手笔。另有杂著《文具雅编》、《游具雅编》等十多种，谈禅讲道之作《娑罗馆清言》、《冥寥子游》等七种，及《荒政考》等。

【梅鼎祚】(1549—1615) 字禹金，号汝南，又号无求居士、千秋乡人、胜乐道人。宣城(今属安徽)人。曾师从罗汝芳，肆力诗文，为世论所重。曾游北京国子监，首辅申时行荐之于朝廷，辞不就。隐居天带园，构天逸阁藏书，起居其中。喜搜校异书珍籍，乐编撰，亦好词曲。与汪道昆、王世贞、屠隆、汤显祖等交游。曾遍阅御筵供奉剧作四百种。所作存世者有杂剧《昆仑奴》一种，传奇《玉合记》、《长命缕》二种，均为改编自唐宋笔记小说的爱情剧，文人化、案头化倾向显著。传奇为骈俪派的代表作。《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七首，套数七套，另复出小令一首，套数三套。另编有《历代文纪》、《古乐苑》、《唐乐苑》、《汉魏八代诗乘》等。诗文集有《鹿裘石室集》(一作《梅禹金集》)。小说有《青泥莲花记》、《才鬼记》、《才妖记》等。

【沈璟】(1553—1610) 字伯英，晚字聒和，号宁庵，又号词隐生。吴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建皇储忤旨，降行人司司副，奉命归里。两年后还朝，擢光禄寺丞。次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录取首辅申时行之子，被劾舞弊，遂告病辞归。家居二十年，专力于戏曲创作及研究，蓄声伎，常与友人切磋，渐次形成了一整套戏剧理论，主要倡导合律依腔、言辞本色之说，并影响了集结在其周围的众多戏曲作家和理论家，因而被称为吴江派的领袖。其作品以情节离奇取胜，舞台效果较佳，对后来的戏剧创作有一定影响。写武松故事的《义侠记》传唱较广。亦工散曲，所作多写艳情，喜翻元词，语言朴素纤丽，音律谐婉。曲学论著有《词隐先生论曲》、《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评点时斋乐府指迷》、《南词韵选》等多种，其中《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对南曲七百十九个曲牌进行了考订，集南曲传统曲调之大成，为后人制曲和唱曲提供了权威性的规范。作有传奇《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一名《一种情》)、《博笑记》、《十孝记》、《分钱记》、《合衫记》、《鸳衾记》、《分柑记》、《四异记》、《凿井记》、《珠串记》、《奇节记》、《结发记》等十七种，总名《属玉堂传奇》。又曾改汤显祖《牡丹亭》为《同梦记》，《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沈氏还曾将汤显祖《紫钗记》改为《新钗记》传奇，故或称十九种。今存前七种。又《十孝》、《分钱》二种尚存散出，余皆佚。另有散曲集《情痴痴语》、《曲海青冰》、《词隐新词》等，均佚，其散曲散见于《吴骚二集》、《彩笔情词》等书。《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十七首，套数四十三套，另复出套数二套。今人辑有《沈璟集》。

【顾大典】(1541—1596) 字道行，号衡宇、衡寓，又号恒嶽。吴江(今属江苏)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绍兴府学教授。历官刑部主事、吏部郎中。万历十二年(1584)出任山东按察副使，再迁福建提学副使，因拒受请托而遭谗被贬，乃自免

归,不复出仕。擅诗文。亦好词曲,家蓄声伎,偶尔亲自登场。与张凤翼、沈璟、王骥德等多有往来,为吴江派剧家。妙解音律,剧作守律谨严,文词秀雅,然关目平平。有《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剧作有传奇《青衫记》、《葛衣记》、《义乳记》及《风教编》,合称为《清音阁四种》。前二种今存,《义乳记》失传,《风教编》尚留有少量佚曲。《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二套。

【汤显祖】(1550—1616)　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明隆庆四年(1570)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早有文名,因拒权贵笼络而数失意于春闱。登进士第后,又因拒绝阁臣申时行、张四维等罗致,授闲职南京太常寺博士,改詹事府主簿,后升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政治腐败,贬广东徐闻典史。两年后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宽待狱囚,又蒙物议。乃于万历二十六年弃官还乡,专事文艺创作,直至终老。为人正直不阿,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出生于晚明浪漫思潮涌动之时,受到启蒙思想家罗汝芳、李贽等人的薰陶,与徐渭、公安三袁等一同成为晚明思想革新运动在文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在戏剧创作方面,主张作家充分发挥能动创造性,抒写"至情",强调"曲意",主"意趣神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亦反对格律束缚,与强调恪守曲律规范的吴江派发生激烈的论争。所作戏剧,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被称为临川派或玉茗堂派的领袖。尤其传奇《牡丹亭》(一名《还魂记》)大胆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处理情节与人物,歌颂超越生死的至情,代表了明代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当时即引起轰动,在后世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另有《紫箫记》、《紫钗记》(《紫箫记》的改写本)、《南柯记》、《邯郸记》,后三种与《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吕天成《曲品》谓尚有"酒、色、财、气"四记,未见。又明末及清代每有署"玉茗堂批评"之小说与传奇,未详是否伪托。《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一套。所著尚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与《玉茗堂全集》等。今人辑有《汤显祖全集》。

【周朝俊】　字夷玉,一字仪玉。《万锦清音》选其剧作署名"周公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约生活于明代万历间年。生平事迹不详。少有才名,工诗擅词曲,诗学唐李贺。曾作传奇十余种,惟《红梅记》传奇存世,至今还是昆、京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另有《李丹记》、《香玉人》,皆佚。又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其有《画舫记》一种,谓演西施故事,亦未见。

【陈与郊】(1544—1611)　先世本姓高,原籍不详,后移居海宁(今属浙江),又入赘陈氏,故改姓陈。字广野,号禺阳,一作虞阳,又号隅园、颓川,别署玉阳仙史、高漫卿。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河间府推官,历官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以事罢归。通经史,工诗文。为晚明剧坛名家,所作戏剧以文辞之清丽雅洁著称,关目排场则尚有可议之处。散曲多写隐逸、风怀,曲词清俊谐趣。有《三礼广义》、《晋书勾元》、《广修辞指南》、《方言类聚》、《乐府古题考》、《陈奉常集》等。辑刻《古名家杂剧》正、续集。杂剧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义犬记》、《中山狼》、《淮阴侯》,前三种今存。传奇有《樱桃梦》、《灵宝刀》、《麒麟阙》、《鹦鹉洲》四剧,总名《诒痴符传奇》,俱存。《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六十首,套数六套。

【汪廷讷】　字昌朝,一字去泰,号坐隐、无无居士、松萝道人、全一真人、清痴叟等。休宁(今属安徽)人。监生。嘉靖、万历、天启间在世。官盐课提举司副提举、

宁波府同知、长汀县丞。其家世营盐业，甚为富有。亦是明代著名书坊环翠堂的主人。能诗赋、词曲，好弈棋，喜藏书，广交游。与曲家陈所闻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与汤显祖、王穉登、张凤翼、屠隆等亦有往来。被著录为汪氏的剧作，共计杂剧九种、传奇十七种。其中，传奇《狮吼记》、《种玉记》、《彩舟记》、《投桃记》、《三祝记》、《义烈记》、《天书记》今存全本，《青梅记》、《长生记》、《二阁记》仅存残本只曲，《五多记》、《同升记》、《彩凤记》、《威凤记》、《飞鱼记》、《高士记》、《忠孝完节》已佚；杂剧《重会姻缘》、《同僚认父》、《报仇归释》、《石室悟棋》、《诡男为客》、《捐妒嫁婢》、《中山救狼》、《青梅佳句》今存全本，《太平乐事》已佚。其中，传奇《狮吼记》、杂剧《重会姻缘》最为成功。然而这些作品中，有的疑非汪氏所作。清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谓《狮吼》、《威凤》、《同升》、《飞鱼》、《彩舟》、《种玉》、《长生》、《青梅》八记为陈所闻撰，又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张灵墟序，谓《高士记》亦为他人所作以取媚汪氏者。《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四首。另有《环翠堂集》、《坐隐先生集》等。

【叶宪祖】(1566—1641) 字美度，一字相攸，号六桐，又号桐柏，别署槲园居士、园外史、紫金道人。余姚(今属浙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官新会知县、大理寺评事、工部主事，因不满魏忠贤建生祠被削籍。魏事败后起为南京刑部主事，晋郎中。转四川参政，升广西按察使，皆未赴。晚年皈佛，终老故里。通解声律，笃好戏剧。为晚明剧坛罕有其匹的多产作家，颇受人尊敬，戏曲家吴炳凡作一剧，必待其指点厘定。但观念较为保守，其作品多翻前人旧作，因袭多于创新。有杂剧《三义成姻》、《北邙说法》、《易水离情》(即《易水寒》)、《团花凤》、《渭塘梦》、《寒衣记》、《鸳鸯记》、《琴心雅调》等，今存；另《鸳鸯寺》、《会香衫》、《贺季真》、《龙华梦》、《桃花源》、《碧玉钗》、《玳瑁梳》、《芙蓉屏》、《耍梅香》、《死生缘》、《阎越娘》、《西楼夜话》等，今佚。传奇存《鸾镜记》、《金锁记》、《四艳记》(此系《天桃纳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四剧合称)；佚《五麟记》、《双修记》、《双卿记》、《宝铃记》及叙演关羽故事之传奇(剧目不详)。另有《青锦园集》、《白云初稿》、《蜀游草》、《大易玉匙》等。

【沈自晋】(1583—1665) 字伯明，又字长康，号鞠通生。吴江(今属江苏)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明亡不仕，隐居吴山。为戏剧家沈璟族侄，长于音律，曾将沈璟所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重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简称《南词新谱》，较原本更精详。所作戏曲谨守绳墨，而属辞清新、神情佳妙，一时曲家如范文若、卜世臣、冯梦龙、袁于令等俱叹服。散曲明亡前多闲适之作，清丽典雅，明亡后多写故国之思，雄劲悲凉。有传奇《望湖亭》、《翠屏山》、《耆英会》等。前二种存全本，后一种存残曲。清姚燮《今乐考证》等谓沈璟传奇《一种情》亦出沈自晋手笔。另有散曲《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草》，总名《鞠通乐府》，另《赌墅余音》或即《黍离续奏》之异名。今人辑有《沈自晋集》。

【孙柚】 字禹锡，又字遂初，号梅锡。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间在世。出身没落官绅家庭，曾游太学，但科举不利。豪放不拘，善饮嗜赌，爱美色，喜宾客。居藤溪，与同县徐复祚友善。作传奇二种，《琴心记》较著名，演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事，全本今存，徐复祚评曰："极有佳句，第头绪太乱，脚色太多，不便于登场。"另《昭关记》(一题《复仇记》)演伍子胥故事，仅存散出。

【高濂】(1527？—1603？) 字深甫，号

瑞南，晚号湖上桃花渔，别署千墨主。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家为破落贵族，因其父经商而致富。曾入国子监，屡试不售后，乃捐资待选鸿胪寺。两年后奔父丧归里，遂隐居西子湖畔，不复求仕。所学驳杂，精于图书及古玩的收藏与鉴赏，因自幼体弱尤其讲究摄生。精音律，工度曲，开宴则以唱曲为乐。与戏曲家梁辰鱼、汪道昆等为友。所作传奇有《玉簪记》、《节孝记》二种，俱存，尤以《玉簪记》流传为广。《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十六首，套数十六套。另有诗词集《雅尚斋诗草》、《芳芷栖词》及养生方面的论著《遵生八笺》等。

【王镃】 吕天成《曲品》别本抄本作"汪铵"。字剑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吕天成《曲品》著录，其传奇有《春芜记》、《双缘舫》及由宋元戏文《教子寻亲记》改编的《寻亲记》、由《破窑记》改编的《彩楼记》，共四种，唯《双缘舫》今佚。

【徐复祚】(1560—1630?) 原名笃儒，字阳初，后改字讷川，号暮竹，又号阳初生、洛浦生、休休生、忍辱头陀、三家村老等。常熟(今属江苏)人。祖父徐栻曾任江西、浙江巡抚。才能出众，但一生坎坷，屡失意于科场。工诗文，尤擅词曲，尝从张凤翼钻研曲学，所作小令曾得钱谦益赞赏。论剧所见与沈璟相近。所作杂剧今存《一文钱》，另《梧桐雨》已佚。传奇今存《宵光剑》(即《宵光记》)、《红梨记》、《投梭记》三种，另有《祝发记》、《题塔记》、《雪樵记》、《闹中牟》(此剧一说为杂剧)、《题桥记》等，皆已佚。《一文钱》、《红梨记》是其最优秀的作品。另有笔记《三家村老委谈》(即《花当阁丛谈》)，论剧颇多精解；又《家儿私语》亦有论剧内容。其他尚有《南北词广韵选》等。

【吴世美】 字叔华，号多口洞天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约明万历十年(1582)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今存传奇《惊鸿记》一种，演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曲白"涉秽"，但于洪升《长生殿》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朱鼎】 字永怀。昆山(今属江苏)人。约明万历十年(1582)前后在世。与同里顾懋仁、懋宏兄弟为盟好。生平事迹不详。有传奇《玉镜台记》，今存。

【许自昌】(1578—1623) 字玄祐，号椾斋，又号梅花墅主人、高阳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父为巨商。曾捐资为文华殿中书舍人，次年即告长假归里。营建梅花墅，优游林下，究心学问。耽于词曲。喜藏书及刊刻典籍，结交名流。尝校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十二家唐诗》、《太平广记》等。与陈继儒、钟惺相友善。母亡，哀毁而卒。所作传奇，多数作品曲文平庸浮艳，情节繁冗离奇，唯《水浒记》最成功，至今尚有演出。《橘浦记》亦较有名，另《种玉记》、《节侠记》系许自昌改定汪廷讷、许三阶原作的传奇，《弄珠楼》、《灵犀佩》是创作还是改编，尚有争议，《报主记》、《弄珠楼》、《临潼记》、《百花亭》四种佚。其他著作有《椾斋诗钞》、《椾斋漫录》等。

【王玉峰】 字号事迹不详。松江(今属上海)人。约明嘉靖初至万历时在世。作有传奇《焚香记》、《钗钏记》、《羊觜记》。前二种存，《羊觜记》已佚，仅《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焚香记》较有名，演王魁负桂英事。《钗钏记》一说为月榭主人作，非王玉峰作，一说月榭主人即王玉峰别署。

【谢国】 字弘仪，一作弘义，又字简之，号寤云，又号镜湖钓碣。绍兴(今属浙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武进士第一，官至左都督兼右都御史，多所建树，功成而不居。所作传奇《蝴蝶梦》，一名《蟠桃

宴》，今存。叙演庄子导妻飞升事，与通常小说及旧传奇《蝴蝶梦》庄子妻自杀之结局不同(清人曲目著作多列为佚名作)。

【孙钟龄】 字仁孺，号峨眉子，又号白雪道人。蜀人。明万历间在世。怀才不遇。作有传奇《东郭记》、《醉乡记》二种，合称《白雪楼二种曲》，俱存。《东郭记》内容取自《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刺世疾邪，著称于世。

【冯梦龙】(1574—1646) 字犹龙，又字子犹、公鱼，号墨憨斋主人、龙子犹、顾曲散人、茂苑野史、无碍居士、姑苏词奴、詹詹外史、绿天馆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家境困顿，科场不利，长期坐馆，亦从事出版，编刻了大量通俗读物及科举考试参考书。明崇祯三年(1630)始为贡生，授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四年后任满归里。后从事抗清活动，试图追随唐王南去。终以忧愤卒，或云被清兵杀害。工诗文词曲。性放旷，生活于市井间，又受明代启蒙思想影响，尤为重视通俗文学。曲学上持"案头场上，两擅其美"观点，重视真情，类似汤显祖，又继承了沈璟以俗为上的本色论。所作散曲类似民歌，几乎全写艳情，真率朴素。尝收民歌俗曲编为《山歌》、《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二弄》)集。在戏曲方面，曾订制《墨憨斋曲谱》，创作传奇《双雄记》、《万事足》，此外，又改编出版汤显祖《牡丹亭》、张凤翼《灌园记》等传奇多种，今存十一种，与己作两种总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传奇汇考标目》谓《风双飞》为冯氏所作。散曲集有《宛转歌》，已佚。《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六首，套数二十套，复出小令一首，套数一套。此外，还编有散曲选集《太霞新奏》、《墨憨新谱》等多种。在小说方面，编选了宋元以来话本及拟作一百二十篇，编纂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根据古本补足罗贯中《平妖传》为《新平妖传》，改写余邵鱼《列国志传》为《新列国志》。

【李梅实】 生平、名号不详。杭州(今属浙江)人。作有传奇《精忠旗》，系据《宋史·岳飞传》，并参考《汤阴庙记》编成，旨在纠正姚茂良《精忠记》失实之处。现存经冯梦龙修订过的墨憨斋刊本。

【孟称舜】(1600—1684) 字子若，一作子适、子塞，号卧云子，又号花屿仙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一说乌程(浙江湖州)人。明末诸生，屡应乡试不中。崇祯二年(1629)加入复社。清顺治六年(1649)贡生，任松阳训导。工诗文，然所著多散佚。其创作属于临川派，善写柔情，但亦能悲歌慷慨。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极口称誉："其为文也，一人尽一人之情状，一事具一事之形容。雄壮则若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辞；妩媚则如十七八小女娘唱'晓风残月'之句。按拍填词，和声协律，尽美尽善，无容或议。"杂剧有《死里逃生》、《英雄成败》(后改为《残唐再创》)、《花前一笑》、《桃花人面》(后改为《桃源三访》)、《眼儿媚》、《红颜年少》六种，前五种今存。传奇今存《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三种，另二种《二乔记》、《赤伏符》已佚。《传奇汇考标目》别本尚著录其有《风云会》、《绣被记》两种，他书无载。《娇红记》为其代表作，《英雄成败》、《桃花人面》成就亦较高。又辑选元以来剧作五十六种为《古今名剧合选》，按作品风格之婉丽与雄爽，分为《柳枝》、《酹江》两集。还曾校刻元钟嗣成《录鬼簿》。

【范文若】(1590—1637) 本名景文，字香令，又字更生，别署吴侬荀鸭。松江(今属上海)人。早慧，七岁应童子试，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进士，历山东汶上、浙江秀水、湖北光化知县，后迁南京兵部主事，因受人中伤降南京大理评事，遂愤而辞职归里。后与其母一同被家奴刺杀。其剧

多本他人小说与剧作改编，选材深受冯梦龙影响。《博山堂三种》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案头场上两便，但间有猥亵内容。还曾写过一些散曲。沈自晋目其为吴江派人物，实则兼具吴江、临川两派特征。作有传奇十六部，其中《梦花酣》、《花筵赚》、《鸳鸯棒》(合称《博山堂三种》)尚存全本，《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生死夫妻》、《欢喜冤家》有残曲见收于《南词新谱》，另《千里驹》、《金凤钗》、《倩画眉》、《斑衣欢》、《晚香亭》、《闹樊楼》、《绿衣人》已佚。

【路迪】 字惠期，号海来道人。宜兴(今属江苏)人。善骑射，喜谈兵。明末国家艰危，颇有匡扶之志。明亡隐居。作有传奇《鸳鸯绦》，今存。

【阮大铖】(1587？—1646) 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横云山人。怀宁(今属安徽)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行人，擢户科给事中。长期在清流与阉党间首鼠两端，进行政治投机。天启间附魏忠贤，擢太常寺少卿。崇祯初被定为阉党，闲居达十七年。崇祯八年(1635)避兵于南京，巴结清流，希图起用，遭坚决抵制。甲申之变后，与马士英拥立福王，任兵部侍郎、尚书，大事报复，迫害东林党、复社士人，卖官鬻爵。后降清，带领清军攻破金华，又随军入闽，在仙霞岭不慎落马跌死。品格低下而才艺不凡，人不能掩其长。工戏曲，其《石巢四种》曲文典丽，善写人物微妙的感情和心理，吴梅认为深得玉茗之神；情节关目妥帖、新奇、热闹，极具匠心。家蓄戏班，亲为演员讲解剧本，"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字字出色……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张岱《陶庵梦忆》)。故《石巢四种》盛行于明末与清代舞台，吴梅尝谓之为"三百年一作手"。亦工诗。作有传奇《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合称《石巢四种》)、《老门生》、《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翠鹏图》等十一种。前四种今存，后七种均佚。另有《咏怀堂诗》、《咏怀堂诗外集》。

【吴炳】(1595—1648) 原名寿元，字可先，号石渠，又号粲花主人。宜兴(今属江苏)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蒲圻知县。调刑部主事，擢工部员外郎、郎中。迁福州知府、江西提学副使。旋辞官归里，复起为两浙盐运使。正直清廉，倾向东林党。后参加抗清，在南明各政权中担任过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清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陷武冈，被俘绝食死。生于世宦之家，因环境熏陶，幼年即能填词，清焦循《剧说》谓其十二、三岁便作有传奇《一种情》。其剧作以表现婚姻自主为主要内容，构思奇巧，结构谨严，人物刻画细腻。所作曾由其家庭戏班演出。吴氏系临川派重要成员，受到曲家如李渔等的推重。所作传奇今存五种，即《绿牡丹》、《疗妒羹》、《画中人》、《情邮记》、《西园记》，合称《粲花斋五种》或《石渠五种曲》。另有《说易》、《雅俗稽言》等。

【无心子】 姓名年里、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传奇《金雀记》、《千祥记》二种。《金雀记》下场诗有"无心子燕市重编"之句。《千祥记》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列为无名氏作。

【月榭主人】 姓名年里、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传奇《钗钏记》。祁彪佳据该剧文本推测，作者乃是熟于科诨排场的行家。一说月榭主人即松江王玉峰别署，然乏确证。

【吴伟业】(1609—1672) 字骏公，号梅村，又号鹿樵生。太仓人(今属江苏)。少有才名，为复社领袖张溥收为弟子。明崇

祯四年(1631)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东宫侍讲、中允谕德、左庶子等。南明弘光朝,授少詹事。因见马士英、阮大铖乱政,知天下事不可为,拂衣归里。入清后,本有终老家山之意,但在家乡潜心读书写作八年后,为清廷所迫,于顺治十年(1653)扶病北上,先后任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四年后,经一再请求,放归江南。晚年深悔失节,郁郁而终。为明清之际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在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其明亡后作品人称"一代诗史"。尤擅歌行,世称"梅村体"。亦工词,人有"接迹屯田,嗣音淮海"之评。所作戏曲均写于南都覆亡以后,出仕新朝之前,大多借历史故事,抒写兴亡盛衰之感,铺陈孤臣孽子痛苦矛盾的心史。曲词典丽,凄婉感人,对清初传奇的创作倾向有较大影响。然首重自我抒情,并不宜于上演。有诗文集《梅村家藏稿》、史学著作《绥寇纪略》。传奇有《秣陵春》,杂剧有《临春阁》、《通天台》,皆存。今人辑有《吴梅村全集》。

【袁于令】(1592—1672) 原名韫玉,一名晋,字令昭,号凫公,又号籜庵、籜庭、白宾、幔亭仙史、吉衣道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贡生。出身簪缨世族,曾肄业太学,因卷入一起与妓女有关的纠纷而被开除学籍。仕进无望,乃肆力戏剧,亦关注现实,曾作《瑞玉记》、《玉符记》传奇以讽刺阉党。明亡前夕,奔走北京公卿之门干禄。清兵南下时,代乡里写降表,从此入仕,历官清源司榷、荆州知府。清顺治十年(1654),上司参以侵盗钱粮,于是罢官。先后寓居南京、苏州、杭州,晚移居绍兴,靠友人周济度过余生。交游极广,曾师事叶宪祖,与冯梦龙、祁彪佳、陈继儒等交契。所作传奇共九种。《西楼记》有自传意味,脉络清晰,文采斐然,声韵协调,久负盛名。《金锁记》改编自关汉卿《窦娥冤》,至今传演不衰。另《鹣鹣裘》、《长生乐》亦存。清叶堂《纳书楹曲谱》收有其《珍珠衫》中《歆动》、《诘衫》两出。《玉符记》、《合浦记》、《汨罗记》、《瑞玉记》则均亡佚。杂剧有《双鸳记》、《战荆轲》,前一种存。又曾修订周朝俊《红梅记》。散曲集有《幔亭曲》,今存。另作有小说《隋史遗文》,评点甄伟、谢诏《两汉演义》等小说。诗文集有《音室稿》和《砚斋稿》,已佚。

【尤侗】(1618—1704) 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艮斋,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宋诗人尤袤之后,少有才名。明末为诸生,屡应乡试不中。清顺治九年(1652)以拔贡授河北永平府推官,因惩治犯法旗丁而被罢官。长期闲置后,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三年后告归。康熙四十二年(1619)清圣祖南巡,授侍讲。善戏曲,所作剧多借古人事迹,发舒不平之慨,尤其感慨科场之黑暗、仕途之坎坷。缺乏关目,不便登场,长处在曲辞,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剧"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尤工诗词文。著作甚丰,有《西堂全集》、《西堂余集》、《鹤栖堂稿》等。所作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六种》,今存。散曲今存小令二十八首、套数二套。

【李玉】(1602?—1676?) 字玄玉,又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据焦循《剧说》、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等载,李玉及其父是明相国申时行家中仆役,可能是家庭戏班中人;申时行死后家乐流散,李玉获自由,多次应科举试,终于中了副榜举人。甲申之变后绝意仕进,专心从事戏曲创作。其戏曲作品今知有传奇四十种左右。其戏剧创作,跳出了

"十部传奇九相思"的窠臼，题材异常广阔且富于现实性。因熟知排场，故能密切结合舞台实际，极便搬演。虽专攻传奇，但亦兼通北曲。所编《北词广正谱》，在当时的北剧曲谱中最为完备。为明末清初剧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戏剧家之一。当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具有大体相近的特征的戏曲流派，人称苏州派。其中全本尚存的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麒麟阁》、《牛头山》、《两须眉》、《清忠谱》、《眉山秀》、《意中人》、《万里圆》、《千钟禄》、《太平钱》、《一品爵》、《风云会》、《五高风》、《七国记》、《昊天塔》、《连城璧》等十九种。又《洛阳桥》、《埋轮亭》二种存残抄本。其他剧作已亡佚。其中，《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种合称"一笠庵四种曲"，系成名作，与历史剧《清忠谱》、《千钟禄》均负盛名，为其代表作，《麒麟阁》、《眉山秀》等亦属佳作。今人辑有《李玉戏曲集》。

【朱佐朝】(？—1690?)　字良卿。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与朱疃为兄弟，时称"二朱"。其剧作内容广泛，善写市井人物，思想比较正统。深受李玉影响，系苏州派剧作家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所作传奇共计三十多种。其中全本今存者有《渔家乐》、《艳云亭》、《吉庆图》、《朝阳凤》、《夺秋魁》、《五代荣》、《石麟现》、《血影石》、《牡丹图》、《乾坤啸》、《御雪豹》、《万寿冠》、《莲花筏》、《锦云裘》、《璎珞会》、《轩辕镜》(与朱云从《龙灯赚》本事曲词尽同)。《双和合》残存十九出，《九莲灯》残存十六出。另有与李玉合作的《一品爵》、《埋轮亭》(残存八出)，与朱疃等合作的《四奇观》。诸作以《渔家乐》最负盛名。

【朱素臣】(1620?—1701后)　字素臣，号笠庵，以字行。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与朱佐朝为兄弟。系苏州派剧作家中重要一员。擅写公案戏与爱情戏，所作情节曲折，结构紧凑，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生动，是真正的场上之曲。所作传奇十九种，今存《十五贯》、《未央天》、《秦楼月》、《翡翠园》、《锦衣归》、《聚宝盆》、《文星现》、《朝阳凤》、《万年觞》、《龙凤钱》、《四大庆》(与丘园、叶时章等合作)、《四奇观》(与朱佐朝等合作)。另与李书云合编《音韵须知》，协助李玉校订《北词广正谱》。诸作中以《十五贯》最著名，《秦楼月》、《翡翠园》亦为代表作。

【毕魏】(1622?—?)　字万后，又字晋卿，号第二狂。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所作《三报恩》序谓其在崇祯十五年(1642)时约二十岁，已开始戏曲创作。系苏州派剧作家中一员，曾协助李玉撰写《清忠谱》。《新传奇品》称其词如"白璧南金，精采耀目"。作有传奇六种，《三报恩》、《竹叶舟》今存，《红芍药》、《呼卢报》、《万人敌》、《杜鹃声》已佚。

【刘方】(1602?—?)　字地如，又字晋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家贫，为谋生奔走四方。作有传奇《天马媒》、《女丈夫》、《小桃园》、《罗衫合》四种。今唯《天马媒》存，余皆亡佚。一说现存抄本传奇《白罗衫》即其《罗衫合》。又冯梦龙所作传奇《女丈夫》系据其《女丈夫》与张凤翼《红拂记》、凌濛初《虬髯翁》合并增删而成。

【薛旦】　字既扬，号听然子，一作诉然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寓居无锡(今属江苏)。怀才不遇，无缘仕进，以诸生终。系苏州派重要作家之一，时借戏曲以自浇块垒。剧作甚富，据高奕《新传奇品》、《曲海总目提要》、《传奇汇考标目》别本、《今乐考证》的著录，又据严绳孙《秋水文集》记载，多达二十二种。今存杂剧《昭君梦》，传奇《续情灯》、《醉月缘》、《齐天

乐》、《九龙池》、《喜联登》。另《芦中人》、《长生桃》、《一宵泰》、《状元旗》等皆佚。其诗作散见于《梁溪诗钞》、《江苏诗征》。

【叶时章】(1624?—1707?) 字稚斐，以字行，号牧拙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早年习举业，有大志，明清易代后淡于功名，寄情词曲。出身望族，但性情宽厚，同情下层百姓。曾避兵至安溪，见当地渔民受制于势豪，愁苦万状，遂感而作《渔家哭》传奇，触怒当地豪强，入狱几死。晚年奉佛。为苏州派的重要成员，剧作中较少表现出正统思想。《新传奇品》称其词如"渔阳三弄，意气纵横"。所作传奇，《琥珀匙》、《英雄概》今存，《逊国疑》、《女开科》、《开口笑》、《三击掌》、《八翼飞》、《人中人》、《渔家哭》皆佚。另有与朱雘等合作的《四大庆》、由朱云从续成的《后西厢》等传奇数种。又与李玉等一同参与了对沈自晋《南词新谱》的修订。

【丘园】(1617—1690) 姓一作邱，字屿雪，号坞丘山人。常熟(今属江苏)人。为人跌荡不羁，耻事干谒，隐居邑东之坞丘山，筑既耕堂以居。工绘事，取法明四家之一的沈周，造诣不凡。又精研音律，善制曲，取法元人贯云石、马致远。与尤侗、吴伟业等有深交。清顺治三年(1646)，闻张献忠破成都，吴伟业从兄成都令吴继善全家死难，因亲至西川访求逸闻，作《蜀鹃啼》一剧(今佚)，尤侗、吴伟业为作序。其剧作教化意味较浓，但非常适于舞台演出。《新传奇品》评其词如"入薄后庙，绮丽满身"。所作今尚存传奇《党人碑》、《百福带》、《幻箱缘》、《四大庆》(与朱佐朝、叶时章合作)、《虎囊弹》(存六出，一说朱佐朝作)，杂剧《岁寒松》、《闹勾栏》、《双鬼影》、《一文钱》则皆佚。诸作中以写北宋党争的《党人碑》最杰出。写鲁智深仗义解救金翠莲事的《虎囊弹》亦有名。其诗作见《海虞诗苑》。另有《名教表征录》、《既耕堂草》、《杜甫诗解》、《竹溪杂兴》等，均佚。

【李渔】(1611—1680) 初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改名渔，字笠鸿，号湖上笠翁、随庵主人、新亭樵客、觉世稗官等。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如皋(今属江苏)。十余岁时迁回兰溪。明清鼎革之际，颇受兵乱之苦，家境日窘。清顺治八年(1651)迁居杭州，以编写出售白话小说、剧本及其他通俗读物为业。十年后移家南京，开设芥子园书肆，除编刻销售通俗读物、教科书、工具书外，更以刻印高质量的美术品而闻名。同时，率领以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戏班卖艺四方，广交达官名流。后因才艺出众的台柱乔、王二姬先后死去而中止。康熙十六年(1677)，复徙居杭州，未几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其剧作的基本主题是力图弥合封建道学与风流艳情之间的罅隙，锻铸一种情理合一的境界。其作品娱乐性很强，倾动一时，妇孺皆知，并很快传入日本。日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十种曲》……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1603—1876)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戏曲理论，见于《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的一部分。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系统、完整的戏曲理论专著，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布局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戏曲的创作方法，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命题，特别标举"立头脑"，即确立作为全剧结构枢纽的"一人一事"；倡"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比较周全地总结了戏曲演出方面的理论。所作传奇，《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先行于世，后来加上《慎鸾交》和《巧团圆》，是为通行的《笠翁十种曲》。其余六种作品已佚。另有小说《无声戏》(别名《连城璧》)、《十二楼》、《合锦回文传》，

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和杂著多种。今人辑有《李渔全集》。

【范希哲】 杭州(今属浙江)人，居于北京。明末清初在世。生平事迹不详。与李渔友善，对戏曲的看法也与李渔相近。或谓其系明代遗民，又写作当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小说，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每写一书就任意署一别号。清乾隆时刊《笠阁评目》最早提出，传世的"湖上李笠翁先生阅定绣刻传奇八种"，即《万全记》、《满床笏》(一名《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及杂剧《三幻集》(含《万古情》、《万家春》、《豆棚闲戏》三种)，均为范希哲作。又清初话本小说《豆棚闲话》署"圣水艾衲居士编"，或云亦为其所作。

【张彝宣】 一名大复，字心其，亦作星期、心期，号寒山子。苏州(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在世。长期寄居苏州城外寒山寺，因颜其室为寒山堂。粗知书，好填词，不治生产，性淳朴，亦颇知释典。与李玉、钮少雅、冯梦龙、朱皞、朱佐朝等共同切磋戏曲，为苏州派作家之一，也是明清传奇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曾编订曲谱四种，即《南词便览》、《元词备考》、《词格备考》、《寒山堂曲谱》，今存。《寒山堂曲谱》简明实用，对后世南曲曲谱影响较大。所作传奇今存《醉菩提》、《如是观》、《金刚凤》、《快活三》、《海潮音》、《双福寿》、《钓鱼船》、《读书声》、《吉祥兆》、《繁璎瑶》，其他如《天下乐》、《井中天》、《獭镜缘》、《芭蕉井》、《龙华会》、《双节孝》、《娘子军》、《小春秋》、《天有眼》、《发琅钘》、《龙飞报》、《痴情谱》、《智串旗》、《三祝杯》、《大节烈》、《罗江怨》、《新亭泪》、《金凤钗》、《喜重重》等均已散佚。其中，《天下乐》、《井中天》、《獭镜缘》、《芭蕉井》尚有残出佚曲存世。此外，为庆祝康熙寿诞，他曾编写承应杂剧六种，即《万国梯航》、《万家生佛》、《万笏朝天》、《万流同归》、《万善合一》、《万德祥源》，亦皆不传。

【朱云从】 字际飞，一字雯虬。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事迹不详。清初在世。《新传奇品》称其剧作如"骏马嘶风，驰骤有矩"。所作传奇数量甚多，今仅《儿孙福》、《龙灯赚》尚存，其他如《一笑缘》、《二龙山》、《人面虎》、《小蓬莱》、《石点头》、《赤龙须》、《别有天》、《两乘龙》、《万寿鼎》、《照胆镜》、《齐眉案》、《灵犀镜》等均已亡佚。

【丁耀亢】(1599—1669) 字西生，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木鸡道士、野航居士。诸城(今属山东)人。明诸生。南明弘光朝官监纪司理。清顺治五年(1648)拔贡，授镶白旗教习，改镶红旗。迁容城教谕，擢惠安知县，以病目辞官归。少负隽才，从董其昌等游，尝与人结山中社。中更变乱，栖迟羁旅，时多激楚之音。入都以后，交游渐广，声气日甚。工诗文，而其小说、戏曲尤为治文学史者所重。作章回小说《续金瓶梅》，传奇《赤松游》、《化人游》、《西湖扇》、《蚺蛇胆》，今存，另传奇《星汉槎》、《非非梦》等已佚。诗文有《丁野鹤遗稿》。今人辑有《丁耀亢全集》。

【嵇永仁】(1637—1676) 字留山，又字匡侯，号抱犊山农。无锡(今属江苏)人。清诸生。尚气节，以经世之才自负。福建总督范承谟礼聘入幕，为掌书记。三藩之乱起，与范承谟同为耿精忠所执，系囚二年，其志不屈，常与承谟赋诗互励。承谟被杀，乃自经从死。工诗文，所作戏曲多寓身世之感，近代吴梅尝称赏其传奇《扬州梦》不犯枯寂之弊，故佳。另有传奇《双报应》及杂剧《续离骚》，今皆存。诗文有《抱犊山房集》。

【洪升】(1645—1704) 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十岁从陆繁弨学诗文，十五岁从

毛先舒学音韵。清康熙七年(1668)进京入国子监学。次年返乡,遭家难,此后多年与父母离居,穷困潦倒。三十岁又入京,献诗李天馥,得其赞赏。又受业于著名诗人王士禛。康熙十四年作《沉香亭》传奇演李白事;十八年改写为《舞霓裳》,写李泌辅肃宗中兴事;二十七年,又更定为《长生殿》,以其艺术之笔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钗盒情缘"理想化,以歌颂人间之至情。翌年,演此剧于北京寓所,名士多往观之。适值佟皇后丧期,为人所劾,被革去国子生籍。遂归里。后定居杭州,筑稗畦草堂,授徒十多人。康熙四十三年,应江宁织造曹寅邀至江宁观演《长生殿》。返程中行经乌镇,与友人饮,酒醉失足堕水而死。工诗词,尤善作戏曲,精通音律,与作《桃花扇》传奇的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同为清前期最优秀的戏曲家。所作戏曲数量较多,但多亡佚。传世者除《长生殿》传奇外,尚有《四婵娟》杂剧。其他如传奇《锦绣图》、《回文锦》、《回龙记》(一作《回龙院》)、《长虹桥》、《闹高唐》、《孝节坊》,杂剧《天涯泪》、《青衫湿》,均佚。还曾为吕熊评点小说《女仙外史》。另有《啸月楼集》、《稗畦集》、《稗畦续集》,今存。今人辑有《洪升集》。

【孔尚任】(1648—1718) 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堂、云亭山人。曲阜(今属山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弱冠为诸生。清康熙二十年(1681)纳资为监生,但乡试未中式。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纂修《孔子世家谱》及《阙里志》,训练乐舞,监造礼器。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南巡,被荐至御前讲经,称旨,被破格擢为国子监博士。次年进京任职,旋受命前往淮扬参与疏治海口的工程。其间所交遇老名士甚多。返京后仍任国子监博士,常参与联吟结社,与著名诗人王士禛过从甚密。三十四年,迁户部主事,开始写作《桃花扇》传奇。三十八年夏,《桃花扇》写定,次年初上演于北京,轰动朝野,与作《长生殿》传奇的洪升并称"南洪北孔"。翌年升为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方十余日即被罢官。离职后留京两年,希图复用。见事已无望,遂归曲阜。其后多次远游,曾到淮南访刘廷玑,与之互订诗集,并重游扬州。卒于家。博学多闻,工为诗。所作除《桃花扇》传奇及与顾彩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大忽雷》杂剧(已佚)外,还有《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与刘廷玑合著),今存,另《乐律管见》等已佚。今人辑有《孔尚任全集》。

【顾彩】(1650—1718) 字天石,号补斋、湘槎,又号梦鹤居士。无锡(今属江苏)人。贡生。尝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为曲阜孔府西宾。性疏阔,无心仕进,喜读书远游,足迹遍海内。工诗,得力于李白、杜甫、韩愈。尤擅词曲。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结识正在淮扬治水的孔尚任,此后交谊日密。孔在京购得唐代胡琴小忽雷,据其本事结构故事,顾氏撰写曲文,合作完成传奇《小忽雷》,今存,又合作了杂剧《大忽雷》,今残存二折。又改孔作《桃花扇》为《南桃花扇》传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并作有《楚辞谱》、《后琵琶记》等,皆佚。另有《往深斋诗集》、《鹤边词》存世。编有《草堂嗣响》。

【万树】(?—1688) 字花农,一字红友,号山翁、山农。宜兴(今属江苏)人。监生。为剧作家吴炳之外甥。少年聪慧,有才名。早年即从事戏曲创作,与无锡望族侯杲、侯文灿父子交好,得以观摩并参与侯氏家班与侯氏亦园中的戏曲演出活动。康熙十六年(1677)起,因妻死家贫,外出游历五、六年。后回乡,居堆絮园。不久两广总督吴兴祚延其入幕,遂赴端州。吴府亦有家班,并汇聚了戏曲家多

人。在此又完成数种剧作。亦工词，所撰《词律》考订格律，有功词坛，与康熙敕编《词谱》齐名。一生共作杂剧《三茅庵》、《玉山宴》、《青钱赚》、《珊瑚球》、《焚书厄》、《舞霓裳》、《骂东风》、《藐姑仙》等八种，均未刻。传奇九种，《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今存，总名《拥双艳三种曲》，都是写一名才子与两位佳人的离奇遇合，深受吴炳影响；其他《十串珠》、《玉双飞》、《金神凤》、《黄金瓮》、《资齐鉴》、《锦尘帆》六种已佚。另有《璇玑碎锦》、《香胆词选》，今存；《堆絮园集》，已佚。

【唐英】(1682—1756)　字俊公，一字叔子，号蜗寄居士。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十六岁即入值内廷。授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1728)奉命监督江西景德镇御器厂窑务，随即兼九江关监督。后又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任满复督九江关窑务，卒于任所。讲求制陶法，所督造陶瓷，世称"唐窑"。擅书画，工戏曲。重修九江琵琶亭，常于此与文人学士游宴唱酬。与戏曲家张坚、蒋士铨等相友善。家蓄戏班，常搬演自制新曲以娱宾。所作戏曲今存十七种，原总称《灯月闲情》，后亦总称《古柏堂传奇》、《古柏堂曲》、《古柏堂乐府》。其中，自创者有《转天心》、《笳骚》、《虞兮梦》、《佣中人》四种，对前人旧作增改而成的有《清忠谱正案》、《长生殿补阙》、《女弹词》三种，将地方戏曲改编成昆腔的有《芦花絮》、《三元报》、《巧换缘》、《英雄报》、《双钉案》、《十字坡》、《天缘债》、《梅龙镇》、《面缸笑》、《梁上眼》等十种。另有《旗亭饮》、《野庆》两种，已佚。其剧目有通俗浅易、便于演出之长。《面缸笑》、《十字坡》、《梅龙镇》等后被改编成京剧广泛演出。另有《陶人心语》、《陶人心语续选》。

【张坚】(1681—1763)　字齐元，号瀔石，又号洞庭山人、三糁先生。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清诸生。博学多才，工文章词赋。早岁知名，但屡应乡试不中，穷困潦倒，乃焚所作时文稿，转徙齐、鲁、燕、豫间十余年。归而闲居，写作抒怀，广交文人墨客。清乾隆初开律吕馆，辞不赴召。后入九江关监督戏曲家唐英幕。少喜读《西厢》、《拜月》等剧，十九岁即撰《梦中缘》传奇。所作戏曲力图融汤显祖之词美与沈璟之律精为一炉。时人杨楫《梦中缘序》谓"瀔石四种，则合女烈臣忠，配以义侠，参之仙佛，而总基于一情"。也有论者甚至将其传奇四种与汤显祖四梦相提并论。除《梦中缘》外，另作有传奇《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称《玉燕堂四种》，今存。

【夏纶】(1680—1753后)　字言丝，号惺斋，又号癯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屡应乡试不售。年过四十，遂纳资捐郎，挠于铨吏，未实授。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时已年近六旬，人或谓其宜隐不宜出，乃归山以著述自娱。所作戏曲皆六十以后课读之余而成，意主劝惩。举忠、孝、节、义，各撰一种，作传奇《无瑕璧》、《杏花村》、《瑞筠图》、《广寒梯》，加传奇《南阳乐》，合为《惺斋五种曲》，后又增刊传奇《花萼吟》，编为《惺斋新曲六种》。今皆存。

【王筠】(1749—1819)　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王之常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工诗文。得父指授，书史过目辄解，为诗亦工。秉慧性异质，每以身列巾帼，不能掇巍科、取显宦为憾，遂作传奇《繁华梦》以自抒胸臆，朱珪、曹仁虎为之题词。后又作传奇《全福记》。今皆存。

【蒋士铨】(1725—1785)　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晚号藏园、定甫，别署离垢居士。铅山(今属江西)人，祖籍长兴(今属浙江)。其先世姓钱氏，明末迁铅山后，

始姓蒋。清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选授内阁中书。二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九年因开罪权贵，乞归奉母。后历主绍兴蕺山、杭州崇文、扬州安定三书院。四十三年复入京充国史馆纂修官，四十六年为候补御史，旋以病归。为人刚直，关心民瘼，但用世之志从未舒展。为清代多种文学体裁皆有较高造诣的文学家。诗沉雄苍莽，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古文则雅正有法。词恣肆豪宕，上追陈维崧。又是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杨恩寿《词余丛话》比之于盛唐之诗，李调元《雨村曲话》称其曲"为近时第一"。其作品思想正统而文采斐然。作剧三十余种，今存十六种，其中杂剧有《一片石》、《四弦秋》、《第二碑》、《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以上四种即《西江祝嘏》，系为皇太后祝寿之剧)、《采石矶》、《庐山会》，总名《藏园九种曲》；传奇有《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临川梦》、《香祖楼》、《采樵图》、《冬青树》。散曲集有《南北杂曲》。另有《忠雅堂文集》、《忠雅堂诗集》、《铜弦词》等。

【方成培】(1731—1789) 字仰松，号蚰云。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幼多病，遂无心举业，习医多年，肆力倚声。与曲家周皑交游。出游中，卒于汉口。工诗词，精乐律。作有传奇《雷峰塔》、《双泉记》，前一种今存，是白蛇故事流变中的重要作品；后一种清代被列为"违碍书籍"禁毁。另有《香研居词麈》、《听奕轩小稿》、《味经堂词稿》等。

【沈起凤】(1741—1802) 字桐威，号蓼渔、蓉洲，又号红心词客。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五应会试皆报罢，年未四十即绝意仕进，以著作自娱。善戏曲，乾隆四十五年、五十九年清高宗南巡时，参与编写扬州盐政、苏杭织造所备迎銮供御大戏。乾隆五十三年起，任安徽祁门、全椒教谕。晚年皈佛，卒于北京。性脱略，向有狂名，一生失意，寄情于文艺。曾与戏曲家石韫玉等结碧桃诗社，与友人吴翌凤等结水村诗社。多才艺，诗词并工。一生剧作不下三四十种(一说达五十余种)，曾风行大江南北，惜不自收拾，大多亡佚。今存传奇有《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云龙会》五种，前四种合称《蓼渔四种曲》(又名《红心词客四种》、《古香林四种》、《沈氏四种》)。此外，存目者有《泥金带》、《千金笑》、《桐柱缘》、《黄金屋》数种。吴梅《〈才人福〉跋》称，"蓼渔之才，既不可及，而用笔之妙，尤非藏园(蒋士铨)、倚晴(黄燮清)所能。笠翁(李渔)自负科白，为一代能手，平心论之，应让蓼渔"。另有《红心词》，又作有文言小说集《谐铎》。此外尚有《人鹄》、《十三经管见》，均佚。

【仲振奎】(1749—1811) 字春龙，号云涧，又号红豆山樵。泰州(今属江苏)人。监生。以游幕为业，曾游川、鄂等地。晚年由赣入粤，入其弟兴宁知县仲振履幕。喜作戏曲，亦工诗文。所作传奇多达十三种(一说十六种)，惜多散佚。清嘉庆三年(1799)，据小说《红楼梦》及逍遥子序本《后红楼梦》故事，谱成《红楼梦》传奇。同时还作有《怜春阁》传奇，两种均存。存目尚有《诗囊梦》一种。另有《绿云红雨山房诗钞》。

【黄燮清】(1805—1864) 原名宪清，字韵珊，又字韵甫，号两园主人、茧情生。海盐(今属浙江)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屡应会试不第。咸丰二年(1852)分发湖北为知县，因病未仕，家居著书。后太平军攻克海盐，遂于同治元年(1862)赴湖北，任宜都、松滋知县。同治三年夏卸任居鄂，同年病故。才力富赡，工诗词，善绘事，为著名诗人、词家、画家，作品不少表现了爱国思想，戏曲亦然。尤以戏曲

名家，精审音律，所作对剧坛有一定影响，时人比之尤侗。作有《倚晴楼七种曲》(传奇《帝女花》、《桃溪雪》、《茂陵弦》、《凌波影》、《脊令原》、《鸳鸯镜》、《居官鉴》)及传奇《玉台秋》、《绛绡记》，皆存。另有《倚晴楼诗集》、《倚晴楼诗余》，编有《国朝词综续编》。

【陈娘】(1822—1903)　字叔明，号潜翁，又号玉狮老人、云石山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诸生。应乡试屡次报罢。壮年客游安徽、广东，以课徒为生。年五十，始在浙江任盐官，署理三江场、龙山盐务，调桐庐关。然浮沉下僚，颇不如意。精于绘画。擅戏曲，人有"音节苍凉，情词宛转"之评，然不便于舞台演出。作有传奇《仙缘记》、《蜀锦袍》、《燕子楼》、《海虬记》、《梅喜缘》、《同享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合为《玉狮堂十种曲》，今存。另有《石云山房剩稿》、《读画辑略》。

【杨恩寿】(1835—1891)　字鹤俦，号蓬海、朋海。长沙(今属湖南)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充湖南郴州府教席，游幕云南、贵州。后官詹事府主簿，授湖北盐运使衔，又为候补知府、护贡使。工诗文，自称生平所造以戏曲为最，诗次之，古赋、骈文又次之，其余不足观。擅长戏曲理论批评，著有《词余丛话》。其戏曲创作体格步趋蒋士铨，而更讲究排场设置与宾白技巧。所作以传奇《再来人》、《桂枝香》二种最得佳评，另有杂剧《姽婳封》、《桃花源》与传奇《理灵坡》、《麻滩驿》，加前两种，合称《坦园六种曲》，今存。另有《坦园文录》、《诗录》、《词录》及《坦园日记》等。

【许善长】(1823—1890后)　字季仁，号玉泉樵子、西湖长。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祖父许宗彦以经学名家，祖母梁德绳亦为诗人，虽父母早逝，但受此环境影响，少年即工诗能文。为优贡生，曾官江西建昌、信州知府等。作有传奇《瘗云岩》、《胭脂狱》、《茯苓仙》、《神山引》、《风云会》，另作有杂剧《灵娲石》，为十二种单折短剧之合称，今皆存。另有笔记集《碧声吟馆谈麈》。生平著作辑为《碧声吟馆丛书》。

【钟祖芬】(1845?—1911?)　字云舫，号落落居士。江津(今属四川)人。廪生。幼时遭后母虐待，饱受摧残。年稍长即游学外省，庠中每试名皆列前。年逾三十，以应乡试屡不中，遂弃帖括业。晚岁讲学山中，年五十复遇家变，蒙不白之冤，流亡他乡。好学多才，三教九流之书无不涉猎。以性刚见嫉，故终生偃蹇。作有传奇《招隐居》，今存。另有《振业堂集》。

【洪炳文】(1848—1918)　字博卿，号棟园，别署祈黄楼主、悲秋散人、绮情生、好球子等。瑞安(今属浙江)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贡生，宣统元年(1909)曾授余姚教谕兼训导，旋辞职，平生以教馆、游幕为业。曾入江西余江县衙为幕宾，又任教于瑞安县中学、浙江省第十中学，亦曾应冒广生之聘至瓯隐园中授课。民国初参与修纂《瑞安县志》，任总采访。好欧美新法，家富藏书，学识博杂。为南社社员。系近代杰出的戏剧作家，创作始于甲午战争，意在唤醒民众，使发愤图强。其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广、表现形式之多样，晚清几乎无人比肩。共作有传奇、杂剧及时调新剧共三十六种，其中传世者二十一种，为《悬岙猿》、《警黄钟》、《秋海棠》、《后南柯》、《水岩宫》、《芙蓉孽》、《白桃花》、《孝廉坊》、《木鹿居》、《天水碧》、《四弦秋》、《吉庆花》、《挞秦鞭》、《四时乐》、《荆驼憾》、《长生曲》、《信香梦》、《普天庆》、《古殷鉴》、《后怀沙》、《电球游》。另有十五种剧本已佚，为《三生石》、《黑蟾蜍》、《箫鸾配》、《女中杰》、《留云洞》、《众香园》、《再来缘》、《无根兰》、《晚节香》、《孝子亭》、《簪苓记》、《怀沙记》、《灵琼图》、

《清官鉴》、《月球游》。又作有《散曲》一卷。《芙蓉孽》是一部禁烟剧，倡全民禁烟，中外并禁；《悬香猿》等剧借古喻今，呼唤民族英雄；《警黄钟》、《后南柯》系寓言剧，以动物中最具团体意识的蜜蜂与蚂蚁作为主人公，鼓吹团结御侮、共纾国难；《电球游》写他主仆二人乘电球到金华访友，是科幻文学的先驱。其他著述有《花信楼文稿》、《诗稿》、《词稿》等，多不全。今人辑有《洪炳文集》。

【刘清韵】(1841—1916) 原名古香，小字观音。行三，又称刘家三妹。海州(今江苏东海)人。盐商刘蕴堂之女。早慧，工吟咏、擅丹青。十八岁适沭阳钱梅坡，钱才名甚著，然犹自愧不若其妻，夫妇相得，所居称小蓬莱仙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沭阳遭洪灾，流落江南，得友人帮助以印行文稿筹资方得返乡。晚景凄凉。作有戏曲二十四种，大部分漂没于洪水，仅传奇《黄碧签》、《丹青剑》、《炎凉券》、《鸳鸯梦》、《氤氲钏》、《英雄配》、《天风引》、《飞虹啸》及杂剧《千秋泪》、《镜中圆》等十种今存，合称《小蓬莱仙馆传奇》。另有《小蓬莱仙馆诗钞》、《瓣香阁词》。《全清散曲》辑录其散曲五套。

【古越赢宗季女】 姓名及生平事迹均不详。当为浙江人。传奇《六月霜》的作者题名。1907 年 7 月秋瑾被害，同年 9 月，演其事迹的传奇《六月霜》即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后来静观子又将其改编为同名小说，由同一出版社于 1911 年 4 月出版。

【吴梅】(1884—1939) 字瞿安，一作癯庵，又字灵鹣，号霜厓，一作霜崖。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年十八补诸生。两应乡试报罢，赴上海，于东文学社习日文。历任东吴大学堂教习、存古学堂检察官。加入南社。入民国，先后在南京第四师范、上海民立中学、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避迁西南，途中病卒于云南大姚。为近代著名曲学大师，制谱、填词、按拍，一身任之。工诗词，诗风神散朗，词高逸不凡，俱足名家。所作戏曲，人以为可以上追南洪北孔。作有传奇《风洞山》、《花弘血》、《双泪碑》、《血花霏》、《绿梦怨》、《东海记》，杂剧《暖香楼》、《湘真阁》、《无价宝》、《义士记》、《惆怅爨》、《轩亭秋》、《白团扇》、《落溷记》。另有《霜厓诗录》、《词录》及《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等。今人辑有《吴梅全集》。

(黄 鹰)



读曲常识
（南戏、传奇部分）

目　录

南曲 …… 1520
北曲 …… 1520
南戏 …… 1521
戏文 …… 1521
温州杂剧 …… 1521
永嘉杂剧 …… 1521
传奇 …… 1521
南词 …… 1521
海盐腔 …… 1521
余姚腔 …… 1521
弋阳腔 …… 1521
昆山腔 …… 1522
昆腔 …… 1522
昆曲 …… 1522
吴歌 …… 1522
吴歈 …… 1522
水磨调 …… 1522
宫调 …… 1523
九宫 …… 1523
十三调 …… 1523
滚调 …… 1523
滚 …… 1523
滚唱 …… 1523
滚白 …… 1523
宫调声情 …… 1523
曲名理趣 …… 1524
曲韵 …… 1524
四声 …… 1524
平仄 …… 1524
阴阳 …… 1524
曲牌 …… 1524
引子 …… 1524
慢词 …… 1524
过曲 …… 1524
近词 …… 1525
尾声 …… 1525
十二时 …… 1525
主曲 …… 1525
重头 …… 1525
换头 …… 1525
合头 …… 1525
合 …… 1525
本牌序 …… 1525
集曲 …… 1525
犯调 …… 1526
摊破 …… 1526
南北合套 …… 1526
移宫换韵 …… 1526
务头 …… 1526
江湖十二脚色 …… 1527
正生 …… 1527
冠生 …… 1527
巾生 …… 1527
鞋皮生 …… 1527
雉尾生 …… 1527
末 …… 1527
外 …… 1527
老外 …… 1527
闺门旦 …… 1527
五旦 …… 1527
小旦 …… 1527
刺杀旦 …… 1527
四旦 …… 1527
贴旦 …… 1527
作旦 …… 1528
六旦 …… 1528
占 …… 1528
老旦 …… 1528
夫 …… 1528
大面 …… 1528
正净 …… 1528
白面 …… 1528
白净 …… 1528
二面 …… 1528
副 …… 1528
小面 …… 1528
三面 …… 1528
中净 …… 1528
小净 …… 1528
丑 …… 1528
杂 …… 1528
齣 …… 1528
出 …… 1528
折子戏 …… 1528
格局 …… 1529
家门 …… 1529
副末开场 …… 1529

家门大意 …… 1529
自报家门 …… 1529
冲场 …… 1529
吊场 …… 1529
出脚色 …… 1529
小收煞 …… 1529
大收煞 …… 1529
大团圆 …… 1530
宾白 …… 1530
散白 …… 1530
韵白 …… 1530
口白 …… 1530
方音白 …… 1530
赋体白 …… 1530
内白 …… 1530
夹白 …… 1530
带白 …… 1531
插白 …… 1531
定场诗 …… 1531
定场白 …… 1531
上场白 …… 1531
上场诗 …… 1531
上场对 …… 1531
下场白 …… 1531
下场诗 …… 1531
下场对 …… 1531
落诗 …… 1531
卷场诗 …… 1531
介 …… 1532
科诨 …… 1532
打背供 …… 1532
南戏十要 …… 1532
南戏门类 …… 1532
本色 …… 1532
当行 …… 1532
意趣神色 …… 1533
双美 …… 1533
用事 …… 1533
机趣 …… 1533
关目 …… 1533
结构 …… 1534
立主脑 …… 1534
脱窠臼 …… 1534
密针线 …… 1534
减头绪 …… 1535
结穴 …… 1535
关纽 …… 1535
越中派 …… 1535
吴江派 …… 1535
属玉堂派 …… 1536
临川派 …… 1536
玉茗堂派 …… 1536
苏州派 …… 1536
沈氏三凤 …… 1536
南洪北孔 …… 1536
荆刘拜杀 …… 1536
蔡荆刘杀 …… 1536
荆刘蔡杀 …… 1537
临川四梦 …… 1537
玉茗堂四梦 …… 1537
一人永占 …… 1537

【南曲】 宋元以来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北曲相对。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唐宋词和南方民间曲调。用韵以南方(今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四声。音乐上用五声音阶，以箫笛伴奏，声调柔缓宛转，与北曲风格迥异。南曲在组曲方式上，也采用曲牌联套，但与北曲有所不同。早期南曲不讲究宫调，然套数中曲牌的排列仍有一定规律。后期南曲有了宫调的规范，但突破了北曲一套仅用一宫调的限制，在一个套曲中可用两个或三个宫调，从而增强了南曲音乐的表现力。南曲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充分吸收北曲的长处，大量运用北曲曲调，形成了"南北合套"等形式。清人编定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南曲曲牌有一千五百十三个(包括集曲)。南曲在与各地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出很多具有地方色彩的声腔。明初以来，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的先后广泛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南曲的影响。宋元南戏、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明清散曲亦常用南曲。

【北曲】 宋元以来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南曲相对。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唐宋词、诸宫调、转踏、唱赚等传统音乐艺术，并吸收了金元时期流行的民间音乐，包括汉族民歌及北方少数民族民歌的曲调。用韵以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为准，分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无入声。音乐上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故有"弦索调"之称；一说也用笛伴奏。北曲在组曲方式上，采用曲牌联套，每个套曲只限一个宫调，结构严

谨。清人编定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北曲曲牌有五百八十一个。北曲盛行于金元,明清传奇与散曲也部分使用北曲曲牌。

【南戏】 宋元时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亦称"戏文"。由宋杂剧、唱赚、宋词、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流传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明祝允明《猥谈》:"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徐渭《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号曰'永嘉杂剧'。"可见南戏大体形成于南宋前期,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作品,依据著录统计,约为三百种左右,但全本留传者仅有《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琵琶记》等,而且大都经过明人改编。残曲有近人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收录颇为详备。

【戏文】 见"南戏"。

【温州杂剧】 见"南戏"。

【永嘉杂剧】 见"南戏"。

【传奇】 原指唐宋文言小说。宋元以降,诸宫调、南戏、元杂剧也可以称为传奇。明中叶以来,传奇是指不限出数,篇幅较长,各类脚色都可以唱,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剧本。明吕天成《曲品》卷上说:"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孔尚任《桃花扇小识》也说:"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传奇由南戏发展而来,结构与南戏大致相同,但更为紧凑、整齐,情节更复杂,人物刻画也更加细致。曲调、脚色行当、表演艺术等也都有进一步发展。吸收、继承一部分元杂剧的遗产,兼用一些北曲曲调。盛行于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花部兴起后其势渐衰。

【南词】 即南曲,宋元以来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也有用来称呼南戏的。魏良辅《南词引正》、沈璟《南词韵选》、沈自晋《南词新谱》,指的是南曲;徐渭《南词叙录》指的是南戏。

【海盐腔】 戏曲声腔。形成于浙江海盐,与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宋张镃在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元代,海盐人杨梓父子善音律,与曲家贯云石、鲜于必仁切磋,以北曲唱法对南曲加以改造,并由杨梓家童演唱,发展成为"体局静好"的新腔。入明以后,遂成为南戏主要声腔之一。至嘉靖、隆庆间,海盐腔已流布于嘉兴、湖州、温州、台州、松江、苏州、南京,远及江西宜黄、北京等地,对弋阳腔、昆山腔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余姚腔】 戏曲声腔。形成于浙江余姚,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其渊源不可考。据明陆容《菽园杂记》,明成化年间,绍兴府余姚县已"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所唱当即为余姚腔。至嘉靖年间,已流传到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池州、太平(今安徽当涂)、扬州、徐州等地,在江苏、安徽一带相当有影响。余姚腔主要活跃于民间,保持文辞通俗的特色,不断吸收民间歌谣小曲,并运用了"杂白混唱"、"以曲代言"的"滚调"唱法。明末以后,余姚腔衰落,在安徽发展成为青阳腔,另有人认为,从明末流行至今的浙江调腔(新昌高腔和宁海平调)也是余姚腔的遗响。

【弋阳腔】 戏曲声腔。又称"弋腔"。形成于江西弋阳一带,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它是宋元南戏流传至弋阳一带

后,与当地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吸收北曲演变而成,至迟在元代后期已经出现。弋阳腔的基本特点是"其节以鼓,其调喧"(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凌濛初《谭曲杂劄》),"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即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伴奏,并运用"滚调"唱法。明初至明中叶一百余年间,弋阳腔已流行于今之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以及南京、北京等地,并且和当地地方曲调结合,逐渐发生变化。嘉靖年间,弋阳腔在赣东北的乐平衍变为"乐平腔",在徽州衍变为"徽州调",在池州青阳衍变为"青阳腔",或名"池州调"。万历年间,又出现"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的"四平腔"(顾启元《客座赘语》)。此外,一般认为属弋阳腔蓁衍而来的声腔剧种还有义乌腔、太平腔。这些剧种都兴起于赣东北、皖南、浙西南广大地区,在南方造成了一种民间戏曲兴旺发达的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昆山腔】 戏曲声腔。又称"昆腔"。形成于江苏昆山一带,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在清代多称之为"昆曲"。据明魏良辅《南词引正》云:"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词,……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明周玄暐《泾林续记》亦载,明太祖曾问昆山耆老周寿谊:"闻昆山腔甚佳,尔亦能讴否?"嘉靖、隆庆年间,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在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下,借鉴北曲演唱艺术,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进行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细腻宛转、号称"水磨腔"的昆腔演唱体系。稍后,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与郑思笠、唐小虞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研究,并创作了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腔演唱的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成功演出,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创作传奇,而研习昆腔演唱者也日益增多。到万历年间,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并且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四大声腔之首,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从明万历中至清康熙末的一百多年,是昆腔的兴盛时期。汤显祖、沈璟、李玉、李渔、洪升、孔尚任等名家活跃于剧坛,《牡丹亭》、《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等名作先后问世。表演艺术也达到高峰,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昆腔】 见"昆山腔"。

【昆曲】 见"昆山腔"。

【吴歌】 吴地歌调。昆腔兴起后,也用来作为昆腔的代称。明屠隆有《长安元夕听武生吴歌》诗,"吴歌"即指昆腔。

【吴歈】 吴歌。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左思《吴都赋》:"荆艳楚舞,吴歈越吟。"此后一直沿用。昆腔兴起后,也用来作为昆腔的代称。明屠隆《长安元夕听武生吴歌》诗云:"千人管籁谁堪和,一曲吴歈总断魂。""吴歈"即指昆腔。明周之标编有《吴歈萃雅》,附有点板,也是可用昆腔清唱的散曲、戏曲选本。

【水磨调】 指明魏良辅所改革的昆腔的唱法,亦作为昆曲唱腔的别名。明沈宠绥《度曲须知·曲运隆衰》:"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稟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水磨调"指明了昆腔委婉细腻、流丽悠远

的歌唱特色,最初适用于清曲演唱;经梁辰鱼《浣纱记》用以演唱剧曲,很快成为昆曲传奇的唱腔。

【宫调】 我国古代音乐,凡以"宫"音为主音的调式,称宫调式,简称为"宫";凡以"商、角、徵、羽"音为主音的调式,分别称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羽调式,简称为"调"。合称为"宫调",即指其为调式而言。从理论上讲,以七声配十二律,则得八十四宫调;以五声古音阶配十二律,则得六十宫调。但实际上并不全用,元北曲只用五宫七调(周德清《中原音韵》、朱权《太和正音谱》),元末南曲只用十三调(明蒋孝旧谱),而明清以来南北曲常用者仅五宫四调,俗称"九宫"。各宫调所表现的声情不同,元燕南芝庵《唱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均有论述。

【九宫】 南北曲常用曲牌所属的宫调,有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等五宫四调,通称为"九宫"或"南北九宫"。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附北曲曲牌宫调常用的"九宫"即此;明沈璟修订"蒋孝旧谱"的南曲"九宫"亦同。惟南曲独有"仙吕入双调",其曲牌原可归入"仙吕"和"双调",而可与北曲双调之曲牌联成南北合套。

【十三调】 南曲曲牌所归属的宫调。据明钮少雅《九宫正始》所引的元天历间《十三调谱》和《九宫谱》二书所收的南曲宫调,有黄钟宫、正宫、仙吕宫、中吕宫、南吕宫、道宫、大石调、商调、羽调、越调、双调、般涉调、小石调、商黄调、高平调等,凡十五。其中"商黄调"为燕乐所无,乃取商调、黄钟两宫之曲,或合成一曲,或联成一套;"高平调"虽出于燕乐,亦仅能借用各宫调之曲,此二调不计,故云"十三调"。但常用的南曲宫调,只有"九宫"。

【滚调】 简称"滚"。是明代弋阳诸腔音乐上的重大发展。它突破了曲牌联套的固有格式,从中插进一段或多段接近口语的词句,用"滚唱"的方法,使它与曲牌曲词联成一体。滚唱的词句是以齐整对称的上下句为基本结构,其中以七字句居多,运用起来极为自由。滚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畅滚",用在曲牌之外,有大段的滚唱;另一种是"加滚"或"夹滚",用在曲牌之内,插进若干句滚唱。其唱法,大多板急调促,字多腔少,如明王骥德《曲律》卷二《论板眼》所云:"今至弋阳、太平之衮唱,而谓之'流水板'。"滚调不仅产生了新的节奏形式,增加了刻画戏剧人物和表现戏剧情绪的艺术手段,丰富了演唱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促使传奇的文学体裁发生变化,在长短句的曲文中增加了三、五、七言的偶句或大段类似说唱体的七字句唱词,能使曲情发扬尽善,使曲意发挥透彻,更加通俗化,易为广大观众所接受。若用滚调来念白,则称为"滚白",即用快节奏带歌腔性的念白,然后接唱曲牌。

【滚】 见"滚调"。

【滚唱】 见"滚调"。

【滚白】 见"滚调"。

【宫调声情】 元燕南芝庵《唱论》对北曲宫调调性作了概括性说明:"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唱,风流酝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条物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并虚歇。商角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凄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燕南芝庵此论,大致概括了各宫调的基本感情色彩,可供参考,但亦不可拘泥。如王骥德,一方面强调选用宫调必须同剧情相称:"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用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

感动得人。"(《曲律》卷三《论剧戏》)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于宫调的声情,不宜看得过死;"《中原音韵》十七宫调,所谓'仙吕宫清新绵邈'等类,盖谓仙吕宫之调,其声大都清新绵邈云尔。至弇州(王世贞)加一'宜'字,则大拂理矣!岂作仙吕曲与唱仙吕曲者,独宜清新绵邈,而他宫调不必然?"(《曲律》卷三《杂论上》)这一看法是比较辩证的。

【曲名理趣】 明魏良辅对各种曲牌风格趣味的一种概括。其《南词引正》:"唱曲俱要唱出各样曲名理趣,宋元人自有体式。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颓】、【不是路】,俱要驰骋;如【针线箱】、【黄莺儿】、【江头金桂】,要规矩;如【二郎神】、【集贤宾】、【月云高】、【本序】、【刷子序】、【狮子序】,要悠扬;如【扑灯蛾】、【红绣鞋】、【麻婆子】,虽疾而无腔有板,板要下得匀净,方好。"演唱时注意曲名理趣,有助于掌握节奏变化和分寸感,取得理想的演唱效果。

【曲韵】 用于唱曲和念白的音韵。曲韵与古代诗韵一脉相承,又根据曲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北曲用韵以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为准,南曲用韵经明清两代多人考订,至清乾隆年间沈乘麐《韵学骊珠》始成规范。简言之,北曲韵十九部,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叶北音;南曲韵二十一部,入声韵单列八部,四声分阴阳,叶南音。

【四声】 古代汉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北曲没有入声,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南曲有四声。对于四声的用法,有一定的要求。

【平仄】 汉语的声调,平指平声,仄是上、去、入三声的总称。王骥德《曲律》卷一《论平仄》云:"曲有宜于平者,而平有阴、阳;有宜于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则曰拗嗓。"

【阴阳】 阴调与阳调的合称。平、上、去、入四声因受声母清浊不同的影响,可分阴阳两类。清声母的字为阴调,浊声母的字为阳调。在戏曲韵书中,元周德清《中原音韵》首先将平声区分阴阳,后人渐扩大至四声。王骥德《曲律》卷一《论阴阳》强调作曲要讲阴阳,"阴阳一欺,则调必不和。欲谐调以就字,则声非其声;欲易字以就调,则字非其字矣。毋论听者诖耳,抑亦歌者棘喉"。

【曲牌】 曲调的名称。有一定的调子、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用韵都有基本定式,可据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牌转变而来。每个曲牌都从属于一定的宫调。南曲曲牌分引子、过曲、尾声三类;北曲无引子,仅支曲、尾声二类。

【引子】 古称"慢词"。南曲引子的牌名和句法,本于宋词,或半或全,不同旧谱。原各有宫谱,今多失传,《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依昆曲谱式逐一谱出,做出场引导过曲之用,或引起下文。引子有长有短,传奇第一出正生上场多用悠长引子,如【满庭芳】、【东风第一枝】等。在一出戏中,一人只能用一引子,而数人可以合用一引子,但不宜超过三支。引子贵短、忌晦。引子与过曲同宫为好,也可以不同宫。引子一般是散板干唱,所以字句可以简省,也有可上笛的。有以小快板代引子者,即为"冲场曲"。也有南曲过曲不用引子者,但其首曲数句必为散板。

【慢调】 见"引子"。

【过曲】 古称"近词",大约元代始有"过曲"之名,是南曲套曲的主要部分。过曲结构,一类为正曲,包括令、引、近、慢等;一类为集曲,大致都以声情、笛色归属各宫调。过曲性质,有粗细之分,细曲有赠板,节奏缓;可粗可细之曲,赠板可有可无,节奏次之;粗曲有板无眼,节奏急。粗

曲不入套数,为非套数曲;细曲与可粗可细之曲都入套数,为套数曲。粗曲专供净丑用,生旦万不可用;细曲专供生旦诉情之用;可粗可细之曲一般情况下都可用。联套时须先缓后急,亦可视剧情而调节。若就文字言之,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

【近词】 见"过曲"。

【尾声】 戏曲、散曲及诸宫调、唱赚的大多数套曲中最末一曲的泛称。北曲黄钟、中吕、商调、越调等宫调中有以【尾声】为名的曲牌,字数大致相同。另有些曲牌专作尾声之用,如【随煞】、【赚煞】、【煞尾】等。南曲各宫调均有【尾声】曲牌,字数亦大致相同,均系十二板,故又称【十二时】,也有称【情不尽】、【意有余】、【余文】、【余音】的。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尾声》:"尾声以结束一篇之曲,须是愈著精神,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

【十二时】 ①曲牌名。即南曲【尾声】别名。②曲牌名。属南曲商调,用作引子。

【主曲】 在传奇的曲牌联套中,必有一支或几支曲牌决定着这一联套的性格、风格和运用范围,这样的曲牌,即为这一联套的主曲。如《琵琶记》"杏园春宴"用【引】、【山花子】四支、【太和佛】、【舞霓裳】、【红绣鞋】、【尾声】,主曲【山花子】为声情欢乐之曲,整个联套便成欢乐之套。如【琵琶记】"糟糠自厌"用【山坡羊】二支、【孝顺歌】四支、【雁过沙】四支、【玉抱肚】三支,主曲【山坡羊】为声情悲哀之曲,整个联套便成悲哀之套。

【重头】 在曲牌联套中有一种叠用【前腔】的形式,凡叠用曲牌的字格和唱腔旋律首尾相同的,叫做"重头"。如《玉簪记》"琴挑"所用【懒画眉】四支和【朝元令】四支,都是重头。

【换头】 在曲牌联套中叠用【前腔】,凡叠用曲牌的字格和唱腔旋律有改变的,叫做"换头"。如《长生殿》"惊变"所用【泣颜回】二支,前支是正格,后支首句增加一个二字句,其余句法相同,但唱腔旋律则变化很大,后支曲便叫做"换头"。

【合头】 凡叠用【前腔】,前后曲末尾一、二句唱词和唱腔旋律相同的,这相同的词曲就叫做"合头",也可以简写为"合"。从第二次出现起,可以写"合前"而曲文不再重出。合头可以和正曲连唱,也可以分开单唱。

【合】 南曲中的"合"字有二义。①指同唱。如《琵琶记》"高堂称寿"中,【宝鼎现】曲末"(合)愿岁岁年年人在,花下常斟春酒",便是同唱。②指"合头"。如《琵琶记》"高堂称寿"中,【锦堂月】曲末"(合)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寿",便是合头,以下叠用,便只写"合前"。

【本牌序】 凡一调名而二用,以此词调作引曲,亦以此词调作过曲,必为"本牌序",也省书为"本序"。如《元本琵琶记校注》第二十七出,第一支【念奴娇】(楚天过雨)是引子,后面的【念奴娇序】(长空万里)是过曲,即是"本牌序",省书为"本序"。常用的本牌序尚有【惜奴娇序】、【祝英台序】、【尾犯序】、【高阳台序】、【夜行船序】等,亦可以用他调引曲,但过曲之"序"字不可省,因过曲之"序"已实非本牌句法。

【集曲】 南曲犯调谓之集曲。吴梅《顾曲麈谈·论宫调》:"南曲有集曲之法……所谓集曲者……取一宫中数牌,各截数句而别立一新名是也。"所截数句,也可属于同一笛色的不同宫调。同宫调曲相集的称为犯本宫,不同宫调曲相集的称为犯别宫。集曲命名有三种情况:一是自所用曲牌名中各取一二字串合而成,如集【昼锦堂】、【月上海棠】而成者即名【锦堂月】,集【驻马听】、【金蕉叶】、【小桃红】而成者即

名【驻马摘金桃】;二是在所集曲中主要曲牌名上加"犯"字,如本曲【江儿水】而串入二别曲,则曰【二犯江儿水】,本曲【集贤宾】而串入三别曲,则曰【三犯集贤宾】;三是计数立名,如【解三酲】、【三学士】、【急三枪】集曲取名为【九回肠】,【三仙桥】、【白练序】、【醉太平】、【普天乐】、【犯胡兵】、【香遍满】、【琐窗寒】、【刘泼帽】、【三换头】、【贺新郎】、【节节高】、【东瓯令】十二曲的集曲取名为【十二峰】等等。

【犯调】 词和曲皆有犯调。曲中犯调一般指南曲中的"集曲"。一说兼指北曲中的"借宫",即在某宫调套曲内借用另一宫调曲牌的联套方法。见吴梅《顾曲麈谈·论宫调》。

【摊破】 即南曲犯调。原为填词术语,南曲沿用,称犯调之曲为"摊破"。清杨恩寿《续词余丛话》卷一:"又有以'摊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锦地花】而串入别曲,则曰【摊破簇御林】、【摊破锦地花】之类,较更浑脱。"

【南北合套】 在一个套曲里兼用南曲和北曲的一种体式。由于音乐特性不同,最初南北曲的曲牌不能出现于同一套曲内。据元钟嗣成《录鬼簿》说:"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按和甫为元中叶散曲作家沈和字,其所作《潇湘八景》为散曲。现知在戏曲中最早运用南北合套者,为南戏《小孙屠》,明清时在戏曲中广为运用。构成合套的南曲、北曲必须同一宫调,又多以两个调式为主,如【粉蝶儿】合套以徵调式、角调式为主,【醉花阴】合套又以宫调式、羽调式为主。合套的形式由各不相重的南曲和北曲交替出现,可先北后南,也可先南后北。通常是一北一南间用,但也有加叠前曲后再一北一南,也可南、北曲各自加叠,也可间入带过曲。然亦有特殊用法,在一套北曲里反复间入同一南曲,如《小孙屠》第九出在北【新水令】套中,反复间入南【风入松】;也可在一套北曲里插入几支不同的南曲曲牌,如《长生殿》"絮阁"在北【醉花阴】套中,插入南曲【画眉序】、【滴溜子】、【滴滴金】、【鲍老催】、【双声子】等五支。

【移宫换韵】 在南曲中,有时戏剧情节的发展可以用同宫曲牌旋律的变化来适应,也可以用移宫的方法来表现,改变调性、调高,运用调的对比表现情绪气氛的变化。南北曲都要求一套曲同宫同韵,但在南曲中出现"移宫转调"时,为了适应剧情的变化,同时可以改换韵脚,增加对比色彩。如《长生殿》"趱玉",开场羽林军千念南吕过曲【金钱花】,用鱼模韵;待唐明皇、杨贵妃等上场时,改用中吕【懒画眉】套,定小工调,用家麻韵;当杨贵妃死后,矛盾平息,情绪、节奏有较大变化,就转入仙吕入双调过曲【朝元令】,改定乙字调,用廉纤韵,同场齐唱。这是较为典型的移宫、转调、换韵的例子。

【务头】 曲学术语。最早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其意义大致指曲中词采音节兼长,精彩动听之处。《中原音韵·作词十法》:"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明王骥德《曲律》卷二《论务头》:"系是调中最紧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转其调,如俗之所谓'做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论字法》:"务头须下响字,勿令提挈不起。"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曲中有务头,犹棋中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进不可战,退不可守者,无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动情,唱不发调者,无'务头'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务头',一句有一句之'务头'。字不聱牙,音不泛调,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灵;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务头'也。"吴梅

《顾曲麈谈·论北曲作法》:"'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声联串之处也。……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之一、二语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以上诸家之说,不尽相同,或较为宽泛,或较为具体,可以参看。

【江湖十二脚色】 清代组成昆曲戏班的基本脚色阵容。见于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梨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诨一人,谓之杂。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旧制也。"其实金元院本并非如此,而是反映了明清时代大剧种较正规戏班的脚色配备。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部色》:"今之南戏,则有正生、贴生(原注: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小旦、外、末、净、丑(原注:即中净)、小丑(原注: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与古小异。"可能和后来所谓十二脚色有关。

【正生】 戏曲脚色行当。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部色》有正生、贴生(原注:或小生)而无老生,则正生似是老生;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有老生、正生而无小生,则正生似是小生。近代戏曲正生一般指老生,如昆剧《牧羊记》的苏武。

【冠生】 一作"官生"。昆剧脚色行当。小生的一支。扮演帝王、官吏一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如《琵琶记》的蔡伯喈、《荆钗记》的王十朋、《千忠禄》的建文帝、《长生殿》的李隆基等。

【巾生】 戏曲脚色行当。多为小生中风流倜傥的书生,爱情故事的主角,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玉簪记》中的潘必正等。因手中常持折扇,故又称"扇子生"。

【鞋皮生】 昆剧脚色行当。多为穷愁潦倒的书生或下层善良的市民。鞋皮生的妆扮多数色浅淡,头戴低压的玄色高方巾,身穿"富贵衣",以示一朝时来运转必定富贵,如《绣襦记》"教歌"的郑元和、《彩楼记》"拾柴泼粥"的吕蒙正等。

【雉尾生】 戏曲脚色行当。属小生中一类,多为武将,因头插雉尾,故名。其表演不重武功,而重在气质。如《连环记》"小宴"的吕布等。

【末】 戏曲脚色行当。元杂剧中有正末、外末,分别扮演剧中主要男性人物、次要男性人物。在明清戏曲中,末逐渐演变为指生行的次要脚色,自成一类,近似于元杂剧中的外末。如《琵琶记》的张太公即由末扮演。

【外】 戏曲脚色行当。元代戏曲中有外末、外旦、外净等,大致是指末、旦、净等行当的次要脚色。明清以来"外"逐渐成为专演老年男子的脚色。一般挂白满须,又称"老外"。如《琵琶记》的蔡公即由外扮演。

【老外】 "外"的别称。见该条。

【闺门旦】 戏曲脚色行当。旦行的一支。在昆剧中也称"五旦"、"小旦"。主要扮演居于闺门内室的未婚少女,如《牡丹亭》的杜丽娘。《长生殿》的杨玉环,依旧例亦由闺门旦扮演。

【五旦】 "闺门旦"的别称。见该条。

【小旦】 "闺门旦"的别称。见该条。

【刺杀旦】 戏曲脚色行当。旦行的一支。在昆剧中也称"四旦"。扮演有刺杀性动作的女性形象,演员需要掌握一定的跌扑功夫和特技表演技巧。昆剧中有"三杀三刺"的名目,即《义侠记》"杀嫂"的潘金莲、《水浒记》"杀惜"的阎婆惜、《翠屏山》"杀山"的潘巧云、《一捧雪》"刺汤"的雪艳、《渔家乐》"刺梁"的邬飞霞、《铁冠图》"刺虎"的费贞娥。

【四旦】 "刺杀旦"的别称。见该条。

【贴旦】 戏曲脚色行当。旦行的一支。在昆剧中也称"六旦"。钞本上雷写为

"占"。明徐渭《南词叙录》:"旦之外,贴一旦也。"指同一剧中的次要旦角。重在做功表演,故又称"作旦"或"风月旦"。如《琵琶记》的牛小姐、《牡丹亭》的春香、《西厢记》的红娘、《钗钏记》的云香都由贴旦扮。

【作旦】 "贴旦"的别称。见该条。

【六旦】 "贴旦"的别称。见该条。

【占】 戏曲脚色行当。原为戏剧抄本中对"贴旦"的"贴"字的省写。如明沈采所作传奇《千金记》第六出中扮演漂母的脚色,富春堂本是"贴旦",或简作"贴",《六十种曲》本写作"占旦",或作"占"。相沿成习后,也用"占"代替"旦",近代戏曲界也称"旦行"为"占行"。

【老旦】 戏曲脚色行当。扮演老年妇女。如《荆钗记》的王母、《牡丹亭》的杜母,都由老旦扮演。

【夫】 戏曲脚色行当。与"老旦"意义相同,都是扮演老年妇女。如明代弋阳腔剧本《珍珠记》的老奴、《和戎记》王昭君的母亲,都由"夫"扮演。

【大面】 戏曲脚色行当。也称"正净",俗称"大花面"。扮演净脚中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千金记》的项羽、《单刀会》的关羽等。

【正净】 "大面"的别称。见该条。

【白面】 昆剧脚色行当。也称"白净"。因于面部涂白粉而得名,多扮演《鸣凤记》的严嵩一类人物。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白面之难,声音气局必极其胜,沉雄之气寓于嘻笑怒骂者,均于粉光中透出。"

【白净】 "白面"的别称。见该条。

【二面】 昆剧脚色行当。又称"副",由副净演化而来。如《燕子笺》"狗洞"的鲜于佶、《西厢记》"游殿"的法聪、《连环记》"议剑献剑"的曹操等。

【副】 "二面"的别称。见该条。

【小面】 昆剧脚色行当。"小花面"的简称。也称"三面"、"丑"。多扮演社会地位较低或品行不轨的脚色,重在插科打诨。如《寻亲记》"茶坊"的茶博士、《孽海记》"下山"的本无、《义侠记》的武大郎等。也可扮演具有此类性格特点的女性脚色,如《风筝误》的詹爱娟等。

【三面】 "小面"的别称。见该条。

【中净】 南戏脚色行当。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部色》说中净就是丑。

【小净】 南戏脚色行当。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部色》说小净就是小丑。

【丑】 戏曲脚色行当。扮演喜剧性人物。在南戏中又称"中净"、"小净",在昆剧中又称"小面"、"三面"。

【杂】 戏曲脚色行当。名称来源于元杂剧中的"杂当",扮演剧中不重要或不知名的配角。演变至清代,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载:"打诨一人,谓之杂。"已成为专门行当。

【齣】 戏曲术语。"出"的繁体字。

【出】 戏曲术语。南戏、传奇结构的一个段落。明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元人从折,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既是传奇的一个剧情段落,又是一个完整的音乐段落,传奇的联套方式比较灵活,不限于一个宫调,曲文也可以换韵。宋元南戏、早期传奇并不分"出",更无标目,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小孙屠》(不分出)及元刊本《琵琶记》(不标目)等均是如此。某些情节集中的"出"有时也可单独上演,称单出戏或出头戏,也称折子戏。

【折子戏】 戏曲术语。明清传奇每本都有几十出,全本演出所需时间甚长。约自明中叶起,出现了选取情节相对完整、表演比较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单独上演的形式,称为折子戏。折子戏由于经常演出,不断加工,有不少成为精品,受到广大

观众的欢迎。清乾隆年间玩花主人编选的《缀白裘(新集)》,收录折子戏四百九十三折,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折子戏演出剧目的状况。

【格局】 戏曲术语。戏曲的布局格式。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专列"格局第六"一节,指出:"传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听人自为政者。"具体说来,"开场用末,冲场用生;开场数语,包括通篇,冲场一出,蕴酿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至于"开手宜静不宜喧,终场忌冷不忌热,生、旦合为夫妇,外与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变更,势难仍旧,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诸如此类,皆其可仍可改,听人为政者也"。传奇的具体格局,李渔从"家门"、"冲场"、"出脚色"、"小收煞"、"大收煞"等方面一一加以说明。

【家门】 戏曲术语。南戏、传奇常用的格式。通常第一出标题为"家门",作全剧的开端。由副末上场,用两首词(或一词一曲,也有只用一首的)向观众介绍作剧宗旨和剧情梗概,以引起观众兴趣,最后用五、七言诗扣题作结。"家门"还有其他多种名目,如"副末开场"(《琵琶记》)、"开场始末"(《幽闺记》)、"家门大意"(《鸣凤记》)、"敷演家门"(《彩毫记》)、"开场家门"(《灌园记》)、"开宗"(《千金记》)、"提纲"(《精忠记》)、"标目"(《玉簪记》)等,意义相同。由于已成为固定格式,有些剧本省略此出,只注"问答照常"。这种形式在宋元南戏中已经出现,有人认为来自宋代歌舞的勾队、放队,也有人认为来自宋代勾栏的"开呵"。另有"自报家门"一语,与"家门"含义不同,系指脚色向观众的自我介绍。

【副末开场】 见"家门"。

【家门大意】 见"家门"。

【自报家门】 见"家门"。

【冲场】 戏曲术语。传奇剧本的第二出。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开场第二折,谓之'冲场'。冲场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长引子。引子唱完,继以诗、词及四六排语,谓之'定场白'。"冲场的作用,是以概括的语言,介绍登场人物的身份、性格、环境和当时的思想,并且酝酿全剧的精神,埋伏下全剧的重要节目。冲场与"家门"的不同,在于"家门"是用旁观者的口吻,而冲场是剧中人的自述。

【吊场】 戏曲术语。在南戏、传奇中当剧情告一段落,多数脚色已下场时,留一二脚色于场上吊住场子,作承前启后的交代。可用于一出戏结束时。如《宦门子弟错立身》第十二出:"生旦下。净末卜吊场,下。"也可用在一出的中间。如《寻亲记》"告借":"(老旦下。净吊场)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阴。(老旦暗上听介)"近代演出折子戏,往往在开场时设一小场次,通过一二次要脚色的对话、独白为剧情发展进行铺垫,也称为"吊场"。如《长生殿》"惊变"中李隆基、杨玉环登场前高力士上场的念诗和独白,就属于吊场。

【出脚色】 戏曲术语。指传奇中的脚色第一次出场。一般说来,传奇中的主要脚色要在前几出即出场,以便观众记忆。

【小收煞】 戏曲术语。传奇剧本例分上下两部,情节发展至上半部末出,略作收煞,名为"小收煞"。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指出,小收煞"宜紧忌宽,宜热忌冷,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这一出不仅要对前半剧情作一小结,而且要设置悬念,使观众继续关注下半部剧情的发展。

【大收煞】 戏曲术语。传奇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指出:"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

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所谓"无包括之痕",李渔认为是"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所谓"有团圆之趣",李渔认为是"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传奇剧情大多为历尽悲欢离合,全家团圆,故大收煞亦称"大团圆"。

【大团圆】 见"大收煞"。

【宾白】 戏曲剧本中的说白。明徐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姜南《抱璞简记》:"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宾白可以分为韵白、散白两大类,两大类中各自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宾白在剧本创作中极为重要,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宾白》云:"句字长短平仄,须调停得好,令情意宛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诸戏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难不下于曲。"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指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其势自能相生。"据此,李渔提出"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诸条,作为对宾白创作的具体要求。

【散白】 戏曲中半文半白、句式参差、没有韵脚、不讲对仗的念白,与"韵白"相对。散白比较接近生活语言,但同样经过精心提炼,具有节奏感和音乐性。

【韵白】 戏曲中合辙押韵、讲究平仄对仗的韵律化念白,与"散白"相对。文句较雅,多用于主要人物上下场时所念的诗、词、骈文、诗对等。净丑所念的千牌子、顺口溜之类也属韵白。

【口白】 散白的一种。是一种接近口语的生活化念白,多用于丑脚和身份地位低微的平民百姓,语言活泼风趣,近于俚俗。

【方音白】 戏曲念白的一种。特点是用乡土音来念,可以是非韵律化的口白,也可以是韵律化的韵白。

【赋体白】 韵白的一种,俗称为"赋"。由汉魏大小赋和唐说唱体"赋"演变而来,句式整齐,排偶、叠句、叠字多,一般为三四联四六句,且可以散语与骈语相间,大多用于气势恢宏的长篇定场白。最著名者为四赋:《琵琶记》"丹陛陈情"之"黄门赋",《单刀会》之"荆州赋",《西川图》"三闯"之"辕门赋",《邯郸记》"度世"之"纯阳赋"。此外,《莲花宝筏》"北饯"和《鸣凤记》"辞阁"也各有大段赋体长白。

【内白】 散白的一种,即"内云"。一种是幕后人物应答场上人物,早在宋元南戏中就有此种内白。如《张协状元》"圆梦"中:"(末)……且待男女叫一声:先生在?(丑在内应)谁谁?(末)有少事相烦歇子。(丑)惭愧!二十四个月日,没一人上门。"一种是幕后似有人在,与场上一呼一应做戏,揭示人物心态。如《浣纱记》"吴劝"中,写吴王逃到他杀公孙圣的阳山,想起其死前谏言,"净作呼公孙圣,内作应,三呼三应介。净仰天大呼介……对内作礼介。"刻画吴王失魂落魄的惊恐心态,极其传神。

【夹白】 散白的一种,即在一段唱词中夹着念白。它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带白",即"带云",主唱脚色自己在唱曲中带入说白,再接唱词。如《琵琶记》"糟糠自厌"中赵五娘唱【山坡羊】:"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结,骨崖崖难扶持的病身,战兢兢难捱过的时和岁。这糠,我待不吃你呵,教奴怎忍饥?我待吃你呵,教奴怎生吃?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其中"这糠,我待不吃你呵"、"我待吃你呵"便是带白。一

种是"插白",是其他脚色的插话。如《琵琶记》"糟糠自厌"中赵五娘唱【孝顺歌】:"(旦)这是谷中膜,米上皮。(外)呀!这便是糠,要他何用?(旦)将来饼饵堪疗饥。(净)咦!这糠只好将去喂猪狗,如何把来自吃?(旦)尝闻古贤书,狗彘食人食,也强如草根树皮。……"其中外、净的念白便是插白。

【带白】　见"夹白"。

【插白】　见"夹白"。

【定场诗】　亦称"坐场诗"。剧中人物自我介绍的程式之一。指剧中主要脚色第一次上场念完引子以后所念的诗或词。内容大都是概括人物总貌、介绍规定情境。所念的诗有五言诗,如《寻亲记》"对雪"周羽所念:"不爨井晨冻,无衾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有七言诗,如《浣纱记》"游春"范蠡所念:"少小豪雄侠气闻,飘零仗剑学从军。何年事了拂衣去,归卧荆南梦泽云。"有词,如《琵琶记》"高堂称寿"蔡伯喈所念【鹧鸪天】:"宋玉多才未足称,子云识字浪传名。奎光已透三千丈,风力行看九万程。　经世手,济时英,玉堂金马岂难登?要将莱彩欢亲意,且戴儒冠尽子情。"

【定场白】　亦称"坐场白"。剧中人物自我介绍的程式之一。指剧中主要脚色第一次上场念完引子和定场诗以后所念的一段独白,用韵白中的散语和骈语,自叙身世及当时情境、事件过程等。它是定场诗的进一步具体化,须点明问题或揭示矛盾。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论定场白作用曰:"言其未说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剧,耳目摇摇;得此数语,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

【上场白】　韵白的一种。剧中人物自我介绍的程式之一。比"定场诗"、"定场白"简单,前面没有引子,人物上场就念诗或对,念诗的称"上场诗",念对的称"上场对"。一般用于剧中次要脚色上场时。如《长生殿》"疑谶"郭子仪上场念"壮怀磊落有谁知,一剑防身且自随。整顿乾坤济时了,那回方表是男儿",即是上场诗;"献发"杨国忠上场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即是上场对。上场白形式多样,不限五七言,不限诗和对,也可用词调,如【西江月】、【临江仙】之类。若几个人物同时上场,可以分念,也可以合念,或采用一人独念、众人附和的方式。

【上场诗】　见"上场白"。

【上场对】　见"上场白"。

【下场白】　韵白的一种。它与上场白相对,用于人物下场时所念诗或对,念诗的称"下场诗",念对的称"下场对"。其主要作用是抒发对已发生事件的感慨,也可暗示未来的情节发展。明王骥德称下场诗为"落诗",其《曲律》卷三《论落诗》云:"落诗,亦惟《琵琶》得体。每折先定下古语二句,却凑二语其前,不惟场下人易晓,亦令优人易记。"如《琵琶记》"官媒议婚"蔡伯喈所念:"君王诏旨不相从,明日应须奏九重。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后来下场诗有集唐诗成句的,如《牡丹亭》、《长生殿》每出皆是。下场白形式多样,不限五七言,也不限在每出结尾,凡人物下场时都可以用。若几个人物同时下场,可以分念,也可以合念,或采用一人独念、众人附和的方式,或不用下场白,以唱曲下场。

【下场诗】　见"下场白"。

【下场对】　见"下场白"。

【落诗】　见"下场白"。

【卷场诗】　韵白的一种,亦属下场诗的一种。但只限于全剧结束时人物下场用,以概括全剧并揭示全剧主旨,有"篇末点题"和"曲终奏雅"的意义。如《桃花扇》卷场诗云:"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蓦蓦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而李渔《风筝误》则在卷场诗中阐明他的戏曲创作主张：“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介】 戏曲术语。南戏、传奇剧本里关于动作、表情、效果等的舞台指示。如坐、见面、笑、悲伤以及风起、鸟惊等，剧本里分别写作“坐介”、“见介”、“笑介”、“作悲介”、“风起介”、“鸟声惊介”。与元杂剧剧本中的“科”相同。

【科诨】 “插科打诨”的略称。戏曲里各种使观众发笑的穿插。“科”多指滑稽动作，“诨”多指滑稽语言。

【打背供】 一作“打背躬”，戏曲表演的一种虚拟假定形式。通常为举起一臂，以衣袖挡住场上其他脚色，表示已与同台其他脚色隔离开，其演唱、念白、动作不为其他脚色所见闻，这是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一种方式。如《十五贯》“廉访”：“(外)还有一说：这个人家可是姓‘游’么？(丑)你是那里晓得？(外)老鼠最喜偷油，故尔晓得。(丑背介)这不是拆字的先生，竟是仙人了！”

【南戏十要】 明孙鑛提出的戏曲创作的十项艺术标准。语见吕天成《曲品》卷下：“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矣。第今作者辈起，能无集乎大成？十得六七者，便为玑璧；十得三四者，亦称翘楚；十得一二者，即非碔砆。具只眼者，试共评之。”孙鑛的“南戏十要”，包括戏曲创作的选材、关目、结构、词采、音律、搬演诸项，既涉及戏曲的文学性，又涉及戏曲的舞台性，确实是戏曲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故而吕天成《曲品》品评戏曲作家作品时，就以此“十要”为准则。

【南戏门类】 南戏、传奇内容的大致分类。语见吕天成《曲品》卷下：“括其门类，大约有六：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仙佛，一曰功名，一曰豪侠，一曰风情。元剧之门类甚多，而南戏至此矣。”

【本色】 古典戏曲评论用语。这个概念自诗论引入，意为本来之色。在戏曲评论中，多指曲文质朴自然，接近生活语言，而少用典故及骈词俪语的修辞方法和风格。明代中后期，为克服戏曲创作中的“时文气”和“道学气”，曲论家曾围绕曲的本色问题广泛展开讨论，但各家理解不尽相同。何良俊认为曲文“清丽”、“简淡”、“全不费词”，就是本色；如果语带脂粉或卖弄学问，就离开了本色。徐渭认为本色即不虚伪不雕琢的“正身”，亦即“真性”，可以概括为“宜俗宜真”四字。沈璟所标举的本色以宋元“古剧”为榜样，主张戏曲创作适合演唱要求，力求语言质朴通俗并且严守音律。王骥德则认为语言的或雅或俗只是“一知半解之悟”，戏曲的总体精神、根本特征才是“透彻之悟”，他独特地提出，“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的汤显祖，才是本色的典范。约而言之，何良俊是以语言清淡为重的本色派，徐渭是以表现真我为宗旨的本色派，沈璟是以标举返古守律为特色的本色派，王骥德则是注重总体把握的本色派。一些曲论家论“本色”又常常与论“当行”相结合，并称“本色当行”。

【当行】 古典戏曲评论用语。这个概念自诗论引入，意为行家的创作。在戏曲评论中，通常指的是作家能够掌握戏曲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创作的剧本适合于

舞台演出。王骥德《曲律》卷三《论剧戏》云:"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这里的"词"指戏曲剧本的文学性,"格"指戏曲剧本的舞台性。"词"妙则为"大雅",可以"传";"格"妙则为"当行",可以"演"。"当行"与"本色"关系密切,如沈璟论本色时实已兼论当行。吕天成《曲品》卷上更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辨析:"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剿正以蚀本色。"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关于戏曲创作的论述可以视为戏曲当行论的集大成者。

【意趣神色】 明汤显祖标举的文艺创作精神。语见汤显祖《答吕姜山》:"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意,作品的立意,所要表达的情思;趣,生趣,生动的情趣;神,风神,艺术的灵性;色,气色,明快的艺术风格。汤显祖认为这四者比"丽词俊音"、"九宫四声"更为重要,应当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主要追求。从总体上看,意趣神色指的是作者的艺术创造精神、气质、才能,及其在作品中的独特体现。汤显祖强调意趣神色,就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和艺术创作个性,这对图解封建伦理观点的概念化流弊和束缚创作个性的过多限制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双美】 明万历年间,沈璟重"声情",重"条法",汤显祖重"才情",重"文采",在当时剧坛各树一帜。一部分曲家经过研究,提出兼取两家之长的主张。吕天成《曲品》卷上:"予谓二公譬如狂猘,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沈璟),词硎弗新;不有奉常(汤显祖),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也主张兼取沈、汤之长,使"法与词两擅其极"。祁彪佳、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主张亦与此近似。

【用事】 在诗、词、曲写作中运用古籍记载的人、事、物的典故,称为用事,亦称使事。曲的用事与诗、词相比,更强调明白易晓。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谓:"明事隐使,隐事明使。"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用事》亦谓:"明事暗使,隐事显使,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方是妙手。"王骥德认为《西厢记》、《琵琶记》"用事甚富,然无不恰好,所以动人",《玉玦记》"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翻使人厌恶"。

【机趣】 曲家对戏曲语言的要求之一。明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上》:"《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对此作了更加深入的阐发:"'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机趣"二字,大略包括戏曲词采的内在精神与外部风致两方面。"机"指内在精神,创作的灵性;"趣"指外部风貌,形式的生动性、趣味性。李渔提出戏曲语言"重机趣",要注意"勿使有断续痕,勿使有道学气"。无断续痕,就是要有内在精神维系全剧,"承上接下,血脉相连";无道学气,就是要有情趣,"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离哭于笑"。这样的戏曲语言,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关目】 戏曲术语。一般指戏曲情节

的构思和安排。明李贽《幽闺记拜月亭序》:"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焚书·杂述》评《红拂记》:"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今存元刊杂剧剧本的扉页,常常冠以"新编关目"字样,以表明戏曲情节的新奇独到。明清戏曲也沿用此术语。清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脱套第五》:"戏场关目,全在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

【结构】 戏曲术语。指戏曲总体构思和布局设想。清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专列"结构第一"一节,表现了对结构问题的高度重视。李渔指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李渔以"造物之赋形"和"工师之建宅"为喻,说明剧作家在拈韵抽毫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酝酿,先有一番"制定全形"、"成局了然"的"结构"。他认为这种"全部规模"的"结构",应当包括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是"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等。

【立主脑】 戏曲术语。清李渔提出的戏曲创作要求之一。语见《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李渔指出:"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简单地说,"主脑"就是全剧构思布局的一个"经穴"所在,是能够扣住全剧间架的一个"结"。如李渔指出《琵琶记》的主脑就是蔡伯喈重婚牛府,《西厢记》的主脑就是张君瑞白马解围。

【脱窠臼】 戏曲术语。清李渔提出的戏曲创作要求之一。语见《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窠臼",指老套子,陈旧的固定格式。李渔认为传奇创作应当出新,"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作家创作之前,要"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李渔批评当时一些剧作家"盗袭窠臼","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李渔主张"洗涤窠臼",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密针线】 戏曲术语。清李渔提出的戏曲创作要求之一。语见《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李渔指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这就是说,作家既要注意素材的提炼和剪裁,又要讲究关目的内部衔接和结构

的严谨周密。为此,就要在关目的"穿插联络"上下功夫,注意"照映埋伏","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可见密针线就是要注意前后的照应和一致,无论事件的描叙,还是人物的刻画,均是如此。

【减头绪】 戏曲术语。清李渔提出的戏曲创作要求之一。语见《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李渔认为"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事多则关目亦多,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他指出《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南戏名著之所以盛传于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也"。为此他断定"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其为词也,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虽难保其必传,然已有《荆》、《刘》、《拜》、《杀》之势矣"。

【结穴】 戏曲术语。指情节结构中的一种归结,即对以前发生的种种情节,在发展关键之处,点破其所以然。清兰雪堂本《桃花扇》"却奁"出总评曰:"秀才之打也,公子之骂也,皆于此折结穴。"前面情节有文庙丁期典礼,阮大铖祭孔,遭五秀才之打;又有三公子在鸡鸣埭小饮,阮大铖借与家班助兴,反惹三公子听曲谩骂。此出借李香君大义却奁,点破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之由,从而使秀才之打、公子之骂的原因俱豁然开朗,故此出为前几出的"结穴"。

【关纽】 戏曲术语。指情节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处,诸线索于此处会合,实现情节的"突转"。清兰雪堂本《桃花扇》"辞院"出总评曰:"左右奇偶,男女贤奸者皆会此折。离合之情于此折尽矣,而未尽也;兴亡之感于此折动矣,而未动也。承上启下又一关纽。"这一出写文武百官商议对付左良玉大军东下之事,偏又会议不成。阮大铖乘机散布谣言,说侯方域私通左良玉暗为破城内应。史可法不信拂袖而去,马士英派人访拿侯方域,杨龙友辩护不得即去报信。侯方域闻讯,告别李香君,去扬州投奔史可法。对于贤奸斗争与侯李姻缘来说,这一出均是转折的关键,所以称为"关纽"。

【越中派】 明代戏曲创作流派。明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说:"吾越故有词派。"他列举明代后期活跃在以会稽、余姚为中心的越中地区的一批戏曲家。其代表人物有徐渭、史槃、王澹、叶宪祖、吕天成、钱直之,再加上王骥德本人及其同时或稍后的单本、祁彪佳、孟称舜、袁于令等。此派曲家以徐渭为帜志,创作数量丰富,理论上亦多建树。杂剧创作,徐渭的《四声猿》最有影响,叶宪祖、吕天成、孟称舜亦有佳作。传奇创作,叶宪祖、孟称舜、袁于令成就较高。在理论上,徐渭标举本色,反对骈绮作风,并对作为民间艺术的南戏进行了专门研究,写出了《南词叙录》。吕天成《曲品》、王骥德《曲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都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重要著作。明万历年间,沈璟重"声情"、重"条法",汤显祖重"才情"、重"文采",越中派曲家则持论较为公允,如王骥德主张"必法与词两擅其极",吕天成提倡"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以达到"双美"的境界。越中派曲家的戏曲创作,大体能实践其理论主张,文学性与舞台性结合较好。

【吴江派】 明代戏曲创作流派。明代万历年间,吴江戏曲家沈璟以其戏曲创作

和曲学研究的成就,成为曲坛有影响的人物。沈璟的戏曲理论著作《南九宫谱》、《唱曲当知》、《词隐先生论曲》等,成为当时作曲、度曲的基本教材,被誉为"词林指南车"。沈璟主张"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强调作曲者应"审音"、"当行",唱曲者要"晓文"、"守腔",从而把戏曲创作和演唱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沈璟要求戏曲创作体现"场上之曲"的特点,提倡拙朴通俗的语言风格,提倡戏曲保持古南戏的民间色彩。当时,有一些戏曲家深受沈璟影响,创作旨趣与沈璟相近,被后人称为"吴江派",或依沈璟堂名称为"属玉堂派"。关于吴江派的成员,历来说法不一,若从"守律"和"本色"两方面考虑,并结合家世、师承、交游情况考察,应包括顾大典、卜世臣、汪廷讷、冯梦龙、沈自晋、沈自征、范文若、袁于令等。

【属玉堂派】 见"吴江派"。

【临川派】 明代戏曲创作流派。明代万历年间,临川戏曲家汤显祖以其传奇杰作"玉茗堂四梦"轰动剧坛,并以倡导"意趣神色"的创作思想为众多曲家所重视。汤显祖之后,慕其名而效仿者,被人们称为"临川派",或依汤显祖堂名称为"玉茗堂派"。根据部分学者的意见,可以归入"临川派"的作家,有吴炳、孟称舜、阮大铖等人。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张扬才情,善于细致地表现人物丰富的情感,讲究辞藻,注重创造作品的诗意美。

【玉茗堂派】 见"临川派"。

【苏州派】 戏曲创作流派。明末清初,苏州地区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批戏曲作家,如朱素臣、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彝宣、丘园等,经常在一起切磋曲学,探讨创作,被后人称为"苏州派"。这一派作家以绝意仕进的布衣为主,其中大部分人可以说是专业戏曲家,以向戏班提供剧本作为重要经济来源,在创作上也常采取个人与群体相结合的方式。他们关心社会现状,熟悉下层社会,所以创作贴近现实,有时还能及时反映重大政治事件,同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情趣和愿望。他们熟悉戏曲舞台,因此剧作舞台性强,构思新人耳目,结构紧凑集中,语言本色当行,属于典型的"场上之曲"。苏州派作家的剧作,如李玉的"一人永占"和《清忠谱》,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时章的《琥珀匙》,张彝宣的《醉菩提》,丘园的《虎囊弹》等,都脍炙人口,盛演不衰。苏州派的曲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李玉的《北词广正谱》、张彝宣的《寒山堂曲谱》,都是有影响的曲学专著。

【沈氏三凤】 明代万历年间,吴江沈璟及其族侄沈自征、沈自晋,均精于曲学,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中各有建树,时人有"沈氏三凤"之说,见《苏州府志》。

【南洪北孔】 清初戏曲家洪升、孔尚任的合称。因洪升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孔尚任为曲阜(今属山东)人,故称。

【荆刘拜杀】 明清人对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剧的并称和评价。明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上》:"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以其时作者少,又优人戏单无此等名目,便以为缺典,故幸而久传。"明凌濛初《谭曲杂劄》:"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盖自有此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塞学问,了无干涉也。故《荆》、《刘》、《拜》、《杀》为四大家,而长材如《琵琶》犹不得与,以《琵琶》间有刻意求工之境,亦开琢句修词之端,虽曲家本色故饶,而诗余气味亦不少耳。"

【蔡荆刘杀】 明清人对南戏《琵琶记》、《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杀狗记》四剧的并称和评价。明吕天成《曲品》卷下评《白兔》云:"世称《蔡》、《荆》、《刘》、

《杀》,又云《荆》、《刘》、《拜》、《杀》。"《蔡》即《蔡伯喈琵琶记》。

【荆刘蔡杀】 明清人对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琵琶记》、《杀狗记》四剧的并称和评价。《曲海总目提要》卷四"白兔"条云:"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 又曰《荆》、《刘》、《蔡》、《杀》。《蔡》谓《琵琶》也。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李开先、王世贞辈议论,亦大略如此。盖以其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

【临川四梦】 明汤显祖所作《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种传奇的总称,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为江西临川人,家有玉茗堂,且四剧皆有梦境,故名。明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云:"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清黄周星《制曲枝语》云:"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传奇,余惟取汤临川'四梦'。"

【玉茗堂四梦】 见"临川四梦"。

【一人永占】 明末清初李玉所作传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的合称。《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一捧雪"条云:"苏州人李元玉撰。与《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共四种,所谓'一人永占'也。"初次刊行于明崇祯年间,题《一笠庵四种曲》,影响很大。

(赵山林)



明清传奇编年

说　明

1. 本编年起于明代开国的1368年，迄于清代灭亡的1911年。作家活动、作品创作及刊刻情况主要集中于这段时期内。
2. 本编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明清传奇作家的生平事迹、交游及著述情况，传奇作品的写作时间、刊刻及演出情况，对作家戏曲活动以外的行实酌情予以记述。史实部分主要记载明清两代与传奇发展有关的政治、文化、军事诸方面简要史实，一般用不同的字体放在该年戏曲作家、作品编年之前。
3. 本编年中述及年月，以阴历为主。对公历、阴历之间年底、年初的跨年问题，一般都参考有关资料予以划定。作家的事迹与著作有年代可考者，编入该年内；无年代可考者，一般系于其卒年叙述；如卒年仍不详，而其在世时有事年份明确，则将其主要情况系于该年叙述；如作家的生卒年、生平事迹俱无年代可考，而可断定某一朝代者，则将其系于某朝代加以叙述。

明洪武元年(1368)　　戊申

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九月，明太祖下诏求贤，罗致人才，并令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禁止优人参加科举考试。

十一月，朝廷诏令恢复中华衣冠服饰，其中对乐工优人服饰的规定异于常人。洪武三年五月，明太祖诏令制作"四方平定巾"，天下士民皆可戴，但优伶皂隶仍戴旧式样。洪武十二年，明太祖又诏令教坊优人常服绿头巾，以别士庶之服，优人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与约束。

明洪武三年(1370)　　庚戌

高明约卒于本年。明(1305？—1370？)字则诚，一字晦叔，浙江瑞安人。作有南戏《琵琶记》、《闵子骞单衣记》，前一种今存。

明洪武六年(1373)　　癸丑

二月，明太祖发布禁止戏曲扮演古代帝王圣贤的诏令。次年，明太祖命撰《回銮乐歌》，其辞皆有规谏，对明代戏曲重视讽谏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太祖与周寿谊谈及昆山腔问题。

明洪武十一年(1378)　　戊午

是年起，受封的明太祖诸子陆续到封地建藩。据传亲王之国时明太祖赐予他们的词曲有一千七百本之多。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　　己巳

三月二十五日，京师奉圣旨出榜严禁

军官、军人唱曲，违者割舌、断手脚。明太祖下诏禁止武臣子弟嗜酒博弈、歌唱词曲。

八月，更定《大明律》，严禁杂剧、戏文装扮历代帝王、圣贤，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之列。

明洪武三十年(1397)　丁丑

五月，《御制大明律》正式颁布，内中《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御制大明律》中的有关条文，把明代统治者鄙弃俗曲、贱视优伶的思想观念通过法律的形式显示出来。

兰茂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戊寅

闰五月初十日，明太祖去世。闰五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

朱权《太和正音谱》、《琼林雅韵》、《务头集韵》成书。

明建文四年(1402)　壬午

六月，燕军陷京师(今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死之。七月初一日，燕王朱棣即帝位，是为成祖，以明年为永乐元年。

明永乐六年(1407)　戊子

十二月，《永乐大典》编成。其中收杂剧101种，戏文34种。现仅存戏文《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

明永乐九年(1411)　辛卯

七月初一日，朝廷出榜禁词曲。除以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不准收藏、传诵、印卖，违者全家处死。此后杂剧、传奇出现大量歌功颂德之作。

明永乐十九年(1421)　辛丑

丘濬生。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　甲辰

七月十八日，明成祖去世。八月十五日，太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明仁宗，以明年为洪熙元年。

十一月，朝廷诏令禁教坊司乐人衣帽靴违式。

永乐年间，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等已有较大发展，尤其以昆山腔的影响最大。

明洪熙元年(1425)　己巳

五月十二日，明仁宗去世。六月十二日，太子朱瞻基即帝位，是为宣宗，以明年为宣德元年。

《录鬼簿续编》约成书于本年后不久，是研究元明杂剧、散曲作家的重要著作。

明宣德十年(1435)　乙卯

正月初三日，明宣宗去世，正月初十日，太子朱祁镇即帝位，是为英宗，以明年为正统元年。

明正统九年(1444)　甲子

秋，丘濬应乡试，以第一名中举。

明正统十二年(1447)　丁卯

春，丘濬应会试，报罢。得校官不就，就学国子监。

明正统十四年(1449)　己巳

八月，"土木堡之变"发生，英宗在怀来县土木堡被瓦剌俘。九月，郕王朱祁钰即帝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明景泰五年(1454)　甲戌

春，丘濬成进士。其所著笔记《钟情丽集》，最迟作于中进士之前。

兰茂以道家吐纳修炼之法，作《性天风云通玄记》传奇。此后杨慎据此改作《宴清都洞天玄记》杂剧。

明天顺元年(1457)　丁丑

正月十七日，英宗复辟，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杀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史称“夺门之变”。

五月，宫廷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人。此为明宫中第二次发放乐工乐妇，第一次为宣德十年。七月，朝廷再次诏令限定宫中乐工乐妇服饰，庶使贵贱有别，服饰有等。

明天顺六年(1462)　壬午

徐霖生。

明天顺八年(1464)　甲申

正月十七日，明英宗去世。正月二十二日，太子朱见深即帝位，是为宪宗，以明年为成化元年。

丘濬充经筵讲官。

成化至弘治年间，传奇创作开始逐渐兴盛起来。

明成化五年(1469)　己丑

丘濬丁内艰守制。

邵璨约于本年前后在世。璨字文明，号半江，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作有《香囊记》传奇。

明成化十年(1474)　甲午

六月三十日，丘濬入朝复职，参与编纂《宋元续通鉴纲目》。

王济生。

明成化十二年(1476)　丙申

兰茂卒。茂(1397—1476)字廷秀，号止庵。云南曲靖人。作有《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

明成化十四年(1478)　戊戌

《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传奇约刊于本年前后，为今日所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戏文刊本。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丙午

徐霖本年前后因任傲不谐俗，遭诬黜落。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丁未

八月二十二日，明宪宗去世，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帝位，是为孝宗，以明年为弘治元年。据说朱见深非常爱好词曲，注意收集词本。成化年间词曲的写作及演出比前朝活跃，与宪宗的喜好大有关系。

十一月，丘濬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进呈《大学衍义补》，受到孝宗赞赏。

沈鲸成化间为嘉兴府知事。鲸字澄川，浙江平湖人，作有传奇《双珠记》、《鲛绡记》、《分鞋记》、《青琐记》，前三种今存，后一种仅存残出，载晚明戏曲选集中。

郑若庸约生于此年。若庸字仲伯，一作中伯，号虚舟，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玉玦记》、《大节记》、《珠球记》，前一种今存。

姚茂良，字静山，浙江德清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约成化间在世。作有《双忠记》传奇，今存。

明弘治六年(1493)　癸丑

三月，朝廷举行会试，丘濬为殿试读卷官。四月，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弹劾吏部尚书王恕，时舆论认为刘文泰受丘濬指使，丘濬的声望因此大受影响。丘濬上疏申辩，请求致仕。孝宗不允其请。

徐霖作《绣襦记》传奇约在本年前。

王济为诸生，以高赀入太学。

明弘治七年(1494)　甲寅

二月，丘濬再次上疏请求致仕，孝宗不许。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上书请求致仕，孝宗仍不允。

六月，陆粲生。

明弘治八年(1495)　乙卯

二月初四日，丘濬卒。濬(1421—1495)字仲深，号琼台，别署赤玉峰道人。谥文庄，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作有传奇《五伦全备忠孝记》、《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前三种今存。

秋，王济初应乡试不售，以后试秋闱屡蹶。

明弘治十年(1497)　　丁巳

三月十二日，毕尚忠卒。尚忠(1416—1497)字号不详，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七国志》、《红笺记》，今佚。

陆采生。

明弘治十一年(1498)　　戊午

白云散仙作《琵琶记》序，认为故事主角为慕容嗜，因改此剧名为《重订慕容嗜琵琶记》，并指出该剧的作者为高明。

明弘治十五年(1502)　　壬戌

八月二十九日，李开先生。

明弘治十六年(1503)　　癸亥

丘濬《钟情丽集》刊行。

徐霖为盱眙陈氏所藏宋人书《南华经》；又考论宋黄庭坚所书《清公颂》，议宋濂误失。

明弘治十六年(1504)　　甲子

郑若庸为诸生，三试皆名列榜首。

王应山约生于本年。作有《千斛记》传奇，今佚。

周礼，字德恭，号静轩，籍里不详。作有《东窗记》传奇。

明弘治十八年(1505)　　乙丑

五月初七日，明孝宗去世。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即帝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登位后，宦官刘瑾等八人，号"八虎"，导武宗游戏，内府支出大增，政务日益荒怠。

弘治年间，海盐腔有较大发展，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学戏者日趋增多，名"戏文子弟"。

明正德二年(1507)　　丁卯

秋，郑若庸应乡试报罢，隐居于太湖边支硎山。

明正德三年(1508)　　戊辰

七月，武宗谕钟鼓司太监康能等，让庆成宴选用杂戏。因宫中教坊司优人不够指派，诏令礼部征选各地工技百戏入京。宫中俳优队伍空前增大。

明正德五年(1510)　　庚午

四月十六日，大理寺右评事罗侨上疏批评宫中演戏，被贬为吉安府教授。

十一月四日，沈龄(1470?—1523后)与唐寅等人联句。龄字寿卿，一字元寿，号练塘渔者。苏州嘉定(今属上海)人。诗文有《练堂吟草》、《南游草》、《春蛩遗音》等。据吕天成《曲品》著录，作有传奇《娇红记》、《银瓶记》、《龙泉记》、《三元记》等。又为杨一清作《四喜记》以供奉武宗南巡御筵，作传奇《还带记》为杨一清祝寿。

明正德七年(1512)　　壬申

六月十九日，谢谠生。

明正德十年(1515)　　乙亥

陆采作《明珠记》传奇成，苏州曲师为其订正腔拍，教伶工试演。

是年，琼州在丘濬故乡建景贤祠，以配宋学士苏轼，风示天下。

明正德十二年(1517)　　丁丑

八月，武宗微服出京，闰十二月立春日在宣府迎春，备有戏曲，嬉笑作乐，并夜入民宅，大肆淫乐。

正月，臧贤编《盛世新声》十二卷成，作《盛世新声引》。《盛世新声》是现存最早一部兼收元明两代戏曲单折曲词及散曲套数、小令的曲选，文献价值极高。

明正德十三年(1518)　　戊寅

六月初三日，教坊司乐官臧贤以疾乞休，礼部复奏，武宗不许。臧贤受武宗宠信，声势赫然，至此极盛。

郑若庸游丹阳。

二月初二日，秦鸣雷生。

九月二十四日，郑之珍生。

明正德十四年(1519)　　己卯

八月二十二日，武宗开始南巡。

八月二十四日，教坊司乐官臧贤因与

宁王朱宸濠勾结事发，被廷杖，后发配广西驯象卫戍边，行至张家湾，宁王使盗往杀之以灭口。

十月，徐霖被武宗招至临清，授教坊司官，不拜。除夕，武宗召徐霖至行宫试诗。

秋，陆采应乡试报罢，例升太学。

陆粲所编《庚己编》约成于本年。

梁辰鱼约生于本年。

明正德十五年(1520) 庚辰

正月，武宗在南京迎春，演剧作乐。徐霖、杨循吉等奉命为制乐曲。十月二十六日，武宗还京。武宗此次南巡一年有余，其间留意词曲，收罗了不少词本。

正月，武宗在南京召见徐霖，并两次幸临徐霖宅第。后徐霖随武宗至京城，被授锦衣镇抚职。

闰八月十八日，武宗过镇江，幸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第。沈龄应杨一清之请，撰《四喜记》传奇以献，受到武宗赏识。

明正德十六年(1521) 辛巳

三月十四日，明武宗去世，四月二十二日，兴王朱厚熜即帝位，是为世宗，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十二月，魏校任广东提学兼提刑副使，发布的谕民公告中有禁演戏曲、当铺不准贩卖曲本的条文。

三月，徐霖在武宗死后，失宠，几及于祸。赖友人帮助，力为保全，遂得释放回家。

是年，王济任广西横州通判，摄知州事。

郑若庸被黜学籍，避仇河南，馆赵康王朱厚煜处，为其辑类书《类隽》。

二月初四日，徐渭生。刚满百日，父亲便去世。

曹大章生。

陈罴斋，名与籍里不详。作有传奇《风云记》、《跃鲤记》，前一种今佚。

沈采约于本年前后在世。采字练川，苏州嘉定(今属上海)人。作有传奇《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或谓《临潼记》亦为其所作。

明嘉靖元年(1522) 壬午

明世宗接受建议，对教坊司用于承应的乐舞加以限制，对用于祭献的乐章曲名予以革新。

王济以母老乞归。构横山堂以宴客。作传奇《连环记》成。

范受益嘉靖初为太学生。受益，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玉鱼记》、《寻亲记》、《还璧记》，今佚。

明嘉靖二年(1523) 癸未

春，顾梦圭成进士。

沈龄作《还带记》传奇为杨一清祝寿。

李开先娶妻张氏。喜好游乐，常终日下棋或编曲，受到张氏规劝。

明嘉靖四年(1525) 乙酉

秋，陆粲乡试中举。

陆采作《怀香记》传奇约在本年。

郑若庸，作《拟新庙成颂》。

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历已入1526年)，祝允明卒。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著作繁富，其中有不少戏曲史料。

明嘉靖五年(1526) 丙戌

春，陆粲成进士。

十一月初五日，王世贞生。

明嘉靖六年(1527) 丁亥

十一月，陆粲授工科给事中。

秋，王乾章生。乾章字顺卿，号震所，浙江金华人。曾取梁灏故事谱为传奇，令人演唱。然不见于曲目书籍著录，剧名亦不详。

十月，李贽生。

张凤翼生。

高濂约生于本年。

明嘉靖七年(1528) 戊子

四月，陆粲以工科给事中典试浙江。

秋，李开先乡试中举。

陆采校勘《艺文类聚》一百卷毕，并作跋。

明嘉靖八年(1529)　己丑

春，李开先成进士。

七月，陆粲以言事下诏狱，被杖，还职。八月十三日，上书弹劾张璁、桂萼罔上私行，专权纳贿。世宗罢免张璁，又以"不早日纠弹"为罪，将陆粲逮捕下狱勘问。九月，谪为贵州都匀驿丞，赴任途中著《左氏春秋镌》。

明嘉靖九年(1530)　庚寅

更定孔庙祀典，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李开先奉命饷边至上谷。

徐霖为文徵明《东园图卷》篆额。

陆弼生。

明嘉靖十年(1531)　辛卯

春，李开先饷边至西夏，深感边事堪忧，慨然有"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往返途中与康海、王九思结识，成为至交。此后，李开先生活态度及词曲创作颇受康、王两人的影响。归后得病，一病年余。

七月，陆粲自贵州都匀驿丞量移江西永新知县。自贵州晋京，便道归家。

七月，《雍熙乐府》编成付刻(原书不题编者姓名，近代考证为明人郭勋所编)。共二十二卷，收录金、元、明三代杂剧、传奇、诸宫调等套曲一千一百二十一套，南北曲小令一千八百九十七首，为今知明嘉靖以前最大规模的曲文选集。

徐霖于其所居快园丽藻堂开七十寿宴，召妓女百人称觞上寿。是年出游桐城，作《桐城归舟漫兴》诗纪行。

秋，陆采五应乡试报罢。

明嘉靖十一年(1532)　壬辰

李开先病愈回京，任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陆粲调任江西永新知县，善治盗，有政绩。

陈鹤年世袭广东南海卫百户。

明嘉靖十二年(1533)　癸巳

十一月十九日，李开先受皇帝褒奖，"廉慎自持，克修厥职"，敕命为承德郎，文名与才干颇为时人所重。约在此时被列为"八才子"之一。

冬，陆粲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空巷相送，数百里不绝。

史槃约生于本年。

明嘉靖十三年(1534)　甲午

春，李开先调吏部，任考功清吏司主事。

陆粲自永新知县任归田，郑若庸时常相访、会谈。

秋，陆采六应乡试报罢。与兄陆粲合作传奇《明珠记》、《南西厢记》。编次所作诗文为《天池山人小稿》。

明嘉靖十四年(1535)　乙未

陆采所著《揽胜纪谈》十卷刊行。《南西厢记》传奇约成于本年，因不满李日华所作传奇《南西厢记》裁割原作以入南词反失其意，故率以己意重新创作。

郑若庸游扬州，作《澹仙赋》、《遂初园记》。

秋，王稚登生。

明嘉靖十六年(1537)　丁酉

秋，谢谠乡试中举。

十二月十五日，李开先再次被敕封为奉直大夫。

九月二十二日，陆采卒。采(1497—1537)字子元，一作子玄，号天池，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存孤记》、《明珠记》、《南西厢记》、《怀香记》、《分鞋记》、《椒觞记》等。

明嘉靖十七年(1538)　戊戌

春，谢谠应会试不售。

七月二日，徐霖卒。霖(1462—1538)字子仁，号髯仙。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

人，徙居金陵（今南京）。作有传奇《绣襦记》、《柳仙记》、《三元记》、《枕中记》、《留鞋记》、《梅花记》、《种瓜记》、《两团圆》，今仅存《绣襦记》（与薛近兖剧作同名）、《三元记》。

顾懋宏生。

明嘉靖十八年（1539） 己亥

二月，李开先为世宗南巡随驾官之一参与护驾。

王世贞读王守仁著作，手不释卷，爱之出于三苏之上。

明嘉靖十九年（1540） 庚子

三月二十四日，李开先由吏部文选司郎中升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

李日华、崔时佩改本《南西厢记》传奇成书约在本年之前。日华，苏州人。所作传奇《南西厢记》今存，另作有《四果记》，今佚。时佩，浙江海盐人。

王世贞学《易》于浙江山阴（今绍兴）骆行简。

陈鹤年不乐操弓矢，弃官，着山人服，游吴渡越。

陆粲著《左传补注》五卷成。

八月十九日，王济卒。济（1474—1540）字伯雨，号雨舟，晚号白铁道人，浙江桐乡人。作有《碧梧馆传奇》三种，今仅存《连环记》。

孙柚生。

明嘉靖二十年（1541） 辛丑

春，谢谠应会试再次报罢。

四月，李开先因得罪权臣夏言罢官归。五月，即被乡里文友邀请加入词社。十一月，撰成《画品》。

八月二十一日，顾大典生。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壬寅

王骥德约生于本年。

六月二十五日，屠隆生。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 癸卯

春，王世贞补廪膳生员。秋，应乡试中举。学作诗。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作《南词引正》。

梁辰鱼《浣纱记》传奇约作于本年前后。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甲辰

二月，李开先作于嘉靖十年的散曲《卧病江皋》，由门人为之刊行并作序。其《中麓小令》亦作成于本年。

春，秦雷鸣成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春，谢谠成进士，作《宴鹿鸣篇》。

春，王世贞应会试报罢。

二月二十三日，陈与郊生。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 乙巳

张凤翼约在本年作传奇《红拂记》。一月而成。

谢谠任泰兴知县。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丙午

秋，张凤翼应乡试报罢。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丁未

春，王世贞、汪道昆、李先芳成进士。四月，王世贞试政大理寺左评事，与同年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人李先芳结识。通过李先芳居中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熟识，为其后正式订交打下基础。

夏，李开先作传奇《宝剑记》、《登坛记》成，后一种今佚。

何良俊校勘汉代刘向《说苑》二十卷、《新序》十卷。

七月初七日，林世吉生。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 戊申

秋，王世贞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持法惟谨。严嵩重其名，欲收之门下，意不善之。由李先芳介绍，加入同事吴维岳、王宗沐等人所组建的诗社。所作诗颇得吴维岳赞赏。读李梦阳及"唐宋派"诸子之作，或有所疑，或意不快，且不满吴中文人陈袭六朝文风之习，又不欲掇宋人理学之遗，遂与李攀龙相互切磋"西京、建安、开

元语”。众异议纷起。王世贞妻魏氏携女至京团聚。

十二月二十日，谢谠妻去世，缘不能媚俗，被人中伤，弃官归。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刊于本年。今人一般认为，此本为传奇《琵琶记》版本系统中来源较早、较接近于原作的版本。

马守真生。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　己酉

九月，李开先托人将《宝剑记》传奇送于王九思，九思作《书宝剑记后》。

是年，王世贞与李攀龙等人相会于北京，王世贞、李攀龙定交。

蒋孝《旧编南九宫谱》成书于本年。蒋孝为南九宫六百五十二曲补上曲文，十三调五百零三曲却依旧只存目录。孝，常州人。

谢谠弃官山居，以著述吟咏自遣，间为乐府。

正月初三日，梅鼎祚生。

八月，周履靖生。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庚戌

春，王世贞病休，作诗忆吴中同乡诸文友。

何良俊刻《何氏语林》三十卷，又为顾从敬所刊《类编草堂诗余》作序。

二月初十日，臧懋循生。

八月十四日，汤显祖生。

明嘉靖三十年(1551)　辛亥

二月，谢廷谅生。廷谅(1551—?)字友可，江西金溪人。作有传奇《纨扇记》、《诗囊记》、《离魂记》。

王世贞以三年考满，升任刑部员外郎。

春，谢谠作《龙王堂碑记》，记述“未第时，梦示庇佑意”。所著《四喜记》传奇第二出宋祁自述因梦兆而托生，得中状元，与谢谠因梦兆而登进士相类。

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已入1552年)陆粲卒。粲(1494—1552)字子余，一字浚明，号贞山，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采兄。曾协助陆采撰成《明珠记》传奇。

胡应麟生。

林章生。

明嘉靖三十年(1552)　壬子

春，郑若庸应赵康王朱厚煜聘请，北上至彰德，客王邸，成为赵王的记室和清客。闻陆粲卒，作文为祭，其情甚挚。

六月，李开先母去世，作诗志哀。十二月，编成《中麓山人拙对》。

王世贞、宗臣、梁有誉、谢榛、李攀龙等聚于北京，结成志在复古的文学流派，并延请画工作《六士图》。王世贞以刑部员外郎出京决庐州、扬州、凤阳、淮安四郡之狱，作诗留别诸子，心甚快悒。李攀龙、吴国伦、宗臣等作诗相送。

徐渭作《玉禅师》(又名《翠乡梦》)杂剧约在本年，此时寄居于杭州玛瑙寺。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癸丑

春，张翀成进士，授刑部主事。

秋，梁辰鱼游浙江，至兰溪、永嘉等地。

王世贞启程赴京师，时已迁刑部郎中。文征明、彭年等人有诗画为赠。抵京，作诗感叹仕途困顿。在京结识张献翼。

《风月锦囊》三刻本刊于本年。其中共收剧目四十七种，包括元杂剧三种，元南戏十六种，元南戏明代改本四种，明初南戏十九种，明传奇三种，另二种待考。

二月十四日，沈璟生。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　甲寅

秋，郑若庸北游京师，因拒绝严嵩父子之邀请，旋即返回。

梁辰鱼游中州，以词曲享盛誉。

李开先有侄在抗倭中阵亡，为文详记其事。

王稚登作《海夷》诗，记述长江南北倭患。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乙卯

秋，梁辰鱼自吴地溯江而上，作湘鄂游。至于汨罗江，作诗与散曲吊屈原。

七月，李开先作《诗禅》成，自为序。其中有一些以戏曲为谜底或谜面者。

十月，原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弃市，王世贞酹酒泣奠之，与吴国伦、宗臣为之殓葬，悲愤成病。又代杨继盛妻草讼冤疏，由是为严嵩所恶。推为督学副使，为严嵩所格，补青州兵备使。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丙辰

十月，王世贞升山东按察司副使兼青州兵备副使，于次年春到任。王世贞因杨继盛事得罪严嵩，遂受到排挤。作【水仙子】《丙辰偶成》曲，以泄心中不平，嘲骂严嵩，又好使酒骂座，抵掌谈论世事，人称"敖士"，作《敖士赞》。

梁辰鱼散曲集《江东白苎》刊于本年或略后。

本年前后，谢谠曾专心钻研昆腔，得魏良辅之传。

张凤翼捐赀入南京国子监，为《江东白苎》作序。

潘之恒生。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丁巳

二月，王世贞刚到任所，便奉命募兵三千从征，作诗《发青州兵有感》。本年，开始撰写《艺苑卮言》。

七月，李开先《闲居集》编成，自为序，收入所作诗文，共四集。刊刻则自次年始。

谢谠作传奇《四喜记》在本年或略后。

徐渭入胡宗宪杭州军幕。作《四声猿》杂剧及《西厢记》评注。

陈价夫生。

王澹约生于本年。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戊午

三月二十八日，张翀在刑部主事任上，上疏弹劾严嵩，受杖责，被谪贵州都匀。

六月，王世贞作《艺苑卮言》成，有自序，言"欲为一家言"，补徐祯卿、杨慎、严羽三氏著述"所未备者"。冬，世贞由青州兵备任上至章丘访李开先。开先设宴相款待，并出家庭戏班演出。王世贞评开先所作《宝剑记》传奇。

秋，张凤翼应乡试不售。

李开先会见冯惟敏，两人引为同调。

郑若庸撰文并作《五福记》传奇为赵王朱厚煜祝寿。

王骥德游于徐渭之门。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己未

春，王世贞仍在青州兵备任上，再次至章丘访李开先。是年，世贞将自己在青州任上所作诗文编为《海岱集》十二卷，并作自序，记叙到青州任职后情形甚详。又撰笔记《少阳丛谈》二十卷，并作自序。五月初十日，王世贞的父亲以滦河战事失利下狱。王世贞以父难赴京师，作诗与李攀龙等人别，悲愤之情溢于辞表。欲与弟上书代父难，未果。乞严嵩及诸权贵，请为救助。七月，以家难休官。

卢柟卒。柟字少楩、子木，河南濬县(今浚县)人。作有《想当然》传奇。

陈与郊为郡诸生，就婚金坛。

六月，徐渭《南词叙录》似在福建成书。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庚申

十月，王世贞父因罪弃市。世贞与弟世懋哀痛欲绝，共扶父柩回原籍。

十月，赵王朱厚煜卒，郑若庸离开王府居山西清源。中复还居彰德，辑《北游漫稿》。

十二月，李开先杂剧集《一笑散》最迟在此时完成。其中《打哑禅》、《园林午梦》两种首先付刻，自为序。但原刻本今未

见，惟钞本传世。

海盐腔约在本年传入江西。

陈鹤卒。鹤(1516—1560)字鸣野，号海樵，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孝泉记》，已佚。

汪宗姬生。宗姬(1560—?)字肇郁，一字师文，号休吾子，安徽歙县人。作有《续缘记》、《丹管记》传奇。

龙膺生。膺(1560—?)初字君善，改字君御，号朱陵，又号惕庵、纶叟，湖广常德(今属湖南)人。作有传奇《蓝桥记》、《金门记》，今佚。

徐复祚生。

明嘉靖四十年(1561)　辛酉

秋，顾大典应乡试再次报罢，作《秋怀赋》，以抒感慨。

秋，张凤翼乡试再次报罢。游太仓，访王世贞。

周履靖父去世，约于本年被迫放弃科举。从此开始钟情于道家的出世思想。

王骥德将其祖《红叶记》改成《题红记》传奇。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壬戌

春，王乾章成进士。乾章，字顺卿，号震所，浙江金华人。曾将宋梁太素事编为传奇，按部拍板，令优人习之。然不见于曲目书籍著录，剧名亦不详。

秋，梁辰鱼游金华，欲入胡宗宪幕府，未果。王稚登作《送梁伯龙谒胡尚书》诗。

十一月，胡宗宪被逮下狱，徐渭失去依靠，返回故乡，尔后又寄居金陵。

汤显祖从泰州学派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读书。又从徐良傅学习古文辞。本年应岁试。

梅鼎祚从宁国知府罗汝芳游。

孙柚至京师，游太学。

屠隆馆于龙游，以教学为生。

陆弼为欧大任弟子。欧大任时任江都训导，开竹西社，陆弼与诸名士为文酒会。

单本约生于本年。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癸亥

王世贞丁忧服阕，闲居在家，时与吴中文士诗文唱和。张凤翼兄弟亦与王世贞往来密切。

林章上书督抚，陈平倭之策。

汤显祖补县弟子员。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甲子

秋，张凤翼乡试中举，其弟燕翼亦同榜中举。

秋后，梁辰鱼与王世贞昆仲会于虎丘，送张凤翼等北上会试。

王世贞仍家居，决意寄情山水，终老林下。与李开先有书信往来，与张凤翼时常诗词唱和，并送之赴试。

王稚登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颇受器重，将荐之直史馆，校修《永乐大典》。因遭父丧，离京归里。

梅鼎祚入学。

张琇，字号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作有《还金记》传奇。

钮格生。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乙丑

春，张凤翼应会试报罢。是科秦鸣雷为会试知贡举官。

七月初七日，秦鸣雷由礼部左侍郎转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被委任总校《永乐大典》。

王世贞《艺苑卮言》前六卷刊行。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　丙寅

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去世。十二月二十六日裕王朱载垕即帝位，是为穆宗，改明年为隆庆元年。

三月，王世贞念父亲冤狱未得昭雪，作诗《寒食志感示儿辈》。是年仍家居，始营别业于隆福寺西，建阁藏经，名之曰小祇林。作诗送梁辰鱼北游。

四月十二日，秦鸣雷受任教习庶吉

士，兼翰林院侍读。五月即罢官。自此优游林下，构精舍以居，诗酒自乐。

闰十月，李开先编《张小山小令》，作序付刻，深表推崇。

王稚登访慈溪、宁波，归著《客越志》。

徐渭因胡宗宪案精神失常，狂疾发作，曾用利斧击破自己头部，又用铁钉刺入耳中。怀疑继妻张氏不贞而击杀之，被捕下狱，革去生员籍。

叶宪祖生。

明隆庆元年(1567) 丁卯

正月，王世贞上书为父鸣冤，诏复官职。

三月，李开先编《乔梦符小令》，作序付刻，深表推崇。

七月，徐渭仍在狱中，谢谠前去探望。

秋，汤显祖因病不赴乡试。

秋，顾大典、陈与郊应乡试中举。

秋，梅鼎祚应乡试报罢。

高濂纳赀入北京国子监，屡赴秋试失利。

秋，梁辰鱼、莫是龙、孙七政等人在金陵结鹭峰诗社，秉烛觞咏，放荡不羁。

王稚登再至京，辑此期诗为《燕市后集》。

张翀被召至京师，复官吏部主事，再迁大理少卿。

魏良辅约于本年前后在世。他吸收海盐腔、弋阳腔之长，对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声腔进行加工定型，形成一种以"水磨调"为特色的新调，即"昆山腔"。良辅字尚泉，江西南昌人，寄居太仓。有《曲律》(又名《南词引正》)。

正月十三日，佘翘生。

明隆庆二年(1568) 戊辰

春，顾大典成进士，授绍兴府学教授。本年冬，有庐山之行。

三月，王世贞因皇帝诏书"朝政许诸人直言无隐"，上《应诏陈言书》，提出八条建议。四月十日，以言官荐起为河南按察使司副使，整饬大名兵备；以病辞让，朝廷不允。本年僧戚继光访梁辰鱼，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二月除夕，得迁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之报，寄书于友人，盛赞李攀龙诗文。

春，张翀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南赣，率部镇压江西、广东交界处寇盗。移抚湖广，召拜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

沈璟入学籍，奉归安唐枢、陆稳为师。沈璟、沈璨从沈侃作西湖游。

春，张凤翼、陈与郊应乡试报罢。

梅鼎祚为府学廪生。

王稚登撰《青雀集》。

二月，李开先卒。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尝精选元剧十六种刊为《改定元贤传奇》，作有院本《园林午梦》六种，杂剧有《皮匠参禅》，传奇有《宝剑记》、《断发记》，又有《登坛记》，已佚。另有论曲著作《词谑》。

明隆庆三年(1569) 己巳

正月，王世贞从大名启程赴任，十六日至齐河(今属山东)与李攀龙相会，互有诗作相赠。四月，王世贞抵任，分守杭、嘉、湖三府，任所在湖州。到任裁抑贪吏巨室，访游浙中名胜。秋，在湖州救水灾，捐俸助赈，颇有政绩与声誉。于浙中修复岳飞、于谦墓祠。时有衰颓之叹，意欲归隐。冬，得转山西按察司报，作诗自嘲。因母病，上疏乞归，返里侍奉。

是年，汤显祖友帅机，讲古今文字声歌之学，并开始读《文选》。

孙柚筑室秦坡涧下，作《藤溪记》。其传奇《琴心记》成于本年前。

谢谠卒。谠(1512—1569)字献忠，浙江上虞人。作有《四喜记》传奇。

郑国轩，字号不详，浙江人。作有传奇《白蛇记》、《牡丹记》，后一种今佚。

汪廷讷约生于本年。

明隆庆四年(1570)　庚午

四月,王世贞升任山西按察使,六月启程,七月十六日到任,八月监乡试,十月,因母病上疏乞休,即日南行,至泽州而讣告至,兼程奔丧。经理丧事毕,家居守制。

秋,顾大典应聘为江西秋试房考官。

秋,汤显祖乡试中举。时方二十一岁,诗文已负盛名。

秋,屠隆、梅鼎祚应乡试报罢。

秋,高濂应乡试报罢,复遭丧妻之痛。《玉簪记》传奇作于本年。

沈璟补廪生。

本年,梁辰鱼由金陵返回故乡昆山,专心钻研昆山腔,得魏良辅之传。此后,又与郑思笠等人共同研究乐理,将昆山腔进一步完善。《浣纱记》传奇约作于本年至万历元年之间(1570—1572)。

明隆庆五年(1571)　辛未

春,汤显祖应会试报罢。

春,张凤翼三应会试报罢。

春,陈与郊应会试又报罢。

五月初一日,秦鸣雷被起用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及赴任即擢礼部尚书。

五月,顾大典改调处州推官,徐渭有诗送行。

王稚登旅无锡。

臧懋循补邑庠生。

高濂作《节孝记》传奇。

明隆庆六年(1572)　壬申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去世。六月初十日,太子朱翊钧即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

夏,王世贞《艺苑卮言》最后编定。增益为八卷,附录四卷,自为序。

八月十五日,秦鸣雷上疏乞休,不允。

十一月,朝廷诏举逸才,王稚登被举荐,辞不就。又被举荐修国史,亦不就。

高濂入赀候选鸿胪寺。

顾允默约卒于本年前后。允默字懋仁,一作茂仁,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五鼎记》,仅存残曲。

郑之文约生于本年。

明万历元年(1573)　癸酉

正月,王世贞服阕,四月,抵都下,起补为湖广按察使,作诗《闻补楚宪之命》。夏,由京城抵达武昌,监湖广乡试。十月,擢升广西右布政使,十二月,再擢升为太仆寺卿。

正月,秦鸣雷受弹劾而被迫上疏请求致仕。二月,辞官归,在乡终老。

秋,林章、沈璟、臧懋循乡试中举。

秋,梅鼎祚乡试报罢。

冬,戏曲选本《词林一枝》刊行。另一种戏曲选本《八能奏锦》亦于本年刊行。两种选本选辑部分明人所作传奇摘出,表明此时戏曲的流行与时人对新调的崇尚。

鲁怀德作《藏珠记》传奇成。

何良俊续《四友斋丛说》,卒于本年六月。良俊(1505—1573)字元朗,号柘湖,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所撰《四友斋丛说》卷三七"词曲"有关于戏曲的论说,在明清曲学界颇有影响,近人辑之为《四友斋曲说》。

明万历二年(1574)　甲戌

春,沈璟成进士,任兵部职方司主事。

春,林章应会试报罢。

三月,王世贞至京,到太仆寺任。九月,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抚治郧阳,提督军务,至冬赴任。十一月,为郑若庸《类隽》作序。

春,顾大典改官南京刑部主事,调兵部。

春,陈与郊成进士,观政工部营缮司。

春,汤显祖、臧懋循应会试报罢。

春,张凤翼应会试报罢。归途中访太白楼。

十二月,张翀授漕运总督巡抚凤阳。

章大伦，名一作大纶，字金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符节记》传奇。

春，冯梦龙生。

明万历三年（1575） 乙亥

夏，徐渭获释。秋，往游天目山。冬，往南京，登燕子矶，作诗纪之。

秋，王世贞作《思归吟》等诗以明志。将其诗文编定为《弇州山人四部稿》。

史槃以《破瑟赋》受知于徐渭。

汤显祖《红泉逸草》刊行，为其最早结集刊刻的诗文集。

陈与郊除河间府推官。冬，丁内艰去官。

曹大章卒。大章（1521—1575）字一呈，号含斋，常州金坛（今属江苏）人。作有《雁书记》传奇，今佚。

马佶人约生于本年。佶人字吉甫，一字更生，号斐堂，别署撷芳主人，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荷花荡》、《十锦塘》、《梅花楼》、《借东风》、《白鹤图》，合称《餐霞馆传奇五种》。

韩上桂生。

明万历四年（1576） 丙子

二月二十日，张翀因病辞官归。

春，汤显祖客宣州，宿开元寺，与梅鼎祚订交。旋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在报恩寺翻读藏经。十一月，北上赴试。

六月十五日，王世贞以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升任南京大理寺卿。九月，张居正授意南京给事中杨节上疏弹劾，王世贞得旨回籍，听候别用。自此栖息于弇山园。刊刻《弇州山人四部稿》。

秋，梅鼎祚应乡试报罢。与修《宁国府志》成。

秋，屠隆乡试中举。十二月，北上应次年春会试，除夕抵达扬州。

郑若庸所辑《类隽》三十卷在山西清源刊出。

李贽开始研究佛学，认为儒、释、道三教无异同。调任云南姚安府知府。

明万历五年（1577） 丁丑

春，屠隆成进士。十一月，抵颍上任知县。

春，张凤翼应会试再次报罢，不及放榜，舟行南归，从此不再涉足科场，居家养母，以布衣终老。

春，汤显祖因拒绝宰相张居正的延揽而会试报罢。经南京回江西临川。在南京游国子监，作《广意赋》，意近《离骚》，后以"海若"为别号。

八月中秋，王稚登赴常州，作《中秋马驮沙看月记》等文。编次在靖江时所作为《明月篇》二卷。

顾大典编《清音阁集》成。

王世贞家居，结识胡应麟，于其诗文持论多有重誉之辞。屠隆寄书自通，且以诗为赠，遂与之订交。

陈与郊授河间府推官。

潘之恒在常州，与昆山腔艺人徐宗南、潘大、褚养心过从甚密。

林章幕游戚继光蓟北军中。

郑若庸卒。若庸（1487？—1577）字中伯，号虚舟，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玉玦记》、《大节记》、《五福记》、《珠球记》，后三种今佚。

明万历六年（1578） 戊寅

正月，梁辰鱼与王世贞宴集于昆山周氏园中。

八月，王世贞起补应天府府尹，遂上书请致仕，不允。赴任途中，南京兵部给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许之交章弹劾王世贞。遂令回籍听用。亲赴江西吊唁知交徐子与。

屠隆至太仓访王世贞，世贞与谈甚欢，多所推许。

张凤翼作《虎符记》传奇。

顾大典作《听秋蛩赋》。

周履靖编辑刊行养生导引书《赤

凤髓》。

车任远，字远之，浙江上虞人。作有传奇《蕉鹿记》、《高唐梦》、《邯郸梦》、《南柯梦》，合称《四梦记》，又有传奇《弹铗记》，今皆佚。

金怀玉，字尔音，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十种，今存《望云记》、《妙相记》、《桃花记》三种，余皆佚。

十月十二日，许自昌生。

明万历七年(1579)　己卯

二月，史槃侍师徐渭，游禹迹寺。

十二月，屠隆由颍上知县调任青浦知县。作诗与函劝张凤翼明春赴试。莅任之初，顺道往谒王世贞。

秋，顾大典在南京同梅鼎祚相会，王稚登以诗相赠。

汤显祖《紫箫记》传奇约万历五年至本年秋作于临川，自此开始戏曲创作生涯。

梅鼎祚往南京应乡试，成《南游集》，往谒王世贞。

潘之恒游吴地，与张凤翼、王稚登等人结交。

沈璟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旋擢员外郎。

李日华作《梅墟先生别录》一卷，记周履靖事迹。

徐渭《四声猿》杂剧及《选古今南北剧》等，作于嘉靖四十二年至本年之间。

秋，龙膺乡试中举。

张翀卒。翀(？—1579)字子仪，号鹤楼，广西马平（今柳州）人。作有传奇《锦囊记》、《玉钩记》，今均佚。

明万历八年(1580)　庚辰

二月，王世贞造访王锡爵，报谢其女王焘贞，自是湎于王焘贞所为仙道事，决意奉道。秋，《曲藻》刊行。

春，龙膺成进士，授徽州府推官，主白榆社。潘之恒等人加入该社，辑行《白榆社稿》。

春，臧懋循成进士。

春，汤显祖因再次拒绝张居正的延揽而会试报罢，四月，游南京国子监。

春，张凤翼对科举心灰意懒，以母老，不复应会试。王世贞作诗致意。自此，不与贵人交，家居卖文，自定《处实堂集》。

五月，屠隆将为官颍上、青浦时诗文结为《由拳集》印行。因收入与王世贞等名公酬和之作，一时声名大噪。

王稚登至青浦访屠隆。刊刻《竹箭编》。

梁辰鱼客杭州，与沈懋学、冯梦祯等相会。

五月，凌濛初生。

吕天成生。

明万历九年(1581)　辛巳

五月，王世贞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作序。

八月，臧懋循赴荆州府学教授任。

冬，屠隆游京口三山，序《三山志》。《由拳集》刊行。

是年，梅鼎祚以母病辞副贡。

沈璟调吏部稽勋司员外郎。

郑若庸所作传奇《玉玦记》刊行。

朱鼎，字永怀，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玉镜台记》传奇，今存。

程文修，字仲先，又字子叔。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望云记》、《玉香记》，今佚。

明万历十年(1582)　壬午

六月，陈与郊擢吏科给事中。

秋，郑之珍为传奇《目连救母劝善记》作自序。

秋，臧懋循分校南闱归，迁夷陵知县。秋至南京，与欧大任、郭第等会。

秋，余翘应乡试报罢。

沈璟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旋改验封司员外郎。十月，丁外艰回籍。

梁辰鱼游青浦，知县屠隆上演辰鱼所作《浣纱记》传奇，并序其诗集。

十一月，屠隆改官礼部仪制司主事，梁辰鱼作《送屠长卿游上京》诗为其送行。赴京途中，与王世贞、王世懋、陈继儒、王衡等会。

叶宪祖父改任郧阳知府，宪祖游学南监或自此始。

顾大典、张献翼等人集会于金陵沈氏东园。

吴世美约在本年前后去世。世美字叔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作有《惊鸿记》传奇，今存。

明万历十一年（1583） 癸未

正月，屠隆在北京。秋，升礼部主事。序王骥德所作传奇《题红记》。

春，汤显祖成进士。宰相张四维、申时行慕显祖之才，令其子与显祖交，且欲将之招入门下，显祖未允。被斥不予馆选，观政于礼部。

春，王乾章罢官归，始有余暇从事戏曲创作。

秋冬间，张凤翼作传奇《祝发记》。

臧懋循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

沈璟以亲丧暂居吴江故里。

王骥德所作《题红记》传奇约刊于本年。

龙膺往访张凤翼。

九月十八日，沈自晋生。

明万历十二年（1584） 甲申

正月，王世贞被起用为应天府尹，二月，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先后具疏以病辞，得旨准在籍调理。

二月，顾大典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作《将隐斋图》。

七月，汤显祖除南京太常寺博士。

十一月，刑部主事俞显卿弹劾屠隆"淫纵"，因罢官归。（此前屠隆曾作套曲《逍遥令》隐诋俞显卿，自鸣高逸）回乡途经青浦，父老为敛田千亩，请徙居。隆不许，欢饮三日离去。

梅鼎祚作《玉合记》传奇约在本年。

梁辰鱼居昆山故里，与友人游马鞍山。

龙膺以诗酒罣误，罢官。过吴，经汪道昆介绍，与王世贞相会，世贞赠之以诗。自歙赴京，汪道昆、潘之恒等举白榆社作别。

江楫，字葵南，号百莱主人，湖广荆门（今属湖北）人。作有《芙蓉记》传奇，今存。

王玉峰本年前后尚在世。玉峰，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或谓月榭主人即其别号。作有传奇《焚香记》，或谓传奇《羊觜记》、《三生记》亦为其所作。

冯之可，江西彭泽人。作有传奇《姻缘记》、《护龙记》，今佚。

明万历十三年（1585） 乙酉

二月，梁辰鱼会梅鼎祚于虎丘。

三月，臧懋循在南京国子监因狎娈童遭言官弹劾，罢官归。

六月，顾大典调福建提学副使。

秋，徐复祚应乡试报罢，被人攻击贿买科场，官司屡问不能结，直至次年才断明为诬告。奉父命，往苏州拜谒戚继光。

秋，沈璟起复，仍补验封司员外郎。

潘之恒客居南京，收集戏曲演员及伶工艺事资料，准备撰写剧论。

秋，梅鼎祚应乡试报罢。

秋，余翘二应乡试报罢。

吏部验封司郎中司汝霖致书汤显祖，劝与执政通，可升为吏部主事，重入北京。显祖作书拒之。

冬，孙柚贫甚，以别业售于人，寓居长洲。柚（1540—1585后）字梅锡，号遂初，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琴心记》、《昭关记》，前一种今存。

张四维，字冶卿，号午山，大名元城

(今河北大名)人。作有传奇《双烈记》、《章台柳》、《螭璋记》,前一种今存,清钞本题作《麒麟记》。

明万历十四年(1586)　丙戌

正月,陈与郊疏请严禁馈遗。三月,为会试房考官,事毕归省。

正月,顾大典调任福建学政。

二月,沈璟上《定大本详大典疏》,请立储,为皇长子生母王恭妃请封号。忤旨,左迁行人司司正。

八月,汤显祖度三十七岁诞辰,作诗述怀,并为梅鼎祚所作《玉合记》传奇题词。复书屠隆,对其被罢官表示同情。时罗汝芳至南京讲学,显祖日往讨论。

八月,梅鼎祚访汤显祖于南京,乞其为《玉合记》传奇作序。冬,全剧刻成。

王澹作《三十生辰》诗,自伤沉沦不遇。

王骥德馆山阴知县毛氏宅,自此同沈璟交往。

龙膺罢官归里。

明万历十五年(1587)　丁亥

春,顾大典以拒受请托为忌者中伤,追论其在南京为官时风流放佚,贬禹州知州。遂弃官归。

十月,王世贞补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上疏为父奏请褒恤,得赠兵部尚书,作《恭谢天恩疏》。

十月,梅鼎祚作诗招屠隆,屠隆为其序《玉合记》传奇。本年副贡庐州,中途病归。

秋,汤显祖赴京接受京察,旋归家省亲,约于年底前返任所。《紫钗记》传奇约于本年前后完成,系《紫箫记》传奇之改作。

朱期《玉丸记》传奇约于本年前后完成。期,字号不详,浙江上虞人。

叶良表,字正之,籍里不详。作有《分金记》传奇。

阮大铖生。

明万历十六年(1588)　戊子

二月,王世贞就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事务繁杂,寝食不遑。六月,弟世懋卒,世贞哀毁至极,加之晚年多病,心情沉郁。秋,梅鼎祚、潘之恒等来南京探望。

春,汤显祖改任南京詹事府主簿。

春、夏间,张凤翼撰《灌园记》传奇成。

八月,沈璟回朝任光禄寺丞,旋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八月,王骥德在杭州拜冯梦祯为师。

十月,陈与郊擢吏科都给事中。其编选的《古名家杂剧》由新安徐氏刊印。

秋,顾懋宏乡试中举。

秋,梅鼎祚应乡试报罢,从王世贞游,并于汤显祖署宅同佘翘相会。

秋,佘翘三应乡试报罢,谒汤显祖于南京。

顾大典回吴江,筑谐赏园,日与宾客觞咏不辍。作《谐赏园记》。

王应山卒于本年前后。应山字懋宣,籍里未详。作有《千斛记》传奇,今佚。

杨珽,字夷白,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锦带记》、《龙膏记》,后一种今存。

明万历十七年(1589)　己丑

二月,王骥德与冯梦祯在绍兴相会。

二月,王世贞为潘之恒诗集《东游集》作序。六月,擢南京刑部尚书。遭南京广西道御史黄仁荣弹劾,上疏申辩。冬,上乞休疏,不允。

三月,陈与郊为春试房考官。年底先后受到吴正志、王汝训弹劾,引起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朝廷党争风波。

春,汤显祖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夏,梅鼎祚函邀屠隆至南京相叙,并告以《广桑子》读后感。

沈璟以疾病辞官,其中原因或与上年

参与主持顺天乡试舞弊有关。其戏曲创作自此始。《红蕖记》传奇约成于本年。

龙膺授温州府学教授，旋迁国子监博士。

明万历十八年(1590) 庚寅

正月初九日，陈与郊再次被弹劾，朝廷党争风波犹未平息。同月十九日，升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告归省母，途中闻讣。

王世贞三上乞休疏，终得请。三月，去官。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所撰《艺苑卮言》对南北曲渊源及特点时有独到见解。或谓《鸣凤记》传奇为其所作。

七月，吴世美《惊鸿记》传奇原刻本行世。世美字叔华，号多口洞天人，浙江乌程(今湖州)人。

十二月，汤显祖会紫柏禅师，后来往密切，受其思想影响。

《水浒记》传奇在南京刊行。作者或谓许自昌，或谓王元(无)功，由许自昌改订。

秋，李贽《焚书》在湖北麻城刻成。

张凤翼作传奇《灌园记》成。

梅鼎祚补恩贡。

范文若生。

明万历十九年(1591) 辛卯

二月，高濂所作《玉簪记》传奇在苏州洞庭东山演出。

年初，屠隆往太仓吊王世贞之丧。

闰三月，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对朝政直抒己见，锋芒所向，刺及重臣甚至神宗本人。五月，贬为徐闻典史，随即离开南京，取道杭州，并于家小住。十二月初到达徐闻任所。

四月，梅鼎祚游国子监，宰相申时行疏荐之，辞不就。秋，应顺天府乡试仍报罢，十二月自京师南归。

春，凌濛初入学。

秋，佘翘乡试中举。访张凤翼于苏州。

九月初九日，史槃携酒蟹探望徐渭，徐渭作画题诗相赠。

龙膺上《选宫女疏》、《请转题灾异疏》，约万言，中有纵情溺爱、繁刑税多等语，几遭杀身大祸。幸得宰相申时行之救，获免。

马守真诗集二卷编成，王稚登作序。

陈与郊丁内艰居家，专意著述，闭门不出。

秋，郑之珍乡试中举。

梁辰鱼约卒于本年。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伯，一号仇池外史，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浣纱记》传奇，今存，另有《鸳鸯记》传奇，今佚。

明万历二十年(1592) 壬辰

正月，陈与郊被免官。《古名家杂剧》或辑于此后。

春，屠隆撰《南北备倭策》，辑《汉魏丛书》二百五十种。

春，汤显祖自徐闻归临川，取道肇庆，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晋京得量移遂昌知县。

春，顾大典携家乐入城。作《青衫记》传奇成。

春，佘翘应会试报罢。

龙膺调礼部祠祭司主事，为同官所嫉，旋谪为江浙盐运判，不赴。

王稚登为顾大典作《谐赏园赋》。

史槃淹留京师，失意欢场，作《宜春令》套曲。

陆华甫，字号不详，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作有《双凤记》传奇。

袁于令生。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癸巳

三月十八日，汤显祖调任遂昌知县。到任后，政简刑轻，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

重建相圃射堂和学社，颇为惬意。一时循吏声为两浙冠。

张凤翼为顾大典《青衫记》传奇作序，又为前南京礼部尚书秦鸣雷作行状。

史槃作《鹣钗记》传奇。

许自晋翻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时年十六。

沈璟被罢官。是年，胡文焕编《群英类选》成，沈璟所作传奇《红蕖记》、《十孝记》、《分钱记》三种入选。

七月初七日，秦鸣雷卒。鸣雷(1518—1593)字子豫，号华峰，浙江临海人。作有《合钗记》(又名《清风亭》)传奇，今佚，惟《缀白裘》第十一集收有《赶子》一出。

徐渭卒。渭(1521—1593)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有《四声猿》杂剧，或谓《歌代啸》杂剧亦为其所作。另有戏曲专著《南词叙录》。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甲午

秋，叶宪祖、韩上桂乡试中举。

秋，周履靖游华亭，与陈继儒等人唱和，诗酒留连，自得其乐。

秋，梅鼎祚致书屠隆，告以与修国史之事。客居南京。

汪廷讷往南京参加秋试。

龙膺中蜚言，谪两淮军判官，未赴，改浙江盐运判官。秋，分校南闱。事毕，游扬州，与陆弼等结横山社。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乙未

正月，汤显祖上计至京，三月，与袁宏道同行南归。时宏道授吴县知县，离京赴任。

春，谢廷谅成进士。

六月，屠隆往太仓吊王锡爵母丧。秋，至遂昌访汤显祖。显祖陪同游览遂昌名胜古迹，诗酒盘桓多日。

吕天成作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

龙膺移谪西宁，任巩昌府通判。

春，韩上桂应会试报罢。

三月初四日，郑之珍卒。之珍(1518—1595)字汝席，号高石，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编有《目连劝善记》(又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今存，另有《五福记》传奇，今佚。

春，薛近兖成进士。近兖字信余，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作有《绣襦记》传奇，今存。

四月初七日，吴炳生。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丙申

春，汤显祖作诗寄孙如法、吕允昌。表明他以官为隐，对政事并不十分关心，时常寄兴山水，以诗酒自娱。

吕天成始为沈璟所知。

佘翘出其《翠微集》向梅鼎祚求序。

臧懋循举家迁居南京，与友人陈学铨等结成诗社，流连山水，联吟酬唱。

是年，《群英类选》编定刊行。为戏曲、散曲选本。全书分官腔类(指昆山腔)二十六卷、诸调类(指多种地方剧曲)四卷、北腔类(指北剧散出、北散曲)六卷、清腔类(指南散曲)八卷及续选二卷。选录元明杂剧、传奇单出和散曲，保存了许多已佚作品的片段。

顾大典卒。大典(1540—1596)字道行，号衡宇，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青衫记》、《葛衣记》、《义乳记》、《风教编》，合称《清音阁四种》，前两种今存，《风教编》仅存少量佚曲。

王国柱，号澹生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海棠诗》、《碧珠记》、《鸳簪记》。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丁酉

汪廷讷寓居金陵。秋应乡试，不终场而归。

凌濛初补廪生。

许自昌游学南京国子监，秋应乡试报罢。

秋，陈汝元乡试中举。

周履靖刻所辑《夷门广牍》一百零六种，凡一百六十二卷。

张凤翼传奇集《阳春堂五传》在本年前已完成。

郑之文作《白练裙》杂剧嘲讽马守真、王稚登、屠隆等，在南京引起轰动。

屠隆废官十三年，朝廷忽诏复冠带，乃具袍服头踏，携妓至官厅调笑表演，六院哄传，以为笑柄。

汪拱恕，字号、里居不详。作有《全德记》传奇。

月榭主人，姓名、籍里不详。作有《钗钏记》传奇。

七月，张岱生。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戊戌

春，汤显祖至京述职，不顾同僚挽留，向吏部坚决要求辞官。未等答复，即回故乡临川。本年秋，《牡丹亭》传奇完成。

九月，屠隆作《昙花记》传奇成，在杭州刊行。

是年，陈与郊致信屠隆索《昙花记》，并求屠隆为其奏疏《黄门集》作序。

冯梦龙为新兴知县。

李日华客苏州，以长歌记吴中新兴乐器三弦。

陈汝元任陕西清涧知县。

汪廷讷捐赀官盐科提举司。

龙膺参巡抚田乐戎幕。会榨松山等处大捷，因功特荐，遂被叙用，官南京户部员外郎。归里视亲。

罗懋登为《香山记》传奇作自序。懋登字澄之，号二南里人，陕西人。作有传奇《香山记》，并为《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作过音释。

钱直之，字海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忠节记》传奇，今佚。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己亥

正月，汤显祖送达观禅师访白云、石门，往吊罗汝芳。作《答吕姜山》，阐释其作曲以"意、趣、神、色为主"的主张。

龙膺赴南京户部任。

王稚登为张丑所辑《名山藏》作序。

谢天瑞撰《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序》。天瑞字起龙，号思山，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狐裘记》、《分钗记》、《忠烈记》、《靖虏记》、《剑丹记》、《白兔记》、《泣庭记》、《覆鹿记》等，今存《剑丹记》及署名"谢天佑校"之《刘智远白兔记》两种，余皆佚。

高濂所作传奇《节孝记》、《玉簪记》有本年继志斋刊本。

林章卒。章(1551—1599)字初文，福建福清人。作有《观灯记》传奇，今佚。

丁耀亢生。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庚子

夏至，汤显祖完成《南柯记》传奇，作《南柯梦记题词》。

屠隆编定所著《白榆集》，刊刻所评《董西厢》。《彩毫记》传奇约成于本年前后。

梅鼎祚为《青泥莲花记》作序。

汪廷讷本年起构筑坐隐园。

龙膺告假归里。

《乐府菁华》刊行，多采用明人传奇作品，共十二卷，保存了丰富的戏曲史料。

王恒，字伯贞，号少谷，浙江奉化人。作有《合璧记》传奇，有屠隆作序，今仅存佚出。

叶宠，字侍山，号水云散人，浙江台州人。作有《钗书记》传奇，今存。

杨柔胜，字新吾，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作有传奇《玉环记》、《绿绮记》，前者存，后者仅存残曲。

刘还初，字慈水，号天放道人、海日先生，浙江宁波人。作有《李丹记》传奇，又

名《再来人》,今存。

孟称舜生。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辛丑

正月,汤显祖归家三年后,吏部考察谓其"浮躁",被朝廷正式解职,在家闲居。八月十四生辰日作《邯郸记题词》。《邯郸记》传奇成于本年。

梅鼎祚得吕胤昌所赠汤显祖《牡丹亭》传奇,拟为作序,并作书慰汤显祖罢职,约明年秋在南京相会。

陈与郊往谒王锡爵,贺其子进士及第。

叶宪祖与修《馀姚县志》。

陈贞贻,字孙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作有《当垆记》传奇,今佚。

张太和,字幼于,号屏山,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红拂记》传奇,今佚。

赵于礼,字心云,浙江上虞人。作有传奇《溉园记》、《画鹭记》,均佚。

沈君谟,字苏门,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一合相》、《风流棒》,今存。

吴德修,名一作德甫,号建民,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作有《偷桃记》传奇,今存。

七月四日,查继佐生。

明万历三十年(1602)　　壬寅

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自尽。

三月,汤显祖得知李贽自杀,作《叹卓老诗》哀之。

九月前,沈璟作《义侠记》传奇成。不久即在舞台上演出。

九月,屠隆作客嘉兴,家乐于烟雨楼演《昙花记》传奇。本年秋,又率家乐于杭州西湖大演《昙花记》,一时传为美谈。

秋,臧懋循偕挈家由南京返家乡长兴,致力于戏曲活动和刊刻书籍。

龙膺回南京任户部河南司郎中,上《乞倩诏旨疏》。未两月,丁外艰归里。

吕天成《曲品》成稿。

胡应麟卒。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庄岳委谈》下卷,有不少谈论戏曲的材料,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金怀玉,字尔音,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十种,仅《望云记》、《桃花记》两种存。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历已入1603年),祁彪佳生。

王翃生。

刘方约生于本年。方字地如,又字晋充,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天马媒》、《女丈夫》、《小桃园》、《罗衫合》,前一种今存。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癸卯

春,郑之文完成传奇《旗亭记》。

八月十五日,屠隆在福建参加乌石山邻霄台词人集会。梨园数部,观者如堵,盛况空前。

秋,汤显祖闻达观禅师在北京监狱中遇害,作《西哭》诗三首悼之。汤显祖为郑之文《旗亭记》传奇题词亦在本年。

张凤翼完成《平播记》传奇,今无传本。

臧懋循居南京六年后挈家返里。纂辑《诗所》成。

吕天成完成《三星记》、《神镜记》、《四相记》三部传奇。本年春,过吴江访沈璟,不遇。沈璟寄赠《江头金桂》套曲,对其文才给予高度的赞扬。秋,吕天成应乡试报罢。

许自昌刻所编《十二家唐诗》,重校刊唐陆龟蒙《甫里集》。

高濂约卒于本年。濂(1527?—1603?)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玉簪记》、《节孝记》,今存。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4) 癸卯

春,陈与郊完成传奇《樱桃梦》,请齐憁作序。本年自序《诒痴符》传奇四种。

冬,王骥德赴北京,作《男王后》杂剧,作套曲赠燕市胡姬。

屠隆作《修文记》传奇。

龙膺《金门记》传奇约完成于本年。

冯梦龙在沈德符处见到小说《金瓶梅》钞本,怂恿其刊刻出版,被德符拒绝。

许次纾卒。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合璧记》,今佚。

秋,马守真卒。守真(1548—1604)字月娇,小字玄儿,号湘兰。金陵(今南京)名妓。作有《三生传》传奇,全本不传,《群音类选》题作《三生传玉簪记》,收有《玉簪赠别》、《学习歌舞》等出曲文。

邓志谟所作小说《铁树记》等于本年前后刊行。志谟,字景南,号竹溪散人、百拙生,江西鄱阳(今波阳)人。作有《五局传奇》传奇,分《玉莲环记》、《并头花记》、《玛瑙簪记》、《凤头鞋记》、《八珠环记》五段,今存。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乙巳

五月,王骥德出都南归。客居京师期间,生活潦倒,而又迷花醉酒,皆取资于青楼,歌妓以其曲增身价。

六月,郑之文完成《芍药记》传奇。

秋末,汪廷讷作《长生记》传奇。明年又加修订。

佘翘《赐环记》传奇约作于本年,完稿后曾寄梅鼎祚。

凌濛初母蒋氏病故,在家守制。

八月二十五日,屠隆卒。隆(1542—1605)字长卿,号赤水,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作有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总称《凤仪阁乐府》,今存。或谓《水浒记》传奇亦为其所作。

吴德修,字德甫,号建民,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作有《偷桃记》传奇,今存。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丙午

秋,范文若乡试中举。组织拂水山房社,以诗文奇异名噪一时。

汤显祖《临川汤海若玉茗堂文集》刊刻于南京,由友人帅机等选定。计赋二卷,诗十三卷。

秋,龙膺改官陕西按察司佥事,备兵甘州,复至张掖、酒泉,甫驰入境,即有暖泉之捷。所著《九芝集》在友人帮助下于南京刊行。

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出版。传奇《埋剑记》、《双鱼记》完成。

陈汝元所作传奇《金莲记》刊行。

窦彦斌编《词林白雪》刊行。是书为散曲、戏曲选集,凡八卷。以"美丽"、"闺情"、"闺怨"、"咏物"、"宴赏"、"栖逸"等题材分类编排,第七、第八卷选传奇散出。

苏元俊,字汉英,号太初,又号不二道人,福建莆田人。作有《梦境记》传奇,今存。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7) 丁未

三月,汤显祖往游南昌,孙如法以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寄汤显祖,显祖作《答孙俟居》,反对沈璟将戏曲曲律绝对化。

春,施凤来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夏,佘翘完成《量江记》传奇。

八月,吕天成校订沈璟《义侠记》传奇,并作序。

龙膺又有麻山之捷,斩获虏首数千级。

沈璟《义侠记》传奇刊行,复作《坠钗记》传奇。其改写汤显祖《牡丹亭》传奇为《同梦记》,约在本年或略后。

吴炳作《一种情》传奇,其时年仅

十三。

许自昌入赀为文华殿中书舍人。

叶宪祖《鸾镜记》传奇完成于本年前后。

陈汝元官易州知州。

六月十九日，傅山生。

王钺生。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戊申

春，王骥德离开京师南归。此前在北京湛园米家讲《西厢记》。至秋卧病，作曲寄诸友。

春，佘翘为《量江记》传奇作自序。《量江记》在南京刊行。

五月，汪廷讷《三祝记》传奇在南京刊行，有《环翠堂乐府》本。

许自晋作《水浒记》传奇。

冯梦龙《双雄记》传奇约成于本年，创作过程中曾求教于沈璟。结识在苏州任知县的湖北麻城人陈以闻。

周履靖《锦笺记》传奇在南京刊行。

汤显祖至芜湖，与汪廷讷登临鸠兹清风楼，联句作诗。并作《坐隐乩笔记》，阐扬汪廷讷事迹。

徐复祚《宵光记》传奇约成于本年前后。

沈璟作《博笑记》传奇。病中审阅王骥德《西厢记》杂剧校注。

王稚登作《道本上人施粥疏》，反映江南水灾为患，百姓生活痛苦。

七月，顾懋宏卒。懋宏(1538—1608)字靖甫，号蓉山，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椒觞记》传奇，未见传本，仅有少量曲文存于一些戏曲选本中。或谓《长命缕》传奇亦为其所作。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己酉

春，凌濛初居南京珍珠桥。秋应乡试中副榜。

夏，韩上桂自岭南至南京，潘之恒安排艺人傅灵修等演出韩上桂所作《相如记》传奇。傅灵修兄妹同台献艺，四座为之倾倒。

秋，王稚登于杭州遇周朝俊。时周朝俊已完成《红梅记》传奇，王稚登为之题序。

汪廷讷刊行《坐隐先生订谱全集》。

李维桢侨居广陵，陆弼应招入淮南社。

徐复祚因兄弟矛盾，家破兄死，大受刺激。其传奇《宵光记》约成于本年前后。

梅鼎祚约焦竑、赵琦共为钞书会，三年一集，互钞异书。

吴伟业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庚戌

春，叶宪祖应会试报罢。

春，郑之文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七月，徐复祚完成《红梨记》传奇，署名忍辱头陀。所作诸剧刊行后，见嫉于人，被指为谤讪朝政，遂停止戏曲创作。

十一月，王骥德之戏曲研究专著《曲律》完稿，作自序。

十二月，吕天成《曲评》定稿，作自序。

袁于令完成传奇《西楼记》，相传为作者之自传。

龙膺为整饬甘山兵备分巡道副使，往来甘州、西宁间。被劾，乞休官。《蓝桥记》传奇在本年前完成。

王稚登辑旅杭所作为《越吟》。

春，谢国中武科状元。国一名弘仪，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约生于万历初年，卒于清顺治初年。作有《蝴蝶梦》传奇，今存。

正月十六日，沈璟卒。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生，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曾增补校订《九宫十三调》。又有《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戏曲论著。作有传奇《红蕖记》、《埋剑记》、《分钱记》、《双鱼记》、《合衫记》、《桃

符记》、《义侠记》、《鸳衾记》等十七种，总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又曾改汤显祖《牡丹亭》为《同梦记》。

十二月初四日(公历已入 1611 年)，陈与郊卒。与郊(1544—1611)字广野，号禹阳，又号玉阳仙史，浙江海宁人。本高氏，赘于陈氏，因以为姓。作有传奇《樱桃梦》、《灵宝刀》、《麒麟罽》、《鹦鹉洲》，总名《诒痴符传奇》，今存。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辛亥

春，龚正我编《摘锦奇音》刊出。是书为明代传奇散出选本。

春，汪廷讷为其所编订付刻的陈铎《陈大声乐府全集》作序。

秋，徐复祚为《红梨记》传奇作自序。

单本作《蕉帕记》传奇约在本年。

祁彪佳随父寓南京。

董应翰，字号、籍里不详。作有《易鞋记》传奇。

狄玄集，字玉峰，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四贤记》、《猇亭记》，前一种今存。

八月初七日，李渔生。

黄周星生。

李玉约生于本年。

明万历四十年(1612)　壬子

徐复祚所作传奇《投梭记》、《梧桐雨》约于本年前后完成。

汤显祖陪同其子往南京应乡试。

八月初十日，佘翘卒。翘(1567—1612)字聿云，号燕南，池州贵池(今属安徽)人。作有传奇《量江记》、《赐环记》，后一种今佚。

王异卒于本年前后。异一名杈，字无功，陕西郃阳(今合阳)人。剧作家王元寿之弟。作有传奇《看剑记》、《玛瑙簪》、《检书记》三种。改定他人剧作《水浒记》、《百花记》、《种玉记》、《弄珠楼》、《灵犀佩》等。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癸丑

春，吕天成对《曲品》进行增补。

春，臧懋循取道湖北麻城，从刘延伯家借得元人杂剧二三百种，开始编选《元曲选》。

九月，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成书。

叶宪祖改编坊间俗本《刘香女修行宝卷》为《双修记》传奇。

张岱在绍兴天章寺侧访得兰亭真址，作《古兰亭辨》。

正月，王稚登卒。稚登(1535—1613)字伯谷，号玉遮山人，常州江阴(今属江苏)人，移居吴县(今苏州)。作有《全德记》传奇、《相思谱》杂剧。或谓其尚作有《彩袍记》传奇，已佚。

张凤翼卒。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墟，又号冷然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所作传奇合刊为《阳春六集》，包括《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虎符记》、《灌园记》与今存残出之《戾虐记》、《平播记》。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甲寅

春，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付刻，自为序。

十二月，汤显祖母卒。与友人拟立栖贤莲社，结伴隐居庐山，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后未果。

梅鼎祚约汤显祖往聚，不果。显祖派遣宜伶至。

臧懋循在华亭东园养病，旋返回钱塘。

九月初九日，陈价夫卒。价夫(1557—1614)字伯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作有《异梦记》传奇。

张琦于本年辑元明丽情散曲为《吴骚初编》，后续出二、三集。琦字楚叔，号骚隐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明月环》、《诗赋盟》、《灵犀锦》、《郁轮

袍》、《金钿盒》、《题塔记》，前五种合称《白雪楼五种曲》。

杨珽，字夷白，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龙膏记》传奇，今存；另有《锦带记》传奇，今佚。

朱鼎，字永怀，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玉镜台记》传奇。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乙卯

春，臧懋循离杭州昭庆寺，将所编《元曲选》五十种先付刻，作《元曲选序》，派专人往南京销售。

秋，吴炳、魏浣初乡试中举。

苏元俊所作《梦境记》传奇刊行。

郑之文改官芜湖关监督，令约风清，见重当世。

王骥德至通州游览。

胡文焕升兴宁知县。文焕字德甫，号全庵，又号抱琴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奇货记》、《犀佩记》、《三晋记》、《余庆记》，今佚。另编有戏曲选集《群英类选》。

梅鼎祚作传奇《长命缕记》。八月二十四日，梅鼎祚卒。鼎祚（1549—1615）字禹金，号汝南，宁国宣城（今属安徽）人。作有传奇《玉合记》、《长命缕》，今存。

陆弼卒。弼（1530—1615）字无从，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作有《存孤记》传奇，今佚。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丙辰

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大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金后改为清，是为清太祖高皇帝。

正月，许自昌所作《橘浦记》传奇刊行。

春，魏浣初、阮大铖成进士。

春，臧懋循编成《元曲选》后集，收元杂剧五十种，与前集合为百种。

张岱学琴于绍兴著名琴师王侣鹤。

郑之珍擢真定知府。

龙膺官山西参政，分守河东道。

韩上桂以亲老家贫，迁定州学政。

清余居士作《月露音》序。《月露音》为戏曲、散曲选集，分庄、骚、愤、乐四卷，摘录明人传奇百余种曲文，具有较高戏曲史料价值。

六月六日，汤显祖卒。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作有传奇《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后四种总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

六月初八日，林世吉卒。世吉（1547—1616）字天迪，号泰华，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作有传奇《玉枚记》、《合剑记》，前一种佚，后有曲文收入《群英类选》。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丁巳

陈与郊所作传奇《灵宝刀》刊刻。

郑之珍被劾，罢官归。

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编于本年或略后。又重新动笔，创作杂剧《一文钱》、《梧桐雨》与《投梭记》传奇。

春，吴炳成进士。

龙膺移官宁武。

赵琦美于本年底前完成脉望馆所藏古今杂剧作品的钞校工作。

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成于本年或略后。

韩上桂丁内艰去职。

陈汝元擢延绥城堡厅同知，其《太霞记》传奇作于本年前后。汝元字起侯，号太乙，别署燃黎仙客、函三主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一说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金莲记》、《太霞记》、《紫环记》，后两种今佚。

陈轼生。

丘园（丘一作邱）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18）　戊午

春，陈价夫所作传奇《异梦记》刊行，卷首有托名玉茗堂之《异梦记总评》。

五月，臧懋循改编汤显祖《临川四梦》成，有臧氏原刻《玉茗堂四种传奇》本。

秋，祁彪佳乡试中举。

九月，孙钟龄为《东郭记》传奇作自序。钟龄字仁孺，号峨眉子，又号白雪道人，籍里不详。作有传奇《东郭记》、《醉乡记》，合称《白雪楼二种》，今存。

王骥德作《哭吕勤之》套曲，哀悼吕天成。

张岱学琴于王本吾，半年得二十余曲。

龙膺任南京太常寺卿。

王元寿《异梦记》传奇有本年序刻本。元寿字伯彭，陕西郃阳（今合阳）人。作有传奇二十三种，今存《异梦记》、《石榴花》、《梨花记》三种，另《鸳鸯被》仅存残曲。

吕天成卒。天成（1580—1618）字勤之，号棘津，浙江馀姚人。作有传奇《神女记》、《金合记》、《蓝桥记》等十三种，除《神剑记》今存曲文一支外，余均佚。另著有《曲品》，具有较高的戏曲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

闰四月二十四日，尤侗生。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己未

春，叶宪祖成进士。

春，吴炳成进士。

春，范文若成进士。

王澹应邀至香河修县志。王骥德为王澹《墙东集》作序。

丁耀亢负笈远游，在江南结纳高士，游览名区。

钮格作《磨尘鉴》传奇约在本年。

凌濛初本年前后作《绝交举子书》，产生断绝功名的念头，作归隐打算。

龙膺卒于此年后。膺（1560—?）字君御，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作有传奇《蓝桥记》、《金门记》，今皆佚。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庚申

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八月初一日，太子朱常洛即帝位，是为光宗。仅过一月，明光宗亦去世，九月初六日，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诏当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改天启元年。

二月二十一日，臧懋循卒。懋循（1550—1602）字晋叔，号顾渚，浙江长兴人。曾校订、删改传奇《玉茗堂四梦》、《昙花记》、《古本荆钗记》等，编印《元曲选》。

吴炳授蒲圻知县，作《西园记》传奇。

冯梦龙馆麻城，刊行《麟经指月》与改本《北宋三遂新平妖传》。重刻《古今谭概》，改名《古今笑》。应当地士绅田氏之邀，为子弟讲授《春秋》。

丁耀亢在苏州同赵古白、赵凡夫结山中诗社，又游于董其昌门下。

王澹约于本年后去世。澹（1557—1620后）字澹翁，号雪渔，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孝感记》、《金碗记》、《紫袍记》、《双合记》、《兰佩记》，今皆佚。

止月十九日，沈谦生。

明天启元年（1621） 辛酉

叶宪祖授新会知县。

史槃作《吐红记》传奇。

范文若授汶上知县，治民严翅。

冯梦龙所编撰之《情史类略》成书于本年后。

丁耀亢在江南，与赵宧光、陈元素等缔交。

华山居士，晚明人，姓名、字号、籍里不详。作有《投笔记》传奇。

许三阶，字号、里居不详。作有《节侠记》传奇，今存；另有传奇《红丝记》、《鸳鸯被》，今佚。

明天启元年（1622） 壬戌

春，祁彪佳成进士。

春夏之际，潘之恒卒。之恒（1556—1622）字景生，号鸾啸生，又号冰华生，徽州

歙县(今属安徽)人。所著《亘史》、《鸾啸小品》中有论述戏曲的内容,今人辑之为《潘之恒曲话》。

范文若改官秀水知县,同年又调任光化知县。

韩上桂参与平定山东白莲教起事。

毕魏约生于本年。魏字万后,又字晋卿,号姑苏第二狂,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三报恩》、《竹叶舟》,今存;另有传奇《红芍药》、《呼卢报》、《万人敌》、《杜鹃声》,今佚。曾助李玉作传奇《清忠谱》。

明天启三年(1623)　　癸亥

正月,张岱在故乡绍兴观剧。秋,所校辑之《徐文长逸稿》刊行。

祁彪佳官福建兴化府推官。

凌濛初打消归隐之念,入都就选。

汪廷讷搜集陈铎所作词曲,编为《陈大声乐府全集》刊行。

六月十日,许自昌卒。自昌(1578—1623)字玄祐,号梅墅斋,别署梅花墅主人,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水浒记》、《橘浦记》,今存。

秋,王骥德卒。骥德(1542?—1623)字伯良,号方诸生,别署秦楼外史、鹿阳外史,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题红记》传奇,今存,另《双环记》仅存残曲。或谓传奇《天福记》、《题曲记》、《裙钗婿》、《百合记》亦为其所作,未见传本。所作《曲律》为明代最重要的曲论著作之一,影响深远。

明天启四年(1624)　　甲子

春,吏科都给事中缺,阮大铖依次当迁,东林党人左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谓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大铖心恨,阴结魏忠贤阻止推举魏大中,吏部不得已,改用大铖。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即请归。

秋,吴炳再次担任湖北乡试考官。调任刑部主事。

秋,丁耀亢初应乡试报罢。

十二月,冯梦龙编刊《警世通言》四十卷,由南京兼善堂刊行。

许自昌所作传奇《灵犀配》有本年查味芹钞本。

沈自徵游幕东北边塞。

汪廷讷天启间官长汀县丞。廷讷(1569?—1628后)字昌期,号无如,又号坐隐、清痴叟、无无居士,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作有传奇《狮吼记》、《种玉记》、《彩舟记》、《投桃记》、《三祝记》、《义烈记》、《天书记》,今存。

金圣叹约于本年补长洲县学生员。

叶时章约生于本年。

周朝俊约卒于本年后。朝俊字夷玉,一作仪玉,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作有《红梅记》传奇,今存。

明天启五年(1625)　　乙丑

七月,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遭魏忠贤迫害死于狱中,阮大铖告假家居,闻讯后喜形于色,对客自诩其能,谓坐运机智,杀人于千里外。

吴炳因与东林党诸君子交好,受魏党排挤,由刑部主事改调工部都水司。

二月十五日,冯梦龙为王骥德《曲律》作序。

叶宪祖考选为上上,魏忠贤忌其为东林党人黄尊素姻娅,左迁大理寺评事。

查继佐坐馆教授生徒,恐学生昏聩失听,常以演戏所用胡须作醒神之具。

许恒约生于本年。恒(1625?—?)字南言,江苏苏州人。作有《二奇缘》传奇。

明天启六年(1626)　　丙寅

八月,后金努尔哈赤去世,第八子皇太极继汗位,年号天聪。

十二月,张岱同家班伶人登龙山,于城隍庙门唱曲。

冯梦龙寓居余姚蒋珣三径斋,辑成

《智囊》二十八卷，又为侯岐曾《西堂初稿》、王敬臣《俟后编》作序。

阮大铖召为太常寺少卿，事魏忠贤极谨，然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赂看门人还其名刺。居数月，复乞归。

叶宪祖迁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满并嘲笑魏忠贤造生祠，削籍回乡。

冯梦龙辑《太平广记钞》成。因友人周顺昌遭阉党逮捕入狱，亦受牵连，一度筑室山中避祸。

郑之玄，字号、籍里不详。作有《红杏记》传奇。

徐沁生。

明天启七年(1627)　丁卯

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去世。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校继帝位，是为思宗，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十一月，朝廷宣布魏忠贤罪状，寻命逮治。魏忠贤闻之，自缢而死。

八月，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四十卷刊行，又编散曲集《太霞新奏》。到平湖治平寺，与浙江僧人养素相见。《墨憨斋改定传奇定本》当成于本年之前。

吴炳擢工部员外郎。

凌濛初编辑《南音三籁》、《拍案惊奇》成书。秋应乡试报罢。

沈自晋《望湖亭》传奇作于本年后。

徐复祚作《家儿私语》一卷，交代生母早死及徐氏家难情况，以免子孙以讹传讹。笔记杂著《花当阁丛谈》约成书于本年。

明崇祯元年(1628)　戊辰

正月，阮大铖上疏弹劾魏忠贤及东林党人，得任光禄寺卿。

三月，施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世，被罢官归里。凤来，字羽玉，号立斋，浙江平湖人。作有《三关记》传奇，一名《金锏记》，全本今不传，仅存残出于戏曲选集中。或谓另有《五节记》传奇，今佚。

祁彪佳丁外艰归，守丧四年。其间游历浙中名胜，喜谈修身养性。

吴炳上《亲贤远佞疏》，要求澄清吏治、革除官场弊端。

梅孝巳作《洒雪堂》传奇成。冯梦龙对其评价甚高，加以改订后收入《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孝巳，名未详，以字行，号情痴，自谓西陵(今浙江杭州)人。

秦子陵作《如意珠》传奇约在本年。子陵字莲香，扬州如皋(今属江苏)人。

王抃生。

明崇祯二年(1629)　己巳

复社在苏州府吴江县成立。

三月，阮大铖被朝廷列为逆党中第五等，坐徒三年。赎买为民，流寓南京，治亭榭，蓄声伎自娱。自此收敛行迹，深居简出。

八月，张岱在南京秦淮河观竞渡，在镇江金山龙王堂大殿演《双烈记》传奇，秋至山东兖州上演所作《冰山记》传奇，为其父祝寿。

吴炳授福州知府。

孟称舜与其兄称尧本年加入复社。杂剧《桃花人面》、《死里逃生》收入《盛明杂剧》。

单本所作传奇《风筝记》、《跃剑记》、《宫花记》完成于本年之前。

叶宪祖编《盛明杂剧》一、二集问世。杂剧《玳瑁梳》、《冥勘陈玄礼》作于本年前。

沈谦十岁，不愿应童子试，延祝慎庵为师。

吴伟业加入复社。

秋冬间，朱京藩作《风流院》传奇成。京藩字介人，籍里不详。另作有《半缣记》传奇，今佚。

童养中，字号、籍里不详。作有《胭脂记》传奇，今存。

明崇祯三年(1630)　庚午

春，吴伟业应试至南京，与陈子龙、黄宗羲等人集会，召开复社金陵大会。秋，乡试中举。

刘方作《天马媒》传奇成，将付刻，自为序。方，字晋充，又字地如，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天马媒》、《罗衫合》，今存；另有《女丈夫》、《小桃园》，今佚。

吴炳为福建乡试科场诉讼事，不肯徇私，愤然托病辞官回里，作《情邮记》传奇。

叶宪祖起复为南京刑部主事。

查继佐赴乡试，与乞儿陆晋结识。

冯梦龙为贡生，年五十七。研读《春秋》。

孙钟龄《醉乡记》传奇有本年刻本。

七月二十九日，张大复卒。大复（1554—1630）字元长，号病居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所撰《梅花草堂笔谈》保存了相当多的戏曲史料。

徐复祚约卒于本年。复祚（1560—1630?）字阳初，号三家村老，别署破慳道人，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所撰《花当阁丛谈》谈论戏曲创作，颇多精辟见解。作有传奇《宵光记》、《红梨记》、《投梭记》，今存。或谓《题塔记》、《雪樵记》、《闹中牟》、《题桥记》等亦为其所作。

史槃卒。槃（1533? —1630）字叔考，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樱桃记》、《吐绒记》、《鹣钗记》，今存，另《合纱记》、《梦磊记》，仅存佚曲；《朱履记》、《青蝉记》等皆佚。

明崇祯四年（1631）　辛未

春，吴伟业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朝廷给假使回乡完婚，礼仪隆盛。

冬，祁彪佳擢右佥都御史，至京就任。得冯梦龙所赠《太霞新奏》。

叶宪祖出为顺庆知府。

冯梦龙约于本年任丹徒县训导。

张岱在无锡访愚公谷遗址，作记。

凌濛初以副贡选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清理盐场积弊。

明崇祯五年（1632）　壬申

五月，范文若作《梦花酣》传奇成。另《鸳鸯棒》传奇作于天启初年至崇祯五年间。

袁于令所作《西楼记》传奇在京师演出。

冬，凌濛初编撰《二刻拍案惊奇》成，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冯梦龙与彭天锡、虞来初等会于镇江北固山甘露寺。

吴伟业自京师南还回太仓，为复社广收成员。

祁彪佳得旨履西台，巡视京城。在京观看徐复祚《一文钱》杂剧。此年日记记观剧事甚详。

李素甫，字位行，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元宵闹》、《再生莲》、《稻花劫》、《落花风》、《卖愁村》，前一种今存。

明崇祯六年（1633）　癸酉

十一月，复社举行苏州虎丘大会，与会者数千人。

正月，祁彪佳上疏论民间疾苦，三月，奉命巡按苏松，至宜兴，劾罢在籍激起民变的翰林陈于鼎。在京师时，先后观看《香囊记》、《红拂记》、《彩楼记》、《灌园记》、《狮吼记》、《鹣钗记》等剧演出。

三月，阮大铖作《春灯谜》传奇成。本年仍家居。

夏，孟称舜编成《古今名剧合选》并付刻，自为序。

秋，冯梦龙偕阮大铖同游镇江北固山。受知于巡按祁彪佳。

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或谓此剧有诽谤复社之意，张溥、张采因请查禁之。

朱葵心，字号不详，苏州吴县（今江苏

苏州)人。作有《回春记》传奇,今存。

邹玉卿,字崑圃,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双螭璧》、《青虹啸》,今存。

范世彦,字君徵,号槐李闇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作有《磨忠记》传奇,今存。

黄祖颛约生于是年。

明崇祯七年(1634) 甲戌

夏,王翃作《红情言》传奇成,据史槃《吐绒记》传奇改写而成。

六月,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上,《智囊补》二十卷成书,并编辑民歌集《山歌》、《桂枝儿》。

八月十五日,张岱仿效苏州故事,招友人会于绍兴戢山亭,并演剧十余出,十月,与彭天锡等会于杭州,串演本腔戏。

凌濛初以副贡选授上海县丞。

明崇祯八年(1635) 乙亥

正月,阮大铖于元旦日作《雨中试笔》诗。为避李自成、张献忠兵乱,举家移住南京,构园名石巢,蓄声伎自娱。为东山再起,巴结复社诸君子,倾资延纳朝绅。冬,编成《咏怀堂诗》。

三月,路迪作《鸳鸯绦》传奇成。迪字惠期,号海来道人,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

四月,祁彪佳有感于官场腐败与仕途艰难,决计辞官,归家养母。四月十五日南还途经天津时观《白梅记》传奇演出;五月中旬经杭州,与沈德符同观《双串记》传奇演出,又观传奇《梅花记》、《秋箫记》、《宝函记》、《题塔记》等演出。七月,回到绍兴。

是年,张岱在绍兴故里与祁彪佳相会,并于张岱家演《双红记》。

叶宪祖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备兵辰沅,立有军功。转四川参政,分守建昌。

吴炳被荐举为杭州府推官,因有人借旧例而横生议论,吏部未能给予任命,乃家居。所作《画中人》传奇在绍兴演出。

吴伟业入京师,充实录纂修官。

冯梦龙作《万事足》传奇约在本年。

李渔应童子试于金华,以五经见拔。

魏浣初任广东右参政。浣初字仲雪,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曾校订谢天瑞之传奇《八黑剑丹记》、《七红宝钏记》,更名为《八黑记》、《七红记》,今佚。

明崇祯九年(1636) 丙子

四月,皇太极祭告天地,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是为清太宗,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正月起,祁彪佳在故里闲居,偶观戏自娱。

秋,吴伟业主湖广乡试,所拔多知名士。

秋,王光鲁作《想当然》传奇成。

吴炳补官浙江盐运使。

冬,傅山约集通省诸生百余人赴京营救为阉党诬陷下狱的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

单本约卒于本年后。本字槎先,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蕉帕记》、《露绶记》、《风筝记》、《跃剑记》(与人合作)、《宫花记》,除前一种外,余皆不传。或谓其尚作有传奇《合钗记》、《菱镜记》、《鼓盘记》,合《蕉帕记》、《露绶记》总称《激虹传奇》。

明崇祯十年(1637) 丁丑

冯梦龙刊《寿宁待志》。

吴伟业充东宫讲读官。

叶宪祖擢四川参政,改广西按察使。不赴,告归。

张岱、祁彪佳、倪元璐在张岱家举枫社,演出《红丝记》传奇。

祁彪佳《全节记》传奇约在本年前后问世。本年仍家居,频观戏曲演出。

李渔为府学生员。

尤侗补诸生。

沈谦父筑章庆堂成，随叔父沈体仁学书法。

嵇永仁生。

范文若传奇《鸳鸯棒》在绍兴演出。本年夏，遭苍头之变，遇刺身亡。文若(1590—1637)字香令，号吴侬荀鸭，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传奇十六种，其中《梦花酣》、《花筵赚》、《鸳鸯棒》合称《博山堂三种曲》，今存。其他作品或仅存残曲，或全本不传。

明崇祯十一年(1638)　戊寅

五月，叶宪祖以女婿黄宗羲科场事有求于祁彪佳，遭婉拒。时祁彪佳解官归，家居绍兴，留意戏曲一如既往。

五月，孟称舜作《娇红记》传奇成，请祁彪佳作序，遭婉拒，遂自为序。

八月，复社成员顾杲等人聚讲南京，恶阮大铖甚，作《留都防乱公揭》，逐阮大铖。大铖惧，乃闭门谢客，隐居于南京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每晚与马士英等人聚合，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寐，《石巢四种》约在此种情况下写成。冬，编定《咏怀堂诗外集》，收入近两年所作诗歌，卷前有自序。

是年，查继佐仍为馆师，开始组成家庭戏班。

冯梦龙解寿宁知县任归吴县，以诗稿寄祁彪佳。

张岱客南京，听柳敬亭说《武松打虎》，作记。九、十月间，访阮大铖于祖山堂，并留宿、观剧。

明崇祯十二年(1639)　己卯

夏，李渔赴省城杭州拟应乡试，有怀才不遇之叹。途中遇盗，幸免于难。

夏，沈宠绥《弦索辨讹》、《度曲须知》皆成书。

秋，张岱、李长祚乡试中举。

是年，吴伟业升南京国子监司业。

查继佐从苏州回浙江，组织旦社。

王钺以《礼经》拟魁，旋以词赋见黜。

姚子翼传奇《上林春》有本年钞本。子翼字襄侯，号仁山，浙江嘉兴人。作有传奇《上林春》、《遍地锦》、《祥麟现》，今存；另《白玉堂》今佚。

明崇祯十三年(1640)　庚辰

正月元日，李渔在金华或杭州，作《凤凰台上忆吹箫》词，叹功名不就。

春，查继佐应会试报罢。

春，黄周星成进士。

春，陈轼成进士。授海南知县。

尤侗、汤传楹在故里长洲结匡社。

祁彪佳仍家居，整理所作《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春，有司严禁优伶，祁彪佳观剧极少。

周履靖卒。履靖(1549—1640)字逸之，号梅墟、眉居士等，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作有《锦笺记》传奇，今存。

龙燮生。

明崇祯十四年(1641)　辛巳

春，傅山染病，因受道法于还阳真人。

春夏间，越中发生饥荒，饥民抢劫成风。祁彪佳伴陈子龙巡赈，设粥厂病坊药局救济灾民。陈子龙以云间讨阉党朱国盛檄文示彪佳。祁彪佳至诸暨，游五泄。

查继佐客扬州，大会文士。

尤侗作《游虞山记》。

八月六日，叶宪祖卒。宪祖(1566—1641)字美度，号六桐，别署槲园居士、紫金道人，浙江馀姚人。作有传奇《鸾锦记》、《金锁记》，另有传奇《玉麟记》、《双卿记》、《双修记》、《宝钤记》，今佚。

明崇祯十五年(1642)　壬午

夏，毕魏作《三报恩》传奇成，冯梦龙为之作序。

十月前，阮大铖作《燕子笺》传奇成。

冬，清兵入诸城，丁耀亢仓皇出逃，寄身商船。其弟、侄参与守城抗清，死难。

兵乱过后，丁家虽有人丁伤亡而财产损失却不大，同邑大姓遂唆使民众哄抢丁家财物。遭此浩劫，家遂败落。

冬，祁彪佳被起用为河南道御史，前往京城。此前一直在故乡赋闲、观剧。

秋，傅山应乡试报罢，在三立书院讲学。

李渔欲再应乡试，中途闻警折返。

沈谦补县学生员，与丁澎、张丹、毛先舒、陆圻、柴绍炳等人友善，号“西泠十子”。

凌濛初擢徐州州判，分署房村，负责治理黄河河道。

吴炳所作《粲花斋新乐府》陆续刊行，包括传奇《绿牡丹》、《画中人》、《疗妒羹》、《西园记》、《情邮记》。

张岱游金陵，随礼官入明孝陵，观飨殿，作记。后自金陵至雅安，会祁彪佳。

冯梦龙《新列国志》约于本年完成。为《三报恩》传奇作序。

乔莱生。

明崇祯十六年(1643) 癸未

八月，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子福临继位，是为世祖，改明年为顺治元年。

五月初五日，袁于令访祁彪佳。两人相别八年，相见甚欢。

十月，祁彪佳因公南下，过苏州，回绍兴，因陈子龙等人之请，在绍兴组织乡勇，制压饥民。

春，孟称舜作《二胥记》传奇成。夏，作《贞文记》传奇成。

秋，薛旦作《续情灯》传奇成，自为序。

十月，许恒所作《二奇缘》传奇付刻。

冬，查继佐作《梅花讖》传奇成。

凌濛初上剿寇十策于淮徐兵备道何腾蛟，遂入其幕。单骑说土寇来降，以功授楚中监军佥事，不赴，仍留房村。

李玉所作《一捧雪》传奇在苏州演出。

黄周星授户部主事。

丁耀亢《赤松游》传奇草创于本年，完成于顺治六年。

冬末，王抃补诸生，父陪其至苏州请客演戏。

郑之文以南京工部郎中榷芜湖关，迁真定知府。

春，秦之鉴成进士，授仁和知县。之鉴字尚明，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作有传奇《翻西厢》、《卖相思》，后一种今佚。或谓此二剧为沈谦所作，又一说谓《翻西厢》为研雪子所作。研雪子，吴县人，姓名不详。

李长祚应会试，列副榜第一，怀才不遇，隐居以终。长祚字延明，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千祥记》、《梅雪缘》、《翠烟记》、《红叶记》，今佚。

王锜明末在世。锜字剑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春芜记》、《双缘舫》，及改编宋元戏文而成的《寻亲记》、《彩楼记》，后一种今佚。

明崇祯十七年(1644) 清顺治元年甲申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陷京师，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称帝。

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迎福王朱由崧入南京，称监国。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十月，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定国号为大清，建元顺治。

正月，凌濛初抵抗李自成军，呕血而死。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署即空观主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作有传奇《衫襟记》、《雪荷记》、《合剑记》，今佚。另编有散曲、戏曲选集《南音三籁》，卷首附论曲著作《谭曲杂札》。

正月，傅山受阁部李建泰聘，参与征剿李自成。二月初八日，太原被李自成攻陷，傅山奉母避乱。转徙于平定、寿阳等

地，所至皆有诗。

五月，祁彪佳授京畿道御史，巡按苏、常等地。六月，升大理寺丞，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不数月，又进阶右副都御史，政绩显著。但受到阮大铖、马士英排挤，遂愤而引疾辞归故里。

六月，阮大铖受马士英举荐，经反复争议，至九月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上"守江策"，大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并自命孤忠，极力挑拨福王，使其结怨东林。购女妓供福王朱由崧享乐，于宫中演出《麒麟阁》传奇。

夏、秋之间，朱葵心作《回春记》传奇，描写本年时事。葵心，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号、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

十二月，成都知县吴继善全家被张献忠所杀，丘园闻讯后作《蜀鹃啼》传奇。

冯梦龙屡次和许琰绝命诗，又作挽诗四首。访沈自晋等，议增修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辑《中兴实录》。

吴伟业闻李自成入京师，崇祯皇帝死，痛哭欲自缢，为其母所劝止。

王钺本年应清豫王试，授鹿城知县。为投靠新朝较早的汉族文人之一。

丁耀亢闻李自成军席卷诸城，载粮逃入海岛，其巨宅膏田一任农民军分割。十月，向南明王朝奏请趁李自成军牵制清军主力之时，乘机出兵，收复山东、河北，被朝廷束之高阁，致失良机。

韩上桂闻李自成攻陷北京，痛哭不食自缢。上桂（1575—1644）字孟郁，号月峰，别署天游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作有《凌云记》传奇，另有《青莲记》，今佚。

沈谦在明亡后隐于医，绝口不谈时务，与毛先舒、张丹南楼长啸，赋诗为乐。合称"南楼三子"。

杨弘，字景夏，号脉望子，松江青浦（今属上海）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曾协助沈自晋纂《南词新谱》。作有传奇《认毡笠》、《后精忠》，今佚。

陈六龙，字号、籍里不详。作有传奇《雷峰记》，对清代黄图珌、陈嘉言、方成培等改编创作诸本《雷峰塔》起过重大影响。

裘琏生。

清顺治二年（1645）　南明弘光元年乙酉

五月，清兵渡江。南明弘光帝出逃。清豫亲王多铎入南京，南明弘光朝灭亡。

六月，张煌言、钱肃乐等拥立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

闰六月，黄道周、郑芝龙等扶立明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帝位，建元隆武。

正月，冯梦龙往游湖州、杭州，经吴江，访沈自晋，督促其纂新谱。秋，复辑《中兴伟略》，又自刻所著《甲申纪事》十三卷。

二月，阮大铖擢南明兵部尚书。卖官鬻爵，大肆报复东林党人。

七月，王钺由鹿城知县迁昆山知县，擢刑部员外郎。

李渔匿居浙江金华，避兵山中，作《避兵行》诗。乱后无家，入许檄彩幕。十月纳妾曹氏。除夕饮酒吟诗。

袁于令在北京演所作《西楼记》传奇以媚新朝权贵，旋代苏州豪绅起草降表。

尤侗以明诸生应清吏考试，入清学籍。

沈自晋至苏州，得范文若所作曲集稿本归。是年起，弃学籍，自号鞠通生。

吴伟业匿居陈墓。

丁耀亢以刘泽清降，弃海州职，还山东诸城。为田产事讼于官。借监事为由入都，实为避祸。

谢国以中府都督佥事招抚广西，加右都督兼右副都御史。

祁彪佳殉明。彪佳（1603—1645）字虎子，号世培，别署远山主人，浙江山阴

(今绍兴)人。有《远山堂剧品》、《远山堂曲品》,均为研究明代戏曲的重要史籍。作有《玉节记》传奇,今佚。

卜世臣卒。世臣(1572—1645)字大荒,号蓝水,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作有传奇《冬青记》、《乞麾记》、《四劫记》、《双串记》,惟《冬青记》存。

郑之文卒。之文(1572?—1645)字应尼,号豹卿、愚公,江西南城人。作有传奇《旗亭记》、《芍药记》,前一种今存。

沈嵊卒。嵊(1610—1645)字孚中,一字会吉,号唵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息宰河》、《绾春园》,今存;另有《宰戍记》,今佚。

沈受宏生。

七月初一日,洪升生。

清顺治三年(1646) 南明隆武二年丙戌

十月,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十一月,唐王朱聿粤于广州称帝,建元绍武。朱由榔闻讯,遂于肇庆称帝,建元永历。

十二月,吴炳在江西学使任,永历帝即位后任兵部右侍郎,后官至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吴伟业作《琵琶行》诗。

冯梦龙卒。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无碍居士,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编著有《三言》、《山歌》等,又修改汤显祖、李玉、袁于令等人戏曲作品多种,合称《墨憨斋定本传奇》。作有传奇《双雄记》、《万事足》等。

阮大铖卒。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安庆怀宁(今属安徽)人。作有传奇《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老门生》、《赐恩环》等十一种,前四种称《石巢四种》,后七种今佚。

郑小白明末清初在世。小白,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作有传奇《金压瓶记》、《金瓶梅》。

清顺治四年(1647) 南明永历元年丁亥

正月,制订《大清律》成,即日颁行中外。其中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又严禁城市乡村,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违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对不行查拿之责的地方保甲、文武各官,也作了处罚规定。又严禁八旗官兵出入戏园酒馆,有违禁之人,官员参处,兵丁责革。

八月,永明王奔湖南靖江,吴炳扈从世子,被清兵执送衡阳。

查继佐自抗清军中出走回原籍,作《玉琢缘》传奇。

七月,沈自晋编纂《南词新谱》成稿,李玉为参阅人。

袁于令官荆州知府。

丁耀亢客泰州。

李渔作《剃发有感》诗,对清廷剃发令表示无奈。

王光鲁有诗送其师周亮工官闽。光鲁字汉恭,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作有《想当然》传奇。

清顺治五年(1648) 南明永历二年戊子

一月,吴炳为清将孔有德所俘,自缢死。炳(1595—1648)字可先,号石渠,又号粲花主人,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绿牡丹》、《疗妒羹》、《画中人》、《情邮记》、《西园记》,合称《粲花别墅五种》。

尤侗为拔贡。

沈永令中副贡,选授陕西韩城知县。

丁耀亢泛舟淮海,孑然南游,以排遣愁闷。《化人游》传奇写于南游之时。欲举家南移,不果。本年为拔贡,充镶白旗

教习，改镶红旗。

黄周星从福建至浙江，游食杭州。

李渔本年移家杭州后，其亲自设计的伊山别业建成，开始了专业戏曲家的活动生涯。

叶承宗卒。承宗(1602—1648)字奕绳，号泺湄啸史，山东历城(今济南)人。作有传奇《百花洲》、《芙蓉剑》，今佚。

九月十七日，孔尚任生。

清顺治六年(1649)　南明永历三年己丑

丁耀亢作《赤松游》传奇成。

孟称舜为贡生，授松阳训导，修学建田，以教化为己任。

顾景星在苏州，取毛晋刻《六十种曲》及坊刻曲本，删存三十四种，编为《传世丽则》。

清顺治七年(1650)　南明永历四年庚寅

余怀自南京出行，至苏州作《采茶记》，至松江观《拜月亭》、《两世姻缘》剧，至太仓访吴伟业。回苏州，撰《三吴游览志》。

沈自晋为虞来初七十寿撰传奇《耆英会》上演。

吴伟业、尤侗、毛奇龄、朱彝尊等在嘉兴南湖举十郡大社。吴伟业在常熟观毛晋所藏书，作《汲古阁歌》诗。

朱暐《十五贯》传奇有本年精抄本。

李渔居家杭州，卖赋为生。

顾彩生。

查慎行生。

吕履恒生。

清顺治八年(1651)　南明永历五年辛卯

嵇永仁在淮安读书，喜读宋元词曲小说。

王翃游粤。

尤侗因谋出身至北京，作《骡车》、《渡泗》等诗。

李渔在湖南东安，作《黑山记》。其第一部传奇《怜香伴》撰成。

浣霞子所作传奇《雨蝶痕》成于本年春之前。浣霞子，姓名、里居、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另作有《雨蝶痕》传奇，今存。

秋，丁耀亢八应乡试报罢。

钮格九易其稿，撰成《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

王续古顺治间在世。续古字香裔，苏州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曾与冯梦龙、袁于令、李平等共同参阅《南词新谱》。作有传奇《非非想》、《黄金台》、《燕子矶》。

清顺治九年(1652)　南明永历六年壬辰

本年，清廷禁刻琐语淫词。

沈谦与其师祝慎庵游盐官寺。

查继佐在西湖讲学，纂《通鉴严》。

王翃南行至广州。

尤侗以贡生谒选，授永平府推官。

李渔在杭州，作《风筝误》传奇成。

吴伟业馆嘉兴万寿宫，辑《绥寇纪略》，作《南湖春雨图》。又作《秣陵春》传奇，一名《双影记》。尝寒夜命小鬟歌演，填《金人捧露盘》词。

钮格于本年后去世。格(1564—1652?)字少雅，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有《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作有传奇《磨尘鉴》等四种，今存《磨尘鉴》。另为汤显祖《牡丹亭》谱曲，称为《格正还魂记》。

李素甫明末清初在世。素甫字位行，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作有传奇《元宵闹》、《落花风》、《卖愁村》、《稻花初》、《再生莲》，仅前一种今存。

钱肇修生。

清顺治十年(1653)　南明永历七年

癸巳

吴伟业受清廷逼迫，不得已出仕。入京时道经苏州虎丘，邀集江南诸郡各文社名士举行大会。会后继续北行。其《秣陵春》传奇作于本年之前。

丁耀亢作《西湖扇》传奇成。

袁于令被控侵占钱粮，撤职南还。

李玉作《两须眉》传奇。

李渔作《意中缘》传奇问世。本年游江苏南通。

四月，王翃自粤还，卒于途。翃(1602—1653)字翀文，号介人，浙江嘉兴人。作有传奇《博浪沙》、《纨扇记》、《榴巾怨》、《红情言》等，前三种今佚。

张大复约于此年前后在世。大复又名彝宣，字心其，一作心期，号寒山子，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平所作传奇极多，今仅《醉菩提》、《如是观》、《金刚凤》、《快活三》、《海潮音》等十种存有钞本，另有十九种已佚或仅存残出。另编有《寒山堂曲谱》等四种曲谱。

清顺治十一年(1654) 南明永历八年 甲午

洪升从陆繁弨受业。

丁耀亢赴容城任教谕。

黄周星登南京雨花台。是年改名黄人，字略似。作《黄人谣》诗，抒发鼎革之痛愤。

吴伟业授秘书院侍讲。

查继佐在杭州创办敬修堂，授徒讲学。

尤侗作《散米谣》诗。

李玉作传奇《眉山秀》、《万里圆》，又与朱佐朝合作传奇《一品爵》、《埋轮亭》。

傅山在明亡后隐居山林，拜道士郭静中为师，道号真山。被指控与南方抗清组织有牵连，下狱。

吴绮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升兵部职方司主事。

周楫本年后尚在世。楫字清源，号济川子，杭州人。作有《西湖记》传奇，今佚。

薛旦于本年又赴昌平童子试。旦字既扬，号听然子，或作诉然子，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十七种，今存《续情灯》、《鸳鸯梦》、《醉月缘》、《齐天乐》，余皆佚。

清顺治十二年(1655) 南明永历九年 乙未

查继佐开始撰写《罪惟录》，至康熙十四年(1675)完稿。

傅山得纪映钟等营救出狱。

李渔在杭州，作《玉搔头》传奇。

孙郁《绣帏灯》传奇作于本年后。

沈自晋刻所撰《南词新谱》。

吴伟业作歌行《临淮老妓行》，追写降将刘泽清秽行。

清顺治十三年(1656) 南明永历十年 丙申

十月十日，吴伟业嗣母张氏卒，因乞假归，岁末获准离京。

吴绮遵清世祖旨意，据杨继盛事迹作《忠愍记》传奇。

尤侗因按律治罪违法旗丁，被解职回苏州。作《读离骚》杂剧。

丁耀亢撰《出劫纪略》。

李渔小说《无声戏》问世。

孟称舜自松阳县学训导辞归，《贞文记》传奇作于归后。

黄鈲生。

清顺治十四年(1657) 南明永历十一年 丁酉

李渔自此年起侨居南京，以芥子园名经营刻书业。《奈何天》传奇问世。小说《无声戏》第二集问世。

丁耀亢遵清世祖旨意，据杨继盛事迹作《蚺蛇胆》传奇。

二月，吴伟业抵家。作《矾清湖》诗，追述十余年前陈墓抗清事；又作《茸城行》

诗，揭露提督马逢知在松江残酷剥削的劣迹。

王抃等人从吴伟业学。

尤侗因科场不公饱受压抑、困顿之苦，作《钧天乐》传奇，刺江南科场情弊。

何蔚文在南明永历朝开科考试中取为第二名。

洪升因表丈钱开宗罹江南科场案被斩，对清廷暴行感受深切。

清顺治十五年(1658)　南明永历十二年　戊戌

正月，清廷重治科场狱。罪及北闱、江南、陕西、山东主考官并有关御使等官员。十一月，清廷就丁酉科场舞弊案诸人定罪。顺天举人二十余人流放。斩江南两主考，十八房考除一人已死外，余均绞决。涉案之举人长流宁古塔，父母兄弟妻子均流放。

丁耀亢解河北容城教谕职后回山东，编此时所作诗为《椒丘集》。

吴绮因作《忠愍记》传奇得宠于清世祖，由兵部主事升任员外郎。

尤侗因上演所作《钧天乐》传奇有讽刺科场语，为地方官所疑，欲立案逮捕，遂走避北京。为谋复职找宋琬，时宋琬官永平。

李渔作小说《十二楼》成，署名觉世稗官，杜濬加评。小说《无声戏全集》问世。

陈子玉清初在世。子玉字希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玉殿缘》、《三合笑》、《欢喜缘》，前一种今存。

曹寅生。

清顺治十六年(1659)　南明永历十三年　己亥

洪升从毛先舒、朱之京学。毛先舒为明遗民，洪升受其影响颇深，故少作已隐含兴亡之感。

傅山在郑成功围攻南京前后，秘密南行江南，作诗牵念南方军事。

袁于令从杭州回南京，路过吴江，访沈自晋，互叹衰老。

丁耀亢患目疾，自号木鸡道人，旋出任福建惠安知县。

李渔《李氏五种》问世，为其第一部传奇集。作《蜃中楼》传奇成。

毛晋卒。晋(1599—1659)字子晋，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所刻《六十种曲》，对戏曲整理出版有重要贡献。

徐旭旦生。

清顺治十七年(1660)　南明永历十四年　庚子

八月初七日，李渔庆祝五十寿诞。在严陵游湖，作《严陵西湖记》。纂辑《尺牍初征》告成，吴伟业为之作序。

丁耀亢在广东惠安知县任上被劾。罢职后自粤北还，在杭州与李渔、邱象随等泛舟西湖。

尤侗登松江秦驻山观海，作《大江》诗。

查继佐携家眷侨寓常州。

来集之为宋琬《安雅堂诗》作序。

李玉约于本年编成《北词广正谱》十八卷。

嵇永仁《葭秋堂诗》编定，金人瑞作序。

吴伟业为苏昆生作《楚两生行》诗，时苏昆生客太仓。

清顺治十八年(1661)　南明永历十五年　辛丑

正月，清世祖去世，子玄烨即位，是为圣祖，以明年为康熙元年。

二月，江南奏销案起，清制定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催征钱粮处分例。嗣后，各省追征欠赋，被累之人极多。江南尤烈。苏、松、常、镇欠赋之文武缙绅共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指为"抗粮"，全部褫革，发本处枷责。

袁于令来游西湖，洪升从之。

傅山至河南辉县访理学家孙奇逢。

李渔作《比目鱼》传奇。八月，游桐庐严陵西湖。

李玉《万里缘》传奇在太仓演出。

尤侗游常熟拂水岩后作杂剧《吊琵琶》，后至昆山看当地杂剧演出。

吴伟业为邹式金《杂剧新编》作序。

五月，金人瑞因"哭庙案"被杀。人瑞(1608—1661)字圣叹，本名采，字若采，又名喟，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批注《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六才子书"，影响巨大。

包燮此年前后在世。燮字惕三，号芦中人，宁波人。作有《云石会》传奇。

高奕此年前后在世。奕字晋音，一字太初，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春秋笔》、《双奇侠》、《貂裘赚》、《千金笑》、《一鞭仇》、《聚兽牌》等十四种。另著有《新传奇品》，以续吕天成《曲品》。

清康熙元年(1662) 壬寅

尤侗经浙江南游福建，后回长洲。

袁于令至扬州访王士禛，参与红桥诗会。

李渔本年秋携家由杭州移居南京。

张匀清初在世。匀字宣衡，号鹊山，浙江嘉兴人。作有传奇《十眉图》、《长生乐》。

清康熙二年(1663) 癸卯

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定谳。戮庄廷鑨尸，杀其弟庄廷钺。作序、参阅者陵迟处死，刻工、印刷、书贾、藏书者斩。株连七百余家，死七十余人。

禁私刻琐语淫词。

查继佐因庄廷鑨明史案株连入狱，赖清将吴六奇营救得免。

沈受宏婴试不第，从吴伟业学诗。

苏昆生应聘为王时敏家班教曲。

尤侗作《桃花源》杂剧。

李渔纂辑《资治新书》初集成。编辑《求生录》并作序。

秋，乔莱乡试中举。

朱九经《崖山烈》传奇有本年钞本。九经，字无期，里居、生卒年不详。

清康熙三年(1664) 甲辰

王铚以佥事任提督学道。

丁耀亢为躲避文祸，削发为僧，出家流亡。

沈谦十余年间，数遭丧事，渐成疾。

尤侗作《黑白卫》杂剧。

李渔著《笠翁论古》六种，王仕云为作序。

七月，洪升与黄兰次成婚，贺喜文士各作《同生曲》，赞美两人。

春，孙郁成进士。授桐乡知县。半年即为事罢去。郁字雪崖，别署苏门啸侣。大名人。作有传奇《绣帏灯》、《双鱼佩》、《天宝曲史》，合称《漱玉堂三种传奇》。

清康熙四年(1665) 乙巳

春，李渔重游扬州，冬游杭州。《笠翁增订论古》四卷问世，《凰求凤》传奇脱稿，一名《鸳鸯赚》。

八月，丁耀亢因作小说《续金瓶梅》被逮罪候旨，至冬蒙赦得放，在京狱一百二十日。此后丧明逃禅，自署木鸡道人。《续金瓶梅》被焚毁。

丘园《党人碑》传奇约作于本年之前。

尤侗刊行《钧天乐》传奇、《读离骚》杂剧。

查继佐至淮安，与张新标宴集曲江楼。撰《鲁春秋》，记朱以海监国始末。

万树游陕西兴平石亭，作《游石亭记》。

黄祖颛《迎天榜》传奇有本年刻本。

沈自晋卒。自晋(1583—1665)字伯明，号鞠通生，苏州吴江(今属江苏)人。撰有《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又作有传奇《望湖亭》、《翠屏山》、《耆英会》，前二种存，后一种仅存残曲。

清康熙五年(1666)　丙午

洪升读书于南屏僧舍。

吴绮任湖州知府,余怀往访。

吴伟业游松江,后至青浦,作《九峰草堂歌》诗。

万树编《璇玑碎锦》一百图成。

裘琏作《绣当垆》传奇,邀请邑中歌社耆旧、名人来指点。外祖父太仆冯家桢亲点乐句拍板。另《醉书箴》传奇作于本年前。

李渔《凰求凤》传奇在山西平阳上演。在平阳纳乔姬。李渔从北京经平阳到西安,得各方赠送颇多。返回途中游华山,作纪事诗。

周稚廉生。

清康熙六年(1667)　丁未

春,乔莱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乞养归。

李渔作《慎鸾交》传奇。刻所辑《资治新书》二集。本年由西安上至兰州,作甘肃巡抚刘斗座上客。纳王姬,随乔姬学戏。五月,又转赴陕北之甘泉,为甘肃提督张勇座上客。至秋返宁,途中冰雪交阻,滞留徐州度岁。

查继佐复至淮安坐幕。

李玉为《南音三籁》作序。

苏昆生经吴伟业介绍,到如皋冒襄处说曲。

嵇永仁为淮海道官员作祭海神庙文。

盛际时清初在世。际时字昌期,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人中龙》、《胭脂雪》、《飞龙盖》、《双虬判》,前二种存。与朱皞等合作《四大庆》传奇,今存。

石庞(1667—?)生。庞字晦村,号天外生,安徽太湖人。作有传奇《因缘梦》、《后西厢》、《壶中天》、《无因种》、《诗囊恨》、《薄命缘》,均佚。

清康熙七年(1668)　戊申

元日,李渔在徐州,至春回家。作《巧团圆》传奇,一名《梦中楼》、《巧会合》。家班女戏登台演出。春末由水路沿长江、西江南下,经大庾岭至广州及粤东、粤西各地。

吴伟业自定《梅村集》四十卷。

张雍敬《醉高歌》传奇作于本年前后。

洪升赴北京国子监肄业。

尤侗在真定作《清平调》杂剧,在当地上演。

吴绮为纪念明诗人孙一元,在吴兴建太白楼,吴伟业等人应邀来游。

李漫翁清初在世。漫翁生卒年、籍里不详。作有传奇《御炉香》,今存。

黄之隽生。

倪蜕生。

清康熙八年(1669)　己酉

四月,李渔结束南游回江宁。初夏,芥子园落成。

九月,洪升与洪云来相偕南返。在京逾年,自伤不遇,情甚抑郁。

黄周星避地出走,明亡以前诗稿尽失。

丁耀亢定三年所作诗为《听山亭草》,卒于本年。耀亢(1599—1669)字西山,号野鹤等,山东诸城人。作有传奇《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蚺蛇胆》,今存;另有《非非梦》、《皇汉槎》等九种,今佚。

陆世廉卒。世廉(1585—1669)字起玩,号生公,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八叶霜》传奇,今佚。

清康熙九年(1670)　庚戌

三月,孙郁《双鱼佩》传奇成。

吴绮解职寓居苏州。

顾景星为《虎媒记》传奇作序。

李渔编次所作诗文为《笠翁一家言》,挟稿赴闽谋刊行。在福州度六十寿辰,受到福建总督刘耀薇等款待。至冬季始返。

吴伟业、余怀等人为尤侗小像题辞。

裘琏随岳父胡亦堂至江西，时胡任宜丰知县。于除夕前五日至正月初九作成《四韵事》杂剧四种。

洪升自秋冬至明春，往来于恩县、大名、长垣、滑县等地，凭吊往古遗迹，多兴亡之思，而又自伤不遇。

朱云从《儿孙福》传奇有本年钞本。云从生卒年不详，字际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康熙间在世。作传奇《龙灯赚》、《儿孙福》，今存；另有《一笑缘》、《二龙山》、《人面虎》、《别有天》等，今佚。

沈谦卒。谦（1620—1670）字去矜，号东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翻西厢》、《美唐风》、《对玉环》、《胭脂婿》等，今仅前一种存。

陈二白清初在世。二白字于令，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称人心》、《双冠诰》，今存；另《彩衣双》仅存佚曲，《昼锦归》今佚。

清康熙十年（1671） 辛亥

本年，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

初夏，李渔、余怀在苏州拙政园观演《牡丹亭》传奇，各作纪事词。尤侗、余怀在李渔苏州寓所观演《明珠记》传奇中《煎茶》一出。李渔著《闲情偶寄》于冬季成书，并遣使至京分送《闲情偶寄》数十部，刊行其所辑《四六初征》，并为尤侗校雠《钧天乐》传奇。

八月十五日，孙郁作《天宝曲史》传奇成。

洪升返回杭州，不久又南下游越中，在绍兴与戏曲家吴棠祯订交。此后又前往中州开封。

嵇永仁《扬州梦》传奇约在本年完成。

陈子升卒于本年后。子升（1611—1671后）字乔生，号中州，广东南海（今广州）人。作有《金琅玕》传奇。

五月，李长祚卒。长祚（1598—1671）字延初，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梅雪缘》、《千详记》、《翠烟记》、《红叶记》，均佚。

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已入1672年），吴伟业卒。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作有《秣陵春》传奇及杂剧《临春阁》、《通天台》。

岳端生。

王钺卒。钺（1608—1671）字子陶，号大愚，河南孟津人。作有传奇《秋虎丘》、《双蝶梦》，今存；另有《司马衫》、《华山缘》、《大孝子》，今佚。

清康熙十一年（1672） 壬子

春，周亮工、吴冠五等人在李渔芥子园观诸姬演剧。李渔由金陵溯江而上，经九江，遍历汉口、汉阳、武昌、荆州、桃源等地。与顾景星在武昌相会，初刊《笠翁一家言》。乔姬病故，自汉阳返回。

嵇永仁应乡试不售，感叹数奇，决计耕读卖药，隐而不出。

王抃多次参加乡试，皆不中，至老仍为太学生。

袁于令卒。于令（1592—1672）原名韫玉，一名晋，字令昭、凫公，别署幔亭仙吏、吉衣道人，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西楼记》、《鹣鹣裘》、《金锁记》、《长生乐》，另《玉符记》、《合浦记》等或全佚，或仅存残出。

黄祖颛卒。祖颛（1633？—1672）字顼传，号愈园主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作有《迎天榜》传奇。

清康熙十二年（1673） 癸丑

洪升写成《长生殿》传奇初稿，名《沉香亭》。

尤侗在苏州参修《苏州府志》，撰山水、人物二志。

龙燮援河工例入国学。

李渔因乔复生去世而返金陵。夏间

再度去燕京，并留彼度岁。

王抃作《玉阶怨》杂剧一折。

嵇永仁、许旭赴福建，依总督范承谟。协助办理军政事务。

周杲清初在世。杲字坦纶，号果庵，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十四种，今存《玉鸳鸯》，余皆佚。

清康熙十三年(1674)　甲寅

春，嵇永仁被在福建起兵反清的靖南王耿精忠所拘，在狱中作《续离骚》杂剧和《双报应》传奇。

六月至初冬，王抃作《戴花刘》杂剧，又在王昊协助下，撰《舜华庄》传奇。

黄鈖作《四友堂里言》传奇成。

洪升因家难，抵京师，凄惶无依，以诗卷投李天馥。天馥深赞之，遂馆于其家。

李渔自北京回南京，南京书商刊其所编《笠翁诗韵》。

万树至无锡，与侯文灿同订《词律》。

尤侗、彭定求在苏州故里举行斋醮，并以诗文宣扬道教。尤侗时年五十七岁，作《吾年五十七》诗。

清康熙十四年(1675)　乙卯

正月，王抃在九弟王抑堂中演《舜华庄》传奇，四月初开始创作《筹边楼》传奇。

三月，洪升离京返杭。编《啸月楼集》成。秋，自杭返京。李天馥以洪升诗示王士禛，士禛颇赏识，寻从士禛受业，过从甚密。十二月，又与戍边之父于除夕在京相会。作《天涯泪》传奇，抒发家难引发之激愤。

春，李渔离开南京至浙江，为浙江巡抚陈可贞祝寿。

黄周星作《人天乐》传奇。

吴绮至宜兴访陈维崧，作《订交篇》诗。

龙燮《江花梦》传奇问世，剧无所本，系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而成。

徐石麒约于本年后去世。石麒字又陵，号坦庵，原为湖北人，流寓扬州。作有传奇《珊瑚鞭》、《九奇逢》、《九奇缘》、《胭脂虎》、《辟寒钗》等，今仅前一种存。

清康熙十五年(1676)　丙辰

十一月，裘琏作《女昆仑》传奇成，有自序。

万树本年起开始漂泊流浪生活，历尽风霜劳碌，饥寒辛苦。

洪升为何源浚作《回龙记》传奇。

王抃作《筹边楼》传奇成。与诸兄弟相聚，演《筹边楼》，观者如堵。

王钺《秋虎丘》传奇有本年刻本，附有薛奋生《秋虎丘序》。

黄周星作《人天乐》传奇，一名《北俱庐》。

查继佐卒。继佐(1601—1676)字伊璜，号与斋，浙江海宁人。作有传奇《眼前因》、《梅花懒》等四种，皆佚。

九月十七日，嵇永仁卒。永仁(1637—1676)字留山，号抱犊山农，苏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双报应》、《扬州梦》。

李玉约在本年后去世。玉(1602？—1676？)字玄玉，又作元玉，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撰有《北词广正谱》，取华亭徐于室原稿改编。作有传奇四十多种，现存十九种，著名的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千钟禄》等。前四种合称《一笠庵四种曲》。

清康熙十六年(1677)　丁巳

正月，李渔自南京移家回杭州，居层园。游吴兴，旅中编纂《一家言》二集，作有诗文甚多。生活穷困，曾向江宁故旧求援。

夏，洪升染病，秋闻女儿夭折，痛不欲生，决计离京南返。

范希哲明末清初在世。希哲，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今存《湖上李笠翁先生阅

定绣刻传奇八种》，包括《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或谓均系范希哲所作。

清康熙十七年(1678) 戊午

春，李渔病中为徐治公《香草吟》传奇作序。所作《耐歌词》刊行，附有《窥词管见》二十二则。立秋日，为《笠翁别集》撰写弁言。

九月十二日，孔尚任游曲阜北石门山，谋选胜结庐。乡试数次落选，心情不快。

洪升携家至京，准备应博学鸿词科，因无人荐举，无法应试。生计困顿，以卖文为生。曾助陆次云辑《皇清诗选》。

顾彩于本年前后拔贡入监，授内阁中书。

孔传鋆生。

清康熙十八年(1679) 己未

三月初一日，诏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词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清圣祖康熙亲试，取一等乔莱等二十八人，二等尤侗等三十人。俱授翰林院官职，与修《明史》。

三月，尤侗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刊刻《西堂杂俎三集》。

龙燮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

乔莱举博学鸿词，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

徐沁应博学鸿词报罢，归故乡，著述终老。

傅山被荐试博学鸿词，至京称病，未试而归。

十一月四日，李渔作《芥子园画传序》，并为毛声山评《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作序。

洪升修改《长生殿》传奇初稿《沉香亭》，改名《舞霓裳》，与赵执信为友，同论诗于王士禛宅中。冬，洪升父以事遣戍，母亦同戍，因徒跣号泣，白于显贵；以旬日余奔回杭州，侍其亲北行。驰走焦苦，面目黧黑。旋遇赦，得免。

王抃作《鹭蜂缘》传奇，同年演出。

李玉《清忠谱》传奇在如皋上演。

张岱卒。岱(1597—1679)字石公，又字宗子，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有《冰山记》传奇，今佚。

清康熙十九年(1680) 庚申

尤侗撰《明史文苑传》、《明史外国传》，作《周顺昌传》亦在本年。

乔莱典试广西。还，升翰林院侍读。

洪升与友人吴仪一在北京寓所共同讨论《牡丹亭》传奇。

黄周星卒。周星(1611—1680)字景虞，号九烟，入清改名黄人，字略似，号半非，又号圃庵，湖广湘潭(今属湖南)人，原籍应天上元(今江苏南京)。幼育于周姓，后复本姓。作有《人天乐》传奇，卷首附刊其戏曲理论著作《制曲枝语》。

正月十三日，李渔卒。渔(1611—1680)字笠鸿，号笠翁、觉世稗官等，浙江兰溪人。作有传奇《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慎鸾交》、《巧团圆》，合称《笠翁十种曲》。另撰有《闲情偶寄》，其中论戏曲部分亦为人辑出，名之曰《李笠翁曲话》。

李式玉明末清初在世。式玉(1621—?)字东琪，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女董永》、《香梦楼》。

夏纶生。

吴震生生。

清康熙二十年(1681) 辛酉

春，尤侗子尤珍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尤侗遂告老辞归。

周稚廉作《元宝媒》传奇，求正于吴绮。其《珊瑚玦》传奇约作于本年以前。

吴绮自苏州回扬州原籍居住。

孔尚任纳赀为国子监生。

赵瑜清初在世。瑜字瑾叔，杭州人。作有传奇《青霞锦》、《翠微楼》，今皆佚。

张坚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壬戌

尤侗以修史所见资料，作《明史乐府》一百首。

查慎行自贵州归来，从学于黄宗羲。

傅山为尤侗作《鹤栖堂图》。

王抃作《浩气吟》传奇，并在是年上演。

万树为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僚，暇日作剧本，由吴家伶人搬演。传奇《玉双飞》、《空青石》、《黄金瓮》等成稿。

五月初五日，唐英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癸亥

查慎行到苏州游览。

吴绮在苏州观看《邯郸梦》传奇演出，然后与龚贤等同赴广州，又与屈大均往观虎门。

孔尚任在曲阜修《阙里志》，并为衍圣公府监造乐器，训练乐舞。

万树纂定所著《词律》。

尤侗告假回苏州，家居二十余年而卒。

徐沁卒。沁(1626—1683)字冰浣，号野畦，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香草吟》、《载花舲》，合称《曲波园传奇》。或谓传奇《广寒香》、《丰乐楼》、《芙蓉楼》、《易水歌》等亦为其所作。

汪光被康熙间为岁贡生。光被字幼安，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芙蓉楼》、《广寒香》、《易水恨》，均存。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甲子

岳端受封为多罗郡王。

九月，清圣祖南巡过山东，举行祭孔大典。孔尚任主持祭祀，得帝褒奖，特简为国子监博士。尚任感激涕零，作《出山异数记》。

尤侗携童仆七人至福州交显贵，不遇而返。

秋，程镳乡试中举。

傅山卒。山(1606—1684)字青主，号啬庐、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作有《红罗镜》传奇。

孟称舜卒。称舜(1600—1684)字子若，又字子适，号卧云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辑有《古今名剧合选》，分《柳枝》、《酹江》两集。曾校刻元钟嗣成《录鬼簿》。作有传奇《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今存；另有《二乔记》、《赤伏记》，今佚。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乙丑

正月，孔尚任进京就职，受到特殊礼遇。

洪升作《回文锦》传奇成，又作《天涯泪》杂剧，以寓思亲之意。

曹寅自金陵回北京，任内务府郎中。

万树所作一些小剧，如《骂东风》、《青钱赚》等先后上演，所作传奇《锦尘帆》、《十串珠》、《金神凤》等都有传稿。

乔莱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转侍读。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丙寅

二月，洪升归里觐省，毛奇龄等以诗赠别。秋，客游衢州。

七月，孔尚任奉命随孙在丰南行勘察河工，设署泰州，旋至扬州，与冒襄、邓汉仪会晤，主动结交当地或流寓的名士，结成诗社，相互倡酬，诗作颇丰。

万树作《风流棒》传奇。

尤侗初刻《西堂全集》。

吴绮序《记红集》，是年刊行。

查慎行馆北京明珠家，著《人海记》。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7)　丁卯

夏，洪升应江阴知县陆次云邀请，客居江阴半载。是年，洪升以所作诸种传奇征吴绮题，有诗纪事。吴绮亦至江阴与洪升会晤。

朱容等编定洪升诗为《稗畦集》,《啸月楼集》中所收"颂圣"之作悉删去。

裘琏经黄宗羲荐,与修《大清一统志》。撰写《三楚志》。

乔莱在京被解职回宝应,以司马光败于党争自比,作《耆英会记》传奇。

孔尚任作《西团记》,因治河事赴兴化。冒襄对孔尚任谈南明史实、侯方域与李香君交往历史,对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影响很大。

万树所撰《词律》二十卷刊行。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戊辰

正月,洪升自江阴至于北京。经扬州,为徐旭旦校《灵秋会》剧。至京改传奇《舞霓裳》为《长生殿》,与徐麟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既出,传唱甚盛。时《闹高堂》、《孝节坊》诸剧亦已完成。

吴绮患耳聋,作《听翁自传》,并与余怀、张芳在苏州集饮,作《三老二百二十岁》诗。

孔尚任居扬州天宁寺官舍,与吴绮时相过从,又与顾彩相识,此后交往日密。

查慎行南还,过宝应时与乔莱会晤。

冒襄家戏班演出吴伟业《秣陵春》传奇。

万树卒。树(? —1688)字红友,号山农,苏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九种,今存《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总名《拥双艳三种曲》。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己巳

八月,洪升招伶人于宅中演《长生殿》。值佟皇后于上月病逝,犹未除服,给事中黄六鸿劾洪升等于国恤日张乐为"大不敬"。洪升因此下刑部狱。狱决,革去国子监学籍。与会者朱典、赵执信等革职,查慎行、陈奕培亦革去国子监学籍。

十二月,孔尚任河局事毕回北京前往游南京。凭吊明故宫与明孝陵。自南京回扬州,途经栖霞山,至白云庵访故明大锦衣张薇,听说南明故事,准备作《桃花扇》。

乔莱以家乐供奉清圣祖南巡,蒙赐银项圈,因名其部曰"赐金班"。

冒襄家戏班上演万树《空青石》传奇,又上演王续古所作《非非想》传奇。

周稚廉客扬州,与孔尚任、吕履恒等作诗会。本年冬归里。

沈玉亮《鸳鸯冢》传奇作于本年除夕之前。玉亮字瑶岑,一字瑶琴,号一村、亦村,浙江武康人。作有传奇《鸳鸯冢》、《春富贵》,均存。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庚午

二月,孔尚任回京,仍任国子监博士,颇有冷遇之感。

曹寅到苏州任织造,与尤侗、余怀等会见。

查慎行辑此时诗作为《橘社集》。

洪升因《长生殿》之祸,萌生避世之念,欲向佛门求解脱。经僧友智朴开导,情绪稍有缓解。

乔莱所纂《宝应县志》刊行。

朱曈与李书云合编《音韵须知》。

尤侗与毛奇龄会饮于杭州湖舫。

丘(丘一作邱)园卒。园(1617—1690)字屿雪,号坞丘山人,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党人碑》、《百福带》、《幻缘箱》,今存;与人合作《四大庆》等,另《蜀鹃啼》已佚。

朱佐朝约卒于本年前后。佐朝(? —1690?)字良卿,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三十多种,今全本存者有《渔家乐》、《艳云亭》、《吉庆图》、《朝阳凤》、《夺秋魁》、《乾坤啸》、《石麟现》、《五代荣》等十六种。

清康熙三十年(1691) 辛未

春,洪升自京南归,家属仍留京师。至秋,赴京接家眷。既抵京,旋即携家眷返里。

孔尚任仍任国子监博士,在京得小恕

雷乐器。

周稚廉客扬州，与孔尚任、吕履恒等作诗会。

岳端由郡王降为贝子。

张三异卒。三异(1609—1691)字鲁如，号禹木，湖北汉阳人。作有《五伦镜》传奇。

春，钱肇修成进士。肇修(1652—?)字石辰，号杏山，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芙蓉峡》传奇，今存残本。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壬申

春，洪升作《西湖竹枝词》诗。夏，与刘廷玑同至虎跑烹茶。

五月，尤侗、余怀、曹寅等会苏州揖青亭看菜花。

曹寅被正式任命为江南织造，直至病死。在苏州上演所作《北红拂记》杂剧，尤侗为作《题北红拂记》。又上演王续所作杂剧《清平调》。

邹玉卿《双螭璧》传奇有本年抄本。玉卿，字昆圃，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另有《青虹啸》传奇，今存。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癸酉

顾彩在北京，所作《楚辞谱》杂剧在北京上演。

秋，查慎行应乡试中举。

秋，夏纶应乡试不售，其后八试秋闱，皆报罢。

周公鲁康熙间在世。公鲁字公望，江苏昆山人。作有《锦西厢》传奇。

李凯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甲戌

正月，孔尚任仍在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作《燕台杂兴》诗四十章，并与顾彩合撰《小忽雷》传奇。由孔尚任构思情节，顾彩执笔填词。

春，吕履恒成进士。

秋冬间，洪升往合肥访李天馥。过苏州，有诗题唐寅墓。返里后，于孤山筑稗畦草堂以居。

徐旭旦官兴化县丞，后擢知县。

吴绮卒。绮(1619—1694)字丰南，又字茜次，号绮园，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曾奉诏作《忠愍记》传奇，另作有传奇《啸秋风》、《绣平原》，今佚。

乔莱卒。莱(1642—1694)字子静，号石林，江南宝应(今属江苏)人。作有《耆英会记》传奇。

周稚廉卒。稚廉(1666—1694)字冰持，号可笑人，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传奇数十种，今存《珊瑚玦》、《元宝媒》、《双忠庙》三种，合称《容居堂三种曲》。

陈轼卒。轼(1617—1694)字静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作有传奇、杂剧多种，今存抄本《续牡丹亭》传奇。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乙亥

顾彩离京赴潮阳，孔尚任作诗相送。

洪升《长生殿》传奇授梓，门人汪熷为之作序，毛奇龄抵杭州，洪升又乞其为《长生殿》作序。

查慎行自北京游汴后回浙江。

孔尚任迁户部主事，任宝泉局监铸。撰《人瑞录》。

余怀卒。怀(1616—1695)字澹心，号曼翁，福建莆田人，流寓南京。作有《板桥杂记》，对明末清初南京的戏曲演员颇多评介。

吴骐卒。骐(1620—1695)字日千，号铠龙，又号九峰遗黎，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传奇《蓝桥月》、《金钱记》、《天台梦》、《碧霞记》，皆不存。

吴震生生。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丙子

洪升往游金陵。

冬，孔尚任寄张潮一札，并王士禛十三种书稿。

尤侗因家仆打死人发生讼案，江苏巡

抚宋荦力为解脱。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丁丑

孔尚任与顾彩合作之《小忽雷》传奇在京上演。

春,洪升、吴仪一与赵执信遍游西湖诸胜。秋,洪升至苏州,时吴中之好事者正演《长生殿》,江苏巡抚宋荦主之,极一时之盛。请尤侗作《长生殿序》。

唐英入值内廷,车尘马足,栉风沐雨,几无一息之暇。

龙燮卒。燮(1640—1697)字理侯,号雷岸,江南望江(今属安徽)人。作有传奇《江花梦》、《琼花梦》。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戊寅

四月,岳端因事革贝子爵,作《扬州梦》传奇寄慨。

顾彩、张潮为陈鼎《留溪外传》作序。

沈永令卒。永令(1614—1698)字文人,号一枝,江南吴江(今属江苏)人。作有《桃花寨》传奇,今佚。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己卯

三月初三日,孔尚任与社友城南修禊,有诗纪事。六月六日,孔尚任撰传奇《桃花扇》成。七月,接张潮书札,并《出山异数记》及《人瑞录》印样。秋,康熙命内侍索剧本观之。

吕履恒作《洛神庙》传奇。

尤侗在清圣祖南巡至苏州时,献《平朔颂万寿诗》,帝嘉之,赐御书"鹤栖堂"匾额。

张坚游南郊归,因梦作《梦中缘》传奇,剧成,不肯轻售,携之出游四方。

何蔚文卒。蔚文(1625—1699)字稚元,云南洱源人。作有传奇《插一脚》、《摄身光》、《笔花梦》、《吹更弹》、《缅瓦十四片》五种,均佚。

崔应阶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 庚辰

正月,孔尚任邀友人集岸堂,赋诗,奏《桃花扇》新曲。三月,在京草桥与万斯同等十五人修禊,作诗纪事。三月中旬,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孔尚任以"疑案"(论者或谓与其创作《桃花扇》有关)被罢官。

五月,洪升与友人泛舟西湖。

尤侗刻朱彝尊所辑宋尤袤《梁溪遗稿》。

程镳作《蟾宫操》传奇成,时在京城。

黄图珌生。

清康熙四十年(1701) 辛巳

三月,洪升与毛奇龄、朱襄等二十三人集杭州城东药园送春,分韵赋诗。秋,应王泽弘之邀,往江宁。冬末,自江宁返回,于杭州度岁。

查慎行到北京,请禹之鼎作《初白庵图》。本年前后作《阴阳判》传奇。

朱雘约于此年后去世。雘(?—1701?)字素臣,号笙庵,以字行,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协助李玉参订《北词广正谱》。所作传奇十九种,今存十三种,内与人合作三种,代表作为《十五贯》、《未央天》、《翡翠园》等。

商盘生。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壬午

夏,洪升往游江宁,以《长生殿》示王廷谟。廷谟大为赞赏,为之作序。

八月,许廷录作传奇《五鹿块》成。

张大复所作《繁琼瑶》传奇刊行。

查慎行因荐入直内廷南书房。

冬,孔尚任返回山东曲阜过隐居生活,直至去世。

王抃卒。抃(1628—1702)字怿民,号巢松,江苏太仓人。作有传奇四种,《筹边楼》今存,《舜华庄》、《浩气吟》、《鹫峰缘》已佚。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癸未

正月,孔尚任家居,祝老母八十一岁寿。

春，查慎行成进士。

八月，许廷录作《五鹿块》传奇成。

曹寅以所作杂剧《太平乐事》寄洪升，洪升为之作序。

洪升作《四婵娟》杂剧成。为吕熊评小说《女仙外史》，且欲取书中练霜飞、刘松碧事为作传奇。《长生殿》在好友吴焯料理下，本年刻完上半部，下半部亦付刻，但在逝世前未能看到《长生殿》全部刊行。

清圣祖南巡，尤侗接驾称旨，授翰林院侍讲。

裘琏于本年及后年两次赴杭州，向南巡的清圣祖献《迎銮赋》等作品。

李本宣生。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甲申

三月，洪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聘，往游松江。云翼延为上宾，为演《长生殿》侑觞。曹寅闻之，亦迎洪升至江宁，为演《长生殿》剧。每演一出，洪升即与曹寅校对剧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毕，一时传为盛事。六月初一日，洪升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坠水而卒。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长生殿》传奇，另有《四婵娟》杂剧。

五月初五日，孔尚任目睹二麦歉收，饿殍载道，作《端午有感》诗。九月十七日，孔尚任作《自寿》诗二首，抒写平生感慨。《桃花扇》在苏州上演。

七月，查慎行作传奇《阴阳判》成。

顾彩作《悲哉行》诗记灾。

尤侗卒。侗(1618—1704)字同人，号西堂，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钧天乐》传奇，另有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五种。

岳端卒。岳端(1670—1704)，或作蕴端，字正子，一字兼山，号红兰主人，又号玉池生。作有《扬州梦》传奇，主编《南词定律》。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乙酉

三月，孔尚任家居，闻清圣祖南巡，泊舟济宁，随衍圣公前往接驾，希图再起，终失望而归。

曹寅受命在扬州设局编纂《全唐诗》，于扬州天宁寺成立《全唐诗》书局，由彭定求等九人分任编校。

顾彩客湖南桃源。

黄斌卒于本年后。斌(1656—1705后)字招愔，号雁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有《四友堂里言》传奇。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丙戌

九月，孔尚任游恒山，后寓真定刘中柱署中，观看《桃花扇》演出。

曹寅《楝亭十二种》刊于扬州，又在南京刻印《广韵》、《玉篇》。

许廷录作《两种情》传奇。

孔传鋆袭五经博士，授通议大夫。

程镳于本年官粤西白州。镳字介溟，号瀛鹤，浙江杭州人。作有《蟾宫操》传奇，今存。

本年，张蘩应征北上，设帐王府，暇时作戏曲消遣。蘩字采于，女，江苏苏州人。作有《双叩阍》传奇。

路术淳康熙间在世。术淳，山东安丘人。作有《玉马佩》传奇。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丁亥

冬，孔尚任助知府刘荣修《平阳府志》。

曹寅年五十岁，醵金重修仪征县学，以为称寿之举。

顾彩客曲阜孔尚任家，撰写剧本。

叶时章约卒于本年。时章(1624？—1707？)字稚斐，号牧拙，以字行，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九种，《琥珀匙》、《英雄概》今存，余皆佚。另与人合作《四大庆》。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戊子

二月，孔尚任与修《平阳府志》成，返

曲阜。三月，天津佟銮游曲阜时访孔尚任，对《桃花扇》赞叹不已，愿出资刊行。尚任遂酌定全文，并作《桃花扇小识》、《桃花扇本末》诸文，付梓。

八月，朱彝尊遵曹寅之嘱，编成《两淮盐策志》二十卷。又编《曝书亭集》八十卷成。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己丑

严禁满洲人演戏、学唱、戏耍，又严禁戏女进城演唱。

春，张照成进士。

五月，孔尚任游大梁、武昌等地。

顾彩编成《草堂嗣响》。

王墅所作《拜针楼》传奇由贵德堂刊刻。事无所本，或为作者自身写照。墅字北畴，安徽芜湖人。作有传奇两种，《拜针楼》今存，《后牡丹亭》已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庚寅

正月，孔尚任客武昌，旋归曲阜。三月，同人游石门山，有诗纪行。

黄之隽至京，馆于陈元龙家。

吴庞，字士科，号名翰，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作有传奇《合欢图》、《金不换》、《没名花》、《红莲案》。

石子斐康熙间在世。子斐字成章。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正昭阳》、《龙凤衫》、《镇灵山》，后两种今佚。

清康熙五十年(1711) 辛卯

戴名世《南山集》狱起。

江南科场案起。

初夏前，孔传鋆作《软羊脂》传奇成。

夏、秋之交，孔尚任为泰山、历下之游。

黄之隽随陈元龙赴桂林。

孙钟龄所作《醉乡记》传奇在淮安上演。

张澜官曲阳知县，《万花台》传奇作于本年。澜字观生，号张呆，可能为浙江绍兴人。所作传奇十三种，总名《巧十三传奇》。今存《千里驹》、《万花台》、《三世因》三种，另《一笑缘》、《二筵媒》、《四才子》、《五色旗》、《六图终》、《七宝钗》、《八洞天》、《九华山》、《十锭金》、《百岁坊》已佚。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壬辰

三月，孔尚任应莱州知府陈谦聘，往莱州助修《莱州府志》。

裘琏作《万寿升平乐府》十二出，称颂皇帝功德，进献给清圣祖。

七月二十三日，曹寅卒。寅(1658—1712)字子清，号楝亭，原籍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一说为辽阳。先世为汉族，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包衣，隶属于正白旗。作有《虎口余生》传奇，已佚，另有《续琵琶记》传奇、《北红拂记》及《太平乐事》杂剧，今存。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癸巳

查慎行解京职后回浙江，杜门著书。

孔尚任卸莱阳知府幕职，回曲阜。

姚子懿，浙江嘉兴人。作有《后寻亲》传奇。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甲午

十一月下旬，孔尚任到淮南，访问神交已久的淮徐道观察刘延玑，相互选订诗集。尚任纂类书《稗海》，有部分成稿。

裘琏蹭蹬场屋者五十余年，其间先后在广陵杨家、昌安余家、歙县潘家、南屏戴家、海昌陈家坐馆课童，代人撰文，编纂方志，聊以为生。本年始举顺天乡试。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乙未

春，裘琏成进士。

四月，孔尚任重游扬州，泛舟红桥。

程镳离开广西赴京接受新职。

张雍敬约卒于康熙间。雍敬字珩佩，又字简庵，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作有传奇《醉高歌》、《千秋恨》、《再生缘》、《仙筵投李》等，仅前一种今存。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丙申

毛奇龄卒。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作有传奇《放翰记》、《买家记》。

任炎作《菩提村》传奇成。炎字半舟,号岁寒居士,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

韩锡胙生。

徐昆生。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丁酉

胡士瞻,字云壑,号衡洲,浙江杭州人。作有《后一捧雪》传奇,今存。

谢宗锡,字浩然,浙江绍兴人。作有《玉楼春》传奇,今存。

顾森生。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戊戌

正月,孔尚任卒。尚任(1648—1718)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作有《桃花记》传奇,另与人合作《小忽雷》传奇。

春,朱瑞图《封禅书》传奇有本年朱勋题之序。瑞图字积之,号杏花使者,江苏常熟人。作有传奇四种,仅《封禅书》今存。

黄之隽自桂林回华亭,筑唐堂,旋因陈元龙召,赴北京。《忠孝福》传奇约作于本年之前。

吕履恒本年被罢官。

顾采卒。采(1650—1718)字天石,号梦鹤居士,江南无锡(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南桃花记》、《后琵琶记》,并与人合作《小忽雷》传奇。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己亥

吕履恒卒。履恒(1650—1719)字元素,号坦庵,河南新安人。作有《洛神庙》传奇,今存。

十二月,金兆燕生。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

崔应阶以父荫官顺天府通判。

徐旭旦卒。旭旦(1659—1720)字浴咸,号西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芙蓉楼》传奇,今佚。

清康熙六十年(1721)　辛丑

春,黄之隽成进士。

张九钺生。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壬寅

十一月十三日,清圣祖去世。十二月二十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帝位,是为世宗,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裘琏拟进京祝清圣祖七十寿诞,至杭州闻帝崩乃止。

沈受宏卒。受宏(1645—1722)字台臣,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作有《海烈妇》传奇,今存。

清雍正元年(1723)　癸卯

黄之隽奏文称旨,授翰林院编修。

唐英授内务府员外郎,兼佐领。

清雍正二年(1724)　甲辰

十一月,清世宗谕令禁止丧殡演戏,外官蓄养优伶。

张照典试福建。

黄振生。

清雍正三年(1725)　乙巳

清世宗谕令禁止盛京演戏。又谕令禁止江南苏松两府因蠲免浮粮而聚会演戏。

十月二十八日,蒋士铨生。

清雍正四年(1726)　丙午

查慎行因受查嗣庭试题狱牵连,在京被捕入狱。

黄之隽回北京,参与纂修《明史》。

李漫翁所作《御炉香》传奇刊刻。

夏秉衡生。

吕公溥生。

清雍正五年(1727)　丁未

本年,清廷禁演关羽戏。

五月,查嗣庭案结案,查慎行获释。

黄之隽因官福建时旧案,被弹劾落职,回原籍松江华亭。

查慎行卒。慎行(1650—1727)初名

嗣琏，字夏重，后改今名，字悔余，号他山，又号初白，浙江海宁人。作有《阴阳判》传奇。

清雍正六年(1728) 戊申

三月，清世宗诏谕，称民间演戏，“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凡属演戏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

秋，张照奉师曾静之命，化名张倬，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反清，被告发下狱。

唐英调江西景德镇窑务监督。

黄图珌入都谒选，得官杭州府同知。

裘琏获罪系狱，罪状不明，或谓与昆山三徐有关涉。

清雍正七年(1729) 己酉

五月，曾静、吕留良文字狱起。

李应桂《梅花诗》传奇作于本年。应桂字叶梦，号蕊庵，浙江绍兴人。作有传奇《梅花诗》、《小河洲》、《盖世雄》，后一种今佚。

裘琏囚死京中。琏(1644—1729)字殷玉，号未亭，浙江慈溪人。作有传奇《女昆仑》、《混元盒》、《醉书箴》、《绣当垆》，后三种今佚。

清雍正八年(1730) 庚戌

春，商盘成进士。

李渔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刊行。

春，李凯成进士。

张照官内阁学士。

清雍正九年(1731) 辛亥

黄之隽撰《江南古今地名考》。应聘赴南京，编纂《江南通志》。

李凯《寒香亭》传奇作于本年之前。

孔传鋐卒。传鋐(1678—1731)字振文，号西铭，山东曲阜人。作有传奇《软羊脂》、《软邮筒》、《软锒鎯》，今存。

金兆燕父金榘授经扬州钞关河下罗宅，兆燕随往读书。

方成培生。

张塤生。

清雍正十年(1732) 壬子

八月，孙埏作《锡六环》(一名《弥勒记》)传奇成。

秋，张应楸乡试中举。

周淦雍正、乾隆间在世。淦字渔村，号铁笛道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作有《定天山》传奇。

周昂生。

徐爔生。

清雍正十一年(1733) 癸丑

黄之隽所作《忠孝福》传奇在浙江刊行。合前所作杂剧四种合称《唐堂乐府》。

张九钺年十三，作《登采石谪仙楼放歌》诗。

夏，蔡应龙作《琵琶重光记》传奇成，系补元高则诚《琵琶记》戏文而作。

金兆燕为应童子试，常客滁州，与州中名士纳交。

永恩封贝勒。

张照官刑部左侍郎。

清雍正十二年(1734) 甲寅

张照擢刑部尚书。

黄之隽《香屑集》刊行。

十二月初五日，李调元生。

清雍正十三年(1735) 乙卯

八月，清世宗去世，九月，皇太子弘历即帝位，是为高宗，定明年为乾隆元年。

本年，清廷定律条例，严禁百姓借丧事招集亲邻，杂陈百戏，赍督、抚严加查拿，违者治罪；严禁城市乡村当街搭台演唱夜戏，否则将为首者枷一百，枷号一月。对地方保甲及负责的文武各官，也作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五月，蒋士铨随父母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后寓居山西泽州。

八月，蔡应龙作《紫玉记》传奇成。应龙字潜庄，号吟颠，别署玉麈山人。作有

传奇《琵琶重光记》、《繁玉记》，今存。

张照出任抚定苗疆大臣。乾隆改元，召还，未至，被逮下刑部狱，又被劾靡饷百万，狱成。

董榕为拔贡。

邹山约卒于本年前后。山(1645—1735?)字峄佣，号无声讴者，别署桃花溪上人，江西宜黄人。作有《双星图》传奇。

清乾隆元年(1736)　丙辰

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奏，禁扮演淫戏，以厚风俗。清高宗谕令：忠孝节义，固足以发人之善心，而猥亵之词，亦足以动人心之公愤，此《郑》、《卫》之风，孔子所以存而不删也。若能不行抑勒，而令人皆喜忠孝节义之戏，而不观淫秽之戏，亦移风易俗之一端也。

九月，试博学鸿词，取十五人。

唐英改任淮安关监督。

黄之隽以荐试博学鸿词，因年老目眵，不能终卷，罢归。

夏纶本拟应博学鸿词，有阻之者，因归山，以著述自娱。

张照狱廷议当斩，清高宗特命赦免。

张旺奉命制作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

孙埏中副贡。埏字上登，号碧溪，浙江奉化人。作有传奇《锡六环》、《两重天》，后一种今佚。

清乾隆二年(1737)　丁巳

九月，张照复被起用为内阁学士。

周皑，字用昭，号梅花词客，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黄鹤楼》、《滕王阁》。

清乾隆三年(1738)　戊午

八月，黄图玭作传奇《雷峰塔》成。

张雍敬所作传奇于本年有灵雀轩刻本。雍敬字珩佩，浙江嘉兴人。作有《醉高歌》传奇，今存，另《十二奇踪记》传奇等均佚。

清乾隆四年(1739)　己未

黄之隽作《飞鸿堂记》。

唐英调回景德镇，仍监窑务，并兼九江关监督。

蒋士铨受业于山西王允升。学诗，读李商隐诗集，爱之，积成四百首而病卧。

金兆燕为廪生。

清乾隆五年(1740)　庚申

清高宗下令禁止杂剧戏文扮演历代帝王后妃及先贤先圣、忠臣烈士神像。

黄图玭量移衢州同知，迁河南卫辉府知府。

宋廷魁《介山记》传奇作于本年或稍前。

十二月十四日(公历已入1741年)，钱维乔生。

姜兆翀生。

清乾隆六年(1741)　辛酉

清高宗敕纂《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张照总管律吕正义馆，为清廷作御用剧曲。续修《律吕正义》，将仅有五卷的原书增编至一百二十卷。

张照荐黄之隽入律吕正义馆，之隽坚辞不就。

李本宣为吴敬梓《文木山房集》作序。

韩锡胙为拔贡，补八旗教习。

张九钺为拔贡，充教习。

黄图玭作《栖云石》传奇成。

金兆燕随父客扬州，凡三年，以后又各馆他舍。

沈起凤生。

清乾隆七年(1742)　壬戌

本年，清高宗命设立乐部，专典祭祀、朝会、燕飨中演乐及审定乐器、音律等事务，奏乐旧用戏曲者均改撰乐章。

唐英作《笳骚》演蔡文姬事。剧成，曾由家伶阿雪歌唱，合以洞箫。

张照复官刑部尚书，兼管乐部，供奉内廷。

冬，黄之隽作《冬夜雨寮记》。

郑兆龙生。

瞿颉生。

清乾隆八年(1743) 癸亥

唐英督造景德镇官窑，撰《陶冶图说》。

宋廷魁为《介山记》传奇作《或问》。廷魁字其英，号竹溪，山西介休人。作有《介山记》传奇，今存。

陈烺(字士辉)生。

清乾隆九年(1744) 甲子

蒋士铨随父至山西，游太行山后复还江西。

唐英作《转天心》传奇。

张九钺在京任官学教习。

程嗣立卒。嗣立(1688—1744)字风衣，号水南，江苏安东(今涟水)人。作有《双簧记》传奇。

倪蜕约卒于本年后。蜕(1668—1744后)本名羽，字振九，改今名，号蜕翁，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作有《情中侠》传奇，今佚。

清乾隆十年(1745) 乙丑

十二月，张照奔丧南还，道经宿迁发病卒。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又号天瓶居士，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编有宫廷大戏《升平宝筏》、《劝善金科》，各为二百四十出之巨制。

清乾隆十一年(1746) 丙寅

五月，蒋士铨还铅山应童子试，为弟子员。本年读书宜园，始肆力于诗。

本年，周祥钰等奉敕编撰《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成。祥钰，江苏常州人。曾参与编制宫廷大戏《忠义簒图》、《鼎峙春秋》。

傅玉书生。

孔广林生。

清乾隆十二年(1747) 丁卯

秋，蒋士铨、金兆燕、韩锡胙乡试中举。

黄之隽编定所著《唐堂集》，并作自传文《冬录》。

许廷录卒。廷录(1678—1747)字升闻，号适斋，一名逸，江苏常熟人。作有传奇《五鹿块》、《两种情》，今存；另有《五虎山》，已佚。

清乾隆十三年(1748) 戊辰

春，蒋士铨应会试报罢。九月与唐英同南返。

春，金兆燕应会试报罢。初来京师，广交朋友，省父安徽休宁县学训导署中。

沈起凤初应童子试。

黄之隽卒。之隽(1668—1748)字石牧，号唐堂，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忠孝福》传奇。

姜鸿儒卒。鸿儒(？—1748)字锡璜，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赤壁记》传奇，今存。

黎简生。

清乾隆十四年(1749) 己巳

冬，唐英移任广东海关，并在九江重修琵琶亭。

张坚应九江关监督唐英之邀，入幕。

夏纶《无瑕璧》传奇作于本年前。《南阳乐》传奇初稿于雍正五年(1727)，再稿于乾隆九年，本年成第三稿定本。

张应榔作《鸳鸯帕》传奇成。

夏秉衡作《八宝箱》传奇成。

黄图珌作《双痣记》传奇成。

程枚生。

仲振奎生。

王筠生。

清乾隆十五年(1750) 庚午

正月，蒋士铨由江西巡抚彭家屏推荐，为《南昌县志》协裁。在南昌初见西洋油画，作诗志之。

唐英为张坚刻其所作《梦中缘》传奇，芮宾王为之作跋。

张坚本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客居

浙江。

夏纶将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所作传奇《无瑕璧》、《杏花村》、《瑞筠图》、《广寒梯》、《南阳乐》付刻，名为《惺斋五种》。

金兆燕就芜湖馆。

李斗生。

清乾隆十六年(1751)　辛未

春，蒋士铨在南昌志局任职，作杂剧《一片石》、《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玉瑞》五种。

董榕作《芝龛记》传奇。

张九钺在昆明作《游铜瓦寺记》。

夏秉衡刻所辑《清绮轩词选》三十卷。

张坚作《玉狮坠》传奇。

左潢生。

清乾隆十七年(1752)　壬申

春，夏纶撰《花萼吟》传奇，次年《花萼吟》与《惺斋五种》合刻为《新曲六种》。

夏，蒋士铨再赴京师应礼部恩科会试，九月报罢。馆青州，所作《一片石》杂剧在南昌上演。

张九钺在云南作《一片石歌》诗寄蒋士铨。

张坚约于本年作《梅花簪》传奇。

金兆燕三应会试，仍落第，于冬初还里。

永恩袭封康亲王。

清乾隆十八年(1753)　癸酉

七月，清高宗下令禁止将《水浒传》、《西厢记》等汉文小说、戏曲译成满文。

秋，夏秉衡乡试中举。

唐英成《虞兮梦》传奇初稿。

韩锡胙《渔村记》传奇成于本年。

金兆燕至休宁省父，即往湖北谋食。中经九江，访九江关监督唐英。

夏纶约于此年后去世。纶(1680—1753?)字言丝，号惺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新曲六种》，包括《无瑕璧》、《杏花村》、《瑞筠图》、《广寒梯》、《南阳乐》(以上五种合称《惺斋五种》)和《花萼吟》六种传奇。

范鹤年生。

杨瑛昶生。

董达章生。

杨芳灿生。

清乾隆十九年(1754)　甲戌

春，金兆燕四应会试仍落第。归里后家无半岁之储，冒暑至扬州，与吴敬梓寓所相近，昕夕过从。残冬风雪，典裘而归。除夕，一家惨然不乐。

春，蒋士铨入会试仍报罢，由举人官内阁中书，入阁管汉票签事。九月，告假回江西，途中作《空谷香》传奇。

李凯官绍兴教谕。

黄图珌秩满入觐。

和睦州《一江风》传奇约成于本年或稍前。睦州字愉斋，号霁园，别署蛾述斋主人。

张坚作《怀沙记》传奇。

唐英《巧换缘》传奇作于本年之前。《天缘债》传奇也约作于本年之前。

清乾隆二十年(1755)　乙亥

正月，金兆燕又出门谋事，先后在芜湖、苏州两地为客。四月，游幕石门。

张九钺在南京观金陵杂技，作长歌纪事，旋赴苏州游览。

钱维乔补博士弟子员，娶妻汪氏。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丙子

九月二十六日，蒋士铨全家登舟经淮徐北行，打冰渡河时翻车几死，作《覆车纪行》诗。

金兆燕客仪征知县署，时往扬州，与程廷祚、郑燮、王文治等人欢饮。

唐英卒。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寄居士，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所作戏曲今存十九种，原总称《灯月闲情》，也称《古柏堂传奇》。其中包括传奇五种《转天心》、《巧换缘》、《天缘债》、《双

钉案》、《梁上眼》，今存。

张衢生。

石韫玉生。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丁丑

春，蒋士铨成进士，朝考列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作《岁暮行》诗诉贫。

春，金兆燕五应会试仍落第。客昭文知县官署。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戊寅

正月，蒋士铨作套曲题陈其年《填词图》。张坝至京，喜为长歌。

冬，金兆燕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开始作传奇《旗亭记》，有依附俳谐以适主人意之悲。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己卯

金兆燕《旗亭记》传奇刻成，卢见曾为序，病其头绪之繁，宫商未协，"间出醉笔挥洒胸臆"，加以修正。冬，金兆燕归省。

蔡应龙所作《紫玉记》传奇有本年清梦山房刊本。应龙，字潜庄，号吟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除《紫玉记》外，另作有《全琵琶重光记》传奇。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庚辰

蒋士铨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官。就北京风俗及杂技作《京师乐府》。

钱维乔不习举子业。本年授徒里中，曾侨寓扬州累月。

春，金兆燕迫于父命，进京六应会试，不第。

周书《鱼水缘》传奇有本年博文堂刻本。书字天一，号澹庐，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作有《鱼水缘》传奇，今存。

董榕卒。榕(1711—1760)字念青，号桓岩，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人。作有《芝龛记》传奇。

沈少云约生于本年，卒于道光初年。作有《一合相》传奇，今存。

王昙生。

庄逵吉生。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辛巳

本年开太后七旬万寿恩科，金兆燕七应会试，仍落第。六月，南归至扬州，《旗亭记》在扬州上演。仍在两淮盐运使署，继任者为赵恒斋。父亡，治丧甫毕，饥驱而出。

朱杏芳本年入扬州盐运使卢见曾署，作《玉尺楼》传奇成。杏芳字山渔，又字云裁，浙江长兴人。撰有《宫调谱》。

李凯卒。凯(1693—1761)字图凌，号雪崖，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作有《寒香亭》传奇。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壬午

清高宗令顺天府各衙门出示晓谕，张贴各戏院、酒馆，禁止旗人出入；又禁五城寺观僧尼开场演剧，谓"败俗酿弊，所关非细"。

秋，钱维乔、张九钺乡试中举。

八月，蒋士铨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有纪事诗六首。旋参与修纂《续文献通考》。名动京师，公卿争以识面为快。

仲冬，徐昆作《雨花台》传奇成。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癸未

正月十三日，蒋士铨在厂甸得顾贞观、顾彩等旧所题史可法遗像家书卷子，为之作跋。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

春，钱维乔应会试报罢。

春，李调元成进士。

夏秉衡官蒲城知县。

张坚卒。坚(1681—1763)字齐元，号瀔石，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作有传奇《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称《玉燕堂四种曲》。

陈钟麟生。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甲申

四月二十日，蒋士铨因得罪权贵，乞归养母。侨居江宁，与袁枚为邻，时相过从，诗酒唱和。

黄振在里中与汪之珩、江干等举诗文社。

李斗《扬州画舫录》开始撰稿。

清乾隆三十年(1765)　乙酉

春，张应楸成进士。应楸字松崖，直隶玉田(今属河北)人。作有《鸳鸯帕》传奇，今存。

三月，蒋士铨奉母还乡，赎南昌旧宅修葺之，作《赎老屋》诗，旋还铅山扫墓。

周昂得选贡，廷试授安徽宁国县训导。

秋，傅玉书乡试中举。

程廷祚以所作《莲花岛》传奇寄金兆燕，兆燕为作序。

夏秉衡任陕西盩厔知县，两年后离任。

夏大观为拔贡。大观字临次，号枫江，湖南湘潭人。作有传奇《陆判记》、《珠鞋记》，今存。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丙戌

春，钱维乔再应会试报罢。南还后，栖于故里。

春，金兆燕八应会试，成进士。五月出都，南归仍留滞扬州。

春，王学淳成进士。授大邑知县。学淳字莘园，号听翁，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再生缘》传奇。

春，余集成进士。

徐昆作《碧天霞》传奇成。

张燮应征北上，设帐宁王府。燮字采玉，女，江苏苏州人。作有《双卬阁》传奇。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　丁亥

春，钱维乔赴京应选内阁中书之试，落选。

秋，夏秉衡作《双翠园》传奇成。

沈起凤与长洲吴翌凤、林蕃钟等结水村诗社，作《夜作昼》诗。

崔应阶作《双仙记》传奇，与吴恒宣合作。

商盘卒。盘(1701—1767)字苍雨，号宝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作有传奇《唐昌观》、《妙高台》。

程廷祚卒。廷祚(1691—1767)字启生，号绵庄，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作有《莲花岛》传奇。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戊子

正月初七日，蒋士铨赴杭州主崇文书院讲席。三月，仍回绍兴，主讲蕺山书院。

四月，钱维乔丧妻，馆如皋。好神仙长生之言，作传奇《碧落缘》、《鹦鹉媒》。

春，金兆燕出任扬州府学教授。

秋，沈起凤乡试中举。后五应会试皆报罢。

秋，瞿颉乡试中举。后屡应会试皆报罢。

崔应阶官刑部尚书，转左都御史。

王筠《繁华梦》传奇完稿，由其父元常删改润色。

蒋士铨为袁枚作《题随园雅集图》。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己丑

春，钱维乔三应会试报罢。南还后，仍馆如皋。

春，沈起凤应会试报罢。

韩锡胙作《渔村记》传奇。

吴震生卒。震生(1695—1769)字长公，号可堂，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换身荣》、《天降福》、《世外欢》、《秦州乐》、《成双谱》、《乐安春》、《生平足》等十三种，总称《太平乐府玉勾十三种》，今存。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庚寅

张九钺服阕，授广东始兴知县，复知保昌、海阳。

钱德苍选刻刊行最早收录清代地方戏曲剧目的《缀白裘》。

沈起凤作《泥金带》传奇成。

秋，周昂、姜兆翀乡试中举。

李本宣《玉剑缘》传奇约成于本年之前。

黄振作《石榴记》传奇成。

石琰所作传奇《天灯记》、《忠烈传》成于本年之前。

吴恒宣入漕督崔应阶幕。恒宣字来旬，号郁州山人，江苏海州（今东海）人。作有传奇《义贞记》、《双仙记》（与崔应阶合作）、《火牛石琰阵》、《玉燕钗》，后二种今佚。

秋，徐昆乡试中举，选阳城教谕。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 辛卯

春，钱维乔应试太后八旬万寿恩科，报罢。以明年有会试正科，遂留都不返。

沈起凤应试太后八旬万寿恩科，报罢。

蒋士铨初开安定书院讲席，金兆燕往见，相交甚欢。五月，在绍兴蕺山书院作《桂林霜》传奇成，有自序。

方成培据梨园演出本作《雷峰塔》传奇。

汪柱《梦里缘》传奇成于本年春之前。

秋，李树谷乡试中举。树谷字季芳，号东川，河南夏邑人。作有传奇《三忠图》、《云来梦》。

秋，王筠作《全福记》传奇成。

张九钺游惠阳，访苏轼遗闻，拟作《六如亭》传奇。

石琰《锦香亭》传奇成于本年前。琰字紫佩，号恂斋，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天灯记》、《忠烈传》、《锦香亭》、《酒家佣》、《两度梅》，前四种合称《石恂斋传奇四种》。

黄图珌卒于此年后。图珌（1698—1771后）字容之，号守真子，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传奇《雷峰塔》、《栖云石》、《解金貂》、《温柔乡》、《梦钗缘》、《双痣记》。

陈文述生。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壬辰

正月，清高宗命各省督、抚会同学政搜辑古今群书，将各书叙例、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又命在京成立《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

三月，蒋士铨应两淮盐运使之聘，至扬州掌教安定书院。九月，《四弦秋》杂剧费时五日而成，金兆燕为题词。

春，沈起凤三应会试报罢。

周昂引疾归，以著述自娱。

胡业宏寄居天津。

黄振作《石榴记》传奇成。卒于本年后。振（1724—1772后）字瘦石，号柴湾村农，江苏如皋人。

陆继辂生。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癸巳

春，蒋士铨与袁枚等同游扬州建隆寺，与老僧分韵赋送春诗。十二月，蒋士铨作《雪中人》传奇，八日脱稿。

十一月，傅玉书作《鸳鸯镜》传奇成。

石韫玉补县学生员。

韩锡胙署松太道，寻升苏松督粮道。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甲午

正月，蒋士铨在扬州撰《铁丐传》。春，作传奇《香祖楼》、《临川梦》，有序。所作《四弦秋》杂剧在扬州演出。

十月十六日，李调元典试广东，过南昌，蒋士铨长子知廉往谒，并以《空谷香》、《冬青树》、《香祖楼》、《雪中人》四剧本贻之。

十二月，胡业宏客居津门，受友人怂恿而作《珊瑚鞭》传奇，蒋士铨为作序。业宏，别署小新丰山人，安徽桐城人。

李斗开始出游，从浙闽南下至广东，然后经江西、浙江返家。

夏秉衡作《诗中圣》传奇。秉衡（1723—?）字平千，号谷香子，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传奇《八宝箱》、《双翠圆》、《诗中圣》，合称《秋水堂传奇》。

宫敬轩游云南，与永恕庵订交。

清乾隆四十年（1775） 乙未

春，吴锡麒成进士。

春，钱维乔六应会试报罢。出都赴陕西视侄婿崔龙见夫妇。本年以例入资为知县。

春，沈起凤四应会试报罢。客如皋，居冒襄水绘园故址。

六月初二日，蒋士铨自扬州扶母柩溯江返铅山归葬。此后三年，居丧在家。

八月，宫敬轩作《海岳圆》传奇。

九月，周昂作《玉环缘》传奇成。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丙申

秋，蒋士铨作《第二碑》杂剧。冬，病中临《黄庭经》，并作自跋。

初秋，钱维乔复北上，九月，发往浙江试用。

程枚始作《一斛珠》传奇。

崔应阶调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永恩作《五虎记》传奇成。

韩锡胙卒。锡胙(1716—1776)字介屏，号湘岩，浙江青田人。作有《渔村记》传奇与杂剧《南山法曲》、《砭真记》。

朱凤森生。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丁酉

清廷设局于扬州修改戏曲，总校黄文旸，分校凌廷堪等。

清廷颁布禁止搬演戏曲律例，其中规定，凡旗员赴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失察官员，交部议处。

二月，蒋士铨作《瓯北诗序》。

秋，左潢乡试中举。授丹阳教谕。

秋，陈烺乡试中举。

程枚从本年至乾隆四十六年与黄文旸、李经、凌廷堪等，奉命于扬州甄查古今剧曲。

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刊行。

钱维乔摄杭州总捕同知。

杨芳灿为拔贡。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戊戌

春，蒋士铨还京为国史院纂修官，专修《开国方略》十四卷。为胡业宏《珊瑚鞭》传奇作序。

夏，汪柱作《诗扇记》传奇成。柱字石坡，号洞圆山人。原籍安徽，寓居无锡。作有传奇《梦里缘》、《诗扇记》，合称《砥石斋二种曲》，今存。另有杂剧六种。

王元常将女儿王筠所作《繁华梦》传奇转交张藻过目，大受赞赏，得资助刊行。

吴恒宣刻所作传奇《义贞记》。

春，沈起凤五应会试报罢。此后不再赴会试。

永思复号礼亲王。

李斗游江宁，不久北上抵京师。

汤贻汾生。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己亥

五月，钱维乔调摄吴兴县事，冬，复调摄长兴县事。

秋，范鹤年、石韫玉乡试中举。

冬，金兆燕迁国子监博士。

徐爔刻所作《镜花缘》传奇。

程锳父程树榴罹文字狱被杀，锳亦被判斩监候，然迁延久未行刑。

王筠《全福记》传奇得朱珪等人捐金刊刻。

沈起凤客扬州盐政幕，编写迎銮供御大戏。

蒋士铨与翁方纲、程晋芳、张埙、吴锡麒共结诗社，邀请洪亮吉入会。

顾森作《回春梦》传奇。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庚子

十一月，清高宗密令两淮盐运使伊龄阿甄查古今戏曲剧本，删改有碍清朝统治的小说戏曲，要求"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黏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略张皇"。

七月，蒋士铨乞假，将南归。

沈起凤应苏州、扬州地方官聘，为作迎銮供御大戏，成《极恩缘》传奇。

应逵吉成《秣陵秋》传奇初稿。

金兆燕任国子监博士，兼四库馆缮书处分校官，分任校对之事。与蒋士铨、张埙等在翁方纲家相会。李斗作诗赠金兆燕。

程枚在扬州词曲局甄查古今戏曲，任分校。

谢庭作《彩毫缘》传奇，有本年自序。庭字兰阶，号玉亭、澧浦，籍里不详。

周若霖，字蕙钟，号雨岩，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作有传奇《玉钗怨》、《祀招财》，今皆佚。

崔应阶致仕归里，卒于途。应阶（1699—1780）字吉升，号拙圃，湖北武昌（今武汉）人。与人合作《双仙记》传奇，另作有杂剧《研露楼二种曲》。

石琰约卒于本年。琰（1700？—1780？）字紫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天灯记》、《二度梅》、《忠烈传》、《锦香亭》、《酒家佣》，今存。前四种合称《石怡斋传奇四种》。

刘赤江约生于本年。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辛丑

两淮巡盐御史长白伊龄阿奉旨查办戏曲违碍字句，奏称：办得《鸣凤记》、《金雀记》等戏数十种，均缮写呈览，候旨查禁。是年多有文字狱。

蒋士铨保送御史引见，名列第四，奉旨著记名以御史补用。充国史馆纂修官，专修《开国方略》第十四卷。是年中风，归南昌。八月初，病中作传奇《冬青树》、《采樵图》等。九月九日，一日间成《采石矶》传奇。

凌廷堪受聘参与修改古今戏曲。在扬州曲馆与阮元相识。

张九钺在扬州，作《关山月曲》。

冬，周昂作《西江瑞》传奇成。

金兆燕辞官南归，仍至扬州，客扬州大盐商江春之康山草堂。冬，作《婴儿幻》传奇成。作《三凤缘传奇题词》。

春，徐昆成进士，授内阁中书。昆字后山，一作厚山，山西临汾人。作有传奇《雨花台》、《碧云霞》、《合欢竹》，后一种今佚。

沈起凤客苏州织造全德署中，参与奉旨查勘曲谱之事。

李斗南游苏州。

吕公溥作《弥勒笑》传奇成。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壬寅

黄文旸在扬州修改古今剧曲，就所见编《曲海》二十卷。

李本宣八十寿诞，在金陵以《乘槎图》征题。本宣（1703—？）字蘧门，江苏江都人。作有《玉剑缘》传奇。

沈起凤在里与石韫玉等七人结碧桃诗社。

瓣道人所作《如意缘》传奇有本年忠孝堂抄本。瓣道人，姓名、籍里不详。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癸卯

清高宗南巡，江南昆曲名班遴选优秀艺人，组成"集秀班"，加紧排练，对后来昆曲演出颇有影响。

张九钺因海阳盗窃案牵连落职，游嵩、梁、巩、洛间。

春，蒋士铨因右身麻痹，回南昌居住。

李调元写成《雨村曲话》，下卷谈明清戏曲作品。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甲辰

正月，沈起凤又应苏州、扬州地方官之请，为作迎銮戏曲。

春，凌廷堪应会试报罢，南还至扬州，金兆燕招饮。

三月，袁枚过蒋士铨家，喜甚，作平原十日饮。

姜兆翀由景山官学教习改官舒城县学教谕。

黄振官掘港营都阃。

张九钺作《煤窑行》。《六如亭》传奇

作于本年或稍后。

张坝《论明诗绝句》,评价刘基、高启以下十六家诗歌。

清乾隆五十年(1785)　乙巳

有司禁演秦腔,"概令改归昆、弋两腔"。

沈起凤查勘词曲,阅传奇作品七百余种。

蔡廷弼《晋春秋》传奇约作于本年。廷弼(1741—?)号看云主人,浙江德清人。

二月二十四日,蒋士铨卒。士铨(1725—1785)字心馀,又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离垢居士,江西铅山人。作有戏曲十六种,其中传奇有《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彩石砚》、《临川梦》、《香祖楼》、《采樵图》、《冬青树》,今皆存。

彭剑南生。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丙午

石韫玉在和州,作《萍舫记》。

春,钱维乔任鄞县知县,以林栖居士名作《乞食图》传奇。

刘可培作《槎合记》传奇。可培字阮山,江苏常州人。作有传奇《槎合记》、《绣旗记》,合称《筠心阁两种》。或谓其尚作有传奇《精卫石》、《绣图鉴》。

张九钺作《禹州谣》诗。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丁未

潘炤作《乌阑誓》传奇。炤号鸾坡,又号桃源渔者,江苏吴江人。作有《乌阑誓》传奇,今存。

冬,周昂作《西江记》传奇。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戊申

秋,钱维乔引疾归,于邗溪之北,买地十余亩。

周昂所作传奇《玉环缘》、《兜觥记》刊行。

沈起凤授祁门教谕。

黎简为拔贡。

勺园主人乾隆间作有传奇《可怜虫》、《青楼烈》、《隔叶花》,今存稿本。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己酉

春,范鹤年成进士。

徐爔所作《写心杂剧》十六种刊行。

黎简为拔贡。当北行,会丁外艰,中辍。

张新梅作《百花梦》传奇成。新梅字玉堂,别署江南游子,籍里不详。

金兆燕约于本年后去世。兆燕(1719—?)字仲樾,号棕亭,安徽全椒人。作有《旗亭记》传奇。或谓《婴儿幻》传奇亦其所作。

张坝编次所著为《竹叶庵文集》,旋卒。坝(?—1789)字商言,号瘦铜,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督亢图》、《中郎女》,后一种今佚。

方成培卒。成培(1731—1789)字仰松,号岫云,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雷峰塔》、《双泉记》,后一种被禁毁。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庚戌

本年,四大徽班相继入京,继秦腔之后,在京师剧坛称盛。后与此同时其他剧种混合,在嘉庆、道光间产生京剧。

春,石韫玉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张锦作《新西厢》传奇。

休休居士《凤栖亭》传奇有本年序。休休居士,姓名不详,江苏仪征人。

吕公溥于本年后去世。公溥(1726—1790后)字仁原,号寸田,河南新安人。作有《弥勒笑》传奇。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辛亥

周昂所编《中州全韵》刊行。

张衡《芙蓉楼》传奇有本年原刻本。

沈起凤仍在祁门教谕任上,作《千金笑》传奇。应门人胡文水之请,将历年所撰文言短篇小说编为《谐铎》,付刻。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壬子

正月,叶堂作《纳书楹〈四梦〉全谱》自序。春,纂《纳书楹曲谱》成,作自序。

石韫玉任福建乡试正考官。编定所著《独学庐初稿》。旋视学湖南。

司马章所作传奇《双星会》、《花间乐》(合称《种石山房二种曲》)有本年刻本。章字石圃,江苏江宁人。

傅玉书以家贫,赴京谒选。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 癸丑

石韫玉官湖南学政。

秋,傅玉书乡试中举,选江西安福知县,未三年即罢去。

陈烺官德化训导,不半载谢病归,授徒自给。作《紫霞巾》传奇。

钝夫所撰《离骚影》传奇有本年正气楼刻本。钝夫号楚客,江西大庾(今大余)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甲寅

八月,王昙中甲寅恩科举人。

秋,孔广林《斗鸡忏》传奇定稿。本剧初创于乾隆四十一年。

苏州宝研斋选订李玉所作传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刊为《一笠庵四种曲》,即世所谓"一人永占"。

李斗三至粤西,七游闽浙,一往事楚豫,两上京师后,本年归里,建自然庵,从此不再远游。

清乾隆六十年(1795) 己卯

石韫玉续定所著诗文为《独学庐》二稿至五稿。

李斗著《扬州画舫录》完稿,共十八卷。

黄文旸为《赤城缘》传奇作跋。

周昂刻《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

姜兆翀辞职返里。《孔雀记》传奇作于乾隆四十九年至六十年(1784—1795)之间,时任舒城教谕。

周皑《黄鹤楼》传奇有本年荫槐堂刻本。

江周卒于本年后。周(1746—?)字不详,号云岩山人,安徽歙县人,侨寓扬州。作有《赤城缘》传奇。

清嘉庆元年(1796) 丙辰

正月,清高宗禅位于皇太子颙琰,自为太上皇。颙琰即帝位,是为仁宗,建元嘉庆。

石韫玉充日讲起居注官。在吴县参与修纂《苏州府志》。

瞿颉作《鹤归来》传奇,周昂为校评。

周皑作《滕王阁》传奇成。皑字用昭,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黄鹤楼》、《滕王阁》。

高宗元,字伯扬,号求诲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有传奇《续琵琶》、《新增南西厢》、《增改玉簪记》。

七月初十日,严保庸生。

陈森生。

梁廷枏生。

王曦生。

清嘉庆二年(1797) 丁巳

程锳免死减等,戍黑龙江齐齐哈尔,后卒于戍所。

戴思望,字怀台,安徽休宁人。作有传奇《三侠剑》、《岳阳楼》。

汤贻汾袭云骑尉职。

李斗《扬州画舫录》刻成,前后历时三十余年。

清嘉庆三年(1798) 戊午

石韫玉入直南书房。

仲振奎作《红楼梦》传奇,署名红豆村樵。又作《怜春阁》传奇。

瞿颉作《元圭记》传奇。

冬,程璟作《龙沙剑》传奇成。

刘熙堂所作《游仙梦》传奇有本年敦美堂刻本。熙堂号群玉山樵,江苏江宁(今南京)人。

赵对澈生。

清嘉庆四年(1799) 己未

春,陈钟麟成进士。

李斗在扬州参加演戏,并邀请友人

观看。

沈起凤调任全椒教谕，作《贤侯怒》诗讽刺地方官得咎。

石韫玉任重庆知府，有能吏誉。

瞿颉以王抃《好气吟》传奇为蓝本作《鹤归来》传奇。又作《雁门秋》传奇。

顾森卒于本年后。森(1717—1799后)字廷培，一字锦柏，号云庵，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作有《回春梦》传奇。

黎简卒。简(1748—1799)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作有《芙蓉亭》传奇。

张锦所作传奇《新琵琶》有本年贮书楼刻本。锦字菊如，山西阳城(今太原)人。另作有《新西厢》传奇。

万承纪授江苏丹徒知县。承纪字廉山，江西南昌人。作有《护花幡》传奇。

清嘉庆五年(1800)　庚申

秋，陆继辂乡试中举，选授合肥县学训导。

汤贻汾任京口守备，在王文治家观剧，作诗纪事。

万荣恩谱《红楼梦》、《后红楼梦》小说为《醒石缘》传奇。车持谦为作序，李葵为题词。荣恩字玉卿，号青心居士，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作有《醒石缘》传奇，今存；另有《谪花楼》传奇，今佚。

黄文旸在曲阜孔宅见孔尚任旧藏汉尺，作《初建铜尺歌》考其事。

沈起凤为友人左潢所作《兰桂仙》传奇正谱。

蔡廷弼《晋春秋》传奇有本年太虚斋刻本。

张衡《玉节记》传奇约成于本年。

左潢《兰桂仙》传奇作于本年及次年间。

冬，董达章作《琵琶侠》传奇成。

清嘉庆六年(1801)　辛酉

春，朱凤森成进士。

吴锡麒授国子监祭酒。

沈起凤解全椒教谕职。

三月，周昂卒。昂(1732—1801)字千若，号少霞，江苏常熟人。作有传奇《西江瑞》、《玉环缘》、《兜觥记》、《两孝记》，后两种今佚。

经济生。

清嘉庆七年(1802)　壬戌

李斗由阮元推荐担任重修两淮盐法志总纂。

王文治卒。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曾参与《纳书楹曲谱》的修订。清高宗南巡杭州时，大吏曾聘其编新戏《三农得》、《龙井茶歌》等九折，今存。

沈起凤卒。起凤(1741—1802)字桐威，号薲渔，又号红心词客，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合称《沈薲渔四种》，另有传奇《黄金屋》、《泥金带》、《千金笑》、《桐桂缘》，今佚。

沈筠生。

清嘉庆八年(1803)　癸亥

清仁宗谕令严禁官员改装潜往戏院酒馆，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城御使，随时查察，据实查参。

冬，李斗应人请，作《岁星记》传奇，谱东方朔事。持蟹十余斤，招待重游扬州的孙星衍。

王昙在苏州，陪同赵翼游太湖东、西山。

张九钺卒。九钺(1721—1803)字度西，号紫峴，又号陶园，湖南湘潭人。作有传奇《六如亭》、《双虹碧》，后一种今佚。

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历已入1804年)，李调元卒。调元(1734—1804)字羹堂，号雨村，又号童山、蠢翁，四川绵阳人。有《两村曲话》、《剧话》。作有《春秋配》传奇。

张新梅《百花梦》传奇有本年隐庄刻

本。新梅，号玉堂，籍里不详。

郑兆龙卒于本年（或1806）之前。兆龙（1742—1803前）字功伟，号秋槎、二泉，浙江镇海人。作有《大金钱》传奇。

清嘉庆九年（1804） 甲子

李斗将所作诗、散曲、传奇及笔记合编为《永报堂集》刊行。

汤贻汾作《米贵》诗。

范鹤年任衡阳知县，以常平谷石不加额，监司持之。

清嘉庆十年（1805） 乙丑

春，周济成进士，授淮安府教授。

焦循著《剧说》。

瞿颉作《紫云回》传奇，今佚。

王昙移家杭州。

永恩卒。永恩（1727—1805）字蕙周，号兰亭主人，清宗室。作有传奇《五虎记》、《四友记》、《三世记》、《双兔记》，合称《漪园四种》。

范鹤年为监司所究，罢官，忧惧而卒。鹤年（1753—1805）字青子，号观云，山西洪洞人。作有《桃花影》传奇。

李文瀚生。

姚燮生。

十月二十三日，黄燮清生。

清嘉庆十一年（1806） 丙寅

清仁宗谕令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严禁旗人演唱戏文，谕令将演剧之旗人按名指出，以便究办。

瞿颉任鄱都知县。

王昙游天台、雁宕后回杭州。

钱维乔卒。维乔（1741—1806）字树参，又字季木，号竹初，又号曙川，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作有传奇《碧落缘》、《鹦鹉媒》、《乞食图》，合称《竹初乐府三种》，前一种已佚。

吴兰征卒。兰征（？—1806）原名兰馨，字轶燕，女，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三生石》、《降衡秋》，后一种今存。

清嘉庆十二年（1807） 丁卯

九月，石韫玉调任山东按察使，作《竹石图》。

徐爔卒。爔（1732—1807）字鼎和，号榆村，江苏吴江人。作有传奇《镜光缘》、《双环记》、《联芳楼》，前一种今存。

清嘉庆十三年（1808） 戊辰

春，仲振履成进士。

陈烺《花月痕》传奇成于本年之前。

杨瑛昶卒。瑛昶（1753—1808）一作映昶，字印遽，号米人，安徽桐城人。作有《双珠记》传奇，今佚。

裘华所作《皇华记》传奇有本年耀紫轩刻本。

清嘉庆十四年（1809） 己巳

金兆燕所作《旗亭记》传奇在苏州上演。

仲振履任广东恩平县知县。

王昙在京师与龚自珍结为忘年交。

春，许树棠成进士。树棠字思召，号憩亭，浙江海宁人。作有《鹣鹣记》传奇。

姜兆翀卒于本年以后。兆翀（1740—1809后）字孺山，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孔雀记》传奇。

黄钧宰生。

清嘉庆十五年（1810） 庚午

朱凤森任河南濬县知县，后改任固始知县。

四月，刘赤江任湖北安陆知县。

傅玉书卒于本年后。玉书（1746—1810后）字素安，号竹庄，贵州瓮安人。作有《鸳鸯镜》传奇，今存。

程枚卒于本年后。枚（1749—1810后）字时斋，号苍梧寄客，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作有传奇《一斛珠》、《蓬莱会》、《法轮游》，前一种今存。

清嘉庆十六年（1811） 辛未

汤贻汾任广东兴宁县都司，作《种蔗行》诗，反映蔗农生活。另作《剑人缘》

传奇。

秋，王昙在京应会试落第后南归。

仲振奎卒。振奎(1749—1811)字春龙，号云涧，又号红豆山樵，江苏泰州人。作有传奇十三种(或曰十六种)，惟《红楼梦》、《怜春阁》今存。

左潢《桂花塔》传奇作于本年冬与次年之间。左潢约于此年后去世。潢(1751？—?)字巽毅，号古塘樵子，安徽桐城人。作有传奇《兰桂仙》、《桂花塔》，今存。

清嘉庆十七年(1812)　壬申

石韫玉刻所著《袁文笺正》。

程锡卒。璞(？—1812)字星华，号瑞头陀，安徽天长人。作有《龙沙剑》传奇。

刘永安，字古山，汉军旗人。作有传奇《一亭霜》、《冰心册》、《鸳鸯扇》，今存。

清嘉庆十八年(1813)　癸酉

清廷查禁扮演奸勇斗狠之戏曲。

陆继辂作《诋鹦鹉》诗讽刺时事。

孔广林卒于本年以后。广林(1746—1813后)字丛伯，号幼髯，山东曲阜人。作有《东城老父斗鸡忏》传奇。

董达章卒。达章(1753—1813)字超然，号定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作有传奇《琵琶侠》、《花月屏》，后一种已佚。

庄逵吉卒。逵吉(1760—1813)字伯鸿，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与人合作《秣陵秋》传奇，另有《江上缘》传奇。

清嘉庆十九年(1814)　甲戌

春，彭剑南作《影梅庵》传奇成。

王昙侨寓苏州，作自传文《虎邱山寄室铭》。

汤贻汾所编《画筌析览》刊行。

清嘉庆二十年(1815)　乙亥

石韫玉刊张问陶《船山诗草》成。

杨芳灿卒。芳灿(1753—1815)字才叔，一字香叔，号蓉裳，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作有《罗襦记》传奇，今佚。

潘炤为己之《乌阑誓》传奇作序。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丙子

王昙作《苍梧异松图》。

仲振履迁东莞知县，寻调南澳同知。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丁丑

李斗卒。斗(1750—1817)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所撰笔记《扬州画舫录》具有很高的戏曲史料价值。作有传奇《岁寒星》、《奇酸记》。

王昙卒。昙(1760—1817)字仲瞿，号蠡舟，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作有传奇《归农乐》、《玉钩洞天》、《万花缘》、《辽萧皇后十香》(一名《回心院》)、《鱼龙串》，均佚。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戊寅

汤贻汾改官山西灵丘都司，为胡式钰作《嘲雪图》。时胡式钰因科场文字案发配山西浑源。

瞿颉在苏州平江书院执教。颉(1742—?)字孚若，号菊亭，江苏常熟人。作有传奇《鹤归来》、《雁门秋》、《元圭记》、《桐泾月》，今存；另有传奇《紫云回》、《锦衣树》、《玄书记》，今佚。

吴锡麒卒。锡麒(1746—1818)字圣徵，号穀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渔家傲》传奇，今佚。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己卯

石韫玉作《红楼梦》传奇，署名花韵庵主。

焦循撰《花部农谭》、《孟子正义》。

陆继辂选合肥县学训导。

黄燮清应童子试，以年少而能词章，颇自矜异。

秋，严保庸以第一名中举。

王筠卒。筠(1749—1819)字松坪，女，陕西长安(今西安)人。作有传奇《繁华梦》、《全福记》、《合仙记》，后一种今佚。

范文亨生。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庚辰

七月，清仁宗去世，八月，其第二子智亲王旻宁即帝位，是为宣宗，改明年为道光元年。

三月，朱凤森作《才人福》（与沈起凤之作同名）传奇成。

陆继辂在合肥任教，作《包拯画像记》。

言尚炽作《才人监》传奇。

仲振履刻新作《双鸳祠》传奇，署名群玉山农。

黄文旸约卒于此年前后。文旸（1736—1820?）字时若，号秋平，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曾拟将所见杂剧、传奇之作者姓名、剧情梗概编为《曲海》，现仅存目录，一般称作《曲海总目》。

焦循卒。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有《花部农谭》、《剧说》等曲论著作，近人又将其著作中的有关戏曲论述摘录成书，名《易余曲录》。

清道光元年（1821） 辛巳

清宣宗令缩减宫廷演戏机构，将景山府合并于南府，并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南府降格为升平署。又下令严禁士民挟优酣饮，嗣后有征逐歌场、招摇侈肆者，随时严拿查办，以杜奢靡而端习尚。

仲振履复任东莞，以疾告归。

张道生。

俞樾生。

清道光二年（1822） 壬午

石韫玉元旦宴请潘世恩、吴廷琛、吴信中三位同乡状元，四人席间酬唱，辑为《状元会唱和诗》刊行。

汤贻汾在灵邱任都司，作《逍遥巾》杂剧。

仲振履卒。振履（1759—1822）字监侯，号云江，江苏泰州人。作有传奇《冰绡帕》、《双鸳祠》，后一种今存。

陈烺（字叔明）生。

清道光三年（1823） 癸未

谢堃客居淮安。

陈森以汪氏尚书性好戏曲，作《梅花梦》传奇，倍受尚书赞许。

许善长生。

清道光四年（1824） 甲申

清宣宗令禁京师外城添设戏园戏庄，禁太监在戏园酒肆饮酒听戏；并禁旗人登台卖艺，违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档。

陆继辂编成《安徽通志》艺文志。是年皖中旱，有《祷雨叹》诗。

清道光五年（1825） 己酉

秋，黄燮清应乡试报罢。

张梦祺作《玉指环》传奇成。

王曦应郯城知县周履端之请动笔作《东海记》传奇。

彭剑南作《香畹楼》传奇。

于有声，字号不详，陕西安康人。作有《双缘帕》传奇，今存。

江义田，字晴帆，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作有《丹桂传》传奇。

清道光六年（1826） 丙戌

陈森至北京，携所作诗稿访陆继辂。

陆继辂在北京，作诗送朝鲜使者回国。

谢堃《春草堂诗》订定。

姚燮补县学生员。

彭剑南合所作传奇《影梅庵》、《香畹楼》为《茗雪山房二种曲》，付刻。剑南（1785—?）字梅垞，江苏溧阳人。

胡盍朋生。

清道光七年（1827） 丁亥

包世臣作《书桃花扇传奇后》。

汤贻汾作《归云庵观孙太初诗迹》。

陈烺卒。烺（1743—1827）字士辉，号东村，福建福州人。作有传奇《紫霞巾》、《花月痕》，今存。

清道光八年（1828） 戊子

石韫玉所作《多识录》刊行。

秋，黄燮清应乡试，仍报罢。

秋，李文瀚乡试中举，后六赴会试皆

报罢。

清道光九年(1829)　己丑

春,严保庸成进士,选庶吉士。

周乐清于北上途中作杂剧八种,合编为《补天石传奇》。

谢堃客潮州。

汤贻汾作《官船谣》。

王曦完成《东海记》传奇,包世臣为作序。

陆继辂在安庆邓廷桢幕中,助之编纂《安徽通志》。

清道光十年(1830)　庚寅

三月十六日,清宣宗令将盛京城内外所有戏班概行驱逐。

谢堃在曲阜衍圣公府供职,作《黄河远》传奇。

陆继辂以修志叙劳,选授贵溪知县。

黄燮清《茂陵弦》传奇问世。本年科考列为一等。

俞樾受业于戴贻仲,始习为时文。

郑由熙生。

魏熙元约生于本年。

清道光十一年(1831)　辛卯

黄燮清参加乡试恩科,仍报罢。

三月二十四日,朱凤森卒。凤森(1776—1831)字韫山,广西桂林人。有《韫山六种曲》,内含传奇《才人福》、《十二钗》二种,系与其妻姚氏合作。

汤世潇作《东厢记》传奇成。世潇字回川,江西南丰人。

清道光十二年(1832)　壬辰

春,黄燮清馆于杭州。秋,应正科乡试,复报罢。作《帝女花》传奇,弥月而完稿。

朱绍颐生。

清道光十三年(1833)　癸巳

六月,沈筠作《千金寿》传奇成。

黄燮清科考一等,补廪生。

严保庸授山东栖霞知县,以官署为词场歌榭。

李文瀚本年至道光十五年在京充任觉罗正黄旗教习。

清道光十四年(1834)　甲午

二月二十五日,清宣宗令禁坊肆刊刻售赁传奇、演义及一切"淫书小书",务须连版销毁。

秋,姚燮乡试中举。后屡应会试不第。

梁廷枏中副榜贡生,先选州判,后改教职。

秋,黄燮清应乡试,仍报罢。作传奇《脊令原》、《鸳鸯镜》与《凌波影》杂剧。

黄钧宰为贡生。

陆继辂卒。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作祁生,号修平,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作有传奇《洞庭缘》、《碧桃记》。

清道光十五年(1835)　乙未

秋,黄燮清乡试中举。所作《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鸳鸯镜》、《凌波影》五剧均于是年刊行。《帝女花》出,日本人咸购诵之。

石韫玉《古香林丛书》十种刊行。

陈钟麟在广州刻所著《红楼梦》传奇。

蒋士铨《四弦秋》杂剧在京师上演。

梁廷枏入广东海防书局。

李文瀚入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幕,随侍南下至淮南。

俞樾随父至常州读书,粗通群经大义。

宣鼎生。

杨恩寿生。

清道光十六年(1836)　丙申

春,黄燮清在京参加恩科会试,报罢。与姚燮订交。

俞樾补县学生员。

梁廷枏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

张衢约于本年后去世。衢字越西,号情斋,浙江萧山(今杭州)人。作有传奇

《芙蓉楼》、《玉节记》。

清道光十七年(1837) 丁酉

李文瀚以知县分发陕西，署乐城知县，有政声。

姚燮《梅心雪》传奇约作于本年。

石韫玉卒。韫玉(1756—1837)字执如，号琢堂，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红楼梦》传奇。

汪宗沂生。

清道光十八年(1838) 戊戌

春，黄燮清应会试，仍报罢。

梁廷枏应聘为粤海关志局总纂，与方东树等人同修《粤海关志》。

姚燮以誊录例选候补知县。

李文瀚春闱落第后在京谒选，得知县，分发陕西。作《紫荆花》传奇。

春，张梦祺成进士。梦祺号兰坡，安徽含山人。作有《玉指环》传奇。

清道光十九年(1839) 己亥

四月二十二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的英商走私鸦片，史称"虎门销烟"。

五月，黄燮清至嘉兴。在杭州主书院讲习。汤贻汾在南京寓所演唱所谱《剑人缘》、《逍遥巾》等剧。

周济卒。济(1781—1839)字保绪，号未斋，又号止庵、介存居士，江苏宜兴人。作有传奇《海燕记》。

清道光二十年(1840) 庚子

五月二十二日，英国军舰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

春，黄燮清参加本年会试正科试，仍落第。留居都门。"自悔少作，忏其绮语，毁板不存"。剧作题材多取世事，充满凄伤情调。

俞樾因病不能应乡试，以写《日知录》自遣。《曲园杂纂》中的《日知录小笺》一卷，即始于是时。

是年，谢堃以所作传奇《黄河远》、《绣帕楼》、《血梅记》、《十二金钱》合为《春草堂曲四种》刊行。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辛丑

黄燮清参加会试恩科，仍落第，充实录馆誊录。

蒋敦复十年前因被讥"倚声门外汉"，便不再填词。本年始恢复作词，曾在一夜之间和宋张炎《中山白云词》三十余首。

梁廷枏授澄海训导，十月又奉调回广州。撰成《海国四说》。

范文亨《空山梦》传奇作于本年前后。

李文瀚作《胭脂舄》传奇。

陈钟麟于本年后去世。钟麟(1763—1841后)字肇嘉，号厚甫，江苏苏州人。作有《红楼梦》传奇。

刘清韵生。清韵(1841—1916)原名古香，小字观音，江苏东海人。盐商刘蘊堂之女。作有传奇二十四种，仅《黄碧签》、《丹青副》、《炎凉券》、《鸳鸯梦》、《氤氲钏》等十种传世，合称《小蓬莱仙馆传奇》。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壬寅

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四月，黄燮清在英军陷乍浦、邇海盐时，曾一度避乱嘉兴，备尝艰辛。

胡盍朋补生员，后屡应乡试不售。

陈烺馆赵氏，后游幕安徽。

李文瀚传奇《紫荆花》、《胭脂舄》有本年味尘轩刊本。

椿轩居士卒于本年后。椿轩居士(？—1842后)，姓名、籍里不详。作有传奇《凤凰琴》、《双龙珠》、《金榜山》、《四贤配》、《孝感天》，合为《椿轩五种曲》。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癸卯

姚燮年初北上，应会试又报罢，遂绝意仕进。

许善长初应乡试不售。

蒋敦复在牛鉴被问罪革职、刘光斗去官后还俗。

谢堃作《血梅记》传奇成，道光二十五年刊。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甲辰

清政府自道光十四年(1834)发布禁毁传奇、演义板书的通谕以来，再次大规模查禁戏曲、小说图书。

年初，黄燮清偕任沛霖同伴入都会试正科，仍落第。是为五上春闱。

梁廷枏在广东刊行《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奥道贡国说》。

赵对澈本年任广德学政，擢知县，未行。

姚燮会试再报罢，遂绝意仕进，居家著述授徒，作文鬻画自给。

刘伯友作《花里钟》传奇成。

谢堃卒。堃(1784—1844)字佩禾，号春草词人，江苏扬州人。作有传奇《黄河远》、《十二金钱》、《绣帕记》、《血梅记》，合刊为《春草堂四种曲》，今存。

徐鄂生。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乙卯

上海上演时装新剧《烟鬼叹》。

三月，黄燮清游上海。因父丧，未参加本年会试恩科考试。

三月，李文瀚作《银汉槎》传奇成。

谢堃《十二金钱》、《绣帕记》二传奇本年作为《春草堂四种曲》之二刊行。

陈文述卒。文述(1771—1845)字退庵，号云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与查揆合撰《影梅庵》传奇。查揆，字伯葵，号梅史，浙江海宁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作有《桃花影》传奇，又与陈文述合撰《影梅庵》传奇。

钟祖芬约生于本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丙午

冬，黄燮清谱《桃溪雪》传奇二十出。日成一出，不一月而稿成。此剧清末在上海丹桂茶园分头、二本演出。本年为会试正科，燮清以丁艰未应试。

胡盍朋作《海滨梦》传奇成。

杨祖荣与表兄随官东流县教谕的舅父方士黼赴任。

梁廷枏作《兰伦偶说》，并与前年所作《耶稣难入中国说》等三文合刊为《海国四说》。

范文亨选优第一，中副车。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　丁未

冬，李文瀚作《凤飞楼》传奇二十出。

王曦约于本年后去世。曦字季旭，江苏太仓人。作有《东海记》传奇，今存。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戊申

二月，李文瀚调任长安知县。

五月，黄燮清应李蕅如之聘为幕宾，赴江苏赣州、南昌，又随至安徽。

洪炳文生。炳文(1848—1918)字博卿，号棟园。浙江瑞安人。作有传奇、杂剧及时调新剧共三十六种，传世者二十一种，著名者有《悬岙狼》、《警黄钟》等。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己酉

黄钧宰本年拔贡，任奉贤县学训导。

梁廷枏任越华书院正监，并助两广总督徐广缙襄办团练，曾组织士绅参与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

许善长以优贡应乡试不售，后由训导改官内阁中书，奉旨以同知在任候选。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庚戌

正月十四日，清宣宗去世。正月二十六日，皇四子奕䜣立为皇太子，即帝位，是为文宗，改明年为咸丰元年。

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

十二月，清政府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办理军务。

年初，黄燮清北上参加会试，仍报罢。除去乙巳、丁未两年以丁忧未参加外，至本年庚戌科已为六上春闱，此后不复应试。

春，俞樾成进士。

梁廷枏《夷氛闻记》五卷成书于本年

前后。

刘赤江卒于本年后。赤江(1780?—1850后)号七馀散人,浙江镇海人。作有《一片心》传奇,编辑传奇剧本集《续缀白裘新曲九种》。

经济约卒于本年。济(1801—1850?)字子通,号芙蓉山樵,江苏甘泉(今扬州)人。作有《合浦珠》传奇,今存。

彭剑南约卒于本年。剑南(1785—1850?)字梅坨,一字小陆,号稚观山人,江苏溧阳人。作有传奇《影梅庵》、《香畹楼》,今存。

清咸丰元年(1851) 辛亥

黄燮清在安徽按察使李本仁幕中,携家至安庆。

梁廷枏授内阁中书,加侍读衔。

李文瀚召对乾清宫,称旨,擢升成都府遗缺知府。

胡盍朋作《汨罗江》传奇成。

王增年作《暗香楼》传奇成。

杨组荣在安徽定远县,与表兄有扶乩之戏。

清咸丰二年(1852) 壬子

正月十一日,清文宗发布严禁演戏令,如有违旨,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

三月二十日,黄燮清由皖入都谒选,以实录馆誊录议叙知县,授湖北知县,旋因太平军扼据长江,称病未赴,家居。在京谒选时作《绛绡记》传奇。

秋,范元亨应乡试中举。

杨恩寿创作《鸳鸯带》传奇,友人觉其语有过激,劝其焚之以免祸,故剧本不传。

俞樾授编修。

杨组荣居合肥,作《佛门缘》传奇。

傅培基生。

林纾生。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蠡叟、补柳翁,福建闽县(今闽侯)人。作有传奇《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今存。

清咸丰三年(1853) 癸丑

春,范文亨入京会试落第,即绝意于功名。

三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朱绍颐与妻同赴水求死,遇救得免,遂矢志守义,作《孤鸿篇》以见意,由是鳏处终身。

李文瀚补嘉定知府。

三月,太平军破南京,汤贻汾投水死。谥贞愍。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粥翁,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作有《剑人缘》传奇,今佚。

王增年本年在世。生卒年不详。增年字逸兰,天津人。作有《暗香媒》传奇,今存。

清咸丰四年(1854) 甲寅

三月,朱绍颐作《红羊劫》传奇成。

黄燮清家居。作《五十初度》诗,多牢骚困苦之语。本年前后作《居官鉴》传奇。

范文亨家园毁于太平军,遂流寓广丰为幕僚。为谋划方略,不行,乃辞去。

蒋敦复为上海制造局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西席,与法兰西学士院教授儒莲通讯,讨论中国文学,帮助他翻译《大唐西域记》。

五月十九日,严保庸卒。保庸(1796—1854)字伯常,号问樵,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作有《兰花步》传奇,今佚。

清咸丰五年(1855) 乙卯

俞樾任国史馆协修,出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弹劾"试题割裂经义",罢归。自此侨居苏州,购地筑"曲园",终身从事著述与讲学。

李文瀚署夔州知府,不久捐升道员,留四川候补。

范文亨卒。文亨(1819—1855)字直侯,号问园主人,江西德化人。作有传奇《空山梦》、《秋海棠》,后一种未见传本。

吴承烜生。承烜(1855—1935后)字

伍佑，号东园，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绿绮琴》(未完)、《星剑侠》、《花茵侠》、《慧镜智珠录》，今存。

清咸丰六年(1856)　丙辰

九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许善长入都供职，任内阁中书。

李文瀚卒。文瀚(1805—1856)字云生，号莲舫，安徽宣城人。作有传奇《紫荆花》、《胭脂舄》、《银汉槎》、《凤飞楼》，合称《味尘轩四种曲》，今存。

清咸丰七年(1857)　丁巳

黄燮清编《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成。刻《倚晴楼诗集》十二卷、《倚晴楼七种曲》，至此黄氏剧作全部刊行。

胡盍朋试朐山，以《立石赋》见称。

清咸丰八年(1858)　戊午

四月，黄燮清在上海，作《洋泾竹枝词》七绝二十四首，颇受称誉。

夏，俞樾寓吴，开始写作《群经评议》、《诸子评议》。

秋，魏熙元乡试中举。官桐乡教谕。应会试，未中。

杨恩寿为优贡。

清咸丰九年(1859)　己未

冬，张道作《梅花梦》传奇成。

俞樾刻所著《日损益斋诗》。

姜继襄生。继襄(1859—1924后)号劲草词人，又号曙叟，安徽怀宁人。作有杂剧《汉江泪》、《金陵泪》与《松坡楼》传奇，合称《劲草堂曲稿》，今存。

文镜堂道光、咸丰间在世。镜堂，号秋江居士，江西人。作有《苏台雪》传奇，未完。

清咸丰十年(1860)　庚申

二月，太平军攻广德，知州出逃，赵对澈不知，急诣州署商议防守，途中被杀。对澈(1798—1860)字子征，号野航，安徽合肥人。作有《酬红记》传奇。

六月，魏熙元在太平军攻杭州后，家产荡然，稿遂零落。

杨恩寿取材《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作《姽婳封》传奇。

陆和钧作《如梦缘》传奇，有本年自序。

江顺诒咸丰前后在世。顺诒字子谷，号秋珊，安徽旌德人。作有《镜中泪》传奇，今佚。

清咸丰十一年(1861)　辛酉

七月十七日，清文宗去世，十月初九日，其子载淳即帝位，是为穆宗，改明年为同治元年。

九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等发动北京政变，宣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专擅等罪。任命奕䜣为议政王，两太后垂帘听政。

十月十五日，黄燮清因太平军攻占其家乡海盐，倚晴楼毁于兵火，所刻诗词戏曲，悉归一炬。辗转杭州、宁波至上海，寓于同里金振华之楼。十一月，访宝山蒋敦复于沉香阁修志局。二人神交二十多年，至此始得一晤。

俞樾为避战乱，移居浙江上虞，借得《学海堂经解》半部读之。

魏熙元家人全死于战乱。只身以逃，浪迹异乡。

张云骧约于此年前后在世。云骧，直隶文安(今属河北)人。作有《芙蓉碣》传奇。

梁廷枏卒。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主人，广东顺德人。有《藤花亭曲话》。戏曲有《藤花亭四种》，包括杂剧《断缘梦》、《江梅梦》、《昙花梦》、《圆香梦》，另有《了缘记》传奇，今佚。

清同治元年(1862)　壬戌

九月，黄燮清就任宜都知县。

俞樾避乱自上海至天津。夏，天津流行瘟疫，俞樾闭门不出，潜心著述。

姚燮所撰《今乐考证》约成书于此年

之前，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后。

杨恩寿充任湖南郴州知州魏镜余府中教席。

沈筠卒。筠(1802—1862)字实甫，号浪仙，浙江平湖人。作有《千金寿》传奇。

张道卒。道(1821—1862)字伯几，号少南，浙江杭州人。作有《梅花梦》传奇，今存。

清同治二年(1863) 癸亥

秋后，黄燮清改官松滋知县。

清同治三年(1864) 甲子

汪宗沂为优贡。

俞樾自本年起，历主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等书院讲习，又主杭州诂经精舍，以实学课诸生。

冬，黄燮清卒。燮清(1805—1864)字韵珊，一字韵甫，号吟香诗舫主人，浙江海盐人。作有传奇《帝女花》、《茂陵弦》、《脊令原》、《桃溪雪》、《居官鉴》、《鸳鸯镜》、《玉台秋》、《绛绡记》，今存。

陆和钧卒。和钧(？—1864)字伯和，号菊笙，浙江萧山(今杭州)人。作有《如梦缘》传奇，今存。

姚燮卒。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浙江镇海人。作有传奇《香山愿》、《退红衫》、《梅心雪》，前一种今佚，后二种今存稿本。另作有《今乐考证》、《今乐府选》，前者为著录、考证古今曲目的专著，后者选入金元明清诸宫调、杂剧、散曲、传奇达四百多种。

清同治四年(1865) 己丑

春，汪叙畴成进士。叙畴生卒年不详，约卒于光绪初年，字菰庵，号桃潭歌者，四川长寿人。作有《梅花梦》传奇。

杨恩寿随六兄彤寿赴广西北流县，办理刑名、钱粮、税关诸事务。

俞樾回吴寓，主紫阳书院讲席。

陈时泌约生于本年。

清同治五年(1866) 丙寅

本年，第一座近代剧场兰心戏院在上海建立。

陈烺游幕广东。

魏熙元应乡试落第，落魄不能归，遂滞留北京。

杨组荣之父任职教谕，杨组荣随往。

胡盍朋卒。盍朋(1826—1866)字子寿，号小樵亭主人，江苏沭阳人。作有传奇《海滨梦》、《汨罗沙》、《鹤相知》、《中庭笑》，后二种已佚。

四月十六日，吴趼人生。

清同治六年(1867) 丁卯

十一月，上海道台禁"淫戏"，颁发永禁碑式。

俞樾《群经平议》刻成，遂锐意成《诸子平议》。

蒋敦复卒。敦复(1808—1867)字剑人，号丽农山人，初名金和，字纯甫，中改名尔谔，字子文，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作有《群珠碎》传奇。

清同治七年(1868) 戊辰

三月初十日，清穆宗发布禁毁传奇小说通谕，谓："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四月十五日、二十一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先后两次发出禁毁小说、戏曲的通告。

俞樾赴杭州诂经精舍主讲，此后长达三十一年之久。

许善长本年夏有岭南之游。

陈学震《双旌记》传奇成于去年与本年间，又名《忠烈记》。

杨组荣卒。组荣(1827—1868)字小坡，又作筱坡，号岚楼，安徽怀远人。作有《佛门缘》传奇，又名《鹦鹉媒》，今存。

清同治八年(1869) 己巳

本年，清穆宗谕令禁止妇女入庙观戏，又禁止寺庙开场演戏借端敛钱。

许善长奉檄至江西，摄河口镇牙厘局事。

陈学震《生佛碑》传奇有本年自序。学震字子扬，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咸丰、同治间在世。作有传奇《双旌记》、《生佛碑》、《水月缘》，后一种今佚。

刘伯友约于本年去世。伯友(1797?—1869?)字竹斋，安徽阜阳人。作有《花里钟》传奇。

曼陀居士约卒于本年后。曼陀居士，姓名、籍里不详。作有《三斛珠》传奇，今存。

清同治九年(1870)　庚午

秋，杨恩寿、傅培基乡试中举。

俞樾编定自著《春在堂词录》三卷。

十月，宣鼎作《返魂香》传奇。

许善长作《瘗云岩》传奇。

杨恩寿取材《明史》，作《理灵坡》传奇。其《桂枝香》传奇也成于本年。

陈森卒于本年前后。森(1796—1870?)字少逸，号采玉山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作有《梅花梦》传奇。

丁传靖生。传靖(1870—1930)字秀甫，号闇公，又号松隐行脚僧，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作有传奇《霜天碧》、《沧桑艳》、《七昙果》，今存。

袁蟫生。蟫(1870—1912后)字祖光，号瞿园，安徽太湖人。作有传奇《双合镜》、《支机石》、《鸱夷恨》、《红娘子》，未刊；另有杂剧集《瞿园杂剧》及《续编》。

清同治十年(1871)　辛未

六月初八日，清穆宗发出禁毁小说书版的通谕。又禁止京师内城设戏院。

俞樾成《第一楼丛书》三十卷。

夏，杨恩寿传奇《理灵坡》、《双清影》刊行。

味兰簃主人《侠女记》传奇成于本年，有本年自序。十二月，《烈女记》传奇成。味兰簃主人卒于本年以后，姓名、籍贯、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所作传奇两种合称《味兰簃传奇》，今存。

清同治十一年(1872)　壬申

曾朴生。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作有《雪鳞梦》传奇，今存。

清同治十二年(1873)　癸酉

汪宗沂《后缇萦》传奇成于本年。

黄燮清所辑《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刊行。

梁启超生。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作有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劫灰梦》(皆未完)。

清同治十三年(1874)　甲戌

傅培基于本年(一说同治十年)成进士。

清光绪元年(1875)　乙亥

上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历已入1875年)，清穆宗去世，正月二十日，载湉即帝位，是为清德宗，以当年为光绪元年。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本年前后，鼗儿戏活跃在江浙一带大城市，演员全部由青少年女子组成。

九月，严保庸《盂兰梦》传奇刊于《四溟瑣记》第九集。

许善长于本年恩科充江西内帘监视。

杨恩寿佐幕云南，未几授湖北盐运使。作《桃花源》传奇。又作《再来人》、《麻泽滩》二传奇。

谈小莲本年前后在世。小莲，女，籍里不详。作有《孝娥记》传奇，今佚。

张元骧本年拔贡。元骧字南湖，顺天(今北京)人。作有《芙蓉碣》传奇，今存，另有《桃花源》杂剧，今佚。

陈祖昭光绪初在世。祖昭字子宣，号枫江渔子，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作有传奇《瓮中天》、《镜重圆》，今存。

清光绪二年(1876)　丙子

秋，朱绍颐、汪宗沂乡试中举。

许善长擢江西建昌府知府。作《茯苓

仙》传奇，有本年冬自序。

郑由熙作《雾中人》传奇成。

黄钧宰约于本年前后去世。钧宰(1809—1876?)原名振宰，字宰平，又字仲衡，号天河生，江苏淮安人。作有传奇《十二红》、《鸳鸯印》、《呼梦么》、《双烈祠》，合称《比玉楼四种》，今存。

清光绪三年(1877) 丁丑

春，朱绍颐应礼部试，报罢。

俞樾撰成《曲园杂纂》五十卷。

杨恩寿奉旨为湖北护贡使，与越南贡部正使斐文祀晨夕晤对一月有余。作《风云会》传奇。

陈家鼎生。家鼎(1877—1928)字汉元，别署铁郎、毅君，湖南宁乡人。作有《邯郸梦》传奇，今存。

章鸿宾约生于本年。鸿宾(1877? —1918)字履平，江苏无锡人。作有《冲冠怒》传奇，仅存残稿一二出。

清光绪四年(1878) 戊寅

曾传钧署广西林县知县。

朱绍颐馆于金坛，历时二年。

张云骧《芙蓉碣》传奇刊行，有本年作者自序。云骧，字南湖，直隶文安(今属河北)人，同治、光绪间在世。另作有《桃花源》杂剧，未有传本。

何傭，一名镛，字桂笙，号高昌寒食生，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约同治、光绪间在世。作有《乘龙佳话》传奇，今存。

清光绪五年(1879) 己卯

俞樾撰成《俞楼杂纂》五十卷。

贡少芹生。少芹(1879—1923?)名璧，以字行，别署天忏生等，江苏江都人。作有传奇《苏台柳》、《刀环梦》。

陈栩生。栩(1879—1940)字昆叔，又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原名寿荪，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作有传奇《落花梦》、《桃花梦》、《桐花笺》、《花木兰》、《自由花》、《媚红楼》。

清光绪六年(1880) 庚辰

春，朱绍颐应礼部试，又报罢。卒。绍颐(1832—1880)字子期，号劫余道人，江苏溧水人，世居江宁(今南京)。作有《红羊劫》传奇，今存。

春，魏熙元作《酸儒福》传奇。

秋，汪宗沂成进士。

俞樾删改《三侠五义》，撰《茶香室丛钞》。

许善长署广信知府，添信江、双桂、灵山三书院膏火。

黄燮清《玉台秋》传奇十八出刊出，为作者之友吴康甫悼念亡妻所作。

宣鼎卒。鼎(1835—1880)字瘦梅，安徽天长人。作有《返魂香》传奇。

王钟麒生。钟麒(1880—1914)字毓仁，号无生，又号天僇生。安徽歙县人，寓居扬州。作有《血泪痕》传奇。

张长约生于本年。长(1880? —1934?)字冼桐，又字心芜，更名一鸣，号湘灵子、桐花馆主，浙江桐乡人。作有《轩亭冤》传奇，今存。

清光绪七年(1881) 辛巳

冬及次年春，陈烺《幻缘记》传奇成，原名《仙猿记》，又名《碧玉环》。

江顺诒约卒于本年前后。顺诒(1822—1881?)字子谷，号秋珊，安徽旌德人。作有《镜中泪》传奇，未见传本。

曾传钧卒。传钧(1827—1881)字茶村，一字文劭，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作有《蕙兰芳》传奇，今佚。

清光绪八年(1882) 壬午

秋，林纾乡试中举。后数次赴礼部试，皆报罢。

十月，俞樾欲停止作文三年，凡以碑传序记求者，一概不应，然总不能谢绝。

陈烺《蜀锦袍》传奇成于本年之前，光绪十七年刊出。

清光绪九年(1883) 癸未

七月，许善长作《灵娲石》剧，名为传奇，实为十二种各自独立的杂剧作品的合集。

夏，俞樾为日本诗人选定诗集四十卷，补遗四卷，是为日本选诗之始。

吴趼人离家赴沪谋事，先投靠同乡江裕昌茶庄，旋入江南制造军械局为书记。

欧阳淦生。

清光绪十年(1884)　甲申

《点石斋画报》在上海创刊，对晚清小说、戏曲的影响颇大。

梁启超补生员，后就学于广州学海堂。

傅培基改授知县，分发直隶，补南皮知县，兴利除弊，颇有政声。

许善长复事广信府，作《胭脂狱》传奇。另《神仙引》传奇作于本年之前。

邯郸梦醒人《梦中缘》传奇成稿于本年，次年刊出。

王蕴章生。蕴章(1884—1942)字莼农，号西神，又号二泉亭长。江苏无锡人。作有《绿绮台》传奇，今存。另有杂剧《碧血花》、《霜华影》、《香桃骨》、《铁云山》(仅成一折)、《可中亭》，今存。

庞树柏生。树柏(1884—1916)字檗子，号芑庵、龙禅居士，江苏常熟人。作有传奇《花月痕》(未完)、《玉钩痕》(与人合作)，另有《碧血碑》杂剧，今存。

七月二十二日，吴梅生。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作有传奇《风洞山》、《镜因记》(完成九出)、《血花飞》、《义士记》，前二种今存；另作有杂剧《湘真阁》、《无价宝》、《惆怅爨》、《双泪碑》，今存。

清光绪十一年(1885)　乙酉

秋，徐鄂乡试中举，游幕东北、河北、山东、河南、江西等地数十年。

许善长充武闱监试，旋办湖口釐务。

陈烺《燕子楼》传奇本年刊出。

清光绪十二年(1886)　丙戌

十二月，徐鄂《梨花雪》传奇成，有本年大同书局石印。

宗山卒。宗山(？—1886)字小梧，姓鲁氏，盛京铁岭(今属辽宁)人，隶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作有《并蒂莲》传奇，已佚。

清光绪十三年(1887)　丁亥

三月，许善长《风月云》传奇刊出。

三、四月间，徐鄂作《白头新》传奇成。

清光绪十四年(1888)　戊子

郑由熙作《木犀香》传奇成。另《雁铭霜》传奇也成于本年。

魏熙元卒于本年后。熙元(1830？—1888后)字玉岩，号玉玲珑馆主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犁乐轩》、《玉堂春》、《西楼梦》、《宝石庄》，合称《餐英馆乐府四种》，已毁于战乱。晚年作《儒酸福》传奇，今存。

邹铨生。铨(1888—1913)字亚云，号天一子，别署民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作有《杨白花》传奇，今存。

清光绪十五年(1889)　己丑

秋，梁启超乡试中举，旋与陈千秋拜谒康有为，执弟子礼。

冬月前，陈烺作《回流记》传奇成。

唐咏裳本年任浙江大学堂监学官。咏裳(？—1936)字健伯，浙江杭州人，作有传奇《名场债》、《淄川梦》。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庚寅

曾朴由京回乡应童子试，以县试第一名，府试第二名，院试第七名取为生员，同年与汪圆姗成婚。完成第一部诗集《未理集》、骈散文集《推十合一室文存》及读书札记《执丹璀语》。

俞樾撰笔记小说《右仙馆笔记》十六卷成。

陈烺督严州关。其《同亭宴》传奇成于本年之前，《海雪吟》、《锴姻缘》传奇成于本年。

郑由熙《暗香楼乐府》刊于本年，收传奇《雾中人》、《雁鸣霜》、《木樨香》。

何墉《乘龙佳话》传奇成于本年。

许善长卒于本年后。善长（1823—1890后）字季仁，号玉泉樵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作有传奇《瘗云岩》、《胭脂狱》、《侠岑仙》、《神山引》、《风云会》，另有《灵娲石》杂剧，皆收入《碧声吟馆丛书》中。

傅培基约卒于本年。培基（1852—1890?）字笃初，号小樵，云南昆明人。作有《芙蓉剑》传奇。

清光绪十七年（1891） 辛卯

春，梁启超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经世之学，思想为之一变。

秋，曾朴乡试中举。十一月，夫人圆姗产后亡故，遗女旋夭折，悼亡深痛，作《雪昙梦》传奇以寄托哀思。

冬，范文亨《空山梦》传奇刊出，附录于《问园遗集》中。

洪炳文为贡生，以教馆、游幕为业。

陈烺《海虬记》传奇刊于本年，《梅喜缘》传奇也在本年刊出。

杨恩寿卒。恩寿（1835—1891）字鹤侪，号坦园，湖南长沙人。作有传奇《姽婳封》、《麻滩驿》、《桂枝香》、《桃花源》、《理灵坡》、《再来人》、《双清影》、《鸳鸯带》，前六种合称《坦园六种曲》。《鸳鸯带》因剧中插叙时事，语多过激，以朋友之劝焚毁不传。另有戏曲理论批评著作《词余丛话》。

清光绪十八年（1892） 壬辰

春，曾朴迫于父命，北上应礼部试，以墨污考卷，名落孙山。其父为之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

秋，陈家鼎乡试中举。

秋，陈栩曾乡试中副榜，不喜仕宦，遂弃举子业而专心著述，初以诗词投稿于上海《同文沪报》等报刊。

姚鹓雏生。鹓雏（1892—1954）名锡钧，以字行，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作有《菊影记》传奇和杂剧《沈家园》、《红薇记》。

清光绪十九年（1893） 癸巳

陈烺署理三江场盐务，次年卸任。

罗梅江光绪间在世。梅江，号琴山梅畔人，四川成都人。作有传奇《逍遥亭》、《敬寿碑》、《三缘报》、《雁停楼》，前三种合称《红雨绿雪楼三种》。

清光绪二十年（1894） 甲午

正月，梁启超至北京应试，宣传变法维新。

杨组荣《佛门缘》传奇由上海宝文书局刊出，绘图石印，每出配一图。

春，姜继襄成进士。

钟祖芬《招隐居》传奇成于本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乙未

春，梁启超赴京会试，随康有为联合各省会试举子千余人，发起"公车上书"。八月，加入强学会，任书记，创办《中外纪闻》。

汪宗沂由安徽学政保举学行，特旨赏加五品卿衔。

曾朴入同文馆学习法文。

陈栩任杭州《大观报》主编，并著《潇湘影弹词》等。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丙申

钟祖芬所作《招隐居传奇》在重庆刻印。

吴趼人秋至宜昌奔季父丧。

梁启超至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

曾朴欲应总理衙门章京之试，因内阁未予保举，愤而归里。

陈栩《落花梦》传奇初稿完成，民国二年修饰改写。

张懋畿同治、光绪间在世。懋畿字蓟云，别号木瓜道人，四川成都人。作有传奇《袁浦花》、《闹科场》、《菊花仙》、《点鬼簿》，仅前一种存。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丁酉

吴趼人脱离江南制造军械局,任《字林沪报》副刊《消闲报》编辑。此后历主《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笔政。

十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

曾朴奉父命赴沪办实业。适逢谭嗣同等友人谋维新变法,遂参与其事。

陈烺署龙山盐务。

丁传靖本年为副贡。

郑由熙约于本年后去世。由熙(1830—?)字晓涵,号啸岚。安徽歙县人。作有传奇《雾中人》、《雁鸣霜》、《木樨香》,合称《暗香楼乐府》。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戊戌

四月二十三日,清德宗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从即日至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

陈栩撰长篇小说《泪珠缘》,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之滥觞。

洪炳文作《挞秦鞭》四出,历数秦桧叛卖祖国的种种罪行,借以发泄对朝政国事之愤懑。

庞树柏父因争漕赋触怒清吏,被系入狱,忧愤而死,母钱氏亦以身殉。靠亲戚资助,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本年至上海。

梁启超入京,参与新政。曾联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进行维新变法的启蒙思想宣传。

陈烺调监桐庐关盐务。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己亥

五月初六日,康有为在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创办保皇会。

梁启超在日本撰《夏威夷游记》,正式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反对桐城派古文,主张以歌西及日本诗文为榜样,变革中国诗文。

正月至二月,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素隐书屋出版,引起轰动。自此专心教书与翻译。本年移家杭州,掌杭州东城书舍。

曾朴上年因归里营父墓葬,幸免戊戌政变之难。本年与同乡友人张鸿等创办常熟第一所新式小学中西学社。

洪炳文作《水岩宫》传奇成。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庚子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微服逃走。九月初四日,慈禧等经大同、太原逃至西安。史称"庚子事变"。

春,《小蓬莱仙馆传奇》由上海藻文馆石印刊行。收入刘清韵创作的传奇十种,卷首有俞樾所作的序。

庞树柏与黄人结三千剑气文社。

陈栩《桃花梦》传奇本年在杭州《大观报》刊出。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辛丑

吴趼人作小说《恨海》,反映庚子事变的动乱情况。

林纾本年起居住北京,在五城中学、金台书院、实业学校、闽学堂等处任教,兼任京师译书局笔述,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作《蜀鹃啼》传奇。

陈时泌应聘至湖南常宁襄校试卷。作《武陵春》传奇成。

陈烺辞官归里,参究佛学。

陈栩在杭州创设萃利公司,经营文具纸张、化学仪器、留声机、无声影片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壬寅

吴梅以第一名补长洲县学生员,得食廪饩。

秋,王蕴章乡试中举。官直隶州州判。

陈家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

陈栩创办石印局，不久毁于一炬。

曾朴至苏州、无锡调查丝茧情况，继赴上海经营丝业，年余蚀本而归。

俞樾以本年乡试重逢，诏复原官。所作传奇《骊山传》、《梓潼传》刊出。两剧以戏曲形式作考据文章。

正月初一日，梁启超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半月刊，又于十月十五日主编《新小说》月刊，倡导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劫灰梦》传奇楔子《独啸》一出，借剧中人物之口，倡导用戏剧来开启民智。五月十五日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罗马传奇》前七出，又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侠情记》传奇第一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癸卯

正月十四日，麦仲华《血海花》传奇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五号，仅完成第一出《嚼血》。仲华，号玉瑟斋主人，籍里不详。

四月，吴趼人《曾芳四》传奇发表，仅成一出。

五月初一日，欧阳淦、旅生、遁庐合撰的《维新梦》传奇开始在《绣像小说》第一至第六期、第九期、第十九期至二十五期、第二十七、二十八期上发表。

闰五月初一日，横江健鹤《新中国》传奇载《江苏》第四期，仅成《楔子》一出。横江健鹤，姓名、籍里不详。

八月初一日，浴血生《革命军》传奇载《江苏》第六期。浴血生，姓名、籍里不详。

八月初一日，佚名《陆沈痛》传奇载《汉声》第七、八合期。

八月十五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新小说》第八号开始连载。赴日本一游。

八月十五日，春梦生《团匪魁》传奇在《新小说》第八号上发表。春梦生，姓名、籍里不详。

吴梅赴上海东文学社习日文。《血花飞》(一名《花弘血》)传奇完成，《风洞山》传奇初稿于本年，首折《先导》在《中国白话报》第四期(十二月十五日，1904年1月31日)上发表。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改。

袁蟫本年成进士，官吏部主事，随班入值。性情洒落，淡泊自甘，不事竞奔。

陈烺卒。烺(1822—1903)字叔明，号云石山人。江苏常州人。作有传奇《仙缘记》、《蜀锦记》、《燕子楼》、《海虬记》、《梅喜缘》、《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合称《玉狮堂十种曲》，今存前四种又称《玉狮堂四种曲》。

徐鄂卒。鄂(1844—1903)字午阁，号棣亭，别号汗漫生。上海嘉定人。作有传奇、杂剧集《诵荻斋曲》，其中传奇《梨花雪》、《白头新》今存。

清光绪三十年(1904)　甲辰

三月，王钟麒《血泪痕》传奇发表。

五月起，遁庐《童子军》传奇载《绣像小说》第二十九至五十四期(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六月)。遁庐，姓名、籍里不详。曾以同一笔名发表小说《学生现形记》，并与欧阳巨源等合作《维新梦》传奇。

六月，陈家鼎《邯郸梦》传奇发表于《觉民》第九、第十期合本上。

七月初一日，陈伯平《同情梦》传奇刊于《女子世界》第八期。

春，陈时泌作《非熊梦》传奇八出。

吴梅在《中国白话报》第四、第六期刊出《风洞山》传奇《先导》、《忧国》二出。

六月，洪炳文作《警黄钟》传奇十出，连载于《新小说》第九号至第十七号。又有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新小说排印本。本年作《悬岙猿》传奇成。

八月初一日，陈独秀所作《论戏曲》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发表，提出对戏曲改良的五项措施。

九月，《二十世纪大舞台》月刊在上海创刊。陈去病、柳亚子等主编。

九月,欧阳巨源作《新上海》传奇,发表于《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仅《观赛》一折。

十一月十五日起,皖江忧国士《胭脂梦》传奇连载于《安徽俗话报》第十八、十九期。皖江忧国士,姓名、籍里不详。

曾朴与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后又创办《小说林》月刊,从事小说创作。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乙巳

正月,洪炳文作《后南柯》传奇。

七月至十二月,筱波山人《爱国魂》传奇连载于《新小说》第十九至二十四号。筱波山人,四川人,姓名不详。

曾朴撰小说《孽海花》初集和二集,共二十回,由小说林社出版。

吴梅至东吴大教堂任教,改定《风洞山》传奇。

吴趼人应聘至汉口任美商英文《楚报》中文版编辑,为反对美国禁约华工,毅然辞职返沪。

邹铨就读于黎里自治学社,师事金天翮,与柳亚子同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丙午

九月十五日,署名"社员某"的《宝带缘》传奇发表于《月月小说》第一、五、六号,五出,未完。

十月,浴日生《海国英雄记》传奇发表于《民报》第九、第十三期(次年三月)。浴日生,姓名、籍里不详。

十一月起,浴日生传奇《海国英雄记》传奇连载于《民报》第九、第十三期。

吴梅《风洞山》传奇由小说林社刊出。

陈栩《自由花》传奇刊于《著作林》第一期至第五期,剧作似未完。另有同名《自由花》传奇,仅完成一折。《桐花笺》传奇刊登在《著作林》第二期至第九期上,第十二期又续登《传概》一出。《花木兰》传奇六出发表于《著作林》第十三到十六期。

林纾本年起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以文章鸣海内。

汪宗沂卒。宗沂(1837—1906)字仲伊,号弢庐,安徽歙县人。作有《后缇萦》传奇,今存。

支碧湖《春坡梦》传奇刊出。碧湖,河南洛阳人。

陈时泌约卒于本年后。时泌(1865?—?),湖南武陵人。作有传奇《武陵春》、《非熊梦》,今存。

王钟麒赴上海,充《申报》笔政。入国学保存会,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反清文章。

吴趼人任《月月小说》总撰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丁未

由王钟声与从日本回国的春柳社社员任天知所组织的春阳社成立,演出《黑奴吁天录》、《张文祥刺马》及《迦茵小传》等。春阳社的成立,对我国早期话剧的提倡具有开拓的作用。

正月初三日,吴梅作《奢摩他室曲话》,并作序。刊于《小说林》第二、三、四、六、八、九期。本月,《暖香楼》(《湘真阁》初稿)杂剧刊于《小说林》第一期。九月,《轩亭秋》杂剧楔子刊于《小说林》第六期。

七月起,因秋瑾被害,激起国人对清廷的愤恨,以秋瑾、徐锡麟为题材的戏曲一时众多,传奇有古越羸宗季女《六月霜》(改良小说会本,九月刊出)、张长《轩亭冤》(完成于本年九月九日)、华伟生《开国奇冤》(次年刊出)等。

十一月十五日,吴趼人《邹烈士殉路》传奇发表于《月月小说》第十一号、第十二号上,仅二出。

陈栩主编《著作林》杂志在杭州创刊。

孙雨林本年在安徽巡警学堂任教员,曾目睹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作传奇《皖江雪》。雨林,安徽六合人,清末至民初在世。

华伟生本年在安徽巡警学堂任司务。徐锡麟刺杀恩铭时，华伟生亦在场，事后被疑为徐党，逃往上海以笔墨为生。

二月五日，俞樾卒。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作有传奇《骊山传》、《梓潼传》，今存。

欧阳淦卒。淦(1883—1907)字巨源，一作巨元，号蘧园、惜秋，江苏苏州人。与人合作传奇《玉钩痕》、《维新梦》，今存；另有《新上海》杂剧，仅成一折。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戊申

十月二十一日，清德宗去世。

十一月初九日，溥仪即帝位，以明年为宣统元年。

正月初七日，王钟麒在《月月小说》发表《剧场之教育》一文，论述戏曲的教育作用。

四月，陈栩《媚红楼》传奇载于《月月小说》第十六号(第二年第四期)。

四月，庞树柏撰《碧血碑》杂剧一折载于《小说林》第十一期。

夏，丁传靖作《沧桑艳》传奇成。

八月，陈啸庐《轩亭血》传奇载于《小说林》第十二期。仅成楔子及第一出《侠泪》。啸庐清末民国初在世，名铁侠，笔名啸庐，江苏苏州人。

伤时子《苍鹰击》传奇约成于本年。伤时子，姓名、籍里不详。

张长《轩亭冤》传奇成于本年或稍晚。

吴兴太瘦生《防城血》二十出有本年安雅报局本，卷首有作者自序。吴兴太瘦生，姓名不详，浙江湖州人。

清宣统元年(1909) 己酉

十月初一日，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在苏州成立。

本年上海姚桂生、朱双云、任天知等人将几个较小的演剧演出团体联合组成上海演剧联合会。

曾朴任两江总督端方幕僚，理财政文案。

陈栩先后在绍兴、靖江、淮安等县充幕僚。

吴子恒《花茵侠》传奇本年有扬子江小说日报馆排印本。

庞树柏为南社本年苏州虎丘首次雅集与会者之一，被推为词选编辑。

清宣统二年(1910) 庚戌

本年，上海王钟声、陆镜若、徐半梅联合组织文艺新剧场，演出《猛回头》等剧。

本年，任天知集中优秀演员汪优游、陈大悲、顾无为、许啸天等成立进化团，巡回演出于大江南北，旗帜标明"天知派新剧"，演出《新茶花》、《共和万岁》、《都督梦》、《黄金赤血》等剧，很有声誉。

七月二十五日，王蕴章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创办《小说月报》，并任主编，本年加入南社。

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丁传靖《沧桑艳》传奇发表于《民立报》第十二至四十七号上。本年，由陈宝琛荐任礼学馆纂修。

王钟麒由朱少屏、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前后任发审委员、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

吴宓作《陕西梦》传奇一出《梦忧》。

九月十九日，吴趼人卒。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趼人，一字小允，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今广州)人。作有传奇《曾芳四》(未完)。

清宣统三年(1911) 辛亥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各省新军相继起义，成立军政府。上海、贵州等省市相继光复，独立各省代表推举武昌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

十一月十二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

元年1月1日。

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孙雨林《皖江血》传奇连载于《申报》上。雨林清末民国初在世，安徽六合人。

三月，陆恩煦《朝鲜李范晋殉国传奇》载于《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二号上，仅一出。另《血手印》一出，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本年四月刊。恩煦清末民国初在世，字采臣，浙江杭州人。

闰六月二十五日，王蕴章《碧血花》传奇刊登于《小说月报》临时增刊上。

冬，吴梅作《落茵记》杂剧一折，载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双泪碑》杂剧作于本年秋，因故中辍，续成于民国二年。

曾朴于浙江光复后即回沪。

邹铨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弃学至沪，助陈布雷编《天铎报》，并加入南社，与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过从甚密。

钟祖芬约于本年去世。祖芬(1845？—1911？)字云舫，四川江津人。作有传奇《招隐居》，今存。

(程华平)

主要参考书目：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王永宽、王钢著《中国戏曲编年》(元明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吴文治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下)，黄山书社，1993年。
庄一佛编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徐朔方著《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郭英德编著《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傅惜华著《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陆萼庭著《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
钱谦益著《历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
邓长风著《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邓长风著《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邓长风著《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梁淑安、姚柯夫著《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赵景深、张增元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
王利器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叶德均著《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
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郭英德著《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陆萼庭著《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胡世厚、邓绍基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冯君实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明清传奇书目

说　明

一、本书目收录历代有关明清传奇之总集、个人剧作汇编与单行本、评论及参考资料之现存者。同一类中，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各书之著录，先书名、次编撰评注者、次卷数、次版本。1911 年以前书目尽量注出收藏单位。

二、各书书名，大致以原书卷端所题著录。转录他书，不知原题，仅知简名者，权以简名著录，简名加括号。题名相同、版本不同者省略题名，以“又，”表示。

三、凡撰者皆著录其本名，不题别号或字，其题名用别号，或后人编辑时题别名者，均予划一。著者无考或待考者，题“佚名撰”，如属清以后人，不再注出时代。

四、同一书题名不同者，各自列条，各条中依次列出不同版本。题名相同，版本不同者，不再标出撰者；卷数同上者，亦不再标出卷数。同类的研究著作排列在一起。

五、明清传奇与其他著作合编者，择其关系较大者著录，一般只列明清传奇之剧目。评论及参考资料，亦择其关系密切者收录。

六、本书目以书出目，不以剧名出目，故凡收入总集、个人剧作汇编中之剧本，不再单列版本。民国以来近人所编之丛书，如《暖红室汇刻传奇》、《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等，因其所收皆有所本，且原本多存世，故不列子目，其零本著录时同时注明收入某丛书。散出曲集不列子目。

七、本书目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国家书目》，《全国总书目》等资料，谨此致谢。

八、台湾地区部分书目由蔡欣欣教授提供，谨表谢忱。

九、本书目收书年限截至 2002 年。

总　集

绣刻演剧十本　明佚名辑。二十八卷。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子目:①新刻出像音注宋江水浒青楼记(明佚名撰)四卷。②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明张凤翼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③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明佚名撰)二卷。④新刻出像音注苏英皇后鹦鹉记(明佚名撰)二卷。⑤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明汤显祖撰)四卷。⑥新刻出像音注韦皋玉环记(明佚名撰)四卷。⑦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明沈采撰)四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⑧新刊出像音注齐世子灌园记(明张凤翼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⑨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明沈采撰)二卷。⑩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明郑国轩撰)二卷。

六合同春　明佚名辑。十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刻、清乾隆十二年修文堂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鼎镌西厢记(元王德信撰,明陈继儒评)二卷。②鼎镌幽闺记(元施惠撰,明陈继儒评)二卷。③鼎镌琵琶记(元高明撰,明陈继儒评)二卷。④鼎镌红拂记(明张凤翼撰,明陈继儒评)二卷。⑤鼎镌玉簪记(明高濂撰,明陈继儒评)二卷。⑥鼎镌绣襦记(明徐霖撰,明陈继儒评)二卷。

墨憨斋十种传奇　二十卷。明末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墨憨斋新灌园传奇(明张凤翼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②墨憨斋详定酒家佣传奇(明陆弼、钦虹江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③墨憨斋重定女丈夫传奇(明张凤翼、刘方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④墨憨斋重定量江记传奇(明佘翘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⑤墨憨斋新订精忠旗传奇(明李梅实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⑥墨憨斋重定双雄记传奇(明冯梦龙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⑦墨憨斋订定万事足传奇(明冯梦龙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⑧墨憨斋重定梦磊记传奇(明史槃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⑨墨憨斋新定洒雪堂传奇(明梅孝己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⑩墨憨斋重定西楼楚江情传奇(清袁于令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　又,明末刻清铁瓶书屋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墨憨斋定本传奇　明冯梦龙编撰。1960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本。收《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双雄记》、《万事足》等十四种。　又,1992 年黄山书社影印本。收《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双雄记》、《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等十四种。

墨憨斋新曲十种　二十卷。明末刻、清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墨憨斋十种传奇》。

又,明末刻本。存四种八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明汤显祖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②墨憨斋重定邯郸梦传奇(明汤显祖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③墨憨斋重定双雄传奇(明冯梦龙撰)二卷。④墨憨斋订定万事足传奇(明冯梦龙撰)二卷。

绣刻演剧十本 明毛晋编。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一百二十卷。北京市文物局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琵琶记(元高明撰)二卷。②荆钗记(明柯丹邱撰)二卷。③香囊记(明邵灿撰)二卷。④浣纱记(明梁辰鱼撰)二卷。⑤寻亲记(明王錂撰)二卷。⑥千金记(明沈采撰)二卷。⑦精忠记(明佚名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⑧鸣凤记(明佚名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⑨三元记(明沈受卿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⑩八义记(明徐元撰)二卷。⑪西厢记(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⑫幽闺记(元施惠撰)二卷。⑬明珠记(明陆采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⑭玉簪记(明高濂撰)二卷。⑮红拂记(明张凤翼撰)二卷。⑯还魂记(明汤显祖撰,明徐日曦删定)二卷。⑰紫钗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⑱邯郸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⑲南柯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⑳西厢记(元王德信撰)二卷。㉑春芜记(明王錂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㉒琴心记(明孙柚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㉓玉镜台记(明朱鼎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㉔怀香记(明陆采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㉕彩毫记(明屠隆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㉖运甓记(明吾邱瑞撰)二卷。㉗鸾镜记(明叶宪祖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㉘玉合记(明梅鼎祚撰)二卷。㉙金莲记(明陈汝元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㉚四喜记(明谢谠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㉛绣襦记(明徐霖撰)二卷。㉜青衫记(明顾大典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㉝红梨记(明徐复祚撰)二卷。㉞焚香记(明王玉峰撰)二卷。㉟霞笺记(明纪振伦校正)二卷。㊱西楼记(明袁于令撰)二卷。㊲投梭记(明徐复祚撰)二卷。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㊳玉环记(明杨柔胜撰)二卷。㊴金雀记(明无心子重编)二卷。㊵赠书记(明佚名撰)二卷。㊶锦笺记(明周履靖撰)二卷。㊷蕉帕记(明单本撰)二卷。㊸紫箫记(明汤显祖撰)二卷。㊹水浒记(明许自昌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㊺玉玦记(明郑若庸撰)二卷。㊻灌园记(明张凤翼撰)二卷。㊼种玉记(明汪廷讷撰)二卷。㊽双烈记(明张四维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㊾狮吼记(明汪廷讷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㊿义侠记(明沈璟撰)二卷。(51)白兔记(佚名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52)杀狗记(元〈别题明〉徐畛撰,明冯梦龙重订)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53)昙花记(明屠隆撰)二卷。(54)龙膏记(明杨珽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55)飞丸记(明秋郊子撰)二卷。(56)东郭记(明孙钟龄撰)二卷。(57)节侠记(明许三阶撰,明许自昌改定)二卷。(58)双珠记(明沈鲸撰)二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59)四贤记(明狄玄集撰)二卷。(60)还魂记(明汤显祖撰)二卷。

六十种曲　明毛晋编。一百二十卷。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全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河南修武县文化馆藏残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子目：〔子集〕①双珠记(明沈鲸撰)二卷。②寻亲记(明王錂撰)二卷。③东郭记(明孙钟龄撰)二卷。④金雀记(明无心子重编)二卷。⑤焚香记(明王玉峰撰)二卷。〔丑集〕⑥荆钗记(明柯丹邱撰)二卷。⑦霞笺记(明纪振伦校正)二卷。⑧精忠记(明佚名撰)二卷。⑨浣纱记(明梁辰鱼撰)二卷。⑩琵琶记(元高明撰)二卷。〔寅集〕⑪西厢记(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⑫幽闺记(元施惠撰)二卷。⑬明珠记(明陆采撰)二卷。⑭玉簪记(明高濂撰)二卷。⑮红拂记(明张凤翼撰)二卷。〔卯集〕⑯还魂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⑰紫钗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⑱邯郸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⑲南柯记(明汤显祖撰)二卷。⑳西厢记(元王德信撰)二卷。〔辰集〕㉑春芜记(明王錂撰)二卷。㉒琴心记(明孙柚撰)二卷。㉓玉镜台记(明朱鼎撰)二卷。㉔怀香记(明陆采撰)二卷。㉕彩毫记(明屠隆撰)二卷。〔巳集〕㉖运甓记(明吾邱瑞撰)二卷。㉗鸾镜记(明叶宪祖撰)二卷。㉘玉合记(明梅鼎祚撰)二卷。㉙金莲记(明陈汝元撰)二卷。㉚四喜记(明谢谠撰)二卷。〔午集〕㉛三元记(明沈受卿撰)二卷。㉜投桃记(明徐复祚撰)二卷。㉝鸣凤记(明佚名撰)二卷。㉞飞丸记(明秋郊子撰)二卷。㉟红梨记(明徐复祚撰)二卷。〔未集〕㊱八义记(明徐元撰)二卷。㊲西楼记(明袁于令撰)二卷。㊳还魂记(明汤显祖撰，明徐日曦删定)二卷。㊴绣襦记(明徐霖撰)二卷。㊵青衫记(明顾大典撰)二卷。〔申集〕㊶锦笺记(明周履靖撰)二卷。㊷蕉帕记(明单本撰)二卷。㊸紫箫记(明汤显祖撰)二卷。㊹水浒记(明许自昌撰)二卷。㊺玉玦记(明郑若庸撰)二卷。〔酉集〕㊻灌园记(明张凤翼撰)二卷。㊼种玉记(明汪廷讷撰)二卷。㊽双烈记(明张四维撰)二卷。㊾狮吼记(明汪廷讷撰)二卷。㊿义侠记(明沈璟撰)二卷。〔戌集〕(51)千金记(明沈采撰)二卷。(52)杀狗记(元〈别题明〉徐畛撰，明冯梦龙订定)二卷。(53)玉环记(明杨柔胜撰)二卷。(54)龙膏记(明杨珽撰)二卷。(55)赠书记(明佚名撰)二卷。〔亥集〕(56)昙花记(明屠隆撰)二卷。(57)白兔记(佚名撰)二卷。(58)香囊记(明邵灿撰)二卷。(59)四贤记(明狄玄案撰)二卷。(60)节侠记(明许三阶撰，明许自昌改定)二卷。　又，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清石韫玉批校。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存《幽闺记》等二十六种五十二卷。　又，清乾隆同德堂藏版刻本。　又，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本。　又，1919年成都存古书局刻本。　又，叶圣陶等校。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又，吴晓铃校点。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又，江巨荣、李平校点。1997年海南出版社《传世藏书》本。

六十种曲评注　明毛晋原编。蒋星煜顾问。黄竹三、冯俊杰主编。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子目：①琵琶记评注(元高明撰，冯俊杰评注)二卷。②荆钗记评注(明柯丹邱撰，姚玉光、白秀芹评注)二卷。③香囊记评注(明邵灿撰，张仁立、张仁明评注)二卷。④浣纱记评注(明梁辰鱼撰，周华斌、吕文丽评注)二卷。⑤寻亲记评注(明范受益〈别题明王錂〉撰，宁希元、宁恢评注)二卷。⑥千金记评注(明沈采撰，安

国梁、张秀华评注)二卷。⑦精忠记评注(明佚名撰,陈绍华评注)二卷。⑧鸣凤记评注(明佚名撰,延保全评注)二卷。⑨八义记评注(明徐元撰,明光评注)二卷。⑩三元记评注(明沈受先撰,徐志啸评注)二卷。⑪南西厢记评注(明李日华〈与崔时佩〉撰,何根德评注)二卷。⑫幽闺记评注(明施惠撰,谭源材、黄竹三评注)二卷。⑬明珠记评注(明陆采撰,张树英评注)二卷。⑭玉簪记评注(明高濂撰,麻国钧评注)二卷。⑮红拂记评注(明张凤翼撰,王强评注)二卷。⑯还魂记评注(明汤显祖撰,黄竹三评注)二卷。⑰紫钗记评注(明汤显祖撰,曲家源、白照芹评注)二卷。⑱邯郸记评注(明汤显祖撰,李晓评注)二卷。⑲南柯记评注(明汤显祖撰,王安庭评注)二卷。⑳西厢记评注(元王德信撰,周锡山评注)二卷。㉑春芜记评注(明王骏撰,苏涵评注)二卷。㉒琴心记评注(明孙柚撰,苏涵评注)二卷。㉓玉镜台记评注(明朱鼎撰,窦楷、曹飞评注)二卷。㉔怀香记评注(明陆采撰,曹飞评注)二卷。㉕彩毫记评注(明屠隆撰,许建中评注)二卷。㉖运甓记评注(明吾邱瑞撰,李强评注)二卷。㉗鸾镜记评注(明叶宪祖撰,詹怡萍评注)二卷。㉘玉合记评注(明梅鼎祚撰,陈桂声评注)二卷。㉙金莲记评注(明陈汝元撰,黄崇浩评注)二卷。㉚四喜记评注(明谢谠撰,李蹊、谭莉芳评注)二卷。㉛绣襦记评注(明徐霖撰,王福才、王星荣评注)二卷。㉜青衫记评注(明顾大典撰,彭会资、黄桂玲、黄立业评注)二卷。㉝红梨记评注(明徐复祚撰,陈绍华评注)二卷。㉞焚香记评注(明王玉峰撰,黄明评注)二卷。㉟霞笺记评注(明佚名撰〈别题明纪振伦校正〉,许建中评注)二卷。㊱西楼记评注(明〈清〉袁于令撰,陈多评注)二卷。㊲投梭记评注(明徐复祚撰,孙京荣评注)二卷。㊳玉环记评注(明杨柔胜撰,奚海评注)二卷。㊴金雀记评注(明无心子撰。迟乃鹏评注)二卷。㊵赠书记评注(明佚名撰,李正明、曹凌燕评注)二卷。㊶锦笺记评注(明周履靖撰,王廷信评注)二卷。㊷蕉帕记评注(明单本撰,迟万兴评注)二卷。㊸紫箫记评注(明汤显祖撰,曲家源评注)二卷。㊹水浒记评注(明许自昌撰,周锡山、黄明评注)二卷。㊺玉玦记评注(明郑若庸撰,黄仕忠评注)二卷。㊻灌园记评注(明张凤翼撰,车文明评注)二卷。㊼种玉记评注(明汪廷讷撰,赫崇政评注)二卷。㊽双烈记评注(明张四维撰,张一平评注)二卷。㊾狮吼记评注(明汪廷讷撰,黄飙评注)二卷。㊿义侠记评注(明沈璟撰,车文明评注)二卷。(51)白兔记评注(明佚名撰,谭源材评注)二卷。(52)杀狗记评注(元〈别题明〉徐畛撰,孙安邦、孙蓓评注)二卷。(53)昙花记评注(明屠隆撰,田同旭评注)二卷。(54)龙膏记评注(明杨珽撰,李蹊、谭莉芳评注)二卷。(55)飞丸记评注(明张景〈别题明秋郊子〉撰,梁归智、尚丽新评注)二卷。(56)东郭记评注(明孙钟龄撰,董竟成、杨矗评注)二卷。(57)节侠记评注(明许三阶撰,明许自昌改定,安国梁、张秀华评注)二卷。(58)双珠记评注(明沈鲸撰,张继红评注)二卷。(59)四贤记评注(明佚名〈别题狄玄集〉撰,刘崇德评注)二卷。(60)还魂记评注(明汤显祖撰,明徐日曦删定,于铁丘评注)二卷。

十种传奇 明末刻本。二十二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喜逢春(题明清啸生撰)二卷。1934 年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②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明阮大铖撰)二卷。③鸳鸯棒(明范文若撰)二卷。④望湖亭记(明沈自晋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⑤荷花荡(明马佶人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⑥山水邻

新镌花筵赚(明范文若撰)二卷。⑦长命缕(明梅鼎祚撰)二卷。⑧金印合纵记(明高一苇撰)二卷。⑨评点凤求凰(明陈玉蟾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⑩山水邻新镌出像四大痴传奇(明李逢时等撰)四卷。

玉夏斋传奇　二十二卷。明末刻本(或谓清初刻本)。首都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十分春色　二十二卷。清初刻本。子目同上,唯顺序有异。

会真六幻(或称《六幻西厢记》)　明闵齐伋辑。十二卷。另明李开先撰《园林午梦》一卷。明崇祯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会真记(唐元稹撰)一卷。②董解元西厢记二卷。③西厢记(元王德信撰)四卷。④续西厢记(元关汉卿撰)一卷。附明闵齐伋《五剧笺疑》一卷。⑤南西厢记(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⑥南西厢记(明陆采撰)二卷。

演剧十三种(别题《南府钞曲稿十三种》)　清佚名辑。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圣世寿征二册。②草木衔恩二册。③百子呈祥一册。④丰乐秋登二册。⑤寿叶三朋一册。⑥盛世新声一册。⑦永祝长清一册。⑧箕畴五福一册。⑨寿征福辏一册。⑩太平有象一册。⑪多寿记一册。⑫斗金瓶十册。⑬玉狮记十册。

环翠山房十五种曲　清钞本。二十九卷。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锦西厢(明周公鲁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②胭脂雪(清盛际时撰)二卷。③万寿冠(清朱佐朝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④朝阳凤(清朱皞撰)二卷。⑤文星现(清朱皞撰)不分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⑥琥珀匙(清叶稚斐撰)二卷。⑦如是观(清张彝宣撰)二卷。⑧一品爵(清李玉等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⑨风云会(清李玉等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⑩元宝媒(清周稚廉撰)二卷。⑪天成福(清佚名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⑫四合奇(清佚名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⑬月华缘(清佚名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⑭盘陀山(清佚名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⑮十美图(清佚名撰)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车王府曲本　清钞本。首都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分藏。　又,重抄副本。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藏。

车王府曲本菁华(元明卷)　刘茂烈等编。1992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车王府曲本菁华(明清卷)　刘茂烈等编。1992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车王府曲本菁华(先秦两汉卷)　刘茂烈等编。1993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车王府曲本菁华(隋唐宋卷)　刘茂烈等编。1993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车王府曲本菁华(综合卷)　刘茂烈等编。1993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盛世新声　明臧贤辑。十二卷。明正德十二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全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残本。　又,明嘉靖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全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残本。　又,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盛世词林　明佚名辑。十二卷。明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词林摘艳　明张禄辑。十卷。明嘉靖四年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文学

古籍刊行社、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又，明嘉靖三十年徽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曹元忠、吴梅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全本，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藏残本。 又，明万历二十五年内府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1936年石印本。

重刊增益词林摘艳 明张禄辑。十卷。明嘉靖十八年刻本。

雍熙乐府 明郭勋辑。二十卷。明嘉靖十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明嘉靖十九年楚藩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群众出版社图书馆藏。 又，明嘉靖四十五年荆聚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丁丙跋)、重庆市图书馆藏全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残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又，题海西广氏编。十三卷。明万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之影印。

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别题《全家锦囊》) 明徐文昭辑。四十一卷。明嘉靖三十二年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刻本。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圣·劳伦左皇家图书馆藏。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风月锦囊笺校 明徐文昭辑。四十一卷。孙崇涛、黄仕忠笺校。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

新编南九宫词 明佚名辑。九卷。明万历刻本。1930年长乐郑氏影印本。

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 明末锄兰忍人辑。媚花香史批评。四卷。明崇祯刻本。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 明黄文华辑，明郡绣甫同纂。四卷。明万历闽建书林叶志元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新镌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 明黄文华辑。五卷。有残缺。明万历书林余绍崖刻本。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据之影印。

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 明阮祥宇辑。八卷。有残缺。明万历书林刘龄甫刻本。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据之影印。

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 明佚名辑。存四至八卷。明末刻本。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据之影印。

听秋轩精选万锦娇丽 题玉茗堂主人点辑。仅存一册，题《风集》。明末(?)刻本。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新刻群英类选 明胡文焕辑。存三十九卷。明万历文会堂辑刻《格致丛书》本。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残本。1980年中华书局将两地藏本合并影印。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

库全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选古今南北剧　题明徐渭辑。十卷。明万历清选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吴歈萃雅　明周之标辑。明古吴隐之道民校点。四卷。明万历四十四年长洲周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新刻出像点板增订乐府珊珊集　明周之标增订。四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至二卷。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新镌乐府清音歌林拾翠　明佚名辑。二集。清金陵奎壁斋刻本(版片后归宝圣楼，封面改刻为"宝圣楼梓")。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　明止云居士辑。八卷。明天启四年西爽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万壑清音　明止云居士辑。八卷。钞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又，1987 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影印本。

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宫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别题《新调万曲长春》)　明程万里辑。六卷。明万历福建书林金魁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宫腔摘锦奇音　明龚正我辑。六卷。明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本。日本内阁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　明吉州景居士辑。五卷。明万历三十八年书林刘次泉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月露音　明李郁尔等辑。四卷。明万历刻本。大连市图书馆藏。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新镌出像词林白雪　明窦彦斌辑。八卷。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新镌汇选辨真昆山点板乐府名词　明佚名辑。二卷。明万历书林周敬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点板乐府南音　明洞庭萧士辑。明湖南主人校点。二卷。明万历刻本。1987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词林逸响　明许宇辑。四卷。明天启三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全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残本。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

鼎镌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　明黄文华辑。六卷。明万历书林爱日堂蔡正河刻本。日

本内阁文库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秋夜月 四卷。明万历燕石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新锲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明殷启圣辑)二卷。②新锲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明熊稔寰辑)二卷。民国间程氏餐秀簃有影印本,每月古书社有影印本。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新镌出像点板怡春锦曲(别题《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 明冲和居士辑。六卷。明崇祯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残本。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崇祯刻本影印。 又,清乾隆刻本。

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二集 明冲和居士辑。六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本,上海图书馆藏残本。

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 明黄儒卿辑。四卷。明末(或云清初)书林四知馆刻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彩云乘新镌乐府遏云编 明槐鼎、吴之俊辑。三卷。明末刻本。南京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末刻本影印。

新锲梨园摘锦乐府菁华 明刘君锡辑。十二卷。明万历二十八年书林三槐堂王会云刻本。英国牛津波德利安图书馆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

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 明纪振伦辑。十六卷。明万历三十年金陵唐振吾刻本。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二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又,清嘉庆五年积秀堂覆刻本。大英图书馆藏。

冰壶玉屑 不分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赛征歌集 明佚名辑。六卷。明万历刻巾箱本。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万锦清音 四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方来馆合选古今传奇万锦清音 题明玉茗堂主人辑。四卷。清顺治十八年方来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残本。

来凤馆合选古今传奇 题邀月主人辑。四卷。存一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镌乐府争奇 明佚名辑。三卷。存二卷。明汪公亮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古今奏雅 明吴长公辑。六卷。明崇祯九年刻本。

新镌乐府遴奇 明佚名辑。三卷。明新都汪公亮刻本。增补一卷。明新都崇义堂刻本。

新刻出像点板时尚昆腔杂曲醉怡情 题菰芦钓叟辑。八卷。清初古吴致和堂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藏。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又,清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南音三籁　明凌濛初辑。四卷。明崇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全本，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残本。1953年上海古籍书店有影印本。　又，明凌濛初辑。清袁志学增订。四卷。附《谭曲杂札》一卷、《曲律》一卷。清康熙七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康熙刻本影印。

曲选　明佚名辑。不分卷。明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镌歌林拾翠　题粲花主人辑。西湖漫史点评。六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

征歌集□　明佚名辑。存一卷。明汪光华玩虎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　清佚名辑。四集。清初刻本。

南北词广韵选　明徐复祚辑。十九卷。清初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清钞本影印。

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　明佚名辑。四卷。残本。清书林郑元美刻本。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藏。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新刻时尚乐府千家合锦　清佚名辑。清乾隆苏州王君甫刻袖珍本。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

新编时尚乐府新声(别题《万家合锦》)　清佚名辑。不分卷。清乾隆苏州王君甫刻袖珍本。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

新镌缀白裘合选　清郁冈樵隐、积金山人辑。四卷。清康熙翼圣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

新刻校正点板昆腔杂剧缀白裘全集　清陈二球参定，清玩玉楼主人重辑。四集。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又，清乾隆四年据康熙三十三年原刻本翻印本。路工旧藏。

重订缀白裘新集合编　清钱德苍辑。十二集四十八卷。清乾隆四十六年集古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清乾隆刻本影印。

缀白裘　清钱德苍辑。十二集四十八卷。清乾隆三十九年苏州宝仁堂刻本。首都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四十二年鸿文堂刻本。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　又，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汪协如校订本。

新缀白裘　清钟骏文编。二册。清光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调余偶抄　清彭翊辑并评。不分卷。稿本。吴梅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审音鉴古录　清佚名辑。不分卷。清道光十四年王继善刻本。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有影印本，收入《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清道光刻本影印。

昆弋腔选曲　清佚名辑。不分卷。清四色钞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

名曲选尤　清佚名辑。不分卷。清钞本。清王文治跋。山东省图书馆藏。

暖红室汇刻传奇　刘世珩辑。六十余种。清末民初贵池刘氏暖红室陆续印行。中国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1978—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用刘氏原版校订并补刊印本。

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 吴梅辑。三卷。清宣统二年长洲吴氏灵鹣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奢摩他室曲丛第二集 吴梅辑。四十卷。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排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玉生香传奇四种曲 佚名辑。1919年碧梧山庄石印本。

古今名剧选 吴梅编。1932年北京大学排印出版。

传真社三种曲 六卷。1932年传真社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藏。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 郑振铎编。十二卷。1934年长乐郑氏影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中国戏曲选 孙俍工、孙思潮编。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

戏曲选 姜亮夫辑。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一百种。二百三十七卷。一百二十四册。195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一百种。二百〇二卷。一百二十册。195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 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一百种。一百九十四卷。一百二十册。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有影印本。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吴晓铃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八十五种。一百七十九卷。一百二十册。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本戏曲丛刊九集 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编。十种。八十本另二十七段另六卷。一百二十四册。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

明清传奇选 赵景深、胡忌编注。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1年修订再版。

古代戏曲选注 胡忌编注。1959—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明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 阿英编。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明清闽南戏曲四种 吴守礼编。1976年台湾联禾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戏曲集 阿英编。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

元明清戏曲选注　1979 年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
元明清戏曲选　隗芾编。1981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　李润海编。1981 年台湾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明清传奇选注　罗锦堂编。1982 年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出版。
古代戏曲名著选读　张月中、许秀京编。1982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王季思主编。198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王季思主编。198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全明传奇　1983 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
明代戏曲选注　冯金起编注。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典戏剧选注　曾永义编。1983 年台湾国家出版社出版。
聊斋志异戏曲集　关德栋、车锡伦编。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善本戏曲丛刊(一、二、三辑)　王秋桂主编。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善本戏曲丛刊(四、五、六辑)　王秋桂主编。1987 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明清戏曲珍本辑选　孟繁树、周传家编校。1985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中国戏曲选　王起主编。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水浒戏曲集(二)　傅惜华编。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元明清戏曲赏析　宋绵有编。1985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剧曲选注　赖桥本编注。1985 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宋元四大南戏读本　俞为民编注。198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　郭汉城主编。198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明清传奇选刊　1988 年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重订增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王季思主编。1991 年齐鲁书社出版。
四大名剧　王季思、黄天骥主编。1992 年岳麓书社出版。
中国古代十大喜剧赏析　叶桂刚、王贵元主编。1993 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　叶桂刚、王贵元主编。1993 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　[俄]李福清、[中]李平编。199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中国四大名剧　1994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典文学分类集成·戏曲卷　1994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十大古典戏曲名著　翁敏华等校点。19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十大名剧　章自福整理。1995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大名剧　1996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　首都图书馆编。1996 年线装书局影印本。
四大名剧传抄本导读　江天编校。1998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五大南戏　张桂喜等校点。1998 年岳麓书社出版。
中国古代四大名剧　199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四大古典名剧　吴佩鸿编。1998 年巴蜀书社出版。
四大古典名剧　江苏广陵书社编。1999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一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元高明撰。二卷。清康熙十三年陆贻典据元本及明嘉靖二十七年郡肆翻刻本抄校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陆贻典本影印。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部精要》影印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陆贻典本影印。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 元高明撰。二卷。明嘉靖苏州坊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虎林容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明容与堂本影印。

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汤显祖批评。明万历刘次泉刻本。

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戴君赐注释。四卷。明金陵唐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蔡中郎忠孝传(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四卷。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陈继儒批评。二卷。释义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元本出相琵琶记 元高明撰。三卷。明刻本。清顺治十二年直水杞人凌文蔚跋。原凌文蔚旧藏,已残,据新版《琵琶记》补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元本出相点板琵琶记 元高明撰。三卷。明黄正位尊生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校梓注释圈证蔡伯喈(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刘弘毅注。三卷。明万历五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保定市图书馆藏。

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琵琶记 元高明撰。三卷。明云林别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重校琵琶记 元高明撰。四卷。释义大全一卷。明万历二十六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藏。 又,四卷。明汪云鹏集义堂刻本。日本蓬左文库藏。

伯喈定本(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槃薖硕人改定。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另,日本东京大学藏钞本疑即此种。

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 元高明撰。二卷。明万历元年闽建书林种德堂熊冲宇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李贽、汤显祖、徐渭评。二卷。明末刻本。刘之泗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魏浣初评。二卷。明书林余少江刻本。首都图书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初书林维新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又,明魏浣初评。明李衣蕉注。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鼎镌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琵琶记 元高明撰。三卷。明万历二十五年汪光华玩虎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藏。 又,明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浙江图书

馆藏。　又,明凌濛初评。四卷。附录一卷。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藏。　又,民初王季烈螾隐庐影印凌氏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　又,三卷。附释义一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又,一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五卷。清宣统二年天隐阁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又,明陈继儒评。二卷。1925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又,朱益明标点。1932 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　又,1947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又,钱箕校注。1958 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钱箕校注。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李芳民改编。1997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又,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又,徐明校点。1998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　又,黄仕忠导读,2001 年黄山书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名剧导读丛书》。

蔡伯喈(即《琵琶记》)　不分卷。明嘉靖钞本。1958 年出土于广东省揭阳市渔湖乡西寨村。广东省博物馆藏。　又,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影印本。

元本出相南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王世贞、李贽评。三卷。起凤馆刻本。

元本南琵琶记　元高明撰。二卷。明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三订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朱冲怀订正。二卷。明会泉余氏刻本。日本德山毛利栖息堂藏。另日本蓬左文库藏《三订琵琶记》二卷疑即此种。

袁了凡先生释义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汪廷讷校。二卷。明环翠堂刻本。日本京都大学藏。

硃订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孙鑛批订。二卷。明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　元高明撰。清毛纶评。清陈方平辑。六卷。释义一卷。才子琵琶写情篇一卷。清映秀堂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　又,清映秀堂刻、三多斋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藏。　又,清书林龙文堂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镜香园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　明高明撰。清毛纶评。十二卷。首一卷。清张元振刻聚锦堂印本。北京市文物局、辽宁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藏。　又,清张元振刻三益堂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镜香园传奇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清毛纶评。从周增订。十二卷。清天籁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清毛纶评。六卷。清雍正十三年程士任成裕堂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宏道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六卷。清雍正十三年吴门课花书屋刻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又,民国文宜书局石印本。

翻刻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清毛纶评。六卷。清雍正十三年两仪堂刻本。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芥子园绘像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六卷。清雍正十三年程氏芥子园苏州刻袖珍本。上海图书馆藏。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即《琵琶记》) 元高明撰。二卷。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武进董氏诵芬室据黄丕烈士礼居藏元刊本(?)影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又,民国上海蟫隐庐影印本。

陈眉公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陈继儒评。二卷。1954 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

批评释义音字琵琶记 元高明撰。明陈继儒评。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暖红室汇刻琵琶记 元高明撰。刘世珩辑。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子目:①明新安汪氏玩虎轩琵琶记全图。②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③琵琶记札记二卷。④陈眉公先生琵琶记释义二卷。

高则诚集 元高明撰。张宪文、胡雪冈辑校。1992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幽闺记 元施惠撰。明陈继儒评。二卷。释义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鼎镌幽闺记 元施惠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 元施惠撰。二卷。明万历十七年世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 元施惠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虎林容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重校拜月亭记 元施惠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元施惠撰。明罗懋登注释。二卷。明德寿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王国维跋)、重庆市图书馆藏。 又,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 元施惠撰。四卷。明凌延喜刻朱墨套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又,1923 年影印本。 又,1927 年武进陶氏涉园《喜咏轩丛书》乙编石印本。

注释拜月亭记 元施惠撰。明罗懋登注释。二卷。附音释。清宣统元年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

(幽闺记) 元施惠撰。二卷。附注板眼。清康熙五十五年沈兆熊钞本。原怀宁曹氏旧藏,后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幽闺记(又名《拜月亭》) 元施惠撰。吕薇芬校点。1998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明梦仙子校正。影抄明姑苏叶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校古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二卷。明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藏。

新刻出像音注节义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四卷。残本。明万历前期金陵唐氏富春堂

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明李贽批评。二卷。补刻舟中相会旧本荆钗记一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古本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明屠隆评。二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明刻本。吴梅、金兆蕃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节义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四卷。明万历十三年金陵世德堂刻本。日本阿波国文库藏。

荆钗记　明柯丹邱撰。二卷。清乾隆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佚名撰。明成化间北京永顺堂刻本。1967年上海嘉定县澄桥宣姓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1979年文物出版社《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据之影印。　又,一卷。198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校补刻本。

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知远白兔记　佚名撰。明谢天祐增订。二卷。明万历金陵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又,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白兔记　佚名撰。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白兔记简注　佚名撰。俞海宜注。1988年宝文堂书店出版。

杀狗记　元(别题明)徐畛撰。明冯梦龙订。二卷。清宣统元年、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俞为民校。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重校苏季子金印记　明苏复之撰。二卷。明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李卓吾先生批评金印记　明苏复之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刻本。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藏。

重校金印记　明苏复之撰。明罗懋登释义。二卷。明万历刻本。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金印记　题无名氏撰。孙崇涛点校。与《连环记》合印。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性天风月通玄记　明兰茂撰。清乾隆五十七年钞本。1984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新刊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伍伦全备忠孝记　明丘濬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　明邵灿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重校五伦传香囊记　明邵灿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李卓吾先生批评香囊记　明邵灿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刻本。台湾中央图书

馆藏。

新刻出像音注张许双忠记 明姚茂良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双忠记) 明姚茂良撰。二卷。清钞本。未知题名。

双忠记 明姚茂良撰。王锳点校。与《高文举珍珠记》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重校班仲升投笔记 明华山居士撰。二卷。明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重校投笔记 明华山居士撰。明罗懋登注。二卷。明刻清重修本。浙江图书馆藏。

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投笔记 明华山居士撰。明魏浣初批评。明李裔蕃注。明万历书林存诚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镌徽板音释评林全像班超投笔记 明华山居士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八年三槐堂刻本。 又,1924 年番禺许之衡环翠楼抄校本。未知题名。

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 明周礼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连环记 明王济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一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张树英点校。与《金印记》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重校千金记 明沈采撰。二卷。明万历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鼎镌出相点板千金记 明沈采撰。二卷。明崇文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仇实父绘像千金记 明沈采撰。二卷。明万历刻本。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 明沈采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

(千金记) 明沈采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二卷。残存上卷。清康熙内府钞本。 又,清康熙五十三年盛紫仙钞本。 又,不分卷。清乾隆内府钞本。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 明沈采撰。二卷。明万历十四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4 年长乐郑氏《汇刻传奇》第一集据之影印。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还带记) 明沈采撰。不分卷。清顺治十年钞本。 又,不分卷。红格钞本。 又,二卷。近人番禺许之衡饮流斋钞本。

双珠记 明沈鲸撰。二卷。清康熙五十九年盛端卿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鲛绡记 明沈鲸撰。二卷。清顺治七年沈仁甫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平湖陆氏求是斋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鲛绡记传奇　明沈鲸撰。二卷。前孔德学校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　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仇池洞天李西厢藏本　明崔时佩、李日华撰。明梁辰鱼批订。二卷。南京图书馆藏。

南西厢记　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疑即《会真六幻》本。　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79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新刊合并李日华西厢记　明崔时佩、李日华撰。二卷。明万历周居易校刻本。

南西厢记　明崔时佩、李日华撰。张树英点校。与《明珠记》合印。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　明郑若庸撰。四卷。明万历九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镌王商玉玦记　明郑若庸撰。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重校玉玦记　明郑若庸撰。二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李卓吾先生批评无双传明珠记　明陆采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刻本。大连市图书馆藏。

宝剑斋明珠记　明陆采撰。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明汤显祖评。二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明珠记　明陆采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金陵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京图书馆藏。　又,明末杨龄生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明末清初纫椒兰馆刻本。　又,五卷。王元双传一卷。明刻朱墨套印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又,明末吴兴闵氏校刻朱墨套印本。日本内阁文库藏。疑即前种。　又,明万历刻本。日本神田喜一郎藏。未知题名。

明珠记　明陆采撰。张树英点校。与《南西厢记》合印。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新刊合并陆天池西厢记　明陆采撰。二卷。明万历周居易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南西厢记　明陆采撰。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79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新编林冲宝剑记　明李开先撰。二卷。明嘉靖二十六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路工辑校《李开先集》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宝剑记　明李开先撰。明李贽批评。明刻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宝剑记传奇　明李开先撰。二卷。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淑英断发记　明李开先撰。二卷。明万历十四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日本有藏本。　又,1984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

断发记　明李开先撰。卜健点校。与《金丸记》合印。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

清传奇选刊》。

李开先集 明李开先撰。路工辑校。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按:是书除诗文外收李开先所撰《宝剑记》及《新刻精选南北青崑徽池雅调》所载《剪发记》中《德武离婚》一折。

新刻出像音注娄诗跃鲤记 明陈罴斋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跃鲤记) 明陈罴斋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残存上卷。清乾隆内府钞本。疑即前种。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明郑之珍撰。三卷。明万历十年郑氏高石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福建省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十年郑氏高石山房刻清修本。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 明郑之珍撰。八卷。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全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

(目连救母劝善记) 明郑之珍撰。三卷。清会文堂刻本。 又,三卷。清道光间刻本。又,四卷。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又,四卷。1912 年上海变记书庄石印本。 又,三卷。民国初年维新书局木刻本。 又,四卷。1919 年上海马启新书局石印本。

重刻吴越春秋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武林阳春堂刻本。台北图书馆藏。

重刻出像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藏。 又,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重校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四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吴越春秋乐府 明梁辰鱼撰。二卷。明刻本。存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明李贽评。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明李贽评。二卷。明万历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怡云阁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二卷。明末读书坊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浣纱记 明梁辰鱼撰。二卷。清康熙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残存卷上。清乾隆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残存卷下。清乾隆二十五

年龚天佑抄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二卷。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书荫辑校《梁辰鱼集》本。

浣纱记校注　明梁辰鱼撰。张忱石等校注。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

梁辰鱼集　明梁辰鱼撰。吴书荫辑校。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按:是书除收入梁辰鱼的诗集、散曲集外,还收入《浣纱记》。

还金记　明张琇撰。二卷。清初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重校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万历二十九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新镌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汪氏玩虎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存一卷。

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明李贽评。二卷。明万历杭州容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藏。

刻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明李贽评。二卷。明书林游敬泉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鼎镌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2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红拂记传奇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明汤显祖评。四卷。明末吴兴凌玄洲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校注释红拂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

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克孝义祝发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校孝义祝发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明万历汪氏玩虎轩刻本,残存卷上。

重校窃符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万历新安汪氏环翠堂刻本。

窃符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清雍正沈氏钞本。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怀宁曹氏藏钞本。

(虎符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清延陵喜兴钞本。　又,清钞本。　又,朱格钞本。

新刊音注出像齐世子灌园记　明张凤翼撰。二卷。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张凤翼戏曲集　明张凤翼撰。隋树森、秦学人、侯作卿校点。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按:是书收张凤翼戏曲五种,附一种。

重校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重校玉簪记(又名《新镌绣像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长春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明万历文林阁刻本。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万历二十六年观化轩刻本。上海图书馆

藏。 又,明刻本。郑振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簪记 明高濂撰。明李贽评。二卷。明末新都青藜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鼎镌玉簪记 明高濂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万历书林萧腾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玉簪记 明高濂撰。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 又,二卷。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日本长泽规矩也藏。

一笠庵批评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崇祯苏州宁致堂刻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

三会贞文庵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万历刻白绵纸印本。

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金陵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玉簪记传奇 明高濂撰。二卷。清乾隆十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残存下卷。清康熙内府钞本。

新刻重会女贞观玉簪记大全 明高濂撰。二卷。明刻清印本。

玉簪记 明高濂撰。黄裳校注。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镌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 明高濂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节孝记传奇(一名《黄孝子传奇》) 明高濂撰。二卷。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 明郑国轩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李卓吾先生批评绣襦记 明徐霖撰。明李开先评。明刻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重校绣襦记 明徐霖撰。二卷。明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鼎镌绣襦记 明徐霖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宝晋斋绣襦记 明徐霖撰。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绣襦记 明徐霖撰。四卷。明末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残本。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二卷。明刻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五十九年沈氏咏凤堂钞本。未知题名。 又,四卷。1926年武进陶氏涉园《喜咏轩丛书》乙编石印本。

双烈记 明张四维撰。二卷。清康熙十一年吴郡甘淡道人钞本。 又,旧钞本。亦题《麒麟记》。

藏珠记 明鲁怀德撰。不分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全像胭脂记 明童养中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明童养中撰。近人海盐朱希祖过录许之衡校本。

刻新编奇遇玉丸记 明朱期撰。二卷。明万历武林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芙蓉记　明江楫撰。二卷。清康熙末年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1984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芙蓉屏记　明边□撰。一卷。据明万历四年冉梦松序刻本抄录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　明李氏撰。四卷。明万历九年朱氏与耕堂刻本。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新刻出相点板樱桃记　明史槃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宋璟鹦钗记　明史槃撰。二卷。明末书林杨居寀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明史槃撰。二卷。清初林玉森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新刻出相点板唾红记　明史槃撰。二卷。明忠贤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吐绂记　明史槃撰。二卷。清咸丰五年曹春山钞本。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重校白傅青衫记　明顾大典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凤毛馆刻本。

葛衣记　明顾大典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4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　明孙柚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昙花记　明屠隆撰。二卷。明万历武林天绘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镌全像昙花记　明屠隆撰。二卷。明万历翁文源(?)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玉茗堂重校音释昙花记　明屠隆撰。二卷。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昙花记　明屠隆撰。明臧懋循评。四卷。存二卷。明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修文记　明屠隆撰。二卷。明万历刻本。1932年上海传真社《传奇三种》据之影印。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校锦笺记　明周履靖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明汤显祖评。明末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锦笺记　明周履靖撰。明李贽批评。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樱桃梦　明陈与郊撰。二卷。明万历四十四年海昌陈氏原刻本。浙江图书馆(有姚燮校并跋)、南京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灵宝刀　明陈与郊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四十八年自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麒麟罽　明陈与郊撰。二卷。明万历海昌陈氏原刻本。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清白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又，明陈继儒

评。明金陵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鹦鹉洲 明陈与郊撰。二卷。明万历四十四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四十八年林于阁刻本。日本神田喜一郎藏。 又,明金陵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明万历刻本。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玉合记 明梅鼎祚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明徐肃颖删润。明陈继儒评。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 明梅鼎祚撰。明李贽评。二卷。明杭州容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本,安徽省图书馆藏残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校玉合记 明梅鼎祚撰。四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长命缕 明梅鼎祚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新刻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吴梅跋)藏。

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明臧懋循订。二卷。明万历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宁夏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浙江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藏全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残本。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安徽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刻槐塘九我堂印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又,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明刻玉海堂印本。首都图书馆、青岛市博物馆藏。 又,明朱元镇校刻、清怀德堂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博物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藏。 又,明沈际飞评点。明崇祯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传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四卷。明天启五年梁台卿刻《词坛双艳》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八卷。清康熙五十九年钞本。南京图书馆藏。又,清怡府刻本。吴梅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印巾箱本。 又,清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群益书社铅印本。 又,三卷。清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同文咏记石印本。 又,四卷。1931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批评玉茗堂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明柳浪馆刻本。

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明茅暎、臧懋循评。四卷。明泰昌茅暎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199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据之影印。 又,陶柴勤重编。1929 年上海大中书局出版。 又,陶乐勤标点。1932 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又,鲍赓生标点。1932 年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 又,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

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又,1954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　又,徐朔方、杨笑梅校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又,张秀芬校。1997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又,吟溪校注。199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又,李娜等注。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

批点牡丹亭记　明汤显祖撰。明袁宏道评。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还魂记传奇　明汤显祖撰。明王思任批点。二卷。明安雅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天启四年会稽张弘毅著坛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郑振铎跋)、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玉茗堂丹青记　明汤显祖撰。明徐肃颖删润。明陈继儒评。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还魂记定本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汤义仍先生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清初竹林堂刻《玉茗堂四种曲》本。

玉茗堂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乾隆五十年冰丝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批校并跋)、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山西省文物局、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锦州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江苏省出版总社(有吴梅跋)藏。

钮少雅格正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清钮少雅格正。二卷。清康熙三十三年胡介祉谷园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间精钞本。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明汤显祖撰。清陈同、谈则、钱宜评点。二卷。附清吴仪一撰或问一卷。清康熙梦园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跋并题诗)、首都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佳木斯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武汉市文物商店、湖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刻、乾隆绿野山房印本。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武汉市文物商店、湖南省图书馆藏。

笺注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题清笠阁渔翁笺注。不分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跋)、上海图书馆藏。

(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末蒲水斋校刻本。　又,八卷。清雍正芥子园刻本。

绘图绣像牡丹亭　明汤显祖撰。民国间进步书局出版。

牡丹亭选评　明汤显祖撰。赵山林选评。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新世纪

古典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重校紫钗记(或云题《出像点板霍小玉紫钗记定本》)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紫钗记 明汤显祖撰。明臧懋循订。二卷。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批点并跋)、中国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藏。 又,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刻《玉茗堂全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光绪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胡士莹校注。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柳浪馆批评玉茗堂紫钗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末柳浪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紫钗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崇祯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本。 又,清初竹林堂辑刻《玉茗堂四种曲》本。 又,民国初年成都存古书局刻本。

邯郸记 明汤显祖撰。明臧懋循订。二卷。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又,明汤显祖撰。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

邯郸梦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刻《玉茗堂全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藏。 又,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明汤显祖撰。三卷。附唐沈既济《枕中记》一卷。明天启元年闵光瑜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邯郸梦传奇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大知堂十二种曲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柳浪馆批评玉茗堂邯郸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末柳浪馆刻本。

(邯郸梦)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崇祯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本。 又,清覆刻清晖阁本。 又,清刻巾箱本。

汤义仍先生邯郸梦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初竹林堂辑刻《玉茗堂四种曲》本。

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

柳浪馆批评玉茗堂南柯梦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南柯梦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刻《玉茗堂全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郑振铎藏明万历刻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疑即前二种之一种。

(南柯梦)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崇祯刻《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本。

南柯记 明汤显祖撰。明臧懋循订。二卷。明万历刻本。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锦州市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藏。 又,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坊刻巾箱本。 又,1928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明万历刻本。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

南柯梦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初竹林堂辑刻《玉茗堂四种曲》本。 又,钱南扬校注。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南柯记传奇　明汤显祖撰。二卷。清大知堂十二种曲刻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　明汤显祖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　明汤显祖撰。二卷。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大连市图书馆藏。

玉茗堂四种传奇　明汤显祖撰。八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全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汤义仍先生还魂记二卷。②汤义仍先生紫钗记二卷。③汤义仍先生邯郸记二卷。④汤义仍先生南柯记二卷。　又，明汤显祖撰。明臧懋循订。八卷。明万历刻、清乾隆二十六年书业堂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子目：①还魂记二卷。②紫钗记二卷。③邯郸记二卷。④南柯记二卷。

暖红室汇刻临川四梦　明汤显祖撰。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1981、1990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子目：①玉茗堂还魂记二卷。②玉茗堂南柯记二卷。③玉茗堂紫钗记二卷。④玉茗堂邯郸记二卷。

汤若士全集　明汤显祖撰。洪葭卿校。1936 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汤显祖集　明汤显祖撰。徐朔方、钱南扬校点。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按：是书除诗文外，收汤显祖所撰戏曲四种附一种。　又，197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 1962 年中华书局本重版。

汤显祖戏曲集　明汤显祖撰。钱南扬校点。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汤显祖全集　明汤显祖撰。徐朔方笺校。1999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是书除诗文外，收汤显祖所撰戏曲四种，附一种。

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红蕖记　明沈璟撰。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

桃符记　明沈璟撰。一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乾隆宋体字精钞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二卷。前孔德学校图书馆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收录。

桃符记传奇　明沈璟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重校墁剑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0 年北平图书馆据之影印。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墁剑记　明沈璟撰。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收录。

新刻博笑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天启三年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32 年上海传真社《传奇三种》据之影印。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博笑记　明沈璟撰。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

收录。

重校义侠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万历四十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刻全像点板武松义侠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

(义侠记) 明沈璟撰。明万历环翠堂刻本。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义侠记 明沈璟撰。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收录。

义侠记传奇 明沈璟撰。二卷。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重校双鱼记 明沈璟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海盐朱希祖据继志斋本影抄本。

双鱼记 明沈璟撰。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收录。

坠钗记(即《一种情》) 明沈璟撰。二卷。清顺治七年桃月钞本。傅惜华旧藏。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沈璟集》收录。

一种情传奇 明沈璟撰。二卷。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献若钞本。姚华校并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一种情 明沈璟撰。二卷。清钞本。日本长泽规矩也旧藏,今归东京大学。

沈璟集 明沈璟撰。徐朔方辑校。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按:是书所收以戏曲、散曲为主,收沈璟所撰戏曲七种,另收九种戏曲的辑佚。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二

新镌赵状元三错认红梨记 明徐复祚撰。二卷。明万历洛涌生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又,明万历海阳范氏校刻本。傅惜华旧藏。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疑即傅藏本。 又,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郑振铎跋)。疑即前二种版本之一。

校正原本红梨记 明徐复祚撰。四卷。附元张寿卿撰《红梨花》杂剧一卷。明末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红梨记 明徐复祚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残存下卷。清乾隆内府钞本。 又,不分卷。清康熙钞本。傅惜华旧藏。 又,清雍正十年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乾隆五十年环翠山房刻巾箱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姜智校点。与《西楼记》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新刻出相点板宵光记 明徐复祚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上卷。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上卷。

宵光剑 明徐复祚撰。二卷。番禺许之衡饮流斋钞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据之影印下卷。　又,曲庵钞本。

新刻全像易鞋记　明董应翰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旧钞本。未知题名。

刻全像点板五闹蕉帕记　明单本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编五闹蕉帕记　明单本撰。二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新编磨尘鉴第四种　明钮格撰。二卷。玉霜簃抄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鸾锟记　明叶宪祖撰。二卷。清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魏奕祉校点。与《醉菩提》合印。1996 年中华书局《明清传奇选刊》本。

金锁记　明叶宪祖撰(别题袁于令撰)。二卷。清内府精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　又,清康熙钞本。　又,不分卷。清乾隆四年朱瑞琛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二卷。程砚秋旧藏钞本,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又,吴梅旧藏钞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又,题明袁于令撰。李复波点校。与《醉乡记》合印。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新刻出像音注管鲍分金记　明叶良表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

新镌量江记　明佘翘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环翠堂新编狮吼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万历汪氏环翠堂原刻本。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藏。

狮吼记　明汪廷讷撰。一卷。清内府五色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同治元年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投桃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万历汪氏环翠堂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近人王孝慈鸣晦庐精钞本。

三祝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汪氏环翠堂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姚华题诗)。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环翠堂本影印。

彩舟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万历汪氏环翠堂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环翠堂本影印。

义烈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汪氏环翠堂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重订天书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明万历汪氏环翠堂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环翠堂本影印。

(天书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清康熙钞本。　又,清乾隆十四年钞本。　又,近人朱希祖藏钞本。

七国传(一名《天书记》)　明汪廷讷撰。二卷。红格钞本。

玉茗堂批评种玉记　明汪廷讷撰。明许自昌改订,明汤显祖评。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金莲记 明陈汝元撰。二卷。明万历三十四年陈氏函三馆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

冬青记 明卜世臣撰。二卷。附明卜世臣撰《谈词》一卷。明万历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凌云记 明韩上桂撰。二卷。1932 年重抄本。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忼烈藏。1984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重校韩夫人题红记 明王骥德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重校旗亭记 明郑之文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旗亭记 明郑之文撰。二卷。清乾隆三十四年扬州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水帘馆新编芍药记 明郑之文撰。二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青岛市博物馆藏。

水浒记 明许自昌撰。四卷。明万历十八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日本东京私立御茶水图书馆藏本题《□锲重订出像注释水浒记题评》(?)。 又,二卷。清康熙四十五年永睦堂龚氏钞本。 又,1912 年上海藜光社石印本。 又,1919 年成都存古书局刻本。 又,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橘浦记 明许自昌撰。二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1929 年日本京都九皋会影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灵犀佩 明许自昌撰。二卷。明天启四年查味芹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玉茗堂批评节侠记 明许三阶撰。明许自昌改定,明汤显祖批评。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 明吴世美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惊鸿记 明吴世美撰。二卷。明万历十八年原刻本。 又,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未知题名。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李卓吾评焚香记 明王玉峰撰。二卷。明万历刻本。

新刻玉茗堂批评焚香记 明王玉峰撰。明汤显祖批评。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焚香记 明王玉峰撰。吴书荫点校。与《偷甲记》合印。1989 年中华书局《明清传奇选刊》本。

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德寿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镌武侯七胜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刊校正全相音释折桂记(或云题《出相点板梁状元折桂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又,碧

藁馆过录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

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相点板八义双杯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葵花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上卷十七出。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

二刻京本出像音释高彦真葵花记全传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上卷缺前三出,下卷至第三十一出,末有缺页。

镌新编全相霞笺记　明纪振伦校正。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　又,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五局传奇　明邓志谟撰。十卷。存八卷。清玉芝斋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并头花记二卷。②玛瑙簪记二卷。③凤头鞋记二卷。④新锲乐府人氏生八珠环记二卷。

新刻出相双凤齐鸣记　明陆士璘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　明金怀玉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锲徽本图像音释探花合襟桃花记　明金怀玉撰。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存卷下,自第十八出至第三十五出。

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　明罗懋登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有缺页。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　明吴德修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偷桃记)　明吴德修撰。二卷。清钞本。

龙膏记　明杨珽撰。二卷。清光绪上海飞影阁石印本。

彩楼记　明王錂改订。不分卷。清内府钞本。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又,题明佚名撰。黄裳校注。1956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敏子寻亲记　明王錂重订。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寻亲记)　明王錂重订。二卷。清世德堂卫氏钞本。　又,清同治元年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新刊出相点板红梅记　明周朝俊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

玉茗堂批评红梅记　明周朝俊撰。明汤显祖批评。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新刻袁中郎先生批评红梅记 明周朝俊撰。二卷。明崇祯三元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剑啸阁新改红梅记 明周朝俊撰。明袁于令改订。二卷。明末刻本。

红梅记 明周朝俊撰。王星琦校注。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留伯仁八黑收精剑丹记 明谢天瑞(或误作谢天佑)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新刻出像点板吕真人梦境记 明苏元俊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三年百岁堂原刻本。

重校吕真人黄粱梦境记 明苏元俊撰。一卷。明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李丹记 明刘还初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84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明刘还初撰。明陈继儒、彭幼朔评。二卷。明万历刻朱墨套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上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上卷残部。又,明刘还初撰。二卷。传抄本。

再来人(即《李丹记》) 明刘还初撰。二卷。传抄本。

新刻全像点板刘文叔云台记 明蒲俊卿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云台记) 明蒲俊卿撰。二卷。传抄本。未知题名。

八义记 明徐元撰。二卷。清乾隆二十年钞本。 又,听雨楼查有圻藏钞本。 又,清钞本。

新编全像点板娄禹钧全德记 明王稚登(或云汪拱恕)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广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全德记 明王稚登(或云汪拱恕)撰。不分卷。清初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奇梦记 明季世儒撰。二卷。明万历刻本。傅惜华旧藏,存下卷。

钗钏记 明月榭主人撰。二卷。清康熙钞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又,清乾隆四十六年邹玉麟钞本。

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 明云水道人(别题杨之炯)撰。二卷。附一卷。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玉杵记 明云水道人(别题杨之炯)撰。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重校剑侠传双红记 明更生氏撰。二卷。明万历文林阁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聚德堂刻本。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 明欣欣客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有缺页。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牧楼记 明玩花主人撰。二卷。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编何文秀玉钗记 明陈则清撰。一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新刻出像音注何文秀玉钗记 明陈则清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

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镜唐韦状元自制璎襟记　明证圣陈生撰。二卷。明万历会稽商氏半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编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　明寰宇显圣公撰。明万历长庚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酒家佣　明陆弼、钦虹江撰。明冯梦龙更定。三卷。清初刻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

精忠旗　明李梅实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清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墨憨斋订定人兽关传奇　清李玉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明崇祯墨憨斋刻本。

墨憨斋重订永团圆传奇　清李玉撰。明冯梦龙更定。二卷。明崇祯墨憨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　清袁于令撰。二卷。明剑啸阁原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临川玉茗堂批评西楼记　清袁于令撰。题汤显祖批评。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全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残本。

西楼记传奇　清袁于令撰。明陈继儒评。二卷。明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袁于令撰。二卷。清顺治两衡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怡云阁西楼记　清袁于令撰。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楼记　清袁于令撰。清乾隆五十五年宁我斋刻巾箱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李复波校点。与《红梨记》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明清传奇选刊》本。

剑啸阁麟鸾褒记　清袁于令撰。二卷。明末剑啸阁原刻本。浙江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长生乐　清袁于令(别题张匀)撰。二卷。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长生乐全本　清袁于令(别题张匀)撰。不分卷。清乾隆四十年耕心草舍钞本，同治四年曹春山校订。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滑稽馆新编三报恩传奇　清毕魏撰。明冯梦龙改定。明崇祯十五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竹叶舟传奇　清毕魏撰。二卷。梦香堂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盆梅记　明青山高士撰。二卷。明刻本。日本山口大学图书馆藏。

孤本明传奇《盆梅记》　明青山高士撰。1998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日本山口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本。

玉茗堂批评异梦记　明王元寿撰。题明汤显祖批评。二卷。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郑振铎跋)。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王元寿撰。明汤显祖评。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异梦记　明王元寿撰。明徐肃颖删润。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红梨花记　明王元寿撰。二卷。明万历书林杨居实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快活庵批评红梨花记 明王元寿撰。二卷。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景园记传奇(一名《石榴花》、《巧联缘》) 明王元寿撰。二卷。旧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蝴蝶梦 明谢国撰。二卷。明崇祯柱笏斋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如意珠传奇 明秦子陵撰。四卷。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红罗记传奇 明秦子陵撰。四卷。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鸳湖亭记 明沈自晋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翠屏山传奇 明沈自晋撰。二卷。清雍正九年葛氏瑞宜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石巢传奇四种 明阮大铖撰。八卷。明崇祯吴门毛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毛刻本影印。子目:①咏怀堂新编勘蝴蝶双金榜记二卷。②咏怀堂新编燕子笺记二卷。③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二卷。④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二卷。

重刊石巢传奇四种 明阮大铖撰。八卷。1919 年董康诵芬室刻本。子目同上。

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初《十种传奇》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民国初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春灯迷传奇 明阮大铖撰。二卷。清康熙四十年张深仙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春灯谜 明阮大铖撰。二卷。1993 年黄山书社《阮大铖戏曲四种》本。

咏怀堂新编勘蝴蝶双金榜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董康诵芬室刻《重刊石巢传奇四种》本。又,北京富晋书社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双金榜 明阮大铖撰。二卷。1993 年黄山书社《阮大铖戏曲四种》本。

咏怀堂新编燕子笺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董康诵芬室刻《重刊石巢传奇四种》本。

怀远堂批点燕子笺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明崇祯刻本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明崇祯刻本影印。

雪韵堂批点燕子笺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清李慈铭跋并题诗)、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同治十三年寄傲山房刻本。上海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末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又,旧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批点燕子笺 明阮大铖撰。二卷。清宣统二年、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

本。　又,1917 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绣像绘图燕子笺传奇　明阮大铖撰。二卷。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详注评点燕子笺传奇　明阮大铖撰。罗宝珩注释,汤寿铭校点。1926 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燕子笺　明阮大铖撰。刘一禾注,张安全校。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又,明阮大铖撰。蔡毅点校。与《翡翠园》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又,1993 年黄山书社出版《阮大铖戏曲四种》本。

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　明阮大铖撰。二卷。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王立承跋)、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董康诵芬室刻《重刊石巢传奇四种》本。

牟尼合　明阮大铖撰。二卷。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阮大铖戏曲四种》本。

阮大铖戏曲四种　明阮大铖撰。徐凌云、胡金望点校。周中明、沙宗复审订。1993 年黄山书社出版。按:是书收阮大铖戏曲四种。

石巢传奇校注　明阮大铖撰。蔡毅校注。1999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花筵赚　明范文若撰。二卷。明崇祯博山堂原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　明范文若撰。二卷。明末乌衣巷刻本。

梦花酣　明范文若撰。二卷。明崇祯博山堂原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鸳鸯棒　明范文若撰。二卷。明崇祯博山堂原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鸳鸯棒传奇　明范文若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丽句亭评点鸳鸯棒乐府　明范文若撰。二卷。清初乌衣巷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范氏博山堂三种曲　明范文若撰。六卷。与明朱权撰《北曲谱》十二卷合印。明末刻清初芥子园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子目:①鸳鸯棒二卷。②花筵赚二卷。③梦花酣二卷。

东郭记　明孙钟龄撰。二卷。明万历四十六年原刻本(此或即《白雪楼二种》之一)。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末映旭斋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又,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致和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初文茂堂刻本。　又,清道光二十六年达观堂刻本。　又,清同治十一年经纶堂刻本。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

白雪楼二种　明孙钟龄撰。四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郑振铎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松江博物馆藏残本。子目:①东郭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②醉乡记二卷。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孙钟龄撰。四卷。明崇祯刻清梦园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子目同上。

醉乡记 明孙钟龄撰。张树英点校。与《金锁记》合印。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白雪斋新乐府(一名《白雪楼五种曲》) 明张琦(一名楚)撰。十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明月环传奇二卷。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②诗赋盟传奇二卷。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③灵犀锦传奇二卷。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④郁轮袍传奇二卷。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⑤金钿盒传奇二卷。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梨花斋新乐府 明吴炳撰。八卷。明崇祯金陵书坊两衡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全本,首都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绿牡丹传奇二卷。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②疗妒羹记二卷。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③画中人传奇二卷。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④西园记二卷。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明末三美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又,明吴炳撰。八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梨花斋五种 明吴炳撰。刘世珩辑。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80年、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之影印。子目:①西园记二卷。②情邮记二卷。③绿牡丹二卷。④画中人传奇二卷。⑤疗妒羹记二卷。

情邮传奇 明吴炳撰。二卷。明崇祯三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1928年吴梅校辑《奢摩他室曲丛》排印本。

情邮 明吴炳撰。二卷。清青萝书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情邮记新谱 明吴炳撰。二卷。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绿牡丹 明吴炳撰。二卷。1928年吴梅校辑《奢摩他室曲丛》排印本。 又,明吴炳撰。罗斯宁校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疗妒羹记 明吴炳撰。二卷。存卷上。传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疗妒羹 明吴炳撰。二卷。1928年吴梅校辑《奢摩他室曲丛》排印本。

画中人 明吴炳撰。二卷。1928年吴梅校辑《奢摩他室曲丛》排印本。

西园记 明吴炳撰。二卷。1928年吴梅校辑《奢摩他室曲丛》排印本。

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 明孟称舜撰。明陈洪绶评点。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娇红记 明孟称舜撰。欧阳光注。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又,明孟称舜撰。卓连营注。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

新镌二胥记 明孟称舜撰。二卷。明崇祯十七年刻本。日本长泽规矩也旧藏,今归日本台北大学。北京图书馆据之影抄。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影抄本影印。

张玉娘阁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明孟称舜撰。二卷。明崇祯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明孟称舜撰。明祁彪佳评。二卷。明崇祯金陵石渠阁刻本。　又,明孟称舜撰。二卷。传抄本。

红情言　明王翃撰。二卷。清初刻本。浙江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绾春园传奇　明沈蓂撰。二卷。明钟惺、谭元春批评。明末螺麟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绾春园)　明沈蓂撰。二卷。旧钞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且居批评息宰河传奇　明沈蓂撰。二卷。明末且居刻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小青娘风流院　明朱京藩撰。二卷。附《小青传》一卷,明冯小青撰《小青焚余》一卷。明崇祯德聚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天马媒　清刘方撰。二卷。明崇祯四年章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民初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白罗衫(一名《罗衫记》、《罗衫合》)　清刘方(别题佚名)撰。二卷。清内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中叶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罗衫记(一名《白罗衫》、《罗衫合》)　清刘方(别题佚名)撰。二卷。旧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罗衫合(一名《白罗衫》、《罗衫记》)　清刘方(别题佚名)撰。二卷。旧钞本。

鸳鸯绦传奇　明路迪撰。明醉竹居士评。二卷。明崇祯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王立承跋)。1926 年武进陶氏涉园《喜咏轩丛书》乙编石印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谭友夏批点想当然传奇　明王光鲁(别题卢柟)撰。明谭元春批点。二卷。明崇祯茧室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30 年北平图书馆石印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丹桂记　明周朝俊撰。明徐肃颖删润。明陈继儒评。二卷。明书林宝珠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异珠楼　明王异(一名权)撰。二卷。明崇祯杭州凝瑞堂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有残缺。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新镌臞忠记　明范世彦撰。二卷。明崇祯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评点凤求凰　明陈玉蟾撰。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卢前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玉茗堂批评新镌续西厢升仙记　明黄粹吾撰。明汤显祖批评。二卷。明崇祯来仪山房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荷花荡(一名《莲盟记》)　明马佶人撰。二卷。明末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十锦塘　明马佶人撰。二卷。旧钞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金印合纵记　明离一苇重订。二卷。明崇祯刻本。　又,清康熙十七年钞本。　又,民

国初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上林春 明姚子翼撰。二卷。明崇祯十二年钞本。吴兴周氏言言斋旧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遍地锦 明姚子翼撰。二卷。清康熙钞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祥麟现(一名《七子圆》) 明姚子翼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串本祥麟现 明姚子翼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似仅存上卷)。

七子圆(一名《祥麟现》) 明姚子翼撰。二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笔耒斋订定二奇缘传奇 明许恒撰。二卷。明崇祯十六年笔耒斋刻本。浙江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新刻回春记 明朱葵心撰。一卷。明崇祯十七年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蝴蝶梦(一名《蝴蝶记》) 明陈一球撰。清光绪十七年钞本。浙江温州图书馆藏。

金瓶梅 明郑小白(或云张陆舟)撰。二卷。旧钞本。傅惜华、郑振铎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仅存下卷。

元宵闹传奇(一名《翠云楼》、《玉麒麟》) 明李素甫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元宵闹(一名《翠云楼》、《玉麒麟》) 明李素甫撰。二卷。清雍正钞本。梅兰芳旧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雍正钞本过录本影印。 又,近人许之衡饮流斋抄校本。 又,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翠云楼(一名《元宵闹》、《玉麒麟》) 明李素甫撰。二卷。清钞本。

厓山烈传奇 明朱九经撰。二卷。清康熙二年□起贞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又,近人许之衡饮流斋抄校本。 又,近人海盐朱希祖抄藏本。

进瓜记 明王昆玉(或云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内府四色钞本,清许叶芬跋。上海图书馆藏。

续精忠 明汤子垂撰。二卷。清钞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青虹啸(一名《青缸啸》、《檐水头》) 明邹玉卿撰。二卷。清癸酉仲秋上浣吴趋迂客手录钞本。 又,传抄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双螭璧 明邹玉卿撰。二卷。清康熙三十一年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三社记 明□其沧撰。清李渔评。二卷。明崇祯七年必自堂刻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立命说 明蒙春园主撰。二卷。清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有残缺。

泊庵芙蓉影 明西冷长撰。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全本千祥记 明无心子撰。二卷。清康熙六十一年芸晖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千祥记传奇 明无心子撰。二卷。前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又,古吴莲勺庐钞本。　又,缀玉轩钞本。

新镌点板金雀记　明无心子重编。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识闲堂第一种翻西厢　明研雪子撰。二卷。明崇祯十六年刻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才貌缘　明东山痴野撰。二卷。明末澈余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玉镜台　明清远堂撰。清内府精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存残本。

金丸记(一名《妆盒记》、《金弹记》)　明佚名撰。二卷。清康熙钞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红格钞本。　又,许之衡饮流斋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王季点校。与《断发记》合印。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高文举还魂记　明佚名撰。二卷。1957 年抄郘画堂同治八年王右生藏本,题《水云亭》。安徽省徽剧团藏。

新刻出像音注商辂三元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1934 年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据之影印。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王昭君出塞和戎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　明佚名撰。不分卷。明嘉靖四十五年新安余氏刻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韦凤翔古玉环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慎余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重补精锦潮调金花女大全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刻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1976 年台湾联禾美术印刷厂《明清闽南戏曲四种》据之影印。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高文举珍珠记　明佚名撰。吴书荫点校。与《双忠记》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新刻全像观音鱼篮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全像古城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刻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古城记 明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 明佚名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薛平辽金貂记 明佚名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近人番禺许之衡环翠楼有过录本。

金貂记 明佚名撰。二卷。清康熙内府钞本。 又,清乌丝阑钞本。 又,上海图书馆藏清初钞本一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二卷,亦或即上述两种。

新刊校正全相音释青袍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重校四美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精忠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末毛氏汲古阁刻《绣刻演剧》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宝晋斋鸣凤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鸣凤记 明佚名撰。一卷。清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内府钞本,残存卷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清河郡黑格钞本,首载《鸣凤记院本考》一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咸丰、同治瑞鹤山房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新刊出像音注韩朋十义记 明佚名撰。明罗祐音注。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刊韩朋十义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十四年新安余氏自新斋刻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举鼎记传奇 明佚名撰。二卷。旧钞本。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苏英皇后鹦鹉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新刻出像音注范雎绨袍记 明佚名撰。四卷。明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雎绨袍记 题明顾觉宇撰。二卷。明书林朱仁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四英传(一名《后武香球》) 明佚名撰。存十出。清曹茂林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续武香球传奇 明佚名撰。存五出。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新录全福百顺记全本 明佚名撰。清乾隆懋德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未知题名。

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 明佚名撰。二卷。明万历金陵唐氏文林阁刻本。1955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近人海盐朱希祖有过录本。

钵中莲 明佚名撰。不分卷。明万历四十七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1933年《剧学月刊》第2卷第4期排印本。

双璧记　明佚名撰。影抄本。天津图书馆藏。

楚香记　明佚名撰。明万历刻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黄孝子传奇　明佚名改编。二卷。旧钞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苏六娘　明佚名撰。明万历刻本。附刻于《金花女》戏文上栏。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颜臣　明佚名撰。明嘉靖四十五年建阳余氏刻本,附于《荔镜记》戏文上栏。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刘希必金钗记　明佚名撰。不分卷。明宣德钞本。1975 年广东潮安县明墓出土,潮州市博物馆藏。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据之影印。

宣德写本金钗记　明佚名撰。刘念兹校注。198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鼎镌郑道圭先生评点红杏记　明佚名撰。明郑之玄评点。明谢维升注。二卷。明天启潭阳黄氏存诚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花记传奇　明佚名撰。二卷。传抄本。郑振铎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红格钞本。梅兰芳旧藏。

衣珠记　明佚名撰。二卷。清初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南楼传　明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17 年陈优优钞本,穆藕初旧藏。

烂柯山　明佚名撰。二卷。清康熙六十年陈益儒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桃林赚传奇　明佚名撰。二卷。旧钞本。1955 年《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

东吴记(别题《锦囊记》)　明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百本张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倒浣纱传奇　明佚名撰。二卷。缀玉轩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醒世魔传奇　明佚名撰。一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幻奇缘　明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　明佚名改编。明书林陈含初、詹林我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苏武牧羊记　明佚名改编。二卷。清咸丰八年宝善堂钞本。1954 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之影印。

雷峰塔　明佚名撰。二卷。明嘉靖十年杭州汲古斋刻本。杭州吴敬唐(叩天生)藏。又,1921 年杭州宋经楼书局石印本,叩天生跋。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传奇　明佚名撰。二卷。明嘉靖十一年刻本。

麟阁待　明佚名撰。二卷。明末刻本。苏州戏剧研究室藏,有残缺。

三义记　明佚名撰。明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八阵图　明佚名撰。旧钞本。

全家庆　明佚名撰。旧钞本。清升平署旧藏。

鸳鸯笺　明佚名撰。旧钞本。

醉太平　明佚名撰。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江天暮雪　明佚名撰。旧钞本。

百子图　明佚名撰。旧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赠书记 明佚名撰。二卷。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四喜记 明佚名撰。二卷。松韵堂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三

一笠庵四种曲 清李玉撰。八卷。清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子目:①一笠庵新编一捧雪传奇二卷。②墨憨斋订定人兽关传奇二卷。③墨憨斋重订永团圆传奇二卷。④一笠庵新编占花魁传奇二卷。

一笠庵新编一捧雪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明崇祯(或云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李玉撰。二卷。存卷下。清刻本。

一捧雪 清李玉撰。欧阳代发校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一笠庵新编人兽关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明崇祯(或云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存卷上。

墨憨斋重订永团圆传奇 清李玉撰。明冯梦龙改订。二卷。明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一笠庵新编永团圆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明崇祯(或云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一笠庵新编占花魁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明崇祯刻本。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初萃锦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批注并跋)、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占花魁) 清李玉撰。二卷。旧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一笠庵新编两须眉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清顺治十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一笠庵新编第七种传奇眉山秀 清李玉撰。二卷。清顺治十一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眉山秀) 清李玉撰。二卷。吴梅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一笠庵汇编清忠谱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清康熙初苏州树滋堂原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苏州霜英堂据原刻翻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清忠谱) 清李玉撰。二卷。旧钞本。中国戏曲学院藏。 又,吴梅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清忠谱 清李玉撰。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张清华校注。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戏曲丛书》。又,王毅校注。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麒麟阁　清李玉撰。二卷。清初钞本。上海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清康熙十七年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又,二卷。清南府钞本,残存十三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太平钱　清李玉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一卷。清初内府四色精钞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千钟禄　清李玉撰。二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清康熙四十七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千忠录(一名《千忠戮》、《千钟禄》)　题清徐子超撰。周妙中点校。与《未央天》合印。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万里圆　清李玉撰。二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牛头山　清李玉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昊天塔　清李玉撰。清康熙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嘉庆六年四知堂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风云会　清李玉撰。一卷。清乾隆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同治十二年升平署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五高风传奇　清李玉撰。二卷。前孔德学校图书馆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五高风　清李玉撰。二卷。旧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连城璧　清李玉撰。不分卷。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戏曲学院藏。

七国传　清李玉撰。不分卷。缀玉轩据清乾隆十四年钞本过录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一品爵传奇　清李玉撰。旧钞本,残存上卷十六出。梅兰芳纪念馆藏。

堆轮事　清李玉等撰。残存八出。清升平署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醉菩提传奇　清张彝宣撰。二卷。精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醉菩提　清张彝宣撰。二卷。怀宁曹氏藏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朱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残存上卷十九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残存上卷十八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周巩平校点。与《鸾镜记》合印。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如是观　清张彝宣撰。二卷。清康熙五十三年马子元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金刚凤传奇　清张彝宣撰。二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金刚凤 清张彝宣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又,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快活三传奇 清张彝宣撰。二卷。明崇祯八年卞端甫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快活三 清张彝宣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红格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民国间海盐朱希祖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海潮音 清张彝宣撰。二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钓鱼船 清张彝宣撰。二卷。清康熙钞本,傅惜华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五十五年集贤堂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 又,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莲勺庐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双福寿 清张彝宣撰。二卷。旧钞本。梅氏缀玉轩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一卷。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读书声 清张彝宣撰。二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吉祥兆 清张彝宣撰。二卷。旧钞本。吴晓铃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抄正紫琼瑶全目 清张彝宣撰。二卷。清康熙四十一年天喜楼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雍正八年唐子铃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日本长泽规矩也旧藏。

化人游词曲 清丁耀亢撰。一卷。清顺治五年野鹤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丁耀亢全集》本。

化人游 清丁耀亢撰。一卷。清康熙煮茗堂刻《丁野鹤先生诗词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赤松游传奇 清丁耀亢撰。三卷。清顺治九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赤松游 清丁耀亢撰。三卷。清康熙煮茗堂刻《丁野鹤先生诗词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丁耀亢全集》本。

西湖扇传奇 清丁耀亢撰。二卷。清康熙十三年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西湖扇 清丁耀亢撰。二卷。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丁耀亢全集》本。

新编杨椒山表忠蚺蛇胆(别题《新修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 清丁耀亢撰。二卷。清顺治十六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又,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丁耀亢全集》本。

表忠记 清丁耀亢撰。二卷。清康熙煮茗堂刻《丁野鹤先生诗词稿》本。中国国家图书

馆藏。

袁忠记传奇　清丁耀亢撰。二卷。清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杨忠愍公全集》附录。上海图书馆藏。

杨忠愍蚺蛇胆袁忠记　清丁耀亢撰。佚名批。二卷。清钞本。山东省博物馆藏。又,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丁耀亢全集　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编。张清吉校点。1999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是书收丁耀亢所作戏曲四种。

秋虎丘　清王钺撰。二卷。清康熙十五年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双螺梦　清王钺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秣陵春传奇　清吴伟业撰。二卷。清顺治振古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初刻本。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　又,清初刻乾隆五十九年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批跋并题诗)。　又,1916 年董康刻《梅村先生乐府三种》本,收入《诵芬室丛刊初编》。　又,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又,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梅村全集》本。

笠翁传奇十二种曲　清李渔撰(末二种明汤显祖撰)。二十四卷。清大知堂刻本。湖北宜昌师范专科学校藏全本,上海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怜香伴传奇二卷。②风筝误传奇二卷。③意中缘传奇二卷。④蜃中楼传奇二卷。⑤凰求凤传奇二卷。⑥奈何天传奇二卷。⑦比目鱼传奇二卷。⑧玉搔头传奇二卷。⑨巧团圆传奇二卷。⑩慎鸾交传奇二卷。⑪邯郸梦传奇二卷。⑫南柯梦传奇二卷。　又,清经木堂刻袖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笠翁十二种　二十四卷。清李渔撰(末二种明汤显祖撰)。清光绪十四年文林堂刻巾箱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笠翁传奇十种　清李渔撰。二十卷。清康熙金陵翼圣堂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浙江图书馆藏。子目同《笠翁传奇十二种曲》之前十种。　又,清康熙金陵世德堂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又,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市文管会、厦门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师范学院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又,清刻本。浙江金华图书馆、江西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上,排序有异。　又,清步月楼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佐荣、陈庆惠点校。1992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渔全集》本。

笠翁十种曲 清李渔撰。二十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同上。又,清全相堂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藻文堂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李笠翁十种曲 清李渔撰。二十卷。清大文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又,1918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

风筝误传奇 清李渔撰。二卷。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清刻本影印。

绣像风筝误 清李渔撰。八卷。清嘉庆十五年涞芳阁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风筝误 清李渔撰。不分卷。清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又,二卷。旧钞本。存上卷,上海图书馆藏。 又,湛伟恩校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意中缘传奇 清李渔撰。二卷。清顺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李渔撰。禾中女史评。二卷。清乾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意中缘 清李渔撰。一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凰求凤传奇 清李渔撰。二卷。清初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比目鱼传奇 清李渔撰。二卷。清顺治十八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李笠翁喜剧选 黄天骥、欧阳光选注。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按:是书选李渔所撰戏曲《风筝误》、《蜃中楼》、《奈何天》三种。

五伦镜定本 清张三异撰。二卷。清初爱日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夏为堂人天乐传奇 清黄周星撰。二卷。清初夏为堂刻本。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二十七年刻《夏为堂集》本。

党人碑 清丘园(丘或作邱)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张树英点校。与《琥珀匙》合印。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御袍恩 清丘园(丘或作邱)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梅氏缀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仅存七出。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幻缘箱传奇 清丘园(丘或作邱)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幻缘箱 清丘园(丘或作邱)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曲波园传奇 清徐沁撰。四卷。清康熙徐氏曲波园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藏全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香草吟传奇二卷。②载花舲传奇二卷。

珊瑚鞭 清徐石麒撰。清袁于令评。二卷。附《采石红》一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钧天乐 清尤侗撰。二卷。清康熙聚秀堂原刻《西堂全集·西堂乐府》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批注并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

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民国上海文瑞楼石印《西堂全集·西堂乐府》本。

传奇采珍(即《钧天乐》)　清尤侗撰。二卷。清光绪十九年红薇馆石印本。

续牡丹亭传奇　清陈轼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琥珀匙传奇　清叶稚斐撰。二卷。清康熙四十六年杨俊生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吴书荫点校。与《党人碑》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英雄概传奇　清叶稚斐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英雄盖　清叶稚斐撰。二卷。清乾隆升平署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扬州梦　清嵇永仁撰。二卷。清康熙葭秋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中山大学图书馆藏。192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据之影印。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双报应　清嵇永仁撰。二卷。清康熙葭秋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192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据之影印。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筹边楼　清王汴撰。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拥双艳三种　清万树撰。六卷。清康熙二十五年万氏粲花别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吴梅跋)、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藏全本,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风流棒传奇二卷。②念八翻传奇二卷。③空青石传奇二卷。

锦衣归　清朱雘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未央天　清朱雘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王永宽点校。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未央天传奇　清朱雘撰。二卷。旧钞本。吴晓铃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聚宝盆　清朱雘撰。不分卷。清乾隆、嘉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梅氏缀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十五贯　清朱雘撰。二卷。清顺治七年精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雍正、乾隆钞本,有残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许之衡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十五贯校注 清朱朝撰。张燕瑾、弥松颐校注。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新编龙凤钱 清朱朝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朝阳凤 清朱朝撰。二卷。旧钞本。傅惜华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旧钞本。许之衡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秦楼月 清朱朝撰。二卷。附清陈素撰《二分明月集》一卷,《名媛题咏》一卷。清康熙文喜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题诗、王立承跋)、天津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1926 年武进涉园影印本。

万年觞 清朱朝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翡翠园 清朱朝撰。二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似为影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节选本。清三庆班精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王永宽点校。与《燕子笺》合印。1988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四奇观 清朱朝等撰。旧钞本。程砚秋旧藏。

四大庆 清朱朝等撰。存二本。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四本。梅氏缀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莲花筏 清朱佐朝撰。二卷。旧钞本。傅惜华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锦云裘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傅惜华旧藏。

御雪豹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初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内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御雪豹传奇 清朱佐朝撰。存上卷十七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石麟镜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九莲灯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存上卷十六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清道光九年钞本,存卷下四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梅兰芳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璎珞会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乾坤啸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

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艳云亭　清朱佐朝撰。二卷。乌丝栏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吴晓铃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陈万里跋。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雍正间芸辉堂钞本，存卷下六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夺秋魁　清朱佐朝撰。不分卷。清永庆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平妖堂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又，清钞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双和合　清朱佐朝撰。二卷。旧钞本，有残缺。程砚秋玉霜簃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五代荣　清朱佐朝撰。二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牡丹图　清朱佐朝撰。旧钞本。程砚秋旧藏，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渔家乐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程砚秋原藏，中国艺术研究院 1960 年据之过录，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又，近人葛绳甫钞本。苏州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赵景深旧藏。

血影石传奇　清朱佐朝撰。二卷。旧钞本。吴晓铃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吉庆图　清朱佐朝撰。一卷。清嘉庆二十四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轩辕镜　清朱佐朝撰。不分卷。旧钞本。程砚秋玉霜簃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轩辕镜传奇　清朱佐朝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龙灯赚　清朱云从撰，二卷。清初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儿孙福　清朱云从撰。清康熙十年钞本。傅惜华旧藏。

称人心　清陈二白撰。二卷。清钞本。吴晓铃旧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双冠诰　清陈二白撰。二卷。稿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　又，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人中龙　清盛际时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新编胭脂雪传奇　清盛际时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胭脂雪　清盛际时撰。二卷。清内府四色钞本，存下卷。山东省博物馆藏。

非非想　清王续古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玉鸳鸯 清周杲撰。三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续情灯传奇 清薛旦撰。二卷。明崇祯十六年绣霞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醉月缘传奇 清薛旦撰。二卷。清初绣霞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齐天乐 清薛旦撰。二卷。清乾隆、嘉庆间钞本，存上卷十三出。梅兰芳纪念馆藏。又，清康熙四十九年钞本。

采芝客初编鸳鸯梦传奇 清采芝客撰。清墨仙氏评。二卷。清初介寿堂刻本。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合剑传奇 清刘键邦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倒鸳鸯传奇 清朱英撰。二卷。清顺治七年序田氏玉啸堂刻本。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闹乌江传奇 清朱英撰。二卷。清顺治十年序田氏玉啸堂刻本，存上卷。日本长泽规矩也旧藏。

云石会 清包燮撰。二卷。清顺治刻本。傅惜华旧藏。

新刻出像传奇云石会 清包燮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迎天榜传奇 清黄祖颖撰。二卷。清康熙刻本。吴晓铃旧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金銮殿（别题《御殿圆》） 清陈子玉撰。二卷。旧钞本。怀宁曹氏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传奇十一种 清范希哲撰。十九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万全记二卷。②双锤记二卷。③四元记二卷。④双瑞记二卷。⑤补天记二卷。⑥偷甲记二卷。⑦鱼篮记二卷。⑧十醋记二卷。⑨豆棚闲戏一卷。⑩万古情一卷。⑪万家春一卷。

绣刻传奇八种 清范希哲撰。清李渔阅订。十六卷。清康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万全记（一名《富贵仙》）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②十醋记（一名《满床笏》）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③补天记（一名《小江东》）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④双瑞记（一名《中庸解》）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⑤偷甲记（一名《雁翎甲》）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⑥四元记（一名《小莱子》）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⑦双锤记（一名《合欢锤》）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⑧鱼篮记（一名《双锴凿》）二卷。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笠翁传奇五种 清范希哲撰，托名清李渔。十卷。清金陵书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子目：①万全记二卷。②十醋记二卷。③偷甲记二卷。④双锤记二卷。⑤鱼篮记二卷。

笠翁三种传奇 清范希哲撰，托名清李渔。六卷。清初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子目：①补天记二卷。②双瑞记二卷。③四元记二卷。

万全记(一名《富贵仙》)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十醞记(一名《满床笏》)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十醞记)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十六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补天记(一名《小江东》)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双瑞记(一名《中庸解》)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清康熙刻《绣刻传奇十种》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偷甲记(一名《雁翎甲》)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棒盦原刻单行初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刻《绣刻传奇十种》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惜华辑校《水浒戏曲集·第二集》本。　又,题秋堂和尚撰。二卷。张树英点校。与《焚香记》合印。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明清传奇选刊》。

四元记(一名《小莱子》)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二卷。清康熙刻《绣刻传奇十种》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锤记(一名《合欢锤》)　清范希哲撰。二卷。清初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清康熙刻《绣刻传奇十种》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龙改庵二种曲　清龙燮撰。三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江花梦二卷。②芙蓉城记(杂剧)一卷。

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　清释智达撰。二卷。清顺治九年序刻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藏。　又,二卷,附录一卷。清康熙三十八年云栖寺刻本。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康熙四十八年重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阪图书馆、仙台东北大学藏。　又,清光绪十一年重订十八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　又,清光绪十八年序刻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又,苏州师林寺刻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增广归元镜　清释智达撰。清佚名增广。四卷。清乾隆钞本。吴晓铃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雨蝶痕传奇　清浣霞子撰。二卷。清顺治朗润斋刻本。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雨蝶痕　清浣霞子撰。二卷。清康熙四十年重刻本。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鹤鹤会传奇　清云坡居士撰。二卷。清初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花萼楼传奇　清昭亭有情痴撰。二卷。清顺治十年序亦园刻本。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四

香雪亭新编奇英会记　清乔莱撰。二卷。清康熙来鹤堂刻光绪递修本。吴晓铃、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1931 年乔氏来鹤堂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玉湖楼传奇第六种女昆仑 清裘琏撰。二卷。清是亦轩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长生殿传奇 清洪升撰。二卷。清康熙稗畦草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藏。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之影印。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乾隆十五年沈文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四卷。清乾隆内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又,清同治九年玉芙斋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刻欣赏斋藏板袖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刻巾箱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文业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湖南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光绪十六年上海文瑞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又,1917年、1928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又,1919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据之影印。

长生殿 清洪升撰。川剧研究社校订。1939年四川印刷局再版铅印本。 又,徐朔方校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又,吴一仪评点。阎福玲校。1997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又,任少东校点。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 又,詹怡萍注。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 又,郑尚宪导读。2001年黄山书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名剧导读丛书》。 又,康保成校点。2002年岳麓书社出版。

长生殿通俗注释 蔡运长注。198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烈妇传奇 清沈受宏撰。二卷。清道光二十一年梅花庵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

双星图 清邹山撰。二卷。清康熙乐余园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桃花扇传奇 清孔尚任撰。二卷。清康熙四十七年介安堂初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末年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雍正西园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清康熙四十八年王云津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据西园本覆刻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又,清同治间据西园本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七年泰州沈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五十一年长洲叶起元序刻本。 又,清嘉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跋)、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王萦绪重订。二卷。清许少怀燕山堂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 又,四卷。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又,清光绪二十一年合肥李氏兰雪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据之影印。

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 清孔尚任撰。四卷。首一卷。清光绪三十三年合肥李氏兰雪堂重校刻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　清孔尚任原撰。署吴穆撰、花庭闲客评注。四卷。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听雨楼居士注。二卷。清听雨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桃花扇　清孔尚任撰。二卷。清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又，四卷。清光绪二十年宝善书局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1919 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1979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之校订重印。1990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另有缩印本。　又，清孔尚任撰。二卷。1917 年、1928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又，梁启超注。1954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　又，王季思、苏寰中注。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注者补入杨德平，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又，迟崇起校。1997 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又，吴书荫校点。1997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　又，199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又，吕维贤、陈平注。2000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戏曲经典丛书》。　又，黄维培导读。2001 年黄山书社出版，收入《中国古典名剧导读丛书》。

小忽雷传奇　清顾彩、孔尚任撰。二卷。清康熙钞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又，清乾隆冯氏订义竹斋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清叶志铦跋。上海图书馆藏。又，附《大忽雷》杂剧一卷。清嘉庆刘喜海味经书屋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又，清宣统二年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又，王毅校注。1986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又，戴胜兰、徐振贵校注。1988 年齐鲁书社出版。

如意册　清顾彩撰。六卷。旧钞本，残存卷二至卷五。周绍良藏。

洛神庙传奇　清吕履恒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阴阳判传奇　清查慎行撰。二卷。清初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民国间排印本。

漱玉堂三种传奇　清孙郁撰。六卷。清康熙十四年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绣纬灯传奇二卷。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②新编双鱼珮传奇二卷。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③天宝曲史二卷。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四友堂墨言　清黄斌撰。不分卷。传钞本。吴晓铃旧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续琵琶　清曹寅撰。二卷。旧钞本，有残缺。怀宁曹存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容居堂三种曲　清周稚廉撰。六卷。清康熙书带草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子目：①珊瑚玦传奇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②新编元宝媒传奇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③双忠庙传奇二卷。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摘星楼传奇　清刘百章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34 年长乐郑氏《汇

印传奇》第一集据之影印。

瓦岗寨总本 清刘百章撰。旧钞本,存六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翻天印 清刘百章撰。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春富贵 清沈玉亮撰。清刻本。民间文学研究会藏。

正昭阳 清石子斐撰。二卷。清雍正二年沈闰生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卢前题款)。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风前月下填词 清曹岩撰。二卷。清初品香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忠孝福 清黄之隽撰。二卷。清康熙五十五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康熙五十五年自刻《唐堂乐府》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扬州梦传奇 清岳端撰。二卷。清康熙四十年启贤堂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跋)、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软羊脂传奇 清孔传鉁撰。二卷。稿本。清西峰樵人跋。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软邮筒 清孔传鉁撰。二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软锟铻 清孔传鉁撰。二卷。民国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五鹿块传奇 清许廷录撰。二卷。清同治八年钞本。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两种情传奇(一名《分煤恨》) 清许廷录撰。二卷。旧钞本。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玉马佩银筝记 清路术淳撰。二卷。清康熙展谔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上卷。

后寻亲记 清姚子懿撰。二卷。旧钞本。怀宁曹氏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蟾宫操传奇 清程镳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双叩阍 清张檠撰。二卷。清乾隆宁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拜针楼 清王墅撰。清杨天祚批点。一卷。清康熙四十八年杨氏研露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王墅撰。一卷。清贯德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吴梅改订)、上海图书馆藏。

赤璧记传奇 清姜鸿儒撰。二卷。清康熙九经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千里驹 清张澜撰。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二十七出。清抄昆弋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清咸丰元年抄刘廷鹤单词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万花台 清张澜撰。二卷。清康熙凝馥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秘奇楼外书二卷封禅书乐府新编四卷 清朱瑞图撰。清康熙秘奇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鹦鹉梦 清赵开夏撰。二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下卷。

后一捧雪　清胡云壑撰。二卷。清康熙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天枢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玉楼春　清谢宗锡撰。清钞本。吴晓铃藏。

合欢图　清吴庞撰。清乾隆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第三本、第四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定天山　清周淦撰。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存庐新编重和谱传奇　清介石逸叟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重和谱〕　清介石逸叟撰。二卷。清初金阊载道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传奇翻水浒记　清介石逸叟撰。二卷。清初金阊载道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编双南记　清越雪山人撰。二卷。清康熙三十二年饮醇堂刻本。首都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桃园记　清云槎外史撰。一本。清钞本。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

汜黄涛　清思斋主人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龙坠　清新都笔花斋撰。二卷。清顺治笔花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上卷。

玉梅事　清卧月楼主人撰。二卷。清初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饮流斋钞本。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

广寒香传奇　清苍山子(或云即汪光被)撰。二卷。清康熙文治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江西上饶市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芙蓉楼传奇　清双溪腐山(或云即汪光被)撰。二卷。清叩钵斋原刻初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虎口余生　清遗民外史撰。四卷。清乾隆钞本。云南大学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清坊刻巾箱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慳斋五种曲　清夏纶撰。十一卷。清乾隆十五年夏氏世光堂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无瑕璧传奇二卷。②杏花村传奇二卷。③瑞筠图传奇二卷。④广寒梯传奇二卷。补一卷。⑤南阳乐传奇二卷。

慳斋新曲六种(一名《慳斋五种续编一种》)　清夏纶撰。十三卷。清乾隆十八年夏氏世光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子目:①无瑕璧传奇二卷。②杏花村传奇二卷。③瑞筠图传奇二卷。④广寒梯传奇二卷。补一卷。⑤南阳乐传奇二卷。⑥花萼吟传奇二卷。

花萼吟传奇　清夏纶撰。二卷。清乾隆夏氏世光堂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南阳乐传奇　清夏纶撰。二卷。清乾隆十年叠翠书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玉燕堂四种曲　清张坚撰。八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

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子目:①梦中缘二卷。②梅花簪二卷。③怀沙记二卷。④玉狮坠二卷。

梅花簪 清张坚撰。二卷。清玉燕堂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怀沙记 清张坚撰。二卷。清乾隆二十三年玉燕堂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梦中缘 清张坚撰。二卷。清升平署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灯月闲情(亦称《古柏堂传奇》、《古柏堂传奇杂剧》等) 清唐英撰。二十卷。清乾隆、嘉庆唐氏古柏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十七种本、十五种本、十四种本及五种本。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馆藏十六种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十七种本影印本。子目:①转天心二卷。②天缘债二卷。③英雄报一卷。④巧换缘一卷。⑤长生殿补阙一卷。⑥十字坡一卷。⑦梁上眼一卷。⑧清忠谱正案一卷。⑨芦花絮一卷。⑩三元报一卷。⑪佣中人一卷。⑫笳骚一卷。⑬女弹词一卷。⑭虞兮梦一卷。⑮梅龙镇一卷。⑯面缸笑一卷。⑰双钉案二卷。 又,1949年后过录古柏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古柏堂戏曲集 清唐英撰。周育德校点。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是书收唐英所作戏曲十七种。

转天心 清唐英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本。

巧换缘 清唐英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本。

天缘债(原名《张古董》) 清唐英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本。

双钉案(原名《钓金龟》) 清唐英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 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本。

寒香亭传奇 清李凯撰。清范梧评。四卷。清乾隆怀古堂刻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又,清嘉庆二年友益斋刻巾箱本(据怀古堂本复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太平乐府(别题《玉勾十三种》) 清吴震生撰。十四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子目:①换身荣一卷。②天降福一卷。③世外欢一卷。④秦州欢一卷。⑤成双谱一卷。⑥乐安春一卷。⑦生平足一卷。⑧万年希一卷。⑨闹华州一卷。⑩临濠喜一卷。⑪人难赛一卷。⑫三多全一卷。⑬地行仙二卷。

地行仙 清吴震生撰。二卷。清乾隆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双仙记传奇 清崔应阶撰。二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家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清乾隆香雪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又,清乾隆刻《研露楼三种曲》本。

看山阁乐府　清黄图珌撰。四卷。清乾隆黄氏看山阁刻本。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雷峰塔二卷。②栖云石二卷。

雷峰塔　清黄图珌撰。二卷。1955 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傅惜华辑校《白蛇传集》本，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解金貂　清黄图珌撰。清康熙(?)刻本。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藏。

温柔乡　清黄图珌撰。清康熙排闷斋刻本。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藏。

澄怀堂偶辑温柔乡传奇　清黄图珌(或云余怀)撰。二卷。清钞本，存上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梦钗缘　清黄图珌撰。二卷。清康熙五十七年排闷斋原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双痣记传奇　清黄图珌撰。二卷。清乾隆十四年承恩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御炉香　清李漫翁撰。二卷。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疑即下种抄本)。　又，清雍正四年序传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梅花诗　清李应桂撰。二卷。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馆、吴晓铃旧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小河洲传奇　清李应桂撰。二卷。清初刻本。上海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锡六环(一名《弥勒记》)　清孙埏撰。二卷。清雍正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四年孙学苏钞本。吴晓铃旧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又，1916 年奉化湖澜书塾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新制增补全琵琶重光记　清蔡应龙撰。二卷。附《摘锦弁言》一卷。清乾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潜庄删订增补紫玉记　清蔡应龙撰。二卷。清乾隆四年清梦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玉剑缘传奇　清李本宣撰。二卷。清乾隆十八年涵经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七子圆　清李栋撰。二卷。凝辉堂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又，《今乐府选》所收本。浙江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芝龛记　清董榕撰。六卷。清乾隆十六年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十六年刻、道光二年补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十五年董氏重刻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升平宝筏　清张照撰。十本二十卷。清内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第一本卷下配另一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朱墨钞本，存十卷，一至九、十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九卷，一至九。中国国家图

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五卷,六至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又,饮流斋主题识。八集。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升平宝筏西游记 清张照撰。十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劝善金科 清张照等撰。十本二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内府刻五色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青海省民族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厦门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内府五色钞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鼎峙春秋 清周祥钰等撰。不分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又,清内府朱墨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又,十卷。清内府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存卷一下至卷十。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朱墨钞本,存四卷,一上,二至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忠义璇图 清周祥钰等撰。十本十卷。清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不分卷。二十出。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昭代箫韶 清王廷章、范闻贤等撰。十本二十卷首一卷。清嘉庆十八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藏。 又,清嘉庆十八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全本(有莫伯骥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存十七卷,缺七下、八上、十上,有郑振铎跋)。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朱墨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渔村记 清韩锡胙撰。二卷。清乾隆妙有山房原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藏。 又,清咸丰五年石门山房覆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又,清韩锡胙撰。二卷。清光绪二年括郡照水堂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鸳鸯帕传奇 清张应楸撰。二卷。清乾隆十六年佩兰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雨花台传奇 清徐昆撰。二卷。清乾隆贮书楼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藏。

碧天霞传奇 清徐昆撰。二卷。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雨花台传奇 清瞿天赍撰。二卷。清一粟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旗事记 清金兆燕撰。二卷。清乾隆二十四年卢氏雅雨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

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有罗振常跋。郑州大学图书馆藏。

婴儿幻传奇　清金兆燕撰。三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六如亭　清张九钺撰。二卷。清道光赐锦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五

石榴记传奇　清黄振撰。四卷。清乾隆三十七年柴湾村舍刻本。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齐齐哈尔市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藏。

红雪楼九种曲(一名《清容外集》)　清蒋士铨撰。十三卷。清乾隆蒋氏红雪楼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华侨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沔阳县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全本，安徽大学图书馆藏残本。子目：①冬青树一卷。②雪中人一卷。③四弦秋一卷(杂剧)。④一片石一卷(杂剧)。⑤第二碑一卷(杂剧)。⑥香祖楼二卷。⑦空谷香二卷。⑧桂林霜二卷。⑨临川梦二卷。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藏园九种曲　清蒋士铨撰。十三卷。清乾隆经伦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藏。子目：①香祖楼二卷。②一片石一卷(杂剧)。③雪中人一卷。④空谷香二卷。⑤第二碑一卷(杂剧)。⑥冬青树一卷。⑦桂林霜二卷。⑧临川梦二卷。⑨四弦秋一卷(杂剧)。　又，清乾隆渔古堂刻本。子目同上，顺序不同。　又，清乾隆焕乎堂刻本。子目同上，顺序不同。　又，约清嘉庆间红雪楼重刻本。子目同上。　又，1923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

清容外集(一名《红雪楼九种曲》)　清蒋士铨撰。十三卷。清光绪十七年红雪楼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红雪楼九种曲》。

忠雅堂全集·清容外集　清蒋士铨撰。十三卷。清蒋知白广东刻本。子目同《红雪楼九种曲》。

蒋氏四种·蒋铅山九种曲(一名《清容外集》)　清蒋士铨撰。十三卷。清咸丰、同治蒋立昂补刻本。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红雪楼九种曲》。

藏园十二种曲(亦名《清容外集》)　清蒋士铨撰。十六卷。清乾隆红雪楼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北方昆曲剧院、江苏常熟市图书馆藏。子目：①冬青树一卷。②雪中人一卷。③四弦秋一卷(杂剧)。④一片石一卷(杂剧)。⑤第二碑一卷(杂剧)。⑥香祖楼二卷。⑦空谷香二卷。⑧桂林霜二卷。⑨临川梦二卷。⑩庐山会一卷(杂剧)。⑪采樵图一卷。⑫采石矶一卷。　又，清嘉庆刻本。

苕生曲 清蒋士铨撰。五卷。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冬青树一卷(杂剧)。②空谷香二卷。③第二碑一卷(杂剧)。④采樵图一卷。

红雪楼逸稿 清蒋士铨撰。三卷。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子目:①庐山会一卷(杂剧)。②采樵图一卷。③采石矶一卷。

蒋士铨戏曲集 清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按:是书收蒋士铨戏曲十六种。

冬青树 清蒋士铨撰。一卷。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邵海清校注。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临川梦 清蒋士铨撰。邵海清校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古代戏曲丛书》。

梅花缘 清任璇撰。清刻本(?)。贵州省图书馆藏。 又,黄永堂注。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宝箱传奇 清夏秉衡撰。二卷。清乾隆清绮轩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秋水堂双翠圆传奇 清夏秉衡撰。二卷。清乾隆三十二年秋水堂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秋水堂诗中圣传奇 清夏秉衡撰。二卷。清乾隆四十九年秋水堂刻本。上海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藏。

介山记 清宋廷魁撰。二卷。清乾隆刻本。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藏。

一江风传奇 清和睦州撰。二卷。乾隆精抄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鱼水缘传奇 清周书著。二卷。清乾隆二十六年博文堂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 又,清乾隆四十四年知稼堂刻袖珍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道光四年聚珍堂刻袖珍本。首都图书馆等藏。

玉尺楼传奇 清朱夫撰。二卷。清乾隆雅雨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玉尺楼 清朱夫撰。二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凤凰楼传奇 清燕都撰。二卷。清双琥簃原藏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幻姻缘传奇 清胡寓年撰。二卷。清乾隆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石恂斋传奇 清石琰撰。十二卷。清乾隆清素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残本。子目:①天灯记三卷。②忠烈传三卷。③锦香亭三卷。④酒家佣三卷。

酒家佣(一名《香鞋记》) 清石琰撰。三卷。清乾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两度梅 清石琰撰。三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富贵神仙 清郑含成撰。二卷。清乾隆刻本。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乌丝栏旧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雷峰塔传奇 清方成培撰。四卷。清乾隆三十七年水竹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跋)、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

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藏。　又,1955 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傅惜华辑校《白蛇传集》本,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雷峰塔　相传清陈嘉言父女改编。清乾隆梨园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又,清方成培撰。李玫注。2000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扬州鹤传奇　清三原双生撰。三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也春秋传奇　清花村居士撰。二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刻本,残存上卷十五出,下卷一出。浙江图书馆藏。

一篇锦　清抱影子撰。清钞本,存十一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弥勒笑　清吕公溥撰。四十六出。清乾隆四十六年自序稿本。河南私藏。

鹦鹉媒　清钱维乔撰。二卷。清乾隆钱氏小林栖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乞食图　清钱维乔撰。二卷。清乾隆钱氏小林栖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吴梅跋)、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

砥石斋二种曲　清汪柱撰。四卷。清乾隆松月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诗扇记传奇二卷。②梦里缘传奇二卷。

珊瑚鞭传奇　清胡业宏撰。二卷。清乾隆四十三年穿柳亭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

满园四种　清永恩撰。八卷。附《度蓝关》一卷。清乾隆礼府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子目:①五虎记二卷。②四友记二卷。③三世记二卷。④双兔记二卷。

四友记　清永恩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仙游阁　清陆继放撰。二卷。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海岳圆　清宫敬轩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义贞记　清吴恒宣撰。二卷。清乾隆四十三年锄月山房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据梧玉环缘　清周昂撰。二卷。清乾隆五十三年此宜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西江瑞传奇　清周昂撰。二卷。清乾隆此宜阁刻本。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镜光缘传奇　清徐爔撰。二卷。清乾隆四十四年梦生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京图书馆藏。

月中人　清月鉴主人撰。四卷。清乾隆乐真墅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吴晓铃旧藏。

如意缘　清瘤道人撰。二卷。清乾隆四十七年忠孝堂钞本。吴晓铃藏。　又,清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道光十三年忠信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画图缘传奇　清汾上谁庵撰。二卷。清乾隆五十二年宁拙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凤栖亭　清休休居士撰。不分卷。清乾隆五十五年自序刻本。吴晓铃旧藏。

梦中因传奇　清龙泉山人撰。二卷。清乾隆五十五年蓝格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

馆藏。

谱定红香传 清卧云山人撰。不分卷。清红杏山房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点金丹 清西泠词客撰。二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梅花引 清云槎外史撰。一卷。清钞本。河南省图书馆藏。

奎星现(一名《教中稀》) 清积石山樵撰。二卷。旧钞本。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柴桑乐 清方轮子撰。一卷。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玉门关 清青城山樵撰。二卷。清嘉庆、道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六喻箴 清四中山客撰。一卷。清嘉庆八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徐爔撰。二卷。清嘉庆刻《蝶梦庵词曲》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回春梦 清顾森撰。二卷。清道光三十年三鳣堂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彩毫缘传奇(一名《鸳鸯梦》) 清谢庭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乌阑誓 清潘炤撰。二卷。清嘉庆二十年刻《钓渭间杂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孔雀记 清姜兆翀撰。二卷。清漱芳斋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百花梦 清张新梅撰。二卷。清嘉庆八年市隐庄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沈龚渔四种曲 清沈起凤撰。八卷。清道光古香林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2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奢摩他室曲丛》据之影印。子目:①报恩缘二卷。②才人福二卷。③文星榜二卷。④伏虎韬二卷。

报恩猿 清沈起凤撰。不分卷。清咸丰三年俟命室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伏虎韬 清沈起凤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撰云龙会传奇 清沈起凤撰,不分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七夕圆槎合记 清刘可培撰。二卷。清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绣旗记 清刘可培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黄鹤楼填词 清周皑撰。二卷。清乾隆六十年荫槐堂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滕王阁填词 清周皑撰。二卷。清嘉庆荫槐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月殿缘传奇 清程聪撰。二卷。清乾隆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种石山房二种曲 清司马章撰。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子目:①双星会。②花间乐。

灵台记 清黄金台撰。二卷。清乾隆刻本。四川省图书馆藏。

双忠节 清郭宗林撰。清乾隆活字本。

一斛珠 清程枚撰。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新西厢 清张锦撰。清范建杲评。二卷。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新琵琶　清张锦撰。四卷。清乾隆刻本。吴晓铃藏。　又,清嘉庆四年贮书楼刻本。大连市图书馆藏。

碧桃记　清吴嵩梁撰。清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元圭记　清瞿颉撰。二卷。乌丝栏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鹤归来传奇　清瞿颉撰。二卷。清嘉庆秋水阁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湖北官书处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雁门秋　清瞿颉撰。一卷。乌丝栏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桐泾月　清瞿颉撰。一卷。乌丝栏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大金钱　清郑兆龙撰。二卷。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紫霞巾传奇　清陈娘(字东村)撰。二卷。清嘉庆六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清嘉庆六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跋)。

花月痕传奇　清陈娘撰。二卷。清道光七年家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鸳鸯镜传奇　清傅玉书撰。不分卷。清光绪二十一年家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贤贤堂芙蓉楼传奇　清张衢撰。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原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咸丰元年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玉节记　清张衢撰。二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又,清咸丰元年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东城老父斗鸡忏　清孔广林撰。四卷。清嘉庆十七年紫芝堂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芙蓉亭　清黎简撰。钞本。中山大学冼玉清旧藏。

繁华梦　清王筠撰。二卷。清乾隆四十三年槐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全福记　清王筠撰。二卷。清乾隆四十四年槐庆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续琵琶　清高宗元撰。清嘉庆四年重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晋春秋传奇　清蔡廷弼撰。二卷。清嘉庆五年太虚斋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赤城缘　清江周撰。二卷。清嘉庆六年稿本。

红楼梦传奇　清仲振奎著。二卷。清嘉庆四年绿云红雨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又,清同治十三年友于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又,清同治十二年抱芳阁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又,清光绪三年上海印书局铅印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怜春阁传奇　清仲振奎撰。一卷。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游仙梦　清刘熙堂撰。不分卷。清嘉庆三年敦美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醒石缘(一名《红楼梦传奇》)　清万荣恩撰。二卷。清嘉庆八年青心书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兰桂仙传奇　清左潢撰。清程秉铨评。二卷。曲谱二卷。清沈起凤撰。清嘉庆七年藤花书坊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桂花塔　清左潢撰。二卷。清嘉庆十七年天香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桃花影传奇 清范鹤年撰。二卷。清乾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嘉庆元年刻本。清齐舟批校并跋。山西省图书馆藏。

琵琶使 清董达章撰。二卷。清嘉庆十七年半野草堂刻本。浙江图书馆等藏。

岁星记传奇 清李斗撰。二卷。清嘉庆九年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奇酸记 清李斗撰。四折。清嘉庆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永报堂集·传奇二种 清李斗撰。六卷。清乾隆、嘉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奇酸记传奇四卷。②岁星记传奇二卷。

绛蕖秋 清吴兰徵撰。二卷。清嘉庆十一年抚秋楼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五香秋 清顾以恭撰。不分卷。精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二卷。存卷上。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武香球(一名《乌龙山传奇》) 清顾以恭撰。不分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武香球(一名《乌龙山传奇》) 清顾以恭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乌龙山传奇(一名《武香球》) 清顾以恭撰。不分卷。清陈嘉梁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红楼梦 清石韫玉撰。一卷。朱丝栏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嘉庆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双鸳禊 清仲振履撰。一卷。清嘉庆二十五年咬得菜根堂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

龙沙剑传奇 清程焕撰。二卷。清世瑞堂钞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据之影印。 又,唐家祚、何凤奇注。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合相(一名《破镜圆》) 清沈少云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

陆判记 清夏大观撰。传抄本。

珠鞋记 清夏大观撰。铅印本。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洞庭缘传奇 清陆继辂撰。二卷。清光绪六年嘉兴鸳湖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又,二卷。清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雒山六种曲 清朱凤森撰。八卷。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才人福传奇二卷。②辋川图传奇一卷。③金石录传奇一卷。④十二钗传奇二卷(以上传奇)。⑤平锟记传奇一卷。⑥守浚记传奇一卷(以上杂剧)。

鱼华记 清裘华撰。二卷。清嘉庆十三年耀紫轩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锦绣台传奇 清丁秉仁撰。一卷。清嘉庆二十一年涛音书屋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三星圆 清王懋昭撰。四集八卷。清嘉庆十五年尺木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全本,首都图

书馆藏残本。

一事霜　清刘永安撰。二卷。清嘉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鸳鸯扇　清刘永安撰。二卷。清嘉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东海记　清陈宝撰。二卷。清嘉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东海传奇　清陈宝撰。二卷。清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红楼梦散套　清吴镐撰。一卷。清嘉庆蟾波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

万寿图　清陈于垒撰。三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两代奇　清孙为撰。稿本。

双奇遇　清戴春龙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鹣鹣裘传奇　清许树棠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十出奇(一名《金弹楼》)　清周大榜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酬红记　清赵对澈撰。一卷。清嘉庆金陵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又,1914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马上缘　清吴梅岑撰。存十四出。清道光乌丝栏稿本《今乐府选》所收本。浙江图书馆藏。

贤量聚院本　清孤屿学人撰。二卷。存下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帘春传奇　清浒墨居士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天人怨　清顾秋坪撰。二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梅花福　清卧园居士撰。二卷。清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生生意　清松菊主人撰。二卷。清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双奇会　清湖上逸人撰。存十八出。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游子鉴　清半隐主人撰。存九出。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茗雪山房二种曲　清彭剑南撰。四卷。清道光六年彭氏茗雪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影梅庵传奇二卷。②香畹楼二卷。

影梅庵传奇　清彭剑南撰。二卷。清道光六年苕云山房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道光六年彭氏茗雪山房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道光十七年彭氏茗雪山房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香畹楼　清彭剑南撰。二卷。清道光六年彭氏茗雪山房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红楼梦传奇　清陈钟麟撰。八卷。清道光十五年广州汉青斋刻本。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清陈钟麟撰。清宗廷辅题记。八卷。清道光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陈钟麟撰。清俞思谦评点。八卷。清刻巾箱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鸳鸯剑　清徐绣山撰。一卷。清道光十五年布鼓轩誊清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春草堂四种曲　清谢堃撰。八卷。清道光二十五年谢氏春草堂家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子目:①黄河远二卷。②十二金钗二卷。③绣帕记二卷。④血梅记二卷。

黄河远传奇　清谢堃撰。二卷。清道光十年春草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花里钟 清刘伯友撰。二卷。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梅花梦传奇 清陈森撰。稿本。清吴企宽、庄缙度、刘沅等题诗，魏惠音题词，张盛藻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又，不分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 又，二卷。民国影印本。上海图书馆等藏。

合浦珠传奇 清程瀚撰。二卷。清道光十六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千金寿 清沈筠撰。二卷。清道光十四年守经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味尘轩曲四种 清李文瀚撰。八卷。清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七年刻本。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子目：①紫荆花传奇二卷。②胭脂舄传奇二卷。③银汉槎传奇二卷。④凤飞楼传奇二卷。

胭脂舄传奇 清李文瀚撰，二卷。清道光二十二年《味尘轩曲四种》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吴梅批点并跋）。

倚晴楼七种曲 清黄燮清撰。十二卷。清道光刻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子目：①茂陵弦二卷。②帝女花二卷。③脊令原二卷。④鸳鸯镜一卷。⑤凌波影一卷。⑥桃溪雪二卷。⑦居官鉴二卷。

倚晴楼集·倚晴楼七种曲 清黄燮清撰。十二卷。清咸丰同治海盐黄氏拙宜园刻本。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桃溪雪 清黄燮清撰。二卷。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元年云鹤仙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指南报馆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又，清末石印本。 又，1919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玉台秋 清黄燮清撰。二卷。清光绪七年桐城吴氏琼笏山馆刻本。吴晓铃旧藏。

绛绡记 清黄燮清撰。一卷。红格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帝女花传奇 清黄燮清撰。清查仲浩正谱。二卷。清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居官鉴 清黄燮清撰。1995 年上海书店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本。

梅沁雪 清姚燮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褪红衫 清姚燮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紫兰宫 清蒋学沂撰。一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梅冰河 清罗小隐撰。一卷。清道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青衿侠传奇 清纪圣宣撰。一卷。清道光五年钞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玉指环传奇 清张梦祺撰。四卷。稿本。吴梅跋。南京图书馆藏。

玉指环传奇 清张梦祺撰。四卷。清道光五年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生辰纲 清金蕉云撰。二卷。清道光五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帕缘 清于有声撰。二卷。清道光五年刻本。周贻白旧藏。

红楼佳话 清周宜撰。一卷。清道光六年赵麟趾钞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丹桂传 清江义田撰。清道光十年彩笔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碧玉玲珑 清程居易撰。不分卷。清道光十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东厢记　清汤世濛撰。一卷。清道光间原刻本。　又,清光绪申报馆排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东海记　清王曦撰。二卷。清道光十一年宛邻书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青灯泪　清蒋恩涉撰。二卷。清道光二十二年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又,清同治九年聚珍活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石榴事　清牛天宿撰。二卷。清道光二十六年钞本。吴晓铃旧藏。

蠙归楼　清黄治撰。二卷。旧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又,1917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桂香云影　清顾椿年撰。一卷。清道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弦记传奇　清孙常翊撰。不分卷。清道光十七年钞本。山西省文物局藏。

天上有　清黄璞撰。二卷。清道光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长生树传奇　清赵宜梅撰。不分卷。清钞本。吴梅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百宝箱　清梅窗主人撰。二卷。清嘉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二十年据嘉庆刻本影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又,民国石印本。

皖江雪　清孙雨林撰。一卷。旧钞本。阿英旧藏。

天随愿　清袁耘撰。一卷。清钞本。吴梅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拯西厢　清周冰鹤撰。一卷。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

坤灵扇　清黄其恕撰。一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梅花梦　清李冠瀛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西厢记后传　清王基撰。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四卷。清光绪三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暗香梅　清王增年撰。一卷。清咸丰元年稿本。吴晓铃旧藏。

红雨绿雪楼三种　清罗梅江撰。三卷。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三缘报一卷。②敬寿碑一卷。③逍遥亭一卷。　又,清罗梅江撰。精钞本。三卷。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雁停楼　清罗梅江撰。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梦云楼　清王士鈖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梅影楼　清王廷鉴撰。旧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秣陵秋　清徐鹤孙撰。一卷。旧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鸳水仙缘　清杨云璈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双合缘　清蔡如锡撰。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线春　清景让撰。旧钞本。

四香缘　清朱镜江撰。四卷。清咸丰十年石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四川钞本。四川省图书馆藏。

赏春歌　清黄云鹄撰。清同治九年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比玉楼四种　清黄钧宰撰。清光绪二年刻本。子目:①十二红。②鸳鸯印。③呼梦幺(一名《旌节记》)。④双烈祠。

玉狮堂十种曲 清陈烺(字叔明)撰。十五卷。清光绪十七年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仙缘记传奇二卷。②蜀锦袍传奇二卷。③燕子楼传奇二卷。④海虬记传奇二卷。⑤梅喜缘传奇二卷。⑥同亭宴传奇一卷。⑦回流记传奇一卷。⑧海雪吟传奇一卷。⑨负新记传奇一卷。⑩锴姻缘传奇一卷。

玉狮堂传奇五种 清陈烺(字叔明)撰。宗山校订。清光绪十一年武林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空山梦 清范元亨撰。一卷。清光绪十七年范履福良乡景署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梅花梦 清张道撰。二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春在堂传奇 清俞樾撰。二卷。清光绪刻本。首都图书馆藏。子目:①骊山传一卷。②梓潼传一卷。

骊山传 清俞樾撰。一卷。清同治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二十八年刻《德清俞荫甫所著书》本。

梓潼传 清俞樾撰。一卷。清光绪二十八年刻《德清俞荫甫所著书》本。

碧声吟馆丛书 清许善长撰。八卷。清光绪三至十一年仁和许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壑云岩传奇二卷。②胭脂狱一卷。③茯苓仙一卷。④灵娲石一卷。⑤神仙引一卷。⑥风云会传奇二卷。

风云会传奇 清许善长撰。二卷。旧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汨罗沙传奇 清胡盍朋撰。1916 年沭阳吴铁秋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汨罗沙 清胡盍朋撰。一卷。1916 年上海国光书局《古僮文献捃遗》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海滨梦 清胡盍朋撰。一卷。1916 年上海国光书局《古僮文献捃遗》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暗香楼乐府 清郑由熙撰。三卷。清光绪十六年暗香楼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木樨香一卷。②雁鸣霜(一名《花叶粉》)一卷。③雾中人一卷。

木樨香 清郑由熙撰。一卷。清光绪十六年暗香楼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红羊劫传奇 清朱子期撰。二卷。旧钞本。周村旧藏。民国影印本。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返魂香传奇 清宣鼎撰。四卷。清光绪三年申报馆排印本。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坦园传奇四种　清杨恩寿撰。四卷。清同治长沙杨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子目:①姽婳封一卷。②桃花源一卷。③桂枝香一卷。④理灵坡一卷。

坦园全集·坦园传奇六种　清杨恩寿撰。六卷。清光绪长沙杨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子目:①理灵坡一卷。②再来人一卷。③麻滩驿一卷。④姽婳封一卷。⑤桃花源一卷。⑥桂枝香一卷。

杨氏曲三种　清杨恩寿撰。三卷。清同治九年刻本。子目:①双清影一卷。②桂枝香一卷。③姽婳封一卷。

桂枝香　清杨恩寿撰。1995年上海书店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本。

后缦歌　清汪宗沂撰。清夏嘉谷评点。一卷。清光绪十一年泰州夏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芙蓉碣传奇　清张云骧撰。二卷。清光绪九年自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张云骧撰。王以慜评点。二卷。清光绪九年文安张氏鬘花行馆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诵荻斋曲　清徐鄂撰。二卷。清光绪十二年大同书局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子目:①梨花雪(一名《白霓裳》)一卷。②白头新一卷(杂剧)。

梨花雪(一名《白霓裳》)　清徐鄂撰。不分卷。清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上海焕文书局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十二年大同书局石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1995年上海书店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本。

合浦珠　清林纾撰。一卷。1917年《妇女杂志》第三卷第四至七号载。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吴晓铃旧藏。

天妃庙　清林纾撰。一卷。1917年《小说海》二至三号载。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吴晓铃藏。

蠙归楼　清林纾撰。一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蜀鹃啼　清林纾撰。1917年4月至5月《小说月报》第八卷第四至五期载。谭正璧旧藏。

苏台雪　清文镜堂撰。一卷。清光绪三十一年《娱闲日报》初载,未完。1915年《小说新报》第二至十一期连载。旧钞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梦缘　清陆如钧撰。二卷。清同治十一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探丽记　清徐祥元撰。二卷。清咸丰镜亭书屋刻本。严敦易旧藏。

生佛碑　清陈学震撰。一卷。清同治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旌忠节记(一名《忠烈记》)　清陈学震撰。二卷。清同治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珠玉圆 清柳浦散撰。四卷。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儒酸福 清魏熙元撰。二卷。清光绪十年玉玲珑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瓮中天 清陈祖昭撰。一卷。稿本。山东省图书馆藏。

镜重圆 清陈祖昭撰。二卷。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支机石 清蔡荣蓬撰。一卷。清光绪十七年蔡希邠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乘龙佳话 清何墉撰。一卷。清光绪十七年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奇传 清沈振炤撰。二卷。清光绪十八年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绘图佛门缘(一名《鹦鹉媒》) 清杨组荣撰。一卷。清光绪十一年申江石印局石印本。又,清光绪二十年上海宝文书局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招隐居 清钟祖芬撰。二卷。清光绪二十年綦江吴氏刻本。四川省图书馆藏。 又,1995 年上海书店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本。

水岩宫 清洪炳文撰。二卷。清光绪二十五年油印本。南京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

警黄钟 清洪炳文撰。一卷。清光绪三十年六月至三十一年五月《新小说》第九号至第十七号连载。清光绪三十二年新小说社排印本。吴晓铃旧藏。

挞秦鞭 清洪炳文撰。清宣统三年新印书馆铅印本。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藏。

秋海棠 清洪炳文撰。清宣统三年瑞安务本印书局石印本。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藏。

后南柯 清洪炳文撰。一卷。1912 年《小说月报》第一期至第六期连载。阿英旧藏。

芙蓉孽 清洪炳文撰。一卷。1913 年温州公报馆石印本。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藏。

普天庆 清洪炳文撰。旧钞本。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藏。

白桃花 清洪炳文撰。旧钞本。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藏。

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 清刘清韵撰。存八种八卷。清光绪二十六年上海藻文书局石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子目:①黄碧签一卷。②丹青副一卷。③炎凉券一卷。④鸳鸯梦一卷。⑤氤氲钏一卷。⑥英雄配一卷。⑦天风引一卷。⑧飞虹啸一卷。

望洋叹 清刘清韵撰。一卷。旧钞本。江苏省沭阳县谢方同藏。1990 年沭阳县诗词协会誊写印刷。

拈花悟 清刘清韵撰。一卷。旧钞本。江苏省沭阳县谢方同藏。1990 年沭阳县诗词协会誊写印刷。

镜中缘 清管兴宝撰。二卷。清光绪二十六年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武陵春 清陈时泌撰。一卷。清光绪二十七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光绪排印本。 又,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本。

非熊梦 清陈时泌撰。一卷。清光绪三十年湖南裕湘机器局刊本。

维新梦 清欧阳淦等撰。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至三十年五月《绣像小说》第一至二十八期断续连载。赵景深旧藏。

赛坡梦 清支恩撰。不分卷。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又,清光绪木活字本(疑即上种)。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续牡丹亭 清孙镜寰撰。一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东郭传 清苏源撰。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碧山楼　清夏仁虎撰。排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苏台柳　清贡少芹撰。一卷。清宣统三年汉口《中西报》刻本。阿英旧藏。

情环劫　清黄剑庵撰。二卷。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1931 年《戏剧月刊》三卷十期载。

东艳祸　清黄剑庵撰。一卷。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南冠血　清黄剑庵撰。一卷。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江夏剑庵二种曲　清黄剑庵撰。二卷。清(或云民国)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子目:①东艳祸一卷。②南冠血一卷。

花菌侠　清吴子恒撰。一卷。1920 年《小说新报》第一至十二期连载。汉口扬子江小说日报馆排印本。赵景深旧藏。

鹿剑侠　清吴子恒撰。一卷。1915 年 3 月至 1920 年 1 月《小说新报》连载。《小说新报》合订本。赵景深旧藏。

亡国奴　清谈善吾撰。一卷。旧钞本。胡士莹旧藏。

镜圆记　清章庆思撰。一卷。旧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思子轩　清高树蔚撰。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又,民国石印本。

曾芳四　清吴沃尧撰。清光绪三十三年四至九月《月月小说》第八、九号连载,未完。

雪景梦　曾朴撰。1931 年真善美书店印本。

桃花梦　陈栩撰。清光绪二十六年杭州《大观报》刊本。

自由花　陈栩撰。清光绪末年《著作林》第一至五期连载。

桐花笺　陈栩撰。清光绪末年《著作林》第二至九期连载,十二期补载。1913 年至 1914 年《游戏杂志》第一至八期连载。

花木兰　陈栩撰。清光绪末年《著作林》第十三至十六期连载,未完。

血泪痕　王钟麒撰。剪报本。阿英旧藏。

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一名《鉴湖女侠传奇》、《绘图秋瑾含冤传奇》)　张长撰。一卷。清光绪三十三年上小支卖社石印本。浙江绍兴市图书馆藏。　又,1912 年上海振兴图书社石印本。

玉钩痕　庞树柏、欧阳淦撰。清光绪《游戏报》载。

花月痕　清墨泪词人(一云即庞树柏)撰。载 1915 年至 1916 年《妇女杂志》第一卷第十至十二号,第二卷第六至七号,凡五出一楔子,未完。

病玉缘　陈尺山撰。一卷。1917 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霜天碧　丁传靖撰。一卷。清末民初《闇公杂著》本。

沧桑艳　丁传靖撰。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豹隐庐杂著》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又,1914 年扫叶山房刻本。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开国奇冤　华伟生撰。二卷。1912 年尚古山房石印本。

皖江雪　孙雨林撰。旧钞本。　又,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本。

杨白花　邹铨撰。初载《天铎报》。　又,1913 年上海国光书局《流霞书屋遗集》排印本。　又,民国间绘图石印本。

阿芙蓉　杨子元撰。二卷。1915 年成都探源印刷局排印本。

风流配(卷下题《女新郎》) 清鹤苍子撰。二卷。民国松古斋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椿轩六种曲 清椿轩居士撰。十四卷。清同治三年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藏。子目:①凤凰琴二卷。②双龙珠二卷。③金榜山四卷。④四贤配二卷。⑤孝感天二卷。⑥天感孝二卷。

卉中缘 清雪松撰。二卷。清道光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义缘 清覆庵撰。六卷。稿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金陵恨 清浮槎仙客撰。一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味兰簃二种曲 清醉筠外史撰。二卷。清同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侠女记一卷。②烈女记一卷。

味兰簃传奇 清醉筠外史撰。二卷。清光绪七年排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侠女记 清醉筠外史撰。一卷。清末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烈女记 清醉筠外史撰。一卷。民国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极乐世界传奇 清观剧道人撰。试香女史参评。十三卷。清钞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又,八卷。清道光二十年聚珍堂活字印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又,十三卷。清光绪七年聚珍堂活字印本。首都图书馆藏。

梦中缘 清邯郸梦醒人撰。四卷。清光绪十一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五代兴隆传 清天中生撰。四卷。清光绪二十一年博文书局石印巾箱本。谭正璧旧藏。

隔叶花 清勺园主人撰。四卷。清光绪三十年稿本。傅惜华旧藏。

青楼烈 清勺园主人撰。二卷。稿本。吴晓铃旧藏。

可怜虫 清勺园主人撰。二卷。稿本。吴晓铃旧藏。

三斛珠 清曼陀居士撰。一卷。旧钞本。1916年《春声》杂志第六集本。

童子军 清遯庐撰。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绣像小说》第二十九至五十四期连载。又,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单行本(与《云萍影》合印)。

海国英雄记 清浴日生撰。一卷。清光绪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民报》第九期、十三期载。上海徐汇图书馆藏。

海侨誓 清贺良朴撰。二卷。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阿英旧藏。

衍波笺 清十万护花铃谒者撰。清光绪三十二年《新世小报》本。阿英旧藏。

六月霜 清蠡宗季女撰。一卷。清光绪三十三年改良小说会社本。浙江图书馆藏。

防城血 清太瘦生撰。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安雅报局刻本。阿英、赵景深旧藏。

爱国魂 清筱波山人撰。一卷。清光绪三十一年《新小说》第十九至二十四号连载。

哭尸传 清痴窝二痴子撰。二卷。稿本。天津图书馆藏。

紫燕钗 清碧云词隐撰。一卷。稿本。吴晓铃旧藏。

勘离骚 清东皋顽仙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三国志 清维庵居士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梅香 清凤凰山民撰。四卷。旧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小蓬莱　清旦阳老人撰。旧钞本。赵景深旧藏。

再生缘(一名《楚江清》)　清槐庭撰。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指南公　清虞民撰。一卷。《河南》本。上海徐汇图书馆藏。

指南梦　清孤撰。一卷。剪报本。阿英旧藏。

碧天霄霞　清澹园老人撰。乌丝栏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诗帕记　清织花吟客撰。一卷。旧钞本。叶德钧旧藏。

山人扇　清宛君撰。《小说月报》九卷本。

忠烈姻缘　清天外山樵撰。四卷。清光绪胥浦杨氏石印本。

玉鹰恨　清劫余生撰。排印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个人剧作单行本与汇编六

意中人　清佚名撰。二卷。清顺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

双和合　清佚名撰。二卷。残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宫宝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初太原王氏曲局钞本。清姚燮跋。浙江图书馆藏。

锦蒲团(一名《金不换》)　清佚名(或曰吴庞)撰。二卷。旧钞本。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

三凤缘全传　清佚名撰。三卷。清康熙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西楼梦　清佚名撰。二卷。清初耐闲堂刻本,存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钟情缘传奇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初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钟情缘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为善最乐　清佚名撰。三段。缀玉轩据康熙六十年钞本过录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五福寿为先(一名《寿为先》)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通天犀　清佚名撰。清升平署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珊瑚帔　清佚名撰。二卷。缀玉轩据清康熙四十五年钞本过录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百子图　清佚名撰。二卷。旧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一文钱(一名《两生天》)　清佚名撰。一卷。清康熙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后西游记(一名《阴阳二气山》)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雍正二年沈氏变风堂钞本。卢前前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游记(即《后西游记》)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重重喜　清佚名撰。一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57 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玉蜻蜓　清佚名撰。二卷。旧钞本。缓中吴氏旧藏。1986 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缀玉轩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两荣归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名花榜　清佚名撰。二卷。清道光十八年曹氏重订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万倍利 清佚名撰。二卷。曹氏藏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兰谊 清佚名撰。二卷。清雍正十二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吴晓铃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又,旧钞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出师表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合欢殿 清佚名撰。四卷。清内府钞本,残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蟠桃会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初四色钞本,存一折。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

庆有余 清佚名撰。二卷。清同治元年衡庵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琼林宴 清佚名撰。不分卷。旧钞本。日本长泽规矩也旧藏,今存东京大学图书馆。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群星辅(一名《龙凤祥》,又名《汉中兴》) 清佚名撰。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顺天时(一名《三山关》) 清佚名撰。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通仙枕(一名《双恩义》) 清佚名撰。二卷。怀宁曹氏重订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清乾隆三十八年知止堂钞本,存下卷。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仅存八出。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新编绣春舫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乾隆钞本,存下卷十二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文武状元(一名《文武闹》) 清佚名撰。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怀古堂新编后渔家乐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之影印。

杏花山 清佚名撰。二卷。梨园旧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苏州市图书馆藏。

庆龙归 清佚名撰。二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情中幻 清佚名撰。四卷。清乾隆元年钞本。怀宁曹氏旧藏。

续春秋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情中义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初太原王氏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葫芦幻 清佚名撰。一卷。旧钞本。吴晓铃藏。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禅真逸史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康熙、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金牌 清佚名撰。清雍正、乾隆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二卷。缀玉轩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酒色财气 清佚名撰。四卷。清雍正七年钞本。 又,民国松古斋红格钞本。

挟忠烈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十三年淳朴堂杨耀章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义忠愚(即《挟忠烈》)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南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江流记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内府五色精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大造化　清佚名撰。二卷。残缺。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诺媒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五十七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三笑姻缘(一名《天缘合》)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千秋鉴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洪善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秋竹山房传奇二种　清佚名撰。二卷。清秋竹山房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目:①阿修罗一卷。②背子崖一卷。

千秋鉴　清佚名撰。清钞本,存上卷一至十七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存二十一至三十一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飞影石　清佚名撰。一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福寿荣　清佚名撰。清乾隆内府精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六美图(一名《瑞香球》)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道光三十年载福堂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龙凤配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兴唐传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银瓶牡丹(一名《玉龙珠》)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三卷。清雍正、乾隆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玉宝瓶　清佚名撰。五卷。清乾隆钞本,缺第四卷。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存第四卷。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杯记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升平署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中州慜烈记　清佚名撰。二卷。存下卷。清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紫玉花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新编义忠烈　清佚名撰。四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雪里梅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钞本。傅惜华旧藏。

雄精剑　清佚名撰。存二本、三本。旧钞本。傅惜华旧藏。

鳷虎钏　清佚名撰。存九出。《轻清雅韵》本。　又,清佚名撰。陈金雀重订。存六出。清末敦伦堂钞本。

八方向化　清佚名撰。一卷。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下河东　清佚名撰。一卷。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下南唐　清佚名撰。二卷。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神天叶庆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南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斗蝉娟传奇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如意宝册　清佚名撰。十本不分卷。清内府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楚汉春秋　清佚名撰。十卷。清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64年《古本戏曲丛

刊九集》据之影印。

铁旗阵 清佚名撰。十五本不分卷。至德周氏几礼居传抄清内府钞本。上海图书馆藏。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南府抄、光绪升平署外学增补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封神天榜 清佚名撰。十本。清内府钞本,佚第二本二十四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盛世鸿图 清佚名撰。清内府钞本,前部存十二段九十六出,后部存六卷七十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据之影印。 又,清内府钞本,存六卷。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东周列国传奇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升平署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又,二卷。梨园旧钞本。天津图书馆藏。

忠义传 清佚名撰。十八本不分卷。清南府钞本,佚第十六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金龙印 清佚名撰。一百出。清乾隆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牧羊记 清佚名撰。二卷。清内府钞本,存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宝善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征西异传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光绪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龙印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折桂传 清佚名撰。二卷。清咸丰二年曹春山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锦绣旗 清佚名撰。一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二卷。清钞本。马廉旧藏,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又,旧钞本。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珍珠旗 清佚名撰。十段八十二出。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十段八十二出。传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平妖传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玉麒麟 清佚名撰。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珍珠塔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一匹布 清佚名撰。清嘉庆、道光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安天会 清佚名撰。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倭袍记 清佚名撰。清嘉庆、道光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琬钗 清佚名撰。清乾隆、嘉庆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刘海圆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嘉庆钞本。梅兰芳纪念馆藏。 又,清钞本。马廉旧藏,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双美缘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嘉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缀玉轩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小金钱 清佚名撰。二卷。清乾隆、嘉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嘉庆蒋氏三径堂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串本凤凰台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乾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前后赤壁赋 清佚名撰。二卷。清嘉庆十五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玉镯　清佚名撰。一卷。清嘉庆十八年钞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称心缘　清佚名撰。二卷。清嘉庆二十一年三槐堂王氏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十娘图　清佚名撰。二卷。清嘉庆钞本。吴晓铃旧藏。

四美图　清佚名撰。二卷。清嘉庆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紫薇照　清佚名撰。八卷。清嘉庆蒋氏三径堂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凤雏圆　清佚名撰。二卷。《今乐府选》本。浙江图书馆藏。

达观记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财星照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虹霓关　清佚名撰。一卷。清嘉庆二十五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雎阳节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同治六年曹春山订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定风珠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卢前题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宣男佩　清佚名撰。四本。缀玉轩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迷楼现　清佚名撰。一卷。旧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恒娘记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吴晓铃旧藏。

三世姻缘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三义节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道光二十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火焰山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门关　清佚名撰。一卷。清升平署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天星聚　清佚名撰。四卷。清同治十年曹氏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不夜天　清佚名撰。二卷。清咸丰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中秋会　清佚名撰。一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月香亭新编传奇育英才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育英才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平龄会　清佚名撰。十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平蛮图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再生缘传奇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卢前题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百鸟阵　清佚名撰。一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多福缘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享千秋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卢前题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叶长林　清佚名撰。一卷。清内府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贞节报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雪梅教子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琉璃塔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阴阳钟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道光十八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游龙传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浑仪镜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咸丰五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黄土关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盛世奇英 清佚名撰。三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辟兵珠传奇 清佚名撰。十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福星照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同治十年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调元乐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庆安澜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锋剑春秋 清佚名撰。五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德政芳 清佚名撰。十六卷。清升平署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旧邑讴思长庚永庆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珠球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双红丝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超然阁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锁阳关 清佚名撰。一卷。清升平署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宝藏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绣鞋记 清佚名撰。一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续琵琶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铁冠图 清佚名撰。一卷。清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封神榜 清佚名撰。存四本、五本(六十一至一百出)。清钞本。

玉龙环 清佚名撰。存八出。清内府精钞本。

自燃鼎 清佚名撰。二卷。存上卷三十一出。旧钞本。

碧玉钏 清佚名撰。二卷。存下卷十三出。清钞本。 又,存八出。清咸丰五年钞本。怀宁曹氏旧藏。

碧玉串(即《碧玉钏》) 清佚名撰。存十二出。清咸丰五年载福堂钞本。

百花亭新剧 清佚名撰。清光绪六年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宝镜祥开 清佚名撰。精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报恩缘(一名《攀桂图》) 清佚名撰。清咸丰三年俟命室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碧帘洞 清佚名撰。清内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婵娟兆 清佚名撰。二卷。清致恭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沉香池 清佚名撰。三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重圆镜 清佚名撰。二卷。绿丝栏旧钞本。

春秋配 清佚名撰。缀玉轩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大名府 清佚名撰。存头本。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大红袍 清佚名撰。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呆中福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丹凤忠 清佚名撰。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定心猿 清佚名撰。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斗金牌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独占鳌头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多寿记　清佚名撰。清内府钞本。

樊榭记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粉妆楼　清佚名撰。五卷。缀玉轩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又，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凤奇缘　清佚名撰。存十三出。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富贵仙　清佚名撰。十卷。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富贵图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富贵双全　清佚名撰。清咸丰五年燕翼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傅萝蔔　清佚名撰。清内府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孤山梦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广武山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藏。

广武胜迹　清佚名撰。清刻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桂花亭　清佚名撰。二卷。清光绪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海仙缘　清佚名撰。一卷。精钞本。吴晓铃藏。

红菱艳　清佚名撰。钞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红蛇记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呼雷豹　清佚名撰。残本。清蓝丝栏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蝴蝶梦　清佚名撰。存八出。清道光二十八年处德堂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花神报　清佚名撰。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画锦堂　清佚名撰。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黄金蝠　清佚名撰。四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黄袍郎　清佚名撰。清至德书屋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泉泸江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贾家楼　清佚名撰。清内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金兰谱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金镯记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金铃关　清佚名撰。清咸丰八年云和堂朱记钞本。

金一定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玉坠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钱豹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景玉缘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镜里花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天一阁旧藏。

镜中明　清佚名撰。福谦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琉璃塔　清佚名撰。二卷。尾残。清钞本。

兴隆传　清佚名撰。存四本。清钞本。

巧奇缘　清佚名撰。清钞本。

靖逆记　清佚名撰。清光绪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昆山记 清佚名撰。一卷。民国敦荣棠钞本。谭正璧旧藏。

离燕哀 清佚名撰。1921年石印本。首都图书馆藏。

耒阳判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莲花会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莲花塘 清佚名撰。二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烈女缘 清佚名撰。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临潼会 清佚名撰。二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麟阁记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婪花赚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落金扇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缀玉轩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梅玉配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同治三年皖江潜邑张远定钞本。

梅花韵 清佚名撰。清道光元年序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人如愿 清佚名撰。一卷。旧钞本。

双飞石 清佚名撰。存十七出。旧钞本。

七子图 清佚名撰。二卷。怀宁曹氏旧藏。

维多利亚宝带缘 清佚名撰。五出。未完。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三十三年二月《月月小说》第一、五、六号刊载。

梅映雪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南征记 清佚名撰。清咸丰九年稿本。吴晓铃旧藏。

南北渡江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难中福 清佚名撰。清光绪石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琵琶怨 清佚名撰。钞本。

平巢记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棋盘山 清佚名撰。旧钞本。

前世因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潜龙佩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秦淮河(一名《贪欢报》)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青石山 清佚名撰。二卷。清道光二十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清风山 清佚名撰。存七出。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群英会 清佚名撰。清道光七年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如意针 清佚名撰。四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三多福 清佚名撰。七本。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三农得渊 清佚名撰。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三皇宝剑(一名《三皇剑》) 清佚名撰。四卷。清道光、咸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三奇侠 清佚名撰。二卷。缀玉轩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古吴莲勺庐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麝尘香　清佚名撰。清光绪三十二年《新世界小说报》本。阿英旧藏。

神虎报　清佚名撰。清升平署钞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十全福　清佚名撰。六卷。缎玉轩据同治元年陈金雀钞本过录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书囊记　清佚名撰。三卷。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双合印　清佚名撰。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龙剑(一名《双鹤记》)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节烈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剑圆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双清影　清佚名撰。二卷。清同治九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双贵图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谭正璧旧藏。

顺风旗　清佚名撰。三本。缎玉轩红格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桃叶记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门阵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医扇　清佚名撰。二卷。残。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豹图　清佚名撰。二卷。存下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天香庆节　清佚名撰。清升平署钞本。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藏。　又,不分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铁公鸡　清佚名撰。清光绪石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铁旗阵　清佚名撰。十六出。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涂蜜汁(一名《灭虢国》)　清佚名撰。四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统坤图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万珠袍(一名《万珠夜》)　清佚名撰。二卷。缎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万花图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浙江图书馆藏。

温凉盏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无底洞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五义风　清佚名撰。二卷。缎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西川图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藏。

仙梦缘　清佚名撰。旧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献长安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孝子报　清佚名撰。清光绪间石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新桃花扇　清佚名撰。二卷。清宣统元年石印本。周村藏。

心田福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赵景深旧藏。

绿黄阵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遥五关　清佚名撰。稿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摇钱树　清佚名撰。存前十五出。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存八出。清道光八年春生堂钞本。

异艳堂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姻缘扇　清佚名撰。存十八出。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英雄谱 清佚名撰。四本。存三本。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或云梅兰芳纪念馆)藏。

英节烈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鱼肠剑 清佚名撰。二卷。存上卷十四出。清道光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御龙珠(一名《玉龙珠》) 清佚名撰。二卷。清嘉庆、道光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又,清和春班钞本。

御果园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狮记 清佚名撰。十段。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英镜(一名《玉容镜》) 清佚名撰。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麟阁 清佚名撰。二卷。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镜记 清佚名撰。二卷。缀玉轩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玉镜记传奇 清佚名撰。二卷。清钞本。首都图书馆藏。1996 年线装书局《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据之影印。

玉带山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鸳鸯楼 清佚名撰。清道光二十年钞本。吴晓铃旧藏。

鸳鸯带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袁浦花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云外飘香 清佚名撰。民国石印本。首都图书馆藏。

月中桂 清佚名撰。存二段。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月容镜 清佚名撰。四本。存三本。李乾山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毡笠缘 清佚名撰。清光绪稿本。程守中旧藏。

贞女恨 清佚名撰。油印本。首都图书馆藏。

镇冤塔 清佚名撰。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中兴图 清佚名撰。存二段。清南府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忠义图 清佚名撰。五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祝福记 清佚名撰。钞本。吴晓铃旧藏。

紫金门 清佚名撰。一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紫府得道遇京院 清佚名撰。一卷。养和堂钞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自然犀 清佚名撰。二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财星照 清佚名撰。二卷。精钞本。吴兴周氏旧藏,有王国维印。

指南梦 清佚名撰。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本。

亡国恨 清佚名撰。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本。

曲谱、评论与资料一

旧编南九宫谱 明蒋孝辑。不分卷。明嘉靖刻本。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又,明蒋孝辑。十卷。明三径草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1948 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玄览堂丛书》三集据之影印。1984 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据之影印。 又,明万历皇荅子(何钫)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增定南九宫曲谱(一名《南曲全谱》、《南九宫谱》、《新定九宫词谱》、《南九宫十三调曲

谱》)　明沈璟撰。二十一卷。附录一卷。明永新龙骧丽正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湖北安陆市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据之影印。　又,明文治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又,明三乐斋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一名《南曲全谱》、《南九宫谱》、《新定九宫词谱》、《增定南九宫曲谱》)　明沈璟撰。张汉据《啸余谱》重校。二册。北京大学石印本。

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一名《南词新谱》)　明沈璟撰。清沈自晋重定。二十六卷。清顺治十二年沈氏不殊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南词新谱　明沈璟撰。清沈自晋重定。二十六卷。1934年影印本。　又,1981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

啸余谱　明程明善辑。六十八卷。明万历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全本,首都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残本。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之影印。子目:①玉川子啸旨(宋佚名撰)一卷。②皇极声音数(宋祝泌撰)一卷。③律吕一卷。④乐府原题(宋郑樵撰)一卷。⑤诗余谱二十五卷。⑥致语一卷。⑦北曲谱(明朱权撰)十二卷。⑧中原音韵(元周德清撰)二卷。⑨南曲谱(明沈璟撰)二十二卷。⑩中州音韵一卷。⑪司马温公切韵(宋司马光撰)一卷。　又,明程明善辑。清张汉校。六十八卷。清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子目同上。

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　明徐庆卿撰。清钮少雅订。不分卷。清顺治精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36年北平戏曲文献流通会据之影印。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又,清钞本。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藏。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明程允昌撰。四卷。首一卷。附《中原音韵》一卷。明末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

南九宫谱大全　明沈自晋撰。清胡介祉增补。稿本,存七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十六册。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重录南九宫曲谱　清佚名辑。三卷。清康熙五十年靳嘉璧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南调便览　清张彝宣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寒山堂曲谱　清张彝宣撰。不分卷。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旧钞本,存四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 清张彝宣撰。五卷。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旧钞本,存四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又,旧钞本,存六册。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九宫谱定 清查继佐、鸳湖散人辑。十二卷。总论一卷。清初金阊绿荫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浙江衢州市博物馆、福建省图书馆藏全本,南京博物院藏残本。

新编南词定律 清吕士雄等编。十三卷。首一卷。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吴梅批注)、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衢州市博物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康熙五十九年芸香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群众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新定十二律京腔谱 清王正祥撰。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停云室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全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残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新定十二律昆腔谱 清王正祥撰。十六卷。清康熙停云室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辽宁省博物馆藏全本,首都图书馆藏残本。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之影印。 又,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奇》附刻本。

御制南调宫词乐谱 四卷。清乾隆四十七年三保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曲谱大成总论 清佚名辑。八册。残本。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曲谱大成 清佚名辑。四册,旧钞本。首都图书馆藏。 又,残本,存十四卷。郑振铎旧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曲谱(一名《钦定曲谱》) 清王奕清等撰。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康熙内府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湖北襄樊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民国间扫叶山房、中国书店据之影印。 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清周祥钰、邹金生等辑。八十一卷。闰一卷。总目三卷。清乾隆十一年允禄刻朱墨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青海民族学院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浙江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藏。1923年古书流通处据之影印。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

刊》第六辑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纳书楹曲谱　清叶堂撰。正集四卷。续集四卷。补遗四卷。外集二卷。纳书楹《玉茗堂四梦》全谱八卷。清乾隆五十七年、五十九年长洲叶氏纳书楹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山西省文物局、辽宁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浙江诸暨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广东潮安县博物馆、桂林图书馆、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藏全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青海省民族学院图书馆、江西临川市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残本。1961年台湾生斋出版社据之影印。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六辑据之影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纳书楹曲谱全集　清叶堂撰。正集四卷。续集四卷。外集二卷。补遗四卷。纳书楹《玉茗堂四梦》全谱八卷。清道光二十八年重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玉尺楼曲谱　清卢见曾撰。六卷。清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吟碧居曲谱　清秦恩福辑。八卷。清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

吟香堂曲谱　清冯起凤撰。四卷。清乾隆五十四年吟香堂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浙江衢州市博物馆藏全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残本。

遏云阁曲谱　清王锡纯、李秀云辑。不分卷。清同治九年刻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　又，清光绪十九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1973年中华书局据之影印。　又，1925年上海著易堂本。

白雪新声　清青莲道人辑。不分卷。清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澜兰雅操　清杨承晋辑。四卷。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梦余老人曲谱大成　清逸甫辑。六卷。清钞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连城璧曲谱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味余山馆曲谱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芥舟书舍全集曲谱　清佚名撰。八卷。存七卷。清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声玉振　清佚名辑。不分卷。清钞本。重庆市图书馆藏。

伶官曲谱　清佚名撰。不分卷。清嘉庆刘氏积善堂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红楼梦曲谱　清佚名撰。三种十一卷。蟾波阁刻本。

霓裳文艺全谱　清佚名撰。四卷。清光绪二十二年新建石印本。

异同集　清末听涛主人抄录。六百四十五出。清宣统元年钞本。

昆曲粹存　殷溎深订。清宣统元年昆山国乐保存会编。1924年、1929年校经山房成记书局石印本初版、二版。

春雪阁曲谱　殷溎深传谱。张余荪编。1921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

六也曲谱初集　殷溎深撰。张芬(怡庵)校订。清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振新书社印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清传奇鉴赏辞典　　（下册）
SS号=1168102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清传奇
吴伟业
秣陵春（第九出　杯影）
秣陵春（第四十一出　仙祠）
袁于令
西楼记（第五出　倦游）
西楼记（第二十出　错梦）
金锁记（第二十三出　赴市）
尤侗
钧天乐（第十五出　哭庙）
钧天乐（第二十二出　地巡）
李玉
一捧雪（第十五出　代戮）
一捧雪（第十八出　勘首）
一捧雪（第二十出　诛奸）
一捧雪（第二十一出　哭瘗）
人兽关（第二十三出　痴拟）
永团圆（第七出　诡离）
永团圆（第九出　控休）
占花魁（第九出　劝妆）
占花魁（第二十出　种缘）
占花魁（第二十二出　心语）
占花魁（第二十五出　脱阱）
清忠谱（第九折　就逮）
清忠谱（第十一折　闹诏）
清忠谱（第十五折　斥勘）
千钟禄（第十一出　惨睹）

千钟禄（第二十四出　　归宫）
眉山秀（第六出　　婚试）
眉山秀（第二十一出　　庵遇）
太平钱（第二十一出　　庙书）
牛头山（第十一出　　献宝）
风云会（第十六出　　义救）
风云会（第十七出　　送归）
万里圆（第十三出　　遇盗）
麒麟阁（第一本第十五出
三挡）

朱佐朝

乾坤啸（第十八出）
渔家乐（折子　　相梁）
渔家乐（折子　　刺梁）
夺秋魁（第二十一出　　功成会酌）
艳云亭（第十五出　　放洪）

朱？

十五贯（第七出　　陷辟）
十五贯（第十五出　　夜讯）
十五贯（第十六出　　乞命）
十五贯（第十七出　　踏勘）
秦楼月（第十出　　心许）
秦楼月（第二十五出　　病捷）
朝阳凤（第二十六出　　法场）
翡翠园（第五出　　谏父）
翡翠园（第九出　　副审）
翡翠园（第十三出　　盗牌）

毕魏

竹叶舟（第二十七折　　归舟）

刘方

天马媒（第六出　　鸣筝）

薛旦

喜联登（第三十三出　　乔妆返室）

叶时章

琥珀匙（第五出　　山盟）

琥珀匙（第十七出　　关守）

丘园

虎囊弹（折子　　山门）

党人碑（第七出）

党人碑（第十八出）

党人碑（第二十一出）

李渔

比目鱼（第七出　　入班）

比目鱼（第十五出　　偕亡）

巧团圆（第十出　　解纷）

奈何天（第二十一出　　巧怖）

风筝误（第十三出　　惊丑）

风筝误（第二十一出　　婚闹）

风筝误（第二十九出　　诧美）

风筝误（第三十出　　释疑）

意中缘（第十四出　　露丑）

意中缘（第二十八出　　诳姻）

蜃中楼（第十四出　　抗姻）

范希哲

满床笏（第九出　　醋成）

偷甲记（第十五出　　偷甲）

张？

如是观（第八出　　交印）

如是观（第九出　　刺字）

醉菩提（第二十五出　　当酒）

朱云从

龙灯赚（第十五出　　述义）

丁耀亢

赤松游（第十出　　大索）

嵇永仁

扬州梦（第十二出　　授计）

洪升

长生殿（第二出　　定情）
长生殿（第十九出　　絮阁）
长生殿（第二十四出　　惊变）
长生殿（第二十五出　　埋玉）
长生殿（第二十八出　　骂贼）
长生殿（第三十八出　　弹词）
长生殿（第五十出　　重圆）

孔尚任

桃花扇（第七出　　却奁）
桃花扇（第二十二出　　守楼）
桃花扇（第二十三出　　寄扇）
桃花扇（第二十四出　　骂筵）
桃花扇（第二十八出　　题画）
桃花扇（第三十八出　　沉江）

孔尚任　　顾彩

小忽雷（第三十二出　　秋宫拨怨）
小忽雷（第三十六出　　钓鱼得配）

万树

风流棒（第二十六出　　打喜）
念八翻（第九出　　商骗）

唐英

转天心（第二十一出　　代孝）
巧换缘（第六出　　旅换）
双钉案（第二十一出　　庙控）
梁上眼（第六出　　堂证）

张坚

梅花簪（第十出　　抢亲）
梦中缘（第十出　　奇逢）

夏纶

南阳乐（第十八出　　掘冢）

王筠

繁华梦（第二十四出　　出梦）

蒋士铨

冬青树（第二十九出　　柴市）
冬青树（第三十三出　　碎琴）
空谷香（第七出　　饮刃）
香祖楼（第十七出　　守情）
雪中人（第五出　　联狮）
临川梦（第二出　　隐奸）
临川梦（第四出　　想梦）

方成培

雷峰塔（第六出　　舟遇）
雷峰塔（第十三出　　夜话）
雷峰塔（第二十五出　　水斗）
雷峰塔（第二十六出　　断桥）

沈起凤

才人福（第十三出　　宴谑）
文星榜（第二十五出　　骂婚）

仲振奎

红楼梦（第七出　　葬花）

黄燮清

居官鉴（第五出　　愤边）
帝女花（第二出　　宫叹）

陈烺

海雪吟（第八出　　殉琴）

杨恩寿

再来人（第十三出　　奇逢）
桂枝香（第五出　　憨侦）

许善长

胭脂狱（第十一出　　覆勘）

钟祖芬

招隐居（第十六出　　封馆）

洪炳文

警黄钟（第七出　　闺侠）

悬岙猿（第三出　　岛别）

刘清韵

鸳鸯梦（第十出　　殉玉）

天风引（第八出　　荣骋）

古越？宗季女

六月霜（第十二出　　对簿）

吴梅

风洞山（第十四出　　拒诱）